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二八册目次

皇明大事記五十卷（原缺卷四十三卷四十五卷四十八）（一）

〔明〕朱國楨輯

明刻本

皇明大事記目錄

旗纛廟
城隍廟
忠臣廟
馬神
五祀之神
外郡各廟
無祀鬼神
第九卷
祀事
封建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第十卷
封賞
選舉
第十一卷
朝鮮
第十二卷
平西南諸蠻
第十三卷
諸夷朝貢

第十四卷
北兵
開設貴州
第十五卷
安南叛服
第十六卷
北征
附錄金文靖北征記　後北征記
平高煦
喜峰口外破虜

第十七卷
撫勦叛氓　附盧陵縣　大寧桂林　鍾均道　陳
末定　唐賽兒　韋敬暁　松江海鹽豪盜
浙直豪頑　靈山縣　陳才　新淦縣　南賖
諸縣　錢成言　三縣刁頑　蕭彥莫　顏椿
祐　游僧　復設廣安州千戶　朱南鵬　夏
九旭　曾法良
平閩寇
平浙寇　附鄭永祖　陳鑑湖　黃蕭養
蜀寇叛服

第十八卷
雲南府司沿革 附車里 孟養 八百大甸 孟定 南甸 芒市 鎮康 灣甸 大候 威遠 干崖 老撾 孟艮 景東 沅江 麗江 蠻莫 孟璉 茶山 里麻 促山 [illegible]人 貢道上路 下路
平麓川
平緬甸
第十九卷
北狩

復辟
曹石伏誅
第二十卷
安撫流民
攺斷藤峽
石城土達
平都蠻
第二十一卷
汪直專恣
開設猛密

蔣琮驕橫
平普安賊
第二十二卷
平清平苗
召對
第二十三卷
平蜀冦
平江西賊
平三省劇冦
平郴桂賊

第二十四卷
平安化
平寧藩
宗人構逆
第二十五卷
平河北冦
劉瑾之變
第二十六卷
江彬亂政
錢寧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

少師建極殿大學士臣朱國禎謹輯

大明太祖高皇帝家世履歷與起兵渡江梗概已見
御製大政記及滁陽王傳中第天授雖奇百神雖在
擁護而中間辛苦頓挫與危迫存亡之際上絜虞舜下
較漢祖不啻過且倍之此亦自來創業之主所未有者
益時方未至神龍潛淵猶可言也將至未即至之間
于泥淖困於魚餒其可奈何事既絕異語又絕[illegible]國[illegible]
見其大凡諸家不無小異爲再采摘冠於大事之首乃
若延攬英雄褒卹忠義則　太祖氣魄精神全注于此

不得以一時一事論也

淮右起義

皇大父　熙祖太后王氏既遷泗州二子長壽春王次
仁祖太后陳氏四子長南昌王次盱眙王次臨
淮王　上其季也　仁祖年五十遷鍾離之東鄉
生巳三年矣甲申　上年十七旱蝗民饑大疫四月
日　仁祖崩年六十四九日南昌王薨二十二日
太后崩年五十九盱眙臨淮二王亦他徙無
所依從隣汪媪議遵先志託身皇覺寺媪爲具
少儀物得禮寺僧高彬爲師僅五十日歲儉乏食各散

去　上西遊（見大政記）凡三年復歸寺中壬辰二月郭子興
據濠州寺被焚僧又散去　上亦出避倡義吉
猶未信固守以待未旬日有故人自亂中以書來招
令四方兵起人無寧居非田野間所能保守時也盍往
我以自全　上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前日人
以書招公傍有知者欲覺其事當奈何　上慨然太息
曰吾惟聽命于天耳後三日其人果至與語辭色無
害意乃謝遣之復旬日又有來告曰先欲覺者不欲自
爲今屬他人發之公宜審禍福決去就是時元將徹里
不花率兵欲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指爲盜徼
賞民愈洶洶相扇動不自安　上以四境逼迫訛言日

甚不獲巳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
以爲諜執之傷而欲加害聞于郭子興召見奇而留之
命長九人謀于其妻張氏配以養女即　馬皇后也軍
中號曰朱公子時與子興同事者四人一曰孫德崖其
三曰俞會潘四人性麤戇智識皆出子興下子興易視
之議事多不合四人怒協謀傾子興子興時多家居希
出外庭每視事四人常先至以待比子興至又悻悻輒
起去四人乃專決之自是會集日簡或數日始一出出
則四人瞻目直視子興不自安謂　上曰諸人若此

何以上曰此無他乃觧會至是耳子與曰然明日卽出同視事未數日復止自是積疑猜防是歲九月元丞相脫脫攻破芝麻李于徐州其黨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脫脫命賈魯追圍之事急解嫌防禦城得不破三人本以窮蹙來歸然素有名號德崖等與子與反屈已下之遂爲所制早住頗有智數擧權自用均用唯唯而已子與禮彭而輕趙趙銜之德崖等遂與均用謀伺子與出執之通衢械於孫氏將殺之 上奮死救得出見子與傳其冬賈魯與月哥察兒復圍濠力拒之明年癸巳春賈魯死五月圍解城中乏食 上謁友人得鹽數引易

米于懷遠可數十石贍子與家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上見兵衆死傷多六月歸鄉里糾得七百餘人還子與喜以 上爲鎮撫時彭趙暴横日甚 上慮禍及以七百人歸子與獨與徐達湯和吳良吳禎花雲陳德顧時費聚耿再成耿炳文唐勝宗陸仲亨華雲龍鄭遇春郭興郭英胡海張龍陳桓謝成李新張赫張銓周德興凡二十四人南略定遠中塗遇疾歸甚危凡半月乃甦僅三日子與扶笻過門嘖嘖若有所憂且歎者 上聞之向左右問狀答曰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軍匱乏且無所屬欲來降未決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

可行者故悵悵耳 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卽強起請子與請行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稍遲將爲他人所得問用幾何人 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費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復病三日而起未瘥強行又六十里至大橋再病三日而瘥卽日又南行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營中見 上至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 上謂曰彼衆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去就頃之營中遣二將出擧手大呼曰來者爲何 上遣人答曰

來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甚艱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上渡而往 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既至其帥出迎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我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卽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諾請留物爲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爲獻謂 上曰請先還俟諸軍趣裝卽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上卽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曰汝爲人所凌怨尚未

猶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於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
帥且諾且疑設備甚至　上觀其情狀非可言諭誅以
計取之邁里人有勇力者過其前　上謂曰吾欲用爾
能乎曰惟命乃密告以計使往誘其帥來會潛約我衆
候其至則聚而觀去即開而縱之如是者三使彼不疑
遂就縛令五十人擁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
遣人喻曰爾帥已前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於是其衆
皆出即焚營悉驅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率之而
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入之老張棄軍遁降其
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人又秦把頭者聚衆八百

餘結寨定遠鷄鼻山招降之定遠繆大亨初聚兵為元
攻濠城不克元兵潰去大亨率衆二萬來降時異復為
國用丁德興胡淵備與皆聚衆保鄉里各率所部歸附
又聞洪山寨有衆數千　上率諸將往取之丁德興獨
麾所部百人先進一鼓而下擒其帥衆皆降　上集諸
軍諭之曰各寨兵非不多一旦盡為我有何也蓋無紀
律不訓練雖多何為今宜一聽節制步伐止齊無不如
式勠力成功業在此時矣衆皆羅拜曰諾七月往取滁
州李善長來謁留掌書記時掌者已數人特命為督且
曰兵爭方殷非有智者不可與謀吾觀羣雄中持牘

者衆及謀事多毀左右將士將士進不得盡其才退而
憤憤腹心羽翼漸成乖剌相繼敗亡勢所必至汝宜鑒
之務輯和諸將以收成功遂與俱攻滁州下之何世隆
來降并取鐵佛岡攻三汊河口收全椒大柳諸寨未踰
月彭趙挾子興往泗州遣人來邀不赴未幾二人爭權
部曲乘而鬬多創死彭亦中流矢死獨趙均用存并彭
故部曲很戾益甚銜子興必欲殺　上憂之使入說曰
公昔困于彭城南趙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
而踞其上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
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不若善遇之姑借其力拒元兵

伺間圖之未晚均用悟乃得少寬　上又賂其左右曰
郭公居肘腋間旦夕恐有變不若縱去之為便子興乃
得將萬人至滁州　上所部已數萬人軍容整肅悉歸
之奉其號令居再閱月子興惑讒言悉奪　上兵又欲
收李善長置麾下善長涕泣自訴不肯行　上曰主人
之命不可違也終不肯去久之亦勿召乃止自是征討
之權　上皆不得與且日疎遠而事之愈恭既元兵圍
滁有任其者忌　上譖云戰不肯力子興信之令與任
俱出戰任出未十步即被矢反走　上直前奮擊衆皆
披靡徐還于無所傷子興頗內愧又嘗與三伯人出城

顧聞鵓鴿聲飛矢墮空中心異之遂還俄而敵兵驟至
一無所獲將諸將各有所獻　上所至禁擄掠有得即
分部下無所獻予與甚不悅故頗言得人　馬皇后悉
所存遺子與妻張氏張意疑欺漸釋甲午七月滁大旱
上憂之滁人楊元杲曰滁之西南豐山陽谷栢子潭有
龍祠水旱禱之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黿鼉浮皆雨兆也
上聞即齋浴往禱禱畢立潭西崖久之無所見乃挽弓
注矢祝曰天旱如此吾為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
吾今與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畢
連發三矢而還後三日大雨　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

滁大熟十月元丞相脫脫圍高郵分兵圍六合其帥使
人請救使者與　上有故夜半至請開門納之予與素
與帥有隙怒不應　上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
以小嫌債大事乎予與意少解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元
兵號百萬畏之皆以禱神不吉為解　上自請行予與
令禱于神　上曰事可否當斷于心何禱為遂出師與
耿再成據瓦梁壘為聲援元兵急攻壘垂破日暮去之
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者數四　上以計紿之欲兵入
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元兵相覷錯愕環壘
不敢逼遂刻陣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徐引

去元兵不敢逼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　上
乃設伏澗側令耿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
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戰勝然元
兵尚強恐益兵來攻　上謀款其師乃具牛酒歛所獲
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犒
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加兵欲殲戮
民固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令高
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
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滁城以
全　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

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席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天
下紛紜羣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有
所屬物類盡矣願天蚤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
則羣雄當空蚤息某處其中請先自某始若元祚已終
羣雄之中當膺天命者蚤歸之充貽生人阽危某存亡
之機驗于三月及期　上兵益盛趙德勝來歸婦子保
兒亦至時予與名稱尚微且無意遠畧欲都滁自王
上謂一山城舟楫不通商賈不集非形勝不可居乃止
乙未正月戊午朔糧竭諸將謀所向予與言計多失
上數諫不聽鬱鬱致疾再三召乃往因命定計　[illegible]

惟和陽可圖然城小而固可以計取難以力勝子興曰
如何　上曰向攻民寨得其青號衣曰盧州義兵今擬
製三千領選勇敢士令椎髻左衽衣之以四橐駝載賞
物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見之必
納因以絳衣兵千人繼其後相拒千餘里候青衣薄城
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取之必矣於是命張天
祐湯和等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
衣兵繼進戊寅天祐等至陡陽關和陽人聞之以牛酒
出迎會日午天祐等就食他道失期不至再成候之見
過期不舉火意天祐已入城遂率衆抵城下城中人始

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閉城門以飛橋縋壯士出
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
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元兵敗追
至小西門湯和奪橋而登大呼衣服相記反據城拒外
兵也先帖木兒遁去再成等竟不知也敗卒歸報謂天
祐等皆沒子興大驚咎　上失策俄報元兵至遣使來
招降子興益恐召　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
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外使塡塞街市呼元使者入
叱令膝行見子興諭之多失辭　上每翼之衆欲殺使
者　上曰因與出城慮若殺其使彼謂我怯故殺之以滅

口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不敢逼從
之元兵乃却時和陽信猶未至命　上以二千人往收
敗卒再謀進取中塗遇再成復得千餘人少息期初昏
人燃十炬爲疑兵而自率徐達等乘夜直造城下始知
天祐已據城使謝成呼之天祐至左右舉火　上免胄
示之乃入明日撫定城中初天祐雖勝懼不能守欲收
子女財物歸滁及　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爲城守
計已而元兵來攻自西門踰隍轉北　上開門擊之元
兵阻隍大敗走子興遂命　上總守和陽檄至不發時
諸將皆比肩惟湯和率所部聽命甚謹餘皆未肯讓乃

密令人撤去廳事公座惟置木榻俟旦會以觀衆情及
五鼓諸將皆先入　上獨後至時坐席尚右諸將坐已
滿惟虛左末一席　上卽就坐不爲異遇事衆但面視
如木偶人獨　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稍屈服乃先
甓城分工刻期　上所分地與徐達等已告成餘皆泄
泄未就　上作色賓座向南出所命之辭陳于上令諸
人前拜曰此主帥命也非我敢擅且總兵大事當嚴約
束自今敢違令者正軍法諸將皇恐始帖服不敢犯初
城破時多殺掠民間夫婦不相保　上偶出見一小兒
立門外問曰爾何爲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

養馬問其姆曰姊在宮門下與艾不敢相顧但以兄妹
稱我不敢久故竊候之、上爲之惻然卽召諸將曰軍
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搜出聚
州治前令婦女居內男子列外門兩傍縱婦女相隨而
出令其自認去於是室家得完民大感悅辛巳元兵十
萬來攻 上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屢出奇破之及夏
乃卸城中乏糧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
元帥陳埜先各遣兵分屯新塘高望及青山雞籠山道
梗不通 上卽往攻之拔其傍寨明日進抵雞籠山側
方解鞍少息忽有異風來觸、上疑和陽有急分兵還

備復假寐俄有蛇緣 上臂左右驚告、上視之蛇有
足類龍而無角、上異之祝曰若神物宜棲我帽纓中
蛇徐入 上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辭諭之寨帥請降
乃還師未至和陽三里有卒持戟至言賊來攻城幕官
李善長督兵却之殺獲甚衆 上喜因忘前蛇坐久方
憶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乃引觴酌酒以飲蛇蛇亦
飲遂蜿蜒繞神櫝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頂若鏤刻狀久
之升屋而去莫知所之人咸以爲神龍之徵未幾敵衆
皆遁去孫德崖饑以其衆來和陽境就食請入城假留
數月 上慮拒則示弱且相仇殺爲人所乘遂開門納

之子興聞怒來覘師 上度其夜至命候者來告躬迎
之其人有舊隙故不以報子興至館 上亟往見子興
怒瞠目不言久之已而曰汝爲誰答曰某子興曰汝罪
安逃 上曰罪有之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議門
何事 上曰仇人在此彼衆我寡禍且立至子興嘿然
德崖果遣人謂 上曰若翁至吾將它徙 上驚急報
子興爲備而過德崖留之不可然察其無它意卽謂曰
兵多請分爲二部曲先發公爲後繼德崖聽之其半已
發有餞者邀 上與俱因出城二十里報城中軍亂急
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孫軍中大呼來追未能及頃

之遇彼軍出城者抽刀扼道 上倉卒無兵器挺身入
其中一人直前忿曰城人賊殺我軍汝寧不知 上曰
送友出城何自而知勿聽持 上馬銜擁而行 上曰
爾衆我寡何用如是傍有勸者乃釋銜 上得脫疾馳
追者箭集于背甚多透甲微傷如麥粒輾展十餘里復
爲短兵所及墜馬顧路有乘馬者與 上有舊呼與同
載遂奔躍來其馬皆負而行復數里遇德崖弟欲加害
有張某者素嘗受德解之曰孫公在城存亡未可知萬
一無事先害朱公子則孫必不免得無兩傷姑少待吾
往視馬張入則子興鎖德崖項與之飲酒張歸告且曰

幾害爾命衆怒徧米釋張懇切嘗救夜與同寢明旦復
驅入麻湖中羿明日徐達等奉子興命來易始得歸孫
亦釋歸子興性暴急嘗欲殺德崖聞 上被留驚憂又
不得逞悒悒發病死歸葬滁州李如事 上爲惠妃四
月常遇春來歸用爲前鋒德崖聞子興死欲來統其衆
子興之子甚懼遂 上共守以拒 上方與元戰不能
及諸將亦不悅乃止時劉福通奉韓林兒居亳遣人來
招張天祐往 上盡平和陽西南民寨天祐還致命以
子興之子某爲都元帥天祐及 上爲右左副元帥
上曰大丈夫寧能爲人所制不受命未幾和陽食盡謀

欲渡江苦無舟楫時巢湖趙普勝號雙刀趙 廖永安俞
廷玉等結水砦自固爲廬州妖賊左君弼所困欲來附
上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湖中水軍至吾事濟矣五
月親率兵往會就觀水道時銅城閘馬腸河諸隘口皆
爲元中丞蠻子海牙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水涸不通
大艦已而注雨兼旬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深丈餘
上喜曰天贊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出至黃墩
普勝有異志永安等密露其機 上以兵寡不能驅衆
詐脫歸以未衆脅取之及聲言歸發兵攻海牙遂以商
舟貪載徒衆從我黃墩普勝已叛去引舟東歸經澣陽

橋衆恐舟大不能渡比至總餘分亦悉泊河陽方降舟
未至蠻子海牙軍互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
令教諸軍水戰海牙阨峪溪口 上麾諸將合擊敵舟
高大不利進退我舟如飛左右並奮大破之得趣和陽
遂定渡江之計

附錄

第三葉十六七行

張龍 龍濠州人初名隆避諱改有勇力形質魁岸習騎
射江淮兵起龍隸滁陽王麾下 高皇在甥館龍從
委心效順從畧定遠得數百人授總管每戰皆有功從
徐常二將軍攻潛山取安慶陞都左先鋒龍江之師從
鄧愈力戰殺傷相當獨率鐵騎大呼直入擒中堅大敗
之又從常將軍救長興大捷戰鄱湖邀擊禁江口友諒

敗死進陞陳理陞正千戶所至先登受賞丙午守禦廬
陵敗張兵於海口隨征中原山陝副守潼關調守鳳翔
攻其衛指揮使賀宗哲來攻破却之克鳳州隸徐將軍
取興元卸留鎮守蜀將吳友仁來攻敗去再至又敗之
以病召回陞都督僉事據秦州北平十一年副曹公平西
番明年封鳳翔侯祿二千石十四年副征雲南鎮七星
關繕雲南城安輯其民論功進世襲侯祿五百石壽明
衛公平金山甫征雲南達軍叛追至重慶悉獲之又明
年勳苗譽悉降其衆召回梁軍衛州赴大同等處屯衛
梁軍來賜城龍理衛賜黃金千白金五千鈔二十九
年入見謝賜境戶 上顧謂曰汝誠老矣重賚之明年
卒賜祭葬子麟洪武乙丑尚福清公主授駙馬都尉孫
緒曾孫綱

陳桓 桓濠州人長軀偉貌有膂力冠亂從軍 上在濠
城來歸渡江元副先鋒敗陳友諒于龍江陞元帥
總兵從平姑蘇從征元都指揮使洪武三年論功胃都
督僉事攻姑蘇從征雲南與胡海郭英別將兵五萬由
永寧趨烏撒敗蠻白赤水河進師大破其衆與潁川侯
普克大理諸夷悉備治各處城池論功封普定侯仍

之每戰必從取鎮江陞副元帥克常州陞院判劉太府
宣與元帥郭天爵華進與良攻江陰州與士誠兵據秦
望山拒我師力戰會大風雨張兵奔潰我師
據山翌日遂克其城後與邵榮同謀亂誅

江南定鼎

乙未六月乙卯朔　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將出洋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起舳艫齊發軍士皆讙躍　上與永安衆帆前行永安請所向　上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今往攻之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來拒　上麾甲士先登遇春應聲奮戈躍而上諸軍繼之鎮兵驚潰遂拔之采石兵亦潰去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久已饑乏見糧畜各欲輦取而歸　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掠財物以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中東下諸軍大驚問故　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何為衆聽命乃令軍中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花萬戶萬鈞達魯花赤普里孛忽里閉城拒守　上縱兵急攻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

太平路總管靳義出東門赴水死　上聞之曰義士也
其棺斂葬之耆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　上安
見　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
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具榜戒戢軍士比
入城即張之城既克士卒欲剽掠見榜愕然不敢動有
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富民陳迪獻金帛即以
分給丁巳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置太平
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　上命李善長
爲帥府都事瀹廷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
陶安叅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修城浚濠以固守禦

辛酉元右丞阿魯灰副樞絆住馬中丞蠻子海牙等以
巨舟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
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城其鋒甚銳　上按兵城上督
其無他奇謀乃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
復命別將潘師由間道繞出其後達等轉戰至城北忽
有雙龍見陣上雲遶敵衆方仰視驚愕我師因夾擊之
埜先腹背受敵大敗生擒之　上釋不殺與之語埜先
佯語詐謂　上曰生我爲何　上曰天下大亂豪傑並
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
爾既以豪傑自負必能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埜
先曰然則欲吾軍降乎　上曰然埜先曰此易爾軍之
將帥皆我親故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附
魯灰蠻子海牙等見埜先兵敗不敢復進率其衆還駐
峪溪口甲子徐達克溧水州秋七月甲申朔攻集慶路
留陳埜先於太平命元帥張天祐率諸軍及埜先故部
曲以行兵至集慶攻之弗克而還八月甲寅朔復議攻
集慶初埜先以書招降其衆實激之別爲計不意遂降
自念失計心恒不自安及聞再出師私謂其部曲曰汝
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合有以其謀告
者　上曰吾久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埜

先謂曰人各有心識見不同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
強也埜先指天自誓乃縱之還既去我師亦止不行克
溧陽縣戊辰埜先既歸收其餘衆屯于版橋陰與元福
壽合而陽報乎　上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
遇殺獲不可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
池三面據水以山爲郭以江爲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
昔王渾王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堅戰
以取勝隋取江東賀若弼自楊州韓擒虎自廬并楊素
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俱進然後克之今形勢如此元
帥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

壘寨則糧不能繼竭力前進脫有不虞反爲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搗鎮江屯險阻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以書報曰歷代之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我大軍旣渡江據其上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咽喉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慮捨舟進步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宜力正宜乘時進取其建勳業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紆廻之計也丁丑遣禪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寘永昌翼以伯容爲萬戶九月癸未朔陳

埜先既得書知其詐不行復謀以計致　上密約左答納識里至其營佯言生得之紿　上臨軍受俘　上曰此賊多詐最叵信姑許之不往丁亥　皇長子生戊戌命元帥張天祐攻集慶己亥天祐等至方山破左答納識里營走之埜先遂與元福壽合兵來拒戰于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死郭元帥子興之子也己酉埜先進襲我軍于溧陽經葛仙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埜先反覆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埜先既過自後擊仆地攢槊刺死其下復推埜先從子兆先領其衆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　上初獲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　上遣降將萬戶黃儔賚其去就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爲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儔以告　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彼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乃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況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令汝歸仍從汝主因資而遣之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　上知之乃命治石礙截以巨艦選精兵守要害待之丙申二月　上擊海牙于采石設疑兵分其勢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衝其中敵舟分爲二縱擊大破之俘獲

萬計海牙奔集慶三月辛巳朔　上水陸並進癸未至江寧先破兆先營擒之降其衆三萬六千人擇驍勇者五百人寘麾下衆頗疑懼　上覺之至暮令悉入衛屏舊人于外獨馮國用兄弟侍臥榻　上解甲酣寢達旦衆始安且相語曰旣活我又以腹心待我敢不盡力及攻城多先登陷陣庚寅　上進兵集慶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出戰擊破之壽閉城拒守將士以雲梯登入之壽猶督兵巷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麾左右吏拒戰或勸之遁壽叱而射之督戰不已遂死于兵平章阿魯灰參政伯家奴及集慶路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

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百餘人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蔣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各率衆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上入城悉召父老人民慰諭（見大訓記）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上周覽城郭謂徐達曰金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眞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要非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爲應天府寘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爲統軍元帥趙忠爲興國翼元帥守太平得儒士

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寘上元江寧二縣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鎭江慮諸將不能禁戢士卒爲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寬縱士卒之過欲寘之法李善長懇救乃免于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今汝等兵往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殺戮毋焚掠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林廖永安等進兵攻鎭江丁酉克之苗軍元帥完者圖出走守將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門入號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七月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

御史臺爲府置江南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元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愷爲都事王璹爲照磨夏煜韓子魯爲博士長槍元帥謝國璽據寧國寇廣德鄧愈擊敗之擒其總管武世榮獲兵千人丁酉四月徐達常遇春攻寧國謝國璽棄城走守臣別不華楊仲英拒守不能下其將朱亮祖出戰遇春中流矢前後喪士卒七千人 上親督師登高望曰如手之城敢抗吾師造飛車編竹爲蔽數道並進仲英等不能支開門降百戶張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朱亮祖

得軍士十餘萬馬三千餘匹屬縣皆降七月戊寅鄧愈胡大海取績溪庚辰進兵徽州守將八思兒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訥與守臣阿魯灰退守遂安縣追及于白際嶺復擊敗之訥自殺丙戌元帥葉公權等取黟縣丙申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之殺其鎭撫李才完者遁去九月婺源州元帥汪同等來降命仍其官十月辛未朔 上聞軍大通江命元帥繆大亨取楊州戊戌正月乙卯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及胡閏孫茂先等取婺源州兵至城西與元將

鐵木兒等拒戰自旦至暮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乃分門
進攻濠徑指麾李衞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
並進復殺三千餘人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復遣萬
戶朱國寶攻青溪鼎克之五月丙辰克建德路先是行
樞密院判鄧愈親率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
率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三十里遇
長槍元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
追至淳安敵聞風奔潰復追擊三十餘里獲其戰船三
十餘艘降其兵三千人遂安守將洪某率衆五千援淳
安大海復敗之生擒將士四百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

建德城建德元參政不花院判慶壽長槍元帥謝國璽
達魯花赤喜伯都剌總管楊璟棄城遁父老何良輔等
率衆降至戊戌改建德路爲建德府完者來攻鄧愈擊之
殺其將李副樞衆降其溪洞兵三萬人四月完者以
舟師攻徽州胡大海擊破之擒其將黃牛兒等再攻建
德李文忠擊敗之獲其萬戶羅壽完者遁去壽在烏龍
嶺覓鄧愈擊走之六月癸酉朱文忠率兵取婺之浦
江縣縣有鄭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旌表爲義門復
其家其家衆避兵山谷間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
戢將卒無侵擾翌日元江浙同僉員成遣苗軍元帥泰不
花奉書來納款時楊完者已見殺衆皆潰散部將員成
等欲爲報仇遣泰不花來請降且言所部元帥李福等
三萬餘人在桐廬皆願效順　上乃命朱文忠往撫之
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送員成于建康十月
辛未胡大海取蘭谿初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
顏不花雲完都等并其五壘是日進攻蘭谿敵兵千餘
出戰敗之克其城獲廉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立閩越
翼元帥府分兵守要害遂進攻婺州壬午克開化生擒
達魯花赤脫脫帖木兒十一月甲子　上以婺州未下
親帥師十萬往征之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

訪民事禮待之悉從其言見大誥記壬午至婺命椽吏周得
遠入城招諭不下督兵圍之先是元參政石抹宜孫守
處州聞大軍克徽州進攻婺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爲守
備造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孫守婺令深等
爲援自率衆萬餘出縉雲應之深至松溪聞　上至觀
望不敢進　上謂諸將曰婺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
聞彼以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
可行令精兵衝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城中絕望可不
勞而下翌日命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
縱擊破之擒前鋒元帥李彌章并獲所製鶯馬器仗深

青遁出湖之象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須臾白氣為黑氣所[illegible]知不言恐衆驚懼屬[illegible]皆余自有[illegible]嚴整[illegible]而嚴[illegible]城中寧[illegible][illegible]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寧安慶與都事李相開門納大兵廉訪使楊惠婺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帖木烈思院判石抹厚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 上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按堵城未破先二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如蓋城中望見以為祥及城下乃知 上駐兵之地丙戌寘中書分省於婺州

調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夢庚郭景祥為分省左右司郎中中書省都事王愷為分省都事中書省博士夏煜為分省博士中書省管勾欒鳳為分省管勾以汪廣洋為帳前總制儒士王禕韓留楊遵趙明可蕭克章史炳宋冕為掾俄改金華翼元帥府以袁貴為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顯為知府帳前總制親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兵元帥呂明兼永康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為義烏知縣楊苟為武義知縣命寧安慶仍同僉樞密分院事隨軍征伐以李相為[illegible]授[illegible]千戶給米十石賞其勸降之功也辟儒士

范祖幹葉儀會食省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選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宿衛號曰御中軍民間女曾氏自言通天文說禍福惑衆 上以為亂民戮于市己亥正月乙巳朔 上既撫定寧越（本婺改為金華府）集諸將諭以嚴紀律取浙東未下州縣毋得擄掠殃民己亥正月縉雲諸生曹進德亦上書言時事 上覽而善之儒士許瑗王冕來見應對稱 旨留瑗幕府署冕諮議參軍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沉徐原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欣悅五月辛亥 上將還應天召胡大

海于紹興諭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守須得人吾將歸以爾為不特命爾守之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州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善用兵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珍所據皆與寧越密邇宜與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閒取之此三人皆勍敵不可忽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欒鳳綜理錢糧事務六月壬戌朔 上自寧越還建康七月壬辰朔遇春率兵攻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又於大西門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宋伯顏不花

篝悉力備禦以東葦灌油燒呂公車駕千斤秤鉤懶龍
爪用長斧斫木梯築夾城防穴道遇春攻弗克乃以奇
兵出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其架砲圍凡兩月餘攻擊
無虛日元院判張斌度不能守密遣其下納降是夕引
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猶未
知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
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illegible]等得糧八千石敗
衢州爲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初　上既定
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守
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葛

溇鎮撫陳仲賢屯磨隴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
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鬭志深知宜孫必敗間道
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喜出軍抵樊嶺與
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桃花嶺葛渡二砦十一月
壬寅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走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
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庚子二月庚
申元行省參政守福寧州袁天祿遣古田知縣林文廣
來納款初乙亥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阿米里丁據
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縣群
盜乘勢竊發鬭擾動天祿輩知元勢日衰故遣文廣

納款文廣以其書詣京師由海道出溫爲方國珉所留至
是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
奉世忠來請降　上皆厚賞之遣還招諭三月徵青田
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
婺州既召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
素聞其名即遣使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
命請基至是四人赴建康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
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
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喜其言甚禮貌之六月壬
子樞密院判耿再成敗石抹宜孫於慶元縣初　上克

婺州獲其弟石抹厚孫并其母令以書招宜孫不至及
克處州宜孫遁入建寧收集士卒欲復處州因歎曰處
州吾所守之地今已失之無所往矣城可復則復不可
復則死死則歸爲處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會壽不
屈遇害俄而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遇鄉兵葉
得新接戰兵潰欲還福建道經桃花坑又爲鄉兵葉月
巖等所邀擊宜孫力戰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于龍
泉縣都事孫炎以聞　上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
處州民所逋租稅　比已大破陳友諒于龍灣取江
州[illegible]以衆來歸諸郡耿再成胡大海鎮浙東朱文忠

鎮嚴州屢破士誠兵皆有大第而先揚完者降卒分置
金華等處頗得其力顧野心難馭至是謀亂在金華者
壬寅二月癸未其帥蔣英等殺胡大海郎中王愷總管
高子玉脇同簽寂安慶院判張斌從巳典史李斌懷印
縋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吏郭彦
仁帥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驅掠城中子女西走降張
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復來降文忠亦率將士至金華
鎮撫乃定丁亥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等聞蔣英已殺
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
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文忠聞亂遣元帥王佑等率兵屯

縉雲以圖之。上遣平章邵榮往討既至分攻擣其東
北門軍士登城李佑之自殺處州平于是設浙東等處
行中書省陞同僉朱文忠為左丞楊憲胡深為左右司
郎中開省金華總制衢處廣信嚴諸全軍馬明年殺陳
友諒于鄱陽湖還討張士誠、
臣圖議曰王天下有三重焉朱夫子以德位時當之臣
謂王者時為最重時者天也德非聖人自不能乘時而
天意所屬又因地因人嚮啟而購其機以居其位漢唐
以来其地運在關中帝王應運歷歷可指自弱宋被金
虎蹂躪其王氣漸移于南故。太祖生于淮甸地勢平
衍非用武之國江左上控湖湘下臨吳會自金陵而宣
而徽而婺首枕長江迤邐瀕于海上乃東南之脊土與
民淳又多耆宿及山溪勇悍善戰之士得其地并得其
人橫截以守則上下二寇皆不得通而我撫循教訓足
食足兵滂流而上決一死戰建瓴而下謀出萬全兼天
地人參之大勢已定長驅而北批吭擣虛漠南既空西
極底定然後分列大藩屯種相望學校肇興休息垂三
十年重地復完　文皇遂徙都燕京南北並峙絜矩而
天下平由此觀之、太祖直是整頓三重還之造化先
天而天不違千古一君于斯為盛未可以古今南北兼

併之概泛論也
續論曰朱子生新安萬山中當宋末造其學泝周程繼
孔子修身為本正家為則循循善誘由新安沿浙東及
建南皆其熟遊敷教之地隸藉門下者三百五十人篤
信謹守卽有僞學之禁覺得愈煉愈堅其時胡元取宋
二王入海獨此數郡不被兵革世家大族雖不免遺子
弟從俗出仕以支門戶而率其宗黨確守朱氏之學毫
髮不失當是時普天陷沒獨于此留得一段渾淪不散
之脈自相授受真儒輩出金張何許皆萃于婺景濂師
吳淵穎親得其傳設席受徒益盛。太祖首取金陵[illegible]

徽州池州皆託諸將獨寧國婺州親行駐于婺者且八月會僉省中以集群儒設御中軍以收武用而景濂爲延師因延徵及伯溫章溢三君子其後立綱陳紀制禮作樂皆此數人壅議政令取其疏通文字惟尚平正君臣間意合講求一以四書六經爲本五帝三王先聖先師並重皆朱子訂正之舊也是宋朝講明道學朱子集大成傳之門弟子以俟我 太祖盡見行事天意使然嘿嘿延之以待再造若黑海中一點清泉反而汪崑崙之頂重開嶽瀆位天地育萬物豈不盛哉抑斷續之際豈不危哉夫道者天地之元氣人生大命根行者行此

明者明此不講不明不明不行天有四民[illegible]言耕工言藝商賈言貿易士不言學所言何事固曰膠[illegible]汎真然涇渭自明崇真可以袪贋滅贋可免侮真以胡元所不能斬[illegible]公然肆行曰脉曰衣鉢曰門戶多立名色以陷誣之極行附妖孽殺真儒即此輩亦不料禍至此極矣其身納之坑塹中也 聖主能飛擴然反正名其爲逆罪殆可定矣之攻擊者幸免于僇尚爲孝子慈孫所諱則 太祖餘烈諸儒千百年遞傳精神終不可磨滅也

附錄

第[illegible]葉[illegible]行

江廣 廣周初從征年幾弱冠勇略冠軍取江南諸郡縣破徽龍灣擒張士游諸戰功陞指揮使從征廣西攻靖江方特西誠豪來爲國獨輕兵夾攻水陸獨築土山接靖城逆克之進破思州禽黃英傑等斬之擒其餘衆陞都督僉事卒 上親爲文以祭

第二十三葉十行

趙忠 忠國初從征渡江取太平溧陽等郡邑有功授總管丙申大破海牙寨於江面獲方山營進克集慶 上定都以太平爲股肱郡命忠爲興國翼元帥守之未幾擢興國分院判丁酉五月常遇春遣忠與元帥王敬祖攻池州之青陽縣偽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保十餘騎衝其陣陣亂忠麾衆乘勝疾擊遂破之克其寨十月從常將軍攻池州破其北門入城斬元帥洪甚擒其副將得糧數萬石陞行樞密院判鎮池州戊戌四月乙巳壽輝平章陳友諒遣黨勝自樅陽來寇忠出禦之戰沒于陣養子玉鼎襲職

十七行

張德林 德林鳳陽人有膽略善戰元末爲義兵長 上取滁州來歸授千戶渡江屢功陞分院元帥擊敗賊兵于泰興遂克之攻泰州高郵州遂同取再成守揚州有威惠軍民輯睦

第三十四葉二三行

宋思顏 思顏初仕元歸附 上克太平用爲幕官贊謀議從克金陵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總省事同李善長爲參議建大都督府兼參軍事屢進讜言見大用後僉河南按察司事

李夢庚 夢庚從起兵即侍幃幄參謀議渡江皆從甚見委任丙申置江南行中書省爲左司郎中與郭景祥分司治事職兵政二年加秩參軍謝再興守諸暨以私通張士誠召還命往節制軍事再興遂叛被執遇害後祭于雞鳴山時僞原善爲全葬于后死難子孫皆世襲所錄撫

郭景祥 景祥字仲祥濠州人善謀斷博涉書史從倡義渡江[illegible]精治城濠從徵和陽領兵繫[illegible]爲第司郎中直諒遇事取言無匿祭知之行[illegible]有指衛[illegible]傳遷[illegible]且盡忠事職[illegible]

兄殺信進秋恭軍命淑和州九伺而庶甚壯不擾于民
仍舊藏總制和州軍民宜武布德應仍大稔百廢具舉
飭農事廣屯田甚當
上意勞以璽書

阮弘道 弘道濠州人嗜文學通吏事 太祖取滁陽來附給事左右遂見信用從渡江爲右司員外郎
甚著勞勣佐朱文正守洪都友諒來圍同諸將竭力
捍禦陞宣徽院使江西行省參政卒官世襲鎮撫

二十行

孫虎 虎壽州人剛勇善戰嘗爲義兵長 上駐金陵來附從諸將敗趙普勝于樅陽副鄧愈取婺源攻南
門破其城克嚴州從 上取婺州克諸暨授千戶領兵
守建德進克新城桐廬取杭州陞指揮副使嘉興盜起
率兵捕斬之還征福建皆有功三年北征從李文忠出
東路兵至落馬河北與元太尉買驢戰死贈都督僉事
追封樂
安郡伯

孫茂先 茂先從渡江歷戰皆先登授管軍總管從鄧愈取徽州鄱留鎮并克婺源屢敗張兵從克陳友

諒定上游諸郡副鄧愈鎮襄陽方北征自南
陽唐州會六將軍取晉冀三年陞指揮使

第二十五葉四行

朱國寶 國寶避諱專名寶屢從征有功楊完者數入寇皆擊破之克高河壘進取嚴州敗張士誠兵陞
副元
帥

第二十九葉十七行

表天祿 天祿守福寧州慶元 太祖既取婺州已亥三月方
國珍以溫紹慶元三郡款十一月胡大海又下
處州七邑天祿見王師無敵知天命有在遂來納款以
州降 上嘉勞之賜書褒譽謂群雄割據昧于理勢妄
自尊大而取禍敗者接踵當天祿請降兵雖臨然未
入閩自昧者視之猶可高枕肆志天祿乃能明炳幾先
歸于有德以自全初不俟計窮勢
蹙而始屈嗚呼俊傑固如是哉

第三十一葉四五行

高子玉 子玉從胡大海取江南嘗與宣徽駐等州歷有戰功從 上取婺州已亥攻下諸暨遂平處州
七邑爲總管守之死難時有行省
掾吏章誠被執賊脅降不屈亦死

何世明 世明歸附從渡江克采石太平金陵鎮江援元帥丁酉見陵既下遂取寧國縣宣徽等州元帥
丞楊完者以舟師攻徽州世明擊敗之擒其將黃牛兒
等戊戌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克嚴州從李文忠守
婺復從 上取婺州已亥正月克諸暨二月張士誠遣
將攻嚴州世明領兵從小北門出過鮑姿嶺由若溪堝
與戰大破之四月士誠兵至大浪灘世明率精銳出西
門過烏龍嶺道行口沿江而上復敗其衆自是賊兵不
復敢窺嚴陵急庚子以文忠命領兵克分水縣破其堅
壘斬五百餘級士誠兵皆潰十二月甲子士家遣陷元
師花將軍復據分水新城之三溪世明率兵千餘攻之
斬陸元帥花將軍數千人焚其營壬寅二月金華之變
文忠遣世明率兵討平之處州苗變世明領兵往屯縉
雲遏侵軼蒲之等尋伏誅漸東平乙巳築新城因攻錦
山捷于紫溪復克浦城陞指揮僉事丙午從取錢塘
丁未擊處州青田寇從朱亮祖取溫州皆預有功

九十行

王道同 道同初爲中書省宣使尋爲帳前總管除義烏知縣陞處州知府爲賊所逼不屈而死追封太
原郡
侯

朱文剛 文剛 上養子也賜姓朱小字柴舍從定江左有功授元帥己亥十一月王師克處州七邑皆
下 上以其郡多反側命院判耿再成與文剛同守之
政治一新軍民悅服壬寅二月七日處州帥李祐之謀
叛再成與文剛聞變急欲收兵殺賊不及上馬以劍斫
賊大罵之賊遂殺再成文剛亦遇害謂鎮國上將軍附祭
功臣廟又有養子朱文遜從定江左郡邑累有功擢
元帥己亥八月 上以無爲州逼近蘄黃未附命文遜
取之遂與元帥泰友諒率兵力戰遂克其城尋命守太
平陳友諒來寇守將花雲與文遜以兵三千拒戰文遜
死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

朱國禎輯

韓林兒 附劉福通

林兒 陶九成記本李氏 欒城人父山童世以白蓮教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當大亂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河南江淮之人翕然信之而潁川劉福通與其黨杜遵道羅文素韓咬住等素狡黠謀起兵奉山童爲主先是元政不綱順帝至元二年廣東朱光卿河南棒胡首發難光卿增城縣人合石昆山鍾大明聚衆作亂國號大金改元赤符惠州民聶秀卿稱兵與光卿合棒胡陳州人倡妖教

自信陽州破歸德鹿邑焚陳州屯于杏岡四川合州人韓法師稱南朝趙王尋皆討平之四年戊寅漳州南勝縣人李志甫圍州城殺守將栁思聰袁州人周子旺稱周王改年號亦敗滅五年己卯杞縣人范孟殺河南平章廉訪官誅拒黃河討誅之文明年辛巳元以海內多故思復世祖之舊改稱至正元年冬道州人蔣丙何仁稱順天王湖廣河南山東兵起者至三百餘處六年丙戌汀州人羅天麟陳積萬起靖州猺人吳天保殺湖廣右丞沙剌班衆至六萬明年丁亥冬則沿江之兵幾遍八年戊子台州方谷珍始據有土地元乃以官啖之十一年辛卯羅田人徐壽輝稱帝于蘄水國號天完改元治平與倪文俊鄒普勝等以紅巾爲號攻城畧地建都設官屬而民間有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之謡傳之已久其年四月元遣賈魯大集丁夫濬河山童等陰鑿石人止開一眼于濬處密埋果掘得之民相驚從亂福通遂詭稱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孫走海外得還當主中國建旆亦紅巾爲識偽詔有云藴玉璽于海東取精兵于日本貴極江南富誇塞北 初宋帝昺走崖山丞相陳宜中自占城詭云入倭託此說以動衆壬辰五月元徙瀛國公子趙完普于沙州從御史徹徹之請也時諸處兵起皆以亡宋爲名 又曰虎賁三千直擣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大宋

之天事覺官捕山童殺之其子林兒逃入武安山中福通陷潁州及汝寧光州衆至十餘萬壬辰滁陽王起兵滁州 上 皇祖始入謁館乙未二月福通自碭山夾河求得林兒稱帝軍中呼小明王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其母楊氏稱皇太后杜遵道爲丞相福通羅文素稱平章尋殺遵道自爲丞相林兒徒擁虛名事皆決于福通凡起兵者皆假麗之滁陽王卒檄其次子爲都元帥張天祐爲右副元帥 上 皇祖爲左副元帥用其年號 上既渡江取太平郭張俱戰死遂併統其軍丙申元將答失八都魯率兵至許討福通迎戰于長葛大破之會答剌

不花來援福通敗走十二月進圍亳州福通以韓林兒
走安豐　皇祖克金陵丁酉二月李武崔德破商州攻
武關爲察罕帖木兒所敗三月毛貴破膠萊八月福通
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舅沙劉二王士
誠趨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趨關中毛貴據山東
其勢大振十月白不信破興元圍鳳翔爲察罕所敗與
李喜喜遁入蜀戊戌毛貴引兵趨益都元以董搏霄爲
山東宣慰使與知樞密院不蘭奚擊之未至益都貴兵
趨濟南於是濟南告急搏霄赴之大破貴兵於城下搏
霄俄以讒罷官請以弟昂霄代許之未幾復命搏霄守

長蘆方搏霄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守竟爲毛貴所陷
搏霄方駐南皮元遣詔使拜河南左丞南受命貴兵猝
至諸將請避奮曰死報國耳拔劍督戰力屈遂被殺不
見血惟白氣衝天是日昂霄亦死賊愈熾田豐破濟寧
貴自河間破薊州逼畿甸元徵四方兵入衛貴亦退走
五月福通攻汴梁守將竹貞出奔乃自安豐迎林兒都
之元將多敗州郡或陷或復察罕兵最勁各路兵聞之
皆震然勢益滋蔓己亥六月分兵二出潞州一出沁州踰大
行焚冀且及塞外諸郡關先生破上都焚宮闕西略大
同興和東向至高麗界陷遼陽己亥四月趙均用殺毛
貴爲續繼祖所殺八月察罕還兵南下復汴梁林兒
福通復走安豐庚子三月陳友諒弑壽輝稱帝辛丑八
月察罕兵下山東田豐王士誠勢蹙皆降卽用爲前鋒
進攻濟南降之諸州郡皆下獨益都堅守壬寅察罕圍
之至五月豐士誠復刺察罕入益都養子擴廓帖木兒
代將攻益急福通來救不能進城遂破執陳猱頭等二
百人獻于元殺田豐王士誠取心祭父山東悉平李武
崔德降于李思齊安豐之勢日蹙會擴廓歸河南與李
思齊等相疑阻不卽進兵癸卯二月張士誠遣呂珍攻
安豐福通來求救　上自將以往未至安豐已破福通

敗死三月　上擊珍大破走之廬州左君弼助珍亦敗
去　上挾林兒還金陵曰此楚義帝也欲崇奉之用劉
基言乃止然猶稱龍鳳年號其年甲辰二月　太祖建
國號曰吳卽　吳王位下所在稱　皇帝聖旨吳王令
旨丙午十二月林兒殂（或曰沉于瓜步）始改明年爲吳元年又
明年卽皇帝位
朱史氏曰元以夷狄入主中國兵威脅憤法度不修蕃
其斬殺戌性射獵爲生原無遠略謂宋亡便無他患疑
忌中國人防之甚密以其屬爲臺省郡邑正官西僧用
事貪婪漁獵殆無紀極豪家勢族與此輩互交結恣并

吞奸民附麗又其時賦稅甚輕徭役極省俊汰狂惑釀成臃腫之勢于是羣盜蠭起幾遍天下而徐壽輝劉福通爲之魁福通雖以韓氏父子爲名實用事倡始黨類雲集毛貴諸人乘虛四出自河而北以及塞外遼陽無不蹂躪卽 太祖亦稱其年號藉其聲勢益比之李密竇建德則不足視勝廣實有餘而壽輝以虛名推奉爲陳友諒所殺以幷于明帝王之興必生羣雄爲之先驅三代以下莫不皆然惟此際濁亂荼毒慘不可言 皇祖自丙申而前神龍雜于鱗甲稍見頭角僅僅躍淵渡江後西陳東張恃彊睥睨用力甚難龍鳳年號用之凡

十餘年乃克翦滅迄于平元都盪西北自川及滇飛龍在天橫貫混一回視羣雄灰消霧冷皆不足齒然其氣燄亦可畏矣名號所借爲次而列之旣見其人幷著其實亦千古剝復之大交也

毛貴

毛貴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又陷萊州益都及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殷陽路攻薊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谷珊戰死貴走據濟南建賓興館置屯田三百六十處甚有紀綱

關先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進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路總管寨因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至正十八年趨關中陷興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擊破之走入蜀

吳天保

吳天保故猺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

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聚衆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別將党仲達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咬住與戰敗績判官大都死之義士范忠荊門僧李智同率義兵復中興君正敗死

田豐

田豐初爲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聚衆陷濟寧復陷東昌益都廣平大掠退保東昌自固二十一年

敗降逃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力攻復
讐豐復誅

芝蔴李

芝蔴李卽李二蕭縣人燒香聚衆起兵至正十一年與
彭早住趙君用攻陷徐州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
淮王脫脫征徐州破芝蔴李等遁去尋死君用奔毛貴
尋殺貴據益都其黨又殺君用早住奔濠州

羅添麟陳積萬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衆攻陷九江江
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萬以降餘

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敗死

李武崔德

李武崔德等至正十六年聚衆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
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未幾復攻陷之
豫王阿剌忒納失以兵取之李武崔德敗走復陷商州
後奔李思齊皆被殺

周全

周全元懷慶守與別將伯顏帖木兒有郤殺之降于劉
福通時察罕方駐兵洛陽福通使全攻之察罕登城責
以大義全愧退師福通殺之

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祐與邵武應必達
等攻陷邵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魏淳
以計擒塗祐應必達復其城

朱史氏曰以上數人皆劉福通之黨而雲擾之渠魁也
焚劫直前不別生死不論進退如乳虎奮牙鱷魚掉尾
食人爲快大都自相戕賊并碎于所在守將之手惟毛
貴禮士屯田若有可觀而大命未集草創不終且所事
何如主而可望成功天挺眞人隱隱伏于濠梁東方漸
升漸曙而謂衆星飛動能爲光者未之有也郭子興亦

在叢中其力氣更減孫德崖等益靡靡不足道而子興
卓識救　皇祖危難收入甥舘雖中間疑忌委任不終
三子猜嫌遂致殞滅而王號之追滁陽之祀至今不替
豈非天所假乎以資藉　聖主成億萬年之事業乎
迹所始另自爲篇

平陳友諒

陳友諒沔陽人本姓謝祖千二贅于陳遂從其姓父普
才黃蓬漁子也友諒生而多力優武藝嘗爲書獄吏不
樂其職元至正十一年辛卯袁州慈化寺僧瑩玉以彌
勒佛教鼓動湖湘從者甚衆麻城人鄒普勝大唱其術
羅田布賈徐壽輝一名貞浴鹽塘有毫光普勝見之驚怪
共推爲主舉兵紅巾爲號攻陷蘄黃壽輝以蘄水爲建
臺省即帝位國號天完改元治平普勝爲相黃陂人倪
文俊爲將文俊亦漁家子善没水多槳船橫行江上衆
號百萬友諒嘗泊磯下有烏喚曰陳皇帝自負與弟友

仁友貴聚衆應壽輝隸文俊麾下時元兵政不一沿江
郡縣大都爲文俊所破壽輝戰敗出奔文俊迎居漢
陽壽輝庸人不能主權文俊驕恣甚欲圖之計不行奔
黃州友諒遂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居江州壽輝
不能制時　上克金陵已二年先巢湖水軍元帥趙普
勝叛歸友諒丁酉五月常遇春遣兵攻池州之青陽縣
普勝來援敗之克其城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四月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
之普勝進陷池州執院判趙忠連破龍興路瑞州攻吉
安東破建昌贛州汀衢西破襄陽六月友諒遣王國奉

攻信州元廉訪的斤來援大破其兵友諒弟友德益兵
至遣使說降的斤斬之晝夜急攻城陷死之遂陷彬關
及邵武諸郡　上遣趙德勝畧石埭縣敗友諒兵擒其
將錢清
十九年己亥三月普勝寇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
擊敗之復寇樅陽石埭又爲趙德勝所敗四月徐達遣
俞通海等進兵攻之連捷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
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幷獲艨艟數百艘遂克池州
上方在浙東深以江上爲慮報至甚喜陞諸將官賞勞
之即還應天通海等進攻普勝不克　上以普勝勇而

寡謀友諒挾主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二用計離之一
夫之力耳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畫策尊爲謀主乃
使辯士陽與客交陰間之又致書于客故誤達普勝果
疑客客懼不自安遂來歸厚待之大喜過望傾吐盡得
普勝平日所爲再委金幣賚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
普勝普勝不之覺又恃功見友諒使者悻悻有德色友
諒由是忌之兵既數敗憤甚更疑歸款于我潛至安慶
馳報約與議事普勝驚欲辭以病猝出不意又方與犄
角窺太平度無它具燒羊出迎至雁汊登舟執殺之幷
其兵初壽輝聞破龍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自發

漢陽府不從州友諒陽出迎伏兵城西俟入伏發盡殺
其部屬獨存壽輝住江州自稱漢王
二十年庚子五月友諒攻池州初 上知友諒驕甚必
窺江左召常將軍于杭州偕徐將軍往池州令以五千
人守城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友諒邀而覆之兵果至方
逼城下鼓譟伏兵緣山而出沿江而下絕其歸路夾擊
大破之殺萬餘人俘三千餘人友諒佯遣使來告曰戰
非我意乃邊將者偶戲耳其矜詐如此閏五月丙辰朔
自攻太平陷之殺守將花雲等戊午殺壽輝于采石舟
中其地有五通廟署為行殿稱皇帝國號漢改元大義

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即所謂潑張者）為丞相張定邊為太
尉江岸草次行禮值大雨皆無威儀仍還江州遣人約
張士誠共攻應天引兵東下金陵大震或請先復太平
牽制之 上曰不可太平吾所親築濠塹深固陸路來
攻必不能克賊前乘漲以舟乘城乃為所陷今彼以水
游順流來寇舟師十倍于我我頓兵堅城之下進不能
取退不及援失所據矣或又勸 上自將禦之 上曰
亦不可彼知我出以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
以舟師順流薄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回百里趨戰
兵法所忌非良策也劉基獨請決戰（詳基傳中） 上大喜遂

遣胡大海搗信州制其後而召康茂才謂曰汝與友諒
舊識能速誘致之吾事辦矣茂才許之為書以老閽往
（詳茂才傳中） 李善長以為疑曰方以寇來為憂奈何速之
上曰此策不可失失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
何以支先破此虜則東寇膽落矣閽者遂行友諒信之
引兵直下 上聞其兵分為三當犯新河口亟命趙德
勝跨河築虎口城守之常遇春等率帳前五翼軍三萬
人伏石灰山側徐達陳兵南門外楊璟住大勝港張德
勝等率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親總大軍駐盧龍山偃
黃幟于山左赤幟于山右令曰寇至舉赤幟伏舉黃幟

則伏兵皆起乙丑友諒舟至大勝港楊璟禦之港狹舟
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衝江東橋知中計即與弟號
五王者率舟師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勢銳甚時
方酷暑 上衣紫茸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
眾欲戰 上曰天且雨眾食畢乘雨擊之時天無片雲
眾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大注赤幟舉諸軍競前拔
柵友諒眾爭戰方合雨止 上命伐鼓鼓震黃幟舉伏
兵盡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
友諒兵大潰走趨舟潮落膠淺不能退殺溺死者無算
俘萬餘人獲其將張志雄[illegible]勝之將恨友諒殺[illegible]

鈫俞國興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出江
海䲭等百餘艘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于所乘舟
臥席下得茂才所遺書　上笑曰彼愚至此可與也張
志雄言于　上曰友諒盡併安慶兵以東今戰敗其卒
盡降城空可取也遂遣徐達追至慈湖縱火焚其舟至
釆石又與大戰廖永忠率所部大呼陷陣入華雲龍攫
馬擣其中堅有王銘者獨馳入其陣賊攢槊刺之傷額
戰益力流血淋漓旋回三匝獨所殺傷過當賊大敗張
德勝戰死禽顯與賊戰于觀渡橋亦敗之獲其將士十
三人馮國勝又以五翼軍厭之友諒出皂旗軍曰黑旋

風者迎戰又敗友諒晝夜不得息收餘兵棄太平遁去
達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取安慶前所遣胡大海擣
信州欲遣元帥葛俊率兵往都事王愷至金華謂大海
曰信州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
大將統全軍臨之不可今出偏師非獨信不可下吾衢
光驛騷矣大海從之親往力攻衆潰據其城守禦益固
七月浮梁來降友諒復取之九月徐壽輝舊將袁國公
歐普祥以袁州降十二月友諒遣弟友仁來攻普祥力
戰敗之獲友仁仍與約和歸之
至正廿一年辛丑五月友諒遣其將李明道寇廣信據草

華鎮過浙東胡大海援兵德濟遣夏德潤爭之戰死大
月明道圍廣信益急大海遣其將繆美復玉山督兵由
靈溪進合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送于李
文忠令漢二招其兄建昌守將王溥來附送應天　上
命皆仍舊職壬寅張定邊復陷安慶余元帥奔還（趙庸之兄乃原姓也）　上怒斬之諸將力救不聽曰軍法不嚴何以勵
後賜弓弦自盡八月甲申鄧愈克浮梁于光克樂平州
李明道至應天　上問陳氏如何具言友諒弒逆後將
士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將如普勝又忌而殺
之雖衆無濟　上嘿然度勢不並立決討伐之庚寅諭

諸將曰友諒弒主僭號侵我太平犯及龍江今又陷我
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止爾等各勵士卒以從徐達曰
師直為壯今我直彼曲何患不克劉基亦曰昨占天文
金星在前火星在後必克之兆　上曰吾夜觀天象正
如爾言遂督諸將發龍灣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
曰弔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遡流而上有烏數萬
夾　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蜒蟠于舵視其狀
甚異明日至釆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于急流中旋繞
燃後竟日衆喜謂有神物之助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
奔遁戊戌至安慶敵閉守不戰　上以陸兵疑之敵兵

勦乃命廖永忠等擣水寨破之遂克安慶風便　上曰
安慶著面子耳何足爭爭江州可也長驅至小孤守將
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壬寅次湖口敗其邏兵乘勝至
江州友諒來戰　上分舟師為兩翼擊大破之友諒夜
半挈妻子走武昌癸卯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
萬石復遣徐達進兵追之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來拒
達遂屯漢江之沌口遏之連下南康蘄黃廣濟等處吳
宏以饒州降九月王溥在建昌聞其弟漢二被執又以
書來招遂降皆友諒平章仍任守其地溥復以南豐臨
川等八縣來附十月克興國路石榴山寨十一月命吳

大事記　卷二　十三

宏取撫州時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招之克明
意欲緩師款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乃遣人
詣愈請臨其地納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間道夜
襲之黎明至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
至倉卒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奉省印歸命愈
留之軍中使其弟志明還新淦收故部曲尋以兵護克
明兄弟赴九江中途逃還新淦十二月龍興守將胡
廷瑞求降賜書慰諭之
二十二年壬寅正月戊申朔　上以廷瑞降發九江幸
龍興也來求獲合諸降將悉以官印及軍民糧儲之數

來獻寺西至城外諸降將皆出迎俾仍舊官無[illegible]
軍令肅然民皆安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宴滕
王閣諸儒咸賦詩為樂存卹窮民放鹿于西山戊辰築
臺城北龍沙之上召諭城中父老改龍興路為洪都府
以葉琛知府事獲鄧克明（克明逃歸新淦復收舊部曲劫掠聞　上至遠近皆降遂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為賈乘小舟至新淦城下覘視為去就有識者來報被執　上責其反覆因遣建康）辛
未寧州土豪陳龍以民兵三萬降癸酉守吉安土軍元
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弟粹中降本立盧陵人值紅巾
亂起義兵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時萬中兄弟亦
聚兵吉水友諒遣其將熊天瑞來攻納速兒丁戰敗遁

大事記　卷二　十六

去萬中兄弟與本立迎降天瑞使其婿徐指揮與本立
萬中等共守吉安本立居徐下心常不悅及　上至龍
興即欲歸附慮為徐所覺乃詐與徐謀請假犒師名往
龍興覘兵勢徐不疑從之遂見　上納款　上以本立
為江西行省參政萬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還
守吉安　乙亥友諒平章彭時中以龍泉降二月孫本
立等既還吉安秘納款事久之徐指揮稍覺其謀邀本
立飲就席圖之徐有愛將泄其語于本立[illegible]以告本立遂
謀先發邀徐飲于家令其屬登[illegible]劇飲[illegible]本立來
[illegible]廷瑞納款其將祝宗康泰[illegible]

[illegible]
京[illegible]郭令二人將所部往湖廣[illegible]征行至女
兒港遂叛道遇布商船掠爲旗衣[illegible]洪都日暮至城
下發礮火攻破新城門鄧愈奪卒出走知府葉琛都事
思誠死難　上命徐達還軍討之四月甲子師抵城
下攻破之祝宗走新淦爲鄧克明所殺泰走廣信被殺
以廷瑞甥特宥之五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
勝參政鄧愈鎮洪都八月癸巳熊天瑞寇吉安孫本立
敗走永新天瑞復破永新執本立殺之友諒使知院饒
鼎臣攻吉安文正方遣兵救之未至而陷十二月文正

復取吉安鼎臣出走以參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
中等共守之朱華知府事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常遇春克池州之神山寨斬叛將
羅友賢（按紀十月作亂）二月都昌盜汪爵引友諒將張定邊陷
饒州守將于光出走友諒恐其疆土日蹙作大艦來攻
艦高數丈外飾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棚下設板房爲
蔽置弩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艫箱皆裹以鐵爲
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號六十萬四月壬戌
直抵洪都城下圍之文正與諸將分門拒守自將精銳
四千往來策應丙寅攻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
以禦矢石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
之隨豎木柵敵爭柵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
城完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
程國勝等皆戰死五月己巳李明道在吉安與曾萬中
不協遂潛通鼎臣約爲內應兵至開西城門納之遂陷
萬中被殺粹中兄弟亡走爲怨家所獲亦死勝降劉齊
朱華不屈又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送友諒以三人徇
于洪都城下癸酉陷無爲州知州董曾縛沉于江丙子
攻新城門薛顯率銳卒出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樞副趙
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友諒益增修攻具

欲破柵自水關入文正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反奪更
進乃煉鐵鈎更刺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又攻宮
步士步二門趙德勝中弩膂死文正遣千戶張子明
赴應天告急又詐遣卒號捨命王者詣友諒約日出降
友諒信之緩攻至日城上旗幟一新縛王城下殺之張
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從水關出晝伏夜行半月達應天
上方征安豐還子明入見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
其兵雖盛戰死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巨艦將不利又師
久糧乏援兵至必可破也　上曰歸語文正堅守一月
當自取之遣子明先還至湖口被執友諒曰若能誘降

且得富貴不則立死子明佯許之至城下呼曰我已見
主上令諸公堅守大軍且至矣友諒怒殺之城中聞守
益堅　上方遣徐達常遇春攻左君弼于廬州凡三
月未下後上亦悔之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　至是趣還京師忠勤樓災
炮藥藏其中遇火聲激如雷上兵兆甚急七月六日癸
酉親督諸將率舟師二十萬赴之舟過新河有大魚二
鱗鬣異常出沒波浪中夾　上舟溯流直過小孤人以
為龍云壬午風發馮國勝舟覆遣還都癸未至湖口先
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涇江口別一軍屯南湖嘴遏其
歸路又調廣信兵守武陽渡防奔軼丙戌友諒聞大兵

至解圍出湖逆戰時洪都被圍已八十五日矣　上率
諸軍由松門入湖丁亥遇康郎山　上諭諸將曰彼巨
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兵為十二隊火器
弓弩以次而列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舟相及則短
兵擊之戊子徐達先諸將破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
巨舟俞通海復乘舟發火砲焚其舟二十餘艘殺溺甚
衆我指揮韓成宋貴陳兆先亦戰死火及達舟撲之更
戰　上急遣舟救之力戰乃脫其驍將張定邊奮前欲
犯　上舟舟適膠淺士奮格鬬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
射中定邊始卻會俞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　上舟乃

脫遇春亦怒飛舸追之定邊被矢百餘士卒多死傷已
遇春舟復膠　上麾兵救有敗舟順流而下撞遇春舟
亦得脫日暮軍中藉藉懼不敵　上鳴鉦集諸將申約
束誓以死戰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　上鳴角舟師畢
集親布陣與戰敵以巨舟連鎖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
師舟小仰攻士以鐵盾抵船破裂多退縮　上親麾之
不前右師小却斬隊長十餘人猶不能止院判張志雄
所乘舟檣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
自刎丁普郎余昶陳弼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
鎗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凡戰死者附見開國趙德勝等

傳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小大不敵也請火攻乃可
上命常遇春等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束草為人
飾以甲冑若戰狀令敢死士操之備走舸于後過晡時
東北風起乘風縱火焚其舟數百艘烟焰漲天十里之
內湖水盡赤舟焚至尾掉者猶大呼不已友諒弟友仁
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
眇一目有智數梟勇善戰普略即新開陳也既死友諒
氣奪庚寅友諒復率衆來戰　上所乘舟檣白寇覺欲
併力來攻　上知之令諸檣盡白敵莫能測自辰至午
戰不解時劉基侍　上側忽疾呼云難星過拉　上袍

請急入它舟前舟已碎碎友諒方遣人乘高見 上舟
已碎喜甚謂大事已定俄 上麾舟更進甚厲敵皆失
色披靡收衆而退辛卯復聯舟大戰廖永忠俞通海汪
興祖趙庸以六舟深入我師望無所見意已沒矣有頃
六舟繞敵船勢如游龍翩然而出諸將見之勇氣愈倍
戰益力呼聲震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敵兵大敗友
諒欲退保鞋山爲我師所扼不得出我師泊柴棚去敵
舟五里日往挑戰不應諸將以戰若欲退師少休 上
曰兩軍相持有進無退俞通海曰湖水有淺灘舟難迴
旋莫若入江據上流彼舟入卽成擒矣劉基亦密言于

上請移軍湖口斯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令船置
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乃泊于左蠡友諒亦出
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咨謀於下其
右金吾將軍曰軍勢相拄出湖實難莫若焚舟登陸直
趨湖南謀爲再舉其左金吾將軍曰我師猶多尚堪力
戰何至自焚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
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悔何可及友諒猶豫未能
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聞之
懼遂以衆來降右金吾亦降旣失二將兵力益衰 上
貽書曉之且言公乘尾大不掉之舟正當親決一戰奈

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怒留使者
不答猶見金字旗周圍廵寨且命盡殺所獲我戰士
上乃悉出敵俘視有傷者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
彼軍皆勿殺又祭其弟侄若諸將士戰死者遂出湖口
督諸將横截湖面再一軍合前江口軍立柵于岸伺便
協力凡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再貽書言公之土地吾
已取之縱力驅殘兵再來城下亦不可得設使徼幸逃
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客却帝名而待眞主亦不答
上日與博士夏煜等草檄賦詩意氣彌壯分兵克蘄州
興國友諒食盡掠糧于都昌朱文正遣人燔其舟軍中

益困至八月二十六日壬戌友諒窮蹙悉兵突出湖口
上麾兵擊之與敵舟接比隨流而下自辰及酉力戰不
已方達涇江口岸上守兵合擊張鐵冠大笑賀曰友諒
死矣 上曰無妄言又曰縛汝水濱以待乃遣樂人持
牲酒往祭以覘生死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死
決矣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坐艙外昂
首顧望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諸將聞之大呼喜躍直
前爭奮敵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
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五萬餘人惟張定邊乘
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奔還武昌復立理爲帝

改元德壽九月丁卯朔　上振旅以赤舟載仔自舟乘
士過湖浮屍蔽江　上歎曰壯士爲我死殉而祭之復
以樓艘三湖魂之慰者能爲厲神其艘曰樓三舍人舟
行蕭爲壬申　上至南京告廟行賞壬午復率常遇春
等征武昌十月至武昌分兵立柵圍其城又于江中聯
舟爲長寨絕其出入之路十二月丙申朔　上發武昌
命常遇春總督營柵諭役猶孤豚久當自服若來衝突
愼勿與戰甲寅至應天
二十四年甲辰正月丙寅朔　上即吳王位二月乙未
親復往視師其丞相張必先自岳州入援至夜婁山
洪山　上命常遇春率兵五千夜擒之御城下其東有高
冠山俯瞰城中　上顧諸將曰誰能奪此傅友德應聲
直上一鼓奪之其驍將陳英傑知必敗持槊馳入中軍
帳下新英傑刺之並死之　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諭
降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入諭吉癸丑理衛壁與
張定邊等出降　上親扶起之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厄
府庫悉令理自取禁士卒不得入城百姓宴然城中饑
因給米賑之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汝一捕漁兒
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答曰昔有堂
者視覆世葬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

迎其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免至
是果敗漢沔荊岳郡縣皆降友諒兄友才守潭州亦降
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楊璟爲參政守之三月乙丑朔
上至應天丙寅封理歸德侯後徙高麗命善待之友諒
稱帝凡四年死年四十四八月常遇春討新淦諸寨平
之執鄧志明與其兄克明皆誅之乙未徐達按行荊湖
等處時熊天瑞尚據贛州未下遇春進討次吉安饒鼎
臣方爲守遇春遣人諭曰我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
鼎臣怖不敢出遣其幼子來見遇春坐而食之又贈以
衣遣之曰歸語而父客過城下匿不肯見將欲何爲吾
往吳不能復留可善自爲計鼎臣夜棄城走安福遇春
遂復吉安引兵趨贛州天瑞固守不下　上命平章彭
時中以兵來會又命右司郎中汪廣洋參軍事諭曰彼
困處孤城豈能逃逸但恐城破之日殺傷必多當以保
全生民爲主遇春乃浚濠立柵守之徐達進師江陵次
沙市姜旺以城降遂取夷陵潭州沅州天瑞子元震竊
出覘軍遇春從數騎猝與遇元震不知也過之遇春疑
元震始覺復來襲遇春遣壯士揮雙刀擊之元震奮鐵
撾以拒且戰且卻遇春曰壯男子也止勿追十二月徐
達克辰州衡州

二十五年乙巳正月克贛州天瑞與元震并其兵馬指
揮尹堅皆出降送建康元震姓田氏天瑞養子既降遇春請于上授指揮復姓徐
達取寶慶路遇春兵至南安遣麾下危且踰嶺招諭部
州南雄諸郡皆來降平章湯和討永新諸山寨鄧愈還
軍討鼎臣于安福破之 上以湖湘悉平命徐達分諸
將經理各郡班師還京四月復與達遇春論襄漢形勢
謂安陸襄陽必爭 命遇春往取之五月乙亥攻克
安陸巳卯兵至襄陽守將棄城遁俘其衆五千穀城來
降湯和兵克七十餘寨友諒左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
黨復寇辰溪殺官劫印總制詹允升遣兵討之文貴率

刻船三百餘艘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于西門
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文貴退保麻陽追擊遁
入廣西并平沅陵盜向珍八鄧愈取竹山縣愈留鎮襄
陽常遇春召還 上集諸將謀伐張士誠

第十葉五行
胡惟賢惟賢國初從取江左諸郡縣授元帥權江南總制守寧國府趙普勝來寇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一萬七千餘石普勝復寇青陽石埭等縣敗去
第十二葉十八行
朱真真定遠人和州歸附遂渡江從取婺州戰龍灣潯陽壽春彭蠡無不從甲辰武昌既平從取瀧天瑞

于贛州授其衛管軍百戶洪武改元從征廣東明年調
征中原歷正千戶代蜀征沙漠討擒叛賊復北征歷指
揮僉事禦寇功進同
知未幾卒子昱襲
二十行
張志雄志雄趙普勝故將善戰號長張獻取安慶之策王師遂克之友諒復陷安慶 上親征從行至
安慶敵兵動志雄乃與廖永忠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
餘艘獲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進取江州擢行樞密院
判官兼大軍元帥鄱陽戰死
贈安遠大將軍清河郡侯
第十三葉七行
王銘銘字子敬和州人從俞通海結寨巢湖來歸渡江以驍勇列奇兵擣海牙軍破之并敗陳埜先定建康東下破張士誠兵從大將軍于牛塘攻下宜興戰張兵于太湖矢中左臂以刀截鏃復戰勇氣彌厲破雙刀趙于樅陽從 上取婺州追陳友諒大戰 上察其忠謹授置宿衛戍江州戰鄱陽功多尋奉命諭英山諸

壁壘悉平之擢管軍百戶征廬州援安豐取安陸襄陽還攻泰州下淮安張兵屯于舊館常忠武簡健士出大全港襲東阡出其背銘挺戈先登無敢當者又敗徐義于烏鎮降舊館遂取湖州進取蘇州擒士誠銘分守松江捕倭海上獲數百人招撫淳泉亂民晉副千戶指揮僉事鎮溫州造海舟數十艘獲販鹽盜賊城陶覺以砌菓縣聞時其蓄洩括蒼盜起從廷平倭討平之告老歸卒
九行
周顯顯合肥人禁悍有膽氣 上在和州歸附渡江元帶刀先鋒歷戰皆捷 上解所服紫繡襖賜之陞前部先鋒從克婺州諸暨陞帳前都先鋒戰安豐鄱陽湖平武昌回克臺州下安陸襄陽皆從陞千戶平張士誠陞指揮同知侍 皇太子至太平 上往汴梁邑從取泉白寨破毛葫蘆營大軍北征性來萊應手界梅右丞遷降州克河中率精銳征迤北從克上都援大同逐北至東勝州復從征沙漠克察罕腦兒追江國公軍馬降之掃紅螺山陞指揮使四年北征戰漠前後十七年戰無不勝追封汝南郡伯子嚴有父風從平雲南官指

臣朱國禎輯

平張士誠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民小名九四弟三人曰士義士德士信並以販鹽爲業士誠少有膂力遇重寡言鬻市鹽諸富家多易之每肆凌侮或負其直弓兵丘義尤甚屢加窘辱士誠不勝忿即與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并素所凌侮者更縱火焚其居延燒數百家自度不可已且見汝潁兵起官軍不能制亦起兵入傍近各場招集少年時元至正十三年癸巳正月也先是有

王克柔亦泰州人謀不軌下獄其黨李華甫將篡出之知府李齊招爲泰州判士誠與相結未幾殺華甫并其衆行至丁溪爲大姓劉子仁所拒多被殺傷士義中矢死士誠憤怒攻子仁破走之兵勢始振三月（五月一日）陷泰州元遣李齊招諭初請降願授民職自效時初析河南地立行省於揚州以廉訪使趙璉爲參政已而移璉鎮泰州璉乃促士誠治刻船趨淮泗士誠疑憚不肯發又覘知璉無備遂執殺璉獨留李齊會其黨自相戕始縱齊歸士誠進陷興化結寨德勝湖宅日行省以左丞偰哲篤鎮高郵出齊守甓社湖俄有數賊乎譟入城偰哲篤及其屬倉皇走免齊還城門已閉士誠遂據高郵元知不能制復赦其罪使至不得入謬稱賊已迎拜但乞名爵行省不虞其欺遣照磨盛昭以萬戶告身授士誠拒不聽拘舟中尋殺之後行省再遣使往諭士誠紿言仍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強齊往至則下齊于獄齊辯說百端竟不聽且使齊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爲汝屈耶遂推碎其膝而剮之然元猶冀士誠有降意再遣集賢待制烏馬兒往諭而用濟寧路總事孫撝輔行撝入城反覆諭之終不聽時有石普者以國史院編修官有軍功陞樞密院都事從守淮安請行省丞相達識帖

木邇面陳破賊之策丞相壯其言與兵萬人以行次泗水寨日未冬普令軍中具食入夜令裨校趨寶應賊大驚潰乘勝拔十餘寨斬首數百將抵高郵城兵分三隊普將中軍攻北門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賊以死捍皆恇怯馳回普兵遂爲賊所蹂躪悉墜水中普奮擊直入賊陣與從兵三十人俱死之六月元以士誠終爲患始命淮南行省平章福壽擊之福壽方被冠危逼不能行也

十四年甲午正月士誠自稱誠王國號大周建元天祐六月攻揚州丞相達識兵潰會左丞阿魯灰引苗兵至

乃退尋陷盱眙泗州九月元命右丞相脫脫督諸軍擊之兵至高郵戰于城外大敗其衆分兵西平六合賊勢大蹙脫脫初以被讒出領兵俄有詔削官爵安置淮安士誠乘隙擊之元兵大敗其勢復振

十五年乙未士誠據高郵

十六年丙申淮東大饑江陰人朱定與富民趙氏相仇殺遂爲盜降而復叛元兵來討窮蹙過江見士誠求救且謂吳中富庶可以建國遂遣士德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時福山有曹氏富甲縣中衆肆擄掠一夕而空遂陷常熟二月壬子拗兵抵齊門鎮將脫寅率兵禦之郡

人楊椿力戰死其門人陳普亦不屈死守臣貢師泰遁去兵入城即承天寺毀佛像據爲府改平江曰隆平以郡中寺院及富家第宅分給諸將用蘇昌齡爲學士遂迎士誠三月癸巳士誠奉其母曹氏來自高郵服御假乘輿以陰陽人李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立樞密院弘文館所親信徐義徐堅與親軍李伯昇並制軍事幕官蔣諫錢輔及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三人爲參軍分兵陷湖州松江常州諸路立鎮海萬戶于太倉收元臣郭良弼董授爲賓友濱州楊乘獨縊死孫撝爲士誠所拘從徙吳不屈與部將張茂先謀復高郵語洩並被

殺七月士誠攻杭州破之丞相達識帖木迺遁去左丞答納失里戰死初達識等屢敗于賊或以爲苗軍可用遂自寶慶招土官楊完者至有軍十萬自嘉興引其黨及萬戶普賢奴擊敗士誠復其城達識乃還時　上已自和州渡江駐金陵下鎮江等六月降人陳保二叛降于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　上遣儒士楊憲通好士誠貽書比之隗囂示睦隣通使之意士誠不從留憲不遣遂誘我斥堠以舟師攻鎮江徐達與戰龍潭破之　上遣人諭達曰士誠起負販狙詐多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據進取沮其狡謀達等乃督兵攻常州

薄其營壘且言賊已窘迫請濟師　上發三萬人助之士誠遣弟士德領大衆來援達設伏以待命總管王君用率鐵騎爲游兵親督師與戰君用橫衝其陣陣亂退走士德遇伏墜馬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擒并獲張湯二將軍　上聞之喜曰士德智勇爲其兄謀主今被擒張氏之兵敗可知矣士誠遣孫君壽奉書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布萬匹及金銀等物永爲盟信　上復書數其開釁召兵之罪且謂納我叛人拘我信使禁之與師亦豈得已既已許給軍糧中更爽約今若果能弃堅前盟給糧五十萬石歸我使者則常州之師即罷而士

歸家絕衆士誠得書不報士德乃潛與士誠書俾降元爲助遂不食死（或曰誅之）十一月 上復益達精兵三萬人士誠守將誘我降人鄭僉院以七千人叛去我圍師西面去其王直攻徐達營遇春來援內外合勢大破之擒其將張德又遣呂珍來援入城助守

十七年丁酉二月遣耿炳文劉成攻長興其將趙打虎逆戰敗走遂克其城改爲長安州以炳文爲元帥成爲副守之三月常州食盡呂珍宵遁諸將入城以高復權知州事湯和爲元帥守之并克馬馱沙其淮安守將史椿知士誠無遠計且徐義譖毀密來約降士誠知之僞

死發喪以士信權國事潛引兵至淮襲執殺之來攻長興敗去張鑑攻泰興士誠遣兵來援擊敗之擒其將楊文德遂克其城俞通海以舟師略馬蹟山降其將鈕津等直抵東洞庭山呂珍率兵驟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進邀險我何以當身先士卒決戰矢中右目不爲動徐令侍者披己甲胄立船上督戰珍不利引去六月趙繼祖攻江陰奪泰望山克其城命吳良守之七月徐達取常熟士誠弟攻嘉興屢爲楊完者所敗乃以書請降于元詞多不遜完者欲納之達識以反覆不許完者固勸乃假江浙廉訪使周伯琦參政招諭之士誠始要王爵達識不許又請爵爲三公固要八月遂授太尉士德淮南平章士信同知行樞密院事因徙省丞相達識鐵木兒于嘉興代其位伯琦被留士誠爲造第宅厚廩給因亦忘歸始還入府治雖奉元正朔而錢穀甲兵專據自如

十八年戊戌正月 上命廖永安等攻江陰之石碑守將欒瑞出降柔世傑戰死士誠寇常州湯和擊敗之追至通州獲其戰艦而還二月命吳禎副其兄良守江陰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能縱而西得江陰

則舟師不能越江而上于是侵軼路絕六月士誠寇常熟廖永安與戰福山港大破之追至通州又破之獲其戰艦而還徐達邵榮進兵圍宜興未下八月士誠與達識合謀攻楊完者營完者自殺其將員成等以餘衆三萬走桐廬求降 上命文忠往撫之又諭徐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西通太湖餉道所經必斷絕乃可下達受命分兵急攻破之廖永安乘勝深入太湖遇呂珍與戰不利爲所擒

十九年己亥正月邵榮破張兵于餘杭胡大海取諸暨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復亂大海又擊

敗之擒四千餘人遂改爲諸全州進攻紹興三月張士誠復寇江陰戰艦蔽江而上其將蘇同僉者駐兵君山指揮進攻吳良禦之戒勿輕動敵兵陣江濱命弟禎出北門與戰鋒交遣元帥王子明以壯士出南門合擊破之擒陶元帥以下二百餘人邵榮攻湖州不利還屯臨安諜知張兵來攻設伏以待李伯昇果奄至伏發驚駭死者盈野伯昇憤甚復整衆來攻再敗之乃遁元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糧方谷珍具舟逆識督之往來遊說僅送十一萬石參軍俞思齊惡士誠驕橫不臣棄官歸

三月復寇建德宜興常州婺源等處皆敗去陳保二寇宜興守將楊國興破擒之伏誅六月呂珍圍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來救珍堰水灌城大海奪堰欲反灌之珍勢促馬上折箭求解兵許之遂引兵還再犯江陰吳良分兵出無錫三山遮其後懼遁去復遣夏陸二元帥據分水之新城寇桐元帥何世明擊之斬陸元帥焚其營乃潰去

二十年庚子常遇春攻杭州不克九月士誠兵侵諸全守將袁實戰死呂珍等自太湖分三路寇長興我總管湯泉張琪被殺劉成力拒一晝夜未決耿炳文以勁兵合戰大破之

二十一年辛丑八月胡大海攻紹興不克總管張英被執李伯昇寇長興衆十餘萬圍甚急　上在江州命都先鋒陳八等六將軍往援被却皆潰副將軍劉成出西門擊破之追至南門敵反兵力鬭成戰死復圍城結九寨爲樓車下瞰城中攻益急改命常遇春往救伯昇遁去追敗之

二十二年壬寅二月金華處州苗軍亂殺守將胡大海等士誠聞變遣弟士信圍諸全謝再興晝夜戰守二十九日未決設伏城外自出挑戰引入伏大破之士信憤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求救于朱文忠遣胡德濟往援兵少不足用時邵平章榮方討處州將至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宜借此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乃揚言大軍已至嚴州刻日進擊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覘知之與再興發壯士夜半鼓譟大潰走士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樗蒲蹴踘酣宴爲事諸將往往效之故至于敗

二十三年癸卯正月士誠遣呂珍攻安豐殺劉福通據其城三月　上親率兵援之珍立柵甚固汪元帥拔其中壘據之會左右軍敗汪不得出死戰　上命遇春橫

等三戰三勝珍大敗走左君弼助珍又敗去　上乃還
四月諸全守將謝再興殺知州欒鳳執叅軍李夢庚等
奔紹興降于士誠朱文忠聞亂遣胡德濟屯兵五指山
下備之再興引士誠兵犯東陽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
子實郎中胡深為前鋒遇于義烏戰方接文忠精騎橫
出其後大敗之胡深議諸全係浙東藩屏守備宜堅乃
度地距諸全五十里于五指山下築城戍守　上使至
軍中議事亦勅别築城相表裏使至新城已完李伯昇
大舉來寇號十六萬預城下攻不可拔引去　上嘉胡
深功賜以名馬是時　上方與陳友諒力戰未暇東顧

士誠脅達識求王爵不許遂自立為吳王尊母曹氏為
太妃元人徵漕不與
二十四年甲辰正月諸將奉　上為吳王士誠逐達識
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士信自為丞相御史大夫普花帖
木兒在紹興仰藥死達識聞之亦自殺士信建第東城
號為丞相府信任左右日縱酒為燕樂　上聞曰吾起
民間具悉情偽凡事親斷猶有差失此輩沉湎任情民
何以堪士信侵長興耿炳文敗之獲其元帥宋興祖士
信怒益兵來圍湯和往救合擊又大破之
二十五年乙巳三月士誠大發兵圍諸全號二十萬造

室廬倉庫為必拔計李文忠來救大敗之（詳李文忠傳）
自是衰氣不復能出兵矣十月　上與諸將議討士誠
遣徐達常遇春率諸將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時士誠所
據州縣南至紹興與方谷珍接境北有高郵通泰淮安
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　上欲先取通泰翦士誠羽
翼然後專取浙西至是達率兵出江口　上遣使諭以
王保保聲息戒以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彼中將校
遣來吾自處之徐達兵趨泰州遇其兵擊敗之駐軍海
安壩上圍其新城士誠援兵來自湖北擊敗之獲其元
帥王成淮安李院判來援泰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

吳聚等遣人諭降其僉院嚴再興拒守不下閏十月乙
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來報士誠以舟師出大江
次范蔡港别以小舟于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疑有他謀
上遣使諭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
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
寨我兵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
之計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不過萬
人安能抗我蓋欲誘遇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遠彼必
潛師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衡決不及
救援此又寇之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

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愼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
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與以南並江寇舟
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
彼來攻則當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愼無出
兵餘擇便可戰後四日巳未又諭達曰吾度寇兵有詐
今觀望猶豫不敢卽上其詐益明然其計不過欲分我
勢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
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旣克江北兎
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　上親至江陰康
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聞爾等與寇相去甚

邇爲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爲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
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辛酉
上還建康庚辰達等遂克泰州報捷復以城守事宜爲
請　上諭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餘城乘勝
進取達分兵徇興化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陳元帥來援
又敗去十一月達進兵攻高郵　上恐達深入敵境不
能策應諸將遣使卽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
諸軍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爲將貴于持
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至重地此甚不可
若常平章獨以偏師備寇江上卽有緩急誰復爲應宜

還師泰州兼總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取未下州郡爾
居中節制見可而動叶和諸將一心力以成大勛毋或
輕動以失事機乙未　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爲張守而
觀望未決曰濠爲吾家鄉而吾失之是有國而無家也
命李善長以書招之不報是月士誠寇宜興勑達命馮
國勝圍高郵常遇春守海安自以精兵渡江援宜興擊
敗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士誠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
卻之達自宜興還攻高郵未下士誠遣其左丞徐義入
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爲陷已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
月不進

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
馱沙溯流窺江陰　上親督軍往救之比至鎭江寇巳
焚瓜州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
一軍伏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之浮子門遇寇舟五
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力戰大敗之二月
達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常遇春督水軍爲高郵聲
援報可復勑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
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益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
是以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士誠兵多有
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擊之尋又諭

達曰降將秦德等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泰州高郵已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與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安宜慎方畧勿墮其計又諭曰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致死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號火眼張者乃疑兵必不敢出大軍之勝敗在主將賢否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敝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勝爾但孫馬厲兵以俟已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三月諭達敵兵在高郵者僅五千在淮安者六千興化民自爲守當自泰州以兵二萬直擣高郵別將取淮安興化臨機處置愼無執一又命韓政取濠州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圍高郵士誠將俞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人入城城上急下版閉之皆被殺　上聞怒即詔國勝回撻之令步至高郵及是達還并兵國勝憤甚令軍士殊力登城一鼓破之戮俞同僉等　上諭達選精兵並進取淮安遇春守泰州四月達兵至淮安聞徐義軍在馬騾港夜往襲之義泛海去

進薄城下其右丞梅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矜軍馬府庫出降達宿兵城上民皆安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之何攻興化剋　上命圖淮東山川地形要害以進覽之見瓠子角爲興化要地令達以兵扼其隘至是遂取之淮地悉平因會議淮安城守事宜李濟亦以濠州降徐宿二州皆降　上諭達元將竹貞領兵在安豐韓湝陳州宜令正陽兵絕其糧道督兵進取無失事機達進圍之力攻破其城竹貞忻都左君弼皆出走追獲忻都日睞竹貞復來戰大破之立衛守以唐勝宗再諭達王保保欲侵徐州察其軍勢以聞達遣傅友德進兵至徐保保兵大敗而去遂班師七月丁未　上以淮安諸郡旣平遂議攻滅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士誠據姑蘇數侵擾近地爲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李善長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迂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卒拔宜候隙而動　上曰彼昏淫益甚挑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爲後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爲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況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驍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齷齪不足數徒擁兵衆爲富貴之娛至居中用事

若黃蔡葉三參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 主上
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
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八月庚
戌朔以伐士誠祭告大江之神辛亥命徐達爲大將軍
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以行御戟門集將佐諭
之曰古人立大功于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立其志如
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
在于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
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
皆連地千里擁衆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

十餘年觀二人所爲其志豈在于民不過貪富貴聚淵
藪刼奪冦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
淮恃其强力數侵吾之疆埸賴諸將連歲往討克取兩
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命卿等討之卿等
宜戒飭士卒毋肆擄掠毋妄殺戮毋發丘隴毋毀廬舍
聞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愼勿侵毁其墓汝等毋忘吾言
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爲將之功必
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爲效樹德者
必以廣恩爲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
軍中事命人給一紙仍榜諭其民告以伐罪救民之意

且列其八罪遂等將發又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
先遇春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
直擣姑蘇姑蘇旣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 上曰
不然士誠起鹽徒與張天騏潘原明等皆强梗之徒相
爲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騏輩懼俱斃必并力救之今
不先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騏出湖州原明出杭州
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于奔
命羽翼旣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
上作色曰攻湖州不克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失利吾
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已而 上屏左右謂達遇春

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爲吾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
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但云直擣
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則墮吾計矣癸
丑達等發龍江辛酉至太湖遇春擊敗士誠兵于湖州
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癸亥進兵湖州之
毘山又擊敗其將石淸汪海擒之去信駐軍湖上不敢
戰而退熊天瑞果叛去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張天
騏兵分三路來拒參政黃賓當南路陶子賓當中路天
騏自當北路唐傑爲後繼達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
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于是達遣遇春攻

寳王弼攻天駅達自中路攻子實別遣驍將王國寳率長槍軍直扼其城寳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并獲元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天駅子寳皆不敢戰歛兵退士誠又遣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被圍閉門拒守達遣國寳攻其南門自引大軍繼之城中兵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朱暹王晟呂珍及其五太子（本姓梁士誠養子名或短小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寨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于東阡連築十壘絶舊館之援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于烏鎮之東為珍等聲援乘夜擊之遁

去達塡塞河港絶其糧道士誠知事急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皁林之野大敗之九月士誠復遣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覘我師遇春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擒志堅得兵二千餘人朱文忠自嚴州進兵廖永忠游兵取德清士誠兵屢敗甚懼遣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遇春以兵阨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平望復別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衆軍

平滇

洪武五年正月　上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至雲南招諭曰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嘗遣人告諭不意爲戴壽等扼絶中道致使朕意不達去年興問罪之師明昇出降生擒戴壽遂平其國再令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人復遣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悉之禕卒被殺八年命湖廣行省參政吳雲再使未至被殺時方捕虜征土蕃未暇討也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廷臣

曰雲南自昔爲西南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罪在必討於是令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鈔治裝凡二十四萬九千餘人九月壬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征雲南　上諭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今者攻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拒我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天并遣原明以所入朝紹興嘉興海寧州皆降癸卯達
軍至姑蘇城南鱠魚口擊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
遇敵兵又擊敗之焚戰船千餘艘積聚甚多遂圍其城
達軍葑門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
湯和軍閶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
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列
長圍守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
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在上又設襄陽礮以擊
之礮如霹靂其風扇人無不立死有楊茂者無錫莫天
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城與士誠相聞邏卒獲

之于閶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城堅不可破
天祐又阻兵無錫為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得其彼
此所遺蠟書由是悉知天祐士誠虛實攻圍之計益備
士誠方以駝佚樂謂可長守既被圍忽忽惟造大船載
金銀曰事急下海不失作富家翁有從吏者曰琉球日
本皆可居或曰以兵襲而殺之即據其地為國主此亂
離之事其謬誕如此達方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
指揮茅成左脇中矢死丑的長壽等至建康 上命有
司給廩餼歸于元誅蔣英復誅謝再等朱文忠以為蔣
保其不死今復殺之何以示信且恐後無降者 上曰

謝再興是我至親尚投張氏情可恕乎兄弟恐禁不敢
以渝原明全城歸附授平章官屬皆仍舊職從朱文忠
節制松江嘉定州降
吳元年丁未二月徐達來請事 上恐勞便宜行之見本
傳 三月俞通海戰滅渡橋盪其營重傷歸金陵先正月
中松江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立中就攝府事既而
上命荀玉珍代之達令徵磚甃城上海民錢鶴皐不奉
令四月作亂攻府治剽掠通判趙徵驅妻子十八人赴
水死玉珍出走被殺鶴皐自稱左丞令其子遵義走蘇
州求援達遣指揮葛俊討之兵至連陽湖望見遵義所

領皆鄉兵操農器者連發十餘砲即驚潰進下松江擒
鶴皐送大將軍斬之餘黨遁去俊欲屠城華亭知縣馮
榮初為賊所執不屈下獄至是始出爭之得免上海知
縣祝挺當卒發時懷印欲走府治聞府官被害匿僧舍
寇執之欲脅降罵曰編民敢爾不聞單騎入兜鍪營厲
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逼挺乃密約諸巨
姓曉以順逆禍福翕然應之有顧正福者艤舟渡挺至
黃浦與主簿李從吉等合義兵復邑治斬偽元帥姚大
章等獻于俊曰事定矣毋勞大軍凡三往返俊怒猶未
已時鶴皐擧誣百千人俊逮捕甚急因窘挺挺潛以狀

自達轉以聞上皆得釋餘黨突入嘉興府刧掠追擊
盡擒之五月丙辰以士誠被圍久諭以書不答六月丙
丑士誠突出西門掩襲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覺之
分兵北濠截歸路與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哈剌把都
率兵千餘人來助自出兵山塘爲援塘路狹塞不可進
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
弼應聲馳鐵騎揮雙刃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
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衆有勇勝軍號
十條龍者皆倉夫善戰士誠每厚賜之令披銀鎧錦衣
出入陣中人不能敵一時俱溺死萬里橋下是日士誠

馬驚墮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降將李伯
昇知其勢迫遣客說令歸命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復
率兵突出胥門索戰鋒甚銳遇春禦之兵小卻士信在
城樓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遂鳴金收兵遇春乘勢
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
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坐城上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
忽飛礮碎首而死潘元紹出戰歸見事急召其妾七人
語以城若陷引決皆自縊死張羽爲七姬權厝志表
其烈見丹姑蘇城圍既久熊天瑞教城中作飛砲以擊
衆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拆祠廟民居爲砲具達令

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
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葑門遇春亦破閶門新寨遂
帥衆度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
門內令參政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
降周仁徐義潘元紹等皆降稱時士誠軍大潰城遂破
時九月八日辛巳也是日士誠猶使副樞劉毅收餘兵
二三萬親率之戰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歸
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妻劉氏曰我敗必死若
曹何爲劉曰君勿憂妾死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及
城破驅其羣妾侍女登樓促自盡令養子辰保縱火焚

之遂自縊死士誠獨坐室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
暮士誠拒戶自縊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
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
言乃以舊盾舁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至舟中不食及
至龍江堅臥不肯起乃舁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
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　上欲全其生竟
自經死賜棺葬之年四十七二子皆幼城將破其妻劉
氏以白金遺乳媼令負之而逃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中
分軍撫定先集將士申明　上意各懸小木牌令曰掠
民財者死拆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

其在遇春軍其存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晏然
吳中丞富實士誠兄弟竊據驕佚偷于政又闇于斷禦
權爲文吏所竊其地名士甚多慕好之築景賢之樓開
弘文之館士有至者不問好醜輒厚贈遺與馬居室無
不充足一時嗜利之輩多往依之欲以親動應天及士
信用事舊將多見疏外失兵權上下乖疑莫肯用命危
用兵遣將當行者或臥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稱意與
之乃肯一出軍行無紀律日會游談之士酣宴博奕及
喪師失地而歸亦不問或復用爲將上下弛慢以抗天
兵久而後亡非不幸也有十七字謠云丞相作事業專

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別（一云黃蔡葉作齊頭一夜西風來乾癟）蓋皆
恃用事者即前所稱三參軍至是卒敗果如謠云凡獲
其官屬李行素徐義而下諸將校及各府官吏家屬外
郡流寓之人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
送建康（神保等九人令送還元）熊天瑞伏誅單大舍者爲揚州青
軍單居仁之子領兵守宜興亦叛投士誠　上令居仁
招之不來及是生擒　上命居仁自處居仁曰此不忠
不孝之人當碎其肉亦誅之改平江路爲蘇州府以何
質仲脩事（貞）上以城始克慮通州驚潰命泰州指揮顧
與祖往取之比行而通兵已至其守將張右丞（士誠養子所謂火眼張者）亦以城降又命胡廷瑞取無錫守將莫天祐從州
人張異之言亦以城降（天祐泰州人性剛勇有力人稱其老虎壬辰聞聚結鄉民自保士誠陷常州招之不從攻之亦不勝後士誠受秩爲元太尉天祐乃降于士誠累表除樞密院亦竊據而已）
吳地悉平

附錄

第三葉十九行

楊乘（乘字文載濱州人至正中爲介休令民饑散爲盜乘撫使自新皆寬兵爲良民官浙江行省員外郎杭州陷乘坐罷退居松江之青龍鎮後御史臺以乘等在贊理不當罪奏復其官張士誠遣所署吳江丞張經等齎禮幣造請乘遣人告曰吾廢處田里已久不足以辱使者當擇日自出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翌如其言乘命子肖卓具牲醴告祖禰訖發事復命酒飲達暮題行囊中額西日晴妊慨然曰晚節如是足矣命酉等治

吐處置家事如平時撫其孫虎林若怡怡自得也歸卒至夜分二子立侍命曰行且休吾將就寢素無姬妾侍凡燕息寢處人莫得與之俱詰旦子等推寢門未啓則父已自經得手書遺語大意言生死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節爲快毋等驚乃囘隆平）
右元史已載其文稍異存之

第五葉六行

劉成（成盡壁人驍勇絕倫善騎射從　太祖屢立功由百夫長陞總管同耿炳文克長興擒士誠守將李福安答失蠻等義兵萬戶蔣義率所部二百人降乃分兵隸要害設戰具爲守禦計炳文爲元帥成爲副守之旨戰輒勝寇不敢犯踰四年辛丑十一月李伯昇來侵衆十餘萬水陸並進城中兵僅七千　上命諸將來援不利成與炳文嬰城固守伯昇攻西門成出迎擊敗之擒其將宋元帥等追至東門敵反兵力鬭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死郤救之亦死圍城益急　上方在江州遣常遇春救解之立成廟于長興賻贈復遣大將軍

八行

高復 復字冊興臨邑人權州事時攻有惠愛是歲旱齋禱城隍祠夜夢神告曰爾起雨至矣黎明果大雨
歲登民歌頌其德歷任七年改吉安府同知洪武
元年以老疾辭歸半歲卒勅葬上元縣鳳棲鄉

第七葉四行

王子明 子明國初從征伐平定江左累立勳丁酉六月從鎮撫吳良取江陰由泰望山進兵克其城
上以江陰當東南極邊去姑蘇百八十里寇遇烽火相
望實要害地良爲院判帥兵守之子明爲元帥同戍
戍秋敵兵來侵良率子明出兵擊之俘其人獲弓弩甲
仗千數明年寇復犯境衆衝蔽江陰將鄭同僉建牙君
山寨詐爲進攻狀有頃陣于江濱良既命將與之敵分
兵攻東門子明乃馳出一鼓而進生擒偽帥陶某以下
百五十人獲船溺死者甚衆敵大敗宵遁十月復襲敵於
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蒼黃旋軍自是震懾不敢復
犯在戍十年晝則戎甲夜則戒嚴警備練兵足食
無隙可伺故論守江陰之功良爲首子明預有力焉

第十二葉七行

費子賢 子賢從渡江繼管軍總管從廣德與元帥守從取武康破安吉留守其地張兵連歲來攻皆
敗去乙巳張左丞兵八萬至城子賢所部僅三千人堅
壁拒守先已上設車弩射殺其梟將二人敵驚潰走陞指
揮同知丙午湖州平從諸將圍蘇州破之賜綵段表裏
陞指揮使胡廷美何文輝征福建子賢從征度杉關進
克建寧護將士九千餘人糧九萬九千餘石率兵守之
調征中原至長蘆元守將左僉院遁去子賢守之進守
濟州賞征南定中原及守備功賜白金文幣三年調征
定西復回守禦天下大定陞大都督府僉事其守安吉
之功人謂亞
于耿炳文云

第十九葉六行

倪成 成含山人以材力顯從上和陽渡江每戰必在前部擢統軍元帥平陳友諒克武昌陞指揮僉事洪
從淮東圍姑蘇率兵西南破平之陞指揮使守安慶洪
武三年陞大都督府僉事十六年視府事從藍玉西征
有功封安慶侯祿二千石十四年征散毛洞蠻西至常
德從潁川侯征雲南盡平之加祿五百石世襲二十一
年卒追封皖國公諡莊襄子泰嗣侯

十八行

茅成 成定遠人性剛勇自和州從軍隸常將軍麾下克太平授萬戶定常州寧國陞總管守衡州陞副元
帥守金華鎮領軍駐杭之皐亭山爲應援攻太平寧國
翼元帥從克安慶還援安豐討廬州從　上戰鄱陽復
從克武昌遷武德衛正千戶尋陞指揮副使取贛州安
陸襄陽泰州皆有功調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
死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
督府事護軍東海郡公

第二十葉十三四行

馮榮 榮烏江人洪武初知華亭縣蒞任甫三月變作既定興學校勸農桑辨寃枉均賦役政教一新故老
至今能
道之

祝挺 挺字正夫鄱陽人既定上海之亂民初有不附於挺者莫不惴恐一不問慰勞而遣之故人情大安

不三日皆復業郡
人爲立活民碑

第二十一葉十二行

郭翼 翼字羲仲崑山人少嘗學問與衛培游通經義言王氏易精辭必華之志有奇氣楊廉夫極重之謂
可幾太史左氏詩有骨體與顧瑛孝彥伯璉等相和皆
賢其氣調勁見擧雄方起欲一有所用嘗獻策張氏云
明公仗馬箠下婁地及越數十城望風請服者人皆苦
元政民離散莫與之宗今誠能反其政休勞之率以乘
時進取則霸業可成若遂自宴安擁於遊樂不惟精氣
坐消且四方豪傑並起相攻擧欲閉境自守勢將日蹙
且吳又所必爭也保其能保乎甚言剴切忤士誠幾欲殺
之其妻勸云郭生策未能爲非繇不能用當善接之使無
望我翼遂得遁去洪武間徵授掌故
自號東郭先生卒著有林村野言

第三十三葉十九行

何質 質吳元年知府郡民久爲張氏剝削殆絕生理質至勞來安集民喜更生　詔徙蘇民實鳳陽雍容

平方國眞

方國眞初名國珍一曰谷珍後避　廟諱更名眞台之黃巖人世以販鹽爲業身長面黑性頗沉勇父伯奇素柔懦生五子每爲鄉人所侮歎曰吾子必有興者無久苦我其俗佃戶見田主拱而立不敢施揖伯奇故佃富人田執禮甚謹眞見之怒曰彼亦人耳事之何爲父沒兄弟僇力家漸裕田主至其家習舊態醉而殺之同里蔡亂頭嘯聚行刼海上官兵逐捕多所株連眞有怨家陳氏訟與盜通眞怒戕殺陳氏陳之婿計天官來捕方食左手舉几自蔽右手握門關格殺捕者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侄亞初及隣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時爲至正八年旬月間得數千人刼掠漕糧執海道千戶事聞詔浙江行省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珍引而東元兵追至福州五虎門珍勢促將焚舟遯元兵忽驚擾反爲所虜朶兒只班被執脇請于朝招降元主從之授慶元定海尉珍雖授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出沒海上攻溫州不克焚掠而去十一年三月浙東副元帥董摶霄來討敗之僅以身免六月攻黃巖百戶尹宗戰死江浙左丞孛羅帖木兒率兵來討次于慶元遣元帥泰不華赴溫以圖夾攻旣至値眞復往攻溫泰不華以火筏禦之乃引退初孛羅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進兵孛羅先期至戰間佯眞遂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元兵不戰而潰赴海死者過半孛羅及部萬戶皆被執因之舟中使招安部故出元主高麗奇皇后位下請托公行耳又得賂詭言于朝元主亦慮其爲海道梗復下泰不華招諭之兵屯澄江遣義士王大用往示約信拘不遣以小舸二百突入海門犯馬鞍諸山泰不華率舟師進甚銳眞又使其黨陳仲達僞請降泰不華乘潮往逼之將及呼仲達與語目動氣索手刃斬之前搏戰殺五六人賊羣至擁去瞋目大罵奮起奪賊刀又殺數人賊攢槊刺之中項死是時汝頴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八月眞攻台州元浙東元帥也忒迷失福建元帥黑的兒合兵擊走之癸巳三月元命江浙左丞帖里帖木兒南臺侍御史左答里失里招諭眞復請降然心猶豫不決二人遂以得降報請授之官時劉基爲浙東行省都事建議謂方氏首亂宜捕斬不可赦執政多受眞賂駁基議謂擅作威福罪之竟授眞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治中督遣之官疑懼不受擁船千艘據海道阻絕糧運元復遣江浙右丞阿兒溫沙率兵討之又開府慶元以納

麟答剌爲元帥府與並進皆敗元無如之何復招安從
其所欲以眞爲海道漕運萬戶國璋爲衢州路總管先
是趙丑止諸家每與方氏戰子姓多殲不沾元一命方
氏亦冊招輒進高官于是上下解體甘心從亂方氏益
橫矣九月以兵突入台州路執元帥也忒迷失黃巖州
達魯花赤宋伯顏不花知州趙宜浩俟元命遂據台州
台人潘省中元進士亦爲眞所刼屢以大義折之眞不
從其黨郭仁本諸之使盜殺諸塗是月前御史喜山兵
襲黃巖不克而遯慶元路與台相接學錄王剛甫被檄
守東門方氏深憚不敢窺者久之十五年乙未剛甫解

官去慶元民先聞台州破震恐至是眞以舟師奄至納
麟不能禦開門納之眞入城謁納麟陽尊事之獨慈谿
令陳文昭不附執文昭欲沉之於海已因之岱山又攻
昌國州達魯花赤高昌帖木兒屢擊破之方氏兵來益
衆或勸之遯怒曰是我効節之日也城破力戰死眞乘
勝取餘姚州同知禿堅責之曰君甫就招安復以兵入
會慶背德忘信何以令人及今悔罪歛兵庶免後咎不
然禍且不測眞不答心銜之竟搆以罪死斥地至上虞
與張士誠接境七月眞使其將李德孫襲溫州破之用
與侄明善爲鎮撫以守屯兵千佛寺溫之帆剛有王子

淸者不附方氏尋被執磔之楠溪劉公寬積禦盜功官
至都事亦不附方氏聞子淸死不勝憤九月夜率衆襲
鎮海門入千佛寺明善脫走公寬退明日復入城築砦
天寧寺以居國璋聞變至溫使方文舉立砦淨居寺助
防守十月元院判邁里古思出兵曹娥江圖慶元敗還
丙申春明善等攻劉公寬壁險拒不能克七月元經略
使李國鳳至溫拜明善爲院判明善脇留之悉官其黨
然後得去冬公寬兵勢益蹙明善部下陳珙舊與公寬
善因使珙圖之珙一夕與酣飲密令公寬僕金典殺之
取其首以獻妻侯氏自經死明善以金典叛主不忠斬

之以殉丁酉春眞造舟益多或問之曰公舟已足用今
更造何爲眞曰倘有兵至吾即乘舟浮海去耳聞者歎
曰若但爲走計其何能爲于是豪傑士往往去之戊戌
春黃巖葡子善好縱橫術說眞曰夷狄無百年之運元
數將終人皆知之今所在分崩公若奮臂一呼戰艦數
千艘衆數十萬可立至泝江而上則南北中絕擅漕粟
舟師西山則徐靑閩廣遼海皆惟公所欲審能行此大
心有所繫屬霸業可成眞曰君言遠矣智者不爲禍始
朝廷雖無道尚可以遷延歲月吾按兵保境徐待其定
爭衞非吾事也子善謝去張士誠據姑蘇元忠之欲藉

眞收士誠因授眞浙江行省叅政兄國璋等皆轉官令
擊士誠眞亦聞吳中富饒率兄弟諸侄等以舟師五萬
進擊崑山州士誠遣其將史文炳呂珍統十將軍禦之
步騎夾岸爲塹眞策曰海濱非平土今叅用且器吾知
其無能爲也進兵自率壯士數百趨奇子橋奮擊殺其
兩將軍餘皆敗去復前接戰其步騎訖不得成列而散
并殺五將軍死者數千人凡七戰皆捷士誠請和眞所
領皆舟師不能登陸久相持士誠亦納款于元願奉正
朔元從其請命眞還治慶元兼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
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明善居溫留弟國珉自副永

嘉丞達海前鄉進士趙惟恒皆不從並沉于江其年十
二月 上親帥兵下婺州遣主簿蔡元剛招諭眞與其
黨謀曰天下大勢可知元亡必矣江左號令嚴明所向
無敵今下婺州恐不能與抗況與我爲敵者西有張士
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徐觀其變乃遣使奉書
獻金帛願合兵共攻士誠 上亦報以書隨以溫台慶
元三郡來獻請次子關（關後改名明完）爲質 上曰交質此衰
世事今既眞心來歸須當推誠相與如青天白日何用
質爲厚賜遣還眞文以金玉飾馬鞍爲獻 上曰吾方
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實所用者穀粟布帛珍玩非

所好也却之復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
給軍費 上許之遣博士夏煜授眞行省平章庚子正
月煜還言眞奸詐不可信而眞受元官爵備海舟抵張
士誠所漕海至元都加官太尉爵衢國公 上方與陳
張交戰未暇討也仍遣都事楊憲諭之不省且北通察
罕父子南通陳友定以觀成敗 上既破友諒于龍江
十二月又使夏煜諭之眞懼遣人謝過辛丑壬寅苗兵
亂殺胡大海持其首奔眞拒不納進師合討國璋中流
矢死 上遣人祭之始察罕平定山東江南震動 上
遣千戶王華挾三千金附眞海舟至燕通好元遣尚書

張昶等來諭俄而察罕死 上兵威日盛元政亂父子
君臣擧兵不解因欲取之絕其使眞以昶等聞不答懼
轉送入關以北召至誅之獨留昶授官癸卯命王時往
市馬甲辰九月方明善攻溫州土豪周宗道王平陽甚
急歸降于我明善恐益兵以圍胡深出師擊敗之遂下
瑞安乙巳六月胡深取樂清獲其將吏送應天釋之戍
常州初眞約杭城下卽納土來降下未吳元年王師克
杭據境自若時遣間諜覘我虛實屢通使于閩圖犄角
上怒索糧二十三萬以書責之數其十二罪眞大懼集
議款或聯姑蘇未下吾弟侄諸將佐多言張氏勍敵金陵

兵未必得志且步騎無如海舟何獨丘楠爭之勸歸命保富貴不聽惟多集大船運珍寶爲泛海計九月朱亮祖討之其月士誠就縛亮祖師駐新昌遣部將嚴德破平關嶺山寨至天台縣守臣湯盤以城降丁酉攻台州國瑛以兵拒戰擊敗之嚴德亦戰死國瑛將遁會都事馬克讓還自慶元言眞方爲守城計乃復集兵以抗我師急攻不能支遂走黃巖亮祖入城徇下仙居諸縣十月追至黃巖復走海上 上又命湯和爲征南將軍吳禎副之合討眞于慶元檄諭三郡之人十一月亮祖進兵溫州軍于城南明善引兵拒戰破之克其太平寨至

城下明善先已遯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徐秀攻東門柴虎將游兵策應晡時克溫州獲其員外郎劉本善分兵徇瑞安守將俞伯通降追襲明善于樂清海口又破之湯和兵至紹興渡曹娥江上虞餘姚皆降進兵圍慶元眞乘海舟先遯府判徐善等率其屬出降眞爲追兵所及戰敗率餘衆入海定海慈谿等縣皆下再命廖永忠自海道會和討之國瑛遣其子文信詣朱亮祖納欵部將徐元帥李僉院皆降眞欲揚帆遠去風輒不利窘迫不知所爲亦遣郎中陳永奉書湯將軍求降又遣其子明完等納省院諸司印章亮祖送國瑛于應天

十二月明完先奉降表至京師表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陛下覆載生成之德久矣安敢自絶於天地切念臣本庸材處於季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曩者陛下霆轟電掣至于婺州臣愚以爲天命有在遣子入侍于時固知陛下有今日矣日月中天幸依末造而陛下開誠布公賜以手書歸其質子俾守郡縣如錢鏐故事十年之間與仲吳角立皆陛下之賜也逮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定杭越尋歸田里不意今年以來老病交攻頓成昏昧兄弟子侄輩志慮不齊致煩陛下興問罪

之師方懷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溫令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願承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府庫開城郭以俟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爲汎海計者皆孝子慈其親也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今臣之事適與相類雖然臣豈齊草莽安敢自絶於天地故每欲面縛待罪闕庭復恐陛下萬一震怒天下後世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陛下不能容臣不累天地之大德哉臣謹昧死奉表伏俟嚴誅表文眞幕官詹鼎之詞也 上覽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賜書原宥眞詣湯將軍于軍門時完葛國州守臣亦來降改慶元路爲明州府後改

爲琗攻舟徙其僞官劉康等于濠州明完獻二郡水手數萬人請沿海築城備倭從之明年正月上卽大位眞入見賜第居京中與李思齊同食行省左丞祿以其子禮爲指揮僉事明完爲鎭撫侄明謙亦指揮僉事七年眞卒年五十六初海邊有山不生草木名楊嶼諺云楊嶼青出海精無何鬱然其年眞生兄弟俱不知書時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丘楠葉楠永嘉人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賄營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侄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爲輕重侄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國璋國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爲富家許及降黍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爲韶州府知府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

朱國禎輯

平中原西北

吳元年九月平姑蘇十月庚申召諸將議北伐甲子命信國公徐達爲征虜大將軍鄂國公常遇春爲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日　上親祭上下神祇於北門之七里山因召將士諭勉之丙寅檄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丁卯大將軍兵至淮安明日遣人至沂州諭王宣父子己巳戒飭廬州等處嚴備王保保弟脫因帖木兒等辛未王宣子王信納款且奉表賀平張士誠　上遣使授信行省平章聽大將軍節制二人陰持兩端　上密諭大將軍宣父子詭詐宜勒兵趨沂州觀變十一月丙子大將軍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徃徐州進取山東己卯大將軍至楡行鎮元僉院鄢殺等皆降初　上遣徐唐臣等諭王宣從征宣不欲行令信密徃莒密募兵爲備佯來犒師大將軍受而遣之既還即叛唐臣走脫大將軍即日進兵討之遣梁鎮撫徃諭不聽灌水急攻宣出降令宣爲書遣鎮撫孫惟德招信被殺信與兄仁走山東大將軍以宣反覆戮之諸縣皆降庚寅諭大將軍向益都分精卒扼黃河斷

援兵庚子克滕州至臨朐元將丁玉明遁去尋來降兵至益都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辛丑填壕力攻拔其城執老保等普顏伯花不屈死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十二月淄川等縣皆降張興祖至東平元平章馬德棄城遁追至東阿元叅政陳璧等以五萬餘人來降衍聖公孔希學等迎見兗州以東州縣皆降戊申宋廸使山東還言孫興祖所降將士數萬皆令領舊兵與俱進取　上慮臨敵生變凡降將及官吏可用者悉送京師大將軍至章丘守將右丞王成降己酉至濟南平章達朶只兒進巴以城降壽選京師殺使者北走　庚戌張興祖至濟寧官吏先遁入守之元將亦禮以密州俞勝以樂安降命中書省榜諭山東亡將散卒及歸正人鄒平蒲臺皆降大將軍自濟南復還益都分兵取登萊諸處皆下之

洪武元年正月萊陽守將丑家實納款丙申大將軍復如濟南己亥遣使至登萊諭祭海神庚子以鄧愈爲征戍將軍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二月癸丑副將軍克東昌元平章申榮自經死丁巳遣康茂才從北征樂安俞勝復叛遣兵討之勝遁去賊降元丞相也速來戰大敗之三月丙戌大將軍至濟寧衍聖公來見送京師是日

開封牢騎引舟師由鄆城趨汴梁丙申鄧愈進兵南陽
克之擒蔡國公史克新等大將軍至陳橋左君弼竹昌
迎降遂入汴城守將李克彝遁去甲辰大將軍自中灣
取河南陳德守汴梁四月大將軍由虎牢關進至塔兒
灣元將詹同脫因木兒以兵五萬來戰大破之平章梁
王阿魯溫以城降察罕之父左丞趙庸守之壬子副將軍至
嵩州降之羅縣均許陳汝皆降遂取陝州康茂才守之
甲子 上諭諸將已克潼關勿遽西是日 上發京師
召大將軍等來會謀取元都馮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
張思道皆遁引兵而西華州自潰五月大將軍至陝州

益兵以郭子興守潼關大將軍書諭擴廓帖木兒遣兵
至虢州取毛胡蘆山寨遂與馮宗異俱還河南擴廓報
書及馬庚寅 上至汴辛卯副將軍入見勞之乙未辭
還河南丁酉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入
見勞之定計取元都癸卯辭還河陰遣伍亮守嵩州副
將軍至軍中發兵次陳橋七月己巳鄧愈至隨州守將
王誠等皆降壬申畫進征圖賜大將軍糧艘俱集濟寧
饋運乙卯勅會兵東昌北征己丑康茂才自陝州渡河
州皆降之辛卯大將軍等自陳橋入辭丙申
駕發汴梁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由賊劉士原冠汝州

何文輝遣兵討破之丁酉大將軍檄諸將大會東昌分
布士馬渡河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庚子大
將軍發汴梁狗取河北遣薛顯傅友德取衛輝元平章
龍二走彰德降將喬院判叛於濟南指揮陳勝討平之
癸卯師至彰德龍二復出走降其城右丞梅思祖守之
乙巳至磁州丙午至邯鄲守將遁去丁未至廣平元平
章周显先遁去是日薛顯獲元貂邪保部將侯僉院等
邪保為王保保所愛妻子在趙州者悉被虜己酉大將軍次臨清遣人往東
昌促張興祖樂安檄華雲龍皆以師來會庚戌傅友德
獲元舊將李寶臣等為鄉道遂遣友德開道通步騎顧

時浚開通舟師壬子副將軍取德州癸丑大將軍自臨
清會師至德州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戊午下長
蘆遂下清州至直沽獲海舟七艘作浮橋濟師並河東
西以進元丞相也速捍海口望風遁去癸亥至河西務
元平章俺普迎戰大破之擒知院答剌孫進至通州夾
河而營乙丑元國公知院卜顏等來戰大破擒之丙寅
遂入通州華雲龍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開建德門北
走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進師元都至齊化門塡濠入
城執其監國淮王帖木兒不花左丞相慶童平章迭兒
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康伯御史中丞滿川等戮之

所獲宦藏鎮南威順諸王子沙沙及玉印璽寶器圖籍
封故宮殿指揮張煥以千人守之紀主宮人令宦寺護
視人皆安堵明日順德守將來降獲前樂安叛將俞勝
分薛顯傅友德曹良臣顧時追遝古北諸隘口遺故元
尚書允住還太原告諭擴廓癸酉大將軍以鎮撫吳勉
攝大都路府事徼韓政自東昌分兵守廣平陵川華雲
龍經理故元都城楊鎮撫守直沽傅友德守蘆溝橋而
前七月辛酉襄陽指揮玉選成進攻元石腦寨破其五
柵知院何琛退保光石寨又明日攻破之擒其樞副張
斌等六十人斬之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辛巳大將

軍獻捷表至京壬午稱賀改元都為北平府徵元故宮
送京師　詔發京師幸汴梁改為開封府稱北京癸未
詔大將軍置燕山六衛于北平留孫興祖華雲龍守之
進兵取山西湯和為偏將軍與平章楊璟俱從西征薛
顯至古北口獲元潰卒戊子薛顯傅友德等略大同壬
辰指揮曾諒克格州泉白寨擒元平章鄭雲故元留守
趙里迷失謀亂捕獲誅之甲午右副將軍馮宗異從征
九月張興祖下永平傅友德至大同獲元喬左丞等甲
午副將軍發北平下保定中山府十月戊辰朔　駕發
北京大將軍徽劉聚守河間己巳副將軍克真定元平
章孫克義來降達魯花赤鐵納賜乾先聞都城破具朝
服登城西崖上再拜投崖下死馮宗異湯和祇傾嬰守
將白瓚任遁去入其城壬申至大行山碗子城破其關
癸酉取澤州守將賀宗哲等皆先遁留兵戍守擴廓部
將韓扎兒來攻千童楊璟參政張彬往援之遇韓店大
戰不利甲戌元左丞王某自河中攻潼關郭子興擊郤
之丁丑　上至京師馮宗異和取潞州大將軍分兵守雄
州霸州癸巳傅友德下平定州十一月四日辛丑大將
軍發北平丁未會副將軍於真定遣趙庸守保定趙興
貴守通州王成守趙州辛正守真定癸　薛顯追元脫

因帖木兒于石州大敗之傅友德略平定州丙辰
大將軍自真定下井陘戊午康茂才克河中大將軍師
度固關至平定州獲太原偵騎十五人分兵扼榆次叅
政傅友德守平晉遣醫士往潞州督馮宗異會師鄧
愈討蜀河斧張獲之金商為房之地悉平之十二月丁
卯湖大將軍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自太
原復取舊都兵出鴈門將由保安州經居庸關以攻北
平大將軍謂諸將曰追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
孫都督六衛之師足以鎮禦我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
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

虛也若彼還兵來救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據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兵鋒甚銳副將軍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還精兵夜襲其衆必亂主將可縛也會其將豁鼻馬約降且請爲內應遂伏兵營側分道夜掩之擴廓方然燭坐帳中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倉卒不知所出急納靴未及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追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大將軍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受降得人馬各四萬擴廓奔大同副將軍以兵追之至忻州不及而還擴廓遂走甘肅庚

午薛顯等擊賀宗哲于石州諸山寨以次降定因遣兵守石嶺天門二關壬午馮宗異克絳州大將軍會兵太原遣兵取榆次關以通潞州分兵介休平遙陽曲等處討捕山寇皆克孟州復叛據乾河口寨

洪武二年正月丁酉指揮曹崇等討紅蓮山寇平之大將軍遣指揮張煥以萬人取孟州山寨檄何文輝於河南從征遣傅友德巡太和嶺之西北顧時巡嶺之東北甲寅副將軍自太原還師征大同兵至守將竹貞棄城走大將軍令已獲軍士不許殘虐人民皆與完聚毋得擾害孟州平乙丑韓政攻下蟻尖寨在鄉寧州處北最險奇二月

大將軍集諸州芻糧于大同以張興祖鎮守副將軍自大同如太原沂州逃將王信等執送京師戊寅諸大將發太原庚辰元丞相也速侵通州曹良臣設疑兵驚駭之遁去追至薊州而還大將軍自霍州至平陽薛顯來會辛卯發平陽次河中造浮橋副將軍先渡河趨陝西

三月乙未朔大將軍自蒲州渡河蒲城將士皆遁入守之井守鄜城進次櫟陽自鹿臺趨奉元初李思齊據鳳翔張思道駐鹿臺以衛奉元及大兵入關思道等先二日遁去大將軍遣郭子興直擣奉元自率大軍繼進渡涇渭至三陵坡父老千餘迎降遂按兵令左丞周凱先

入撫諭明日整兵入城改奉元路爲西安府以夏德潤署府事師之至鹿臺也元陝西行省平章哈麻圖棄奉元走盩厔爲民兵所殺平章蛋頭西臺治書侍御史王武遁去後擒斬之西臺御史桑哥失里守關家洞遣兵攻之勢窮促不屈與妻子俱投崖死左丞翔泰赤進入終南山郎中王可仰藥死檢校阿失不花自經死之原縣尹朱春謂其妻曰吾當以死報國妻曰卿能盡忠妾豈不能盡節亦俱投崖死副將軍進兵鳳翔李思齊全部西奔辛亥大將軍造咸陽橋以耿炳文守陝西引兵繼發承制命楊璟征唐州亂兵四月二日丙寅大將軍在鳳翔議所向諸將咸以張思道之才不如李思齊慶陽易於臨洮欲先由幽鳳取慶陽然後從隴西攻臨洮大將軍曰不然慶陽城險而兵悍未易猝拔臨洮之地西通番

袁北界河湟我師取之其人足以備戰騎其土產足以
供軍儲今以大軍臨之思齊不北走胡則束手就降矣
臨洮既克旁郡自下諸將然之乃留湯和守營命與莊
等守鳳翔遂移師趨隴州　上遣使即軍中召副將軍
還北平取道北餘丞丁卯大將軍度隴州大　固關以
王敬祖權隴州庚午進至秦州守將呂德等遁去追獲
之遂入伏羌取寧遠至鞏昌其平章梁子中總帥汪靈
真保等皆降移郭子興守之馮宗異征臨洮丁丑李思
齊來降上初以書諭之有降意其義子趙琦與麾下將之人蕃遂奔臨洮琦等取寶貨婦女匿山谷間思齊遂來降至是大兵至北降琦亦相繼來歸宗異遣宣使張本中報捷京師大將軍遣平章及趙琦等守臨

洮　顧時征蘭州克之己卯大將軍入安定州癸未至會
州甲申臨洮捷奏至　上遣使諭大將軍李思齊已降
未知慶陽寧夏攻取何如張思道兄弟譎詐若其來降
善防之乙酉大將軍至靖寧州守將道去徇下隆德縣
明日師度六盤山至開城諜報元豫王駐西安州襲走
之盡獲其人馬五月四日丁酉大將軍出蕭關下平涼
盡收未附山寨進克延安初張思道在慶陽聞克臨洮
懼而委寧夏使其弟良臣代守既至寧夏為擴廓所執
良臣聞之遂以城降大將軍發平涼至涇州戊申張良
臣復叛大將軍謂諸將曰　上明見萬里外今日之事

果如所料會兵討之先遣兵抄其出入之路命通源畧
其西顧時畧其北傅友德畧其東陳德畧其南六月寧
州邠州皆降遣指揮陳壽守原州黃琚守涇州涇州獲
慶陽小元帥諜者張五十九斬之己卯大將軍圍慶陽
張良臣開西門出溫忩人馬馳驟大將軍督宗異進
過西門明日張良臣出戰東門顧時擊敗之獲裨將九
人斬之是日副將軍克開平初　上命副將軍北征以
平章李文忠輔之率步卒八萬騎士一萬自北平往取
開平道三河經鹿兒嶺過會州敗故元將江文清兵於
錦州得士馬數千次全寧故元丞相也速復以兵迎戰

又大敗之進攻大興州文忠謂副將軍曰元兵必走乃
分兵千餘為八屯伏其歸路虜果夜遁遇伏大破之擒
其丞相脫火赤遂率兵道新開嶺進攻開平元主先已
北奔追北數百里俘其宗王慶生及平章鼎住等斬之
薊北悉平辛巳大將軍攻慶陽別將李德明邏環州獲
其諜竹笴竹笴思道理問也自寧夏來覘獲而斬之分
兵守彭原張良臣自西門出兵挑戰我兵少却遂薄指
揮張四營堅壁禦之馮宗異兵至乃退遂命陳德守西
門傅友德會兵慶陽城下庚寅慶陽大雨雹山水泛溢
良臣出戰大敗七月良臣戰敗求降不許己亥副將軍

常遇春還軍次柳河川辛詔平章李文忠領其衆辛亥
王保保部將韓札兒破原州指揮陳壽等俱沒大將軍
聞之以驛馬關當衝要遣右丞徐禮守之指揮谷真守
彭原章正守邠州馮宗異西臨驛馬關撫原州去慶陽
三十里而軍札兒復陷涇州丁千戶退保靈臺縣辛酉
馮宗異出關討札兒走之八月甲子賀宗哲寇鳳翔從
征降將翁文刑潛以機事報宗哲伏誅丙寅慶陽小元
帥降（欲降爲良臣所困其黨劫出之來降）　上命李文忠濟師合攻慶陽
行至太原聞虜衆攻大同甚急還兵援之由代出鴈門
至馬邑遇其遊騎敗之將天而雪文忠疑有伏引數騎

往覘時已駐營去敵五十里亟前阻水爲營間道報大
同元將脫列伯盡銳來攻先以兩營誘敵死戰度其饑
疲分左右翼身當前鋒奮擊大破之生擒脫列伯釋與
其食追至東勝州而還別部斬孔興來降甲寅遣使
勑諭大將軍曰如克慶陽宜令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
兵印駐慶陽節制各鎮兵馬糧餉不給從長規措無致
傷民鞏昌臨洮蘭州諸軍鎮守如故兵不足者益之如
河中四外已寧則以都督同知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
之茂才帥其二往鎮山西凡太原諸城悉聽節制其一
增守陝西務在處置得宜然後大將軍遣偏將軍帥回
京定議功賞候朕與大將軍葬鄂國公畢日大將軍當
復往定守邊之策戍守諸將誥命悉頒其家可諭朕意
都督僉事吳禎就會同宗異駐慶陽平章李伯昇同都
督僉事耿炳文守陝西庚辰陳德獲張思道部將王讓
等八人送大將軍（時思道以慶陽又被圍知良臣不支遣讓持其金帶爲信言王保保已往永昌俾以城降行至環州被獲）癸未克慶陽初張良臣之復叛也自以
其城高險而上有井泉可據以守其兵又精悍養子七
人皆善戰軍中語曰不怕金牌張惟怕七條鎗又倚其
兄張思道與王保保爲聲援賀宗哲韓札兒等爲羽翼
姚暉葛八之徒爲爪牙故欲據守以圖大功及王師列

營城下困之良臣不得逞數出戰皆不利又遣人赴寧
夏求援皆被獲內外音問不通而糧餉乏絕至煮人汁
丸泥嚥之平章姚暉熊左丞胡知院葛八等知事不濟
爭獻門納師大將軍勒兵入自北門良臣父子俱投井
中命指揮朱杲引出斬之奏捷明日誅良臣之黨柴知
院等二百餘人收其小平章等銀印以都督僉事陳德
守之賀宗哲遁去先是賀宗哲攻鳳翔金興旺據守不
能近乃以荆爲龜笆每五人負之連絡至城西城中投
藁焚之敵輒以鐵鈎攫去復墜石壓之而敵攻不已興
旺謀曰彼謂我援兵未至不能出戰也突出擣之敵稍

退有頃卷营去衆欲追之百戶王輅曰彼未敗而退伏兵誘我也乃止徃覘果然敵復還攻益急衆欲棄城趨長安輿旺輅叱止之守益堅至是乃解己丑大將軍至原州遣爾時薛顯以萬人追賀宗哲有　勑召還大將軍留馮宗異總軍事九月賀宗哲略蘭州聞王師至渡河走十一月壬辰朔大將軍入見王保保偵知大將軍南還襲蘭州指揮張溫會諸將曰彼衆我寡難與爲敵然彼遠來乘暮擊之可挫其鋒不退則固守待援遂出戰保保稍却遲明溫收兵入城敵圍之數重堅守不戰鞏昌守將千光來援卒遇敵戰敗被執敵使諭降光大

呼曰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嘗夜二鼓敵兵將登千戶朱祐醉臥不覺䢍卒擊却之溫又乘怠擊破其兵擴廓營夜驚又聞大軍且至解去溫執朱祐欲殺之知事朱友聞諫曰當其時斬祐以徇所謂軍法今虜退行法疑于額殺溫悟扑而釋之　上聞友聞直言諭長官賜綺帛錄溫功陞秩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復命徐達爲大將軍李文忠爲左副將軍馮勝即宗異爲右副將軍鄧愈爲左副副湯和爲右副副征沙漠　上問諸將曰元主遲留塞外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不滅不已今命卿等出師當何先諸將皆曰保保冦邊以元主猶在也若以師直取元主則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也　上曰王保保方以兵臨邊今捨彼而取元主是忘近而趨遠失緩急之宜非計之善吾意欲分兵爲二道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其彼此自救不暇應援況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吾師之至如孤豚之遇猛虎取之必矣事有一舉而兩得此是也諸將皆曰善癸卯王保保駐兵安定縣之西殺畧邊民二月金朝興取東勝州左副將軍至典和降其城進兵察罕腦兒擒其平章竹

貞三月汪興祖即張興祖復姓克武州朔州戊午大將軍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大將軍進至沈兒峪遣鄧愈直抵其壘立柵逼之四月大將軍兵與王保保隔溝而壘日數交戰保保兵千餘由間道從東山下潛刧東南壘壘中驚擾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措大將軍率親兵急擊之乃退斬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明日出戰諸軍爭奮大破之川北亂塚間擒王公以下千八百六十五人將士八萬四千餘保保遁去至黃河得流木以渡遂奔和林郭英追至寧夏不及而還械德濟送京　上以前守諸全救信州及父死事宥之　勑大將軍當

正軍法毋請朝廷議功過以致威敵號令不行五月乙丑朔大將軍分遣鄧愈招土番自將取興元下西左副將軍敗元太尉蠻子于白海子之駱駝山進次開平平章上都等來降都督孫興祖等兵次三不剌力戰死指揮副使孫虎至落馬河與元太尉買驢戰皆死之辛丑右副將軍師趨應昌未至百餘里獲一胡騎問之曰四月二十八日元主已殂由應昌往開平報喪左副將軍即督兵兼程以進癸卯遇元兵與戰大敗之遂圍應昌明日克之獲元主嫡孫買的里八剌并后妃諸王省院官及宋元玉璽金寶等物無算惟太子愛猷識里達臘

去親追至北慶州不及而還師過興州及紅羅山又降六萬餘人大將軍自徽州南出一百八渡至略陽擒元平章蔡琳遂入沔州遣金興旺由鳳翔入連雲棧攻興元守將劉思中迎降留興旺鎮守自還西安鄧愈進克河州招諭吐蕃六月汪興祖趨大同北口與元將速哥戰大敗之獲王保保弟金剛奴四大王復寇武州亦敗走七月蜀將吳友仁寇興元金興旺擊卻之明日復來攻興旺復戰面中流矢拔矢急擊斬數百級入城固守大將軍聞之還軍先遣傅友德竟趨黑龍江攻斗山入夜大將軍炬列龍山上友仁大驚遁去九月故元宗王

札木赤自官山來降詔中書厚加宴勞十月命大將軍副將軍班師十一月至京上平定沙漠表丙申大封功臣故元主子失篤兒國舅鮮馬等來降各賜第宅五年大將軍魏公出中路左副將軍曹公出東路征西將軍宋公出西路兵十五萬十九年大將軍宋公征金山兵二十萬降納哈出二十一年大將軍藍玉兵二十萬至捕魚海見遠虜營覆之虜主遁去獲次子地保奴俱見北虜記

第三葉十五行

任亮 任亮任元為同僉至正中擁兵捕守安陸頗以威勇聞乙巳五月開平王總大軍復襄漢部將吳禎自沔倍道趨安陸遂擒亮以歸聞其壯毅可用

第四葉四行

陳勝 勝鳳陽人積勲歷指揮僉事吳元年從大將軍北征守禦濟南洪武元年元將喬僉院來降復作亂勝率兵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二年冬賞守禦功賚白金文幣三年陞指揮同知 又有同姓名者定遠人甲午從塔山歸附隨湯萬戶取滁州再取和陽轉征江南攏鋒陷敵積有戰勲授驍騎左衛百戶洪武八年調贛州衛十四年從討雲南蒞定諸蠻進宣武衛正千戶二十三年復以功陞沅州衛世指揮僉事卒子榮三十年襲補陝西行都司鎮夷守禦千戶丁侯永樂二十年襲解職

第五葉二行

張煥 煥癸酉初為先鋒以勇捷備侍衛給使令甚見優寵命從征討累立戰功歷官指揮僉事吳元年冬從

大將軍征中原洪武元年取元都𤍠以兵千人守宮門
尋從征山西等處二年圍慶陽燒羅寨後慶陽小元帥
謀者張五十九送大
將軍斬之事平受賞

第七葉十五行

曹崇 崇國初累功官指揮僉事從大將軍克元都駐大
原以介休平遙等處紅蓮濼等山寇未平乃命崇
與指揮周賢王約將兵往捕未幾皆平之二年二月從
取陜西李思齊來降送入京回克慶陽明年從征沙漠
至定西襲破擴廓帖木兒營西取靈
夏至察罕腦兒及東勝等州皆有功

第九葉六行

王敬祖 敬祖國初功由百戶陞總管千戶陞與周冀分
院元帥五月帥將軍遣敬祖同陸州趙忠攻池
州之青陽縣趙普勝出兵來拒以數十騎衝陣陣
亂衆兵乘勝疾擊遂破之克其寨八月取馬發沙十月
從常將軍取池州戊戌四月普勝復陷池州詔將取
之從 上親取婺州明年克諸暨辛丑攻安慶克江州
皆預有功

第十葉三行

陳壽 壽國初以智勇隸徐大將軍歷官指揮僉事繼領
中原洪武二年從克關隴等處守原州翰札兒來
攻城陷
死之

第十二葉十五行

朱杲 杲國初預征討官指揮從取中原山西陜西破慶
陽叛將張良臣據慶陽攻破之杲首入城良臣父
子方投井亟驅馬引出之
送大將軍正法遂留戍守

王宣 興化縣人元末爲司農掾會黃河決集民丁疏濬
官自薦作爲都事至揚市竹篾募丁夫數月間得三萬
餘人統領治河數月工成時徐州芝麻李據州戕官爲
招討使從復徐州授義兵都元帥守馬陵調滕州鎮梁

還鎮沂州授宣及子信俱爲平章攻掠沂州大殺掠
天兵北伐 上以書諭之來降遣徐唐臣等往慰幾被
殺大將軍卽日率師徑抵沂州遣湯和鎮說宣曰我師
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章不降何待許之深
既退宣復閉門拒守大將軍怒急攻出降信方募兵在
外令宣爲書招之不從與兄仁走山西大將軍以宣反
覆杖而
戮之

平福建兩廣

吳元年丁未十月甲子　上命徐常二將軍北伐即日命平章胡廷瑞爲征南將軍行省左丞何文輝爲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滁和無爲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參政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十一月壬寅廷瑞師度杉關略光澤縣下之十二月丁巳廷瑞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疇出降留指揮沈友仁守之時湯和廖永忠等已克方國珍即命率舟師自明州由海道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論各處

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邵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楊璟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赤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邳運糧兵精糧足所向必克卿等以爲何如皆曰善初陳友定據福建乙巳二月侵我處州參軍胡深往援遁去深追至浦城守將鄧元帥拒戰擊敗之遂拔其城四月進攻松溪克之獲其將張子玉其餘衆走崇安深請益兵併攻因規取八閩　上許之深進攻建寧陷伏被執見害丙午十二月建寧守將阮德柔來納款諸將請乘勢進取

上曰姑蘇平議之至是出兵友定在福州環城外皆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以守至是聞我師已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樞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延平以拒時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元平章曲出所殺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開南門逆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至臺上蟻附登城遂破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搭海木兒杭者不花左丞

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尹克仁赴水死行宣政院使朶耳麻不屈下獄死時僉樞密院柏鐵木兒居庾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爲無以報國乃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剄和遣人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之

洪武元年正月楊璟進兵擊永州破其援兵圍之元興化州守將棊萬戶等詣福州降指揮僉艮輔守之莆田等十三縣皆降和進攻延平　上諭和當以德服人而先已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血酒甕

中慷慨飲之誓衆死守是時我師隔水而陣分一軍渡
水攻西門友定謀于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鋭難與爭
鋒不如持久困之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兵趦越晝
夜不少息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發怒乃疑其部
將蕭院判劉守仁有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
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遁自始圍至是凡十日適
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叛遂併力攻
城友定勢窮變與副樞謝英輔叅政文殊海牙訣曰大
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退於省
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月哈麻具服北望泣拜與

謝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
城友定氣未絶舁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械繫送
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子海闊其父兵敗自將樂來
降遂併執送京師皆斬之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廸
里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斫印章引刀自刎死
總制陳馬兒以城降而胡廷美既降建陽（即胡廷瑞避御字諱）沐
英亦克崇安會兵進攻建寧元守將逵里麻叅政陳子
奇謀曰東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皆望風瓦解鋒不
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畜尚富可以拒守
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因而乘之可以得

志衆皆以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挑戰不
出我師攻四門急攻之逵里麻不能支夜潛至文輝營
請降詰旦總管翟也先不花亦降于文輝廷美恐欲屠
其城文輝曰與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城降欲以
私忿殺人可乎乃止執陳子奇送京師招諭汀州等處
皆降之二月癸卯召還湯和督海運餉北征軍士命廖
永忠爲征南將軍朱亮祖副之由海道取廣東諭曰兩
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
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
若先遣人宣布威德招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

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
要絶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
旣下則循潮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
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略率用
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復遣李文忠總兵往福建而
楊璟兵由西路進攻永州元守臣鄧祖勝求救于全州
平章阿思蘭遣兵來援璟遣左丞周德興迎擊破之遂
攻永州城鄧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德興又擊敗之祖勝
以城固守璟等圍其城周文貴引兵來援德興又擊敗
之甚自廣西來援者往東鄉橋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

盛昌琛袁子明斃敗之百戶周廸戰死遂遣千戶王廷取實慶敗其兵于茱萸灘追至城下周文貴遁去城潰留兵守之并克常寧武岡二州（洪武二年二月壬戌）勑贛州指揮陸仲亨等會廖永忠進師三月楊璟進攻全州阿思蘭遁走降其城廖永忠自福州趨廣東先以書諭其左丞何真真已遣人求降既抵潮州真別使詣軍門上其印章圖籍進至東莞縣真率官屬迎見陸仲亨等略定英德清遠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守將張溯程遁走遂引兵會于廣州永忠次虎頭山張元帥以所部降至龍潭盧左丞納款遣兵破斬僞參政邵宗廷初宗廷聞王師入

廣州遣其黨羅元帥佯言投降覘軍勢而實無降意永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欵也宗廷遷延竟不至永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詰旦破之宗廷據三山寨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頻被其虐嘗再陷廣州大肆侵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唾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汲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永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魘魅蠱毒殺人又捕斬之因馳檄諭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三十餘城俱不煩兵自下惟海南儋州萬州黎夷洞主未服其後耿大

璧擊破之文招諭諸寇廣東之境悉平遂進兵取廣西楊璟圍永州久不下乃分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因之復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勝屢戰屢屈至是食盡力窮仰藥死參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縋城詣璟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璟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就執并獲其全城士馬於是耒陽等州皆降五月己卯廖永忠朱亮祖至梧州守臣拜住等迎降進遏藤州元吏部尚書張翔普顏帖木兒以便宜行省事王師至募人迎敵無應者鬪藤州

守臣吳庸以城降乃率所部走鬱林亮祖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殁張翔赴水死王師駐藤州其潯貴鬱林容州寧縣及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皆降楊璟既克永州引兵抵靖江城周德興先已扼險絕其聲援璟屯北門張彬屯南門六月亮祖復帥師自廣東來會攻之二旬未下璟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乃遣指揮丘廣引輕兵攻閘口殺守隄兵決其隄濠水涸塡土五道與城接遂克北門月城及水隘復攻其西門不拔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兩閱月攻之益力其總制張鑅以書繫矢射營中約降而遣麾下裴觀二鼓縋城出見璟備

言城中空虛可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爲識約
四鼓入城命指揮吳與寧赴之其平章也兒吉尼出走
被執廉訪僉事帖木兒不花以下皆自殺張彬初攻南
城爲守者所詬至是欲屠之璟下令禁約乃止衆心遂
安戊辰永忠進降南寧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
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皆來降戊子阿思蘭以象州降初
思蘭敗於全州率餘衆退保象州永忠遣兵討之師至
賓州其部將李左丞來戰擊敗之思蘭度不能支遣其
子倫保納欵至是率所屬詣永忠降廣西悉平楊璟還
京而其月丙定舊部將金了隆馮谷保復作亂攻將樂

勢甚猖獗千戶宋國成固守賊黨月衆攻益急援兵不
至國成棄城遁丁隆等遂陷將樂殺知縣馬源等乘勢
寇延平指揮羅德聚擊却之不旬日復突至索戰指揮
蔡玉奮擊大破其衆追至沙縣子隆等負險拒守建寧
指揮沐英遣兵夾攻擒馮谷保時　上在汴梁命平章
李文忠率兵往討閏七月連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子
隆誅之又有陳總管者集餘衆陷同安指揮同淵在泉
州往擊馳馬直入其陣斬之復同安南海賊馮蘭作亂
縣人闞敬倡義擊賊捕百餘人以獻廖永忠遂以敬權
惡檢賊卯之衆徙復闞其鄉敬力不能支爲賊所屠永

忠遣兵討蘭斬之贈敬兵馬指揮表其鄉曰忠義閭地
悉平
洪武三年二月遣阿思蘭楊完者不花等持詔諭雲南
日本等國各賜冠帶衣服

附錄

第一葉四行

戴德　德盱眙人國初戰功由都元帥陞指揮副使從取襄陽及淮北又圖沅州克其城陞湖廣參政姑蘇既平從取福建連勝進圖建寧克之獲將士萬人所至皆望風降附調征中原從大將軍下陝西圖慶陽斬頭良臣并克平涼還京受賞李追封譙郡伯世指揮僉事

第五行

張彬　彬一名敏歷功陞指揮僉事從李文忠鎮浙東破張兵二十萬陞湖廣行省參政守岳州攻下湘鄉劉文貴遁走寶慶召還從楊璟取廣西圍永州敗其援兵獲卒九千五百餘部將六人遂取其城連下諸州縣進攻靖江凡二月始克之師還調征中原下山西戰韓店夫料　上曰太原之捷得此分其勢亦奇二年從大將軍取陝西分兵取唐州敘功被賞又之卒

第五葉第一行

周廸　廸從取江南征湖廣功授百戶丁未冬從征廣西洪武元年進擊永州圍之守將鄧祖勝戰卹元兵自廣西來援駐東鄉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璟遣標指揮鄭子男及廸等擊之廸戰死封贈致祭

第六葉第二行

吳與寧　一名永寧國初積功官荊州衛指揮從楊璟取廣西攻永州敗鄧祖勝兵進取全州道州藍山武岡既克永州直抵靖江城下凡兩月中有內應者率衆登城而入執其守將廣西悉平論功被賞

平夏

明玉珍(一曰旻珍字玉珍)隨州人世農家身長八尺目重瞳以信義爲鄉黨所服至正辛卯汝潁兵起珍團鄉兵屯青山推爲屯長(一曰爲弓兵從倪蠻子即文俊也)明年徐壽輝起蘄黃僭號都漢陽來招玉珍歸之授元帥隸倪文俊部下鎭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飛矢中右目人稱旻瞎子歲饑乙未春將斗船上夔府貿糧巴蒲(壽輝已屬)時元行省右丞相完者都鎭重慶募兵義兵元帥楊漢聞之帥部下五千至城外泊騎入謁留飲酒欲殺之漢覺脫身走放船下峽(一曰漢被殺部下竄走請玉珍復仇)遇玉珍訴其事且言一城並有左丞哈林禿不相下可取玉珍未決萬戶戴壽曳曰分兵半載糧還沔半攻重慶事濟進據蜀不濟歸無損也從之進克其城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送老迎入城玉珍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繼獻哈林禿于漢陽進爲隴蜀省右丞戊戌完者都自果州來攻屯嘉定之大佛寺使義弟明二禦之(明二黃陂人智勇過人玉珍愛之妻以弟婦結兄弟後復姓名曰萬勝)又客遣猛士夜服陳劫烏斗山寨持嘉定城皆破之平章郎歹革遁去惟大佛未下相持半載玉珍親率師命日城潰完者都參政趙資走龍州與郎歹革等被獲皆死之人稱三忠道出瀘州自訪元進士

劉禎(禎瀘州人爲大名府經歷罷歸郡將劉澤民薦其才用爲參謀禎諸謀策稱大悅)喜曰吾得一孔明也信用之陳友諒既殺倪文俊專政又弑壽輝玉珍遂守夔關絕不與通自稱隴蜀王壬寅三月即皇帝位于重慶國號大夏改元天統倣周制設六卿又置翰林院承旨學士國子監等官立妻彭氏爲皇后子昇爲皇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定賦稅十取其一開廷試賜董重璧等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祀之祭癸卯命司馬萬勝司徒鄒興及芝麻李三道攻雲南勝獨進梁王孛羅遁走金馬山勝入城據之孛羅復集兵來攻勝敗于關灘引還甲辰萬勝攻興元不克而還鄒興獨克巴州乙巳九月更六卿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萬勝爲左右丞相遣江儼來通好且獻良馬十月上遣都事孫養浩往報聘以書又聞征南兵多殺掠再以書戒之萬勝取興元丙午春玉珍卒年三十六玉珍頗節儉好文學蜀人安之昇即位纔十歲改元開熙尊彭氏爲皇太后其都察院官張文炳用事忌萬勝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彭氏旨殺之劉禎代爲丞相吳友仁移檄興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曰不誅明昭國必不安昭若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昭友仁入朝謝罪四月遣其學士牟壽其來聘上命侍御史蔡哲報聘挾之使圖其山

川險易且菜大米洪武二年己酉七月關陝平定蜀閭之懼遣使來貢、上答書引公孫述李特孟知祥爲言勉以善宋十月遣湖廣平章楊璟使蜀招諭不從璟還復以書曉之終不聽洪武三年五月大將軍自將取興元又遣裨將金興旺張龍由鳳翔入連雲棧合兵進攻守將劉思忠出降即以興旺龍守之七月遣使獻木勝賽之其將吳友仁寇興元擊敗之明日復來攻守兵纔三千人獨兵三萬圍守發礮石敵多死傷大將軍得報還屯益門鎮先遣傅將軍來援乃遁、上曰此所謂自作孽不可逭也用兵今有名矣明年正月三日丁亥

上親祀上下神祇告伐明昇命中山侯湯和爲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左副將軍德慶侯廖永忠爲右副將軍率京衛荊湘舟師由瞿塘趨重慶潁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爲右副將軍率河南陝西等處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上諭和等曰今天下大定四海奠安惟蜀未平朕以明玉珍嘗遣使修好存事大之禮故於明昇憫其稚弱不忍加兵遣使開諭冀其覺悟昇乃惑於羣言反以兵犯吾興元雖敗衄而去然豺狼之心終懷噬噬今命卿等率水陸之師分道並進首尾攻之使彼疲於奔命勢必當克但師行之際在肅士伍嚴紀律以懷降附無肆殺掠昔王全斌事可以爲戒、卿等慎之又命宋國公馮勝往陝西修城池衛國公鄧愈往襄陽練軍馬運糧餉以給征蜀將士進取歸州閏三月楊璟兵次夔州大溪口先是蜀人自謂瞿塘天險遣其平章莫仁壽等守之以鐵索橫斷關口及聞王師臨境又遣左丞相戴壽平章鄒興副樞飛天張益兵爲固守計壽等於鐵索外北倚羊角山南倚南城寨鑿兩崖壁引纜爲飛橋二平以木板置砲石木竿鐵銃其上傍橋兩岸復置砲以拒我師於是璟遣指揮韋權率兵山赤甲山以逼夔州指揮李某出白鹽山下逼夔府南

岸以攻南城寨璟與都督僉事王簡由大溪口進攻瞿塘阨江之衆璟戰不利於是赤甲白鹽之師亦退還歸州西月傅友德攻蜀階州克之先是友德陛辭　上密語之曰蜀聞吾兵至必悉其精銳東守瞿塘北阻金牛以拒我若出其不意直擣階文門戶既隳腹心自潰兵貴神速但患爾等不勇耳友德受命馳至陝集諸道兵揚言出金牛潛使人覘知青州果陽空虛階文雖有兵壘而守備單弱遂引兵趨陳倉選精兵五千爲前鋒攀緣山谷晝夜兼行大軍繼之直抵階州守將平章丁世貞率衆來拒擊敗之生擒其將㪍刀王等十八人貞遁

去遂克階州湯和亦克歸州烽火山寨分遣吉雄侯趙
庸宣寧侯曹良臣江夏侯周德興悉平諸洞寨庸至中
淦而還友德進至文州距城三十里蜀人斷白龍江橋
以阻我師督兵修橋以渡至五里關丁世真等復集衆
拒險都督同知汪興祖躍馬直前中飛石死友德怒奮
兵急攻破之世真僅以數騎遁去遂拔文州 上以湯
和等出師數月未有功復遣朱亮祖來助友德進克隆
州徇下江油彰明二縣選精銳直趨綿州都督藍玉夜
襲其壘守將向大亨驚擾揮兵大破之遂克綿州五月
兵至漢江不得渡乃命軍中造船百餘艘已卯船成將

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
牌數千書克階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蜀守者見
之皆解體六月壬午友德拔漢州初夏人聞王師至悉
衆守瞿塘以扼三峽之險及聞階文破戴壽乃留鄒興
飛天張守瞿塘而自與吳友仁還援漢州以保成都未
至而友德舟師已逼漢州何大亨悉兵戰城下友德遣
驍騎擊敗之既而壽等兵至友德令諸將曰彼勞師遠
來聞何大亨敗衆已洶洶可一戰克也乃迎擊壽兵大
敗之遂拔漢州壽與大亨走成都臨江侯陳德追擊又
敗之獲其卒五千馬五百夜夜往走古城友德乃以爾時

守漢州自將擊古城又大敗其衆擒殺二千餘人友仁
遁還保寧丙戌 上聞湯和等駐兵大溪口欲候水平
進師恐其逗遛失事適隆州捷至 賜璽書促之曰傅
將軍率精銳冒險深入克諸州郡兵已越險汝平川蜀
人無險可恃正當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疲于奔命
盪平之期正在今日若俟水退然後進師豈不失機慢
事且前日所語爾者獨不記憶乎何怯之甚也廖永忠
聞命率所部先進和猶遲疑未決及得木牌于江乃自
白鹽山伐木開道由紙坊溪以趨夔州永忠兵至舊夔
府鄒興等出拒戰永忠分軍為前後陣前軍既接後軍

為兩翼旁擊之興等大敗明日復併兵攻之殺溺死者
甚衆辛卯永忠進兵瞿塘關山峻水急而蜀人鐵索飛
橋橫據關口舟不得上遂遣壯士數百舁小舟踰山度
關出其上流人持糗帶水筒以濟饑渴衣青蓑衣象草
木色魚貫出巖石間蜀人不之覺也度其已至乃率精
銳出墨葉渡夜分兩道一攻陸寨一攻水寨船頭皆鐵
裹置火器而前黎明蜀人盡銳來拒永忠已破其陸寨
矣俄而將士舁舟出上流者揚旗鼓譟齊下蜀人出不
意大駭下流舟師亦進發火砲火筒夾擊大破之鄒興
中火箭死飛橋鐵索皆斷擒其將蔣達等八十餘人斬

首于餘湯死無算飛天張鐵頭張等皆遁去永忠入夔
州明日湯和兵至永忠乃與和分道並進和率步騎永
忠率舟師約會于重慶丙申傅友德進兵成都戊戌文
州復為丁世貞所陷指揮僉事朱顯忠死之友德調兵
來援世貞棄城走金州九龍山寨平章俞思中率官屬
軍民二千三百餘人詣友德降己亥永忠舟師抵重慶
次銅鑼峽昇等大懼右丞劉仁勸昇奔成都昇母彭氏
泣曰事勢如此縱往成都不過延命旦夕何益仁曰然
則奈何曰大軍入蜀勢成破竹兵民皆已膽落豈能効
力驅之拒守死傷徒多終亦不免不如早降以免生靈

于鋒鏑昇遂遣使詣永忠軍納款永忠以湯和未至辭
不受癸卯湯和至會永忠兵駐朝天門是日昇面縛啣
璧與母彭氏及羣臣詣軍門降和受璧永忠解縛承制
撫慰下令將士不得侵掠撫諭戴壽何大亨等家令其
子弟持書往成都招諭遣指揮萬德送昇等并降表于
京師宋亮祖兵亦至七月庚申友德兵圍成都戴壽向
大亨等出城拒戰以象載甲士列于陣前友德命前鋒
以弩矢火器衝之象中矢還走反蹂壽兵死者甚衆友
德亦中流矢會重慶捷報至壽等得家書聞昇已降而
室家並完皆無鬭志乃籍倉庫遣子納款友德許之翌

日壽等率其屬詣軍門降友德按兵自東門入得士馬
三萬壬戌分兵徇州縣之未附者崇慶知州尹善清拒
戰擊斬之判官王桂攀率軍民降初保寧城中有韓氏
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乃偽為男服混處民
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人莫知其女子也後從
玉珍兵掠雲南還遇其叔父贖歸成都以適尹氏人皆
異之稱為韓貞女 上復命曹公按行四川城池撫輯
軍民分設衛所乙丑朔昇等至京師命禮官定受降禮
禮部放孟昶入宋故事擬昇等於午門外進表待罪聽
宣制釋罪賜冠服引入丹墀聽宣諭 上曰昇與孟昶

不同昶專制國政所為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宜免其
叩頭伏地上表請罪之禮是日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
稱賀制授昇為歸義侯賜冠帶衣服及居第于京師丁
世貞猶率餘衆寇秦州潘指揮堅守五十日既而援兵
至擊走之世貞逃山谷自以嘗拒官軍懼不敢出夜宿
祥潼廟為帳下小校斬首來獻中書省奏請行賞 上
曰殺本管不義何賞為時與友仁尚據保寧 上諭湯
和曰今蜀已下保寧偷旦夕之命乘勢而取無有不克
將軍裴徊不進何也和乃遣周德興會傅友德其攻克
之執友仁送京師蜀地悉平十月諸將班師還京各上

所佩印綬并全蜀金印冠冕儀仗及銀印五十八銅印
六百四十八總制府七元帥府八宣慰宣撫司二十五州
三十七縣六十七官吏將士五萬九百九十八馬騾一
萬三千八百餘疋以吳友仁始寇漢中起兵端誅之餘
發戍徐州劉基獻頌上親為文紀功低昂諸將稱傳
一下廖永忠厚賚金幣顧時以下遞減湯和十五表裏楊璟
朱亮祖趙庸不賞仍召和及三人列其過皆頓首謝汪
興祖贈東勝侯

第廿三葉第二十行

蔡哲 哲字思賢武昌人始仕陳友諒為御史歲辛丑上討友諒援江州壬寅下南昌哲來歸授江南行省理問陞右司郎中癸卯命往贛州招諭熊天瑞天瑞遂遣子入朝上嘉之擢中書省參政明昇遣使來貢命哲報聘因獻書史同往圖其山川險易以歸吳元年改授江西按察僉事陞浙江行省參政復入為中書參政未幾出為福建參政召為侍御史洪武三年以所舉御史犯法為廷臣所劾坐免官卒

第卅三葉第五行

金興旺 興旺從取建康積功授指揮僉事遷指揮同知從伐中原拔達圖統兵守之陞指揮使既取陝西遣與至鞏昌三年征王保保為稗將大破之由秦州南出一百八流至略陽入沔州克興元留鎮其地陞都督僉事明昇將吳友仁來寇出兵擊之明日友仁復來攻與戰西中流矢拔矢復戰斬數百級城中守兵纔三千友仁兵三萬以力寡欲兵入城遣使間道走寶雞取援兵友仁乃圍城決濠填壍攻益急興旺拒守甚已嘔指石敵兵多死傷者將大將軍在西安得報即率師還屯益門鎮先令傅友德領兵三千徑趨黑龍江夜襲木槽關攻斗山砦下之令軍中人持十炬燃於山友仁軍見列炬大驚乘夜遁去自是蜀人不復敢侵興元十一月中原既平論功行賞賜文綺及帛四十四疋四年征蜀取成都擒丁宛于青州賜白金綵段

第卌四葉第九行

韋權 權廬州合肥人少好騎射喜兵法元季從軍淮西為列校上舉義兵來歸從渡江拔采石克太平破敵略定南臺南徐毘陵取江右浙西征中原伐西蜀所向有功由指揮陞都督僉事

第十一行

王簡 簡壽州人從渡江歷功陞都督僉事征明昇受賞以老歸家十三年卒追封霍山侯子虎為指揮使

第七葉第十五行

萬德 德國初從征討以戰功官指揮洪武四年從湯將軍征明昇連破夔峽諸險要昇出降部送至京賞賚

皇明大事記卷之四終

朱國禎輯

平雲南

雲南古滇南有大池曰滇，即以名。禹貢華陽黑水為梁州。黑水或曰即瀾滄江，最壑深邃，兩山夾流，地有黑水祠，或以為非。當是金沙江，然西南一帶萬山插天，壑曲無際，水多深黑，瀾滄、金沙亦即此義，禹貢以一字概。後多以一方一水求之，此所以異也。周盟鬻濮時稱萬國來朝，南方乃有百國，是為百濮。鄯闡國，滇也；昆瀰國，大理也；句町國，臨安也；牂牁國，烏蒙也。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略巴蜀黔中，西至滇池，以兵威定屬楚。歸報，會秦擊楚巴黔道塞，遂以其衆王滇，變

服從其俗以長之。秦使常頞略通道，置吏。史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漢武帝元狩元年，彩雲見南方，遣使跡之，起于洱河，因置雲南郡，諭滇王入朝，并求身毒國。元封元年，司馬遷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筰昆明。二年，司馬相如持節開越巂，按道侯韓說開益州，投經教學。今雲南有古漢學基。是年詔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進兵臨滇，其王來降，以為益州郡，賜滇王金印。宣帝五鳳三年，遣諫議大夫王褒求金馬碧雞之神。光武初年，滇王齊閒道遣使來附，封鎮遠將軍、成義侯。二十七年，哀牢夷賢栗等率種人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封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等率衆內屬，詔以其地為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六縣為永昌郡。章帝建初二年，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諸郡兵大破類牢于博南，斬之，封鹵承破虜傍邑侯。和帝永元九年，撣國王雍繇調重譯奉國珍寶。安帝元初五年，卷夷封離等叛，永昌諸夷皆應之，衆至十餘萬。詔益州刺史張喬討之，喬遣從事楊竦至楪榆擊之，封離詣竦乞降。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此兩漢以前之大略也。然自開闢以來，蠻夷處處盤據，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苴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

今金齒地。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沉木，若有感，生九男，曰九隆族，類滋長，支裔蔓衍，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渠酋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王。其一曰蒙舍詔，今蒙化府。二曰浪施詔，今浪穹縣。三曰鄧賧詔，今鄧川州。四曰施浪詔，今浪穹縣次和之地。五曰摩些詔，今麗江府。六曰蒙巂詔，今建昌府。書曰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蒙舍在諸部南，故曰南詔。兵埒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定西嶺。傳十七世至龍祐那。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斬之，封龍祐那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郡于白崖川，仍曰雲南。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

柔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隋開皇中爲太平公史萬歲所破唐高祖武德七年韋仁壽兵至徙治南寧州諸將皆降遂遜位于蒙氏張氏或稱昆彌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其年系莫可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牟苴蔦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尊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僞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瓏玕圖山高宗時遣子入侍授巍州刺史死僞諡高祖（子孫稱宗世以爲常）又稱奇王傳至皮羅閣賂節度使王昱求合六詔爲一許之封雲南王賜名歸義天寶七年死子閣羅

鳳襲儐太守張虔陀淫虐攻殺之節度使鮮于仲通來討大敗于西洱河閣羅鳳因僭號大蒙國十三年留後李宓兵復至敗沒其後連土蕃入寇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歷十三世凡三百年（詳唐書）其臣鄭買嗣奪之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爲蒙氏清平官（謂之宰相）三傳歷二十六年爲節度使楊干眞所奪推立清平趙善政凡十月干眞又奪之凡二年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干眞走死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儉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六傳爲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干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避匿得奇戟于品甸波大村又

得神驥於葉鏡湖（雲南縣正南大波鋪）逐楊氏有其地改國號曰大理高氏世輔之二傳至素順宋太祖立王全斌下四川請取大理鑒唐之禍以玉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不被兵段氏遂得長世爲凡數傳其主正明爲僧國人奉清平官高昇太爲主凡數年臨終復囑其子求段氏後正淳立之又數傳曰與智元憲宗二年壬子遣大弟忽必烈分三道進自臨洮過大渡河經行山谷二千餘里至金沙江乘革囊及筏以濟進攻與智及高太祥拒戰大敗與智奔善闡（國中之別都也國都曰苴咩）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雲起雷震

元兵之白忠臣也虜與智滅其國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府留大將兀良合帶戍守改善闡爲中慶路立分省宋度宗咸淳四年忽必烈已立封第五子忽哥出爲雲南王鎭之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赦與智封爲摩訶羅嵯管領忽哥出死封其子松山爲梁王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分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爲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爲蒙化知府明玉眞兵三萬來攻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往救敗蜀兵于關灘江再戰不利失驍茵鐵萬戶蜀屯古田寺段兵冬濟夾其寺蜀兵死者大半追至回蹬關又敗

之梁王深德段功妻以女已而忌功殺之從官員外楊
淵海亦仰藥死子寶嗣職梁王七往攻不克因與講和
自趙氏至段凡二千餘年雖通中國授官私改元稱尊
號自爲一國國號曰南詔曰大理至元始稱雲南大理
實錄之

洪武五年正月　上遣翰林待制王禕齎詔至雲南招
諭曰惟爾梁王把都平章段光都元帥段勝守鎮雲南
嘗遣人告諭不意蜀戴壽等扼絕中道致使朕意不達
去年與問罪之師明昇出降生擒戴壽遂平其國再諭
爾等尚恐未達今因北平送至蘇成稱爲爾等北使之
人復遣往諭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
服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故茲詔諭爾其恐之旣至又
留不遣卒被殺

七年八月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賚詔諭曰爾乃元君
遺胤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達天命猶未臣服以若所
爲貽禍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其手何也彼自唐宋以來
皆受王封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彼特劫于勢力不敢
輕動今元祚旣傾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
將不旋踵特遣爾親族宣諭如順天命奉貢來庭皆仍
舊官不然朕別遣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號
令與兵加討內外夾攻勢同拉朽爾其思之又遣故元
官趙元佑張進諭大理宣慰使左丞段寶許以舊封遣
其臣段貞來奉表歸欵然以梁王尚強兵不能至密持
兩端後大軍旣至不克應又不卽降以至於亡

八年湖廣行省參政吳雲被遣至京　上素知其才釋
之問曰雲南未臣朕欲以兵取之恐勞師費財以傷遠
人卿能爲朕作陸賈乎雲頓首受命幷遣所獲虜使鐵
知院等二十人與俱未至被殺時方捕虜征土番未暇
討也

十四年八月癸丑朔　上諭廷臣曰雲南自昔爲西南
夷至漢置吏臣屬中國今元之遺孽把匝剌瓦爾密等
自恃險遠桀驁梗化遣使招諭輒爲所害罪在必討於
是令諸將簡練軍士先給布鈔治裝凡二十四萬九千
餘人九月壬午朔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永昌
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征雲南　上諭曰
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山川形勢朕覽圖咨衆
得其阨塞今者攻取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率一軍
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
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幷力拒我出奇取勝正在于此
師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

大軍直擣雲南彼此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分兵徑
趨大理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不煩兵而下師行上
出餞龍江仍勑播州宣慰楊鏗以馬三千兵二萬爲先
鋒又勞金筑長官密定獻馬丁未友德師至湖廣遣都
督僉事胡海洋以五萬人趨烏撒十一月平涼侯費聚
師趨普定十二月大軍由辰沅趣貴州攻克普定羅鬼
苗蠻犵狫聞風而降至普安復攻下之留兵戍守進兵
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之遣司徒平章達里麻將
精兵十餘萬屯曲靖大軍既至沐英請倍道出不意合
擊友德是之疾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衝霧而行

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須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
驚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宜速戰
然急則反爲所挫宜整衆臨流佯之達里麻果擁兵扼
水上英別遣軍從下流潛渡出其後達里麻急撤衆以
禦衆亂英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陣我師畢
濟接戰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擒達里麻盡俘其
衆縱遣之遂平曲靖友德自擣烏撒分遣左右副將軍
趨雲南梁王度不能支遁入羅佐山再奔普寧州焚其
龍衣驅妻子赴滇池死夜入草舍自縊死癸酉兩副將
軍兵至雲南守將觀音保出降明日駐師金馬山舊梁

王閣登也先帖木兒以金寶來獻王等整師入城秋毫
無犯幷下臨安諸路友德兵循格孤山而南通永寧之
兵遂臨烏撒其右丞實卜遁去命軍士築城蠻寇復大
至友德屯山岡持重以待軍士固請戰度其可用下令
曰我兵深入有進無退彼既遁而合心必不一幷力進
勦一鼓可破若使據險自固未易克也鼓譟薄之其酋
長多中梨墜馬死我兵益奮疾進蠻大潰走城遂畢工
得七里關以通畢節又克可渡河于是東川諸蠻皆虎
懼求降十五年正月元征行元帥張麟等各詣兩副將
軍降得其金銀銅印七十四馬一萬二千餘匹壬辰捷

表至先是上已奬諭曰內使羅信到知將軍調度有
方節制嚴整普定諸蠻俱已奔竄未知此時如何烏撒
烏蒙果降否前恐蠻地無糧令將軍分各軍回衛今知
資糧于敵軍可不必回也至是又勑曰比聞雲南既克
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去
雲南尚遠今必置都司於雲南以統諸軍既有土有民
又置布政使司及府州縣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
建昌之地更宜約束酋長留兵守禦禁民勿挾兵刃至
如靄翠輩不盡服之蠻有雲南亦難守也又詔諭烏蒙
烏撒東川芒民苟能洗心效順當一視同仁無有所間

斂朝與舉兵臨安右丞兀卜台等來降革宣慰司並臨
安府衛及各府十四衛置雲南都指揮使司以都督謝熊
戈豫馮誠署司事二月命都督府選致仕武臣五十七
員分守雲南諸城勅播州楊鏗護送諭水西諸酋長隨
世定疆界置郵驛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
布政司改中慶路爲雲南府命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
原明署司事戊午勅番送酋長及靄翠入朝己未以張
紞等爲參政參議等官賦詩二章送之勅諭諸將曰自
古雲南諸夷叛服不常以其地險而遠民富而狠也馴
服之道必寬猛適宜事之委曲不煩朕慮朕當以古人

相期在漢武時始得西南夷終兩漢之世叛者十起光
武時將軍劉尚擊之路由越巂其酋長多釀毒酒勞軍
因而襲擊尚知之分兵掩捕乃定諸葛亮討平其地因
資軍用終不復反亮沒後凡四反張嶷一討之軍回復
反再討平之唐太宗時雲南自守高宗時入貢待之至
重反生倚慢前後九加兵屢戰不勝終不能馭元世祖
親下雲南親王鎮守終元之世叛至于七將軍觀此可
熟察其情詐愼處置爲今之計非惟制其不叛重在使
其無叛耳閏二月靄翠至京賜衣帽及斂遣還復賜各
土酋冠帶給以誥命使任本州知州等官仍諭諸將進

討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土酋段世聞王師
至扼龍尾關以守藍玉等至品甸遣定遠侯王弼由洱
水東趨上關自率衆抵下關造攻具遣都督胡海洋乘
夜渡河遶出點蒼山後攀崖而上立旗幟昧爽我軍望
見踊躍讙譟酋衆驚亂英身先士卒策馬渡河水沒馬
腹將士隨之斬關而入山上軍馳下合擊敵大敗拔其
城段世就擒分兵取鶴慶略麗江下金齒諸夷悉平置
平緬宣慰司以土酋思倫發爲使三月遣兵攻拔三營
萬戶砦更定雲南所屬府五十二州六十三縣五十四
征南諸將送故元威順王之子伯伯及梁王家屬三百

十八人至京賜衣鈔徙居耽羅先是 上命友德等雲
南既平留兵控守要害考元時所留兵數幷計歲用及
稅糧徭役之法與事之便宜者以聞至是奏云雲南自
元世祖至今百有餘年屢經兵燹圖籍不存兵數無從
稽考但當以今之要害量宜設衛戍守其賦稅則故元
司徒平章達里麻等言元末田土多爲豪右隱占今准
元舊制歲用不足已督布政司覈諸衛所查有見糧一
百八萬二十有奇以給軍食恐有不足宜以今年所徵
糧幷故官院寺入官田與土官供輸鹽商中納戍兵屯
田所入幷給之 上悉可其奏四月烏撒諸蠻復叛

上命留大軍討之蠻寇普定守將顧成擊敗之六月置大渡河千戶所炎忠領兵造舟以渡往來之人丙戌上諭征南諸將曰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靄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尚暇擣我空城耶不然則士卒饑困何以取勝又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砦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愼勿與蠻人戰于嶺上當分兵直

擣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救其家不能糾合以抗吾師其傍土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必克也修雲南志書成沐英自大理還滇池會傅友德進擊烏撒七月諭吉安侯陸仲亨選到驍勇留七星關爲先鋒諭諸將旣克烏撒留兵戍之餘士馬悉討擊未服諸蠻俟其皈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衞其餘隨便立衞無事則分兵駐守有事則合兵勦捕若分而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非便也俟各處悉定方可班師乙亥大破蠻兵斬首三萬級餘悉遁去追捕之八月　制書褒美曰欲勞以尊酒

遠不能致以朕心勞之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先是諸將軍分討蠻寇未下者雲南城中兵少土官楊苴最桀黠給其衆曰總兵領大軍回矣雲南城可圖也各糾衆至二十萬攻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倉猝聞寇至頗以爲憂都督謝熊馮誠拒守修樓櫓備戰具多置强弓弩于城上賊至輒射之多應弦而斃伺賊少怠出兵擊之賊不能攻遂連營爲久困計時沐英駐師烏撒聞之選精騎萬餘來援至曲靖先遣人潛入城報知爲賊所得詰之曰總兵官領大軍三十萬至矣賊衆駭愕拔營夜遁去至安寧羅次邵甸普寧大祺江川等處據險樹柵

欲圖再舉英至與誠等合兵勦捕之生擒四千人諸部復定誠國用子也十一月置雲南鹽課提舉司梅思祖卒陞吳印張紘爲左右布政使

十六年二月友德等遣人送故元雲南右丞觀音保參政車里不花及酋長段世等一百六十八人至京各賜衣服以觀音保爲金齒指揮使賜姓名李觀三月友德等攻蒙化府鄧川州破佛光砦井北勝麗江等府平津等州俱平及車里之外曰八百媳婦皆來附七月勅友德等討處胥字九寨及五村大覇卜池等處諸蠻明年三月友德玉班師回京沐英留鎭守

十七年雲南諸酋長來朝貢授官賞賚有差三月兩將
軍至論功友德進穎國公祿三千石藍玉仇成王弼先
爲侯者加祿至二千五百石都督陳桓爲普定侯胡海
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皆世襲餘將校皆遞
陞大賚加厚士卒悉陞小旗召吳印還京陞張紞左布
政紞請以金銀折糧從之十二月沐英平普定蠻寇移
兵剪廣西維摩餘孽通四川糧道 上喜曰英能如是
朕無南顧之憂矣
十八年正月東蘭州韋富撓作亂討平之英在滇久[illegible]
方物定貢額視民數均力役雲南民大賴以安其麓川

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國皆遣使內附 上復置大理
指揮使司命周能爲指揮統兵以守
十九年三月臻洞諸蠻叛復命穎公討平之十二月巨
津州土酋阿奴聰叛襲劫石門關千戶浦泉戰死吉安
侯陸仲亨討破之賊遁山谷閒捕獲伏誅
二十年仍舊中鹽則例詔以耕牛萬頭精兵二萬五千
湖廣軍五萬陝西軍三萬三千屯種備征命耿炳文陳
桓葉昇往督之
二十一年正月羣蠻入寇英遣將擊敗之三月英大破
思倫發之衆 上諭英移軍漸逼景東寇若再至去之

速迅行則用旬日速行又難與戰欲圖萬全須隨地屯
田堅壁固壘與之相持以俟大軍四集方可決勝若悔
罪納款諭以大義責令償費進馬方許罷兵陳桓師駐
畢節 命分布耕種六月東川諸蠻復叛穎公會兵討
之九月討降越州土酋阿資未幾復叛討斬之置越州
馬隆二衛撫輯穎公還兵湖廣改普安軍民府爲指
揮司并于越州西南古魯昌之地置西凉衛于是雲南
大定沐公世鎮其地
三十年置雲南提刑按察司初以荒服未設命布政司
兼理至是始置司移陝西按察使張定爲之御史姜濚

楊山爲副使監生馮子恭費興牛廣訓甯溫爲僉事其
軍民重事與西平侯沐春議之

國朝置雲南布政司治于昆明城曰雲南府凡二十郡
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界以大江東北曰金沙
西南曰瀾滄金沙自北入東海瀾滄自南入南海幅員
不翅萬里昔軍從太將軍南下及五方之人或以戍或
以徙或以僑寓不歸是曰漢人其生夷地曰夷人夷有
四種居圉本之裏曰爨 爨蠻本安邑人在晉時爲南寧太守中國亂遂王蠻中今六家
[illegible]

獠爨僰爨竄作亂史萬歲討平之唐以爨歸王為南寧州刺史理石城郎今曲靖也爨居黑水之表

曰㸑地卑濕居雜下故从林从火从人滇之西為蘿蒙逸獎夷宋之其種數十風俗稍殊名號亦殊各稍宣慰曰昭蒙言主人也官屬有叨孟昭錄昭綱遞相臣屬叨孟總統政事兼領軍民多者數十萬少不下數萬昭錄亦萬餘人賞罰皆任意昭綱千人是祿至十人近伴並名者亦領數百只調遣率數千人來應爨屬郡

縣㸑屬羈縻總計夷漢漢人三之夷人七之又分計兩
夷㸑人三之爨人七之各府州縣土官至多官巡檢典
史主簿皆世襲加銜至知縣知州指揮權在有司居平
衣食租稅卒有疆場之事則發魚書令帥其部曲以從
然皆夷種編氓也州可出兵四百人縣可二百人其地
南控交阯北接土蕃西擁諸甸東以曲靖為門戶與蜀

黔錯壤麗江祇角松番烏蠻與霑益如大牙然土官安蠻宗在元為曲靖宣慰使其後有阿哲妻實卜與哲弟阿哥歸附本朝授烏撒土知府哥授霑益土知州傳至安九鼎世絕妻安素儀與州專因以烏撒安紹慶襲職哲七世孫祿墨次子烏撒酋安雲龍爭此霑益經而烏撒爭襲也雲龍為烏人安國正所殺復以紹慶次子效良為烏撒土知府此烏撒絕而霑益繼也

諸夷

自永昌出塞南際大海諸夷自相君長　本朝芟鋤梁
段以武臨之皆稽首而奉正朔革其昭綱昭錄之舊稱
授以宣慰宣撫之新號葉文通于銀臺象馬陳于闕廷
版章設于職方紀綱之司屬在行省按籍所載不啻斥
地數千里拓筆所使並入提封此亦聲教之極盛已然

高廟惡諸夷數叛賜之刀暴斧罕四姓今惟斧姓無存
其它相仍未替至土流並設之法自漢世已然天寶後
守長不法恣肆誅求遂起割據僭竊之禍觀張喬斬奸
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
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受明珠而隨服隨叛梁
毗一金不取而酋長咸歸李知古以重賦戮尸張虔陀
以淫虐被殺鮮于仲通禍急而喪師杜元穎高傲而致
亂然則御夷之道顧不甚簡易乎

諸甸

其地多土司用事自宣慰宣撫而下長官司巡檢司尤

多曰某甸某甸諸甸皆藏匿山林群聚雜處喜人怒獸
一言不合則機弩引弓相向死則以財物償之非德化
所能懷柔各長官俱本土羅羅和泥人原無姓名各從
族豪本語定名或隨世遞承其父名之末字更檢一字
相呼弘治初知府陳晟以百家姓首二句司分一姓加
于各名之上唯納樓未受其地在郡西南遠者不下二
百里近者百里沐西平入安南蓋取道于此今蓮花灘
之外即交夷而臨安無南面之虞者諸甸為之蔽也惟
是流官憚瘴又不履其地諸酋不羈而自冠帶且始相
猜為鼎漸相傾危遂日尋干戈數十年來廣南沙儂以

征戍竊據其地窩泥弱而無謀爲所幷吞官兵討之不得志各長官寄食如樓苴耳

滇論

劉太僕曰名文徵號右吾雲南右衛籍大同人癸未進士歷太僕寺卿施羈縻于夷狄非絡首穿鼻之術盍授之爵賞被之章服俾自爲治而用夏之變與爲全滇諸夷其麗不億而提其綱領則自土知府而下數等列冠帶者百十人或綰符與銅墨雁行或捍圉與游徼旅進或没齒不與期會或經年不釋介冑深山荒服崩獸角以奉版章棘矢桃弧賈毒怒而敵王愾無選擇吏置之勞有奔走禦侮之効此羈縻

之善物也其或負三苗之固雄夜郎之太跋戾病于指臑懸疣捇于喉吻潰癰必决而存亡係之矣

銅漏銘　張紞

雲南古西南夷地勢既偏晷度必差故觀天之器當極精緻則民事早晚所關始免疑滯更譙銅漏先總兵官黔寧昭靖王屢嘗致意而工不稱事嗣侯襲總方面既得良冶遂繼先志克成茲漏銘曰羲和授時以象觀天天有二曜與天周旋太陽主晝太陰主夜盈縮永短寒暑代謝何以則之置此嘉量水注箭浮時乃無妄勿輕秒末歲功所起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支干縱橫陰陽消

息夫人胳合覩此爲則内民之業各守程矩利爾出徃安爾寢處東作西成不愆不忘庶績咸熈家用平康藩臣施政能知其要九功斯勸茲器之妙

自銘幷撰韓宜可銘　王奎

洪武間景章任山西叅政宜可山西布政無何俱以累謫戍臨安王嘗謀於韓曰吾二人白首相弔以至於今天將崇茲土爲吾堂若封歟不豫銘之懼世之弗白於道又懼道之弗白於志也生名奎字景章太原生自號括之松陽人銘曰箕也不可以簸揚斗也不可以挹酒漿秪適其逢而縶其庸不規而方惟秉以常將殞質而

運爽抑乘天而擢苦又何必譊譊而較其短長徵以銘章繁彼之藏韓作而言曰公豫自銘不豫吾銘可乎宜可吾名伯時吾字號五雲飛之會稽人與公同出處世乃銘之曰惟韓之原本於姬國以爲世慎鴻基未績肇啟系相琦上二王繩繩以丕緒歷元不競世弗隳先生懋德批不倚搞姦秉忠神其機致君有道沛以施載屢載棘氣不萎逢生知命壽乃爽我銘其藏永厥期

都御史王啓讀王韓二銘系以詩曰世弗白焉用銘天將崇茲土死欲留其名道别各有成男兒當自明君不見薺有太公壟投竿遇主依周葬又不見晉有陶元亮

棄官不仕自作孽我欲滅迹返太初滇陽婺女皆吾居
風塵南北揀不得不作賢臣須亦無封禪書

黔寧王祠堂碑　　王　奎

大明麗天萬國明赤符飛騰策六丁惟王翊運天降精
身薄日月騎斗衡坐天張弧攬攙搶助　帝肆伐基隆
平氣壓崑崙盪滄溟出入星緯無留行勁涉滇海麽長
鯨長鯨既殲波浪腥龍蛇走陸殺氣橫噓陽吹陰孰敢
嬰文經武緯光晶熒手掲元會歸虞庭上騎箕尾爲列
星　帝錫侈封王黔寧河山帶礪分漢盟堂堂遺像夾
兩楹神光夜夜飛爽靈肸蠁布鳥通杳冥琴麗颯沓從

兩旗翛焉如雲搏紫清入衡鏘然韻流鈴春秋報事垂
千齡

黔寧王廟碑　　程本立

上帝有赫降命我　明驅除元胡以開太平乃授以臣
乃賚從留龍興雲從日出爝息勇奮其力智角其能焯
有聲烈則惟黔寧黔寧始生于元之末氣孰稚年天其
我劉匪曰劉之實將落之維　皇父之維　皇母之長
試以官帳前都尉廣武廣信指揮兵衛　皇曰汝來汝
積其疑爲朕腹心爲朕股肱朝夕事朕僉某都督繼陞
同知累階榮祿柱國惟勲西平是封建侯襲爵崇德報
功鐵券丹書金匱石室子孫保之世世無斁既平南與
既定西陲北滅胡虜威行四夷惟彼滇南古之六詔元
有遺孽阻我聲教　皇曰西平爾副征南彼蛇彼豕爾
劉爾龕樓船蔽江師三十萬乾旋坤廻山擘濤濺悠悠
群猘狼我格孤羅鬼花猺猓我而蘇彼昏不知擁兵曲
靖敢遏我師罔畏天命我師其行如電如雷大戰白石
手縛其魁戴厲我兵載秣我馬直入滇池如裂其瓦元
之遺孽破卵覆巢父老歌舞迎師於郊段世亦擒罔有
不服班師振旅獻俘授馘摩些施順望裸芒河尋傳漢
裳婆羅泰婆烏蠻白蠻東爨西爨穿鼻長鬃黑齒繡面

麗水金齒朱提銀流白雉孔雀馴象犀牛一百八甸三
十六郡七十城門八百媳婦版圖旣入職貢是修大開
明堂萬國來朝　皇曰斯民悉朕赤子一視同仁無間
遠邇詔汝西平其塡撫之以燠其寒以飽其饑西平奉
詔稽首以拜夙夜兢兢罔敢或懈摩拊吹煦於懷之孩
芟夷蘊崇於田之萊於羊於狼以膊以櫟於稼於苗以
膏以澤以興庠序以敦詩書農隙講武夏禮變夷夷人
有言我亦人類遠於恩化弱肉強噬今也奚幸昔也奚
辜子有其父婦有其夫夷人有言我瘠我羸西平哺我
西平緒我西平曰吁茲豈在予維　皇之命維　皇之

謨天胡不仁奪我父母擗踊而哭匍匐而走九重眷注一日哀聞驚慟輟朝諭祭以文歟備禮祭有誄有謚王以黔寧侯其冢嗣黔寧始薨人莫不哀嗣侯旣至人莫不懐江寧之園有鬱其兆夷人不忘滇則有廟金馬左立碧雞右昂千萬斯年以祀我王

弔國使王翰林文　張紞

皇明建號之五年洪武壬子羣雄者定光嶽混合乃遣西南獨阻漸被　詔翰林待制臣禕爲正使往諭之遇害又八年辛酉天兵南下踰年壬戌雲南平平之日紞備員政闈再閱十五年爲歲丙子第二子紳仲縉來訪

公殞思欲見之夢寐驗以血肉而陵谷已非蹤跡莫考無以致其情悵乃至就盡之所撫地長號載其諱字位望以歸紞弔于次仲縉泣且言曰紳在襁褓先子以去家後有書自晉定來以續大事記爲囑乃此行絕筆悄悄在心竟不得接其應響痛哉天乎夫何不孝至于此極也紞謹以禮慰之曰先王之制節遠而志于墓送終之事盡矣故至孝者不于其體魄而享于廟廟之有主神之宅也今子迎神以返于義爲盡況青春受謝白日昭只公之魂魄必有已散而未盡者及此時招之宜其感而遂通不遠伊邇于又何恨仲縉因以公之家乘見示且請更有所言竊惟公以文名擅海内早歲薄遊迄無所遇此非才之不足也顧其内介而外方有齟齬焉其道難進其節不苟非養之有素者不能如此是以一旦涉異境蹈危機奮不顧身聞命卽行與顧婢子語不能休者異矣當其鑿空而往跋涉異途猶拳拳焉以續大事記爲念夫大事記乃尚論古人賢否得失之言也書法精審炳炳如丹然則公之自處又豈有不審者哉故或人雖加蔽匿而義不苟免卒慷慨就死蓋公之致身委命不在于臨難而其平時固已判然于胸中矣嗟乎事之不偶乃期運之未至或機會之難合君子固有

不幸焉若遠以成敗爲優劣則蘇屬國有媿于陸賈顏魯公與終軍不可同年而言矣其可哉紞卽弔祭遂申之以文曰訪前修之遺烈兮在西南之天涯路漫漫其修阻兮魂杳杳其曷追羅蕙肴與桂醑兮集衆美以爲儀藉芳馨以比德兮庶英爽之在茲公之貞潔世所信兮琢白璧爲肺腑濯江漢而暴秋陽兮皆自涴乎塵土製雲霧以爲錦兮又重之以黻黼擘星辰以耀芒兮宇宙軒豁其在手顧食焉而弗避兮斯大義之所存載使節以馳騁兮徃振策兮南雲嗟期運之未至兮遇豺虎之狺狺彼徒知爪牙之可以逞惡兮又安知天命之維

新人固有一死兮死固各以其仁惜芝蘭之見摧兮終腐朽于荆榛委蟬蛻而不顧兮挾浮雲而上征駕雷車以飄忽兮列彼燐爀之霓旌逐飛廉而東騖兮歷倒影以憑陵過蒼梧之曠渀兮謁重華而是止愛傳說之有託兮亦徘徊于箕尾望故鄉而掩涕兮予豈能獨暱夫山鬼吁嗟歸來兮公不可以久留悵猿吟與鶴飛兮爾浩蕩而難儔將速返于故居兮寧爾宅之深幽有子有孫善繼而善述兮長致享于春秋

雲南水路

武定尋甸姚安楚雄北勝安寧或瀕金沙江或有小溪

流入江皆可行舟以為馬頭正統間王靖遠驥會議開金沙江嘉靖間毛僉憲鳳韶力主其說皆為武定土酋所阻而隆慶間陳都憲大賓再議踏勘以江中一處有石橫亘可焚鑿為報又以所費不及萬兩三月可以畢功蜀商販米木者近又多自姚安北勝順流東下略無阻礙特又有阻者中止夫滇蜀俱古之梁州昔人謂南中為蜀之苑囿兩省原自相通宋將狄青會踩廣西追儂智高至大理則雲南與廣西亦非阻絕異域欲安滇以制夷則陸路通廣西四川者當開一開則滇夷無可恃節有變動我分道可以進攻川貴夷獠有稱亂犯順者滇兵亦可以搗其背而襲其後矣水路通馬湖大江順流直達兩京各省者當疏一疏則不惟滇夷失險不敢跳梁即有干犯我舟運糧源源而來士免枵腹之虞亦可盡力然水源及支流甚雜夾岸皆高巖叢葦下渡如經甑釜炎熱多瘴終不可行也

黑水辨　李元陽

書禹貢黑水西河唯雍州華陽黑水唯梁州又曰禹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傳論紛紛或謂其原出其山流遐其地或謂其跨河而南流或疑其世遠而堙涸或謂三危在今麗江或謂竄三苗不應復在南夷之地當

何所據夫黑水之源固不可窮而入南海之水則可數也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江潞江二水皆繇吐蕃西北來茶與雍州相連水勢並洶湧皆入南海是豈所謂黑水者乎然潞江西南趨蜿蜒緬中內外皆夷其于梁州之境若不相屬惟瀾滄繇西南迤邐向東南徘徊雲南郡縣之界至交趾入海今水內皆為漢人水外即為夷緬則禹之所導于分別梁州界者惟瀾滄江足以當之孟津之會曰髳人（在北勝）濮人（在順寧）以今考之皆在瀾滄江內則瀾滄江之為黑水無疑矣地理志謂南中山曰昆彌水曰洛山海經曰洱水西流入于洛故

滄江又名洛水言脈絡分明也元史至元八年大理勸農官張立道使交阯並黑水跨雲南以至其國觀此則瀾滄之爲黑水益章章明矣若三危山卽不在麗江當亦不遠古今山川之名因革不可紀極夫不可移者山川之蹟也隨時異稱者山川之名也不據不可移之蹟而據易變之名亦末矣大都爲論傳者未嘗知三省地形但謂隴在蜀之北蜀在滇之東北而禹貢言黑水爲梁雍二州之界又入南海故不得不疑其跨河知跨河非理又不得不疑其堙洇曾不知隴蜀滇三省鼎足而立隴則西南斜長入蜀滇則西北斜長近隴蜀則尖長入滇滇隴之間正如三足鐺然黑水之源正在鐺頭故雍以黑水爲西界對西河而言也梁以黑水爲南界對華陽而言也蓋各舉兩端若曰西河在雍東黑水在雍西華山在梁北黑水在梁南云爾故曰梁州可移而華陽黑水之梁不可移也梁雍之間其名黑水者非一然皆枝水而流又不入南海諸葛亮等所謂朝發南鄭暮宿黑水之類皆非禹貢之黑水也元遣都實因河之流以窮河源遂得其實事固有晦于前而明于後者今能因瀾滄江入南海之流而窮其源則所謂黑水者可知也

百濮考　董難

收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曰庸濮在江漢之南疏曰此八國皆西南夷也逸周書伊尹爲四方獻令正南百濮爾雅南至于濮鉛鄭語叔熊逃難于濮而蠻楚蚡冒始啓濮劉伯莊曰濮在楚西南左傳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云麇人率百濮伐楚通典有尾濮木綿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周書王會篇卜人以丹砂注云西南之蠻蓋濮人也諸濮地與哀牢相接哀牢卽今永昌濮人卽今順寧所名蒲蠻者是也濮人之俗用麂尾末椎其髻且好以漆飾面通典所云尾文面言其飾也木綿卽攀枝花濮地多産之可以夾繚言其居産被服也折腰濮人見尊者則折腰以趨言其禮俗也赤口濮人調舌爲音如鸚鵡然言其舌聲也黑僰其色多黑言其種類也濮與蒲字音相近今譌爲蒲耳或以全滇之地其人百種槩名百濮甚謬濮白所居連壞以白音按之濮字在白音合于一屋謂蒲字在白音合于七虞聲白語稱其人爲濮而不稱爲蒲是一證也又濮俗截大竹爲筒以注水謂之濮竹如郫筒之得名以此驗之益明今之論百濮者既不得其地又不得其音訛以傳訛如此

孔明

孟獲據佛光寨去大理百五十里守關隘諸葛武侯南征不得入乃縣漾濞而北破佛光駐軍大理盡覽形勝以定規畫後有壇壝名祭天臺父老相傳爲武侯祭天畫卦之所遺跡宛然初南征時後主賜金鉞一曲蓋一前後葆羽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備有王者儀衛遂得攝以祭天按封畫陣圖自南中始圖成神光燁然蓋武侯遺蹟在滇者最多廟祀處處有之

傅公父子

潁國公傅友德祠于雲南額曰報功凡四子第三子添

錫字佑之元末大亂與父相失貌雄偉善經生業家杭州爲張兵所執尋得脫李曹公兵至投之授明州訓導僧機先引倭來襲先以詩通覺其謀言于州將設備誘縛機先以功陞知大名府元孽犯城往甫七日備未具出走下獄赦出安置雲南之永平擢入理衛知事未幾普安賊叛督兵與戰不利死之土人塟驛後立祠以祀乎寬寬生瑄瑄生澄教諭江安生工科給事中良弼蓋潁公之的派也

儒僧

僧廣度原名曾倬中雲南嘉靖甲子鄉試知楚之盧溪縣致仕歸精研禪理號卓然子一旦忽有悟祝髮棄家任香林水月兩寺萬曆庚子杖錫禮峩眉普陀諸勝至杭之雲棲寺依沈蓮池受度今名過盧溪邑人以舊令故攀留供養忽感微疾預知逝期翛然而化黔撫郭子章贊其像曰僧而帝創業之　明王帝而僧建文之寄寓僧而侯虎丘之廣孝令而僧滇池之廣度蓋自古王侯皆然而何分于玉輅韋布公起儒紳出長民庶已趨寂教忽焉頓悟普陀加鞭雲棲解屨遨遊五老至止三顧雞足卓錫大酉軒翥乙未而生癸卯而故盧溪而仕盧溪而住將華藏海會之赴而何心于金馬碧雞之駐

將諸上善人之與聚而奚羨夫震旦五濁之屬嗟嗟廣度從今大寤神留水月萬年旦暮

紀山

雲南另闢一天至　國朝始入職方山水至多至奇不可勝紀惟著在人口若記載者稍稍摘出備考

碧雞山在省城之西滇池之外一統志云蒼巖百仞綠波千頃月印澄波雲横絕頂可覩其大都矣　金馬山在省城東二十里蜿蜒幽異綿亘數十里至於古城乃爲息壤有泉出於山椒嘗有金馬隱現故名又曰呼馬相傳前代取經以馬負經至此馬逸呼而得之故曰呼

苑左思賦曰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雞倏忽而耀儀又似
指馬色雞羽者顏師古曰金形如馬碧形如
雞故曰碧雞　距金馬山三里曰鳴鳳山舊名鸚鵡後
改之評其勝曰山光靈異景物葳蕤遠之九龍奔朝近
之雙鳳翔舞玉泉環帶碧潭縈轂　嵩明州東二十里
曰秀嵩山頂如偃月環州之山皆在其下俗稱搖鈴山
孟獲嘗立寨于此　國初尚書吳雲死難處南一峰曰
小秀嵩　點蒼山在大理府之北倚山而城有峰十九
有溪十八界在兩關之間條岡百里周廻萬步五月積
雪皓然人取以貨山腰白雲如帶蒙氏封為中嶽漢書

洋山似扶風太乙之狀上有馮河中多白石穴而取之
如切肪白質黑章片琢為屏有山川雲物態唐李德裕
平泉莊醒酒石即此產也嘗有人畊地得石上刻三字
曰靈鷲山又他山曰青巔曰雞𡶶曰玉几曰羅筌曰聚
蔥曰龜山若拱若揖西向點蒼皆多石窟　東北一百
里曰雞足山名山記為九重巖岡巒奇詭三支如雞距
上有華首門裴裟儼然闢戶有如城闕入定之所入莫
能通佛刹非一其大者七十三寺仙靈所居世傳佛大
弟子迦葉波守佛衣于此以待彌勒（佛家言雞足實在西域）　趙
州南四十里曰昆彌山即白崖山西平侯更為定西嶺

浪穹縣東北四十里曰蒙次和山三面險峻一面臨
河六詔時施浪詔居焉曰蓮花山其狀酷似山麓有浮
圖傳云唐三藏法師所建以鎮紅孩兒之怪　南二十
里曰畢鉢羅窟山在白崖山西一名賓波羅窟巖巒聳
拔千餘丈其下林麓蓊鬱南詔時有杜老蠻者即崖而
寺上有獨木仙橋其木非常每月十五夜橋木自換又
有奇樹名菩提樹亦名思惟樹酉陽雜俎云畢鉢羅樹
出摩伽陀國　佛光山在臨安河西縣西十里形圓如
佛于此立髻嶄然險絕山半有洞可容萬人　巃嵸山
在蒙化府西北三十五里蒙氏龍伽獨自哀牢將其子

細奴邏徙居於此築巃嵸圖城自立為奇王號蒙舍詔
上有浮屠　澂江府路南州北曰關索嶺嶺有關索廟
北接玉筍山下瞰撫僊湖（湖週三百餘里北納諸溪南受星湖玉筍山橅其上舊稱
若僊人束會鐵池盤江而逆南流星湖周八十餘里）相傳關漢壽亭侯之子從武
侯南征凡鑿山通道多用其力歿而祀之在尋甸者稱
英烈侯在江川者稱龍驤將軍（成化八年有虎為患大監錢能禱神獲虎因新
其廟）蜀志稱關公與子平同被難于臨沮子興嗣守安國
少有令問丞相諸葛亮深器之弱冠為侍中監軍數歲
卒南中所祀當即是興今黔中安莊衛亦有關索嶺其
西有孋甲巖下有馬跑泉皆昔時遺蹟尋甸新興徵江

江川所在皆稱開索夷語呼索華言父也

紀水

滇池在省城西南周五百餘里又名滇南澤合盤龍江
黃龍溪諸水其池源廣而末狹有似倒流故曰滇漢武
帝鑿池于長安習水戰倣此也池北受水而傾西南爲
海口北入富民縣滙廣翅塘赴金沙江西湖在上流又
名積波池周可五里東五百里曰盤龍江發源自嵩明
州故邵甸縣山中九十九泉合流西注曲折而南入滇
池西南八十里曰海口以滇池瀦諸州之水至西惟此
一河泄之若咽喉然沿海財賦歲以萬計其利害繫於
海口之通塞歲一濬之　西洱河在大理府城南一名
昆瀰池亦名瀰海即水經所稱占葉榆水也源出浪穹
縣罷谷中山下世傳黑水伏流別派自縣西北來滙於
縣東爲巨津形如月生五日抱珥之狀故又曰珥河遶
縣西南縣石穴中出又會蘭滄江而入南海水中有三
島曰金梭曰赤文曰玉几亦滙有四洲曰青莎曰大鵲
曰鴛鴦曰馬簾凡九曲皆可田可廬而大鶴洲隨水升
沉如世稱鸚鵡洲然又有十八溪源自點蒼山縣懸瀑
注而成同入洱河河多毒龍往往覆舟師僧道安結庵其上夜見童子百餘人語曰師至吾屬不安盡遷去師厲聲曰是法住法住安從遷明日水浮死蟒百餘其患乃息因創羅荃寺寺西有觀音閣懸

崖結構海殺如鏡又名天鏡閣　白石江在曲靖府北八里地多青石
惟此獨白　蘭滄江在蒙化府城南一百五十里源出
雍州南吐蕃鹿石山本名鹿滄江後訛爲瀾滄今又訛
爲浪滄南流入永昌雲龍州順寧景東元江交阯達南
海蒙氏四瀆之一　潞江在永昌府城南一百里又曰
怒江水經注云瀘江訛爲露源出吐番流經芒市兩崖
陡絕瘴癘甚毒秋夏不可行至木邦地名喳嘿江又流
經八百車里地至擺古東入南海蒙氏四瀆之一　盤
江有三其一在霑益州益雲貴必由之路江有二源北
流曰北盤南流曰南盤環諸山各千餘里至平伐橫山
寨合爲州據二江之間一在阿迷彌勒二州分畛處源
自新興州經建水衆流所滙瀰漫浩蕩一在宜良縣曰
大池江從澂江府舊邑市縣北流入縣境盤折六十里
過鐵赤河至蓮花灘入交阯　金沙江源出吐蕃共六龍
州犁牛石下謂之犁水訛爲麗佛經云拔提河一名金
河池山海經曰黑水之間有木名曰若木若水出焉即
其地也濱江產黃金綠玉琥珀之類東至巨津寶山三
面環麗江至鶴慶受漾共江諸水又東經北勝受桑園
龍潭程海諸水又東經姚安受蜻蛉大姚龍蛟諸水又
東經楚雄定遠縣受龍川諸江水又東至武定元謀縣

受苴與河又東至祿勸州受滇池海口青魚塘甸基武
七三泊始甸螳川後甸松坪祿脿兩亀羅次石門五道
河羅畝大石壩冒民赤舊壩普渡河廣翅塘諸水又東
經會禮州受寧遠越溪雙橋長河瀘沽打冲東河獘池
諸水又東經川滇處部過烏櫳山受尋甸牛欄江璧谷
川齒化溪諸水又東經烏蒙南又東經馬湖受尼溪大
小紋溪諸水又東至叙州府入於岷江此為北金沙環
繞雲南境中至于南金沙源出崑崙山西北較北金沙
瀾滄潞江更荒遠上流已濁澄若重濵黝然深碧夏秋
漲溢江色不變近大宛國自里麻茶山至孟養極北不

聞所往號赤髮野人境峭壁不可梯繩弱水不任舟楫
惟遠見川外隱隱有人馬形殆西羌之域今只就孟養
以下可見者言之合大車江大盈江方名金沙即王靖
遠追麓川戰處南入甸海北金沙乃元取大理革筏所
渡處自四川行都司會州建昌烏蒙馬湖入江惟支流
入雲南益南金沙入海為大北金沙入江為小截然兩
派非一也楊升菴宿金沙江詩曰往年曾向嘉陵宿驛
樓東畔欄杆曲江聲徹夜攪離愁月色中天照幽獨豈
意漂零瘴海頭嘉陵回首轉悠悠江聲月色那堪說腸
斷金沙萬里樓大江源出城都府茂州之岷山州在府西五百里山在州之列鵝村直上六十里江水出焉故曰岷江經州城西南至威州汶川曰汶江汶岷聲近古亦為岷非誤也轉而東南灌縣過金馬口至新津溫江二縣由嘉定州忠州萬州經敘州城東其南有馬湖江來合即金沙江也嘉陵江源出陝西鳳縣過劍州自保寧府東至合州釣魚山下入馬湖江金沙源自吐蕃經流黎至東川軍民府西南二百里至雲南尋甸軍民府百夷交江而居歷諸部至敘州會岷江下瞿塘合三江觀之則升菴之詩方有味其形勢宛然在目金沙江之源委亦明

牂牁江在臨安府蒙自縣一曰在
烏蒙界有牂牁太守陳立祠立以金城司馬漢成帝河平二年為守府夜郎王興與句町王禹漏臥侯俞相攻諭解不從立至討興殺之二人降莊蹻留王滇置且蘭牂
牁國漢立牂牁郡史記正義曰崔浩云牂牁繫船栈也
華陽國志曰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一曰其蘭有塚莊蹻所葬在省城北十餘里又名毅昌城椓船於岸步戰既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柯

處仍改其名為牂牁牂牁者立兩椿於兩岸中繫以繩
舟循繩而渡蓋其水迅急不容持楫今貴州盤江崇安
江皆然　普渡河在勸祿州東北渡處形如獅子又名
獅子江　大渡河源出巂州至黎州九十里東注嘉定
入于岷江雅州有大渡水在蘆山縣北四十里邛縣蘆
山必由之地故曰大渡舊設大渡縣東南入南安縣羅
平州西南二里亦曰大渡河　可渡河在四川烏撒府
出山谷中清而駛繫以巨木橫溪上曰可渡河　七星
關在烏撒府城東南一百七十里頂有七峰自周泥山
趾陟巔窮日乃至水注于陸廣河為滇蜀要津　建昌

會川衛中道曰綠嚴有銀井西北至抱松營始通孫水孫水亦金沙江之別派繩水孫水淹水瀘水大渡水諸水沿流通爲一津即若水也東流注馬湖江諸葛武侯南征渡此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臺登即瀘沽會無即元謀也夾岸皆崇山羊腸百轉迴流而北高下因山縈曲因水陵谷間絕者爲危橋以渡水蝕山趾石齒猙獰者不可通輪蹄或行水中夏秋瀑漲則道斷山水稍衍之地爲營哨環重垣塹深隍爲草屋以居戍卒恒有水災水之東爲猓西爲番猓屬皆椎髻被氈褸持刀盾番屬居碉房髠頂挾弓矢出掠無時北至白水歷觀音半站營有橋曰小高橋河西有德昌所產美材賈人販

之一版十金者至江南可百金又中產不燼木其物得於山谷石脈中掘深丈許非石非木堅而且白蠻之綿綿不斷如絮積以爲帨投火不燼名曰火毳漢桓帝時梁冀作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汙之冀僞怒解衣燒之布得火爆然而熾如燒凡布垢盡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澣即此神異經曰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廣四五里生不燼之木晝夜火燃得烈風不猛暴雨不滅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恒居火中時時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績其毛織以作布若汙以火燒之即清潔也今建昌衛有邛池即古邛都一日邛河縱廣岸二十里深百餘丈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李膺益州記云邛州都下縣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虵頭上戴角在林間姥憐而飴之後稍長大遂長丈餘縣令有駿馬虵吸殺之令大忿責姥出虵姥云在床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虵乃感人以靈言嗔令何殺我母當爲母報讐此後每夜輒聞若雷若風四十餘日百姓相見咸驚語女頭那忽化魚是夜方四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爲湖土人謂之陷河惟姥宅無恙迄今猶存漁人採捕必依止宿每有風浪輒依宅側恬靜無

它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畟然今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好事者以爲枕相贈　湯泉甚多在宜良縣西三十五里者酷熱如百沸之湯又有可燖羊豕者龍泉龍潭龍井有一府至十數處爛柯山孔明遺蹟在在有之其秀鍾爲珍寶爲仙釋爲人物而不勝癘厲產爲異種也

宋史氏曰天下大矣神禹平水土九州內外度無所不遍然只畫爲荒服侯後王各差其德力爲廣狹既盡人工亦終聽天數故自夏殷而後萬國縮爲八百兼并既多儘有遺于王化之外者春秋時伊洛有戎決非侵而

透入當由威而内遷事不可效風亦漸移聖人始下譴嚴二字視太古之伾伾傣傣何如哉秦混六爲一所謂三十六郡者半屬羈縻漢有中原至武帝始廣遂苦虛耗由唐迄宋北西南三方之戎日強日蝕内地至元胥天下陸沉而後我　聖祖與馬驅逐有漸包舉無遺而又截然畛限煥然文明西北非郡縣之地只有固園雲南有山川之奇編同内服傳之二百餘年事變屢更英烈不替雖金沙一帶鞭長難及而十二郡與各軍州尚遵聲教且從此整頓舊跡可尋卽不爲王靖遠獨不可爲王三原乎故稍詳之以補地里之缺云

皇明大事記卷之五終

朱國禎輯

祀典

高皇帝渡江用兵遂成大業丙午十二月群臣以一代之典必有一代制作今應天新城既建宮室制度亦宜早定。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營建甲子。上親祀山川之神祀冊曰維神盤礴江東氣運凝會之處人莫能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於今十有二年拓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宮宇於舊城之東鍾山之陽國祚緜長惟

山川是從敢告謹於是日肇兀工事明年

丁未八月圜丘方丘及社稷壇成　圜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鍾山之陽倣漢制為壇二成第一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陛正南陛九級廣九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八尺一寸壇面及趾甃以琉璃磚四面琉璃闌干環之第二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八尺六寸正南陛九級廣六丈三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三丈一尺九寸五分壇面趾及闌干如上成之制壝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六丈二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門九尺五寸東西北各為門一各廣九尺五寸去壝一十五丈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二尺五寸右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門外各為甬道其廣皆如門為天庫五間在外壝北為靈星門外南面厨房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所俱在外墻東靈星門外東北隅牌樓二在外橫甬道東北繚墻在外內壝外東南丙地高九尺潤七尺開正南出戶　方丘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為壇二成第一成廣六丈高六尺四陛各廣一丈八級第二

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陛南面陛廣一丈二尺八級東西北面陛各廣一丈八級壝去一十五丈高六尺四面為靈星門正南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六寸左門一丈一尺四寸右門一丈六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四寸周圍為外牆四面各六十四丈皆為靈星門正南為三門中門廣一丈六尺四寸左門一丈二尺二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二尺庫五間在外牆北靈星門外廚房五間宰牲房三間皆南向天池一所在外牆西靈星門外西南隅瘞坎在內壝外壬地社稷壇在宮城之西南皆北向社東稷西各廣五丈高

五尺四陛每陛五級壇用五色土色各隨其方上以黃
土覆之壇相去五尺壇南各栽松樹二壇同一壝壝方
廣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磚四方有門各廣一丈東飾以
青西飾以白南飾以赤北飾以黑瘞坎在稷壇西南用
磚砌之廣深各四尺周圍築墻開四門南為靈星門三
北戟門五東西戟門各三東西北門皆列二十四戟神
廚三間在墻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廚西社主用石高
五尺闊二尺上微銳立於壇上半在土間近南北向稷
不用主（臨濠爲中都皆建後倣）十一月　上出觀圜丘顧謂起居
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　上曰古人於

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備
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祀天之誠不
敢頃刻怠矣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壇之祀既
斟酌時宜以立二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真前代
之所未及　上曰郊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為天下生靈
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子從行因　命徧歷農家
加訓厲焉十二月　上御新宮　即位祭告　上帝明
年戊申正月四日乙亥
上南郊即大位（儀及祝文見大政記）建元洪武元年二月　上勅
部司院諸儒臣曰（禮部尚書崔亮學士承旨陶安侍講學士朱升直學士兼太常卿范常學士陶凱修宋濂待制詹同王禕太常卿楊訓文）昔帝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
當有事內致誠敬外備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
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
禮未備卿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
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
具沿革以進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事天故
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來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日
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孝經曰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
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燔書

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祖因
之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於武帝有雍五時之祀又有渭
陽五帝之祠及甘泉太乙之祠而昊天上帝之祭未嘗
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尊元始之制而
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
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耀魄寶
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
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
立夏季夏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
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四月

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
王肅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
大抵多叅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爲尤詳武德貞觀間
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
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宋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
天地于圜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哲宗紹聖徽宗政和
間或合或分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元初用其
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五
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
皆不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

今當遵古制分祭天地於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
於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歲從祭　方丘之說曰按
三代祭天之禮見於經傳者夏以五月商以六月周以
夏至日祀之於澤中之方丘蓋王者事天明事地察故
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南郊
之圜丘祭地於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
王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天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
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
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所以
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

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爲后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
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
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
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焉一歲祭自漢武用祠
官寬舒議立后土祠於汾陰脽上禮如祇祀而後世又
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祠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
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祀天地
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
親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太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
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

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攝祀而已元
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爲正擬今
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從祀　社稷
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
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接天地之氣凡起
大事動大衆必先於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
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
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
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爲天
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群姓而立者曰

大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大
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因高
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祀光武立大
社大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月及臘一歲三祀
唐因隋制並建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
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
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祭今宜祀以春秋二
仲月上戊日皆從之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
在東配以后土西向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東向

各用玉兩邸幣黑色特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簠
土后稷位並同不用玉祭畢賜群臣享胙于奉天門復
議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學士陶安奏考諸禮天子太
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
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
宮望祭　上是之十一月初三日庚子冬至祀南郊
並先詣太廟告曰歷代有天下者未嘗不以祖配天茲
臣獨不敢者以臣功業猶有未就政治或有缺失懼有
責焉況去年上天垂戒早暮兢惕恐無以承　上帝好
生之德故不敢輒奉以配惟　祖神與天通恐　上帝

有闕願以此言敷奏帝前善惡無隱惟　上帝覽之候
南郊竣事臣當率百司恭詣殿庭告成大禮以共享
上帝之錫福圜丘第一成設　上帝位南向玉用蒼璧
帛牲皆蒼色籩豆簠簋各十第二成設大明位在東星
辰位次之夜明位在西太歲位次之位用純犢一幣各
一大明用赤夜明星辰太歲皆用白籩豆各十先二日
上省牲至期進俎初獻亞獻終獻畢還詣　太廟告成
上御奉天殿行慶成禮翼日大宴（時皇太子從陪祭五年居守停）
洪武二年二月　上躬享先農以后稷氏配祀畢耕籍
田于南郊先農壇在籍田之北高五尺濶五尺四陛籍

田在皇城南門外御耕籍位在先農壇東南高三尺濶
二丈五尺四陛其神位先農正位南向后稷位西向正
配位幣各用青色其餘器物禮儀並與社稷同但不用
玉仍加登三禮部崔亮奏按禮運曰禮行於郊則百神
受職沈括據唐制云有事上帝則百神皆預遣祭告惟
太廟則　皇帝親行祭告今擬圜丘方丘大祀前期
上親告太廟仍遣使預告百神如祀圜丘則曰某年某
月日　皇帝有事于圜丘咨爾百神以相祀事方丘亦
如之仍增天下神祇壇于圜丘之東方丘之西其神主
皆題曰天下神祇詔從之　上謂崔亮曰先賢有言見

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此人情之常今
祭祀省牲於神壇甚邇揆之人心殊爲未安於是亮奏
考古省牲之儀遠神壇三百步　上喜曰必如是而後
可亮復奏大祀之牲、上宜躬省若中祀小祀請依舊
典令太常卿禮部官往　上曰朕既齋戒以事神於省
牲朕豈憚勞於是凡親祀　上皆躬省又諭禮臣曰凡
祭祀天地社稷宗廟山川等神是爲天下蒼生祈福宜
下令百官一體齋戒若自有所禱於天地百神不關於
民者恐百官齋戒不致專精則不可以感格又謂省臣曰朕每祭
享天地百神惟伸吾感戴之意禱祈福祉以佑生民未

嘗敢自微惠也且齋戒所以致誠誠之至與不至神之
格與不格皆係於此故朕每致齋不敢有一毫懈惰今
定齋戒之期大祀以七日中祀以五日不無太久大抵
人心久則易怠怠心一萌反爲不敬可止於臨祭齋戒
三日務致精專庶幾可以感格著爲令五月癸卯夏至
祭皇地祇於方丘正壇第一成設皇地祇位正中南向
玉用黃琮幣用黃色第二成設五嶽位在東四海位次
之五鎮位在西四瀆位次之　用純犢一五嶽五鎮帛
亟四海四瀆帛各四隨其方色散齋之日　皇帝備法
駕至天下神祇壇祭其正祭犧物禮樂並與圜丘同入

月、上以每歲祀天地社稷嶽鎮海瀆靈星諸神皆設
壇祭有定期然祭之日或爲風雨飄頓而升降出入之
際奔走百執事之人冠服沾濕非惟不便行事又因以
褻神乃諭禮官考前代有即壇爲殿可蔽風雨便於行
事者至是禮部尚書崔亮奏宋祥符九年議南郊壇祀
天或値雨雪則就太尉齋所望祭元經世大典載社稷
壇壝外垣之內北垣之下亦嘗建屋七間南望二壇以
備風雨曰望祀堂請依此制於圜丘方丘壇南皆建殿
九間社稷壇北建殿七間遇風雨則於此望祭焉　上
從之亮又奏靈星壽星司中司命司民司祿諸神郎周

禮幽禜之際漢嘗立靈星祠以祀之然星之祭所以壇
而不屋者將以通天地風雨霜露之氣也屋而祭之似
乖於禮故唐宋不用然諸壇既爲殿屋則靈星諸祠亦
用爲便、上曰風雨星辰之神其氣流通其神無所不
在且祭壇有屋所以棲神靈風雨便於行事何不可也
靈星諸神其准漢制於城南爲壇屋以祭亮又奏壽星
於　聖壽日致祭同日祭司中司命司民司祿示與民
同受其福也八月望日祀靈星遣官行禮以爲常從之
則年同中以下及壽星當祭又按禮記郊祭器用陶匏瓦器尚質故
也周禮籩豆凡祭祀供簠簋之實疏曰外祀用瓦簋今

祭祀用磁已合古意惟盤盂之屬與古之簠簋登豆制
異今擬凡祭器皆用磁其式皆倣古之簠簋登豆惟籩
以竹詔從之初南北郊之祀群臣屢請舉配典 上謙
讓未許且曰俟平慶陽議之八月慶陽平冬至將行郊
祀禮群臣復固請乃從之禮部因言先時郊祀以未舉
配天之禮故禮成復詣太廟恭謝今既議舉配天廟謝
之禮宜不用惟先祭三日詣太廟以享告從之十一月
乙巳冬至祀圜丘始奉 仁祖配先三日 上詣 仁
祖廟告曰惟我父母德應上帝實生眇躬今代前王統
理天下爲億兆主已經二載凡兩祀天地未敢舉行配

天之禮者蓋功業未就故也今疆宇既廣民生稍安敬
用今月十四日冬至恭祀圜丘謹請 皇考作主以配
至日行禮 仁祖配位設正壇第一成之東西向陳設
同上帝但不用玉行禮如上帝儀
三年建齋宮于圜丘之西方丘之東十一月命禮部改
作天地等房壇牲房先是 上以郊祭之牲與群祀之
牲混養不足以剔事天之敬乃因其舊地改作而加繪
飾中爲三間以養郊祀牲左三間以養后土牲右三間
以養太廟社稷牲餘屋以養山川百神之牲凡太祀牲
儀前一月 駕躬親滌養犧命群臣更日往視歲以爲

常
四年三月改築圜丘方丘壇 圜丘壇二成上成徑四
丈五尺高五尺二寸下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六尺五
寸高四丈九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八尺高一丈一寸
壇址至內壝墻南北東西各九丈八尺五寸內壝墻高
五尺外壝墻高三尺六寸 方丘壇亦二成上成面徑
三丈九尺四寸高三尺九寸下成周圍每面廣一丈五
尺五寸高三尺八寸上下二成通徑七丈四寸高七尺
七寸壇址至內壝墻東西北八丈九尺五寸內壝墻至
外壝墻南北東西各八尺二寸內壝墻高四尺三寸外

壝墻高三尺三寸
五年六月將有事于方丘賜陪祀官及樂舞生以下凡
執事人明衣布 上御齋室謂省臣曰朕前數日心中
弗寧夜不安寢若有所驚者忽聞中都皇城萬歲山雨
雹甚大其在是乎據占書冰雹乃兵象宜遣人戒飭守
禦官嚴加防護以備不虞省臺官因奏各州縣冰雹傷
禾稼鳥雀亦有死者 上曰漢宣帝及石勒時亦有雨
雹損禾稼斃飛鳥事人君能恐懼修德則天災可弭朕
于此不敢不謹
六年九月鑄太和鐘成建樓于圜丘齋宮之東北懸之

享郊祀候　駕起則鍾聲作登壇則止禮畢升　駕又
聲之
七年七月增圜丘方丘從祀更定其儀圜丘第一成設
昊天上帝正位　仁祖配位如舊第二成東設大明位
西設夜明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三壇星辰一壇分設于
東西星辰之次東則太歲及五嶽壇西則風雲雷雨及
五鎭壇內壝之外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大
下神祇二壇設于海瀆之次方丘第一成設皇地祇正
位　仁祖配位如圜丘第二成東設五嶽位西設五鎭
位內壝之內東西各二壇東四海壇西四瀆壇天下山

川壇二分設于海瀆之次內壝之外東西各設天下神
祇一壇　上以大祀既終獻方行分獻禮爲未當命學
士詹同宋濂議乃改定初獻奠玉帛將畢即分官行初
獻禮亞獻終獻皆如之又謂古人祭用香燭所以達道
陰陽以接神明初無上香之禮罷之
十年　上以分祭天地揆之人情有所未安命舉合祀
之典即圜丘舊址爲壇而以屋覆之名曰大祀殿　上
既改建太廟于雉闕之左惟壇社稷國初所建未盡合
禮又以大社大稷分祭配祀皆因前代制欲更建之爲
一代之典遂下禮部尚書張籌詳議奏曰按通典顓頊

祀共工氏子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
稷田正也高辛唐虞夏皆因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
祀之此社稷之祀所由始也商湯以旱而遷社以后稷
代柱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然王肅謂社稷句龍稷
祭后稷皆人鬼非地神而陳氏禮書又謂社所以祭五
土之祗稷所以祭五穀之神鄭康成亦謂社爲社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故配社祀之
稷以有播種之功故配稷祀之二說爲不同漢元始五
年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唐宋及元則又以
句龍配社周棄配稷蓋本鄭氏之說此配祀之說緣於

古昔初無一定之論也至於社稷分合之義書召誥言
社于新邑孔氏註曰社稷共牢又封人掌設王之社壝
註云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如是則當時社與稷固
已合而一之矣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
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共同功均利而養人
也而山堂考索則曰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爲九土之
尊稷爲五谷之長稷生于土則社與稷固不可岐而二
之矣又曰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是則社
稷之祭合而一之於古自有明證至於壇位則考之周
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起大事動大

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
而親之與先祖等漢遣官祭大社大稷光武立大社大
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唐因隋制建于含光門之右大
抵皆本成周左祖右社之意祔主之言周禮大司徒設
其社稷之壝而樹之主各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小宗
伯立軍社鄭氏注社主用石爲之蓋以石者土之所生
最爲堅實故也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朱子云觀古人意正以
樹爲主如今人稱神樹之類又曰社有主而稷無主唐
不可曉恐不可以已意增添唐神龍中議立社韋叔夏

引鄭玄議以爲社主用石韓詩外傳云天子社主長五
尺方二尺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埋其半
以象根在土中而本末均也宋初祭社稷正配位用神
位版大社又以石爲主其形如鐘長五尺方二尺剡其
上培其下半其中植槐是則木主石主前代蓋兼用矣
今擬社稷合祭共爲一壇皆設木主而丹漆之祭則設
于壇上祭畢收藏仍用石主埋壇之中如唐宋之制至
于以句龍配社以棄配稷棄雖唐虞稷官而句龍共工
氏之子也祀之無義商湯欲遷之而未果漢嘗易以夏
禹而今已列祀帝王之次棄稷亦配享先農請罷句龍

與棄配位謹奉　仁祖配享大社大稷以成一代之盛
典以明社尊而親之之道　上覽奏稱善遂命改作社
稷壇于午門之右其制社稷共爲一壇壇二成上廣五
丈下如上之數而加三尺崇五尺四陛築以五色土色
如其方而覆以黃土壇四面皆甃以甓石上五尺埋壇
之中微露其末外壝牆各飾以方色東青西白南赤北
黑外爲周垣東西廣六十六丈七尺五寸南北廣八十
六丈六尺五寸垣皆飾以紅覆以黃琉璃瓦垣之北設
靈星門三間外爲祭殿以虞風雨凡六楹深五丈九尺
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祭殿之北爲拜殿六楹深三

丈九尺五寸連延十丈九尺五寸拜殿之外復設靈星
門內近南爲神廚六楹深二丈九尺五寸連延七丈九
尺五寸又其南爲神庫六楹深廣如神廚西靈星門之
外爲宰牲房四楹中爲滌牲池一井一十月工完張籌
奏天地社稷宗廟崇敬之禮一也故書稱成湯顧諟天
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後世列爲
中祀失所以崇祀之意至唐升爲上祀國朝之初仍列
中祀而臨祭之服或具通天冠絳紗袍或以皮弁行禮
制未有定今既考用古制右社稷左宗廟有事社稷則
奉　仁祖配其禮重矣宜升爲上祀具冕服以祭　上

是之至是行奉安禮　上冕服乘輅百官具祭服詣舊
壇以遷主告祭行一獻禮畢執事起石主舁之具儀衛
作樂百官前導　上乘輅至新壇執事奏安石主于壇
上別設木主于神位具牲醴庶品行奉安禮升爲上祀
奉　仁祖配十一月冬至始合祀天地于奉天殿祝文
曰禮以義起貴乎情文兩盡曩者建國之初遵依古制
分祀天地于南北郊周旋九年于心未安誠以人君者
父母天地仰覆載生成之恩一也及其嚴奉禮祀則有
南北之異揆以人事人子事親曷敢異處竊惟典禮其
分祀者禮之文也其合祀者禮之情也徒泥其文而情

不安不可謂禮方改建祀殿功未就緒今朝堂適成時
當冬至謹合祀于殿庭自今以春首合祀于南郊永爲
定禮謹奉　皇考仁祖配惟　上帝　皇地祇鑒之
十一年十月大祀殿成十二楹中四楹飾以金餘施三
釆正中作石臺設　上帝　皇祇神座于其上每歲正
月中旬擇日合祭　上具冕服行禮奉　仁祖配享殿
中殿前爲東西廡三十二楹正南爲大祀門六楹接以
步廡與殿廡通殿後爲庫六楹以貯神御之物名曰天
庫皆覆以黃琉璃設廚庫于殿東少北設宰牲亭井于
廚東又少北皆以步廊通道殿兩廡後繚以周牆至南

爲右門三洞以達天祀門內謂之內壇外周垣九里三
十步石門三洞南爲甬道三中門曰神道左曰御道右
曰王道道之兩傍稍低爲從官之道齋宮在外垣內之
西南東向于是勅太常曰近命三公率工部役梓人于
京城之南創大祀殿以合祀　皇天后土冬十月功成
特命禮部去前代之祭歲止一祀古人祀天于南郊蓋
以義起故曰南郊祀天以其陽生之月北郊祭地以其
陰生之月不知至陽祭之于陰月至陰祭之于陽月於
理可疑且掃地而祭其來甚遠蓋言祀地尚實而不尚
華後世執古而不變遂使天地之享反不及人之享若

是人之享亦執古而不變則當汙尊而杯飲茹毛而飲
血巢居而穴處也以今言之世果可行乎斯必不然命
命太常每歲合祭天地於春首正三陽交泰之時人事
之始也其後大祀殿復易以青琉璃瓦
十二年正月合祀天地於南郊大祀殿命魏國公徐達
及公侯等分獻日月星辰嶽鎮海瀆山川諸神凡廿
七壇正殿三壇　昊天上帝皇地祇壇俱南向　仁祖
配位壇西向丹陛之東爲壇曰大明西向其西爲壇曰
夜明東向兩廡爲壇各六星辰之壇分設于東西星辰
之次東則太歲五嶽次四海西則風雲雷雨[illegible]

次四瀆天下山川神祇爲壇陛設仍舊儀仁祖配
位並用蒼璧太歲風雲雷雨酒盞各十東西廡名共設
酒盞三爵一亦於壇之南前期上皇帝致齋五日前
祭二日太常寺同光祿寺官詣壇省牲五日奠玉帛進
俎三獻酒俱先詣 上帝神位前次詣 皇地祇神位
前次詣 仁祖神位前餘悉仍舊儀其祝文云嗣天子
臣敢昭告于 昊天上帝 后土皇地祇時維孟春三
陽交泰敬率臣僚以玉帛犧齊庶品恭祀于大祀殿備
茲燎瘞 皇考仁祖配祀禮畢詰旦駕還御 奉天殿
百官行慶成禮大宴是祭也自齋誓百官至將祭之夕

天宇澄霽升壇星緯昭煥祥飈慶雲光彩煒煜
二十年正月甲子南郊天氣清明聖情悅豫明年三月
增修南郊壇壝於大祀殿丹墀內疊石爲臺四東西相
向爲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亦東西相向疊石
爲臺凡二十各高三丈有奇周以石欄陟降爲磴道臺
之上琢石爲山形鑿龕以置神位爲五嶽五鎮四海四
瀆并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諸神（有歷代帝王壇五字再詳）之壇
壇之後樹以松柏外壝東南鑿池凡二十區冬月伐冰
藏凌陰以供夏秋祭祀之用其歷代帝王及太歲風雲
雷雨嶽鎮海瀆山川月將城隍之神並停春祭每歲八

月中旬擇日祭之日月星辰既已從祀其朝日夕月禜
星之祭悉罷仍命禮部更定郊廟社稷諸禮儀著爲常
式

皇陵太廟
上渡江後濠梁一帶惟孫德崖等竊據連歲荒旱乏食
死徙其衆多歸于張士誠劉福通挾小明王據安豐元
兵數來攻衆日離散士誠亦自福山取常熟據蘇州自
王高郵其初起之地稱重鎮率兵進　攻安豐殺福通
上親率諸將救之敗其兵挾小明王歸獨李濟爲士誠
守濠梁觀望成敗不肯卽歸　上東西用兵方急未暇
顧及祖父墳墓地也卽命中書省定宗廟祭饗及月朔
薦新禮儀時時歎賴祖宗之佑化家爲國二親不及養
追思痛傷并錄　皇考妣忌辰歲時享祀爲常旣攻張

士誠圍高郵　上功業益盛謂相國李善長曰李濟不
降是吾有國而無家也命以書招之其辭曰近聞退兵
泰州固守濠梁予爲同鄉又同宗深惟成敗禍福之計
不可不告以此啓聞於　主上奉命致書　主上之意
若曰曩因元亂起兵我與李濟皆致甲冑彼此猜疑遂
使鄭同僉棄妻子奔濟走常州蓋反間生變事在謀首
於濟何預此　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
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
豪傑士能之蓋豪傑乘亂起兵相爲雄長及遇眞主則
委身歸之若竇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濠梁吾

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
時或忘今徐相國克泰州攻高郵取淮安狥未下之地
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故遣使杜三獻計左右
願審時度事獻納濠城使吾　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
陵下慰鄉里父老之望則功不在二子下况我　主上
寬仁神武纖芥小釁不足爲累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
較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爲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爲
僇貽天下之笑豈不可惜竊又籌之今日所爲不知果
爲元歟爲張歟如爲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
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久矣如爲張也則彼驕淫悖

道亡在旦夕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
無所成竊爲憂之不報命平章韓政進兵攻水簾洞月
城又攻西門城中拒守甚堅乃督顧時等以雲梯砲石
四面擊之時孫德崖久已死濟度力不能支吏知州馬
麟出降　上遣人賫書諭宿州吏民曰自元失政豪傑
並起奸詭之徒多假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張九四亂元
之天下作臣作叛浚民膏血專于自利近殺元官吏誑
誘良民擾我邊境觀其所爲譎詐多端不可不討自去
年十月十七日命左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
初九日報至淮東郡縣八處鹽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

平近者安東淮安守臣梅右丞蕭泰政等封府庫籍
兵全城來歸已令官復其職民復其業惟爾宿州實我
親戚將士故鄉安得不取以其爲父母桑梓之邦不忍
即興師攻殺是用遣使告諭宜體予懷毋爲自絕元徐
州守將陸聚乃以徐宿二州請降　上至濠州追念（仁）
仁祖太后始喪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
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緦麻葬
畢除之今當如制　上愴然曰改喪雖有常禮父母之
恩豈能盡報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麄布爲之
起居注王褘曰比緦麻爲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

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啟但增土培封陵
旁居民汪文劉英與　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至
鄰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濠州父老經濟
等來見與宴加賜示以不得久留之意（詳見大訓記）其
冬作新宮先建廟社明年丁未吳元年四月辛亥　仁
祖忌日　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
同侍側再三慰解敬止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
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
値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
皆不能仰視罷朝祭日彌忌辰（自是歲以爲常）九月　太廟

成四祖各爲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二廟　熙
祖居西第二廟　仁祖居東第三廟廟在宮城東南皆
南向每廟中奉神御陳設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施戟
二十四外爲都宮正南之門別廡齋次五間齋次之西
爲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爲神廚五間西向其南爲
宰牲池池南向戊戌東門
上登大位即詣太廟追尊四代考妣（其詳并句容祖陵見天源記）
羣臣儒臣進　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爲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報本之意也德有厚
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有天子七

廟而商書猶并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
自商有之不獨周爲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
穆以次而遷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至周穆
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
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
遷漢高祖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
國立廟高祖以下無聞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
宮爲高祖廟及陵旁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
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宣帝又尊武
帝爲世宗皆擬世不毀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

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帝及文武宣元五帝廟子親奉祀
長安立成哀平三帝廟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
於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
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
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之廟由
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
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
創制立九室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
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親盡之主禮
合祧遷至禘祫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為一

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
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
熙寧中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
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
乃建九廟高宗崇寧後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
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于燕
京以太祖居中為不遷之祖至泰定中為七世十室今
擬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
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
高祖廟從之因定宗廟時享之禮學士陶安等奏禮古
者禴祀蒸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于祖廟祭于各廟
者惟春為然自漢郊而不廟皆同堂異室四時皆合祭
今四廟時享亦宜倣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適禮之中
無煩瀆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
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薺生菜雞子鴨子二月水
芹蔞蒿臺菜子鵝三月茶筍鯉魚鮆四月櫻桃梅杏時
魚雉五月新麥黃瓜桃李來禽雉子六月甜瓜蓮子冬
瓜七月菱雪梨紅棗葡萄八月芡新米菱苜薑鱖魚
九月紅豆柿橙蟹鯿魚十月木瓜柑橘菜菔兔鴈十一
月蕎麥甘蔗天鵞鷀鵝鹿十二月芹菜菠菜白魚鯽魚

上覽畢謂群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于
後不若養之于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
兒其意謂為兒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
為人兒親存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已
久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命著常典俾子孫
世承之三月丁未祫享太廟德祖考妣神位居中南
向懿祖考妣居東第一位西向熙祖考妣居西第
一位東向仁祖考妣居東第二位西向每位用犢羊
豕各一帛一白色登三鉶三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當
製祭器並以古今異宜悉照常時所用塗以金見大誥記

五年六月易以金每廟壺一、盂二、臺盞二、爵一、碗四、肉楪十、菜
楪十、棗四、匙二、筯二、茶壺一、茶鍾二、香爐一、香盒一、抱
瓶二、燭臺二、計金八千八百八十餘兩、片楎椸枕簟篋
笥帷幔之屬皆象其平生焉、
二年製四代、帝后紗服、帝服用玄色畫紗袞衣太
紅紗繡裳、后用青紗褘衣大紅繡金緣絡歲時、太
廟祝文稱孝子不稱皇帝遣皇太子親王稱遣第幾子
不稱皇太子某王薦新太常寺移光祿寺先上、太廟
方進御立鳳陽陵碑初禮部尚書崔亮奏歷代諸陵皆
有號今　仁祖陵宜加以尊名　上定曰英陵亮復奏
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博士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
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
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為槨時
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又唐太宗昭陵之
號定於葬長孫皇后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
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兩號其餘祭告之禮
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
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
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英陵
加號崔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禮之宜亮曰加上陵

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之上先陵曰昌宋太
祖加上高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
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
情如先帝陵號不告豈情也哉廷議皆以為然命鐫英
陵碑石太常行祭告禮尋改曰　皇陵前後數命太子
諸王展陵、上間一行旱災、上念微時艱苦祭告太
廟曰惟祖宗積德百靈祐助戡定禍亂上帝為天下生
民任以司牧使厚民生惟恐弗勝日懷憂懼伏見去年
四方旱災民命顛危今春風雨不時豐荒未卜因念微
時　皇考妣凶年艱食取草之可茹者雜米以食艱難
困苦何敢忘之今富有四海而遭時若此咎實在兒生
民何辜因具草蔬糲飯與妻妾共食旬日以同民艱以
答天譴敬告知之、
三年正月定太廟朔望薦新及獻新儀各廟共用羊一
豕一、籩豆各八簠簋登鉶各二尊三及常饌鵝羹飯二
月太常少卿陳昧奏周制孟冬祀司民司祿獻民數穀
數則受而藏之蓋民食皆命于天故民數有拜受之禮
今圜丘郊祀宜以戶口錢糧之籍陳于臺下禮畢藏之
內府以見拜受于天之義從之其天下城池山川地理
形勝亦皆繪圖成書藏之內庫以垂久遠初太廟時享

定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冬以冬至至是崔
亮奏古者天子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者四時之首因
時之變致其孝思至仲季之月不過薦新今用清明端
午七月望冬至既與古制不同況冬至日既行郊祀又
復廟享難以兼舉宜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清明
等節各備時享從之十月崔亮等奏周禮大宗伯以吉
禮事邦國之神鬼以肆獻祼享先王灌以鬱鬯謂始迎
尸求神時也禮記郊特牲曰魂氣升于天體魄歸于地
故祭有求諸陰陽之義殷人先求諸陰聲是也祭統云
祭之屬莫重於灌凡大祭有三始宗廟以樂為致神始

以祼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按說文祼祭也從示果
聲酌鬯以灌地夏氏曰灌者謂以圭瓚酌鬱以獻尸尸
受灌而不飲因灌于地故謂之灌也鬯說文曰鬯以秬
釀金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徐氏曰秬黑黍也服服事
也周人尚臭祼用鬱鬯以秬黍擣鬱金草取汁而用之
和釀其氣芬香調鬯故謂之秬鬯陸佃云秬者百穀之
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煮以合鬯圭瓚禮書云圭柄
也瓚杓也徐氏曰瓚亦圭也圭狀剡上邪鋭之於其首
為杓形謂之瓚於其柄為注水道所以灌瓚之言進也
以進於神今定擬宗廟之祭奠帛之前宜舉用祼禮所

用圭瓚宜依周禮以玉為之瓚口徑四寸深至圭二寸
通長一尺三寸博二寸五分厚五分鼻一寸作龍形流
空五分瓚槃用金為之口徑九寸深五分足徑七寸高
九分其鬱鬯用糯米代黑黍為酒以鬱金汁和之其冬享太廟行家人禮明年始行灌禮十一月命建奉先殿上以歲時致
享則於太廟至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下考
論以聞於是尚書陶凱奏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
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廂有室曰寢寢是棲身之處故
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自漢以來廟在宮城外已
非一日故宋建欽先孝思殿於宮中崇政之東以奉神

御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別建奉先殿
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遍祭用
常饌行家人禮

四年四月奉先殿成在宮門內之東製四代帝后
神位衣冠每日上及皇太子諸王二朝皇后率妃
嬪日進膳每月朔薦新親太廟朔有牲獻及時品獻新太常寺
奏上聞移光祿供獻上出方如臨濠還行禮尋以祭告後罷
八年七月上以太廟在皇城東北地勢少偏改建于
闕左為正殿同堂異室殿東西為兩廡後為寢殿前為
正門左右為門又前為靈星門

九年十月廟成自舊廟迎至　德祖帝后居中　三祖東西向皇伯考壽春王并王妃二十一位侑于東廡功臣開平忠武王等一十二位配于西廡享祭禮畢次第奉神主於寢殿各室自是四時之祭皆行合享之禮

十一年改立　皇陵碑　上親製文勒之先　上以古人父母既殁生日當倍悲傷臣下致賀又何忍受故即位以來俱却

十三年四月李善長等表請今年　聖節受百官朝賀不許明日又請　上手詔答曰父母劬勞昊天罔極生辰之日惟有痛心朕于是日清晨奉祀靜居終日者念

劬勞莫報耳比者卿等數以天下太平朕復年高稱賀今不違群情勉從所請尚從中制惟當禮而已在外諸司五品以上自明年始聽其表賀

十九年盱眙人朱貴以泗州陵圖來獻命禮部製　德祖　懿祖　熙祖三代帝后袞冕冠服命　皇太子往修繕藏衣冠祭告起祭殿薦號曰　祖陵

皇明大事記卷之六終

朱國禎輯

樂章　洪武永樂嘉靖

朝賀

陞殿奏聖安之曲

乾坤日月明。八方四海慶太平。龍鳳樓中扇開簾捲。帝王興。聖感。天地靈保　萬壽。洪福增。祥光王氣生。陞寶位。永康寧。

冊陞百官行禮奏萬歲朝天子之曲

雨順風調昇平世。萬萬年山河社稷。八方四面干戈息。慶龍虎風雲會。　右萬歲樂

聖德聖感洪福齊天地。御階前文武兩班齊。擺列在丹墀內。舞蹈揚塵。山呼萬歲。統山河壯帝畿。禮儀讚稽。慶龍虎風雲會。　右朝天子

還宮奏定安之曲

九五飛　聖龍千邦萬國敬依從。鳴鞭三下同。公卿環佩響玎玖。掌扇護　御容。中和樂音呂濃翡翠錦繡擁。還　華蓋赴龍宮。

中宮朝賀

天香鳳部

龍樓鳳閣彤雲曉。開綉簾。天香芬馥。瑤階春暖千花簇。壽　聖母齊頌祝。　御筵奏獻長生曲。坤道寧。品類咸亨。和氣四時調。玉燭。享萬萬年太平福。

東宮朝賀　陞殿　還宮　百官行禮奏千秋歲

堯年舜日勝。禹甸慶雲生。繚繞鳳樓風調雨順五穀收。萬民暢歌謳。

大宴　洪武定　御慶成宴

一奏炎精開運之曲

炎精開運。篤生　聖皇。大明御極。遠紹虞唐。河清海宴。物阜民康。威加夷狄。德被戎羌。八珍有薦。九鼎馨香。鐘鼓鏘鏘。宮徵洋洋。怡神養壽。理陰順陽。保玆遐福。地久天長。

二奏皇風之曲

大皇風。被八表。熙熙聲教宣。時和景象明。紫宸開繡筵。龍袞曜朝日。金爐裊祥煙。濟濟公與侯。被服麗且鮮。列座侍丹扆。磬折在周旋。羔豚升華俎。玉饌充方圓。初筵奏南風。繼歌賡載篇。瑤觴欣再舉。拜俯禮無愆。同樂及斯辰。於皇千萬年

奏舞　清海宇

拔劍起淮土。策馬定寰區。王氣開天統。寶曆應乾符。

武畧文謨。龍虎風雲。㓊業。剏將軍。星繞。貔勇士。月彎弧。選騎平南楚。結陣下東吳。跨蜀驅胡。萬里山河壯帝居。

三奏眷皇明之曲

赫赫上帝。眷我皇明。大命既集。本固支榮。厥本伊何。育德春宮。厥支伊何。藩邦以寧。慶延百世。澤被群生。及時爲樂。天祿是膺。千秋萬歲。永觀厥成。

奏舞　小將軍

大明君。定宇寰。聖恩寬。掌江山。東虜西戎。北狄南蠻。手高擎。寶貝盤。

殿前歡

五雲宮闕連霄漢。金光明照眼。玉溝金水聲潺潺。瀕顯觀。趨蹌看。儀鑾嚴肅百千般。威人心膽寒。

慶新年

虎豹關。文武班。五綵間。慶雲朝霞爍。黃金殿。喜氣增。卅墀內仰聖顏。翠遶紅圍錦繡班。高樓十二欄。笙簫趁紫檀。儤音韻。瑤纂按。拜舞齊。歌謠讚。吾皇萬壽文。

門子

定宇寰。定宇寰。掌江山。撫百蠻。謳歌拜舞仰親讚。萬年帝業安。

四奏天道傳之曲

馬負圖兮天道傳。龜載書兮人文宣。羲畫卦兮禹疇敘。皇極建兮合自然。綿綿曆數歸明王。祥麟在郊。威鳳舞。九夷八貢康衢謠。聖子神孫繼祖武。垂拱無爲邁前古。

奏舞　泰階平

乾坤清寧。治功告成。武定禍亂。文致太平。郊則致其禮。廟則盡其誠。卿雲在天。甘露零。風雨時若百穀登。禮樂雍和。政刑肅淸。儲嗣既立。封建乃行。讒佞屛四海。賢俊立朝廷。玉帛鐘鼓陳兩楹。君臣賡歌揚頌聲。

五奏振皇綱之曲

周南詠麟趾。卷阿歌鳳凰。藹藹稱多士。爲楨振皇綱。赫赫我大明。德尊踰漢唐。百揆修庶績。公輔理陰陽。峩冠正襟佩。都俞在高堂。坐令八紘內。熙熙民樂康。氣和風雨時。田疇見豐穰。獻禮過三爵。歡娛良未央。

奏百戲承應

六奏金陵之曲

鍾山蟠蒼龍。石城踞金虎。千年王氣。都于今歸 聖
王。六代繁華經幾秋。江流東去無時休。誰言天塹分
南北。英雄豈但唯曹劉。我 皇昔任濠梁屋。神遊天
錫眞人服。提兵乘勢渡江來。詞臣早獻金陵曲。歌金
陵。進珍饌。諧八音。繼三歎。請觀漢祖用兵時。爲嘗馮
異滹沱飯。

奏百戲承應

七奏長楊之曲

長楊曳綠。黃鳥和鳴。菡萏呈鮮。紫燕輕盈。千花浥露。
日麗風清。及時爲樂。芳尊在庭。管音嘐嘐。絲韻泠泠。
玉振金聲。各奏爾能。皤皤國老。載勸載懲。明德惟馨。
垂之聖經。唐風示戒。永保嘉名。無已太康。哲人是聽。

奏百戲承應

八奏芳醴之曲

夏皇厭芳醴。商湯遠色聲。聖人示深戒。千春垂令名。
惟 皇登九五。玉食保尊榮。日昃不遑餐。布德延群
生。天庖具豐膳。鼎鼐事調烹。豈但資肥甘。亦足養遐
齡。達人悟玆理。恒令五氣平。隨時知有節。昭哉天道
行。

奏隊舞承應

九奏駕六龍之曲

日麗中天漏下遲。公卿侍宴多令儀。簫韶九奏篪九
獻。爐煙細逐祥風吹。群臣舞蹈 天顏喜。庶熙民康
長若此。六龍廻駕鳳樓深。寶扇齊開扶玉几。景星呈
瑞慶雲多。兩曜增輝四序和。聖人道大如天地。歲歲
年年奈樂何。

奏隊舞承應

進膳 水龍吟

寶殿祥雲紫氣濛。 聖明君。龍德宮。氤氳霧靄檜栢
間青松。龍樓鳳閣。雕梁畫棟。此是蓬萊洞。

太平清樂

太清歌

萬國來朝進貢。仰賀 聖明主一統華夷。普天下八
方四海南北東西。託 聖德勝堯王保護家國。太平
天下多歸一。將兵器銷爲農器。旌旗不動酒旆招。仰
荷天地。

上清歌

一願四時風調雨順民心喜。攝外國將寶貝。攝外國
將寶貝見。 君王來朝寶殿裏。珊瑚瑪瑙玻璃。進在
丹墀。

開天門

託長生。日月光天德。萬萬歲永固 皇基。公卿文武來朝會。開玳筵。捧金杯。

殿內侑食 永樂定

奏上萬壽之曲

龍飛定萬方。受天命。振紀綱。彝倫攸敘四海康。普天率土盡來王。臣民舞蹈。嵩呼載揚。稱觴奉 皇聖壽天長。

奏舞 四邊靜

威伏千邦。四夷來賓納表章。顯禎祥。承乾象。 皇基永昌。萬載山河壯。

刮地風

聖主過堯勝禹湯。立五常三綱。八蠻進貢朝 今上頓首誠惶。朝中宰相燮理陰陽。五穀收成。萬民歡暢。賀吾 皇齊讚揚。萬國來降。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天眷 聖皇。五辰順。四海寧。風調水順百穀登。臣民鼓舞樂太平。賢在位。邦家永禎吾 皇仰洪恩。夙夜存誠。

奏永應 豆葉黃

雨順風調。五穀收成倉廩豐盈。大利民生。託賴著 皇恩四海清。鼓腹謳歌。白叟黃童共樂咸寧。

奏舞 小將軍

順天心。 聖德誠。化番邦。盡朝京。東夷歸伏。舞於龍廷。貢 皇明寶貝擎。

殿前歡

四夷率土歸 王命。都來仰 大明。萬邦千國皆歸正。見 帝庭。朝仁聖。天階班列衆公卿。齊聲歌太平。

慶豐年

和氣增。鸞鳳鳴。紫霧生。祥雲朝霞映。爇金爐香味馨。

列玳筵 御駕盈。絃管簫韶部。五音應。龍笛間鳳笙。

渤海令

金杯中酒滿盛。 御案前列群英。 君德成。 皇圖慶。嵩呼萬歲聲。

過門子

聖主興。 聖主興。顯威靈。蠻夷靜。至仁至德至聖明。萬萬年帝業成。

三奏感天地德之曲

皇心感地靈順天時。德厚生。含弘光大品物亨。鍾奇毓秀。產俊英。河清海晏。麟來鳳鳴。陰陽永和平。相我文

明。

奏舞　新水令

錦衣花帽設丹墀。具公服百司同會。麟至舞鳳來儀

文武班齊朝賀　聖明帝。

水仙子

八方四面錦華夷。天下蒼生仰　聖德。風調雨順昇

平世。遍乾坤皆讚禮。託　君恩民樂雍熙萬萬年

皇基堅固。萬萬載江山定體。萬萬歲洪福天齊。

四奏民樂生之曲

世間的萬民荷天地感　聖恩。乾坤定位四海春君

臣父子正大倫。皇風浩蕩。人心載醇。熙熙樂天真。

永戴　明君。

奏舞　慶太平

姦邪濁亂朝綱。構禍難煽動戈戕赫怒吾　皇。親征

壩上指天戈。敵皆降。

武士歡

白溝戰場。旌旗雲合迷日光。令嚴氣張。三軍踴躍齊

奮揚掃除殘甲如風蕩。凱歌傳四方。仁聖不殺降。望

河南。犬狼搶。

滾繡毬

肆旅拒持力強。一心構殃萊滄州百尺城隍逞兇豪

恣虎狼。訖能禦當。順天心有德隆昌。倒戈卸甲齊歸

降。撫將生還達故鄉。自此仁聞愈彰。

陣陣贏

不數孫吳兵法良。神謀睿算合陰陽。八陣堂堂行天

上。虎略龍韜敢當。俘四十萬皆躁放感荷仁恩戴

上蒼。

得勝回

兩傍四方。展鳥翼風雲厲行。出奇兵敵難量。士強馬

強。遍百里眠旗臥鎗。勝兵回。樂洋洋。

小梁州

敵兵戰敗神魂喪。擁貔貅直渡長江。開市門肆不移

宣　聖恩如天曠。綸音頒降普天下。仰吾　皇。

五奏感皇恩之曲

當今四海寧。頌聲作。禮樂興。君臣慶會躋太平。衣冠

濟濟宴彤庭。文臣武將共荷恩榮。忠心盡微誠。仰答

皇明。

奏舞　慶宣和

雨順風調萬物熙。一統華夷。四野嘉禾感和氣。一幹

百穗。一幹百穗。

窄輭兒

梯航萬國來丹陛。太平年永固洪基。正東西南北來朝會。洽寰宇。布春暉。四夷咸賓聲教美。自古明王在慎德不須威武服戎狄。祥瑞集鳳來儀。住朔萬萬歲聖明君王華夷。

六奏慶豐年之曲

萬方仰　聖君。大一統撫萬民。豐年時序雨露均。稼穡五穀貨財殷。酣歌擊壤風清俗淳。四夷悉來賓。正統　皇仁。

七奏集禎應之曲

皇天眷大明五星聚兆太平。騶虞出現甘露零。野蠶成繭嘉禾生醴泉湧地河水清。乾坤萬萬年。四海永寧。

八奏永皇圖之曲

天心眷　聖皇。正天位撫萬邦。仁風宣布禮樂張。戎夷稽首朝明堂。　皇圖鞏固賢臣贊襄太平日月光。地久天長。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恩被八紘。三光明。四海清。人康物阜歲屢登。含哺鼓腹皆歡聲。民歌　帝力。唐堯至仁。乾坤永清共樂太平。

續定大宴樂章　嘉靖

陞座

萬歲樂

五百昌期嘉慶會。啓　聖皇龍飛天位。九州四海重華日。大明朝萬萬世。

百官行禮　朝天子

滿前瑞煙。香透蓬萊殿。鳳回部律鼓淵淵。列陛上旌旗絢。日至朱躔。陽生赤甸。氣和融徵上玄。歷年萬千。長慶天官宴。

上護衣上花　水龍吟

寶殿金爐瑞靄浮。陳玉案列珍羞。天花炫彩照耀翠雲裘。鸞歌鳳舞虞庭樂奏。　萬歲君王壽。

一奏上萬歲之曲

聖主垂衣裳。興禮樂邁虞唐。簫韶九成儀鳳凰。日月中天照八荒。民安物阜時和歲康。上奉萬年觴。祝祚無疆。

二奏舞四邊靜

天啓嘉祥。　聖主中興振紀綱。頌海洋洋。功蕩蕩。國運隆昌。萬歲　皇圖壯。

三奏鳳鸞吟

維皇上天○佑　聖明景命宣○五雲輝○三台潤七緯光
懸協氣生嘉祥見○正萬民用群賢垂衮御經筵宵衣
勤政殿○禮圜丘　大祀精虔明水潔蒼璧圓象周文○
承殷薦○春　皇家億萬斯年○

二奏仰天恩之曲

皇穹啓　聖神○欽乾運祗郊禋○一陽初動靄先春○萬福
來同仰　至仁○祥開日月瑞見星辰○禮樂協神人宇
宙咸新○

迎膳　水龍吟

春滿雕盤獻玉桃○葭管動日輪高○熹微霽色遥映衮

龍袍○千官舞蹈○鈞韶迭奏曲度昇平調○

進膳　水龍吟

紫禁瓊筵煖應冬○驂八螭乘六龍○玉扆瑶笙○黻座獻
重瞳○堯天廣運○舜雲飛動○喜聽賡歌頌○

進湯　太清歌

長至日開黄道○喜乾坤佳氣陽長陰消○奏鈞韶○音調
鳳軫○律協鸞簫○仰　龍顔天日表○如舜如堯○金爐烟
煖御香飄○玉墀晴霽祥光繞○宮梅苑柳迎春好○燕樂
蓬萊島○

上清歌

力重霄○日轉　皇州曉○燕天家○共歌魚藻○龍鱗雉尾高
祝　聖壽慶清朝○

奏黄童白叟鼓腹謳歌承應

御鑾歌

雅奏樂昇平○瞻絳闕集瑶京○黄童白叟喜氣盈謳歌
鼓舞四海寧○金枝結秀玉樹含英聽康衢擊壤聲○
帝力難名○

三奏感昊德之曲

帝德運光明○一陽動○萬物生○升中大報蒼璧陳○禮崇樂
暢歆太清○星懸紫極○日麗璇庭○乾坤瑞氣盈海宇安

寧○

奏舞　賀聖朝

華夷一統萬國來同○獻方物修庭貢○遠慕　皇風○自
南自北自西自東○望天宮○佳氣鬱重重○四靈畢至麟
鳳龜龍○

殿前歡

瑞雲晴靄浮宮殿○一脈陽和轉○禮成交泰開周宴○感
笙調龍幄展○天心感格人歡忭○四海謳歌徧○

慶豐年

頌　皇天錫豐年○勤禹稼○力堯田○喜慰三農願○嘉禾

秀瑞麥鮮。賦九州貢八埏。神倉御廩咸充滿。養民以
養賢。
新水令
聖德精禋格昊穹。大一統。四夷來貢。玉帛捧。文軌同。世
際昌隆共聽輿頌。
太平令
誕明禋天監元后光四表惠。澤周流。來四裔趍前擁
後。獻萬寶充庭滿囿。稽首頓首天高地厚。祝 聖人
多男福壽。
四奏民樂生之曲

大報禮初成。象聖德遠 皇誠。神州赤縣永清寧。靈
雨和風樂太平。陰陽交暢品物咸亨。元化自流行。允
殖群生。
迎膳 水龍吟
五色群雲捧玉皇。開閶闔坐明光。鈞天樂奏。冬日御
筵張。文恬武熙。太平氣象。人在唐虞上。
進膳 水龍吟
玉律陽回景運新。燕鎬京。謌 皇仁。光昭雲漢之 氣
沸韶韺錦瑟和聲。瑤琴清韻。瞻仰 天顏近。
進湯 太清歌
萬方民樂時雍。鼓舞荷天工。雷行風動。喜今逢。前絃
北貊南夷西戎來覲貢 大明宮。尾羅斗拱。九重天
上六飛龍。五色雲閒雙彩鳳。普天率土效華封。允協
河清頌。
奏舞 新水令
五雲深護九重城。感洪恩。一人有慶。賜祁長禮方
行 帝德文明表率邦家正。
水僊子
執方安堵樂康寧。九域同仁荷 聖明。千年撫運承
天命。露垂甘。河獻清。見雙岐秀麥連莖。喜靈雪應冬

應。覩群雲拂曙生。神與化並運同行。
五奏感皇恩之曲
雙闕五星光霓旌樹紫盖張。璇臺玉曆轉新陽。鈞天
廣樂諧宮商。恩深露湛。喜溢霞觴。日月煥龍章。地久
天長。
奏舞 慶太平
維 天眷我 聖明禮圜丘至德精誠。乾元永清。洪
膺景命。休徵應。泰階平。
千秋歲
聖主乘龍御萬邦。慶雲翔化日重光。群臣拜舞稱壽觴。

載歌天保章。
滾繡毬
五雲車度九重。利見飛龍。耀袞章火藻華蟲。擎虎敔。
考鼉鐘鼉鼓逢逢。八珍列。九鼎豐隆。羌眉揚彩。舞重
瞳。萬國咸熙四海雍。齊歌頌　聖德神功。
殿前歡
萬年禮樂中興日。大化覩重熙。河清海晏臻祥瑞。五
行順。七政齊超三邁五貞元會。既醉頌鳧鷖。
天下樂
萬靈朝拱接清都。享南郊欽天法　祖。顧　聖人承

乾納祜。中和位育。龜獻範馬陳圖。
醉太平
禮樂萬年規矩。歌四海熙。衣冠蹈舞九龍墀。麗正仰
南離。紫雲高捧　唐虞帝。垂衣天下文明治。鎬烏岐
鳳呈嘉瑞。眞箇是人在成周世。
六奏慶豐年之曲
聖人懋承乾。綏萬邦屢豐年。　神倉御廩登天田。明粢
鬱鬯祀孔虔。輿情咸豫。協氣用宣。萬古帝圖侔璧合
珠聯。
七奏集禎應之曲
天保泰階平。寶露降渾河清。嘉禾秀麥集休禎。遐陬
絕域嘉氣盈。　一人有慶百度惟貞。萬國頌咸寧。麗
正重明。
八奏永皇圖之曲
鎬燕集天京。頌魚藻歌鹿鳴。邊陲安堵萬國寧。重譯
來庭四海清。咸池日曙昧谷雲征。　帝座仰前星。豫
大豐亨。
九奏樂太平之曲
皇極永登。乾符啓泰運昌。玉管回春動一陽。金鑾錫
燕歌九章。虞庭獸舞。岐山鳳翔。日麗袞龍裳。　主聖

臣良。
迎膳　水龍吟
香霧氤氳紫閣重。仰天德聰　帝容。星輝海潤甘雨
暘和風。樂比鳶魚瑞呈麟鳳。永獻卷阿頌。
進膳　水龍吟
萬戶千門啓建章。台階峻。　帝座張。三垣九道北斗
玉衡光。元氣調和雅運鏗鏘。　昭代慶明良。
太清歌
萬方圖畫來庭。稽首歌　帝仁。仰荷生成振乾綱陰
陽順。序民物樂生逢　明聖萬年春永膺休命華夷

蠻猺成歸正。蒼生至老不知兵。鼓腹含哺。同太平。九
有享清寧。
奏舞 萬歲樂
太平 天子興隆日。履初長陽回元吉。醴泉芝草休
徵集。會聞道五星聚室。
賀聖朝
一人元良百度維新。握赤符凝玄應。享太清。大禮方
行。祀事孔明。感天心億載恒承慶。 明王愼德。四夷
咸賓
奏蠻鞭得勝蠻夷舞承應

醉太平
星拱紫殿高。雲氣彤樓遠。九夷重譯梯航到。 皇圖
光八表。玉宇無塵明月皎。銀河自轉扶桑曉。平平蕩
蕩歸王道。百獸舞。鳳鳴簫韶。
看花會
普天下。都賴吾 皇至聖。看玉闕頻欵天山已定。四
夷效順歸 王命。天保歌聲。黎百姓。
天下樂
九重樂奏萬花開。望龍樓雲蒸霧靄。仰天工雍熙 帝
載。臣民歡戴。溥仁恩遍九垓。

清江引
黃鍾既奏陽和長。德盛天心覡。八文日月明。闢旁山
河壯。衛室民謡頻擊壤。
奏致語
萬民安樂 天下太平
嵩呼萬歲 再動樂聲
清江引
鈞天畢奏日方中。既醉歡聲動。雲章旁袞龍。威勢翔
威鳳。萬方安樂興嘉頌。
千秋歲

上下交歡燕禮成。一陽奮萬彙咸亨。風雲會合開
明運。紫極轉璇衡。
宴畢百官行禮
朝天子
文班武班。歡動承明殿。禮成樂備頌聲喧。貞咫尺仰
天顏。日照龍旌。風回雉扇。翠鞓旋奉黼黼雲間。斗間
五色金章燦。
還宮 萬歲樂
天回北極雲成瑞。望層霄重華日麗。九垓八埏歡聲
雍熙祝 聖壽萬萬歲。

小宴・永樂間定

一奏本太初之曲　朝天子

混兮沌兮。水土成元氣。不分南北與東西。未辯天和地。萬象包涵其中。秘密。難窮造化機。是陰陽本體。乃爲之太極。兩儀因而立

二奏仰大明之曲　歸朝歡

太極分。混然方始見儀形清浮濁偃乾坤定。日月齊輿照青霄萬象明。陽須動陰須靜。陰與陽皆相應流行二氣。萬物俱生。

三奏民初生之曲。　沽美酒

乾坤清宇宙寧。六合靜四維正。萬象原來一氣生。定三才五行。民與物共成群

太平令

爲一類不分人品。竟生食豈曉庖烹。避寒暑巢居穴遁。披樹皮相尋趁。如何是愛親。世情治生。雖混然各安其性。

奏百戲承應

三奏品物亨之曲　醉太平

黎民生世間萬物長塵寰。陰陽交運轉循環。久遠時庶繁相傳。氣候應無間。品物交錯。憑誰鑒。聖聖人出世整江山。王萬民得安。

四奏御六龍之曲　清江引

人心久仰生　聖君。天使人生聖聖人。受天擇體天居中正。御六龍。　聖明登九重。

碧玉簫

君坐神京。海嶽共從新。民仰　君恩。聖治有人倫。人品分萬物增。聖承乾。百福臻。垂法明。尊天命。與後朝皆從正。

奏百戲承應

六奏泰階平之曲　十二月

聖乃有言天。天是無言聖。聖人臨正。萬物亨通。恩威盛社稷安。仁德感江山定。選用英賢。興王政。分善惡賞罰均平。三公九卿。左右股肱。庶事康寧。

奏百戲承應

七奏君德成之曲　十二月

皇基以興。　聖帝修身奉天。體道聖德愈明。敬天地勤勞萬民。立法度。上下咸寧。

堯民歌

風俗醴樂厚彝倫。愛興學校進儒經。賢臣良將保朝廷。四野人民頌歎聲。用的是賢英。賢英定太平寰海

旨歸正。

奏百戲承應

八奏聖道行之曲　金殿萬年歡

三綱旣定。九疇復興。聖道如天。嘉禾齊秀。寒暑和平。
聖威無邊。　皇基穩勝磐石。慶雲生。景星長現。三光輝耀。百穀收成。萬姓安寧。

得勝令

聖德感皇乾。甘露降山川。萬邦來朝貢。奇珍擺布全。
玉階下鳴鞭。仰　聖主陞金殿。丹墀列英賢讚吾
皇豐稔年。

一奏百戲承應

九奏樂淸寧之曲　普天樂

萬邦寧。　皇圖正。父君母后。天下咸欽。　君治外。永
聖明。　后治內。長安靜。後聖從乾。背從正。德相傳。聖子神孫。天威浩蕩。江山永固。洪福無窮。

沽美酒

和氣生滿玉京。祥煙起瑞　皇宮。　明聖開基整萬民。風雲會　帝庭奏簫韶。九韻成。

太平令

紫霧隱金鑾彩鳳。祥光旱良將賢臣。玉案列珍羞美醞。寶鼎爇龍涎香祠。　至尊永寧。儲嗣守成。行賀萬方歲。一人有慶。

東宮宴　永樂間定

一奏喜千春之曲　賀聖朝

開國承天。聖感極多。總一統封疆。閭百姓快活萬物榮光共沐恩波。儒音韵合讚昇平。咏歌。齊朝拜千千歲。　東宮滿國春和。

二奏永南山之曲　水仙子

洪基永固海波淸盛明世時。禮樂興華夷一統江山靜。民通和。樂太平。讚　東宮仁孝賢明秉鈞衡端正。

顯乾坤泰亨。坐中華萬世昌寧。

三奏桂枝香之曲　蟾宮曲

曉光融燕享。　春宮。日朗風和喜氣葱葱。鎭領台樞規宏綱憲禮節至公。事聖上柔聲婉容。問安寧勤孝虔恭。果斷寬洪。剛健文明。　聖德合同。

四奏初春曉之曲　小梁州

端拱　嚴宸事　紫微秉運璇璣。四時百物總相宜仰頼明君德。大業勝磐石。　皇儲仁孝明忠義美。遐方順化朝儀。孝能歡慈愛心。敬篤上尊卑。意禮上和下。睦民鼓舞樂雍熙。

五奏乾坤泰之曲　滿庭芳

春和玳筵安邦興國欽聖尊賢文英武烈於民便禮樂成全享大業中庸不偏順天常節儉爲先遵文獻嚴儀訓典孝敬億千年。

六奏昌運頌之曲　喜秋風

文武安寧民樂宴　文華會班僚五雲齊動鈞天樂賀　春宮讚　皇朝。

七奏泰道開之曲　沽美酒

布春風滿畫棟對嘉景鳳凰洲高捧金波碧玉甌設威儀左右分品從列公侯。

太平令

效　聖上誠心勤厚王宗器嚴備春秋諧律呂雅音齊奏欽王政　皇天保佑拜舞頓首讚祝進酒千千歲康寧福壽。

迎膳　水龍吟

方響笙簫鼓樂喧排寶器開玳筵鸞儀旌節錦繡景相連簪纓趨進皆來朝見春滿　文華殿。升殿還宮同自

二奏後皆百戲承應

儛制　朝賀同

與祀之曲

氤氳滿庭香八音絲竹弄笙簧金石音韻彩亮壯華木度鏘鏘高捧降明香吾　呈誠念請神方神不倦禍淫福善理之常。

郊祀　洪武十三年合祀

迎神　樂奏中和之曲

荷蒙　天地兮君王華夷欽承踊躍兮備筵而祭誠惶無已兮寸衷微仰瞻俯首兮惟願來期想龍翔鳳舞兮慶雲飛必昭昭穆穆兮降壇壝

奠帛　樂奏肅和之曲

天垂風露兮雨澤霑黃壤氤氳兮氣化全民勤畝畆兮東帛鮮臣當設宴兮奉來前。

進俎　樂奏凝和之曲

庖人兮列鼎肴羞兮以成方俎兮再獻願享兮以歆

初獻　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聖靈兮皇皇穆嚴兮金床臣今樂舞兮景張酒行初獻兮捧觴。

亞獻　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載斟兮再將百辟陪祀兮具張感聖情兮康民拜手

稽首兮願享

終獻 樂奏凝和之曲 文德之舞

三獻兮樂舞揚，肴羞具納兮氣藹而芳，祥光朗朗兮上下方，況日吉兮時良。

徹饌 樂奏雍和之曲

粗陳菲薦兮神喜將，感聖心兮何以忘，民福留兮佳氣昂，臣拜手兮謝恩光。

送神 樂奏安和之曲

旌幢燁燁兮雲衢長，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遥瞻冉冉兮上下方，必烝民兮永康。

望燎 樂奏時和之曲

進羅列兮燎瘞方，炬焰發兮煌煌，神變化兮束帛將，感至德兮無量。

郊祀 嘉靖九年分祀

圜丘

迎帝神 中和之曲

仰惟 玄造兮於皇 昊穹，時當肇陽兮大禮欽崇，臣惟蒲柳兮螻蟻之衷，伏承眷命兮職統群工，深懷愚昧兮恐負洪德，爰遵彝典兮勉竭微忠，遥瞻 天闕兮寶輦臨壇，臣當稽首兮祗迓恩隆，百辟陪列兮舞拜于前，萬神翊衛兮而西以東，臣俯伏迎兮敬瞻 帝御，願垂歆鑒兮拜德曷窮。

奠玉帛 肅和之曲

龍輿既降兮奉禮先，爰有束帛兮暨瑶瑄，臣謹上獻兮進 帝前，仰祈聽納兮荷 蒼乾。

進俎 凝和之曲

餚饈珍饌兮薦 上玄，庖人列鼎兮致精虔，臣盡祗獻兮馨醴牷，願垂歆享兮民福淵。

初獻 壽和之曲

禮嚴初獻兮奉觴，臣將上進兮 聖皇，聖王垂享兮穆穆，臣拜首兮何以忘。

亞獻 豫和之曲

禮觴再舉兮薦玉漿，帝顏歆悅兮民福昂，民生有賴兮感 上蒼，臣惟鞠拜兮荷恩長。

終獻 熙和之曲

三獻兮禮告成，一念微衷兮露悃臣情，景張樂舞兮登鉶鉉，仰瞻 聖容兮俯賜恩弘。

撤饌 雍和之曲

祀禮竣兮精意禋，三獻備兮誠以申，敬撤弗遲兮肅

恭寅恐多弗備兮惟賴洪仁。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禋祀訖終兮百辟維張　帝垂歆鑒兮沐澤汪洋。龍車冉冉兮寶駕旋雲霄風鼓舞兮瑞露清瀼　洪恩浩蕩兮無以爲酬巵陳菲薦兮已感　歆嘗香氣騰芳兮上徹　帝座仰聽　聖造兮賜福群方臣同率土兮載歡載感祇廻寶輦兮鳳嘯龍翔誠惶誠恐兮仰戀彌切願福生民兮永錫亨昌

望燎　時和之曲

龍車寶輦兮昇帝鄉御饈非帛兮奉燎方環佩鏗鏘

兮羅壇壝炬焰特舉兮氣輝煌生民蒙福兮　聖澤需臣荷眷祐兮拜謝　恩光。

皇天上帝上泰號儀　嘉靖十七年

迎　帝神　中和之曲

於昔洪荒之初兮混濛五行未運兮兩曜未明其中挺立兮有無容聲。神皇出御兮始判濁清立天立地立人兮群物生生。

昇冊表　元和之曲

帝闢陰陽兮造化張。神生七政兮精華光。圓覆方載兮兆物康臣敢祇報兮拜薦　帝曰皇。

奠玉帛　肅和之曲

帝垂聽兮義若親子職庸兮無由申冊表荷鑒兮　恭號式尊敬陳玉帛兮燕賀　洪仁。

進俎　凝和之曲

大筵弘開懽聲如雷。皇神賜享臣衷洵埃。大鼎炮烹饈饈馨哉。帝歆兮兆民之福臣感恩兮何如幸哉。

初獻　壽和之曲

大高降恩鑒微情何以承臣愚端拜捧瑶觥暨壽無

極兮。

奏祝　景和之曲

帝皇立命兮肇三才中分民物兮惟大偏該小臣請命用光帝陪庶承祀於　皇穹哉。

亞獻　豫和之曲

群生總總兮悉蒙始恩人物盡囿兮於　帝仁群生荷德兮誰識所從來於惟　皇兮億兆物之祖真

終獻　禾和之曲

實宴弘玉几憑瓊液陞樂舞翩協氣凝民物祈臣衷蹇蹇兮報無能

撤饌　成和之曲

大奏既成，微誠莫傾。皇德無京，陶此群生。巨細森

羅，刻小臣之感衷兮，罔罄愚情。實弘涵而容納兮，尙

賜生成。

送　帝神　清和之曲

禮祗冊薦兮，皇神垂享。萬舞畢擧兮，九成已行。

帝賜洪庥兮，大我家慶。金鳴玉振兮，聲鏜鏜。群樂環

佩兮，響玎瑺。神人交賀兮，贊　帝皇。寶稱　泰號兮

曷有窮量。永固高厚兮，宰御久常。微臣頓首叩首兮，

攸沐恩光。

奉燎　熙和之曲

瑤簡拜書兮　泰號成奉揚　帝前兮，資離明。珍幣

嘉餚兮與祝誠，均登巨焰兮達　玄清。九垓四表兮，

悉慶　洪名。

方澤

迎神　中和之曲

俯聽兮鳳輦來，靈風兮拂九垓。川嶽從兮後先，百辟

列兮襄陪。臣拜首兮迓迎，願臨享兮幸哉。

奠玉帛　肅和之曲

祀禮有嚴兮奉虔，玉帛在笥兮來前。皇靈垂享兮

以納，烝民平壯兮樂豐年。

進俎　咸和之曲

餚饌馨兮氣芬，庖人奉役兮和湯。奉進兮　皇祇歆

慰，臣稽首兮敬將。

初獻　壽和之曲

酒行初獻兮樂舞張，齊醴明潔兮馨香。願垂享兮以

歆，生民安兮永康。

亞獻　安和之曲

載獻兮奉觴，神顏和懿兮以嘗。功隆厚載兮配天，

民咸德兮無量。

終獻　時和之曲

三進兮玉露清，百職奔繞兮佩環鳴。鳧鐘鼉鼓兮韻

鏗鏘，願留福兮群生。

徹饌　貞和之曲

禮告終兮徹敢違，深惟一念兮誠意微。神垂博容

兮聽納，恐未備兮唯慈依。

送神　寧和之曲

禮成兮誠已申，駕還兮法從陳。靈其列兮以隨，百

辟拜兮恭望。神宮兮奉辭，願普福兮烝民。

望瘞　同送神

朝日

迎神　熙和之曲

仰瞻兮大明。位尊兮王宮。時當仲春兮氣融。爰遵祀禮兮報功。微誠兮祈　神昭鑒。願來享兮迓神聰

奠玉帛　凝和之曲

神靈壇兮肅其恭。有帛在篚兮赤琮奉　神兮祈享以納予躬。奠兮忻以顒。

初獻　壽和之曲

玉帛方奠兮　神歆。酒行初獻兮舞呈。齊芳馨兮犧色騂　神容悅兮鑒予情。

亞獻　豫和之曲

二齊升兮氣芬芳。　神顏怡和兮喜將。予令樂兮具張。願垂普照兮民康。

終獻　保和之曲

懇懃三獻兮告成。群職在列兮周盈。　神錫休兮庶民生。萬世永賴兮　神功明。

徹饌　安和之曲

一誠盡兮予心懌。五福降兮民獲福。仰九光兮誠悃申。終三獻兮徹敢遲。

送神

祀禮既周兮樂舞揚。　神享以納兮還青鄉。予當拜首兮奉送。願恩光兮普萬方。永耀熹明兮佑蒸民咸仰兮恩光。視六龍兮御駕。　神變化兮鳳翥鸞翔。束帛餚饌兮薦燎方。福我　皇明兮基緒隆長。

夕月

迎神　凝和之曲

神其來止。有嚴其誠。玉帛在篚。清酤方盈。奉而奠之。願鑒微情。夫祀兮云何。祈佑兮群氓。

亞獻　豫和之曲

三觴再斟。樂舞雍雍。　神歆且樂。百職惟供。願順執兮五行。祈民福兮惟　神必從。

終獻　康和之曲

一誠以申。三奉金爵。鐘鼓鍧鍧。環佩琤琤。鑒予之忱。願永保我生民。

徹饌　安和之曲

禮樂肅具。精意用申。位坎居歆。納茲蘋蘩。徹之弗遲。儀典肅陳。　神其鑒之。佑我生民。

送神　保和之曲

禮備告終兮，神喜旋穹。碧澄輝兮素華鮮，星辰從兮返。神御霧露氣清兮，霓旌翩躚。餚饎兮束帛薦之，于瘞兮罔敢愆。于拜首兮奉送，願永貺兮民樂豐年。

雩祀　嘉靖十一年定

迎帝神　中和之曲

於穆上帝，爰處瑤宮。俗爾黎庶，覆憫曷窮。祈幢戾止，委蛇雲龍。霖澤斯溥，萬寶有終。

奠帛　肅和之曲

神之格思，奠茲文纁。盛樂斯舉，香氣氤氳。精禋孔燠，徹于紫冥。懇祈膏澤，渥我嘉生。

進俎

百川委潤，名山出雲。愆暘孔熾，膏澤斯屯。祈年於天，載牲于俎。神之格思，報以甘雨。

初獻　壽和之曲

有嚴宗祀，日吉辰良。酌彼罍洗，椒馨苾香。玄功溥濟，時雨時暘。作神是聽，錫以多穫。

亞獻　景和之曲

皇皇達祀，孔志孔明。瞻仰來歆，拜首欽承。有醑斯湑，有酒維新。雲門佾獻，肅雍和鳴。聖靈有赫，鑒享精誠。

終獻　永和之曲

雲承無斁，駿奔有容。嘉玉以陳，酌鬯以供。禮三再稱，誠一以從。備物致志，申薦彌恭。神昭景貺，佑我耕農。

徹饌　凝和之曲

有赫旱暵，民勞瘁斯。于牲于醴，載舞載詩。禮成三獻，敬徹不遲。神之聽之，雨我公私。

送帝神　清和之曲

爰廸寅清，昭事顯穹。仰祈甘雨，惠我三農。既歆既格，言歸太空。式霑下土，萬方其同。

望燎　太和之曲

赤龍旋馭，禮洽樂成。燔燎既舉，靈侯福禧。帝降康雨，施雲行。登我黍稷，溥受厥明。

雲門之曲　祭畢使道童群歌之

景龍精兮時見，淵鶉緯兮宵懸。肆廣樂兮鏗鏘，列皇舞兮蹁躚。祈上祇兮不莫，薦圭璧兮孔虔。霈宗雲兮六漠，霈甘澍兮九玄。慰我農兮既渥，錫明昭兮有年。

太社稷 洪武二十六年定

迎神 廣和之曲

予惟土穀兮造化功，爲民立命兮當報崇，民歌且舞兮朝雍雍，備筵率職兮候迓迎，想 聖來兮祥風生，欽當稽首兮告拜年豐。

初獻 壽和之曲

氤氳氣合兮物遂蒙，民之立命兮荷陰功，予將玉帛兮獻微衷，初料醴薦兮民福洪。

亞獻 豫和之曲

予今樂舞兮再捧觴，願 神昭格兮軍民康，思必穰穰兮靈洋洋，感厚恩兮拜祥光。

終獻 熙和之曲

于羽飛旋兮酒三行，香煙繚繞兮雲旌幡，予令稽首欲忻且惶，神顏悅兮霞彩彰。

徹饌 雍和之曲

粗陳微禮兮 神喜將，瑱然絲竹兮樂舞揚，願祥普降兮遐邇方，烝民率土兮盡安康。

送神 安和之曲

氤氳氤氳兮祥光張，龍車鳳輦兮駕飛揚，遙瞻稽首兮去何方，民福留兮時雨暘。

望瘞 時和之曲

捧籩饌兮詣瘞方，鳴鸞率舞兮聲鏗鏘，思 神納兮民福昌，予今稽首兮謝恩光。

太廟時享 洪武定

迎神 中和之曲

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眇躬，今云 眇我 祖宗 開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維我子孫，永懷祖宗，氣體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崇，皇靈顯融。

初獻 壽和之曲 武功之舞

思皇先祖，燿靈于天，源衍慶流，繇高逮玄，玄孫受命，追遠其先，明禋世崇，億萬斯年。

亞獻 豫和之曲 文德之舞

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如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

終獻 熙和之曲 文德之舞

承前人之德，化家爲國，毋曰予小子，基命成績。今云 惟前人之功，肇膺天曆，延及予小子，爰受方國 欲報其德，昊天罔極，殷勤三獻，我心悅懌。

徹饌　雍和之曲
樂奏儀肅神其燕娛告成于　祖考佑　皇妣敬徹
不遲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神運無跡鸞馭逍遥安其所適其靈在天
其　主在室子子孫孫孝思無斁。
時祫　與前祫儀祝俱同　嘉靖十五年定
孟夏　迎神　太和之曲
序屆夏首兮風氣薰蒸嚴時祫兮鐘鼓殷殷迎　群
主駕紅雲兮合享交欣於皇　列聖正南面崇報皇勲

初獻　壽和之曲
瞻瞻色方昕仰　列聖在上玉琢爲觴幣綵有叙小
孫執盈兮敢不愼愨。
亞獻　豫和之曲
思　皇祖仰　聖神來　列主會太宸時祫修循古
倫惟　聖鑒歆愍孫忱悃。
終獻　寧和之曲
齊醮薦兮麥熟新邊豆潔兮孝念申仰　祖功兮
宗德願降佑兮後人。

徹饌　雍和之曲
樂終兮禮成告玉振兮訖金聲徹之弗違以肅將誠
還宮　安和之曲
三獻就兮　祖宗鑒享一誠露兮念惟長思弗盡兮
思弗忘深荷德澤之啓佑小孫惟賴以餘光　神返
宮永安保家國益昌。
孟秋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秋火西流感時祗祀兮爽氣回喜金風兮飄
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秋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躬
迓兮捧素裁。

初獻　壽和之曲
皇祖降筵　列聖靈聯執事恐愼樂舞蹁躚小孫捧盈
兮敢弗虔。
亞獻　豫和之曲
再酌兮玉漿潔淨兮馨香　祖宗垂享兮錫胤昌萬
歲兮此禮行。
終獻　寧和之曲
進酒三觥歌舞雍雍鏜鼓轟鍠　皇祖　列聖永享
愚誠。
徹饌　雍和之曲

秋嘗是舉。絲黍告豐。三獻既畢。聖靈顧咨。小孫時
思恩德兮追崇。

還宮　安和之曲

仰　皇祖兮聖神功。祀典陳兮報莫窮。嘗祫告竣兮鸞
馭旋宮。皇靈在天王在室。萬禩陟降何有終。

孟冬　迎神　太和之曲

時兮孟冬。凜以凄。感時茲祀兮氣潛回。遡朔風兮北
來。仰　祖宗兮永慕哉。冬祫是舉兮希鑒歆。小孫恭
迓兮捧素哉。

初獻亞獻終獻徹饌　同立秋但改一冬字

還宮　同立秋但改嘗祫為烝祫

大祫

迎神　太和之曲

仰慶源兮大發祥。惟世德兮深長。時維歲殘。大祫洪
張。祖宗聖神。明明皇皇。遙聽兮頓首。世德兮何以
忘。

初獻　壽和之曲

祫之格兮慰我思。慰我思兮捧玉卮。捧來前兮惈惈。何
敢納兮是幸已而。

亞獻　豫和之曲

再舉瑤漿樂舞群張。小孫在位。陪列賢良。百工羅從。
大禮肅將。惟我　祖宗。顯錫恩光。

終獻　寧和之曲

思祖功兮深長。景宗德兮馨香。報歲事之既成兮。
典則先王。惟功德之莫報兮何以量。

徹饌　雍和之曲

三獻既終。一誠感通。仰　聖靈兮居歆。萬禩是舉兮。
庶乎酬報之衷。

還宮　安和之曲

顯兮幽兮　神運無跡。神運無跡兮化無方。靈
返天兮主返室。願神功聖德兮啟佑無極。玄孫拜送
兮以謝以祈。

升祔

迎神　太和之曲

太室巍巍。九廟孳祀。皇聖居歆。惟昭假只。昭假
維何。欣天倫攸敘。宗祊有嚴。開萬禩伊始。

初獻　壽和之曲

眄彼禴祀。玉瓚是將。敬哉捧盈。有飶其香。儼　皇祖

在上以八聖在列合享交欣天容洋洋

亞獻　豫和之曲

樂奏既和禮嚴再獻黃流載觴玉露斯湛烝畀祖考式衎以宴神其醉止用嘉我明薦

終獻　寧和之曲

玉齊維醑萬舞盈庭尊祖享親樂奏禮行式序式和祀事孔明於赫聖靈兮賚我思成

徹饌　雍和之曲

籩豆有踐兮敬徹不遲禮儀卒度兮既敕既匡神之聽之兮耶格洋洋保我子孫兮惠錫無疆

送神　安和之曲

雲輿肅肅兮靈駕歸闕宮伷兮瞻依我其夙夜兮敬敢違願言顧歆兮俎豆光輝

太祖　帝后改上謚號樂章　并　成祖　皆嘉靖十七年

迎神　泰和之曲

緊中夏之遘艱兮汗獲群皇天厭亂兮眷求大君降錫元命兮挺生　聖神惟我　太祖兮首出人倫戎承奄四海兮為帝王真

奉冊寶　鴻和之曲

皇祖受命兮闢乾坤驅逐異物兮復中原立綱陳紀兮佑元元克配彼天兮功高業尊寅薦冊寶兮鑒我曾孫

初獻　崇和之曲

苾彼玉瓚兮酌黃流徹而將之兮晃凝旒有赫在上兮儼圖丘鑒我子孫兮禾荷鴻庥

亞獻　豫和之曲

於　皇祖兮帝中華廓清氛祲兮一統為家除克雪恥兮功莪以加視湯武兮德音不瑕

終獻　承和之曲

爵三獻兮旨酒熏樂和鳴兮萬舞肅陳率百辟兮偕駿奔衎我　祖兮神忻

徹饌　彰和之曲

孝享畢兮禮弗愆纂牲俎兮徹豆籩於昭對越兮神在天益篤皇祜兮萬斯年

還宮　綏和之曲

薦鴻號兮大禮成仰瞻威赫兮陟降在庭　列聖左右兮懽忻合孫鏞鼓響答兮祀事孔明粤有大德兮必得其名天地罔極兮欲報奚能庶幾顯尊兮寸草

徽誠永賴福祉兮用保我後人。

成祖改上謚號

迎神　泰和之曲

天眷不遲誕降我　皇祖夙秉文德聿昭　聖武撥除姦兇戡寧宸宇維典章未備緊孝孫是補大號鴻名卓絕千古寶冊攸躋精禋斯舉將降休兮　聖靈膺爐煙兮燎炬尚來格來歆以篤天之祜。

舉冊寶　熙和之曲

於穆　文祖貽我丕基昊天罔極永言孝思爰薦徽稱以協民彝黼黃琮璜紹哉厥辭以詔于萬世神其聽之

初獻　壽和之曲

制帛孔純滌牲腯肥黍稷醴齊蠲潔芬菲穆穆孝孫敬德淵微獻享初陳仰　威顏其靡違

亞獻　豫和之曲

干戚武成於昭神功文致太平洽穆皇風樂舞既遷禮儀肅雍奠獻載將致其孚顒願申佑我孝孫萬福攸同

終獻　康和之曲

三爵既登禮秩斯成駿奔就列虎拜盈庭匪臣工之

虔孝孫之德孔明錫　皇鑒於昔天奠邦家兮永寧

徹饌　永和之曲

古禮之經有儀有節將享既終登歌以徹祀事利成神人胥悅維孝孫之衷情猶纏綿其糾結。

送神　安和之曲

高皇謨烈我　祖是成誕垂裕於後見孝孫是徵稽古酌今恭薦茲　尊稱奕奕閟宮歲事有恒子子孫孫百世其承。

皇明大事記卷之七終

朱國禎輯

學校

上定鼎金陵之年即如江淮府（今鎮江府）謁孔子廟尋自將取婺設儒學以葉儀宋濂為教官又徵劉基等入京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之授世子經胡廷瑞來降上如龍興路（今南昌府）謁孔子廟宴滕王閣命諸儒賦詩將諸名儒集都下　上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收用益多乙巳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丁未十二月大將軍至兗州偏將顏興祖分徇各縣孔子六十六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於軍門興祖禮之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來降十月定國子學官制（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洪武元年戊申二月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修其祀典朕今為天下主期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修祀事于闕里爾其敬之尋以國學規制未廣謂中書省臣曰太學育賢之地古帝王建國君民以此為重朕承困弊之餘首建太學招來師儒教育生徒今學者日衆齋舍卑隘不足以居其令工部增益必高明軒敞俾講習有所游息有地庶達材成德者有可望焉希學父元國子祭酒孔克堅來朝　上召見優遇之（見大訓記）八月遣官釋奠于先師孔子初禮官奏周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四季如之漢儒以先聖為周公若孔子以先師為禮樂詩書之官其後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是則漢時釋奠亦略可見魏正始中使太常行禮于辟雍晉于國學東晉成穆孝武皆親行隋制國子監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月唐初儒官自為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昭告于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酒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樂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則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子監釋奠開耀景龍中皆皇太子開元中詔以三公攝事若遇大祀則用仲丁縣州用上下宋元因古禮

而損益之令宜定制以仲春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
于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十
二月考定襲封之制先元仁宗授孔思晦中議大夫襲
封衍聖公賜四品印秦定三年山東廉訪副使王鵬南
言孔子之後襲爵上公而階止四品於格弗稱且非所
以尊崇先聖之意明年陞嘉議大夫至順二年改賜三
品印至是 上謂禮部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待其
後嗣秩之三品弗稱褒崇其授希學衍聖公二品階給
銀印希學思晦之孫也孔希大爲曲阜世襲知縣置衍
聖公官屬曰掌書曰典籍司樂曰知印曰奏差曰書寫

各一人立孔顏孟三氏教授學錄學司各一人立尼
山洙泗二書院各設山長一人復孔氏子孫及顏孟大宗
子孫徭役官屬並從衍聖公選舉呈省擢用授希學誥
曰古之聖人自羲農至于文武法天治民明並日月德
化之盛莫有加焉然皆隨時制宜世有因革至于孔子
雖不得位會前聖之道而通之以垂教萬世爲帝者師
其孫子思又能傳述而名言之以極其盛有國家者求
其統緒尊其爵號蓋所以崇德報功也歷代以來膺襲
封者或不能繼其祖武朕甚憫焉當臨馭之初訪世襲
者得五十六代孫孔希學大宗是紹爰行禮以致褒崇

爾其領袖世儒益展聖道之用於當世以副朕之至望
豈不偉歟可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授希大勑曰朕惟
德相天地道合四時若此者于今罕焉雖然始伏羲而
至孝元聖相繼賢接踵未嘗缺也然如仲尼者絕無且
泰焚之後亡於紀冊但存者未完獨仲尼誠通下上濬
數宗內所以自漢崇之至唐追封文宣王宋加至聖元
加大成號封至極血食無窮其子孫世享榮祿所以前
代以闕里之邑職其子孫今是邑缺官導民族以賢推
惟孔希大最令特以希大授承事郎知濟寧府兖州曲
阜縣事汝往欽哉

洪武三年遣克堅祀闕里出內府香幣并白金百兩俾
具祭物仍命通贊舍人張漢英次之 上諭克堅曰先
師孔子扶持世教功德廣大萬世帝王之師也朕今命
爾往祭蓋以爾爲子孫祭以歆饗宜致誠潔以副朕懷
命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功臣子弟皆令入學賜國子
生襲衣 上諭國子學官曰治天下以人材爲本人材
以教導爲先今太學之教本之德行文以六藝遵古制
也人材之興將有其效夫山木之所生川水之所聚太
學人材所出欲木常茂必培其根欲水長流必濬其源
欲人材成就必養其德性苟無作養之功而欲成其材

譬猶塞百川而欲水流拔本根而求大木可得哉召問國子生習射與否對以文武為憲之說時國子生至者甚衆○上銳意作興謂朞月三年必世孔子因時制宜魯兩生迂與禮樂何必百年下中書普立天下學校詔曰古昔帝王育人材正風俗莫先於學校自胡元入主中國夷狄腥羶汚染華夏學校廢弛人紀蕩然加兵亂以來人習鬬爭鮮知禮義今朕統一天下復我中國先王之治宜大振華風以興治教近雖內設國子監恐不足以盡延天下之俊秀其令天下郡縣并建學校以作養士類其府學設教授一員秩從九品訓導四員生員

四十人州學設學正一員訓導三員生員三十人縣學設教諭一員訓導二員生員二十人師生月廩食米人六斗有司給與魚肉學官月俸有差學者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五年典簿周循理請擇經明行修之士充學官而增置其貫民間子弟俊秀年十五以上願入國學者聽復其身京官子弟一品至九品年十二以上入學者定其出身資格太學生員舉進士俱聽優等擢用如此則在內國子生漸增廣在外有常貢科舉進士不患無人矣上是其言命中書省增廣太學生定其出身資格仍擇文儒性行端潔者充學官○八月遣官釋奠孔子于國學其曲阜廟庭官給牲帛俾衍聖公主祀事歲以為常○十月御史袁凱言國家戡平四方固資將帥之力然今天下已定將帥多在京師其精悍雄傑之士智雖有餘而於君臣之禮恐未悉究臣願於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或五人或三人每於諸將朔望早朝後俱赴都堂聽講經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自生而不自知也天生人材無非為天下國家計其群臣未無廉恥之人有犯固在不赦至於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恕養成以收它日之功則人材輩出矣○上

嘉之遂勑省臺延聘儒士於午門外番直與諸將說書詔復孔氏子孫二十六戶徭役凡國子監官滿三考者陞吏秩仍任以四方來學者益衆再增國子學舍徵孔克表為修撰先宋南渡衍聖公從而南家溫之平陽宋亡後襲子孫甚衆克表其裔也博學篤行善屬文尤長於史以薦授官○

六年禮部奏增廣國子生○上曰須先擇國子教官師得其人則養有效非其人增廣徒多何益御史中丞陳寧兼領國子監事儒臣製釋奠孔子樂章初用大成登歌樂元擬湯之未用仍用宋舊國初亦因之至是始命

吏製學士承旨詹同撰上禮部尚書牛諒復定禮儀進
劉基等失陪祀受胙奪俸二月衍聖公希學來朝班亞丞相
華丞相班六部上今班前拱上沒而祭葬用一品禮禮部致儀務從厚辭歸賚銀
百兩綺帛各五匹宴光祿寺翰林官餞送希學言先師
廟堂廊廡圮壞祭器樂器不備先世田產兵後多蕪廢
而歲輸稅額尚從實徵納乃命有司照式修治其田產
荒蕪者悉蠲稅仍設孔顏孟三代子孫教授訓其族人
仍加以勑

八年正月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成周之世家有塾黨
有庠故民無不知學是以敎化行而風俗美今京師及

郡縣皆有學而鄉社之民未覩教化宜令有司更置社
學延師儒以敎民閒子弟庶可導民善俗也上何命御
史臺官選國子生分教北方諭曰致治在於善俗本於
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使為君子廢則中材或墜於小
人近北方喪亂之餘人鮮知學欲求學問之士甚不易
得今太學生中年長學優者宜選取俾往北方各郡分
教庶使人知務學賢材可興於是選國子生林伯雲等
三百六十人給廩食賜衣服而遣之擇國子生年少聰
敏者入文華武英二堂說書謂之小秀才甚見寵遇尋
皆畀清職俱為御史等職為給事中兼務相府錄事先
是孔希大知曲阜縣為人所告上以先師之後釋不
問久之免官特以孔克伸代賜勑勉以鑒前車之失無
忝聖裔以後代者皆賜勑令之詔國子生於諸司歷事有未娶者
賜錢婚聘更賜女衣二襲月給米一石贍之
十年命大都督官選武臣子弟入國子讀書諭曰武臣
從朕定天下以功臣祿其子弟長于富貴又父兄早歿
鮮知學問宜令讀書知古今道理俟有成立然後命官
庶幾得其實用昔霍光功非不高身死未久而子孫橫
肆卒致夷滅者不學故也郭子儀中興唐室功蓋天下
位極人臣而心常謙退保全令名而福及後嗣者識道

理也今武臣子弟但習武事特患在不知學耳
十一年辛亥上聽朝之暇延諸儒臣賜坐便殿講論治道
時國子學官李思廸馬懿緘默不語上惡之勑諭國
學師生曰賢者以學為本推而行之誠實無偽有俾于
國家善名立于兩間則無愧于所學若懷詐自私上無
助于君下無益于世朕何賴焉如李思廸馬懿朕以其
學粹俾召同遊期在嘉言善行啟朕未明而輔朕不足
乃終日緘默寂無一言旁有講說經史者因而問及不
過就他人之辭以對未嘗獨出一言補所未知豈朕待之
不足與聞耶抑朕之禮未至耶何訪之以道而不相告

也又遣侍東宮欲發明先帝王之道匡翊輔贊以成其
德器亦無異事朕之時其稱詐甚矣昔孔孟懷聖賢之
道恨不得用為生民福故歷聘列國至老不倦今恩廸
等發身草野一旦與人君同處殿廷之上人君躬就問
之此正行孔孟之志之日而緘默如此學孔孟者果如
是乎孔子入周廟見金人三緘其口曰此古慎言人也
蓋謂非法之言耳若理道之辭果宜禁乎且思廸等事
朕如此其肯盡心訓國子生乎朕諭汝等自今為師者
必盡其師之職學者必盡其學之道一以孔孟為法以
副朕責望之意慎毋如二人之為也置天下學校師生

廩米人日二升魚肉鹽醯之類皆官給之
十四年起致仕尚書李敬為祭酒侍郎劉崧為司業頒
五經四書于北方學校四月丙辰朔詔改建國子學雞
鳴山下命國子生兼讀劉向說苑及律令賜國子生布
帛各二疋時於諸生中選才學聰俊士得三十七人命
之博極群書講明道德經濟之學以期大用稱曰老秀
才恩遇甚厚九月禮部尚書李叔正言州縣儒學訓導
多以賢良等科薦舉至京以致師範缺員生徒廢業
上曰學校人材所出朕方以未得明師為憂而有司又
拔而舉之甚失教育人材之意其即禁之著為令時松

江府華亭縣儒學教諭曹宗儒應薦府縣者宗儒以
為言 上諭禮部臣曰教官訓導所以作養生徒為國
儲材邇者有司往往委以公務使不得盡心訓教甚非
所以崇儒重學之意其禁止之
十五年新建國子學成改為國子監本元朝樂遊苑地
東半為小教場西半建學延袤可四里殿堂壯麗前為
橫街直南曰成賢街號房射圃傍列餘為菜園自經始
以來 上數臨視比落成遣官致祭命學士宋訥記其
始末仍以舊國子學為應天府學時天下普建儒學而
先師祀典尚未舉至是始命通祀凡各學田租入官者

悉歸于學俾供祀及師生俸廩分為三等府學一千石
州學八百石縣學六百石應天府學一千六百石設吏
共太司出納師生月給廩米一石教官俸如舊 上將
幸國子監行釋菜禮諭儒臣曰議者謂孔子雖聖人臣
也禮宜一奠再拜朕以為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
以職位論昔周太祖斷然再拜不惑左右之言今朕君
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崇禮部尚書劉仲
質乃定議五月十七日乙丑 駕至大成門外御幄具
皮弁服入詣酒詣先師再拜進爵 上獻又再拜百官
皆陪拜四配十哲兩廡分獻如常儀 上復御幄易服

兼與詣學官祭酒吳顒司業博士助教等四人以次升堂坐講侍臣東西序坐講畢上勉以儒道儒行儒教祭尚書大禹皋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覆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遂賜宴竟日而還明日祭酒率學官上表謝人賜衣一襲仍加勅諭頒示學規遵守以釋奠儀注普行天下府州縣學各以正官主祭有布政官則以布政司行其分獻則本學儒職及老成儒士充十哲兩廡之獻新製祭服則主祭陪祀官與凡執事者用之陪祀儒士深衣幅巾每歲以春秋二仲月上丁日行事下各按察司選府州縣學生員年二十以上質厚貌端有志

學問願入國學者送京師既而至者千餘人禮部考其文中式者留之不中者遣還御史趙仕言學校之設本以作養人材窮理正心務有實効今天下生員多不遵師訓出位妄言非希進用則挾私譬害大朝廷教養之意宜令有司嚴加禁約詔省月試務徒虛飾果有奇材欲陳便民利國之術者許與教官評議可否同列姓名然後上達若其言有可采仍命題考試文字中式者不次擢用如或是則可以杜絕妄言啟厲士風矣定學較禁例十二條一曰生員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輕訴于官二曰父母存遇必懇告至於再三毋致陷於危辱三曰軍國政事生員毋出位妄言四曰有學優才贍深明治體年及三十願出仕者許敷陳王道講論治化述爲文辭先由教官考較果有可取以禮送于有司然後赴闕以聞五曰爲學之道必尊敬其師凡講說須誠心聽受毋恃己長妄爲辯難六曰爲師者當體先賢竭忠教訓以導愚蒙七曰生員勤惰有司嚴加考較獎其勤敏斥其頑惰斯爲稱職八曰在野賢人君子果能練達治體敷陳王道許其赴京面奏九曰民間冤抑等事自下而上陳訴不許爲越十曰江西兩浙江東之民多有代人訴狀者自今不許十一曰有罪充軍安置之人毋妄建言十二曰十惡之事有干朝政實跡可驗者許密以聞其不遵者以違制論仍命以所頒禁例鐫勒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十月諭禮部曰學官所以造就人材模範後進非老

成篤學之士莫宜居是其令各按察司精考儒學學官不通經術者送吏部別用其有通經術能文章滯於下僚者悉以名聞令生員講讀劉向說苑新序十一月諭禮部曰古先聖賢立言以教後世所存者書而已朕每觀書自覺有益嘗以諭徐達達亦好學親儒生囊書自隨蓋讀書窮理於日用事物之間自然見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謬書之有益於人如此今國子監舊藏書板歲久殘闕其令諸儒考補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資於學者卅

洪武[illegible]年[illegible]祭酒吳顒以[illegible]諫官關賢言國朝

崇尙儒術春秋祭享先師內外費至巨萬尊師之道可謂隆矣天下生員歲給廩米亦數萬石養賢之禮可謂厚矣今新建太學聚天下英才教育之期爲國家用奈何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平居教養既無其法及至選貢能不混淆至有缺員又或府選於州州選于縣致使爲師者不能各任其責甚至布被二司將俊秀有學問生員選充承差甚乖朝廷育才之意今宜令府州縣學歲貢生員各一人如考試中式則賞及所司否則教官訓導停其廩祿生員罰爲吏如是則士有勸懲學有成效從之命禮部榜諭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爲始歲貢生

員各六人正月至京從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判語六條中式者入國子監不中者罰之諭曹國公李文忠曰國學育材之地公侯子弟咸在雖講授有師然貴遊子弟非得威望重臣以蒞之則恐怠於務學故特命卿兼領其事必時加勸勵俾有成立、

十七年孔子五十八代孫訥襲封衍聖公初訥入朝、上問其宗族子孫多寡賢否訥奏對詳明動合禮度命館于太學至是服闋襲封製誥文賜之尋入朝賜宴及鈔六月命禮部製大成樂器分天下儒學勑曰天下學校通祀先師孔子而樂器未備無以昭其聲容咸孚神明實典禮之缺也亟命曉音律之人集工製之又曰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質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夸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入爲智巧之私天時於地氣不審人聲於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古之氣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不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欲以動天地感神鬼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審乎此俾樂成頒之諸生得以肆素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以孔希大爲曲阜知縣翰林院侍制孔希善言

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京師者二人　上曰大賢之後雖有罪亦當屈法宥之卽命遣還仍諭工部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朕聞卽命釋之假令朕不知及或致死亡則賢者之後寖以衰滅豈禮先賢之意哉爾等宜加詢問凡有聖賢之後在輸作係例釋之頒四書五經于北方學校

二十年、上謂工部左侍郎秦逵曰春秋之世人紀廢棄孔子述六經使先王之道晦而復明萬世永賴功莫大焉夫食粟則思樹藝之先衣帛則思蠶繅之始皆重其所由出也孔子功與天地並故朕極崇報闕里又啟

聖降神之地廟宇廢而不修何以妥神靈昭來世宜及
時修葺用副朕懷以顔子五十八代孫禬為溧陽縣丞
先是　上命戸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
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鄰佃僕謂之鐵脚詭寄久之相
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
寄於是富者愈富而貧者愈貧　上聞遣國子生武淳
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每區設糧長四名
使其集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圓
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類為冊其法
甚備以圖所繪狀若魚鱗然故號魚鱗圖冊

其十六年詔祭酒胡季安選國子生年三十以上能文
章者三百四十二人命吏部除授教諭等官（凡二司存道有缺必時有監生講學用積分法至孝性篤信取府有缺者三年歸省仍許歸娶奔期喪）六月遣國
子監生及人材分詣天下郡縣督吏民修治水利諭曰
耕務衣食之原民生之所資而時有旱澇故不可以無
備成周之時井田之制行有預防蓄洩之法遇災民不
為病秦廢井田溝洫之制盡壞議者遂因川澤之勢引
水溉田而水利之設興焉朕嘗令天下修治水利有司
不以時奉行致令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往各郡縣集吏
民乘農隙相其宜用陂塘湖堰可瀦蓄以備旱熯宣洩
以防霖潦者皆宜因其地勢修治之無妄興工役掊克
吾民給道里費而行

二十八年詔國子生曰孔子作春秋明三綱敘九法為
百王軌範修身立政備在其中未有舍是而能處大事
決大疑者近諸生專治他經者衆至於春秋鮮有能明
者繼今宜習讀以求聖人大經大法他日為政臨民庶
乎有本

二十九年命國子學正吳啓署祭酒博士楊淞署司業
學錄張毅署監丞事　上面諭曰太學國家育材之地
天下人材所聚為之師者不專務記問博洽在乎檢身

飭行守道尊嚴使之敬慕日化于善則賢材衆矣蓋師
嚴則道尊道尊則德立昔胡翼為太學師嚴條約以身
先之此最可法先後賜大誥三編督誦行人司副楊砥
言孔子廟庭從祀諸賢皆有功世教若漢楊雄臣事賊
莽忝列從祀以董仲舒之賢反不與焉事干名教甚為
乖舛　上納其言命去雄祀仲舒吳啓言國子師生例
以學優劣分隸六堂邇來皆無甄別高下不分無以激
勸宜考第如例　上命魏國公徐輝祖禮部翰林院官
同詣監考試仍令吏部以次錄用毋使淹滯

祀事

洪武元年二月以太牢祭三皇明年遣中書參政蔡哲行禮以勾芒祝融力牧風后配享各有祭文儀同釋奠　上觀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歎曰此美事也遂遣編修蔡玄侍儀舍人李震亨陳敏于謙等往四方求之仍令各行省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具圖以聞尋以圖上諸陵凡七十有九禮官考功德昭著者曰伏羲神農黃帝少昊顓頊唐堯虞舜夏禹商湯中宗高宗周文武成康漢高祖文武宣光武明章後魏文帝隋高祖唐高祖太宗憲宣周世宗宋太祖真仁孝理凡三十有六各製袞服由香幣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事中有宋理宗永穆陵圖歸其頂骨上嘗與侍講學士危素論元典故素言元世祖經元闍胡僧淳古妙高欲毀宋會稽諸陵時夏人楊璉真伽為江南總攝奏請如二僧言遂發諸陵取其金寶以諸帝遺骨瘞于杭之故宮築浮屠其上壓之又截理宗頂骨為西僧飲器天下聞之莫不心酸上歎息久之謂素曰朕南渡諸君無大失德與元又非世仇元既兼其弱併取之宜存後奸人肆酷如是即命北平守將吳勉訪求頂骨有在果得之西僧廬中既送至命有司厝于京城之南至是紹興府以陵圖來獻遂物葬于故陵每陵以白金二十五兩俾具祭物陵寢之發者掩瘞之壞者完葺之廟之敝者因舊而葺之無廟者設壇以祭牲用太牢、上親製祝文三皇堯舜各一、自元以來以神農嘗百草立三皇廟祭以醫官　上以不親祭褻

之醫藥之流非禮且郡邑通祀褻瀆令諸儒詳考定應祀者三十五見太詳于是遣使詣各陵致祭復命陵寢所在有司禁民百步內無得樵採置牌刻祭之月日牲帛之數於其上設陵戶二人守之為常式御史答祿與權言三皇盛德大業被於萬世我朝繼正統有天下社稷宗廟之神皆得享祭而躬祀三皇之禮獨闕宜肇舉成一代之典　上納其言命參考立廟以祀尚書牛諒言三皇京都有廟有配享掌于太常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宜令有司就各陵立廟每歲行春祭以少牢商中宗高宗周成康漢文武宣明章帝唐玄宗憲宗後唐明宗周世宗宋太宗真仁亦宜令有司就陵廟三年一祭祭以少牢、上曰五帝三王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元世祖已立廟北平今當併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每歲春秋祭於陵廟尋京師廟成塑袞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已之仍舊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可弗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自伏羲至元世祖凡十七帝為五室　上親祭祝文三皇曰惟大昊伏羲氏畫八卦以明天道造書契以開人文惟炎帝神農氏斵木耜教農耕嘗百草以為醫藥惟黃帝軒轅

氏作居室衣服以法易象創律曆宮制以宣政治皆繼天立極開物成務有大功于生民後世者也（御諱）非德荷天祐人助君臨天下繼承中國帝王正統伏念三聖去世悠遠神靈在天萬古長存崇報之禮不可不至是用肇新廟宇于京師列序聖像及歷代開基帝王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為常典今禮奠之初謹奉牲醴庶品致祭伏惟鑒享五帝曰惟帝金天氏金行應運因鳳紀官道繼三皇為五帝首惟帝高陽氏靜淵有謀疏通知事潔誠祭祀治教萬民惟帝高辛氏聰以知遠明以察微仁威惠信天下咸服惟帝陶唐氏帝德廣運聖神武

文執中傳心道統斯著惟帝有虞氏玄德既昇恭已而治世躋泰和樂奏鳳儀皆盛德被于生民大功昭于後世者也三王曰惟夏禹王勤儉家邦平治水土天錫九疇彝倫攸敘惟商湯王聖敬日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表正萬邦惟周武王于昭武烈拯救生民迺建皇極纘禹之緒皆盛德被于生民漢高祖光武隋高祖曰惟漢高祖皇帝除嬴平項寬仁大度威加海內年開四百惟漢光武皇帝延攬英雄勵精圖治載興炎運四海咸安惟隋高祖皇帝勤政不怠賞功弗吝節用安民時稱平治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唐太宗宋太

祖曰惟唐太宗皇帝英姿蓋世武定四方貞觀之治式昭文德惟宋太祖皇帝順天應人統一海宇祚延三百天下文明皆有君天下之德而安萬世之功者也餘文並同三皇但改彼遠作已遠元世祖曰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之繁功被人民者夫何傳及後世不遵前訓怠政致亂天下雲擾莫能拯救予本元老農民遭時多艱憫黔黎塗炭建議聚兵圖以保全生靈初無黃屋左纛之意豈期天祐人助來歸者衆事不能已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六師北征遂定于一邇不揆菲德繼承正統此天命人心所致非智力所能且自古

立君在乎安民所以唐虞擇人禪受湯武用兵征伐因時制宜其理昭然神靈在天不昧想自知之今念歷代帝王開基創業有功德者乃于京師肇新廟宇列序聖像每歲祀以春秋仲月永為常典御製樂章迎神初獻亞獻終獻送神著為式（係洪武七年以前）後去隋文帝仍五室

壁建于雞鳴山之陽

凡年遣官祝各陵申前禁以時封土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諸郡邑祀典所載忠臣烈士祠宇傾頹者有司亦以時葺治仍嚴防守邠州有姜嫄公劉二廟姜嫄后稷之母也德淑宗聖后稷教民稼穡澤被萬世公劉后稷

之增孫翊遐西戎遷於邠能修后稷之業有功於民遂入祀典。

二十一年停各廟春祭皆于八月中旬舉行帝王廟從祀名臣凡三十六人。上以趙普負太祖厚恩不忠不可祀元臣四傑木華黎爲首安童其孫也宜去孫而奉祖既祀伯顏阿术可勿祀又以陳平馮異潘美節義善始終皆宜祀於是定風后力牧皋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儀曹彬潘美韓世忠岳飛張俊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朮赤老溫伯顏凡三十七人遣官致祭

功臣廟

甲辰上取武昌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又建于南昌府（詳見國臣傳）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效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議王卽命塑功臣像于卞壺及蔣子文廟以時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康郎山處州府（耿再成等）金華府（胡大海等）太平府（花雲等）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不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立劉成廟于長興。洪武元年命築壇于雞籠山祭故功臣胡大海等文臣歿于王事者參軍李夢庚郎中王愷都事孫炎等祔祭卽其地建功臣廟廟成定位次徐達爲首凡二十一人（見大政記）歿者塑像生者虛其位賜額曰英靈坊設掌祀正九品圖徐常二王戰蹟于廟中各指揮祔祭兩廡。三年定功臣守墓墳戶其冬大封功臣思天下大定皆諸將之功然存者得膺爵賞死者不復見矣乃設壇親祭之且撫其兄弟子孫俾食原祿又設壇祭戰沒軍士優養父母子妻復命禮部凡武

臣有遷葬者皆備祭物道里遠者給其費因品秩次第定給羊豕酒果立開平王廟于北平定功臣已沒者謚號。七年命書雞籠山功臣廟附祭功臣姓名于籍每歲遇祭則設神主行三獻禮都督官祭堂上（惟六王塑像）各衛指揮祭兩廡永爲定式。八年增祀淮安侯華雲龍平章李思齊等八人（又曰一百八人）九年加贈趙德勝等七人封號增都指揮僉事余隆等百三十一人又增何文輝等凡有功者一百六人。十二年增海國公吳禎等二百九十三人。十三年改雞籠山爲雞鳴山增濟寧侯顧時等二百八十人（又曰二十人）（北平中立皆立開平王廟）

旗纛廟

旗謂牙旗皇帝命大將避日出師牙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軍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犛牛尾爲之在左騑馬首泰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請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旗後齊天子親征建牙旗唐宋及元皆有牙旗纛之祭今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驚蟄日秋用霜降日廟立于京師都督府治之後天下衛

所立于公署後七年詔皇太子率諸王詣閱武場祭旗纛其儀衛執事者捧旗纛于馬上以序前行凡七壇各用羊豕一帛色赤皇太子先行禮次諸王禮畢諸王請皇太子行幕進胙奉旗纛還宮

城隍廟

先儒謂既有國社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所無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唐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宋已來其祀徧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傅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皆以爲紀信龍興（即南昌）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張說祭京州城隍文曰致和產物助天育仁張九齡祭洪州城隍文曰城隍是保甿庶是依則前代崇祀之意有在矣國初因元之舊廟洪武三年　上以卑隘詔度地營築改東嶽行祠爲之修飾既備禮臣請如前代建六曹　上罷之止稱左司神右司神送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上親爲文以告先二年

正請禮臣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先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爲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其在北京開封府者爲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州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爲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爲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皆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爲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爲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爲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袞冕十有二章開封等五府封王及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撰

制文頒之次年去諸神前代封爵止稱本號曰都城隍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其用王禮各府州縣稱公侯伯與用袞冕如故

忠臣廟

吳元年 上勅禮官曰自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以垂訓天下後世若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死節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黼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陣死義與闕同難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也宜令有司

建二祠肖像歲時祀之尋以元御史大夫福壽能秉節死義立祠以祀議贈官禮部言元已贈爲浙江行省左丞相上柱國追封衛國公謚忠肅宜仍其舊 上是之令每歲春秋二仲月遣官致祭後福壽子陳龔以中書宣使爲海州同知坐胡黨當刑 上以忠臣子特宥擢太僕少卿轉兩浙運使復坐前事赦不誅謫居雲南勅西平侯善遇之應天故有歷代忠臣漢秣陵尉蔣忠烈侯承交晉卞忠貞壼南唐劉忠肅仁贍宋曹武惠彬元衛忠肅福壽凡五廟 上以溷處閭巷改建雞鳴山之陽漢壽亭侯關羽廟在玄津橋西亦改作與歷代帝王功臣城隍諸廟並前五廟通稱十廟帝王廟擇日另祭祭功臣之日並祭八廟應天府官行禮水旱諸大臣分禱卞劉曹三氏子孫歲亦來祭

馬神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爲龍馬先牧始養馬者其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制祭以春仲月唐宋因之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爲宜於是卽後湖遣

官行禮爲壇四牲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禮先蜀明昇獻良馬十其一色正白身長十有六尺首尾高九尺足高七尺有肉隱起項下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脰精采流動鞚勒不可近近之輒人立而吼 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命太常以少牢祀馬祖復囊沙四百斤壓馬令人跨其上日遊行苑中久之性漸馴服四年 上夕月于清涼山乘之而出如躡雲乘風驅馳甚適 上大悅賜名飛越峯（後止于仲春祭司馬一神）後邊將言西域產一馬甚異 上遣使諭其酋長靳惜陰傷其足來獻 上命祭馬神牧典

所善養之尋馬足瘉進之 上爲良馬說復命儒臣爲文以述其事

五祀之神

周漢唐宋其制不一今擬以孟春祀司戶之神設壇于皇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祭司竈之神設壇于御厨光祿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于乾淸宮丹墀內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于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前光祿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 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

外郡各廟

洪武八年三月命有司立張巡許遠廟於歸德州歲時致祭禮部奏秦蜀守李冰鑿山堰流以備水旱民始殷富漢文翁爲蜀守仁愛化民興學敎子弟宋張詠爲蜀守恩威並用民畏而愛之李冰已載祀典文翁與詠未及奉祀今擬以文翁張詠與冰同一祠祀卓茂爲密令黃霸爲河南丞皆漢之循吏具載漢史鈞州有霸廟址密縣亦有茂廟址葺而祀之正合祀典陸遜及子抗從子凱世爲吳郡人當三國時文武兼資爲吳將相以勞定國松江舊祠址尚存宜令有司葺祠致祭四川隆川

土神亞休係李龍遷臣事於梁築城保障山蜀邦人祀之雨暘疾疫祈禱必應唐狄仁傑諫立廬陵王復唐社稷嘗謫爲彭澤令奏免田租縱囚還家如期復至彭澤舊有祠宋理宗褒祀謝夷甫肅宗時爲京畿令孟湜押兵過境縱掠百姓夷甫捕而斬之李輔國譖之於朝流建州卒葬甌寧後見夢於帝立廟賜名靈通封武英侯元江州路總管李黼之姪秉昭臨難死節宜從黼廟食九江義兵萬戶李宗珂從余闕守安慶城陷闕死宗珂自刎闕既立祠安慶宜以宗珂配享韶州知府王世安奏請修唐賢相張九齡宋名臣余靖祠陝西乾州同知

史孟通言唐忠臣渾瑊在德宗時涇原兵變乘輿在奉天逆臣朱泚據長安引兵圍奉天公晝夜攻城經月城中資糧俱盡瑊獨引兵苦戰百計禦敵卒能保乘輿全城郭功載唐史今其祠廟在而祀事有闕甚非報功勸忠之意宜令有司每春秋致祭皆從之著在祀典

無祀鬼神

洪武三年 命祭無祀鬼神 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禮官奏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

庶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祀厲則此祭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神祭享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帝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皆祭後世以為涉於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為民禍福以邀享祀蓋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於京師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夭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 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於城北其各里社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致祭

洪武十一年安東沭陽二縣之野有鬼民人暮驚 御製文遣祭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此前聖格言然國之有祀以為民也祀不為民則非禮也若庶民之宜祀者止於祖宗之祀非禮之神亦不享也今嶽鎮海瀆山川之神載在祀典者莫不承上帝后土之命以司福善禍淫竟操賞罰禍福倒置不懸民心且朕獲戾于天矣尚焉得謂之神乎朕思鬼神之變人雖毫髮不可偽特其變化神妙而人不知測耳今永嘉侯朱亮祖遣人奏二縣民人暮驚謂鬼有持炬者數百或列行或四散趨捨

逐之無有擊之若有應之者朕不能盡信特遣人致牲醴嘗鬼神而 問之中原之地自元失政生民塗炭死者不可勝計有絕宗覆嗣者有生離父母妻子而死於非命者備特炬諸者豈無主之孤魂而欲人之祀歟或有司忽於歲祀而有怨歟四者必有一焉朕以四事問爾爾果何為而然朕自即位以來事神之禮未嘗缺然非當祀者亦不敢妄禱特炬者宜免禍者而禱其應福者勿妄為民害自貽大患

皇明大事記卷之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

朱國禎輯

祀事

上嚴祀事考歷代祭祀齋戒日期黃帝受圖籙齋七日夏禹受山神書齋三日周大祀七日戒三日齋今親祭天地宗廟齋五日日月以下齋三日降香齋一日(後皆定為)三日前諭禮部尚書陶凱曰經言鬼神無常享享於克誠然人心操舍無常必有所警省始無所放令禮部鑄銅人一高尺有五寸手執簡曰齋戒三日凡齋期置朕前示警諭中書省臣曰齋戒古人所以致潔於鬼神也朕

每祭盡誠不敢少忽尚慮諸司不體此意褻慢弗謹惟幽有鬼神司察其罪不若預為戒飭使知所警乃命諸司各置木牌刻文曰國有常憲神有鑒焉每遇祭祀設之定神帛織文二十五及配享曰郊祀制帛太廟曰奉先制帛親王配享曰展親制帛社稷歷代帝王孔子及諸神祇皆曰禮神制帛功臣曰報功制帛其色天用蒼地用黃日用赤月用白嶽鎮四海各隨方色四瀆諸水用黑皆幣一 帝后加一 上命考登壇脫舄之禮前期一日有司以席藉地設御幕于壇東南門外及執事官脫履之次于門外西側祭日 駕入幕次脫舄升壇陪祭官脫履協律郎樂舞生脫襪供事祭畢降壇納舄其日月太歲星辰海瀆風雲雷雨天下山川原合祭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初建於城南門外中殿五楹南向東西為廡各七楹西北為廚庫房各五間庫之後為宰牲房三間)又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于國家及惠愛在民者俱核實以聞著祀典有司歲時致祭然在京師者尚未有壇壝專祀先後下禮官考古制以聞按周禮大宗伯以實柴圭璧五寸祀日月星辰禮記曰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祭日于壇祭月于坎以別幽明以制上下考之古者日月其禮有六郊特牲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

日以配月一也玉藻曰朝日于東門之外祭統曰祭日于東郊祭月于西郊二也大宗伯肆類于四郊兆日于東郊兆月于西郊三也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天宗日月之類四也覲禮拜日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于南門之外五也雩霜風雨之不時則禜日月六也議者謂因郊社而祀之者非正祀也類禜而祀之與覲諸侯而禮之者非常祀也惟春分朝之于東門之外秋分夕之于西門之外者祀之正與常者也蓋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春分陽方永秋分陰氣尚長故祭以二分為得陰陽之義也若其次則大

次小次重繅重按其牲醴得實柴其服則玄冕玄端其
圭之繅藉則大采小采禮之之玉則一圭邸璧祀之之
樂則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凡見于周禮者如此秦祭
八神六曰月主七曰日主雍有日月廟漢郊太乙東向
揖日西向揖月又于殿下東西拜日月宣帝于神山祠
月魏明帝始朝日東郊夕月西郊唐以二分日朝日夕
月于國城東西宋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為大祀元于
郊壇以日月從祀其二分朝日夕月皇慶中議建立而
不見施行今既以日月從祀郊壇當稽古者正祀之禮
各設壇專祀為宜其壇制朝日壇宜築于城東門外高

八尺夕月壇宜築于西門城外高六尺俱方廣四丈兩
壝壝各二十五步燎壇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
三尺神位以松栢為之長二尺五寸潤五寸趺高五寸
朱漆金字朝日以春分日夕月以秋分日星辰則祔祭
于月壇　上曰日月既皆設專祭而星辰乃祔祭於壇
非禮宜別設壇祭周天星辰禮部議於城南諸神享祭
壇正南向增造屋九間朝日夕月祭周天星辰日月仍
以春秋分祭星辰則於　天壽節前日致祭　上朝日
于東郊牲用赤犢一羊一豕一玉用圭璧五寸幣用赤
色設大尊著尊山罍各二在壇上東西北向象尊壺尊

山罍各二在壇下實以醴齊盎齊清酒其明水玄酒各
實于上尊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實與社稷同登三實
以大羹鉶三實以和羹西郊夕月儀牲幣用黑　太歲
者十二辰之神說文歲字從步從戌木星一歲行一次
歷十二辰而一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為陽自午至
亥為陰所謂太歲十二辰也陰陽家說又有十二月將
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乙罡太乙功曹太衝之類雖不
經見歷代用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典作祭太歲
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風師雨師之祀則見于周
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于雨師之次

因升風雨雷師為中祀宋元因之　嶽鎮海瀆之祀虞
舜以四仲月巡狩而祭四嶽東曰泰山四嶽之所宗也
故又曰岱宗南嶽曰衡山西嶽曰華山北嶽曰恒山而
未言五嶽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四瀆始
有五嶽四瀆之稱蓋以中嶽嵩山並列也又周官小宗
伯兆四望於四郊鄭玄謂四望為五嶽四鎮四瀆者江
河淮濟也四鎮者東曰沂山西曰吳山南曰會稽北曰
醫無閭詩序又曰巡狩而祀四嶽河海則又有四海之
祭蓋天子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而嶽鎮海瀆在諸侯封
內諸侯亦各以其方祀之秦罷封建嶽瀆皆領於祀官

及漢復建諸侯則侯國各祀其封內山川天子無預焉
武帝時諸侯多廢五嶽皆天子之邦宣帝時四瀆始有
使者持節特祠之禮由魏及隋嶽鎭海瀆皆卽其地立
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有
因郊祠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元遣使祀嶽鎭海
瀆分東西南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虞書曰望
於山川徧於群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禮小宗伯兆山
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
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
數故視伯子男其在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雎漳晉祭

惡池齊祭配林是以秦罷封建則皆領於祠官焉由漢
唐以及宋元嶽鎭海瀆之外又有其餘山川之祀不獨
嶽瀆也今國家開創之初嘗以太歲風雲雷雨嶽鎭海
瀆及下山川京都城隍及天下城隍皆祀於城南享祀
之所既非專祀又屋而不壇非禮所宜考唐制以立春
後丑日祭風師於城東北立春後申日祭雷雨於城東
南以今觀之天地之生物動之以風潤之以雨發之以
雷陰陽之幾本一氣使然而各以時別祭甚失享祀本
意至於海嶽之神其氣流通暢達何有限隔今宜以太
歲風雲雷雨諸天神合爲一壇嶽鎭海瀆及天下山川

城隍諸地祇合爲一壇春秋專祀後之遂定以驚蟄秋
分日祭太歲諸神以淸明霜降日祀嶽瀆諸神壇據高
阜南向四面垣圍壇高二尺五寸方闊二丈五尺四寸
陛五級東西北向陛三級祀天神則太歲風雲雷雨五
位並南向位皆用大牢一籩豆各八簠簋各二尊三帛
一用雅樂未幾 上以分祀時日與品物各不同復以
風雲雷雨嶽鎭海瀆皆陰陽一氣流行無間者遂合二
壇一之而增以四季月將爲第一次風雲雷雨次五嶽
次五鎭次四海次四瀆次京都鍾山次江東山川次江
西山川次湖廣山川次淮東淮西山川次浙東浙西福

建山川次廣東廣西海南北山川次山東山西河南河
北山川次北平陝西山川次左江右江山川次安南高
麗山城諸國山川次京都城隍六纛大神旗纛大將五
方旗神戰船金鼓銃礮弓弩飛鎗飛石陣前陣後諸神
各壇之祭皆 上躬自行禮先祭日禮官奏祝文太歲
以下至四海凡五壇 上稱名餘者令禮官代署 上
日朋友書牘往來尚親題姓名況神明乎必親署及登
壇太常司丞任以忠贊禮應 上力倦頗簡就焉之儀
禮畢 上問故以忠實對 上曰人臣愛君以道狀之
於神惟恐誠敬未盡何敢憚勞汝當悉朕意後勿復然

以忠頓首謝

三年定嶽鎮海瀆城隍諸神號詔曰自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為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為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如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封號亦惟當時為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依古定

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祭名正言順於禮為當用稱朕以禮事神之意五嶽稱東嶽泰山之神南嶽衡山之神中嶽嵩山之神西嶽華山之神北嶽恆山之神五鎮稱東鎮沂山之神南鎮會稽山之神中鎮霍山之神西鎮吳山之神北鎮醫無閭山之神四海稱東海之神南海之神西海之神北海之神四瀆稱東瀆大淮之神南瀆大江之神西瀆大河之神北瀆大濟之神各處府州縣稱某府某州某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並依當時初封名爵稱之天下神祠無功於小民不應祀典者即淫祠也有司無得致祭凡不在祀典而別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雖不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乃命都督孫遇仙等一十八人祭天下嶽鎮海瀆之神賜冠帶及衣二襲白金十兩米十五石是日　上服皮弁服御奉天殿禮官以香及祝文進　上躬署御名以香祝授使者百官公服送至中書省使者就行香用黃金為盒貯之黃綺幡二白金二十五兩以供辦祭

物牲用太牢幣各從其方色

九年　上以嶽鎮海瀆祀典所重其所祀祠宇宜致尊嚴以稱神居於是分遣國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往修祠宇各賜巾衣靴襪俾所至齋沐而後行事併下禮部嶽鎮海瀆之祀京師春秋二祭自有常期遣官行禮其所在有司之祭勿與京師同日因命大臣十八人分祀嶽鎮海瀆韓國公李善長祀中嶽魏國公徐達祀北嶽曹國公李文忠祀東嶽宋國公馮勝祀西嶽江夏侯周德興祀南嶽吉安侯陸仲亨祀東鎮延安侯唐勝宗祀西鎮江陰侯吳良祀南鎮濟南侯顧時祀北鎮平涼侯

費聚祀中鎮陸安侯王志祀東海洪武元年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滿祭海神原德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怙息闊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烟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響應竣事父老欣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 聖人應運太平有北海瀆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 上悅後以破侯致祭營陽侯楊璟祀西海永嘉侯朱亮祖祀南海穎川侯傅友德祀北海宜春侯黃彬祀江瀆南安侯俞通源祀河瀆中山侯湯和祀淮瀆宣寧侯曹泰祀濟瀆制曰天生民而立君君為民而立命百神之祀乃國家之先務也朕與卿等當群雄角逐之時戰勝攻取非天地之照鑒嶽鎮海瀆之効靈安得至是今孟秋在邇嶽鎮海瀆之祀理在報祭古者人君遡待則祭名山大川於各方岳之下今朕國家新造民生始遂未獲親往特命卿等代朕以行汝往欽哉

封建

洪武三年編祖訓錄定封建諸王國邑及官屬之制三年造冊寶皆用金寶依周尺方五寸二分厚一寸五分其篆文曰某王之寶匣寶座雕造蟠螭飾同皇太子冊寶制并定國邑冊封禮儀以封建告 太廟宴群臣于奉天門及文華殿 上諭廷臣曰元失其馭群雄並起四方鼎沸民遭塗炭朕躬率師徒以靖大難 皇天眷佑海宇寧謐然天下之大必樹藩屏上衛國家下安生民今諸子既長宜各有爵分封鎮國朕非私非親乃遵古先哲王之制為久安長治之計群臣對曰 陛下封建諸王以衛宗社天下萬世之公議 上曰先王封建所以庇民周行之而久遠秦廢之而速亡漢晉以來莫不皆然其間治亂不齊特顧施為何如耳要之為長久之計莫過於此乙丑冊封諸皇子為王詔天下曰朕起兵淮左命大將軍徐達統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海宇清肅廣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武功以行爵賞緣王蕃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達等帥師往征緣是報功之典未及舉行朕惟帝王之子居嫡長者必正儲位其諸子當封以王爵分茅胙土以藩屏國家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已立長子標為皇太

子諸子之封本待報賞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從孫守謙為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屬及諸禮儀咸有定制冊秦王文曰昔君天下者祿及有德貴子必王此人事宜然然居位受福國于一方並簡在帝心第二子樉今命爾為秦王永鎮關中豈易事哉朕起農民與群雄並驅艱苦百端志在奉天地享神祇張皇師旅伐罪救民時刻弗怠以成大

業今爾有國當敬慎守禮祀其宗社山川謹兵衛恤下民必盡其道體朕訓言尚其慎之諸王文同冊靖江文曰朕稽古帝王撫有方夏必茂建親支所以惇族固本其來尚矣朕既為天子追念吾兄以爾守謙兄之孫也俾王靖江以鎮廣海之域毋忽訓語益修厥身尚其慎哉因遣使頒封建諸王詔于安南高麗諸國置大宗正院秩正一品後改為宗人府

四年建諸王府工部尚書張允言諸王宮城宜各因其國擇地請秦用陝西臺治晉用太原新城燕用元舊內楚用武昌玉竹寺基齊用青州益都縣治潭用潭州玄妙觀基靖江用獨秀峰前報可以明年次第營之仍令無得過飾省臣言親王宮飾朱紅室飾大青綠若不為過 上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獨不見茅茨卑宮堯以興阿房西苑秦隋以亡諸子方及冠去朕左右豈可靡麗蕩心命陶凱等采摘漢唐以來藩王善惡可為勸戒者為書會凱出參行省編輯未成於是召秦府右傅文原吉修撰王僎等續修之書成宋濂為序以進賜名昭鑒錄賜諸王定王府官制左右相正二品文武傅從二品[後改為長史司正五品首領官不設承奉以下仍舊]首領官參軍從五品錄事正七品內日承奉外日儀衛審理等皆備官

洪武年 上命皇太子晉王楚王靖江王出遊中都以講武事詔太子賛善大夫宋濂秦府長史林溫晉府長史朱右楚府長史朱廉靖江長史趙壎等從既行 上閱輿地書得濠梁古蹟一卷命內臣馳驛以賜東宮且題其外令濂詢訪隨處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驛得 上所賜書大喜以示濂濂因啟曰臨濠古塗荊二山最著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亦在縣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聯屬而淮水繞荊山之陰神禹鑿之水始流二山間民獲免阻修之難禹之功也十一月壬申皇太子既過中都乃徙遊焉命濂譔文記之其他古蹟濂歷歷

畢之國事進謁甚有規益事畢還京師
九年、上以諸王將之國先告　太廟群祀畢始告祀
天地于圜丘遣使祭各國山川定諸王公主歲供之數
親王歲支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帛四十疋紵絲三
百疋紗羅各一百疋絹五百疋冬夏布各一千疋綿二
千兩鹽二百引茶一千斤馬疋草料月支五十疋其段
疋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歲賜米二萬石鈔一
萬貫餘物比親王減半馬疋草料月支二十匹郡王每
歲支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帛一十疋紵絲五十疋
紗羅各二十疋絹一百疋冬夏布各一百疋綿五百兩

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匹草料每月支二十疋公主郡
主以下有差、上以秦晉燕三王將之國、命先往鳳
陽觀　祖宗肇基之地俾知王業所由興且命皇太子
奉之祭謁國功臣然後行、
十一年冊皇子椿為蜀王柏為湘王桂為豫王楧為漢
王植為衛王改封吳王橚為周王、詔秦王樉晉王㭎
之國〔?〕其護衛軍士秦府三千七百四十八人晉府三千
八十一人及文武官軍匠雜役各賞賚仍詔燕王棣周
王橚楚王楨齊王榑還駐鳳陽工部奏諸王國宮城縱
廣未有定制請以晉府為準周圍三里三百九步五寸東
西一百五十丈二寸五分南北一百九十七丈二寸五
分制因〔?〕可成矣〇勅秦相府官曰王府設官本古之道
然昔者惟以文章之士為輔朕封諸子兼設武臣於相
府者蓋欲藩屏國家禦侮防患無事則助王之治所以
出則為將入則為相今靖江相府官與指揮耿良不協
甚有欺凌指揮之意由是命武相有警則出而為將護
衛指揮副之歸則勿與金穀刑名之事軍務則文武議
之道王以善勿爭朕意
十二年燕府營造訖繪圖以進其制社稷山川二壇在
於城南之右王城四門東曰體仁西曰遵義南曰端禮

北曰廣智門樓廊廡二百七十二間中曰承運殿十一
間後為圓殿次曰存心殿各九間承運殿之兩廡為左
右二殿自存心承運周廻兩廡至承運門為屋百三十
八間殿之後為前後三宮各九間官門兩廂等室九十
九間王城之外周垣四門其南曰靈星餘三門同王城
門名周垣之內堂庫等室一百三十八間凡為宮殿室
屋八百一十一間
十三年三月燕王之國給賜燕山中左二護衛侍從將
士五千七百七十八人鈔二萬七千七百七十一錠
十五年八月、皇后馬氏崩秦晉燕周楚諸王奔喪

三十一年壽節秦晉等九王來朝凡七日辭歸
二十三年周王橚國來居鳳陽謫遷雲南命豫王桂居
其地尋召還以世子有燉監國事明年王仍復國考定
王國合祀山川諸神　上曰王國有嶽鎮即以嶽爲主
次海次鎮次瀆風雲雷雨之神又次之於是李原名爲
圖以進使頒諸王復命東海則燕齊皆祭東嶽東鎮齊
魯皆祭西海秦蜀皆祭晉祭北海所在城隍不稱地稱
日某國
二十四年冊皇子栴慶王權寧王楩岷王橞谷王松韓
王模瀋王楹安王桱唐王棟郢王㰘伊王湊衛谷慶寧

岷六王往臨清訓練軍士并設護衛召秦王還京　皇
太子巡撫陝西將改封秦王、皇太子既還代爲請乃
遣歸、
二十五年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楧爲肅王衛王植
爲遼王、
二十六年詔肅王楧遼王植慶王栴寧王權之國初
命肅王都甘肅遼王都廣寧慶王都寧夏寧王都太寧
至是甘肅以陝西各衛調戍功力未集命肅王且駐平
涼廣寧以宮殿未成命遼王且駐大凌河北寧夏以糧
餉未敷命慶王且駐慶陽右韋州城以就延安綏德租
賦惟寧王就國十五年後齊王之國青州湘王之荊州魯王之兗州蜀王之成都代王之太原今肅王以下明年谷王之宜府岷王原封、是年始岷州以雲南路遠改封餘皆永樂時之國、永樂錄
二十七年命韓王松瀋王模往省秦王晉王燕王周王
齊王　上以二王年幼欲其遊觀諸王國都以敦友悌
之情故有是命二王之行從官各十一人翰林編修王
府紀善各二員掌侍從講說經史撰文字禮部郎中一
員掌祭祀所過名山大川及祀典神祇序班二員掌賛
相禮儀良醫二人扈從二王同日啟行至宿州分道韓
王由周歷燕齊瀋王自齊歷燕晉抵秦事畢皆至八月
而還　上以雲南土曠民稀輸餉勞苦復加興造肆力

未堪岷府姑爲棕亭以居俟十五年後財富力紓作之
未幾又以遼東軍務物情尚未寧貼高麗言多不實啓
稽暫停遼王止立柵結屋以居俟十年作之
二十八年三月秦王樉薨、上諭禮部尚書任亨泰曰
秦王既歿國事無統世子長成宜命襲爵爾其集議秦
尊會葬諸王並遣使者拜嗣子爲王玄冠衰絰素服
承詔事並以喪服又諸侯受天子命亦宜服其命服使
者出反喪服既位而哭既合于禮且協人情詔依命服
禮行封世子尚炳爲秦王八月更定皇太子親王等封
冊寶之制皇太子親王俱授金冊金寶皇太子妃王

妃公主授金冊不用寶皇太子嫡長子爲太孫次嫡子
并庶子年十歲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親王嫡長子
年十歲授金冊金寶立爲王世子次嫡子及庶子年十
歲皆封郡王授塗金銀冊銀印凡王世子必以嫡長如
或以庶奪嫡輕則黜爲庶人重則流竄遠方若王年三
十正妃未有嫡子其王世子若王庶子襲封及王世子
并郡王娶妃郡王子授鎮國將軍曾孫授奉國將軍六
世孫以下授奉國中尉其有文武才堪任用者宗人府
具以名聞考驗歷選如常選法如或有犯宗人府取問
明白具實奏聞輕則量罪降等重則黜爲庶人但明賞

罰不加刑責著爲令九月更定親王歲支祿米先是
上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
給祿米各五萬石今天下官吏軍士甚多俸給彌廣其
斟酌古制量減各王歲給以資軍國之用議更定親王
歲給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將
軍八百石奉國將軍六百石鎮國中尉四百石輔國中
尉三百石奉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
及儀賓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
石縣君及儀賓三百石鄉君及儀賓二百石皇太子次
嫡子并庶子既封郡王者必俟出閣然後歲賜與親王子

已封郡王者同女俟及嫁然後歲與親王女已嫁者同
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歲賜比始封郡王減半支給
並于是重定祖訓錄名爲皇明祖訓其目仍舊而更
其箴戒章爲祖訓首章 上以是編之作將垂之萬世
命大書揭于右順門內西廊下朝夕詳覽斟酌損益久
而後定既而遣使召諸王至京諭以減祿米之故且以
皇明祖訓賜之 上以子孫蕃衆命名之際慮有重複
乃於東宮諸王世系各擬二十字每一字爲一世以其
字爲命名之首其下一字則臨時所議以爲二名編入
王牒

二十九年命靖江王世子贊儀往省晉燕周楚齊蜀湘
代肅遼慶谷諸王先自楚湘入蜀歷陝西出河南山西
抵大同東至宣府北平由大寧至遼東轉至山東擇文
武忠厚之士以從 上以贊儀年幼欲其知親親之義
且令涉山川險易以成其德器故也
至三十年八月丁未 上以在外諸王非時興作擅役工
匠諭部臣曰天下人匠編成班次勤期赴役
每有興造臨期之際趨此違彼艱莫甚焉夫勞民動衆
春秋所戒方今諸王在國宮室各有定制皆宜守禮安
分毋擾于民可也朕聞元時廬州太子爲修宮室令民

冒暑舁木監司版啚兒見其苦卽釋之又如處慎王在
武昌因怒小吏械繫之于市廉訪司官言此小事王宜
勿預王卽釋之此二子皆知禮奉法聽納正言所以能
保其富貴也今諸王府各守定制不可私有興造勞吾
民匠若有應須造作必不可已者須奏請方許爾可移
文各王府知之

高皇帝御製及纂輯諸書

御製文集題後　洪武七年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
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强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
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有
故昔舜作五絃之歌湯爲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誡皆粲
然成文此楊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睿訓諄復惟恐
一夫不獲其所天縱聖能形諸篇翰奎壁照耀層霄絢
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

虞阜財解慍之歌也夙夜修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
湯武盤盂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
方策涵潤深醇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
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烟雲盈紙有長江大河
一瀉萬里之勢臣捧而觀殷彝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
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
由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
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
且當萬幾之暇時御翰墨多不留藁見於侍臣之所錄

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若約若存
無不仰照、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
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歎文明之化熙熙皡皡相與率
德勵行以為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
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為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
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
拜手稽首謹書
聖祖以天縱之聖生于元季貧困流離雖少時嘗遂鄉
塾而稍長未暇詩書不得已從戎展仄淮左三四年間
若遇若逢若明若晦金雞既號而狐跳鼠星斯朗而霧

迷冘鍪劍戟安事毛錐渡江之後　神明頓闢視儒生
如故交拆徵義若宿解從心所欲燦然昭回嘗謂儒臣
曰朕每有所撰夜半汪思釋然自順豈非天乎文章關
乎氣運而人心風俗隨之漢唐宋以來文體代降遞至
胡元流于詞曲其敝已極、聖祖挺生直追太古既紓
獨得森集衆長其著作其誥檄其纂輯諸書朴茂渾淪
則三代以上古帝王之法物也明白正大又三代以下
諸大儒之格言也緣而飾之以乾健不息之徵畀布酌
古疇敘之規模中間道之以德禮齊之以威刑乎之以
仁義既暢既琢復返于璞拔出既陷之靈臺洗淨久塵

之明鏡天藻所垂光于千古臣東海豎儒猶加纂輯為
大政大訓二紀復再揭出以宋學士所題列于前再稍
詳本末其大明直解律令大誥三編別見各從其類云
臣朱國禎謹識
上以丙申三月都應天　庚子三月宋濂劉基等來歸
辛丑八月伐陳友諒克江州　御製西征記基母憂
賜手書慰之中引徐庶為比言庶母尚存故劉先主放
歸先生之母壽八十餘逍遙踏更生之路當加食自寬
我掌綱常正宜教人忠孝既來助我事業未成若果思
歸必當且止于禮助我功成遣官同鄉里薦封仍勞豈

不美哉　壬寅二月苗軍之亂基助守備賜書有我高
枕無憂之言三月　上自洪都歸再與基書云自江西
別後屢有不祥皆應先生前教幸獲殄滅奸黨疆域少
安收兵避暑遣人專詣先生虔求一來又得墨諭以六
七月間舉兵用事不利先動當候土木順行金星出見
先生一二年間以天道開發所向無敵今不敢違然擇
在七月二十一日甲子未得吉時再差詣前望以生民
為念德教為心早賜來臨是所願也如或未可即將年
月吉日時辰方向門戶擇定密封發來　甲辰正月
上郎吳王位視師武昌再與基云去歲先生行言湖廣

專一去便得然不即得須候至二月賊果詐降又堅壁
不出果應其言（以上皆署名頓首奉書偁濂先生閣下 上與儒臣諸將臣多用手書賜濂公者尤多其家至今尊藏煎見大訓記除可類推 御製文集所刻尚未能盡今只就年月可攷者摘幾事及大體者摘出於千百之十一云、）乙巳春宋濂以病、上詔侍臣曰宋
起居純飭之士不叅以分毫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
何有斯疾數問未愈命歸養金華山中父子祖孫驩然
同聚疾必易愈愈且速來國家文翰庶幾有賴陛辭出
大府金籍以束帛賜之方嚴肩輿之禁自相國以下不
致用特造安車掄健丁六人以載尤異數也、皇太子
以舊學加賜既至家表謝并致書太子寓箴規之意

上覽再三喜甚謂太子曰此書汝宜日誦一遍御答書
御撰親筆花押緘內外著其日月復出綺縞命太子署
名即家賜之六月七日也 丙午訪求古今書籍藏秘
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
傳於世後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遺書六經始出唐虞
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
章六經開闡聖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
觀孔子之言知節用愛人使民以時眞治國之良規孔
子之言誠萬世師也方徵儒士熊鼎朱夢炎至都下命
修公子書及務農技藝書諭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
不能通曉奧義今集古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
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今行事可以觀戒
民間商賈子弟亦不讀書宜以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
務農技藝商賈書使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十一月
書成頒行之
洪武元年二月 御製紀夢因與學士朱升等論周禮
六夢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
鄉里遊舍南（見大訓）忽然驚覺若此者其思夢耶升對曰
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 陛下膺命之兆所謂正夢
也昔皇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已有之益帝王之典

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三月命翰林儒臣修
女戒（見大訓） 四月 上幸北京至邳州自爲文祭山川
召鄭州李相出御筆一道諭曰山東故官聽其從宜居
處以俟選用相復奏曰其有願往南京及旋故鄉者何
以遇之 上曰稽其人數赴京者日予米二升還故鄉
者給一斛遂登御舟著黃河說至汴梁親書進征斷示
大將軍、上以祭祀爲國大事念慮之間微戒或怠則
無以交神明乃命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社宗廟山川
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應祥異可爲監戒者爲書以
進（四年七月成）賜名存心錄 十一月手書召還劉基行封

實見其本傳

二年八月 詔儒臣修纂禮書其書以吉凶軍賓嘉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樂爲綱所該之目吉禮十四曰祀天曰祭地曰宗廟曰社稷曰朝日曰夕月曰先農曰太歲風雲雷雨師曰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城隍曰旗纛曰馬祖先牧馬社馬步曰祭厲曰祀典神祇曰三皇孔子嘉禮五曰朝會曰冊拜曰冠禮曰婚禮曰鄉飲酒賓禮二曰朝貢曰遣使軍禮三曰親征曰遣將曰大射凶禮二曰弔賻曰喪儀又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字學各一樂三曰鍾律曰雅樂曰俗樂凡升降儀節制度名數纖悉備具通五十卷

三年九月書成賜名大明集禮又命儒士魏俊民黃篪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東至海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爲大明志書送秘書監鋟梓頒行

四年正月御史臺進憲綱四十條 上親刪定刊行

九月 御製平西蜀文示劉基末曰中國淸寧論將之功傅一廖二低昂定焉又曰天產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實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枯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諭我揉撐之班班基獻平西蜀頌并序臣聞天命眞主混一

六合必先有以爲之驅除然後收拾以歸其能[illegible]古及祭同言換參是故冬寒之極必有陽春激盪之苞必有深渾太亂之後殄有失治理則然也元德既衰尤士乃麋沸鳴張狼顧之徒豪彌滿山澤萬姓嗷嗷無所歸告天乃命我 皇帝肅將武威代伐不道一伐而定荆湖再伐而畢全吳三伐而海宇蘇清四伐而東粵南蜀悉歸版圖於是肆代中原拾宋據秦擊趙援燕兵鋒未至擧國先及神嚮鬼僳甸鄉俯伏玄菟青海崑崙大莫交阯蜂耳之國猶不獻琛奉表稽首闕下幾殺使者蜀明昇竊據巴蜀雖遣使奉貢而不去僭號大臣皆請吉王皇帝憐其父沒子幼數遣使諭之不至乃命將師伐之洪武四年大軍破瞿塘殺其將某部邑繼虎望風送款昇乃率其官屬奉璽印詣軍門請降蓋自建國至是凡五年而天下一統何其易耶固知天命有在而群雄並起爲之驅除也臣基受恩深厚無能補報適聞捷音歡喜踴躍不能自已謹撰平西蜀頌一首雖不足以贊揚聖德萬一亦聊以寓葵藿向日之忱云蜜其辭曰惟彼蜀國開自蠶叢山川阻閼與華不通金牛啓道蔽家斯鑿險岩峩始連井絡秦以之霸漢以之王諸葛用之霸業是方御闢倚天疊巘拆地仰不可攀俯不可窺蠢

蕞爾崇丘恃其險阻罔知天命大邦是距赳赳虎臣受命于征出師桓桓如雷如霆如雷如霆天子之威廟筭先定鬼神莫遁靈旗燀燀指山山摧羌人失魂惡若死灰爰將其臣奉其版籍泥首軍門面縛銜璧六軍奏凱歡聲動玄黃蠶童白叟路舞康莊四海會同豐年穰穰慶雲甘露自天降祥臣拜稽首受天之佑受天之佑天子萬壽

五年八月申明誡諭書成頒天下

六年正月群經類要成宋濂序曰論語解二章此皇上所親製以賜翰林修撰臣孔克表者 上留心經籍以爲經之不明傳註害之在乎繁而旨深洪武六年 詔克表及御史中丞臣劉基秦府紀善臣林溫取諸經要言析爲若干類以恒言釋之使人皆得通其說而益聖賢之旨意又慮一二儒臣未達注釋之凡乃弗釋二章以賜克表俾取則而爲之克表等承 詔釋四書五經以上賜名曰群經類要以臣觀當與聞斯事命撰其左方臣聞聖人治天下養之以政而成之以道三代以降未有兼之者 皇上以聖

智之蘊治撰之敍一法乎古復慮經旨晦而人不知道
乃釋諸經以教之其爲後世慮者可謂詳且備矣克表
遺際其虛禮樂承 明詔豈非幸哉昔唐之盛時太
宗有志於教化而孔氏日頌達者實率諸儒爲五經疏
天下至今傳而誦之不廢今 上閔弊膽民之心過 先
於太宗而克表爲諸儒首孔氏可謂世不乏人矣
是 命禮部尚書陶凱主事張籌等采摭漢唐以來藩
王善惡可爲勸戒者爲書會凱出參行省輯未成於是
秦王傅文原吉翰林編修王僎國子博士李叔允助教
朱復泰府錄事蔣子杰等續修之書成凡二卷宋濂爲
序以進賜名曰昭鑒錄頒賜諸王 四月重刊律令憲
綱頒諸司 五月祖訓錄成見大訓 賜詹同方竹記同侍
上武樓談古帝王事旁稽物理偶及於竹 上曰竹之

類其亦多乎同對曰其類實繁晉戴凱之所譜至五十
餘種或根如盤輪或節若束針或細則勝簡或鉅可爲
舟有未能歷舉者大槩其色皆青其體皆圓唯吳越山
中有名方竹者最爲俶異四稜直上弗偏弗頗若有廉
隅不可犯之色以故士大夫愛之往往采而爲節 上
曰信有諸乎同因取一枝以獻 上摩挲觀之恍曰臣
同其亦信人哉草方竹記一通始言品物之夥中序格
致之難及其未也謂同爲人俊偉氣豪稽之傳記智過
百人曰豪千人曰俊殆其近之俾給事中繕書以賜同
將趨拜墀下 上笑曰卿頭童齒豁矣何以謝爲

六月 上幸大本堂堂乃太子講道之所諸親王肄
業於左右嘗府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
開平忠武王子鄭國公常茂蘄國武義公子蘄春侯康
鐸列于堦下親書二帖一賜茂一賜鐸皆八字云謹承
祖業愛爾勤功帖傍書康二子以別于茂鐸兄鑑僉廣
西護衛指揮司事 九月編起兵以來日曆徵義烏舉
人黃杲繕書杲文獻公溍之從曾孫也見 上問得其
家世喜出尚方裘履以賜復見 皇太子十一月望日
劉基詹同宋濂侍宴乾清宮之便閣被酒還史館同愛
杲有俊才賦一詩贈之俄而召同等赴右順門 上適

乘步輦而至同餘酲猶未解 上謂同曰卿醉未醒耶
同對曰臣雖醉猶能賦詩贈黃秀才 上曰詩何在對
曰在史館中 上顧濂急取以進 上笑謂濂曰朕即
和同詩卿當爲朕書之濂書訖乃以賜杲日曆書成凡
一百卷見宋濂傳
七年五月編 皇明寶訓見大訓 九月孫貴妃薨 勑
禮官定喪服之制編孝慈錄見大訓 十二月 御註道
德經成自爲序見大訓 是年宋濂編 御製文集見前序
八年正月洪武聖政記成宋濂序曰漢高帝得國最正雖日算無遺策而施之政令
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可知 皇上以布衣受天命釜

與高帝同肇當開闢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表以繼日無一時之間迨夫正天位朝萬國尊孚圖治極若不足於是獨舉乎上自備於乎誠非高帝所可及者如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咸秩則祀事振矣　御極之日即立儲位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大分昭矣兵戎之衆自京師達于郡縣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爲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倖位絶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則民志自一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賞效育人才論前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壼之法勵忠節之訓勸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行或行之有未至者皆舉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最何裁善自近代以來書俗化壞且及百年而天生大有爲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慮思所覽動契典則度越千古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臣備位詞林親見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僚屬採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爲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

二月　御製資治通訓成（見大訓）

三月洪武正韻成（宋濂序曰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脣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爲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爲聲成文爲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則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剛柔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書皆堪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聲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爲平上去入號曰韻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敢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逮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爲補韻新安朱熹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盛於四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之經而溺區區流俗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　皇在[illegible]

古若天籟之聲觀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爲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爲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推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于是合諸儒凡六曆藁始克成編其音諸韻協者併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訛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濂爲之序略司馬光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爲用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　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猶聲盛哉雖然旋音以七音爲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

八月　上觀川流不息陋尹程秋水賦未契于道乃更爲之賦召翰林諸臣觀之命各撰一篇宋濂率同列次第獻賦　上皆親覽評品已而賜坐勅大官設酒饌內臣行觴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對不能飲恐愆于禮　上曰更宜一觴濂辭　上曰一觴豈便醉人乎濂舉觴忽縮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濂一吸至盡上大悅濂面赬行不成步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歌　上賦成賜濂濂頓首謝　上仍命群臣各賦醉學士歌以見一時君臣同樂也

十年三月吏部主事談士奇至中書科領勅盎司勳職掌也　上御步輦而至問曰爾爲誰士奇以官以名對

曰其義云何曰臣聞之於師俊美之謂奇曰爾之入仕
儒耶吏耶對曰習刀筆之吏考功監令郭傳存側奏曰
士奇雖吏頗誠慤自持　上因命奉御取筆以進書曰
夫吏之爲奇公以事法以當如律天下他所不及乃曰
奇凡二十二字學士宋濂解曰背私之謂公當理之謂
法行法當理則不謬於是非處事無私則允合於公正
苟能是雖律之天下人將有所不及始可謂之奇
十一年立　皇陵碑　上以儒臣恐有文飾自爲文命
江陰侯吳良督工立石（見大訓）
十二年　上以春秋本諸魯史而列國之事錯見間出

欲究其終始則難于考索乃命東宮文學傅薄等纂錄
分列國而類集之附以左氏傳首周王以尊正統次魯
侯以仍舊文列國則先晉齊而後楚吳所以內中國而
外夷狄也事之始終秩然有敘六月書成賜名曰春秋
本末
十三年胡惟庸伏誅　上以朝廷用人待之本厚而久
則恃恩肆爲姦宄然人性本善未嘗不可敎戒乃命儒
臣纂錄歷代諸侯王宗戚宦官之屬悖逆不道者凡二
百十二人備其行事以類書之曰臣戒錄頒布中外俾
知所警

十六年先是　上將享　太廟齋于武英殿召大學士
吳沉等謂之曰朕閱古聖賢書其垂訓立敎大要有三
曰敬天曰忠君曰孝親君能敬天臣能忠君子能孝親
則人道立矣然其言散在經傳未易會其要領爾等其
以類編輯庶便觀覽二月書成以進　上善之賜名
精誠錄命沉爲序凡三卷敬天一卷取易十章書七
十三章詩十七章禮記五十七章孝經論語各一章
忠君一卷取易大學中庸[illegible]書四十六章詩十章
禮記十四章左傳六章國語一章論語十四章孟子十
五章孝親一卷取易三章書三章詩九章禮記四十八

章論語一章孝經十九章大學二章中庸三章孟子十
章
十七年冬月大明清類天文分野書成其書以十二分
野星次分配天下郡縣於郡縣之下又詳載古今建置
沿革[illegible]
十九年[illegible]以[illegible]災異之應[illegible]
服者[illegible]不用頒臣戒錄採爲[illegible]
悖逆者百餘事[illegible]
二十年　御註洪範書（見大訓）
二十三年十月刊韻會定正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上

上以其字義音切未盡當命翰林重加軟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宋黄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歸一因以其書進 上覽而善之刊行

二十五年八月頒醒貪簡要錄於諸司 上嘗諭廷臣曰四民之中士最爲貴農最爲勞士貴者何讀書明道出爲君用坐享天祿農勞者何當春之時雞鳴而起驅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種又須耘耔炎天赤日形體憔悴秋成輸官所餘能幾一或水旱蟲蝗舉家遑遑無所望矣今居官者不知民艱刻剝虐害無仁心甚矣於是命戶

部臣備錄文武大小官品歲給祿米之數以米計其用穀之數又計田畝出穀之數與其用力多寡爲之書至是編成名醒貪簡要錄頒布中外俾食祿者知所以恤民

二十六年 上以諸司職有崇卑政有大小無方冊著成法恐後之涖官者罔知職任政事施設之詳 命吏部同翰林官倣六典之制自府部以下諸司凡其設官分職之類類編爲書名曰諸司職掌行之尋頒功臣稽制錄 七月遣禮部員外郎潘善應司務譚孟高往廬山祭周顛僊人並自爲文立碑 十二月永鑑錄成其書輯歷代宗室諸王爲惡悖逆者以類爲編直敘其事賜諸王又輯歷代爲臣善惡可勸懲者別爲書名曰世臣總錄

二十七年四月 詔徵儒臣定正蔡氏書傳 上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諸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與鄱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太子少保唐鐸舉致仕前編修張美和博士錢宰等徵至諭以正定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不知 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于奎壁此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黑氣始消文運自此興矣

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遂命學士劉三吾等總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禮遇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 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班於侍衛之前宴享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上以海內太平思欲與民皆樂命工部作十樓于江東諸門之外令民設酒肆其間以接四方賓旅其樓有鶴鳴醉仙謳歌鼓腹來賓重譯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樓皆成 詔賜文武百官鈔命宴于醉仙樓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 上大悅復遣禮部尚書任亨泰諭旨諸臣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名曰書傳會選賜宴及鈔俾馳驛而還修寰宇通志書成

夜郎之東南八番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州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南距廣東崖州又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縣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之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廣西雲南之道各一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六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二十八年九月頒 祖訓條章於內外文武諸司 勅諭禮部曰自古國家建立法制皆在始受命之君以後子孫不過遵守成法以安天下蓋創業之君起自側微

備歷世故艱難周知人情善惡恐後世守成之君生長深宮未諳一切山林初出之士自矜己長至有奸賊之臣徇權利作聰明上不能察而信任之變更祖法以敗亂國家貽害天下故日夜精思立法垂後永為不刊之典如漢高祖刑白馬誓曰非劉氏者不王以後諸呂用事盡改其法遂至國家大亂劉氏幾亡此可為深戒者朕以遭亂離賴皇天眷命剪除羣雄混一天下即位以來勞神焦思定制立法革胡元弊政至於開導後世復為 祖訓一編立為家法俾子孫世世守之爾禮部其以朕之 祖訓頒行天下諸司使知朕立法垂後之意永為遵守後世敢有言更改祖法者即以奸臣論無赦

十一月 上謂翰林學士劉三吾等曰朕自即位以來累命儒臣歷考舊章自朝廷下至臣庶冠婚喪祭之儀服舍器用之制各有等差著為條格俾知上下之分而有奸臣胡惟庸等擅作威福謀為不軌僭用黃羅帳幔飾以金龍鳳紋邇者逆賊藍玉越禮犯分床帳護膝皆飾金龍又鑄金爵為飲器家奴至于數百馬坊廊房悉用九五間數蘇州府民顧常亦用金造酒器飾以珠玉寶石僭亂如此殺身亡家爾等其重加考定以官民服舍器用等編類成書申明禁制使各遵守敢有仍前僭

用者必寘于法成造之人如之 書成曰禮制集要其目十有三曰冠服房屋器皿傘蓋床帳弓矢鞍轡儀從奴婢俸祿奏啓本式署押體式服制頒布中外

十二月洪武志書成述都城山川地理封域之沿革宮闕門觀之制度以及壇廟寺宇街市橋梁之建置更易靡不具載詔刊行之

三十年正月頒為政要錄書載文武官屬體統及僉書案牘次第軍士月給廩餼與宿衛之禁屯田之政凡十有三條

皇明大事記卷之九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

朱國禎輯

封賞

吳元年九月平吳師還論功封李善長宣國公徐達信國公常遇春鄂國公賜綵幣有差即拜信公大將軍鄂公爲副將軍北伐

洪武元年平定中原明年六月鄂公殁開平還軍卒于柳河川信公方攻慶陽　上遣都督僉事吳禎勑諭曰事平副將軍馮宗異掌總兵印駐慶陽節制各路軍馬康茂才所部士卒三分之茂才率其二往鎮山西其一

塲督陝西大將軍偏將軍湯和回京論功行賞俟會楚鄂公昇大將軍當復徃定守邊之策尋克慶陽時征南兵已還以大將軍未至先賞將校指揮人綺帛各六疋千戶衛鎮撫人各五疋百戶所鎮撫人各四疋陣亡者倍之病死者視從征加半軍士給米有差翌日諸將校入謝　上諭曰論功行賞國之常典但府庫所積皆民所供是謂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不敢分毫妄用也今爾等爲國効力推暴靖亂以安天下故出此以酧爾勞非私恩也爾等攻城畧地戰鬬矢石之下勤苦固多今日成功受賞可謂榮矣咸感悅而退

上欲封功臣議爲鐵劵賜之未有定制或言台州民錢允一、吳越忠肅王鏐之裔家藏唐昭宗所賜鐵劵遂遣使取之準其式而加損益焉其制如瓦第爲七等公二等其一高一尺廣一尺六寸五分其一高九寸五分廣一尺六寸侯三等其一高九寸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五分廣一尺五寸其一高八寸廣一尺四寸五分伯二等其一高七寸五分廣一尺三寸五分其一高六寸五分廣一尺二寸五分外刻履歷恩數之詳以記其功中鐫免罪減祿之數以防其過字嵌以金凡九十七副各分爲左右左頒諸功臣右藏內府有故則合之以取

信仍以舊劵還允一、賜而遣之十一月大將軍至京慰勞甚至副將軍馮宗異亦至　上詰之曰將軍在平凉外禦胡虜內鎮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乃不俟命輙引衆還關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　上以勳舊不問

己丑　上御奉天門大賞平定中原及征南將士之功以大將軍右丞相信國公徐達攻取山東河南燕冀秦晉等處州郡克敵制勝振揚國威撫綏軍民得大將體賞白金五百兩文幣五十表裏鄂國公常遇春副大將軍總兵攻取諸州郡又自率師由陝西攻取開平等處疾薨于軍中驗其存日功勞與大將軍一體賞亦如之

都督同知馮宗異澤州之役與平章楊璟妄分彼此失
陷士卒及代大將軍總兵時當隆冬擅自班師致士卒
凍餒不在賞列念其初與大將軍平定諸郡縣量與白
金二百兩文幣十五表裏御史大夫湯和總兵征南先
有浙江參政朱亮祖克取溫台諸郡方國珍已閉風膽
落比師抵明州國珍迯遁及再調取福建姑息太過故
散陳友定山寨餘黨致八郡復叛失陷指揮徐玢張俊
等官軍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五表
裏平章廖永忠先充征南副將軍克平福建復自總兵
取廣東比至南澳何真已降克平三山邵宗愚等山寨

又能調遣副將軍朱亮祖平定海南招諭兩江溪洞念
其功勞宜與全賞然在福建不能贊助湯和以致陳友
定餘黨復叛入山功過相折量與白金二百五十兩文
幣三十表裏都督僉事吳禎先充征南副將軍與湯和
克取明州復平定福建航海回還軍容整肅又能勦捕
蘭秀山餘黨全師回京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
表裏左丞趙庸從大將軍克平諸處又從開平王自陝
西復取上都副將軍同平章李文忠總兵山西應接大
將軍乘勝勦捕生擒脫列伯驗其功勞賞白金二百兩
文幣十九表裏平章曹良臣從大將軍南北征討屢有

戰功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右丞薛顯參
政傅友德各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九表裏平章
韓政賞白金二百五十兩文幣十七表裏平章俞通源
右丞梅思祖參政陸聚都督副使顧時各賞白金二百
五十兩文幣十五表裏左丞王溥文幣七表裏參政陸
仲亨文幣三表裏各衛指揮七表裏千戶鎮撫各六表
裏百戶所鎮撫各五表裏各總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三
錢小旗米三石白金三兩二錢軍人米三石白金三兩
其各處守城有功官員平章楊璟胡廷美各賞白金二
伯五十兩文幣二十表裏左丞周德興白金二百五十

兩文幣十七表裏參政朱亮祖張彬戴德白金二百兩
文幣十五表裏都督同知張興祖康茂才白金二百五
十兩文幣十七表裏都督副使孫興祖白金二百兩文
幣十七表裏都督僉事郭子興陳德各白金二百兩文
幣十五表裏都督僉事華雲龍白金二百兩文幣十表
裏各衛指揮千戶百戶鎮撫等官賞與從征同其駕船
公差患病傷故官軍賞各有差賞物等第各稱功過諸
將士無不悅服

三年大將軍率諸將分二道北征大破王保保兵克應
昌獲元主的孫十六月班師車駕出勞江上諸將奉

[illegible]大封功臣丙申　上御奉天殿皇太子諸王侍左丞相李善長右丞相徐達率文武百官列丹陛左右　上詔諸將諭之曰汝等其聽朕命朕今日定封行賞非出已私皆倣古先帝王之典籌之二年以征討未暇故至今日思昔創業之初天下擾亂群雄並起當時有心於建功立業者往往無法馭下故功皆不成朕本無意天下今日成此大業是皆天地神明之眷祐有非人力之所至然自起兵以來諸將從朕披堅執銳以征討四方戰勝攻取其功何可忘哉今天下既定是用報以爵賞其新附將帥之有功者亦如之凡今爵賞次第皆朕所

自定至公無私御史大夫湯和與朕同里閈結髮相從屢建功勞然嗜酒妄殺不由法度趙庸從平章李文忠取應昌其功不細乃私其奴婢廢壞國法廖永忠戰鄱陽時奮勇跑戰與敵舟相拒朕親見之可謂奇男子然而使所善儒生窺朕意徼邀封爵都督僉事郭子興不奉主將命不守紀律雖有功勞未足掩過此四人止封為侯平章李文忠總兵應昌逐前元太子遠遁漠北獲其皇孫妃嬪重寶悉歸朝廷此功最大御史大夫鄧愈自幼相從屢更任使雖經推挫口無怨言此二人者宜列公爵左丞相李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最久

供給軍食未嘗缺乏右丞相徐達舊同鄉里朕起兵時即從征討四方摧強撫順勞勛居多此二人者已列公爵宜進封太國以示優異餘悉據功定封書云德懋懋官功懋懋賞今日所定如爵不稱德賞不酬勞卿等宜廷論之無有後言諸將咸頓首悅服遂班爵行賞封公者六人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中書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參軍國事食祿四千石征虜大將軍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兼太子少傅信國

公徐達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進封魏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五千石翊運推誠宣力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贈開平忠武王常遇春之子茂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封鄭國公李文忠封曹國公馮勝宋國公鄧愈衛國公俱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同參軍國事並食祿三千石子孫世襲惟常茂如後無嗣兄終弟及封侯者二十八人湯和中山侯唐勝宗延安侯陸仲亨吉安侯周德興江夏侯華雲龍淮安侯顧時濟寧侯耿炳文長興侯陳德臨江侯

郭子興鞏昌侯費聚平涼侯吳良江陰侯吳禎靖海侯趙庸南雄侯廖永忠德慶侯俞通源南安侯楊璟營陽侯康茂才子鐸蘄春侯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潁川侯胡美豫章侯韓政東平侯俱賜號柱國榮祿大夫祿千五百石王志六安侯鄭遇春榮陽侯黃彬宜春侯曹良臣宣寧侯梅思祖汝南侯陸聚河南侯祿俱九百石華高廣德侯六百石賜號勲階並同華高嫡子許承襲食祿五分之四康鐸嫡終如無後康長及之並賜誥命鐵券仍賜文錦及帛李善長徐達各百疋常茂馮勝各八十疋李文忠鄧愈各六十疋湯和唐勝宗陸仲亨周

德興顧時耿炳文費聚各四十疋華雲龍陳德郭子興王志鄭遇春吳良吳禎各三十疋趙庸廖永忠俞通源各二十四疋華高楊璟各二十三疋康鐸朱亮祖傅友德胡美韓政黃彬曹良臣梅思祖陸聚汪興祖各二十疋金都督金朝興平章李思齊參政戴德曹興才各二十四疋平章李伯昇十六疋征北回兵復征與元指揮五十四疋千戶衛鎮撫二十疋百戶所鎮撫十六疋征定西與元應昌指揮三十疋千戶衛鎮撫十六疋百戶所鎮撫十二疋備賞守禦未出征指揮文綺及帛十六疋千戶衛鎮撫十三疋百戶所鎮撫八疋諸軍士除在逃不賞外人賞銀十兩錢六千仍詔諭天下封中書右丞汪廣洋忠勤伯祿三百六十石弘文館學士劉基誠意伯祿二百四十石皆賜誥資善大夫護軍右丞薛顯封永城侯祿千五百石三分之一謫海南(詳本傳)　上聞諸功臣家僮僕多橫肆召諭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勛匪朝夕所致比聞所蓄家僮恃勢驕恣不可不治小人無忌他日或生釁隙為其所累速去之辟如治病當除其根庶無後悔

五年六月作鐵榜申誡公侯略曰朕覩古帝王紀及功臣傳其君臣或有始無終使忠良股肱不免受禍誠可

閔也間有聖主待功臣之心皎如日月姦臣不能離間故得優游終其天年在社稷有磐石之安在功臣享富貴之極朕甚慕焉即中主未嘗不切切加意奈何跋扈之臣恃功作過不得已而誅戮此臣之自取也又有中間各少察斷而不明何也蓋功臣奴僕倚勢欺壓良善為臣者不能察其所為致使縱橫刑官執法其君不察將謂大臣使之姑息不問含忍太多及法司屢奏却疑大臣欺罔一旦不容即加殘害此君不明之所致也當時功臣雖曰忠良却不能檢束其下有一罪責即怨其君往往有之積久猜疑致遭刑戮此臣不能察之過也

君臣兩失其悔曷追朕起布衣賴股肱宣力平定天下旣已論功封賞傳及子孫共享太平尚慮公侯之家奴僕習染頑風冒犯國典今以鐵榜申明律令朕諭卿等除親屬別議外但奴僕一犯即用究治於爾家無所問敢有恃功藏匿者比同一犯析罪爾等各宜謹守其身嚴訓于家以稱朕始終保全之意其目有九一内外各指揮以下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錢物奉命征討與者受者不在此限二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軍三公侯家不得強占官民田地以前三款違者初犯再犯免罪附過三犯免死一次四内外各衛官軍非奉

命出征不得輒於公侯門前侍立聽候違者杖百發烟瘴地面五功臣家管庄人等倚勢在鄉欺毆人民違者刺面劓鼻家產籍入官妻子徙置南寧六功臣家屯田佃戶管庄幹辦人奴僕及親屬倚勢奪產並依欺毆律處斷七公侯家除賜定儀仗戶及佃戶已有明額報官敢私托門下隱蔽差徭者斬八公侯家虛錢實契侵奪人田地房屋孳畜及受人田土與朦朧投獻物業違者初犯免罪附過再犯任俸祿一半三犯盡停三犯四犯者與庶人同罪（後陸仲亨陳德家人犯法奪所賜公田）詔建功臣第宅于中都凡六公二十七侯儀仗戶公二十侯十五佃戶三千八千餘戶守墳戶韓魏鄭宋四公各一百五十戶衛公并列侯各一百戶

七年　上念功臣屬族多命增歲祿列侯自中山侯以下十三人舊祿千五百石加賜公田千石榮陽宣寧宜春河南四侯舊九百石增爲二千五百石都督藍王王弼都指揮郭英各二千石都指揮徐司馬韋正各千五百石同知都督何文輝丞相胡惟庸各二千石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並千九百石指揮以下有差　上原與魏公布衣交先後用兵平天下多事征勳勞最重即京中賜第曰大功坊勅召達并諸將入宴其權又以達年

漸高空休沐諭免侍朝固辭不許　上命都督府凡開國以來功臣自公侯而下至百戶有未食報而先卒及身膺爵祿恩未及嗣者各查實上聞得其子孫凡二百九人皆陞用之士卒丙申歲以前充大號軍者二十九人皆授官

九年命都督府擇公侯都督各衛指揮嫡長次子爲散騎參侍舍人其才器超卓者不次用之凡一百四人庶子以流官後有捍大患禦奸侮者仍入世襲不在流官之限或有不恭怠事律有常憲

十年沐英副鄧愈征土蕃大捷封西平侯祿三千石

十一年　上以湯和舊將惟守毘陵有懷念相從之久
舉過論功封以侯爵今平閩粵擒北庭皆長下巴蜀人
臣特將謂之忠威福不專謂之智進封信國公祿三千
石世襲明年冊錄西征功仇成爲安慶侯藍玉永昌侯
謝成永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
曹興懷遠侯葉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
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世指揮使
十三年鄧鎮襲封申國公
十七年論平雲南功潁川侯傅友德進潁國公祿三千
石世襲總兵永昌侯藍玉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

先以功封侯今功著南征加世襲祿二千五百石都督
僉事陳桓胡海郭英張翼開國以來屢效勤勞今從征
雲南功勳尤著當加封爵陳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
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俱令世襲祿各二千五百石仍
加綵帛自二十疋至八疋鈔各百錠
廿九年李景隆襲封曹國公
三十年封朱壽舳艫侯張海航海侯（其月封[illegible]出海[illegible]侯[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襲封[illegible]海侯）[illegible]以申誡臣多出自戎伍罔知憲典故所爲
往往觸法乃親製戒諭[illegible]十二篇頒之俾知守紀律撫
軍士立勳業保爵位永爲遵守先是湯和太對從容言

天下已平臣屢經戰鬭筋力已衰乞骸骨自便時公侯
皆在見和之請亦次第以爲言　上春秋漸高聞之喜
各賜鈔萬錠俾建第鳳陽且謂和曰日本小夷屢擾瀕
海之民卿雖老強爲朕一行視其要害地築城增兵以
固守備和奉　旨即行自閩越並海之地築數十城而
歸
二十一年六月新第成和率妻子陛辭賜　勅敘起兵
共事艱難三十餘年爾年邁歸鄉追思往事欲歇不能
自已惟勳著彤庭功成名遂爾我同心丈夫至此垂名
不朽特賜白金二十錠黃金六錠鈔三千錠綵段四十

表裏勅和夫人胡氏賜金銀三之一鈔五百錠綵段半
之八月征虜大將軍永昌侯藍玉等破虜還朝　上責
其無禮仍論功行賞賜玉銀二千兩鈔千錠綺五十疋
左右副將軍延安侯唐勝宗武定侯郭英銀一千兩鈔
四百錠綺十疋定遠侯王弼銀千兩鈔八百錠綺四十
疋右參將都督孫恪銀五百兩鈔三百錠綺十五疋都
督徐司馬等六人銀各四百兩鈔一百錠綺八疋指揮
蕭琦等銀各三百兩鈔一百五十錠綺六疋指揮同知
陳鏞等十人銀各二百五十兩鈔一百四十錠綺五疋
指揮僉事張鉞等三十五人銀各二百兩鈔一百三十

錠綺四疋鈔百疋鎮撫孟英等各銀綺鈔有差戊辰宴
征北諸將於奉天殿 上曰元運既終天命歸朕朕命
芟夷餘孽殘胡無知猶立王庭欲為不靖故命爾諸將
征之爾等克用朕命以底成功漠北遂空邊圉無警民
息轉輸之勞軍無戰爭之苦四海晏然爾等可坐享富
貴矣諸將頓首謝曰自漢唐以來夷狄嘗為中國患或
要和親或索貨寶其心譎詐反覆終為邊害今 皇上
威德遠被區夏仁義所感罔有不懷況神謨妙算包括
無遺故臣等得以承掃腥羶效犬馬微勞 陛下不以
慢師為責而重加賞賚臣等仰荷恩寵無可報補 上

悅賜平胡詩主竟命群臣和之封都督僉事孫恪為全
寧侯祿二千石世襲 御製武臣勅一曰守邊之將撫
軍士以恩惠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
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閑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
點視六曰謹急軍出毋得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
心恭八曰沿海衛所嚴於保障封故樂浪公濮英子璵西
涼侯祿二千五百石世襲頒武臣訓誡錄集申鳴鉦麾
契喻金石俾張飛鍾會驕蹇敬德薛仁貴王君廓僕固
懷恩劉闢王彥章而為善惡戒編釋以直解俾武臣講
習徐知恭毅 封藍玉為涼國公祿仍舊常昇襲開國公祿

三千石廣西指揮耿良以科斂激變江西指揮某忠受
賄縱賊皆坐罪集武臣宋璟之方享富貴福乎禍之道
為保身物俾之誦習進永昌侯藍玉為涼國公玉有功
當進封部擬梁國、上怒其無禮中止終念其勞改封
涼仍鐫其過于券
二十二年凡軍衛武臣管領所屬軍馬除軍民詞訟事
重者許約問外其餘不許干預至是廣西都司造譙樓
令有司起發民丁科斂財物青州衛造軍器亦擅科民
財違越禁例於是申明武臣不得與民事凡在外都司
衛所遇有造作千戶所移關達衛衛達都司轉達都督

府奏准方許興造其合用物料並自官給毋擅取於民
違者治罪十月西平侯沐英自雲南來朝 上勞之曰
自汝在鎮吾無西南之憂錫宴奉天門賜金二百兩銀
五千兩鈔五千錠綺二百疋別賜鈔一萬錠令起第鳳
陽尋遣還鎮東川侯胡海等還京詔靖寧侯葉昇獨擒
賊首亞德忠賞鈔千錠金百兩銀三千兩綺三十疋海
與普定侯陳桓等賞次之
二十三年 賜公侯鈔各三千錠令建先塋神道碑徐
常三代皆追封王爵五月 詔遣公侯還鄉魏國開國
曹國宋國申國潁國太公各賜金三百兩銀二千兩鈔

千錠綺三十疋以後凡公還鄉者賜皆如之侯金二佰兩銀千兩鈔同來朝正旦壽節出兵班師復命皆賜銀鈔六月 上以公侯伯子國有大勳勞人賜卒百十二人爲從曰奴軍至是年老賜還鄉設百戶一人領其軍給屯戍之印俾自耕食賜鐵冊曰般者朕與群雄並驅於諸將中拔其出群者爲帥當是時發號施令所至摧強撫順罔敢以五十步笑百步是令既行三軍奮發罔有違者法必不貸自渡江以來平定天下今三十餘年念諸將老矣令其錦衣還鄉特命爾等爲百夫長各率兵百十有二人護衛之侯其壽老子孫承襲則兵皆入衛罷戍爾尚欽哉於是魏國開國曹國宋國信

國穎國凉國諸公西平江夏長興江陰東平宣寧安慶安陸鳳翔靖寧會寧懷遠京川崇山普定鶴慶東川武定瀋陽航海全寧西凉定遠永平諸侯皆給以兵號鐵冊軍先賜功臣田土守墳及儀仗戶李善長解臺書上還儀仗戶詔以京衛軍士充之李徐二十戶諸公十九侯十五八月封桑世傑于敬徽先伯祿一千七百石世襲十月封張銓爲永定侯祿一千五百石世襲雲南功皆賜鈔八千錠起第

二十四年三月封劉基孫廌爲誠意伯增祿三百六十石共五百石世襲宋國公馮勝子誠爲家人同謀殺人囑縣官勿舉事覺法司論死連坐徒二十一人 上以諒功臣子特免死餘論如律九月賚天下致仕武臣凡壬辰以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指揮使銀二百兩鈔三百錠指揮同知九十兩鈔一百八十錠指揮僉事八十兩鈔一百六十錠正千戶儀衛正七十兩鈔一百四十錠副千戶衛鎮撫儀衛副六十兩鈔一百二十錠百戶所鎮撫五十兩鈔一百錠壬辰年至甲辰年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以下銀各減十兩鈔如之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一年以前爲官者賞同乙巳年以後從軍洪武十二年以後爲官者指揮使以下銀再減十兩鈔如之先是 上念諸功

臣多故幸其存者欲加恩賚遂詔天下致仕武臣入朝凡三千五百餘人咸賚之 上諭曰元末兵爭中原鼎沸人不自保爾諸將奮起從朕效謀宣力共平禍亂勤勞備至天下既定論功行賞使爾等居官任事子孫世襲永享富貴朕思起兵時與爾等皆少壯今朕年老爾等皆老矣久不相見思之至切故召爾等來見所賜薄物以資養老爾等還家撫教子孫以終天年諸將臣叩謝 上曰同歷艱難至有今日願朕子孫保有無窮之業爾等子孫亦享有無窮之爵祿諸將臣無不感激垂有涕泣者

並求其策封都督僉事俞通淵為越巂侯誥曰朕提兵以來賞罰悉遵古制爾通淵父廷玉及長兄通海實應開創之初以舟師來附從渡大江所向克敵報効之典未及舉行而爾父兄相繼捐軀朕甚惜焉當天下大定論功行賞特贈爾父爾河間郡公爾兄虢國公仍封爾仲兄通源為南安侯以報前勞豈意爾仲兄黨附權姦負恩忘義自身設後姦謀始露稽之於古揆之於律在所不宥然立功者前人造罪者後人以後之罪廢前人之功朕所不忍今特改封爾淵為越巂侯其前郡常護斷案等皆坐黨祿二千五百石世襲命仍歲給公侯之祿各歸

其賜公田于官上自即位以來封賞功臣皆稽前代典禮凡封爵祿賞禮儀等差悉做唐宋之制其間因時損益者適其宜然諸功臣武人不知書往往恃功驕恣踰越禮分甚或肆情縱欲奢僭不度及藍玉以反誅稽其家見其服舍器用僭侈踰制乃頒稽制錄于功臣是歲六年申嚴公侯制度僭侈之禁勅曰歷代聖君賢臣與謹禮節循法度者所以畏神明也蓋知畏神明則聰禮法與不羅神極之將假手於人其禍立至朕即位之初嘗定制使勳臣世守朕觀前代受封皆為虛號其於祿俸止給繒帛我朝賜以厚祿及膏腴之田所以待其功者不為不至尚有不知分限以速罪戾者已命翰林院歷考漢唐宋故事輯為稽制錄頒示今再申明仍將公侯食祿及服舍器用等殺著為定制俾不至違越亦保全勳舊之道也

自功臣外劉繼祖以微時捨葬地追封義惠侯管孝陵功都督李新崇山侯駙馬李貞恩親侯歸順何真東莞伯降王陳理歸德侯明昇歸義侯俘歸王子買的里八剌崇禮侯降虜納哈出海西侯卒子察罕瀋海侯其功臣廕子得官與賜米賜田時有之又定功臣不得建享堂甃具皆自備歿于戰陣者官給

選舉

至渡江卽延秦從龍召陳遇等講論幷咨政務比親征
婺州駐兵最久得范祖幹葉儀王冕等而宋濂劉基章
溢葉琛王褘最著葢鴻碩之儒無不搜致其聞風來見
者甚衆卽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畧通曉天文
之士其兼通書筭法律亦並薦舉舉得賢者賞濫舉及
蔽賢者罰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
當朝覲者歲終遣至京治之甲辰旣平武昌勅曰古帝
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王
府官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豈無之或隱於山

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援則在下者無以自
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衆者參軍及
都督府其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而識見可取許詣
闕面陳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
事而精力漸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
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參用之
鉅之後老者休致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
官使得人悉令知之
吳元年詔設文武科場取士令曰蓋聞上世帝王
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
於經綸撫治則任文臣二者不可偏用古人生八歲學
禮樂射御書數十五學修齊治平周官選舉之制曰六
德六行六藝收羅文武擢用賢能此三代治化所以隆
盛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
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
之書筭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
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民間秀士及智
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
各有出身十月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求賢于四

方尋詔天下守令訪舉學識德行之士禮送京師
洪武元年所徵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遣之　上曰
國家以得賢爲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才智之士新授
以政必有以養其廉耻然後可以責成功洪範曰旣富
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九月下詔求賢詔曰朕惟
天下之廣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之向以
干戈擾攘疆宇彼此求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才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
有司之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
足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

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甘沒世而已命
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啟沃朕心以臻至治巖
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
擢用焉尋命文原吉詹同魏觀等分訪既取山東河南
有隱士俱下大將軍徵送
三年詔設科取士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才於貢士故
賢者在職其民有士君子之行風淳俗美固易為治教
化彰顯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費詞章之
學而不求德藝之全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豪
勢要每納奔競之人夤緣阿附輙竊仕祿所得資品或

居貢士之上其懷材抱德之賢恥與並進甘隱山林而
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華夷方與斯民共
享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殃吾民願得賢人君子
用之自今年八月為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
務在經明行修博通古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
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
有才學出眾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得
與官從游食奔競之徒並行咨爾有眾體予至懷惟吏胥不
許八月京師及行省開鄉試初九日初場後三日二場
又三日末場京師直隸府州縣貢額百人河南山東山
西陝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廣各四十人廣東廣西
各二十五人若人才眾多處不拘額或不能及數者亦
聽考試法損益前代之制初場四書疑問本經義及尚
書各一道二場論一道末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復
以五事試之曰騎射書算律騎射觀其材武書通六義
算通九法律觀其決斷
四年令設科連試三年自後三年一舉二月十九日策
貢士俞友仁一百二十人于奉天殿明日張榜授職
賜吳伯宗郭翀吳公達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賜伯
宗朝服冠帶授禮部員外郎二十二日宴中書省明日

詣先師廟釋菜高麗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縣丞
林實柳伯不通華言請歸厚給遣之徵天下儒士下
第隱逸者陝西儒士趙晉浙江儒士張羽至京晉字孟
陽博學善談論若令不見所言深合上意詔賜襲衣
授秦府說書尋以老致仕賜緡錢遣還勑曰卿學孔孟
之道抱濟世之術而元不能用隱居鄉里及朕平六海
內旁求俊彥卿乃詣闕俾輔親王朝夕啟沃而年老疾
作難以久勞特命卿致仕俾得安養優游餘年羽字來
儀應對不稱者皆遣歸儒士趙新為開封府知府梅珪
為北平府知府張頌為濟南府知府餘為知府者又十

餘人時天下官多缺員命今歲各處鄉試取中舉人俱
免會試悉赴京用
六年天下舉人至京者多　上欲造就其才擇年少俊
異者得張唯王璉李瑞張翀等擢編修賜冠帶衣服令
於文華堂肄業詔贊善大夫宋濂等為之師　上聽政
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親評優劣命光祿日給酒饌每
食皇太子親王迭為主冬夏賜衣時賜白金鞍馬寵遇
甚厚未幾以科舉所取多後生少年文詞可觀未能措
之實用暫停令有司察舉德行兼文藝者以進
十三年設四輔官徵王本杜祐等任之詔郡縣舉聰明
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及精通術數之士
上諭廷臣曰天下未嘗乏賢謂皋夔稷契不復生方叔
召虎不再出是薄天下之士但世有升降故才有差等
為人上者能量才授職則無施不可蓋士之進退係國
之治亂善以守成之智豈足以盡理天下必賴天下之
賢然後足以有為爾等宜體此意各舉所知以聞天下
郡縣所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才幹之
士至京者凡八百六十餘人　上命各授以官諭曰人之
才能少得全備如寬厚慈惠者使之長民勤敏通達者
使之集事量能授官庶有成績若徒才不稱職位不達

才國家雖有褒德錄賢之名而無代天理物之實非所
以圖治也爾其審之
十五年行人齎勅訪求經明行修之士年七十以下三
十以上有司以幣聘之遣送至京其見任教官職專訓
士不在舉例八月命禮部設科取士期三年一試著為
令御史趙仁言近徵天下人才列置郡縣受任之際才
智高下一時未盡周知今將一考政績少聞於是又聘
天下秀才以資任用臣以為從古以來知人不易莫若
考其等第量才受職代彼舊官既代之官就令布按二
司考覈孰為稱職孰為不稱孰為平常造部分別黜陟
如此則官得其人民被其澤矣　上覽其言謂刑部尚
書開濟等曰設官分職所以安民官不得人民被其害
今徵至秀才不下數千宜試其能否然後任職濟等議
為七條其一文武之臣政暇延問以經明行修為一科
工習文詞為一科通曉四書為一科人品俊秀為一科
言有條理為一科明達治體為一科六科備者為上三
科以上為中三科以下為下六科俱無為不堪其二觀
其言貌止知大略觀其行事乃見實能宜令京官於秀
才內各舉所知舉中者陞擢不當者罰及舉主其三從
者犯罪官員皆以怠惰無能遂致廢事今宜揀選可留

者留之老疾不堪者遣還仍命二司具善惡實跡登薦去取其四秀才多郡縣一時起送未必盡當其堪用者止宜量才授職未可遽遷重任不堪遣還鄉里者令社師教其五見任官員豈無才學之士廉慎之人初用秀才決不可及今宜覈實有績可稱而無過者存用之或加陞擢與初任秀才相兼取用其六刑罰未省賦役未均皆由所司不得其人今以秀才任之必能作興學校均平徭役使民無訟其七六部都察院布按三司及府縣守令任亦重矣得其人則政舉非其人則職廢必選通儒練達吏事老成明於治體可以任重者使居之不

可泛用匪人議上從之九月吏部以徵至天下儒士劉等第上聞上曰賢才固不乏也今賢人君子出為時用小大器使當隨其能毋使有其才而不盡其用也又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諭曰知人堯舜所難豈朕所知者皆賢所未知者無賢哉故勑天下徵聘遺逸爾等固皆賢人君子山林之下又豈無如爾者其悉舉為朕用於是濟寧阜縣儒士張寧以董倫等薦復遣使徵之仍賜韜等鈔每人一錠仍諭儒待病卒者所司給棺斂具舟車送其家來朝而卒于道者亦如之韜等尋授布按等官

十七年三月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舉人不拘額數從實充貢鄉試八月初九日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經義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未能者各減一道四書義主朱子集註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傳義書主蔡氏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十二日第二場試論一道三百字以上判語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十五日第三場試經史策五道未能者許減其一俱三百字以上次年禮部會試以二月初九日十二日十五日為三場所考文字與鄉試同鄉

試直隸府州縣則於應天府在外府州縣則於各布政司其舉人則國子監生及府州縣學生員之學成者儒士之未仕者官之未入流者皆由有司申舉性質敦厚文行可稱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教生徒及罷官吏倡優之家於居喪者並不許入試中式者官給廩傳送禮部會試是年九月應天府舉人廖孟瞻等二百二十九人

十八年三月壬戌朔上御奉天殿策試舉人廷對者四百七十二人擢丁顯第一先會試黃子澄第一練子寧次之花綸又次之綸[illegible]廷試綸第一子寧次之子澄又次之既啟[illegible]丁顯等狀元子寧如故綸第三子[illegible]為[illegible]廷試第三編修丙午以第一甲進士及第

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第二甲進士出身馬京等爲編
修吳文爲檢討□□爲承直郎陳廣爲中書舍人第三
甲賜同進士出身危獻爲衛府紀善李湯岡爲潭府奉
祀丑楊靖爲吏科庶吉士黃耕爲承直郎龔琮爲中書
舍人鄒仲實爲國子監助教琮後賜名義其諸進士
止以朱硬事欲優待之俾觀政諸司給以出身祿米俟
其諳練政體然後仕之在翰林院承勑監等近侍衙門
取書經庶常吉士之義俱稱爲庶吉士在六部及諸司
者仍稱進士八月乙酉以二甲進士方昇胡昌齡三甲
梁德遠李□等九十七人爲六科給事中六部試主事

各縣丞下第舉人亦供爲教官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
之士年七十以上有郡縣禮送京師　上諭禮部郎中
鄭居貞曰武之老有雖不任以政至於咨詢謀謨則老
者閱歷多而見聞廣有可咨者居貞對曰人至六十精
力衰耗則不能勝事請六十以上者不遣　上曰政爲
此東有司不體朕意往往者年便罷不問豈知老成古
人所重文王用呂尚而興穆公不聽蹇叔而敗伏生雖
老猶足傳經豈可槩以老而棄之也若年六十以上七
十以下者當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者則
于六部及布政使司按察司用之後至二十一年召宋濂

年二十七年廷試俱訓記大三十年春秋二榜見劉三吾傳中
間徵召時時行之科舉禁例始嚴歷朝遵守　祖制之
存者惟此獨重
今禮部登科錄猶存洪武四年一本考試官侍讀學
士詹同國子司業宋濂吏部員外郎原本前貢士鮑
恂前序出宋濂　又有主文官禮部尚書陶凱侍講學
士潘庭堅而知　貢舉則中書省右丞相汪廣洋中書
左丞胡惟庸也　皆註其字第一場先經後四書疑各
一篇春秋用梓　題授官吳伯宗外郭翀潞州壺關縣
人吏部主事吳　公達麗水縣人戶部主事二甲楊自

立等十七名皆主事其二十計三甲姚宗敬等一百
人皆縣丞俞友仁仁和縣人三甲書三代曾祖祖父
仕宋元者皆書有民籍軍籍儒籍之分百二十人中
浙江二十九人江西二十五人福建二十二人見于
史傳者吳伯宗袁泰葉砥聶鉉十八年後試錄無存
蓋壬午死難諸臣多出其中一併革除矣

第一場

易

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
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制用立成器以

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

書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詩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春秋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公朝于王所 僖公二十八年

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　子㽵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襄公三年

禮記

凡三王敎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

四書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夫禹臯陶湯於堯舜之道其所以見知聞知者可得而論與孟子又言伊尹樂堯舜之道中庸言仲尼祖述堯舜夫伊尹之樂孔子之祖述其與見知聞知者抑有同異歟請究其說

第二場

論

射禮論

詔

擬漢光武封功臣爲列侯詔 建武二年

誥

擬唐太宗以馬周爲中書令誥 貞觀十八年

表

擬唐魏徵謝除侍中表 貞觀七年

第三場

策

古昔帝王繼天出治立經陳紀爲天下後世慮至深且遠也唐虞之府事成周之典法其來尚矣自是以下漢蕭何定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論者謂漢大綱正唐魏徵

定新樂祖孝孫奏雅樂房玄齡修律令李衛公明兵法論者謂唐萬目畢舉其果有合於先王之道乎　聖上奉天承運混一天下干戈戢紀綱既正然猶日與二三大臣講求政理　詔與科第博采羣言誠二帝三王之盛心也今春闈較藝請以立經陳紀之事捐與諸明之夫禮樂治之本也其創制可得而聞歟政令治之具也其立法可得而論乎學校所以正俗也家塾黨庠術序國學何以臻其效乎農桑所以養民也限田均田口分世業何以定其制乎設官所以

莅政也任法之與任人孰爲經國之遠謀乎取士所以任官也選舉之於資格孰爲銓曹之要法乎鹽錢國之大利也何以除奸而去弊乎漕運國之大計也何以足國而裕民乎　國家惟求實效不尚虛文幸稽諸往古驗之當今使言必可行而行之可爲天下後世法其悉心以對毋有所隱

廷試策以敬天勤民爲問且云所謂勤民者豈莫如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者矣其所以不遑暇食者果何爲耶豈勤於庶事之任耶自昔而觀豈莫急於明倫厚俗倫何由而可明俗何由而可厚卿三代而下惟東漢之士俗趙宋之倫理差少疵議果何道而致然歟蓋必有可言者矣豈著于篇毋泛毋畧

大約題皆宋濂奉　旨撰上　上又親自改定原文人筆氣而蒼勁處又自迥別一代文運之始夫豈偶然其初會錄登科錄并爲一並無錄文至永樂十三年始分爲二有錄文然殘缺之後亦未可據惟以前　廷試策題稍帶行書似大臣親筆不托中書官蓋其慎密簡樸如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終

朱國禎輯

東三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本稱侯箕子胥餘既陳洪範避地朝鮮商之遺民從者五千人武王因封焉乃教民禮義田蠶爲約八條俗貞潔夕戶不閉飲食以籩豆有汕水出焉地邊燕燕自立爲王東略地將并朝鮮會秦來伐燕乃止或曰朝鮮亦稱王非也又有三韓之說韓者東北夷尊稱曰呼韓曰單曰汗曰漢語聲略同字書或異故倭亦曰中韓今朝鮮諱言之秦屬遼東築長城自此起漢

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爲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侵據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後亂復還之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新羅百濟爲一歷代所紀甚詳元史遺漏多其國自有史櫟而存之王居松都有東西二京姓王名職者享國久號爲高宗元世祖之十九年爲王職之十二年元使者徵國讎還渡江爲盜所殺元人疑之絕高麗者六歲元太宗三年爲王瞰之十八年遣將撒禮塔往征至鐵州虜其將朴文使呼速降文瓦呼勿降元斬之圍急判官朱希勣自刎死至龜州守將金慶孫率死士十二人出戰射元先鋒流矢中慶孫臂拔出氣彌壯進戰却走之元再至益攻城副將朴犀與慶孫力禦元焚掠既憊王度不能支遣世子倎詣元講和慶孫等固守不下數以大于浦擊其攻城雲梯（大于浦者朝鮮人謂大砲也）明年世子倎諭降乃降而慈州將崔椿守城不下倎諭之亦不從王召至將斬之椿辭色不變元將曰此爾家忠臣釋之既約和許貢黃金七十斤白金千三百斤襦衣千領馬百七十匹元乃置京府縣以

七十二人爲達魯花赤監之既班師職盡殺所置官於是元兵來攻無寧歲其相崔瑀請王遷都江華以避江華者高麗海曲地尚書俞升旦曰小事大禮也棄城郭捐宗社竄走非計指揮金世冲排門入詰瑀曰祖宗之都舍此安之瑀引出斬之瑀愎而違衆挾王刻日行松都人戶十萬金碧相望悉棄委之亡何撒禮塔復至攻處仁城有僧避兵城下射撒禮塔殺之王授僧上將軍僧辭居三年國人洪福源叛歸元元以爲東京總管使領降民隨元兵來寇元定宗時爲王瞰之三十四年元使其將阿毋侃屯鹽州王保江華不敢出元憲宗即位

詔王入朝還居松京而崔瑀子沆爲相狃其父說止王
行亥乙卯年憲宗使其弟野窟王率兵一萬入東界阿毋
侃洪福源趣北界屯大伊州麗人入保山城海島先是
王以族子綧爲己子質於元野窟使之隨軍綧貽沆書
請王出迎沆報不許野窟陷西海道王遣使致書祈哀
與爲期期六日王又請以明年野窟尋得疾還留阿毋
侃洪福源守之時憲宗方入和林其臣多剛進曰比諸
逐獸持弓矢當穴獸敢出耶憲宗乃命班師又二年遣
將車羅大伐之曰王來我回兵王子入朝永無後患王
曰大軍回世子即朝乃許之明年王病使其世孫倎及

其臣金寶鼎如車羅大所元將余速禿謂寶鼎曰必世
子世子竟不往速禿縱兵侵掠車羅大焚燒廬舍殺掠
益甚和州迤北皆降元明年王誅其相瑄使世子倎奉
表如元而車羅大暴死瑄者崔沆子皆世官父祖子孫
高麗相而皆不忠纔車羅大裨將松吉大吉盡壞江華
內外城高麗人皆悲泣憲宗崩元順帝即位方南攻劉
福通世子往見驚喜曰萬里之國唐太宗親征不能服
今自來可與俱至開平會敕卒命倎歸爲王入我　朝
王高麗者顓顓　高皇帝即位之元年遣符璽郎契斯奉
璽書賜顓曰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
國百有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世華夏擾亂十有八
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爲淮右布衣暴兵忽作悞入其中
見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左
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
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戡定八蕃北逐胡君肅清華夏復
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臣民推戴即　皇帝位定
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服故遣使報
王知之昔我中國與高麗接壤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
國之風爲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
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二年正月顓表賀

即位願世世備外藩遣使冊賜書賜大統曆還其國流
人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其秋王遣
尚書成惟德將軍金甲良表貢方物謝并賀天壽節請
封隨以方物獻　中宮及　皇太子又請祭服制度
上召使者問其國中政事風俗顓素奉佛使者言狀
上曰佛法非所以治王之國北接虜南近倭而不自爲
備朕私憂之仍遣偰斯封爲高麗國王駝紐金印賜王
冠服樂器陪臣冠服及六經四書通鑑漢書使者言王
顓有女遭亂沒軍中　上令中使訪歸本國厚賜衣飾
三年正月遣禮臣徐師昊往祀王國山川之神　上出

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提祝冊二月朔文武羣臣侍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授師
昊置綵輿中樂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送之五月甲
子至其國再甲子爲壇三壝於南門外攝行祀事當祀
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
靈來格云并繪地圖以還命宋濂爲之記仍頒科舉條
式凡經明行修之士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
額數選取是科高麗貢入試者三人惟金濤登第授東
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　詔給道里
費遣之五年貢使洪師範鄭夢周百五十餘人來師範

等三十九人失風溺死夢周與百十三人至表賀平夏
且請以子弟入太學略曰秉彝好德無古今愚知之殊
用夏變夷在禮樂詩書之習臣國雖僻陋偏居東隅自
昔皆遣子弟入學于中國豈惟習君臣父子之倫抑亦
仰聲名文物之盛伏望　皇上察臣向化之誠使互鄉
之童得齒虞庠之胄不勝慶幸　上嘉之且卹死者而
朝鮮兒繪地圖疑中國用兵內懼窃爲備　上覽圖知
陡絕海上有倭患不復措意卽遼東已入版圖止立衛
不設郡縣匪直首先納款入貢之故也尋以高麗貢使
頻繁且涉海艱虞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之毋數

而高麗使者門下贊成事姜仁復來悉遣還因謂中書
省臣曰方諭高麗無繁令一歲間復數至既困敝其民
又使者艱涉海卽如鄭夢周輩幸免覆溺能歸言故不
然遂成疑端矣夫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
聘九州之外世見而已今高麗去中國稍近人知經史
文物其令遵三年一聘禮所貢方物第以地產布十疋
安南占城西里瑣里瓜哇渤泥三佛齊暹羅眞臘等國
新附遠邦凡來朝者亦告朕此意頒遣其尚書吳季南
子溢等表言眈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
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逋逃所聚恐爲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賜璽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
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爲美矣
使者至齎王表陳眈羅事宜朕甚惑焉因小隙而構成
大禍智士君子之所愼矣眈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旣
爲王屬國其中生殺皆得專之今以蕞爾之衆蘭秀山
逋逃之徒用朕詔示以威福一呼卽至何疑忌之深也
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爲邊民患人情無大小安
于樂土急則事生況衆多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
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眈羅亦蒙其德矣是年徙
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于高麗賜王羅綺四十八匹

俾善待之六年使金甲良等復貢馬五十匹言道亡其
卅及進如數詰之蓋足以私馬問馬何以有私則云欲
自進於　東宮者　上惡其不誠却之且曰人臣私交
非春秋義賜顓璽書自後無遣浮言人爲使七年王遣
周誼鄭庇等表貢方物表五通其二謝前後所賜爾璽
書其一請歲一貢其一請貢由遼入陸無涉海其一謝
賜恤失風人　上返其貢賜書曰使至覽表辭大之心
甚著朕觀上古之君甸侯綏服之外不治所以不實遠
物不勞夷民聖人體天弘仁之心如此朕實王之巨忠
却令之美貢欲王自今以往薄來而情厚王宜聽之周

誼者上官人兄也宮人幼育元宮中號曰高麗妃至是
中使携歸故高麗使誼來是年顓卒蓋其權相李仁人
弑之顓無子子其寵臣辛肫之子禑於是仁人立禑明
年遣判宗簿事崔原告哀言遣訃盜阻之又有貢使義
遇朝使　弑主事實週于只坂與之搆義殺弑執實週
還王命誅義籍其家　上已聞顓爲權臣所弑怒其害
朝使拘原詢王顓所以死狀而遣使往吊祭十年顓被
弑十三年矣使來請謚勑省臣曰高麗私殺其君詭害朝
使豈能長奉邊圉篤守憲章將假朝命塡服其民且掩
逆跡姑徐俟之其冬使復來請勑省臣曰高麗事詢之

未得要領朕不忍來使父母妻子之懸望并原遣歸
上又曰高麗使至却之復來如是者五彼自漢至今挾
詐搆禍爾中書其遣人詰問嗣王與其政令何似若守
前規則當令歲貢馬千匹執政陪臣以半來朝明年貢
金百斤銀萬兩良馬百匹細布一萬歲以爲常所留我
遼東邊民悉送至境上乃見王之嗣位信而政令行也
否則弑賊必討明年貢如約陪臣皆至詭曰孽臣洪倫
弑顓仁人誅倫立禑也　上遣歸勑曰殺中國命使罪
深矣非爾朝貢如約不免問罪之師十二年高麗屬夷
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至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

旺以聞　上勑曰奏至知鄭白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
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況人情莫不安土重遷
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
爾與東夷接境愼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藉口苟至之
則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臧
則師出有名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
而啟矣十三年貢不如約詔問之居有頃數貽邊臣金
帛復遣周誼入遼東計事、上勑敬旺曰誼數入我邊
雖曰夷性輕薄亦深有機自今無令彼人擅入來者止
之首將無與相見有貢毋得獻召誼來吾處之及誼至

居之京師曰毋使得以我宮人故輒使來掩惡於我十
五年遼故元梁王把匝剌瓦兒爾及威順王子伯伯等
家屬居高麗之躭羅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閹人三百十
六十七年使兩至修賄諸朝臣甚厚賄有等　上得其
籍惡之復諭遼東守將唐勝宗絕之然高麗終不敢不
如約十八年進馬五千匹金五百斤銀五萬兩布五萬
疋十九年請易冠服不許　上諭諸臣曰朕卽位以來
高麗王顓首先臣順朕推誠待之大要欲三韓之人舉
安豈意被弒而復其臣請匿輒來請命朕數却之益勤
不懈索彼歲貢豈富天下哉試其誠僞耳既聽命宜約

削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匹二十年指揮高家奴市馬
高麗還言禑辭馬直諭唐勝宗償直如初二十一年近
且入貢乃賜顓謚曰恭愍封禑爲高麗國王二十二年
高麗千戶陳景來降言是年四月王禑欲寇遼東使其
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景屯艾州以糧餉不
繼退師王怒殺成桂子成桂率兵還攻王城囚王及瑩
景懼不敢歸是以降國人來告王瑤嗣位曰王氏裔
勅禮部曰三韓之地其君臣悖亂二紀矣然國中晏然
今遣使勞瑤而觀之是爲二十四年其明年高麗知密
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都評議司奏言本國自恭愍王

薨逝無嗣權臣李仁人以辛旽子禑主國事昏暴多殺
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爲不可返軍禑自
知負罪惶懼遜位其子昌國人弗順啟請恭愍王妃擇
立宗親定昌國君瑤權國事已及四年亦復昏迷信讒
離間勳舊其子奭復痴騃縱酒色與禑黨玄爾寶等潛
謀復禑守門下侍中鄭夢周者以前欲攻遼東爲李成
桂及趙俊阻止以此諂瑤欲害成桂及俊國中多被殺
戮羣臣國人謂瑤不足主社稷今年七月以恭愍王妃
命退瑤私第擇宗親與望者僉謂成桂可臣等與國
人耆老共推主國伏望　聖裁俯從輿意　上以高麗

僻夷非我所治事情回隱未可爲信令禮部移諭聽其
自爲聲教但取毋釁邊使命往來而已王氏自建國
歷四百三十餘年而絕成桂李仁人子也其冬成桂請
更國號　上以朝鮮古號名最美用之遣儀制郎陳光
宣賜明年請更名旦從之徙居漢城旦驍勇善騎射自
恭愍時已爲金吾衛上將軍東北面上萬戶是以其國
人皆畏服之旦後入貢表有犯上字　上怒下使者吏
言此表鄭集總一日所撰　詔還所貢追索撰表者旦卽
以集來獻安置雲南仍申諭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通
朝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亡何遼

東都指揮使司諜知其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以奏聞、上遣使勑責曰朕有天下蠻夷率服奈何朝鮮屢懷不靖詭詐慢侮誑誘小民潛通海道朝廷命將鎭守遼東輒金帛誘之王顓被弑殺及朝使往歲請令王自入朝朕不之許瑝後主國遂使了奧來朝奧還而瑤已廢矣爾篡臣也朕聽爾爲君封爾王號爾表至稱權知國事爾又先遣使遺王寧王所逾月方朝諭何不知父子尊卑爾方聽約束旋陰誘女直入渡鴨綠江夫爾自漢以來爲寇不已自取誅夷朕聞金世宗時爾國表賀稱莚玉帶啓函但小石數枚世宗由是

興師破爾城數十爾北入貢復雜十數空紙圖表函中以小事大禮豈如是朕混一六合騎射舟師水陸畢備俯視爾國不啻彈丸興兵伐罪何待朝食識欲全庇所覆示爾福幾開爾新路爾重違天則不可悔旦擢陳謝尋遣子入貢二十九年請誥印不許終　高皇世委心臣服而高皇著　祖訓曰李仁人及子成桂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且待之建文初旦老請以子芳遠襲旦尋卒賜諡康獻永樂元年給金印誥命冕服九章圭珮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墜給象牙屏帷及書籍東南夷中藥物二年　上欲屯田遼東索

牛萬頭即獻分給將士每頭酬絹一疋布四疋賜其王文綺表裏六年使其世子禔來朝及歸、上製詩送之遣中官　儼護行明年　上在北京朝貢加厚賜賚幷及其妃若正別諸使臣是時朝鮮納女後宮得爲妃嬪者四人十七年芳遠老請以祹襲位時國家遷都北京朝鮮益遜而亦益恭中國慶典遣使表賀貢獻其它慶慰謝恩無常期或前使未還後使已至而朝廷亦善待之二十一年征阿魯台蹕沙城祹遣陪臣崔雲奏事令還京以俟駕　仁　宣間每有大事頒詔其國告哀請封遣近臣右行人往優禮賞賚它夷不敢望焉芳遠卒

在宣德元年諡恭定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幷賜嗣王祹書籍五年祹遣人獻海靑使還、上賜祹磁器諭中國多珍異獸後勿復獻　英宗即位賜袍服玉帶奏乞弓材特許歲買五十枚正統二年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爲七姓野人所殺其子童倉與叔凡察遁居朝鮮界尋亡歸四年建州都指揮李滿住等言朝鮮招叛朝鮮亦言凡察誘侄童倉逃匿處與李滿住同謀生釁諭仍還境城凡察等言被阻留部落六年祹復懇凡察舊居境城阿木河仳離失所撫恤備至近徙東寧忽潛依李滿住誰爲追阻滿住居婆豬江屢引忽剌溫掠臣邊

今凡察與同惡背恩已甚、上勅祹國家倚王爲東藩
如凡察滿住異類畜之無與較七年以建州朝鮮構怨
命錦衣衛指揮吳良等齎　勅諭朝鮮集境城人口質
審去留戒凡察無妄索會死刺密令女直諸部誘脇朝
鮮祹拒之白其事　上勅奬祹忠誠賜綵幣并諭祹東
寧等衛諸逋逃無問漢人女直並擒解無貽累爾國八
年倭犯朝鮮來獻俘九年聞黑龍江七姓野人將侵朝
鮮勅祹嚴爲備景泰間祹卒遣編修陳鑑往封其子珦
珦卒諡恭順子弘暐嗣當襲幼弱讓其叔瑈請命七年封
瑈爲王天順初王與女直毛憐衛佐殺廷議問罪先遣

給事中張寧往詔諭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遼東奏兩
夷方搆禍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
趨往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君臣輸罪聽命隨請寧忠
閱兵忠取其弓矢挽之嫌弱並張兩弓皆折既有鴈橫
空而過國人請射忠援弓應弦而落國人大慴服使陪
臣謝復遣子入學引咎解兵未幾諜報建州酋長董山
潛結朝鮮謀叛朝廷命遼東巡撫程信察之信廉得王
所授董山爲中憲大夫中樞密使僞制書遏　上命一
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衛譯者往建州急問之皆不承
出僞制書以示瑈驚服謝罪成化四年征建州夷瑈遣

其中樞府知事康純統兵萬餘渡鴨綠滾猪二江攻破
兀彌府諸寨斬酋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等三百餘級
獻俘厚賞之五年瑈卒諡惠莊子晄嗣始冊封率遣內
臣府遣左監儀御史侯英疏稱中使縱騷朝鮮號秉禮
國乞簡廷臣往　上是之著爲令六年晄卒諡襄悼晄
子病廢其兄子娎嗣娎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十一
年建儲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頒詔將還盡
却其餽行至鴨綠江再遣參判李克墩致貂裘復固辭
王嘉其廉作建却金亭十四年貢使還被寇掠官較捕
獲都御史王越請　彰國法仍還原物以慰遠公

初舒修撰芬諍南巡被杖謫福建市舶司提舉夷人至
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朝鮮使者金天爵漂至撫之尤
有恩芬以父憂去天爵等率諸夷送之無不泣下後舒
再出兼丁母憂去當起服未行或勸之出應曰惟再往
福市舶可耳問故曰夷人雖不知禮義亦知是非前離
任諸夷墮淚相送若得仍任爲朝廷導揚恩意招徠各
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固所願也或言于吏部笑而應
曰已復原官矣此戲言謂中國士大夫不如夷人浮海
之意占地步耳從前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
從遼東連山關一名鴉鶻關也至是使臣奏言每遣使

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朝鮮人爲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劉大夏執不可曰　國初即防朝鮮詔勑具存貢道自鴉鶻關趨遼陽過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三鎮戍此　祖宗微意今雖恭慎豈可遽弛若渡江越遼陽徑趨前屯入關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且諸夷效尤紛紛求請將何以禁又緊北虜之覬望遂不果從朝鮮大饑許糴遼東米與民平易仍給倉儲十萬石十五年建州酋伏當加等復盜邊詔朝鮮夾擊遂遣右議政尹弼商等渡江擣巢

多擒斬明年春來獻捷賜宴禮部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得半板無死漂抵依巖都（海中地名）巡海官軍遇之載入浙以聞命給衣糧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罪必死詔遣通事伴歸仍勑王赦其罪　王諱聽命十七年娎卒諡康靖封子㦕爲王正德元年侍讀徐穆頒詔十二年㦕請捜還下海民戶遼東守臣亦奏軍民逃聚海島宜及時解散從之㦕病風無子遜其弟懌嘉靖元年修撰唐皐頒詔諭以親藩入繼大統意始　毅皇帝時懌請册世子中使金義陳浩貪緣內降徃賜懌等金幣括取異物及童男女至是以禮官言復報罷倭使宗設之亂其黨有飄入朝鮮者執之來獻　上嘉其忠順勑褒諭賜銀百兩錦四段紵絲十二表裏使臣成洗昌及領兵官蘇洗讓等五人各賞二十兩內臣張欽本朝鮮人正德中爲太監　世宗即位有推戴功擢掌司禮監加祿米三十六石膽弟侄一人錦衣衛指揮同知欽奏囘與義男李某許之給事中安盤疏諫不聽八年疏言臣國祖李旦系出本國全州二十八世祖翰仕新羅爲司空新羅亡六代孫兢休入高麗十三代孫安社仕元爲達魯花赤世其官元季兵興安社曾孫春率子成桂避地東

還至正辛丑當恭愍王之十年有紅巾賊入境成桂擊却之授武班始知名成桂非李仁人子李仁人京山府吏長庚之裔也先　祖訓載弑逆之言益忌者所傳乞以世系付史館改正許之顧未及行十三年使臣蘇洗讓等告稱本國粗識禮儀朝廷待遇有同內服凡國使到京不復防範因弘治十三年五月女直盜哈殺死一夷由之槩禁出入其後提督陳主事（名邦偁）迫東愈嚴違舊行之規失累朝優待之意乞依常自便以慰遠人禮部尚書夏言酌議每五日出館游觀從之十五年皇子生（哀冲太子）修撰龔用卿給事中吳希孟頒詔十七年　上

皇天泰號各廟號　聖母號侍讀華察給事中薛廷寵
頒詔復命後國王刊所遺詩文爲皇華集吏曹參判都
總管成世昌爲之序遣使謝恩贈二使二十年懌卒諡
恭僖子峼襲明年卒行人王鶴論祭諡榮靖亦刊皇華
集弟峘立一曰峼之子　二十三年朝鮮民洪貴等航海漂入
通州海門界傳詣京師給衣糧護歸明年漳州民李王
乞等通番漂朝鮮送遼東都司二十六年峘獲福清通
番人馮淑等并貨物解遼東咨稱閩人向無汎本國者
頃前後獲千人皆市易日本關出火藥軍器恐起兵端
上令查勘海道賜峘金幣旌忠順三十二年峘以國初

所賜樂器敝壞奏求律管仍乞遣官赴京肄習以遵朝
制三十六年大內災峘上表奉慰封子顒清爲世子三
十八年倭犯朝鮮擊之盡殲因賀冬至奏聞并歸所掠
獎賜有差明年賀使至遼直虜傷從官一詔自今朝鮮
貢使並迎護出境四十三年復疏世系事詔于續修大
明會典改而賜之隆慶元年賀　肅皇尊諡以舊無此
禮嘉其意賜銀幣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使
臣丁應斗朝賀將回而病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其冬峘
卒諡恭憲從子昖立萬曆元年檢討許國行人　頒
詔自後信使不絕與遺者以爲榮至萬曆十九年四月

倭酋清正行長兵至連陷郡縣昖棄王京令次子光海
君琿權國事奔平壤又走義州將入中國倭遂據平壤
第一子第五子及陪臣皆爲所執遼東發三千人救之
敗績二十年大發兵五萬人兵部侍郎宋應昌督軍左
都督李如松總兵以十二月二十五日渡鴨綠江明年
正月初八日攻平壤克之斬二千餘人益進兵敗于碧
蹄府寧波人沈惟敬通倭詭自效往來軍中二酋本畏
關白之逼自亦欲遠之使與朝鮮爲難又天寒不耐戰
且借惟敬緩我軍我氣銳驟戰得志倭亦棄王京歸王
子陪臣走釜山山在朝鮮極東濱海故有舊倭久居爲

巢者昖復歸王京中國亦深信惟敬講封貢爲倭所紿
自二十二年至二十五年事大決裂復用兵至八萬兵
部尚書邢玠總督左都督麻貴總兵僉都楊鎬爲總理
二十六年南原失守王京幾陷鎬疾馳往得定進兵圍
清正于島山救至驟退失亡多贊畫丁應泰以聞　上
怒削鎬職代以萬世德委總督專任分三路與倭相持
並有斬獲二十七年七月關白死清正等皆渡海去諸
將亦尾而擊之以大捷聞而先應泰奏朝鮮通倭力辯
且誓于神　朝廷亦不問留兵以守昖卒諡昭敬子琿
立至四十七年[illegible]叛大軍討之出萬兵爲助敗

泌黨獎諭天啟元年我別將毛文龍破鎮江城擊殺叛
臣佟養眞收餘民萬餘守之城與朝鮮接境資其糧餉
相表裏■數來攻互勝負三年琿爲其侄綜所殺綜昖
長子琿之子也被倭所虜琿得立至是綜引其黨李貴
入弑之自立 朝廷方以廣寧之陷不能討請封亦不
能往令其使自齎而去初昖日與大臣沉湎不恤國事
倭乘隙而至各道幾盡沒中國兵入援供給煩費重以
驟賤大困兵久不解倭尚走海邊潛依中朝大臣議即
其地設兩督臣附和者因請設郡縣昖大懼上書言殘
弊狀說者謂朝鮮素恭謹爲外臣 祖宗以來優待等

于內地一旦有急發兵往援名義甚正遂欲掩而取之
不義倭非人類恃其彊暴直取王京得二子尚不殺責
以稱臣入貢堂堂天朝乃爲此并吞之計不仁發兵後
遼左亦甚匱乏徵及川湖浙直所費不貲 上亦倦勤
有請不應乃欲爲開疆闢土計不智河南丁酉鄉試至
命題刻于程策衆傳爲笑未幾并遼左失之蓋中國止
尚口角重以攻擊以至失事朝鮮君臣僅僅保守遂以
復寧五年皇子生編修姜曰廣給事中王夢尹頒詔至
兼察鎮江軍情崇禎二年毛文龍被殺■無返顧憂潰
邊直犯京城蓋自天啟元年遼陽失守我使編修劉鴻

訓等不能歸取海道陸路絕海行爲常文龍被殺劉愛
塔戰死其弟興賢盡統鎮江兵桀驁有異志爲其下所
殺在中國免剝膚之憂在朝鮮亦去心腹之患蓋先後
三十餘年國之不亡天幸也其地東西二千里南北四
千里其東南並濱大海北半接海礁石不可泊東則日
本南通登萊西北鄰契丹女直西南自鴨綠江入中國
分八道以統州郡曰京畿曰忠清曰慶尚曰全羅曰黃
海曰江原曰平安曰咸鏡設官舉士略倣中國因田制
俸俗柔讓以蹲踞爲恭崇釋尚鬼忌殺多所諱忌士人
喜讀書工詩文衞路悉構嚴室號扃堂未婚者曹處誦

經習射歲以季秋燕高年吉凶悉稟家禮釀用秔廣袖
戴折風巾茅居苧衣色尚白法無苛條其敢常犯贓及
再嫁書名三詞子孫不齒人首無枕骨背扁側境內山
川九都神嵩北嶽海鴨綠江爲大又有江曰大定曰大
同而漢江最勝自鴨綠東流入於海回環曲折至漢城
滙爲巨浸南即古百濟又東爲古新羅近唐能津都督
府土產金銀銅鐵水晶鹽紬苧布摺扇龍文簾席白硾
紙狼尾筆紫花硯果下馬長尾雞貂豽海豹皮八梢魚
秔黍松榛薏苡茯苓人參其入中國原取海道 太祖
末年禁遼東人不許與朝鮮人往來則鴨綠江之禁必

鴨江路之通起于永樂二年益索牛萬頭來獻此豈海中可行然猶紆廻三四大鎭而後至迄後海道之通劉二百二十年。

葉文忠曰隋唐之際高麗勁矣觀其勤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被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敎遠矣彼威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携有經亦先聖之遺化也成桂初與逆取順守引于今玆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蘖休日久積弱形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豫謨有國家者曷可少忽乎哉

茅伯符曰世推朝鮮封始箕氏及讀黃少詹洪憲輶軒錄乃得所謂檀君檀君者其傳堯戊辰歲有神降太伯山檀木下國人君之至今奉祀不廢檀君與箕子並都平壤史稱衛滿都王險王險亦平壤也漢取爲樂浪郡范曄東漢書敘東夷特詳曰夫餘曰高句驪曰東沃沮曰濊曰馬韓辰韓弁辰其言濊及沃沮句驪本朝鮮地而夫餘屬玄菟韓有三種馬韓最大而韓鮮王準爲衛滿所破將餘衆數千人入海攻馬韓自王則諸國當通系朝鮮其後併入高句驪兼有新羅百濟拓境亦侈大已乃以隋唐師武臣力頗抗前旌號爲勁敵頃歲海波稍警覇焉幾覆強鄰虎視不遑固圉何今昔強弱遼庭哉或以向習華風轉趨文弱摩厲自強無孤卵覆亦有十日完之哲也攷箕子封朝鮮傳四十一代至準凡九百二十八年而失國準入韓地金馬郡自立號韓王又傳二百年併於百濟前後凡傳祚千一百二十餘年三代受命未有若斯之多歷者用夏變夷於今爲烈吁嗟盛矣

朱史氏曰朝鮮強弱馴暴先後迥異然不難于敬事我明而難于事宋不難于抗隋唐而難于抗元宋之奄奄即停渡海之使其奈之何執禮不廢料女直如指掌隋

兵驕適以自斃唐兵驕不能久持元以蓋天之勢切近攻之數十年不能舉此豈地利人和之足恃獨有忠臣爲之死抗所謂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以此也即倭難有權慄李元均元翼等各自奮立功慄欲東奔志在糾合興復清正行長終不得肆若謂非中國救必折而入于倭則元與隋唐何以退聽至今其國依然一一反觀了然不必贅也

附錄

朝鮮設官曰議政府左右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六曹判書參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都承旨

郎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常院僉正郎
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察使府留守郎中
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
亦同中國
使稍渡鴨綠江義州諸山迤邐東岸行數百里江曰大
定文數百里江曰大同横浸平壤牡丹諸峰下瞰江滸
天使館在焉館之西稍北崇岡廣坡松木蔥蔭中爲文
廟右祠箕子左祠檀君東明王文廟弗稱要皆備物爲
位而不像講堂在學宮後箕子祠新扁舊揭甚多檀君
東明王祠寂寂矣練光亭在城上臨大同江下城有風

月樓同視城中四面蔥鬱江上爲浮碧樓尤勝之一水夾
流爲綾羅島遠望江北峙湧一小墩廣可容席爲酒巖
有酒流出其下又有白銀灘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
則錦繡山牡丹峰皆取其背城東垣依壁而立障遏洪
濤乙密臺在城内相傳爲乙密先生遺蹟其餘如麒麟
窟祀瀕樓井田遺制可遊館内有快哉亭出城不數里
箕子墓封樹而不壞石碑止二尺舊稱不敢易考朝鮮
舊都平壤已徙開城又徙漢城都下 蓋其國東西二都
也城中會慶樓壯麗雄勝亭臺池館花卉奇樹靡所不
是漢江在漢城十里外源溪五臺金剛二山西自鴨綠

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此無所不通臨江絕
壁如削上有危樓高出雲表題曰朝鮮第一江山登江
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榱桷丹青炳燿四
面皆透江南畫船如屋乃今以屋作船凡十餘里至楊
花渡乃各道餫餉所聚之處又東自安城行十餘里山
曰蔥秀董圭峰學士有記對翠屏山龔學士定名有記
其景尤勝蓋國之園囿于此放獵者使臣至亦循故事
請遊遂移寶山安城二館于其地
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絕云雪翮
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不敢忘規諫却憶

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鷹房觀海東青
翰林學士宋濂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
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
二十五年請改國號詔更曰朝鮮遣儀制郎熙光賜之
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遥宣聖澤屬儀
曹九重錫予皇恩渥萬里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紅日
近星環北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
濤
宣德間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弔前王芳遠并
賜嗣王裪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金幼孜贈孝

恩詩曰會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煌映上台奉詔又從
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邊來新亭樹色連征斾驛道梅花
點酒盃好爲吾王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天順初張寧使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爲百
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前雪柳
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屈矣
成化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行人司副張廷玉
頒詔既就館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
事而順爲之序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
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詔書千

里威儀瞻候節萬年臣妾荷宗儲茲行大抵關風化四
牡歌成意有餘
祁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鮮爲稱
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守箕子遺教而
已茲余奉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廷玉來使其國恩詔
既宣館謁孔廟于成均之舘舘在國城東北隅地最高
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後有明倫
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餘人索其所習詞
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
廷玉賦謁廟詩一絕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爲諸生

勉爲藩臣在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
之之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宗
斯道以雄于東亦爲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俗喜讀書
廝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講習而國人金行成
登第玉彬相繼就學于國子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
熏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
士歲覲京國耳聞目覩所得尤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
中華而遠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爲道
德發爲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卑陋
之習斯爲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技而弗究其

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以詩者意蓋如此諸
生擇乎哉
弘治初學士董越奉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
今無慮數十丘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南二詩結
句云好爲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然贈行出于
名公鉅景題詠不能自已爾録于後
李東陽贈徐穆詩曰六龍飛御九重天天上文星下海
邊萬物發生新雨露累朝封錫舊山川當書共識中華
字鳳曆初開正德年珍重登高能賦手玉堂清簡待同
編

楊慎送戶皐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
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
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湯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皐未第前年步身衣麟袍至是擧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笋尖溪頭和露
草纖纖候兒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聳其瞻筵上日杪
雲母飯盤中時行水晶鹽蕭蕭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
也自廉 賜國王詩曰握符已久鎮東藩忠孝承家作
屏翰國度尚存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
鴻鴈在野無聞誦考槃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

長安 贈諸問候陪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
伴巳多情賢藩戀闕葵心切聖主數恩書日明情逝百
川歸少海時皇子生頒詔望懸列宿拱前星朝鮮秉禮由來舊
應識箕疇道教聲 其國人素喜文學我使至必擇善
詩者館伴有作必和莫著于皇華集館伴爲序詩多不
能述
倭患萬曆二十一年遣行人司憲諭其王還國憲故狂
誕屬當考選自擬決入吏垣被命即服麟袍玉帶馬上
招搖拜客出城盛儀從立中軍館一如撫臣體統至遼
遼撫韓取善來謁嫌其遲却之大有違言韓遣人隨渡
江尾一言語受一果一葉密識無遺既還疏劾受賄囊
重至五十擡扉命逮下獄憲憤甚又自以未盡者實之
蓋人參二斤也方行勘其父母皆死于家未幾憲亦死
于獄然絕無他賄如取善言所受國王止扇楮蓆研二
參亦故人官于遼餽其父母者囊重且多則江邊美石
拾而携之爲弄遂礙人眼盡推于寓栲其從人索于家
得之相傳爲笑取善欲實勘疏將臚列文致其罪會死
乃止夫 皇華使者其人不簡亦宜以公論黜奈何以
小嫌逞志陷之絕地憲不足惜如國體何韓不足責如
通國之公論何

朝鮮國號取朝日鮮明之義高麗亦如之前史有日尨
都所謂日月兩尨者此也其國有東坡館蓋亦因地取
名偶同而我使臣遂以眉山實之曰學士日惠飯湖歌
然猶疑之曰從前跨鶴真來此何不將此意模寫而纍
纍用許多實事邪 一山人詩云 東坡仙骨與人殊倏
忽東來渡海隅欲試箕疇應到此好騎鯨背事寧無雲
移江館迎軒蓋影按渝眉入畫圖朝鮮至今傳盛事詩
人筆下莫胡盧

朝鮮禮義之國一以敬事中國爲主故能長世中國亦倚爲東藩雖未入版圖宛如一家堂奧矣惟琉球其幅員其人物雖不及朝鮮十三而奉命之使必以侍臣成均之優尚存別舍開國以來日加親加厚遠出諸夷之上惟隔在海外不得不從占臘諸國之列而一切詩文與奉使之姓名涉歷之艱險未能盡述再摘而書之附朝鮮之後回視安南效順終歸化外日本東夷不顧恩義敢于爲侻者何如雖口衔夷苟能自拔不但沾天上之寵榮抑亦洗海波之腥血是當表而出矣

琉球自洪武五年楊載賫詔後有路謙之遣十五年有

梁民之遣洪熙改元有柴山阮鼎之遣宣德二年獨遣柴山五年柴山再往海中感佛光之祥建大安禪寺答神貺八年山鼎同往（拔上告內官）復建十佛靈閣（皆爲文勒石）正統八年遣給事中俞忭行人劉遜十三年給事中陳傅行人萬祥景泰三年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七年給事中李守義行人劉儉天順七年給事中潘榮行人蔡哲榮爲國大夫程均作八景記蓋宅傍那寺寺中之景均本中國人能文學者成化六年給事中丘弘行人王文李東陽有贈行文弘未行而卒代以管榮十五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副張祥

李東陽贈旻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亦壯哉萬里風濤幾屯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麟有服眞殊寵龍履流光莫浪猜歸憶皁囊封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遥海國塵空瘴癘消貢賦遠通中服地丹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使海舟以夏至日開洋）北關歸時望斗杓（海舟惟視北斗爲的）但使行囊無薏苡嶺頭銅柱不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

李東陽贈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玉節金書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來使者關風化

親見六朝廷錄姓名不用殷懃宣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李詩頗參盛化開平亦見太平景象）

嘉靖十一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

侍讀屠應埈贈侃詩曰絕域天王使三年諫省郎星辰傳屬沼冠冕授蠻王蜃氣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海去南望有輝光 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船過馳封使者勞夷官趨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際應瞻日月高 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游九霄持漢節萬里赴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嶼浮遥憐張博望銀渚問牽牛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鬼國至今通象貢樓船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十一年五月至福州造舟如式以鐵梨木爲柁餘琉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迓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至代充役初洪永間使海外諸國者二使造二巨舟各藏一空柩柩前刻天朝使臣之柩上繫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知不免卧柩中以釘錮之舟覆任其漂泊欲俾漁人見之取牌昇柩置山島俟後使

者過載以歸一舟所費二千五百餘金全是并爲一舟柁亦不用十三年三月舟工畢其製上下適均長十五丈闊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二十 艙艙口與艦面平高不過二尺深至底以梯出入面開小牖如穴隙葢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艙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前後竪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以次而短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舟中器具無不備舵凡四具用一置三以防不虞櫓三十六枝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五千斤大綷八每綷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載以行

藉之登岸水四十櫃涓滴不輕用且防久泊也四周紅布爲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多備刀鎗弓箭之屬佛郎機二架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生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人給衣裝銀十二兩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二十六日啟行三司官送于南臺翌日至長樂五月朔至廣石（有廟祀天妃姓自五代以爲神）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五日始發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口風微順與夷舟相爲先後出艙觀之四顧茫然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

釣魚嶼黃花嶼赤嶼夷舟帆小不能及十一日夕始見古米山夷人鼓舞喜達家鄉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用櫓進寸退尺失其故處十二日始至山有夷人駕小舟來問通事與之語而去十三日風又轉北不能行欲泊山麓下多亂石避之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欲迸裂者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衝風搖撼環忽斷其聲衆駭亟以釘鉗之聲少息海水滲入舟數寸衆呼天妃而號惟舵工乃漳人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塞之衆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若回舟從順舵工曰不可

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所歸然勢須從衆旋轉之
後舟果不蕩執燭尋艕皆塞之罔水不能入衆心遂定
翌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北始悔不少待也四
望惟水令人升桅以覘又之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
山伏于其傍詢之夷人曰此熱壁山亦本國所屬但過
東已三百里而過郎日本矣申刻至其山泊焉十八日
世子遣官來犒夷衆四千人駕小艦四十艘列左右分
纜牽行晝夜可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難以人力勝泊
于㮶山之嶼所遣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泊至五日風亦
微息復行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曰那霸港亭

榜威儀甚肅先祭後行冊禮請留　詔勅益寶藏者已
八世矣國有天界寺圓覺寺最鉅佛殿清潔不可容屣
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
樹似棕葉類鳳尾四時不改色王數造館致敬旬日不
至曰日本人在此俟其去非敢慢也九月二日餞行布
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皆效中華亦奪標以為樂但舉
棹人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鏵濡于水
不顧以示誇耀之意臨發黃金四十兩為贐辭之十二
日登舟看釺通事夷役數人護行王親長史等官進表
謝恩二十日開洋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大桅五木

攢者既折須臾舵葉亦壞僅存其餘舟人洪哭呼天號
求救果有紅光燭照衆譁曰娘娘至矣舟果少寧翌日
風如故尚不敢易舵同行夷舟遂相失矣二十三日黑雲
蔽天風復將作決計易舵忽風止得易易後風浪如故
二十六日忽一蝶飛而繞舟尋一黃雀立桅上衆皆喜
其夕風大作舟奔挾水聲如雷達曉已見閩山矣二十
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餘見本傳
大約去時風逆自不可行利則恐直至熱壁山反在琉
球之東將近日本然有夷人守望轆轉無事來則秋盡
冬初只恐颶風桅舵損折有救有不救一聽命于天如

以放光蝶雀為驗至魚龍之異往往有之余同年夏子
陽奉比差亦云夏與行人王士禎同使至閩為撫臣徐
學聚所審兄三年始行還則萬曆三十五年八月矣儀
臣王身毛鳳儀貢誥并致三使所却餽金一百九十二
兩有　詔使臣廉得體仍與賚同鳳儀又上言禁賜漳
人三十六姓知書者列名大夫長史為貢謝之司慣海
者任以通事總管為指南之備今世久零落僅餘六姓
仍染侏儒椎結之習天語天字盲昧不通外島外洋針
路常舛甚至貢期失候儀物差訛先萬曆四十四年差
蔡壽等進貢迷路入浙被官兵擒獲屆幾微功僅存徼

賫咨解福建軍門金學曾遣漳人阮國護送得回二十
八年復差長史賫表請封竟失歸路呈請福建衙門仍
遣阮國并漳人毛國鼎（國鼎隨軍朝鮮征倭被擄復得歸者）送回令道接
天使仍差阮國給以都通事色目渡海護行事竣令彼
列銜本國大夫差送天使還閩毛國鼎給以都通事色
目同臣奉謝惟是一切禮儀賜姓淪亡必須再賜庶行
無阻礙貢不愆期下禮部行撫按計閩中人利于出洋
且覩琉球在庭戶門應者必多又有出于所賜之外者

朱國禎輯

平西南諸蠻

甲辰　上即吳王位親師武昌陳理出降　時友諒乘元亂以勇悍聚其黨橫行江湖間招引溪洞蠻爲耶蠻之種類至多各有地界各有長官姓貪甚但以寸帛尺帛招之無不應本寨不足乞之別寨報數名一千實二三千萬亦如之喜鬬輕生自辰靖而上達於川廣皆是種也友諒雖無遠畧然其氣力能驅使此輩破城陷陣恣所擄掠故其勢大熾由江州直下目無金陵且席捲

吳會矣既遇　真主戰屢敗鄱陽之役蠻人見水勢洶湧砲聲震裂率跳岸而逃友諒既死武昌不守　六月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爲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設宣撫使一以向大旺什用爲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什用潘仲玉爲之柚欄不夜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没葉什用大蟲什用硬徹律爲之幹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以[illegible]爲之梅梓麻桑[illegible]洞各置長官一以向志明唐漢明爲之　忠利軍民宣撫司以其土官覃垕夏克武爲宣撫使田重祿同知司事時垕等歸順以故元所授參政照會三道來乞改置官司　上從其請且俾因其俗而治九月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來降華自壬辰兵起集少壯據黃牛峯至是徐大將軍招之乃降未幾復叛討斬之十月慈利土官覃垕來降置司以爲宣撫使使田重祿爲同知垕尋貢馬二十匹賞賚之乙巳六月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歸款　上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可嘉俾仍爲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授之何

文輝平山尖寨擒盜萬宗等斬之七月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省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鎭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爲思南鎭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爲宣慰使　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及宣慰同知彭建思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　上命光寶爲四川行省參政行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爲置安撫元帥治之彭世雄爲保靖軍民安撫使田升玉爲鎭南軍民宣慰使田光俊爲太平臺宜靖安等處安撫使娶色什用爲桑

直荒溪等處宣撫使、田思勝爲守鎮邊境大屯等處軍
民元帥府元帥楊鈔興爲守鎮邊境等處元帥府元帥
自除副使萬戶千戶等凡數百人皆以其初來歸附故
也、上諭各宣慰詔曰谿峒互相控制必得世守之臣
乃能盡撫綏之道爾自前代以來祖父皆受爵命以官
其土今能保境安民效順來附良可嘉也　又賜勅曰
國家以武定四方有能嚮慕効順者必授以官爵爾以
所保境土歸附其餘谿洞民庶悉能撫治其益同心宣
力繼爾前人之志其後辰州蠻叛　上諭指揮楊仲名
曰兵以恤民爲重伐暴當先三苗無道負險重山既不

同於人事甚不奉於天時自古帝王多撫而不能遵化
以致累世爲良民害今命爾相機進取以消民艱爾其
深制人之竊以稱朕意、
吳元年七月命左相國徐達簽視湖湘、　上諭曰武昌
既平湖南郡邑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
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爾當撫綏招徠俾安生業
于是所至望風迎降以楊璟爲湖廣參政諭曰湖南谿
洞恃險負固叛服不常宜多方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
樵採結聚之徒旣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脅從開
釋收復鎮撫以綏遠人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

撫駐師三江口單后等諸軍門謁見思沅兩界軍民安
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指揮王遇成進攻石腦茶芽
諸寨悉破之于是土酋劉陽黃寧茶鄉譚悅道湘陰吳
仁琮劉玉等皆納款別將張秉彝招雷州諸酋皆降日
番間餘寇竊發率千戶王清擒斬七十餘人乃定
洪武元年戊申廣東旣平都指揮同知耿天壁取南安
儋萬等州與生黎化黎小陽洞主汪官泰等戰敗之皆
出降編籍定賦七月廣西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
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賫印章詣平章楊璟降
九月湖廣保靖安撫司安撫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獻

馬及方物詔改爲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爲宣慰使十月
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爲瓊州府南建州爲定安縣十一
月丙午遣中書照磨蘭以權齎詔往諭廣西左右兩江
溪洞官民以權至廣西衛鎮撫彭宗萬戶劉惟善以兵
護送將抵兩江會來賓洞人潘宗富寇掠楊家寨郎督
宗等擊破之安輯其地兩江由是懾服
二年正月湖廣行省言慶遠府地接八番溪洞所轄南
丹宜山等處宋元皆用其夷酋爲安撫使以統之天兵
下廣西安撫使莫天護首來款附宜如宋元制錄用以
綏其民則蠻情易服守兵可減、上從之詔改慶遠府

爲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置安撫使同知副使經歷知事各一員以天護爲同知通判王毅爲副使六月思州土官田弘正遣萬戶張思溫貢馬及方物弘正仁厚子也是時仁厚卒弘正來告哀且請襲職詔俟其服闋授之賜綺帛鈔錠慈利人唐勇集兵據麻寮寨即其地置千戶授勇官守之七月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來安府岑漢忠向武州黃世鐵左江太平府黃英衍思明府黃忽都龍州趙帖堅各遣使奉表貢馬及方物詔以伯顏爲田州府知府漢忠爲來安府知府世鐵爲向武州知州英衍爲太平府知府忽都爲思明府知府帖堅爲

龍州知州兼萬戶皆許世襲中書省奏廣西諸洞雖平宜遷其人內地可無邊患 上曰溪洞猺獠雜處其人不知禮義順之則服逆之則變未可輕動其機全在守令今且以兵分守要害鎮服之俾日漸教化數年之後皆爲良民何必遷也十二月辰州永順宣撫彭添保遣其從兄敬保來朝貢馬及方物詔以永順宣撫司爲永順軍民安撫司添保爲同知總兵官兩廣既平丘廣等兵至上思州蠻寇黃英傑拒戰廣擊敗之擒從賊黃權等英傑走十萬山復以兵追及斬之上思州平湖廣慈利縣土酋叛殺千戶單友仁命左丞周德興平章曾艮臣李伯昇將兵討平之

三年庚戌正月遣使以文綺上尊賜來安府知府岑漢忠及其弟漢艮其子振先是漢忠漢艮自入雲南招諭定遠諸郡縣十有六處漢艮因以兵守其土 上嘉勞之仍詔漢忠以兵招諭未附之地辰州諸洞長官楊秀榮等來朝各賜冠服仍舊職立衛轄之三月廣西行省言便宜三事一曰廣西地接交趾雲南其所治皆溪洞苗蠻性狠戾而叛服不常近南寧盜談布政賓州盜黃郎官等肆掠已遣兵討之然府衛之兵遠在靖江數百里外卒有警急難相爲援乞於南寧柳州立衛置兵以

鎮之庶苗獠有所憚而不敢竊發民得安生而無奔竄失業之患二曰慶遠故府也今爲南丹軍民安撫司雖統地十有七州然皆深山廣野其民多安撫同知莫天護之族天護素庸弱不能禦衆而宗族强者動肆跋扈至於殺河池縣丞蓋護與諸蠻相扇爲亂此豈可姑息以貽禍將來乞罷安撫司復設慶遠府置軍衛以守庶其民知官府之尊而不敢自恣諸蠻知兵重而不敢爲亂此久安之道也三曰廣海之俗素獷悍動相讐殺因而爲亂一方皆讐其始蓋緣郡縣無兵以制馭之故也近擊盜轉攻鬱林州同知王彬集民兵拒之潯州經歷

徐承祖亦以民兵剿餘敗賊由此言之土兵未必不可
用也乞廣西邊境郡縣長官轄民丁之壯者置衣甲器
械籍之有司無事務農有事率之捕盜如此郡縣無養
兵之費而民實賴之以安也詔俱從之遂設南寧柳州
二衛益兵守禦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命莫天護赴
京賞同知王彬經歷徐承祖以下破賊有功者又置靖
州衛命指揮同知劉彬僉事孫繼劉福等築城戍守綏
湖耳等處土官四月覃垕構諸洞蠻為亂命湖廣行省
平章楊璟以兵討之諭以驅逐不必窮追兵至賊衆下
山迎敵擊敗之乘勝追至牛山山勢陡峻覘其寨三面

巖險而下俯江水一面僅有路纔通一人官軍不敢上
乃圍駐山下賊恃阻險自守未幾以三千人下山挑戰
又擊敗之賊復遁入山璟遂以兵逼之垕乃遣人詐降
璟不悟使部下黃承讓往報為垕所執由是盡知吾軍
虛實拒守不下璟欲為持久計使人來請軍餉上讓
之曰爾違吾言妄動而不能平賊既已失矣又中其詭
詭以陷部將爾之智畧何在今再命參政戴德以兵從
征諸小寨限以月日平之仍撫綏人民俾安生理毋致
蹂躪若再違朕命并以潞州失利之罪治爾勅至璟乃
督將士盡力攻之賊遁入溪洞官軍乃還七月以殿中

侍御史壽通為廣西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啓胡子
祺為僉事上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熟化況兵
戈凋瘵之餘未遂生業恐有司不能撫卹又從而蠹害
之茲特命爾等往司風憲須嚴明以馭吏寬裕以待民
如有奸貪強暴虐良善者爾等就逮其人鞫問審決然
後以聞若俟聞而後來道理遼遠往復不無淹滯又曰
凡為治無貴近效若官守職民安業爾等但安靜以撫
之十月覃垕復出為寇命江夏侯周德興討之并茅岡
諸洞皆破
五年壬子正月播州宣慰使楊鏗率其屬來朝賜綺帛

衣服置司仍舊職貴州宣慰使鄭彥文及土官宣慰使
靄翠等來朝賜文綺襲衣皆仍舊職又置貴竹等十一
長官司普定府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甕等來朝賜羅
衣及文綺以適爾為知府并各寨土官龍世昌等朝貢
皆如之上以古州田州澧州等處洞蠻梗化作亂
命衛國公鄧愈為征南將軍江夏侯周德興江陰侯吳
良為副將兵討之愈率營陽侯楊璟宜春侯黃彬出澧
州德興率南雄侯趙庸指揮僉事左君弼出南寧良率
僉事李伯昇出靖州三道並進宜寧進忠宣撫使[illegible]
冀來朝賜襲衣文綺惟戴壽病卒勅有司具殮還其柩

以子茂長蘋賊二月潮州故盜歡何真入朝其舊部曲分散者各走險與山猺海寇相結聚據揭陽潮陽三縣指揮僉事王友等兵討之斬偽元帥三人獲賊一千一百六十餘人餘黨悉定又有掠陽江者亦捕滅之左君弼在南寧積民之無籍者爲軍又縱所部軍士入山伐木猺多驚擾遂相搆爲盜官軍討平之斬百餘級擒二千八百餘人命大都督府按罪君弼而禁戢其卒四月鄧愈兵至澧州遣楊璟等討散毛柿溪赤溪安福等三十九洞平之七月己卯貴州宣慰使靄翠上言部落有隴居者連結花猪負險阻兵以拒官府乞討除之 上

以隴居反側不從命由於靄翠所激謂都督府臣曰蠻夷多詐不足信也中國之兵豈爲夷報怨之具宜遣使諭蠻中守將慎守邊境靄翠所請不從將啓邊釁宜豫防之吳良等平五開潭溪古州諸蠻凡二百二十三洞籍其民千萬五千收集逃散士卒四千五百四十人九月周德興等討婪鳳安田等州諸洞蠻悉平之遂克泗城州化州石龍縣餘寇結連黃泥山等砦猺蠻作亂焚掠陸川北流二縣廣西衛兵討平之

六年癸丑正月四川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詔衛雲南兵據湖南長寧諸州縣命指揮袁洪討之洪引兵至叙州慶符縣攻破清平等關擒偽千戶李文質百戶李布編張遁走復以兵犯江安諸縣洪追及之又敗其衆焚其九寨獲編張男偽鎮撫壽偽千戶徐官 上聞諭洪曰南中蠻夷乍降乍叛乃其常事不足深罪今獲其俘宜悉編爲軍如再不服然後誅之所叛之境必以威震否則終無懼心逃竄者驅兵索之毋遺民患番人寇隆德縣陸涼衛指揮莊德等討捕擒殺七十餘人編張復聚衆據舊寨洪再討之遁去洪追至小芒部不及遂取得花寨降蠻酋阿曾等自是編張不敢復出其寨悉平　廣東奏近儋州山賊作亂已調兵剿捕

獲海船十八艘殺賊二千二百七十餘人生擒五百二十四人其儋萬二州山深地曠宜設兵衛鎮之詔置儋萬二處守禦千戶所　田州總管黃志威招撫奉議等州一百十七處人戶皆來款　上嘉志威之功命以安州侯川陽縣屬之十一月給田州牛種仍蠲稅二年四川龍渠洞宣撫使墨吾什遣子惡備可宜來朝納元所授印誥因陞龍渠洞下崖太平三安撫司并宣化州俱秩正三品思南永順保靖皆如之立四川龍州以土官薛文勝爲知州置四川天全六番招討司以土官高英爲正招討王藏玉爲副招討定四川之雲陽崇山萬

邕州為縣承開設各州縣分治也縣蠻王孫傑作亂稱
應天大將軍燒佛圖關犯通遠南寧茲州千戶吳輔擊
走之並重慶衛守以指揮阮鼎守
七年甲寅正月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以妖術亂指
揮僉事周誼討平之擒布及從賊黃寬等百八十人斬
布餘黨戍五月貴州衛指揮僉事張岱率兵攻谷峽寨
向關擊蠻寇的令等走之追至的敖寨大破其衆三月
中書省奏播州宣慰司土地既入版圖宜收其賦稅詔
令從輕四月永道桂陽諸州蠻寇竊發命金吾衛指揮
同知陸齡率兵討平之四川茂州諸土官來朝　播州

江度蠻王安等作亂討平之
八年乙卯正月置四川永寧長官司酋陽宣慰使皆爲
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皆用土酋
爲之貴州衛指揮同知吳政討都勻蠻播桶等四十餘寨
悉平之貴州江內江松剌洞等寨復與播桶等連結苗
獠二千餘人作亂圍從水堡殺戍兵平越安撫司乞發
救援命胡汝率兵討平之
九年丙辰冬土以西南夷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躬朝闕
下乃率所部酋長入覲以是思南宣慰田仁智思州宣
慰田弘正播州宣慰楊鏗等皆來朝賜賚嘉獎勉以撫

走遯下仁智歸至九江卒遣官致祭還其柩左江太平
府龍州土官趙帖堅言本州地隣交阯所守關隘二十
[illegible]有警急須申報太平達于總司比報下已涉旬
月恐誤事機乞依奉議泗城二州隸廣西爲便從之雲
南人芍德祖仕元世襲邛州六番招討使明氏據蜀德
兄安復爲黎州招討使明氏亡夷民潰散德奉母還居
邛州至是四川守臣招之德遂來朝貢馬且請置官司
詔以德爲黎州長官賜印及衣服綺帛播州宣慰楊鏗
率其屬張坤趙簡來朝貢馬賜賚甚厚　上諭曰爾先
人世篤忠貞故使子孫代有爵土然繼世非難保業爲

難志不可驕欲不可縱志驕則失衆欲縱則滅身爾能
益勵忠勤永堅臣節則可保世祿于永久也貴州新添
蠻花猪融縣人潘宥作亂皆擊斬之命各谿洞蠻人出
沒處各擇要地立巡簡司仍諭以譏察非常不得生事
啟釁皆屬有司節制
十年丁巳十一月四川威州等處土酋董貼里叛命御
史大夫丁玉爲平羌將軍討之十二月兵至皆來降詔
置威州千戶所守之
十一年戊午正月立黃平千戶所初立安撫司既而蠻
人屢刼略宣撫司不能治改置千戶所謂貴州千戶張

瀰領兵守之二月置茂州衛指揮使司時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陶關汶川縣土酋孟道貴疑之集部落阻陶關道都司遣指揮胡淵童勝等統兵分二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酋伏山間投亂石從兩崖下兵不能進適汶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入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炮蠻人駭走我師進至鴈門關道險酋復據之乃駐平野得漁舟渡兵至龍山鐵野寨擊破之其由石泉進者次泥池蠻酋悉衆拒戰千戶薛文突陣射却之士奮擊大敗其衆兩軍遂會於茂州土酋楊

者七迎降以者七牧其民乃詔立茂州衛留指揮楚華將兵三千守之淵等仍會丁玉征松潘等處三月四川茶蠻洞獠不供賦稅拒命重慶衛調兵征之俘其衆一百五十六人詔悉宥之置非溗分衛於展北命指揮僉事李景守之四月命思南宣慰收集各洞打手二千人備征用五月下沙木洞土酋以其衆叛湖廣都司發軍討捕之擒酋并其黨六十二人械至京師誅其首餘釋之戍邊六月五開洞蠻吳面兒等作亂指揮僉事過興死之初面兒以邪法惑人因聚衆爲亂興以兵三百往捕衆寡不敵父子爲賊所執俱被害　上命辰州衛指揮楊仲名率師討破之酋皆遁去諭曰三苗不仁自當夷滅不必窮追置黔江千戶所時彭水縣知縣壽原濟言黔江地接散毛盤順酋陽諸洞蠻寇出沒屢爲民患宜設兵衛屯守詔從之十一月番族屢入犯西平侯沐英爲征西將軍率都督僉事藍玉王弼將京衛及河南陝西山西馬步官軍征之

十二年己未眉縣賊彭普貴誘衆作亂轉攻州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殺　上賜詔褒卹仍勑四川都司音亮等勦捕如力不支須傾大軍遣使來言毋失事機尋切責亮等老師失機命李文忠分一軍由

棧道撲滅普貴焚掠十四州縣丁玉進兵盡殲之陝西四川都司番酋洞獠一百二十六人釋其罪發戍海南皆給糧賜之

十三年庚申正月廣西泗城州土官岑嘉忠之子振作亂討降之廣東右衛百戶翁顯討山寇房文廣戰于矮嶺死之文廣之衆爲衛兵所殲南雄侯趙庸鎮廣東剿陽春諸盜七月丙辰遣還廣西兩江思明等府民入京聽差遣者　上謂禮部曰溪洞民遠居京師去土懷鄉多生疾或致死亦非柔遠人也其各遣還鄉里給鈔爲道里費九月大征雲南勑播州宣慰楊鏗曰爾世守播

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太
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為先鋒
以表爾誠又勑金竺長官定容曰西南諸夷雖曰歸附
然不過暫入貢而已爾首獻馬五百疋以助征討其誠
可嘉故特遣使者往諭俟班師之日重勞爾功　福安
縣民作亂指揮僉事李會等討之賊衆八千餘人拒敵
指揮張春以兵來會賊懼遁入山谷適延安侯唐勝宗
總兵征處州平陽等處聞之分遣將士追捕獲賊二千
五百餘黨分散潛匿惠等尋討平之
十四年辛酉正月置松潘等處安撫司以龍州知州薛

文勝為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司及副長
官五月五溪洞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
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矍鑠狀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於為國者盡智
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趙充國
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阯朕常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
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貽禍良民朕方擇將
命帥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年老不忍煩卿卿乃固
請爰命為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
禦侮安民[illegible]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靖州蠻
作亂衛兵討平之八月南雄侯趙庸平陽春侯官縣蠻
寇奏捷勑諭曰嶺南民入籍既久屢叛征服朕非得已
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蠻出沒摽掠久為後患
卿以兵勦平捷報至京朕甚[illegible]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
思凡民之亂由有司不能撫卹以致作亂可會都布二
司取俘囚中首惡誅之脅從釋歸田里庸得勑斬首賊
李佛陰數人餘皆得免十一月趙庸擊潮州賊[illegible]賊首
偽萬戶饒海一百五十人斬四千級釋脅從千餘人廣
州海寇曹真自稱萬戶蘇文卿自稱元帥合山賊單志
道李子文李平於湛菜大步小亭鹿步石灘鐵場清遠

大羅山等處據險立寨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
縣趙庸率步騎舟師一萬五千餘人分道擊之進至鹿
步卒與賊遇山深道阻官軍與戰多陷沒者賊亦傷死
甚多已而賊搆大步車捗塘諸蠻急趨南雄庸率精銳
與戰賊勢稍怯會廣東參政閆鈍千戶張會率軍民來
援併力擊破之賊乃棄資裝器械水中駕虛舟而遁我
軍乘快舸追之擒一千七百餘人獲舟六百餘艘復遣
指揮徐贇等帥師攻鹿步黎滿石灘清遠雷鄉諸寨擒
殘湛菜小龍水皆大敗之擒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
斬首五千餘招降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復業漳州龍巖

縣民作亂自立　侵掠旁郡指揮使僉事孫皓朱貴等討平之延安侯唐勝宗率兵討衢處温山寇擒賊首吳達三葉丁及其黨三千三百餘人家屬一千五百餘人斬二百八十級餘寇遂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命周德興移兵討之仍命汝南侯梅思祖都督僉事張銓爲之副時德興帥師征五溪蠻蠻人散走及是命復討諸洞皆平之

十五年壬戌趙庸進兵討東莞諸盜凡克寨十二擒賊萬餘人斬二千級又破石鼓赤嶺等寨擒僞官百餘人其黨潰散海陽縣賊曹名用聚衆殺掠庸調指揮僉事

詹繼捕之追至崑崙山黃鶯窩擒名用并其黨悉誅之并擊乳源山蠻盡俘其衆因籍屬戶萬人爲水軍六月四川茂州土官知州楊者七謀作亂官軍捕斬之初大軍克茂州者七來降就以爲知州至是陰結生番約日伏兵陷城有小較密告于衛遂發兵捕斬者七生番不之覺如期入寇官軍掩擊敗之於是盡徙羌民居於城外海南會同文昌三縣蠻莫不祖等作亂都指揮王臻討平之八月儋僧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陷陵水縣官軍擊斬之十一月普安軍民府知府者額辭歸　上諭之曰王者以天下爲家聲教所暨無間遠邇況普安諸

郡密邇中國慕義來朝深可嘉也今爾既還當諭諸酋長凡有子弟皆令入國學受業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禮樂教化之事他日學成而歸可以變其土俗同於中國豈不美哉復賜者額金帶及織金文綺帛鈔遷東莞增城三縣降民三萬四千四百餘于泗州屯田趙庸既平羣盜俘其首鍾王者至京遂班師

十六年癸亥九月命鄧鎮爲征南將軍臨江侯陳鏞濟寧侯顧敬爲左右副將軍率兵討龍泉等縣山寇時廣東海賊作亂剽掠旁近由是江西永新龍泉山民互相煽動結聚徒黨自稱順天王勢甚猖獗江西都指揮同

知戴宗率兵勦捕不克至是命鎮等將兵往討十月詔授武定軍民府女知府商勝誥曰朝廷政治遐邇弗殊德在安民宜從舊俗惟爾黔中之地官皆世襲間有婦承夫位者民亦信服焉前武定府土官法叔之妻商勝質雖柔淑志尚剛貞萬里來歸誠可嘉尚是用錫之以衣冠表之以顯爵仍撫其民以尊聲教可特授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知府爾其小心事上保境安民以稱朕一視同仁之意於是并賜勝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部兵討捕猺寇多樹功績臣欲令

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嘉忠之子振堅之
子永通爲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
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戍瘴癘之患民
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十七年甲子龍泉諸山寇悉平閏十月象州土吏覃仁
用言其父景安故元時嘗任本州巡檢有兵猹二百人
今皆爲民請收集爲軍 上不許因諭之曰兵猹既爲
民矣國家之兵豈少此二百人朕嘗下令凡故元時士
卒隸民籍者不許相告豈可以爾之一言格朝廷之令
乎

十八年乙丑正月慶遠府東蘭州蠻寇韋富撓作亂廣
西都司發兵討平之富撓之先自唐宋以來據有東蘭
西蘭二州儂智高反時竄匿山谷迄故元富撓之父晏
勇仍據東蘭至洪武十二年富撓遣家人韋錢保詣闕
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爲己物朝廷
初不知因以錢保爲東蘭知州既而錢保徵歛暴急山
民不服遂從富撓作亂官軍討之擒其黨韋公煥始言
錢保冒襲之故於是執錢保除官代之乃定四月柳州
府馬平縣王籌孔性善言溪洞猺獞恃險竊發殺掠吏
民及官軍討補則退入深谷操强弓注毒矢潛守隘且

卒不能獲兇頑自恣爲患益深乞於賊出没之地立寨
置兵扼其襟喉斷其出路彼猶穴中之鼠技窮食盡可
以盡勦然此雖賊畜豈無良心昔陳景來爲知縣猺獞
皆應差役厥後長吏撫字乖方始復反側誠得良吏示
以恩信諭以禍福彼雖兇頑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
命吏部凡臨溪洞郡縣擇守令撫輯之思州諸蠻洞作
亂命信公湯和爲征虜將軍江夏侯周德興爲副從楚
王楨討之蠻寇出没不常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
乃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民雜耕使不復疑久之計擒
渠魁餘黨悉潰留兵鎮之九月洞蠻吳面兒等復寇古

州命楚王楨率湯和等進勦勑曰楚王尚幼未能練達
軍務故遣湯和來總宿衛之兵以壯中軍凡軍旅之事
聊自裁決然後啓王知之十月和等兵至古州分遣將
士討上黄諸洞誘擒吳面兒送京師誅之諸洞悉平俘
獲四萬餘人楚王還國和等仍駐兵撫輯其民
十九年巨津州土蠻阿奴照叛襲刼石門營千戶浦泉
戰死指揮李榮等討之賊敗走追獲斬首
二十年六月廣西潯州知府沈信言府境連柳象梧潯
等州山谿險峻猺賊出没不常近者廣西叅議湯敬爲
大亭老鼠羅碌山生猺所殺官軍討之賊乃登陟巖崖

扳緣樹木捷如猿猱追襲不及若又駐兵則瘴癘時發
兵多疾疫又難追取及至兵退則復出爲患臣以爲平
南二縣舊附徭民皆便習弓弩慣歴險阻若選少壯千
餘人免其差徭給與軍器衣裝俾各團村寨置烽火與
趣檢司民兵相爲聲援協同捕逐可以拒之　上曰蠻
夷梗化彼習使然使守土之官加意招徠自然向化何
用殺戮若其無事但當謹防使不爲患苟爲患不已發
兵致討何須團寨自困民力
二十一年四月廣西都司言各處洞猺占耕内地嘯聚
劫奪居民被擾調兵收捕即遯匿巖谷兵退復肆跳梁

請於秋成之時統率所部會永道諸衛官軍屯駐賊境
扼其要害收其所種穀粟彼無糧食勢必自窮乘機擒
戮可絶後患從之九月越州土酋阿資與囉雄州營長
發束等叛命沐英會傅友德將兵討敗之阿資者土官
海龍子也越州夷言爲苦麻部元末海龍居之部屬倶
羅羅種王師征南時英駐兵其地之湯池山招諭來降
即以爲知州尋叛英討擒之徙遼東至蓋州死資繼其
職益桀驁梗化至是叛詔公進兵過平夷以其山勢峭
險寨爾龍海宜築堡駐兵屯守以捍侵軼遂遷山民往
居早上村畱千戶劉成等領兵千人樹柵置堡其地遏
之斬其營主湳巴清資遁去
二十二年正月傅友德等復擊走阿資土官普旦來降
時阿資既敗退屯普安倚崖壁爲寨友德以精兵壓之
蠻衆皆緣壁攀崖墮死者不可勝數生擒千三百餘人
阿資遁還越州二月湖廣安福千戶夏得忠誘九溪洞
蠻作亂、詔東川侯胡海普定侯陳桓靖寧侯葉昇討
之海等駐兵賊境昇獨潛兵出賊後掩襲遂擒得忠送
京師斬之傅友德進平牛場叛蠻沐英遣都督甯正從
友德擊阿資於越州敗之斬其黨火頭弄宗等五十餘
人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初阿資之遁也揚言曰國家

有萬軍之勇而我地有萬山之險豈能盡滅我輩英乃
請置越州馬隆二衛扼其衝要又分兵追捕至是勢窮
遂降捷至命諸將分屯近地諭曰西南蠻夷盤據山川
高廣無際草木叢密毒氣薰蒸兵入易生疾疚所以功
多不就今大勢已定然諸蠻易動生亂大軍一回彼復
嘯聚跳梁再舉爲難且還軍分據要地一以休息士卒
一以鎭定夷情凡七月友德以疾召還諸將皆還十二
月通政司經歴楊大用諭思倫發服罪獻首逆者
二十三年正月蜀王奏西番蠻人作亂燒里厓關都督
瞿能等兵萬二千人從凉公藍玉往大渡河邀擊之蠻

州山賊夏三連結諸洞蠻作亂胡海等兵三萬三千人
討平之斬三千七百級獲萬三千餘擒夏三俘其黨三
千五百餘人二月涼公猷捷梟土官副使觀著俘男女
數千人并克散毛洞擒酋剌惹覃大旺等萬餘人分兵
破諸小寨殺獲又數千人施南土官覃大勝作亂擒斬
之其地悉平廣東都指揮使馬驥等擒龍川賊蘇文山
等械送至京磔於市脅從者宥之　四月藍玉奏散毛
鎮南大旺施南等洞蠻人叛服不常黔江施州雖有衛
兵相去懸遠緩急卒難應援今散毛地方大水田與諸
蠻洞相連宜置千戸所守禦至是命千戸十山等領酉

陽土兵一千五百人置所於大水田鎮之五月己酉播
州貴州宣慰使司并所屬宣撫司官各遣其子來朝請
入太學上諭國子監官善為訓教俾有成述庶不負遠
人慕學之心

二十四年五月指揮同知花茂收集沿海民兵茂在廣
州嘗勦平陽春等縣叛賊及清遠英德翁源博羅東莞
增城龍川興寧歸善南海香山諸縣及海南雷州等處
山寨猺蠻至是倭賊來寇因上言廣州地方若東莞香
山等縣逋逃蛋戸附居海島遇官軍則稱捕魚遇番賊
則同為寇不時出沒劫掠人民殊難管轄請徙其人為
兵庶革前患又奏添設瀕海依山碉石神電等二十四
衛所城池收集海民隱料無籍等軍守禦仍於要害山
口海汊立堡撥軍屯守　詔皆從之尋命安陸侯吳傑
永定侯張銓等訓練廣州等衛所官軍以備茂仍出兵
盡平潭源諸峒西山猺人盤窮腸為暴擣其巢設立猺
首統領猺甲河源縣民黃士柯作亂劫掠鄉村田多荒
蕪知縣鄧文張奏除荒田糧米五十九百七十四石流
者復業民皆安之瓊州黎自　國初歸附以來土酋主
郡主兵長子孫盡發為民以峒官之至是悍首漸肆崖
州多簡及千家村會同麻白等處偽千戸蔡斌安定光

螺木文昌白延等先後作亂花茂率諸將皆討平之茂
尋卒贈官子英仍任守臣上言通番之弊　詔嚴飭凡
將違禁物貨私自下海潛往外國賣買巡海官軍不用
心設法擒拿以致誘賊擅入內地因而被殺者全家解
京重治罪十一月阿資復叛都督僉事何福為平羌將
軍征之兵至越州官軍進攻連捷俘獲甚衆會淫雨不
止山水汎溢阿資援絕與其衆降何福擇曠地置柵以處
其衆

二十五年正月何福討雲南都勻所部諸蠻克之誅叛
酋安輯其民進兵征五開等處洞蠻福又遣人奏故宣

慰使靄翠妻奢香亦禁鶩不聽請并討　上以非稔惡不許三月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叛　上命藍玉總兵討之復以玉在甘肅道遠命都督聶緯權總兵徐司馬為左副瞿能為右副率所部及陝西步騎征之俟玉至緯與司馬等皆為之副能等兵至柏興州月魯帖木兒欲遁去恐我追之乃遣人請降諸將皆曰此必詐也宜乘勢擊之能不聽斂兵以待遣使馳報賊果逸去追之不及玉至軍中勑曰瞿能等朕委以討賊乃失機敗事當寘諸法姑宥俾立功自贖彼月魯帖木兒等皆無父無君詭詐萬狀方大軍入境遽信其降斂兵以待

為其所玩此又遣人到京往來之間則彼之塞柵已修糧餉已足孳畜之類已收精銳之兵已選於戰則難圖決勝非愚而何即令彼寨中逃出者不論多寡盡拘收之切莫縱還彼黨與最兇頑者一楊把事及達達千戶二人速宜捕執賊若遣使羈之勿令復去來降密為之防月魯帖木兒亂魁必擒之而後已其柏興州賈哈喇境內摩挲等部須除其兇渠然後宥其餘衆俾耕牧以供賦稅七月能進討至雙狼寨攻破之擒偽千戶段太平等其衆大潰詳三十一年　十月魯帖木兒遁去能督兵追捕攻破諸寨先後俘殺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遁入栢興州九月雲南會川土官知府王春作亂指揮僉事俞輔等擊降之先是月魯帖木兒叛沐英遣輔將兵攻討至金沙江卒遇蠻寇擊破之聞春已陷會川千戶劉成戰死輔遂引兵趨會川分擊迷易等處獲其黨三千餘人春敗走追至金沙江勒兵搜捕春結陣以待縱兵擊之春復敗走始遣人納降十一月藍玉兵次栢興州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送京師其衆皆降玉因奏四川之境地曠山險控扼西番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下羣臣議行之玉又奏四川軍士少請籍民丁為兵長河河

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特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上報曰籍民為軍甚不可其民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況兇渠已殄人知順命雖獷悍者漸革其習成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銳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不可行令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令回衛爾即回京玉遂班師能亦還成都十二月都督僉事楊春討靖州綏寧蠻寇楊晟禮平之晟禮自洪武十八年拒命不供賦稅至是春督兵進攻斬蠻人數百俘男女千人其黨遁散

二十六年十一月戶部奏貴州宣慰司水東所統異種蠻民言語不通雖承納租賦而近年逋負益多逃走傍境無從徵納沐春亦言水西土官靄翠所納稅糧八萬石連年遞減至二萬石尚不能供 上曰蠻夷之人其性無常不可以中國治之但羈縻之足矣其貢賦之逋負者悉免徵逃徙者招諭復業

二十七年十一月阿資復叛西平侯沐春都督何福等討之營於越州城北都指揮李得徐毅分道四面急攻又別遣指揮何琪俞輔領壯士伏於岐路以兵挑戰蠻寇悉衆以出伏兵四起縱擊大敗之阿資復脫走

二十八年正月沐春何福等討阿資平之初阿資遁去時曲靖土軍千戶阿保張麟所守之地與越州相接其部屬多與之貿易春使人陰結阿保等令覘知阿資所在於其經行之地多列守堡絕其糧道阿資困急禍潛引兵屯赤窩鋪遣百戶張忠等擣其寨擒阿資斬之俘餘黨越州遂平十二月詔都督府榜諭龍州土官趙宗壽等先二十一年九月土官趙貼堅卒無子其任宗壽襲爲土官知州已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居龍州貼堅妻黃氏有二女其一爲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妻而茂納其一爲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而貼堅妻猶持土官印與指圖泰專權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閣者趙觀海等亦肆侮宗壽宗壽乃與其把事等以計取土官印上封章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於是貼堅妻惶懼使人告宗壽擄掠又與圓泰謀劫茂妾并其奴俾徙太平州及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又欲并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實從下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 上詔宗壽勿問止議貼堅妻與圓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俱釋之至是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遂詔都督府榜論如茂果存送至京師贖罪如復違令大軍討捕罪在不赦茂果死宗壽親率大小頭

目至京具陳其由四月廣西復言宗壽拒命不出又言奉議南丹等處蠻人梗化 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齎勅往諭宗壽不從命五月詔發湖廣江西衛所馬步官軍六萬餘及諸衛達達官軍各齎三月糧期以秋初俱赴廣西從大軍進征龍州奉議等處四川宋農茶洞蠻賊田大蟲作亂都司發軍征勦賊走寶靖指揮楊錦率兵與寶靖民兵追擊斬大蟲等二百餘人七月廣西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等縣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僞梁王韋召僞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時盛暑官軍多病瘴 詔命觀還軍廣西八月左都督楊文佩

征南將軍印韓觀都督僉事宋晟爲左右副將軍劉眞爲參將率京衛軍三萬人至廣西會各處軍馬討趙宗壽及奉議南丹向武等州叛蠻遣禮部尚書任亨泰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宗壽之故命其王陳日焜輸米二萬石諭楊文調南寧衛兵千人江陰侯吳高領之柳川衛兵千人安樂侯吳傑領之皆令從征（先是尚等以事獲罪故俾征討建功以自贖）唐鐸還京言宗壽伏罪來朝乞罷兵勿征詔楊文移兵奉議等處仍命鐸至軍參議軍事九月宗壽偕耆民儂里等六十九人來朝謝罪貢方物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等進兵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

山賊擒賊首康節孫等斬之十月楊文等駐師奉議州之東南分兵追捕賊黨且遣人招降脅從者賊皆憑險自守文屢攻破之賊衆潰散韓觀等分兵追討都康向武諸州縣破其吏吾遵花大藤峽等寨斬賊首黃世鐵并其黨一萬八千三百六十餘人蠻寇遂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山川形勢置奉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等處守禦千戶所設官軍鎮守雲南都指揮同知王俊至廣南築城建衛土官儂貞佑疑不自安因結羣蠻據山寨拒守俊遣人招之不服輒伏兵劫掠覘視官軍進退俊乃與將佐謀曰貞佑小醜敢拒命者與諸寨

羣蠻互爲聲援故也今彼大寨憑險固守故各寨恃之以爲官軍不敢近兵法曰善攻者敵不知所守宜出不意亟取之彼各自救不暇貞佑必擒矣乃遣指揮同知歐慶等分兵攻各寨自將取貞佑又以兵扼間道絕其救援于是諸寨悉破賊衆潰散貞佑窮蹙就擒械送京師因命慶署衛事鎮守

二十九年征虜前將軍指揮僉事胡冕率兵至郴桂征勦山寇分遣指揮僉事宋晨等討平廣東潭源諸洞及廣西平川雲益之地凡斬馘數千人生擒賊首呂法子等八人械送京師、上以法子等罪不可宥命戮於市

胡冕宋晨等雖有平蠻之功縱殺太過戒諭之顧成擊水西蠻功最著古州蠻林寬作亂（詳貴州一則）死事者龍里千戶吳得鎮撫井孚蒙贈郵平茶千戶紀達善戰蒙賞其思倫發竟爲幹孟所逐（詳麓川一則）

三十年正月沔縣吏高福興及土民田九成等偕李普治謀亂縣教授王璞告于漢中衛衛遣兵捕普治獲之九成等率餘賊入沔後河及天門聚衆千餘人陝蜀間番民因之作亂福興兵次陽平關賊黨大集有何如順者號天王突出迎戰官軍爲其所敗賊遂引衆入略陽焚縣治殺知縣吾昻執教諭呂銑復燒徽州治殺學正

顏叔彬詔征西將軍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之
勑秦王尚炳練兵備不虞仍諭炳文英曰四川陝西兩
界相接之地自定天下以來番漢頑民多潛遁山谷間
不供征徭不懼法度近高福興等并山賊作亂爾等討
之大軍既至其良善者招諭付所司編管爲軍餘不順
化者必平之方可班師山深道險難以騎戰如軍中有
馬宜發還都司牧養止留二三千可也應有機務條列
以聞四月平羌將軍都指揮齊讓討古州叛蠻來降者
多留之軍中　上諭曰爾招諭蠻民降者留寘營中此
豈兵家受降處置之法凡營壘曲折兵馬動靜彼豈不

知一旦背叛必有倉卒不測此事切當愼之昔元時洞
蠻作亂調三省軍馬征之蠻人詐降厚以金帛賂其平
章及左右之人平章遂推誠不疑其詐賊廼乘其無備
夜入營生擒平章以去衆皆不知又闍而奴之以爲戲
笑此覆轍可鑒自今降者當詢其山川地里人口錢糧
預爲籌畫然後散其部曲收其器械庶幾不墮其詐易
于勦滅爾其愼之尋以逗遛無功命楊文佩征虜前將
軍印韓觀副之往代清平衛奏黔陽辰溪等處蠻民相
扇爲亂勑楚王楨討之九月炳文等進兵沔縣追都指
揮同知吳旺俞瑱等領兵分道並入福興奔竄無所遂
就擒并獲其黨汪伯功等悉誅之宥脅從者爲軍凡四
千餘人十一月命都督僉事徐凱指揮使黃中孫禧將
兵討叛酋賈哈剌諭曰賞罰刑信行軍之要賈哈剌雖
小賊初負罪逋誅以倫之輩士有能斬首獻者賞白金
五百兩斬一從賊者賞鈔五錠爾等師往必申明
此令
三十年二月楊文等奏平古州林寬何壽并俘獲
其十萬等處洞蠻三千餘人雖潰入山谷者未盡勦絕近
軍士多病乞分往近地辰沅等處就糧操練以俟秋成
進取餘寇　上以餘寇多脅從不必窮追詔文等還京

徐凱等平上木瓦寨執叛酋賈哈剌送京誅之賈哈剌
應變寨也初吾師克建昌授以指揮俾領其部落後
與月魯帖木兒叛走據上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
王師大渡江旅得叢箐間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
至輒自上投石遂爲所扼不得進及是凱等至斷其汲
道賊之寇不得水窮促乃督將士力攻寇不能支遂就
擒思倫亦得還麓川西南皆平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二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三

朱國禎輯

諸夷朝貢

洪武元年十二月遣符寶郎偰斯奉　璽書賜高麗國
王王顓尚寶鄉副使劉迪簡賫詔往諭安南沒於南寧
漢陽知府易濟代大略言東南征討已定遂平西北萬
里肅清復我中國帝王舊疆臣民推戴𠩄　皇帝位建
元洪武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四夷君長未報故特遣
使斯泛海至高麗風順一日而至國人皆驚報于王顓
自率兵來迎稱臣接詔拜舞奉歸國其年大旱忽霖雨

人以爲瑞濟自欽州抵安南迎接如儀時皆未賫賞賜
使臣諭意𠩄行國留以　上命止之且曰以爾順逆爲
度非封國𠩄用兵此特先試耳皆謝曰世世伏事中國
是皆以次入貢請封禮部先定冊封禮儀號從前王議
況　皇帝創業非常敢不倍加恭順以永平安之福于
從新授使臣往賜一品服與王用平禮王稱臣其下皆
稱陪臣者　祖訓以二國首先歸附子孫不得用兵征
代後安南篡弑作逆用大兵終淪化外朝鮮恭順永爲
外藩各自有紀

二年二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使臣虎都蠻貢虎象
方物先已遣吳用顏宗魯楊載等使占城爪哇日本等
國至是其貢使適至賜璽書曰今年二月四日虎都蠻
奉虎象來獻朕已具悉然都蠻未至我使已在途矣朕
之遣使正欲報知暴者我中國爲胡人竊據百年遂使
夷狄布滿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是以起兵討之垂
二十年芟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方安恐四夷未知故
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甚嘉
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段紗羅四十疋專人送使
者歸且諭王以正果能奉若天道使占城之人安于生
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實監臨之王其勉圖

勿怠虎都蠻及從者亦賫文綺紗有差賜爪哇國王璽
書略同惟云使者已行聞王國人捏只某丁前奉使于
元還至福建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父離本土必
深懷念今復遣人送還五月諭吐蕃詔曰昔我帝王以
道德治中國民用和睦推及四夷莫不安靜向者胡人
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興憤比
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分爭生靈塗炭朕乃
命將率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爲天下主國號大明建
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臣黎庶惟爾吐蕃未𠩄歸命
自外生成上違天道後悔無及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

郎許允德往招諭之九月定蕃王朝禮禮官攷殷湯之
時氐羌遠夷來享來王太戊之時重譯來朝者七十六
國周武王克商大會諸侯及四夷作王會圖周禮秋官
象胥氏掌夷貊戎狄之國使而諭說焉漢設典客及譯
官令丞以領四夷朝貢及設典屬國及九譯令武帝元
鼎六年夜郎入朝自後外夷朝貢不絕甘露元年呼韓
邪單于來朝三年呼韓邪單于稽居獮來朝並見于甘
泉宮治平元年四夷來朝領於大鴻臚四年匈奴單于
朝正月引見于白虎殿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
苑蒲萄宮順帝永和元年倭奴王來朝皆有燕享賜予

之制唐設主客郎中掌諸蕃來朝接待之事有四曰迎
勞曰儐見曰蕃王奉見曰燕蕃國王其儀爲詳貞觀三
年東蠻酋長謝元深等及突利可汗來朝皆宴饗以樂
之宋朝奉貢者四十餘國皆止遣使蕃王未嘗親入朝
朝見之禮載禮書者與唐畧同元太祖五年畏吾兒國
王奕都護來朝世祖至元元年勅高麗國王禃令修世
見之禮六月禃來朝上都其蕃國年朝俟正旦聖節大
朝會之日行禮今定其儀凡蕃王來朝至龍江驛驛官
具報應天府府報中書省及禮部禮部以聞遣侍儀通
贊舍人二員接伴遣應天知府至館以賓主接見東西

序其宴次第送入會同館禮部尚書奉旨館中宴勞相
見及宴享如龍江驛明日中書省奏知命官詣館如前
宴勞蕃王及其從官其服於天界寺習儀三日朝見賜
宴謹身殿朝皇太子賜宴文華殿十二月遣翰林院編
修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詔諭安南占城國王詔曰
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遂承正統今年三月海內諸
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
稱臣合于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
貢言安南以兵侵擾朕觀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
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爲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

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
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
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爲天下主
治亂持危理所當行合遣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
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
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
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
福于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聽命罷兵（後復仁等還朝辭其所餽黃金沈香象牙之物上嘉之加賜使臣黃秀龍遣還）遣中書省管勾甘桓會同館副
使路景賢齎詔占城國至阿答阿者爲王詔曰咨爾占城

國王阿答阿者素處海邦定居南服惟爾祖父世篤忠
貞嚮慕中華恪守臣職朕今混一四海撫馭萬方欲率
土之咸寧嘗馳書以往報惟爾能畏天命尊中國卽遣
使稱臣來貢方物思法前王之訓以安一境之民睠茲
忠誠良可嘉尚是用遣官賫印封爾爲占城國王於戲
居中撫外朕方一視同仁保境安民爾當愼終如始永
爲藩輔以勉令名今賜洪武三年大統曆一本及織金
文綺紗羅四十疋復賜民間檢用曆本當勞其使蒲且
麻都文綺羅一疋仍賜以冠帶其從者皆有賜賚
三年正月庚子遣使往安南高麗占城祀其國山川至

期丶上齋戒親爲祝文是日臨朝授使者香幣香一
金盒幣一丶文綺幡二道隨其方色祝版 上自署勅書
給白金二十五兩具祭物使者人賜白金十兩及衣物
而遣之仍命各國圖其山川及摹錄其碑碣圖籍附使
者還所至諸國皆勒石紀其事畧曰朕賴天地祖宗眷
祐位于臣民之上郊廟社稷以及嶽鎭海瀆之祭罔敢
不恭邇者占城安南高麗遣使奉表稱臣巳封其王其
國境內山川悉歸職方考之古與天子望祭雖不親臨
然未聞有遣使至祭于其境者朕思普天之下咸仰大
平之治故其牲幣遣使徃告古城安南高麗山川俾其

國王世保境土使風雨以時年穀豐登民庶得以寧靜
庶昭朕一視同仁之意是用刻石以垂永久三月遣萊
州府同知趙秩詔諭日本安南
四年五月魏國公旣破王保保分鄧愈招諭吐蕃先一
年吐蕃入寇洮河衞正擊大破之窺伺未巳然震慴不
敢動魏公曰先撫諭以兵無勿克者遂命愈駐洮州吐
蕃院使馬梅遣管不失結等來降貢馬及方物至是偕
字羅罕等來朝復貢馬及鐵甲刀箭丶詔以梅爲和州
指揮僉事字羅罕爲正千戶管不失結爲百戶及其部
屬以下各賜襲衣命僧克新等三人往西番仍圖山川

地形以歸陝西行省土番宣慰使何鎖南普等以元所
授金銀牌印宣勑及鎭西武靖王卜卜納剌亦以土番諸
部來降（以上皆三年事）七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答班
爪卜農來朝奉表言安南侵其土境表用金葉長一尺
餘闊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曰大 明皇
帝登大寶位撫有四海如 天地覆載日月照臨阿答阿
者譬草木耳欽蒙遣使以金印封爲國王感戴欣悅萬
萬恆情惟是安南用兵侵擾疆域殺掠官吏伏願 皇
帝垂慈賜以兵器樂器樂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聲敎
所被輸貢之地自然不敢欺凌丶上感其意及答班爪

十農陞辭命中書移咨國王云占城安南既皆臣事朝廷同奉正朔而乃擅自構兵毒害生靈既失事上之禮又乖交隣之道已咨安南國王即日罷兵本國亦宜各保疆土所請兵器于王何惜但以占城安南互相爭奪而朝廷獨賜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器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夷之異難以發遣若爾國有習中國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赴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舶貨物皆免征以示懷柔之意浡泥國王馬合謨沙遣其臣亦思麻逸表箋貢方物先是 上命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

都事沈秩使其國至是其王遣使隨秩等入貢有鶴頂生玳瑁孔雀梅花龍腦米腦糠腦西洋白布及降香黃蠟等物表用金箋用銀皆刻番書字體彷彿回鶻賜其國王織金文綺紗羅及其使者綺帛有差浡泥在西南大海中所統一十四州闍婆屬國也去闍婆四十五日程產名香異物國王以金佩刀吉日八布遺敬之等辭不受遣佛麻國故民捏右倫持詔往諭其國并諭雲南八番烏撒等蠻又遣工部主事王伯彥往河州賜山後七驛世襲土官勞哥等文綺銀椀九月三佛齊國王馬哈刺孔八刺𠆩遣其臣王的力馬罕亦里牙思奉金表

來朝貢黑熊火雞孔雀五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茲布等物先是 遣趙秩等使其國告以即位建元平定朔漠之意至是 秩還其國使隨入貢賜賚日本遣使朝貢

上御奉天門諭省府臺臣曰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于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居之地民窮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敝中土載諸史冊為後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

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卿等當記所言知朕此意十一月眞臘國巴山王忽兒那遣其臣奈亦吉郎等進表貢方物賀明年正旦賜賚十二月暹羅斛國王參烈昭毘牙遣其臣奈思俚儕刺識悉替等來朝進金葉表貢馴象六足龜及方物并賀明年正旦使還皆加賜賚 上諭大都督府臣曰朕以海道可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近聞福建興化衛指揮李興李春私遣人出海行賈則濱海軍衛豈無如彼所為者乎苟不禁戒則人皆惑利而陷於刑憲矣爾其遣人諭止嚴為之禁犯者論如律

五年正月瑣里國王卜納的遣其臣撒馬牙撩嘉兒斡的亦剌㧗八兒山奉金葉表貢馬一匹紅撒哈剌一連紅八者藍布四疋紅番布二疋覩米里布四疋白苾布四疋珠子項串一副并繪其土地山川以獻前三年六月遣塔帖木兒持詔諭其國始與俱來　上謂中書省臣曰瑣里世稱遠番涉海而來難計年月其朝貢無論疏數厚往薄來可也賜之加厚侍制王褘諭雲南還羅斛國遣其臣寶財賦等奉表貢黑熊白猴蘇木胡椒及丁香等物遣楊載諭琉球國曰朕既即位詔諭外夷使者所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南東遠

處海島未及遣報茲特諭爾知之瓜哇國王昔里八達剌蒲遣其臣八的占必等從常使胡克敬來朝上金葉表貢方物納元所授宣勑三道占城國王遣其臣陽寶摩訶入的弗祿等來貢方物琉球國中王察度遣弟泰期等奉表貢方物賜如占城以後皆有賜土番略烏斯藏貢物鄧愈討大破之、

六年正月置西寧衛初大軍取關陜元甘肅行省右丞朶兒只失結在青海來朝進馬　上賜以文綺令還招其舊部曲朶兒只班等不從遁遁只失結自率所部二千餘人還西寧遣弟脊答等赴京言其抗命之狀及宋國公馮勝西征遂以所部從行勝命只失結同指揮徐景追襲朶兒只班獲其金銀印及軍士馬駝甚衆遣其弟答麻送京至是立西寧衛令只失結爲指揮僉事烏思藏帕木竹巴灌頂國師章陽沙伽監藏遣酋長鎖南藏卜以佛像金字書舍利來貢詔置佛寺賜使者文綺襲衣二月置烏思藏朶甘衛指揮使司宣慰司二元帥府招討司四萬戶府十三千戶所四以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爲指揮同知副使元帥招討萬戶等官九十六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先是遣員外郎許允德使吐蕃令族酋長舉故官至京

授職至是喃加巴藏卜以所舉故元國公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來朝貢乞授職名省臺臣言來朝者宜與官職未來者宜勿與之　上曰吾以誠心待人彼若不誠曲在彼矣況此人萬里來朝若俟再請豈不負遠人歸嚮之心遂皆授職名賜衣帽鈔錠仍遣詔諭朶甘烏思藏等處曰我國家受天明命統馭萬方恩撫善良威武不服凡在幅員之內咸推一視之仁近者攝帝師喃加巴藏卜以所舉烏思藏朶甘思地面故元國公司徒各宣慰司招討司元帥府萬戶千戶等官自遠來朝陳請職名以安各族朕嘉其誠達天命慕義來庭宜從所請以

綏遠人以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爲熾盛佛寶國師給賜
玉印南哥思丹八亦監藏等朶甘烏思藏武衛諸司等
官鎭撫軍民皆給印自今爲官者務遵朝廷之法撫按
一方爲僧者務敦化導之誠率民爲善以共樂太平初
玉人造賜喃加巴藏卜印既成以進 上觀其玉未美
亟命工易之其制獸鈕塗金銀印池仍加賜綵段表裏
二十疋未幾辭歸命河州衛鎭撫韓加里麻等持勑同
至西番招諭未附土酋（後元帝師之爾項南監藏乞名號玉印不許）自是番
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王闡化王正覺大乘法王如
來大寶法王者俱賜印誥令比歲或間歲朝貢置洮州

常陽十八族等處千戶所六百戶所九各族都管十七
俱以故元舊官爲之海買回回以番香阿剌吉爲獻阿
剌吉者華言薔薇露也謂此香可以療人心疾及調粉
爲婦人容飾 上曰中國藥物可療疾者甚多此特爲
容飾之資徒啟奢靡却不受置西平衛以故元來降知
院撒爾禮拜爲指揮僉事洮州三副使阿都兒等以出
獵聚衆約故元岐王朶兒只班駐大通山黑子城入寇
河蘭二州西寧衛千戶所者公孫哥等擊之斬其知院
滿答立等百餘人千戶倫達力戰死寇遂散去九月占
城國遣使上言安南以兵侵本國仗天朝威武敗之境

上謹使告捷 上諭省臣曰外國各守境土其來久矣
前年安南表言占城犯境今占城復稱安南擾邊二國
皆事朝廷未審彼此曲直其遣人往諭各宜罷兵息民
毋相侵擾仍賜文綺及其使者遣還十一月田儼等使
緬國不至而還緬國在雲南之西南與八百國占城接
境謂之緬甸元時最強盛隴川平緬皆服屬之 上聞
其嘗通貢于元因遣儼與程斗南張禕錢允恭齎詔往
使儼等至安南值占城以兵相攻道阻不通留二年餘
不得進有詔召還惟儼至餘皆道卒暹羅斛國王參烈
寶毘牙嗯哩哆囉祿遣其臣柰眼璽哆囉等上表謝恩

貢方物其使臣亦自有獻 上命却其使臣所貢者國
王女兄參烈思穆貢方物于中宮 詔却之後再進再
却十二月三佛齊國王怛麻來沙那阿者遣其臣入舜
足翰來進金表二賀明年正旦幷貢方物
七年三月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貢方物自言國
本令其同祭思里儕剌悉議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
猪洋遭風壞舟漂至海南達本處官司收獲漂餘蘇木
棒香兜羅綿等物來獻省臣以奏 上怪其無表狀既
言舟覆而方物乃存疑必番商也命却之 詔中書禮
部曰古者東國諸侯于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九州之外番邦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不過表誠敬而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番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欲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安南西洋瑣里爪哇浡泥三佛齊暹羅斛真臘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頻勞費大甚朕所不欲今遵古典而行不必頻數其移文使諸國知之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自西番朵甘烏思藏使還賜冠帶羅衣及襪五月西域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遣其府尉麻答兒千戶剌衛嘉來朝貢鎧甲刀劍等物撒里畏兀兒者韃靼別部也其地廣袤千里去甘肅一千五百里

東抵罕東西抵天可里北邇瓜州沙南界吐番尼無城郭以氈帳為廬舍產多駝馬牛羊至是來朝貢詔遣使賜卜煙帖木兒織金文綺四疋麻答兒等羅衣二襲仍命召其酋長立為四部給銅印曰阿端曰阿真曰苦先曰帖里詔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陞河州衛指揮使韋正為都指揮使總轄河州朵甘烏思藏三衛陞朵甘烏思藏二衛為行都指揮司以朵甘衛指揮同知瑣南兀即爾管招兀即兒為都指揮同知詔諭之曰爾西番各族部屬聞我聲教委身納款已嘗頒賞授職建立武衛俾安軍民邇使者還言各官公勤乃職軍民樂業

朕甚嘉焉尚慮彼地廣民稠不立重鎮治之何以宣布恩威茲立西安行都指揮使司于河州其朵甘烏思藏亦陞為行都指揮使司頒授銀印仍賜各官衣物其餘來朝者皆封為灌頂國師玉印獅紐詔曰佛教興于西土善因溥及華夷雖無律以繩頑惟仁心而是則邇來西番入貢有僧公哥堅藏等深通奧典篤志堅修雖曰遐聞特加爾號統治僧徒教中稱首於戲寂寞山房儕青燈而侶影跏趺磐石對皓月以忘情隨緣于錫杖芒鞋安分于草衣木食廣施妙利方契善符毋忽初西番兆日之地舊有造葡萄酒戶三百五十家至是其酋長

勘卜監藏等以所造酒來獻　上謂中書省臣曰飲食衣服貴乎有常非常有而求之者則必有無窮之害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于途勞民甚矣豈宜効之且朕素性不喜飲況中國自有秫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七月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等奉表貢馬方物　上皇太子箋貢方物如之十一月暹羅斛國王世子蘇門邦王昭祿群膺遣其臣昭悉里直上箋于　皇太子千秋方物禮部以聞　上命引　使朝東宮獻之十二月烏盛佛寶國師喃加巴藏卜及朵甘行都指揮同知鎖南兀

卽爾等遣使來朝奏舉土官賞竺監藏等五十六人詔
增置朶甘思宣慰司及招討司招討司六曰朶甘思
曰朶甘隴荅曰朶甘丹曰朶甘滄塘曰朶甘川曰磨記
勒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千
戶所十七改故元倫卜卒日四族達魯花赤爲都管朶
甘捕盜司爲巡檢司以賞竺監藏等七人爲朶甘都指
揮司同知南哥思丹八赤監藏等七人爲烏思藏都指
揮同知星吉監藏等十一人爲朶甘宣慰使川禰藏卜
等八人爲朶思等六招討司官管者藏卜等五人爲沙
兒可等萬戶府萬戶管卜兒監等十八人爲朶甘思等

十七千戶所千戶速令一人爲倫卜卒日四族都管
監藏令占等三人爲朶甘巡檢司巡檢遣員外許允德
齎詔及誥印往賜之來使哈石監藏等賜衣衾帽靴遣
還賞竺監藏誥文曰朕受天明命君主華夷凡諸設施
務在安民凡四夷之長有能撫其衆而悅天心者莫不
因其慕義與之爵賞以福斯民曩者西番效順爲置烏
思藏行都司指揮使司以官其長使綏鎭一方安輯衆
庶今復遣使修貢請官朕如其請特以賞竺監藏等爲
某官爾其恪修藏職毋怠
八年五月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馬初　上以西番素
產馬其所用貨錢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之至者益少
至是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
善加撫循以通互市馬稍來集率厚其値償之成又宣
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相率詣闕謝恩而山後歸德等
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矣九月丙戌三佛齊國王
僧伽烈宇蘭遣其臣談蒙馬哈麻等從招諭拂菻國朝
使普剌等來朝表貢方物十月暹羅斛國遣其臣婆坤
岡信奉表入貢昭璮哆羅副之舟至占城遇風相失昭
璮哆囉以八月至京先進所貢方物至是婆坤岡信至
上其所進金葉表文十一月暹羅斛國舊明臺王世子

昭勑羅局遣使奈晷嵛進金葉表文貢方物
九年四月刑部侍郎李浩先往琉球市馬至是歸得四
十匹硫黃千斤國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從來朝表謝貢
方物賜賚浩言其國俗市易不重紈綺但貴磁器鐵釜
等物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用之九月暹羅斛國王遣其
子昭祿群膺奉金葉表貢象及象牙胡椒蘇木之屬已
而　上命禮部員外郞王恒齎詔及印綬往賜以中書
省宣使蔡時敏爲之副且詔諭之十二月爪哇國王八
達那巴務遣其臣八智巫沙等上金葉表貢馬及白鹿
孔雀犀角之屬

十年四月　命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副將軍討吐番先是吐番所部川藏邀殺使者鞏哥鎖南等故命愈等討之師分三道進覆其巢追至崑崙山斬首甚衆獲馬牛羊十餘萬遂遣京州等衛將士分戍碾北等處而還曲先衛指揮沙剌殺故元安南王卜烟帖木兒其子板咱失里殺沙剌以報父讎後板咱失里復爲沙剌部將所殺遣使立三佛齊國王麻那者巫里

十一年四月闍婆國王麼那陀南遣其臣淡圖把來朝貢苾布油紅布香荳蔻等物湓亨國王麻哈剌惹答饒遣其臣淡岡麻都等奉金表貢番奴六人胡椒二千斤蘇木四千斤及檀乳腦諸香藥百花國王剌丁剌者遣其臣八智亞壇等奉金表貢白鹿紅猴龜筒玳瑁孔雀鸚鵡哇哇倒掛及胡椒香臘等物湓亨即彭亨

十二年正月洮州千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癭嗉子烏都兒及阿卜商等叛據納鄰七站之地命征西將軍沐英移兵討之二月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岷州等處督軍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遁去我軍追擊獲土官阿昌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等領兵守之勅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月令諸將已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即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事速宜成山西之軍即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再勅李文忠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敗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其一以一守洮州岷州守禦士卒不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遣還甚合朕意西凉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勢無至再三勅平羌將軍丁玉曰松潘僻居萬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爲寇擾我邊民命爾討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即運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盡得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宜高城深池擇士卒勇驚者守納都疊溪之路其青州驛道無阻遏者聽其出沒不守可也凡來降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先還四川䢿有調遣朶甘都指揮同知賞竺監藏灌頂國師答力麻巴剌遣使奏舉西番故官十六人爲宣慰招討等

官從之八月陝西都司械送番酋二十八人釋之發戍海南陝西都指揮使司奏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即擒獲大軍還後恐乘間出沒爲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即乘機勦除　上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動且以騎兵驍勇者就各衛操練有警即出乃爲全策勅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朶耳只巴部下來降備言朶耳只巴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由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爾等宜愼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

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宜按兵固守伺隙然後擊之既番寇來攻英大敗之生擒三副使等俘斬數萬人馬二萬牛羊槖駝二十萬九月占城國王阿答阿者遣其臣陽須文旦進表及象馬方物中書臣不以時奏內臣因出外見其使者以聞　上亟召見歎曰壅蔽之害乃至此哉因勅責省臣曰朕居中國撫輯四夷彼至誠來貢者吾以禮待今占城既至爾宜以時告禮進其使顧乃泛然若罔聞知宰相輔天子出納帝命懷柔四夷者固當如是耶丞相胡惟庸汪廣洋等皆叩頭謝罪詔釋爪哇使臣還其國先是爪哇東番王勿陀勞網

結遣使蘇阿那西番王勿勞波務遣阿烈占壁等俱奉表貢方物以其失辭留之至是遣之十月賜占城國王阿答阿者大統曆銷金文綺紗羅衣服等物暹羅斛國來貢是年僧宗泐等使西域別錄徐至塞外遇一老僧泐遂詣日明天子命往西天竟經去此幾何日頭自行不到母往孤自勞耳爲我致書天子愼毋發也泐受之歸見其遊所以　上發覩乃即位時水陸齋手書表文也紙墨如故　上異之乃止先是李文忠言洮州衛餽運艱難非便、上勅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來要地若棄之不守數年後必復爲患糧餉粗有首蓄并所獲牛羊分給將士可支二年阿卜商之遁必走黑章咱之地就彼索之可得癭嗉子不問匿于何所必擒

送而後已至是皆俘至京斬之

十三年正月　勅文忠等曰大白見東方順行西征大利宜順天時追擊番寇尋召文忠還二月故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將爲邊患命沐英討之英師至靈州遣候騎偵知脫火赤等兵次亦集乃路率師渡黃河經寧夏歷賀蘭山涉流沙凡七日夜至其境去穹廬五十里分軍四道銜枚而進合圍之擒脫大赤等盡獲其部曲以歸四月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襲虜故元柳城王等二十二人兵一千三百餘馬二千餘并符印來上英復請督兵略地開答梅里之路以通商旅賜璽書聽便宜行

戒以慎謀毋忽番酋紅隄塔族酋長亦上藏卜等來朝
別酋占巖獻馬三十匹暹羅斛國貢方物六月濮英兵
至西石峪獲故元省哥失里妻　部下阿哈撒等八
十餘人占城使還賜文綺鈔帛璽書諭曰今年九月十
八日爾國使至爲朕上壽萬里遠道非王意誠豈能應
期若此然覽表辭乃知復與安南交兵水戰勿利朕嘗
戒爾兩國毋深搆仇讐以安生民今一勝一負終無休
息果何爲哉十月丁丑爪哇國王八達那巴那遣其臣
阿烈彝烈時奉金葉表入貢使還詔諭曰爾僻居海島
頃嘗遣使中國雖云修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禮待前

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嘉其慕義遣使
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奈何設爲奸計誘使者而殺之
豈爾恃險遠敢肆侮如是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
母妻子之戀夷夏則一朕推此心特令歸國爾當省過
自修毋蹈前愆干怒中國則可長守富貴其或不然自
貽伊咎悔將無及先是西域僧板的達同其徒古麻辣
室哩等十二人自中印度來朝命遊五臺山凡六年還
京師居鍾山佛寺既而板的達死古麻辣室哩等乞歸
西域　上勑禮部曰昔板的達來時觀其貌端潔戒
行嚴慎朕甚嘉之及居中國甚久吾中國僧俗亦重其

善行板的達死而古麻辣室哩等篤奉遺教敬如存日
可謂不背其師者矣今乞歸本國且欲以所歷中國風
土人物諭其國王使王不出戶庭坐知中國之盛其意
良善特賜僧號曰孝淨戒師俾西還凡經歷諸國及諸
酋長或問僧何來所歷者幾僧必具言使彼知之且彼
來時朕嘗詢其所歷之地聞其景物多異朕亦喜焉況
彼聞吾中國之大者乎爾禮部備錄朕諭俾僧持歸仍
令所至諸國及諸酋長遇僧至宜善送之
十五年正月爪哇國遣僧阿烈阿兒等奉金表貢黑奴
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顆胡椒七萬五千斤二月琉球

國中山王察度遣其弟泰期及其臣亞蘭匏等奉表貢
馬二千匹硫黃二千斤賞賚并遣尚佩監奉御路謙送
其使者歸國
十六年正月賜琉球國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金
文綺帛紗羅凡七十二疋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尼
芝之時國中三王爭雄長相攻擊使者歸言其故於是
遣其使亞蘭匏等還國勑諭曰王能體天育民行事大
之禮自朕即位以來歲遣人朝貢朕嘉王至誠命尚佩
監奉御路謙報王如禮不期王復遣使來謝今令內使
監丞梁民同路謙齎符頒賜王印區區海中一國互爭

不已𤻆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其罷戰息民務修爾德則國用永安并諭二王咸叩首從命二月諭松州衛指揮僉事耿忠曰西番之民歸附已久而未嘗責其貢賦聞其地多馬宜計其地之多寡出賦如三千戶則三十戶共出一馬四千戶則四十戶共之定爲土賦庶使其知尊君親上奉事朝廷之禮召回回珀珀至京賜以衣靴珀珀明天文之學寓居鄞縣有以其名聞者故召之四月　上以海外諸國進貢信使往來不實中國人亦有假而索賄者乃命禮部置勘合文簿給發俾有憑信稽考以杜奸詐但遇入貢者文

俱於各所經布政司比對勘合相同然後發遣於是給來朝者凡五十九國所貢方物表式歲期回答賞賜并正副使廩給宴賜禮儀互市各以國大小隆殺著爲定式定西番貢數闡化等王每貢百人多不過百五十人法王貢僧徒十人凡嗣封賜誥袈裟僧帽數珠鈴杵以大慈恩寺剌麻僧二人充正副使長河等番僧三歲一貢或歲一貢貢三十人多不過五十人小者四五人至京餘留塞上取道黎雅洮三州

十七年五月命涼州衛指揮使宋晟等討西番叛酋兵至亦集乃路擒故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伯都剌赤平章阿來等及部屬一萬八千七百餘人

二十年七月行人唐政等先使海南諸國至是還眞臘遣使貢象五十九隻香六萬斤暹羅貢胡椒一萬斤蘇木十萬斤其臣坤思利濟剌試職替等獻翠羽香物餘十二國皆有獻

二十一年四月禮部主事高惟善自長河西原魚通寧遠等處還上言臣聞安邊在乎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既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碉門黎雅西接長河西原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等處漢民往往

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於盤陀仁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率衆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起乘勢侵凌黎雅昂嘉等州洪武十年始臨碉門土酋歸附設巖州雜道二長官司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攝蓋無統制之司恣其猖獗因襲弊套故也近而已附者如此遠而未附者何由服之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化而先附遠者畏威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思藏朶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

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之保障蜀亦永
無西顧之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
務貿販碉門烏茶蜀之所有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
嚴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餘
椅角招徠易馬收稅四事甚具從之詔更四川天全六
番招討司爲武職令戍守邊界控制西番仍命景川侯
曹震閱其士馬部伍之數蜀王椿奏西番蠻人作亂燒
里崖關遣都指揮瞿能等從涼國公藍玉討之
二十三年玉擊破西番獻捷并奏蠻人攻圍大渡千戶
所亦討平之梟土官副使觀着俘其男女數千人

二十四年九月遣主事寬徹御史唐政使西域賜書諭
別失八里王黑的兒火者曰朕觀天下有國者莫知其
幾雖限山隔海風俗殊異然好惡之情血氣之類未嘗
異也皇天一視同仁使巨細諸物殊方異類之民咸躋
仁壽有土者無論遠近小大順天事太以保國安民皇
天鑒之亦克昌焉朕膺天命以主黔黎凡亂雄擅聲教
違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撫存之是以華夏奠安惟元
臣蠻子哈剌章等尙師殘兵于近塞生釁遣兵征討勢
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及部屬悉來降
附其間有稱自撒馬罕等處來貿易者凡數百人遣使

送歸本國今又三年矣使者歸爾別失八里王遣使來
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命使不絕
豈不保國于攸久乎特遣使嘉勞其悉朕意
二十五年四月藍玉率蘭州諸衞將士追逃寇祁者孫
遂征西番罕東之地五月玉欲縱兵深入將佐多言西
虜貧困已久卒聞大軍必鳥獸散去我衆雖多無所施
莫若緩之遣將招諭宣　上威德令彼以馬來獻因撫
其部落全師而歸玉不從遣都督宋晟等率兵徇阿眞
川土酋哈昝等懼遁去又襲逃寇祁者孫弗及既而有
詔命玉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玉又欲深入番地取

道松潘以達建昌會霖雨積旬河水泛急玉悉驅將士
渡河麾下知非　上意多相率逃亡玉不得已乃由隴
右抵建昌五月尙膳太監聶還等至河州市馬召必里
諸番族以勅諭之諸族皆感恩爭出馬以獻於是得馬
萬三百四十餘匹以茶二十餘萬斤給之諸酋大悅遣
遣使入奏命以馬分給河南山西陝西衞所騎士
二十六年二月遣使往西涼緣邊諸番頒給金銅信符
勅諭各族部落曰往者朝廷或有所需於爾必以茶貨
酬之未嘗暴有徵也近聞邊將無狀多假朝命擅索爾
等使不獲寧居今特製金銅信符族頒一符遇有使者

徵發比對相令始許承命否者械至京師罪之西寧番
僧三剌貢馬先是三剌為書招降罕東諸部又創佛剎
於碾白南川以居其衆至是始來朝因請護持及寺額
上賜名曰瞿曇寺勅曰自有佛以來見佛者無不瞻仰
雖兇戾頑劣者亦為之敬信化惡為善佛之願力有如
是耶今番僧三剌生居西土踵佛之道廣結人緣輯金
帛以創佛剎比者來朝京師朕嘉其向善慕義之誠特
賜勅護持諸人不許擾害聽其自在修行違者罪之仍
分立僧綱司以其主僧為都綱

二十七年九月撒馬兒罕駙馬帖木兒遣酋長迭力必

失等奉表來朝貢馬二百匹表曰恭惟　大明皇帝膺
運為兆億主光明廣大照若天鏡無有遠近咸照臨之
臣僻在萬里外恭聞　聖德超越萬古自古所無之福
皇帝皆有之所未服之國皆服之遠方絕域昏暗之地
皆清明之今又特命施恩遠國凡商賈之人來中國者
使觀覽都邑城池富貴雄壯如出幽隱之中忽覩天日
站驛相通道路無塞欽仰聖心如照世之杯使臣心中
豁然國中部落惟知歡舞感戴臣無以報德惟仰天祝
頌　聖壽福祿如天地遠大永永無極照世杯者其國
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

二十八年十一月遣內使趙達宋福等使暹羅斛國祭
其故王賜嗣王蘇門邦綺幣勅諭曰朕即位以來命使
出疆周于四維歷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聲聞于耳
者三十一風殊俗異大國十有八小國百四十九較之
于今暹羅最近邇者使至知爾先王已逝嗣位有人臣
民歡懌特遣人加禮勅至承受用光前烈

二十九年二月陝西行都指揮僉事張豫言今迤西所
統邊衛人地錯雜供給儲糧惟籍內地轉運況各衛軍
士多由罪謫既有壯丁代役而老幼尚同在營轉食如
將此輩聽于黃河以南直抵陝西以北地腹州縣寄籍

屯種每歲供給正軍俟三年後與土著軍戶一體輸租
應役若軍戶有缺就于幼丁內選壯者補役為便又言
各衛軍士年七十以上并老疾無可代者若留在伍虛
費糧賞宜令回鄉依親其因罪戍守者則令罷役在營
自給所缺之伍別處調補　上並從其言惟老病無親
依者令送至京養贍

三十年禮部奏諸番國使臣客旅不通　上曰洪武初
海外諸番與中國往來使臣不絕商賈便之近者安南
占城真臘暹羅爪哇大琉球三佛齊渤尼彭亨百花蘇
門答剌西洋邪哈剌等凡三十國以胡惟庸謀亂三佛

齊乃生間諜紿我使臣至彼生國王聞知其事戒飭三
佛齊禮送還朝是後使臣商旅阻絕諸國王之意遂爾
不通惟安南占城眞臘暹羅大琉球自入貢以來至今
益虔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我中國受學爲另
舍怡廩給冬夏衣服歸卽爲其國丞相凡諸番國使臣來者皆以禮待不
薄但未知諸國之心若何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
齊中途阻之聞三佛齊係爪哇統屬爾禮部備述朕意
移文暹羅國王令遣人轉達爪哇知之於是禮部咨暹
羅王曰自有天地以來卽有君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
四夷之禮從古皆然我朝混一之初海外諸番莫不來
庭豈意胡惟庸造逆通三佛齊乃生間諜紿我信使肆
行巧詐彼豈不知大琉球王與其宰臣皆遣子弟入中
國受學　皇上賜寒暑之衣有疾則命醫胗之　皇上
之心仁義兼盡　皇上一以仁義待諸番國何三佛齊
諸國背大恩失君臣之禮據有一撮之土欲與中國抗
衡倘　皇上震怒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越海問罪如覆
手耳何不思之甚乎　皇上嘗曰安南占城眞臘暹羅
大琉球皆修臣職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
勇者能徙義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持奸于國中可
謂不畏禍者爾暹羅國王猶守臣節　皇上所知可轉
達爪哇俾其以大義告于三佛齊原係統屬其言必信
或能改過從善則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初
徹寬爲黑的兒火者拘留副使二人得還復遣使諭曰
朕卽位以來四方諸國商人入我中華互市邊上未嘗
阻絕朕復勑吾吏民不得恃強欺謾番商皆獲厚利向
者撒麻兒罕商人有在漠北者吾大將北征執歸朕命
居中國互市後知其故俱遣還本國其君長感恩入貢
因遣寬徹等出使通好撫以恩信爾反拘吾使者豈禮
也哉近年回回入邊者留之待寬徹歸然後遣還及回
[illegible]有父母妻子朕憐其至情不待徹歸卽與放回是
用再遣使齎書往諭使知朝廷恩意毋使道路閉塞自
啟兵端　勑都督府曰古帝王必嚴夷夏之辨蓋戎狄
貪而無厭苟不制之必生邊患今朶甘烏思藏長河一
帶番戎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所謂貿遷有無者也邇
因私茶出境馬入互市者少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
而彼玩侮之心漸生卽移文蜀府長史啟王發都司官
軍于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西番關口巡察朕豈
爲利哉制馭夷狄不得不然也遣駙馬都尉謝達諭蜀
王椿曰秦蜀之茶自邊出番五千餘里彼不可一日無
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盛于宋前

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我朝家権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等殺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何以坐制遠夷巡察不嚴邊吏之罪無得輕恕 勅兵部曰巴茶易馬又有定禁奸人私販且假朝廷爲名擅科馬匹以致番人悖信故遣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以傳朕命今各番領牌爲符契以絕奸欺尚恐邊衛將士巡訪不嚴致有私漏不可不懲于是兵部具禁約事宜諭川陜守邊衛所仍遣僧官着藏卜等往番中諭之私販既盛皆倚勢橫暴所在不勝其擾韓藩闇大吏皆畏威奉順時四

月晨事方急駙馬都尉歐陽倫適有事陜西令布政使司移所屬起車數十輛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驅迫有司至蘭縣河橋巡檢司捶辱其吏吏不能堪以其事聞 上大怒以布政官不言并倫賜死保等皆坐誅茶貨没入以河橋吏不避權貴遣使賫勅嘉勞之尋李景隆還自西番用茶五十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上諭兵部臣曰古人謂君國之富數馬以對今統一寰宇欲安中國制四夷豈可不重馬哉守邊諸將初皆精勇久定之後人各怠慢但務理財罔知備禦如甘肅西凉守將宋晟莊德張文傑等嘗征討邊夷多獲馬疋牧於塞上又以所虜胡人爲家奴待如親屬諸將曾不思凡征討所得資畜皆出軍士之力一旦家奴變生皆群牧而掠去損國威隳軍實禍且不測夫邊將初意不過借此理財究其流弊或至亡財此果智者所爲乎爾兵部其以此事諭知自今各邊守將不得以胡人爲奴所畜馬或千百疋或四五十疋不得私鬻若欲財用則入馬于官官給其直俟朝廷出師征討悉以所畜馬分給騎士師還之日損者償其直馬少不願鬻者聽此外惟驛傳及太僕寺馬乃得買餘皆不許

三十一年三月 上謂禮臣曰今天下一統四夷諸番皆以時朝貢至如烏思藏西天八剌國去中國極遠亦三年一朝惟打煎爐長河西土酋外附月魯帖木兒賈哈剌不臣中國發兵討之固不爲難然鋒刃之下死者必衆宜遣人諭其酋長若聽命來朝一以恩待不悛則發兵三十萬聲罪致討于是禮部檄打煎爐長河西酋長曰人無貴賤無夷夏凡有血氣莫不畏死好生畏禍好福然與其畏之孰若避之與其好之孰若求之我
皇上受天明命東征西伐不勞餘力四海豪傑頓首歸心已三十年至如遠者莫若烏思藏西天尼八剌國亦

三年一朝不敢後時其故何哉正以君臣之分不可不謹事上之心不可不誠征伐之師不可不懼也是以朝覲之日錫之以金帛勞之以宴禮比其還國則一國之人同榮之今邇打煎爐長河西土酋染月魯帖木兒買哈剌之汚不朝久矣豈避禍求福之道耶夫堂堂天朝視爾土酋大海一粟伐之取之盡戮其人猶如燎毛然而姑容不爾較者天地好生之心也今遣使諭爾酋長其思君臣大義以時來朝則福汝生汝獲利為無窮其或不悛大將將三十萬人爾境問爾罪爾其審哉于是悉來朝貢

朱國禎謹輯

北兵

洪武三十一年閏五月乙酉　太祖高皇帝崩即夕小斂次日頒遺詔辛卯　皇太孫即皇帝位葬　孝陵改明年爲建文元年諸王各臨其國悉皆　太祖臨沒時所囑者燕王請入朝會葬則山陵事已畢發符止之時已行至淮安慟哭而去雖以朝命爲重而遽葬拒絕親王上下疑惑諸王皆憤憤燕尤甚　建文待諸父甚厚賜賚不可勝計與燕尤密遣問往來用家人禮惟周王

而下形蹟嫌疑口語籍籍心憂之與齊泰黃子澄密謀泰以燕王勇鷙將兵有威名欲先去之則他藩自懾子澄以周王素多過失且燕之母弟去周則燕勢孤可圖乃命李景隆襲執周王下燕議其罪巽辭以答　建文惻然將赦之二人持不可廢爲庶人遷之雲南未幾代王桂湘王柏齊王榑岷王楩皆得罪柏闔宮自焚死執榑囚之京師楩降爲庶人流漳州勢且及燕　王居喪憂悒成疾　建文念之謂事莫若且止二人鬭之密語曰縣官婦人之仁吾輩既受重托當以斷濟之明日共入言曰周王既獲所當慮者惟燕王曩因出塞有功威名日盛不如併去之使失令不圖後悔無及　建文猶豫未決而遣人陰刺王府事無所得復諭二人曰彼罪狀無跡可尋何以發之對曰欲加之罪寧患無辭今書意晉救周王指以連謀人誰不信曰朕在位未久連去數王何以掩天下公議莫如開懷待之使得相安子澄曰爲大事者不顧小信况　太祖常注意陛下幾失大位非二三臣寮力爭則固已爲所有陛下安得至今日哉形跡已露勢難中止又其病久未愈正天與之時先人者制人不容因循也　建文曰燕王勇智絕人且善用兵雖病恐卒難圖宜更審之泰曰今邊報北虜有聲

息但以防邊爲名發軍戍開平其護衛精銳悉調出塞去其羽翼無能爲矣不于此時取之更何所待建文深以爲然乃以侍郎張昺掌北平布政司謝貴爲都指揮使察燕動靜時天下全盛　建文寬仁人心愛戴四民樂業道不拾遺精兵百萬放戈歸馬方孝孺以文學飾太平雖謀燕日急直易視之謂一隅地使護衛分調後疲卒不過千餘旦夕可擒天下可長無事而京師變異頗多有程濟者上書明年北方兵起以妖言下獄殊不以爲意也

建文元年三月命都督宋忠集邊兵三萬屯開平燕護

衛精銳俱選隸麾下又召燕胡騎指揮關童等入京師
都督徐觀練兵臨清都督耿瓛練兵山海關密勑貴
嚴爲之備都御史景清使北平覘變尋召還四月　高
皇帝小祥　文皇率世子兄弟三人入朝　文皇行皇
道不拜被劾不問尋辭還二郡王從歸世子及三郡王
亦得歸北平僉事湯宗上變言按察使陳瑛布政曹昱
等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逮至京瑛安置廣西六月燕山
護衛百戶倪諒告燕官較于諒周鐸等陰事逮至皆戮
之有詔誚讓燕王王佯狂稱疾而護衛百戶鄧庸以奏
事至京下獄訊之庸具言燕將舉兵狀齊泰等即遣使

往逮燕府官屬密令貴昺圖燕約燕府長史葛誠指揮
盧振爲內應于是都指揮張信及司吏奈亨李友直密
以其謀輸燕貴昺兵圍逼王城王與僧道衍等定計令
張玉等集勇士八百人以待七月四日壬申召貴昺付
以所逮官僚二人入伏兵擒斬之并殺都指揮彭二盡
奪九門次日癸酉誓師告以不得已起兵之意（是日颶雨四起人咫尺不相見少焉東方雲開露青天僅尺許有光燭地洞徹上下將士皆喜以爲得天之應云）都指
揮俞瑱走居庸關馬宣走薊州王上書自白稱臣稱陛
下遵　祖訓訓兵俟密命討奸臣宋忠率兵至關知事
不濟退保懷來留俞瑱守居庸甲戌通州指揮房勝等

以城降丙子攻拔薊州擒馬宣遵化密雲皆降己卯破
居庸瑱走懷來依宋忠忠戰敗與瑱皆被殺餘衆悉降
丙戌永平守將趙彝等以城降庚寅都督劉真陳亨都
指揮卜萬引大寧兵出松亭關將攻遵化壬辰聞燕兵
至退守關門爲燕所間亨真執卜萬下獄籍其家　建
文帝書諭諸王削燕屬籍詔諭天下長興侯耿炳文方
鎮遼東賜璽書拜征虜大將軍駙馬都尉李堅都督甯
忠左右副將軍會兵攻北平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都指揮盛庸潘忠楊松顧成徐凱李文曜平安等各率
偏師步騎數十萬並進檄山東河南山西合給軍餉置

平燕布政司于真定刑部尚書暴昭掌司事編修程濟
往軍中贊畫濟先爲教諭上言北有急兵以某月某日
起繫獄至是果驗陞秩用之諭誡北征將士曰昔蕭氏
舉兵攻淮南令其下曰一門之内自極兵威不仁之極
朕所不忍今爾將士與燕王對壘務體此意無使朕負
殺叔父名　上（此後稱　上不稱王從其重也）由是輕騎出入陣中
無所畏南將相顧不敢發一矢然大陣混戰時矢石交
下如八駿皆被傷獨不及　上又殆天意也八月十二
日己酉炳文領三十萬駐真定徐凱兵十萬駐河間潘
忠楊松營鄚州先鋒九千人據雄縣忠松爲殿十五日

壬子 上帥師至涿州渡白溝河夜半至雄縣圍其城黎明破之殲其軍獲馬八千匹十六日忠松來援令譚淵領兵千餘渡月漾橋伏水中各取茭草一束蒙其頭通鼻息又命數人伏路側望忠等接戰舉砲水中伏兵皆起據橋忠果至戰敗急趨橋不得渡夾擊生擒忠松急趨鄭州盡獲其人馬明日回軍白溝河諜問道襲炳文適炳文小將張保來降言炳文兵先至者十三萬半營滹沱河南半營河北遂紿保馬歸言雄縣敗狀搖其軍俾過河合兵一舉盡取之二十五日辛酉至無極縣次日進兵未至真定二十里擒其樵採問之言炳文惟

備西北其東南無備 上率三騎入其運糧軍中擒二人問之知炳文合營北岸由西門直抵西山 上率輕騎數十繞城西擊破二營時炳文出送客及覺奔回急趨橋燕軍斫斷橋索炳文幾被擒有一人登城大罵相拒二百餘步 上引滿射之應弦而斃城中大驚炳文出戰諸將張玉等奮擊 上以奇兵擣其背循城夾攻炳文大敗急奔入城軍爭門路藉死者甚衆李堅爲騎士薛祿刺墜馬擒之甯忠顧成等皆被執斬首三萬餘級獲馬二萬餘匹進圍真定城二日不下去之南兵既敗徵炳文還以李景隆爲大將軍督師北上召遼王植

寧王權還京寧王不至削其護衛九月戊辰朔江陰侯吳高都督耿瓛以遼東兵圍永平李景隆至德州會兵五十萬進營河間 上曰李九江紈袴之子寡謀而驕矜色厲而中餒忌刻而自用況未嘗習兵見戰陣而輒以五十萬付之是自坑也漢高祖大度知人善任使英雄爲用不過能將十萬九江何等才而能將五十萬趙括之敗可待矣復詢景隆軍中事 上笑曰兵法有五敗景隆皆蹈之爲將政令不修紀律不整上下異心衆生離志一也今北地蚤寒南卒裘褐不足披冒霜雪手足皸瘃甚者墮指又士無贏糧馬無宿藁二也不量險

易深入趨利三也貪而不治智信不足氣盈而愎仁勇俱失威令不行三軍易撓四也部曲諠譁金鼓無節好諛喜佞專任小人五也九江五敗悉備保無能爲然吾在此聲勢重彼內怯必不敢至今須往援永平彼知我出必來攻城回師擊之堅城在前大軍在後必成擒矣諸將或以爲疑 上曰城中之衆以戰則不足以守則有餘且世子能推誠任人足辦禦敵若全軍在城祇自示弱彼得專攻非策之善兵出在外奇變隨用內外犄角破敵必矣吾出非專爲永平直欲誘九江來就擒耳吳高懦不能戰聞我來必走是我一舉解永平圍而彼

九江也丙戌師行諸將猶請守蘆溝橋 上以天寒水涸隨處可渡守一橋何足拒敵誘之猶恐不至世子坐堅城以待決勝在此舉矣壬辰吳高聞兵至走山海關追擊破之議攻大寧諸將咸曰取道松亭關關險且有守兵難猝下 上曰今從劉家口趨大寧不數日可達拔大寧守關將士家屬皆在城中撫而招之不降則潰北平守備完固勑世子堅壁勿與戰還師擊之如拉朽耳遂行十月二日戊戌至劉家口命鄭寧領勁卒卷旗登山潛出其後斷走路攻破之遂渡關壬寅抵大寧城中出不意大駭閉門拒守 上引數騎繞城至西南隅

城忽崩應勇士先登克之殺守將朱鑑獲都指揮房寬撫其衆頃刻而定陳亨劉眞等在松亭關遣家奴往報聞皆無恙亨來降劉眞走廣寧 上入城寧王出見執手慟哭告以舉兵之故求爲申雪仍以三衛歸之因密結其將士爲用時李景隆直抵北平築壘九門別將攻通州世子嚴守募勇士縋城斫營營中驚擾自蹂踐死者甚衆景隆攻麗正門幾拔城中婦女並乘城擲瓦石景隆令不嚴驟退都督瞿能與二子殺入彰義門後軍不繼勒兵以待景隆[illegible]止之城中汲水灌城天寒冰結不可攻矣甲寅 上拔大寧之衆及寧王回軍乙

卯至會州始五軍各有正副以大寧之衆分隸之丁巳入松亭關十一月四日庚午至孤山訊景隆軍鄭村壩我邏騎至白河還言流澌不可渡又聞景隆列陣河西是日大雪初霽 上默禱曰天若助予則河冰合夜起營曉至河上冰已堅應軍畢渡時景隆遣都督陳暉領萬騎來哨行道相左暉覘知我軍已過來追 上率精兵破之餘衆奔渡河冰忽解溺死甚衆時景隆馭軍嚴刻士卒晝夜立風雪中不得息餓及墮指者衆率不能執兵壬申 上列陣而前連破其七營諸軍繼之大戰自午至酉 上益張奇兵左右衝擊大破之斬及降者

皆數萬日暝收軍回營其夜景隆棄輜重南奔獲馬二萬時九門兵圍城者猶固守不退癸酉 上進兵城中兵亦出合勢破其四營餘望風奔潰所獲兵資器仗不可勝計乙亥 上還北平休士馬復上書于朝甲申大賚將士十二月丁酉朔行問吳高削爵徙廣西楊文獨守遼東 上移檄天下以復父讐爲言誅李景隆駐德州會兵來春入寇議征大同誘之乙卯出師庚申降廣昌[illegible]

建文二年正月丙寅朔 上至蔚州獲指揮[illegible]李誠號天李[illegible]釋之令爲間若被囚得脫者城中不疑攻之[illegible]以布囊容

上自敵臺推下與賊卒飛砲擲入守將王忠李遠等以
城降二月十二丁未韃靼國公趙脫列干司徒趙灰驎
帖木兒來歸癸丑諜胡寇將侵邊諭可汗坤帖木耳并
兗剌王猛哥帖木兒等禍厲皆退走師攻大同景隆引
兵出紫荊關來救、　上由居庸回京收景隆所棄器械
埋其凍死戰士癸亥景隆上書請息兵答書諭責之乙
丑祭南北陣亡將士親製文勒石三月丙寅朔大閱江
南武臣被黜來歸者皆復職四月丙申朔李景隆軍德
州郭英吳傑等軍真定合謀北向庚子禡出兵禦之壬
寅次武清南軍漸逼期白溝河會戰進駐固安待之乙
卯申諭將士渡王馬河營蘇家橋是夜大雨平地水深
三尺浸及臥榻　上坐胡牀達旦兵端有火光如毬擊
燁燁相下上金鐵錚錚作聲弓弦皆鳴已未　上復以
不得已舉兵之故祝告于天方告有神爵五色飛駐旗
竿之首告畢向西北去　上曰神命之矣率兵由西北
循河而進令百騎于河東震砲日午軍畢渡遇平安伏
萬騎河側、　上曰平安豎子耳往從吾出塞頗識吾用
兵故敢為前鋒今日破之要使心膽俱喪遂以百餘騎
進薄將交鋒遽却以誘安軍動陣亂馳進力戰互勝負
上率數十騎突出其後夾擊大破之斬獲過半執其指

揮何清景隆以全師來戰　上直前薄之陣稍動　上
馳入敵人馬辟易時已晡戰未已敵軍中舉火器時閃
爍有光我師望見明甲輒擊之敵藏火器于地其所謂
一窠蜂搖馬丹著人馬皆穿時夜深各收軍還營　上
親殿後從者惟三騎迷所營處、　上下馬視河流辨東
西知營在上流遂循河稍增至七騎遂營白溝河北胡
騎三百來降為指揮省吉所殺　上切責之庚申渡河
南軍橫亘數十里、　上勒陣開合數四敵疑未敢進命
都指揮丘福將萬騎衝其中堅不動　上率精騎突入
敵軍右掖衆皆披靡乃麾張玉等齊入房寬將右軍陣
動戰失利諸軍戰益急、　上遙見陣後塵起曰敵繞我
後矣以七騎馳趨之遇敵二萬與戰連擊殺數十人敵
稍却須臾復馳入又擊殺數十人互進退如是者凡百
餘合衆請就中軍併力　上曰敵精銳盡在此故吾獨
當之使諸將得以致力于彼若往就我軍彼亦合力形
勢相懸數倍殆難破矣于是復進戰不已敵飛矢如注
上所乘馬凡三易三被創所射矢三服皆盡乃提劍左
右奮擊劍鋒缺折不堪擊稍却敵來逼限以二堤　上
復馳馬趨堤逆之佯以鞭招後敵疑有伏不敢踰堤而
止陳亨徐忠被傷裹創力戰、高煦見事急率精騎數千

至相持未決　上疲甚日午塵能復引衆躍而前大呼
滅燕斬我騎百餘人前趣雋侯兪通淵指揮麾衆復引
兵來赴陣動、上以勁騎繞出敵後突入馳擊與高煦
合遂斬瞿能父子朱能等皆力戰平安敗却于是敵大
陣遂崩奔北之聲如雷追擊通淵與聚皆死會旋風折
其大將旗景隆中軍亦大亂我軍乘風縱火燔其營郭
英等潰而西景隆潰而南委棄器械輜重無筭所賜璽
書斧鉞皆爲我所獲斬首數萬溺死十餘萬追至雄縣
月樣橋殺溺蹂躪死者復數萬橫屍百餘里降者十餘
萬悉放遣之景隆單騎走德州壬戌乘勝攻德州五月

七日辛未景隆遁走濟南拔其城得糧儲百餘萬留陳
旭守之己卯　上進至禹城日晡諸道明旦抵濟南景
隆出戰大破之　上射書城中諭降生員高賢寧作周
公輔成王論射軍中請罷兵參政鐵鉉等固守不下辛
巳堤水灌其城鉉來詐降　上親赴之中伏幾殆奪橋
而歸下令募忠義勇敢之士六月甲午朔南使李得成
來請和七月遣歸報書請去權姦癸未南京召李景隆
還赦不誅以盛庸總兵謀報平安二十萬營單家橋邀
我糧道諭世子命三郡王高燧出兵疑之安遂停軍不
敢出八月十六戊申解濟南圍還北平陳亨戰耕山爲

平安所殺遂棄德州南總兵盛庸至守之吳傑平安守
定州徐凱城滄州十月丙午下令征遼東明日至通州
密語諸將襲滄州覘凱專備青縣長蘆其塼垛兒窩兒
坡數程無水不爲備戊午移軍過直沽一晝夜三百里
敵兩發哨騎皆不相遇明旦至鹽倉食時抵城下敵猶
未覺方築城倉皇不能戰　上麾壯士由東北登立破
之先遣人斷歸路生擒徐凱獲馬九千餘匹　上以所
獲輜重移直沽之舟載還北平自率兵過德州呼盛庸
不敢出　上獨率數十騎爲殿庸遣兵來襲擊破之壬
申至臨淸甲戌移軍館陶輕騎哨至大名焚其糧舟遂

自館陶渡河向東阿東平以引敵軍十二月四日甲午
移次上盛庸亦至東昌其先鋒孫霖營滑口　上命朱
榮劉江襲破之乙卯　上至東昌盛庸背城決戰　上
以精騎衝左掖出陳後復衝中堅大戰爲庸所圍覘西
南陣稍薄躍馬突出得免諸軍爲火器所乘大敗張玉
死于陣失亡數萬人　上還營丙辰旋師　上以騎兵
殿後敵衆來追　上輒射殺之乃不敢逼丁巳至館陶
盛庸飛檄眞定等處水陸邀我歸
三年正月辛酉朔次威縣眞定帥吳傑平安以二萬人
來邀引入伏內盡殪之乙丑次梁州復以三萬人來邀

破之擒其監軍內侍長壽等丙子至北平二月九月戊
戌祭陣亡將士親爲文祝御袍焚之以哭盛庸等師漸
進乙巳出兵己酉駐保定、上會諸將議所向咸請攻
定州 上曰野戰易以成功攻城未可遽拔南軍甚衆
合勢來援勝負難決眞定距德州二百餘里我軍界其
中敵必出迎戰隨所至擊之敗其一軍餘自破膽且百
里之外勢不相及兩陣相對勝敗在呼吸間豈能相顧
遂移軍紫圍八方 上御素紅狨袍忽白如雪色凝爲
龍紋鱗鬣皆具如美女刺繡見者駭異稱賀三月庚申
朔進軍滹沱河夥營當敵衝多爲疑兵誤之辛未與

盛庸至單家橋、上由陳家渡渡河逆之不見遂與眞
定軍合復往渡河者三遇一虎咆哮河側格殺之己卯
覘盛庸軍夾河進師追之未至四十里駐兵辛巳會戰
上先以三騎覘陣見其火器甚盛掠而過敵千騎來追
屢射盡殪乃卻 上以騎兵萬步兵半之攻右掖敵擁
盾自蔽不可入 上預作長積釘鐵于端直前擲之連
貫其盾相牽陣動乘隙攻入之火器皆不得發擣中堅
譟鬪戰死諸將益進 上以勁騎擊其背貫陣中大戰
斬其驍將莊得楚智皂旗張等追暮各斂軍還營、壬
以數十騎逼而綴之被圍明日引馬鳴角穿營而出敵

不敢近壬午復戰 上軍東北敵軍西南自辰達未力
鬪張奇兵往來衝之屢退復進戰疲各坐已起復戰相
持不退忽東北風大起塵埃漲天砂礫擊面軍中昏咫
尺不辨我軍乘風橫擊庸大敗走斬溺各十餘萬庸走
德州庸方恃東昌之捷謂必破北平將士咸攜金銀鈿
器錦繡衣袍曰破北平張筵痛飲至是盡被獲云癸未
報捷世子四單家橋軍不得進甲申 上自往擊破之
吳傑引軍出與盛庸合未至八十里聞敗走還眞定
上料傑恃衆必再出佯散軍士四出取糧誘之傑果來
襲閏三月七日丙申渡滹沱河擊之或言于惡兵家所

忌 上曰機不可失也永深庵騎兵由上流渡下流遂
淺步卒輜重畢渡 上先率三千騎循河西行果遇敵
軍敵退營藁城戊戌交鋒值晚各還營明日吳傑平安
列方陳于西南 上曰方陳四面受敵豈能取勝我以
精騎攻其一隅一隅敗則其餘皆潰乃以兵縻其三面
悉精騎攻東北隅大戰 上循河繞出敵後突入奮擊
矢集 上旗如蝟平安于陣中縛樓遠望 上麾騎銜
之安下樓墜而走幾獲之忽大風起發屋拔樹我師乘
之斬首六萬追至眞定拔下殺及降者無筭送所建旗
回北平諭世子曰善藏之使後世毋忘也己酉掠順德

辛亥至廣平癸丑至大名獲諜者言齊泰黃子澄皆已
竄逐奏書于朝云云南使大理少卿薛嵓賫詔且作宣
諭千餘紙令至軍中密散 上見詔語甚怒嵓匿宣諭
不敢出諸將請殺之不聽送還仍諭以歸謝天子務出
至誠嵓歸見黜五月己丑朔真定兵復擾餉道再遣指
揮武勝奏書被執下獄六月戊午朔 上聞勝下獄怒
遣李遠易南軍甲冑自濟至沛縣焚糧舟數萬艘南將
袁宇來邀擊敗之七月二日己丑襲敗彰德軍癸巳破
尾尖寨丁酉遣劉江還北平備平安安果來襲至平村
離城五十里江出擊大敗之戊戌南千戶張安遺世子

書令歸朝許王燕地世子得書不發并安送軍中 上
歎曰父子至親猶見離間況君臣哉乃囚安等壬寅大
同守將房昭入紫荊關據易州西水寨約期進攻北平
即日班師八月十一丁卯駐完縣命孟善守保定丙子
真定總兵遣將韋諒饋餉房昭 上自邀之諒已入寨
遂圍之命朱榮圍定州九月親赴定州十月丙辰朔真
定諸將花英等以兵援水西寨 上率精騎五千趨還
丁巳與圍寨兵合英等陣峩眉山下 上縱[illegible]
旗出其後敵軍駭亂敗走英等皆就擒房昭韋諒脫走
遂破其寨朱榮亦下定州丙子師還涿州大享軍士已

卯至北平十一月楊文自遼東圍永平命劉江往援大
破之生擒指揮王雄等釋之韃靼阿汗來輸款時 上
用兵已三年所得止永平大寧通薊等諸郡邑其餘旋
得旋棄戰死者甚多南軍分布頗盛將時告捷謂燕出
没勞苦軍少不足慮方大修文事 先朝故將廢棄者
不甚省錄又御內臣甚嚴皆怨望投北告以金陵空虛
乘間疾進我輩爲應必內潰大事可定也 上亦太息
曰頻年用兵何時是了政當臨江一決不復返顧矣十
二月十二日丙寅 上整師南征遊兵攻真定壬午次
蠡縣移營汶河度真定德州皆有兵來覘命李遠以輕

兵前哨
四年正月甲申朔李遠至藁城遇德州裨將葛進乘冰
渡滹沱河擊敗之戊子朱能復敗敵于衡水乙未大軍
由館陶濟河丁酉至東阿皆縣攻拔之戊戌拔東平庚
子拔汶上庚戌降沛縣癸丑至徐州二月甲寅朔諭騎
指揮款台以十二人破敵饟卒三千何福陳暉平安聞
上直趨而南大懼悉其精兵自濟寧來追盛庸次淮安
甲戌誘徐州兵出城擊敗之震懾不敢再出軍行無阻
己卯遣都指揮李譲祭外祖徐王墳三月甲申朔自徐
州進軍宿州壬辰至淝河平安躡我後兵可二十餘萬

餒甚。上親率騎二萬持三日糧夾淝河待之去南軍
百餘里滑逆東岸候大戰集太尼數日不至糧且盡諸
將因請回軍不聽又二日款台往哨去敵軍四十里聞
其更糧。上喜明旦伏兵路左遣三將軍各領百騎逆
之且戰且却引入伏内仍束薪爲囊令接戰棄于地遣
與平安遇安日此遊騎也馳馬來追軍中先棄束薪以
誘衆競取陣亂伏發敵大潰王真戰南岸欻平安以三
千騎駐北岸高坡　上以數十騎當之胡騎指揮火耳
灰持稍當　上前直進我胡騎指揮童信射擒之其麾
下帖木兒來救亦被擒安變服遁去是日釋二人帶刀

侍衛丙午命劉江斷宿州糧道諭清佐之大敗其餉卒
燒舟車無算清尋被圍　上引兵援出之鐵鉉來戰我
軍不利再戰大勝之遂下宿州敵軍欲南遁　上以兵
尾之行止常距十餘里四月癸丑朔綴敵至小河命陳
文于最衝處爲橋渡兵遂分兵守橋丁卯敵軍布陣十
餘里張左右翼緣河而東　上率騎兵與戰敵騎兵敗
走步兵復前爭橋陳文敗之追奔渡河敵後軍來援文
戰沒　上亦幾爲安粟所及安馬蹶勿得前番將王騏
躍馬入陣援　上乃得脫敵衆遂渡橋張武率勇士由
林間突出擊之與　上騎兵合大戰敗之斬首二萬餘

級溺水死者不可勝計屍積于河水爲之不流生擒敵
將丁良朱彬等數十人于是敵軍據橋南我軍據橋北
相持數日敵糧盡軍士采野菜而食　上日彼饑吾與
之抗然彼居南岸便饋餉更一二日後稍集得濟卽未
易破之乃留守橋兵千餘不動而潛移諸軍輜重東行
去敵營三十里夜半渡兵而南繞出敵後敵旦始覺復
整衆相對甲戌大戰齊眉山自午至酉勝負相當各斂
軍還明旦敵收衆遁會大霧逃道旋繞山麓午霧始散
上引兵追襲不十里及之敵大驚深塹自固丙子諸將
以盛夏蒸濕疾疫將作請旋師　上患之令諸將欲渡

河歸者左不欲者右有數人就右餘皆就左　上怒曰
欲歸者任所之乃無敢復言何福引兵來會安平北軍
益懼　上策敵且分兵援糧遣朱榮等輕騎截之作斷
引與漸近福果移兵　上率衆綴之晝撓撫采夜劫營
壘敵衆饑疲乃分兵護糧時　上行師不設營栅休息
聽便軍中甚暇而　上不解甲數日矣丁丑敵移營靈
壁己卯報至平安以兵六萬護糧爲方圍陳負糧者居
中去其營二十里　上分萬人遮援兵而伏馬步數萬
于林間候敵戰疲卽出與接安平侍勇驅兵直前　上
率精騎夾擊之步軍橫貫其陣斷敵爲二大敗之運糧

者皆走何福復出壁來援與安合兵進戰我兵引卻殺傷甚衆高煦引胡騎突陣　上還兵力鬬福等大敗併誠無等福等以餘衆入營堅守　上策其欲遁令諸軍嚴備是夜南將下令期旦日砲三震即出走渡淮就糧辛巳、上命諸軍攻敵壘躬率諸將先登軍士蟻附而上三震砲敵衆誤疑爲己砲急趨門擁塞不得出營、大亂遂破之生擒陳暉平安等三十七人內官四人禮部侍郎陳性善等一百五十員降者悉縱遣之何福遁走是日避東楊文亦敗于直沽五月癸未朔己丑[illegible]泗州守將徐景初壽州千戶劉深以城降遂謁　祖陵　上

痛哭陳不得已起兵之故辛卯盛庸領馬步戰艦列淮之南岸　上軍于北對陣兵欲濟南兵皆震別遣丘福等西行二十里潛濟近敵營突擊破走之庸股戰不能上馬拔之登舟走　上遂渡淮整兵即克盱眙癸巳會諸將議所向時鳳陽淮安皆衝道諸將議不一　上曰鳳陽樓櫓堅完非攻不下且震及　皇陵淮安有重兵未易用力若直取眞揚淮鳳疑懼未暇出兵我震耀江上衆舟決渡京師駭亂必有內應事可立定諸將頓首稱善己亥招諭揚州降之庚子至天長進駐揚州降將王禮等來見諭下高郵通泰諸城且集舟備渡江庚戌

鄒圭至軍中議和慰諭遣還六月癸丑朔集舟至浦子口爲南將盛庸等所敗　上欲且議和北還會高煦引胡騎至大喜遽起披甲仗鉞見之撫其背令努力殊死戰南軍小卻次日　上祀大江之神誓師盛庸駐軍高資港緣江上下二百餘里列舟嚴備乙卯　上渡江近南岸庸整陣以待　上麾軍直進庸軍潰散脫身走陳瑄來援聞敗亦降戊午諸將請徑薄京城　上曰鎭江咽喉之地若城守不下必爲後梗今所獲海舟懸黃旗往來示之其指揮童俊率衆來降庚申駐龍潭辛酉李景隆等至軍中以割地講和請明日遣歸復偕諸王來

議癸亥徐輝祖常昇分道來拒皆潰走甲子下令禁約將士入城不許侵擾南京四出促援兵皆被獲止遣諸王分守各門　上躬書城中諭親王公主避居　孝陵乙丑　上至金川門谷王橞守門望見出迎招兵入城遣千人護周齊二王宫中火起呂皇后死焉建文皇帝遜位

北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已不及分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遂駐營龍江、命告天下慰撫京師軍民有卒守市取民履者立斬之元是京師飛蝗蔽天者旬餘不息至是頓絕中外歡呼壯丁鬧　上入京師皆解散

遠近嘯聚山林者亦皆欽戢　巳巳　上謁　孝陵還
御　奉天殿。卽位詔稱洪武三十五年復周王橚齊王
榑爵　庚午建文中所改易洪武政令條格悉仍舊制
首復殿門諸名　辛未論具舟濟師功陞高郵衛千戶
胡深等二百四十人揚州衛指揮同知陳昭等百二十
五人各一級賜鈔　癸酉陞指揮使丘福等俱都督府
官加賞　七月壬午朔　上郊祀禮畢謂刑部曰朕淸
內難有罪者旣已伏誅無罪者各安職業而內外軍人
展執無罪之人希賞惡不可長速諭止之違者抵罪
丙申　上謂兵部曰朕初舉義旅淸君側之惡罪奸臣

數人而已　將士入城之日市不易肆軍民安堵今爲
衆所推戴　承大統罪人皆已伏誅嘉與萬方同樂至
治比聞在京軍民尤有未喩朕心者謂有復行誅戮之
意轉相扇惑何其愚也吾爲天下君則天下之民皆吾
赤子豈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豈當濫及無罪爾亟
出榜曉諭令各安心樂業勿懷疑懼敢有復妄言惑衆
許諸人告首犯人處死家產給賞告人知而不告與犯
人同罪辛丑　上聞將士以賞典未行有怨語者　勅
諭曰朕舉靖難爾輩多立功勞朕未嘗忘其賞典未行
蓋由所司功狀未上功狀明而後論賞　此豈一日所

能就哉昔中山武寧王從我　太祖高皇帝開拓疆土
混一之功十居其九二年之後賞典方行不聞當時有
一語之怨今纔踰月而爾輩有後時之憾不亦過乎當
戰鬪之際雖遇小捷咸卽論報豈當大定之後乃遂忘
爾哉已勅所司速上功狀爾等所具事蹟務盡詳實或
有謬誤不實許自陳改正毋爲謊妄以速僇尤庶幾公
道明而人心服　上以征討將士久效勤勞命禮部以
太祖高皇帝陞賞條例參酌行之　八月甲子奏定賞
格　奇功領隊將校陞二級指揮賞五十兩綵幣八表
裏鈔六百貫千戶衛鎭撫儀衛正副三十兩綵幣六表

裏鈔五百貫百戶而下次減至旗軍十三兩絹三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二百五十貫　首功領隊將校陞二
級指揮賞二十兩綵幣六表裏鈔四百貫千戶衛鎭撫
儀衛正副銀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百貫百戶以
下次減至總旗十三兩絹三疋布四疋綿花五斤鈔二
百貫　次功領隊指揮賞銀十五兩綵幣四表裏鈔三
百貫千戶衛鎭撫儀衛正副銀一十三兩綵幣三表裏
鈔二百五十貫百戶以下次減至小旗五兩絹二疋布
四疋綿花五斤鈔一百五十貫　巳卯陞賞奉天靖難
諸將丘福爲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

右柱國左都督淇國公祿二千五百石朱能成國公官
號同祿二千二百石張武城陽侯鄭亨武安侯火眞同
安侯顧成鎭遠侯王聰武城侯祿皆千五百石陳珪泰
寧侯孟善保定侯郭亮成安侯祿皆千二百石徐忠永
康侯祿千一百石王忠靖安侯張信隆平侯李遠安平
侯徐祥固安伯徐理武康伯李濬襄城伯張輔信安伯
唐雲新安伯譚淵子忠新寧伯孫巖應城伯房勝富昌
伯趙彝忻城伯陳旭雲陽伯祿皆一千石劉才廣恩伯
祿九百石房寬思恩侯祿八百石號同俱世襲本爵惟
房勝世指揮使劉才世指揮同知以曹國公李景隆尚

書茹瑺都督同知王佐都督僉事陳瑄有默相事機功
景隆增祿一千石通前四千石瑺忠誠伯祿一千石終
身佐順昌伯祿一千石世襲指揮使瑄平江伯祿一千
石世指揮使駙馬都尉王寧不附權勢罹誣陷封永春
侯祿一千石世襲徐增壽而下皆追封贈諡
元年正月丁亥 上諭兵部曰從朕平難將士已論功
陞賞朕念平九門者其功最先且難可再陞一級功小
不在陞例者亦陞一級未及數與未陞者遞陞於是陞
劉江許成譚青董信俱都督同知徐善曹隆馬瑛呂得
昇方敬周長冀瑛王麒俱都督僉事其都指揮而下凡

百有餘人八月朔 上謂侍臣曰朕思 皇考所任
之人建文時爲奸佞所擯斥者多不當罪已勑吏部召
至將復用之今中外官已備無缺空今歸俟命其有老
病不任事者罷歸蓋孝子於親之遺物有不忍棄況人
才乎 賜建昌府同知馮士成等二十二人致仕勑曰
朕念爾等事我 皇考久矣建文中罷黜爲民不當其
罪朕即位之初思任舊人仍召用之而爾等蒼顏皓首
氣力衰邁弗欲重勞以事特賜冠帶俾仍舊職還鄉撫
爾子孫優游暮年且率鄉人子弟於善行斯汝不負朕
命仍命禮部賜道里費 前後敘城守功數次下及婦

人最爲詳密文臣 北平二司及廣平眞定郡守內官
挾錦衣往各省鎭守仍差給事中米亮御史袁綱巡視
蓋一時權宜之制云
朱史氏曰 文皇誅僇之後中外踖踖不安可寧告誡
以慰臣民之心人同此心安則俱安 文皇內顧雖曰
無慚實亦大過過不可悔悔亦無及則有文告而已惟
其心非得已一怒而安天下不惜以數萬人殞之重以
獎掖才賢勵精圖治全不爲一時一身計死者安命不
傷和氣蒼蒼之表亦若嘿亮故能身致太平享國長久
爲千古帝王極奇極變極乖之事大約我 明立國與

漢唐宋遼興彼皆繼暴亂荼毒之後因時制宜銷伏武功亦多疏佚如寒暑晦明之相嬗　太祖重闢乾坤從黑海中捧出日月激射磨盪凡洪纖鬼怪觸必焦犯必碎無復顧惜留未盡者以與　文皇不可以常情論常律拘故胡藍之獄靖除之役非草菅人命直欲申必遂之威必行之志用以懲前儆後也噫聖人豈不欲相安無事共綏福履奈大定之後曲折多艱如河有龍門之峽江有灩澦之堆悉力與爭方度險成滔滔萬里之勢今承平二百餘年中間危疑震撼皆克底定則餘烈所留大運邑而民志定也

開設貴州

永樂十一年二月立貴州承宣布政使司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時有火濟者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有爵土號大鬼主其地西屬靄翠為順元宣慰使即安氏又西通建昌東屬田氏為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　太祖破陳友諒田氏首納欵田氏所據地最遠并容美鎮南桑直各土官皆田氏裔也洪武五年靄翠從貴州宣撫使鄭彥文來朝此時貴州之名始見朝廷為立貴州長官司十三節其地設衛註顧成為指揮使設都指揮使司成為都指揮同知隱然寓開省之意特以雲南未平事若有待者成威名素著與指揮馬燁築城建石門五西南臨河東北浚一池四衛畫地守之城西五里有聖泉山麓湧出消長如潮甃石為池覆以亭池中立一石以觀消長應百刻不爽名用修聖泉碑記龍圖天生水義貴山由泉勝茲咸沸流肇自渾沌年盈潤在頃刻消息同坤乾壁刹變滄久億垓無虧遷帝臺盆漿不神漢壺嶺龍冰翁姑雖貌風露粹灼仙資雲騰潏濟泓川涵涓涓緩鬚芽岐篆璺眼精漪漣娛觴衍游瑩均舟渝思玄迷蹤鬼方蠢嘉真雅句犯詎運陸羽品那遐棄欽傳名公新勝引長招向芳蓮指簡開番壽捕厭延群犬玉珂鳧重螺金艾明華出碧獻瀧柔騷翠欽堅潤欽臨源樹泥忍倚谷聖降玲嚴闊琴鼓動翅聯黃觸然荒塗欣良會與言遂爾成成遂討平新添諸寨比雲南大征兵往來多取道焉諸土酋供應甚謹成率兵隨行事定成改守普定衛

四十六年遣行人沈遣往貴州賜南征官軍鈔萬三千錠
錠計二十九年分天下按察司爲四十一道貴州爲四
川黔南道陞成都都督僉事三十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
林寬自號小師聚衆作亂攻龍里守禦千戶所千戶吳
得鎮撫井孚議城守之計令人馳報貴州都指揮使司
堅守以待援至賊縱火燒四門攻城益急得曰我等爲
國守邊又有父母在城今賊勢如此徒守無益即上馬
率精銳開城門擊賊或謂得曰賊勢方盛宜候其怠擊
之得曰城破在頃刻何候之有若城不能守父不能救
是不忠于君不孝于親吾何生爲即率麾下馳入賊陣

殺數十人搏戰不已遂中毒弩死孚繼戰亦死城遂陷
事聞　上曰忠孝立身之大節能兩全者古人所難今
吳得井孚臨難捐身因忠顯孝非烈丈夫不能命追贈
得指揮僉事孚正千戶各令其子襲職仍以鈔帛恤其
家得滁之全椒人孚泗之盱眙人○以齊讓爲平羌將軍
討之遲遲不進命左都督楊文佩征虜將軍印總兵都
督同知韓觀副之錦衣指揮何清鳳陽指揮宋忠爲參
將統京衛江湖等軍馬以往　上諭文等曰凡用兵以
嚴明爲主賞罰必當功罪然後恩威並行人心悅服如
分遣官軍於山追捕日可行十五里十里或二十里兼

即還營則出入有時寇不得肆其狙詐若五開蠻人果
來連搆即調兵會顧成同勦安陸侯吳傑江陰侯吳高
以事獲罪可與步騎三四千俾之立功帶都督湯都督
宵領兵爲楚湘二王宿衛駐營黔陽辰溪之地二人亦
令從征宋都督劉都督亦可與軍一二萬俾自當一路
仍先檄思州宣慰土官轉運糧餉以足軍用又勅曰十
月七日齊讓已遣指揮朱俊械林寬及潭洞賊首楊通
秀至京觀其人皆庸儒人疑不能爲此亂計諸蠻中必
有桀驁者爲謀主特弄林寬通秀眯其倡亂事急則令
來降爲緩兵之計逦其狡謀也作亂之原實在諸洞蠻

酋今寬等具言諸蠻詭詐狀爾等宜次第捕滅其令寬
等投降皆是虛詐意在沮我大軍遠行必於中途設伏
掩我不備慎毋散掠楊文至軍去齊讓營百里先令參
將何清等領步騎同指揮譚全散騎舍人劉天錫等詣
讓營中宣詔收平羌將軍印即送讓赴京其副將宋晟
胡冕仍令從征立功十月兵至沅州伐山開路二百餘
里以抵天柱貴州都指揮程暹亦以兵來會遂涉苗境
營小坪而以偏師別由渠陽零溪西南山徑銜枚夜發
犄角以進文等直抵洪州泊里福祿永從諸洞寨分道
夾攻大破之擒獻凡二萬一千五百餘人成亦勦平臻

部六洞螃蠏天柱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北兵起召成從
征以讓為都指揮僉事守貴州　文皇即位封成鎮遠
侯守貴州永樂二年命貴州以官市馬二千匹悉給各
衛軍士時思南宣慰使為田宗鼎兇狠淫虐生殺任情
與副使黃禧搆怨累年互有奏訐朝廷惡宗鼎然以田
氏世守其地曲與保全改黃禧為辰州知府思州宣慰
使為田琛亦與宗鼎有怨禧暗結琛使圖宗鼎宗鼎及
琛數相攻殺禧既得志肆橫虐民民甚苦之琛自稱天
主弟為地主長官文得楊光海等稱文武臣禧為大將
與琛連兵攻思南宗鼎挈家走琛殺其弟發其祖宗墳

墓戮其母屍盡掠人畜貲財所過殘害宗鼎訴于朝屢
勑琛禧赴京自辨皆拒命不至自知不為朝廷所容遂
有逆謀潛使奸人張勝依託教坊司官吏勉得出入祗
應將伺便事覺命行人蔣廷瓚往召之勑顧成以兵五
萬壓其境兇黨叛散琛等就擒與禧相繼械送京師皆
引服琛妻冉氏尤強悍復遣人招誘臺羅等寨蠻人苗
普亮等為亂冀朝廷遣琛還招撫因得免罪　上聞之
詔有司禁錮琛等以宗鼎雖橫恣然窮蹙自歸得末減
使復職歸思南而宗鼎奏言必得報怨家以絕根本
上以其稔惡幸今免罪猶不自懲而欲逞忿民將有不

勝其害者遂留之京師月給俸祿宗鼎怨望出誹言因
發其祖母陰事謂始與禧姦實造禍本而掠奪其衣食
欲殺之祖母亦發宗鼎縊死親母瀆亂人倫等事　上
命刑部正其罪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初命田
琛田宗鼎分治思州思南正欲安其土人乃今皆為土
人之害琛悖逆不道構扇旁州妄開兵釁屠戮善良抗
拒朝命已正其罪宗鼎尤為兇鷙絕滅倫理罪不可宥
其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宜加意撫綏可更置府州
縣立布政司總轄之其原設長官司及稅悉仍舊凡當
行之事卿等詳議以思州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

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
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川縣亦各隨地分隸普安永
寧鎮寧安順四州金筑安撫司及普定新添平越龍里
都均畢節安莊清平平壩安南赤水永寧興隆十五衛
普市千戶所皆屬焉即以貴州為省設布政使司總八
府仍與都司同管所屬宣慰司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
官府官以下參用土官從之遂命吏部選授布政司及
府縣官以蔣廷瓚河南左參政孟驥俱為右布政使改
河南參政陳俊名為右參政山西參議王禮河南副使
張翥江英俱為左參議副使郁鑑僉事丘陵進士周宗

份俱爲右叅議進士崔彦俊王恭等爲府州縣官令廷
瓚等率至貴州隨鈌定注廷瓚嘗與揄田㮏　之謀故
歷用之規制既定諸蠻皆帖服十三年三月廷瓚言去
年北征班師詔至思南婺川縣大巖山有連呼萬歲者
三成謂　皇上恩威遠加山川効靈之徵禮部尚書呂
震請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人臣事君當以道阿諛取
容非賢人君子所爲呼譟山谷之間空虛之聲相應理
固有之豈是異事布政司官不察以爲祥瑞爲國大臣
不能辨其非又欲進表媚朕非君子事君之道遂已其
冬改貴州普安安撫司爲普安州十四年設貴州提刑

按察使減貴州中鹽米八斗爲二斗于是戶部刑部各
添貴州一司其鄉試附于雲南正統中土蠻征麓川悉
調雲貴兵以行連戰十年將士多死戍守寡弱貴州苗
乘間竊發驥還軍討之擒酋章富撓送京伏誅然苗勢
益熾道路梗塞驥尋老病徵還侯璡代之駐雲南勢不
相及保定伯梁珤自湖廣奉命入貴州尚未至諸將官
聚田禮軍兵鄙氣挫當推撫臣無敢往者修撰王恂慨
然請行陞大理寺丞以往崎嶇久之得達則平越新添
畢節龍里諸衛圍困已經年矣景泰元年吏部左侍郎
何文淵言貴州總兵官生事激變水西等處土兵共起

謀連劫殺地方燒燬衙門據擄人口宮軍征討殺人盈
野未糧艱難人多餓死傷天地之和召水旱之災未必
不由于斯今兵疲民困又遣將南征師旅之行糧餉爲
先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儧運供給勞苦萬端恐生
他變貴州地方山嶺高峻林木深與雖有雄兵猛將急
難成功又且土人之性叛服不常乞勅兵部會官計議
其被賊燒燬衙門弗復起蓋布按二司并各府大小官
吏及從征官軍俱各取回止照洪武年間設立宣慰司
衙門管屬土人設都司衙門都指揮等官鈐束軍衛遣
大將鎮守仍降勅書出給賞賜命大臣一員招撫便宜

行事宣布恩威賞勞土官土人候西北胡寇寧息另行
計議復設衙門於今多事之秋且置此小寇於度外奉
聖旨該衙門看兵部尚書于謙題先因貴州苗賊攻圍
畢節平越等衛命總督總兵王驥等勦殺續貴州巡按
黃鎬題賊勢猖獗城池圍困及稱王驥老病取回代以
保定伯梁珤總兵征討今侍郎何文淵奏云云切詳貴
州雖僻在一隅人多頑獷我　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
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迨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
無虞比年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
各寨賊寇乘機生發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賊

池雖被圍附而各處官軍皆協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參
將怒捘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貴州地方逆苗并征進
官軍取回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 祖宗之人民
豈可輕易棄擲至出給賞賜則種類不一難以指名大
臣招撫必須得人或淵先曾奉使貴州備諳山川險易
夷情向背並從堅職請勑會同相度賊勢便宜行事賞
賜銀布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發務使撫捕兩得
其宜地方不致失陷、景泰帝曰官不必差只着侯璡
梁珤整理時王驥尚候代未行并勑協力于是副總兵
田禮進兵解新添平越之圍然道路猶梗侯璡調都指

揮鄭儁攻都盧等寨宣慰使瓏富勦水西賊俱敗之貴
州路始通又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等路調普安
州土官隆本楼安南衛指揮蕭能出城夾攻擒賊首二
人斬七十餘級賊復集據柴塘等寨璡破之遂迎彌勒
安南等十餘寨降阿棠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璡等回兵
擊退之分哨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等處以解清平之
圍仍哨清平迤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興抵
鎮遠路皆通至八月普定圍急璡自雲南選善射者為
前鋒自將王普等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圍解遂趨貴
州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甕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

清平都勻諸圍俱解陞璡尚書田禮及參將方瑛俱右
都督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
璡得疾昇歸普安卒恤召還為右庶子管國子司業事
驥為南京兵部尚書參贊
彭惠安曰雲南麓川之役盡調貴州兵以行先後十年
陛秩萬數而夷酋逃遁將士多死大師未班列衛空虛
苗獠乘間竊發攻圍城堡于是貴州東路閉矣王驥以
都督官聚張軏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避泣陳其害皆
曰吾征麓川寇未受命征苗也去之苗前截後襲我軍
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軏僅以身免諸城堡被圍歲餘乃

解饑死大半東南騷動驥等不得辭其責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四終

朱國禎輯

安南叛服

永樂四年七月大兵征安南安南古交阯地記云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地通海吩以江相錯暑熱好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蟠膝因其地與人故名唐虞時曰南交秦爲象郡漢初南越王趙陀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阯九眞日南三郡設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爲守教民耕種制冠履瀕立學校始知嫁娶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爲界相傳在欽州古森峒思明府之前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阯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之文南都亦設二銅柱皆有祠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吳分立廣州而徙交州治龍編縣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爲南漢劉隱所幷尋愛州將楊延藝奪據傳子紹洪其將吳昌岌復奪之傳其弟昌文宋乾德初昌文死族人吳處玶等爭立管內大亂有汀部領者討平自稱大勝王署子璉爲節度使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年詔封部領交阯郡王璉爲節度使自此視爲蕃夷安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璿立尚幼大校黎桓篡之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

表謝罪入貢以桓爲安南都護節度使尋亦封交阯郡王桓死其子龍鋌爲大校李公蘊所篡宋授節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蘊死孫日尊僭號傳子乾德寇陷欽廉二州宋遣郭逵討敗之殺其子洪眞乾德懼納款乞修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即賜以廣源州至孫天祚淳熙元年封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爲國自此始再傳至昊昂無子一女昭聖陳日煚僭之日煚本名謝升卿長樂人博徒美少年亡命邕州因入交阯王女竊而悅之得爲僭王死女亡國篡因以與升卿改今名李氏自公蘊至昊昂凡八世二百二十餘年日煚再傳爲日烜僭稱越皇帝累世名皆取日下一字從火上陽之義亦效尤日燇而然也其稱臣中國者一名自稱國中者又詭一名元世祖既平雲南遣人召之入覲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令其叔遺愛代世祖怒封遺愛爲王遣兵千人送之就國弗納遺愛懼遁去二十一年命鎭南王脫懽征占城安南兵勢甚盛日烜遣興道王先屯險要以備十一月師至分六道以進興道復以兵扼於萬劫江戰敗二十二年興道復與元部將烏馬兒戰又大敗元兵進次富良江日烜率舟師拒戰不勝師入其城虜未能滅還屯江北日烜走海港脫懽命李恒追襲敗之會暑雨疾作

欲還思明州命唆都等先行安南以銳兵來追唆都戰
死恒衛鎮南為後殿左膝中藥矢至思明毒發恒卒恒
善用兵同張弘範促宋于厓門者二十三年日烜弟益
稷降于元立為安南國王近親陳秀岐封輔義公餘加
爵賞以分其勢且欲傾之招其國人終無應者亦不能
得其寸地二十四年置交阯行尚書省以奧魯赤為平
章烏馬兒樊楫參知政事並受鎮南王節制大發蒙古
漢券諸軍命張文虎等由海道運糧十七萬石瓊州路
安撫陳仲達等出兵船以從雲南省右丞愛魯亦引兵
出次交阯木兀門安南將昭文王以四萬兵拒守愛魯

擊破之獲其將黎石何英脫懽次思明遣程鵬飛奧魯
赤等分道前破敵至界河交人拒守如堵皆擊破之其
海道自玉門山至安邦遇其舟師自十七戰皆捷次萬
劫諸軍畢會渡富良江薄交阯城下敗其守兵日烜棄
城遁入海二十五年師出天長海口諜求日烜不得引
還交阯分兵破其諸寨二月脫懽兵至萬劫遣烏馬兒
樊楫將水軍迎張文虎等糧船先是文虎次雲屯徑遇
敵舟擊之衆寡不敵遂沉米於海趨瓊州餘船多漂還
瓊士卒與船糧亡者十七諸將議糧不至乃還諜聞日
烜及其子分兵二十萬守女兒關及丘急嶺以遏歸師

脫懽由單巳縣趨盝州間道至思明命愛魯兵還雲南
奧魯赤以諸兵北還日烜歸國復集餘衆自衛敗將皆
至勢復振遣使奉表範金人代已謝罪繼貢方物二十
七年日烜卒其子仍日燇舊名日吾祖與日並明尊無
上傳及于我乃天命也遣使入貢詔諭來朝不從又議
征之會兵湖廣行省欽命大王益吉烈澥平章劉金授
為都護益稷與焉會世祖殂成宗命罷兵日燇遣使上
表慰國哀并獻方物願為藩臣自是貢獻不絕後封安
南國王至大四年世子日㷃遣使來朝尋入寇廣西詔
湖廣行省發兵討之恪遠未即至廣西左丞阿篤集民

兵及蠻戶逐之外洋乃去泰定三年世子日爌貢至順
三年世子日燇（凡諸子皆稱世子）復貢使至皆不稱王日燇卒
日煃得立
洪武元年漢陽知府易濟頒詔安南明年徧諭海外諸
國日煃遣使周時敏等（一日黙安世）朝貢為諸夷先 上嘉
之使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封為安南國王賜駝紐塗
金印頒正朔以寧行至境上日煃已卒其兄子日熞嗣
欲卽求王印以寧不予使請于朝而待之境上時與占
城相攻占城來告急命編修羅復仁主事張福持詔兩
解復仁却所餽黃金 上為進秩安南使者杜舜卿來

告哀請命乃遣編修王濂爲吊祭使主事林唐臣爲頒
封使從以寧諭入其國予印成禮并祭馬伏波而還以
寧卒于道時四年二月也日煃既立修職貢 上遣禮
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日煃居國荒昏不治其兄叔明一曰叔父又曰伯父
逼死之自立懼問罪遣使貢馴象說 上意表
有訃禮部主事曾魯取視惟其非故王名節易世胡不
告責狀得其情 上曰叔明王法所必誅宜正名致討
速擇日煃親賢立之叔明益懼六年表謝罪 上令且
以前王印視事若能保安疆土更議七年請老傳政弟
日熾日熾與占城搆兵戰死復請弟日煒代署 上以

遠夷不深較皆許之而實叔明顓制國事其攻占城如
故下詔責戒叔明表謝連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
貢無侈方物未幾叔明卒日煒爲國相黎季犛所殺立
叔明子日焜季犛叔明婿也二十五年 上以安南弑
君不道絕其朝貢明年討龍州趙宗壽遣禮部尚書任
亨泰御史嚴震直諭安南會兵二十九年日焜始以叔
明喪來告舊例當遣使吊祭 上曰叔明弑日煃而有
其國今季犛又殺日煒矣復以禮待是厚助亂賊也勿
吊令禮部移文知之叔明嘗侵掠思明府地百餘里思
明廣西屬夷也其酋來訴三十年遣行人陳誠呂讓諭

還所侵地日焜以前朝舊疆爲詞讓貽書大略謂 皇
上神武各夷改過致祥爲龍州趙宗壽各過致殃爲南
丹奉議地畍只論本朝勿得開釁臣速夷滅亦不聽廷
臣請討 上曰彼恃頑終必取禍姑待之日焜旋爲季
犛所殺立其子顒未幾弑顒立其幼子案在襁褓中又
斃之因大誅殺陳氏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
胡一元子蒼曰胡奃立奃爲皇帝自稱太上皇蓋實以
太上爲秉政皆自出而皇帝如皇太子之號爲之副也
改元天聖國號大虞建文時朝貢
永樂元年來賀即位表言陳氏世絕已爲陳甥衆所共

推理國事乞封遣行人楊渤往廉之卽遣使隨渤入朝
進其國臣民奏保狀命禮部郎中夏止善封爲安南國
王二年表謝還思明侵地時陳之宗族臣僚略盡獨有
天平者日烜之孫天明子日煃弟也久被逐在外其臣
裴伯耆祖父皆安南執政死國難伯耆少事國王爵五
品隸武節侯陳竭真爲裨將代領兵出東海禦寇得免
它亦有竄匿者且推天平爲主復讐犛逐捕甚急并僇
伯耆之黨伯耆爲病人負任出關天平亦從間道入老
撾八月伯耆得赴闕告難不數日老撾亦傳送天平至
引見賜第與伯耆同處十二月安南賀正旦使至 上

出天平示之使者譏故王孫也錯愕下拜至流涕伯耆以大義責之皇恐不能對

三年使御史李琦行人王樞持詔切責犛犛上表謝罪請迎歸天平奉以爲君又使行人聶聰報之許以上公大郡復使使從聰入奏曰謹遣陪臣阮景眞迎還臣亦當率國人逆境上時中國戎震百蠻片紙所下風行電擊 上不疑遂遣廣西叅將黃中呂毅將兵五千送天平歸大理卿薛巖者有口辨方謫居悉諸夷事情爲輔行尉季犛順化郡公

四年三月至丘溫犛遣使黃晦卿迎具牛酒犒師 問

犛父子何不至則曰安敢不至屬有微疾已約嘉林迎矣嘉林江名季犛所居也中等遣騎覘之迎者壺漿屬路信之徑進度雞陵隘留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林密軍行不得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劫天平遠近相應鼓譟動山谷中等亟整衆擊之寇已斬絕橋道不得前賊遙拜曰遠夷非敢抗犯王師天平小人也非陳親屬敢肆巧僞上惑天聽今幸得殺之以謝交人吾王即上表待罪天師遠臨小國貧乏不足久淹中不得進引兵還天平即死巖亦自經死 上聞大怒曰小醜乃敢欺朕至此此而不誅平日養兵謂何會占城亦訴犛屢侵其國遏賜印服責朝貢語極不遜遂決意興師召成國公朱能問用兵幾何夷何時可滅對以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未老當爲陛下一行身先士卒期月可平 上曰固知非卿不可即勑雲南總兵沐晟練甲士以蜀兵共爲五千益之廣西總兵韓觀運糧二十萬尚書黃福大理卿陳洽赴廣西議軍事賜伯耆冠帶隨軍南征先是太祖定天下以安南首先臣服著祖訓戒子孫無得征伐鑄將印獨重西北曰征虜曰征西皆有前有副征虜特曰大將軍後用兵雲南添鑄征南有副至是鑄征夷將軍副將軍印大集京江湖廣兩廣各衛兵七月四日

辛卯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西平侯晟佩征夷副將軍印充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充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爲左叅將雲陽伯陳旭爲右叅將神機叅將程寬等凡二十五將軍合雲南漢土兵八十萬成國新城出廣西西平出雲南兵部尚書劉儁贊軍 敕中黎賊軍立功 親幸龍江祠祭送之賜勑西平侯曰古人有言師克在和故軍門謂之和門其與大將軍協心戡事毋違以敗師又戒諸將毋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而還叅議王平等次第諭占城嚴兵防邊 上初憂能不利南行審諭新城侯如主將

一旦得朱能代總兵疾進十月能卒于龍州輔發馮祥度坡壘關進攻隘留破之傳檄數其二十罪進破雞陵至芹站諜兩傍皆有伏遣毅中以兵掩捕之賊遁進次昌江市造浮橋築堡遣方政王恕哨探直抵富良江而大軍自芹站西折至新福縣遣驃騎朱榮往約沐晟晟軍自臨安府蒙自縣經野蒲斬木通道攻奪猛烈棚華關隘賊徒悉奔築堡駐兵洮江北岸造舟徑渡至白鶴江遣都指揮使俞讓來約同進其三帶州僞僉判鄧原南策州人莫邃莫遠等來見言賊恃僞東西二都及宣江洮江沲江富良江等處爲固緣江樹柵多邦隘增築

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民兵二百餘萬守之又於南岸置樁水中盡取戰艦泊樁內列象陣步隊於城內水陸號七百萬欲守險老我師實畏怯不敢渡江決戰也輔等自新福移營三帶州簡招市江口造船並進丁未勑張輔佩印總兵沐晟兵巳奪宣江輔遣雲陽伯陳旭攻洮江同造浮橋濟師驃騎朱榮等敗賊於嘉林江北輔遂留都督高士文於簡招市江口與朱榮相接自率大軍與晟合勢賊所立柵皆逼江不可上惟多邦城下沙坦可駐師而土城高峻城下鑿濠設備嚴整遂密部分攻城輔攻西南晟攻東北出夜明火撚付軍

士約登城卽撚火吹銅角爲號夜四鼓輔遣黃中等銜枚舁攻具過重濠至城下以雲梯附城都指揮蔡福等先登諸軍繼之賊衆驚呼城上火齊明銅角競響賊倉皇皆跳下散走我軍遂入城賊又於城內巷驅列象當前游擊朱廣等以畫獅蒙馬神機砲翼而前象披靡却賊大潰殺其帥梁民獻蔡伯樂等追至傘圓山鹵獲人象無筭大兵循江而南賊棄東都走駐軍招撫進軍西都賊焚宮室遁去餘黨有依天健山等處以兵由生厥等江來犯者悉討破之州縣次第皆降

五年正月朔襲賊籌江柵大破之又攻萬劫江普賴山

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又敗賊胡杜於盤灘江踰兩旬輔等進次魯江賊五百艘犯我軍逆戰至木丸江大敗之殺其將阮子仁等擒黃世岡等百餘人皆誅之三月篤追至膠水縣悶海口地下濕不可駐乃佯爲還師至鹹子關令都督柳升守之賊果來躡輔回軍遇於富良江賊舟亘十餘里橫截江中用釘船載木立柵迎拒又以精卒數萬趨陸來戰奮擊大敗之斬獲數萬江水爲赤乘勝追至悶海口季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走又安僞吏部尚書范見寬等降五月輔追至海門涇淺又將水涸賊棄舟遁比官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畢濟輔率步

騎至茶籠柳升舟師亦至會兵奇羅海口升破賊得其舟三百承定衛卒王柴胡等七人與賊遇賊敗其黨皆散走生擒季犛并其子澄於海口山中次日土人武如卿等獲黎蒼及僞太子芮于永盎海口高望山安南悉平訪陳氏子孫皆絕遂郡縣其地立交阯都指揮使以呂毅掌司事黄中副之布按二司以尚書黄福兼掌泉伯者爲叅議分立十五府四十一州二百八縣十衛二所市舶司一得戶三百一十二萬改雞陵關爲鎮夷關九月獻俘闕下 上面詰季犛父子罪下獄勑訪交阯人才禮送京師以明經甘潤祖等十一人爲諒江等府

同知澄善神鋒法赦而用之六年振旅還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餘陞賞有差已文人簡定反定陳氏故官初出降復逆化州與僞官鄧悉作亂推定爲主僭號改元出攻鹹子關諸州縣多患之而陳季擴鄧景異尤猖獗黄福奏請益兵八月命黔公討之劉儁仍贊軍事十二月黔公敗於生厥江都督呂毅尚書儁皆沒定自稱上皇立季擴爲大越皇帝七年正月復命英公總師勦之六月進兵討賊慈廉州等處皆破之八月鄧景異攻盤灘守將徐政戰死英公進向鹹子關攻賊破之生擒僞將軍潘低等二百餘人追至太平橋鄧景異

燒營先遁去十月駐兵清化季擴詭言我陳王後也致書求封不許麾兵直進皆散走追簡定至美良縣定方寓民家望官軍勢盛走入山搜得之以獻併諒召輔等還京八年正月復敗賊黨阮師檜於東潮州英公以餘賊未平請留黔公總鎮從之五月追敗季擴于靈長海口別將江浩至魯江戰不利其冬季擴請降許之以爲交阯右布政部黨爲都指揮叅政副使等官右通政方素易齎勑賜賚九年正月再命英公徃軍中祭變四月英公奏季擴外示順服中實詭詐師檜等逆狀顯著終無悛心請進兵許之十一月緣海追捕大破之十年八

月戰神投海外柑與鈞聯殊死鬬賊大潰斬獲無筭械送鄧汝戲等赴京十一年十二月師檜等屯愛子江設伏英公列陣以進賊分三隊拒戰各驅象當前英公薄賊左隊衝入中堅射象奴仆之再中象鼻遂退去蹂賊陣陣亂諸軍齊進賊大敗都督韓廣當賊右隊鏖戰敗之追至愛母江盡降其衆十二年正月兵至政和縣羅蒙江皆懸崖側徑英公捨騎步進大索射中鄧景異擒之并獲師檜於南靈州季擴遁走老撾都指揮師祐躡之進克老撾三關蠻人潰散擒季擴及其妻妾於南麼之地生縶以歸賊黨悉平以所占地增設州縣八月班

師大加賞賚十三年四月英公復鎮交趾加陳洽兵部
尚書贊軍務英公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震西南夷中
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彌伏莫敢動十四年召英
公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中官馬騏監軍定歲貢扇萬柄
翠羽萬箇麒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間叛者四五起彬
先後討敗之獻俘京師而黎利最劇自稱平定王連結
老撾出沒十七年交趾巡按黃宗載言交人新入版圖
而郡縣多兩廣雲南舉貢未歷國學遂授遠方以致無
字乘方若侯九年黜陟轉多廢弛宜令到任二年以上
從巡按及布按二司嚴覈廉汚黜陟報可十八年參政

侯保馮貴皆戰死彬勸歸以榮昌伯陳智代又以山壽
代騏
仁宗即位利自老撾復還寧化州僞求降不出方政與
戰不利黃福亦久勞召還代以陳洽詔授利清化知府
山壽主之也然竟不赴而攻劫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
山府壽既主前議擁兵自衛陳洽力爭不聽諸將陳智
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下璽
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陳洽仍參軍事
宣德元年五月赦交趾有罪者十月黎利弟善據廣威
州擁衆數十萬分道攻交趾城拒却之十一月參將馬

瑛大破賊於清威至石室縣與通合兵進屯寧橋諸將
言地險惡宜遠斥堠持重不從麾衆渡天雨泥濘伏驟
起衛盪遂大敗尚書陳洽死之利遂乘勝招其弟自又
安進圍東關通敗後氣大沮袞陰許爲利請封緩攻十
二月召黃福復往交趾安遠侯柳升會黔公進討李慶
贊軍事二年二月通敗賊交州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
乘勝虜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昌江城守
將李任顧福日夜拒戰凡九閱月城遂陷任福皆自刎
死中官馮智與指揮劉順知府劉子輔俱經死軍民咸
其義同死者甚衆升進兵連勝易賊慶言宜少戒升不

聽竟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病沒參將崔聚率
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亂聚被擒時尚書福在
行交人得福環跪泣禮事之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
遺利與盟而旋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不聽羣臣劾通
并馬騏下詔獄論死通後竟得脫利先送還黃福表言
前國王遺嗣暠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臣議英國
公輔尚書義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
宜遽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士奇榮言兵與以來天下
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兵臣不忍聞且求立陳
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叛亂相尋

至深屢、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于詐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先帝指朕固知之明日出羣表諭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即議者未同無庸恤羣臣頓首稱善于是命禮部侍郎李琦工部侍郎羅汝敬齎詔召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并覈陳氏後當立者以聞利遣頭目黎公俁等送還官吏百五十七人戍卒萬五千一百七十人馬千二百匹其陷沒不得歸者無筭一云新置三司以下文武各携家歸凡八萬六千六百四十人送回所掠萬三千八百九十一人五月二使還利奉表言暠死陳氏種絕、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不問贈死事文

武復其家利又奏臣有女九齡失亂兵中後知爲馬騏進充宮婢陛下既赦臣辜歸此女其敢負德六年五月利獻代身金人兼請封六月遣侍郎章敞通政徐琦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利表謝貢歲金五萬兩八年利死子麟立九年三月廣西總兵山雲奏利死麟臣黎問等搆黨讐殺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並避居龍州太平府詔飭兵嚴備世寧等善撫之麟旋告哀命行人郭濟朱弼往祭十月請封令權署國事正統二年以麟奉朝廷謹封安南國王諭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戶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

訶賁該以歸占城來訴詔歸其王不聽天順三年濬爲庶兄琮所弒自立四年遣通政參議尹旻給事中王讓封琮會故王濬弟灝率衆討誅琮事聞詔停旻讓行以灝權國事五年命侍讀學士錢溥改授冊灝初有國耻屆下欲殺見使臣禮溥七爲書貽之往復甚苦乃從成化中、親率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攻老撾殺宣慰刀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賽歸依八百宣慰刀攬那灝復積糧練兵且頒偽敕於車里宣慰司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交人大敗而還死者萬餘人報

捷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奏灝旨嘗吞併占城　皇上詰賜涵容乃肆惡無忌既指擒黃章馬之名劫虜鎮守村寨復托解關正等之故窺伺臨安令刀攬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請勅頒賞從之因下詔戒諭毋妄動逆天然屢攻占城併其國太監汪直用事議討之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且加兵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沮事得寢而中官錢能鎮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夷爲姦先釋繫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

發其姦詐乃卽弘治元年侍讀劉戩行人董振頒詔諭
拔雨僕入境宴畢卽行交人爲立郵金亭十年灝卒凡
王三十餘年最爲桀驁子暉嗣貢使欲由龍州入南寧
并乞衮冕從朝鮮王制皆不許十七年暉卒子敬嗣未
封而卒弟誼嗣正德元年修撰倫文敘頒詔誼在國母
黨阮种阮伯勝用事屠戮宗親鴆殺祖母國人皆怨七
何种逼誼自殺且擁立伯勝頭目黎廣等討平之立灝
廣子賙編修湛若水往封賙多行不義人皆惡之一曰暠[illegible]
政在臺下盜起國亂諒山都將陳玄孫一曰陳暠與其子暠昇作亂鄭
綏鄭惟代鄭惟鐩等攻玄孫誅之遂殺賙立譓鄭氏國

世臣譓母與妻之族也諸大臣疾鄭氏典兵顓政攻之
綏等亡走清華盎鄭氏所萃居也而暠昇猶據諒山諸
府譓累表貢且乞師不得達有莫登庸者本都齋瀝人
也負勇力時時凌波而飛持刎下剡魚得巨魚呼喿爲
樂詭言莫邃之後以武舉從玄孫官參督有罪自拔歸
譓用爲宣陽參將將而與暠戰大敗之殺暠封武川伯
總水步諸營時鄭氏旣去譓倚登庸自強諸大臣皆受
其賂方喜登庸起微陋可挾因請以國兵盡屬之加封
太傅仁國公登庸權日盛乃鑄九鼎爲兵窃竊取庫藏
金寶潛使其弟攦燒宮室人居殺傷吏民若宅盜者因

言寇急請自爲與安王鎮之謀殺譓兄弟夜率兵圍其
宮譓易服間行得脫至清華復依鄭綏國中大亂嘉靖
二年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敦頒詔至龍州敦病卒
承恩以路梗召還而登庸遂立黎氏疏屬廣爲王已相
之易號令練兵積粟禁國人不得復稱黎氏尋耍廣母
巳又鴆殺廣立巳子方瀛仍冒廣名氏譓憂憤而卒衆
復立其子寧曰世子或曰登庸襲廣以歸鴆殺之國史稱寧曰世孫益至是黎
子孫名號與支屬遠近眞假皆不可考訂各互傳互書
而巳寧結國人襲擊登庸大敗之登庸走海陽據上洪
下洪荊門南策太平諸郡寧還國誅諸大臣爲請者悉

發兵二十餘萬走鄭綏將進圍海陽一月不下登庸別
選兵萬餘舟行出大江竟掩國都龍編卽交寧錯愕夜走清
華登庸掠庫藏取世子旗蓋卽張而還呼曰得世子矣
鄭綏兵大潰又之寧復悉清華兵討登庸相拒不决登
庸陰結士帥郭邀鵠使襲寧大敗之擒寧妃淑寶沉于
江寧與鄭綏子惟燦走老撾聚兵八千人保漆馬江九
年登庸遂僭稱太上皇帝子方瀛爲國大王改號曰太
正而黎之舊臣武巖威武文淵武子陵等聞寧尚在皆
據地與登庸抗我八寨長官副瓏徹土舍張澤逼把李
者來白俊等與之交通引使侵掠瓏徹尋爲彼所掠雲

南總兵沐紹勳奏璇徹乃我中國職官豈可置之不究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保外國亡命避居兩江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難成功張澤本當逮問但恐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爲後憂乞選委能幹土流官員撫諭取回璇徹從之 十五年十月當頒詔安南 禮部尚書夏言疏 皇上登極改元欽遣二使國亂未達而返若再頒再徙 損國體宜下兩廣鎮巡勘本國叛逆事情奏聞又言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譓黎廣皆非黎賙應立之嫡莫登庸陳玄孫陳昇阮時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臣賊子

人得而誅彼罪狀顯著無逆天討乞遣錦衣衛官領勑令鎮巡查罪人姓名選將整兵以待師期至安南疆域東起廣東之欽州達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臨安元江爲界并勑雲南總兵沐紹勛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卽調度嚴備並舉 上曰安南久不入貢非叛而何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夏言會兵部尚書張瓚議用文武大臣各一人司道參遊吏量擇用兼處兵糧以二年爲期潘旦總兩廣起毛伯溫右都侯征戶部侍郎唐胄極言不當伐者五報聞然 上意甚銳而安南使者鄭惟僚至則十六年二月也寧居海曲屢馳書總鎮告難俱被邀殺乃使惟僚等十人泛海自占城附廣東商船凡二年方得至京陳禍亂始末及登庸等不軌篡奪狀乞興師問罪亟救國難下禮部覆安南自正德十年黎賙使阮仲逵入貢後迄今二十餘年信使不至廢棄正朔方擬討伐彼國之奏遂至事屬可疑且惟僚等旣抵中國不明言所司給文起送亦難盡信暫留東館勘覆具奏以待區處從之惟僚有志操能文章自言起文事略云海行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三本封二筒并二批差惟僚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 天朝旣衍國人皆謂十

死一生蓋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到廣東不赴掛號節路上盤詰見獲則外夷過海越關一死事也掛而不許前往送回本國逆徒接取殺之又一死事也或罪其越度關津前殺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人緣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引申胥張良豫讓爲比讀者悲之三月禮兵二部議登庸有大罪十不容不討詔下推總督等官并議糧餉起侍郎胡璉等往督給事中李鶴鳴等紀功兵部侍郎潘珍疏安南不足置郡縣其叛服無與中國况今虜衆滋蔓釋門庭之寇遠事瘴鄉非計宜停所遣官擇文武重臣佩印而往移檄自定 上以征討之

命已下責珍妄言對狀閣住濤且復以登庸求貢聞不
許五月毛伯溫至京條六事議行尋以篡逆真偽未審
令鎮巡官從宜撫勦另寫勑給之伯溫視院事督餉紀
功等官俱暫停且取回南京尋罷之且先疏莫固奸雄
之魁黎亦叛逆之派二氏分爭兵甲不息彼既未定我
誰適從益其意欲靜以觀變也伯溫恐其梗已請易之
以山東巡撫蔡經代八月雲南巡撫汪文盛奏登庸閩
發兵進討陰遣偽知州阮景等行覘至納更山為土舍
李孟光所擒併獲偽撰夫誥一冊　上怒復勑征討先
是交人武文淵以其衆來降汪文盛遣指揮趙光祖等

往撫諭文淵遂獻進兵地圖及登庸可破狀授冠帶賜
四品武服賚金幣十月廣東巡按余光疏安南自宋以
來丁移于李李奪于陳陳簒于黎今黎又轉于莫互相
為賊此好還之道故今於安南正宜問其不庭彼若聽
服因而授之若必用兵勢難窮追師難久駐必生他變
古人臣出疆苟利社稷可以行之廣東去京八千餘里
去安南又四千餘里若往復陳請而行將失事機乞假
臣便宜往諭以輕率奪俸一年十七年汪文盛傳諭安
南疏請正登庸之罪三月命仇鸞為征夷副將軍總兵
毛伯溫為兵部尚書叅軍務四月蔡經上進兵事宜安

南水陸路有六討兵姑二十萬為率責限一年糧用一
百六十餘萬石造舟市馬犒賞器械諸費約用七十餘
萬兩今覈兵及顧募不過十二萬諸庫所貯銀不過三
十餘萬若兵未可期所費更不止此兵貴伐謀敵宜用
間憑祥龍州歸順欽州及海洋西路皆接安南近境必
須就近體察則彼之虛實可知人之歸附易致須量遣
兵預積糧使之振威觀變黎寧尚存量授名職我兵一
往賊且立平不則分崩之國炎瘴之鄉輕調大衆終非
完計欽州知州林希元反覆以登庸亂攻及近日敗衂
之狀上聞且謂藩籬已撤兵可徑進時不可失俱下會

議議上率常談舊所已言者　上不悅曰安南事必識
體達道者乃見得分曉所聞卿士大夫私相議論謂不
必討爾等職司邦政全不主持一一委之會議既不協
心國事其已之十八年十月登庸籍土地戶口之數上
獻請降遂命禮部尚書黃綰學士張治往詔諭綰屢疏
為　上所厭罷之且諭曰安南事一倡衆隨訕上聽夏
言之言共起違慢此國應棄應討宜如何處兵部言篡
逆罪所必討近雖乞降而夷情詭秘難信必臨以兵可
以正法如束身聽命待以不死仍命鸞伯溫視師南兵
部尚書湛若水進治權論謂治安南者宜以不伐伐之

激黎氏夾攻分地與之可以立定斯謂行權合道讜言滯而不逋下督鎮知之十九年四月林希元復條上方略自稱秘策爲御史所劾伯温等既至大集兵糧廣州廉州二府太守翁萬達張岳已陞浙江參政以諳曉夷情請得改註留用遣太平知府江一桂往馮祥審驗情實一桂騰檄詰問得其報書甚恭萬達岳奏記幕府曰今處莫賊有三文命而告成功上也陳兵鞠旅臨之以威兵不血刃中也三令五申必欲芟夷威則威矣恐非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下也今宜總衆長兼群策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

下亦當鑒覆轍師出以律無俾後悔從之分正兵爲三哨奇兵爲一哨烏雷山等處兵爲海哨又議雲南别集之兵于蓮花灘分三哨部署已定乃馳檄安南臣民諭以朝廷興滅繼絶之義罪止莫登庸父子有能舉郡縣來降者卽以其地授之擒斬登庸父子來降者賞二萬金官都指揮使又諭登庸父子來降一如前格赦罪伯温等駐師近邊登庸聞之懼遣使乞降詞甚卑切伯温等承制許之築臺關内約十一月初三日來降時登庸子方瀛已死乃留孫福海守國登庸與姪文明并酋首阮如桂等四十餘人入關各尺組繫頸詣所設闕庭徒

跣匍伏稽首疏上降表復詣軍門匍伏冊拜盡籍國中土地軍民職官悉聽處分欽州所奏被侵四峒斯凜古森金勒丁葛爲四峒故隸欽州漢時有中州人黃姓者從馬援南征留居之分與其子孫元時以殺賊功授世官入明皆廉久獻至及耕作賊洞長黃金廣等叛附利州納馬授以偽官願以內屬補貢方物先國臣僭號紀元一切革除仍奉正朔舊賜印章謹守以候更定於是伯温等宣諭朝廷威德暫令歸候命乃與諸守臣會疏以上許之降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莫登庸爲安南都統使官從二品世襲别給印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畀以所據地否則已鄭惟僚廣東安插給以田宅二十年制下登庸已死奏于朝因令授其孫

福海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女子敬與爲婚適方瀛妻之二十五年福海死子宏瀷纔五歲宣撫使鄧文植阮如桂輔之告哀請封阮敬已持其國中事自恣欲立敬與鄧阮力不能制有范子儀者又立登庸次子正中據海陽海東二府勢日逼賴頭目黎伯驪等擁兵防護宏瀷得不死正中尋戰敗奔欽州乞照遼目例給養許之子儀遯海東妄言宏瀷已爲阮敬所弑迎正中歸立爲辭擁衆剽掠廉欽等州執指揮孫珏殺百戸許鎮領海騷動廣東都司僉事俞大猷用舟師擊之俘斬千餘級子儀脫走大猷追至海東移檄捜

擄二十八年宏瀷上表修貢請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
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朝廷始知宏瀷無恙命撫
鎮官冊勘三十年冊明允襲正中事定遣歸弘瀷立後
又復兵爭貢使黎光賁至京朝廷以僞官待查確許獻
進留南寧十五年隆慶二年始放還宏瀷竟爲伯驥所
逐死于海陽　神宗即位宏瀷子茂洽始入修故事得
襲四年九年並來貢請理故職從邊吏議以吟邦邑米
等四村給之而黎氏自寧死其舊臣鄭簡等共立寧子
寵于西都簡惟憭之子龍死無子簡等共推立黎暉四
世孫維邦維邦死次子維潭立簡子松輔之攻殺茂洽

復據安南盡逐莫氏遺孽莫敬用竄居高平府敬璋敬
恭竄居東海府保樂州復內相讐未幾敬璋爲黎兵所
殺維潭遣使浮海詣督臣歸罪請款開輸貢移文擅用
前國王印守臣詰之維潭飾辭對然請款愈堅因與約
必以高平居莫氏如黎氏漆馬江故事維潭心難之業
爲期啟關有日矣竟遯去項之復款具言其概復之義
歸附之誠第謂高平乃其故土且莫氏篡臣不宜以漆
馬江爲比守臣曰莫氏在先世雖爲篡逆今日乃國家
之外臣爾安得滅之以彼奔敗之餘使得假息一隅毋
遂殄絕是我國家所以鎮撫四夷共其患難之意也且

彼此分定視我諸上司亦毋敢黨亂以遺爾憂于爾豈
不利焉而愛此尺寸之地爲維潭乃聽二十四年四月
築壇具儀受其降具如登庸故事督臣陳大科疏稱因
盛言莫之篡黎其事逆先朝猶赦其惡況黎之復讐其
名正今日宜許其順以夷治夷　祖宗成法事下兵部
議如大科言　詔以維潭爲都統使予莫敬用高平令
維潭毋得侵害安南復寧二十七年維潭死子維新嗣
叛酋潘彥搆逆維新與鄭松還保清化莫敬恭兵復振
三十年祿州夷官韋達禮侵思陵州諭鄭松嚴束三十
四年入貢改給銀印以維新襲都統使明年交夷七百

餘由龍州港突犯欽州嚴諭維新擒勦向稱盜首武永
禎係殘莫嘯聚執扶安等三人來獻總督尚書戴燿檄
總兵孔憲卿等分水陸進擣其穴維新亦調水兵六十
艘截新安海上兵不果進三十九年海風大作溢州獲
異船三譯審皆安南夷各給衣糧縱歸四十二年黎酋
朝祿等引烏合劫下石西州莫敬琳亦統衆索憑祥州
米馬入下石官兵討擒之四十七年維新死天啟元年
子維祺補貢六年再貢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
城北連思明衡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與中土錯
壤凡界兩廣雲南三省輻車往來必由廣西憑祥州鎮

南關龍州爲孔道由雲南臨安則經蒙自河蓮花灘可
四五日至其東都夷獠雜居獷悍喜鬬君長尤狡獪舊
有愛州驩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漸盛取中夏經傳翻
譯音義教本國人設十三道道實不及中國一縣自黎
氏以來雖奉貢稱藩然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加
僞諡稱宗黎賙之弑或云鄭惟鐐爲之鄭宗強亡黎復
黎皆鄭也鄭以江華爲重莫以都齋爲重邊海塗泥卉
餘里鷲木掘塹居之士馬精彊器甲犀利歲凡再稻八
蠶桑麻魚鹽最饒沃俗惟交愛人倜儻驩演人淳秀有
華風頗工文學其山川佛蹟勾漏傘圓富良江龍門江

宣光江爲太其產金珠珊瑚琥珀丹砂諸香蘇合油胡
椒蟻子鹽醢波羅密菴羅果鳥木蘇木羚羊角犀象兕
白鹿猩猩白雉翡翠蚺蛇之屬甚夥而奇者有狒狒似
獮猴人面知人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獴猜似彖善捕
鼠別有蠘蝟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揷翦然味似河豚又
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蜂蜜人以入口
即化爲蜜甘香甚奇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爲
雒民統其民者爲雒王副貳者爲雒將皆銅印青綬號
文朗國
葉文忠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固南服

之外疆也季犛之討彼惡已盈宣廟中國廣太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遠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墨朝頒羽書
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棼昆明百粤之區戈船下瀨之
士驟擾相尋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粟之用
儻然舍旃與之更始兵革不興版章無損豈非繼述之
善而 明聖之所圖與維時反側初安刑餘肆毒官循
苟且之政將之折衝之太遂啓戎心卒隳成業故談者
有遺論焉黎莫相殘盛衰迭禪程卤較逆無所等差然
皆先後輸誠叩關請命王封永削國體彌尊威已加矣
然後辟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於前事也昔成化時閣

面倖功數從中問所司征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
乃中寢嗚乎兹藎臣之用心哉
孝伯符曰國家拓境迈於漢唐而安南既得復失有遺
憾焉或謂英國肩功屢奏即留填如黔國南人當不復
反而以刑餘荼毒隳彼成績且計黎利縱橫英國尚舋
跳令虎旅再殄應如子儀之走回紇而竟引棄珠崖爲
例益天子意旣厭兵而伏波前車英國當亦籌之熟矣
自韓魏公謂交州險僻多潦霧瘴毒得其地恐不能守
廉以戎索聽爲外臣是矣頃黎莫互爭悉我全力可乘
其敝而戍守單弱曾國圖不追安問啓疆事王弇州言

國家地嬴於交州而取奇大理猶相拆殆幾是哉

朱史氏曰安南事人皆以吳漢東晉兼併爲例不知古今之事勢強弱便利不同宋末漸弱勝國三破之而不能有我　明三定之悉郡縣其地而亦終歸於棄雖直形勢之不便亦事力有所不給也兩廣僅隔一嶺川楚江福環繞三面二百年中大征凡幾所經重臣名將凡幾猶時蹻踣不能盡化爲良民而況嶺外又數千里惟滇廣兩路可入谿谷閒遭千廻萬疊蠻夷穴窟其中教化所不及霈風雷之所不及迅者哉當時連兵二十年只以討逆二字勢不得中止而最後　宣皇決策三楊

佐議割此贅疣纔得寧帖益中國之力十七注西北十三注各山海而此荒荒者有之不爲利反爲害也至嘉靖問建議征討虛聲恐嚇幸而集事稽首款關稱臣入貢削其王號僅復都統之名頒以印文遂停特遣之使自後分爭歸命詭云正名略仍舊案不復以故事繩之兩得休息斯爲盛已

附錄

永樂二十一年交趾上供絲千七百四十七匹漆三千斤蘇木五千斤翠羽三千箇扇萬把其貢自十四年始歲有增益而是歲獨贏

萬曆六年莫氏貢儀金香爐花瓶四副重二百零九兩銀盆一十二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白木香五十斤黑線香八千枝白色土絹二百疋犀角二十座象牙二十枝

萬曆二十六年黎維潭款儀進奏本該國一封臣者一封目臣鄭松者日臣黃廷愛阮黃等八名原官目何謝議乘濟等八名新官目杜汪友宗等十五名代身金人一個銀香爐一個銀花瓶一雙象牙十四雙薰香二十罐速錄罐二十八斤黑線香二萬枝生絹二百疋沉香一百三十六斤代身金人青範金圖首面縛纏渾獨自詛其以叛復故罪視俯有閃爲立而肅容狀閱驗嫌其詛令改範俯伏箝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滿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俯伏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投銀印許潭暫用候鑄給新印至日進繳

天啟六年黎惟祺貢儀補萬曆四十五年八年貢儀與萬曆六年同各用陪臣三通事一行人四從人十三

入安南海陸之道從海者二從陸者三海路一自廣東欽州南大海揚帆一日至西南岸卽交州潮陽鎭伏波以來水軍皆由之　嘉靖中知府張岳又詢得廣東海道自廉州冠山前海發舟北風順利一二日可抵交之海東府若沿海岸以行則烏雷嶺一日至白龍尾白龍尾二日至玉門山又一日至萬寧州萬寧二日至廟山廟山三日至海東府海東二日至經熟社有石堤陳氏所築遏元兵者又一日至白藤江口過天寮巡司南至安陽海口又南至多魚海口各有支港以入交州自白

藤而入經水旁東潮二陽至海陽府復經至靈縣過黃徑平灘等江其自安陽海口而入則經安陽縣至海陽府亦至黃徑等江由南策上洪之北境以入其自塗山而入則取古齋文取空陽縣經安老縣之北至平河縣經南策上洪之南境以入其自多魚口而入則由安老新明二縣至四岐朔洪江至快州經鹹子關以入多魚南為太平海口其路由太平新興二府亦經快州鹹子關口由富良江以入此海道之大略也 陸路一由欽州天涯驛經猫尾港七站至若由萬抵交阯陸行止二百九十一里宋時設砦二一曰鹿井堡在西南控象鼻

沙大水口入海通交州水路一曰三村砦在州東南控寶蛤灣至海口東南轉海即至雷州通角場欽州西南邊又有水口六譚家黃標藏涌西陽大灣大亭六水六並入海之路皆置卒守焉 一由廣西至宋始闢路分為三由憑祥州入者由鎮南關一日至文淵州今行人往來必取道焉由思明府入丘溫者過摩天嶺一日至思陵州由龍州入者一日至平而隘 一由雲南至元始闢路分為二由蒙自縣者經蓮花灘入交之石瀧由河陽隘者循洮江左岸十日至平原然皆山逕難行張輔發兵憑祥沐晟從蒙自抵白鶴縣皆不循伏波故道

別爽攻之策以決勝也（嗣泰編所云六路并書南石記）

黎氏自奉正朔遞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往習學藝備買經傳諸書并抄取禮儀官制內外文武等職與其刑律制度將回本國一一倣行因此風俗文章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校官制朝儀禮樂教化亦自可觀科舉之制鄉試子午卯酉年秋間入場中三場為生徒中四場為貢生會試辰戌丑未年春間入場中四場為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為賜進士及第又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為三魁第一場用九經之文次二場用詔制表之文三場用詩賦之文四場用對策之

文五場入殿庭在國王前用對策之文餘文武官大約倣式稍易其名曰不敢同中國也

唐沈佺期渡海詩曰嘗聞交阯郡南與貫胷連四氣分寒少三光置日偏越人遥捧翟漢將下看鳶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牽別離頻破月容鬢聚催年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

元使與蹟使安南題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廻論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國朝使朝鮮者有詩及賡和甚多使安南者大臣如羅惟敬等詞臣如劉戩等都未之聞要見自鎮夷關外蟠

幗榛莽雖有江山荒蕪不治且奉　迎止于車馬絕無文
物威儀已自淪于夷矣略摘三詩皆出中國名卿忠臣
之手亦爲夷方一文其陋也
平州知州何忠臨難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
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
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
殄叛夷
金幼孜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　恩曉出九重天王事
驅馳念獨賢奉詔尉佗煩陸賈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
自昔通南紀聲教于今遍八埏聖主綏懷恩似海慇懃

德意在敷宣
劉忠愍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南誰道
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鼎玉節頻浮漢客槎山盡鯨波
知雨露星同鰲極記年華諸君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
莫憚賒
登庸之父本廣東東莞縣蜑戶有罪伏水逃免流至安
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萍蓋戲語無跡之
意也萍生登庸父子以漁爲業有勇力黎譓以爲都力
士信任之遂成亂階
孤樹褒談云永樂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二子皆隨入朝

孟曰澄賜姓陳官爲戶部尚書澄善製鎗爲朝廷創神
鎗後貶其官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
世以一人爲國子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仲曰其賜
姓鄧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丞簿）有三子亦令一人
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錮其徭今猶守世業
季曰其官爲指揮久之乞歸祭墓既往即自立爲王季
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還葬於鍾山之傍
季犛篡立殺陳天平首叛動大兵屢戰俘而下獄非降
也赦其子孫澄善神鎗用之從本姓不聞曰陳後爲工
部侍郎老而貧給尚書祿終身不折支未聞貶官尚書

子何以世襲錦衣若念其功則文武不同途既改文階
亦無世國子生之理澄有文學著南翁夢錄盛稱陳氏
先德豈亦諱父之叛逆而不忘舊主耶北虜無姓來降
原有名號者不欲仍虜舊乞立功當授職或列三等皆
賜姓黎自有姓何待于賜又添爲鄧則一家兄弟賜二
姓矣季曰其官歸祭墓自立爲王用兵十餘年終始何
不一及鍾山之傍　孝陵在焉禁地其中非元功不得
賜葬犛是何人死而得與此書陳文端請修正史引之
爲據必有所見偶因安南一節姑識于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五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六

朱國禎謹輯

北征

永樂七年二月命　皇太子監國　上如北京先是
上方渡江虜稍出沒塞外未敢大入尋立本雅失里為
阿漢衆情未附　上遣寧陽伯陳懋左都督何福等出
兵為吳答蘭等聲援答蘭者歸正都督吳允誠之子自
陳受　朝廷重恩願率精騎巡漠北以展報效許之且
益以兵者也時方大發兵征交阯次第削平而　上重
念敵郡且虜時時窺伺非大征不能勦絕遂率禁衛北
上集西北騎士聽征九日壬午發京師戊子謁　皇陵
上親負土益陵諸大臣皆從之三月十九日壬戌至北
京丁丑遣給事中郭驥同都指揮金塔卜歹書諭本雅
失里賜彩幣六月百戶李咬住等歸自虜中言虜為瓦
剌所敗殺郭驥衰散卒欲襲兀良哈諸衛　上怒申飭
嚴備七月三日癸酉命淇國公丘福為征虜大將軍率
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騎十萬往討之戒諭相機而動
仍詰本雅失里殺信使之罪諭且親征八月十五日甲
寅五將軍敗沒臚朐河　上聞歎曰福不從吾言以至
于此而將士何辜此朕不明知人之過卹死者之家書

諭　皇太子決親征仍詔瓦剌順寧王虜得我軍旗幟
器甲詐以攻王慎勿墮彼姦計命尚書夏原吉等措置
餽運　上曰工部所造武剛車足可以運然道遠人力
為難朕欲以所運糧緣途築城貯之量留官軍守護以
俟大軍之至此法良便于是原吉等議餽運自北京至
宣府各倉逐城支給宣府以北用武剛車三萬輛運糧
二十萬石隨軍而行過十日程築一城再十日又築一
城酌量貯糧以俟回食留兵守之虜遁即躡其後亦如
前法築城從之名其城曰平胡殺胡諜報虜欲掠開平
勅成安侯郭亮等謹隄備遣人奏事須取間道行朝廷
[illegible]亦驗實毋忽畧
八年二月皇長孫留守北京夏原吉等輔之初十丁未
發京師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孜從十三日出居庸
關次永安甸五色雲見由宣府大同度德勝關上野狐
嶺　上謂諸學士曰至此看山盡在下矣癸亥　蹕興
和闕武營外時天霽忽大風陰晦　上曰雪且至命軍
士亟回及營雪下已大風復霽英國公張輔自交阯入
見命提督宣府等處操練勅清遠侯王友循野狐嶺抵
德勝關口武安侯鄭亨往宣府萬全督運三月丁卯朔
令王友督中軍安遠伯柳升副之寧遠侯何福武安侯

鄭亨督左右哨寧陽侯陳懋廣恩伯劉才督左右掖都
督劉江等督前哨都督薛祿而下各統精兵聽調初七
日發興和　蹕鳴鑾戍指示諸學士曰此大伯顏山東
北可至開平順寧王馬哈木貢馬謝恩初九日大閱誓
師明日兵行次凌霄峰登絕頂顧諸學士曰此小伯顏
山也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虜尚倔彊果何所
恃時少水夜大雪尺餘軍士足胼栜凡供具減半十六
日兵行諸學士遠道發哨騎尋得之次五雲關野燒逼
近行營　上親仗劒視之分二道繞營外而去十八日
次錦水磧前鋒報見虜蹤蹟下令軍中警備明日進至

二十日次環瓊圖二十二日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兵行
次小甘泉明日進次大甘泉二十九日次清泉源去營
三里許平地泉躍出味甘冽士馬飲不竭賜名神應泉
四月四日庚子夜營中刀戟皆有火光五日次屯雲谷
六日午次玉雪岡七日次玄石坡製銘勒石于立馬峯
日惟日月明惟天地壽玄石立銘與之悠久晚有泉躍
出於地賜名曰天錫八日次鳴鑾鎮掘井不可飲忽雨
作晚至歸化甸泉出于地名曰靈秀十二日至楊林戍
泉出于營西賜名神貺以深入虜地免諸將朔十六日
壬子次禽胡山頂有巨白石刻禽胡山靈濟泉大字銘

勒曰瀚海爲鐔天山爲鍔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十七日
壽節免賀順寧王馬哈木使人來朝勞之次廣武鎮
山下有泉賜名曰清流峯曰靈顯翠秀山多靈異登者
必有風雲勒銘曰于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
我武二十一日次捷勝岡所經多無水每有泉涌出或
風雨得濟二十四日庚申次威虜鎮之水以馳載御水
分衛士日暮　上未食候軍士盡食乃食二十六日次
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歸開京州土達叛命都督
史昭勦之明日至長清塞賜泉名玉華夜漏初下　上
立帳前觀星謂諸學士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又明日

至順安鎮五月丁卯朔賜前高峯名白雲遙見臚朐河
過山四望而下臨河賜名飲馬河駐河上名曰平漠鎮
三日順河東行至祥雲嶽明日至蒼山峽哨騎獲虜諜
五人來獻八日至環翠阜胡騎都指揮欸台獲虜一人
知虜在兀古兒札河聞大軍出塞欲同阿魯台西走不
從遂亂互相賊殺本雅失里將西奔瓦剌阿魯台東走
月暮　上命諸將悉渡河九日命王友劉才留大營河
上築殺胡城駐兵　上率精兵賫二十日糧循河追躡
之十日發聞喜閱諸將以次前進十一日至平虜寨用
鞬韁百戶爲鄉導徑趨兀古兒札河　上策虜西走大

軍北行必至相左欲從西北要之百戶彼中回寨將何所往至卽可禽　上從之十二日兵至果遁賜河名清塵夜倍道追之十三日至斡難河追及虜虜拒戰上登山布陣麾先鋒逆擊敗之本雅失里窮促以七騎渡河遁去俘獲男女輜重仍命劉江梁福追之遂　賜滅胡山十五日諸將各以俘來見皆釋之旋師至立原峯祭斡難山川賜名玄冥河次河上與大營合發捷書報　皇太子下詔頒師二十一日命王友劉才率將士先赴開平勅郭亮運赴應昌尚書吳中運赴禽胡山遂征阿魯台二十四日次蟠龍山二十六日次定遠鎮遣

梁福諭祭去年敗沒將士其陷虜人多得脫歸六月丙申朔次凝翠岡明日經澗欒海子周圍千餘里斡難等七河注之賜名玄冥池六日次清楊戍戒將士無妄發八日次飛雲壑兼程前進九日早哨騎報阿魯台聚衆前山谷中　上先帥數十騎乘高覘軍勢曰巳悉破虜之方麾諸將度山結陣左右相拒數十里虜出沒山谷間且迎且卻少頃請降　上以虜多詐欲緩我師勑諭之阿魯台欲降爲左右所沮又遣其甥朶兒只輸赤上賜酒遣使偕往阿魯台太息終不能決　上知之嚴陣以待虜歛兵不敢發　上以數百騎挑之虜迎戰我

軍大呼疾進阿魯台驚而墜馬死傷塗地餘潰散追奔百餘里阿魯台携家屬遠遁時熱甚少水收兵明日雷雨大作軍中足飲十一日　上率精騎前進諸將咸至長秀川兩岸輜重牛羊百餘里盡收之焚其餘十二日追至回回津發銃砲斬名王以下百數人十四日發廣漠鎮諭諸將曰虜雖潰散必有潛伏窺伺者須擒之命諸軍先發伏騎數百于河曲步卒持銃後行而實土于囊載以誘虜戒曰虜至伏中舉銃伏兵出應之　上按精兵最後發虜望見所載競進果入伏中銃發伏兵盡出虜亟回走　上所率兵躡至虜窮急復奔渡河馬陷

生擒數十人虜盡死自是軍行虜無敢窺後者凡所擒皆兀良哈部下入朝受官復叛附阿魯台悉斬之十五日次寧武鎮降者相踵接捷報　皇太子十六日次紫雲谷諸將皆會賀捷二十五日還至永寧戍王友等紆道不相及其軍士乏食多死者　上怒切責之二十八日至金沙苑勑張輔收王友等制諭就領其衆扶載病卒一人者賞鈔五錠晦日乙丑　皇太孫文武迎鑾表至行在所七月二日丁卯次開平寘將士頒給所獲牛馬　上始肉食八日次獨石明日次龍門　皇太子遣尚書金忠進迎鑾表詹府丞陸中善進袍服　上諭使

入賜諸將俱易服乃易朱鞓十七日壬午駕至北京御殿朝賀大宴陞賞有差安遠伯柳升進爲侯十月　駕發北京十一月還京師

十一年正月丙午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入貢多所求請表詞悖慢且拘留勑使合黑撒答等　上怒命中官海童賫勑條責其罪曰能悔過謝罪待爾如初不然必舉兵致討三月發京師　皇太子監國　皇太孫從四月至北京勑大同寧夏甘肅會兵從征五月韃靼太師阿魯台來奏馬哈木弑其主收傳國璽立荅里巴爲主請發兵願率所部爲前鋒別部十頭不花等亦以爲

言　命姑俟來春十一月勑將士嚴兵各邊哨騎守瞭有失皆斬諸將先行邊大會兵北京

十二年二月命成山侯王通往宣大閱所調軍馬己酉　上大閱近郊庚戌安遠侯柳升領大營諸將分領哨掖前鋒會和寧王阿魯台使至言馬哈木今遣乞塔五率騎卒至興和偵朝廷動靜于是命劉江等先往興和瞥于城之西出兵哨瞭又命譚青率右掖兵往興和操備三月十七日庚寅　駕發北京　皇太孫從行壬辰駐龍虎臺勑居庸關長安嶺守將凡從征官軍非奉令無擅令出入丙申駐雞鳴山晉王濟熺以罪召至命留宣府俟回鑾處分戊戌至宣府庚子發寧遠鎮有兎起于馬前　皇太孫射之應弦而斃辛丑至萬全命忻城伯趙彝建平伯高福尚書吳中郭資等督運四月甲辰朔駐興和大閱己酉頒軍中賞罰號令壬戌至小甘泉以砂磧大陣難行命疏隊循次而前乙丑阿魯台遣使來朝丁卯駐屯雲谷虜酋孛羅不花等來降送之北京己巳駐玄石坡令將士愛惜戰馬五月癸酉朔駐楊林戍傑糧運至翕胡山因瓦剌在西阿魯台在東多詐走使相結命前鋒劉江虜騎東西走者皆執以獻以官軍守糧悉遣還民丁丁丑命各部尚書及光祿卿六科給事

賛爲督陣官己卯駐香泉戊命軍士各賫糧以行辛巳至廣武鎮遣指揮塔不歹往覘瓦剌戊子至喜川命劉江先發精兵往飲馬河偵虜辛卯至蓮兒濕都兒有海子水清冽賜名曰蒙山海（將軍行程之水）二　甲午至通泉泊前鋒報虜數十人東行　上曰此必瓦剌所遣命朱榮覘之得實　上率精兵自間道趨之六月壬寅朔次清流港以淇入近虜下令齊力奮擊甲辰駐雙泉海前鋒劉江至康哈里孩遇虜與戰斬數十人來報　上慮虜必大至嚴備以待乙巳獲虜諜知馬哈木太平距此百里下令秣馬早發丙午兼程而進　皇太孫以鐵騎五百

護行戊申至忽蘭忽失溫値虜來戰頓山巔不發 上
以鐵騎挑戰虜奮而下 上麾柳升等敗之武安侯鄭
亨等追擊虜亨中流矢退寧陽侯陳懋成山侯王通等
率兵攻虜之右虜不爲動都督朱崇指揮呂興等直前
薄虜連發神機砲銃寇死者無算豐城侯李彬都督譚
青馬聚攻其左虜亦鬭聚被創都指揮滿都力戰死
上遙見率鐵騎馳擊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
數千級餘衆潰走大軍乘勝追之度兩高山虜勒餘衆
復戰又敗之追至土剌河生擒數十人答哈木太平等
脫身遠遁會日暮未收兵 皇太孫遣騎四出覘視知

虜已遠走 上始還帳中名其地曰殺胡鎭庚戌班師
殘寇有登高覘望者分兵薄之皆散去戊午回 蹕三
峯山阿魯台遣人來朝命中官王安往勞阿魯台詭言
有疾不能朝仍賜米百石部屬五千石壬戌駐飲馬河
南岸命成安侯郭亮護將士有疾者先歸己巳次黑山
勑諭 皇太子頒詔天下七月五日丙子駐脅胡山命
遼東總兵巫凱師所部還歸原所獲馬悉給軍士乘操
壬午次淸水源命都督金玉等率將軍較尉先還京師
庚寅以馬皆疲弱留與和休暇諸將率步軍扈從癸巳
至宣府己亥至沙河 皇太子迎鑾衣至八月辛丑朔

上至北京壬寅大宴定功賞催作城伯趙彝擅殺運丁
都督譚青受賂揀選不中程都督朱崇擅給驛馬下獄
坐罪十四年九月 駕發北京十一月至京師十五年
三月 駕發京師五月至北京
十九年六月諜阿魯台欲寇邊命諸將嚴備會兵北京
仍運糧戶外置運驛於古北口之北十一月議餽運下
尚書夏原吉吳中于獄兵部尚書方賓自殺戮其屍侍
郎張本都御史王彰等往山東西河南兩直隸大發丁
壯造車運餉集宣府
二十年二月英國公張輔等議分前後二運前運隨大

軍後運次之共用驢三十四萬頭車十一萬七千餘輛
挽車民丁二十三萬五千有奇運糧三十七萬石陽平
侯張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昇總督三月戊寅發京師柳
升領大營餘仍分五哨辛巳次鷄鳴山虜之寇興和者
聞 上親征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貪一得所
欲即走追之徒勞俟草青道闢逾應昌出不意擣之未
晚癸未次宣府四月二日戊子命武安侯鄭亨以萬人
修龍門道路收虜所遺馬二千壬寅大兵以次前進五
月辛酉端午節次獨石宴從征文武丁卯大閱親製平
虜三曲庚午召公侯將上馳射營中辛未次西京故元

往來遊之所癸酉次開平令樵採者不得出長圍
之外大營居中外分五軍建左右哨左右掖總之步卒
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營外長圍各去二
十里丙子次威虜鎮丁丑勅前鋒都督朱榮以哨馬五
千伺虜乙酉次開平六月三日戊子餽運至分給將士
餘悉貯開平命都督吳成等先赴應昌庚寅次長樂鎮
丞木有泉數十躍出壬辰次清平鎮以地平曠特方陣
而進癸巳次威遠川開平報虜攻萬全 上曰此詐也
聞大軍出恐擣巢穴故爲此牽制疾進虜果遁去丙
申次祥雲屯時駐蹕有紫雲覆其上遂賜名甲辰次金

湯湖進至沙泉以沙入泉地令前鋒朱榮等領健卒三
百人人馬二匹齎糧宵行晝伏揉聲息以兵躡後策應
七月四日己未次殺胡原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
御營備言阿魯台所部初聞大軍出皆憂懼日有叛遁
者窘聞 車駕親征阿魯台母及妻罵曰 大明皇帝
何負爾必欲爲逆天負恩事爾死固然而使吾屬駢首
就戮爲俘因將死無差身處皆汝所貽禍也阿魯台盡
棄其馬駝牛羊輜重于海喇之側與其家屬直北遁去
上曰獸窮則走然此黠虜未嘗遠遁信或挾詭詐示弱以
誤我不可不備前哨獲虜部曲亦言虜悉衆夜遁

之而信召朱榮吳成等還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
輜重以兀良哈助阿魯台爲患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令
諸將進擊論曰官軍至虜必西走 朕以兵從西要之
可以盡獲遂以精騎數萬赴之武安侯鄭亨等率大營
次後行庚午 上至屈裂兒河虜寇數萬餘西奔蔚山
澤中遇大軍倉猝逆戰 上麾騎兵爲左右翼夾進寇
望我軍勢盛欲突而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首數百餘
寇自蹂踐死者相枕籍餘皆潰散其地背河前左皆山
大軍依山而陳 上乘高望之見寇稍復聚乃麾兵從
出其右十餘里又急分兵渡河斷其後寇數百人突而

右走盡獲之又麾騎兵出其左十餘里先令甲士持神
機弩伏深林中戒曰寇經此則發又命務陣山下以待
已而寇盡棄其輜重突而左 上麾御前騎士與山下
兵馳追之寇驚走林間神機弩競發寇大潰死傷不可
數計餘寇尚數百人驅馬疾行 上曰必有首虜在其
中須急擊之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抵其巢穴斬首虜
數十人生獲其黨伯克等盡收人口牛羊駝馬焚其輜
重兵器暮次豐潤屯諸將皆賀辛未 上復以兵循河
而西復搗殺甚衆降者釋之丙子 駕至大營將在閱喜
賜以牛羊十餘萬分給將士命寧陽侯陳懋窮追餘寇

八月乙酉朔次清漠川都督馬真力戰被創還至黑山
辛壬辰次威虜川寧陽侯先敗虜于山谷間再益精兵
千餘設伏令武安侯收輜重先行誘虜夾擊大破之死
者過半餘皆遁去戊戌次玻璃谷諸將先入喜峯口候
駕庚子次武平鎮　皇太子遣官來迎以班師書諭
皇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度居庸關壬戌至北京朝賀
封前鋒左都督朱榮為武進伯都督僉事薛貴為安順
伯

二十一年七月戊戌諜阿魯台將復犯邊　命諸將率
兵駐塞外待命分布中左右前後諸軍寧陽侯陳懋等
居前先攻虜之西壬寅發北京甲辰次土木將士畢集
設宴後雨命內侍撤蓋雨即止有軍士取田禾飼馬者
立斬之戊申至宣府八月己酉朔宴行營積陰大霧九
月己卯朔次沙城戊子次西陽河癸未知院阿失帖木
兒等來降備言阿魯台為瓦剌脫驩所敗授正千戶諭
諸將臣撫督嚴備仍　命恭順侯吳克忠以三千人探
之甲寅駐上莊堡陳懋等追至宿嵬山虜皆潰散遇其
王子也先土干來降甲子次天城親獵己巳土干入見
上慰賜之　賜名金忠書諭　皇太子下詔班師申申
還京師

二十二年正月七日甲申大同開平守將并奏虜寇阿
魯台所部侵掠邊境初忠勇王金忠來歸屢言阿魯台
弑主虐人違天逆命數為邊患請發兵討之願身為前
鋒自効　上頗厭兵未許會報至諸大臣力請即日勅
緣邊諸將整兵以俟丙戌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遼東
各選兵以三月至北京其山西兵都督李謙統之先至
宣府三月丁丑朔策進士明日大閱安遠侯柳升領中
軍遂安伯陳英副之英國公張輔領左掖成國公朱勇
副之成山侯王通領右掖興安伯徐亨副之武安侯鄭
亨領左哨保定侯孟瑛副之陽武侯薛祿領右哨新寧

伯譚忠副之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壯士為前鋒
安順伯薛貴恭順伯吳克忠都督李謙等各領兵從
上親諭諸將告以除暴保民之意四月三日戊申　詔
皇太子監國己酉　駕發北京癸丑度居庸關丁巳次
上木己未次長安嶺宴諸將壬戌　壽節免賀次赤城
庚午自獨石次隰寧忠勇王所部指揮同知把里禿等
獲虜諜者言虜去秋聞朝廷兵出挾其屬以遁及冬大
雪丈餘孳畜多死部曲離散比聞大軍且至復遁往答
蘭納木兒河趨荒漠以避所以遣諜者慮聞之不實耳
上曰然寇去此不遠命諸將遠進以獲諜功陞把里禿

爲指揮僉事甲戌發西涼亭次閔安五月乙亥朔次威
虜鎮乙卯次開平甲申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
諭之曰朕昨夕三鼓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
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厭意此寇部屬乎
榮等曰 陛下好生惡殺格于天心此舉固在除暴安
民然火炎昆岡玉石俱燬惟 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
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耶命草 勑遣中官
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井諭部落罪止阿魯台一人頭目
以下悉無所問有能輸誠來歸悉當待以至誠優與恩
賚仍授官職乙酉命安遠侯柳升等率軍士拾道中遺

骸爲叢塚瘞之 上親爲文祭焉丁亥發開平次洪平
鎮戊子召諸將諭以禁暴誅亂止戈爲武凡有降者宜
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嚮我師者悉縱勿殺壬
辰次長樂鎮大學士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遇
栢人慮迫于人今朕至長樂忠與天下同樂何時而庶
幾也榮等對曰聖志如此天必助順乙未次永寧戍丙
申次清平鎮郎元之應昌以重車在後分兵迎之丁酉
宴隨征文武大臣命內侍歌 太祖製詞五章畢爵諭
諸大臣曰先帝戒荒淫之失也戊戌次威遠州己亥宴
文武大臣 上曰朕仰循 皇考之意自製詞五章以

奉天法祖勤政恤民爲言亦將以垂示吾子孫俾有所
警飭遂命內侍歌之羣臣聽畢皆叩頭言 皇帝深思
遠慮前古帝王之所不及六月甲辰朔次祥雲屯丙午
次翠玉峯 勑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等精擇勇士
廣布偵邏如有所得星馳奏來次清泉泊癸丑次金沙
濼陳懋等得胡寇馬九匹來進 勑懋等益加防採戊
午次玉沙泉 上以答蘭納木兒河已近勑諸將嚴兵己
未次龍武岡寧陽侯陳懋忠勇王金忠率師前進且戒
曰若遇賊宜審機行事如兩鋒相當彼投戈下馬即皆
良民勿殺如其來敵先以神機銃攻之長弓勁弩繼其

後遇阿魯台亦勿殺生擒庚申次天馬峯 上以大軍
繼進十數里懋等遣人奏言臣等已至答蘭納木兒河
彌望惟荒草虜隻影不見車轍馬跡亦多漫滅疑已遠
去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陳懋金忠
前行覘賊 駕駐河上以俟壬戌進次倉石岡張輔等
相繼引兵還奏曰臣等分索山谷周廻三百餘里一人
一騎之跡無睹必其遁久矣癸亥次連秀坡陳懋金忠
亦還奏曰臣等引兵白邙山咸無所遇以糧盡故還于
是張輔等奏曰假臣等一月糧率騎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蚤寒一旦有風雪之

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鼎等且休矣朕更思之甲子次
翠雲屯召張輔等曰昨日之言不可易遂命班師乙丑
分兵兩路南歸于是 上率騎士東行武安侯鄭亨等
領步卒西行期會開平丙寅發翠雲屯七月甲戌朔乙
亥發寧遠鎮次廻流灣庚辰次清水源道旁有石崖數
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萬世後知朕親征
到此也令所至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違者斬
丁亥次翠微岡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
曰八月中戊子次雙流濼以旋師遣禮部尚書呂震齎
書諭 皇太子并詔告天下己丑次蒼崖戍 上不豫

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庚寅次榆木川
上大漸召英國公張輔受 遺命傳位 皇太子衣服
禮儀一遵 太祖遺制辛卯 上崩內臣馬榮孟驥等
以六師在遠秘不發喪夜召楊榮金幼孜入議喪事鎔
錫爲椑一遵古禮含斂畢載以龍轝所至朝夕上食如
常儀壬辰次雙筆峯大學士楊榮太監海壽奉 遺命
馳訃 皇太子癸巳次連雲磧壬寅次武平鎮武安侯
鄭亨等所領官軍皆至八月癸卯朔度開平次雙塔甲
辰次威虜鎮楊榮等亦以是日至京師設几筵于宮中
遣 皇太孫來赴仍諭 能舉入長安遂還山西大

同兵將守備乙巳次西京己酉次鵰鶚 皇太孫承
命至發喪庚戌次懷來辛亥入居庸關壬子及郊 皇
太子親王以下迎至宮中奉安于仁智殿加斂納梓宮
頒哀詔

朱史氏曰 太宗五涉虜庭三與虜遇以全師壓殘寇
重以 天威何所不靡然終不能掃之至盡蓋其時邀
潰圍之賊它將無可任者勢必親行親行矣聲勢隆重
虜皆震慴悉遠輜重以精騎出沒山谷間可戰則戰
不勝便走勢固不能盡絶而我亦不勝勞苦且有榆川
之變矣夫太平天子年至六十加五尚矣猶介介鑾輿

于金戈鐵馬間驅馳絶塞不啻躬二將之任豈好勞惡
逸夫遠人情誠見兵將尚疆及吾身用之可以讋威塞
柝窺伺而它皆非所惜也 宣皇親侍行間克繩祖武
遂成喜峯之捷 英皇追慕先烈饒一敵行六師俱覆
謀雖發于王振斷必決于 聖衷相傳 英皇在東宮
宣皇問曰汝能伐虜否應聲曰能蓋其志如此嗚呼是
豈可以易言哉

金文靖幼孜北征記節文

永樂八年二月初十日 上親征 駕出德勝門幼孜
與胡光大廣由安定門晚次清河十一日次沙河楊勉
仁榮始至十三日度居庸關次永安甸大風未幾陰晦
須臾大雪少頃霽天宇澄淨雲霞五采爛然西南諸山
無雲巖壑積雪如銀臺玉闕東北諸山雲掩其半露出
峰頂四顧皆奇 上立帳殿前面東北諸山命臣等西
立觀山 上曰雪後看山此景最佳雖有善畫者莫能
圖其髣髴也其夕從者帳房俱不至清遠侯借送三鼓
取去僅以韇衫覆而寐天明視之其上皆霜臥傍積雪

盈尺十四日發永安甸且行且獵幼孜觀騎逐兔不覺
上馬過前 上笑呼幼孜三人曰到此看山又是一種
奇特蓋諸山雪霽千巖萬壑聳列霄漢瓊瑤璀璨光輝
奪目真奇觀也午次鎮安驛十六日早發行數里道邊
有土垣宛如一小城問之則元時宮酒務每歲幸上都
于此取酒午次雞鳴山相傳以爲唐太宗征高麗至此
登山雞鳴由是得名 上指示曰此山昔順帝北遁其
山忽崩有聲如雷崩處汝等明日過時見之十七日發
雞鳴山山甚峭上有斥堠下有故永寧寺碑歐陽玄撰
碑尚存西北崩處土石猶新下御泥泉流出瀟瀟有

石柱數十比列于河側其半出地上俗傳以爲魯般造
橋未成而止行里餘路甚窄危迫殊甚又行三四里度
橋山下有土垣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尚存更行二
十餘里過坳見山路險如雞鳴石巉然下壓臨河水路
陡絕旁有積雪凝附于岸雪上亦可行但坼裂畏人車
馳馬驟毛髮栗然既過山漸平 上勒馬登高阜召三
人指諸山曰此天之所以限南北也且行且語 上下
馬少坐山嘴賜食十八日次宣府二十日抵大同二十
三日駐宣平二十四日行數里度一河水及馬腹甚迅
近岸冰未解水由下流人馬從冰上度間有缺處下見

水流而薄處僅盈寸度此殷殷更行數里入山峽中
又數里 上登山而行過山下平陸次萬全大風寒徹
雪二十五日行數里至城下 上謂三人曰此城朕所
築過城北入德勝口 上指關口曰如此險人馬安能
度山皆碎石若堆累然入關兩峽石壁崎峭如削時車
馬輳集折關垣以度過關由山峽中行地凍冰滑馬蹄
時蹶間度澗積雪未消從水梁上行大風甚寒下馬便
旋靴底沾雪凝凍滑甚上馬尤難兩手攀鞍皆凍不能
屈伸行二十餘里至野狐嶺 上指東南諸峰曰至此
看山則盡在下矣風沙眯目細石擊面面爲風所吹皆

紫輿下山頂度關門爲車所塞從隄而下地滑馬多
仆者午後至典和城北下營時寒甚從者皆不至惟都
督馬旺先來有帳房要三人避風呼酒酌食驢肉鹿炙
既而　上召獨光大徃曰足寒時不要即附火只頻行
足自煖又曰金幼孜何在恐凍傷其足光大曰適同至
僕者未來在彼控馬至暮帳房不到淸遠侯復借送風
益急帳房不可設以行李堆起略蔽風用帳房覆于上
連衣靴而臥寒不可禁二十六日僕從稍稍至蹕典和
上駐馬營前召三人謂曰汝觀地勢遠見似高阜至卽
又平此卽陰山脊故兵過此又煖爾等昨日過關始見

山陰若因山爲塹因壑爲池守此誰能輕度幼孜等頓
首曰誠如　聖諭　上分布諸哨掖駐典和者十日三
月七日早發行數里過封王陁今名鳳凰山山西南有
故城名沙城西北有海子鴨鵝鴻鴈之數滿其中又度
數山岡午次鳴鑾戍　上指示山謂三人曰此大伯顏
山指其東北曰由此去闊平復曰汝等觀此方知塞外
風景讀書者但紙上見未若爾等今日親見之又曰適
所過沙城卽元之中都在此處最宜牧馬語久始退八
日蹕鳴鑾戍夜　上坐帳殿前舉首望北斗曰汝等觀
北辰正直頭上　次日大閱誓師又次日早發山谷平曠

望東北有山頗高　上曰此卽大伯顏山西北有山甚
長隱隱如雲霧間如海波層疊　上曰此卽小伯顏山
望之若高少焉至其下則又平矣漸近一山見諸軍于
此掘井所出沙有純黄者其色如金白者其色如玉雪
又有青黒者　上令中使下馬取視并示三人觀之又
數里遠望如水近則如積雪乃是鹻池又十餘里過凌
霄峰卽小伯顏山也下見草間有兩途如驛道　上曰
此黄羊野馬所行路也駐營凌霄峰凡五日十六日五
鼓發　駕由東路三人向西路行三十里天明隨　駕
不及三人由哨馬路迷入槖駝山谷中山重疊頂皆石

山下有泉水一泓甚淸飲馬其上泉旁多豐草閒無一
人但見鹿蛻角滿地間見人家居址墳塋漸有數卒驅
驢過問大營所在皆不知前行數十里山轉深遂登高
岡望川之迤北蕭然無人始勒騎回至泉上有數十騎
駐泉北問之皆不能知遂下馬略休息忽有軍師過見
三人亦下馬同立草間問駐蹕處亦不知乃取羊肉醃
鵝餅同食軍師徃東南山谷中尋大營三人由東北而
徃車馬來者漸多皆尋不得行數十里過去者漸回乃
由東北山峽中行峽之南山皆土而北山盡石壁巉巖
峭削小石戴大石層疊高低宛如人所爲者自典和至

此地無寸木但荒草而已惟此石壁之半生一株樹一株
甚青翠可愛如江南人家花園所植者幼孜呼光大曰
此亦塞外一奇想也峽中行十餘里途窮復回穿過數
山忽遇刑部侍郎金純要予下馬息山間食勢忽寧陽
侯至要三人同金侍郎至營午食黄羊天鵝野馬飲燒
酒兩杯予急欲尋大營寧陽侯曰我已五處發馬徃探
待回報相與同徃飲畢又候報馬不至日已暮 上遣
中官二人來尋問之曰大營在五雲關去此八十里寧
陽侯領二千騎與予等偕行行數十里入山谷中下一
山甚險時昏黒下馬徐行過此又上山予馬鞍壞不堪

騎而前騎皆去惟勉仁相去稍近乃呼之少待勉仁覘
予鞍已破裂不可騎乃急追寧陽侯索馬鞍則其去已
遠勉仁遂回以已馬讓予自騎予散馬光大聞之亦勒
馬復回相與盤旋于山頂上不知路所向更過兩山遂
與光大相失勉仁乃要予携數騎下山麓東南有間道
可行時月色昏暗野燒漫山悲風蕭瑟行十數里度大
川望東北行徑山麓有泉潺潺而流乃下馬休息取水
飲上馬復行遥望山外有火光以為必大營所在行數
十里過深澗馬不可度乃復回泉上下馬休息荒草間
時夜已過半値微雨予二人相顧悵悵俟天曙轉馬復

行雨雪交作行一里許至山坡下有一帳房弋戟圍列
漸聞人語聲予意必光大也詢知果然蓋光大與金侍
郎隨數騎追逐一宵亦回息于此去僅數十步彼此皆
不知忽然相見且喜且慰皆有怛然之色十七日早望
東南行逾數十里雪益大隱隱聞銅角聲滿山谷間又
過一山見隊伍前進卽促行五六里徃問之曰左掖寧
馬言 駕起徃前五十里駐營遂同行過都指揮孫霖
與借馬鞍霖推從者所乘與勉仁騎午至錦水磧見
上 上喜曰汝等何來遲三人答以迷道 上問故遂備
言之 上大笑曰爾等皆疲倦且休息出遇方尚書云

昨 上在途屢召不見謂必迷道凡遣傳將令者三十
輩相尋今早又遣十餘人適又問爾三人來未無頃刻
忘也十八日蹕錦水磧傳 旨清遠侯取馬鞍付幼孜
十九日行十餘里道邊有古城 上指示曰此答魯城
也朕嘗獵于此又行十餘里 上登山射黄羊令幼孜
隨觀二十日蹕環瓊圖出塞皆沙漠至此漸見楡林烏
鵲午次歷虜川水多鹻炊飯色皆變黄作氣息食不下
咽日暮 上召三人至帳殿前指示塞北山川曰古交
河在今哈剌火州因兩河相交故名水鹵沙出碑曰唐
之交河郡故知之二十二日午次金剛阜二十五日午

次小甘泉有海子頗寬水甚淸鹹不可飲中多水鳥胡騎云此名鴛鴦海子疑卽鴛鴦濼也地理志云鴛鴦濼在宣府此去宣府遠未必然二十六日發小甘泉 上召語虜中山川指點遼東長白山去可千里午次大甘泉二十七日 上令衛士掘沙穴中跳兔與三人觀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如兔犬不能獲疑卽詩所謂躍躍毚兔者也有海子出鹽色白瑩潔疑卽所謂水晶鹽也二十八日移營大甘泉北七十里二十九日次淸泉源有鹽池鹽色或靑或白蹕凡七日四月

初五日午發曉至屯雲谷初六日早發霜氣甚寒皆衣皮裘戴狐帽行十餘里午次玉雪岡見 上帳殿 上目光大衣狐裘煖帽笑曰今日爲冷學士矣初七日行十餘里遙見一山甚長一峰獨高秀挺如拱揖 上指示曰此賽罕山華言好山也又曰阿十者華言高山也其中人迹少至至則風雷交作故胡騎罕登不則一覽數百里已爲其所窺矣午次玄石坡勒大字初八日午次鳴敎鎮初九初十蹕歸化甸十二日早發由山谷中行地多鼠穴馬行其上輒蹄凡二十餘里見美石如琥珀瑊玏瑪瑙碧玉者其光瑩然蹕楊林戍十六日次胥胡

山頂有巨石勒銘紀行十七日次香泉戍十八日午至廣武鎮中有土城基問人云國初征和林時所築屯糧于此西南山峰有石 上命方賓與三人選最平者書而刻之忽風雨至遂下山有靈異故然遂命之曰顯靈翠秀峰 上登之三人皆從曉次高平陸載水曉炊二十一日次捷勝岡卽其名大書三字二十六日至玄雲谷使臣舒百戶自瓦剌回隨 駕同行聽言瓦剌事夜命寫勅無臬以氈覆地伏而書之書畢已四鼓矣二十七日午次古梵場二十八日行數十里東北有山甚高廣峰嶺聳秀類江南諸山山之下孤峰高起上多白

石元氏諸王塟其下曉至長淸塞夜漏初下 上立帳殿指曰至此則南望北斗矣語久方退三十日至順安鎮 上立帳殿前指營外諸山曰此虜地諸山之入畫者遂令畫工圖之五月初一日行十餘里山多白雲 上召指示前山曰此卽名白雲山又行數里白雲中有白氣挺地私念靑山白雲于茲信然 上曰此山甚高可觀幼孜以爲信然 上笑曰氣也非眞山若誠爲山則天下之山無有過之者度一岡遂見臚朐河又過一岡 上攬轡登其頂四望而下又行數里臨臚朐河立馬久之駐營河上名其地曰平漠鎮初三日順臚朐河

東行午至祥雲𡶶初四日午次蒼山峽哨馬營已值胡
騎四五人得箭一枝來進并得馬四匹同進初五日早
發初九日　上以精騎逐虜止令尚書方賓及光大勉
仁數人隨行命幼孜留營中清遠侯護軍十一日移營
入土城中二十一日　上破虜回叩見寫平胡詔二十
二日起營三人各牽一騎載行李且乘且牽甚艱難晚
次威遠戍無帳房采柳枝作窩鋪長可五六尺潤可三
四尺上覆頑衫下以氈條藉地僅蔽風雨予與光大二
人同臥于是昨讀足下蓬窩詩今復共此清致相視發
笑二十三日午大雨柳窩爲雨所壓衣服皆濕雨止發

威遠戍度臚朐河人馬蟻集雨過水漲渰及馬腹登岸
緣河行數里多經水草各騎而牽馬徐行晚至廣安鎮
被召侯立帳殿外馬驚幾失去二十四日午次蟠龍山
大雨平地水流帳房皆水至暮雨止地濕不可臥令皂
隸采蘆葦鋪地用馬屜及氈席鋪之加毛裘于上略睡
天明視之濕氣滲透氈裘皆潤二十七日發定邊鎮午
至河水稍深撩鞍俯視俱脫衣乘散馬以渡水没馬腰
以上及岸洗足復穿靴衣整裝上馬行數里少駐復行
暮至雙清源夜禁火不舉二十八日發雙清源河水益
深傍河行十八里馬都督當治筏所採皆柳枝並無區

晝指使別渡又行十餘里遇東寧指揮裴牙失帖木兒
縛筏先渡予輩及行李訖然後自渡復炊飯食予三人
再三辭謝乃以鮮魚爲饋裴女直人善騎射　上選其
百人扈從輕財好義觀其所爲勝尋常倍蓰矣晚次平
山甸　上立帳殿前召問渡河之由　上意謂必由官
筏先大備舉裴牙失帖木兒以對　上歎曰朕渡河
蒜已命筏上渡汝何不由彼光大曰臣輩不知及至彼
又無與臣言者　上笑曰今日方爲艱難汝得無懼乎
水大得一木板上有虜字就以進　上命譯使讀之乃
祈雨之言也虜語謂之札達華言雲詛風雨蠢虜中有

此術也二十九日次盤流戍六月初一日次凝翠岡初
二日經闊欒海子　上令往觀去營可五六里有山如
長堤以限水海子甚闊遠望無畔岸但見水高如山白
浪隱隱自高而下天下之物莫平于水嘗經江湖間無
不然者獨此水遠見甚高近則極下此理殆不可曉觀
畢復命　上曰此水周圍千餘里斡難臚朐凡七河注
其中故大遂賜名曰玄冥池晚次玉帶河初三日次雄
武鎮明日次清胡原又明日次澄清河初六日度河穿
入柳林中柳叢密不可行下皆汗泥行五六十里下營
大雨如注至晚不止復起營夜至清揚戍初七日發清

楊戌凡四渡河水甚急午次克忒克剌華言半箇山山
甚險峩繞河攢簇松杉　上曰甚似江南至前山水益
清秀可愛次蒼松峽隔岸坡陀間樹林蓊鬱宛如村落
水邊榆柳繁茂草深數尺而草梢俱爲物所食是日獲
虜二人問之知虜騎曾經過此一宿草爲馬所食也初
八日發蒼松峽度泥河數次河狹水淺兩岸泥深人馬
多陷晚度黑松林光大先往予與勉仁隨後景物鮮好
甚樂之下馬少憩復行數十里下營飼馬日沒復起行
夜入山谷中乘月倍道行上坡下澗不勝崎嶇月落路
黑旌旗甲仗咫尺不能辯幼孜等從寶纛須臾莫知其

處但前騎皆不能行始下馬立半山間除時復上馬下
至平川路多泥淖且陷益難行鄉道亦惑遂止次飛雲
壑初九日行三十餘里凡度數山至一水泉處前哨馬
已見虜列陣待　上飭諸將嚴陣先率數十騎登山望
地勢予等下馬披甲復上隨陣後度一大山見虜出沒
山谷中少頃遣人來僞降先是　上已豫料書勅一紙
以待至是從陣前召取馳馬以進　上曰虜以詐來朕
亦給之乃以勑付去者又行數十里駐兵山谷中時甚
熱自昃不食饑疲殊甚忽皂隸載水一瓶宿飯一盂至
水淘食之甚甘俄陣動亟策馬前行聞砲聲左哨已與

虜戰虜選鋒當我中軍　上麾宿衛鄣擁賊之虜勢披
靡追奔不十餘里予三人同方尚書隨寶纛前進　上
已駐兵靜虜鎮傳令都指揮王貴來收兵貴見予數人
驚曰何故在此　主上已久下營可亟回從之徙返已
百餘里入夜方至營從者無一人在側下馬倦甚且又
饑渴移時皂隸載水飯如前共食益甘之留一瓢飲方
尚書飲畢曰此直二百貫夜三鼓方臥風露頗寒以篩
捕地覆氈衫于上傍風冷冷襲人雖甚倦目不交睫須
臾五鼓起坐待旦初十日早發靜虜鎮命諸將皆由東
行人渴甚以衣于草間漬露水扭出飲之行數十里始

得水遂往飲馬予與勉仁馬多陷泥中時渴甚水皆成
泥不可飲乃回營鞍中官以水一壺飲予三人從者稍
稍至取水就炊食畢即行晚次駐蹕峰十一日次　上先
將精騎窮追虜潰散者令予三人及文職皆隨都督金
玉營中所領馬步後進午始行入山谷中漸見虜棄輜
重進次長秀川輜重彌望十二日隨川東南行虜棄牛
羊狗馬滿山谷暮次回回津十三日光大韃亡馬乎去
廣漠戍歸大營　上逐虜山谷間復大敗之久方回營
三人見于帳殿　上語破賊之故復加慰勞十四日行
數里渡河河濱泥深陷及馬腹餘虜尚出沒來窺我

上挍兵河曲以計敗之虜由是遂寢晚次蔚藍山十五日次寧武鎮十六日次紫雲谷十七次玉潤山十八次紫微岡十九次青陽嶺二十次清華原二十一次淳化鎮二十二早發渡河深及馬鞍光大所乘馬疲乏予騎馬先渡渡訖復以渡光大既渡以爲無水矣復入一水澤中長六七里草深泥水相交再渡兩河泥陷及馬腹晚次秀水溪二十三行十餘里入淙流峽甚險一水流其中路傾側臨水縈回曲折如羊腸日凡七八渡登高下低馬力疲倦三人下馬暫息盼望出峽杳不可到至營遂次峽中二十四發淙流峽晚次錦雲峰二十五次

永寧戍二十六次長樂鎮二十七早發草間多蚊大者如蜻蜓晚次通川甸即應昌東二海子間 上登山遙望指海邊石山曰此即三石山也下山營西南曼陀羅山下有寺基元時公主造此寺出家于此二十八發通川甸晚次金沙宛二十九發金沙宛是程多水途邊榆林沙陀高低樹青沙白甚有可觀 上曰此景猶小李金碧山水也行數十里有大海子水流處稍深先令軍士伐木爲橋以度軍馬晚次玻瓈谷七月初一日次武平鎮北京諸官進表者至初二次開平營于幹耳朶華言宮殿也元時故址猶存荒臺斷礎零落荒烟野草之間矣初四日次環州初五次李陵臺今名威虜驛遂渡數河衣靴皆濕初六次安寧驛初七經元西涼亭故址四面石牆未廢殿基樹木已成抱殿前柏兩行仍在晚次盤谷鎮初八早發入山峽中山路甚險兩山峭對如行夾城中晚次獨石初九次龍門兩山對峙石崖千仞水流其中路由水中行水泛時此處最險初十次燕然關十一次長安嶺至此方出險十五度居庸關 上令幼孜五人記關內橋自八達嶺出關口凡二十三橋既次龍虎臺十六次清河 上令幼孜三人先入城十七日 駕入北京

後北征記

永樂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庚寅 上親征馬步官軍五十餘萬余與學士胡光大庶子楊勉仁偕扈從辰時由安定門出四月壬午朔五日小滿次玉雪岡明日次玄石坡大風明日次鳴鑾戍宋朝初次清風鎮無水大風患瘡以爲坐馬難騎日晴暑寒十六次歸化甸五月一日癸酉次楊林戍初三午次胥胡山次日瘡甚上命太醫賜膏藥初七陰大風寒晚次香泉戍初八陰風寒次廣武鎮即答刺海子夜雨初九大雷雨下雹如雪積二三寸初十次懷遠塞二十日次飲馬河至六月初一始發初

二日循河行二十餘里下營午炊再行暮次祟山塢無水暗宿初三晨發午入一山峽長數十里有水下營作午炊再行晚次玄石海即撒里怯兒元太祖發跡之所舊營建宮殿郊壇每歲于此度夏山川環繞中開數十里前有二海子一鹹一淡西南十里有泉水海子一處西北山有三關口通飲馬河土剌河胡人常出入之處也初四次雙泉海前哨馬來報哨見胡寇數百人稍與戰皆退去初五暮至西北三峽口即康哈里孩無水是日前哨馬與寇相遇交鋒殺敗胡寇數百人宵遁　上率精兵擊大敗之七月初一日回至玉帶川八月初一日還京

蔡氏懌曰自古帝王之自將若宣王伐淮北之夷撥亂反正謂之定師師定者理漢高祖平城之役輕挑強胡謂之漫師師漫者挫隋煬帝唐太宗好大喜功皆有高麗之伐謂之荒師在淫主則亂在英主則衄自是而後若宋太宗財力未贍即欲收復燕雲謂之棘師棘則不支我朝　太祖高皇帝聖明文武淨掃彌天之虜謂之滌世之師　太宗文皇帝仁勇奮發迅摘孽芽未清沙漠謂之繼武之師滌世之師功冠百王繼武之師澤流後裔于嘗謂　文皇帝以萬乘之尊親勒率諸將不憚

逐虜之所今觀此錄始知　聖躬龍潛之時凡虜地山川之險要經練已熟而于焚龍城犁胡虜之策悉已熟于胸中且以正興師鐵騎百萬川湧山峙尚何醜虜之敢犯耶（桑公名悅自有傳係祝允明所撰極言其跌宕自喜斎實不盡然其文不少槩見此作盡雅飭有規撫之則知其為人之大略也）

朱史氏曰　文皇親歷窮荒大申撻伐師武臣力各以職事效勞不必言獨三儒臣單騎從軍栖息一帳房無每失去風砂飛揚冰雪侵凌夜半失道幾乎身膏草野當時死者給事中張斎以子鳳貴求文于劉侍講得傳他之洪洪者恐不少也　聖主英略憂勞天下掃淨胡

塵不憚屢駕軍旅中時時顧問尺書特書于此攸賴諸君子感激知遇委身行間意氣淮遠生死都置度外讀北征記宛然在目又與國史相表裏前記自敘危苦頗詳变而存之有是君有是臣其不自　逸如此太平日久人臣養尊處優好譚先朝故事設身處此當作何狀亦可灑然變色矣

平高煦

宣德元年　上親征漢庶人平之庶人高煦　文皇第
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及郡王稍長者
學于京師高煦與焉　太祖本卷注　文皇于其諸子
尤所加意世子厚重篤好經史稱有人君之度煦獨不
肯學白與晉恭王三子濟熺周定王二子有勳遊嬉輕
躁無行且妬世子每有輕傲之色不爲　太祖所愛建
文初從　仁宗奔喪京師任情縱恣盜舅氏徐輝祖馬
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驛丞北
兵起　仁宗居守煦有膂力善騎射從行頗有功江上

之戰北兵稍却煦適引胡兵至　上撫之曰吾疲甚汝
往督戰世子久疾事成當以汝爲東宮勉之煦力戰破
南師暨　上即位議建儲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煦
時時稱二殿下有大功非人臣相　上遲回久之卒以
世子乃　太祖所立且居守功高長幼分定又　世子
仁孝　王孫英武徐妃彌縫于內諸侍臣諷諭于外永
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煦漢王國雲南怏怏不肯去
上及　仁孝皇后遣　皇太子問故煦大言曰我何罪
黜萬里外　太子曰　父皇性嚴難犯只婉辭曰不欲
遠離其可煦由聽復于　上乃得暫留京師遂請得天

策衛爲護衛矜詫曰天策上將唐太宗之號也此豈偶
然復乘間請兩護衛嘗作詩有申生徒守死王祥枉受
凍之語　仁孝皇后崩　文皇北巡　仁宗監國煦益
橫歲收祿米別爲大量率加三倍强奪商民財貨私造
兵器用漆皮船教習水戰別置軍三千不隸籍兵部除
畜壯士盜劫爲兵馬指揮徐野驢所擒大怒稱至以鐵
瓜撾殺之私械支解無罪人投之江僭用天子車服
監國屢諷戒不聽又數行譖構　監國及其官寮得
罪者甚多侍　上北京其世子瞻壑等皆從煦屢請還
京　上留之不從欲留瞻壑亦不從　上怒行時令羣

臣勿送而長史程石琮紀善周巽等坐不能匡正皆斥
爲交趾吏以蔡瑛周岐鳳代之岐鳳數諫觸煦假他事
送錦衣獄　監國以錦衣獄非王府得送爲曲教諭以
解十四年改國青州曰瘠土又不肯行　上復北巡煦
益選各衛壯軍以隨侍爲名教習武事造作器械　上
益疑勑管府事都督歐陽青盡發還之　上方留北京
深慮根本趣南歸密訪煦舉動悉得其謀大怒因繫西
華門內條其罪數十事命中官黃儼等守之將廢爲庶
人　皇太子懇救解　上厲聲曰吾爲爾計大事不得
不割爾欲養虎自貽患耶　太子跪曰彼誠無狀未必

有害臣之心、 上曰吾爲父乃不能知子彼方以世民
自任目爾爲建成覬我非唐高祖耶削其兩護衛止存
一衛執所狎暱人誅之發詔徙樂安州促即日行、上
頲謂 東宮及 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
可夕擒比至樂安怨望興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
悛、 太宗北征晏駕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
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煦日亦遣數十人入潛伺京師
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書召至倍加歲祿賜
賚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殺其母屢發父過惡 仁宗曰
爾父子何忍也至是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

日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且數曰骨
肉間讒構至此穉子不足誅遣鳳陽守 皇陵于是封
高煦嫡子瞻垣爲漢世子次瞻坴濟陽王瞻域臨淄王
瞻埣昌樂王瞻垶淄川王瞻坪齊東王瞻埆任城王瞻
埧海豐王瞻埛新泰王未幾、 仁宗大漸 太子自南
京奔喪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太子即位賜二
叔視他府特厚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
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材
枓有使臣還言漢王已反四出劫掠軍民上告變者益
衆送駝馬者皆奔還、 上曰其果然耶將元年八月壬

戌朔煦遣枚青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夜縶青
聞於朝密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爲應又散弓
矢旗令眞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
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
後軍諸子各監一軍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
賢韋興千戶王玉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僞授王斌朱
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
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
匿濬行在左僉都御史遣中官侯泰賜書煦言昨枚青
來言叔督過朝廷予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予所

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敷露衷悃且傳播驚疑
或有乘間竊發者不得不略爲之備唯叔鑒之泰至樂
安高煦盛兵見傲倨不拜勅南面坐踞泰大言曰 太
宗信讒削我護衛徙我樂安 仁宗徒以金帛餌我今
又輒云、 祖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此汝試觀
我士馬豈不橫行天下汝報 皇帝急縛姦臣來徐議
吾所欲傍有言送駝馬者皆驚走煦大笑曰吾固知其
怯今中朝必大震無能爲矣泰懼唯唯歸 上問煦何
言泰曰無所言又問治兵如何對無所見 上曰泰二
心已而錦衣官從泰往者具陳其事 上大怒泰曰事

定必治甲子賜遣百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遵洪武永
樂舊制與文臣誥勅封贈　今上修理南巡席殿等事
爲朝廷過斥二三大臣夏原吉等爲姦佞並索誅之文
書與公侯大臣驕言巧詆汙蔑乘輿　上夜召原吉等
入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不才致變亂親藩罪當然
上曰卿何爲是言彼蓋假卿以興兵耳休戚與卿同之
命原吉坐屏左右語議遣陽武侯薛祿討之輔臣榮力
言不可曰昨見命將帥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廷如此
臨事可知且　皇上獨不見李景隆事乎　上默然立
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

願假臣兵二萬擒獻闕下　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
位小人或懷二心行次矣令太索樂安姦諜乙丑勅遣
指揮黃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
令指揮芮勛守居庸關法司盡弛軍旗刑徒從征戊辰
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昶守皇城安鄉伯張安廣
寧伯劉瑞忻城伯趙榮建平伯高遠分守京城每門各
增旗軍六百人己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璡郭敦李
昶督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墡留守廣平侯袁容武安
侯鄭亨都督張昇山雲尚書王淮黃福李友直協守少
師蹇義少傅楊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楊榮太子少保吳中

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行陽武侯薛祿率兵二萬
爲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渡水河錦馬上顧問從臣曰
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安樂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爲
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京師今必引兵南去　上曰
不然濟南雖近未易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
樂安不肯棄而南走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
展轉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幸成事今聞
朕行已膽落敢出戰乎至即擒矣丙子　駕所過見有
司集民修治道路　上命散遣之且諭曰茲秋成之時

民皆急於收穫道途通行者其免除治毋重勞民戊寅
獲樂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不敢
出朱恒應天人方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京大事成
矣衆不從曰爾願赴家奈我輩何文曰煦初聞陽武侯
等將兵攘臂喜曰此易與耳聞親征始懼於是投歸正
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諭衆　上仍書諭煦曰張敖
失國本之貫高淮南受誅始于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
擒獻倡謀者朕與王除過思禮如初不然一戰成擒或
以王爲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　上神武英暢詞旨明

壯我師氣威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駕至鹽山縣馳奏前鋒至樂安約明日出戰　上令大軍蓐食兼行文大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可、上曰兵貴神速彼倉卒舉事何暇深謀設伏且亦無兵可分大軍直抵城下營胼中虎爪牙安施烏合洶洶且自潰矣遂行日暮過慶雲夜分至陽信二縣吏人皆入樂安無一人來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黮分兵壁其四門賊猶乘城舉砲我發神機銃箭聲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　上不許勅諭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城中人多欲執獻煦者煦大

懼密遣人詣行帷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許之是夜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火光燭天壬午移蹕城南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死無為人擒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為邏騎所執見　上羣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劾章示煦且命御史于謙數其罪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　陛下命、上令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脅從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衛癸未令祿本鎮撫樂安改為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其時天久不雨班師之明日連雨道途泥濘　上望見軍士衣皆霑濕[illegible]曳輜重者多困下

令休息後　蹕樂陵黃家店命中官頒繫煦父子先赴京師錦衣衛九月初六、上還京出　御製東征記示羣臣王斌朱恒盛堅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皆戶并授至京皆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戍北為民朱榮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雲青州左衛指揮使楊誠河間衛鎮撫瀛英滄州衛指揮鄭興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繳印馬糧仗數目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發者七百二十七人庶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　上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

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意伸一足勾　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負缸輒起積炭其上然逾時火熾銅鎔庶人死矣諸子皆死今南京織造機房即煦舊邸人猶稱漢府云

喜峰口外破虜

宣德三年八月十四日癸巳、上御奉天門召諸武大臣諭曰胡虜每歲秋高馬肥必來擾邊今農務將畢朕將因田獵親歷諸關警飭兵備卿等整士馬以俟乙未命英國公張輔陽武侯薛祿將京營及徵到士馬悉行簡練其畿內諸衛及薊州以東悉選精銳俟扈從丁酉英公進官軍實數、上曰朕此行豈爲田獵國家雖安不可忘戰但以邊民患虜因此閱武修備乃可無患又曰天氣漸寒往復多至踰月士卒須得温飽遂令戶部每卒給一月行糧更加三斗爲乾餱仍給胖襖鞾鞋從

征文武准永樂例給腳力馬騾傔從悉與行糧敕所至勿得科擾進獻道路過行者毋集民修治都督陳景先修滹河橋可度馬軍而已既度即撤勿多費困民戶部自通州至遵化諸驛各備一宿糧芻兵仗扃各給將士介胄癸卯命少師蹇義少保夏原吉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尚書胡濙吳中侍郎王驥施禮僉都凌晏如太常卿楊溥等各率所屬扈從駙馬廣平侯袁容少師隆平侯張信兵部尚書張本等居守禮部奏定留守事宜勅將士申號令整軍容恤下無擾百姓丙午前鋒軍先發凡邊衛兵官雖犯死罪以下悉贖還職丁未 駕發京師

度潞河駐 蹕虹橋誓師嚴諭諸將九月庚戌朔入薊州境見出時穫後多有滯穗甚喜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所經州縣官耆老俱慰勉之辛亥至石門驛喜峰口守將報兀良哈之衆萬餘人大寧駐會州將至寬河、上曰天遣此虜投死耳進 蹕石門之東召問諸將或請擊之或請益兵 上曰孳虜無能爲也但謂吾無備故敢此來若知朕至便當驚走須擒之不可縱也然此出峯口路隘且險單騎可行若候諸將并進恐緩事機虜聞風且逸去朕以鐵騎三千先邀出其不意可覆而獲也或言三千未必足用 上曰兵在精與和不

在多深入則不足逆戰則有餘矣壬子 蹕遵化縣簡精銳如數人二騎各持十日糧以俟癸丑勅駙馬西寧侯宋瑛武定侯郭玹豐城侯李賢都督冀傑曰今虜寇犯邊朕親往征之爾等率領在營官軍整駐遵化須紀律嚴明晝夜詳慎凡事諸將同議停當而行軍士有侵擾百姓及盜取者悉斬以狥告人得賞量給賞資俟別有勅汝移營前進其文臣扈從者悉留營中惟太子少傅楊榮從發遵化． 蹕灤陽驛甲寅至喜峯口內是日定遠右衛指揮滴雄遇虜力戰死雄益都人總兵巫凱赴興和雄爲前鋒至瑾帽山遇寇與戰被圍數重援

兵不至中矢斃乙卯出口外夜潛師馳四十里蹤寇至
寬河距虜十里虜望我軍以為戍邊之兵悉衆來戰
上分鐵騎為兩翼夾擊之 上親射其前鋒三人殪之
兩翼飛矢如雨虜不能支繼以神機銃聲震虜人馬死
者大半餘悉潰走 上以數騎直前虜望見黃龍旗知
上親在軍中悉下馬羅拜請降皆生擒之悉獲其生口
馬牛輜重丙辰斬其渠魁遂駐寬河分命諸將搜山谷
擒其巢穴忠勇王金忠及其甥把台奏請自效 上從
之有審言于 上曰虜其類也往則不復來 上曰去
留惟任所往朕為天下主顧獨少此二人耶果欲去雖

朝夕置之左右終去豈能必繫又曰只遣一人足矣
上曰朕以誠心待之遣即俱遣留一人反使之蓄疑朕
待此二人素厚犬馬識豢養恩況于人乎彼當有以見
報遂遣之移送所捕獲入關命西寧侯宋琥等殿營前
進 蹕會州重陽節宴文武大臣諸將捕虜先後至
上喜大饗親製詩歌慰勞之辛酉諸軍大會阿魯台朝
貢使者至宣府遣中官往勞之壬戌發會州駐鐵將軍
店以平虜奏 皇太后書諭諸王并勅在京羣臣命虜
中所擒止誅首惡餘悉解縛給食忠勇王金忠獲虜寇
數十人馬騾牛羊數百至 上喜命中官賜內廚酒饌

而飲以大金爵併爵賜之都督把台獲虜生口及馬牛
羊雜至賜亦如之 上顧侍臣曰王者任人亦誠而已
既用之即勿疑上疑之則下思保身脫禍誰復盡心昨
者如惑于人言豈不失此二人心侍臣言外夷之人亦
不可任信太過 上曰外夷人亦未必盡不可信但在
審處得宜漢用金日磾何不可也癸亥 上先命諸將
搜虜畢至則班師至是召文武大臣諭曰諸將至者十
之六七孟冬廟享之期不遠宜早旋師命留二萬人俟
之甲子班師發會州詔告天下駐鐵將軍店丙寅入喜
峯關仍勅各邊嚴備毋謂已安遂可忽也遣近臣還關

隘關下有猛虎數出為害命都督李玉率壯士往捕
上與羣臣往觀虎入圍中 上引弓一矢中之遂為壯
士所擒 上笑曰亦為生民除一害也丁卯 蹕遵化
縣戊辰 蹕三河縣京師進平胡表至辛未仍 蹕虹
橋命過通州二十里駐營諸將皆以明日可至京師
上以前奏 皇太后二十四日至京朝見不可爽命扈
從臣以半先歸癸酉入京謁告上壽甲戌羣臣畢賀諸
將次第皆至所獲不可勝計平虜之績此為最盛云昔
賜筵宴錄

四年　上閱武郊外五年九月乙卯　上巡近郊凡五
日還十月以農事既畢將西巡　勅豐城侯李賢都督
張昇兵部尚書張本右都御史顧佐等居守太監楊瑛
等守皇城內外一應事務與李賢等同心計議毋偏執
誤事丙子　駕發京師蹕玉河諭成國朱勇等今農雖
收畢而禾稼在場民間公私之費皆出于此扈從官軍
不許入民家有所求索違者處以重刑申令各管悉知
之丁丑　蹕龍虎臺命軍士皆先出關光祿寺賜從官
酒饌晚召英國公張輔成國公朱勇尚書蹇義學士楊
士奇楊榮金幼孜楊溥至幄中問郊外民事及邊備久

之復命尚膳賜輔等酒饌　上親酌而飲之即諭道中
見聞有當言者勿隱戊寅　駕度居庸關蹕岔道己卯
獵進中官進鹿免於　皇太后且奏十一日出關天日
晴和隨行將士欣悅禾稼有收邊備亦飭關外軍民足
給皆聖母仁恩所覆無煩　聖念勅恭順侯吳克忠遂
安伯陳英武進伯朱冕太監劉順等循例出境燒荒
上諭行在工部尚書吳中日今歲晴煖然關外氣候且
暮不一宜預備軍士衣鞋其即遣人馳往北京運來給
之庚辰　蹕岔道辛巳　蹕懷來壬午　蹕雷家站召
諸學士諭曰明旦度雞鳴山[illegible]道險隘車騎湊聚難進

卿等慎之寧緩勿速遂賜果茗從容問曰唐太宗過此
非征遼時乎衆對曰然　上曰太宗恃其英武而勤遠
略然此行所喪亦不少衆曰太宗後亦悔之憫忠閣所
以建也真後世帝王之監戒　上笑曰因論此山遂及
太宗又問此山崩于順帝時人率謂元亡之徵溥等以
為何如衆對曰順帝自是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亡
上曰此言正合朕意昔聖帝明王之世未常無災異大
抵國之存亡繫其君德之仁與不仁而已癸未　蹕宣
府之泥河都督譚廣入謁　上勞曰卿　祖宗時宿將
自守邊以來安靜無事皆卿之功簡在朕心未嘗忘也

賜金織文綺衣一襲鈔五千貫又諭廣曰扈從將士敢
違法擾人者悉繫以來晚召蹇義楊士奇金幼孜諭曰
朕明日前行兩程至洗馬林卿三人皆年高不任驅馳
可暫留宣府朕往復只五日即同歸矣又命行在吏部
刑部都察院太常寺及六科都給事中等官皆留宣府
楊榮楊溥胡濙等扈從甲申　蹕老鴉站乙酉　蹕洗
馬林工部運軍士衣鞋至自北京　上命尚書吳中等
即日散給丙戌　蹕洗馬林　上親歷城堡營壘徧閱
士馬鎧甲旗幟皆精　上大悅召見諸帥咸加賞勞丁
亥　蹕洗馬林遣勅諭太監楊瑛等曰朕二十一日旋

師二十五日至京爾等宜敬謹奉侍　聖母皇太后不
得出城迎接是日獨曉、　上御幄殿楊榮等皆侍、上
問人君馭世之權何者爲重榮對曰命德討罪二者是
也　上曰二者天下之公器人君特主之耳若舉十六
相誅四凶而天下悅服此以天下之好惡爲好惡也齊
威王封卽墨大夫以萬家而烹阿大夫齊國大治此不
以左右之好惡爲好惡也故爵賞刑罰至公無私然後
服天下侍臣咸叩首曰誠如　聖諭戊子、回鑾巳丑、
蹕泥河命都督郭義沈清及太監袁琦率軍士留宣府
等處圍獵諭之曰非以爲禽也慮虜寇知朕還京或爲

邊患姑遇有警爾等協同備禦不可輕忽仍戒士卒不
許擾人違者一體治罪庚寅、駐蹕懷來辛卯　蹕岔道
壬辰、駕至京師六年十月丙午　駕往西湖庚戌還
九年九月、　上臨朝諭羣臣曰武有七德保泰安民二
也況天下既安不可忘武今稽事既成朝政多暇朕將
親帥六師巡邊申飭武備庶幾永保無虞癸未發京師
乙酉出居庸關獵于坌道戊子次懷來出　御製詩示
楊士奇等命和庚辰、蹕宣府阿魯台之子及其黨皆
來歸撫納之庚子回　鑾十月甲辰朔　上次龍虎臺
丙午還京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七

朱國禎輯

撫勦叛民 廬陵縣

文皇初即位江西廬陵縣民有嘯聚劫掠者三司奏請發兵討之 上曰此無能為患官軍一出必傷及善良但遣使特勑諭之可也遂遣行人許子謨賫勑諭曰昔我 太祖高皇帝開基創業首得江西資其供給以定天下三十餘年屢加恩澤民皆樂生近兵禍連歲有司怠于撫䘏民不聊生無所控訴致有潛避山林保全性命皆出於不得已也念其所自亦可矜憫朕即位之後

一切罪犯悉赦不問今為天下主嘉與百姓共樂平治特差行人賫勑諭爾宥爾之罪其即各復原業永為太平之民如執迷不悛發兵討罪後悔無及仍勑都督韓觀往招撫之皆散

大寧桂林

永樂元年四月 勑北京留守都督府曰比大寧諸衛官軍多逃去相聚劫掠罪本難容朕念此輩皆 太祖皇帝所養東征西伐嘗奮力効勞後出于一時畏罪逃聚衣食無資遂至劫奪陷為盜賊改過無由可即差人賫勑往諭朕意既往之罪咸釋不問宜革心悔過各復

職役庶保無虞 閏十一月兵部主事牟倫奏臣往廣東撫諭桂林諸賊皆已歸化竊謂此輩作亂未盡殲夷穴處巖居惟事剽掠今雖革面終然異心如安定縣首賊韋香等先皆向化今復為非重勞官軍深入勦捕臣思賊衆別無技能惟倚恃險阻出沒不時兵至則散匿溪洞兵退則出劫鄉閭官軍皆非本處之人不能探知動靜且觸冒嵐瘴多致疾病難以有功惟彼土兵熟知道路諳識賊情若資其力可以收効今後如遇竊發則命土兵與官軍合勢攻擊有得就以與之彼慕利爭先勇於用命可以傾其巢穴絕其黨類既免轉運供給之

勞又無損失軍伍之患從之仍諭部院今天下無事惟當休養斯民修禮樂興教化豈當復言用兵

鍾均道

二年五月 勑諭廣東三司官曰往歲都督僉事韓觀奏鍾均道已死朕不復究今布政司言其尚在欲調兵勦捕事尚未明且勿遽動爾等但盡撫綏下人之道無為多事以擾害之在上有愛民之心貴將下無失所之民民既得所自不為患且人孰不願為善間為不善亦有出於不得已者既能改過亦咎之無絕其自新之路此人果在能不為非即聽其安生樂業不必推問今尤

八蠻自昔不歸附者皆來朝貢隨其大小授以名爵特
鍾均道果不死能惕然悔過來歸朕謹遵 皇考待杜
回子之道處之豈忍使其終身偷生山林而不在吾化
育之內哉鍾均道在建文中嘗作亂南雄韶州諸郡之
間聞 上卽位遂潛伏無蹤跡其黨皆散相傳均道已
死後有別報故 詔諭云然然終無實驗

陳承定

十一年龍溪縣盜平縣與廣東潮州接境山谷巖阻有
陳承定者負險爲寇抄掠傍縣累歲不能制知縣劉孟
雍初至或請聞于朝一指揮將京兵數千至可立勦口

師之所過荊棘生焉且此小寇奏聞必以爲事大上廑
聖懷傳之必且驚疑遠近守土者將安民是賴而反擾
動如此非吾志也或請約廣東兵合討曰賊在境內與
彼何與彼執爲辭徒增觀望無益于事況賊聞逃去更
從何處蹤蹟貽害隣境爲患滋大遂密以計掩捕獲之
方陞安州知州士民保留以新銜仍縣事卒于官孟雍
南昌人

唐賽兒

十八年二月山東蒲臺縣妖婦唐賽兒聚衆作亂賽兒
縣民林三妻少好佛誦經自稱佛母詭言能知前後成
敗事又云能剪紙爲人馬相戰聞徒來益都諸城安丘
莒州卽墨壽光諸州縣扇誘小民於是奸人劉信劉俊
賓鴻董彥杲各率衆從之擁至五百餘人據益都卸
石棚寨掠鄉村驅脅良善指揮高鳳領兵捕之賊夜乘
間衝擊官兵潰散鳳等皆陷事聞遣人馳驛招撫之又
慮賊據高阜梗不從命遣安遠侯柳升將京營兵五千
往討三月巳巳沂州衛奏莒州賊董彥杲等聚衆二千
餘人以紅白旗爲號縱火行刼莒州千戶孫恭等往招
撫不服殺其從者勢甚猖獗巳分官軍助守莒州 上
勑安遠侯柳升分兵速勦辛丑升兵至益都圍賊於卸

石棚寨遣指揮吳亮招之不應賊黨耿童兒下寨乞降
云寨中食盡且無水東門舊有汲道賽兒等議遁此宵
遁升卽往據之薄暮慮賊劫營令諸軍稍退夜三鼓賊
來襲營與戰多被傷都指揮劉忠力戰中流矢死賽兒
及劉信等潛遁黎明升等始覺追捕獲劉俊等男婦一
百三十四人賊墜巖谷死者甚衆而賽兒等竟不獲甲
申山東都指揮僉事衛靑大敗賊于安丘先是賊首賓
鴻等攻安丘知縣張𤕤縣丞馬撝集民夫八百餘人以
死拒戰賊不能克復集莒州卽墨之衆男婦合萬餘人
併力來攻聲言屠城時靑備倭海上聞安丘圍急率千

騎晝夜兼行猝到城下奮擊賊不能支敗走復收餘衆
再戰城中人亦鼓譟出擊大敗賊遁去殺賊二千餘
人生擒四千餘人皆斬而收其孥時城中巳不支使青
之稍遲必陷於賊既而升至青迎謁怒其不待捽出之
青亦爲屈是日指揮僉事王眞亦以兵一百五十人擊
敗賊於諸城盡戮之各械首惡送京師山東之賊悉平
戊戌行在刑部尚書吳中等劾奏升受命不卽就道及
臨賊境又不設備致賊夜斫營殺傷軍士都指揮劉忠
與升夾攻忠身先軍士幾破賊衆升忌其功成不肯救
致忠力盡而斃賊遂得間遁去升遣指揮馬貴等追之

所過騷擾不可勝言升亦不鬭及衛青破賊後三日始
至反忌功擠辱之人臣不忠莫此爲甚遂下升于吏
上以賽兒久不獲慮削髮爲尼或混處女道士中遂命
法司凡北京山東境內尼及道士逮至京詰之又命在
外有司凡軍民婦女出嫁爲尼道姑悉送京師後山東
俘賽兒黨三千餘人至夏原吉入奏曰審之皆平人被
怨家牽引者　上悉赦之衆遮道呼公生我原吉麾手
止之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
朱史氏曰聖人治天下要以生人爲主故曰一夫不獲
時予之辜又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害且不可

而況犯上作亂又挾妖術扇誘者乎　文皇卽位于嚮
聚之衆諭之使解于逖匿之賊招之使來懇懇肫肫惟
恐傷之惟恐遺之至不難遣使領詔曠然天地之量至
今猶可想見獨于唐賽兒之逖竄之至盡彈章付之法
司逋侯至于下吏甚者遍逮諸尼致詰不少恕何若是
烈哉蓋禍芽不可不折民志不可不定威在必申要使
絕形影杜疑似事定卽止決無蔓延由前觀之在于安
反側由後觀之在于殲渠魁操縱之間作用異而意則
同參看自見其妙自極于神乃若劉孟雍以一縣令捕
劇盜如反掌眞足當精兵三千人主聖臣賢人人得盡
其才嗚呼盛哉

聿敬曉

宣德元年先是慶遠府宜山思恩等縣民韋敬曉等作亂柳州僮蠻相扇而起鎮遠侯顧興祖討之兵至柳州遣人諭之凡降者釋其罪令有司綏撫敬曉等聞之率其黨男女三百餘人詣營歸款願改過向化至是興祖以聞 上謂尚書張本曰常情皆貪生懼死亂民之心豈異於人哉本對曰此由 陛下聖德開導其生路不然悉死於兵矣 上曰卿更體朕意遣人諭鎮遠侯及郡縣長吏令撫恤降附招輯流亡毋令失所

松江海寇豪盜

大理卿胡槩執松江土豪及亡賴虐民者械送至京其中有殺人取財奪人妻女侵盜稅糧因公科斂以一取十老吏滑胥逞奸肆毒皆府縣不能制者未幾海鹽人史慶真聚衆劫掠官兵至則逃入海不可蹤跡兵退復還多行賄掩蔽槩請錦衣兵逐捕逃至江西擒斬之其餘豪橫甚多嚴治不少貸因平望而東蕩漾據爲淵藪出掠奏設秀水平湖桐鄉嘉善四縣

浙直豪頑

浙江及直隸松江等處逃軍逃吏逃囚與頑民之避役者騁兇恣暴凌虐鄉里挾制官府稍覺被獲輒造誣詞令家人妄訴有詞連千人或三五百人者及逮至事多誣捏上妨公務下戕良善其害甚于盜賊御史吳訥以爲言命果有冤抑須自下而上陳訴有越次者准洪武中例發回應理衙門斷決其告百人之上料事有輕重其奏差官同趣按三司究查懲治若連公差京官及方面正佐及各府正官則先執事內人鞫訊果有干涉方行逮問（下溪州土古送文子作亂擅開九長官司討擒之并其黨四百餘人皆正法）

靈山縣

廣西橫州及貴縣賊二百餘人入欽州殺靈山縣知縣封興仲虜官民婦女財畜及官庫儀仗回至馴象衛境

指揮張信擊之擒從賊數人賊首遁走命鎮遠侯顧興祖捕之

陳才

六年浙江麗水青田等縣盜陳才等三百餘人屯聚建安之湯洋山號將軍被甲持刄建旗鳴鼓往來旁近諸縣殺人掠財福建都司遣鎮撫董祥往捕官軍被傷者十餘人神馭軍無紀律所過肆掠爲民害有司以聞 上謂行在兵部曰官軍擾民甚于盜賊法不可廢神罪命按察司究治遂移勑切責都司令量調官軍委都指揮劉海率領捕賊毋遺民患仍勑福建行都司及浙江

都司各遣官軍同進必獲賊首不獲及縱軍擾民者悉
治罪
新淦縣
江西新淦縣縣丞厲中有罪伏誅中與土豪同惡害民
凡徵科必非法箠楚加數十倍取之所獲金銀綿綺不
可勝紀民不勝毒虐遂集衆焚劫土豪家而走山谷屯
聚中與巡檢張斌等率衆捕之民奮前殺斌而縛中詣
京師訴之至南康官軍掩捕民械送京悉置于法 上
以激變由中命斬之梟首于縣以狥仍籍其家徙其屬
戍遼東

南溪諸縣
壬戌四川南溪富順捷為諸縣強賊白晝劫掠民財總
兵官都督陳懷及都布二司俱遣人捕之被賊殺傷時
副都御史胡應督採木于蜀劾奏 上勑懷等曰率兵
捕賊反為所傷罪可逃乎其即會議設法捕之如再稽
遲一體論罪
錢成言
溧陽縣人錢成言其子質嘗病死復生見李老君謂其
有福可圖大事遂招集徒黨殺人焚廬舍謀反從者六
十四人有司捕之悉獲南守備襄城伯李隆以聞 上
曰此輩又欲為張角耶 勑隆發兵捕之悉就擒械至
斬諸市
三縣刁頑
巡撫侍郎周忱奏廣德州及溧陽溧水宜興三縣邊湖
近山人多頑獷有司徵稅糧勾攝公務多抗拒不服甚
至聚衆劫掠近有被獲者其財物以萬計又得其偽造
各衛倉及縣印一十七顆蓋用私造文書侵欺稅糧州
縣官吏或柔懦無為或受其財賂反被挾制不能究治
民之刁詐者愈多乞不拘常例選朝臣廉明幹能者數
人賜之勑書令署掌各州縣與正佐官一同僉書二三

年其弊盡革則令還京衙在吏部言內外郡縣自洪武
永樂以來官有常員事有專責無京官署掌之例況周
忱職在催糧撫民民頑為盜所當理者既無所施設徒
欲變亂舊制劾治其罪 上曰忱言不過欲得人理民
非有他不問爾吏部須慎擇守令苟得其人安有是哉
蕭彥真
巡撫侍郎趙新奏比者永新縣梅花洞賊首蕭彥真等
劫掠僭稱將軍千戶吉安長沙兩府皆被其害調江西
湖廣二都司兵三千餘人勦捕屯聚鄉邑日出巡邏今
已逾年賊未盡獲官兵所至之處宰殺孳畜一空居民

不堪乞撤回止令湖廣附近茶陵衛江西永新千户所各以官軍百人駐要地捕之　上諭行在兵部曰言有恒言盗賊尚可官軍殺我此甚言官軍之害宜從新言悉令召還但督三司巡按千有司緝捕又勅江西湖廣都司布按二司曰古人有單車諭賊而降之者有用計間賊自散者顧方畧如何不在興師動衆也今此小寇用兵三千無益而有害其令官軍歸原衛所止留二百人巡捕爾等協謀定策或推誠撫諭使改過歸正或招論不服以計殄滅悉從所便後彦真等赴官陳首宥之皆令復業

顏福佑

福建永春縣典史王驥華奏縣民顏福佑等深居山谷恃險不供徭役嘯聚衆歃血爲盟以抗拒官府請發兵捕之　上謂尚書胡濙等曰古賢守令德化所感有蝗不入境虎渡河者豈有人不可化者彼之抗拒必有其由而遽欲加兵非討其會三司及巡按同往撫諭且察其所由如果民之頑獷亦具以聞

禁游僧

七年湖廣荊門州判官陳襄言各處近有惰民不顧父母妻從異端私自削髮賄求有司文憑以雲遊化緣爲名遍歷市井鄉村誘惑愚夫愚婦靡所不爲所至官司以其爲僧不之盤詰姦人得以恣肆因而爲盜乞勅天下有司關津但遇削髮之人捕送回籍治罪如律果是僧徒止居本處不許出境庶革奸弊從之

復設廣安州守千戶

復設廣安州守禦千戶所先四川副使朱與言奏重慶府合州定遠等縣與順慶府廣安州岳池大行渠及夔州府新寧梁山接境深山大谷延袤數百里往者廣安盜起設千戶所守禦後以盜息革罷今所治尚存乞如舊開設從之命四川都司分撥官軍戍守以遏盜賊保衛居民

朱南鵬

八年贛州府會昌縣民朱南政及弟南鵬等五人糾合亡賴劫掠軍民其父泰力止之南鵬殺其父鄉民劉伯昂饒思賢擒南政等四人送于官鵬逃率其黨二百餘人圍劉伯昂家殺其母侍郎趙新招撫南鵬等皆降其黨亦相繼復業已而南鵬復聚衆圍思賢家盡殺其父子兄弟劫其財復逃入山叛深爲民患請發兵誅之勅新與三司巡按但捕兇渠脅從者俱釋之

夏允施

九年永豐縣民夏九旭世豪里中與其鄰爭田格鬭偶爲飛瓦所中大怒集莊丁圍其家殺二十五人聞于官逮治抗拒又殺數人縣尉以百人往未敢進招九旭諭以官法不聽執尉撻之隨醉以酒縱歸自稱都督署子弟爲指揮等官　上得奏曰此狂人耳遣官往諭必自歸刑部侍郎魏源江西建昌人援壤自請往許之或言諭而不從且辱命使須臨以兵節不聽可一鼓擒也乃遣都督任禮率京兵二千繼往九旭果倔彊拒源不得入禮兵至分前後二枝以孱卒攻其前遇矢石奔退賊大咲曰此紙人馬耳其精兵自後排柵而入縱火烟焰

漲天賊反顧奔潰九旭易服而遁追擒之并其黨八人斬于市餘皆宥免

曾法良

英皇初立有大盤山之賊山在江西撫州府樂安縣深險與南贛相接民獷悍多盜又連水旱艱食有曾法良者因據險嘯聚造妖言僭名號逼脅近山居民爲亂衆至三萬　屢撫諭佯許終不散巡按陳富督都指揮等官進兵討平之同時河南賊李剛畿内賊孫旭林皆伏誅左僉都王翔鎮江西楊士奇所薦也崇善良抑奸貪手栽凜然盜爲衰息

朱史氏曰以　二祖蕩滌之後威震殊俗可謂盛矣而中土數十餘年休養生息之民顧時時見告此豈經制未明芽櫱易作以致潢池之弄想當時兵權尚屬都司布按蘶爲武夫必不相下有司觀望不肯盡力都司亦未必得人所遣衛所之兵素無紀律不用命而新設巡撫行移體統間尚多彼此齟齬故窺伺者易動結聚者難除聚且數萬人聞于朝甚至大臣往諭大將領兵雖夷滅甚易德音時頒其亦少煩料理矣今法網日密權柄有歸似可無慮而所在潛伏倏忽不必有主名而實有賠窩爲鄉里害賦稅之督責日煩官吏之侵漁日甚

此江南之大患而江北則流賊克斥辟血氣既衰之人遍身癬疥爪剔膚撓其得幸安眠食長養精神否舍曰康寧而欲求壽考元氣之與存幾何請以身喻聯大可憂所幸　聖天子厲精如日中天節儉身爲之先可以足餉神武時用不測可以用兵是且計日待矣自正統後小盜旋起旋撲西楊奏對謂積遁未禍所致是則然矣然儘有豪富自恣畏法網相激而起者故能概用力剪除而後朝忱得敷其澤然間作不靖者亦屢屢見告矣至　國初逃民甚多還家者十不一二開曠之田有代賠之苦　詔書數燭終不能盡亂所由興不

數年閩浙廣盜大起延及江西蓋其地崇山峻嶺相聯比據為巢穴時出劫掠州縣兵寡不能制又互相推委官其地者反與賊為市取利破城殺將置不以聞按臣耳目難周奏報互異前後用兵十餘年始定自後虜患日棘中國悉力備西北內盜之起伏與用兵之勝負全視守土者智愚清濁何如失守之罰既重固圉之策全疎不得已用土兵其患乃甚于賊又不得已用邊兵紛紛初無定着上既不能識破先事而圖下亦止于奉行臨事互相變幻易亦返其本而思之本者何擇守令寬民力是也

平閩寇

鄧茂七本名雲江西建昌人與弟茂八故稱豪俠殺人避仇變名走閩之寧化縣縣民陳政景素無賴留之兩人並假信義為衆所推立為社會長邑故饒田田家例于歲租外別取佃者雞酒且侵辱之兩人不平謂輸穀自其分別取何名倡衆罷之其田僻遠者令主家自運有田者弗便也羣走縣言狀縣來捕格殺捕者縣以一巡檢調官軍三百人圍之益鼓衆殺傷官軍殆盡遂反時參政宋彰交趾人居京素交內官以萬金賂王振得官抵任計營所費驗戶出銀貧者甚以為苦聞之響應

勢頗猖獗劫上杭從者日衆攻汀州官軍悉力禦之推官王得仁擒政景等八十四人俘京斬之論功陞賞茂七逸去益嘯聚至萬餘人正統十三年進據杉關劫奪行旅遂攻光澤直抵邵武所至官民逃匿殆盡順昌據之而是時尤溪有爐主蔣福成者亦乘亂號集據縣與茂七為聲援先巡按柴文顯匿不以聞賊攻沙縣且及延平後巡按汪澄將按部留會城不出刷卷御史張海被劫諭之且降澄忌之適御史丁瑄來察賊情澄附瑄疏奏以抑海瑄借藩臬至延平遣同知鄧洪帥兵二千人勦之官軍皆沒瑄覺澄誤已且以調兵多為所阻遣

使諭賊解散疏免其死茂七笑曰吾豈畏死求免者耶
以吾衆取延平據建寧塞二關傳檄而下八閩誰能難
我遂殺使者據沙縣僞稱剗平王設官屬瑄復遣張都
司劉指揮率兵四千人來勦行二十里至雙溪口道隘
軍不能成列賊二十餘伏村店侯兵過突起排柵塞道
遂殺張都司并殿者前驅還格戰賊登山大喊官軍驚
潰事聞先遣錦衣千戶劉壽兵部給榜招撫尋用都御
史張楷同都督劉聚陳榮及諸副將陳詔劉德新討之
楷以其年九月出師至南畿分遣德新率兵由江西道
建昌會邵武而自由浙入閩兵三千韃韃回回各三百

爲五百死至常山請益兵、、璽書屢下令持重相機毋
墮賊計十一月至廣信會處州賊葉宗留掠鉛山道多
梗江西巡按韓雍及二司官請兵防護以五百人徃邊
于黃柏鋪射死宗留餘賊奔散茂七巳順流至延平張
海奏府臣與參議金敬等官登城諭以禍福內有衣紅
者突出言我等俱是良民苦被富民擾害有司官吏不
與分理無所控訴不得巳聚衆爲非若奏聞朝廷悉與
寬宥即當自散旣而退去復來言我等家產破蕩巳盡
乞免差役三年庶可安生臣等許以奏聞即各舞蹈而
去蒞赴覽奏論兵部悉許之而賊知罪重終不肯散海

使使趣迎楷楷自廣信馳使招撫時處州餘賊見官兵
趨閩出掠如故楷命指揮戴禮以兵往陳榮謂楷曰受
命討賊今延平事急而鉛山不通大軍密邇二賊並熾
我輩逗遛不進僅遣一部將、朝廷知之何所逃罪楷
然之更遣榮與俱榮軍無紀律猝遇賊戰敗榮禮皆死
賊旣得勢拔寨徃浦城茂七方攻邵武楷遣兵救之適
去、朝廷以楷兵少且賊巳大聚决不可撫復遣尚書
金濂寧陽侯陳懋保定伯梁瑤平江伯陳豫等率京營
及江浙等處軍討之以中官曹吉祥爲監軍旣敗書聞
切責立功時延平圍巳久副使邵宏譽等與戰射殺賊

百餘人我軍亡者倍之德新兵至建陽亦與賊戰殺千
五百餘人并賊首魏宗得士氣稍振賊于近城五里斷
橋爲守道阻楷使建安知縣胡欽招諭賊從黃琴等令
復業禁民無得復讐琴遁降建陽路始通先此沙縣賊
張出孫羅汝先等到延平自首復業至是引從賊來降
詢之謂賊自敗後據險自衛未可力取請爲官從中說
賊使出攻城而後官悉師扼之吾陰爲內應適可擒也
楷許之十四年正月賊大掠走龍泉僞將劉宗羅海即
七等依山而寨者爲黃琴所縛楷益兵趨延平擊殺賊
千餘人賊稍却移軍建陽聲言徃處討賊以誤之守建

寧者張璞素有戰功加參政仍府事由是戰死指揮聞彝
敕僉事鄭等軍亦至賊遂退十二月賊復攻延平則張由孫
羅汝先所誘而出者指揮徐新等以精兵伏溪旁與戰大
遣賊素所易閩軍挑之戰賊乘勝度橋橋畢伏發大
破賊殺數百人擒數十人戎七中流矢死（史云爲指揮劉福追及[illegible]）
之福州道始通餘賊復擁茂七兄子伯孫爲主據沙縣
尤龍山寨陳豫等攻破之獲茂七家屬爲都督黃宗富
等一百五十三人副使鄭宏奉亦獲伯孫等五十七人參
政寧民婦廖氏被賊擄去獻爲妾多力妖淫善劍號女
將軍兵敗歸毋家爲指揮王鈸所擒諸將各免後擒獲

從賊送邵武斬之於璽書褒諭錄降賊黃琪爲主簿羅
汝先爲縣丞茂七有將張留孫者極驍勇伯孫甚倚任
之千戶龔遂榮佯爲書貽之令立功贖罪若素有約者
故使諜誤致伯孫所疑有私殺之由是賊黨人人自危
竟得斬至盡賊之初起不過數百人山谷中鄉村僻陋
傳聲震駭畏死遇郎投入後利擄掠從者如市蔓以難
寇聲勢益張又承平久兵衛俱廢自南漳以南建陽以
北城守皆潰盡爲賊有延平一府旋失旋復賊不久留
官軍得入然不敢以聞也指用兵七月六勅書下者無
虛月月帑空虛當時三楊已沒宦振用事本兵鄺埜徐

上事宜欲先領賞切責所下　勅委曲精詳切中情實
上之英明可知指揮陳豫等回兵討處州賊平之其功
不小指以詩句爲給事所彈落職文顯澄逮治坐斬王
木虜變賞亦不行
鄺疏云賊情變詐人心驚疑臣等猥典兵政偶有所見
不敢不言列緊切三事一　用兵賞罰爲重福建征進官
軍多係山東河南及江北直隸衛所赴京輪操之數居
京日久衣裝敝壞其浙江江西調去者又皆運糧甫畢
未得休息彼此迫于貧困銳氣何由振作乞令所司措
置銀布預爲賞犒以慰其心以作其勇一用兵必將帥

得人爾後士卒用命都督毛福壽勇贊冠軍指揮郭登
素有謀略俱習經戰陣乞授副總兵參將等任選東昌
河間等處達軍六千人隸之令與陳懋等各合勢協力
庶幾賊徒易爲殄滅一　南京國家根本之地操軍已調
雲南福建等處征進所存僅二萬餘而附近浙福江西
多盜宜以南都留守司屬衛及直隸揚州高郵廬州等
衛所今次赴京輪操官軍暫令赴南京操練守衛倘閩
浙事急用以應援亦可就近調遣　上曰埜等皆掌兵
政不量事情宮事朝廷賞功自有定格如何要先給賞
況命總兵官統大軍勦賊又請選將南京已有重兵操

備又請留京操軍此等小寇尚爾設有大事何以處之姑記罪再妄言重治不宥（此正統十三年事鄭清謹上言觀此疏兵略果非所長下切責勝 英宗年已二十二歲三楊俱沒必出獨斷真 聖主也）戶部主事孟玘言福建賊鄧茂七等攻劫郡縣肆行無忌葢因官軍驕惰臨敵退縮所致重煩 聖慮命將出師然福建郡縣多與江西浙江廣東地盼相接竊慮賊徒聞風逬竄猝難殄滅宜令總兵等官分道而進預據要害以絕其去路然後直取延平以擣其巢穴彼或伏匿山林則持重以待之重圍以困之彼無資糧亦將自斃 上覽其言命總兵叅將等官知之 御史周鑑等言鄧茂七葉宗留

煽亂閩浙江西地與相連恐有不靖請命大臣鎮撫遂以侍郎楊寧往江西并命大理寺丞張驥往浙江寧至奏諜報沙縣賊陳政景攻汀州甚急欲請兵援之然石城瑞金賊亦不靖寧化賊首張伯堅巢穴去石城甚邇聲勢相連故不敢遠出惟戒嚴守備候間會兵攻勦 上曰巳勑總兵官陳懋等進勦矣寧整搠官軍民壯酌量賊勢如可破乘其不備徑擣寧化庶賊無駐劄之所不敢擾漳州境而汀州之圍亦可解尋政景就擒而茂七勢愈盛舍汀漳而延平矣事平命錦衣衛遣人馳驛往福建會同撫按等官查究賊徒生發劫掠之時都布按等司掌印官分巡地方捕賊失機官并延平府衛尤溪沙縣管事官悉械送京師其先悞事失機并後撫捕賊徒有無勞效亦從公查錄以聞 建陽縣耆民林惠言三事內言本縣武僊山銀坑年遠湮塞比因奸人虛報額辦壹千三百餘兩俱是煎銀夫甲賠納乞于原額減除什五以甦民困下部議酌行

平浙寇 附鄧茂七陳鑑湖黃蕭養

英宗留處之慶元人浙閩之交山谿深奧故多銀礦洪
武間福建歲課二千六百七十餘兩浙江二千八百七
十餘兩永樂中福建增至三萬二千八百餘兩浙江增
至九萬四千四十餘兩自是地方力竭民不能堪正統
元年詔封坑冶民始蘇息而盜礦相聚殺者甚衆御史
孫毓福建參政宋彰浙江參政俞士悅各言復開銀場
則利歸于上而盜無所容事下兩處三司令議福建唯
唯無異浙江按察使軒輗等奏曰復開銀場雖一時之
利然凡百器具皆出民間恐有司橫加科斂人心搖動

其患尤深爲今之計莫若擇官典守嚴加禁捕盜自衰
息朝廷是輗言得止已而給事中陳傳復請開場中
貴與言利之臣相附和命侍郎王質往經理各歲增
課額辛而雜費反倍之于是盜者益衆或被獲有司云
留實豐場聽其採取不然殺人或以竹揭紙票題云斬
丞馬夫五領五百餘人定限某日大戰既而寧德縣丞
顏清護賊窩主請之云賊首乃浙江處州人葉宗留治
械寄法以騎路遇賊數十人被坤執刀將邀而殺之清
叢谿路潛發得免趣捷福建御史馮傑陳永請招撫從
之宗留益橫其徒已數百人遍掘諸穴所得甚微私相

謂曰以吾之衆即索金于市易爾何至自疲山谷間常
苦不給也十二年遂掠政和還得千餘人復由浦城劫
建陽所過焚掠從者益衆遂大掠建寧官民皆逃匿轉
犯江西殺永豐知縣鄧顒將張楷方討鄧茂七駐浙不
進浙藩臬請楷以便宜移兵擊之楷猶豫未決江西巡
按御史韓雍曰公奉命討賊葉寇近在咫尺又爲道梗
皆國家事豈可坐視會所部指揮戴禮自陳願率一旅
爲公先開此道楷壯而許之禮遇賊于黃柏鋪縱兵擊
之死傷相半宗留中流矢死官兵不知也（一日爲其黨陳鑑湖所殺）
（一日爲遂昌民鄭壯本所擒）賊衆復奔入山擁葉希八等爲渠魁出

劫車盤嶺欲回浦城都督陳榮帥兵二千併禮軍與賊
戰大敗榮禮死焉楷以福建寇急取別道之閩賊盡奪
兵器復還劫浦城焚縣治至龍泉從者數萬人遂據雲
和山麗水楊希鮑村陶得二各率數千人歸之居數月
賊謂其黨曰山中兵出不便不若由水湖掠府城結寨
鮑村取貨于義烏略人于松陽官軍雖衆必不能越馬
公嶺而襲我衆從之遂攻處州城守臣告急都御史以
都指揮沈驎參議耿定僉事王晟帥兵四千人往既至
處州嬰城守月餘賊攻益急御史盧琦黃英先後以聞
朝廷命總兵官徐恭尚書石璞南討恭帥兵二千馳至

處州亦堅守不敢出復遣使告急于張楷先有　旨下
楷令圍賊稍平以餘黨付金濂楷急還師討處賊將城
中糧且盡諸將相對泣五日官軍出禦賊大敗沈鏻敗
定王晟等死焉恭僅以身免復入城固守亡何楷來衢
州僉事陶成往迎楷泣訴其事楷分兵水陸並進御史
黃英林廷舉會楷于蘭溪兵至金華楷令軍中製竹笆
三百五十兩笆如屏製榻以紙書獸形遍兼程進至處
州界駐師錫山寺賊佯遣人求撫實覘我師楷亦佯許
之時官軍陣于平地賊以萬人索戰楷分軍爲三賊攻
中軍楷令四達馬軍射之賊死者三百餘人左右合擊

死者又三百人賊長挾槍鈎刺入作乞隙中急不得出
遂大潰計斬首共六百餘級生擒百餘人器仗稱是千
戶沈俊言于楷曰賊急矣可撫而降也其部下多麗水
鮑村人父子兄弟多陷賊中非有何受三人者自言于
陣前見其親屬願以受往可得要領楷從之令俊同受
齎榜入山反覆譬曉賊有降意楷復以老母百口與之
誓賊遁令陶得二赴軍楷厚賚歸之于是賊首葉希八
楊希陶秉倫并其黨十餘人俱來降楷給帖令復業問
宗留安在曰死矣前衣緋而中矢者是也明日何志
三等又招降賊余海四溪川十余卞等三百餘家楷奏

撫賊前後聽招復業者九千餘家男婦二萬餘口疏旣
上得　旨第更錄撫衆如故顧以書招　楷楷亦復書反
覆諭之他賊在慶元大社者又出掠麗水青田諸縣無
僞楷復奏　璽書撫諭降賊廣布恩信戒官吏勿擾激
不聽撫者調兵勦滅遣諸丞倅入山再招之得一等始
盡焚其寨出降餘黨聞得二降悉解散楷師還京會
英宗北狩前主兵政者從陷沒廷臣追論車盤之敗且
摘其詩句爲罪與戰聚皆奪官二冦之起蔓延八府破
二十餘縣江南諸郡爲之騷動同時造逆挺起者甚多
有鄧茂七陳鑑湖之屬而廣冦黃蕭養尤劇

[illegible]
鄧茂七沙縣人聚衆爲亂茂七死四千餘人攻延平都指
揮[illegible]三千人分路勦捕生擒
之及其徒十八人斬首五百餘級械系祖送京師正法
叙功賞有差

陳鑑湖

陳鑑湖麗水人同鄧宗留盜銀鑛稅死[illegible]議[illegible]後與
宗留[illegible]集陳唐其等四百餘人俱以杜柿嶺爲巢
附近七都掠福建浙洋江西諸縣境都指揮吳剛死于
建陽書坊都督陳榮死于鉛山祝公橋知縣鄧顒死于

永嘉指揮龔禮死於遂昌皆其所殺從黨至二千餘于
是自稱大王國號太平建元泰定立統兵元帥都指揮
諸官名號成什伍攻圍處州復分遣其黨掠武義松陽
龍泉永康義烏東陽浦江諸縣叅議耿定僉事王晟千
戶楊清百戶葉廣等又為所殺會茂七宗留皆敗死鑑
湖知事不就遁延撫大理少卿張驥等遣縣丞丁寧率
老人王世昌任雲里長陶孟端齎榜深入其巢招之自
首出降械送京師有詔鑑湖從死免其妻子丁寧能宣
布朝廷恩威撫獲賊首克有勞勣陞處州府同知就令
履任王世昌任雲并陶孟端俱授以巡檢仍給賞銀十

兩今後有能招誘賊首者賞格悉從此例鑑湖後遇赦
免留守衛軍虜冦之擾私亡歸中途被獲斬之而處州
賊夏景輝等糾誘古頼千餘盜福建寶豐諸銀冶與同
盜者爭戰妄以大王總兵太師自稱官軍剿捕屢被殺
傷有支解者至是獲其十六人以歸正法其黃岩縣民
周來保龍溪縣民鍾普福亦以鑛賊叛入倭倭每來冦
輙為鄉導殺擄桃渚大嵩諸處皆與焉至是復道倭千
餘欲冦樂清縣先登岸偵之既而倭遁去二人潜留縣
境往來乞食為縣官所執械至京鞫得實磔死

僻永疏云賊徒因歲饑役重家産破蕩遂入深山被官
軍追捕原籍山場兩無所依遂至相合劫掠各場為遵
臣等巡歷不周 聖恩開其自新之路許從招撫仍
添差御史戶部官分道巡視并于處州建寧福州三府
各除撫民通判一員附近山場縣分各設縣丞一員選
者或二三員專令招撫流民帶管坑場其願回籍或願
于所在官司附籍者聽從其便貧尤甚者量加優恤惟
葉宗留寫戰書稱大王已調福州官軍擒捕乞 勅浙
江三司量調處州兵策應會合搜山庶得勦絕奏下戶
部請令朝廷會議、上曰此何必議止盜莫如擇人誠
得其人賊可平矣府縣添設官准其請務選賢者任之

使盜息民安浙江官軍可·不調益採礦皆小民失業所
為今宥罪令復業理當退散若復不散然後調軍則彼
伏罪而 朝廷亦不傷好生之德矣遂命戶部主事楊
謨同巡按理其事仍命都察院揭榜諭各銀場曉諭
是時 朝廷慮宗留與閩賊合命御史朱英同中官率
兵千餘分守要地英榜諭脅從明示禍福示不殺之意
降者頗衆以計坐致賊首周明松等械于慶元誅報賊
衆三萬來劫明松中官大懼欲逃英郎決松等梟于市
大開城門以待賊聞而遁

黃蕭養

貢蕭養南海縣冲鶴堡人以行刼被獲械繫都司獄踰
年所臥處枯竹生葉衆咸異之曰此瑞徵也遂有異謀
時獄中重囚數百人皆山海巨盜蕭養密與結乘閒發
出咸喜諾行賄獄吏飲酒携物出入自如禁益疎纔一
日藏斧錞甕中以入伏其黨于外至夜脫衆囚械出之
斧破獄門刼軍器局得兵仗挺而大呼內外響應如數
千人諸司各壘石拒門不敢動遂開城門出刼民船嘯
聚縣東之潘村從者近萬人正統十四年八月擁衆圍
廣州總兵官安鄉伯張安都指揮僉事王淸領兵五千
船二百艘救援於九月十八日至戙船澳遇賊船三百

餘艘安方醉臥舟中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奔水淸
散安遂溺死淸亦淺舟膠有小艇載柴若魚鹽者急棹
妙避賊賊官軍出問蕭養所在伏兵出柴中擒淸縛至
城外以刃脅之跪使呼城中人開門千戶錢惠立城上
戟手罵淸賊淸跪他所呼如前惠又援弓射之賊遂
殺淸賊初起無器械至是得火銃等器其勢益大遂據
五羊驛爲行宮僞稱順天王東陽元年署其徒都督指
揮等官巡按沈鏈以聞且請冶領軍指揮僉事胡奐等
失機之罪有　旨奐等姑不問兵部即移文令盡心殺
賊賊不盡絕不宥仍遣老成將官一人往鎮守遂命都

督同知董興代總兵侍郎孟鑑贊理軍務益以廣西江
西兵并力勦捕又以前叅議楊信民在廣恩信素著陞
右僉都往撫賊方造雲梯呂公車攀堞將上諸將悉力
守禦幾破凡四十餘日不解城中餓困死者相枕其流
刼鄉村者又數萬人會信民先至肩圍而入賊見羅拜
號呼曰公若不去我等何至于此信民深撫慰之方議
降而信民死賊乃復堅然散去者已多勢衰計亦益擠
矣明年三月興等率兵至時天文生馮軾隨行至中道
夜半聞雞鳴興問之曰此何祥也對曰雞不以時鳴由
賞罰不明願公申嚴軍令無輕殺傷經淸遠峽有白魚

入舟中軾曰此逆賊授首之兆也武王伐紂時有此雖
不敢比然兆同勝可必矣蕭養聚舟河南其勢尚盛衆
欲請益兵軾曰兵貴神速若復請兵則緩不及事以所
徵狼兵取之猶拉朽耳興從之三月初旬夜有大星墜
於南岸軾以其所占告曰四旬內破賊必矣至是興率
官軍至大洲頭與賊遇果大破之殺溺萬餘人蕭養中
流矢死函首詣京師梟于市餘黨僞總兵五府都元帥
慶國公曾賢等百餘人並伏誅興後封海寧伯信民賜
謚恭愍鑑加右都御史信民之病也滿城人彷徨奔走
祈于諸剎院審知其死哭聲振天賊亦流涕曰吾無生

路矣後請于朝立祠有禱必應于是以冲鶴保地遷民悍秦建縣治析南海四鄉割新會北徼益之名順德縣留興鎮守大赦而餘黨黄公鹿潜引山猺海寇爲亂陷欽州爲于交阯猺出沒流劫興與左監丞阮能駐廣城不出　勑會廣西兵共討遷延未發海賊乘之合攻新會諸縣興使都指揮僉事杜信與戰死之恭政謝祐副使項忠遣指揮張通等分路追之指揮僉事王俊至清水澳不敢進還至荔枝灣獲白船一隻私取其物縱賊開洋而去事聞俊斬興降秩二等立功巡撫揭稽坐免官饒瓛飭仍任本以賄得用居欽貌醜多行不義興畏能存敵自此廣人苦之始以王翱總督除論降瀧水賊興徵還代以威信自玉而後曰馬昂曰葉盛皆有戰功然隨撲隨熾廣西賊亦流入廣東劫掠各郡歲破始用韓雍大征用兵至二三十萬去剿養之說僅十七年益二人爲之始禍而廣中習翫兵備日弛官府侵漁有以致之非盡賊之爲梟也

異者常曰漢人有言天下之患在土崩不在瓦解而亦知夫瓦解者土崩之漸也履霜堅冰至可畏哉夫智給愚豪驅貧強使弱憑山瀰峒之雄揭竿持箠之警何圖茂有窮先王馭之有道常示愚民以生全之樂而時寬

豪民以使過之矜故其人兩不相附而亂無繇起仰有之可朝發而夕擒能爲亂而不能爲大禍後世嚴刑積徵以賊其民使驍雄桀黠之夫得藉以煽動天下陳勝亡秦張角亡漢劉淵安祿山亡晉唐我　國家中外相維最稱乂安然二百年間邊庭肘腋盜數竊發二正之世猶甚焉始成于有所激而卒賴　社稷之靈不旋踵而撲滅也假令土木之變閩處未平洞賊方揚宸濠中起此皆時事之不幾者也殷鑒不遠故傳其事以備衣袽之戒云

蜀寇叛服

威茂二州山皆深險諸番蟠結 國初丁丑討定立衛中通一線之路數出剽掠饋餉艱難宣德初益兵征安甯嘗調松潘軍衆皆憚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免乃與其黨尚清突入番寨起釁蠻大忿阿用等出掠殺指揮陳傑 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之命都指揮僉事韓整三千人勦捕蠻五萬餘人圍松潘城焚上下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命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指揮吳瑋招撫韓整伺其出沒之處果抗命進勦三司官奏官兵未集賊盜生心乞命大將統率先脅以威

敕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方政蔣貴為左右參將合韓整兵刻期勦捕其願從招撫者相機處置蠻方攻疊溪指揮吳玉等遁之失利韓整進至威州亦敗詭言混殺以飾已過劾奏宥之立功自贖尋內臣令番僧失剌藏卜等至諸族寨招諭番人結弟言我向化四十餘年未嘗敢亂近千戶錢宏陳傑等率軍迫脅遍索生口不勝擾害故殺傑等今 朝廷悉宥我罪復賜綵幣請改過自新又言所屬生熟番二十族計戶萬餘已從招撫黑水生番二處就令結弟往招撫占藏卜等九族未嘗從亂今亦撫定都指揮蔣貴劄諭納款即進今止陝西官軍勿進且具本附奏 上曰蠻夷叛服無常若彼狙伺復生異謀必有後悔蠻義等奏龍州上言地逆生番近遭攻劫益蘇州治勢輕請陞為宣慰使司修築城池置軍鎮守庶幾民得安業 上上曰龍州開治歷年已久生番接境自昔已然近日之事蓋因失于防慎若能覺察豈致疎虞且彼土人若有征調聚則為兵散則為民豈不自便今欲編集入伍蠻性未必樂從 祖宗建置已定惟當謹守彼蓋乘勢要求若使得志邊方小人必又將做效生事造端不可不慎衆俱須遵守舊章不必更議蠻復出焚擄綿竹縣官

署民居大掠人畜殺劫茂威等州官軍與職所鎮撫俱遁等死之 上曰果如吾料遂敕都督陳懷及方政蔣貴等進兵明年懷等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敏等四人將戰蠻方攻筠連等縣巡簡吳璀出家貲竭力守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僚等率官軍土兵分道銜進攻以精銳兵五千五百攀其西北大寨破之督諸兵乘勝餘被任昌大寨而都指揮趙貴分道各進兵殿次討平龍溪四十七寨前後斬首二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死者無算餘寇願從招撫其潰散逃亡者俾復業遂班師論功陞都督政貴右都督受賞者至四

萬八千九十六人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前後二
千戶所蠻惕息不敢出六年三月陳懷奏路匝等寨生
番不遵約束往往聚衆被甲持刃橫截道路殺傷軍夫
搶掠糧布攻擊關堡略不懼法已遣人招諭終不肯從
請兵討之　上曰番兵或叛或服自是常情遂勑懷及
四川三司巡按御史再撫諭之如復不悛必須勦捕毋
遺民患巡按四川王翺言便宜五事其一松潘衛臨極
邊去四川省城八百餘里番寇常出爲害總兵都督陳
懷常居省城緩急非便雖曰委官領軍豈能盡如約束
若令懷往彼鎮守則士卒奉令番寇畏威邊境乎寧軍

民安便其二一松潘茂州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
州縣百姓運送道途參差不齊多被番人劫掠若令暫
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集有糧之
人齊力起運都司撥軍護送布政司委官交量非惟道
路無虞亦得收受無弊　上曰御史言有理朕志在便
民苟得民便豈可不從并勑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
王翺出鎮威惠甚著酋首商巴等感悅盡率各部來降
受約束寇滐繼之破賊巢擒其渠魁董敬等莫不讋伏
入貢者接踵景泰元年諸蠻並起并播敘寇亂全蜀騷
動撫臣李匡以軍伍數少招丁壯九千餘人練習戰捷

會得罪去侍郎羅綺來代先平叛苗土豪儆蠻悔罪款
首惡不聽曰不大威之不懲招募材武得禪師智中國
師綽領牌頭充弄和皆豪健各統精兵乘夜銜枚分道
搗賊巢綺亦介冑從之及曉攻破撲爬諸寨擒劇賊卓
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綺志在招降自是破剔體面一
切以簡易治與撥杯酒惟番人畏慕終綺任不敢發成
化中蠻復大熾叅將請益兵葛塤爲巡撫曰將不在兵
兵不在衆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
黑虎寨最頑梗相傳有神術先知故官兵未至已逃去
或潛伏要害竊發屢敗我師按察使龔鍵曰我自不密

彼安能知夜半密勒指揮等官疾進凡三十里平明抵
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投崖死者無算
十一年大征破巢並計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
輸糧副使東思忠于天石佛嘴鑿山開路人皆便之甲
辰惡匝寨逆命勦之斬四十餘級明年平山寨竊發又
斬三十餘級比童軒開府言松茂威疊戍守甚艱而疊
溪一路尤甚盜所據依宜調兵設衛令三都指揮守之
四處要路各設倉以便轉輸令布政司官督察之
復言沿邊衛所州縣皆在萬山中與蠻夷共之關堡之
設有營而無移室捐松茂之中羊腸一逕則關堡倉廩

可省兵無遠戍之勞民免難運之苦蠻夷有坐困之機孳盜失指臂之援凡八害三利畫一以聞議行大約蠻不可窮治因我緩急爲起伏民既相併盜亦易與我急在盜則借蠻爲軍鋒盜既勢窘則踊蠻以自庇武弁交關取贏有司束手受制每每大征幸蜀地頗饒不至甚困然其禍相爲終始矣

終

朱國禎輯

雲南府司沿革

麓川緬甸百夷中最著者夷近西南海雲南既平分兵取蠻寨置四十府因兵威暫設流官土官兼用後強半從舊改為司其地無里數但以程計東北至省城近者三十八程金沙江最大最遠各夷皆以為界初開設土司衙門止設車里　木邦　孟養　緬甸　八百大甸五宣慰司及孟定　南甸　芒市三府　鎮康　灣甸大候　威遠四州　南甸即南府改為州又改宣撫　十厓　麓川三宣撫司　高皇惡諸夷數叛賜姓曰刁曩罕永樂三年白儁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撾宣慰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　詔置孟艮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剌小古剌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落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　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賚誥印勑符往賜之一統志會典俱不載蓋以其遠小之極不能復通貢也　先後所設土司為雲南藩衛皆置長令其土歲各量出差撥銀多不過二千五百少者四十

兩或金十五兩運亘不知幾千餘里貢道分上下二路列金沙江之迤東麓川初設亦在江東正統大征後革麓川宣慰司改設隴川宣撫司餘孽遂居孟養在金沙江之西不許復渡有江枯石爛之誓地面最緊要者蠻莫十三處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寬平為迤西諸部襟喉其夷民住者約五六千家南牙關在南牙山頂東通隴川西通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干崖東南通木邦議置衛不果諸夷有城郭屋廬臨水多竹樓出入乘象或平轎通文書章奏用金葉次紙次貝葉次檳榔葉自酋長以下咸善酒好鬭喜殺故重佛自思任發後益習其教建寺莊嚴甚盛凡事抱佛為誓必吞于僧而後決其產琥珀鑰石金響錫銅犀象碧填馬小如騾豪豬竹鼴大如兔可食蟒如巨蟒四足可騎可解毒蟒膽亦可解毒各色香樹頭酒樹類櫻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置實下劃實汁流於罐以為酒石油石縫流出息惡色黑可搽毒瘡白氎布兜羅綿鸚孔雀吽雞晝夜依時而鳴正統用兵後成化弘治間木邦分立猛密構釁甚久嘉靖初勘處一番稍得寧息緬最大分合與替不一萬曆中用兵數十年至今為梗為略敘次并就記中所見者摘出存之志大都云

車里

車里軍民宣慰使司、　即古產里商初伊尹令以象齒短狗爲獻周公作指南車導之歸故名車里元將兀良吉䚟伐交阯經其所部悉降之置徹里路軍民總管府領六甸後又請置耿凍路耿當孟弄二州洪武十七年置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使司永樂元年其酋刀暹答內侵虜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先以使諭悔懼還所虜及地入謝嘉靖間附於緬萬曆十一年官兵擊緬宣慰刀糯猛貢象進方物兄居大車里應緬弟居小車里應漢其地東至落恐蠻南至波勒蠻西至八百宣慰司北至元江軍民府西北通孟璉長官司孫樂甸

西南行十一日至其地、

孟養

孟養軍民宣慰使司、　俗名迤西有香柏城與緬莫同襟金沙江孟養居其上流南至底馬撒殭東連西洋北極吐蕃西通天竺東南鄰于緬山曰鬼窟號稱險要夷人據爲硬寨其通中華昉于勝國置雲遠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雲遠府十七年改孟養軍民宣慰使司正統間宣慰刀玉賓敗于麓川思任因內奔後爲思陸（一曰思撥）所據自上狀願差操許之給肖金牌給無印信凡通文告第稱守金沙江奴婢而已萬曆八年宣慰思倫知禮義緬兵方盛力抗之求援中國不能應被執死舍目思義奔永昌十二年思義來歸十三年思威敗緬于密堵殺緬目多曩長十七年思遠貢象進方物授宣慰十八年緬報密堵之役復攻孟養遠率其干昏奔盞西緬以曩㑹任而據之其後又有思轟者迭欸下我與蠻莫思正相結共據險抗緬三十年緬追思正轟率兵象倍道馳救至則我已殺正謝于緬矣三十二年緬復襲迤西轟走死緬以頭目思華據之華死妻帕氏領其地緬中他目吏畨戍守連年發其兵從行雲南甚苦之曰孟養不亡蠻何得至此轟之遺目曰放思祖有衆千

餘人不敢歸安插干崖、

八百大甸

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　夷名景邁世傳其酋有妻八百各領一寨因名八百媳婦國元初招附爲宣慰司洪武二十四年其酋來貢立八百大甸軍民宣慰使司東至車里南至波勒西至大古剌北至孟艮自姚關東南行至其地五十程有南格剌山下有河南屬八百北屬車里平川數千里轄部廣遠

孟定

孟定府、　舊名景麻、元立孟定路軍民總管府洪武十

五年改置孟定府正統間麓夷叛知府刀祿孟遠遁木邦舍目罕葛從征麓川有功王靖遠令食其土嘉靖間木邦罕烈據其地奪印令舍人罕慶管食之是爲耿馬子粒歸木邦萬曆十二年官兵克耿馬以罕葛之後合爲知府十五年頒以新印合死子榮嗣榮死弟貴嗣自姚關南八日入其疆東接雲州南接孟璉西木邦北鎮康土瘠人稀有景杏土城馬援營在焉

南甸

南甸府　舊名南宋在騰越南半箇山下山巔北常雪恒有南則炎瘴如蒸元至元二十六年置南甸路軍民

總管府洪武十五年改南甸府永樂十二年改南甸州正統八年其酋刀氏以麓川功陞宣撫使東十里昔有僧自大理至此坐化變爲石後經兵燹止存其首土人祀之又東十五里層峯多陰林下有溫泉曰沙木籠南一百里有關立木爲柵周圍一里曰南牙甚高其山延袤二百餘里官道經之上下石梯夷人據此爲險又有清泉下流入南牙江合于大盈江

芒市

芒市長官司　舊名怒謀又曰大枯睒小枯睒在永昌西南四百里西至隴川南至木邦東至潞江川原曠邈田土富饒洪武十五年置茫施府正統元年改長官司

鎮康

鎮康州　蠻名石睒在灣甸東南東至雲州南至耿馬西至木邦有無量烏木龍二山木邦出入必經之夷洪武十五年設府尋改爲州

灣甸

灣甸州　蠻名細睒在姚關東南七十里東至順寧南至鎮康西至木邦其地瘠薄山高水迅每六月瘴毒熾盛水不可涉有黑泉如靛漆漲時鳥飛過之輒墜夷以竿樹布浸而暴之以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

大候

大候州　即今之雲州與雲夢接盼土官奉氏世爲土知州從靖遠伯立功萬曆中有奉赦奉學分兩署自號上下二衙學居下衙不受制于赦雲夢土官廷瑞其脅也相倚煩年搆兵萬曆二十五年討平之改雲夢爲新州而赦守大候如故子奉光不樂設流與其族猛麻奉恭構兵抗命二十六年再征之改爲雲州

威遠

威遠州　唐南詔銀生府之地濮落雜蠻所居大理時爲僰夷所有男女勇健走險如飛其境內莫蒙寨有河

汲其水棘于炭上卽爲細鹽

干崖

干崖宣撫司　踰騰越西南行二百里踰黃連關至其境東北接南甸西接隴川有平川泉岡棋置境內甚熱四時皆蠶以其絲織五色土錦充貢洪武十五年改爲鎭西府後爲干崖長官司正統間麓川功陞宣撫司萬曆三十九年刁定邊平叛功加三品服色

老撾

老撾軍民宣慰使司　俗呼撾家卽古越裳氏自周以後不通中國安南黎利之變陳天平逃至其國永樂三

年其酋備方物送天平入貢始置老撾軍民宣慰使司東至水尾南至交阯西至八百北至車里西北六十八程至雲南府衣服飲食頗木邦酋長一代止存一子承襲絕不育女居高樓見人不下偶見之所至有定地名曰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至其地

孟艮

孟艮府、舊名孟揞在姚關東南二千里東爲車里南爲八百西爲木邦北爲孟璉自來不通中國永樂四年來歸置孟艮府後爲木邦所幷嘉靖間附于緬與景邁幷廳龍相表裏然亦未敢顯背也

景東

景東府、土官俄陶本府人先有阿只魯在元爲景東土知府統威遠州及者井毋龍猛統阿龍三甸陶仍其職洪武中大兵至楚雄納欵獻鎧仗馬匹幷元所給牌印因授陶景東知府頒印世世其職後爲思倫所敗奔白崖立景東衛命往鎭漸以流官給符蒞之章頒賜金帶上鐫誠心報國四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姓陶從至陶瓚從征麓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宅未襲印被奪追得之乃襲後有陶明卿

沅江

沅江府、土官那氏洪武初那中率衆歸附授世襲土知府尋設流官與學較嘉靖中那鑑爭立篡殺爲亂布政徐樾率兵討之鑑毒江並流矢馬飲之輒死師少卻縱象馬蹂我兵徐中流矢卒官兵大集鑑懼而自殺遂革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印猶懸那氏家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夷兵蜂擁環伺之署訖復擁去今土酋那天福鑑之孫也纂兄自立

麗江

麗江府、土官木得在元爲麗江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官兵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

初裴思任之亂有功後世居西陲捍吐蕃每有徵調輸軍餉免其兵沿八世至木增值北勝構亂以兵擒首逆遣左軍與助餉二萬　殿工又助萬金陳十事下部議可晉三品秩尋請老子懿襲

蠻莫

蠻莫宣撫司、　地在騰越西蠻哈山下山如象身行者累足自布嶺三日至其地田土饒衍風俗與隴川猛密同東有等練山環以那莫江直走金沙當緬人水陸之衝

孟璉

孟璉長官司　繇姚關東南行十九程至其地又七程至孟艮其東爲車里西爲木邦部內有莫乃場出丱世專其利以致殷富蠻名哈尾慓悍好劫古不通中華正統間平麓川始歸

茶山

茶山長官司　騰越州西北去可五日程距高黎貢山極高而寒五穀不蒔土酋早姓舊屬孟養永樂五年賜印

里麻

里麻長官司　東與茶山接亦屬孟養同受印

保山

保山縣　有十五喧二十八寨諸夷有大僰蒲人峨昌其酋或稱百夫長或稱千夫長或稱實授百戶皆奉令服徭役性勇悍不能騾格又爲市儈所誘漸習好僞

蒲人

蒲人　卽古百濮周書與微盧彭俱稱西人春秋傳與巴楚鄧並爲南土本在永昌西南徼外訛濮爲蒲有因以名其地者若蒲縹蒲子之類是也永昌鳳溪施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其種不知荷擔以竹簍負背上或傍水居不畏深淵能浮以渡在棠自及教化三部十八

寨皆號野蒲

貢道上路

貢道上路、　繇永昌過蒲縹經屋牀山箐險路狹馬不得並行至潞江江外有高黎貢山路亦頗險山巔夷人立柵爲砦在三代爲徼外地過騰衝衛西南行至南甸干崖隴川三宣撫司隴川有諸葛孔明寄箭山隴川之外一望數千里絕無山谿隴川十日至猛密二日至寶井又十日至緬甸又十日至洞吾又十日至擺古莽酋居之卽古喇宣慰司擺古夷語也

下路

下路　繇景東歷者樂甸行一日至鎮沅府又行二日始達車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至車里之普耳山其山産茶又有一山聳秀名光山有車里頭目居之蜀漢孔明營壘在焉又行二日至一大川原廣可千里其中養象其山亦爲孔明寄箭處又有孔明碑昔沕不辨字矣又行四日始至車里宣慰司之九龍山之下臨大江亦名九龍江即黑水之末流也繇車里西南行八日至八百媳婦宣慰司又西南行一月至老撾宣慰司又西行十五六日至西洋海岸乃擺古莽酋之地也

平麓川

思倫發（本曰法法者夷中王號也中國訛曰發）在元爲平緬宣慰司思倫所居本麓川地面與緬接境皆在金沙江之南麓川居上而小緬居下通海且大思倫甚狡善弄兵能自樹元人略地率緬人歸附即以緬爲號授官不言麓川已包之爲已有洪武十七年遣其屬刀令孟入獻方物井上元所授宣慰司印西南夷種甚多惟此稍遠自雲南大理越金齒方至其盻大兵下雲南思倫發始來附改平緬軍民宣慰使司爲麓川平緬軍民宣慰使司麓川之名始見始兼稱至二十九年平緬入貢亦立宣慰司截然

分爲二不相混矣未幾思倫尋叛攻景東土知府俄陶走白崖川都督馮誠擊之値大霧卒遇蠻寇我師失利千戶王昇死焉二十一年沐英進討戰于摩沙勒敗之乃悉其衆號三十萬象百餘隻進寇定邊其勢甚熾新附蠻夷陰相連結英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之夷以萬人逆戰酋長跨象直前我軍注矢連發象與人皆仆大呼突陣斬數百級賊遂却英復集將佐告曰定邊被圍已久一失守賊勢愈盛彼所恃者象耳向騎兵挑戰已不能支吾知其無能爲也下令置大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

候象進則前行銃箭俱發若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分軍爲三都督馮誠領前隊都督同知寗正領左隊湯昭領右隊賊悉衆出營首乘賢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於兩旁置短槊其中備擊刺陣旣交群象衝突而至我軍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奔退乘勝直擣其寨破之縱火烟焰漲天復以兵邀擊殺傷甚衆賊黨有昔刺者最驍勇復率衆死戰英乘高望見我軍左隊小却卽傳令馳斬隊將俱奮呼突戰衆隨之無不一當百賊衆大敗斬三萬餘級俘萬餘人象死者過半生獲三十有七餘賊皆潰我師追

襲之賊連日不得食死者枕藉思倫遁去　上諭移軍漸逼景東謂夷性頑獷必再入寇定邊去滇遠勢不相及須隨地屯田堅壁相持決勝思倫懼遣把事招綱等介云南言往者叛謀實非已出由其下刀厮郞刀厮養所爲乞貸罪願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　上乃遣通政經歷楊大用賫勑往諭曰麓川僻居西南遠在萬里非中國所圖豈特麓川爲然若雲南之地道路險遠其民仰巢顚崖俯飮川澗獸形夷面俗無倫理曩因故元遺孽梁王不順天道擅生釁隙誘我邊甿藏匿有罪啟衆猖亂害及良民故地雖荒邇人雖化外不可不征遂興

師問罪悉平其地爾思倫發復効尤梁王納我逋逃又數年矣金齒景東之役皆爾所致朕謂爾欲圖人民廣土地與中國較勝負故致數生釁隙纔命諸驍將率師屯營且耕且守今爾來訴往者犯邊之罪不由于己皆刀厮郞等所爲未審其果然否爾雖聲言歸誠于心實懷不執果若此何以釋我諸將之憤乎如欲釋憤當躬修臣禮悉償前日用兵之費則麓川無問罪之師上簡各保世祿不然則旌麾所向醜類爲空大思旣至思倫發聽命遂以象馬白金方物入貢謝罪大用復令思倫發追獲雲南逃去叛賊自處等二人把事刀厮郞等一

百三十七人百夷遂平二十九年諸夷相攻思倫數戰不能定仍來告難　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往諭皆聽命罷兵初緬俗本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甚信之又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砲火銃思倫說其藝俾繫金帶與僧位諸部落上其酋刀榦孟惡之將謀叛會思聰等至諭以　朝廷威德得止思倫欲倚使者服其下彊留饒以象馬金寶不受且以書諭之乃率其部衆送境上思聰等還具奏其事并著百夷傳紀述其山川人物風俗道路之詳以進　上以奉使不失職謂其才可用甚喜各賜衣一襲而思倫終

逼于幹孟欲乘間取之幹孟遂率部屬圍其所居騰冲
府兵勢甚盛思倫携家走雲南沐春送京師　上諭春
先以兵送思倫于金齒使又諭幹孟來迎不從乃遣何
福瞿能等將兵五千往討福等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
大破之殺其酋刀名孟斬獲甚衆回兵擊景罕寨寨乘
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賊勢益盛福使告急
於春春率五百騎往救乘夜至怒江詰旦徑渡令騎馳
躪寨下揚塵蔽之賊乘高望見塵起蔽天不意大軍卒
至驚懼出降乘勝復取崆峒寨春尋率福進兵擒幹孟
以歸思倫始得還因分其地設孟養木邦孟定三府爲

雲南設潞江干崖大侯灣甸四長官司隸焉永樂元年
陞孟養木邦爲宣慰司其宣慰刀木旦與其鄰境相攻
被殺緬甸乘機并其地未幾緬甸宣慰新斯加又爲木
邦所殺是時思倫已死其長子思行法襲父職亦死次
子思任發襲兄職狡獪踰于父兄差發金銀不以時納
朝廷稍優容之適會緬甸之危思任侵有其地遂欲盡
復父所失故地擾邊侵佔孟定府及灣甸等州自立頭
目知州刀真罕土官早亨等助其兇暴進攻金齒勢愈
猖獗事聞上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仍命右都督方
政都督僉事趙榮往雲南協同鎭守右都督沐昂會兵

兵部復奏思任以進貢爲名陽順陰逆意在淹緩我師
得遂奸計俟使人既至神赴總兵官審實而賊已沿江
造船二百艘殺死甸順江江東等軍餘殆盡正統四年
十月勅黔國公沐晟爲征夷將軍率諸將討之并諭木
邦宣慰罕門法協力會剿明年正月師次潞江造舟乘
夜渡江方政攻其舊大寨破之追至貢山連破數寨賊
伏象陣于空泥我師至戰不利方政死之晟請益兵以
四萬五千人助之會得疾還至楚雄卒（一云歿潞江思伷遣其將緬檢斷江守禦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刀貢玉賓遣詰晟晟兇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降思任伻詐稱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政怒欲渡江攻之晟不許政不勝潰夜獨率其麾下渡擊緬檢走之破賊斬首三千餘級乘

勝深入逼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少選伏兵四起敗求救晟怒其違節制渡江不遣又之以少兵往瑣知晟不力救已乃遣其子瑛還日政急晟吾死分也遂策馬突陣死一軍皆沒晟聞敗遁暮春處瘴發遂焚江上積聚倉卒奔還永昌上遣使責狀晟日主將失律喪師安所避罪乃飲藥至楚雄病發卒按沐晟素有威惠然方政不遣援兵援又不力腹政戰死欲未必然上江既賊重地豈可易戰決須謀御萬全政老將宿將于夫肚與晟其事未必安心受節制進兵弃晟本意前軍輕盤中軍當自持重勢不相及以致敗沒立褊之事可為明繼未可遂以尤晟且不觀王驥攻上江之戰乎抑何用距夫費氣力也晟服藥自盡身之不恤而恤侵兵直豈入清持不欲貽師辱國為天下罪人耳得監忠發追贈定進王當日廷議固已深虞不然有撫接有其事諸臣有千萬耳目乃奏報止曰失方政所在何淺言乃爾草草著筆所不敢也）以沐昂代總兵思
伷益縱恣犯景東府殺大侯州知州刀奉漢等千餘人
破孟賴諸寨昂進剿頗有斬獲甚龐把去賊巢不遠以

糧乏引歸下詔切責促督運至金齒接濟右參將趙榮至芒部出哨而敗恐棄符驗軍器昂不能救彼劫紀罪降一秩立功自贖副將吳亮等皆逮候死仍封劾章示昂昂復奏捷思任亦致書于昂謝罪乞代奏衆以挾詐不可聽昂亦上書條攻取之策非十二萬人不可令催得四萬六千其餘于各都司選調妥善戰指揮統領于秋盡冬初分三道由灣甸芒市騰衝約日並進下廷議則云勢孤非萬全策宜選智勇武大臣往總兵責其成功時王振用事欲示威四夷先已召還王驥屬意用兵廷臣阿附有此議也刑部侍郎何文淵上言麓川彈丸

地量調官軍彼中督撫且耕且守宣揚聖化可以坐致不必勤兵侍讀劉球亦言麓川荒遠小夷即叛服不足爲中國輕重而北虜脫歡也先輩侵擾邊境請罷麓川兵專備西北皆不聽正統六年正月命定西伯蔣貴佩平蠻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同知李安都督僉事劉聚充左右副總兵都指揮使宮聚都指揮僉事冉保充左右參將兵部尚書王驥總督太監曹吉祥監軍貴驥先往雲南會計軍餉郁慶方畧安聚統川貴兵聚保統南京湖廣安慶兵侍郎徐晞僉都丁璿都督同知沐昂三司官督運各長官司皆下敕令會兵驥薦廷臣侯璡楊

寧蔣琳爲參謀勳衛陳儀都指揮二十餘人從征皆許之陛辭、上賜驥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師至雲南報賊三萬到大侯川刼掠兵部郎中侯璡率兵擊敗之驥分軍爲二路十月初六日參將冉保兵五千由東路往攻細甸灣甸水寨十一月初二驥及貴兵二萬由中路出江賊伏兵四起守兵亦悉力來抗官軍擊斬千餘級賊遁入寨圍之諸將皆以兵至合攻拒守益堅初十日南風大作順風爇其排柵賊大潰自水門突出截殺無一脫者上江寨遂拔乃督步騎並進賊將刀放戞父子俱斃刀招漢父子殺其妻孥閤門自焚生擒

刀門項前後斬馘五萬餘賊所恃上江爲屏至是蕩然矣益進兵由夾象石渡下江通山道閏月初至騰衝留李安守之別將以八千人哨至沙木籠山思任令其黨陶孟等二萬人據高山中立硬寨左右連環爲七營宮聚等分攻未下大兵夾擊破之乘勝進至馬鞍山十二月初直擣賊巢山岡陡峻周廻餘三十里立柵開塹濠廣不可越東南一面傍江壁立令前哨三千人往探賊其伏兵賊復潛兵出我後驥按中軍不動密以六千人襲破之賊驅象八十餘來衝陣力戰又敗之而原委參將冉保等已從東路來會于是添造攻具晝圍分諸將

各攻一門少卿李蕡郎中侯璡等往來督戰且令軍士
廣積薪草會西北風大作隨風舉火烟焰漲天焚溺死
者數萬擒斬亦如之思任挈妻子渡江遁孟養等處平
其巢芯報捷委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沐昂嚴督之
以木邦夾攻有功撫勞仍勑生禁賊首來獻麓川土地
人民悉與之進定西伯蔣貴爲侯封驥靖遠伯贈方政
威遠伯謚忠毅餘陞賞有差惟都督同知李安下獄以
貢山之敗言官交劾也尋召貴還京驥經理善後事宜
班師沐昂仍總兵將思任已遠遁其子思機發兄弟三
人詭言與父素相仇殺來居麓川者盡地方求招撫守

故地朝議以首惡未擒餘孽復滋命王驥再鎭雲南又
謂道險糧乏深入恐爲所侮且軍機萬變難以遙度復
命貴總兵同驥相機行事仍勑各司執思任自効于是
驥等會合木邦等夷兵逼緬甸追索累戰皆捷緬人用
大金縷船載思任至江上因而覘視官軍虛實糧餉有
無復用別船載回蓋緬人與木邦雖議送賊緣勞勇相
親地方相近木邦資緬人之鹽利緬人資木邦之水耕
相脣齒不肯決而思機兄弟擁衆大出侵掠遂麾兵直
擣其巢大破之擒思機妻孥乃立隴川宣撫司以麓川
頭目恭項爲使將麓川既平恭項請除授官吏總兵官

右都督沐昂僉都御史程富等議恭項首先歸順屢
効勞力乞量授官職于麓川故地開設衙門 上從之
加貴祿米五百石驥三百石驥召還留貴鎭守未幾思
機入貢求赦思任逃入山中爲千戶王政所獲已因將
毙市斬函首以歸思機終不可得克暴益甚屢入寇時
沐昂已卒兄子儼襲爵未幾卒斌嗣職屢討敗之王振
意未慊必欲盡滅其種正統十三年三月復命王驥提
督宮聚總兵張軏田禮左右副總兵方瑛張銳左右參
將帥師十五萬侍郎焦宏督餉自騰衝整師由于崖造
舟至南牙山舍舟陸行抵沙壩復造舟至金沙江達鬼

哭哈寨三渡口思機于西岸埋柵拒守諸將順流而下
至管屯適所徵木邦緬甸二宣慰各領夷兵十餘萬沿
江兩岸駐劄緬甸陶孟者皮等船二百餘隻接橋官軍
得渡江登岸併力奮攻斫門排柵殺敗賊衆擒斬數千
官軍乏糧縱兵大掠三日得穀四十餘萬石軍馬克足
思機又于鬼哭山頂築一大寨兩峰之上築二寨副之
三寨之後又築七小寨綿亘百餘里每寨排柵二層栓
大木石于上官軍夾攻先破左寨須臾南風大作促薪
縱火烈焰燭天將士乘勢直進各寨俱破斬殺及墜崖
死者不可勝數惟思機思卜遁去 上賜勑獎諭命驥

驥奏禮回京鎮留雲南克恭將貌回貴州都司仍勅緬甸宣慰使莽剌限領孟養地方緝捕思機等有功俱陞賞不吝時正統十四年二月也方王師踰孟養至孟那其地在金沙江西去麓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曰自古漢人無渡金沙江者今王師至此眞天威也驥還兵夷衆復擁思任少子思陸爲亂攻恭項走之復據孟養地驥等慮師老處賊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酋目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復與立石金沙江爲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陸亦懼聽命乃班師以捷聞 詔增驥祿二百石通前食祿千六百石賜鐵券世襲伯爵

發兵討貴州苗賊破之乃還京思陸雖無官然豪僭甚後成化中鎮雲南中官錢能貪其珍異私遣人交關過假借益縱恣逆撫王恕以聞適木邦猛密兵亂官軍不利撫夷官議調思陸兵討之兵遂渡江戰敗思陸怒縱殺掠奪蠻莫等處兵連不解弘治中叅將盧和叅議鄒緖副使曹玉往撫諭和先行至騰衝思陸遣人投緬書致女物說我虛實和諭以禍福使歸語思陸製兵過江歸所古蠻莫等地且謂麓川千崖南甸三宣撫司夷兵象馬十萬借宜軍操練示以必征緖玉亦來會反復開諭謂爾昔輒調而來本有效順之心雖爲孟密所困其所摧敗亦足相當今乃占據我土不肯退江實爾之罪能及時聽撫則悔禍從福之機也始獻銀器等物來迓和等進至金沙江思陸仍遣大陶孟倫索等再率所部來見和等如前諭之思陸聽命退還前地掣回象馬夷兵過金沙而歸又貢方物象六隻銀六百兩納欵鎮巡等官以聞因言蠻莫等地原隸木邦成化間始爲猛密所有至弘治十年又爲思陸所占連年構禍今始平定旣不可復與木邦又不可竟歸猛密閒設衙門則地懸遠瘴發難守空暫于騰衝歲撥官軍四百分番往來禦守以俟更議其思陸前有助平思機之功今有悔禍納

欵之實請賜以名目冠帶仍降勅諭之兵部議撥軍輪守恐失朝廷之體仍勅鎮巡官勘酌奏處冠帶名目之錫則貢使言思陸不願何可輕畀請降勅奬勵厚勞其使者從之其蠻莫議之數十年募漢民立千戶所守之然不能衛將弘治十五年事也然諸夷憤爭仇殺如故嘉靖初各訴于朝下鎮巡等官按問總兵沐紹勛遣撫歐陽重委叅政王汝舟知府嚴時泰等徧歷諸夷譬以禍福諸夷皆伏罪退還侵地而木邦宣慰司罕烈孟養賊酋思倫各貢牙象土錦金銀器物求贖隴川逆舍多鯨亦聽還職兄子多參至是紹勛等奏言木邦孟養賊

殺無辜多鯨手刄兄毋律以王法罪不容誅但邊徼諸
夷忿爭讐殺乃其常態今既輸服請姑貰其罪許令進
貢自贖仍請戒孟養思倫毋交通猛別侵擾緬甸戒木
邦罕烈毋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孟養安撫司土舍
思眞以孤軍抗二強敵竟收捍禦之功宜加賞勵緬甸
土舍莽啟歲因祖效忠構怨遂遭慘毒宜令襲職以全
宗祀隴川多參孟定罕忽宜令各還本境招復夷民其
蠻莫猛毋等十三處地方土地寬廣諸夷歷年所爭初
議屬之騰衝司撥軍輪守則烟瘴可虞屬之木邦則地
勢遼遠夷心不順莫若仍屬猛密管食歲徵差銀一千

兩而割孟乃等七處仍歸罕烈則分願均而忿爭息矣
章下兵部詔紹勛等撫處事宜區畫周盡俱如議而知
府嚴時泰通判殷相周昆泰政王汝舟僉事郭敘副使
胡冑指揮馮鳴鳳王訓等皆與有勞績宜各敘錄以勸
忠勤　上曰雲南緬甸木邦隴川猛密孟璉孟定等處
土夷因忿爭讐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
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巡等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
處停當恩威兼盡思倫罕烈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
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姑令悔悟自新罕烈原
備方物許其進貢仍勑戒思倫罕烈守疆界以圖保全

不得越境生事自取誅滅思眞敵禦克強保全境土令
鎮巡官賞勵莽啟歲厚加存卹併思眞准襲職多參罕
忽皆授以冠帶令各歸本土保管地方其餘蠻莫猛乃
等處夷情俱依擬處置時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
鎮巡官分別獎勸有奇功者覈實另奏而隴川益弱萬
曆十一年岳鳳勾緬寇其地十二年鳳既俘多思順當
立以爲宜撫多俺爲同知居猛卯多恭爲副使管遮放
二十年緬人寇等練至其地思順奔猛卯會官兵大戰
於栗柴壩追逐之二十一年巡撫陳用賓檄知府漆文
昌築壘四關三十五年思順子安民叛巡撫周嘉謨平

之以金牌畀多安靖俟其長而授之印又有多安邦者
安民之弟也昔亦附緬今寄居蠻莫猶睥睨內地焉
恭項爲宜撫與冠殿金帶幷鑄印畀之後與其下刀米
立勝兵發司浩補奔省城鎮巡復發兵討之木立覆自
經死朝廷以民不與恭氏而不欲絕其前功仍以宣
撫使安置曲靖令世其官至今食宣撫祖不替

平緬甸

緬人古朱波也漢通西南夷謂之撣唐謂之驃宋元至
我　明謂之緬因其山川延綿道理修亘名之一曰大
緬其地通稱一曰緬甸朝廷所稱就中又有數種曰老
緬曰得楞子曰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潮洞吾擺古皆其
類大抵各以地相沿爲名惟擺古最遠而強漢和帝永
元五年正月永昌徼外蠻及撣國王雍繇調遣重譯奉
珍寶賜以金印紫綬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安帝永寧
元年撣國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
解跳丸者諫議大夫陳禪諫曰帝王之庭不宜作夷狄

之樂請勿觀帝不從遂作樂封繇調爲漢都尉唐德宗
十八年驃國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遣其弟悉
利移來朝獻國樂凡十曲與樂工三十五人其曲皆演
梵音經論詞意每爲曲齊聲一低一仰未嘗不相對北
五譯而至中國憲宗元和元年驃國遣使貢方物文宗
太和六年南詔掠驃民遷之拓東懿宗咸通三年驃國
遣使來貢宋徽宗崇寧四年緬甸崑崙波斯等國進白
象下其明年蒲甘入貢高宗紹興間俱來貢至元五年
命元帥愛魯擊破之其叛服不常乃于蒲甘緬王城置
都牙宣慰司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孟養北至猛

密東北行三十八程至雲南有江頭城到騰衝十五日
自江頭南十日至太公城又南八日至馬來城又南五
日至安正國城又南五日至蒲甘緬王城所謂緬中五
城也其俗柔詐慓悍長于鳥銃有火藥必得中國麥麵
傳之發乃迅速且無聲法秘不傳與麓川俱倚金沙江
爲險一水可達世姻世仇有鹽利海商所集諸國皆仰
給焉洪武十六年大兵平雲南遣部較郭均美招之麓
川酋思倫法最狡猾首先納款　上嘉之并平緬麓川
爲一授倫宣慰使三十年倫叛黔公沐英大破之復降
二十六年緬酋南速來貢明年六月始置緬甸宣慰司

以其長普剌浪爲宣慰二十九年倫侵境來告命行人
錢古訓李思聰齎詔諭之倫懼謝罪永樂元年宣慰那
羅塔朝貢三年來貢給緬甸等宣慰各夷金牌信符批
文底簿中官楊瑄詔諭古剌緬甸諸夷皆謝恩入貢四
年緬甸與孟養宣慰刀木旦讐殺行人張洪持節數其
罪輸服乞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宣德五年麓川思
任緬甸莽得剌各遣使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黔公沐
晟內官雲仙諭使退地八年大征麓川緬酋雅補助戰
有功思任敗父子乘舟走緬甸蓋夷離合不常事急猶
相倚爲唇齒也驟諭酋卜剌浪縛之來獻不應驟益進

兵緬甸佯好言思任遠遁不易致須得金幣土地賂勞
方肯合力且欲以重臣來取驥難之時郭登請行録金
沙入緬甸不十日至其國卜剌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
氣阻聽命其國相剌刮以思任載金樓船來獻時有忌
登功者議留登守它寨剌刮至貢章不見登遂還未上
驥貴曰此紿我過江則絕我歸路也裨將陳儀自詭知
天文以爲熒惑犯輿鬼緬可伐欲以賞致緬焚其舟進
兵大戰一晝夜我師不利剌刮竟持思任去貴子雄追
之復敗自刎餘衆陷于江十年侍郎楊寧侯璡遣使許
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剌浪喜紿思任入山斬首并妻

子板塞等至軍門驥以卜剌浪長子銀起莽爲宣撫而
思任二子思機思卜皆遁居孟養（詳麓川一則）弘治元年入
貢言安南侵境適緬修劉戩差往諭令罷兵正德間侁
搆愈甚嘉靖初孟養頭目思倫糾木邦宣慰罕烈擊緬
甸大破之擄宣慰莽紀歲并其妻子殺掠無筭別立土
舍莽卜信守之時有齋金牌千戶曹義亦爲所殺永昌
府太守嚴時泰徃勘值安鳳之亂草草完報而世濟誤
永昌同知職專撫夷紀歲子瑞體潛據擺古（古剌宣慰舊地）并
吞鄰地漸廣又得緬僧有異術益獗動恣横衆尊爲金
樓白象主莽噠喇噠喇者　華言公道主人也時猛密酋

思漢子思奔思穚相爭走訴瑞體瑞體素懷恨乘亂殺
思奔立思漢次子思琢假途于琢以掠孟養留夷目卓
吉守之未幾卓吉爲奔僧別混所殺瑞體破而執之卽
欲入寇覘內地有兵又慮他夷來襲遁去三十九年總
兵沐朝弼巡撫游居敬上狀始設兵防禦傳諭各夷不
許交通結納故事土司襲替皆勘實請命于朝隆慶二
年木邦土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展轉索賂不發拔怒
與弟罕章集兵截旅途經年漢人不得通後乏鹽求于
瑞體得五千籮益感緬而恚漢官遂携金寶象馬往致
謝厚相結約爲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地方

二千里之謡潞江安撫線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聚謀內
侵貴因遣使召隴川宣撫多士寧士寧知順逆阻之且
以其謀來告士寧尋死于崖宣撫刁怕舉亦死罕拔與
怕舉素有隙聞其死言于瑞體請襲干崖隴川無主必
聞風歸附願爲前驅瑞體卜于緬僧欲從之其子應裡
悍而多智獨曰路遠難徑取俟有內隙可一鼓下之迤
西思個（卽孟養）地廣兵強世讐每欲乘我出襲我倘我兵
遠事川崖彼以重兵順流南下其禍非細莫如稍助拔
兵聽其自取則成敗不在我且迤西木邦在我肘腋若
迤西不爲我有安能出三宣內侵永騰耶瑞體然之偕

擁兵一萬令往攻自率兵後進西屢爲思箇所敗箇亦
退保猛倫相持不决隴川拜弄（頭目之稱又曰奴也）岳鳳見士寧
新死其子多忠稚弱族人相爭計殺士寧妻子奪印自
立投于瑞體爲子蟒爲守其地鳳獻計牽制思箇發萬
餘人出入爲疑兵誘蠻莫頭目思哲降之萬曆元年擁
及鳳屢道瑞體侵三宣隴川首被禍不支多忠等奔永
昌其族殘滅殆盡遂據隴川擄殺茶山里麻二長官司
三年爲緬書稱南朝天皇帝地方無事云云詭辭侮慢
不可讀且合猛密拒中國四年大發兵攻迤西敗退先
是金騰副使許天琦憤諸夷附緬恐脅中國招諭思箇

猗角瑞體惡之來攻思箇告急迤天琦已卒署事者副
使羅汝芳厚犒來使給劄約事成與世職又募人往緬
地探山川道理兵糧且檄諸夷赴援皆得其情集兵將
進思箇得信甚喜以萬兵絕緬糧道設伏斷歸路約援
兵邀其後又令水兵闘江中石閘衝潰緬舟計定堅壁
以待緬兵果大困請和不許汝芳意甚銳有阻者不聽
合撓于巡撫驰檄寢兵汝芳投于地大罵而罷思箇困
甚猶决戰破緬兵又之力竭敗奔騰越被執不屈死（日十士歸給冠帶爲兵官復據）
尋瑞體死應裡代掌兵尤兇暴聽岳鳳謀
殺罕拔盡俘其眾十一年合諸司兵象分道並進一取

騰衝一取永昌一取順寧蒙化去騰衝三十里副使劉
心得督兵阻守都司趙瓊營城外永昌近城有姚關甚
險恭開攻破之僉事尤際熙太守陳嚴之乘城禦奸謀
十二人乃得定順寧邑爲賊據大候川一帶皆燒毀滿
滄兵備趙曆力扼江險蒙化得全猛林爲瀾江咽喉賊
欲斷之使騰永不接遂伏兵襲指揮吳繼勳等皆殺之
都司王三聘重傷執土舍廖總桂遠近洶洶會巡撫劉
世曾至與巡按董裕奏聞事下兵部尚書張學顏以南
營中軍劉綎爲騰越遊擊移武靖參將鄧子龍于永昌
各增兵二千人黔公總之徵比勝等處番土莊兵楚蜀

佐軍餉南給事濡景賢疏陳禍已深諸司皆從彼用命
而新調土兵尤難拊循然亦非必盡皆諸土司之過彼
請變而我視若奇貨彼遇難而我親爲秦越以故諸土
司日以離異而緬益因得爲慝計莫若招撫諸土司且
土兵與敵人非其親戚則亦嘗故我機事不能不漏泄
則生得失沉江覆轍可戒請以漢兵制之而後可如瀾
江廣福皆可調用給事中楊文舉先爲保山令知緬情
僞頗悉條便宜十事謂兵不可輕用并留伏怨勢難持
久宜守險待其懈報聞官兵漸集數與緬順有斬獲府
木邦有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虔皆嗜于緬領數萬

人以濤甸州景宗眞爲鄕導犯姚關叅議姜忻叅將鄧
子龍兵至遇于攀枝花力戰大破之斬宗眞生縛虜罕
等餘衆遁走乘勝追之戰屢捷劉綎出隴川其頭目莽
灼來降應裡走鎭康順寧土舍猛效忠復出兵邀擊酋
日夜奔北自癸未至甲申四月斬一千二百餘級會猝
起收兵議所向蔣罕虔雖死巢居峭塹山盤數百里至
巓八十里深險難登于招罕招色兵阻三尖山鄧子龍
虔道里分三軍罕進忠一軍軍查理江右猛效忠一軍
軍孟璉左陳信一軍軍三尖山前訪間道有馬罕者提
薄人藥弩手五百人來言後山隙處乃分兵夜半攀藤

上潛伏將旦我師鼓而登伏兵猝起應之罕人大潰擒
殺酋長三十八人賊從一百人斬五百六十九級緬既
屢敗闖知不足恃遣任岳寧等來降事聞有死處之金
沙上游以招徠諸夷綎以闖有心計欲結之使爲用當
路促之獻功亦會闖稍解嚴綎輕兵二晝夜行四百里
突入隴川闖倉卒郊迎綎縛闖鳥帽不敢動乘勢襲蠻
莫下猛密招孟養各酋獻出應裡所給僞印關防共誓
併力拒緬隨獲千崖土婦罕氏及印信金牌各酋莽哱
阿借莽應等皆縛之酋叔阿瓦莽普亦求內附酋聞敗
憤諸司背己率精銳先攻恭普走之諸司助官兵奮擊

乃遁捷上檻送闖父子五人告　郊　廟受賀頒賞初
綎許闖不死故諸夷爭降至是猛密思忠懼復投緬中
蠻莫思順孟養罕虁雖附實與緬通緬之心腹大浪長
久據其中別遣散奪領二千人功守乙酉李材以按察
使備騰衝謂緬之肆惡實并二夷爲羽翼蠻莫不歸騰
衝決不得安遣人間之令殺緬黨自效又遣把總寇崇
德說孟養謂大浪長散奪有陰謀將盡殺本司男婦據
地少遲即及禍孟養懼合蠻莫兵殺大浪長攻散奪走
之應裡大怒聚三萬人馬二千匹戰象數百屯堵密城
臨阿瓦江孟養遣戶入章來告急且請火器謂非此不

能破緬陣乃遣游擊劉天俸率把總杜材等多齎火具
往救戰于遮浪破之功至三千餘級材尋陞僉都撫鄖
陽草草索狀報撫按而材少時從其父兵部尚書遜于
揚州禦倭號知兵且講學有名氣銳謂小夷不足揣方
議築城建署設驛開屯並在數千里外民夷皆怨殊不
甚省方戰急兵死水火疾疫者原不知數初報至萬謂
千古未有之捷御史蘇酇至先請罷營建又上四事大
指與材相反會有鄖營之變材解任聽勘　上固不懌
酇遂劾奏丙戌之役材使游擊劉天俸詐言罕襲請援
遣裨將杜材等兵千人渡江而西未中道夷已退走指

商人三十餘艘爲緬寇殺百餘人捕四十二人軍中瘴
毒死者亦五百人把總死者四人皆割首爲功殖同知
朱儀陳克俟上狀撫臣世曾心疑陳嚴之代任力爲諱
事屬欺罔言可疑者七寄堵去騰衝二千七百里去擺
古一千八百里往來不及旬月一也七月望日材生辰
所司方行慶賀禮而謂屯兵境外此誰爲爲之二也寄
堵故無城守與遮脅博蒔皆屬村寨相去遠甚而謂連
破遮脅八城且並在一時三也上功首虜既三千有餘
何勘驗不至一千託爲思化所焚四也奪獲夷民至一
千二百餘人何不安挿巳乃謂各夷不欲出獻此非我

所獲明甚五也既乘勝追北積屍徧野何夷器止六十
有三六也拓地至二千餘里何猛密至今爲緬兵所據
蠻莫爲思化所略七也阿坡二十八寨皆屬永昌實以
不送奉例錢誣董甕寨反於是陳嚴之有猛廣之捷李
材有阿坡之捷阿坡二千餘人僇之盡矣幾無類書奏
下大司馬及兵科案驗覆請奪官　上怒捕材嚴之天
倖儲克俟下獄沐昌祚罰祿一年世曾削爲民材上書
自白謂蠻莫叛且三年孟養叛且二十年用間招而離
之殺江大頭目比賊來攻我師往援合兵擊破此臣任
內事報捷往來番驗申詳此臣去後事乃遮浪之捷諭

者謂土司力戰我師秋毫皆無所與則土司之歸誰招
之其兵誰驅之爲我克敵夫雲南兵事必用土司土司
之功卽　朝廷之功由來尚矣至臣之身獨分爲二又
盡歸之夷可乎又謂撫臣之功不可泯夫撫臣遙制于
上道臣僇力于下臣實在事上旣有功下獨不可原罪
耶且謂臣殺夷商復割屍抵級夫金沙江去五章貫屯
七八百里而遠又瘴毒居恒猶不往來商賈何暇兵爭
之日洋洋鼓棹而至方是時暑急我士卒以疫癘死者
五百人卽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埋道左豈至
數月皆聚屍一方尚毋爲朽而令兵士割抵旣不恐爲

亦不可爲若曰駐城中生辰不出則從來道臣未有親
在行間者三十夷歸欵非拓地而何報功陸續計程各
有淹速戰歸之後暑瘴所侵且病且死我之器械且多
遺棄何暇多拾夷器阿坡之戰實彼不法又爲夷民仇
怨請于兩臺副總兵鄧子龍往征捕生口一百人斬首
五十級民皆稱快猶未盡剿而謂殺僇二千人無類寃
哉死不瞑也天倖辨亦如材嚴之畫推天倖皆不省錦
衣鞫材等執辭不變理刑官李登雲奏聞送刑部尚書
李世達等擬徙贖罪　上令從重擬并責錦衣縱情市
恩李登雲革任回衛應天府丞許孚遠與材交厚方以

陝西督學副使臣職即揭言御史重狩文法敵罪邊臣歸功夷黨已失大體且詞多軒輕于武弁寬之府佐恕之至撫臣則以事出不料原之獨劾林不餘遺力夫林以虛名取忌謗言日騰駭機卒發此而不辨情法俱乖御史管九皐劾予遠意氣憤憤不平知友誼之當重不知國法之當遵見非實是意在中傷阻塞言路得 旨予遠出位妄言降二級調外部院再鞫改謫戍餘降級詔依說議倒行嚴之等皆革職猶責以徇情輕比堂上官免究司官罰俸一月部復奏前例乃 太祖懸牌以繩面欺者後定律一以爲據三法司爭之凡從前榜文

條例俱革 祖宗朝未聞以門牌罪人者御史亦以爲言皆不報十六年蘇鄧奏騰永并一叅將止留兵三千蕭彥乞量留六千三月金騰姚營兵當撤將歸索月糧鼓譟道臣姜忻游擊鄧子龍往諭不散劫掠殺人沐公調二十八寨兵三千防勦分調北勝等處兵五千助之事聞 詔騰永聲息一月一報六月中兵集攻之殺八十四級擒一千三百餘人斬四百餘人子龍提問忻調用彥仍供職（其後癸巳鄧京察奪官乙未林材減死謫戍福建孛拜亂大僚亦以大稔精得出立功）十六年蠻莫思順亦投緬初 朝廷以猛密思忠等歸義授思忠宣撫使猛哈思化同知思順安撫使比 欽頒符信二人已叛乃以忠毋罕烘順毋罕送各代領司印九月應裡兵至烘不能拒率其孫思禮思仁奔猛廣思化思豪奔蠻莫迭謂蠻莫係猛密轄地見思化之來虞不能支棄之與化挈子思華奔騰越巡撫蕭彥密令撫夷同知漈文昌撫化文昌單騎入壘化稽顙聽命且云奴有助逆西殺緬賊功今無所歸願寄食于蠻莫從之十八年緬兵破猛廣明年蠻莫思化告急尋解去思仁與丙測投緬二十年應裡再攻蠻莫思化不能守奔于等練鄧子龍兵至戰于控搭斬百餘級追至沙州我兵無船不得渡相持各退去二十一年應裡以多墨守

蠻莫糾兵號十三萬分三道入寇一徃臘撒蠻顙二由放芒市三攻彬木籠（籠者蠻言城也）巡撫陳用賓移駐永昌與叅政劉天衛督叅將王一麟等徃禦賊敗甚以羸兵數人浴馬江干前鋒擊而擒之如是者再遂復蠻莫衆驕謂易與鼓行而前賊伏崖箐伺我兵過半湧出大有殺傷奔退監軍同知姚允升收餘兵晝伏夜行僅免賊亦退走以捷聞先是隴川思順恨多俺道緬殘其地糾思化并芒市多泰等擊俺殺其子多荒俺益恨潛投木邦歸緬叅將吳顯忠招之不聽合思仁丙測襲遮放我兵擊走之用賓建關堡興屯田以禦緬緬數敗撓我興作

乃遣鬪人黄龔使暹羅與得楞內外夾擊二十三年黔
公沐昌祚疏稱賊歲歲稱兵皆由思化生孽乞安置潞
江小隴川等處即以蠻莫爲蠻哈等屯戍或給付干崖
諸夷或空其地使賊入無所略退無所懸衆議非便令
約京部伍不得挑釁敵兵猶多俺旣敗走投木邦太守
漆文昌將擒之謀頗洩欲奔擺古別將追及斬之無何
思化死子思正得而寡謀屢樹怨于三宣阿瓦乘掠井
之隙擁衆十萬修怨于思正思正窘投孜子猛以木邦兵從
之正入騰越阿瓦直逼內地兵備漆文昌殺正以說于
緬其後用賓所遣使人黄龔至暹羅暹羅與龔要約因
發兵攻擺古墟其地是後屢爲暹羅得楞所攻疲于奔
命不復內犯矣

朱史氏曰西南夷控引吐蕃盤山襟海兵人巢居穴處
自相君長前朝不聞用兵我　明開設雲南比于中土
諸夷接壤不得不招撫爲我外藩夷性無常好殺喜鬪
不得不用兵以張撻伐黔公威之于先正統中前後征
討歷十年糜費財力分芊不爲無功拓地竟成烏有猛
密勘處大致紛紜緬人其始甚微久乃滋橫離合進退
機巫百年矣以屢朝布置方略悉本省兵力以夷攻夷
似非難事而釁起倖漁冒成虛冒請餉與請兵無暗羽

書共捷書兼上任非一人每有投荒傳舍之憾報傳萬
里不免臨渴掘井之憂迄于今鳳氏小醜直叩省城窮
氏震隣幾摇全省患不在外在內岌岌乎殆哉非　聖
天子威靈與我漸有人徐起收拾其不爲遼左之續幾
希

滇緬大事記卷之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十九

朱國禎輯

北狩

正統十四年八月　上親征初元順帝父子相繼殂於沙漠其部落皆分散　朝廷屢出兵破走之洪武末年曰坤帖木耳永樂初年曰本雅失里皆稱阿漢(卽可汗)而中國稱曰瓦剌小王子其丞相太尉等來歸受封者曰馬哈木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未幾馬哈木悖慢就擒奪印其太師阿魯台來告難請兵封和寧王兵漸盛攻破瓦剌太平諜犯邊至頻　大駕遠涉

逐捕尋亦爲瓦剌所敗馬哈木死子脫驩繼之也先脫驩子也雄桀有智數悉并諸部號太師其主脫脫普花不能制娶其妹相固結正統中屢入貢使至二千三百餘人是時麓川用兵東南騷動　太皇太后崩三楊以次沒王振用事邊備漸弛虜使橫驁索賞賚日多所司不能供稍加減約卽怒肆醜言通事輩又利其賄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朝公主諜答曰爲若奏　皇帝許留矣也先大喜誇示諸酋十四年春進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亦不及也先大愧怒寇獨石馬營等處守將楊俊棄城走進至貓兒庄參將吳浩戰死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羽書狎至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統京軍四萬往禦七月虜悉衆寇大同城堡多陷王振請　上親征命英公張輔成公朱勇等治兵郕王監國命下二日卽行事出倉卒舉朝震駭諸司連疏懇留不允十六日甲午發京師振與諸近侍及尚書王佐鄺埜學士曹鼐張益等從官軍私屬約五十萬人出居庸關將大同總督西寧侯宋瑛總兵武進伯朱冕參將石亨等與戰陽和後口太監郭敬制軍事兵無紀律瑛冕全軍敗沒敬伏草中免亨奔還入城辛丑　駕至宣府連日風雨天色慘

黯又以行迫故人無素備衆心疑沮羣下藉藉多謂行且不利源等已敗死諸臣又上疏請班師振怒俱令略陣大肆威虐勇等有所白膝行而前又令王佐鄺埜管老營俾埜先行怒罰跪草中至暮方釋天文生彭德清曰虜勢如此不可復前倘有疏虞陷天子於草莽振詈曰設有此亦天命也學士曹鼐力言臣下命不足惜惟主上繫　宗社安危豈可輕進終不從時六軍前行虜漸退誘我八月戊申朔　駕至大同雷雨暴作振亦惡之猶豫不能卽決郭敬密告振不可進狀振始懼初三日庚戌班師奉　駕東還是夕次奴察兒爲營有黑雲

如傘覆營上四外晴明須臾雷雨復作營中驚亂徹夜
不止初議南取紫荆關近道振蔚州人因欲邀 駕幸
其第既又恐損其鄉禾稼行四十里復轉而東初十日
丁巳至宣府虜出沒甚衆或請留大軍以精騎衛 駕
疾入關不聽十三日庚申 駕發諜報虜襲我軍後遂
踵雷家站道恭順侯吳克忠爲後拒克忠力戰敗沒比
晚報至又遣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四萬騎赴之至鷂兒
嶺冒險進遇虜伏發盡陷無一人返十四日辛酉至土
木驛未晡去懷來城僅二十里衆議入保振輜重數千
輛未至留待之地無水草虜已合圍不敢動士束手饑

渴掘井深二丈不得水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爲虜所據
虜分道自土木傍麻谷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拒戰終
夜虜益增次日壬戌虜使持書來議和令曹鼐草物許
之遣二人偕虜使去遂移營南踰塹衆亂爭奔逸勢不
能止虜勁騎蹂陣入奮長刀擊我師衆裸袒相蹈籍死
屍蔽塞川野諸宦豎宿衛士矢被體如蝟 上與親兵
乘馬突圍不得出遂下馬據地坐惟喜寧隨侍一虜索
衣甲不與欲加害旁一虜沮曰此非凡人擁至雷家站
見賽刊王 上即問汝是也先麼是伯顏帖木兒麼是
賽刊王麼是大同王麼俱虜魁也賽刊王驚馳見也先即命

原使臣二人來認 上呼其名皆叩頭回報也先曰果
大明皇帝也衆閧然又欲加害伯顏帖木兒憤怒罵曰
皇帝自雲端墮下亂軍中一無所傷大福未可量且曾
受重賞只宜報京送回圖好名留書史上此狗輩惡言
違天犯順不可從也先喜命伯顏帖木兒奉居營中較
尉袁彬自虜中望見來侍 上曰能書否曰能即命
彬作書差前使臣梁貴回京取金寶貴也先伯顏帖木
兒執臣禮甚恭也先尋來見執禮如之進熟食寢具而
獲我輜重惟取金銀珠玉綺幣諸貴細物舉之數日不
盡文武英公而下皆死從臣得脫者蕭維禎楊善等數

人軍士脫者裸跣踰山谷連日饑渴始至關師死傷將
半然虜衆實二萬人耳梁貴持書示懷來守臣言被留
狀且索金帛城閉不可入縋之上守臣遣人送至京十
六夜三更從西長安門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頓聞
敗報秘告語驚懼出朝見敗卒裹創纍纍至訊之皆不
知 上所在是日遣使賫重寶文綺載以八騎詣虜請
還 車駕 皇后錢氏盡括宮中物佐之十八日 皇
太后 詔百官入議命郕王權國事於午門南面見百
官啟事立 庶長子見深爲 皇太子仍命郕王爲輔
詔告天下陞于謙兵部尚書召石亨管團營封定遠伯

時內外洶洶于謙等合奏王振罪王諭百官請上裁后徐處分謙執奏振傾危社稷罪惡滔天不即典刑族百官死不敢退因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使將閽門衆擁隨入有令旨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曰順振黨也不可遣宜遣右都御史陳鎰從之太監金英傳旨令百官退衆欲毆英英脫身入馬順從傍叱辭色稍遜給事中王竑捽順髮嚙其面曰此真奸黨也衆爭毆之或就脫順韡捶擊蹴踏立斃衆又索振黨內使毛王等二人英捽令出亦擊殺之一曰振既出二人情勢激變士卒衆怒之因闘門擊殺非百官也曳三屍陳東安門外軍士猶爭擊不已少頃執振姪

錦衣指揮山反接跪於廷衆罵之曰勿棰死俟正法百官既毆殺順皆惴懼不自安于謙啟王降令旨獎諭百官歸蒞事馬順罪應死勿論衆拜謝出是日廷中沸擾賴謙鎮定排衆翼王留坐袍袖爲裂衆論壯之明日稱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漸有即真之議陳鎰奉令旨籍振并其黨彭德清陳官等家振第宅數處壯麗擬宸居器服實玩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珊瑚高者七八尺金銀十餘庫馬萬餘匹皆沒官僇山於市族屬無少長皆斬山弟林亦爲錦衣指揮從振死于虜林兒得尤甚婦妾百數二十三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閉上詔

守將郭登曰朕與登有連何相外登傳奏曰登奉命守城不敢擅啟較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等出見獻袞服　上以賜伯顏帖木兒及也先弟大通漢王　上曰秋稼未收軍士又饑可令刈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僞難測且嚴爲備安獻酒　上酧酒飲訖坐馬上儼如平時衆曰處困能亨天命有在虜令城中官私金銀共二萬餘兩來迎　駕既括與虜笑不應二十三日　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是夕駐城西二十里郭登遣人告袁彬欲使夜不收五人入虜營奉　上徙石佛寺乘間入城彬以聞　上曰我命在天今若爲

此萬一不虞乃自取也不從過貓兒莊九十海子歷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六日到金山哈銘父子先隨使臣畀艮留虜中來見留侍又得沙狐狸汲水取薪數見也先善應對惟喜寧降于虜二十八日至黑松林也先營在焉　上入也先營坐也先拜叩首侍坐設宴令妻妾出上壽歌舞爲樂仍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營去也先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其妻親上膳日加虔敬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也先七日獻馬出獵又以其所獲獻皇太后命王即皇帝位百官勸進王辭讓衆共言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違令旨從之擇日

九月六日　景皇帝即位遙尊　上爲太上皇帝明年
爲景泰元年頒詔于謙入見請大治兵詳謙本傳初也先遣
其酋長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書詞悖慢朝廷復書
大略言中國已立皇帝天下兵甲衆盛可相抗禦之意
仍賜使人冠帶綵段臨行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
百疋賜也先太監郭敬素與王振厚且通虜時密造鋼
鐵箭鏃用甕盛之遺瓦剌使臣也先歲用良馬雜物賂
振及敬至是敬家已籍沒敬潛回京法司執問罪當棄
命固禁之郭登及趙撫朱鑑又言通事指揮李讓以講
和爲名潛結也先密受良馬女婦報聲息又詐傳　太

上旨令守將出見許以口外城池多不遜詔下兵部議
以爲欲加誅戮恐激邊患欲取赴京恐致奔竄令郭登
密切處置時中外疑懼多主議和然未敢明言于尚書
獨曰社稷爲重君爲輕遣人申戒各邊將毋墮虜詐凡
北來黃紙文書悉拒不受編修徐珵引天象至欲遷都
于尚書力折之太監金英叱使去十月三日虜知　景
皇帝即位復奉　上爲皇帝至大同城下太守霍瑄出
見獻鵞酒等物密諭瑄固守守將郭登謝曰荷天地社
宗之靈國有君矣練兵振武不可撼虜遂南由紫荊破
關入擁　上皇初十日次良鄉花戶來獻瓜果慰而遣

之明日戊午次蘆溝橋命袁彬作三書一奉　皇太后
一致　皇帝一諭羣臣守城力戰由謙同虜使納哈出
至彰義門謙爲官軍所殺納哈出奔還也先遂列一字
陣直薄京城西直門于尚書已受總督之命勑都指揮
而下不用命者立斬先三日帥諸大將營德勝門外各
門兵將皆具楊洪自宣府石彪自涿州各以兵來援虜
焚　三陵遣使言欲和以王復趙榮持羊酒往也先營
也先與其弟伯顏帖木兒方奉　太上至土城擐甲胄
屬弓矢以待引復等前露刃夾之復等拜訖也先揮却
羊酒取　勑視番字　太上取勑視漢字諭曰彼無善

意爾等急去也先謂復等你小官可令胡濙于謙王直
石亨楊善等來　朝廷亦不應是日風雨　駕在虜營
于尚書令各營嚴兵勿交戰庚申謙　駕移漸遠出兵
虜以數騎挑戰我伏兵傍空舍中亦遣數騎迎戰詐敗
虜萬餘來追伏起發大礮擊之虜死礮下數千斬其鐵
項元帥都督孫鏜戰西直門外斬先鋒數人虜稍却鏜
逐之虜益兵圍鏜鏜力戰毛福壽高禮俱往援禮中流
矢石亨兵亦至虜乃引退王敬武興戰彰義門外興以
神銃列前弓矢短刀次之報效內官數百騎列于後虜
至遇銃辟易報效者爭功自後躍馬出陣亂虜乘之遂

敗興中流矢死虜至土城我軍皆升屋擲以磚石虜少北王雄毛福壽來援虜遙見旗幟乃遁石亨追之大破虜于清風店虜慟哭遂擁 上皇仍出紫荊關北遁遺所掠牛羊人口于路以緩追兵 太上自紫荊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袁彬執轡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投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十九日誅少監跛干兒（土木降于虜至是以使至）時廷臣爭獻策破虜貢士練綱尤切授御史監生姚顯請國家崇佛建寺有禪師尚師之號今 太上被留僧衆談笑自若宜令往虜廷勸諭伏佛力送駕還京益有激之言傳者以為笑十月普花

尋遣使獻馬先普花駐兵關外未入至是以舊約通和為言、朝廷以其用計緩師不應胡濙王直言普花也先君臣索不睦宜受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覲獻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十一月七日癸未以虜退也盡京師解嚴降 詔撫安天下十二日冬至免朝賀官望拜 太上聖節于朝天宮也先旅于是日進龍衣貂皮襖𫝀馬置酒上壽欲奉 上皇還陝西取南京或曰天寒陝西未肯奉迎乃止學士陳循疏言守居庸副都羅通曉暢軍事宜令還京參贊守宣府昌平侯楊洪及子俊皆善戰宜令所部兵留京歸節

以通參洪軍事 上從之于少保奏宣府京師之藩籬居庸京師之門戶洪俊既留京師則宣府居庸不免空虛萬一逆虜乘虛據宣府為巢穴卽不犯京畿而京畿能安枕乎曩者逆虜犯邊俊望風奔潰將獨石永寧等十一城併棄遂使邊境蕭然守備蕩盡幸存宣府一城有洪以守雖無救土木之危然足為京師居庸之應援遙接大同等處之聲勢今二處兵將俱無是棄之也彼僅存之疲卒羸兵無主將統馭自然離散乞推選武大臣一員守居庸兵科都給事葉盛亦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 車駕何以陷土木紫荊

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故邊關不固京師雖完亦僅九門止耳如 陵寢何如 郊廟社稷何如生民荼毒何況紫荊倒馬白羊等處虜退已及一月至今尚未設守都督顧興雖受命尚未行宜急擇人守宣府居庸還兵鎮守報可乃以左都督朱謙佩印鎮宣府紀廣楊俊副之僉都王竑鎮居庸先是邊城多陷宣府孤危洪等又援京師人心皇皇或欲棄城遁都御史羅亨信仗劍坐營門下令曰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守虜知有備不敢攻至是謙等至人心始安通故有才善兵

璐既入京與于少保不相中數競少保恐之辭總督不
允以避協贊乃分諸將為三大營石亨楊洪各四萬柳
溥二萬精銳三千為游兵教場校分營兵西直門阜城
門外操練又以都督范廣協衛頴統大營一時梟將並
集兵勁皆一可當十虜聞氣奪十二月也先以 上皇
書至索大臣奉迎明年正月朔 太上於虜營燒表拜天
也先邀至斷頭山營內慶賀時喜寧為虜鄉導也先欲
奉還 太上輒以計沮撓之寧又忌袁彬嘗誘彬出營
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彬回乃得免又言于也先
將加害 太上傳命乃止彬嘗中寒幾死 上親壓其

背出汗下即愈天寒彬以兩脇溫 上兩足 上時出
帳房觀乾象謂彬曰天意有在我終當歸耳及是銘彬
言於上諭也先遣寧傳命于宣府楊俊索春衣而軍士
高磐適以賚賞至命與同行銘彬刻木藏書螫磐髀間
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既得書與寧飲城下磐抱寧
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 高磐一日高斑 一日高磐書
寧謀叛備蹟因行木片內繫鑿髮上令至宣府與兵等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鑿與喜寧飲于城門總約城上至進湯時即發短鎗炒項短銘發達衆走散鑿抱喜寧滾下濠中遂擒入城 于是虜失向
道寇宣府者朱謙戰敗有功寇大同者郭登敗之沙窩
又大敗之栲栳山寇山西者杜忠敗之偏頭關寇遼東

甘州皆敗去石亨佩平虜大將軍印重兵出巡石彪楊
俊亦間出中國勢益重四月許貴言虜請和乞遣使緩
兵下兵部議于少保移文詰貴責力戰破虜虜入鴈門
關遣五將率兵三萬分屯真保易涿通州五月虜入河
曲圍代州先是也先屢遣使求和未允俾阿剌知院為
書使參政完者脫懽等來申前議罷兵因奉還 上皇
召陳循等對文華殿諭曰也先背逆天道遮留 上皇
營不共天奈何言和循等頓首請賞虜使且好語諭阿
剌緩其詐謀京營邊塞嚴為防禦 上曰善勅阿剌曰
我朝與爾瓦剌和好也先違天犯順朕兄 太上皇帝

興師問罪也先又輒遮留毒我生靈殘我邊徼朕嗣承
大統宗室臣民咸請興兵討罪復讐朕念也先屢請送
大駕回京以故遣太監賜書褒賞乃也先譎詐反覆今阿
剌使至亦奏云云朕欲從爾但聞也先尚聚衆塞上意
在脇挾義不可從即阿剌必欲和好待瓦剌諸部落北
歸議和未晚不然朕不惜戰也先因倣不悛悔禍恐無
及使回朕加恩賚傳賜阿剌答來意六月虜奉 上皇
至大同郭登結壯士謀奪駕入城不果虜警遁去阿剌
復遣人入貢也先又使完者脫懽等來請迎 駕下文
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既久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

之利虜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不可不迎當遣使　上
曰朝廷因通和起釁卿等屢以爲言者何吏部尚書王
直首對曰　上皇在虜理宜迎復必先遣使勿使有他
日悔　上不懌曰當時大位卿等所奏非出朕心于少
保對曰大位已定孰敢有議答使盡禮紓邊患耳　上
意始釋曰從汝從汝既退朝太監興安傳　旨爾等固
欲答使且言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直厲聲
曰群臣惟朝廷是用孰敢不行興安語塞於是遣禮部
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同脫懽等行　上
召見實諭恪恭愼言國勢不可弱所領勑書惟言報禮

不及迎復實驚訝詣內閣白之過興安言狀被詬曰爾
奉黃紙幹事他何與焉遂以七月初一日出京十一日
至也先營所失八見禿之地也先曰兵端皆因通使陳
友等小人搆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不
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關保等我向北後遣者
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等答曰汝雖名送
駕兵行不戢攻關掠野　朝廷豈信張關保等死于陣
者盈不花等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爲來和而以爲來
戰故也也先曰喜寧是　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爲亦
見殺實等答曰喜寧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兵馬入

寇殺之宜矣也先曰　皇帝在此我令伯顏帖木兒晝
晚恭敬未嘗失禮因以酒酪飲實等十二日遣人引實
等至伯顏帖木兒營見　太上所居圍帳布幃席地而
寢牛車一輛馬一匹爲移營之具侍者袁彬餘丁劉浦
兒僧人夏福等三人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敗遊而出實爲生靈除害然陷于此者王振所致也
及也先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進兵
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安好泫然出涕
又問　上及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
衣服靴帽等來乎實等曰虜中屢有人走回皆不知

聖駕所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藏物
來獻將御用物惟金龍繡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食器
燒酒焙肉等爲獻復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
事勿勞卿等爲朕通和乃大事李實等因極言王振曩
昔擅國致寇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朕亦
不能獨斷悔恨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上賜
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相與飲實等回
至　太上帳內求留宿館伴者不從實等乃至也先營
宿十五日也先置酒以飲實等也先曰爾等念　太上
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也先曰然既是思想

何不迎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重賚金帛賜汝未見
送回今既肯托我每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也先曰
大明皇帝勑書內只說講和不曾說迎駕　皇帝留在
這裏又做不得我每阿漢是一箇閑人諸事難用我與
你每千載之後只圖一箇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差太
臣一二人老內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知今遣
去何忒輕易了凡實等所與也先及伯顏帖木兒諸酋
其妻皆並坐共議傳酒相酧也先伯顏帖木兒親彈胡
帽其妻妹緋覆面垂肩盤髻玉肉祖塊長喉亦更互吹
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也先遣其右丞相把禿同實還

貢貂皮馬匹遣其尚書土見罕往大同謂回各部與不
復授還實辭、太上袖出書三通以授實其一奉　上
聖皇太后其一達于　上其一諭羣臣伯顏帖木兒將
實速來成和好且指也先幼子曰此與　朝廷議婚者
實不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
榮同可汗昔花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行初實等既行
虜使再至廷臣又以為言得　旨俟李實還處分實與
事與也先別為七月十四日也先期以八月五日使再
至接　駕不則與兵援送留等告以請　旨未可期也
先不聽衆謂期在必奏事且無成難未已也而以伴送

哥花使臣故書等復行遂有懷來之遇賞非以奉迎此
實等告以故善曰得之矣即　勑書所無可權以集事
既出境也先使所善田氏者為館伴來迎且有所探候
帳中謂善曰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前者土木之役焉
何六師抑何弱也善曰當是時六師之勁悉南征兩中
貴人掇徵邀　太上幸故里止扈從一不為戰備故潰
雖然虜幸而勝未見為福今者南征之士悉歸可三十
萬又募中外材官技擊得三十萬悉教以神鎗炮火藥
挐射命中百步之外洞人馬復透七札又用言者討浩
邊要害皆隱金椎三尺所值踏立碎刺客林立夜度營

幕若猿猱而皆已矣罷之無用矣問何以言無用曰和
議成方且歡飲若兄弟而又何用也因悉之其人悉以
語也先翌十九日至也先管值其出獵八月初三日與
善等相見也先甚喜坐定善乃前責之曰前此汝父所
差不過三十人所討物件十與一二今汝所使使必三
千人歲必再即稚子亡弗賚者金帛器服絡繹載道而
乃背盟好而見攻何也也先曰然則奈何削我馬價予
我帛時有剪裂幅不足者又閑使人館中有不歸者我
是以來爽善曰非削馬價也馬歲益增價亦不繼而不
忍拒是以微損之汝自度價所得比前孰多也先曰者

其稱者胡語過也善復曰帛有千三剪裂幅不足者諸
過事爲之也事露而誅矣即汝所進馬有劣弱而瘠皮
館豈汝本意耶使人齎賜襲金表衣臨行又加賞宴館
中便得晨昏不得不辭與沙漠野處不同聞有在中國
官者甚歸且得罪亡去何從得之也也先曰者此事果爲
小人所構善曰汝爲大將聽小人之言殺我軍民甚
衆而汝部曲死亡亦不少上天好生汝獨好殺夫是以
數有雷警今者能奉　太上歸我和好不絕器幣溢於
穹廬而黎庶彼此俱逸不亦快乎也先曰者者因謂善
敕書何以不及奉迎善曰此欲汝自作好事若載之敕

書而汝奉徃是迫于朝命非誠心也也先甚喜且曰
上皇回更臨御否善言天位已定難再易也先曰古堯
舜事如何善言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於弟正合古堯
舜事也先大服平章昂克曰有何重賚來贖善曰得重
賚而歸我　太上　天下後世謂官人貪重賚也歸我　太
上不索重寶天下後世謂官人貴信義賤貪貨令
名無窮況我有重大賞格且以漸繼也也先太悅曰都
御史官奉平章官非者觀謂善曰史書上好寫著識諸
於留傳臣進使開南朝矣其皇更復位方可歸之也也先
因畏春遊兵食既至來不足是欲信也遂許歸

對善是非皇明耳也先餞　太上于其營善侍松先
與妻妾以次起爲壽酒中令善坐　太上亦曰官人着
坐便坐善曰雖在野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笑曰中國
好禮數明日宴使臣又明日伯顏帖木兒宴餞如之又
再明日八月五日癸酉　太上駕行也先伯顏帖木兒
率諸酋送之至野狐嶺慟哭而別仍命數人率五百騎
護至京師既別去行數里復有追騎至　太上失色既
至乃昂克獲得一猞猁來獻愛之乃去方李實既歸至
使者孔兒亦至實奏虜願送還　太上請大臣奉迎且
言有約期緩必有謀　景皇面問實頓首言虜必無詐

猶未信　景皇下李實方同楊善已去不須遣使惟虜使
把禿歸以迎復言示也先文武大臣復以爲請令再議
以聞李實復言失約則直在彼曲在我臣若不言它日
恐差人不用命必復推臣自稽違期決不敢往則彼此
構釁稍議不康理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息邊鄙終
不寧今宜遣勝日乾斷奉旨楊善回定奪御史畢鸞以
爲言不報檢討邢讓請迎留虜使與李實同行報以急
奉遣迎恭眺鎮壓臣方欲請諸　景皇出至太學出王
號欽老認賊以夷狄常態又重有所索其欲難厭萬無
即歸之理而不知天心悔禍虜亦厭兵楊善權得虜情

書也癸北庭奏疏議奉迎禮未定千戶龔遂榮上書大
學士高穀大畧言都人聞之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可
知奉迎禮宜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後受命乃可
不然恐千載史書難泯執禍異書示廷臣曰武夫尚知
此堂況儒臣乎王直曰此禮失而求之野者胡濙欲鼓
遺耗朝野同情以動之上心王文見之恚甚言遂榮非
分請辯奭罪遂下詔獄丙子楊善報至太上已入塞庚
辰禮部始會官議迎復儀注兵部總戎議防變方畧
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用轎一馬二高穀引唐肅
宗迎上皇故事以聞辛巳 太上至萬全達哈銘至

宣府諭邊鎮爲重虜多變詐總兵官不必遠迎壬午宣
府總兵朱謙及子永部兵迎駕行殿癸未許彬始至命
寫罪己詔免群臣迎諭祭土木陣亡將士甲申侍讀商
輅從居庸奉迎乙酉太上將發宣府命朱謙宴庭駕虜太
駕從西至居庸關商輅入見寫書與 皇帝諭避位
至懷來以臥具及靴賜哈銘御衣及也先所獻戰袍賜
袁彬丙戌 太上至京公卿迎城外入自安定門 景
皇帝迎東華門內 太上下馬相持泣各述遜避意遂
居太上于南宮朝百官大赦天下朝野欣欣喜方太
上塞虜五百騎護行每夜立幟人環之太上宿能入東華

門猶揭簾候視比入宮乃就館又五日 太上宴虜使
厚賞遣歸虜中之政也先專之其兵最多可九萬人普
花雖爲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君臣鼎足而立
外親內忌院阿 駕大得利潰關直入謂所當無前比
德勝之戰挫而引歸所部疲敝戰必不下萬餘 上陷
虜之三日也先有青驄馬能食人從令蹄 上帳中方
行雷震死又遣力士旁睨見有黃龍盤繞大驚却走而
上所居帳夜夜有光騰起見者皆知爲龍支又 天容
穆然絕無憂沮虜來叩首略不爲動也先欲以妹薦寢
却之益加敬畏中國既兵事日飭虜戰數不利屢遣使

求和皆不見聽以送 駕邀金帛復不讐 中朝迎
駕意亦益緩抱空質無所得彷徨塞上欲獻則恥無名
欲北歸則惜 上感靈天且降罰中國又仗義執言將
擣其穴部下皆苦兵思還故因之使奉 車駕歸勿論
天朝益尊 英皇善後而也先悔過歸正遠勝于牯從
牢之殘忍萬萬要見夷狄有人異類可化覩 世廟時
俺答歸順尤覺直捷快人即俺答始而桀驁鋒莫敢當
久而馴擾天若爲啟儼然臂王歸以老壽終逆順大機
與也先稍異而享受過之此千載所無適以徵我明極
盛之際也

朱史氏曰　英皇之得歸天威亦天意也當是時于少
保以用兵爲正鋒　景皇王文以拒絶不遣使爲偏鋒
偏本反也而更以濟正其中有莫之然而然者故能挽
淊天之横決維繫極于將傾而推本所自則又有說方
高皇驅逐　文皇犁庭雖深入窮追不遺餘力而所遵
嫡孫則封而歸之來降頭目則賞而官之文告時頒撫
邮並至蓋撰却中不尚斬伐一以涵育化道爲主旣已
先天而峻大防存大體矣夫夷狄亦天之並生並育具
有一點良心者寧不後天而嘿嘿顧天意以報大恩乎
合前後觀之自爲施受自爲終始人皆囿其中而不自
覺乃知　二祖之規模宏遠而　列聖之享成所以安
中國制外夷者正未有艾也

復辟

上皇既居南宮十一月壽[illegible]至正旦當朝賀禮部以
請皆報免恩禮漸薄甚至[illegible]不與（[illegible]房太監翔
鳳等毆石瀾都取去（[illegible]命內官監[illegible]太監陳祥建隆福寺[illegible]後太監陳謹等四
十五人下獄訊鞫頃補定降職）三年叟封　皇太子爲沂王自立其子
見濬（傳見本）御用少監阮浪奉侍　上皇浪下內官王瑤
住蘆溝橋抽分持所賞鍍金綉把結束刀綉茄袋歸飲
錦衣指揮盧忠家蹴毬飲忠忠因見其袋刀非常遂令
妻進酒醉忠解之入皇城白裏行太監高平以爲南宮
欲謀復皇儲令浪遺瑤以袋刀賞忠求外應屬東廠太
監閻禮治之瑤與浪義子趙緝皆凌勵沒產浪入詔獄
炮烙煅煉苦楚備至卒不承死獄中猶欲窮治不已忠
嘗屏人請卜者仝寅筮之寅以大義叱曰是大凶兆死
不足贖忠懼乃佯狂爲風狀學士商輅與司禮太監王
誠等言盧忠是個風子豈可聽信他壞了大體傷骨肉
之情追問果謂供養眞武得其通報以妄言得止（忠尋坐他事[illegible]）
刑科給事中徐正（徐一曰進）吳江人進士選授嘗密請召
見便殿屏左右言宜置沂王于所封沂州出　太上皇
與俱以絶覬覦之心　景泰帝聞之不懌出爲雲南衛

經歷王復眷所涯者留京不即行乃謫成遼東至是左
右有言其事于　上者收勦具伏奏凌尉籍其家軍餘
汪祥矜與亚同謀夕亡去一日入城有識者捕得斬之
王弇州曰錦衣卒吳江人桑微父為人治刀筆詞訟不齒而亚少美貌能文人見輙詫曰無天耶徐氏生此兒亚舉進士授給事中侍　英宗左右　上愛之嘗撫慰曰勉哉將大用爾然亚小人黠驗治治無所以當上者英宗北陷虜還遷于南宮亚衛疏曰太上皇社稷罪人今過奉非計且下或仍為奇貨宜有以處之夫為天下不顧家陛下毋愛此名也帝心難之不用又數譏亚已遷大理少卿英宗復辟見亚勞曰卿故侍吾給事耶亚曰召對賜金帛酒食甚亚亦幸疏毀不發矣會　英宗一日坐便殿旋風吹文書墮地取覽乃亚疏也或曰得之景皇於宮中怒甚逮發訊之至則投疏令自檢亚魂奪噤不能對支接為于亦併籍其家譴中丞何御史高平言南城多樹木易匿奸人事叵測遂盡伐之　英皇甚驚復得下詔獄秋死被爾亚之逮見

于閣史者如薊弇州更詳然此公好奇多點綴陞大理注對史不經見諱所云御史高平或即太監高平伐樹即在此豫蓋與所泯事皆易太子之後也未幾見濟殀　景皇亦湛酒色得
疾景泰八年正月朔免朝中外憂之于謙等合奏請立
東宮恭復　憲宗云遂訛傳已白　太后請召立襄世
子得金符將發者十一日左都蕭維禎副都徐有貞同
百官問安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問曰若皆何官
應曰府部堂上并科道等官　聖體不豫謹來問安興
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篤不過是日耳又曰若皆　朝
廷股肱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日徒問安何益衆默然
退即日臺中議曰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

皇儲已立無他患矣請蚤立之還起草其略曰　聖躬
不豫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為　皇儲未立
以致如此伏望　皇上蚤建元良正位東宮以鎮人心
草具會葉於朝集文武群臣議允僉題維禎舉筆曰我
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笑曰吾帶亦欲更也是日進
奏十三日得　旨十七日蚤朝請擇元良一節難准衆
其疏謀再上而先五日　景皇宿郊壇齋宮獨召石亨
代行禮亨知病必不起與張軏等謀立　太上而太常
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顧彬老矣無能為也盍圖之
徐元玉謂徐有貞也有貞亦素與亨等善十四日夜會

有貞第有貞曰　太上前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
耳今天下無離心謀當出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
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議軏
等十六日薄暮再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
升屋覽步乾象亟下附軏等耳言時在今冬不可失遂
相與密語云托言虜騎薄都城奉　吉陰納兵入內誰
不可者軏等首肯復密語旣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
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人不歸
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
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

守門內臣出入覘視叱之驚匿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
一門開外兵得入事去矣鎖訖即取鑰投水竇軏等莫
知所謂皆聽處分時天色晦冥衆皆惶惑有貞趣行軏
顧謂有貞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
錮甚牢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有轉門聲有貞等命
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
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啟城中黯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
上燭下獨出問曰爾等何爲衆俯伏合辭請　陛下登
位乃呼兵士舉輦皆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前掖
太上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光

太上顧問有貞等卿爲誰各對其官恭有貞等前導入
奉天門門者呵止之　上曰朕太上皇帝也門者不敢
禦遂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輦前者武士以楇擊有貞
上叱止之時斧座尚在殿隅諸臣推至中　上升座
鳴鼓鐘啟諸門是日百官入候　景皇視朝既入聞南
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等號於衆曰　太上
皇帝復位矣趣入賀百官震駭就班呼萬歲　景皇聽
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對曰　太上皇帝曰哥哥做
好朝退御文華殿命徐有貞原官兼學士參內閣機務
召陳循等草詔宣諭群臣午門外闕讀各朝服入　上

升殿行即位禮日已正中矣逮　謙等下獄明日臨朝謂
諸臣曰昨日弟頗食粥無恙固　無與弟事小人壞之耳
又明日加有貞兵部尚書未幾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
學士掌文淵閣事石亨封忠國　公張軏太平侯張輗文
安侯楊善興濟伯餘各陞賚有差有貞等嗾言官以迎
立外藩劾于謙王文等當族所司勘得金牌符檄見存
禁中辨無徵有貞石亨等言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乃
以意有二字成獄辭奏上　上猶豫曰于謙曾有功有
貞曰不殺謙今日之事何名　上意乃決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論法本當凌剮從

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免爲奴着隨住財
產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永遠充
軍家小隨住蕭鎡商輅王偉顧鏞丁澄原籍爲民出緋
袍于南京誅前昌平侯楊俊俊洪之子也景泰初爲宣
府參將聞虜欲奉還　太上密戒士卒無輕納及　駕
還又言將爲禍本生平負氣與張輗等不合以剛暴得
罪罷侯家居輗等以爲言下獄斬而復位前一夕有知
者御馬監太監郝義與王誠等將發勇士擒殺吉祥等
不果并誅壽斬都督范廣廣勇而知義謙所信任最有
功爲亨所惡者二月乙未朔　皇太后勅諭　景泰帝

復爲郕王所立皇太后吳氏皇后杭氏汪氏復妃號見
濬仍世子十九日癸丑、郕王薨諡曰戾免汪妃殉葬
與二女出居舊府厚資給之五月遂溪縣教諭吾謙言
二事一南宮之幽皇儲之易當究主謀赤族正春秋之
義一于謙等擅權時所舉文武重臣不誅竄恐變生肘
腋當發　英廟深先以談兵徙邊不給俸請于吏部須
次擢爲侍郎沮之尚書王翱眷許而未與陳循兵部于
尚書謙喟然曰奈何使應薦士至此邊與華瓴至是疏
上衆互傳相煽動未幾郕城訓導盧欽黃巖人就選求
南方便地不得怨望言陛下在南宮時臣子當扶顛持

危而尚書王直及陳循等包藏禍心覬位苟祿今一旦
失意未免觖望恐乘機鼓惑爲非或開邊釁乞加顯戮
以爲亂賊之戒貴圖中傷且希進用下錦衣衛執欽鞫
之論贖待罷爲民其他阿曹石先後疏攀者甚多賴
上仁明皆不聽有貞尋與亨爭權徙金齒亨益驕恣下
獄死籍沒吉祥謀反伏誅　英皇數歎息曰好個于謙
憲廟立昭雪復官贈諡公論始大白而　上復位後時
念南內數幸焉因增置殿宇正殿曰龍德左右曰崇仁
曰廣智門南曰丹鳳東曰蒼龍正殿後鑿石爲橋橋上
遶欄以雲龍蹻躍幾欲飛動南北枋表曰飛虹曰戴

鼇左右有亭曰天光曰雲影其後壘石爲山曰秀巖山
山正中爲圓殿曰乾運其東西有亭曰凌雲曰御風其
後殿曰永明門曰佳麗又其後爲圓殿一引水繞之曰
環碧其門曰靜芳曰瑞光別有館曰嘉樂曰昭融有閣
跨河曰澄輝皆極華麗至是俱成後又雜植四方所貢
奇花果木於其中每春暖花開命中貴陪內閣儒臣宴
賞并修西苑後　列聖時幸南內嘉靖十二年重修四
月　上臨幸御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驄碧玉
驕照夜璧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大學士張孚
敬李時方獻夫扈鑾共閱賜茗飲又命至嘉樂館觀花

本

曹石伏誅

逆監曹吉祥在禁地久正統間征麓川福建諸寇皆監督軍務收召諸番將麾下爲爪牙旣與石亨徐有貞謀成奪門功亨加封忠國公姪彪定遠侯有貞武功伯吉祥姪欽昭武伯其餘爲都督都指揮使者數十人因而冒功得官者至四千餘人表裏擅權排黜異己奏罷各處巡撫朝士爭趨其門又强奪民田天順元年五月御史楊瑄奏設近年水澇民饑至于相食河間縣惟一鄉田在高阜忠國公石亨令大者至彼立標爲界奪爲已有知府王儉阿附之饒陽縣田堪耕者僅千餘頃太

監曹吉祥家人抑逼有司欲俱占耕若不大加禁革恐效尤者衆乞下御史嚴勘章入　上召內閣徐有貞李賢閱之皆曰瑄所言公正不避權倖宜從其請　上曰御史敢言可嘉其覈實以聞於是各道御史張鵬等合章欲糾亨吉祥諸不法事給事中王鉉知之以告亨亨拉吉祥訴于　上云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之姪故結連諸御史誣己　上命收鵬及瑄遂御文華殿悉召諸御史面詰諸御史歷舉所劾皆有驗　上曰亨吉祥諸罪如實汝等當時何不卽劾乃至今始言命錦衣衛悉收下獄且究主使之人奏上謂右都御史耿九疇副

都御史羅綺所使并執問詞連內閣復嗾科道劾有貞賢欲獨擅威權排斥勳舊遂亦下獄是日晡霧酉刻大風雷雨驟從西北來發樹壞屋須臾雨雹大如雞卵至地經時不化奉天門東吻及下馬牌摧毀欽天監官湯序奏雹陰勝陽逆占書凡雨雹所起必有愁怨不平之事爲兵爲饑在國都得在君術任能用賢始可除咎　上心是之三人亦懼請輕其罪乃降有貞爲參政九疇布政瑄亦參政御史盛顒費廣周斌張寬王鑑趙文博彭烈張奎李人儀邵同鄭冕陶復俱知縣謫楊瑄張鵬充鐵嶺衛軍其餘當謫者給事中何玘御史吳禎等又三

十六人俱上論吏部留之而先是　上陞岳正爲修撰參內閣密言亨吉祥等恃寵驕橫恐貽後患臣請間二人使各懷疑貳去之猶反掌因往語吉祥曰石亨常令杜淸來此欲何爲吉祥曰致誠款耳正曰不然彼欲覘公所爲耳公若辭兵柄自結于　上亨計不得行矣吉祥疑之反言于亨亨恨正欲逐去至是正又言石亨將爲不軌陳汝言不宜陞尚書遂以黨附有貞謫欽州同知[illegible]有貞旣行有以飛章誹謗者訴有貞所爲自德州執還命錦衣衛三法司共治初有貞封伯制給誥務自爲制文其語誇誕至是　上坐文華殿

出示多官擬議以聞明日獄具請有貞屢蒙　聖恩屢任顯要不能感恩報德乃敢玩法欺公詐爲制文竊弄國柄自謂其文可比迹于仲尼妄論厥績能希蹤于神禹揚其才猷則曰脊弘毅而秉忠純誇其學識則曰貫天人而通今古武畧無能乃自虛禁中之頫欲謀猷不著又自任王室之甫申甚者敢以定策擁戴爲已功謨謀敢沃爲身任妄自尊大居之不疑不臣不忠莫此爲甚宜如律市斬爲人臣欺罔之戒　上曰有貞罪不容誅但犯在赦前宥死發金齒爲民賢以原官復留內閣加吏部尚書日親重用事錦衣指揮逯杲機警善詷事

上并寄腹心左顧問賢右顧問杲亨雖得見不甚與語瞪目有愠色吉祥驚伏憤憤每出外宅與欽等謀言官家貧人臣耐日親內閣錦衣置我輩何地　上益習政事燭照才品奸無所逃陳汝言事敗獲罪沒入其貲甚多　上曰于謙爲兵部專且久沒無餘物汝言未朞歲何賂多如此怒甚亨等說首不敢對方治大第　上一日登翔鳳樓望見問曰此誰所居恭順侯吳瑾侍側謬曰是必王府　上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　上嘿然時時召對李賢賢密言郕王不起奪臣自迎　上復位此輩貪功先期擾壞篤言奪門內府門豈可奪事爲

武一先置　陛下何地　上大悟遂勑總兵官并宣召不許人諸武官不得候其門仍復各路巡撫官聞命亨巡邊安其心亨武夫不識事變彪尤麤暴謀鎭大同嫉致仕千戶楊斌等五十三人奏保　上覺其詐命逮斌鞫之得實言官劾彪下獄時天順三年八月庚戌朔也亨亦奏姪彪不才失于教訓請并下獄又自請避位皆不許且曰彪自犯罪於卿無預先後逮其親黨朱謙杜文等一百十九人凡以奪門功陞者俱革職仍許自首吏部左侍郎孫弘等以亨薦用悉調外任彪弟慶匿于亨所索出之遣錦衣指揮門達詣都察院會鞫得其織

蟒龍衣違式寢牀諸物四年正月彗星見日累暈杲復上言石亨怨望愈甚與其侄孫石俊日造妖言且畜無賴二十餘人專伺朝廷動止觀其心實怏怏懷不軌　上以章示文武大臣皆曰亨罪大不可宥遂執下錦衣獄廷鞫籍其家正月癸亥亨死獄中丁卯斬彪于市辛亥　勑諭廷臣又致書宗室述亨與彪罪惡不得已用法之意成化元年二月石亨子彪二人敵出給會旨保孫續宗候實之自侵彪子玉三人放爲民放其子孫尚存京師天啟三年余入政府有孫石天民有臂力武藝總憲孫蕭石瑄亦渭南人問石氏本末告以故擲然傳之求見時吳本如用先方督薊遼即以托之額征遼復租爵余嘗曰得復世襲林指揮足矣無何余歸吳亦歸孫公先殁處無有加意者石氏終不振吉祥益自危時石亨黨雖革黜

而吉祥部下庇獨得免益招聚無賴撫以恩五年六月
有家人百戸曹福來得罪逆去奏行捕治欽乃別令家
人曹亮尋獲至家捶死 上聞勑諭公侯等官謂欽任
情行事並從寛宥各宜守法毋自專干憲與先石亨敗
時預降勑戒諭朝臣然後收繫及今復然欽慮不免遂
謀反會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奉命西征湯序原
曹氏黨也令擇日定于七月庚子天未明視朝遣將欽
因舉兵入爲亂幽 上南宮立皇太子先夕召諸達官
及其黨羣飲于家厚贈之時鏜侯陛辭宿于朝房達官
都指揮使馬亮等恐事敗自欽家逸出走告恭順侯吳

瑾廣義伯吳琮瑾琮亦以陪祀畢宿朝房急趨報鏜同
具奏從長安右門隙投入令曰急變即達御前遲則用
軍法斬三人皆拙于書惟曰曹欽反曹欽反模糊幾不
可辨 上得奏以意解之急召吉祥縋入宮城鎖繫令
皇城四門京城九門毋開頃之欽以亮等逸出知事泄
遂于中夜自往逯杲家值其出門腰斬之遣其黨殺左
都御史寇深斫傷學士李賢凡五百騎突東西長安門
不得入守衛官軍折御河岸磚石堆塞賊往來縱火噪
呼百官方候入朝聞甲馬馳驟聲謂西征出師既而大
亂多亡匿鏜召太平侯張瑾同擊賊瑾不敢出鏜謂其

二子曰征西官軍多從宣武門出爾往號召之印法司
強賊反獄獲者有重賞未可出城於是官軍稍集至二
千人甲兵皆具鏜謂曰爾等不見東西長安門賊聲火
光耶曹欽反其黨不多奮勇殺之朝廷必不惜陞賞衆
皆諾從鏜逐賊至東長安門欽走攻東安門途遇吳瑾
殺之射火箭焚門力攻時已有備汲水火滅天漸曙欽
黨稍稍散去欽遇鏜子軏于路軏揮刄斫中欽髆軏亦
被殺欽氣懾率數騎走安定東直齊化各門求出俱不
克復還死鬬鏜督軍與戰頃之會昌侯孫繼宗亦集兵
至發神機銃砲擊之有退走者斬以徇欽衆盡潰竄歸

家時大雨如注鏜令軍士能殺賊獲其財者即與之於
是官軍大呼而入欽投井死毁其家盡掠財物其兄都
督鏐弟指揮鉉及從兄都督濬皆爲衆所殺幷其親黨
同謀之人俱盡逮官伯顏也先等逸出見獲剮遂杲依
附吉祥石亨得陞官寵幸已而背之曰刺彪及亨過惡
以閧亨等死復刺欽吉祥事愈急遂激其反欽故首殺
之以都察院嘗劾治已罪寇深亦素與杲善故殺深皆
取其首去賢被挽刀傷首及耳欽揮退持刀者持杲頭
示賢曰我非此賊豈有此舉爾可代奏所以舉兵復仇
之意賢曰此人當死久矣既死將軍釋兵待罪可以自

解扶至東長安門令呼守衛官開門不得欽欲殺之吏
部尚書王翺郎中萬祺力護且勸之亦會戰急釋賢去
賢開官軍圍欽于家乃上疏曰賊雖被圍未盡擒殺宜
速曉示有能擒獲賊黨者即以其官與之餘者勿問
上得疏知賢在甚喜報聞明日召賢裹傷入見慰勞之
仍命勳臣朱儀等分守皇城六門都城九門以賊黨尚
有潛伏故也又撫諭都人及保定等處達官凡爲反賊
脅從無得驚疑京城內外軍民有假賊搶奪平人財物
者獲數十人杖之通衢示衆間有搶奪賊黨財物者釋
之癸卯出吉祥延鶴磔于市并磔欽鐸濬等尸丙午磔

鐺鋐及達官陳宗忠平順白忠等停西征兵起王竑督
師贈瑾梁國公諡忠壯深少保諡莊愍加繼宗太保鎔
鎮鼎俱太子少保鐘進爲侯馬亮等各陞賞有差
案史氏因曹石並稱衆矣曹反罰于比姚令言朱泚尤
甚石氏叔侄不過恃功驕恣失人臣禮初無反謀亦安
敢反即劾欽亦止白怏怏懷不軌而已乃俱坐死籍沒
與曹同事同受罷同得罪罪本天淵而議者不察與之
同科以累戰有功兩封侯之奇士不良死謚毅愍各不
能自白惜矣王公處平暴卒于城等亦孤竪其少恩其
當時李賢主之遂梟擒之 英宗恐恐爲誣遵不賞其
功慮螫不留其種卒激曹氏之變夫石外疽也曹內癰
也治外忘內毒驟發幾至攻心善醫國者固如是乎天
祐 聖明一旦剪滅梁死賢獲存君臣慰勞至今談之
心悸吁亦危已
別錄曰亨門下有瞽目指揮童先手出妖書曰惟有石
人不動謂天意有在促亨舉事亨信之乃與其黨盧旺
彥敬杜清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
在彼充遊擊將軍異日命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
塞紫荊關東出山東振臨清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
而疲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帶是春虜寇延綏命亨帥

師禦之童先力贊亨成前謀亨曰爲此事不難天下各
處都司除代未邁爲之未晚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足幹
大事亨師無功而還已而石彪事發罪連於亨 上初
念其功累宥之惟罷其兵權因以本爵歸第未幾家人
傳說怨謗遂露其不詭之謀於是逮之及亨下獄死法
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爲盡
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
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從之李賢云人見石
亨輩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涖蟲幽

明寃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柄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及今辨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嘿相之社稷綿遠端在于此有所載其人其書若可笑等于見戲謔反吉如是邪乎南陽又爲之敵載之天順實錄南陽相業可觀此書亦不信意二楊于少保皆有譽議豈非公論又而少保廷及同鄉之項文懿辱之日于其妻子之子見樂朝所惡項未聞亡遠生于得罪此人必決亦不況南陽者此一句似有深怨曰業可長言不可不悔見于書乎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

朱國禎輯

安撫流民

荊襄之上游爲鄖陽地介湖廣河南陝西三省間山深地廣易爲屯聚洪武初申國公鄧愈旣平安陸襄陽郎進兵驅剿之禁華山場人無敢入永樂宣德間有流民漸集其中正統二年漢中府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遺後患　上以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陛辭　勅諭曰彼亡命者皆朕赤子比因徭役頻繁饑寒迫切遂至轉徙爾往視之其願

回故鄉者令有司善加撫綏蠲其逋租願占籍于所寓者復其徭役三歲果有梗化按治勦其首惡毋及不辜敬至擒數人遣戍餘撫卹編戶伴聽命僅及百一經制未完畔限不明而大奸皆潛伏不出敬還受撫者復縱歸故潛伏者起而收之勢益滋蔓其魁黠隨遠近雄長因部伍役使之綿亘數千里中無慮百萬錦衣衛千戶楊英以使事至河南聞其事歸上疏請命有司賑恤因故遣其衆願占籍者聽疏入不報三省官又多諉非己境內遂日困衡有劉通者河南人少負膂力縣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因以爲號首妖言潛駐房縣與妖

僧尹天峯謀亂時有石和尚名龍合劉子龍（卽劉長子）及苗龍苗虎四散劫掠千斤密約子龍共起兵成化元年四月乃于大木廠立黃旗聚衆萬餘據梅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進據南漳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治懸榜曉諭而未受征討之命賊毋爲故常終不肯散聞于朝曰民可撫也而奸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一曰毋憂去此二月中事至四月復起）十二月命撫寧伯朱永爲靖虜將軍總兵都督同知喜信僉事鮑政爲左右參將工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內官唐愼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之衆謂賊巢在萬山中且沙河之境於是決策深入先破南漳永

適有疾因留居鎭之圭與唐愼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遠安進兵馬艮坪喜信都指揮王信自房縣進兵浪口河王恕都指揮劉清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師逼遁移居壽陽欲出陝西苗龍移往大市欲出遠安卽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路通退保大市與苗龍合二年閏三月二十三日都指揮田廣進至馬坪遇賊擊之追及于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及僞都司苗虎等二百餘人進至格兒山賊家屬退保後巖山二十四日賊據險懸架木覘礌石各執鎗牌抗我師圭與震儉等攻其右喜信等擊

其左鈿政等衝其中劉清等襲其後四面夾攻賊大敗急追之破其巢穴焚廬舍生擒通等二千八百七十餘人斬二千五百六十餘級獲賊屬子女一萬一千六百餘人牛馬驢騾二萬有奇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會承病愈更帥兵搜餘賊九月石和尚等燒劫巫山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喜信等躡賊所向勦殺賊力屈食盡乞降指揮張英（先諸將忌其功譖于承謂英多獲賊賄以他事榜殺之）誘之劉長子縛石和尚送喜信營既而併千斤妻連氏僞官常通王靖張石英等三十人僞千百戸張剛等六百餘人皆擒遂班師通等磔于襄市論功加圭太子少保進承撫寧

侯封喜興寧伯餘將士陞賞有差時寇雖平諸郡邑控制戍守皆未設地曠險如故未幾餘孽李鬍子被追急復煽衆作亂鬍子名原新鄭縣人寓居葉縣始與石和尚等嘯聚為逆通等就擒原與其黨蔣虎（一曰王彪）等遁免糾合殘黨小王洪石歪膊等往來南漳內鄉渭南等縣劫擄衆至數萬人僞稱太平王署其黨為僞總兵先鋒等名又立一條蛇坐山虎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襄荊南陽諸郡為之騷然六年十一月命右都御史項忠會李震討之既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調永順等處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兵忠曰流民避聚山谷豈甘心為寇

勢多脅從民去官府遠旣陷盜中遂不能自脫耳乃驅軍列兵分布山口截其要路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于是民多攜老弱纍纍來歸會蔣虎引數十人覘軍且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白圭等言虎巳就擒餘黨多困於饑寒出於逼脅宜令項忠相度機宜會彼處巡撫總兵等官計議撫捕長策不必動調土兵騷擾地方忠奏賊在萬山中據險為亂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謝而分哨官軍不親行陣巳行保靖土官及河南諸路兵刻期俱會南陽且以詔旨諭其生路流民攜扶老幼出山晝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

止土兵恐民聞之仍懷二心其蔣虎雖授首而元兇李鬍子等鳥伏鼠竄設復再聚重調為難事下兵部白圭議征勦流賊必須宥其脅從毋使玉石俱焚今賊首巳得又招撫四十餘萬則李鬍子雖未即誅計亦無能為矣宜行項忠等如土兵巳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從宜區處　詔曰可忠原主撫散欲宣德意歸者愈衆原等勢孤潛伏山寨伺隙出劫至是遣副使余洵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原等遇之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佰屯于鈞州龍潭亦被擒之報捷且出山復業者陸續其衆

十三萬六千餘人餘混處賊巢無籍檢查四散奔走出者莫知其數諸軍前後共斬千級其入山俘獲脅從黨與族屬老幼共二萬八千七百餘人戶選壯丁一人充戍湖廣邊衛計可得軍五千并其族屬附籍給田屯種奏上命降勅獎諭忠等仍上便宜十事行之初忠下令逐流民有司乘兵威所在驅迫盛夏道渴疫癘死者甚衆而軍中有簡討張寬寬襄陽人以進士授簡討侍新王讀書居常怏怏不樂屢上疏言時事罷流民數事適忠奉命撫輯流民寬與之論議頗謂通達時務諳練軍旅願相從於軍中聽用忠因其言傳之遂固弊者有爲衆所嫉于是給事中梁璟論劾白圭亦言所上功次文冊前後不同請審勘　詔免勘定擬陞賞

忠疏辯且求去得旨荊襄事已成功雖有浮言朕所不取今覽奏事理益明卿何嫌疑遽欲避退所辭不允尋加忠左都御史未何歲復饑民逐去復至有司懲前事以逐流民爲靖亂策祭酒周洪謨憫其事爲著流民說其略謂山谷曠遠民遭水旱上不能賑恤則轉徙其間勢必不能禁不若因而撫定之使占成籍爲土著可以填實襄鄧戶口東晉置松滋縣[illegible]雍州事爲徵本二年流民集復如前入朝廷雖申禁不能止也左都御史李賓恐逐之生他變又取洪謨所著說疏上之陞左副都原傑往任其事山東博興縣知縣陳文偉亦奏荊襄流民非若蠻夷戎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者今嚴兵固域勞民費財禁之若敵國然此可暫而不可久也臣迂以爲不必屯兵久戍不必遣將分守欲爲良圖請于南漳竹山遠安房等縣與流民相接界之處遴選天下知縣縣丞有智識知事體曾經旌異者更易而用加以獎勵使各撫其地設法招集便宜處置俟有成效不次陞用仍暫寬其近賦徭賦足其衣食使之觀感興起傾心向化令守備官用心操習官軍以張兵威則恩威並行而彼易化矣且流民所恃以爲惡者樹木叢密路途險隘也若進一里平一里之道途遇一村定一村之戶

籍畝疆界辨阡陌使民各有分地地各有定主則將來若無地可容自不復來復於要地立州以總制設衛以防禦則流民之非心格而守備官軍可無用矣兵馬司吏目亦會條陳亦如之并下傑斟酌處置俾傑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涉厥宣　上德意延問諸流民所欲無不忻然願附版籍爲土著者于是大會三省撫按藩臬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俾自墾爲永業以供賦役置郡縣統治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縣割鄖縣地分置鄖西

隸河南割南陽汝州唐縣地分置桐栢南召伊陽三縣
陜西析商縣地爲商陽山陽二縣而陞商縣爲商州又
即湖廣鄖縣設鄖陽府以統鄖房竹山竹溪鄖西上津
六縣且立鄖陽行都司及鄖陽衛控制之俾民流寓土
著相參錯居經畫既定乃列其事上遂薦鄧州知州吳
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選鄰境良吏習知其事者爲
之又以地界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臣
任得兼制三省撫治八郡居鄖陽　上悉從之擢道宏
爲大理少卿代傑撫治傑滿三考進右都御史召還尋
遷南京兵部尚書未任卒八郡民聞之無不流涕爲立
祠道宏任四年陞南大理卿王濬以僉都御史任遂爲
定制繼者劉璋何經鄭時以及戴珊豪右復多窩流聚
爲邪令首實其闢田匿稅者償其所費而沒其餘盜野
王剛何淮等嘯聚約川湖兵討平之弘治九年沈暉巡
撫始收太和山香錢賑饑比孫需至悉藉于均州供祠
禱費遂行至今

攻斷藤峽

廣東自永樂宣德以來素稱殷富間有土賊隨起隨滅
不爲大害自正統十四年黃蕭養作亂調發廣西土兵
征勦因見民物繁富武備廢弛自此始于近界劫掠然
不過五六十人或百餘人蹟其來俱自潯梧越境所掠
財物即于潯州河邊貨賣守備官軍受其貨賄縱之以
致賊徒日衆遂至千百成羣天順七年十一月柳慶蠻
賊覘大軍俱會梧州乘虛擁衆攻劫上林縣村社四十
餘處殺擄五百餘人馬牛財畜無筭本月十三日大藤
峽（峽在廣西潯州府境萬山盤鬱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逺至潯藤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斲研巉巗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蓋有猺藤度峽碍知徒杜南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兩峽爲奧區以牲平大宜鄉崇姜里爲前庫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戸藤縣五屯障其左皆縣龍山猺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南有井腸大貼諸村皆猺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其險借下藤峽又南則爲府江遠遺六百里其中多冥巖邃谷懸磴稛壁入者手捉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隕身數百仭下中產猺人藍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鐘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立斃雖四姓猺亦憚之）賊夜入
梧州城時總兵官泰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
御史吳琛副使周璹僉事董應軫參議陸禎都指揮柏
衡羅政娄瑛等于城中議調兵是夜三更賊駕梯上城
涇等不之覺賊遂入府治劫官庫放罪囚殺死無數大
掠城中執副使周璹爲質殺死訓導任璩涇等擁軍自

衛不敢發一矢隨軍器械幷備賞銀貨等物皆爲賊所
有致仕布政宋欽將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爲所害
黎明賊聲言官軍莫動動則殺周副使瀣等乃遣人與
賊講解賄將方始出城賊既出縱掠還將官軍數千賊
僅七百而已天順八年奏報劫掠各處圍困城池有經
年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戰勝斬級數百然
未能成功遽奏班師軍猶未還徼報已至于是巡按御
史王朝遠奏廣西流賊越過廣東十郡疆城殘毀過半
田畝荒蕪遺骸遍野道路幾無人行兵力衰微民情惶
或今賊徒日益進蔓過廣東者已至江西在廣西者又

越湖廣雖兩廣各有總兵巡撫但地廣賊衆力不能支
乞勑廷臣會議別選謀勇名將及有威望大臣委以重
推責其成效庶或有濟副總兵范信亦奏稱賊黨衆強
又多乘馬我軍單弱反止步隊犇于平地遇賊步不足
以當騎自來官軍取勝全藉達軍騎射乞調委都指揮
康忠統領仍乞照廣西事例選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優
免餘丁三名令自備鞍馬協同達軍征討將適大觀今
兩廣二司官各陳所見或欲分地守禦設法勦捕或欲
簡命大臣威望明信者爲總兵編修丘濬主事瑪俊各
上封事陳討賊方畧皆下兵部兵部尚書王竑會同廷

賊蔓延藉曰招撫互相欺蔽絕無忌憚譬之小兒素惡
索之即與愈索愈啼非流血撻之必不能止且廣中用
兵全恃達軍爲吳禎偏執而止葉盛既去補一人豈能
兼任因舊浙江參政韓雍智勇過人材兼文武屬以討
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推都督趙輔材畧可任乃擢
雍爲僉都御史督戎務輔爲征夷將軍佩印總兵右都
督和勇爲遊擊統達兵太監盧康陳宣爲監軍戶部侍
郎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霖紀功閫外之事一以屬之
勑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置三司而下不用命者輒以
軍法論不從中制成化元年六月雍等至南京會諸將

議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遊擊師江
西及達兵由廣東入廣東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
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乃可滅賊雍曰不然兵
法宜擣中堅先其難之謂也大藤峽賊所窟爲廣西
心腹患今此不圖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賊愈多州
縣愈被害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苟全師至潯南可以
撩高要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
陽峒諸路譬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何煩于逐所以兵
聞拙速不聞巧遲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
全州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幾失機指揮

李英等四人將士數倍九月至桂林議曰修仁荔浦峽賊之羽翼也不剪則峽勢不孤心腹之患難除乃以永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並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賊大潰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十月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密箐重巖三時瘴癘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領今大軍驟勝賊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以待其斃雍曰不然峽山遼濶岐路分披綸囲六百里問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彼銳我衰睥睨之奸患起衝突法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新捷勇氣百倍峽賊聞之

亦已褫魄因而乘之可以立破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總兵歐信參將孫麟尚瑞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九萬二千人為左軍都指揮白全楊英張剛王玘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左參將孫震指揮陳文昌等邀守左江及龍山結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輔開府高振嶺督諸軍令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横石諸塵令正曰林洞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嶺扼其東奔諸將受命十二月朔齊發賊蒐青袍巾數十人伏軍前詒之曰皆良民伏臺役者没于賊官軍累征未

嘗深入無緣自拔今入公至此方得脫雍厲聲曰皆賊黨欺我耶縛而斬之果搜得兵悉支解懸于樹自擐甲督躍馬直前皆奮曰天神至急爭攻連破石門道袍屋嶺紫荆竹踏良胸古營牛腸大帖等寨賊遁入桂州横石寺塘九層樓（先固兵至樓妻子於此者）據險立栅拒我雍今塵死士以大斧刊木開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栅而夏正自林嶺來援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逐磨岳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能禦之令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先是峽有大藤如斗横兩崖諸蠻蟻渡至是斬之易名斷藤峽

殘兵撫雷康高肇諸寇先後平之雍乃上言諸猺之性懼憲官府每以流官整靖詔有上隆州土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暇昧推鞫無因况蠻夷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理性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陸喜等功存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或用為流官之副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歛保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割別類猺人國初曾克戎伍近因兵亂逃千戶李慶招之多青叛廳請即本地開設承

戶所因其故俗即以李應為之酋帥統之而以故酋裔
爲吏目亦可羈縻俾得耕以保障地方又經畧撫處數
事奏上上皆嘉納行之明年正月論功擢雍左副都
御史提督兩廣戎務蔭一子錦衣衛千戶封趙輔武靖
伯世襲餘各賞賚有差五年雍外艱去兩廣賊勢復張
御史韓雍僉事陶成俱請立總府于梧州別遣大臣無
人總制兵部尚書白圭覆行之仍起雍後加右都御史
七年正月賊營上霜山游擊爲丹達官都指揮葛春等
四面緣山而進賊不意官軍猝至潰散擒其渠穴前後
凡斬首六百十三級追還被虜人民六百六十名牛

參將據其巢穴又奏去年臣到兩廣自春徂冬遣將分守
要地累戰克捷若那蒲等村罰嘍等山古平等峒前後
生擒八十人斬首九百餘級奪還人口數千賊又寇信
宜縣參將楊廣副使孔鏞擊破之追至白石山賊據險
以戰我兵敗窮追斬獲又數百人自是累戰皆捷英論勝
金縣十年太監黃沁怒威福于軍致雍力求去雍去總
兵右副都朱英代奏廣西諸猺屢服屢叛無有已時然
彼亦人類尚可善化臣與各官議撫治勸務之方務
俾曉以禍福其逆效順者即定爲編戶復其徭賦立舜
或家業未成願還本貫者聽時則有荔波縣知縣

首李公至令其子扶實率衆四十來詣軍門訴濟本山
乃古紫州之力山縣請復立爲州縣見有衆數萬俱願
歸順臣因行勸處分守柳慶參政袁愷復招出馬平等
縣猺獠五百二十八人參議謝綬招出蒼梧縣猺六里
一千七百九十人副使范鏞等亦招出陽朔等縣猺陸
續報官其餘未順者諒皆漸可招徠俟成效之日編戶
具籍復奏請處分章下兵部尚書項忠等言英能下順
民情施恩布信令出未及數旬歸順幾及萬數宜賜褒
獎從之未幾廣西副使張斆至鬱林等衛撫安夷猺有
斷藤峽賊黨先爲副使范鏞所撫分居桂林等縣數歲

鬱林同知黎廉勸之散還故地賊疑以墾田爲家討不
欲去強逐之且焚其居因聚衆犂其巢突出容縣殺千
戶一人旗軍丁夫百二十人英聞遣鏞往撫乃定敕廉
皆得罪去自是兩廣寇盜稍寧蓋雍芟除之後悍酋死
者幾盡餘皆懾息不敢動故英得施其招撫之畧至今
談廣事者曰大征曰鵰勦時時用之大征非數十
年不一舉也然功之卓举者必稱斷藤峽曰韓襄毅襄
毅云所斷之藤中空藏而釘皮爲鼓置參將府前聲甚
震云兵使移行臺所之無聲歸即如舊薄民得寧居者
數十載又之漸玩又江伏莽中掠客舟都御史陳金謂

諸蠻不過利魚鹽可委而唱也令賈置木濱使諸蠻以次貨税頗聽約束而舍亦謂此法可久疏其事易峽曰永通久之蠻不與直且掠殺之必賂求乃免爲諭曰永通不通來葬江中誰其作者噫陳公釀爲大害攻剿郡邑如成化中嘉靖六年王陽明撫田州初留湖廣兵誅盧蘇王受會蘇受降罷兵父老遮道言峽賊亂殺請討之乃因歸師之便并檄蘇受合兵進南寧賊猶不爲備我兵突進賊敗退保仙女大山攀木緣崖仰攻之賊復敗奔斷藤峽又追擊之賊爭渡橫石江溺死六百餘人擒斬甚衆徧搜山峒無遺者復密檄諸將移兵勦

仙臺花相白竹古陶羅鳳等寨賊據險自固我兵夾擊賊驚奔入永安力山四面廢之賊大潰走爲參將沈希儀等所扼擒斬一千一百餘人於是斷藤峽賊悉誅別有八寨賊去峽稍遠檄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挾蘇受討之夜銜枚進賊寨遂破石門天險賊大驚乘勝追擊賊且奔且戰既散復合我兵奮擊賊大潰奔入高山固之賊據險下木石仰攻不得乃夜募死士掩其不備遂連破其寨賊大奔希儀又以計擒斬其逸者有賊千餘人奪路走柳慶追及于橫水江賊爭渡舟覆盡溺死乃分搜山谷間計前後擒斬賊幾二千人深入三百餘里於是八寨賊亦盡一曰布政林富副總兵張佑等出不意分道征之富佑率右江及思田兵進勦八寨諸賊參議汪必東副使翁素僉事汪溱率左江及永保土兵進勦斷藤峽諸賊永順兵攻牛場保靖兵攻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襲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又明日破油榨石壁大陂等巢攻斷藤峽等寨十一日官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於盤石大黃江登岸攻仙臺花相等賊保靖兵於烏江口冊竹埠登岸攻外竹古陶羅鳳等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林富率盧蘇王受等別由新墟道銜枚夜發直抵八寨突破石門天險賊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等寨五月十日破都者峒等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恩土目韋貴等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等復攻破黃田等寨六月七日破鐵坑等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走會大風渡橫江溺死者大半其脫身入山者多墜崖谷死乃班師薦林富爲都御史撫其地守仁歸卒于道而武靖州守岑邦佐者故岑猛長子利賊賄曲庇縱之峽以北賊復漸肆酋侯勝海據弩灘

指揮潘翰臣誤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而殺之實貴香利其田廬也勝海弟公丁不平集衆噪城下僉事鄔閱參將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旦請討之希儀曰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衆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旦不聽使繼武以千人往擊弩灘賊皆遁去僅斬一病夫還報賊巳歛旣請立堡戍希儀曰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又不聽堡成閱卽令貴香以三百人戍之聽取勝海田廬於是諸猺大憤邦佐又陰嗾之友公丁遂夜攻堡殺戍兵三百餘人貴香脫走於是閱與繼武以啟罷旦亦去位代者侍郎蔡經　詔征之十七年正月

經集諸司議曰諸君慶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
不過萬人蔡曰往歲七山之賊也亦已少矣希儀曰非
八萬人不可蔡曰往歲西山之賊也不已多乎副使翁
萬達曰二君言皆是兵法有侵有伐兩廣軍政有剿有
征襲而取之曰剿聲罪討之曰征張言剿也沈言征也
然賊爲備久剿之無功宜從沈議會欲征安南事遂已
公丁益橫潯人苦之萬達復言于經乃會安遠侯柳珣
發兵以其事屬萬達康得百戶許雄素通賊劫之曰能
擒公丁貸汝不者死雄皇恐聽命萬達佯庇公丁謂譬
家誣之捕訟者數人責其起釁公丁遣人自劾許爲白

之又畀雄百金貸諸猺取息而以本捐公丁益大喜惟
雄所爲會萬達趣他郡以事屬參議田汝成召雄申飭
之雄紿公丁曰潯人以爾爲口實幸官不信耳今分守
公新至何不往訴攻堡者他猺也公丁然之夾見汝成
訊究狀佯慰諭而密使市民被害者候其出羣毆之一
市皆譁游徼因逮譁者并公丁入並下之獄遣雄諭諸
猺曰寇堡事市民皆切齒公丁而公丁委罪於諸猺會
須鞫實果諸猺罪其釋公丁如事自公丁固當與市民
共棄之以自檄宜明言無以一人爲禍本也諸猺皆言
事果由公丁衆無與乃檻送軍門磔之經以首惡既戮

羣猺膽落宜亟進兵會希儀病乃以張經將左軍萬達
爲監會于南寧而指揮王良輔朱昇等屬焉以都指揮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爲監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
傑王俊等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參政林士元及汝成督
餉張議王者之師示威而已欲稍創之戒師勿深入萬
達曰諸猺久恣剿之無功且樹怨何威之示經猶固執
督府不能決下會議皆從萬達言乃勒兵惟以峽南亦
剿賊但與力不能及姑緩之得專力於此乃以十八年
二月兩軍齊發左軍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一萬
六千餘人分四道進夾攻賊賊窘奔林峒而東王良輔

遮之賊中斷復西奔我軍合擊斬一千二百級賊謂往
以結巢故爲我兵所破乃湯走山谷間令我兵疲于追
逐曠日糧絕必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等移兵攻
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伏械諸監我兵以
計殲之盡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盧蘇得賊
賂縱之匿出谷人言羅連山險官兵從未有至者賊已
深入不可窮追乃止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猺亦據險弗靖移兵剿之降者三百餘人而峽以南
諸猺聞威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復平萬達汝成乃議
七事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三

曰設督備以控上游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五曰清狠田以正疆界六曰處款兵以愼邊防七曰榷商稅以資公費其所謂改州治者蓋陽明昔平峽時請有邦佐罪復卽武靖州而邦佐故殘賊夷多離散請因衆憤改州爲千戶所擇人任之卽以三縣狠家之族隸焉蔡經多採納疏行之經以功進秩一等楸珣加太子太保餘各班賞此後吳桂芳殷正茂皆有功別見

石城土達

成化四年十二月土達滿俊伏誅俊故元部落把丹之孫也行四故又稱滿四把丹仕元平涼萬戶　太祖旣克燕都兵至陝西把丹等率衆歸附授平涼衛正千戶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抽其壯丁爲平涼衛軍使自耕食餘以養生射獵爲詐復無徭役用是殷富家有畜馬數百牛羊數千者咸仍胡俗爲樂正統已巳之變阿樂出寇陝西土達漸遭剽掠天順庚辰孛來毛里孩統也先餘衆寇固原而土達生畜被掠者十之八九又會歲饑生爭漸荒成化二年丙戌各酋大舉入寇土達有李俊者獨以羊酒奉孛來孛來喜賜以馬俊遂有北從意致仕都督張泰牧鳴沙州與土達相鄰牛馬多被賊掠傳聞非賊卽固原土達張把腰等假之也丁亥春泰令家人狀把腰虜掠事於陝西巡撫陳价下僉事蘇燮逮問先是逼滑逆尸佚滿俊以居縣遣里長追捕爲俊所毆縣亦上於陳遠之俊等素縱佚不知官府顚危懼會新任靖虜參將劉清至固原守備指揮馮傑索各土達馬匹鷹犬等物俊等皆怨之因謀於李俊俊姦點遂倡謀從北虜俊之姪田滿璹者襲祖職以功遷平涼衛指揮僉事有司移文索張把腰滿俊等甚急其衛指揮日

遏寧縛取以獻寧謫人也了不知二人已有叛意遂率火鎮撫第火四等二十餘人往捕俊等知之俟寧至給所率散各家具食盡殺之因劫寧叛入石城石城者東西俱山左山峭壁高數十仞無徑路上者俱攬繩而登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城中無水有數石池外設棧道而棧道下則築小城護之前有小山高亦數仞如拱壁悲雨傍空處并山後悉築牆高二丈五六尺各留一小門僅容單人馬過之城外皆亂山形甚惡至此毛髮聳然疑即唐吐蕃石堡城王忠嗣所謂石堡險固非數萬人不能克者俊等常圖據至此熟知其險可據而先據

地得前代行帥府印心動遂以六月十二日入居之其徒相率僞尊俊爲招賢王李俊順理王散遣其衆劫甘州羣牧所等處旋攻固原千戶所李俊戰死劉清自靖虜來戰不利潚後益糾隆德靜寧會寧等處土達衆至數千人都御史徐與鎮守太監黃泌寧遠伯任壽會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陝西各衛兵往攻二十五日戰於城下邢端先遁官軍大潰殺傷指揮王震等二百餘人遂命副都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監軍都督同知劉玉總兵都指揮同知夏正劉清充左右參將御史鄧本端監軍武選郎中紀功益以京營神鎗官軍五千復調

甘涼延綏寧夏陝西軍共五萬往討未至徐壽等聞之恐忠與延綏兵專其功時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已到即與琮自固原急趨蔡祥堡夜二鼓營壘始定軍士勞苦比曉即出兵梁順嶺而行去石城十里許賊數千薦迎請降時軍餘馮信頗知兵言於督撫曰賊雖詐僞巨測然我軍渡夜方息凌晨即行且乏水飲無執戈力不可與戰姑從彼意退兵徐議攻討琮叱曰兵已至此豈可聽彼誘退遂麾兵進賊先遁去至城驅牛羊數千在前而精卒後繼時尚無兵甲器械各執木梃而鬬官軍遂敗都指揮蔣泰申澄皆被殺任壽吳琮俱退保東

山徐欲自殺左右人護下山遺失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兵有被圍在山者皆棄而歸盡歿於賊賊勢益猖獗凡保土達俱過入城而於靖寧州大路搶掠運送甘州冬衣布花萬餘匹糧米甚衆或傳其黨導以窺陝者朝野震恐壽徐逮問琮亦當逮以比壽徐再失機爲輕戴罪殺賊更命游擊一員領京兵五千赴之勅忠等協謀成功九月起服闋南大理卿馬文升副都撫陝西協勦叛賊火會軍中十月九日軍分七路忠與太監劉祥總兵劉玉巡撫馬文升等由脊金佛濤進延綏巡撫王鋭參將胡愷等由李俊濤進伏羌伯毛忠等由木頭濤進右

叅將夏正等由亂麻川進都指揮姜盛由墨城子進副總兵林盛由好水川進都指揮張英由縣母川進期三日諸路各出精兵先挑賊且探地勢賊來迎敵延綏官軍恃勇首失利陣亡者二十餘人而賊之死傷者亦多至十三日會兵復往探山勢水頭賊復迎敵毛忠與諸將夾攻賊大敗追斬賊首二百餘級忠催軍趨占木瀟木頭擒斬奪獲數多翼日忠督精銳四千進先登奪山北三峯頭乘勝上攻又奪山西四峯頭忠與各路官軍俱會遂攻石城東西二門及山之東峯克之焚賊窩舖百餘處擒殺甚多忠為流矢所中回至半山而卒諸軍

皆却西路之賊乘勢復回東路官軍不能支亦却劉玉被圍項忠望見斬甘州退怯千戶丁某以徇諸將皆懼復整衆登山玉乃得免文升亦請度所領兵補空填列以振聲勢賊乃退走衆皆憂之忠文升曰賊勢已屈且此時黃河未凍賊不能北無深憂可徐圖之乃以捷報言毛忠登山偶為流矢所斃仍語所遣使令言賊當就平以安中外時 朝廷聞毛忠敗死又是月彗出西方衆多言西師不利兵部尚書白圭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議以滿俊驍勇恐其渡河與北虜連和禍不止西陲乃交章擬益兵赴援忠亦奏俊被我軍夾攻勢雖窮蹙然衆尚二萬恐河凍衝突而出我軍一哨不支則勢去矣乞調原擬宣府大同官軍於徧頭關捷路來赴及勑撫寧侯朱永統率精銳亟來固原同臣等相機攻守事下兵部以為宜從所請 上用輔臣彭時商輅議謂京營官軍未宜動可勑游擊將軍許寧統大同宣府精兵三千往助時圍城既久城中無水芻粟靡乏官軍復斷其路出汲者往往被擒賊馬死殆盡忠等日引兵造城下挑戰至暮引回而令指揮孫璽領兵數百駐東山上覘賊出入戰兵將回璽兵先撤每被賊襲其後文升謂忠曰孫璽兵撤太蚤也明日令璽俟大兵還行遠

乃撤賊自是不敢出襲賊信胡禕十月八日禕降曰若今日出戰勝則利不勝事不利矣是日賊果出戰敗去始大懼會續調甘州都指揮劉晟兵三千至十八日復會兵攻城賊詐請降欲總督總兵詣城下忠玉皆單騎詣之賊數百人環繞門外而輕騎往來示武文升在濠外賊來邀亦赴之俊璹等乃出訴激變始末忠等曰劉叅將馬指揮等已械赴京下獄矣爾速降必宥又開瀟諭曰爾被劫入城非反者璹乞命因携璹同營而俊狐疑復走上山明日請戰有李旗者自[illegible]外報曰今夜城中賊自相讐殺乘機可勦從之賊果亂且潰

俊扼險力拒諸軍亦堅持圍之且塡塹以進賊開舊木
柵懸大石以防而賊死于銃砲者甚衆益懼漸有出降
者皆給軍帖縱歸仍令人招之將回回楊虎狸驍勇有
謀略俊以爲謀主見勢不可爲遂以十一月十六日晚
出聽招忠等諭慰之劉玉刷刀與誓曰爾能生擒滿俊
或殺之來獻、朝廷有賞格銀五百兩金百兩官指揮
遂示之銀虎狸請以計移其精兵於山上密誘俊出東
山口接戰可擒也且曰都在明日厚遺之而山口係
延綏兵信地忠等不欲泄乃謂其將領曰爾暫休予代
爾守遂伏兵其下令人登高覘之見一人乘白馬出城

卽俊也而山上兵林立矢皆仰射忠等信虎狸言不疑
俊旣出諸軍競前撲之伏兵四起俊倉皇突陣墜馬遂
就擒將乘勝逼城恐賊堅守傷士卒多皆歸營次日其
腹心馬驥南斗復率衆出戰官軍輒擒之賊勢益蹙及
以捷聞且止援兵有　勑奬諭并賜羊酒犒勞不三日
城中復立平凉衛達官鎭撫大敬爲主以拒官軍凡逃
出者卽殺之忠令諸將各遣夜不收數人偵城下賊北
行卽報南行勿追以散其黨劉玉欲撤兵退令賊自解
散忠曰賊叛逆殺我一伯三都指揮官兵死者數千人
今縱之全逸去它日必爲陝西患乃屯兵日覘之至

十五日賊度不能支一夜潰出圍散去因悉發諸營兵
捕之擒斬數千級惟俊之姪太平舍人能最驍黠逸出
詢其黨滿洪云匿青山洞用大薫之方就擒併獲其家
屬百餘口諸營官軍日搜山又得虜寇五百餘人幼男
婦女不下數千盡分給官軍而歸虎狸妻子以石城天
險令萬人悉夷之惟舊將爲盜者百十人走彗帚山置
帳房數十頂以居文升謂忠曰此亡命殘賊不足慮終
能得之方欲設法或勦忽延綏報北虜已入河套乃留
精兵三千伺賊忠文升并諸營軍馬悉回固原其生擒
賊千餘恐生變卽營中斬八百餘擇留俊馬驥南斗大

鎭撫等及其黨與之罪大者二百名并俊妻解京明年
正月望依詠而彗帚山餘賊於正月十四日賊首毛哈
喇亦爲衆所殺傳首至陝於是石城遂空古西安州遂
設二千戶所其固原千戶所改爲固原衛復添兵備僉
事一員舉華昌府階州知州楊勉任之三月論功行賞
太監劉祥歲加祿至百石劉玉陞左都督項忠陞右都
御史馬文升監銃並陞左副都御史餘皆陞職有差伯
爵吳琮陳倫謫戍兩廣劉清戍爵坐誅先李俊之姪滿
滿俊之姪劉宇寄摘意變亦解京棄市

四川三面皆夷夷依山出掠中國驅逐更漸入漸深山
亦愈險雖立縣設兵不能禁其不爲祟也而都掌爲甚
都掌地古屬棘爲郡宋時爲多剛縣即今之都掌多剛
寨地在敘州府西介川貴間僻而且饒與永寧芒部
烏撒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爲門戶在東進爲凌霄又進
爲九絲旁峙都都寨宋稱九姓蠻人誇太吹九絲謂山
深遠棼雜如之也所在結寨無慮千百諸葛破孟獲徙
靑羌于五斗壩即其地宋熙寧蠻叛用白芳子兵破之
作誓蠻文白芳子即今之民壯 國初詔大軍降置地

安插人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戎縣水鄉
平衍黠逆者猶難逆匿山鄉深阻莫可窮詰遂以蠻稱
宣德初始刼掠合兵討大破之正統中兵備稍弛蠻始
縱恣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史劉幹征之瘴疫大興
賊走深箐招撫旋師尋出沒益橫天順六年都督許貴
再討再撫愈加猖獗成化元年三月川貴守臣各奏蠻
分踪攻刼 上命四川撫臣汪浩總兵芮成貴州撫臣
李浩副總兵李安徵兵調官軍刻期會勦時國子監學
錄黄明善上三策一曰寬徙隣境以離其黨二曰分屬
漢夷以别其類三曰據險固守以待其斃翰林侍讀周

洪謨奏蠻各有土請擇素有名望衆所畏服者一人立
爲長官司統各寨夷民隸本府戎縣流官管漢民稅糧
既定邊境自寧黄周皆敘人熟知利害並下議行于是
李安奏委永寧宣慰奢貴赴大壩欲順夷情就屬本司
管轄明善又言若照許貴招撫事例玩寇養患有損無
益若照李安所奏事情則奢貴平日所轄土獠界蠻尚
不能鈐束以致近日攻燒屯堡殺掠軍民況能撫都掌
之衆乎借使招撫已從亦難憑信又恐佯爲聽撫意在
復仇則邊釁愈開爲禍不已今宜因大軍之衆蚤爲定
計庶幾安民而除害不至老師而費財 命下總兵等

官審處而芮成等先已進兵劉西華等鄉架梁修路分
兵攻圍蠻不能支屢破其寨斬六百餘級後兵珙縣進
至戎縣攻靑前等寨貴州兵亦至俱抵金鵝池合攻大
壩都指揮周觀分守上羅計等堡指揮孫泰督芒部等
府土兵截賊後路永寧宣撫司土兵守落敖山以賊潛
引各寨蠻千餘伏近山箐令阿圭等三十七人詐降蠻
意欲刼營芮即擒之圭果袖出小刀以旋官軍于萬五
千分四路圍入各蠻起伏對敵官軍奮斬殺賊首五百
八十七級分兵攻燒其三十餘寨又斬首一百七十三
級報捷而黔先殁五千人蜀且萬人不以奏芮浩與成

又互訐遣給事中秦崇御史吳獨往覈兵部奏軍還賊又出掠勅令鼎等督兵討之事平劾奏之二年四月鼎從攻剿消擊敗之鼎等會兵四川由納谿進貴州由永寧進五月至十五日遇賊于小峯埡再遇青崗坎等處皆捷共斬首四百七十餘級鼎上言賊徒爲逆者旣被剿勦聽撫者始知畏服道路漸通地方稍寧部覆蠻賊爲患已非一日今雖被勦聽撫尚恐甫服旋叛宜命總兵等官甄別眞僞隨宜撫捕務爲經久之計勿徇一時之安然竟草草了事報屢捷地方已寧乞還朝許之三年五月敘功芮成加右都督汪浩右副都李浩加俸一級

餘陞賞各有差六月賊復聚衆出寇先掠珙因縣次屠長寧江安納谿所過赤地議者謂非遣重臣大征不可乃命襄城伯李瑾佩征夷將軍印總兵程信加兵部尚書督軍往討郎中李田主事鄒傑督餉明年復陳征勦事宜酌行之信亦言山勢險惡必得土兵鄉導請勅東川諸土司集兵聽調仍各守境勿縱賊逃竄從之而賊臨攻燒土下羅計十三寨殺掠無算十二月信至永寧趾期都督芮成由戎縣進都御史陳宜參將吳經由芒部進都指揮程昊由晉市水腦進留參將郭貴統守瀘總兵襄城伯毛榮等分哨由李子關進都御史汪

浩參將辛用爲右哨由渡船鋪進信與太監劉恒總兵李瑾居中節制左右遊擊將軍羅秉忠穆義由金鵝池進毛榮代木開路疊石成橋分攻勇播等寨賊敗遁入深箐中官軍乘風縱火焚屋廬畜聚殆盡各路兵窮追攻龍背豹尾等百餘寨皆克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共焚燬七百五十六處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所共斬首一千五百九十餘級生擒二百四十餘人馬牛雜物稱是明年進至大壩攻山都六鄉盡焚諸寨凡斬首三千一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焚寨一千四百五十七處禾倉九百八十一所獲銅鼓六十三面牛馬豬羊

盔甲鏢弩牌刀旗號弓箭無算餘賊遁山箐者仍督兵搜勦并按問九姓土獠平昔爲惡者誅之尋奏地方寧靖所統軍馬各還原衛許之乃遷瀘州衛於渡船鋪增置江門水流崖洞禰等處關堡改大壩爲太平川設長官司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允行加信兼大理卿支三俸襄城伯進爲侯餘各頒賞（按程信大征蠻以狄猾爲梟穴攻破卽宛猾猗林光復對曰然守備後蠻深入寨之爲重仔提督名將著號爲天險旋者謂程李兵止及大壩不能及者胥克然此以理勢論也）何自後蠻懾息不敢動正德中廖藍之亂反徵蠻兵協勦得寧嘉靖中那出掠再討之以撫爲名蠻牽掩飾而已四十五年四川巡撫譚綸奏都蠻之患其

來巳久慾艾未深道孽復肆除大征討矣〻題請先將
關隘游兵如法訓練而給募浙人所製鳥銃甚工銑發
即墮而死者數人蠻最畏之會遷去代者陳紛議將永
寧叅將改駐敘馬驅控之先後皆報允隆慶三年六縣
戎珙高長慶筠六縣除戎縣外五縣受禍尤慘蠻蓋諸戎父母之邦也民鄧遜等數入奏
告難巡撫嚴清奏蠻分枝四出所至一空乞蚤區處有
旨會安大朝議征尋以叅將劉宗游擊謝崇爵叅政包
汴叅議田應踢用兵俱非所長議設六將以郭成為總
兵而巡撫嚴清以他事改調成與安大朝俱論罷隆慶
六年冬會省吾僉都御史代撫劉顯為署都督僉事總

兵曾勸省吾集議大約以故事招撫為言且言不可征
者三一曰山勢險惡賊遁我勞急之則遁徒老師費財
耳一曰地不可耕人不足使克之無裨且自困三曰蠻
九地未足當蜀一下縣六縣病且騷動全省而省吾獨為
當順令督工伐木入山卒與蠻遇令卒藏斧不問孤地
蠻至呼噪逐之皆退走因訪問悉其利害且素愛郭張
江陵江陵新當國氣銳密書相約乃列十不同之說示
藩臬官唯唯惟副使李江初猶難之密示以將用劉顯
兵若干餉若干舉無遺策江乃慨任後軍中調度督率
江之力居多是時右布政羈成能給司餉李江遷下川

南叅議沈伯龍巡上川南調土司并募六縣民兵合計
四萬米凡二十萬餘石銀可七十萬兩蠻言不怕十萬
官軍兵怕廿萬糧米蓋糧多則久困必不支也時川中
諸將多庸弱不堪用成既奪官居敘南其父前為蠻所
殺憤在必報又嘗用兵廣東有功所領倭丁被廢散去
然留者尚千人改隸顯麾下顯雖能用然未嘗不思成
也起之仍付以兵助顯安大朝貴州人亦自請死戰叅
將張澤言及蠻寇目裂髮堅并檄起當一隊者劾忠未
寧宜撫也切近都蠻兵頗勁人謂滅都蠻非用兵不可
然劾忠詭而貪隆慶四年官調征蠻將破賊巢矣以要

賞復敗其弟租亞死之不俟號令輒班師去因救兵不
至也人多疑之而劾忠與水西土舍安國亨世仇殺族
叔安智與劾忠連親亦仇國亨此時劉顯以水西多猓
卒欲並調二酋省吾曰二酋相見勢不俱生且國亨來
必經劾忠境劾忠且為所圖恐都蠻未滅別開釁端乃
令國亨但整兵聽調且咨貴撫臣禁毋擊劾忠附而專
調劾忠安智屢願從征亦留之牽國亨故劾忠一意盡
死力爲時阿苟據凌霄阿二方三據九絲阿大阻雞冠
嶺爲窟皆稱王衣蟒出入震耀凌霄城不能當九絲之
半而高險倍之傳有君要凌霄破星往月中過之謠阿

苟素爲稱民其父阿其爲梟巴又苟胥見鬱縣有倍固
衝我寨以進則爲務寧九絲鸞出掠江安長寧必經凌
霄武官兵追逐之此即不敢近甚且反擊官兵鸞亦私
受部署縣官卸其怨招撫之又爲苟請冠帶苟赴縣領
賞則惟恣其所欲若旧領長寧賞稍不如意卽趨出拔
刀斫縣門曰必破此縣縣官懼急倍其賞追與之猶大
罵去未幾則又反反則又賞以爲常監生胡天錫長寧
人也苟擄去其妻男女家人二十三口卽將妻劓耳
盡殺之止存天錫一人索贖長寧村民共糾一寨因賞
蘢祟賊阿大等出劫相持五日不下苟率衆來助立破

男婦死者甚衆惟丑未餘存者止幼口三十餘諸如此類
甚衆鸞中冊苟爲得居王得居歸名苟內寨得居孫寨
凌霄爲兩窩有幺兒者住壽大盜遁迸凌霄爲苟義子
勇而黠相爲首尾僉議阿苟不擒凌霄不可破凌霄不
破則九絲難圖乃設間令同知洪[illegible]貫進武舉李之實
誘出阿苟就擒詰將猶欲縱歸者吾語嚴繳解敘州苟且
行且笑曰幺兒在凌霄戎之必不能破我無益終當
受賞歸耳四日四日顯進兵攻伏馬草坡先鋒落狗
寨衆撥遁深嗣寨餘擊斬賊衆亦以弄兵焉大至
遊兵衆遂過凌霄城其衆亦拔剳與其拔顯親督率佛

攻五月初一六日破之生擒幺兒斬獲二百餘級焚巢若
甚衆阿苟聞幺兒擒哭曰九絲城不可守矣時建昌戰
刻安亦衆衆突攻行都司城守將顏壽擊破之顯度都
都寨與九絲相接爲左臂必乘勢先圖方可大舉而劉
顯[illegible]爲守部下勁苗千餘卽調鎭雄兵協勦六月七日
顯統兵屯樂宴進攻十五日鎭雄兵三千登其半山地
名藍澱坡奪其阿兒寨郭成亦至營于尖子山與鎭雄
相犄角督兵直上大砲震天寨將破忽雨注火滅鸞卽
堵守顯復懸賞三千金十八日顯與成各分兵二路攀
援仰攻忽印嶺山苗千餘來援發兵截之顯計阿墨無

謀恃險可誘致之乃令瓏逍兵布列寨前官兵隨後各
列陣或坐或倚皆攘臂笑罵阿墨果領衆下寨衝殺我
兵少却賊衆追疾瓏清兵反進其後塵戰遂斬阿墨等
於陣餘賊奔回守寨矣夜進攻鸞衆無主各自奔竄遂
平其寨前破凌霄五日此則五日耳顯等議曰重險既
破鸞巫奪魂阿大不與叔阿酉往九絲意必有異是可間
而携也密啟省吾因與馮方伯等議之亦欲用間然尤
得所遣之人長寧諸生王希忠素落魄不羈兵興以叢
謂馮方伯請身入賊巢爲內應馮領之遂遣至說阿大
而顯亦知珙縣監生何鈺有機智可任乃令二人持銀

牌綺節招撫阿大、既內懼聽命陽就招撫而陰與尤
絲互相結爲聲援兩地雄峙相望中間隴坂幽篠蜿蟺
蛇結偵我兵走陝中將夐而覆之諸將詗實未敢進覬
又令人散招各寨厚犒降酋羅萬艮等餌之于是諸蠻
咸顧望不爲賊用且有密輸官軍者而賊復以間襲執
驛丞董思明誘使降不屈死之思明督運官也初師行
議設遊兵一枝巡察防護驛路隊隊聯進不必更添見
力乃止至是復設道路始免梗阻獨運舟從萬山中逆
流上中有趲木二灘亂石縱橫水勢建瓴每船容三十
石者方可用人夫循山高崖上牽引之舟亦須三三十

夫各州縣剛到糧船大小不一小則易覆大則難進轉
輸甚苦管山主簿陸縉青神主簿宋謙皆因運糧冒暑
病死運夫日夜勞役不堪至泒及僧夫五千人成都知
府陳大壯鳩工鑿三灘稍平會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曾
本溺死合江丞張本治火藥被焚顯丞以鬪事被殺衆
心疑阻省吾留之疏言劉武舉之名蠻素所懾伏鎮蜀
以來未及期年防禦既嚴賜勑有法蠻既歛戢民慶更
生爲畫像以祀稱阿苟被麥晉都都勢如破竹若臨敵
易將恐蠻復生心西南無安枕之日得旨留用立功
自贖顯祖激大勸曰此功不成有何面目再見將士報

朝廷遂分兵五路顯自將由黑帽山入其西郭咸由印
觜山入其南安大朝韓似甫由得空口分二哨入其東
張澤由鼓爆寨入其北侯一位吳繼祖由西南入與顯
合周圍小寨盡數攻焚八月九日直逼九絲城而軍營
如連珠時山中豐稔禾稻被野衆軍資食省轉輸阿二
方三等上城排柵九層鏢弩木石甚設我軍仰攻蠻死
鬪相持者且兩旬蠻既疲困見糧無多我懸賞萬金鼓
士士益奮先是土司兵調攻賊冒爲賊陷以金　比臨
隙輒逗撓不戰以誤我師數動坐此于是下檄切責鎮
雄各土司懷二黨賊日久無功事完移兵并勦九月朔

各營俱奮効忠以銳卒襲巡營之殺傷相當退兵七日
戊統所部與酉陽宣撫冉維屏賈勇逼鳳尖山幾至絕
頂堅拒不能進然遂犄奪其地爲營賊咸震駭相告以
爲官兵所未前見也翌日雨大注蠻以久扞禦罷極會
九日蒋賽而平時官軍必黎明進攻今雨益甚懈畧不
虞我兵至穢酒樂顯遂播之陰戒把總吳鯨周于德平
茶官舍楊正崇集濮土推鋒兵千餘人夜半傳各營刻
期接應遂乘雨攀枚賸緪挽而上未明斬守關者登薄
蠻所宋元豐四年征九絲九年自秋徂冬無日不雨武化御征九絲大雨季後征楊應龍亦大雨皆成功又先
年平播江平白草皆遇霖省吾三月發成都入敍州逾役曼寨皆自東北往西南阿大阿二方三等寨定貴爲寨寨

門因山石爲固益抗令嘹石門怒崩阿二大驚曰不解
宜併力九絲阿大不從仍據雞冠嶺面阿二獨上九絲
其破後實都都九絲皆有勢爲成群飛然火光中兩翻
吾于七月半後當空一人被髮仗劍狀甚奇詭日光實
氣垂天而下問爲何人傍有應曰此眞武神遂驚悟鼓
數日營中來報面陽兵潮營壘夜半持長鏢大斧自九
絲衛下未及營百步許見白衣將軍仗劍大呼蠻衆易
反走枕藉死者甚衆所遺鏢斧無算斧柄長一丈蠻自
是不復敢出劫營可見地方大兵
天地鬼神實司之不盡由人力也蠻酣驚覺起距戰相
紛挐自殘殺踣籍死者無算尋成大朝澤等兵皆至合
課競前蠻不支夬崩潰九絲遂破阿二方三狼狽從四
五人出走牡豬寨諸蠻麇入巖箐我兵席勝窮捕殆盡
餘復奔雞冠依阿大二十二日戍攻破其寨阿大逸出
顯子綎追獲之有弔猴崖者四周壁立三十餘丈止一

綫窄僅人不可登蠻據其上顯搭四敵樓各十二層上
施貢銃交擊賊窘出投悉斬之十月九日進圍牡豬寨
把總鄭稀手搏方三千陣即拔其寨阿二竄賊遠遁顯
麾諸軍追至貴州大盤山擒獲之他遺孽亦皆根逐殲
係虜孑遺都蠻悉平郭成取所獲首級又易生蠻百二
十人剖心祭死人皆快而壯之阿大等監臬司候獻俘
俄反獄正晝登屋縱火都司徐仁威手刃偏裨發高一
發中阿大仆餘賊紛墮遂成擒仁威數與北虜接戰亦
驍將也先時阿苟監敘州獄亦反出殺丞是役也下險
寨六十有奇小寨五百餘燔營舍七千所擒斬俘獲四

千六百餘級得酋王三十六人招安三千三百人拓地
四百里獲銅鼓九十三面爲蜀漢時物他器仗若牛畜
不可校數凱聞告 廟薦勳受捷百官畢賀省吾陞右
副都御史應于太學生驟陞都督同知加銀幣餘各有
差斬阿大等成都市初成化大征周文安洪謨上疏力
言唐虞之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宜立土官以掌都蠻
不果行議者終謂周得以夷治夷之法省吾謂開國以
來改土爲流則有之未有改流爲土者今都蠻所據巢
穴既漢之土地而其人又隸縣籍若立土官則改流爲
土棄地并棄人非制況險藟原土酋覬覦一旦委之與

借寇兵何異目前大體既所不安日後隱憂又所難測
于是易九絲曰平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獨曰
文印釣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內官寨地廣衍氣候甚
平即其中築城曰建武而環四方墟壤膏沃可耕均田
授畎籍畎爲伍設總兵僉憲塡之顯仍留墺隷以府同
知一守禦千戶所一社學一其他寨柵皆築堡設戍爲
守總四千人遂成雄鎭又之巡撫張士佩議罷兵使劉
顯亦陞去衆請以總代不報軍驕悍劫掠總兵沈思孝
逮捕數人用所私爲把總衆憤夜襲之走免縱火燒公
署時甲申除夕也巡撫雒遵下令縛渠魁推問范國輿

主謀范大龍等首難既縛大龍等十餘人國典自縊死
廼等皆受賞至奢寅之亂其城復陷蓋與播州相表裏
播平立二府府不能守則此城如贅旒不足有無可謂
彩叠破矣

朱國禎輯

江直專恣

文皇即位盡僇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特重錦衣為爪牙心腹指揮使紀綱掌衛事譏察內外權勢赫奕有請必從其禍立應猶以外衙門顧借情面：：東廠主刺奸督以內臣國史不經見諸紀亦罕有及者設行事人員專緝謀反妖言彊劫椎埋及盜倉庫錢糧私鑄私雕印信等事下錦衣打問刑部擬罪其小小者片紙密報日有數次謂之打事件衙宇壯麗邃密有獄有理刑官權

出錦衣上掌者不知何人其禍絕不及縉紳得相安無事惟成化中西廠最著汪直主之國史所載頗詳亦不開始設日月顧其流毒甚廣大出理法之外閹臣彊爭廢而復立其後直雖罪黜亦免殊死至今以為口實遺址在靈濟宮前士大夫公宴多借之云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黑眚見夜出傷者多死人皆執刀兵自衛達旦不息延及畿縣辛酉遣太常寺少卿劉䢵致祭京都城隍之神日自七月初九日以來妖物皆黑四散謠人藏中軍民驚駭不安茲固朕德政有缺所致然于禠神不能無責獨悲然無動于心乎是用遣祭以伸儆禱惟神大振威靈殄此妖物庶神責以盡朕心少寧妖人李子龍等伏誅本姓侯名得權易州人幼名立柱兒為僧山廣壽寺僧更名明果稍長遊方至少林寺遇術士江潮推命後當極貴又遇道人田道真傳與妖書有云陝西長安縣曲江村金盒李家有母孕十四月生男名子龍紅光滿室白蛇盤繞之異得權得其說遂更名子龍蓄髮往來真保間交結不逞又有術士黑山者語云若遇獸雞鳳凰交之語得權以與潮所言符信之道士方守真引至京寓軍匠楊道仙家道仙有罵朝章勸合并勾善符印交通內官鮑石鄭忠等得權乃得貴綠出入宮府石將引至萬歲山觀望羽林衛百戶朱廣素與石忠相識知其事遺以數馬服用石嘗報織染局內官韋寒受饋皆羅拜稱為上師得權不為禮勢日張大旣而為錦衣衛官較所發執得權等下獄將送都察院出門忽報日韋寒死悉斃實伏誅始設西廠緝事督以太監汪直直廣西猺種幼被俘入昭德宮黠桀最有寵陞御馬監太監 上懲前事設廠置獄命往外詗察初出布衣小帽時乘驢或騾往來京城內外人皆不之疑有韋瑛者市井無賴投內官韋姓者為家人從征延綏冒功陞百戶直收之領較尉

用事自置獄凡街市鬬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迴避不及者即加箠楚致煩 上聽眾益效之多為廣書誘人密以情告行事者捕下獄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托以捕妖言圖官賞無敢言者與楊曅之獄見楊文敏傳後波及其姪郎中楊仕偉壻主事董序即家拷及妻女并武選司衙門封鎖蓋偉之官署也且謗及諸大臣 上由此信任之威勢壯烈吏部尚書尹旻引為內助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瑛藉之通情款直益縱恣御史王本雲貴刷卷還就其寓舍搜得象笏等物坐罪刑部郎中武清勘事廣西還 執訊無所得釋之不以聞禮部郎中樂

諭太醫院判蔣宗武行人張廷綱使安南還浙江左布
政劉福起服皆執下獄益遣校尉四出內自京營迨外
鎮守總兵等處探聽事情跟緝鉗制沿河分布盤詰獨
嚴于公差官員倚勢搜檢無復體貌道塗皆阻商賈不
通直又日挾數十伯人所在穿繞震呼辟道雖大臣莫
不引匿一日遇兵部尚書項忠蚤朝不避就左腋下呼
名朝罷較尉擁逼而去直佯不見此之始散法司曹郎
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親賫赴廠竟日伺候不得
一見東西長安門牌上用黃紙貼寫太監汪傳奉　聖
旨不書名見者無不驚駭司禮太監黃賜陳祖生皆諧

之發南京韋瑛益引進奸人王英專訐人陰私以罔信
任人情洶洶五月丙子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劉
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較拘執職
官事皆出于風聞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駕帖人心
震慴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爲股肱心膂者也
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官養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
得其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
庶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委聽
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如韋瑛者
自言親承密　旨得專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

威福虛張聲勢其同惡相濟如王英則以附己而薦之
稍存公論有所諫正則以異己而黜之一如很虎並無
忌憚傷害良善大爲　聖德之累　陛下若謂防微杜
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
反皆由逯杲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爲明鑒方妖
物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立西廠驚動人心一如
妖傷之狀以此觀之天道示儆不可不慮伏願　皇上
體天道之包容勿察察於事情遵　祖宗之成憲勿屑
屑於改易旨意必經於六科防將來之假冒奏訴必由
于通政杜濫受於他門責政事於府部而嚴課功覈實

之權付刑獄于法司而申三覆五奏之令收回伺察之
人誅逐姦邪之輩其有謀逆姦細并貪贓壞法重情悉
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如此則讒言不入於
耳苛政不加於下國家長治　聖壽無疆皆在於此不
然此風日長衆口嗷嗷安危未可知也疏入　上震怒
命太監懷恩覃昌黃高至閣下厲色傳　旨詰輅等曰
朝廷用汪直緝訪奸弊有何壞事爾等遽如此說是誰
先主意輅等對曰汪直違　祖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
人心輅等同爲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曰不然　聖意
疑此奏未必四人皆同然下筆必有先之者安曰某等

同受朝廷厚恩同一主意誰獨為先翀奮然泣曰某等奉侍 皇上於青宮迨今幾二十年幸而朝廷清明四方無事今忍汪直為害使遠近不安何忍坐視某等誓不與彼共戴天吉曰汪直之罪縱使某等不言人必有言之者今既奏入貶謫黜罰惟命不避於是恩降色徐曰朝命恩等問具奏之由今皆洗論如此當實回話備上召問幸勿變前言輅等曰惟恩等去輅舉手加額曰衆先生肯為朝廷任事如此輅復何憂蓋安等三人皆隨侍青宮輅以先朝舊臣恐 上見疑且慮三人或不同心故云然也已恩等復命傳旨曰卿等所言良是汪

直壞事朕實不知今便革去西廠散遣官校卿等各安心辦事輅等皆頓首謝翌日兵部尚書項忠具草會諸部院大臣共上之留中不出遂罷西廠召恩數直罪而責之復還本監調韋瑛于邊衛差操諸旗校在外者二十人俱撤還人心快之然 上意猶未釋然也密信任如故仍傳旨用其黨吳綬于鎮撫司理刑直目不知書綬粗曉文義能撰奏章有薦者故用之輅等言雖行卿其禍尚未已而項忠劾其草令武選郎中姚璧璧尚書夔之子也夔素與尚書尹旻不協及璧又忤旻意欲注調邊郡恐物議不免擬敘州同知地近 上必不從果得旨璧浙人何得處以近地宜兩廣陝西欽除補遂調思明府竟以瘴癘數年病歸卒于家特起吏部尚書尹旻請署名旻曰本兵部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之長以大當為首旻怒曰今日纔認得六卿之長既署名即遣人報韋瑛曰本兵部所寫共但以大居首爾又數日都御史王越過翀與吉於蚤朝越曰汪直所行事儘公道如黃賜專權納賂非直誰能去之且商萬二公在任久事多故有所畏二先生入閣幾日況直加意扶援何為亦論列乎翀默然吉曰不然某等言事為朝廷非為身謀也設使汪直行事皆公朝廷置公卿大夫欲何為天下後世謂此為何等時耶越無以應遂與吉疏時廠中所執人甚多皆無案籍既革其人各

散去將武宗因服到家家人猶不之覺項忠等革職為民見忠本傳 六月御史戴縉言近來災變洊臻 皇上諭兩京大臣同加修省夫何訓誥彰彰聽之藐藐未聞大臣進何賢才退何不肖以固邦本亦未聞群臣革何宿弊進何謀猷以匡治理惟太監汪直緝捕楊曄吳榮等之姦惡高崇王應魁等之贓貪又如奏釋馮徵寃抑之軍囚禁衷河害人之宿弊是皆允合公論足以服人而警衆者奈部下韋瑛等不體 聖心猖狂行事已得大臣奏允即將西廠革罷又見 皇上此心即古帝王從諫如流之盛心伏望 皇上推誠任人及時修政務俾宿

弊革於下，善政清於上，然後天意可回。并條數事，其一令大臣自陳，并請勑內府各監及錦衣衛禁治。上悅其言，命所司詳議施行。縉九年滿未陞，久無聊，探知西廠雖革，汪直猶幸，及假火異建言，頌直功德，以覬倖進，先以奏草示吳綬，達于直，直得之，爲言于上，然後奏之。御史王億亦以爲言，於是直復開西廠，詗察益苛，人不堪命。縉奏內自陳一事，尤迎合直意。蓋直嘗謗楊曄投大學士商輅、都御史李賓、尚書董方等，賄求緩其罪，上信之，而難於施行。縉言適中機會，故尤爲直喜云。其月，商輅致仕去。工部尚書張文質執下廠獄，上聞，切

責錦衣衛釋之，亦不問也。直威勢愈張。江西人楊福詐稱直，自蘇入浙及閩，所至官司望風跪謁，左右索賄無筭，爲鎮守內臣覺而縛之。十一月，直請嚴文武乘轎之禁（三品以上乘，武臣禁）。又請查都城遞遊軍民，皆從之。直既屢興大獄，猶不快意，或以邊功說之，大喜，乃謀之王越。越曰：建夷可乘也。而陳鉞撫遼東，殺入貢夷人，起釁。十四年，直欲自往體察，閣臣萬安亦以爲不可，乃以馬文升往。比招安功垂成，直又請行，以處置邊務爲名，許之。至遼，不見虜，因殺無辜，掘死人劓馘以報。文升因之得罪。又與陳鉞比，陷副都牟俸、侍讀學士江朝宗等，皆得罪。

初直之行也，鉞先遣人賂朝貴與直相厚者爲之地，又令人自廣寧抵山海關，諷居人候直過，群伏道左，告保巡撫官行事公當，惠及軍民。時直左右多有納鉞賂者，因加稱贊，直信之不疑。至廣寧，鉞便服雜僕從中，朝夕左右，惟直所命，直遂喜與之合。鉞前爲山東布政，俸方爲巡撫，有隙。俸改撫直隸，行事多不合人心，如禁宗私租，勸富家出賑濟，穀動以千計，絕京官請託之類，由是怨謗喧然。直曾往南京，聞之未發，至是俸議事至京，直還朝，鉞因嗾直發之。事連翰林院侍讀學士江朝宗，并浙江僉事吳瑀、鎮江府知府黎福、常州同知柳演、蘇州

推官華清、吳江等縣知縣馮衡、孟瀛、宋端、驛丞甘仲猷、義官王禎、民吳伯昌等。時惟朝宗在京，併下獄，餘命錦衣衛差官逮治。凡半年，瑀等始至。謂朝宗與俸有連，仲猷其婿也，爲華清通賂于俸；衡亦俸鄉人，斂民財以餽；瀛爲部民所訐，黎福按之，柳演代行賂，并吳瑀按宋端，皆受賂。俸不能察理，刑千戶吳綬拷訊，皆不實（後綬以私虐下獄，遂斃南京）。俸獨誣服受常熟等縣糧長銀三千五百兩，例追入官。俸不能辦，連坐者共爲備納。部擬俸等各坐徒杖，贖還職，瑀及福皆無罪釋之。奏上，上以俸職司風紀，容通私賂，謫戍；朝宗調市舶提舉。十五年，加尹旻太

子太保前所請也給事中王坦山東人以都給事中趙
艮年老居先帳直奏艮疏詞不謹失體且輕浮難居言
路謫盧山知縣葢尚書直閣學劉珝實主之遼東失事
直與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往勘諸將降罰有差
尋宣大遼東告儆直往行邊還陳鉞復希直意奏建州
女直伏當加恨不得都督聲言來寇往年建州三衛擄
海西毛憐累犯邊境朝廷授以都督都指揮之職諸夷
因起爭端紛紛擾亂亦欲挾制以求顯職與其加陞而
招侮莫若整兵而征討請簡剛正謀勇大臣總其不備
擣其巢穴庶不縱寇長奸尚書余子俊等集議朱永珮

印總兵直監督討之直遂弄兵諸大臣畏其勢司禮內
閣又有結爲心腹者鉞奏得行仍命鉞叅賛東征軍務
方鉞奏上子俊以鉞開邊釁之禾直將兵殊不及鉞鉞
疑爲子俊所沮乃言本朝未嘗有武職節制文大臣者
且征討重務豈可無文臣總督意葢自薦遂得此命云
部議諸夷有來朝不犯邊者勿令驚疑直以其示弱損
威乃招誘夷人郎禿等四十人來貢欲寘之死且言建
州三衛法當殄滅若今日縱還明日復爲邊患請錮于
獄從之分五路出撫順關半月抵其境賊據險迎敵官
軍夾攻且發輕騎焚其巢穴賊大敗擒斬六百九十五

級俘四百八十六人破四百五十餘寨 賜勑奬之加
直祿米三十六石（著制內臣至太監無秩可陞但加食米以歲十二石爲一級直後大同功加至三百石前所未有也）十六年直復與永越往延綏禦虜發邊兵
三萬聽調給事中孫博陳時事中言較尉不宜稱大臣
直怒奏請同行（人皆危之單還亦敘及受賞）二月襲虜威寧海子走
之御史強珍劾陳鉞挑虜報怨之罪直反劾珍逮入京
坐戍凡劾鉞者并兵部官皆奪俸三月直與永越往遼
東備虜未行而罷命督京營十二月虜入大同直永越
會兵禦之十七年論功頒賞其報捷人汪鈺陞都督僉
事直之任也從來所無人益駭之五月虜犯宣府直與

王越赶之至冬請回京不許留鎮大同悉召回遊擊叅
將等官直怙寵邀功一時貪冒邪妄之徒競趨附之獻
謀畫策惟恐弗及邊方小警輒諷守將重報之與師動
衆殆無虛月而越等尤巧爲設計每出師必討內官當
道及近侍者家人弟姪挾之以往有事賚之以彌縫敗
則藉之掩飾或少有斬獲輒張大其功以圖陞賞而僭
金紫典禁兵職侍衛據津要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凡
奏不勘不覆盡失 祖宗之舊又因之造言興事妨廢
政務者有之是行所獻俘十人皆老幼孱弱乃以爲奇
功其它大率類此紀功官惟命是從惴惴不敢出一語

反緣力得進用執事者心知其非胡盧附和取容諂始
建州大威寧海子大大同報三大捷實開三大釁自是
邊境無寧日士馬疲弊餽運耗竭公帑私蓄皆赤立邊
民荼毒有不忍言而直與越典軍相習久交最密直時
忘懷洩禁中語越識之間以語其所厚者及征建州直
納陳鉞譖欲害越越以其語挾之直不敢動威寧之還
有盜夜越皇城入西門內竊衣米時索之急東廠較尉
緝獲太監尚銘以聞　上喜甚厚賜賚直聞怒曰銘吾
所引用之人乃敢背吾獨擅其功思有以傾之銘懼欲
訪其事適越所厚者潛以其語語銘銘達于內因發其

交搆事　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結昭德宮受
孟密金寶與萬喜等攬權通賂惡直交閧淩淫　上頗
聞之并得向欺罔構隙之狀漸疎之不使入于是科道
官交章奏其苛察幻擾請仍罷西廠得　旨朝廷自有
處置萬安約劉珝曰西廠為害久矣今科道官欲革之
朝廷不從吾輩豈可坐視有疏必從珝曰西廠行事有
何不公安曰公不欲吾自為之乃自署名以進　上乃
罷之中外欣然珝有慚色蓋珝無它腸為越所誤詭者
謂直狠而刻所傷國體安等蠹而奸傷在國脉一狐遠
羣狐復穴其中為害更甚　上雖聖明不能盡掃也直
在大同與總兵許寧不協凡事抅執巡撫郭鏜以聞
上惡之切責譴直南京遣太監李榮趣之行直之前後
出使也厭健馬不乘常御騾車日夜馳逐有司追侯不
及動遭箠撻有定州知州裴泰者預為餼以待直至僕
從皆醉飽欣欣直心識之至是被調道經曲陽縣有司
聞風畏避直至閒寥困臥館中孤燈熒然適泰以迎謁
所司至直窘甚求食泰以所挾飲饌與共直遂忘爾我
待之且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　上意猶未可測明
發但得車馬備辦起程足矣泰曰諾至明趣駕而去聲
勢寂然人以小人得喪之態可為世戒云尋有劾其八

罪者降奉御　孝陵司香越奪伯爵戴縉仕至尚書與
吳綬皆為民侍郎張顯致仕韋瑛調外餘貶謫有差項
忠強診復藏陳鉞已先二年為都督馬儀所訐奪官後
坐事為民馬文升尚在戍籍右都李敏副都屠滽以為
言奪俸半年蓋　上猶以建州事為文升罪也惟尚銘
因直見疎獨擅權勢甘言悅色釣取名譽內肆陰狡賣
官鬻爵無所不至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致之得重
賂乃已又謀入司禮監與當道者相埒人知其必敗二
十年黜往南京尋遣官較追械之還將窮治復有　旨
從輕押赴京杖百充淨軍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送內府

者累日不絕而先有王臣者一曰王瘸子左足偏短以
妖術爲太監王敬所信敬奉使江南臣及百戶王完等
十九人從所至陵轢官吏毒害良善詐傳　詔旨括取
奇玩皆出臣所爲臣又多取美女淫亂在蘇州令生員
抄錄子平遺集衆以妨業辭即逮至驛中亂箠之生員
趙汴等攘臂聚數百人數其擾害諸罪敬逐欲還京訴
下巡按擬杖贖奏徽巡撫王恕上言王敬賚駕帖止開
前往蘇常採藥餌收書籍別無行拘大戶索取銀兩豈
朝王敬動以　朝廷爲名求斷無有紀極東南騷然民
不堪命王敬方來太監段英又至造辦藥料冰梅蘇松

常三府已辦與價銀六千兩鎮江太平池州寧國安慶
徽州廣德七府州與銀一千五百兩又發鈔四百塊于
松江府索銀二千兩王敬發鹽一萬五千五百引于寧
國等府逼銀三萬二千五百兩又有鹽數百船發江北
廬州等府衛江西南昌等處逼賣不知又有幾十萬兩
至蘇州等府刑驅勢逼索取官民銀三萬六千餘兩其
在江浙并南京沿途索害官民金銀又有幾十萬千戶
王臣專弄左道王敬聽其撥置舶艫相銜滿載而歸虧
損國體大失人心謹將臣該管地方索取金銀開數具
題伏望　留意於難保之天命割恩於壞事之小人明

正法典詔械三人下詔獄會尚銘亦發其事　上太息
曰民情常患不能上達王臣等矯詐爲奸惡使東南赤
子重罹荼毒朕安得知罪狀既露非重誅不足謝天下
亟斬梟示敬英並充南淨軍時常州知府孫仁爲敬所
訐被逮恕亦奏釋之韋瑛譎詐全衛計邀功起用自撰
妖言陷巫人劉忠與等十餘人不軌告督軍太監張善
捕獲毒刑取其家貲誣服以聞命官會鞫得白　上命
斬瑛梟首惡黨論罪被誣者盡釋浹歲間諸大害悉除
莫不稱　上之明斷云
朱史氏曰國朝內豎之惡應于王振別紀稱其起儒學

能戕同類至土木滔天之罪一死未足塞責　英宗猶
追思立祠豈有他長可結　主眷想當日承平既久大
臣皆老于位日浸潤媒孽取信汪直巧黠亦用此法而
加甚焉凡小人能乘人之所暗聲色貨利是也尤最能
乘人之所明耳目齒頰是也　天子居高聽卑喜聞外
事而其人又以小忠小信自固遂落其討覺有遲蚤禍
有淺深惟大舜能察邇言聲入心通善而實惡是而實
非毫釐千里本不易辨況其言是其人非更有權衡必
不能惑蔣琮有誅李孜省之功肆毒于南其伎倆與直
相上下至瑾而極至逆進而更極振瑾没於賄餘三人

獨否直琮有閹臣居中能奪聽不能奪權罪止南遷逆進并大阿竊之閹部而下皆爲之用故其禍尤烈中間百年安靜 肅 穆 神三聖之識冠千古矣

近日汪文言作用全與直相似其人精悍刻核刺人陰事喋喋可聽早出暮必四鼓方歸昏夜叩諸貴之門不敢不應相厚者闊門待之惟恐不至言無不聽而某某爲尤甚人皆知其必敗南中一都御史貽書勸某早絕答云義不忍負方得志横甚舉朝皆哀以一望見稍變稀爲極崇通政某某同鄉也素與余善一日相見皆問汪何如人余曰無忌憚不可近某甚喜曰得之矣未一年而敗逮獄苦楚不忍然追進已豫爲奏書列所惡者姓名奏聞逮死六人戍九人不論其永與不也人猶瑕之曰奇男子奇男子云凡數年方寂寂其最雕者一人因叙歸入京猶運得免卸諉大拜未呆猶陞爲之報怨云

開設猛密

木邦舊名孟都一名孟邦漢時木鹿王苗裔至正二十六年立木邦總管府 國初内附爲木邦府尋改宣慰司永樂間宣慰罕賓從征緬正統中從征麓川皆有功益其地以故在六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在其中猛密有磚城無樓櫓産瓜果花蔬與中國同有寶井金鑛估客雲集南牙山峙之摩勒金沙二水環焉寶井利多陶孟司歪領之陶孟者總言頭目一云如中國巡檢之類宣慰罕標法歲取寶愛其女曩罕弄妻司歪標法死孫罕乞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尊行不肯服屬結族人與之爭官

互仇殺景泰中侵木邦逐宣慰掠公署劫掠鄰境麓川孟養等處殆徧威力日盛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標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内欲自立爲守臣所抑不得行守臣遣官往撫亦不聽且通交阯欲借兵自樹成化十八年雲南鎮守黔公沐琮奏聞謂用兵恐糧餉不繼宜先榜諭令省改如其怙終必須進勦兵部尚書張鵬等力主用兵 命集議皆謂兵宜愼重琮等明言糧餉不繼乖安南屢攻老撾窺伺境上未可輕動第宜行榜文或璽書付琮諭之若彼能去逆效順還所侵村寨與木邦麓川絕嫌修好則前惡悉置不問果執迷已甚加兵未晚閣

臣萬安劉珝亦具題謂猛密止與木邦挾讐爭占夷境未嘗犯邊其差擦進貢毋欽是以衆議只主撫諭今寫勑付雲南守臣事理最當但彼處聽遣之人俱係武弁惟喜興兵不喜撫諭蓋興兵則得支錢糧得掠子女金幣既歸又獲陞賞此輩深有利焉撫則反是若從所議則彼必仍謂撫諭不從而與兵决矣勞費固不足惜只恐一不利必至再至三兵連禍結勢不容已况安南覬覦已久別生他患追悔莫及惟簡命才識大臣一人選熟知夷情夷語者往與守臣宣道　朝廷不忍加兵之意宥其宿罪徐觀順逆別爲處置　上可其議時程宗

以副都居憂即起與譯者蘇銓偕往初曩罕弄既侵削木邦畏鄰境土官不平來攻用商人劉賓五計潛遣至京懷寶石黃金賂安及皇親萬喜等奏乞開設衙門徑屬布政司下閣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不可曰猛密原木邦所屬曩罕弄叛而請命於朝若許之則凡土官宣慰聞之誰不解體即是周天子命三晉之意既壞舊制更起兵端必不可許安曰不從是矣聞有欲興兵大舉伐之以邀功者往日麓川之事不可不戒珝曰何以伐爲罕弄果弗靖但雲南守臣嚴備使其旁干崖孟養等宣慰以夷攻夷最爾小醜亦何能爲事遂寢既而珝

去安遂授意蘇銓謂内廷意甚堅蓋萬貴妃方有寵歆于得寶密附和衆皆不知且遠夷無甚介意者銓言于宗宗大喜倡議右猛密衆皆駭之巡撫吳誠亦以爲不可宗恚甚陰使人説誠云彼此俱利無爲異同不然巡撫重任非公有也誠遂不敢言宗乃會守臣往勘凡木邦訴告皆杖遣之而曩罕弄使至犒賚殊厚又獨踰南山就見且命之坐罕弄揣知宗意略不及木邦故地且謬言求他侵地宗皆許之遂上疏請分設再下宗酌議亦無可議内外搆通文飾唯唯而已誠竟以憂卒宗代之再奏讐殺已久勢難再合已撫諸夷宗以朝廷宥罪

開設衙門之意無不感悅從之立猛密安撫司以思楪爲使徑隸布政司宗得入爲刑部侍郎陞南工部尚書蓋自搆釁以來木邦積弱不能報復雖屢常奏愬終不得直議者謂劉珝之説甚正張鵬請用兵職方郎劉大夏主之安既得賂遂絀其説一主撫諭謂息兵安邊其言班班可喜而實暗藏機關宗又曲承風指因而爲利所謂退地實無尺寸歸木邦也邊人莫不怨惋罕弄益大肆侵木邦如故弘治五年聞于朝宗時已致仕廷劾僅止贖杖罕乞法亦益荒淫迎婦于孟乃寨思楪乘虛襲之竊據分地二十七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

信蠻等聚兵阻路宄法不得還依住孟乃寨者三年迯撫張誥遣參政毛科（文吉死事贈官諡忠襄）副使荆茂等詣猛密曉以利害思楪猶不服乃遣參政方守僉事周鳳都指揮僉事馬銘督理糧餉參議黃東山副使趙炯都指揮僉事竇俊等督隴川南甸干崖三宣撫司積糧開路示以必征之勢宄法亦令人調土兵合三宣撫兵至蠻遮共圖之思楪度不能抗引去宄法乃得歸誥疏請須賞廷議謂宄法雖歸思楪猶未見悔心服罪再委官召思楪出見令與宄法歃血盡還故地縛叛酋來獻永息兵端乃行賞思楪終抗命圍蠻遮甚急求救内地束手無

以應孟養思陸者麓川遺孽立誓書不許過金沙江至是請自效勦思楪而夷俗相傳猛密素畏思陸之兵科等以為然遂請於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思楪遣人賂思陸不受曰破汝實將焉往且有官賞乘機劫略地方官又不能禁也思楪意阻密約木邦諸部為内應且進兵宄法來告有千戶尹銘者嘗從撫夷因陳思楪可擒之狀沐琮張誥檄炯東山科調官民兵萬二千人防護察各夷動靜隨宜經理炯科皆會騰衝東山先之隴川備糧科欲自為軍備合罪人納贖米徵潞江土舍俊用歲例銀皆隨軍收貯遣藺昂促孟養兵且厚賜之又

以隴川逼近蠻莫復增發三宣撫兵欲借此挾撫成功思陸遣大陶孟倫索領夷兵過江時科嘗戛勒河西炯營其東思楪令陶宗思英等柵守蠻莫東山別發騰衝操兵三百人將徃合營炯貽書頗相左留止干崖戒各倉毋與軍士糧兩軍喧譁科乃以所支賞功銀及自所貯給軍約扣各衛月糧償官一日科過炯議事指揮戴紀家人失火營燬喪軍器千數科狼狽移屯幾不能軍百計招集踰月引兵駐南牙山與倫索兵會索初過江指鷹謂藺昂曰我曹猶此鷹奪得地土即管食之何知其它科聞甚悔懼咎曰此夷中常態公望為忠臣孝子

耶姑了目前無為遠慮乃使人趣炯策進止時孟養兵營蠻莫寨前科炯議遣尹銘及他把事招降思英不從伏兵傷孟養一人殺二人懸首柵上又射傷武定哨兵五人已而炯令夷兵乘高詈之思英閉寨不出復遣人徃諭乃以細書來言願講和孟養兵聞約降頗有怨言科患之顧軍中所携糧原不多至是已盡士皆採芭蕉心食之科見思英未出又念倫索前語遂引兵退營孟都炯亦從之二人既去倫索懼思英絕其歸路領兵取道干崖而去軍皆餓疲且聞追者在後爭走相蹂踐死者甚衆科至孟都思楪使頭目曩方來請事責令獻象

二隻詔宣慰退所侵地仍備方物納貢償官軍糧餉費
褒方聽命將省城傳言蠻莫欄上有死人首我軍失利
總兵鎮巡聞之懼郎召科還且戒孟養固兵各守境然
孟養自是遂犯約數與兵渡江與猛密戰癸科在道思
標令人隨科使與宣慰約息兵宣慰巳憊甚許諾厚禮
使者還報科喜日謂事成當得優擢鎮巡以二夷未嘗
面服委茂及東山往驗未幾思標與宣慰空法所貢方
物皆至於是鎮巡等官奏請錄茂爛東山及科之功并
以科嘗失火喧傳殺傷多孟養數膽書言兵敗狀聞求
遣官勘覈科方奉表至京以猛密歸順皆巳與爛挾撫

之功頗欲叅究失火并勘覈死亡兵數茂等歸順後綠
一行功反居首乃具奏乞辨明功過下巡按通查爛亦
以猛密納貢及所行便宜賦詩十二首以進兵部劾之
并下按問坐奏事不實贖徒尋以科道論劾降盬運同
知又與御史余本實互訐各降一級科尋亦致仕十三
年黔公沐崑等奏孟養思陸越過金沙江奪猛密蠻莫
貢章等處撫諭日久不聽而木邦宣慰罕烈年幼不能
自立意欲助思陸以報猛密其木邦陶孟畢松陽畏法
逃避陰亦與思陸結黨逆節巳彰欲集大軍勦之閣上
三策其上正名義以討之其中厲兵威以懾之其下嚴

守至冬撫諭　詔姑用下策至十六年思陸聽撫渡江
去其後猛密酋曰思奔思混爭立緬乘之殺奔而立混
改名思忠率司化司恨丙測稱僞印來歸木邦酋曰罕
拔投于緬用事後被殺子進忠內奔緬追至姚關焚掠
官兵破走之進忠死子欽亦死其叔罕禮約暹羅攻緬
緬恨之以大衆圍其城請救于我不至城陷死立猛密
思禮領之 一日思忠來歸罷爲宜撫忠死緬來攻丹罕 㑹弱不能支率思禮思仁奔猛廣而猛密失 十八年緬復攻猛廣罕烘思禮奔隴川思仁丙測奔工 回而猛廣又失二十年思仁以象馬入隴川爲宜撫多 思仁所拒憤歸于緬 緬以思仁食其地

蔣琮驕橫

弘治七年九月發南京守備太監蔣琮充　孝陵淨軍
初南京沿江蘆塲俱係軍民開墾辦納粮課及各窰廠
採取供應柴薪成化初江浦縣界新生沙洲六段縣人
先後告官承業以補沈江田訟之數其餘空地悉賦居
民出租供守備廳公用太監黃賜時姦人悉獻于三廠
盡收其利而歲額租課如舊　孝宗即位遵　詔書悉
歸之民縣人奏下御史姜綰等覆按而蔣琮來視事屢
以揭帖囑托使斷歸三廠綰等遂連名劾琮謂以守備
重臣與小民爭利假公事以餙私情用揭帖而抗詔旨

揚言陰中脅以必從因歷數琮十罪且言今士夫側耳
人人自危軍民負苦怨聲載道乞下琮于理明正其罪
刑部尚書何喬新覆移南京勘處比弘治二年二月中
事其時適有後湖勘田事洪武中設黃冊庫於玄武湖
中戶部委官同給事中一員管理五日一曬晾籍冊及
有事查理移文內府請鑰鑰方許過湖近歲守備人員
於邊湖灘岸開墾作田致湖面淤塞人得往來弘治元
年南京御史余濬言於朝行南京戶部委主事盧錦會
勘錦時與給事中方向同管庫亦嘗於庫旁洲上墾田
種植蔬瓜又於湖灘放牧牲畜及擅伐蘆葦易銀為修
理費太監陳祖生等命巡捕百戶崔昇執庫夫姜信等
鞫之具奏何喬新亦覆移南法司南戶部並勘以聞而
琮先已上疏自辨謂其在京嘗劾奏江西姦人李孜省
等罪狀黜其黨與守備南京又嘗糾發諸司過犯以此
諸人造謀構陷因條析綰等所言而泥及御史劉愷方
岳及南諸司違法事且謂刑部尚書何喬新主事曾望
宏皆孜省同鄉姦黨而綰亦江西人也以故喬新不詳
虛實附和加參有旨行南京併勘先太監郭鏞奉使兩
廣過南京遼應天府尹楊守隨南刑部郎中趙璧大理
寺正閻鉊會後湖勘主事盧錦給事中方向占種湖田

事鏞因駕官舟過湖覩望御史孫紘等以擅游禁地劾
之鏞還而自辯因言向牧羊湖灘之上　舊官地蘆薪
而守隨等勘問止坐錦為民請向無罪所擬未當御史
不行劾奏俱黨比不公請遣官覆按　上遣太監何穆
大理少卿楊謐偕往而綰等及琮更相奏訐綰等凡四
章琮凡六章皆付穆等劾治奏至謂各因私忿瀆
聖聽琮不當占管孜獻蘆洲地私囑勘官及擅收班匠
工銀而所訐御史等官違法事及何喬新曾望宏為李
孜省姦黨其言皆誣綰等不當道辱監生及失舉盧錦
占種湖田事其所劾蔣琮違法事如妄保內臣批發狀

詞亦多不實請並加逮問都察院議以爲穆等所奏正
是勘詞無諸人款狀而琮縮續奏又未勘報請仍行穆
等重勘歸結於是縮及御史金章劉遜孫紘紀傑曹玉
譚肅徐禮余濬皆兢逮而琮所占官房酒樓地悉歸之
官又從璧昭向俱贖杖還職守聽候朝覲畢聽問得
旨降調外任于是守隨調廣西參政璧降吉安通判向
雲南驛丞而縮等逮至下部院合議縮等有乖風紀琮
累辦誣人及太監陳祖生鄭強等各因襲受獻蘆場之
類并南刑部侍郎阮勤僉都虞瑤大理卿吳道宏寺丞
屠勳假罪不當致仕南工部尚書程宗見任侍郎黃孔

昭因襲前弊俱宜逮治且琮與縮等訐奏詞所連及者
百餘人經年未結官吏人民皆失職業乞早爲決斷
上曰御史不顧大體摘詞訐奏殊瀆　朝廷表縮劉遜
余濬孫紘繆楞紀傑方岳各降一級劉愷降二級俱調
外任蔣琮亦有不實姑宥之陳祖生鄭強錢能李榮程
宗免問黃孔昭阮勤虞瑤吳道宏屠勳各停俸三月於
是縮調桂陽州遜灃州濬平度州紘膠州楞莒州傑同
州岳泰州俱判官愷瀏陽縣縣丞初縮等下獄而琮猶
治事衆論不平都給事中陳璚御史伊宏各上疏爭之
謂如按事者言則琮與御史皆當下獄如都察院議與

俱合待勘罪同法異難以服人且以一內臣而置御史
十人於獄臺院爲空傳之四方殊累大體都給事中韓
重等御史張賓以爲言皆不聽吏部尚書王恕上言琮
獨蒙宥人心不平乞追還前旨以消物議且言諫者奉
旨皆以已發落爲言夫事有不當十易之不爲過若謂
已發落者不可易則古之從諫如流者豈皆未發落者
乎　上曰朕以守備重任不宜輕劾爲何復如此說不
允至是縮等降調命下衆議紛然而琮之勢日重矣琮
小有才頗通書史言事班班　上且厭且喜之李孜省
遣戍遇赦當還琮在印綴印監獨言罪大不可宥復械

至京下錦衣杖楮死　上甚悅命守備南京至德州言
都御史張昺創爲新法于真定河間等陸路千有餘里
築長垣掘濠塹欲以禦盜不知曠野沙窩高下不一一
經風雨立就坍塌當此農月興不急之務愁歎之聲溢
于道路　上曰官得其人盜賊自息徒爾勞民何益于
事諭止之又言自張家灣至儀真增設巡河官數多乞
取回以其事委所在官司帶管吏部難之命查永樂以
來各官名數以聞吏部爲革洪頭主事及南直隸巡河
郎中歸之兩淮鹽法御史于是愈自恣謂人莫已譏驕
恣不法表縮之奏支詞強辨掛官右琮而抑縮人情憤

之無如之何至七年復許奏南兵部郎中婁性逞威擅權欺凌軍職承委修運河輒于宿州禹廟後剏建生祠塑已像其中及假托修造會同館武學侵尅皂隸銀諸不法事 上命給事中任倫郎中盛洪御史劉瑋勘問未報而琮復奏性潛易案卷倫等阿附掩飾又奏南兵部員外郎袁嫌侵欺馬快船價事亦連性性具疏自辯遣太監趙忠大理少卿馬中錫按覈琮疑二當道庇之揚言二家不法事甚多會廣洋衛指揮同知石文通奏琮僭侈殺人爲軍民所苦請召還疏已入衆當道見之啓令增入琮開掘聚寶山有傷 皇陵王氣令忠等并

勘皆實下南都察院逮問九月獄具 上曰蔣琮掘斷聚寶山打死人命違法多端本當處死姑宥之發 孝陵充淨軍性亦革職爲民

平普安賊

弘治十年貴州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既老子禮代職聽營長阿保等之譏父子相仇暢有妾曰米魯乃雲南霑益州土官安民女(其姊一曰)嘗以罪見逐禮招之同居及阿保皆通焉暢遂毀阿保室廬虜其財物阿保遂與禮等借兵作亂焚暢所部寨舍倉廩殺其從者久之暢遣兵攻禮殺之阿保見禮死欲助米魯據其柄乃與子阿鮓莫阿歹兒等率兵攻暢破其寨百餘殺掠人畜甚衆暢懼逃之雲南亦佐縣總兵官東寧伯焦俊巡撫錢鉞召阿保與暢會盟戒以息兵既散米魯潛令披暢上馬歸

暢中毒死阿保米魯等爲亂滋甚數攻寨堡殺傷官軍屢撫不聽暢又有妾適烏生子珀琇居南安衛城中阿保欲害其母子乃於南安城外築阿先硬寨自率兵守之又築青黑硬寨於普安城外阿歹兒守之築猴場硬寨於拖長江東阿鮓莫守之又于江外築查剌硬寨據險爲固四寨相去三百餘里復號猴場寨爲承天寨出入借黃旗自稱無敵大王鎮撫及御史張淳命指揮劉英率兵往捕不克賊益恣稿劫掠軍民焚燒屯堡聲言欲攻普安安南二城鎮撫等官乃發十衛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劉英與都指揮王璋李雄等領

之英尋由普安衛分道進兵雄等由烏撒後所直抵槐
長江截其後先期以檄招諭諸賊從者由是賊黨歸順
且八百餘人阿保兵千餘遂戰於徐場寨兵潰奔查剌寨
已而復渡江劫營官軍擊卻之死傷甚衆阿保等皆遁
去雄召安民賞之使訪賊所在民乃率土兵為先鋒追
斬阿保於查剌山菁未幾阿又兒亦為民所執官軍復
深入菁洞擒阿餅莫惟米魯亡走後鉞等奏言賊弄兵
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納稅民掠人畜財物不
可勝計至於僭立名號殺傷官軍臣等調發漢軍土兵
分道進討賊酋或授首轅門或擊頸犴獄但米魯及從

賊張保客等實肇亂階今悉逃匿安民家當乘勝追勦
竊恐復將蔓延乞勅雲南鎮巡官委守巡并備等官親
詣霑益州追責安民執送米魯等以殲餘孽從之民既
匿魯又轉之他所養以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并其子丟
管興福佑等迎米魯歸故營攻劫諸寨大肆殺掠且言
欲據普安臨其州衛毋得申奏事聞調雲南貴州兵會
勦初福之死也適烏數以賄求立并請兵討賊御史陳
許之米魯攻殺適烏亦數以賄求聽撫罷兵鉞及副
使周鳳都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皆受之
少監楊友總兵官焦俊至衾文坐取而所遣人不需索
侵牟貽禍狼藉兵律益弛既殺阿保諸人遂自以為功
報米魯等益遠遁實縱之酬其賄也有　旨令雲南總
兵官搜捕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鉞恐雲南之分其
功也遂倚福以擒賊友及總兵豐潤伯曹愷皆以為然
任禮先以情報賊兵至阿馬坡賊已出怨言吳遠又使
人索路賄許之而兵益進福祐怒將劫營千戶謝忠以
告遠不信禮與張英各竊馬以逃賊至無備軍遂敗殺
傷百餘人遠墜崖折足死普安州幾陷鎮撫及楊友請
益兵既而友復奏請用兵出鎮巡意致官軍輕率失利
非臣之罪有　詔切責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副都

督軍友又恐軾之擅其功也乘其未至詭言賊已聽撫
約十月大兵不至當如土俗出財物陪償部議謂夷情
譎詐難信友褒功奏詞互異當治罪而賊已攻燒賓旬
復益兵進圍安南城斷絕盤江道路矣友無以自解促
劉福進兵愷亦依違不敢言至安莊巡按陳恪以賊衆
兵寡追及友等止之不聽方渡盤江以旗榜招賊與右
布政閻鉦張樂宴軍中原調泗城州土官王殺求賞不
得以其衆先退福祐之黨悅知復謀劫營軍士羅城以
告指揮史韜請移軍皆不聽都指揮李宣黃京以疾臥
營中指揮王通等遁去周鳳微服先渡江道阻餓復還

管賊至軍復大敗史略拒敵死殺傷溺水者千六百人
楊友被執福鳳與間鉦李雄郭仁李宗武皆死軍資器
械爲之一空於是賊勢轉盛鉞罷去代以陳金軾在中
塗請調廣西泗城州土舍岑接土兵二萬營砦布河湖
廣清浪參將趙晟營盤江東岸又行雲南領原調漢土
兵四萬刻期過界與播州酉陽兩江口三土兵共萬五
千四面夾攻從之十五年正月二十八日軾進至查城
兵分八哨參將趙晟督清浪軍并永順酉江口等處長
官彭世英等土兵從大盤江右哨進兼督都指揮張泰
李堂領普定等衛軍酉陽宣撫冉舜臣等土兵從小盤

江左哨進都指揮崔鐸領永寧等衛軍播州黃平安撫
司同知楊才等土兵從右盤江中哨進兵備副使劉鳳
督都指揮黃京等軍泗州城頭目王傑等從砦布河後
哨進分委各處兵官嚴加固守總兵曹愷劄盤江東岸
遙制督責廵按戴乾布政黃瑾參政羅安隨軍往來督
哨并經理軍儲餽餉約雲南鎮撫沐崑陳金會兵分亦
資孔雄州亦佐縣拖長江四路八面刻日齊發軾率都
指揮李政等親詣調度居中節制相機策應自貴州進
者先破阿舊等七寨賊奔過大江都指揮張泰等結筏
而渡共斬二百餘級賊奔入箐遁山破之直進至安南

衛賊皆奔散圍解又攻破阿保利硬寨至江西坡探賊
方開普安路將遣督軍急擊共斬四百八十餘級曹愷
亦度江克阿滿等寨共斬五百十餘級右都督王通渡
江遇普安賊所向克捷破蘆塘寨取出被虜少監楊友
指揮葉晏等克阿黑阿維等寨斬二百四十餘級劉鳳
自砦布河進攻長牌嶺斬一百四十餘抵安南衛賊遯
圍解諸軍皆會移營至廖旗箐賊潰連攻石頭魯泥坎
斬寨首阿烏獲級二百餘米魯等迎戰敗走至安南千
戶所圍解悉破傍近諸寨斬二百餘級擒賊首米染等
數十人李政楊芳等往來督戰共斬六百餘級賊首阿

宗等縛獻阿舊又討擒賊目波衣等自雲南進者布政
李韶參政張朝用參議張璠副使包裕僉事王懋中都
指揮孫輔劉桓分哨至曲靖衛福祐正攻平夷千戶所
城急往救城已破守將張晟遁走賊悉兵攻後所大河
扼勒等屯堡我兵追及斬福祐子阿咎餘皆潰散福祐
轉攻樂民千戶所城遙見官兵勢盛俱退走追至陡崖
硬寨斬百餘級賊固守平夷本寨知府王嘉隆等襲其
後土知府鳳英扼其前大破之擒賊首稱車共斬三百
餘級福佑等逃往馬尾籠寨與米魯兵合餘賊匿阿匝
籠督兵追勦斬三百餘級米魯既窘令賊首李聽探路

將兵爲遷者所獲大兵合圍米魯及福祐并其妻適固首賊張保客張定王得俱臨陣斬首惟馬尾籠寨絕險攻之七日未克賊首阿宗聽招諭送出主謀叛逆江西賈人龍清監生洪于華張僖詫祐妻播受子阿雜等龍清仍肆惡郎被格殺又攻石崖拖長江響水窩小竹山練山貓水等寨擒殺一千二百餘地方悉平總計雲貴各哨生擒一百九十七名斬首四千八百一十六級破一千餘寨捷聞 賜勑獎勵頒賞御史戴乾王何追論起釁失事諸臣罪給事中張維新往按分別死戍降罰有差聞鈺劉福周鳳等贈官祭葬蔭子貴州撫按劉

洪臣冀劾福幸功生事剛愎自用其禍皆起于副使周鳳而成于福乞追還恩命從之安民先以匿賊逮下獄坐紱上章自辯及大軍壓境始于獄中移文調土兵擒斬賊二百餘人爲解雲南鎮撫亦言南方諸夷惟土官是服安民不能恐生他變微勞可錄當從末滅安乃得贖徒復職

平清平苗

貴州地連湖廣阬塞險阻林箐蒙密易藪匿爲寇諸苗生長山谷性驚悍嗜殺又守臣或時科擾猾民多並緣爲奸利故諸苗輒相煽爲亂正德十一年二月清平衛車枕等寨苗反其酋阿傍阿皆阿革皆僞稱王據香爐山爲巢穴山周圍四十里高數百丈四面陡絕其上平衍據之糾合苗衆焚刼居民蔓及興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衛道阻不通廵撫曹祥同鎮廵諸臣檄諸路兵以都指揮周吉部領參議蔡潮監視且勦且撫會祥遷秩去都御史鄒文盛代諸酋負固不聽撫事聞 上下

璽書命文盛及總兵李昂勦之别勑湖廣廵撫秦金總兵楊英會勦文盛檄湖廣四川兵未至先集貴州兵以參政胡濂參議蔡潮都指揮潘勲指揮佘大綸各監統正德十二年八月初三進初八日諸將擣硐木寨伏兵擒賊首阿革二十六日擣羅襪寨又擒賊從阿義阿黎九月十三日指揮滿弼王言金章等率游兵廵徼遇賊衆三百餘人自香爐山突出至十八岐坡鄒等四面邀擊殺賊五十餘人賊退奔據白崖土何副總兵李瑾帥湖廣兵至貴州程番安順諸路及四川播州酉陽兵俱先後至又募土兵亦集文盛等乃相賊巢險易分兵五哨

命參將洛忠都指揮劉麟陶霖王璽祝鎮葉晏楊淮許
詔各統領副使李𪊲參議蔡潮僉事許效廉詹源各監
軍參政胡濂督餉布政使趙文奎轉運指揮佘大綸率
游兵策應總兵官李昂副總兵李瑾駐師要害地應援
文盛居中節制御史周文光紀功諸將分道刻期進抵
香爐山夾攻之山險惟隘路五處透迤上賊皆築砦柵
守禦官兵稍近則木石毒弩俱下乃用火銃焚其寨柵
賊隨以水沃滅之諸將仰攻數日不能克乃以意製鐵
貓爬山虎飛梯等具督令官尉彭九霄彭明輔等揀精
兵十月初三日昧爽附山下緣厓猿攀相引上拔其外

柵縱火焚賊廬舍三十餘間擊斬百餘人賊死戰禦之
兵不得深入遂斂衆退復採木製楊橋戰樓高與賊寨
埒約接近可攀登者至十四日夜分雷雨大作諸軍覘
賊不備昇前攻具附崖士兵先登官軍繼之斫關拔柵
入縱火焚賊廬舍烟焰蔽天四面夾攻至天明賊不能
支乃退奔入後山復據險爲寨後山峻隘尤甚諸將督
兵進駐重險二十二日伏兵崖下都指揮王言同嚮導
陳良等登山半誘之賊衆持鏢弩下山迎敵我伏兵四
起接戰賊復奔據絕頂拒守益堅諸將用嚮導土人探
知賊山後頗有林木藤蘿可懸挽梯絙數處乃先遣人

入寨諭降至二十八日百戶邵剛吳隆於山前招賊酋
與語撫之使令往復故延久賊果聚衆山前觀聽山後
備稍弛諸將乃督兵以攻具附所探諸處齊登賊衆覺
倉卒拒戰官兵已奪險奮擊賊不能禦乃大潰乘勝入
擣厓峒擒賊首阿傍等斬首及俘獲甚衆分兵搜捕山
箐擒斬畧盡諸將遣使言文盛黑苗久負固稱亂據龍
頭都黎都蘭等山寨與阿傍等聲勢相倚居民被其荼
虐官府屢欲勦之以阿傍等未靖兵力不及故亂日益
滋今兵衆大集請乘勝進勦黑苗諸叛亂巢寨其脅從
觀望諸苗亦宜乘此兵威撫定之可無難者文盛然其

討令諸將以十一月十六日帥兵進勦黑苗擣龍頭寨
賊恃江水深險沿厓禦之官兵伐木爲筏渡江直衝賊
巢縱火焚賊廬舍儲積賊敗走諸軍乘勝追殺十二月
初七日進擣都黎連日擣都蘭都蓬窗西大支馬羅等
寨擒苗酋阿玆等俘斬數百其夭漂夭墒黎從楊保苗
坪千等寨苗賊畏兵威悉聽招撫先殺占軍堡屯田悉
還官給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黑苗遂平前後共擒獲
首惡二十餘人從賊何花等八十餘人斬首一千五百
一十九級焚賊廬舍一萬四千餘間撫過苗衆三百七
十五寨捷聞、上降璽書獎諭文盛等諸將較賞有差

而先弘治中有部苗阿溪者桀驁多智雄視諸苗養子阿剌膂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輙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産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輙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賂溪請討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為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訌官苗以收鷸蚌之利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詰以阿溪事不能隱因問計曰指揮王曾總旗陳瑞為彼腹心劫

此兩人乃可濟如其言誘出伏兵中塗縛歸磔于市一方以安鏞自有傳

大事記卷之二十一

朱國禎輯

召對

召對盛典世皆以 孝皇爲美譚抑 二祖時時晉接
不能悉書 仁 宣習見初無隔絕 英宗冲幼始定
經筵日講成禮而退 天語稀聞奏對亦寥寥後與
李南陽始還舊觀 憲皇詔諭時頒面對殊不數數以
安穩淳安之賢僅 慈懿墓事力爭維文華一召初無
它語至 孝皇祖武之繩歷數十餘年再見乃先摘
仁 宣 英三朝出于訓傳之外者用章盛美以及

孝皇再及 肅皇依次而見大事中除 祖宗征伐禮
樂外許多煩冗可詫可恨處讀至此如日中天光明下
濟泰交之盛冠千古矣以尙已

洪熙元年二月朔 上獨召楊士奇至武英門問近日
外閒事對曰覺告奸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以誹謗禍及
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自宮一事朕所
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璽書行之 上曰爾更思
三二事通行

四月壬寅近臣有進言太平之政者召蹇義夏原吉楊
榮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
蹇夏南楊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爲尙未義等曰臣
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勑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歛
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曰 陛下之恩澤雖已
覃被但流徙尙未歸瘡痍尙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
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笑曰吾意非
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
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未一章言周
王求藥事未從後亦悔之蹇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果
皆無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慚色既退復召
蹇義還諭曰汝與士奇吾皆圖舊輔原吉賢良皆吾所

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望與
榮幼孜既與之後聞榮每每有怨汝語爲何義曰榮之
不足於義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怨語臣實未聞左
右之讒惟 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 上當自定
上曰吾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汝三人
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有疑諱

宣德元年十月御文華殿儒臣進講易觀大象畢 上
曰古帝王有巡狩之禮後世何以不行對曰古君臣上
下往來以通禮意至秦尊君抑臣斯禮遂廢 上曰亦
時勢不同舜時五載一巡狩觀虞書所載二月至東嶽

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一月至北嶽一年遍天下
五年又巡以後世觀之人君一出千乘萬騎百姓供億
不亦難乎成周十二年一巡已與虞時不同況後世乎
朕以爲治貴有實效巡狩之禮考制度觀民風明黜陟
此其大節也誠能體古帝王之心選任賢良撫養百姓
崇德報功畢協至公不患制度不一民風不振若以後
世侍衛之衆征求之廣欲行時巡之禮難矣
十一月　上將赦交阯命羣臣舉奉使者已定明旦有
旨召諸輔臣皆入蹇義更奏用伏伯安　上顧問夏對
曰不可用蹇曰伏善言語非衆所及楊士奇曰伏有穢

行而無學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無耻人蹇何爲欲用
之對曰蹇不過取其能言然言不當理雖蠻夷之邦不
能行且恣其所行必爲蠻夷所鄙　上曰蹇擧固非衆
何以皆黙不言對曰非比蹇也蓋亦重其能言　上曰
蹇不尤夏與爾否對曰蹇平日和厚無人已心況於國
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
爾言決不用朕已知爾心雖令但一志爲國毋憚違衆
三年庚辰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同
遊萬歲山中官傳　旨許乘馬既入東上北門乘馬及

乾寧門下馬步出渡橋中官導引登山周覽　上指御
册曰以操以辨群卿之力君臣之義欣戚是同義等皆
叩首稱萬歲　上大喜特召士奇榮諭曰天下無事雖
不可流于安逸而政務之暇命卿等至此以開豁心目
朕幾古人遊豫之樂不在拘簡也復命乘馬遊小山中
官出酒饌皆珍奇及歸醉出西安門天已曛黑且傳
旨免謝
七月辛酉召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同遊東苑賜燕
於東廡　上御殿中召義等與語政務良久乃曰此傍
復有草舍一區乃朕致齋之所非敢比古人茅茨不翦

之意然朕幾不忘乎儉矣卿等可徧覩觀畢　上臨河
舉網取魚連得數尾令中官具酒饌以魚賜食既而召
義等至前賜金幣綵環玉鉤等物復賜燕于廡盡醉而
歸
四年四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特賜鰣魚
醇酒加賜　御製詩有樂有嘉魚之句士奇等需醉獻
和章　上嘉之曰朕與卿等皆當以成周君臣自勉庶
幾不忝　祖宗付託
五年七月乙酉楊士奇楊榮進重修玉牒宴文華殿
上寬曰古人重世譜蓋皆正倫理篤恩義我國家宗族

之盛皆由 祖宗積德所致又曰今於朕雖有親疎猶
泝其所自本於一人朕何敢忽士奇對曰周自后稷
以來世積忠厚是以子孫衆多維持王業歷年最遠國
家世德隆厚故本支繁衍、 陛下又遠宗帝堯克明峻
德以親九族將來盛福當過周家 上頷之曰然
六年七月丁卯漏下二十刻出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
迎 上已入門憑欄矣士奇俯伏言 陛下奈何輕出
萬一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耳遂屏
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 車駕今夕俯臨外間明日
必有知者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 駕還宮明

旦遣太監范弘密問士奇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
過臣迨今中心惴慄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士
奇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羌不微行
乎對曰 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
寃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衛獲二
盗盗嘗殺人官捕之急遂結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
弓矢伏道邊林莽中作亂時有捕盗較尉亦變服如盗
入其羣眞盗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爲所獲 上既誅二
盗歎曰士奇言不虛卽日遣弘賜白金文綺明日入謝
上諭盗謀且曰 愛朕莫如汝自今不復微行矣

上閱內庫書籍得元趙孟頫所繪豳風圖因賦詩一章
召詞臣示之曰豳風周公陳后稷公劉致王業之由與
民事早晚之宜以告成王使知稼穡艱難萬世人君皆
當鑑此朕愛斯圖爲賦詩欲揭於便殿之壁朝夕在目
有所激勵爾其書於圖之右
七年二月召楊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爾
南齋官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不又有可恤者乎
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璽書
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
含寃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

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
指此事爲說 上怒稍解曰今欲再下勑寬恤必舉此
爲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
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一、如逃民一事
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已久
朝廷雖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廢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
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
聚山林相結爲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恩 旨戶
有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

願歸者聽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處之免差
役三年庶以安其至家亦弭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
行蓋在彼在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遣之歸但得人安
足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倍額徵納蓋
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納鈔惟
湖廣廣西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
為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
改納鈔銀一兩折鈔百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
皆原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考察奏罷 上曰然
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清爾此言是但有司中有

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擢士奇又
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
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闕令京官三品以上
及布政按察舉薦務取廉公端厚識大體能為國為民
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有
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于証明白然後奏聞請 旨
提對庶幾不為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舉吏部須慎
選縣令士奇又言年來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
不通文理今後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
用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才行傑然出衆及有司智

謀材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群臣詢察舉保選用 上曰
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行若有拘於例者宜嘗開廣士
奇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不許
進用 上曰舜殛鯀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琳
亦極刑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勑諭中明書極刑除犯
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行幷聽舉用
上曰此數事皆可書勑頒下士奇進曰臣一人見聞不
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 上曰
若多令人知即勑諭未下事已偏播于外矣士奇對曰
大臣中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

錄稿進來於是退同濙議增十數事遂錄明旦進呈
上悅三月朔 璽書遂下
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償漕運時言便民數事
出其章示士奇且諭曰福所言皆智慮深遠可行今六
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人
正直明果一志於 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
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阯命總藩憲之
政安新附之衆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
臣體諸卿誠不及之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
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輿馬騶從揚揚福四朝舊人

乃朝暮奔走道路勢務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
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
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福豈不誠當
士奇曰福必不負 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
南京戶部尚書
九年十二月御文華殿召楊士奇等出 御書洪範篇
及御製序文示之且諭曰所論或未當卿等當直言勿
隱士奇等曰聖論直得古人之精蘊 上曰朕在宮中
雖寒暑不廢書冊士奇等曰帝王勤學問則宗社生民
有賴矣惟願 陛下始終此心 上笑曰卿等亦嘗須

直言
天順元年三月壬午都御史缺員有行賄于權貴門者
薦其名 上知不可問李賢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若耿
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素著 上林
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遂拜都御史深愜輿論
十月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總兵石亨
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召問李賢曰何如賢曰連
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
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
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
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即遣通事齎賞
賜與之賢曰聖慮如此誠爲允當明日召亨曰且未可
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
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頒賞
二年正月禮部請 皇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李賢等
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但早
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廡居太子卿可定講讀等官
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
讀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雖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
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法先其易者如二

典三謨大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
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
任意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曰寫
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
定議講讀等官將三十人 上一一品第皆當其才卓
六月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
者必召李賢商議且厭曹吉祥石亨干預察之無非私
意招權納賂嘗於便殿屏人語賢曰爲之奈何賢曰惟
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但依之則彼
不從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務理果不可行者豈從彼

諭之大抵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
惟此最爲良法其私既不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 上
以爲然、
上一日屏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
百事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何害因極言錦衣官校差
出抄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
上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
有譖賢妄言者 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
甚於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人敢有似
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

曰此弊尤重之逺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
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
十一月 上謂李賢曰蔣晃雖効勞其實讒亂小人朕
復位時卽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易卽
斥之及立東宮復曰其母何如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
一日命晃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
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啟白 太后方
知其離間以此逺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
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
二年正月朔召李賢密示曰吾早晨拜天拜 祖宗畢

起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卽批出有可議送去與
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望 陛下再
加參詳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
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
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
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地之重五更三點起
齋潔具服拜天畢省章奏剖決訖卽朝謁奉先殿行禮
畢視朝循此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政事有
關大者召卿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
游息至申初復省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毋

后處每日一朝有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
今左右乃曰何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修德勤政莫
不皆然今陛下敬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攬政務則
修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
以馴至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 上曰如此行之
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
曰陛下言及于此社稷蒼生之福也、
五月祭風雷山川之神壇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李
賢可以勛臣代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
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祭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

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其制上曰
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排曙而回庶免夜間出
入賢曰聖慮極是乃詔風雷山川壇壝創一齋宮
四年正月先時吏部舉布政使賈銓爲戶部尚書上
問李賢何如賢以銓貌不稱薦山東巡撫年富上亦
以爲然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
宜再舉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
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上曰富之執
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三月上念耿九疇爲人清正但爲石亨輩所嫉一日

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李賢曰此人操行誠不易
得遂有召用意未幾因禮部缺人召至京師上憐其
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輗在
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後上每念輗之爲人
不易得賢曰二人素行海內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
缺人遂拜爲左都御史
二月上因錦衣衛所行江西弋陽三敗倫事涉虛召
賢曰宗室豈顧有此醜事彼初既以爲實今卻云無此
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聖諭上
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旨

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不許畏勢避嫌上曰然
於是召法司戒飭凡錦衣衛所行事枉人者與之辨理
不許畏避人人皆悅一日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
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
甚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召李賢謂曰今六部尚書庶皆
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賢曰臣聞祿
命之說翺壽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
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吏部非富不可上曰然惟禮
部石瑁稍弱賢曰此人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

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都御史李賓亦
佳工部趙榮亦能辨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吏部侍
郎姚夔崔恭何如賢曰二人才器皆尚書之選上曰然
斧皇銳然欲興致太平上自[illegible]宗廟下至服飾之類莫
不裁之以禮本諸身徵諸庶民效章章見于十八年之
中矣惟兵政卒難整頓創業自創業事守成自守成事
必欲發憤決戰爲王則亦漢武好大喜功致天下虛耗
而已當時閣部諸臣持衡守正何愧王佐一代之盛卓
越千古美哉勝書其肅穆恬愉之氣象猶可想見自欵
訓而外復摘出互見蓋君臣共之稱涉于事不妨並存

也

上在東宮好學嫺禮度及卽位科道上疏者甚衆皆以
遵聖道勤正學爲言無不嘉內惟侍郞楊守陳主事婁
良二疏最當、上意嘿而識之其時劉吉在朝日交結
言官互相欺蔽、上以次擯除劉健李東陽謝遷俱入
內閣老成在列啟發弘多、上之學問愈精進而召對
日益勤大約因楊婁之言悉見躬行有是君方有是臣
千載一時之盛錄二疏于後要見雖有明聖必資開碩
相與有成非虛語也、

弘治元年三月吏部侍郎楊守陳言孟子曰我非堯舜

之道不敢以陳于王前夫堯舜之道一也精一執中堯
舜之得於內者深詢岳達聰堯舜之資於外者博陛下
儼然端拱朗誦經書不嘗降一睿問儒臣亦肅然進退
略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則理欲危微之辨何由而明
知行精一之功何由而盡臣恐得於內者未如堯舜之
深也今陛下視朝時之所接見者惟六臣之風儀至於
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
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至於諸司之條例羣吏之情
弊何由見之宮中之聽信者惟內臣之詞說至於千官
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臣恐資於外

者未如堯舜之博也伏望陛下遵用　祖宗舊制仍開
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大經筵及
早朝卽如舊儀若小講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
進講凡所未明曲加解喻而於義理政事與亡治亂必
一一講之精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悔凡經史及
祖宗典訓百官題奏皆聚之文華後殿日輪內閣大臣
一人講官二人居前殿右廂或有奇與卽令解對陛下
必御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淸宮之時少使欲寡而心淸
慼少而理明則其得於內者深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
午朝則陛下御文華門各堂上并六科皆侍其御史郞

中等官有事已具本者皆進揭帖略節至是口奏陛下
詢其事情條例而裁決之凡鎭巡方面及府衞正官有
自任來見者皆條例地方之事略節口奏陛下令諸司
承旨而議行有辭赴任者臨其地方職業而戒諭之若
有大政則召內閣及府部大臣於文華殿會議必人人
盡其謀事事求其當其餘章疏止召內閣面議可否其
各官奏對之餘及辭見之際陛下宜俯降詞色而於時
政人才民瘼土俗無一不詢無一不知使賢才嘗集於
目前視聽不偏於左右則資於外者博而致治之綱舉
矣若但如近世日講視朝虛應故事凡百章奏皆付內

監條旨批答則未有本不立而末能茂綱不舉而目能張者也、上曰所言皆朝廷切務朕當舉行

四月南兵部主事婁性請遵 太祖皇帝用翰林學士宋濂等及 太宗皇帝用學士胡廣等故事并成化初年經筵日講事例命內閣大臣妙選詹事翰林儒臣及行取守制養病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簡討陳獻章等各厚其禮遇輪直召對其文武大臣學行超卓者亦時賜顧問并擇老成清謹內臣給事左右使邪佞無得而間則聰明日廣德業日隆從之（正統元年楊士奇等請經筵日講時上方十歲用初學工夫請以五通爲度宜直者對上念一句五音應一句講亦依文直解想國初教太子及諸王子舊法以讀爲重故至今官序先侍讀後侍講而上下通稱只日講官、）

弘治九年閏三月諭德王華赴文華殿講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命中官賜食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以此諷、上甚喜

十年二月侍講學士王鏊侍 經筵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章方春、上遊後苑及鏊講畢出 召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輩好爲之竟罷遊

十二年正月監生江溶言近來災異數見皆由閣臣杜絕言路掩閉聰明妬賢嫉能排抑勝己所致於是劉健謝遷李東陽上言內閣委叅機務不可處非其人臣等才小任重分寸無補須因災異乞休未允及科道指陳時弊併劾奔競交結乞恩傳奉等官節奉 聖斷照舊存留是皆臣等因循避嫌不能力贊乾剛別白忠邪物議沸騰殆有由然乞罷臣等別選賢才佐翊 皇猷上優詔答之逮溶鎮撫司健等復奏當下詔求言之日正君臣懼災修德之時而使陳言者以臣等之故獲罪則臣等之罪愈大乞霽 天威釋放江溶以廣獻納之路以成寬大之風得 旨溶妄言排陷故令法司問理既卿等爲奏請寬免姑釋之

十三年副都御史顧佐勘遼東事還奏總兵李杲太監任良

都御史張玉令總旗魯麟等轉督錦義備禦官舒勳王璽計誘泰寧夷人入給鹽米因襲取之斬二百六十九人又督寧遠鎮夷守備官崔鑑魯詳鎮靜堡提調官錢英俱用勳計斬四十四人下兵部議以杲等素無鎮禦之略而以詐取藩籬之夷是失向化之心請正其法上曰勳等罪宜重治但事無證佐又千人衆姑從輕處治勳及王璽魯麟各降一級帶俸差操杲良玉降勑切責餘免追究陞賞事俱置不行

五月戊午 上命太監陳寬傳旨近日因召吏部尚書屠滽諭以銓衡政事滽輒奏向日科道言臣事皆係挾

私科道職司耳目如何不察是非輕率妄奏其具實以
聞於是滽皇懼謝罪　上曰屠滽召見奏對敷言已畢
不達大體既服罪姑宥之已而科道回話　上并宥之
至是滽乞休見允給驛歲支夫米
六月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　上
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各議去留健等請　上裁決為
取英國公張懋本令擬旨留之及保國公朱暉惠安伯
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問曰
如何健等皆應曰聖諭極當皆擬旨訖又問新寧伯譚
祐較之劉福如何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東陽對曰

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以為然止令管神機營
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
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東陽曰況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令兼管神機營東陽曰譚祐掌神機久係伯
爵若與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
管五軍營名在張懋次而令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擬勑稾即携几錄稾以進　上親書手勑
成付司禮監官東陽復奏曰今邊方多事　皇上留意
武臣親賜黜陟臣等不勝瞻仰皆叩頭出時已召兵部
尚書馬文升等於左順門候勑出行之

十五年七月　上召劉大夏問天所衛漕軍何如大夏
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各軍居有月糧出
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於運糧江北困于京操此
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即詔各衙門條上軍民
疾苦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言者　上曰宮門豈外
人能到必內臣忿不得私役軍者所為耳
上御文華殿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確
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以揭
帖密進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對曰先朝李孜省可為
鑒戒　上曰卿論國事豈孜省營私害物者比大夏曰

臣下以揭帖進　陛下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勑
之類也　陛下當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公是公非與
衆共之外付之府部內咨之閣臣可也如用揭帖因循
日久視為常規萬一匪人害難勝言臣不敢效順　上
稱善久之
詔兵部撥兵夫萬餘人修清寧宮劉大夏知工少人多
奏減十分之五督工中官訴于　上令司禮監語內閣
曰大夏不以　朝廷大役為重率意減夫可謂　肯切
責劉健曰愛惜軍夫兵部職也大夏每以老辭　朝廷
溫旨勉留情猶未已若切責旨一出彼將不職固辭更

何處討這等人替了司禮監入告、上忻然納之、仍令數
悉如所裁
十二月壬辰、上召劉大夏、戴珊問曰、邇聞軍民多不
獲所焉得天下太平、朕幾時得如古之帝王、大夏對曰
求治亦難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卽召內閣并執
政大臣商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上曰閣
臣如劉健亦可計事、顧所與之人大雜、渠常獨薦一人
甚不愜朕意、亦不言其姓名、明日詢之內使陳寬、謂薦
副都劉宇也、上之知人如此、
廿肅副總兵魯麟世歸附居涼之西、其大同部落甚衆

麟結變近求爲掛印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不臣之
風漸聞于京師、上召大夏曰、何以處之、對曰亦聽其
歸耳、上曰、恐彼恃其部落爲亂奈何、對曰、聞麟貪酷
失下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麟家積金數十萬、使使至
大夏願竭貲取掛印、語其使曰、苟篤忠貞、且爲國家名
將、何掛印之足言、今歸未旬月、遽求起用、不可、麟怏怏
病死
七月虜寇大同、上欲遣京軍三萬出征、閣臣力見曰
當與兵議、部乃召劉大夏[illegible]京軍不可輕動
上曰、太宗朝頻年出塞逐虜數千里未[illegible]大夏
曰、太宗之時有糧餉有兵馬、又有好將官、所以得利
今、皇上聖武固同、太宗、但糧餉缺乏、兵馬疲敝、將
官少人士卒玩法、非惟不能殺賊、又且因而害人、且當
時如淇國公丘福稍違節制、十萬甲兵俱陷虜地、況今
之將遠在丘福下、不如且令各邊料敵戰守、上悟曰、幾
爲人所悞、蓋指內官苗逵也、師乃不出、虜亦引去
八月召三閣臣諭曰、昨令禮部禁服色、令可傳、旨外
則、趙鑑、內則鄭旺嚴加緝訪、蓋近來風俗奢僭不
可不治、健曰緝訪最是、上曰文職官讀書明理、猶不
敢僭、內官不知道理多僭妄、皆對曰誠如、聖諭、但臣

等不知內府該禁花樣、上歷數其應用花樣甚詳、且
曰若蟒龍飛魚斗牛、皆不許用、亦不許私織、間有賜者
或久而損壞、亦自織用、均爲不可、又曰玄黃紫皂是正
禁、若柳黃明黃薑黃等色、皆須禁之、又曰玄色可禁、黑
綠乃人間常服、不必禁、但內人不許用耳、皆諾而退、
癸巳、命工部左侍郎李鐩、大理寺右少卿吳一貫、通政
司左叅議叢蘭、經畧邊關、鐩起山海關廟山口至密雲
墓田谷關、一貫起黃花鎮桃峪村至居庸關白洋口堡
堅子谷、蘭起紫荊關南山墩至倒馬關葦箔嶺口、鐩等
陛辭、上朝退、召至煖閣、面諭曰、邊關重事、爾等往

須用心整理官軍少處卽爲增補官員不職者奏來處
治務圖經久不可虛應故事勑內該載不盡者聽爾等
便宜行事各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表裏鈔二千貫而
出、
上御煖閣召 輔臣袖出大同總兵吳江本授劉健曰吳
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太重恐邊將輕易啓
妄殺之端輔臣皆未敢應少頃健對曰臨時用軍法自
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勑書內方有軍
法從事之語各邊總兵官親遇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

者許行此法東陽曰此事不說起尚可今旣奏請若明
言不許却恐號令從此不行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
前諭健曰昨日兵部擬奏儘有斟酌尋常小敵或偏裨
出戰皆不許似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
總兵官旣奏了一番止答一是字亦不爲重外邊視奏
詞亦不甚着意亦須於旨意說出纔有分曉謝遷曰軍
法亦不專是殺割耳貫箭決打亦軍法也只一是字爲
宜、 上曰然 皆諾而退、
癸卯太僕少卿儲巏奏 陛下卽位以來屢垂清問召
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

或綜核庶職以制馭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
盛德偉績垂之無窮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
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官當時記
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
右史記言大率爲此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群
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
何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
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
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已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勑在廷臣僚先後

曾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門欽奉 聖諭及奏對
之詞具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
覽訖仍行封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如所謂
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幾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
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陛下儻採臣
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命下其奏於
所司
丁巳召大學士劉健等至煖閣諭曰各邊殺賊功次行
巡按御史查勘多有經年屢歲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
沾恩命無以激勸人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

有故違令兵部查究皆對曰誠有此弊禁之甚當。

十月庚辰刑科給事中于琎奏法司會審重囚情眞內凌蕭麥華二人情皆可矜下法司覆議而刑科三覆奏疏失除二人名、上覽之怒命二人減死充軍至是朝畢召刑部尚書閔珪等至暖閣前面詰曰人命至重于琎奏可矜二人令法司看詳何爲延至臨決之期然後覆奏刑科旣知有前 旨三覆疏內何不爲之別白珪等頓首言日期促迫之故退而具疏請罪罰珪俸一月琎兩月、一日大夏入對便殿、上語及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珪所爲無足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

臣如此對曰臣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上頷之其好生愼刑重人命如此、

十一月御午門親鞫大獄先是致仕指揮楊茂與其欽詐爲公文告革職指揮張斌使其孫都指揮天祥誘殺虜人以開邊釁巡按王獻臣奏之獻臣尋以他事被逮、上命大理少卿吳一貫錦衣指揮楊玉往會巡按余濂勘問、一貫復奏委參政寗舉副使錢承德僉事王忠指揮趙承文究其事斌等皆承服乃擬斌造謀殺人罪斬天祥及其叔洪指揮徐還皆從而加功茂盜用印信欽投匿名文書罪皆絞旣奏得 旨天祥等累上疏訟冤天祥尋死于獄張洪訴本該都察院覆奏令御史審勘問、上以東廠緝事揭帖情意詰逮斌等至京令三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會問與所勘獄詞異乃併逮諸勘官至 上御門親鞫之、上曰彼虜人也殺之何罪而當以死衆皆諉于一貫玉謂臣武人不知書律惟一貫是從、上曰汝武人不知書律然亦知人之有死乎問一貫對曰臣等固嘗疑之 上曰罪疑則當從輕何以從重皆語塞不能對戴珊從容奏曰一貫等議擬失當無所逃罪然亦無私于是 天顏頓霽都察院會

擬茂欽初擬絞罪已當一貫等推按失實罪當贖徒洪還于師旅之際呈報欠明罪當贖杖斌事已白宜免其罪、上命茂欽依律處決斌准辨洪還皆有功並宥之一貫玉各降五級趙承文寗舉錢承德王忠余濂各降二級謫邊方獻臣降雜職天祥等兵部仍紀功（已見大訊記合之方得其全）

乙未、上曰兩京堂上并方面知府等官姓名履歷吏部仍按季開寫揭帖進呈以便觀覽朝覲官員果有才行政蹟昭著者用心訪察從實具奏照例旌獎以勵人心、

十八年正月虜寇靈州、上謂兵部曰各鎭遊騎等兵

卽再行督發隨宜策應芻糧仍會戶部計處

都御史戴珊求退不允 一日私召劉大夏代請大夏見
上曰珊在告臣往視之恐彼微誠不能動天今臣見時
爲彼申達 上曰卿爲朕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
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以舍朕而歸大夏以告珊
泣曰吾不得還家矣

騰驤四衞軍士冗食甚多 上召劉大夏密議革去又
及裁抑內臣事旣至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解意卽退
避大夏跪語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等扶掖出
左順門外榮且扶且謂曰吾輩多過失望於 上前隱

惡揚善大夏曰 聖上天性聰明吾於政事外未嘗敢
毀譽他人今日以老求退 上曰李榮每在朕前說卿
是好官吾與君踪跡疏遠不知何以有此榮曰當朝大
臣公爲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二月戊辰召吏兵工三
部臣于奉天門諭曰方今生齒漸繁而民間戶口及軍
伍匠役日就耗損此皆官司不能撫恤暨清理無方以
致逃亡流移脫漏埋沒其弊非一 爾該部又不能悉心
究治因仍苟且徒事虛文可謂慢事矣宜各從長議處
以聞戶部議上處置戶口事宜謂消耗之故有二 一因
災傷斂重逼迫逃移者 一因畏懼軍匠逼同里長漏報

者宜下招撫之恩嚴稽考之法如荊襄等處流民宜招
撫復業兵部議上處置軍伍事宜謂有司清查事姑息
者圖了故事恃刑罰者過足三分且律例窩藏逃軍者
充軍今未聞有充發之人鄰里不首者問罪今未見行
連坐之法以故清解雖多逃移接踵及到營衞則監局
有需索各營多私役衞所差遣軍不聊生何以自存且
律例逃軍十名以上該管官遞減俸級而今逃亡之軍
何止十名私役五名以上該管官降一級而今降級之
例惟行于屬職宜行清軍御史嚴行理覈仍查按律例
行得 旨逃移脫漏戶口令撫按清查荊襄流民卽推

才望大臣往會撫按治軍伍逃亡實蹟統領人員棓尅
及有司鄰里人等容隱埋沒宜申明律例禁約戶部復
推侍郎何鑑撫治荊襄流民

又詔曰朕方圖新政理樂聞讜言事關軍民利病切於
治體可行的着各衙門大小官員悉心開具明白來說
於是主事李夢陽應詔上疏末及張后弟壽寧侯乞約
束保全疏入 后母金夫人泣訴 上前不得已詔下
獄科道交章攻金夫人求加重刑 上不聽旣而鎭撫
司具獄辭以請 上徑批復職罰俸三月他日 上遊
南宮獨召大張膝語左右遥見大張免冠觸地蓋因夢

陽之言切責其罪也已而召劉大夏奏事便殿畢、上
曰近日外事若何、大夏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　上
曰夢陽本內、有張氏二字左右謂其語涉　皇后朕不
得已下之獄及鎭撫本上朕試問左右作何批行、一人
曰此人狂妄宜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揣此輩欲重責
夢陽至死以快宫中之恨所以即釋復職更不令法司
擬罪也大夏頓首謝曰陛下行此一事堯舜之仁也
四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事、上袖出數疏指一揭
示曰此廣東巡按聶賢所奏地方盜賊事須緊着鎭巡
官劉健對曰昨所議已是切責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

當與當華者皆責在鎭巡官今都不見奏報更須加緊
皆應曰諾又指二疏曰此南京科道劾兩京堂上官作
何處置健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上云云
見大政存凝、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是　上曰
若大臣有曠職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無甚不好
者須皆留辦事健等奏曰臣等每見留着辦事之文稱
有未安大臣宜甄別賢否若概如前旨即又該退之、
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堪　上笑問曰然則先
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照舊供職可耳　上
曰然又指一疏云太常寺欠行戶部錢鈔昨有　旨查

洪武等錢緣何市不通使戶部查覆未明仍須別爲處
置務使通行健等皆對曰此須自朝廷行起在上如賞
賜折俸之類在下如鹽鈔船鈔亦用舊錢乃可通行且
民間私鑄低錢聽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得行誠非道
理遷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
能行前年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
故　上曰何故如此皆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
曰今當嚴禁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
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盡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遷
曰昨令查已未鑄造數目亦是此意、上曰然健等因

奏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
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
財之事不可不講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
種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　上問商人何故
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
幾家東陽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帶十
分商人無利正坐此弊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健
等又言王府奏討以壞鹽法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
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額有限不可
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

但令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健復奏茶馬法云云見前
存缺　上又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費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邊用邊儲
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數多
全無實用戶部便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
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勵精思治如此是
日　天顏甚霽問答詳悉藹然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
所罕見也
復召輔臣至煖閣、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陶儞
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則例又擅華接遞夫役若干名

陸儞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理不當且夫役係是舊
制何得擅減李東陽曰觀奏詞恐所寄是則例　上曰
書自是書皆不敢答劉健曰均徭亦是御史所管
上曰何為不奏健曰此則有罪當加罰治　上曰今日
陸儞已見朝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示懲戒皆應
曰諾上又出一疏曰此戶部覆奏處置流民疏內推刑
部侍郎何鑑查已滿服此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健
曰凡係本部承行事亦有徑推者、上曰此前人不是
吏部銓衡衙門推舉人才乃其職掌若使會推他日不
稱亦無後詞健東陽皆曰何鑑誠是好官能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健曰然則通令吏部會
議、上曰處置流民是戶部事只以是字答之不須再
會吏部其餘所推官員須會吏部皆諾而出蓋　上既
明習國事論議層出或累數十言臣下欲盡一二語至
無間可入或不竟其辭而退、
先是　上以久旱憂切于心欲降勅諭順究恤十五事
一內外重囚情可矜疑者令問刑衙門奏讞一內外緝
獲強盜妖言奸細多有貪功罔利及讎翻之徒誣陷重
罪令問刑衙門從公研審如有冤枉即與辨理一監追
贓物因犯有年久家產盡絕者查奏發落一做工未滿

囚犯例該發遣者俱免其役、一京營官軍俱免做工不
急工程悉皆停止外衛上班違限官軍五月內到者俱
免罰班問罪一逃亡匠役俱許自首免罪弘治十七年
以前災傷地方失班人匠俱免罰工、一京邊騎操及各
處孳牧寄養馬匹倒失虧欠買補追賠未完者一各處
稅糧并額辦坐派物料弘治十六年以前小民拖欠者
皆量為寬免、一各衙門科派物件具奏減豁一各處解
運錢糧內外管事人員需索使用以致上納不及數多
該部查議裁處、一欽賞莊田有自收子粒管莊人等分
外需索逼民逃竄令有司徵收送用一南京運送馬槽

馬椿等物勞擾軍民悉皆停止令在京造用一各王府
及鎮守等官貢獻方物勞擾道路除舊例外悉皆停止
一各處盜賊有因饑寒失業嘯聚爲非者所司出榜曉
諭許其自首免非一內外府州縣養濟院令戶部及撫
按官申明舊例乞食貧民嚴督所司收養已令內閣視
草會　上不豫未頒乃載入登極詔及恭上兩宮尊號
詔內行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三

朱國禎輯

平蜀寇

四川之盜至正德初始烈其地山川盤鬱民夷相錯而
居最易煽動最難撲滅朝廷雖時遣大臣考察而巡
撫飾法不盡行所在作梗匿不以聞宣德八年四川成
都府郫縣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盜賊縱横奪財殺人
焚燒廬舍日益滋蔓乞命廉能之臣巡察殄除庶幾良
善得安、上命行在副都賈諒錦衣指揮僉事王裕內
官興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仍勑諒等賊平就於

四川巡視軍民利病諒等捕獲廣安等州定遠等縣強
賊王洪等及其家屬并隱藏之家二百七十五人上
命覆審賊首皆斬餘分別治罪又擒陰海等一百七十
餘人獻于朝正法皆一時魁宿人方侈其功而土豪王
永陷城堡殺人取貨官軍討之失利懸購千金得而誅
之如永者甚多惟趙鐸為尤甚鐸德陽人以賂縣官求
本縣陰陽訓術文移展轉歲餘不得家益貧自顧終不
能償所貸者曾與綿竹人徐貴有隙貴告鐸家匿群盜
縣官捕之急遂有逆謀時天瀾潚賊楊瓚漢州賊僧悟
昇花溪賊陳煥韋連山河賊黃鷂子等皆來從之流劫

銅陵內江攻入漢川德陽延至襄鄖等處瓚等相繼敗
死鐸兄再聽招復業輒復為亂糾合番夷四散劫掠有
趙王及安將軍席評事諸偽號殺知州柴良知縣劉宜
勑巡撫汪浩討捕都督同知芮成總兵三司以下克為
事官皆得拿問浩前為四川副使殺賊有威名賊聞頗
洶懼將散鐸曰軍門前者親在行間所當寡弱故勝今
尊重勢難自行不過調遣諸將率偏師以來我佯求撫
餌而襲擊示威自當引去其又何畏焉于是連戰無功
或言非撫不可曰賊易與耳專為此字所悞何敢自蹈
覆轍然諸將終畏賊且貪其賂徜徉自如怒欲行軍法

又以何洪為戒成剛暴寡謀不相中終未能決策刑部
司務朱貴奏四川強寇縱横人民驚駭相率逃避兼比
年旱澇饑饉有司撫字無術以致衣食不足變偽滋生
始則鳩合為偷既則蜂聚為寇因而得討遂至滋蔓軍
衛有司交相蒙蔽及至很很方始上聞軍民死者十肆
七八劫掠去者百言二三　皇上宥罪之詔雖頒而彼
懷疑之心未釋退散則尚畏國法之誅群聚則不免官
軍之捕惟其進退之不堪是以無籍而亡命然欲消滅
不過招安追勦二途而已乞於朝臣中選忠信誠慈才
智明達者一二人使之齎捧綸音親詣巢穴宣布　皇

仁指示生路凡拖欠虧損歲辦課役一切蠲免仍令有司不得煩擾則羣寇之變庶或可消而軍不必征蜀民不被其戕害矣　上是之遣給事中俞軒偕貴往四川訪賊所在諭以朝廷恩威如果眞心悔過待以不死仍令所在官司蠲其徭役不許欺擾或别有意外之虞仍會鎮守巡撫等官計議行事軒遍歷賊巢慰諭賊首王應高等後先迎延開誠待之召與同飲食其出降者頗衆進都給事中得便宜行事而趙鐸終不可得所至屠掠愈甚蓋一時有司畏懦不用命且幸　朝廷遠聲息不鄰聞互欺謾冀盜飽欲即散軒乃奏四川腹裏賊盜

雖蒙招撫然面從心異乍服乍叛且言我等是聽撫官賊詐敢激變或以給領撫安榜文免帖背負在身每下鄉村任意攻劫軍民人等皆爲所制莫敢誰何轉相倣效賊勢愈衆宜分别處治從之尋召還朝復言安盜賊有五去貪官均科差蠲逋負革總部省邊運下議行未幾都督何洪指揮楊瑛皆被殺汪浩後請益兵命襄城伯李瑾以京營精兵五千赴之言者歸咎于軒下獄將致重辟力辯未決或問賊勢何如軒曰蜀道紛披兵多不能騁少則不足以制二將自以輕信取敗捷報應且至矣果然軒亦得出爲知縣初鐸乘銳而前無敢當者

至羅江圍之爲知縣盛祁（見本傳）所敗引去諸將乘勢追威慶破之鐸趨彰明縣千戶田儀等設伏梓童道間待之參將周貴兵直擣其巢賊大敗是夜鐸與餘黨奔石子嶺儀偵知之麾兵急進儀手刃鐸墜馬斬之傳首成都或傳鐸爲龍州土兵所殺不知其爲鐸也儀舊識鐸長身黑面左頰有刀痕遂取爲已功好事者取鐸首稱之重可十八斤鐸連破郡邑將士皆寒心綿竹典史蕭讓率里長王志恭等數百人擊敗之其黨稍稍散去勢遂沮既而錄志恭死事贈百戶賞不及讓蜀人惜之鐸既授首兵部尚未聞復請廣義伯吳琮僉都吳琛自陝

西進兵報至乃停而先侍讀周洪謨上勦賊六事詔下採行亦未及至也成等復追討餘賊盡獲之都掌蠻出掠進攻大壩寨又破之尋與貴州副總兵李安爭功互訐下勘尋宥敘功加賞而大壩賊既敗我兵不敢深入蠻尋出據之未殲之賊皆投之劾力勢愈猖獗兵部尚書程信總兵李瑾率兵六萬分道深入大破之韓雍趙輔在廣東亦有大藤峽之捷封賞皆從厚朱永白圭項忠原傑討流民撫定之滿俊反石城被擒皆成化初年戰功也成既訐李安不勝疑浩助安嗾林指揮誣劾逮入京并逮成皆成闢平說者曰其功雖不能當都掌大

勝十一亦廣幾石城之牛設撫鎮叶和一左都督一左都御史拾取矣而皆得罪以死可戒也後四十年有廖藍之亂時劉瑾亂政流賊扇動皆不敢奏四川尤遠益閟匿久之議用兵自正德四年七月始至九年五月止川北起保寧之通江川東起夔州之東鄉為一派流入陝西漢中及湖廣鄖陽等處賊劉烈藍廷瑞鄢本恕廖惠最著川南起重慶之南川為一派原自貴州而來復流入貴州及湖廣偏橋等處賊方四曹甫（一曰陳二）最著東北廖賊先熾先滅其黨麻子逸出與南川合喻思俸（即喻老人）等從之經成都返故巢復入南川結群蠻且降且叛

父之乃定此亂之大較也劉烈本名梟肩州人嘗匿保寧山中自為舉人詩迎去或傳由雲南入外番矣川陝中洶洶多竊名劉烈募能擒者賞二千金圖形購之竟不可得藍廷瑞鄢本恕廖惠皆保寧人廷瑞初稱廖五行山中得古篆印又得一劍自謂天瑞易名方四仁壽人本王姓傭于同里王克古因冒焉從貴州之思南業耕販避楊友之亂復徙石阡之龍泉坪與曹甫為土官所擊奔眞州及南川廖麻子疑即廖惠之族此賊之大較也喻思俸而外又有任驦子王長子之屬不可勝討或死或降或逃莫知踪跡已

正德四年七月四川盜劉烈轉掠漢中衆至二千餘人先是夔之東鄉保寧之通江皆有盜嘯聚分營立寨居民皆受其毒攻破旁縣及江陽一帶識者憂之謂山川深險且陝西湖廣壤地相接一入竹山可抵江陵一入洋縣可抵陝右地方官互相推諉兼有蒙蔽為患不小時劉瑾擅政莫敢顯言本兵王敞文移塞責而已十二月勑陝西巡撫黃寶四川巡撫林俊湖廣巡撫王綸各率將領備禦時俊起家未及一月四川各縣多殘破逮按臣陳鍾問狀鍾言各處招兵聚糧頗多斬獲有之奪俸三月尋劉烈自漢中敗還延瑞等漸猖獗遂僭稱

順天刮地掃地等王官兵討之不克衆至數萬人五年春俊至所在蜂起前撫臣主招撫賊狐疑且順且逆未能收拾也奏言賊轉略重慶夔保閬自新寧通巴等處逼近漢中荆襄三省流徙之徒從者甚衆去住出沒無常請命大臣總制三省官軍并調酉陽石砫土兵協助征勦未許至三月竟以洪鍾總湖廣陝西河南四川賑荒捕盜鍾旣遙制徜徉陝西境上與俊議論多不合亦會中朝有寅緣劉瑾之釁奏報稽遲俊姑紿賊開自新紓禍至九月廷瑞廖惠等欲據保寧自固本恕等欲據漢中攻鄖陽由荆襄而下俊議發兵防遏江廷瑞等果

至攻其城僉事錢朝鳳等遯會官兵自他縣同賊疑援兵至亦遯叅議公勉仁聞變退屯右埡俊益發羅䧄石硅等兵併力謀報賊至朝鳳驚墜渠中欲復走有鄉夫者抗聲讓之乃止督羅䧄與戰勉仁亦引兵至列營赤日中會龍灘河漲賊半渡羅䧄奮擊賊敗擒斬八百餘人墜崖及溺死者甚衆俊又遣知府張敏何珊等追至門鎮子斬首亦如之惠被擒廷瑞遁去率餘黨遂入陝西西鄉初重慶人曹弼爲盜亡命播州復糾衆近千人寇南川綦江等縣刼略殺照磨洲堅等將與藍賊合十二月僉事郝縉領兵追弼未至御史俞緇在江津聞賊

且至遂趨重慶士民留之不得因委僉事王景及都指揮羅鳳禦之鳳要景俱去景不可率典史張俊迎敵手殺三賊矢被面亟收兵入保城已破乃大呼曰寧殺我毋殺百姓賊強之跪景不屈遂被害縣學生傅禮委金於賊得景尸斂之俊亦死既而縉兵至食盡又爲賊所紿被執知府何珊以金贖得釋六年正月分巡僉事王源行部川北會藍鄢諸賊自大寧竹山轉掠通巴至營山縣源率典史鄧俊禦之賊縱火焚門源出督戰爲所殺俊亦戰死事聞兵部以總制洪鍾巡撫林俊屢奏克捷而賊勢猖獗如此請罪之乃降勑切責鍾俊又以江

津播州螢寇非俊一人能獨任以四川左布政高崇熈爲副都御史征勦專駐重慶初方四曹甫刼略郡邑積年討捕不獲至是移營黃纛驛將及瀘州俊遣人撫諭之四等陽聽因令曹珩流刼小市廂珩甫之弟也指揮李蔭等拒之斬珩首諸賊移江津分七營將攻重慶蔭進至江津俊督發酉陽播州土兵助之破賊四營斬獲甚衆賊敗入民家土兵圍而焚之乘勝進攻老營賊發伏指揮汪洋爲所殺我兵稍却賊併入大營蔭復進兵至合山坪去賊十五里而軍甫偵江津空虛以疑兵綴我間道襲之數十騎先行道遇蔭兵而敗賊弗知也遂

合兵圍其營賊倉卒閉門土兵四面縱火賊大潰斬五百餘人捕虜七百餘死於火者稱是四月藍賊黨三千餘人復自陝西漢中流入寧羌州沔縣等處遂及略陽縣徽州成縣破其城指揮王韶屯沔畏賊不出及指揮王問卿徽州知州任寅成縣知縣聶廷璋皆不戰遯去畧陽知縣嚴順及修城扶風知縣孫璽兵敗亦遯千戶侯爵百戶宛剳舍人郭玘等皆死焉林俊以賊未平自劾且請下廷臣別議長策及聽總制洪鍾便宜陞賞優恤以期成功降　勑切責鍾令卽赴保寧會俊及總兵楊宏併力攻守播州土官之亂暫委都御史高崇熈仍

乃陞賞優恤條款上請五月甚賊自鹽亭縣焚刼富村
又柳邊驛殺百戶賈雄茂州知州汪鳳朝與戰馬蹶而
死比總兵昌佐師至乃趨梓橦攻破之知縣馬和遁于
綿州盜復攻綿之魏城遂至劍州判官羅明及其子介
率義官王思政鄭廷祿等禦之城破皆被害賊趨江油
爲官軍所遏乃返鹽亭徇南部縣走去六月方四等自
江津之敗奔綦江衆僅四百人流入貴州石阡李崖井
撫之不從復奔花水與盜任偉舟羅萬等合糾諸亡命
者遂至二千人號萬人其勢復張指揮李輳及土官楊
再珍汪象與戰不利遂陷婺川縣龍泉坪焚烏江屯寨

凡四十湖廣都御史陳鎬調永順保靖土兵征之時以
官兵弱有警輒徵土兵然所至剽掠甚於流賊民甚苦
之藍賊復走漢中都指揮使金晃土知州彭定等圍之
食盡力竭令其黨何虎等告乞還川聽撫都御史藍章
許之即令兒護之出境蓋其分兩我縱賊失策如此賊
既困聽撫復違約不至且求裂地安插以旗牌官爲質
洪鍾委漢中府通判葉賢入賊營撫之衆稍歸服會官
軍殺賊樵採者疑懼殺賢焚尸大肆刼掠廷瑞以所擄
女子詐爲己女結婚于永順土舍彭世麟冀緩兵世麟
白于軍門許之因與約期既而廷瑞本恕及王金珠等

二十八人皆來會世麟伏兵擒之餘賊奔潰渡河官兵
追圍之擒斬及溺死者七百餘人捷聞加鍾太子太保
俊陞右都御史各加賞遣錦衣千兵會撫按即所在燬
剮梟示時賊首廖麻子亦赴世麟之會僞得脫未幾賊
黨復熾九月方四等既敗於江津散入貴州思南石阡
復合數萬僞稱總兵御史評事名號復攻南川綦江以
窺瀘敘俊調土兵令副使何珊李鉞等由合江江津分
道以進賊屢敗走綦江追至東鄉壩據魯關乘險擊之
多墜崖以死餘黨復走思南凡斬首千四百五十餘級
俘獲千八百餘人踣死者已幾萬人尋復犯貴州等處

十一月林俊辭陞官乞以舊職致仕許之十二月賊六
兒自陝越百丈關復向川東副使馮傑率兵追擊于蒼
溪縣俘斬頗衆日晡移營鐵山關賊乘夜衝突兵潰傑
死之七年正月林俊東歸先是俊在川中盜賊方盛又
有楊友之棲以各寺僧多爲盜耳目且藏宿奸宄師行
山險取水不便下令拆寺穿井設各社長社正一切譏
防遡按俞緇以爲非上疏謂遊僧無地自容貪官倚法
朘削宜皆暫停蓋有所窺倚之也俊亦嚴冷凡內臣朝
貴有所托皆不應故求去即允蜀民如失父母莫不流
涕賊愈熾無所憚洪鍾亦駐鄖陽未至三月賊陷梁山

鄉主簿時植死之妻賈氏誓不從賊縛之樹焚而死四
月吏部侍郎劉春巴縣人上言領軍出哨參都指揮千
百戶多畏縮托疾不行乃以吏與義官充之則平日驕
祿此輩者將以何爲自今領軍托疾者請革其職子孫
襲替亦遞降部覆加等行之五月廖麻子侵閬中指揮
丘鉞等及永順頭目彭瀨禦之追至蒼溪白崖鄉斬四
百五十人遂奔東流與方四合閏五月方四至南川江
津盜汪長孫應之遂破江津縣僞稱行軍都督營於鶴
山坪施州土兵與戰失利乘勝破綦江僉事馬昊率儷
酮土兵擊敗之奔婺川與甫不協相攻衆遂散乃變姓

名潛走開縣義官李清獲之六月送于官甫等四千人
奔寧羌遂犯沔縣副總兵閻綱督都指揮黃正劉毅指
揮蘇澍等擊敗之於木竹埡乘勝前追至老馬山賊與
苗蠻合兵來攻綱被傷毅及千戶黃虎等皆死七月總
兵楊宏巫憲副使張敏馬昊何珊都指揮李蔭等合擊
賊於營山蓬州等處俘斬千三百餘人賊勢窮蹙制府
遣人分詣賊營撫諭之敏遂單騎入甫營甫聽命赴軍
門面受約束仍還營撫散餘黨廖麻子不從且責甫背
己殺之遂拘留敏既而送敏出甫黨散解者幾萬人
九月洪鍾被劾召還以左都御史彭澤代澤奏討賊事

宜請增兵選將發內帑并定賞格乃命時源掛平賊將
軍印都指揮同知閻勳充遊擊給以馬價五萬兩擒獲
廖麻子賞銀五千兩廖賊入漢中略鞏昌之徽成十一
月復還攻破綿竹樂至金堂縣都指揮許鳳指揮殷輔
千戶伊佐等十四人戰死時賊勢甚張官軍畏之白潛
行躡後掇其所殺人馘以爲功土兵擾民尤甚故有賊
如梳軍如篦土兵如剃之謠八年正月廖賊僞聽招撫
都御史高崇熙信之遣副使張敏等于開縣臨江市買
田宅安置賜復三年上其事于朝將從之總制彭澤以
爲彼僞難信下體察真僞命未至而賊疑懼以爲誘己

遂執敏屠殺數百人時土漢官軍悉已罷遣彭澤時源
奏請益兵乃調延綏兵千八百人令杭雄署都督僉事
領之寧夏慶陽固靖三鎮兵千五百人署都指揮僉事
楊義統之聽澤源節制以崇熙僨事不俟命罷兵逮赴
獄敏等革冠帶并鎮守三司掌印官皆令戴罪殺賊三
月成都衛軍餘范藻等作亂藻等見兵事不息人心動
搖糾集千餘人屯營柳鋪崇慶州知州劉永成指揮徐
穎往撫皆被執彭澤尋遣兵討平之四月彭澤時源等
督兵進討累敗賊游擊閻勳追至漢川平壩賊夜走黃
連埡衆潰爲二喻老人奔金堂總兵陳珣敗之廖麻子

奔羅江勳追及于劒州之青林口賊棄馬奔山拒戰爲
勳射傷土把王臣以鐵爬擊仆遂軍黄回兒等爭斬其
首陳瑚追喻老人於富村賊僞降因得逸去走陽平都
指揮朱鰲指揮高海各退保賊遂渡江于時瑚及指揮
趙文等軍米倉關分遣都指揮姚震百户周增追賊於
沙壩賊夜襲殺之趨東西鄉入巴山巴山賊故巢也尋
出走大安鎮瑚軍不敢前海鰲留軍寧羌城會陝兵與
賊戰而潰賊遂越寧羌犯畧陽擊鰲軍屯於柳池寺瑚
海及指揮蘇澍千户高載等駐兵皆相近乃大鼓譟恐
敗賊夜走瑚且追且止海鰲及都指揮蔡琮還保寧羌

百户周輔禦賊黄壩兵敗千户何定亦不救賊度廣元
爲指揮袁䘵所遏還趨通巴復招藍鄢餘黨自益是時
總兵時源病駐西鄉遊擊閻勳率都指揮任璽等歷竹
谿大昌諸縣不遇而返諸將率稱病民兵復假賊名肆
掠事聞七月遣瑚海入京治罪九年二月喻思俸既爲
官軍所敗奔入通巴僅百餘人據險時出虜掠彭澤時
源等督諸軍圍之賊窮蹙降散畧盡思俸復率親黨走
匿西鄉山中指揮石璿巡捕楊廸等追至木竹灘夜擒
之并斬其黨數十人思俸重創死于時澤駐漢中請班
師尋內江賊駱松祥等復熾又督軍討擒之并獲雷伯

定等械入京正法或言賊黨雖散若大軍悉還恐復嘯
聚則意外倉卒之變不無可虞昔趙鐸劉千斤之變皆
班師太蚤所致宜暫留澤鎮撫其地以便宜從事詔澤
仍留住保寧等處鎮撫俟地方全安乃具奏召還源先
以所部官軍還京遊擊閻勳還陝西澤亦請解總督以
常職行事　上慰勞之加太子太保尋土魯番據哈密
敗往經略

平江西賊

江西俗悍好訟每聚衆相仇殺成化中毛鳳之變鳳新建縣人與里民徐均仁爭田訟久不決嫉人誣徐劫殺抗拒略縣官妄報于巡撫金紳遣百戶蕭俊捕之俊率四十人鳳集二百七十餘人操兵器圍其家縱火殺二十八人盡縛其餘送于官御史熊琳至始雪其冤撫臣
金紳至奪俸一年監司而下坐降陞按察使閔珪僉都
彈治執法爲豪貴所不喜李孜省又中之復調按察使
弘治初建昌盜殺知縣莊英建昌有醴原其地深險盜
徐九齡謝福等據之爲害出沒江湖間斬黃而下至安
慶咸被其毒十七年討福斬之九齡招撫還鄉負固自
如官府羈縻而已于是盜賊所在結聚姚源洞賊爲尤

劇洞連餘干樂平安仁貴溪鄱陽山谷深險有王浩八
者庫吏盜銀亡命入其中與汪澄三等嘯聚叢正德三
年中事捕者勿能至官軍阻險輒爲掩殺衆且萬人僭
王號部署其屬爲都督等官五年冬陷安仁縣巡撫王
哲及參政董朴等會兵三萬討之既而兵後期且嘗於
泥淖間賊乘霾發伏我軍擾亂陷死者無算指揮泰勳
通判粲奎等皆死六年正月事聞哲取回代以任儁右
都御史陳金方居憂起總軍務便宜從事廣東鎮巡聽
協議江西及浙江福建湖廣南直隸各鎮巡總督同處
置三司官悉聽節制軍衛有司得罪者自決臨陣不用

命者都指揮而下用軍法吏部尚書楊一清薦雲南副
使吳廷舉蘇州同知李嘉言才略即陞廷舉江西參政
嘉言僉事領兵平盜三月賊破新喻縣四月破新淦萬
安縣金奏調廣西田州土兵二萬人鎮安土兵一萬人
及潯梧參將金堂擊賊覆亡時奉新有華林之賊撫州
有東鄉之賊南贛有大帽山之賊皆積數年不能捕它
縣間發者李連附麗積漸使然非一人一時所能卒定
又所在與廣東福建接畛二省亦盜藪招引窺覗莫可
窮詰六月華林賊陳福一破瑞州府指揮樂正通判姜
榮皆遁七月吳廷舉督兵攻靖安賊寨失利金請逮治

有旨免逮華冠帶停俸戴罪自効賊攻臨江府僉事
戴敢知府宗周等禦之敗績九月廣福流賊三千餘人
入永豐縣知縣朱璉逃去遂破樂安新淦參政趙士賢
知縣申惠等皆被執贖出之十月廣東程鄉賊張仕錦
率千餘人攻贛之安遠土民何積玉嘗與賊通副使王
秩及通判徐珪招積玉令計擒之積玉伏南徑口遂擒
士錦并其黨十二人殺三十五人賊首李細仔等逃去
仍令積玉擒捕七年正月吳廷舉敗華林賊于連河寨
斬捕七十餘人五月土兵及漢達官軍已調至遂征東
鄉賊參議徐蕃都指揮陸潮等屯母城僉事高賓都指

揮王野等屯黎虔僉事李嘉言都指揮楊懋屯野塘副總兵張勇總親官軍土官岑猛岑塹統目兵分道並進敗賊于熱塘册克于南塝復捷于赤岸蔭嶺斬賊首徐珏五傳鐵一、揭端一、生擒徐仰三前後斬萬一千六百七十三級俘獲七百五十餘人破二百六十五柵是役也目兵之功居多然其性貪殘居民大被屠戮巨族數百口有闔門無噍類者所掠婦女皆指為賊屬蔽之數十艘而去始塹兵以強弩射賊趫捷如飛賊大窘旣乃受賊餌縱之使逸于是桀黠者多不死糾聚尚數千人而大帽山賊益熾攻瑞金縣知縣萬琛率兵拒之力築

被執不屈死南贛都御史周南合兵攻之賊首張時旺等拒戰于龍牙擊破之擒時旺義民林富攻黃鏞于鐵坑斬之指揮孫堂等破其諸寨斬二千三百四十八級俘一百八十六人兩處捷奏俱上言者謂土兵騷擾更甚于賊又口糧止于原調名數而一人所攜不下二三人亦宜資給部議勅諭頭目約束所部違者執軍門斬首所攜家屬許留一人給行糧多者追遣然不能盡行也華林賊羅光權招集流亡立六寨攻掠州縣殺人以萬計參將趙鉞按察使王秩參議沈煉副使周憲都指揮胡玉知府李承勛等先後敗賊于局洲貴塘等處承

勛又與岑猛擣巢擒斬千二百餘人賊旣屢敗且食盡五月憲乘勝追之賊迎戰復敗斬首三十餘進逼賊寨賊突出圍之遂遇害其子幹援父被傷墮崖死通判汪頡面被創猶力戰不屈軍士死傷者二百九十人六月命給事中黎奭往紀功七月陳金進兵搜大帽山餘賊何積欽獲之并劉斌陳鳳球等俘斬千七百餘人時饒州有萬春山寨地廣且險可容八九萬人屢有刀戈吐焰諸異王浩八將往據之陳金督兵遏其要隘賊不得入八月進兵討之參政董朴軍餘干吳廷舉軍安仁僉事高賓軍貴溪鄭宣軍樂平都指揮許時軍鄱陽布

政使任漢統之據山立寨分守要害賊出輒遏歸路間發兵擣其巢俘斬十餘人殷勇十重創死已而副總兵張勇等以廣西目兵至毒弩蹶張所向破竹洪瑞七鄰戊七等亦以次授首俘斬又十餘人賊悉所有賂土官得乘夜遁去時賊不食已三日自分必死沿途輒棄孺弱散遣婦女及抵貴溪境得一飽復轉掠徽衢間而土兵驕甚金藉其力不無姑息賊亦狃師僞降上下厭兵解體遂主招撫之議來降者號曰新兵新民中多輸誠盡力者如承勛之勝亦賴黃奇禰道設伏內應遂議設縣統之即東鄉立為縣隸撫州府并立萬年縣隸饒州

府資給新民使居焉九月金等復討華林餘賊斬羅光權及其黨胡念二等加金太子少保餘各賞賚賊既就撫上下欣欣幾幸無事浩八擁兵不肯釋尋叛去十月破萍鄉縣吳廷舉禦之直前被執不敢害凡三月復得出八年正月陳金被劾歸以副都俞諫代二月浩八念四等刼弋陽上饒等縣衆復踰萬遂入浙開化境虜同知楊磐等死者甚衆總兵官李鋐領兵由衢州會叅將李隆兵趨開化江西兵趨饒州夾攻副總兵李瑾趨饒信與鋐隆合勦叅將桂勇統保定達官舍餘千人趨浙江與隆軍會四月浩八屯開化分掠婺源休寧諸縣章

仁者故石埭諸生也少習妖書亡命與浩八合五月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賓以聽撫賊艾茹七等二百人往擊賊茹七叛去縱兵虜掠執安仁縣官氏二女欲汙之不屈俱赴水死已而茹七等復聽撫許之尋復聚黨刼畧如故衆至三千餘守臣匿不以聞廊川縣民陳琦等連章奏之且言茹七等各有窩主潛為間諜不盡滅亂無時已仍　詔相機撫勦其開化賊屯據既久都指揮白弘衢州府知府黃衷軍馬金鎮叅將李隆僉事儲珊都指揮江洪嘉興同知伍文定軍華埠以禦之賊黨劉昌三蔡六二率衆萬餘衝馬金破之執弘軍士死者殆千

人衷僅以身免王浩八汪十三復衝華埠洪文定擊敗之追至孔埠斬汪十二及其黨二十人隆珊由昇口擣其巢斬百七十二級脅從散遣者幾四千人乃合兵夾攻隆當其前文定由後嶺進復斬百餘級洪率奇兵深入賊佯敗走以金帛擲地衆兵競取之洪及指揮張琳等五人渡溪賊反攻之洪墜馬被執隆等殿後且戰且却暮還華埠時賊勢已衰踰壕嶺遁還江西德興屯于暖水欲聽撫且以弘洪為質按察使王秩信之令知縣龔淵等送之姚源復叛放兵大略初建昌千戶鄧俊追浩八等於七公鎮斬獲其衆會暴雨收兵盗自後突出

殺俊遂奔裴源連營十里諫與李鋐等議遣按察使王秩軍方家墩副使胡世寧僉事高賢各據山岡叅政吳廷舉軍武山島斷其歸路李隆及指揮賈鑑率大同及處州兵乘夜潛進出賊不意遂大破之俘斬千計浩八易服匿山中其黨翁亨四誘擒之王秩以前輕信失事逮入京究治八月賊劉昌三蔡六二柳三十等奔入玉山等處據險屯柵官軍邀前後共斬二百餘級生擒五百餘人諸賊首皆奔知縣陳霓所獲餘賊千餘人復奔姚源與胡浩三合九月李鋐吳廷舉會勦適賊黨自相憤鬬悉擒之俘斬四百餘人徽州知府熊桂等亦敗賊

於婺源休寧各地方漸平李鋐亦還鎮餘干而萬年縣之變作縣初設賊王重七胡念二等雖聽撫實懷異志親官府若無所畏吏胥又多賊黨官府動息必聞副使李情嚴臨衆益憤惟懼李鋐未敢發八月十六日鋐值發背卒念二等乃殺縣丞馬璟等於菱塘燬公私廨宇遂殺情及浙江督捕指揮那世臣饒州通判陳達秦碧縣唐馬聰隸卒死者甚多推右都督陳暉代鋐討賊未至桂勇李隆賈鑑等領兵分路討東鄉賊渝茹七庚二馬三等九年二月賊首王浩八艾茹七等械入京磔于市劉暉兵至合諸將平萬年賊三月破臨川賊俘獲三

百餘人斬賊首陳元諱懿昌等討桃源餘賊破萬斛峯犂壁山諸寨斬賊首梅寵三等前後獲級三百五十八六月討大池賊破之賊奔潰新淦知縣劉天錫樂安知縣穆世儀僉事王弘各獲其首惡凡擒斬一千七百餘人建昌賊徐九齡已招撫復出爲患督兵討之九齡率親黨奔湖廣無何復挐舟遁還諸軍隨而蹙之豐城知縣洪紹聰率衆先登破栥嶺擒其從顏曰知等二十一人餘賊衡高安主簿袁瑤率兵遏之賊敗走瑤亦戰死九齡急引衆冒雨夜走至青頭爲副使宗 所擒會南昌同知汪穎兵亦至合圍之斬九齡及其黨余長子徐九祥等四百八十一人俘一百四十一人賊巢遂空于是諸方略定衆可休兵而禁逆不遑者宸濠多收爲用縱之出劫窟穴益深牆壁更固民苦之甚于盜多築寨自守官亦聽之益借濠威勢既不敢鬥訴者亦不敢理其民各自救死諺曰無日無天惟有寨有王有盜却無民卒之濠誅死重以水災江西之禍于是爲烈而王陽明起兵又多借寨民之力妖由人興亦由人滅夫盜亦然在人所馭矣

平三劇冦

贛州爲江西全省門戶地接福建廣東湖廣之交山險林深惡黨盤據窺伺刼略自內而出甚明甚慣自外而入幽。貿突當晝尚遯相近州縣兵寡勢孤左右隸卒皆其耳目一遇失事互相推諉甚有受賄爲之回護者成化二十三年江西撫臣李昂言界連三省流刼之賊動以千計雲合鳥散去來不常剿則道路崎嶮不便用武守則士苦暴露飛輓爲難請於贛州會昌縣設行都司指揮使司分福建上杭武平汀州三千戶所隸江西會昌信豐二千戶所爲衛併南安一所隸之屯戍接聯

大牙相制設巡檢司於安遠縣之雙橋龍南縣之下歷並隸行都司互爲犄角庶盜賊可除地方以安部覆謂江西地狹難以置司請如梧州中制兩廣之意設分守叅將兵備副使各一員於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益選民快六七千人分屯操守於事爲宜其雙橋下歷二巡司如議開設奏上悉從之弘治二年昂改督漕尚未推補八年鎮守太監鄧原奏流賊出沒事無統一難于遙制宜增設巡撫專駐贛州兼理南安建昌二府及廣東之潮惠南雄福建之汀州湖廣之郴州等處捕盜其南贛兵備副使暫爲裁革部覆從之推廣東左布政金澤爲副都御史徃莅此南贛巡撫之始。賜勑大約謂其地原添都御史巡撫總督事寧革去今允奏重設務除盜安民以副簡任遂與三省撫臣鼎立有事會同徵發而所用則江西上三府之兵爲多然猶未及兼軍務也。澤去韓邦問代之新昌盜深入境內討之無功調用正德初逆瑾擅政革巡撫官不補時盜益倡獗執南安同知殺官兵甚衆據大帽山僭號攻陷寧化石城等處六年復設巡撫命周南以原官往治兵會征請旗牌分道刻期江西兵從安遠入破巢七廣東兵從程鄉入破巢九福建兵從武平入破巢

八獲賊首張時旺一曰張番壇謝得珠等報事平繳旗牌然蠻洞既多逋逃竄入凡會奏請調土軍狼達往返經年糜費逾萬迨至集兵舉事雖有斬獲其黠桀者皆深匿莫可踪跡比及班師鼠狐又復叢聚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横水諸賊巢謝志珊爲首南接廣東樂昌東接廣東龍川有浰頭諸賊巢池仲容又曰池大鬢爲首志珊號征南王仲容號金龍霸王糾黨鍾明貴蕭貴模陳曰能等約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將窺內地時宸濠又蓄逆謀塗毒地方形跡大著人心洶洶賊鬧益縱不可制文森當代稱疾不至劾閑住正德十一年陞

王守仁左僉都撫之明年正月至贛民爲洞賊耳目官
府舉動未形賊已先聞軍門一老隸奸尤甚傾知之呼
入臥室摘其宿罪令自擇生死隸乃吐實因許以不死
試所言悉驗乃立十家牌法檢察奸宄又募土人爲兵
以免征調蹂踐之害撫寇方檄移文三省各官福建則
叅政陳策副使唐淳僉事胡璉知府鍾湘廣東則僉事
顧應祥都指揮楊懋知縣張戩刻期起兵正月十六日
旌任機俞餘郎率副使楊璋疾進次長富村遇賊殿斬
獲頗多賊奔象湖山拒守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
東兵至方欲合圍賊見勢急潰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

鏞死之諸將請調狼兵俟秋再舉不聽責以失律罪使
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各哨佯言犒
衆退師俟秋深別議賊已覘知稍懈乘賊懈遂兵分三
路俱入二月十九日乘晦暗夜直搗象湖奪其隘口諸賊
失險復據上層峻壁以死拒戰我兵奮勇自辰至午三
省奇兵從間突登賊驚潰乘勝追剿已而福建兵攻破
長富村等巢三十餘所廣東破水竹太重坑等巢二十
三所斬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獲級七千有奇諸洞悉
平四月班師至贛五月立兵符謂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
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爲
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爲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爲一
哨哨有長有協哨二人四百人爲一營營有官有叅謀
二人一千二百人爲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爲一
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事而設選小甲於各伍之
中總甲於小甲之中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皆以材
力優者爲之缺則以次頂補投充者偏入伍副將得以
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
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
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
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

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
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都院謂之隊
符每哨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都院謂之
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都院謂
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
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務濟實用因奏請設平和縣
仍以賞罰事重乞照各省行軍法　詔加提督軍務給
旗牌八面副乃撫諭各賊巢盧珂鄭志高陳英皆爲池
仲容所脅來降以大庾賊切近先討之潛師乘夜縱火
破賊巢十九處斬賊首陳曰能獲級五百十一議進兵

諸左溪橫水桶岡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
異橫水左溪乃湖廣江西腹心之賊而桶岡則既廣之
咽喉俯臨江西為賊羽翼今議者不去腹心而欲與湖
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遂決
意先攻橫水左溪分哨指授方略都指揮僉事許清由
南康縣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由上猶縣一自
石人坑入一自白面峪入皆會橫水知府唐淳守備指
揮郟文由大庾縣一自安義入一自聶都入知府季斆
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縣金坑入皆會左
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各率兵從上猶南康分入以

遏奔軼守仁親帥兵自南康進搗橫水與諸軍會副使
楊璋參議黃宏監督各營往來給餉十月初七日分道
並進初九日守仁至南康去橫水賊巢三十里而軍賊
酋集眾力抗夜募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各執一旗賫
銃砲由間道近賊巢左右極高山頂伏覘賊度我兵至
發砲火相接又預遣指揮謝昊率壯士緣崖上奪險盡
先發其滾木礧石仍入賊巢為應十二日蚤守仁等率
兵至十八面隘賊據險迎敵忽聞山頂砲聲如雷烟焰
蔽天起大驚謂我兵已盡入破巢穴矣遂棄險走官兵
乘勝進謝昊兵亦自內大呼殺出賊退無所據大敗潰

遂破長龍等五巢及橫水大巢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
皆避去各哨兢進邢珣破磨刀坑等三巢王天與破樟
木坑等二巢許清破雞湖等三巢皆會橫水唐淳破羊
牯腦等三巢又破左溪大巢郟文破獅子等三巢余恩
破長流坑等三巢舒富破箬坑等三巢季斆破上西峯
等三巢皆會左溪楊璋等亦隨至即兩地屯兵會天大
霧雨暫休士十五日諜報潰賊收集諸崖險立寨或復
聚未破小巢然皆倉卒無芻糧乃下令各營皆分兵為
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纔用土人為嚮導分捕諸未破
巢賊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各分道破二十餘巢知府

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連破數巢入會兵是時已約湖
廣兵于十一月初一日夾攻桶岡矣衆議以桶岡天險
四塞中堅其所由入惟鎖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
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於崖巔坐發礧石禦我師惟上
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始達湖兵從入我師復往事
皆非便況橫水左溪餘賊悉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
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
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
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
或有不從亦且反役籌議乘其猶豫襲之可以得志乎

是遣素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賊鍾景等二十八日夜懸壁入賊巢諭之期以十一月初一使人于鎖匙龍出告降賊方震恐見使至皆喜獨奔入之賊堅持不聽然皇遽未暇為備乃遣使于鎖匙龍從降而別遣邢珣帥兵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戩入葫蘆洞俱初一日冒雨進賊首藍廷鳳方於鎖匙龍候命忽聞諸兵皆已透險震慴亟奔入內隘逼水為陣拒官兵邢珣麾兵渡水前擊張戩衝其右伍文定又自張戩右懸崖下遶賊傍賊敗走鄧富王天與兵乃由鎖匙龍入賊悉衆奔十八磊唐淳兵

嚴陣迎擊賊又敗會晚猶拒險相持明日諸軍合勢併擊賊大敗邢珣破桶岡大巢又破梅伏鳥池巢張戩破西山界等三巢唐淳破十八磊巢伍文定破鐵木里等三巢王天與破員分等二巢舒富破大王嶺巢會湖廣土兵亦至時十一月初二日也餘賊俱遯山谷乃命諸將分屯要害又令許清余恩留屯橫水左溪舊巢以防復聚各營合湖廣兵會剿未下諸巢初五日破上中下新地杉木坳等十餘巢十六日湖廣兵破魚黃等巢賊奔入雞湖穩下朱雀坑諸處諸將連擊破之於是三險之賊畧盡賊首謝志珊藍廷鳳蕭貴模等皆面縛獻俘

志珊至守仁問曰汝何得黨類之衆若此對曰亦不容易問故曰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多方鈎致之或縱其酒或助其急待其相德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守仁退語門人曰吾儕一生求朋友之益豈異是哉十二月初撤兵回贛計出師　兩月餘前後破賊巢八十四處擒斬賊首八十六人從賊三千餘人俘獲二千餘議于橫水等處奏設崇義縣控禦諸猺捷聞　璽書褒諭勉以盡平諸賊將士賞賚有差議征浰頭前用兵時恐浰賊乘之乃為告諭頗多感動黃金巢帥五百人來降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非一年官府來招非一次告

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效於是擇其衆從征橫水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懼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綴兵比征桶岡使截路上新池迓其歸內嚴警備外若寬假分召近浰諸被害者至詢之皆言池賊兇狡兩經夾勦無功其日狠兵易與耳謂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月謂來不能速留不能久也請得濟師慰諭密畫方畧使各歸部集候期遏賊及桶岡破賊益懼私為戰守之備復使人賜酋牛酒察其變賊虎不可隱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俾信之仲安尚在軍

中又佯怒珂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廉實且令仲容除
道候事平還兵討之賊且信且疑不欲假道遣使來謝
無勞官兵當自防禦珂等尋來告變密使人語珂曰君
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杖三十繫數旬都無所苦別有
計爲汝除害愼不可洩也珂喜諾遂數珂罪狀杖而下
獄且召仲安諭意將逮其屬盡斬之陰使珂弟集兵先
期進始武官諭曰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
作鼓樂大張燈會樂之亦數十年一喜事也又曰樂戶
多住龜尾恐招盜易遁入城於是街巷俱然燈鳴鼓巳
旬餘又遣指揮俞恩及黃表頒曆三浰招之時仲容等

懷疑已旣得曆稍安又別賄仲容所親說令自來投訴
黃表又曰官意良厚何可不親一往謝兇使盧珂等言
無所入也仲容信之謂其衆曰欲要伸先用屈贛州伎
倆須自往覷之遂率其黨九十三人皆猂酋來營教場
而自以數人入見密曰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
疑我乎仲容曰聽命即遣人引至祥符宮見物宇整潔
喜出望外時閏十二月二十三也士民洶洶慮不測賊
益自負謂軍門儒生前偶倖勝一見我氣懾不足慮仍
報其黨事果無它踰日辭歸諭曰自此至三浰八九日
今即往歲內未必至家即至又當走拜正節徒自勞苦

此地今歲有燈易以正月歸乎數日復辭曰正節當宴
犒而行十三年正月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
宴是夕令龍光潛入甲士詰旦次第入金鼓大震踣而
殺之無遺終宴不聞聲內外俱無知者至次日乃覺賀
成功歲前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勒兵防變及是夜
將半自率軍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浰賊故阻水石錯立
水中躡屩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摘百人捲旗
持炮火緣後山登須臾後山炮火四發旗幟滿山守者
狼顧門遂破爲正月七日丁未自副使楊璋指揮郟文
知府陳祥邢珣李斅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縣丞舒

富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八從賊二千
餘餘奔九連山其山橫亘數百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
達而賊已據險乃選精銳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
暮至賊崖下賊下招之我兵佯應旣度險扼其後次日
從上下擊四路伏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酋張仲全等二
百餘人視地里險易立縣置監留兵防守而歸初未至
贛時已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
滅賊乃進攻治疏謂朝廷若假以賞罰使得便宜行
事動無掣肘可以相機而發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
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爲勦撫之先後則

可以省供饋征調之費日剪月削漸盡灰滅此則如昔
人拔齒之喻齒拔而兒不覺者也若欲夾攻以快一朝
之憤則計賊二萬須兵十萬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
兵未出境賊已深逊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之輩耳
况狼兵所過不減于盜近年江西有姚源之役福建有
汀漳之寇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
湘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
亦隨斃者也是疏方上而夾攻成命已下矣守仁又以
爲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舉動次第自有先後
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

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
於仁化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
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
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
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
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
於大庾縣要害把截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
省兵齊然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爲害匪細今併力於上
猶則姑遣人伴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
有備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悉

衆以援上猶及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
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
龍川賊巢相去遼絕自以爲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
之兵又撤意必不復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茂
有不濟者矣疏上　朝廷許以便宜行事桶岡既滅湖
廣兵始至恐其徒勞遠涉卽獎勵統兵參將史春使之
卽日回軍及討斬浰頭廣東尚不及聞也奏設和平縣
陞右副都子錦衣百戶世襲九月上猶縣羣盜謝知山
合廣東樂昌盜高快馬千七百餘人掠大庾攻南康贛
縣主簿吳玭帥官兵六百人禦之大敗玭戰死巡撫孫

燧以聞守仁又會兵勦平之于是江西幾若無寇先是
議者皆主招撫守仁獨云招撫之議可偶行于脅從之
民而不可常行於怙終之寇可一行於同心向化之徒
而不可屢施於乍服乍叛之黨以故專意征勦不事姑
息又前者師出多以勛戚爲提督監以中貴人守仁請
一切罷之王瓊主于內力替其說皆得行益妙選偏稗
各盡其才以龍光爲腹心凡軍中動靜賊中消息一一
具知有遊僧來謁談禪理出不意搜之得匕首縱去獲
賊諜亦用此法外若疎濶而內精密紛紜中料理神色
不動又度賊勢强弱緩急密爲之所不增一兵不請斗

餉行之克然有餘講學者請見無不延納從容若無事
而軍機沛發忽巳獻馘于前矣其後自列疏亦云天下
事成于責任之專一而敗于職守之分撓既重專征之
責又抑守臣干預之請此所以得勝筭成功也而伍文
定邢珣兩太守與兵事皆善謀敢當先其他二司以及
縣佐貳與一切武弁鼓舞用之初無總兵副總兵叅遊
名色益諸文臣各自爲一軍多者千餘少亦五百自總
之臨期配合倏忽變化或行數百里未測所向或兵臨
賊壘尚未及知一以旌旗號砲爲節尤善用新民得其
要領驅策登山度險莫不用命比賊破收兵咸相嘆以

爲不可及初亦絕無矜色也時宸濠逆謀益甚以大學
士費宏持護衛之議既家居猶怨之不已欲甘心焉宏
族人與縣民李鎮周伯齡吳三八訟濠令黠吏毛讓誘
致之密諭以意俾專賊宏于是三姓者恃濠遂寨險作
亂日尋干戈費氏舉族避之縣城中伯齡等率衆斬關
而入破縣獄大索執所與訟者支解之宏幾不免守巡
官以下畏濠置不問三姓勢益張衆且三千遂發宏先
冢備極慘毒復刼掠鄉民二百餘家遠近震動宏遣人
奏愬于朝下巡撫孫燧 議處燧以屢撫不服請用兵
仍調饒信官兵檄副使王綸勦之鎮等列陣拒敵久之

乃克鎮就縛伯齡解甲降三八走匿濠府諸俘獲者綸
希濠旨多所縱遣且悉乘間走附爲用及獄上論斬者
三十人濠復欲脫鎮燧覺搒殺之餘多瘐死或從濠反
殲於陣竟不肆諸市濠敗後三八走匿福建捕得乃斃
於獄閩境快之而先九年三月江西副使胡世寧奏江
西之盜撫勦二說相持不決以臣迂見則謂舊招者不
赦再叛者不招新起者必撲即此三言而事定矣朝廷
屢遣官體察賊情及諸臣功罪不知事目繁多文案塡
委巡歷難遍於鄉邑採訪或緣於偵聞忠臣恥於自揚
滿夫巧於粧飾必假以歲月方能覈實至於賊勢衆寡

賊情向背則宜發勦報以定撫勦畫一之論然臣又慮
江西之禍不止盜賊寧府數年以來威勢日盛不逞之
徒導以非法上下官司承奉太過數假火災奪民廛地
買辦漸行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臣恐良民不安皆
起爲盜臣下畏禍多懷二心禮樂刑政漸不出自朝廷
矣請於見在都御史俞諫任漢中尊委一員或別選才
望公忠不避權勢不惑浮議大臣一人兼任提督巡撫
之責使其統御將帥調度兵食易置官吏興革利弊皆
得便宜從事更下詔戒諭寧王崇謙遠嫌率由 祖訓
毋與外事嚴戢下人給還民業內臣軍校出府生事悉

命取還稔惡不悛者逮問如律仍勑鎮巡等官恪守
太宗皇帝聖旨凡王府諸事必須奏准方許奉行違者
重治庶無意外之虞矣事下兵部尚書陸完議請以命
諫提督兼巡撫世寧所論賊情令會總鎮等官計處撫
勦之宜諸臣功罪則巡按紀功勘事官親歷稽考務
求其實至於戒諭寧王事竊惟寧王之賢乃宗室之望
夙守 祖訓豈肯有違意者無籍之徒冒稱官較及各
郡王將軍儀賓家人輙相假託出外生事宜令王約束
之得 旨賊情令提督等官審處以安地方各郡王將
軍儀賓家人有假名宗人者令寧王嚴加約束未幾寧

王果反孫燧死之王守仁擒之世寧先發其奸幾死得
免皆浙人也

平郴桂賊

郴桂在湖廣東南隅與江西南贛廣東韶州廣西平樂
相接地險惡故多猺寇盤據出沒官兵累勦之不能絕
正德初土人龔福全等倡亂嘯聚僞稱延溪大王其黨
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貴等俱僞稱總兵分據
烏春山膩栗寨等處四出刼略殺郴桂都指揮鄧旻攻
攸縣破安仁虜知縣韓宗堯聽選官鄭泰縣朱隆等守
臣奏乞征勦 上方巡遊未之省也十二年湖廣巡撫
秦金復列其事以聞勑金與南贛巡撫王守仁兩廣總
督陳金會勦秦撫楚將三年先已擒劇賊賀璋廖琪薛

鎔子等加獎賞至是約兩省共進顧地在湖廣兵獨爲
主兩省特防遏壯聲勢而已南贛兵素練報至即整隊
境上兩廣申飭亦有次第湖廣集兵三萬留折糧銀五
萬運米長沙衡州將發而總兵楊英病沒將刻期已定
勢不可緩秦以參將史春代總兵適廣西遼山賀蠻賊
入犯俘斬六十七人十一月初二日分布諸將進討前
哨守備指揮王翰統兵副使陳璧監之由桂東縣進至
東水左哨郴指揮王廷鵾統兵參議黃賓監之自桂陽
縣進至魚黃熱水右哨守備指揮李璋統兵僉事王濟
監之永順宣慰彭世麒以兵隸焉由郴州進至紫溪後

哨都指揮劉宗仁統兵僉事顧英監之自臨武縣進至笆籬堡約至信地並發檄知府何詔計宗道推官王瑞之朱節協贊史春軍事副使傅巍駐兵兩路口策應右布政方璘分部諸守臣督餉金駐郴州將中軍節制史春使使來言右後二哨地廣賊衆請益兵金檄都指揮沈鸞趙明指揮李轅分率帳下兵往益十三日右哨兵彭世麒等首進前哨兵亦進十四日後哨兵進十五日左哨兵進諸路夾攻於是右哨以十一月十三十五二十等日分四路進勦對里平珠九峯水口平石香山丫髻山等巢斬賊魁藍友貴暨賊一百四十三級生擒一

十四人三十一日諜報賊魁李斌立寨烏春山地甚險李璋等合沈鸞策應兵緣崖上力戰生擒斌子仲清暨賊五人分精兵伏巖側斬斌暨賊一百三十五級二十四至二十六等日進勦蒙峒大小王山平尾烏溪丫秀溪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坟峒曹家峒等巢彭世麒生擒賊魁稔穩暨諸將兵擒賊一十五人斬一百七十級十二月十五十七至二十六等日進勦大旨坑山溪西坑大耶山黃土塘烏泥塘金雞寨棗子園等巢擒賊十二人斬二百二十級計右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七處擒斬賊魁三人賊衆四百八十三人左哨以十一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進勦蓑衣秀才鄧家魚黃朱鷹老虎東嶺等巢擒賊十七人斬一百六十九級十八日諜報賊魁劉福興在臘栗寨乘轎張黃蓋樹幟耀兵是日攻寨破之生擒福興暨賊六人斬六十三級二十九日十二月初一日至初十等日進勦延壽扶溪麻溪等巢擒賊二十二人斬八十八級十二至二十二等日進勦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長羅口等巢生擒賊魁楊禮保暨賊十五人斬三十六級計左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七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三百六十五人後哨以十一月十四十五至二十九等日進勦牛頭天堂

南延莊大烏魚跳企山等巢生擒賊魁李仁才龐海暨賊二十五人斬一百五十級十二月初二至十四等日進勦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嘴神鍋脚長灘横木横溪坂前黃河沖乾溪等巢生擒十一人斬一百六十三級十五至二十及閏月初七等日進勦盧田栢木白木礤㵎竹灣長江嶺塔家峒等巢斬一百八十九級計後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二十二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五百三十八人前哨以十一月十三十四等日進勦十八壘石笋峽新地扶峒山下樟溪青嶋等巢擒賊魁劉德才暨賊四十四人斬一十四級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初一

至初十等日進勦上黃城背猪婆老虎壽延白雲等巢生擒四十二人斬二十八級二十日至二十六等日進勦東寮東坑黃圃等巢生擒賊魁梁景聰暨賊九十三人斬七十七級計前哨諸將兵前後破賊巢一十六處擒賊魁二人擒斬二百二十一人計各哨燒房屋甚衆俘老幼隨即釋放賊之墮崖谷死者不可勝筭俱獻捷軍門惟首惡龔福全據險未獲賚諸將士重購能生擒福全者賞五百金斬首二百金諸將暨宣慰彭世麒等會兵進勦十二月二十七日右哨諸將諜知福全率賊衆遯過走馬山禾倉石據險立寨計除夕賊必置酒大會且不虞官兵之至益弛備乃選精卒梯險抵寨下攻破之賊皆散走彭世麒偕其弟世麟擒福全將士擒福全姪秀暨賊二十三人斬九十八級俘福全妻女暨諸賊屬三百餘人賊魁高仲仁走廣東仁化縣爲官兵所獲餘賊匿山谷者諸營兵會廣東兵搜捕擒斬畧盡釒乃大犒將士撫恤陣亡及被傷者班師報捷　上優詔答之金與紀功御史王度俱增秩一級金蔭子一人世錦衣百戶諸將士各陞賚福全等即其地磔誅之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四

朱國禎輯

平安化

庶人寘鐇慶靖王曾孫祖秩炵靖王第四子永樂十九年封安化王諡惠懿父邃塀封鎮國將軍卒寘鐇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王贈父為王諡榮和母楊氏得旌表鐇姿貌魁傑術者紿言有帝王相覡王九兒降鸚鵡神言如術者每見鐇呼老天子因自負指揮何錦周昂儒生孫景文孟彬史蓮等出入府中錦昂各貸鐇日金加納都指揮景文等實主盟約時飲酒妄言當

王天下逆瑾亂政遠近洶洶疑有異志因客議朝政謂一日誅瑾置吾屬何地若推我為主以誅瑾為名必成大事時巡撫都御史安惟學清刻數杖辱將士下多怨之而大理少卿周東來丈屯地希瑾意督責嚴急率以五十畝為一頃斂欽銀賂瑾參議侯啟東亦以催徵至人情大擾景文謂鐇曰殿下數有大志此其時矣遂與昂錦等決計反令景文家置酒邀諸武弁素所被辱以廣楊泰等飲景文以言激衆怒且謂鐇多奇徵可輔若盡殺諸守臣劫衆舉兵誰能禦者皆忻然從之鐇又令人往平虜城說戍將及所厚張欽等十餘人皆應各集衆待報時遊擊將軍仇鉞聞虜警帥兵出玉泉營防守四月總兵官姜漢命周昂簡銳卒為牙兵得申居敬等六十人昂領之初五日鐇設宴邀漢及太監李增少監鄧廣安都御史周少卿會飲安與周不至副總兵楊英以聞警帥兵出亦不至酒半錦昂廣率其屬直入執漢增廣殺之往殺安周于公署啟東遁匿尋獲而囚之釋五衛重囚撤黃河渡船十七隻偽出榜示居民劫鎮兵遣人招還楊英仇鉞令各以兵來會皆佯許之英欲帥衆往守王宏堡衆潰奔靈州鉞帥衆還鎮鐇令釋兵仗入入即奪其軍鉞單騎歸私第鐇乃遣其黨四出分據

諸要害檄召靈州廣武等處兵助亂發公帑軍餉給賞將士又遣使脅取慶府及諸宗室金帛為犒師費凡萬餘金慶王台浤率諸王將軍行君臣禮獻寶壽靈州戍將史鏞獨申飭守備分遣使馳報陝西暨諸路守臣鎮將初八日鐇大犒將士偽署何錦為討賊大將軍周昂丁廣為左右副將軍張欽為先鋒魏鎮楊泰等各偽署都護總管等官令景文撰偽檄以討姦臣劉瑾為名傳布遐近有百戶鍾鼎衛卒羅漢等乘亂劫奪官民鐇皆斬以徇十三日陝西總兵官曹雄遣都指揮黃正帥兵二千四百人駐靈州仍檄楊英督靈州兵邀取船隻防

守黃河御史周廷徵時在延綏聞變會榆林撫鎮議遣總兵侯勛參將時源帥兵五千人赴援十四日楊英會陝西兵黃正等發靈州順河而下又遣人渡河奪取原略船十七艘并器械至靈州東岸十五日鐇令周昂頒賞張欽魏鎮賫金帛往賞廣武營將士戍將孫隆閉城不納晁以禍福隆又盡燔壩上所積薪芻勿令資寇十八日英爲書密致鉞令爲内應鐇聞諸路兵集近地與何錦議防禦策二十日曹雄親帥兵至靈州鐇等大懼遣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等率馬步兵三千人守壩上等處分路防守於是諸親信黨惡皆出惟周昂留居城中

二十三日昧爽鐇欲出城祭社稷旗纛等神使召仇鉞陪祭鉞時被奪兵家居不肯出虞周昂必自來請乃託疾伏家丁陶斌來得等以俟昂果自來入門鉞即與斌等擒斬之先是鉞得楊英書已密約部下健卒楊真等百餘人布中外至是昂既授首開門號召真等徑馳寘鐇第擊殺孫景文等諸首惡并寘鐇所親信朱霞王環等十餘人又擒獲儀賓謝廷槐韓廷璋等數人遂將寘鐇并宮眷拘繫之釋侯參議馳報總兵官及諸將較又遣人詐傳鐇令召何錦回城而令所遣人密諭錦所屬鄭卿等以擒鐇狀錦方帥兵還鄭卿等即以所部兵擊

殺胡璽魏鎮等十餘人倡言城中事定以携衆心又往河口將巡河劉鉞姜永等盡殺之衆遂大潰何錦丁廣張欽楊泰王輔等脫身走鐇前所遣徐卿諭平虜城百戶朱洗所部兵一百人至見城門閉詢知鐇被擒周昂已見殺即帥衆還走至楊福堡無所歸仇鉞遣人至平虜城檄戍將使使殺朱洗于楊福堡餘衆宥令還城徐欽單騎遯至蘆溝爲虜所殺何錦丁廣走賀蘭山外欲歸虜遇游兵百戶馬總等擒獲械送軍門楊泰王輔等中流矢死張欽復走陳後堡亦被擒并獲申居敬等二十五日副總兵楊英總兵官曹雄各先後至寧夏會

仇鉞于鐇府第搜獲都御史總兵太監等官勑印關防符驗又獲鐇所造旗牌兵書等物及舊有冊印儀仗收貯公帑其貲財爲亂兵所掠鐇起兵凡十八日而敗變初作守臣以聞起楊一清總制陝西各路軍務以楊英掛印充總兵官鎮寧夏仇鉞爲副總兵時傳鉞已附逆特用冀以間之戶部侍郎兼左僉都陳震暫往調軍給餉併鐇屬藉涇陽伯神英佩平胡將軍印同楊一清節制討之震英皆瑾之黨也辛亥赦天下御用太監張永督軍選京營壯士三萬人以往御史一人隨軍紀功戶工二部各屬官丁整理糧餉器械特鑄總督軍務太監

關防給之六月初五日 清將至固原聞寘鐇眷屬并
何錦等俱械送北行欲以獻俘爲功駭曰事干宗室旣
無 上命豈可擅發且人心未定處置稍疎恐生他變
又叛人有原謀脅從情狀不一槩解京莫適爲證皆
無生理亟止之時已渡河收繫靈州以待張永聞亦怒
初九日會于平虜城厲聲歸罪鎭巡官 清謂各官豈
有別意因人心驚疑蚤行一日省一日干繫而已永又
日聞此皆陳侍郞所爲又曲解謂陳到此未久豈可獨
罪一人永乃意釋震亦東歸瑾本欲借震立功尊顯之
且謂 清疏辭未卽上賊據堅城難破乃賊已先平

清亦蒞後逮至許不得行震怏怏而去神英班師瑾亦
隨敗寘天亡心也十二日同至靈州親錄按律分別得免
者百餘人寘鐇等當卽督發黨惡程保等皆斬于市二
十二日至寧夏撫慰之密擒斬指揮馮經等千餘人蓋
造僞符僞命手劄諸大吏者人心大定 清留總制永
七月二日北還送至靈州定擒劉瑾之計八月十二日
甲午張永獻俘 上戎服御東安門文武諸大臣俟于
橋東鐇及親屬十八人有 旨送諸王館頒繫何錦及
諸從逆者數百人皆反接由東華門入獻 御前畢從
出西華門金鼓之聲徹於大內是夕劉瑾就擒九月二

日廷鞫鐇及世子台滑孫鼐材賜死何錦等磔于市寘
鐇寘錫坐黨廢庶人者凡若干人慶王先以陷賊厚賚
金銀後以屈身革祿米三之一 漢之子秉列父戰功及
死難狀 清又列都指揮僉事楊忠在巡撫署中與安
都御史罵賊死都指揮僉事李睿臧寘鐇門大罵死百
戶張欽抗賊死皆贈蔭李增與祭一 理仇鉞封咸寧伯
張永加祿米封兄弟餘陞賞有差曹雄赴援寧夏平後
二日兵方至周廷徵敘功首仇鉞次楊英瑾欲結婚于
雄盡以功歸之陞左都督劉瑾已死廷徵疏云臣不知
羅劉變之死者何人而今日握劉瑾之柄者尚在變先

以給事中戮榆林功冒者多懼瑾自縊公署廷徵蓋以
自誓而握柄則指張永也後數年中山僧大十和尚者
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衆
異其言聞于 朝逮至京下獄和尚曰我安化府鼐材
也衆不能辨安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
瓶曰此鼐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牆竟不知當時代鼐
材死者誰也

楊文襄曰寧夏地沃饒故驕樂去自撫馭非人横徵暴
斂軍始不堪逃亡接踵見存者日益困敝至逆瑾肆極
茶千戶何錦指揮周昂素梟雄始懷異志錦頗通文事

應武舉上京見時政日非歸語昂等曰可舉大事矣屬
鎮巡俱更代太監李增總兵姜漢雖無大善不甚苛虐
撫臣安惟學嚴明以藏廩空虛軍政廢弛與總兵申禁
令追徵積年負欠屯糧馬匹大理少卿周東清查屯地
又復嚴急遂激亂被害後總兵太監俱沾卹典惟學既
被廕錄又以言者追奪說者謂寘鐇何錦等蓄謀已非
一歲惟學蒞任未及兩月況比併公務視朘削私用者
有間作惡者何人乃代伊受禍哉蓋亂臣賊子必假藉
事端以爲口實故錦等必殺鎮巡奪其兵柄而後可逞
是時惟學雖寬亦不能免也

又曰張總督永嘗語及地方事輒斥瑾曰天下事被伊
壞得如此瑾焰方烈張與予初傾蓋又左右多瑾腹心
爪牙予默不敢應時貴近家人隨征者數十張每名給
銀百兩令買蔬肉及供馬匹食用曰此外不許分毫侵
擾軍民犯者以軍法從事瑾姪劉奎等二人後至獨不
賞曰不愁伊無有也予曰彼亦恭隨之數難分彼此若
謂其有將聽其取受耶乃笑而與之又欲將瑾盤糧招
商諸事有所論劾予恐嫌隙遂成密告之曰二公皆惟
幄腹心重臣公今在外空存形跡不當輕起釁端張厲
聲曰先生不知吾何畏彼哉予曰固然彼方在　上左
右公有言能保其必達乎且扶蘇父子之親蒙恬大有
功卒墮趙高之手不可不慮也張首肯久之後乃知瑾
亦頗聞張言將謀不利幸其歸速不及有所爲卒除姦
宄於呼吸間然亦危矣其祖宗在天之靈實默相之
主上之剛斷又豈近代人主之可及哉

周廷徵奏曰寧夏與諭曰太監爲全都御史曲銑失之寬總兵張安濫奏等失之嚴劉都御史安惟學患在立法後爲太監李增總兵姜漢所推以致激而生亂郎令進貢之途未塞害家之患未消忠孝之禮未明宗室之驕未滿科氣之弊未除軍民之怨未息凡是數者悉室圖之太監衙都御史馬姍然以寬代嚴總兵楊英未協人望伉鉞雖有功亦非任重致遠之才俱宜更調監銷少監馬良所過殘酷宜取回宗室子弟空嚴加教養使無歸寘鐇之失寧夏總貢汾豹等徵俱宜免之下禮部議覆

朱史氏曰劉瑾非張永不能除永非文襄之言必不聽
然豈未信而敢輕發哉觀其調停給銀一節何等委曲
而平日行事與靦面議論聲音笑貌皆有以深烝其心
故乘間一言便能激發以收大功文成杭州之會當亦
如之不然以岳季方之清正一施于曹吉祥節敗事況
庸庸者哉安能希冀萬一文襄定寧夏文成定江西功
非不偉而妙在用張永其作用機權生乎學問得力處
可以想見斷斷乎　國朝第一人物也

平寧藩

寧庶人宸濠寧獻王權四世孫父曰康王覲鈞母馮鍼
兒故娼也初生康王夢蛇入宮啖人殆毒心惡之欲勿
舉以內人爭　遂匿優人家與秦榮同寢處稍長淫宮
中康王憂憤且死不令入訣弘治八年封上高王十二
年嗣王逍書史歌詞有勇力呼吽聲震闔扉舉動輕脫
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狥色凌宗室顛亂無禮搆殺淮
府長史莊典奪其賜田寶琴養死士百餘人號把勢還
入湖江間爲盜凡宿盜皆依之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
術士李自然李日芳妄言城東南有天子氣殿下骨相

足以當之因建陽春書院以遊文西山春嵐龍口穴先
朝所禁者復以塋其母時詢中朝事跡謗言輒喜聞言
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　武宗所寵優人臧賢錦衣
管事錢寧江彬及諸內侍蕭敬張雄張銳皆受賄爲之
黨大臣則兵部尚書陸完先爲江西按察使相善至是
倚爲與主動賚數千金爲朝臣餽　上起居飲食皆日
報知始王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得復
瑾誅再革正德九年又欲謀復大學士費宏持不許儀
制郎劉湧執之尤力遂致厚餽湧下兵馬司嚴逐之卒
用計陷湧尚寶卿陸完令濠引　祖訓爲言復疏允行

于文牒自稱國主號奏宗枝日繁多以選用儀賓縣僉
斂尉爲由巧索民財肆其暴橫乞降勅痛革前弊其縱
惡不改者聽繫治參奏嘉而許之殺都指揮戴宣逐布
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瓛宋以方殺章魏二姓
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言王橫無道
不蚤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　朝廷濠亦甚懼爲賄
府較百十人佯示改過而揮金璧萬計遣奄余欽入京
賂中朝文武大臣坐以離間親王罪欲殺之被繫凡二
年廷臣皆知其冤力救諸奸亦慮事未可知重犯公議
減死戍遼東自是無復顧忌江西豕生象諷三司稱賀

布政張頂沂之得止又欲拓府居皆不從怒遣人餽以
四棗則棗梨薑芥也呼問曰我知之矣果囑吏部陸光
祿卿以去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不軌暗造兵器自
于宮中舞劍四顧叱嗟曰此　文皇白溝河大戰也既
見　上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益賂諸姦佞欲
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司香爲名幸事萬一成得自
取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典膳陳宣內使劉良入京告變
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家及典杖查武數百人令
承奉劉吉持金錢徧遺諸權姦幾殺順等發南淨軍於
是逆謀愈急妃婁氏累泣諫不聽大集羣盜凌十一閔

廿四吳十三等數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殺掠時奄畢眞自江西移鎮浙江并南守備劉琅皆約起事爲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都御史孫燧代俞諫爲巡撫均征賦飭戎備偵奸黨翦其羽翼大不便陸完已爲吏部尚書致書請去之且云湯沐梁辰俱可王守仁亦可愼勿用吳廷舉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濠謀恐起事以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可以得志遣姦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要道萬里傳報決旬往返蹤跡大露朝野皆知濠必反孫燧日夜防遏連上七疏言濠反且在旦夕皆邀諸途不得

達旣與錢寧輩定謀寧嬖 上命以玉帶龍袍賜之濠喜令府中官屬衣紅者四十餘日及 駕將東巡陰遣樂人於大院廣設勾欄雜劇令李士實等撰詞傳布兩浙及直隸旬日間張揭幾遍意欲邀 上臨幸又諷諸生頌已賢孝求御史林潮奏之潮欲緩其謀卽以聞 上見奏驚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欲何爲耶是時江彬錢寧有隙諸內侍亦互矛盾濠結寧獨厚太監張忠附彬欲發其事以傾寧乃曰舉寧王賢孝諷爺爺不賢不孝也 上因怒曰宗藩行事朝廷自知此奏何爲者令各首實以聞一日 上幸臧賢第飲酒汴酒壺精澤

巧麗乃寧王所獻者 上問所從來賢倉卒吐實 上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得幸濠失賄深啣之比罷歸小劉且扶且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物足矣不記薦疏云云乎 上乃益疑而濠所遣人多留賢家藏複壁中外鑰木櫥開則長巷後通屋甚隱人無覺者及是事益急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首揆楊廷和初亦與酬往覺漸有異欲革護衛免患交爲內主 上乃令太監韋霦傳 旨故事王府奏事人辭見有常期今稽違非制於是御史蕭淮疏其結盜弄兵潛謀不軌旣入寧猶匿三數日始達 上甚駭忠彬等贊

之欲內閣降敕切責鎭巡給事中徐之鸞御史沈約等又具奏不法狀 上令廷和議處遂請用趙府故事遣大臣諭敗因敕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諭革去護衛仍大索賢家偵卒林華匿其中遽走歸値濠生辰宴諸司聞言大驚以爲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荊藩故事且舊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王事也先是濠議八月十五日因入試舉兵至是六月十三日甲戌宴罷留召劉養正劉吉等謀之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卽可行事是夜

集兵以俟比曉皆入謝殺孫許劫鎮巡諸司下獄奪其印於是布政使梁宸胡濂按察使楊璋參政王綸劉斐程杲副使唐錦賀鋭參議楊學禮許效廉僉事師夔潘鵬賴鳳王疇都指揮馬驥許清白昂王杞郟文等皆稽首呼萬歲濠令各羈置之遂釋獄囚收庫藏遣人分詣諸郡邑奪印起兵宜春王拱樤瑞昌王拱栟鎮輔將軍覲鋌宸渢宸瀏宸灄覲鐊宸淯拱樾宸濎宸汲宸湯宸瀶宸漄皆相率聽命是夕參議黃宏憂憤卒數日主事馬思聰亦卒。一曰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金山布政使胡濂參政陳杲劉斐參議許效廉黃宏僉事顧鳳都指揮許清白昂皆在縶思聰宏不食死。僣即皇帝位僞置官屬

以吉暨余欽萬鋭等爲太監迎士實爲太師先期迎養正南浦驛爲國師閔廿四等各爲都指揮參政王綸爲兵部尚書季斆暨僉事潘鵬師夔輩俱聽役出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都指揮馬驥于獄各視事移咨府部傳檄遠近指斥朝廷謂　武宗以莒滅鄫高皇帝不血食凡十四年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服[illegible]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爲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爲家裏驕貲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常佩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爲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抱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爲也大勤兵戊寅襲南康知府陳霖等遁己卯襲九江兵備曹雷知府汪穎指揮劉勳等遁屬縣聞風皆潰而余欽凌十一等兵先至安慶濠初謀欲徑襲南京遂犯北京乘勝廼期東下以王守仁在吉安多設疑牒遲回將二十日至七月三日甲午探非實乃令拱樤與萬鋭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慶李斆說吉安而自與拱栟士實養正等東下賊衆六萬人號十萬以劉吉爲監軍王綸參贊軍務指揮葛江爲都

督總一百四十隊分五哨將啟行祭天奠牲几折牲覆于地又封宸濠爲九江王前驅舟始發雷雨驟作濠震死彌憤懥曰此雲龍之兆泊黃石磯濠問何名從者以對而南人語聲失石相類惡其音爲王失機殺對者乃出鄱陽過九江令師夔守之直趨安慶時余凌等攻圍雖已浹旬知府張文錦守備都指揮楊鋭指揮使崔文固守十三日甲辰守仁進兵濠聞南昌告急即欲歸援養正等勸直趨南京既正大位江西自服不聽遂解安慶圍先分兵二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南昌已不守矣二十一日壬子守仁偵知圍兵問衆計安出多以賊勢強

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曰賊勢雖強未逢大敵惟以
爵賞誘人今進不得逞退無所歸衆已消沮若出奇擊
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奪人之氣者此也會撫州知府
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兵亦至乃遣伍文定邢珣徐璉
戴德孺各領兵五百分道並進擊之濠亦先使精卒千
餘人從間道欲出不意攻收省城我兵卒遇交戰失利
報至守仁怒甚即自率帳下親往欲以兵法斬伍文定
等首或以敵鋒方交若即斬將兵無統領必亂俟各奮
勵以圖後效乃止明日再戰時新民劉文禮素驍悍挑
白旗麾衆濠陣中有紅袍而騎者拊矢射文禮矢將發

文禮策馬奮不徑前刺之洞胸而墜賊驚潰趨舟溺死
者數百人兵勢復振遂遣余恩所部四百往來湖上爲
誘兵陳槐胡堯元童琦談儲王暐徐文英李美李楫王
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
俟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齊力擊之分布既定二十
三日甲寅乘夜急進文定以正兵當賊鋒恩繼之珣遶
出賊後璉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乙卯賊兵
鼓譟乘風逼黃家渡氣驕甚文定恩佯北以致之賊爭
趨利前後不相及珣從後橫擊直貫其中文定恩還兵
乘之兩翼並進四面伏起賊大潰退保八字腦濠懼厚

賞勇者且令盡發九江南康守城兵益之是日建昌知
府曾璵兵亦至議以爲九江不復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瑊兵
攻九江以廣信知府周朝佐取南康二十五日丙辰賊
復併力挑戰我兵少却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
戰賊大敗擒斬二千餘溺死者無算賊聚樵舍連舟爲
方陣盡出金銀賞士守仁密爲火攻具使珣出其左璉
德孺出其右恩等設伏期火發合擊二十六日丁巳濠
方晨朝羣臣責不用命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我兵
掩至火及濠副舟衆遂奔散妃嬪與濠泣別多赴水死

濠爲知縣王冕所執其世子眷屬及僞黨士實等皆爲
諸軍所擒斬首三千落水二萬餘衣甲器械財物與浮
尸橫十餘里若洲焉餘賊數百艘逃潰分兵追勦戊午
及于昌邑大破之至吳城復擒斬千計餘死水中殆盡
濠既就縛乘馬入南昌望見遠近街衢行伍整肅笑曰
此我家事何勞費心如此見守仁東面立呼曰王先生
我欲盡削護衛請降爲庶民可乎對曰有國法在又曰
婁妃賢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
之舉手曰承教遂至四所役得婁屍周身皆紙繩內結
極易辨婁父諒有學故處變能自全濠亦哭曰紂用

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 上聞變將親征守仁疏諫
云云且言濠已成擒宜解赴 闕庭式昭天討然欲付
之部下各官仍恐潛布之徒乘隙竊發或生意外乃自
携濠由廣信至浙 上命遣回另奏而張忠朱寧已率
京邊兵數千自大江至南昌連追還守仁得濠入手可
自掠爲功不聽脅以錦衣官亦不聽至杭張永已先至
時閹勢方盛責撫按官由傍門入守仁早至門未敢排
闥而入永驚起出迎與語知其可信遂以濠付之獻俘
南京泊于江干衆疑餘黨來劫儆備甚嚴然已星散無
敢生心者明年十二月 上至通州賜死焚其屍揚灰

而先朱寧執于臨清又明年正法藏賢謫戍追殺于潞
河初寧獻王在廹西挾強兵多筭略 文皇襲而收之
置軍中許中分天下故獻王効力多致勁兵爲援及事
定知見讒邑邑不樂旗牌直指江西 文皇不得已封
之而獻王實以地據上游將伺隙爲所欲爲既 宣皇
英武漢庶人就擒度不得逞且年益高托方外自放而
此一點希冀心終未能忘直至宸濠始發然濠雖謀逆
意圖僥倖倚姦人謀得竊位及事急反狂惑失措遣人
四出招賊又爲諸下邑所遏不得行諸僞將皆賊徒未
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虛名不知兵

諸附者皆亡賴于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已潰
二心濠既執猶望受賄舊知憐且救之或得釋而不知
姦人騁利虛聲相應事敗惟恐死之不速也宗室拱樤
覲鐮宸濔宸瀾宸洧宸瀰宸汲宸湯宸滻及已死拱栟
覲鏤拱械宸濜助逆皆與同罪死者亦戮如法弋陽王
拱樻攝府事明年七月議黨附宗室諸王除先已伏誅
餘皆迫脅聽其使令不與謀奪爵遷處在城將軍以下
停祿三之一參政王綸授僞參贊尚書戍服祭江磔于
市僉事潘鵬師夔廣西參政季斆取道過俱被執葬皆
降濠爲之用鵬誘降安慶夔安撫九江斆齎檄廣東皆

斬餘戍極邊併停寧獻王以下登極祭告嘉靖十五年
十二月有男子朱學者自言爲宸濠第三子母趙氏育
于鍾氏當濠發難時甫四歲未名濠敗學舅氏趙賢者
自舟中負之亡命私命名學挈之往來河南山陝間學
長稍自恣賢懼爲累棄之去學聞母趙在高牆詣霍丘
縣陳狀欲見母守臣以聞 詔下驗實太監王德訊之
趙氏鍾氏其庚甲及體中瘢誌良是于是法司議宜如
濠弟宸潛例禁住高牆從之
王守仁聞變報疏略曰 陛下在位十四年屢經變亂
民心騷動尚巡遊不已致使宗室謀動干戈冀竊大寶

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以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陛下痛自克責罷奸諛以回豪傑之心絕逸遊以杜奸雄之望則太平尚可圖也

捷報疏畧曰臣頃於告變之後選將集兵振揚威武先攻省城虛其巢穴繼戰鄱湖擊其情歸今宸濠已擒從賊已掃閩廣調軍已散地方驚擾之民已定竊惟宸濠聊覗神器陰謀久蓄廣置奸細輦轂之下以伺動靜諸臣奏疏百不一通初發難時其黨逆料大駕必親征陰

伏戎於途欲爲博浪荊軻之謀今賊已成擒法宜俘京臣恐餘黨未滅潛布奸人乘隙竊發或虞意外臣死有遺憾請得躬執俘獻闕下以式昭天討時　上方至涿州不許令候駕至南京別奏

世宗即位論功尚爲流言所掩霍韜疏曰竊見宸濠初反海內震驚時江彬弄權中外人心多懷觀望王守仁伍文定謝源伍希儒輩獨倡義兵卒以破賊江彬張忠惡其功不自己出而阨功給事御史復附和之以守仁雅爲人望不能搆玷遂蔽罪源希儒當濠發難時有進表二官經吉安守仁亦欲留之以共圖舉義二臣懼懇脫去既而悔之後見希儒源被黜輒以前去爲幸夫禍變忽生人皆縮手觀望惟奮不顧身者廼能以智勇拔功禍亂既平腐儒俗吏頰騰口舌以繩其短此豪傑所以益喪氣小人所以多僥倖也嘗讀歷代史有書攻某州得其縣幾何戶口幾何者矣曾有書得財寶幾何者乎蓋破城克敵子女玉帛士卒所必趨禍變既定主將廼得申號令封府庫此用兵之常也曾有誓師鼓勇之初預申取虜貨財之禁乎當時省城初復強敵尚在江上正宜稍寬約束以鼓士卒銳氣圖大計者可屑小苛乎使宸濠不就滅縱橫南北天下府庫不知何如賊人

金帛尚得計其多寡乎就使二臣果有黷貨之實猶當斷以大義勿恤小瑕爲忠勤之勸況此流言皆張忠許泰之所布揚祝續章綸之所附和乎廼起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朱史氏曰宸濠逆謀爲其強梁一以劫掠聚賄餌搆近幸爲主此盜賊之行萬萬無成者只因武宗無嗣浪遊出入遂起邪謀奸人誑誘衆皆滔滔甘心沒入其中不自覺彼人奴臭味所投固自無怪外臣讀書知禮義亦嘗少窺一二乃才如陸完不能自援反爲之用豈盡智昏于利牽舊交難割亦畏禍姑首鼠幾幸無事云爾

此際獨斷自非豪傑不能故胡鄭推爲第一北地非好賭者氣高因其推尊亦爲所弄陽春一記幾不免焉陽明尅之掌上收入綱中另是大賢作用奇而實正然形蹟嫌疑惹出物議又殉以一講學之冀元亨勢亦甚危顧其時朝野一時聳運抑何草草決裂不可詰又何一麾而收風過雲流絕無蹟也嗟乎安陸覩藩確然天叙帝星甚明年已長矣卽一恒人屈指必及而貿貿如狂釀此大變豈非天哉闖毛伯溫按楚朝 獻皇得見世子卽致敬致餽出語其子曰吾今知江漢星明正在此汝識之勿洩以天表合人倫大臣識力固如此獨江西

人物甚盛盜賊之禍數十年不解積漸至濠而極濠旣自幟幷姚源華林遺種逆入者一時並盡荼毒中似臻廓清之效辟之洪爐煆煉瓦礫盡汰至寶斯光大爲西人倫恠乃若李士實劉養正褁足就死雖聖人不能化而它又何誅焉

又曰寧藩不靖自 太祖時已見端 文皇旣正大位漢王于甚危急時立戰功得濟特有成言因驕恣不法寘樂安雖經挫抑應必有勁兵數千然城圍時闖靜機鏡炮聲俱瞻落不能出一步發一矢束手歸命如孤豚腐鼠然昔何桀後何憊也安化以郡王仗何錦等千餘戍卒原非素拊之人驟舉非常之事旬日撝如振槁眞同兒戲寧藩謀已久以京華結納爲上諸江湖劫掠爲能事雖有延納不過老悖迂濶及一切逢迎之人兵四五萬皆盜靡也旣無勇謀更罕紀律一出而同一戰而敗遠在劉瑾楊諒下此皆富貴人行狂悖事殊不足道抑 國家于諸王初不得不假借固盤石之勢後不得不煩存杜掉尾之憂三庶人明鑑昭然其又有反背朝廷通蠻如微燦者甚微通虜則邊關利害所繫附克灼于後尤龍之生育旣蕃百變之機械日甚安得讀書守禮法盡爲 二祖克肖之子孫哉

自來從逆之人多由迫脅儘有卑官末秩苟全性命者爲之若二品大臣賢科名士如李士實劉養正者千古僅見昔李太白有永安之染郭汾陽贖以官爵得流夜郎蘇眉山題碑陰稱其氣蓋天下卞迫脅二字謂原不與謀也李劉入濠幕中爲太師國師觀其問孫許挑陽明直駭人驚死者而已吾友劉文簡曰天下有事大奸人大不好人皆出江西信然存之有濠卽有李劉物未嘗無對也

李士實附識

李士實字若虛南昌人輸冠舉進士爲刑部郎遷副使視浙江學累擢山東左布政進副都又爲刑部侍郎謝病歸士實能文章談道理而尤以書法稱張元禎羅倫其鄉大儒也亦與齊名居官落落名高李東陽林俊楊一清翕然譽之歸數載召爲右都御史年七十二致仕子一子官家近寧王王有異志欲交士實不可乃縱其下侵辱之不得已往見坐語良久王大悅曰公吾子房也遂爲寧王畫策厚以金帛結權貴人使日夜譽王太后及　上前且屈指曰　上困壯好游酒色安得久王從取大位不過一宦官力耳王益喜所遺珍異甚厚

會諜露御史告變置獄上事急舉兵反因生辰殺孫許親出城迎入坐士實謂曰王奈何輕舉事王曰縣官固發之不得緩則問孫燧在耶曰殺之矣用許逵耶曰殺之矣士實意不懌然業許爲用起拜賀王即僞位號士實太師兵數萬前發至安慶攻城不下死傷于許士實勸王無攻乘南都未備襲之可得不用會聞南昌潰即日還遇官兵于江只大敗士實被執見伍文定立不跪文定怒撻之二十創甚死獄中剉其屍年八十餘家遂滅士實自爲墓桃花鄉甚壯使李東陽志之竟不得葬

劉養正附逆

劉養正字子吉廬陵人蚤有詞華議論英發正德初領鄉薦赴禮部試鄂京師人籍籍言中禁秘事以爲信遂焚試卷矢不仕爲隱者服談說性理聳人觀聽又頗通天文讖緯言江淮間當有王者起其下而先王陽明知縣事亦敬重與定交正德十一年提學僉事田汝耔薦其學行詔勘實起用名日重自監司以下與一時士夫過吉者莫不造其門赴宸濠招一見語合母死往見陽明請墓誌實以濠事瞻相邀結稱王有湯武之資可與入道陽明曰未知殿下能捨得王爵否不合而返呼其門人王儲歎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數調以言若不蹌

意更不得一肯禁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當重擔也儲拱手曰王公氣弱今天下大事屬先生安所退託王公何足爲有無哉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且部下多精卒可使備曰先往以陽明爲才乎以某觀之未見其可劉曰誠然贛州峒賊毫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時同郡周汝方羅念庵女兄之夫也附劉舟劉意其寢也不覺發露而周已悉其詳此己卯二月事後被擒死陽明過吉安令有司葬其母復爲文以奠曰嗟嗟劉生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之差遂至于此嗚呼哀哉

今吾葬子之母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
于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以盡于子之母也同時附
逆者除從寧別見外有太監畢真劉瑯皆磔太監杜裕
少監盧明秦用趙秀都指揮薛璽指揮陳喜皆斬　真
初附劉瑾鎮守山東侵牟鉅萬後鎮江西與宸濠親厚
濠所忌者輒共傾之濠又爲出資賄祿改浙江真至即
厚貲諸衛官軍費數萬亦濠資之也及濠反密遣人馳
報真真即倡言濠世子來取浙矣浙中大震會進　聖
節表三司及府衛衆官當集于鎮守署真先夕收拔門
鑰令官軍夜半皆甲以入將爲亂衆官懼不赴且嚴爲

備真不得發　瑯守備南京虐燄張甚欲自託于濠陰
遣弟瓚事之濠以爲南京有瑯浙江有真下之如反手
耳瑯聞濠舉逆集家丁百餘以椎貯火藥軍器出城欲
爲濠應事洩乃已杜裕守宣武門爲濠使出入所經大
受其賂而館之盧明秦用趙秀俱辦事文書房濠每厚
賄以探中朝消息明又假報訃至江西重有所獲濠嘗
嗾太監黎安與淮王奏訐杖殺其長史莊典命璽往按
曲爲隱諱濠餽銀千兩以謝陳喜家販鬻帑貨濠使至
京餽賄不足賄出以貸之其受賄得免者內則張銳張
雄盤結堅深見逆瑾記外則陸完功有可錄完自有傳

其御史張鰲山爲諸生應舉時濠召見悅之自後每有
餽問不能卻河南布政陳正茂爲江西按察使時與鎮
守太監許滿皆與濠厚受其禮物至是并爲張永所發
滿謫鰲山正茂革職初官兵克南昌得濠簿籍所記平日
餽送主名徧于中外多者累數萬少亦不下千李士實
甚疑其太費濠笑曰此爲我寄之庫耳王守仁以簿籍
連及者衆令焚之永所發者僅百之一二云

補遺

九月　上至南京遣先鋒張永張忠總兵朱泰朱暉等
至江西蒐餘黨民苦之檄止守仁使命旁午于道守仁

至杭張永已先至守仁謂永曰江右之民久遭濠毒繼
以旱災困苦已極今聞大兵至必逃匿山谷而昔助濠
者復以其說煽惑之恐窮迫所激奸黨群起天下遂成
土崩之勢此時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云云於
是守仁信其無他欲以濠付永無何江彬許泰張忠亦
至欲奪功守仁遁去會浙江三司以俘與彬等而夜乘
小舟渡江稱病士亞日俘濠至　上與諸近侍皆戎服
出城列俘丁前爲凱旋狀

以上所述乃正德十四年九月事致　上未至南京知
濠已就擒遣張忠朱暉率兵走南昌欲攘其功守仁聞

挾濠至杭遇張永遂以付之永必　上所特遣與道而
行者此着極奇此遇亦極巧當時　上自稱威武大將
軍江彬爲副將軍未聞有先鋒總兵名色彬隨行未嘗
一日離　上至南京在十四年十二月非九月獻俘在
明年二月非九月十二日凱旋之狀亦當是明年閏八
月　駕行之日揚州賛花慶賀可證獻俘恐未必出城
方行此禮守仁渡江省父理勢必然又走丹陽見揚一
清時廵撫之命又下江西爲二兇所據伍文定在塗炭
中亟趨赴任當之未嘗稱病既至報水災自劾求罷則
其實也

宗人構逆

大同當虜衝勢最重　太祖封建親王第十三子桂初
封豫改封代國于大同性暴無所畏避遂托以北藩之
任凡四傳至俊杖軍中再舉避之走宣府宗人無賴者
頗與逆軍相購又多連姻共緩急重以宗祿不給日忿
詈相競官府苦而防之眞舟中敵國嘉靖壬寅以後虜
寇數入諸宗益洶洶不安和川王府奉國將軍充灼性
淫縱日與里中諸惡少酣飲呼盧專爲大言相炫耀惡
少群而諛之曰安有雄傑如三將軍而貧者耶灼行三
故稱時昌化王府奉國將軍俊桐俊欒俊棠俊㯍潞城

王府鎮國中尉俊㭿襄垣王府奉國中尉充㸂充爆亦
酗酒灼皆與之善有大雷公二雷公大六十小六十八
肥頭道大稀毛諸號每羣飲於市使酒刃人不給則劫
掠民閭財物大同人張文博李欽李武張淮李紀數人
助之當道以其宗人也啟代王戒治不悛以此亦怨代
王二十三年知府劉永憂歸灼輩禦之於門劫其裝撫
按以聞　詔奪祿由是憤益横曰丈夫舉大事則富貴
由己而以掠數錢爲罪耶代王又不爲理奈何困死羣
惡相和時有羅廷璽者與汾州民王廷榮相友善素以
左道惑人其徒仲太與淮善知其謀謂淮曰吾師有神

衛能移天折地若來無事不濟癸巳之變諸叛兵所遣入虜曰衛奉尚漏未誅或告灼曰奉具知虜中要領有急可使於是灼使人召廷璽衛奉皆至與俊桐等歃血盟廷璽見灼爲大驚伏謁稱臣喧于衆曰吾夜伺其息晨望其光貴不可言乃復糾二狂生造飛語危言刻夫師將軍通侯印相署置且曰借虜取鎮城尋殺虜酋收其衆益彊南北可指揮定也狂惑不倫如此乃遣奉使虜口毋野略分兵三道一入陽和天城一入左右衛小王子自至鎮城下而已開門應之遣兵攻鴈門關王廷策內應徐以兵下平陽自立爲帝既又曰必燔諸處芻

場使兵馬不易集我舉事可萬全令其黨門四等持火箭火箭分往行事於是渾源山陰右衛平虜城芻場浹日火俱盡先是總督翁萬達以大同素反側時時駐節安集之一日暮抵應州有書生叩馬曰願有謁請間屏人問之白大同宗人可慮也詢其詳不對督府揚言曰生誕妄語耳還至鎮城見火發念有大奸下令緝捕得門四等驗治未決然微有狀私與巡撫詹榮定計榮曰此地易搖今反側子甫貼席一有所問則咴喧矣惟靜定以計擒之督府曰吾意也鎮兵邇感　國恩吾輩又日教閱撫循之可用即宗人有草澤謀易與耳但當慮

其走北于是召總兵周尚文喻之曰君知虜謀入吾境乎曰知然則豈無我不逞者入虜乎天象人事殊可畏也令君不以心腹人密布之境上而徒求捕於案牘此咤聞悞矣尚文曰固疑之必非里井小民城以內不足慮當備內出與外入者而內爲甚榮亦以爲然恐耳目多不敢及王府顧意已喩各各領略而別因懸賞曰得虜諜或私出塞者賞百金不三日詰邊之令已徧奉出邊至威寧海子北岸遇小王子所部察見罕等與之約多置一色旗半留府半送小王子用爲識兵至城下揭旗爲信灼大喜製旗又令狂生爲表許以大同爲賂且

曰吾有天下自居平陽大同以畀北朝不設兵戍也付奉使與其黨劉大濟王儒復徉奉曰當道何故詰邊灼曰二日間六芻場火彼安得不詰求奸細耶然灼頗內疑心悸其母泣諫行且止顧所居輒有光廷璽賀曰此龍文也時不可失又使術士卜之兆曰南北混一俯中原衮龍繫束上天門喜甚決計遣行而令廷璽至汾州與廷榮約使潛爲火器諸不軌物以俟奉等至塞遇墩軍詰則曰總兵官遣哨瞭者咸不之疑次日至鎮河墩詰對如前遂出塞抵楡樹灣遇雨出物暴之而尚文所遣邏徼周現趙小挨至鎮河墩詰墩卒近出塞者曰昨

有數人挾傘疾走當未遂現等私謂曰無遺人而月遣
豈虜牒耶羣走追之至榆樹灣奉等尚未行即反接之
得其旗及諸物密啟代王分捕叛者廷璽知事敗取叛
籍燒之仰藥死餘皆就縛奏聞謂今歲虜患殊異昔年
所不能大得志者以無內應耳充灼悖逆不臣敢爲此
謀使其獲售禍且滔天將不啻若寘鐇之于寧夏宸濠
之在江西也俱械入京至午門前灼歎曰兆今驗矣不
圖至斯死有餘辜但負老母鞫實所犯決不待時事在
二十五年二月　上以方春未可行刑姑繫獄十月刑
部再請允之灼等六人自盡焚屍不與逆謀造火箭降

廢人送高牆者二張文博等三十人棄市梟首代府長
史孫質亦論死　上歸功靈祐代王聞邊臣密啓即拘
制群兇率先馳奏忠義可嘉遣使賫　勅獎勵并宣諭
闔府知之尚文加太保廕錦衣正千戶世襲萬達左都
御史廕國子生榮兵部右侍郎各賞銀五十兩四表裏
御史谷嶠等陞俸一級三十兩二表裏周現等二人授
千戶賞百金

知烕

嘉靖十六年五月晉府西河王府奉國將軍表寨與陽
曲王府鎮國中尉知烕知燋及輔國將軍奇潭所育目
姓子打哥儀賓鄭志海指揮張世朝等招納亡命剽劫
爲盜知烕父奉國將軍表寨首于監司稍捕治其黨烕
燋怨父訐發其惡因與寨等謀欲糾衆盡戕父黨及所
讐遂殺城中官吏據府庫起兵爲亂語頗泄表寨遂與
家屬踰垣避匿烕等挺刃入父宅見無人遂取其良馬
五匹擁入豐實倉縱放寄監輕犯劫取鎧仗分給披執
以抗官兵焚劫街市逹旦勢稍窘官兵獲志海知燋十
哥表寨等搬慮知燋迸逸自持挺撲殺之知烕與世朝
仍馳突搏戰詣北門斬關而出世朝遯至中條山爲官
兵所斬烕至五老峰自縊諸賊亦漸就擒餘黨悉平巡

按參表寨志海罪惡深重請重治法司以志海付吏而
按例以正表寨之罪　上曰表寨違訓作過法當重治
但近有恩詔姑從輕降爲庶人再犯不貸仍命賞分巡
僉事王世隆等銀幣有差

直洵

二十二年肅府金壇王與洵所親張瑞犯死罪錮獄洵
小衣持刀率妾婢官軍四十餘人劫出將逃虜中爲巡
撫所獲御史伊敏生以聞　詔切責貞洵奪祿一年令
所司捕瑞驗治

琏樑

四十三年陝西甘泉縣民李應乾自稱唐後裔與河内民李元共爲妖言符讖惑衆陰約板升叛人丘富及各處群盜通虜及肯欲謀不軌匿永寧王府鎮國中尉睦柏府中私製旗號刻偽印封拜黨與期起兵之日先據河南約睦柞爲内應事洩各撫按官捕之急復走匿所城王府無祿宗室睦樓所樓厚遺遣之既而窮無所歸并其黨三十餘人俱就執事聞下法司擬罪詔磔應乾等傳首以徇其黨與各以輕重發遣逃者行各官司緝捕睦柞賜死睦樓發高牆禁任

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五

朱國禎輯

平河北冠

正德初年劉瑾亂政括天下財自潤凡布政入覲者人獻二萬金公差各官亦俱進獻不即得罪有死者罰米自公卿迨庶職無不破家脊糧賠補徧于鄉邑末秩卑官倘至千數死亦不宥泒及親降在位解體貪黷成風民脊酒竭幸死盈路相結為盗歸德有張忠者以盗擒獄中或曰被陷曹州趙實素横鄉里聚千餘人將劫出之為亂山東則王紹吉王平被獲論斬八十一人天津

則仲艮善副使陳天祥招降之用其力逼賄京貴在畿内則白英最先著所在蜂起瑾謂守臣不足任且多欺蔽乃命御史柳尚義駐天津甯杲駐真定薛鳳翔駐高郵甯鋭駐薊州分地督盗移家專理之杲尤酷烈獲盗迎而出木磔之示威金鼓聲日夕相聞瑾尤器之霸州文安縣大盗張茂家有重樓複壁多為深窖同時劉六名寵劉七名宸齊彦名李隆楊虎朱千戶皆附之諸大璫多文安人茂通賂納交太監張忠者號北墳張居與茂隣結為兄弟因得徧賂馬永成于經谷大用輩遂出入禁中得進豹房管侍　上甞蹴毬無忌憚庚午春夏間河

間叅將袁彪數敗茂及諸賊茂窘乃求救于忠忠置酒私第招彪與茂東西坐舉酒屬彪字茂曰此彦實乃吾弟爾今後好相看無相扼也又舉屬茂曰袁將軍今日與爾有一面之好爾今後無擾河間彪畏忠不敢誰何諸將聞風膽落及甯杲至有巡捕李主簿承杲意僞作彈琵琶優人入茂家具知曲折杲率驍勇數十人乘不備入擒之斧折茂股載歸餘賊相率至京謀出首逭罪忠與永成為請于　上且曰必獻銀二萬乃赦之劉瑾家人梁洪亦索萬金六七楊虎計無所出潛令劫近境裝以足所獻會虎焚官署六七知事敗散去各歸鄉里

其膂力弓箭絶倫諸盗皆畏之涿州州官知其能召至協捕有功後凡遇儆皆令六七追逐以為常御史蔣瑶亦用而賞之或勸瑶并捕絶禍本二人覺颺去杲仍圖形捕之連繫妻孥盡破其家六等窮蹙憤恚乃相聚抗官府掠行旅既劉瑾伏誅杲亦被劾罷下健兒多歸之詔下討賊仍許自首免罪六等遣其姊出首自領三十四人詣州知州郭坤以聞貸之令追捕他盗自効正德五年十月事也尋復叛去往附白英英巳馳至山東矣寺二月徐州賊白萱突入呂梁洪主事伍全官舍執全榜笞劫取橋草等銀始釋全趙風子者名鐩文安縣諸

生驍勇每大言自負六七等來刼與家屬避立水中賊
得其妻將污之錢怒奮往殺傷二賊賊以計擒之詭使
降許諾歸家與弟錡鎬聚五百人會于河間齊彥名被
擒囚于安肅刼出之由是賊黨始熾自畿南達山東徐
淮倏忽來去勢如風雨六年正月兵部以盜茲蔓請出
師乃命坐營署都指揮同知李瑾統京營千人往討御
史吳堂紀功兼治糧餉瑾至德州奏言白英等約三四
百人分爲二一刼諸城高密安丘沂水一自穆陵關南
陷莒臺直趨金鄉賊所得皆民間馬一晝夜馳數百里
而官軍馬少何以追敵請于東兗濟南及直隸養馬地

方取給非馬所產者令給價覆議如請且言宜稍假瑾
權乃命瑾充叅將提督捕盜三月山東賊殺指揮張英
等六人薊州都御史李貢以聞且請調京軍并遣官軍
舍麥官統領會各兵備守備四路勦賊兵部議以山東
巡撫蕭翀及貢謀略俱可用宜令翀督分守保定副總
兵王欽真定守備孫懷河間守備袁彪天津兵備陳天
祥貢督分守通州黃璽守備涿州王勇三河王玉調集
附近官軍兵快及見遣達官軍舍隨賊所在出奇勦殺
從之賊入博野饒陽南宮無極東明等縣深冀定祁開
等州境大肆殺掠攻濱州臨朐臨淄昌樂日照蒲臺武

城陽信曲阜等縣及泰安州皆被之日照典史余清義
官司福禦之皆被殺泰安州知州許紳指揮王雍先避
居民驚潰都指揮高岱狄公唐遇賊家陰引却不敢戰
詔逮治紳等而錄清等子孫如例賊掠樂安山東備倭
指揮朱泰率官軍擊破之斬七十二級擒一百二人清
豐滑縣復爲賊破進犯闕里叅將李瑾擐軍守護賊破
金鄉縣叅政史學僉事杜旻棄城逃遣問時以賊久未
平重其禁被賊破殺者掌印及守備捕盜官皆輙罪無
城池罪亦如之然賊衆且強多出不意突犯所在單弱
勢不能支遂開敵賄求免之朝議遣大將命惠安伯張

偉總兵副都馬中錫陞右都提督發京兵討賊申定軍
法然不能盡行也賊延入河南破鄢城李瑾追至寧陽
斬百五十餘級犯信陽州都指揮僉事馬振等督兵城
守賊解去遂追至潮廣應山縣境戰敗振及信陽衛指
揮陳鎮皆死焉四月破萊縣知縣熊驥遁去聞賊屯文
守集與主簿韓塘率民兵五百人追至章丘紅蒲村力
戰殺傷相當日暝賊驟至皆死之攻郟城縣知縣唐能
擊破之斬數百人李隆等二千餘騎自蒙陰山出破兵
山縣李瑾率兵追擊小清河斬三百級是時州縣鎮集
驛遞二十餘處自正月來皆爲賊所破焚刼官廨廬舍

死者無筭所過居民凡賊至反業於供給棄家從亂者
比比而是官軍一至卽閉門逃遯懸賞召募亦鮮赴者
蓋以供億之煩搜索之苦或掩殺報功尤甚于賊兵出
無功賊愈熾楊虎一枝獨入山西而馬中錫既至以家
在故城墳墓親戚所聚恐爲賊所害主于招撫徧檄諸
路不得擱揩并給食賊聞且信且疑過故城戒勿犯馬
都堂家于是衆鬨然謂中錫通賊而賊別部楊謙等掠
濬縣知縣陳滞敗之於達蓆岡斬首四人擒九人遂遯
入太行山楊成等掠沛縣指揮費寧趙鳳禦之敗績千
戶劉經戰死宮太保者永淸縣吏縱酒賭博糾集惡少

與劉七等合僭號大王所至屠戮五月爲天津副使陳
天祥所獲磔于市李華者逆瑾餘黨亡命山西聚衆至
千人衣幟皆赤與楊虎等合大掠壺關縣之趙村潞王
乞師討之、上切責鎭巡官令軍衛有司失事者俱停
俸戴罪殺賊其流入河南者圍指揮僉事趙玉于陳橋
鎭指揮陳鵬與戰敗績宋振救之乃解去犇聚林縣山
中復出掠衛輝懷慶河南按察使彭澤上言賊計有三
或面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戴儀兵南有宋振兵
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假息乘隙出山仍借故
道長驅剽掠徐爲逃散之計中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

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爲中以東地方險遠構爲家計
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自揣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谿之
險糾合土賊招聚亡命迫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
民畜錢穀皆爲所有時遣數十百騎刼擾彰德衛輝懷
慶三府使我軍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
勞將來未可猝定也爲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鎭官
軍協同宋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過
旬日閒殄滅無遺若但移文山西鎭巡官截殺徵調官
軍開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於因循士氣亦
沮於牽制雖有後謀難以濟事時晉王亦奏乞發兵俱

下馬中錫督諸將循新例勦殺河南盜乘舟入湖廣由
應山破雲夢掠黃州都指揮張塡追敗之乃趨江西掠
星子縣都指揮趙鈜敗之復還湖廣六月楊虎等復自
山西十八盤山口遁破武安縣趨臨洺鎭掠威曲周武
城淸河故城等縣及景州東西關連窩泊頭等鎭由洼
鎭店渡河復以文安人劉六等合時都指揮桑玉素受
賊賂不肯盡力嘗相遇文安村中六七逃民家樓上欲
自刎玉故緩之有項齊彥名持大刀脇官軍敗走者數
十人至樓下彥名曰呼諸敗軍皆呼彥名曰救至矣無
恐也六七遂彎弓注矢以出射殪數人去玉大敗命署

都督同知張俊充副總兵都指揮使王琮充參將率京營兵千人往討七月賊破棗強縣知縣段豸死之初賊薄城豸率衆捍禦斬賊二百餘人首領一人賊攻益急閏三月城陷豸罵賊死賊怒屠城死者四千八百餘人參將宋振駐兵縣東門與賊對語不發一矢賊尋引去山東賊連破武城樂安陽信霑化海豐青城等縣攻樂陵知縣許逵敗之始遁攻日照縣指揮董鼎戰敗知縣李茂登樓呼指揮石盤策應盤開門避城破茂被執得釋賊至武安縣知縣吳鈸政追捕重傷參將戴儀救之斬賊十餘人賊從臨洺關北去大氐賊均起畿內恃馬

力倏忽馳驟棲野不占城邪蹈虛不立方所每戰驅擄掠者居前號呼衝突官軍見形卽縮賊相與笑樂恣所殺稍遇勁兵前者俱陷自以精騎覘勢爲進退莫可控揣用力頗難益得自肆蓋就中有二派其一劉六七爲主七更雄黠與六作分作合率齊彥名等踰山東河南透出湖廣江西仍由故道長淸齊河等縣直抵霸州復走山東向東南下江爲絕地其一楊虎爲主率劉三趙鐩等由河南山西自西而東踰曲周威縣直抵文安復往河間泊頭慶雲亦由山東陽信海豐向西南上江爲散地所至縱橫如蹈無人之境乃各地方官互相推委

又皆以中錫爲辭中錫束手欲戰則兵未集撫則賊佯許實背終不得要領然亦竟不悟又不可中變也虎旣與六七合復至文安密邇近郊參將王琮副總兵張俊等會兵防守團營提督內外官選精銳備緩急京城戒嚴兵部謂賊雖非京兵可制宣府延綏二鎭遊奇兵數多邊徼稍稍用之必有功乃徵副總兵許泰遊擊郤永各領所部來永千人由居庸關至涿州泰千五百人由紫荊關至保定聽調遣六等退屯德州之桑園中錫單車直入撫之賊驚喜羅拜上酒叩首願降然終未決二三千人自稱劉六破南宮執知縣孫承植焚縣治放獄

囚又掠寧晉皇莊千餘騎至阜城縣焚其東南二門入城擄掠復入獻縣八月中錫等奏賊劉寵等四十三人悔過俯首且言寵等先以犯罪迫饑寒爲盜罪惡雖不可原然其初心不過避死今旣畏法悔罪乞下廷臣議處兵部以寵等果解甲赴軍門服罪卽准自首如或詐爲緩師姑聽請會勦乃復令中錫等審處以聞詔下中錫遂入寇營將毛先有責劉六等不赦又懸賞格募能斬者免死中錫使丞曰無多言吾已知〔〕朝廷不赦我輩捧詔不拜着於袖中拂衣挺劍而去〔〕朝廷知中錫玩寇狀伏羌伯毛銳兵部左侍郎陸完兼左僉都督

邊兵討賊完至涿州忽報賊在固安 上召大學士李
東陽楊廷和梁儲至左順門內問曰賊在東而師乃西
出恐緩不及事欲令兵部追還完等今東何如東陽對
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賊船在水套自來送
死官軍併力擒之甚易但恐人心不齊向來屢失事機
正以此今官軍在此宜亟出敕東南諸將隄備 上
曰張俊等皆在南料亦無害奏畢 上日先生用心命
賜羊酒而退賊奪官民船擁衆至侯安鎮將攻霸州都
督白玉充副總兵領兵駐東安都指揮王杲駐通州都
指揮陳勛駐永清副總兵張俊往天津會少卿陳天祥

併力防禦傳 旨張偉馬中錫玩寇殃民有負重托其
取回京原統京營幷各處官軍俱聽提督陸完節制賊
破大城靜海二縣遂至青縣與滄州又五千餘騎復
入青縣殺致仕寺丞蕭英中錫等尋被劾與張偉系玉
宋振俱下獄擬死巡撫邊憲蕭翀李貢停俸立功中錫
竟死于獄偉赦出奪太保職戍邊玉監決憲翀後亦下
獄釋復職尋罷歸人以爲未蔽法云九月劉六七入樂
安張與南入嶧縣楊虎西南入東昌又有王某者從東
光渡河而西衆分爲六愈滋募增調偏頭等關備兵六
百人河南毛葫蘆兵千人各守險隘楊虎等二千餘人

攻滄州奪船爲浮橋列兵圍之數重運同李文英戰死
知州張奇鹽運使楊鋭等分城守禦焚其橋圍三日不
克將解而南劉六七等復至乃取車薄門下駕木爲梯
使小船填掩城濠復四面圍之時浙江千戶湯正押解
兵器至與廣東指揮霍巘俱在圍中以所帶弓弩藥矢
射賊復投火銃焚其梯凡五日劉六七中流矢所遺誅
者亦被獲遂焚掠城外民居及船隻而去副總兵許泰
游擊郤永等兵出霸州平口賊猶易之泰等迎戰斬數
百人賊始懼南奔於是天津指揮賀勇等遇之信安潑
賊復敗泰追擊於東光半壁店擒斬二百七十餘人永

再破之景州鎚橋集擒斬亦如之禎破之阜城縣宋
門店擒斬八百六十四人郤永破賊於棗強縣禮義鎮
擒斬一百三十人永及許泰復破之叁老集及薛家屯
擒斬四百餘人皆楊虎黨也賊遂東奔至小靜河遇都
司田彬兵殺七十餘人執指揮趙文已而釋之至蒙山
遇副總兵李瑾敗之得其神器盔甲百餘副及蟒龍袍
楊虎因自衣至楊頭賊嘗四馬武張通等皆歸之虎等
復破直隸威新河二城劉六等破山東日照海豐壽張
陽穀丘寧陽曲阜沂水泗水費十城十月入長山縣典
史李邏與賊戰殺數十人中矢死劉六等攻濟寧州不

克焚運船千二百十八艘遂焚都水分司執主事王龍壽釋之劉六等寇曹州屯裴莊集焉禎許泰郤永擊之賊迎戰斬三百餘級追至集北擒斬又千八百餘人而賊首朱千戶者爲禎部卒沙長孫所得青州指揮李經樂安知縣白珣聞賊至先逃益都知縣牛鸞屢有擒斬功廣平縣知縣劉繼盛城破被逮十一月甲戌陷蕭縣殺三千餘人楊虎破宿遷縣執指揮陳朋淮安知府劉祥禦之小河口軍敗爲所執既而縱歸十二月攻靈璧知縣陳伯友戰敗被執釋之攻宿州不克攻虹縣永城夏邑虞城陷歸德虎由義門集率九騎渡河武平百戶

夏時兵卒至不知爲虎也擊之虎復登舟斫上土石如雨舟覆皆死指揮使石堅據爲已功謗云率兵一千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擊沉死役楊明陞指揮僉事賞千金寨門夸宅提虎自河南入山西澤潞遼諸州陵川壺關高平沁水陽城翼城曲沃襄陵洪洞趙城靈石介休平遙祁大谷諸縣皆殘破殺掠千萬計司府衛州縣官坐逮問者四十二人至是死天殛之也妻崔氏驍捷領其餘衆號楊寡婦軍鐩等復立劉三爲首改名劉惠至蒙城太和官民俱逃散副總兵白玉率兵來戰劉三率五百餘人衝入殺官軍一千餘人得盔甲鎗刀二千餘件神

器七千餘件攻沉丘縣先塞其城鐩等挖城而入殺都司王保縣丞杜斌及軍民一千餘人至鹿邑縣官吏望風逃散擒十戶李茂等二百餘人有陳翰者自稱主事願與劉三爲子新蔡縣致仕知府張釋率衆賄賊求免攻許之至上蔡知縣霍恩拒守城破恩及典史梁逵死之攻遂平知縣王佐及縣丞毛繡死之連破遂平舞陽至葉縣知縣唐天恩及其父攻七人皆死之固始縣致仕縣丞曾基被執使控馬不從死息縣致仕主簿邢祥詬罵死鐩等謂兵法無主必亂奉劉三稱奉天征討大元帥鐩副元帥小張永前軍都督管四後軍都督劉孜

左軍都督馬武右軍都督邢老虎中軍都督其餘各有名號衆可十三萬列二十八營以應二十八宿僞牌帖下所至官吏修道路橋梁備糧草給軍且戒其黨無殺平民至舞陽破城刼庫釋囚有僧德靜妄言唐府宮人所生留之欲奉以爲名破封丘殺鄉官御史宋紀攻鈞州知州李邢彥力捍不能克怒聲言屠城鐩繼至以故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去之破寶豐縣僉事孫磐責黃榜招撫鐩復書云群奸在朝舞弄精神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　皇上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奸營中見榜逃去者百餘人賊有虜縣

尹妻子者殺之攻裕州同知郁采都指揮詹濟拒守頗
有斬獲賊增至三萬城破指揮辛澤伍裕知州李德仁
皆赴采濟獨死鄉官御史任賢助戰守并一家十三人
皆死居民死者三千人而劉六等在沂莒間郤永等追
之至濰縣斬獲八百級招降五百餘人賊黨張興張旺
馬五皆遁六等自山東丘縣奔突廣平曲周威縣北奔
新河南宮棗強冀州轉至衡水縣攻入之以失事逮白
玉論死伏羌伯毛銳駐河南馮禎時源金輔等兵屬之
太監谷大用陸完駐北直隸山東李瑾許泰郤永陳勛
王杲熊偉劉暉等兵屬之都督僉事馬昂充參將往鳳

陽等處聽調賊犯虹縣蒙城趨徐州黃家閘渡河官軍
不能禦治罪陸完兵至束鹿安州戰捷賊犯霸州報至
爲七年元旦之次日京師大震兵部尚書王瓊計積調
宣府邊兵已到涿州時夜已深留城門鑰疾走火牌令
亟趨霸州都督僉事溫恭守草橋衞男守盧溝橋指揮
同知禰英守羊角各領京營騎兵一千守備太監武忠
督指揮陳瑨嚴備陵寢十一日　上抵郊壇行禮宋日
還宮上下怡然時京中伏奸甚多燕山左衞軍王宣及
其子欽與賊交通資以兵器京中動靜賊輒先知之皆
此屬所泄事覺權奸尚有庇之者法司執奏乃得並誅

攻決進寧王宸濠與賊劉爲內應而　上不知群奸互掩
蔽亦不敢發賊尋攻大城縣知縣張汝舟主簿李銓遁
賊複殺典史湯濬爲官兵所敗攻唐縣者三知縣陳瓚困
守不能克新老虎病死伏羌伯毛銳戰敗于長垣徽道
三月趙鐩等破泌陽攤山遂平等縣焦芳走免燬其先
墓存衣冠于庭樹劍斬之曰恨不爲天下手誅此賊破
永城西華知縣王鼎李鼎皆死之副都彭澤咸寧伯仇
鉞提督軍務往討河南賊中錫得罪發內臣謂書生不
知兵有陸閣者給事乾清宮頗有武幹推往督軍後監
鎗名色以司設太監尹性領之谷大用已先往陸完軍

奏帶者不可勝數軍中洶洶而澤與完殉謂善庭人心
沙安賊掠利津殺都指揮周琮入萊州界殺指揮僉事
蔡顯遂往斬黃台處陷睢寧蕭碭主簿金聲等戰死都
承追賊至鹽亭陳村店敗劉六等於宋家莊共斬首四
百餘級陳勛斬三百五十級巴泉示五百五級賊二萬餘騎
駐西平縣時源馮禎劉周金輔擊敗之賊走其半奔入
城我軍塞門賊懼升屋遁夜出城焚之斬千餘級燬屋
苗逵等遂攆渠魁平天大劉賊追賊至滕縣呂孟村衞鸞截
殺之遂奔石餘梁斬尤多斬千餘殺伍百餘于太平寨丹仙衆
布敗戲洪盆休因陳除疏安民事宜兵屬母喪隨橄處起

自文安不過二三十人御史陸芸于所属申報漫不經
意賊始聚至四五百人勢漸猖獗其後山東殘破州縣
凡九十餘處延及南北直隸河南山西此事機之一失
也隆虎轉刼河南山西而劉六劉七復自霸州流刼濟
南青州不過六七十人初不攻城殺人擄掠衣糧自給
意望招撫其後與隆虎合衆至三千餘人陷莽河高
堂及南宮棗強殺人盈野國威已損而議者乃欲招之
此事機之再失也李瓚軍初至精銳青城之捷擒斬千
人乘勝逐北一舉可盡而困憊之餘不能前進遂令賊
得招聚勢復大盛此事機之又失也　皇上以師久無

功復調邊軍河南一遇彥名斬首二千餘級再遇劉六
捷又倍之若邊軍四合全功可收而黠賊詭計每戰則
置勝擄于前行小衂則率親兵先遯所以我軍屢勝而
渠魁終不可得也兵法以主制客以逸待勞以飽待饑
今賊一人常兼兩馬一日夜馳二三百里椎牛倒廩資
食于民而我軍所過續食易馬賊聞將至列營待之則
是賊常為主飽而逸我顧為客饑而勞又官軍一道而
行既不設奇分兵合勦又不據險設伏邀擊及至近賊
賊又乘間去矣事之不克皆由于此臣聞冬月以來賊
亦困乏攻城不得掠野無資且南阻黃河西阻太行其

往復循環不越二路西去則自魚臺濟寧金鄉過小灘
趨河南彰德衛輝大名北走則自海豐霑化泊頭趨滄
景河間霸州宜分兵駐于濟寧德州海豐每處各二三
千人列營休士各[illegible]貫以成功賊自河西河北被
驅而東者則山東之兵邀之自山東被驅而西北者則
河南直隸之兵邀之使其不得休息若官兵不足山東
人心思奮旬日之中數千人可集使與官軍相為犄角
河南直隸亦然賊庶可平不則其患有不可言者從之
仍留洪視事賊自西平之敗由上蔡商水西走紀功御
史雷宗先知汝陽縣欲往舊治自羅延撫鄧璋亦徂于

一勝過汝寧朝唐王宴飲連日賊得招集散亡其勢復
振攻鄢陵西華長葛新鄭汜水鞏等縣所過殘害遂至
河南府三日諸軍始追及之無復部伍賊乘我饑罷率
衆迎戰參將金輔懼不敢渡河獨顧及時源神周方列
陣而姚信所部京軍馳越顧前失利先遯賊見陣亂麾
衆突至顧下馬力戰死焉（後璋被劾宗下錦衣獄）破鄢陵縣知縣
孫讃饒賊得其金帶王簿王昱縋城而逃死傷者三千
餘人致仕尚書劉璟家為賊所刼亡其誥命五月王杲
遇賊于棠村戰死滕縣之勝賊奔登萊陸完師次平度
州發御永溫恭白玉追勦許泰軍萊陽策應張俊軍萊

州劉聰軍古縣集李鉉軍南村集遮擊於是永趙嵩淺
坡村恭王趙界河所向破賊聰過之於古縣集東都指
揮傳鐙攻其右張椿攻其左賊大敗而鉉兵亦至乃合
兵追擊劉七等七百餘人西走聰別以騎兵追之及於
濉河賊拒戰復敗易服馬而遁尼擒斬二千六百餘人
劉六等畧羅山縣主簿王續宗死之劉三等自遂平趨
朱臯永順宣慰彭明輔及都指揮曹鵬等以土軍追擊
賊倉卒渡河溺死者二千人斬八十餘級劉翰知事不
濟奔降仇鉞劉六等圍邳州漕撫張縉調千戶張瀛破
走之仍護一帶運舟無所失賊遂渡河由鳳陽入泗廣

僅五百餘人由團風鎮奪船遡流至夏口南儲都御史
馬炳然自蜀携家赴官適與賊遇賊易服僞稱吏胥迓
之遂登舟殺炳然投於江妾奚氏亦自沉死既而賊焚
刼漢口指揮滿弼等追及擒斬六十人其一中箭溺水
死獲其屍梟以徇即劉六云始炳然遁武昌三司官出
候炳然接之偌特已聞賊在夏口炳然發舟衆相視不
以告遂遇害劉聰溫恭敗賊於宛縣斬百七十八級劉
六子仲淮及劉彥高皆死指揮張勛又敗賊於平原斬
錢老虎等賊脫者僅三百餘人蓋賊屢爲邊兵所遏六
七氣懾不能復北餘亦衝散假息軍事漸有緒而河南

妖賊趙景隆以白蓮教惑衆自稱宋王復出料集趨淮
蔣三楊林楊玉千餘人皆絳色衣巾作亂自河南歸德
濟陽集轉掠至鄲陽城逐硯侍郎叢蘭令武平衛指揮
石堅亳州知州張思齊等率兵擊斬之并擒其黨五百
餘人楊寡婦掠濉縣指揮喬剛禦之賊少卻僉事許逵
復敗之於高苑令指揮張勛邀之於滄州米家屯俘斬
二百七十五人閏五月劉三自河南入羅田轉掠黃陂
都指揮陳表與戰敗之乃還據羅田都指揮潘勛保靖
宣慰彭翰等擊破之俘斬凡五百八十餘人仇鉞擊賊
於光山神周姚信爲左時源金輔爲右大敗之斬千三

百九十八人盜奔六安州諸將進至七里岡敗之賊分
爲三神周追趙風子姚信等追賈勉兒二賊急復合周
信與戰於宿州應山皆捷賊遂遁去源及金輔陳珣追
劉三由黃陂光羅至桐栢南召連敗之三夜從十七人
奔嵩縣道亡者半至土地嶺窘甚自縊指揮王瑾斬其
首張永兒以七百餘騎走輔等邀之於上蔡瓜皮店無
一人脫者前後凡斬四千七百二十二級俘百七十人
降者七百餘人都指揮朱忠夏廣復追擊賈勉兒於扶
溝及西華小窯鎮賊奔沙河溺死者甚衆復追至永城
虞城勉兒屢敗變姓名匿於項城之丁村老人王斌獲

之餘衆遂潰賙等復追至上蔡縣瓜皮店及宿州張山
集息縣許家莊俘斬又千七十餘人趙風子走德安府
髡爲僧匿江夏護衛軍趙成獲之悉送于官劉七等沿
江刼掠彭澤仇鉞自湖廣而下駐南京陸完自山東而
南駐鎮江協勦分調劉暉於鳳陽徐邳等處巡守六月
劉七等船十三艘自黃州下九江經安慶太平儀眞以
達鎮江所過殘滅嘗泊船于和尚港去南京僅六十里
張帆上下迄無禦者操江都御史陳世良武靖伯趙弘
澤被劾戴罪自効七月劉七等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
爲揚州兵所扼復溯江過南京犯九江賊在山東者雖

已敗奔竄復嘯聚少者百十人多或千人自冦縣刼朝
城大同指揮趙琴追之斬七人琴亦戰死復掠寧陽鄒
費諸州縣巡檢劉斌潘佑禦之皆死旗亦破滕八月劉
七等自安慶而下復踰南京抵瓜洲殺傷官軍仍自大
江下孟瀆河有舟三十餘衆六七百人陸完追至鎮江
留總兵官仇鉞駐守溫恭以騎兵駐江北劉暉郤永等
以舟師趨江陰自率都指揮孫文傳鐙趨福山港七月
十八日賊至通州通判胡嵩指揮劉葵等禦之賊不得
登岸其夜颶風大作舟壞乃奔保狼山二十日賊五舟
爲風所飄至西洋港文鐙敗之二十一日完命同知耀

寧等爲鄉導夜引暉等登狼山列陣以戰賊敗奔山頂
矢石交下官軍多傷者暉與千總任璽自山北禾自山
南皆持盾自蔽揮刃而上彥名中鎗死賊黨多墜崖者
劉七率親信數十人下山欲奪小舟以逃官軍列岸濟
齊射七中箭溺水死餘十二人奔入泰興殺主簿黃建
并殲之九月命斬賊首劉七齊彥名屍梟首霸州陳翰
與前所獲賈能賈勉兒龐文宣郭漢宋祿孫玉朱倉孫
隆張冨李隆孫虎等共三十七人傳詣　闕下詔皆處
殊死斬爲魁者六人皮法司奏　祖訓有禁　上不聽
尋以皮製鞍鐙　上每騎乘之敘功咸寧伯晉侯彭澤

陸完俱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太子太保並廕一子
世錦衣餘陞賞有差并昔賞公侯閣部大臣內侍加祿
米廕弟侄隨帯官錦衣者千數是役也前後報功至數
十餘萬粉換十餘次糜賞費二百萬其殺降冒功者寗
梟爲甚梟在劉瑾時已陞參議瑾誅被劾以任外得免
復貪緣內臣得陞保定巡撫盜過阜城交河發兵追之
不及擄殺二縣義門等村居民王秉仁等一百六十餘
人斬首而去又于景州道上逐田中耕者殺數十人有
一家四五人俱死者又以賞軍爲名各州縣索賄無厭
衆劾不聽嘉靖初謫戍武傳數年後有人見劉七于山

西塞下盜祖駱賓王姚泓故說近日楊應龍亦如之此是戴鬼何止好奇天下第一兇惡何但人不容天不容自家亦容不過一死未足償萬一蛇蝎之餘狗彘不食更于何處着那如駱之才華姚之仁厚人憐之設為此語兩人死去自有安頓處何至偷生為亡命逃虜披毛野人也

高伯宗曰國家二百年盜賊猖亂未有甚于此寇者僅薄兩畿蹂躪數省雖漢黃巾何加焉其卒盪定者 祖宗之慶澤天命之眷佑耳當時諸臣所以控制之略未見有持必勝而得萬全者始焉馬中錫張偉固已失策

玩寇而繼之陸完谷大用毛銳等祝中錫輩何役此卿成敗遲速幸不幸耳及中錫等下獄論死而完等封拜崇顯是惡足為賞罰邪要之摧敗賊鋒者諸邊卒之功而剿捕盪平者各守臣之力其馳騖中原身當其難則彭澤之勞勛似不可誣而皆賞格所後也雖然幸賊無豪傑遠圖耳使二寇據形勝按紀律相為犄角豈完等忽所能制哉乃若去鈞州城不屠而入泌陽掘焦芳先墓則公論在盜賊亦有之詎謂其無良心也

朱史氏曰流賊猶鬼風也有人于此勝理欠密卒然乘之幾乎遍體浮腫心腹不寧而要之元氣尚充有斜膚難收之苦無死解必傾之勢元氣者本也本不傷則力猶勁 泰陵所留厚矣易世未幾人心方固雖內豎逆天濁亂宮府而 廟祐有靈俄焉殄滅事從反正才俊滿朝彭澤尚已陸完疵于品而饒于略大武山人誠亦不凡重以邊之健將精卒驅醜輩納江之湄海之滸人謀已盡即微颶風殘敗之餘其能漏網乎獨馬中錫清亞之品用違其才置非其地賫志以沒千古為恨當時楊文襄秉銓條陳兵事班班中肯李文正當國疏朝上夕下本兵王瓊亦非執拗慣事者乃獨不為中錫地使之桑梓掣肘為忌者所快嗟乎將方禍結人亦數奇真無如之何矣

劉瑾之變

正德五年八月十三日戊申劉瑾伏誅瑾陝西興平人
本姓談幼自宮投中官劉姓者得進因冒之又自冊云
賜姓驁悍陰狡有口辯嘗慕王振之爲人　孝廟時犯
法當刑主事朱恩寬之憤懣不得志每切齒文臣　孝
宗大漸召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受顧命謂東宮聰明
但未知好學先生每當當請他讀書輔導他做箇好人
既賓天　上即位瑾方執役鐘鼓司與同輩谷大用等
俱得幸導　上逸遊凡遺詔中革監鎗各城門監局內
官與大漢將軍千百戶俱格不行時時爲　上言弘治

間事權皆歸內閣司禮監　朝廷徒有空名又言天下
鎮守內臣皆司禮監舉用多受賄自潤令後令代者各
入萬金爲貢不猶愈于賂司禮監乎　上從之悉更置
如瑾言諸中貴遂皆以貲得出鎮肆意誅求無所忌憚
又奏置皇莊七所于畿內後漸至三百餘處畿內民不
勝擾先是苗逵率師禦虜報功多虛冒曲事瑾得權心
回而濫敘者甚多衆不敢問然猶憚　敬皇帝節制未
盡肆及是傲然率其同黨先　上意向迎而道之舊制
視朝臨幸時駕內官皆有定額每遇登極必一簡選
至　郊廟尤肅帶刀披甲者絕少蓋敬天事神爲重不
敢過多今罷也至是漸增且至數倍賜蟒玉內府乘馬
不可勝數每出明盔甲炫服擁簇看雅將享墳塞殿庭
南郊尤甚元年正月傳　旨劉瑾管五千營將已自鐘
鼓司改內官監尋提督團營　上既信任得自便視朝
太寡時或微行大學士劉健等憂之先後屢疏力諍或
報或不二月極言臣等伏見　皇上春秋鼎盛政令維
新而地震天鳴白虹貫日恒星晝見太陽無光即位之
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
寧日百官庶府倣效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
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

之刑擾查革弊政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
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
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
公論而不卹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
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
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
戶兵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
俟數日未見批答若以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
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
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順人情之常但政出多門

答歸臣等捫心反觀無以自明晨轉於衷事非獲已報
以待樹的行然瑾等蠢葳旋郎若遺九月太監崔杲等
往南京蘇杭織造奏討長蘆鹽萬二千引部科皆執奏
不允尋請與六千引半與價銀工部請勑健等言勑不
敢撰乞收回成命照部初擬供給價 上意未决猶欲
全予鹽引乃于日講罷召健等問曰崔杲所請鹽引可
全與之健等奏曰得價已足用矣 上曰既與半價何
不全與引鹽健等曰戶部亦是爲朝廷撙節用度 上
曰該部既欲節用何不留此半價卽以引鹽與之聽其
變賣不亦兩便乎健等曰價銀有限不若鹽引費多

上曰何故東陽曰鹽引數有夾帶如引一紙夾帶數十
引以此私鹽壅滯官鹽不行 先帝臨終銳意整理正
是今日急務不可不爲遵處 上曰若有夾帶事覺朝
廷自有法度處之東陽曰此輩若得明旨卽于船揭黃
旗書寫欽賜皇鹽字樣勢燄烜赫官吏醻應少誤卽加
笞辱隱忍受之至鹽商竈戶雖凌虐萬狀誰敢呼冤所
以不若禁之於始健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
豈專是內官壞了譬如十個人中也必有三四箇好人
壞事者十有六七先生輩亦自知之如是者言至再叁
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尋再疏得允時 災異疊見五官

監候楊源以星變疏諫杖斃死于途健等極諫求去報
以改過盡心輔導不允時健等時沸泣至十月將劾上
會司禮監太監王岳素惡瑾等密疏瑾馬永成高鳳羅
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八人示健乃連章劾請誅之
留中未下 上命太監陳寬李榮王岳同至內閣議且
有發瑾等南京新房閒住之意健等以爲處之未盡皆
正色曰 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乾
而使此輩若此他日何面目見 先帝于地下寬等辭
去其意未决戶部尚書韓文素剛正聞之令李夢陽草
疏倡九卿科道伏 闕固諍吏部尚書焦芳泄其謀于

八人明晨健等持之急 上驚泣不食諸閹大懼相對
泣 上遣司禮請閣議一日三至健推案哭執不肯下
岳獨稱曰外廷議是明日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沮
文者曰公疏云何文故不應托吏侍王鏊趨詣閣促健
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司禮手
諸大臣疏曰有 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
事 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 上自處眾不能吐
一語司禮謂文曰此疏出公公云何文曰今海內民窮
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位靡所匡救
上始毀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何恐無言司禮曰

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鏊前謂司禮曰設　上不處宗何曰我頸有裹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議猶不肯下夜瑾等遶上前蹺伏哭頭觸地曰非　上恩奴儕且磔餧狗　上色動瑾又進口害奴儕者王岳輩爾　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不過逆結內外去其所忌制　上出入自行私耳益伏地痛哭　上怒收岳及亨智于東華門外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

則悛　上所欲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掌司禮監事閣臣知事已中變因言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假用其失猶小其禍猶緩天下尚望其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愈肆君子愈危必至于亂亡而後已且邪正不並立今此數人者滿朝皆欲决去　陛下知之幾欲去之乃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盡懷疑懼此數人亦恐不自安上下相猜內外不協禍患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皆上疏求去獨允健遷雖給夫廩賜勑乘驛而意絕淡惟恐去之不速亦不俟再疏存舊體也岳等發南京充淨軍死于臨清舟中惟徐智以

計免方評時東陽策內黨勝結未必勝閣中舊臣止三人若俱逐必新進者用事次當屬焦芳芳同年也原以侍讀講外累陳乞得復至今官切齒在廷諸臣又陰賊無賴一日得與閣權無以壓之必內外叶應大逞其志禍有不可測者故獨嘿無所言瑾果德之不允辭二老去位以八月十三日戊午至十七日壬戌傳　旨芳兼文淵閣大學士并採人望加王鏊學士入閣進東陽少師芳欣欣得意東陽委蛇難爲前鏊悒鬱不樂爲後矣既事出不意衆皆駭愕且爲二老惜給事中呂翀上言二臣受先帝付托隨事救正忠以盡職今輕棄老成誰

與共事歷指不可聽去者五下部議如翀言不聽劉蒞又以爲言亦不報日何韓文無所得適有解戶銀輸內庫事覺歸罪于文降一級致仕給事中徐昂申救文遂落職并除昂名瑾益自恣乘　上遊宴時奏諸章疏項屑者進　上覽而厭之麾去顧曰要汝何用瑾遂徑自裁决　上皆不聞方人情洶洶南京守備武靖伯趙承慶傳其奏稿應天府尹陸珩遍示諸司兵部尚書林瀚聞之歎息南給事中戴銑李光翰任惠徐蕃牧相徐暹方劾太監高鳳并其任錦衣指揮高得林又與南御史薄彥徽貢安甫王蕃葛浩史良臣李熙任諾姚學禮張

馮鳳陛崑蔣欽曹閔王昭道王弘蕭乾元等各具疏言
健選　先朝元老不宜輒去又言　上晏朝廢事與六
七內臣新進佞幸遊宴馳騁射獵等事　上大怒差官
較械銑彥徽等下鎮撫司獄鞫問主事王守仁救之杖
三十謫驛丞御史陳琳亦有疏降縣丞而任諾王蕃諡
奏事不與知獄具請法司擬罪詞連承慶瀚珩洪猶蓋
承慶停半祿閑住瀚珩各降三級致仕杖蓋洪猶等三
人銑等六人彥徽等十二人干　閣下昭道弘乾元
逮未至節南京杖之俱令為民既而吏部擬降瀚為浙
江右參政珩為兩淮運同俱致仕報可南副都陳壽疏

救除名李夢陽以附韓文主事王綸以附劉大夏御史
潘鏜附王岳並予致仕時官寮以忤瑾意下錦衣獄者
管衛事牟斌頗善視之杖皆從輕瑾怒謫之南京以猶
私壞法逮杖降百戶閑住而先後大臣若馬文升劉大
夏楊守隨張敷華張昇閔珪俱去位焦芳在內閣與瑾
為姦中外附和凡瑾所言與芳如出一口其所中傷無
不立應恨韓文李夢陽必欲殺之先逮文至京罰米一
千石又以文卷不明再罰一千石夢陽者逮至幸有救
得免禁益嚴尚寶卿崔璿冊封副使姚祥履任戶部郎
中劉繹督餉工部郎中張瑋以乘轎璿祥繹枷長安門

瑋張家灣凡歸家枉道請告違限到官愆期者皆黜降
有二進士亦與致仕尋隙嫁事坐罪者不可勝數人人
重足立惟工部員外郎錢仁夫得請致仕人以先見不
與難數美之陝西都御史楊一清南祭酒章懋太常卿
呂當病歸為榮列劉謝韓文等五十六人須勅令鴻臚
寺宣讀榜示天下其文或曰焦芳所為瑾既不通文義
大小章疏持回私家有禮部司務孫聰其妹夫也不謹
黜歸嘴大同巡撫崔巖以贊畫薦改兵部留京張文晃
者華亭人為諸生被革潛入京投瑾門下用事所携章
疏皆二人閱之撰偽旨付出施行多或累數百語任其

恣雕往往有不可解者引樹私人曹元劉宇楊玉曹雄
毛倫等布列要地以為腹心爪牙谷大用先主西廠復
立內廠自領之惡少石文義沈彬左堂郝凱等信用入
錦衣詞察諸司事無巨細必先關白而後奏聞在外鎮
巡以下官奏事皆先以紅揭帖取進止謂之紅本其下
通政司者謂之白本至有本內不書名稱劉太監者察
院諸其各咎責謝罪中外大權一歸瑾不復知朝廷矣大裁內外
官五百八十餘員革河南山東西鄖陽薊州保定蘇松
鳳陽雲貴巡撫魏公徐備奪無錫莊田撫按支樸翰大
有已奪還之民再遣往勘盡與魏公文曾戍南海寧王

朋相交結役其諳衛屯田凡事先以威脅賄賂靡之遂
法獄情任意顛倒陞官謝瀞者隨即革職加賄又輒用
之或竟自傳本或別本帶批惟所欲爲不顧理法各處
鎮守中官輒假以便宜行事撫按官亦以賄瑾故蔑爲
苛斂將官或失律不究反加陞擢有至伯都督者人稱
立地皇帝創爲新例罪無重輕類決杖永遠戍邊枷號
發遣枷數日輒死數年死者殆數千人科道官下獄且
杖且枷且戍以爲常都給事中許天錫至懷奏疏縊邸
舍其有降調爲民者反以爲幸一日蚤朝有匿名文書
一卷傳　旨詰問執後班五品以下三百餘人送鎮撫

司審究次日李東陽等奏匿名文字出於一人其陰謀
詭計正欲於稠人廣衆之中掩其形蹟而遂其詐術也
各官倉猝拜起豈能知見一人之外皆無罪之人併置
縲絏互相驚疑且天時炎熱獄氣薰蒸若拘繫數日人
不自保惟望先行釋放然後密加體訪實之典刑　上
從之得釋時暍而死者刑部主事何釴順天推官周臣
禮部進士陸伸暍而病者無算劉謝既家居岌岌不自
劉仁子恩生　　脩南通政程文謝之子編修
丕主事迴皆革職意猶未已復勒爲民先是詔
舉懷材抱德之士浙江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

虞徐文彪四人應詔所司未覆四人屢奏求用瑾以四
人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矯旨謂天下至
大豈無可應詔者何餘姚隱士多如此必有徇私援引
之弊遂下禮等鎮撫司鞫問吏部尚書劉宇阿瑾意劾
布政林符邵寶李贊參政伍符參議尚衡馬輅知府劉
翀推官讖聰知縣汪度訪舉失實而鞫詞連及二老瑾
持至內閣必欲逮併坐且籍其家李東陽徐爲勸解瑾
意少釋焦芳抗聲曰縱輕處亦當除名旣而　旨下如
之禮等謫戍邊衛符等各罰米三百石聰度罷職且著
令自今餘姚人毋選京官奪馬文升劉大夏誥進雍泰

奬瑩官焦芳故怨大夏言藉其家可得金數十萬遂以
岑濬事與潘蕃並逮坐以激變王鏊及左都屠滽力救
謫戍極邊又并與劉謝諸公皆奪誥命因而連及者六
百七十五人前尚書秦紘以家人誣告侍郎黃景避政
強珍以鄉人訐奏都御史戴銑以榮府祿米皆受害紘
家貧無所得強氏二子坐斬景高安人銑新城人家人
皆戍邊流離酸楚號慟之聲人不忍聞并連及在事諸
司皆罰米三百石二縣人照餘姚例不得選京職又用
焦芳言江西人皆不得任京職裁其科額至五十名獨
增陜西試額三十五名爲一百名焦芳因之河南增十

五名與山東西皆增爲九十名芳子黄中怨不得鼎甲即授編修宇子文傳改庶吉士未幾亦編修自謂西人凡其鄉陛見者必注目有一少鄉盤珊拜起不成禮馬永成等笑曰此公鄉人耶瑾大慙令安定人吏部郎中張綵至貌偉聲閎儀度閑雅瑾大喜退而引見即填文選郎中未幾陞左僉都吏部左侍郎代劉宇爲吏部尚書用事言無不從吏出焦芳劉宇上値大覲各布政餽銀二萬兩出差官皆有獻給事中周鑰過淮安貸所親知府趙俊千金爲餽許而不與自刎桃源舟中給事中郗夔查延寧功次縊于公署所得不可勝數張綵醜之

謂利歸于人得不過十一乃更反之歛餽者皆得罪遣科道四出稽考錢糧鈎查故案牘凡缺少者浥爛者悉罰賠補動至數十萬先後巡撫馬中錫鄧璋王宗彝周南王嵩及管糧郎中知州逮治數十人皆押赴本治責償嵩至籍沒所償之數自上及下盡皆分派少亦不下千餘科歛擧柴靡有紀極初諸邊鎮屯田大壞又鹽商中納芻粟多邊餉稍足後屯田廢戶部令商人入貲司農不輸粟塞下故每歲出内帑金濟之謂之年例瑾謂國初無其事一切停發修邊銀盡取入京廣東庫銀取三之二省城至五十三萬輯事者四出南康民吳登顯

三家端午競渡邏卒以爲龍船密報皆坐極典二家有犯輒連坐左右鄰有瞰河而居無鄰者以河外民坐之民間稍有違禁事覺即擧家收捕殺人取貨官軟所過厚賂之雖遠方小邑莫不畏威屏息惟恐得罪查各邊屯田倍增其稅設巡鹽巡捕等官搜索騷擾遂遍天下貪黷公行盜賊蜂起遣御史寗杲等嚴兵捕殺愈熾亂從此起矣擅政三四年疾視廷臣餤餤欲噬公侯勳戚以下因事私謁率叩頭爲一拜禮踞受之小拂其意麾叱如僕隸然往往惶怖不敢仰視即所厚者時亦厭薄其翰林官平揚以擴充政務爲名改南調外爲民者二一

十人甚至重定官額其家與不能致且敬憚不敢加害者惟康海一人夢陽之免康實投秩往見大喜立解副使蔡清按察使王雲鳳皆有盛名召爲兩京祭酒頗敬王鏊信李東陽鏊戚戚不能安位饋贄俱絕嘗曰王先生何自若如此東陽有言時亦曲聽韓文之得免楊一清以邊費逮平江伯陳熊以漕事幾葬世爵亦得免罰米輸邊倉者就本地皆其力也而怙終不悛卒聽鏊去東陽托纂修誤字奪俸示威雲鳳亦被訕弄惟清先卒不染若楊廷和失瑾意出之南京旋加尚書召還入閣王瓊以謝禮薄與南轉北止與試職尋亦安位無患似

大意所留亦未必非東陽之力而議者謂它有謬巧則吾未之敢信也京城南大起玄明宮占猫竹廠草場并小民房屋墳墓幾千區奪長寧侯周彧賜產衛士余日明余綸余子仁輩出入其家以瑾任孫二漢者當大貴遂有不軌圖一切四方災異及天象有變俱令勿奏兵仗局太監孫和嘗私以衣甲遺瑾鎮守兩廣太監蔡昭潘午為造弓弩矢皆私貯之其謀日急會寘鐇反寧夏以誅瑾為名 朝廷已遣都御史楊一清總督太監張永監軍討之瑾復用其黨陳震先往措兵餉將取為功未至寘鐇已擒永故與瑾在八黨之列瑾後嫉之言于

上發往南京榜禁門勿使入永知徑趨 上前訴已無罪為瑾所間 上召瑾相質語不合永即奮拳毆之谷大用為解且置酒釋憾馬永成欲陞所厚邵琪錦衣百戶瑾持不可丘聚主東廠恣肆以它事忤瑾奏發其事調南京王琇建新第大內謗 上居之因奏買人居積瑾怒罪其人得此同輩多怨之雖威行宮省其勢實孤至是永將班師楊一清說使誅瑾為天下除害永許之初議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故令緩之若泄其謀于永者永遂十三日入瑾愕然以 上方劇飲未有以中之既禮成 上置酒勞永瑾等皆侍比夜瑾辭退永密白瑾

反狀且出袖中奏數其不法十七事 上已被酒俛首曰瑾負我永曰此不可緩緩則奴輩皆虀粉 陛下安所歸乎永成等共詆瑾 上意遂決令長隨四人往執之 上乘馬繼後往時夜半瑾宿于內直房聞喧聲曰誰也應曰有 旨瑾亟披青蟒衣以出長隨縛之乃夜啟東華門縶于東廠復分遣官較封瑾內外私第明日晏朝後外人始微知之猶莫敢顯言者 上出永奏示內閣遂降 旨曰朕嗣承大業務期法 祖保民以安天下委劉瑾以腹心整理庶務瑾乃不體朕心蒙蔽專權變亂成憲肆行酷虐使官員軍民無不受害愁歎之

聲有干和氣朕深悔焉瑾降奉御令鳳陽閑住文武官員順從緘默多非得已今皆貸之各處新查屯田文冊即令燒燬照舊徵收巡捕巡鹽查盤等項新設官員俱革去法司問擬囚犯但有新例俱改正一照舊制行凡瑾所行有虧國體者法司即會衆官一一條具奏革瑾所當坐罪名從重議擬以聞事倖從中發邏卒飛騎交馳丁道黃紙黑索驚駭見聞衣冠失度府寺閭巷喧囂如沸浹日乃定丁酉下瑾于獄降奉御 上猶未有意誅之及親籍其家見金銀累數百萬其他寶貨不可勝計又得偽璽一穿宮牙牌五百扇中所置刀二及衣甲

弓弩之屬上大怒曰奴果反乃以付獄于是六科給
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賀泰等列瑾十九罪奏入　上
是之令法司錦衣衛于午門前訊鞫巡撫兵備官裁革
者添補考察京官鄉試解額并會試南北中卷俱如舊
制餘姚萬安新城三縣仍選京官翰林官調外任者具
名以聞文武官誥俱免追已追者仍給之補賠泥糧
米并罰米者免之職官籍沒家產不係叛逆者仍返其
田宅韓福黜爲民劉倖曹謚華職閑住神英奪爵仍爲
右都督焦芳劉宇既致仕已之其餘事應改正者諸司
詳擬以聞既而鞫瑾于午門外刑部尚書劉璟與之噤

不能出一語諸公卿稍稍退獨駙馬蔡震折之瑾仰曰
若何人忘我德震厲聲曰震國戚何賴于汝呼官校掠
掠是日微震幾不成獄戊申大理評事熊桂成獄詞奏
罪大惡極反形已具當寘重典命狗于市凌剮三日不
必覆奏仍以招情并處决圖榜天下行刑之日伉家
以一錢易一臠有得而生啖之者海內聞之莫不踴躍
相賀故事內臣父母無贈典瑾父雄先已贈都督同知
母劉氏一品夫人兄景祥官亦如之景祥病贈三代給
誥命既死賜祭塟加等公卿以下弔賻惟恐後車馬日
塡塞東華私第至不能容將塟又設祭重致錢帛謂之

辭靈祔京師私語藉藉謂中秋日傾朝送葬同惡已定
計爲變時夜禁甚嚴見星後寂然無雞犬聲有中夜竊
聽者聞兵甲錚然相繼不絕及瑾死先塟斯止二日方
窆　旨封門曳景祥棺棄于路既而剖焚其屍人並快
之餘黨分別治罪李東陽疏言臣謬蒙　先帝及　陛
下委托誠不足以動物術不足以救時比者劉瑾專權
亂政備員禁近事體相關凡票本擬旨撰寫勅書或黠
下冊三或徑自改竄或帶回私宅假手他人或遞出既
黃適令落底真僞混淆無從辯白臣雖委曲匡持期于
少濟而因循隱忍所損亦多荷蒙淵衷明見謂不干內

閣然玉毀櫝中亦難辭責以理宜罷黜更復何言伏望特
降俞音放歸田里　上曰卿受　先帝顧命輔導朕躬
四五年來劉瑾恣爲蒙蔽卿委曲匡持朕已具悉宜安
心辦事不允所辭瑾亂政害人事件即令各衙門逐一
查革改正其最顯着者多至百餘件工部改正十九事
內拆瑾京城內外原立祠亭石器止存其父母墓石
旨朝廷內外官一體內臣建祠造墳亦舊制也該部不
諳事體堂上官奪俸二月該司官三月蓋瑾雖死內臣
用事如故各恣所欲爲乃于經者言于　上往通州張
家灣置皇店榷商賈舟車徵至擔負之利亦皆有稅中

外怨之然所進者僅八萬餘皆入橐僕隸侵亦數萬建
香山碧雲寺自治塋域請祠額二一作費以百萬計皆出
內帑　上亦嘗幸焉凡二日乃還并贈其父母張雄者
其父銳役妻悍甚雄被逐自宮遂怨其父旣貴不與之
見同類亟勸之雄立中堂垂簾杖其父二十旣乃相抱
而泣遂爲乞恩超授銳後府右都督猶以支俸爲疑兵
部尚書陸完言雄忠藎勤誠受知　聖明加以祿養亦
不爲過詔令銳帶俸朝參劉允爲司設太監正德十年
往烏思藏賫送番供等物時左右近幸言西域胡僧有
能知三生者土人謂之活佛遂傳旨查永樂宣德間鄧

成侯顯奉使例遣允乘傳往迎之以珠琲爲旛幢黃金
爲七供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從人饋賜以鉅萬計內
庫黃金爲之一匱勑允往返以十年爲期得便宜行事
又所經路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行相續
已至臨淸漕船爲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舳艫
相連二百餘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
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百兩錦官驛不足傍取近城
數十驛供之又治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鎭巡爭之
減爲十三萬取百工雜造徧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餘
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踰兩月至

其地番僧號佛子者恐中國誘害之不肯出允部下皆
怒欲脅以威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
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允乘良馬疾走僅免復
至成都仍戒其部下諱言喪敗事空函馳奏乞歸時
上已登遐矣先所奏帶太監劉宗等八人錦衣等衛官
舍韋霦等一百三十三人物故者十九所請勑書皆失
去其後于經侍　上上旣感疾飲食多不當意經挾寵
應對時有觸犯　上怒曰此豎愚戇至是寘內書館
令翰林官約束之每月自晨至夕必常在館俟其知悔
出言能愼乃以聞時經已年老且不識字至則俛首與

諸內豎齒自是疏斥不復得見　上以死惟張永一人
持正亦爲輩中所陷閑住幸　上聖明知其枉九年起
掌御用監虜患仍命總制宣大山西延綏軍務因發營
兵三萬京兵六千太監張忠督之聽永節制忠請自爲
一軍不許虜退召還十二年甘肅告急復總制進兵斬
七十九級隨護南征周旋王新建收善後之功而雄後
入司禮監張銳居東廠得幸爲首皆弄權納賂勢行中
外逆濠前後饋送各萬計銳假緝事侵撓諸司稍不顧
卽中以禍人尤畏之張忠兇暴屢以提督軍務僞功受
賞時談武藝誘　上巡遊爲太監管軍不敢捕見流寇記

它如孫和謀管團營挾勢通路劉瓚專領內官監營造侵欺料直捨欽役鑄公私盡耗幾竭蘇進佛保趙林馬英劉拳周昂皆旦夕不離左右而進尤親暱劉祥丘得吳經顏大經許全馬錫張信始䏻鉞雄及劉寧出為鎮守俱䏻江彬匹　　駕巡遊與進等張皇聲勢所至搜求女婦科索民財甚於狼虎、上為此輩所悞天下莫不恨之宦官之禍于斯而極、世宗即位重者發　孝陵充軍或司香弟侄封伯者皆奪張永亦不免降奉御南行餘送都察院鞫治要不過華管事閑住其焰頓熄其罪固不得而正也嘉靖五年楊一清召入為首揆言于上永取回仍掌團營未幾卒立祠賜額

朱國禎輯

江彬亂政

江彬蔚州衛指揮也（本千戶襲稱指揮僞之）祖父時嘗調關宣府鎮城因家焉彬儀狀魁偉善騎射性權譎便佞人多悅之正德六年畿內若流賊京軍不能制議調邊兵彬隸總兵張俊（一曰游擊許泰）部下戰淮上中三矢其一著面鏃出于耳拔之更戰事聞　上固識之七年七月部議盜未平做各邊事例于山東河南南北直隸各設鎮守武臣一人事寧裁革成寧伯仇鉞言邊軍久勞風土不宜人馬俱病今賊漸平請留三之一討賊餘遣還邊俱下廷議乃以劉暉戍山東時源戍河南郤永北直李鋐南直所部各于人益以內地兵五千人分屬之暫留鎮守其副參許泰白玉神周金輔溫恭陳珣李瑾姚信等軍俱遣還鎮從之延綏軍取道徑還遼東大同宣府軍仍過京犒勞後三鎮軍士至京遂留不遣未幾延綏兵復召入稱四鎮云　上見彬閱前瘢呼曰彬兒健能爾耶應對稱旨即晉都指揮僉事置左右出入起臥與俱每摶虎爲戲彬盛言宣府軍可用遂有京邊軍互調操習之說　詔下兵部議言　祖宗成憲京軍衛內不以無故

而外出恐有四方窺伺之虞邊兵捍外不以無事而強備恐有一旦倉卒之患今使外兵拱衛內兵輕出恐非居重馭輕安內攘外之要報云卿等爲國至意朕已具悉可即于宣府調三千人限十日至京營赴宣府備禦者亦如其數大學士李東陽等條十不便之說凡言府部科道皆以爲不便臣等職居輔導若委順曲從是謂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無以塞責矣亦不納許泰張俊等因得復入是後四鎮士馬團操大內間以角觝之戲　上戎服臨之每出入彬與　上聯騎鎧胄略同幾不可辨各軍憑恃威寵出入縱恣市里畏而避之八年正月乙酉命許泰敢勇營彬伸威營俱管操三月戊子改太平倉爲鎮國府又欲毀廠口爲府廳工部奏　祖宗稽古建官府部具有定制今改倉爲府有乖舊典況位屬乾方乾天門也此地初爲永昌寺再爲新石廠又爲太平倉屢改屢廢推之地理察之人事俱屬未便若憫念邊軍乞止將本倉中氣樓廒口拔釐折改安設門窗以便栖止其府名改廳俱乞收回成命　上不從且責工部曰既以此地爲天門宜當迴避前此閉塞胡不議請責陳狀工部再請罪乃宥之至六月于奮武營將臺迤西空地造官廳爲操練中

令之所名西官廳英公張懋請之太監蕭敬及彬主之
也彬前與都御史甯杲征流賊彬次新河縣蘇添村不
進及盜去乃殺居民康強等四十一人又殺耦耕關學
等九人指揮張銘亦於鉅鹿韓家寨殺耕夫趙五潢等
二十八人至隆平又殺六人以冒首功累爲言官所劾
輒縱舍之姑令行勘至是給事中潘塤等覈實以聞
上亦不罪六月辛卯　賜彬國姓以義子賜姓者間書同時賜姓
者指揮千百戶舍人等楊璋焦磨焦椿焦桂張天祥張
廷鸞且更其名俱改錦衣衛帶俸初劉瑾蠹政用趙高
之術道　上深居起戊辰之冬視朝月不三四當奏事

臣僚陛見若辭謝者皆候左順門瑾西面捧旨代　上
酬應威福之權瑾得操之既誅錢寧爲　上所嬖常侍
左右有言輒用彬更內姤道　上巡遊疏之　上始躍
然欲悼　太后不敢輕出九年二月始微行至教坊司
七月命造神銃箭匳甲倭刀鐵矢數萬又前于陝西造
鋪花氊帳房一百六十二間重門堂廡庖廄溷湢及戶
牖椿橛影壁圍幕地氊之類皆具且有氊內遊幸出哨
趕聲息諸名號至是進之凡郊祀皆陳設帳房不復宿
齋宮矣十一月令鎮國府各兵俱爲官廳操練仰推堪
任將官以聞部推皆不允彌知　上意在彬言都督張

俊都指揮朱彬皆可用但俊已老彬官卑況彬先爲千
戶有妄殺罪若掌中軍害事益多故不敢舉得旨彬事
前已辨明乃命彬及許泰提調中軍不妨營務而兵權
歸之矣十年六月辛未梁儲等言日者竊聞　聖駕自
西安門出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處臣等憂懼謂至尊
出入必備法駕必傳　蹕南郊大祀不過一宿直廬拱
衛將士數萬今　聖駕之出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官
居守者何大臣文武絕不與聞若　徒無故輕出擾壓
埃中萬一車馬驚蹶之虞姦宄竊發之變出於意料之
不及未知何以備之臣等爲之寒心倘以爲所聞不的

冒于天威明示黜罰安敢辭避不報十一年二月設東
西兩官廳于禁中視團營東以太監張忠領之西以張
泰領之神周常以罪坐謫亦竟緣進用管勇士營未幾
益以劉暉皆賜國姓爲義子四鎮兵彬兼統之　上又
自領閹人善騎射者爲一營謂之中軍晨夕馳逐呼噪
火礟之聲達於九門浴鐵文組照耀宮苑　上親閱之
名曰過錦言望之如錦也諸軍悉衣黃罩甲中外化之
雖金緋盛服者亦必加此于上下至市井細民亦皆披
之泰及周等遮陽帽上飄靛染天鵝翎爲貴飾貴者飄
三英次二英兵部尚書王瓊得賜一英冠之下教場自

謂劾將其後巡狩所經雖督餉侍郎巡撫都御史亦不
免於甲見　上春十二年正月己丑　上于郊後幸南
海子較獵夜半還御殿行慶成禮次日以所獵獐鹿賜
文武大臣及科道官三月癸巳賜舒芬等進士及第出
身有差是日　上騎出北安門軍較從者纔數人至順
天府大街而還比夜始傳制四月拆西安門外積慶鳴
玉二坊民居造皇店酒館并營義子府第開設教場六
月　上獵近郊問彬邊討指畫山川險易道路直紆狀
甚明審　上曰信若此朕何難擒黠虜耶彬又言宜先
駐宣府觀釁且遠廷臣可無煩聒　上深然之密裝治

行欲自領西官廳兵馬巡邊八月　上微服從德勝門
出幸昌平外廷猶無知者次日大學士梁儲蔣冕毛紀
追至沙河疏留不報將度居庸巡關御史張欽自言職
掌　陛下即欲出關萬死不敢奉詔　上不問亦不果
行乃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尋還豹房不十日復夜出
德勝門趨居庸出關遂幸宣府令太監谷大用守關無
縱出者既至宣府營鎭國府第居之晏然忘歸時時夜
出見高大門戶即馳入或索其婦女於是富民厚賂彬
求免又之軍士樵蘇不繼至毀民屋廬以供爨市肆蕭
然白晝戶閉九月十九日壬辰移蹕陽和始自稱威武

大將軍總兵官調發皆以大將軍鈞帖行之庚子獵城
外大雨冰雹士卒有死者其夜星隕示異　上驚悸天
甫明移入大同鎭城以賞賜不足發戶部銀一百萬兩
輸宣府備用壬寅諭百官朕以懷來等處切近虜境特
因巡幸嚴督將領振揚威武凡官員朝見者令如常行
禮章疏亦如常陳奏諜報虜五萬餘騎營玉林將入寇
上命諸將分布要地大同總兵王勛副總兵張輗遊擊
陳鈺孫鎭軍大同城遼東參將蕭滓軍聚落堡宣府遊
擊時春軍天城副總兵陶杰參將楊玉延綏參將杭雄
軍陽和副總兵朱鑾軍平虜遊擊周政軍威遠時九月

戊戌也既而虜分道南下營于孫天堡等處勛輗鈺鎭
率所部禦之　上命春滓往援雄鑾及大同參將麻循
平虜參將高時尾虜後又亟調宣府總兵朱振參將左
欽遊擊靳英俱會陽和參將江桓張杲爲後應十月甲
辰勛遇虜於繡女村督軍步戰虜南循應州而去明日
輗鈺鎭與勛復遇虜於應州城北五里寨戰數十合頗
有殺傷薄暮虜傍東山而退仍分兵圍勛等比曉大霧
圍乃解勛等入應州城鑾及守備徐輔兵至又明日勛
等出城遇虜於澗子村大戰滓春政時循等兵亦至虜
以别騎迎敵我軍不得合　上乃率内外提督監督太

監張永魏彬都督江彬張忠自陽和來援衆殊死戰虜
却諸軍乃合會暮即其地爲營乘輿止焉明日虜來攻
禦之勛等自辰至酉戰百餘合虜乃退明日引而西
上與諸將且戰且進追至平虜朔州等邊 上復欲進
兵會大風黑霧晝晦我軍亦疲困乃還遂令勛及巡撫
胡瓚以捷聞于朝是役也斬虜十六級我軍死者五十
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甚危然勛本宿將王
瓊在兵部豫調各勁兵爲援虜亦幸非大舉僅僅逐出
塞勛未幾亦卒人以爲老而戰苦盡瘁云 辛亥 上
駐老王溝虜退還駐大同左衛既而虜復至 上分布

諸將嚴備虜亦引去十二月楊廷和至京入閣率諸大
臣詣居庸請 駕禁不得出而還閏十二月丁亥迎春
宣府備諸戲劇又飭大車數十輛令僧與娼婦數百共
載娼婦各執圓毬車既馳交擊僧頭或六觸而墮 上
視之大笑以爲樂前後論諫者內閣事事有之至再至
三甚者引土木爲言都給事中石天柱刺血上疏最後
御史蕭忠言尤深切人皆危之其餘不可勝紀 上已
用江彬計概擲之不省亦無所發其喜怒也十三年正
月 駕將還諭文武群臣用曳撒大帽鸞帶各賜大紅
紵絲羅紗一其綵繡一品斗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品

麒麟五六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屬
五品以下不與諸與賜者裁製一夕皆就明旦丙午奉
迎德勝門外頒賜既衆內庫告竭故文臣服色亦用武
麒麟之屬下逮四品云迎時具綵帳數十綵聯千數皆
金織字序詞惟稱威武大將軍不敢及 尊號衆官列
名于下亦不敢稱臣又具羊酒白金綵幣手一紅梵夾
進御爲賀儀皆 上意也比夜久 上戎服乘赤馬佩
劍而來邊騎簇擁見火毬閃戈矛間烟直上乃知 駕
至群臣皆道左叩頭 上下馬坐御幄大學士楊廷和
奉觴梁儲注酒蔣冕奉果稱毛紀奉金花稱賀 上飲

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 皇
上聖武臣民不勝慶幸 上遂馳馬由東華門入宿豹
房將大雨雪群臣迎者狼狽夜半後僅得入城有幾殆
者尋南郊幸海子次日還己未賜文武群臣銀牌于左
順門一品二十兩二品三品十兩鏤其上曰慶功五采
飭之貫以朱組四五品及都給事中五兩左右給事中
四兩給事中御史三兩鏤曰賞功貫以青組又各被以
花紅而退先是群臣具綵帳及賀儀出銀以品級爲差
故所賜亦如之翰林以無賀儀獨不與賜辛酉 上復
如宣府六月己卯 太皇太后崩越三日 上至自宣

府發錢彬為管辛報怨遣百戶朱英執人于平谷勢張甚御史董相杖而繫之且欲奏聞彬遂譖於　上謫相櫂辱軍職即降徐州判官　皇太后將祔葬　上如昌平四月祭　諸陵幸黃花鎮密雲等處時車駕所至貴近多先掠良家女子以充幸御至數十車在道日有死者左右不敢聞也猶載以隨且令有司餼廩之外別具女衣首飾為賞賚費遺近驛動多驚疑避匿哭泣相聞永平知府毛思義下令以為大喪未舉車駕必不遠遊此皆奸徒矯詐煽惑人心百姓其各安業非有府部撫按官文書敢稱駕至擾民者即捕治之或奏其言　上

怒遂執送錦衣獄降三級為雲南安寧知州五月己亥　上駐大喜峯口欲獵於古北漁於灤河將致朶顏三衛夷人花當把兒孫等納質宴勞御史劉士元陳四不可撫臣臧鳳都給事中汪玄錫皆以為言不報轉幸河西務皇太后葬期迫還京指揮黃勳以供應為名因而科擾侵盜事發劉士元按之勳逆至行在因發幸諸士元聞駕至令民間盡嫁其女藏匿婦人遂命裸縛面訊之時野次無杖取生柳幹杖四十幾死囚繫於車馳入京并執知縣啓俊等十餘人下錦衣獄皆降謫六月庚申梓宮發引　上步送至德勝門外戎服馳馬顧侍郎馬逸為避辛所獲羣至　上前遂乘之是夜宿清河壬戌神主祔　太廟　上入廟門雷電風雨大作燭盡滅七月傳旨近年以來虜酋犯順兵攻應蔚特命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率六軍或攻或守即寫各地方制勅與之務期蕩殄朱壽者　上自稱也又欲以彬為威武副將軍命內閣草制楊廷和等上疏反覆言其不可且云萬一宗藩中援　祖訓問其事何以應之不聽遣使促之廷和稱疾不出　上御左順門召內閣九卿科道諭意大學士梁儲蔣冕先入　上問制書安在儲對曰他事可將順此制斷不可草　上大怒操劍

起立曰不草制視此劍儲免冠伏地泣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草制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久　上擲劍起乃自稱云云（一云儲竟而附書此）是日二一閣臣入門門郎闔尚書毛澄等排闥不得入皆感憤而泣大理少卿吳堂被酒厲聲呵止欲以希寵衆怒群擊之走免雖武夫亦有不平者監內閣喧呼聲不知堂欲止衆也責堂不奏無人臣禮謫外任即日遂出擒衆皆快之錄應州功陞賞內外各官及旗舍九千五百五十人有差其餘冒濫者凡五萬六千四百餘人七月辛丑諭兵部特加威武大將軍公爵祿米丙午　上復北幸黎明由東安門出

群臣知而送者五十二人丁未度居庸關歷懷來保
安諸城堡遂駐宣府初彬勸上于宣府治行宮越歲
乃就靡費不可勝計復輦豹房所貯諸珍玩及巡遊所
收婦女實其中　上甚樂焉每稱曰家裏還京後數數
念之不置彬亦欲專寵俾諸幸臣不得近數導　上遠
出及再度居庸仍戒守者毋令京朝人來往蓋　上厭
大內初以豹房為家至是更以宣府為家矣八月自萬
全天城至大同九月　上自稱鎮國公并製牙牌誥券
封朱彬為平虜伯朱泰為安邊伯世襲　上欲自耀武
功假宣兩人親定爵名十月戊辰　上渡黃河次榆林

十一月火牌下兵部調西官廳官軍勇士人馬各六千
餘赴宣大按伏壬子　上至綏德州幸總兵戴欽第納
其女十二月戊寅自榆林歷米脂綏德渡河歷石州文
水諸州縣初在偏頭關索女樂于太原有劉良女者晉
府樂工楊騰妻也以謳進遂當　上意及自榆林還戊
子至太原復召之載以歸自是大見寵幸左右或觸
上怒陰求之輒一笑而解彬及諸近幸皆母呼之曰劉
娘子十四年正月三日戊戌發太原壬子還至宣府東
西往返數千里　上乘馬腰弓矢衝風雪備經險阨閽
寺從者多病憊弗支而　上不以為勞也二月命彬提

督十二團營壬申自宣府還京是日先駐外教場親閱
所獲首虜器械申刻乃入文武群臣具綵帳銀幣羊酒
奉迎及頒賜銀牌花紅俱如前甲戌大祀誓戒至夜不
出明日始得　旨致齋丙子如南郊乘馬由大明門出
法駕鹵簿皆先行惟從騎卒百餘人丁丑　郊禮畢遂
幸南海子獵是日侵晨京師地震風霾至次日始息
駕還御殿行慶成禮已兆楊廷和以臣守勅書進繳報
以不時巡幸勿繳刑部主事汪金以　上將南幸疏言
不可南幸者九所宜戒者一所謂九不可者利害較然
陛下豈不知之尚待臣之強聒但邇來　陛下好惡之

際未免少愆于度故以不可為可者容亦有之臣以為
非　陛下之本心或誤于酒耳夫酒之用不可過過則
亂性令人善忘又甚則致病伐生臣迂以為　陛下所
宜戒者莫甚于酒乞少垂睿察不報　上嗜飲常以杯
杓自隨左右欲乘昏醉市權亂政常預備俟少醒即奉
以進或未濕輒令飲之終日酣沉凡事顛倒迷亂實以
此故金所言最為對症己丑　上自加太師勅諭南幸
廷臣伏闕極諫者百餘人宣諭乃退彬患之激　上怒
三月望日托氣疾免朝越四日悉下廷臣于獄考訊死
杖者十二人指揮張英上言　車駕出必不利乃肉袒

赴闕刲刃于胸以諫法司阿彬意擬斬并杖死於是京
師連日陰霾晝晦禁中水自溢高于橋四尺許橋下七
鐵柱犇折如斬南行之議始寢顧怒不解意勃勃未已
會濠逆謀愈急　上亦心疑遲徊七月反報至議親征
下令有諫者必處以重法且加極刑彬兼督東廠是時
張銳居東廠錢寧居錦衣彬兼兩人之任權愈重勢益
熾命楊廷和居守毛紀贊之梁儲蔣冕扈行八月癸未
發京師彬提督贊畫機密軍務仍軍門提督官較辦事
神周協贊行事錢寧量帶官校隨李琮同太監劉祥統
捕盜硬兵官軍五百人管押船隻防運神器己酉杖樂

官臧賢施鈇司鑑于午門發戍籍沒初賢以伶人得幸
濠遣使厚遺之為援禁中動靜莫不密報故反謀益固
至是事覺詞連寧及賢發遣行至張家灣寧使盜往殺
之滅口丁亥至涿州留太監張忠第時都御史王守仁
平宸濠之奏已至　上決意南幸忠勸太監張永彬泰
等各以兵從欲掩為己功于是留守仁疏不下戊子
上至保定府九月張宴堂上巡撫伍符巡按管椲主事
皆侍宴行酒　上問符知善飲與為藏鬮之戲符偶勝
上不悅故投鬮於地令符拾之罰飲數觥符頹然　上
復大笑戊戌　上至臨清山東鎮巡官皆迎越三日傳

令進宴宴具草畧　上視之笑曰慢我何甚竟不怒及
宴都御史王珝獻觴步緩　上目之神周因怵珝謂
上意不測明日復宴漕都御史臧鳳趨進自言姓名益
恐　上誤以為珝也彬從旁厲聲叱之責併罪兩人
上不為動時太監黎鑑家人有科斂得罪者鑑懼悉所
有以獻彼取償于有司珝不可鑑以頭觸之遂相鬭鑑
泣愬于　上曰此必汝有求不遂耳巡撫何敢輒辱汝
也鑑語塞而退蓋　上巡幸所至事每有容且聰察不
為左右所惑類此　上之南征劉娘娘疾未即從與約
召以玉簪為信過盧溝橋因馳馬失之大索數日不可

得及至臨清遣人召劉劉以非信辭不至癸丑　上獨
乘舸晨夜疾歸至張家灣與劉氏俱載而南其發臨清
時內外從官無知者既而始有數人追及之道遇湖廣
參議林文纘入其舟奪一妾而去十一月辛丑龍舟自
徐州順流而下乙巳至清江浦幸監倉太監張陽第所
至捕得魚鳥分賜左右受一臠一毛者各獻金帛為謝
至是漁於浦者累日南京及河南山東淮陽等處文武
官皆以迎送彙集戎裝徒行道路間無復貴賤彬不時
傳旨號召有所徵索旗牌官拷縛縣長吏不異奴隸通
判胡琮懼而自縊南京守備成國公朱輔見彬即長跪

總兵鎮遠侯顧仕隆稍不爲屈彬怒數窘之彬又遣宦較四出至民家矯旨索鷹犬珍寶古器民惴惴不敢詰或稍拂之輒捽以去近淮三四百里間無得免者甲寅至淮安府屛侍衞徒步入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命鞴晉朱寧於臨淸己未至寶應縣漁於氾光湖十二月辛酉朔至揚州府先太監吳經至揚選民居壯麗者映提督府將駐蹕焉經矯旨刷處女寡婦民間洶洶有女者一夕皆適人乘夜靜爭門逃不可禁知府蔣瑤詣經懇免經大怒曰汝小官敢爾汝頭顱欲砍邪瑤不爲動徐曰小官苟逆　上意自分必死但百姓者朝廷之百姓

倘激生他變恐將來責有所歸經愈怒揮使去經密覘寡婦及娼家夜半忽遣騎數人叩城門呼駕至令通衢燃炬光如白日經遍入其家捽諸婦出有匿者破垣毀屋必得乃已無一脫者哭聲震遠近尋以諸婦分住尼寺有二人憤恚不食死瑤爲具棺殮之自是諸婦家皆厚以金贖方得歸貧者悉收入總督府壬戌　上以數騎獵於城西遂幸上方寺自是數出獵以劉娘諫而止總兵神周至泰州搜取鷹犬城中騷然皆逃匿不敢出乃括居民百餘人充獵手東循草場大獵三日僅得麞兎數隻復欲獵海濱值途潦而止辛未漁於儀眞之新

閘因覘大江命彬攝祭明日幸民黃昌本家閹太監張雄及守備馬昊所選妓以其半送舟中丙戌至南京十五年正月丁丑迎春南京備諸戲劇如宣府復欲就南京郊祀梁儲疏止之彬率邊卒數萬恃恩跋扈無人臣禮公卿而下側足事之魏公徐鵬舉宅不敢中門不坐中堂因　高皇帝數臨幸避之一日招彬宴遵故事大愁告以故慄然而止時喬宇爲參贊尚書守正倔強府尹胡宗道樸愼數被辱如傳吏憂懼臥病狀風人五月竟卒府丞寇天敘代署與宇並晳而長挺身協力每事裁抑且募健兒罷左右彬每矯旨有所索必請而後其計稍沮

素輕南人弱可欺戲命從者手搏不勝驚備人皆倚以爲重一日彬遣使索諸城門鑰城中大駭督府使問宇宇曰守備者所以謹非常城門鑰有　祖宗法制孰敢索亦孰敢與雖天子詔奈何督府以宇言拒乃止一日驚夜至被門索不應猶于保恩寺　六月幸牛首山宿焉諸軍夜驚左右皆不知　上所在大擾久之乃定傳者或謂江彬將爲逆復噤而止理或然也時有物狀如豬首墮于　上前其色綠又拘留婦人之飾滿壁皆有若人頭懸掛于上者宸濠繫舟中泊江干日夕傳飲　上頗疑之閏八月八日詣　孝陵辭癸巳受江西俘丁酉自南京旋蹕是夕

發龍江巳亥漁于江次日如瓜州避雨民家是夜窺望
江樓癸卯自瓜州濟江登金山遂至鎭江幸致仕大學
士楊一清第明日復幸焉入其書室命一清檢諸書進
御問文獻通考是好書一清對曰有事實有議論誠如
聖諭問幾冊對曰六十冊問世間書更有多於此者否
對曰冊府元龜更多凡二百二冊俱取以進又明日飲
於一清第樂作 上分題製詩十章賜一清命和進呈
上覽畢爲易數字是日一清厚有所獻 上大悅及駕
還凡五幸焉又幸大學士靳貴第時貴已卒殯于堂
上臨其柩嗟悼命所從番僧爲之誦經薦福貴家亦有

所獻云九月辛酉蹕淮安都御史叢蘭總兵顧仕隆等
進賀供金牌花紅綵帳 上戎服簪花鼓騎入城過山
陽縣學入焉視鄖廟肖像移時復入敎官舍取資治通
鑑等書以出是夜止故尚書金濂第癸亥重陽節 上
在淮安左右競進菊花旗牌官遂緣此貴賤城中大擾
丙寅至清江浦復幸太監張陽第踰三日 上自泛小
艇漁于積水池舟覆溺焉左右大恐爭入水挾之而出
自是遂不豫進及臨淸太醫吳傑自京中召至 上視
之而責曰何不蚤看我傑奏萬福痲恙請內侍密闡狀
曰病亟矣幸可及還內耳彬來問故寔之曰何害付郎

愈矣十月庚戌至通州兵部尚書王瓊入見彬尚欲導
上幸宣府恐一至京有 郊祀廷試事淹留又恐廷臣
習前事力爭乃說 上召皇親勳戚內閣府部科道官
俱至通州議宸濠獄彬上言奉鎭國公朱壽指示方略
將濠逆黨申宗遠等十五人幷家屬擒獲乞明正其罪
批答褒賜勑歲加祿百石蔭一子錦衣正千戶凡祿米
皆本折兼支戶部媚之援慶雲侯例先給千石幷所加
俱本色時題奏雖有稱鎭國公者然未敢指名彬在
上前談笑任情至是指斥若敵已云 上之北還也每
令濠舟近御舟銜尾而行意甚防之旣用彬言謂左右

曰吾必決此獄乃入楊廷和等已至通州請如先年處
置高煦寘鐇例祭告 天地 宗廟仍勑天下諸王議
罪然後明正其法乃爲合體 上使人諭意再三竟莫
能奪己丑賜宸濠死焚其屍然 上體已憊諸內侍更
疊從臾還京彬計不得行甲午 上至正陽門城外文
武百官迎于橋南是日大耀軍容俘諸逆者及家屬數
千人陳輦道東西陸完錢寧等亦皆裸體反接以白幟
標姓名于首死者懸首于竿亦標白幟凡數里不絕
上戎服乘馬立門下閱視良久乃入諸俘者自東安門
踰大內而出彌望皆白識者訝其非佳兆云丁酉南郊

初獻　上拜嘔血于地不能終禮扶歸齋宮踰宿　駕
乃入御殿行慶成禮免宴辛丑賞百官綵服銀牌壬子
上力疾視朝手勑改兵部尚書王瓊于吏部十六年正
月、上視朝如常儀自是不復能出疾漸劇諸內侍皇
急以二萬金募人療治無賴者鋒起自效楊廷和上言
聖體違和臣等殊切懸懸昨司禮監官傳諭聖意令臣
等擬旨博訪精通醫藥者臣竊惟天下名醫聚太醫又
選其尤者入御藥房但當專任信用自收萬全之效又
何待求諸草澤僥倖未試之人哉況治疾之術調攝為
上醫次之若調攝少有不節則醫藥亦無速效伏願

皇上慎重啟處勿使勞逸之失宴調節飯膳勿使滋味
之太過但凡一應玩好可以惑亂聰明傷損元氣者皆
不使少干、聖慮自然百體康豫萬福駢臻事遂得止
京、、段見、、圖史余威紅丸事收入小品中御藥不可
輕用外人尤不可引入如此實爲李可灼撥撲其罪當
詩鶴進者不當輕賞從崔生亦蹴云積進大罪未正湯
堂小涓九刑逞不細家推余與葉濛濛宗伯作傳將併
投之天於道進到閭中查閱實其事同聲以余對逆進
令取書來看光余入京以乳爲龍文華殿大監來審數
生五十部與二十部左右具知之郎取以進逆進不識
一字先問曰有序文麼曰有曰誰所作曰自作曰念未
我聽念畢嗜曰聞詩耳有序麼曰有問名念如前曰
總只聞詩句異誌曰十誌曰何處翻起亟走馬問崔家
崔曰我何知小品亦所張去看倩某府尹起草且爲指
次日此一句關執籍不可不可究治從馭馬翻天府同之
箭出以付欣然得意其葉貲皆喜曰朱老頭錢泉耶既
至復令念而點之、、曰意有在却未識姓名姑留之係
次使止請虔匿府尹爲刑部侍郎逆進既辭方定議案
鮮見老顛起慶好書向多辯欲斥辯而辯可灼卒不辯
行孫起原官
余留諸至今吳傑出入宮內數進善藥未效諸內豎武
尤之曰初許還內今還久矣技止此能復加乎而不聽
起居無恒多恣意或却藥不御三月八日庚申改團營
西官廳爲威武團練營以西官廳監督太監張忠安邊
伯朱泰平虜伯朱彬都督朱洪朱暉朱周朱琮俱提督
團營教場與威武團練營操練人馬令別開團營教場
十四日丙寅、上崩于豹房先一夕　上大漸惟太監
陳敬蘇進二人在傍次日晉少監陳嚴倉皇來報、閣
勝矣少頃谷大用張永張銳至閣中授一紙乃　大行

遺命也辭曰說與蘇進陳敬我這病則怕不好的你每
與張銳只同司禮監來看我我有些好歹奏　娘娘與閣
下計較天下重事要緊不關你衆人事是我誤天下事
楊廷和等請罷舉哀畢即定策往奉迎傳遺詔令太監
張永武定侯郭勛安邊伯許泰尚書王憲選各營馬步
官軍防守皇城四門京城九門及草橋盧溝橋等處東
廠錦衣衛緝事衙門及五城巡視御史各督所屬巡捕
毋得怠玩又傳遺旨豹房隨侍官軍勞苦可憫令永勛
泰憲提督統領加意撫恤罷威武團練營官軍還營各
邊及保定官軍還鎮並各處皇店管店官校并軍門辦

事官旗軍校尉等各還衛其各邊鎮守太監留京者亦遣
之哈密及土魯番佛郎機等處貢夷人俱給賞令還國
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處隨帶匠役水手及教坊
司人南京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還九門防守之命既
下許泰意若不恰邀兵部尚書王憲至東閣欲有所言
問則徙倚不對而私相許語廷和曰危疑之際所仗在
提兵諸公報國正在今日欲言則直言何令我曹揣摩
耶憲曰許總兵與江平虜同事西官廳今用許防守而
遣平虜以此未安蓋為彬地且以脅也曰團營根本故
留平虜主調發泰不應以舌澤吻作怒色且微語曰這

個賊問誰是賊泰曰李琮又曰泰家止有三百人防護
蓋又以琮脅也廷和曰今日忠臣義士無不奮力琮欲
何為自取滅族禍泰曰琮兇狠平虜腹心也泰亦憂之
曰有諸公在琮不足憂亦何能為也若必欲與平虜同
事可一言決之泰意不明與江彬異同欲持兩端以窺
趨避耳憲之提督張洪至言彬可防曰君疑江反耶江
征流賊同豹房過陛先帝親閱見其驍勇因留置左右
既而護從巡狩一時內外文武皆有之不得江也江何
罪欲反近年反者內寘鐇宸濠外劉七藍五鄢老人俱
隨起隨滅江親臣家屬在人掌握不比數賊從兵雖多

皆朝廷爪牙　先帝遺愛在人餘威可畏假欲萌非望
即顧盼間虀粉矣誰肯同之自取滅亡哉若江能與諸
君協力共濟　嗣君至日厥門辭爵不失富貴何必自
疑人亦政不須疑之耳諸公本兵安所出策我書生握
數寸管其何能為洪唯唯而退洪蓋為彬遊說探意者
對語明快彬聞之稍安是夕京城市閭人馬介然有聲
人心皇皇以為彬且反矣又聞彬在家不成服齋宿廷
和聞笑曰豎子何能為以一刺投彬曰謝江公大事多
賴鎮定彬喜以為楊公不我虞也乃成服齋宿十七日
朝臨罷密語同寅皆曰連日介介於懷者正以此耳曰

彬手握重兵發之須得機會是日坤寧宮安獸吻彬入
與工書李鐩吉服行禮廷和等赴文華殿右坊寫　上
銘旌大閣俱在廷和屏左右謂魏彬曰大功已定大患
未除未為全美魏問其故以魏與江連姻不可徑言先
慰之曰古以大義滅親周公誅管蔡王導滅王敦至今
流芳青史公雖與江為親乃勉奉大行命非本意也今
外議紛紛若不早請　太后擒之恐彼不自安將肆
嗣君憂未免為大功之累也張銳疾言曰彬有何罪廷
和曰如擅召邊軍禁內擅立威武團練營擅改團營為
西官廳擅立鎮國府所犯不一冀死有餘戮魏曰實然

銳猶極力為辯曰不須回護我輩言出禍隨已委致身家公雖無子孫獨不念祖宗墳墓與兄弟耶 嗣君途中萬一聞變而驚張公請任其責辭色俱厲陳嚴贊之曰且收任侯 嗣君處分廷和曰亦擬旨監侯耳與日事在我等自當斟酌從寬即擬旨奏 太后出閣中候命久未下廷和曰權璫對我輩言尚百計攔截在宮闈豈肯贊成乎若不提禍必先我數家我輩豈可離此地誠死此亦得死所諸公曰天祚我明必無此事頃有報宣侯右順門者久之陳嚴來曰江彬已擒矣幾逸出初彬行禮畢張永知其謀留彬餞于宮外飯畢欲以計擒之也未發張銳潛使人報之遂奔西安門以西官廳文書爲辭中道折向北安門當關者曰有旨留提督彬叱曰 皇帝何在旨安從得手批門者守門人羣擁之退者至就縛拔其鬚幾盡頃之神周李琮亦自其家縛至罵彬曰奴蚤聽我言豈至於此彬曰悔不自斷其子杰勳熙皆錦衣指揮并其母亦然收捕者云彬已分布腹心於東西北三門衷甲裹糧立馬以伺動息非廷和先以計安之後出不意擒之京師百萬流血禍不可言矣彬之未擒也或有密請於廷和者曰一力士之力曰安得有許大力士時久旱遂雨城中讙聲雷動爲之謠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穩蓋吻穩聲相近也周琮亦以邊將得幸俱賜國姓陞至都督與彬聲勢相倚隨駕所至彬索賂累數千萬周琮亦什之二三時各鎮奏報有爲彬壅滯二三歲不得達者彬既執二時赴鴻臚投進者凡九十九封赴通政司者七封藏於彬家及鎮國府者三十封千戶甯洪以彬僞旨採方物千艘廣其中多奇惟難致者巡撫官折價以進爲銀萬五千有奇北至張家灣洪聞彬敗潛遁去又曹成王宣者稱彬旗較至杭州設香案於鎮守府召致仕尚書洪鍾至謂之曰有密旨令汝傾貲產謝恩因羈之別所撼其家營辦然實無所奉旨也又王銳者亦稱錦衣千戶至杭以收誌書爲名索賂數千至是亦潛遁所司以聞 太后命法司緝捕洪等銀貯戶部 世宗立六月戊子磔彬于市子及神周皆斬頒其圖于天下

錢寧

錢寧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太監錢能家為奴能嘗鎮雲南私通安南為巡撫王恕所發後召歸復守備南京能死寧冒其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因得見
上猨狡善伺察迎合又善射拓左右弓大被寵幸 賜
國姓冒功陞錦衣正千戶累陞左都督掌錦衣衛事典
詔獄言無不從權日益重引樂工臧賢回回于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為姦請于禁內建豹房新寺誘 上昳遊為娛樂雜陳伎術以取悅固寵寧朝夕侍豹房 上醉常枕之而臥百官候朝每至晡莫得 上起居惟探伺

寧寧來則知 上駕將出矣都察院經歷錢宏（後陞廣南太守劾罷）拜寧為父任以腹心日令潛察中外官有非議已欲彈劾者輒先為之計諸司事必與寧關白諸太臣造謁惟恐後有因以致樞要者小忤其意輒遭中害或事危急得徑扣寧即得解內官武將欲轉為鎮守總兵官率持重貲投其門所得無筭大學士楊一清先為吏部尚書考察寧有所請不遂嗾武學生朱大周肆劾遣人鬻鈔於浙斂價重皆抑配於民布政方良永疏其狀請縣責令罷若儻詐遂非宜明正典刑以謝天下寧大怒欲中以危法或說之曰彼豈畏罪害之適成其名乃止密召所遣人還良永待罪久之以母老身病冊乞致仕皆不允下巡按查勘乃得請初良永之上疏也嘗以書抵當路為寧所覺其人大懼詣謝罪為十二拜禮乃已一時相埒者東廠太監張銳中外稱曰廠衛衛較諠爭三法司遣上司務林華出不避困杖之較語不遜訐事洩光太復杖而囚之寧遂奏較乃執駕人役二人擅辱違例執光太華下錦衣拷訊黜光太為民華降級調外廠衛勢燄赫奕較卒每至各部白事呼卿佐為老尊長卿佐亦降顏禮遇之體貌陵夷公事掣肘論者每太息焉寧富貴已極于石經山造寺窮極壯麗邀 上幸焉數

日乃還寧家久蓄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日伺
朝廷動靜報之於濠許令世子赴闕為立儲地寧為畫計先以玉帶綵幣附與賓鶴銳馳歸詐稱 上賜以眩衆聽江西副使胡世寧與賓闔順發其事寧又為之隱蔽文致世寧及順罪戍邊時江彬得進擅寵用事寧思間之一日搏虎召寧使前縮不敢往 上笑曰誰謂汝勇者彬見亟趨進 上為虎所迫幾傷彬力撲之乃解
上喜猶戲曰吾自足辦安用汝寧信為然潛伺彬短言于 上不聽而心訝且厭之彬亦知寧必不相容乃探

徵京調邊兵與京營兵互出入操練又言宣府近虜兵
精合大同兵勁虜可立大功壯威武如[illegible]劉[illegible]亭口故
事且山川壯麗民居豐㝠多美婦人可取何如居大內
邑邑為廷臣所制日聒耳不得自由空享華屋細旃失
馳逐騁息千里之樂耶　上大以為然彬私計謂寧掌
衛事居中制奸勢不及從　上一出國門獨侍側惟所
欲為盤桓不歸可居外制中益反其術用之　上亦適
投所欲自居庸至宣大以及陝西幾忘歸寧已失所馮
依竟不悟既虜　上必不至子寧主寧廢人之曰事成
已則土瓊為功首彬在掌握中不復足懼瓊故有威名

可付寧又遣妖人交關其間謂帝星已明王有異相府
中有異兆事在必成成則封公如魏國故事瓊比李韓
公其實先許李士實劉養正以此啖之令為死間也彬
亦頗聞之見　上未敢直言惟言北巡勸武則凡百奸
究盜賊自當消鑠且寬寧目前之得寧亦喜已得自擅
省常侍之勞安享富貴之樂蓋小人伎倆情狀只是如
此往而不返恣睢暴戾益無所忌寶坻人李鳳鳴先為
御史劉瓘害之與甯杲同捕賊酷暴為衆切齒瓘誅得
罪削仕籍家居無賴益甚出入諸貴倖門下倚馮聲勢
寧還其愛妾故庇之嘗與從弟鳳翔有怨嗾緝事者發
其陰事收詣刑部當死刑部疑有冤併捕鳳鳴鞫之鳳
鳴使其妾懷狀赴長安門愬冤因自經死門者以狀聞
乃仍坐鳳翔死而鳳鳴連及寶坻知縣周在并鳳鳴素
所讐者盡抵罪御史張仕隆訐寬以失入降級調外時
御史周鵷猶傚亦嘗治鳳鳴事俱為所構鵷陰賂寧得
贖杖復職傚巡按陝西踰年代還乃逮問仍擬降調都
御史申救姑免之刑部獄卒例有供食錢後移為公費
而以囚糧之羸者給之積弊已久會錦衣千戶王注與
寧結好挾寧勢縱恣有替者善歌出入注家替者之兄
與人鬭不勝注為執鬭者搒掠之死其家訟於刑部稱

注赦錢當庇之不發尚書張子麟郎中林文纘知其故
置不問員外郎劉秉監代文纘署事再攝注又不發秉
監即據衆証成獄注聞而懼求救於寧寧曰我親戚人
誰不知乃待我言陰諷東廠發盜用囚糧事主事鄭懋
德林桂相繼提牢遂收繫獄且言諸堂官皆利其贏請
窮治於是三法司皆恐請東廠求解乃知意出于寧子
麟及侍郎金獻民胡韶造寧謝過嘗侍下御三人者以
秉監觸禍尤之秉監稱病不出既而寧必欲改獄秉監
乃移兵馬司覆勘指為病死注得改擬而死者之家以
誣反坐注始詣刑部見尚書侍郎皆與揖拜若賓客禮

及獄大理寺亦即報允寧意既釋乃寢因稽事不治懋
德桂本非其罪皆謫爲州同知畿內盜賊縱橫參將宋
贊桂勇買鑑等獲劇賊申窩頭趙祥何通及其黨九十
餘人于近郊賜勑奬勵提督太監張忠都督許泰而下
大加賞陞既而窩頭等六人越獄走匿故賊郝聚家兵
部募擒賊者賞百金陞二級匿者同罪聚乃首于官擒
祥等四人窩頭及通皆格鬬死又以所捕他盜皆指爲
窩頭黨寧奏聞行在兵部以爲寧功亦賜勑奬勵增俸
加蔭初賊之逸 上在宣府聞之詰寧居守頗有此
變頗不悅江彬因譖之寧寵由是漸衰而濠反謀已露

朝議遣官宣諭寧從中勸沮不可得與臧賢密報濠且
謂議者欲離間宗室將坐以罪不知 上已先疑寧黨
附逆跡益顯適值天亡之期矣濠既反收臧賢杖而謫
戍寧恐逮及遣人殺于塗盡并其家猶務爲擁飾祈免
罪 上親征勸兵請內侍及江彬以下皆從初不及寧
留之居守寧恐離 上左右爲人所發乃私求扈從及
駕發出正陽門始令寧俱南江彬訐已得行至臨清用
間出寧董皇店從後白其通濠狀 上大怒曰我固疑
之縛奴乃敢爾時將渡淮遂令即臨清拘繫之又速遣
人至京籍妻子家屬并收其黨太監劉璟都指揮廖鵬

齊佐王準都督同知于永下錦衣獄璟初鎮浙江貪橫
亡厭賂寧改兩廣總鎮及還又賂寧得再鎮河南過江
西時受濠饋遺與通鵬福建人投附太監廖堂冒姓稱
爲弟與其子鎧鑑皆冒功得官錦衣堂鎮河南時鵬隨
往百計朘削公私一空及廖鑾鎮陝西復令鎧隨朘削
亦如之河陝之人怨之入骨鵬奸瑣詭猾貌寢如鬼諂
事寧無所不至後寧南鎮撫事肆僭無度公卿士夫多
與往還及寧會其家靡然不以爲非鑾亦累冒功起白
身至都督倚恃權倖出入公卿家有所求請無不立應
拂其意用計傾之爲寧通賄自入者亦數萬計與鵬皆

與濠通倖樂皆寧嬖驟貴明年 駕還械寧以從與
諸從逆者俱俘以丞籍其家玉帶至二千五百束金廿
餘萬兩銀三千箱胡椒數千石他珍玩財貨不可勝計
會 上晏駕 世宗即位命磔于市仍揭罪狀并籍歷
決圖榜示天下寧子永安甫八歲已爲右都督養子錢
傑等十一人素姦惡相濟俱官錦衣併斬王準已先死
鵬獄佐鎧以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論斬妻子没爲奴璟
僅革職既而鵬等屢奏辯延久未決鵬鎧死獄中
朱史氏曰彬寧皆奴才耳 武皇狎之一居環衛一臨
獨軍去國經年巡遊萬里雖有新都當軸晉溪秉樞又

水火不相濟此皆亂徵可危者然宸濠一發即擒南都
久淹終返擾攘中天下晏然亦不聞北虜之侵潢池之
警似天假此爲　世皇開先成嘉靖之治獨惜　孝皇
仁厚遂乏孫枝　武皇聰明終斷嗣息余嘗拜　泰陵
在山之西麓臨河制度卑隘、康陵即在河西之涯相
望僅里許面河直瀉凡二十里反折而去環繞　長陵
風氣完固二陵夾河上流當咽喉最瘦削處義無所取
說者謂于法當督其然豈其然乎、孝皇爲我朝第一
聖主、武皇未命得賢輔按　祖訓兄終弟及授受得
人卽　張太后從輔臣之言擒江彬絕禍本張永獨縫
內外門陽餘姚新都定大策奠大懟非其力不濟功甚
大乾坤既復之交、二祖實式靈之又挺生奇才以濟
厄運千古未有迄今嚴平思危亦猶人之痛定思痛如
彬如寧并瑾具存梗槪見龍德未亨必多狐鼠之跡太
陽將朗尤宜鬼魅之潛變態頗多關係不小而于三人
乎何誅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六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

朱國禎輯

大禮

正德十六年辛巳夏四月二十二日癸卯　上即皇帝位丙午諭閣臣母妃遠在藩府實切懸念可即寫敕遣官奉迎并宮眷內外員役咸取來京兵工二部仍各差郎中一員沿塗供具於是遣太監秦文邵恩捧箋請安陸奉迎初　上之發安陸也不忍遽離母妃嗚咽涕泣者久之妃亦戒以此行負荷重毋輕言在塗尤思慕不已故至極甫三日即有是命戊申命禮部會議　興獻

王主祀封號五月戊午禮部尚書毛澄等會議疏曰漢成帝立定陶王為太子即立楚孝王孫景為定陶王奉共王祀共王時大司空師丹以為恩義兼備今　皇上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第二子崇仁王厚炫繼興獻王後襲封興王主祀事又考之宋濮安懿王之子入繼仁宗後是為英宗命有司議禮知諫院司馬光謂秦漢以來有旁支入承大統推尊父母為帝后者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濮王宜稱皇伯而不名太常寺范鎮亦言陛下既考仁宗不得復以濮王為考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樸奉濮王祀程頤之言曰為人後者謂所後為父母而謂所生為叔伯父母此生人之大倫也然所生之義至尊至大宜別立殊稱曰皇伯叔父某國大王則正統既明而在所生亦尊崇極矣今　興獻王於皇上為本生父與濮安懿王事正相等　皇上宜稱孝宗為皇考改稱　興獻王為皇叔父興獻大王　興獻王妃皇叔母興獻大王妃凡祭告上箋俱署名任皇帝朕隆正統崇本生恩禮備至可為後世法疏入　上曰父母可移乎事體重大命再議澄等執議如初因錄宋程頤代彭思永議濮王禮疏進覽　上仍命博考典禮詳議以聞時進士張璁獨以廷議為非言于同鄉侍

郎王瓚瓚言于人一時大臣聞之皆詬罵謫瓚南京尋劾罷之至七月璁上疏謂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　陛下嗣登大寶即議追尊聖考以正其號奉迎　聖母以隆孝道今廷議乃執漢定陶宋濮王故事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夫天下豈有無父母之國哉記曰禮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漢哀帝宋英宗皆成帝仁宗預立為嗣養之宮中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　武宗皇帝嗣　孝廟十有六年未有儲建比于崩殂而　陛下以倫序當立入繼大統按遺詔直曰興獻王長子而未嘗著為人後

之義觀漢宋舊事同異較然議者謂　孝廟德澤在人
不可無後假令　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
之義且令迎養　聖母以母之親也稱皇叔母則當以
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爲人後　聖考
所生惟　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爲人後恐子無自絕其
父母之義宋儒程頤有言禮長子不得爲人後若無兄
弟又繼祖之宗絕亦當繼祖此正　陛下今日之謂也
故在　陛下謂入繼祖後而得不廢其尊親則可謂爲
人後而自絕其親則不可夫統與嗣不同非必父死子
立也漢文承惠後則以弟繼宣承昭後則以兄孫繼若

必奪此父子之親建彼父子之號則古有稱高伯祖皇
伯考者皆不得謂之統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
廟於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且使母以子貴尊與父同
則聖考不失其爲父聖母不失其爲母天之經也地之
義也順之至也　上得璁疏大喜此論一出吾父子終
可完也亟下所司議聞廷和曰秀才何知　上尋御文
華殿召廷和以御批禮部會議稱號疏示之且諭曰卿
等言皆是但至親莫如父母卿等宜體朕意廷和等退
而上疏請如禮官議疏入留中八月朔澄等復上疏議
如初且言推尊之非其詳於魏明帝之詔稱親之非其

詳於宋程頤之議因錄明帝詔進覽群臣翔鸞等亦以
爲言報聞　上仍命詳議以上而是時母妃奉迎且至
禮官條上儀注遣文武大臣各一人迎于通州之以母
妃由崇文門入東安門　上迎于東華門不許已請由
正陽左門進大明承天端門午門之東王門入宮又不
許親定其儀從正陽大明門中道入命錦衣衛治母后
駕儀以往　上意已專決不復牽廷議矣又諭廷和曰
興獻王獨生朕一人旣不得承緒又不得徽稱朕於罔
極之恩何由得安始終勞卿等爲朕委曲折中申其孝
情務祈追尊美號於安陸立祠以爲永久奉養廷和等

及澄等復執如初　上曰玆匪細故大倫大義彼槩卿
等博采參酌具奏廷和見事急稱病求去澄等上言一
得之愚已盡玆欲仰體　聖心使宜于今而不戾于古
協乎情而無悖乎義則有密勿之地腹心之臣在非臣
等有司所得而專也時爲十月已卯朔母妃至通州已
七日聞稱號未定諸舊臣皆已晉秩光寵愜甚不肯止
曰安得以我子子它人奴等恩澤從何自來大王王妃
固是本分子貴父母獨不且入宮何以致詞何以行禮
我還任皇帝自爲之可也　上聞涕泣語　皇太后辭
謝謝奉母歸藩官府皆大震於是　皇太后有旨命　與

獻王稱興獻帝妃稱興獻后憲廟貴妃邵氏爲皇太后
母妃始入京謁　奉先奉慈二殿已而進士張璁復進
大禮或問反覆幾四千言皆前疏意南京兵部主事霍
韜亦上疏議與璁合並下所司十二月諭廷和等亦與
獻帝后尊號上各加皇字廷和等言　聖孝有甚不得
已之情臣等職在輔導不敢阿順以損　聖德封還御
批仍依原擬進　上諭以哀哀之情不容自已罔極之
恩報亦無窮可承朕命以表哀衷禮官及科道官執奏
不允廷和等乃合疏言曰舜受堯之天下禹受舜之天
下當時未聞帝其所生萬世稱聖焉漢宣帝繼孝昭後

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
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皆未嘗有追尊之號
而考后之稱後之議者猶非之晉元帝由瑯琊王入繼
大統止立皇子爲王奉父共王祀宋英宗議加濮王典
禮久不決光獻太后乃以手詔尊濮王爲皇夫人爲后
英宗顧下詔讓而不受未嘗係然后加尊稱也今興獻
帝后之加較諸前代尊稱已極若復加一皇字與　孝
廟　慈壽並非尊無二上之義臣等不敢奉　詔願賜
歸　上曰卿等所言皆推大義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
必拘於史志可爲朕申明予義勉然皇號施行庶安朕

母子哀心卿亦無　托此爲辭宜照舊辦事廷和等復引
古誼抗章求退　上皆優詔留之一日文華殿引見
上從容語及推尊事廷和復引堯舜受命事爲言　上
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吏部尚書喬宇等侍郎羅欽
順等言正統大義惟賴一皇字以明若加於所生則正
統濫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也報以　皇太后懿旨有
諭朕不敢違璁復奏諸大臣盡忠直諫乞俯俞旨報又
如之于是給事中朱鳴陽等御史程昌曹嘉等南京大
理寺丞黃鞏郎中黃偉等大理寺副沈光大等合疏爭
之而黃鞏曹嘉及黃偉沈光大等并劾張璁邪議霍韜

傾會宜罷斥疏入俱不報而璁已先去爲南京刑部主
事有歷城趙檢房濬疏請斧定皇考與獻王之廟號聖
母皇太后之尊稱一如璁議初璁大禮或問下禮部看
詳大學士楊一清家居聞之致書吏部尚書喬宇曰張
生此論聖人復起不能易璁將南行掌詹石瑤語之曰
第慎之大禮說終行也楊廷和令中書舍人張天保語
璁曰子不應南第靜處之無復爲大禮說難我也璁曰
吾雖從乎哉吾爲禮而已而母妃初至欲入謁廟朝議
譁然以婦人無此禮宗廟非婦人宜入璁曰古者婦三
月廟見孰謂無謁廟禮乎九獻之禮后與焉孰謂太廟

非寔入乎名之不正禮所由失也然止謁奉先殿
元年正月給事中熊浹疏言 武宗皇帝臨崩重念宗
社大計特請 慈壽皇太后迎立 陛下先時未嘗育
之宮中立以爲後如宋英宗故事則興獻王固 陛下
之父不得以濮王爲比而陛下之繼 武宗自 祖訓
兄終弟及之文可據不得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必曰
爲後而以繼嗣爲名則陛下直繼 武宗爲之後乎抑
追繼 孝宗爲之後乎 武宗本無後而陛下以弟爲
之後 孝宗已有後而陛下又越 武宗而重爲之後
無一可者也且興獻王母妃無後陛下舍所當後而後

他人抑帝后之尊稱附伯叔之疎屬援不必避之嫌割
不容已之愛人情天理其果安乎夫禮以義起政由時
異今殊爵顯賞加於藩邸舊臣而使至尊至親獨蒙舊
號虛皇儀而不展臣所謂舛也故興獻王宜尊帝稱別
立廟徽號如恭仁康定以示不敢上躋於 列聖加上
慈壽皇太后及 武宗皇后徽號而母妃則尊爲太后
如慈壽之例庶義恩並行不悖下所司會祀南郊禮成
其日清寧宮小室災澄言發不虛生乞存憂懼以致順
天悅親之實又言考 孝宗母 慈壽詔勅頒布協于
羣情已復加恩本生尊稱帝后臣等將順無所不至今

御批直日父母又各加皇字則於正統之親混同無別
恐不可告郊廟播天下科道交章論諫給事中安磐謂
興爲藩國不可加於帝號之上獻爲諡法不可加於生
存之母御史李儼謂 慈壽母妃分均體敵恐生攀小
之心漸搆兩宮之隙程啓充謂虞舜不後瞽瞍光武不
封南頓禮無二本自古已然今帝后之稱既行廟享之
禮僭稱疑逼之名不正上繫之統何承疏入俱報聞然
上亦因此不自安持未發二月諭禮部 慈壽皇太后
加上尊號爲 昭聖慈壽皇太后皇嫂皇后加上尊號
爲 莊肅皇后本生母興獻后加上尊號爲興獻國太

后憲廟貴妃邵皇太后加上尊號爲 壽安皇太后禮
成詔告天下從廷議也其加上興獻帝尊號遣官詣安
陸州行禮諭閣文稱孝子廷和等復言非古禮不敢曲
從封進原擬 上諭如初終不從起用尚書林俊言禮
當爲人後不得推尊所生稱堯舜至宋理宗凡十條以
獻南尚書楊廉引程朱爲證皆下所司治中王槐請就
安陸設祠祭著從之以王田伯蔣輪子棨除奉祀世襲
監生何淵又請立世室於太廟東北如周祀文王遺意
命集議以聞壽安皇太后崩禮部議十三日除服詔
用二十七日

二年毛澄致仕陛汪俊代蔣榮以祭器樂舞爲請禮官
議如鳳陽例用籩豆十二無設樂舞凡冊上不允御史
恭貫言　陛下信一諛臣之說委祀事于署官與獻帝
必不享請選宗室近屬主之沈灼言古有七世之廟無
墓祭之文廟祭當隆陵祭當殺今陵祭不用樂鳳陽諸
陵皆然何獨安陸給事中底蘊等亦請如前議冊崇仁
王襲封以主世祀然後下廷臣議定樂制明于得中而
禮部方議何淵之奏給事中章僑周琊琊極言不可禮
部會議謂八佾既用於太廟則安陸廟祀當避二統之
嫌疏俱留中竟特　旨用八佾

三年正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禮疏其略曰禮
官以　皇上與爲人後強附末世故事議者心知其非
而未聞有所規納者何也蓋自張璁霍韜上議論者指
爲干進人懷疑阻因循至今然是失也綱常所繫誠非
細故慨與獻帝弗祀三年矣而臣子肆然自以爲是豈
君臣一體之義哉願　陛下速發明詔循名考實稱
孝宗曰皇伯考　武宗曰皇兄　與獻帝曰皇考別立
廟於大內　與國太后曰聖母則天下之爲父子君臣
者定矣臣又欲以請選者復得睹南兵部侍郎席[illegible]
部員外郎方獻夫二臣之疏竊謂皇上必惕然[illegible]

埃臣言乃至今未奉　宸斷豈　皇上偶未詳覽耶謹
昧死請并錄二臣之疏以聞時書獻夫疏尚未下也
上曰此禮關係天理綱常須會文武羣臣集前後章疏
詳議廷和知　上意不可回再疏乞歸許之俊曰公去
誰可主者適主事侯廷訓據小宗大宗之說作大禮辯
示群臣俊得之喜以宗法爲重曰與議者斬因大集廷
臣言前後章疏惟張璁霍韜熊浹二三人與桂萼議同
其兩京諸臣凡八十餘疏二百五十餘人皆如部議萼
等肆言無忌情罪可惡疏入　上曰還參衆論再議初
武定侯郭勛與議卽曰　皇上有折中之言不可偏執

俊與力爭大詬科道曾翀鄭本公等各抗疏請如部議
上責以朋言亂政修撰唐皐言　考所後以別正統隆所
生以備尊稱　上責其阿意二說俱奪俸楚王榮滅以
儀賓沈寶疏上曰大臣皆欲　皇上取法唐虞未有舉
堯舜之事者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未嘗不父瞽
瞍也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鯀雖凶德猶得郊享者以
爲父也子焉而不父其父可乎代府長史李鈞奏曰
高皇兄終弟及之訓慮至深遠由　孝宗與獻帝然後
及陛下則皇考聖母宜隆尊稱不辨自明南都察院經
歷黃綰言群臣牽引宋事強陛下考　孝宗而滅　武

宗相傳之統絕興獻帝父子罔極之恩父子君臣皆失
其道幾于三綱淪九法斁錦衣千戶聶能遷言比者儒
臣欺罔置興獻帝無祀臣武夫姑以武臣襲替言之無
嗣者必及弟侄未有不封其所生父母者而況陛下天
下大君乎 上得疏益心動有 旨亟召桂萼張璁入
京師會議越旬有五日下諭曰朕奉 宗廟正統之義不
敢有違第本生至恩情欲兼盡其參衆論詳議亟當以
聞三月丙寅朔 勅禮部加慈壽皇太后爲 聖母昭
聖康惠慈壽皇太后獻帝爲本生 皇考恭穆獻皇帝
興國太后爲 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詔告天下仍命于

奉先殿側之西室奉獻皇帝祀而先是俊等言遵詔集
議竊謂興獻帝后已極推尊而聖孝無窮莫能稱塞請
於興獻帝帝字上興國太后太字上更增一二字以全
尊號庶上慰聖孝所謂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
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疏上復留中十餘日至是
得俞 旨俊等復執議言 陛下欲改稱 廟號自尊
本生立廟大內臣等竊念此舉所係甚大 陛下入奉
大宗不得祭小宗亦猶小宗之不得祭大宗也故昔興
獻帝奉藩安陸則不 祭 憲宗今 陛下入繼大統
亦不得祭興獻〻〻是皆制於禮而情有所屈也然興獻

帝不得迎養壽安皇太后於藩邸 陛下得迎興國太
后於大內受天下之養而尊祀興獻帝以天子之禮樂
則人子之情俱獲自盡矣乃今聖孝無窮臣等敢不將
順但于正統無嫌乃爲合禮臣等不自揣度竊效其蒭
一請于獻帝徽稱之上仍宜冠以興字蓋獻帝初封興
國議者知爲今日中興之兆其名大而實美則于本生
不失尊崇而于正統無所嫌二聖孝彌彰而人心大定
矣 上曰立廟原無著議止于奉先殿側別建一室以
伸朕追孝之情迎養藩邸 祖宗朝無此例何當飾以
爲詞着從實自陳俊隨疏伏罪切責而宥之 司務范

韶等倂一月尚書喬宇等疏諫且言重本生者適中
陛下易從之意 上曰朕尊奉正統未嘗專厚本生疏
中何詭詐不究而先正月興國太后壽節命婦朝賀二
月 昭聖太后壽節獨免言者皆得罪後又極言立廟
大內從古未有惟漢哀帝爲定陶王立廟師丹非之豈
以堂堂盛朝 陛下大聖乃有此失終不聽戒以勿得
執拗掌詹尚書石瑤等國子祭酒趙永等疏爭 上皆
不省有 旨大禮既定張璁等不必取來時已在途同
上疏謂本生二字對所後父母而言實陽與陰奪之也
世無兩考之禮今之所加決非 自 上本心在不察者

以為親親之辭、陛下不失為獻皇帝子而在禮官正
借此為外之之辭明　皇上為　孝宗之子云爾不亟
去二字則雖稱皇考實與皇叔無異夫此二字實禮官
欺　皇上之陰術故不徒能使人附之而不改又能使
皇上由之而不覺其欺矣臣等奉召復止蓋禮官懼臣
等來京面質其非故先為此術求遂其私而天下後世
公議終不可泯臣等謹按三代以上立君者以賢嫡長
繼統為重並無立嗣之說末世諸侯大夫始有與為人
後者故仲尼觀射謂與僨軍之將亡國之大夫等而宋
儒朱熹亦謂古禮壞于定陶王時謹條七事呈覽惟

聖明裁察璁又疏、皇上入繼大統固非執政大臣之
所能援亦非執政大臣之所能舍也禮官執為人後之
說致　皇上父子伯侄兄弟名實俱紊臣言之已詳伏
見　聖諭諄切于是執政妄竄　陛下之心故今日爭
一帝字明日爭一皇字而　陛下之心日亦不帝不皇
為獻既而帝　興獻帝以為　皇上之心既慰矣故留
一皇字以覘　陛下將來未盡之心何如耳遂敢以
皇上稱　孝宗為　皇考稱　興獻帝為本生父子之
名既更推尊之義安在遽稱詔告天下自以為而今而
後決然不可改者乘　皇上之不察誤　皇上以不孝

亦既甚矣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自奪其親也
皇上尊為萬乘父子之親人可得而奪之乎又可容人
奪之乎會議久而未決容有心明而面阿理屈而詞執
者所謂寧負天子不敢忤權臣如此者非臣子也如以
皇太后懿旨已定如何可背此正臣所謂留一字以覘
皇上未盡之心者臣切謂初奉遺詔繼大統非奉懿旨
為之子也何背之有乞再詔中外定皇伯考皇考皇兄
之稱則名正言順事成而禮樂興矣萼亦有疏至引唐
虞禪受夏商皆立弟不立子周公下至六傳無嗣為言
上益意移併議且促璁萼入京汪俊力乞休責其肆慢

勒回籍吏部推賈詠吳一鵬代皆不允特旨陞席書為
禮部尚書毛紀蔣冕先後力言且乞致仕俱不許給事
中張翀曹懷韋僑安磐等各疏論張璁霍韜首為厲階
席書方獻夫私相附和桂萼鞠衆議以附己私攘臂不
顧宜並顯斥以謝天下翀疏又謂今欲別建廟於大內
是知獻帝萬萬不可入太廟矣夫　孝宗既不得考獻
帝又不得入是無考矣世豈有無考之太廟哉此其說
之自相矛盾者也　上責其狂率並下所司而意獨沉
吟曰太廟太廟蓋反關　上稱宗入廟之端矣璁萼及
南京主事黃宗明經歷黃綰同上疏曰今日典禮之議

以　皇上與人為後者禮官附和之私也　皇上為人繼大統者臣等考經之論也人之言曰兩議相持有大小衆寡不敵之勢臣等則曰惟理而已如以勢則　天子至尊無上敢誰敵哉舜之為君視天下悦而歸已猶草芥也為不順父母如窮人無所歸今議者任私樹黨奪　皇上父母而不之顧在　皇上可一日安其位不之圖乎比者奉命集議終日相向莫敢先發者勢有所壓理有所屈故也臣等竊恐玩愒欺弊不足以成聖孝皇上何不親御朝堂進羣臣而詢之曰朕以　純皇帝孫、敬皇帝侄　獻帝子遵　祖訓兄終弟及奉遺詔

倫序當立入繼大統非以為人後者也初議云云朕未及思遂詔天下有乖綱常今當明父子之大倫從實改稱爾文武群臣各念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朕共明之天下如此則凡在廷之臣有不感泣而奉詔者非人也疏上報聞禮部奏建室之議謂璁等言大統公人後私又曰統為重嗣為輕等語竊惟正統所傳之謂宗故立宗所以繼統立嗣所以承宗宗之與統初無輕重況當太明傳子之世而欲傚堯舜傳賢之例擬非其倫且繼統則法堯舜而宗嗣何稱不然又謂孝不在皇不皇惟在考不考惟欲改稱　孝宗為皇伯考臣等歷稽前古

廟制未有皇伯考之稱惟　天子稱諸王曰伯叔父則有之恐非所以加於　宗廟也前稱本生皇考實裁自聖心乃謂臣等留一皇字以覬　陛下又謂百皇字不足以當父子之名何其肆言無忌若此請罷建室之議立廟安陸而以萼璁付法司論罪　上曰朕承天命起自藩邸恭奉宗祀孝養　聖母豈敢違逆本生　聖母躬親奉侍本生　皇考今廟享遠在安陸於卿等安乎命下再四爾等黨同敗父子之倫傷君臣之義欺朕冲歲甚失綱常西室空所亟諫日與工四月己酉庚戌上兩宮尊號加禮癸丑頒詔天下編修鄒守益上言昔曾

元以父寢疾憚于易簀愛之至也而曾子責之曰姑息魯受天子禮樂以祀周公尊之至也而孔子傷之曰周公其衰矣臣願　陛下勿以姑息事獻帝而使後世有其衰之歎且群臣之議再四詳慎謂當存始封之號避皇考之嫌陵廟歲時重臣代祭皇嗣既蕃立後安陸全百世不祧之尊此皆為　陛下忠謀也今不宗而督過之謂忤且慢甚怒好惡不無少失其平臣歷觀前史冷褒段猶之徒當時所謂忠愛後世所斥以為邪媚也師丹司馬光之徒當時所謂欺慢後世所仰以為正直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伏望　陛下屈己從善不吝改

過以光大孝　上以為出位瀆擾下鎮撫司考訊窮究
自劾求退責其非大臣事君之道致仕編修呂柟因修
省自劾列十三事中謂大禮未定諂祀日崇忠諫日闕
引為獻納無狀之罪治之如守益皆謫外遂有　旨定
奉先殿西室名觀德殿　勑中官賴義京山侯崔元侍
郎吳一鵬徃安陸改題獻皇帝神主迎請來京一鵬等
上言歷考前史並無自寢園迎主入大內者安陸乃恭
穆啟封神靈所戀又　陛下龍興之地王氣所鍾故我
太祖之重中都　太宗之重留都皆以王業所基永修
世祀伏望　皇上俯從臣等所言改題神主奉安陸廟

中觀德殿別立神位以慰孝思有　旨戒勿復瀆促令
具儀不必會議六月璁萼至京廷臣欲捶擊之無一人
與通皆稱疾不出數日後始朝退班恐有伺者出東華
門走入武定侯郭勛家勛故狂踈甚喜約為內助給事
中張翀等三十餘人御史鄭本公等四十餘人連章言
桂萼首倡亂階張璁再肆欺罔黃綰如厲犬張喙而旁
噬黃宗明如奴隸攘臂以橫行方獻夫居中內應以成
夾攻之勢席書陰行間諜以伺漁人之功卒之尚書之
命中下行取之旨而須大臣因此被逐言官因此得罪
寧瑾之奸流禍亦至此俱下所司陞璁萼翰林學士
方獻夫侍讀學士於是學士豐熙修撰楊維聰舒芬編
修王思各疏言耻與萼等同列乞罷歸不省尚書喬宇
言席書以內旨陞尚書臣已兩陳其不可今復有陞璁
萼學士之命夫內降恩澤多施于倖佞學士之職甚重
豈可施於曲學被劾之人　上曰任用賢才自古帝王
之治璁等執經論禮豈悅朕心于進者即令視事給事
中李學曾御史吉棠等並言萼等宜罷御史段續陳相
又特疏極論席書及萼等罪狀乞正典刑時趙鑑為刑
部尚書聞之曰旨下即撲殺之吏部員外郎薛蕙上為
人後解二篇為人後辨一篇　上詰責學曾等有之續

相蕙皆下詔獄續相謫外任蕙黜為民于是璁萼議大
中而諸王府及小人之附麗上言希用者紛紛矣璁萼
復言今日典禮之議是非異同業已明白猶恐無徵不
信條十三事以上留中修撰楊慎等三十六人言臣與
璁萼等學術不同議論亦異　陛下取彼棄此難與同
列奪慎俸二月餘各一月鴻臚少卿胡侍劾璁等越禮
背經據璁所條者反覆論辯明其非是凡千餘言　上
罪其妄言逮問謫外七月喬宇致仕去醫士劉惠周序
言觀德殿名不稱尊親之義乞下禮部別立新名　上
怒重治因諭禮部上本生二字改上聖母章聖皇太后

尊號侍郎朱希周言詔令之頒未及三月忽奉更定之
論用明詔爲虚不足取信於天下命遵前諭行侍郎賈
詠學士豐熙等修撰楊愼等給事中張翀等御史余翱
等郎中余寛寺正毋德純等俱同其僚屬上疏戊寅群
臣以前疏不下朝罷相率詣左順門跪伏或大呼 太
祖高皇帝或呼 孝宗皇帝聲徹于内是日 上齋宿
文華殿遣司禮官諭令退群臣固伏不起及午 上命
錄諸臣姓名執爲首者豐熙等八人下詔獄于是修撰
楊愼檢討王元正乃撼門大哭一時群臣皆哭聲震闕
庭 上大怒命逮五品以下員外馬理等一百三十四

人悉下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及司務等官姑令待罪九
卿大臣吏部侍郎何孟春等二十人又合疏以上中指
張璁十三條倡爲朋黨之說黜以專權 上責其毀君
害政所上十三條尚留中未發安得先知具實對孟春
言璁先以私槀示人且副本在通政司故臣等知之惟
望辨其正邪孰爲鯁直孰爲逢迎臣等雖死亦幸 上
復責孟春等不以君命爲重肆行奏辯倡率者爲誰冊
以實對孟春又言與部寺諸臣同心一詞不待倡率
上怒責以結衆懷私姑奪俸一月南吏部尚書楊旦等
疏劾璁等 上曰録用才賢出自朝廷璁等所言質典

禮之正何以謂之僞合南祭酒崔銑以哭異自陳因言
議禮一事獻諛者超遷守正者或擯斥或下獄非 聖
朝美事 上不悦令致仕而陳洸詆費宏以下皆爲邪
黨且薦舉名、自文其謗報聞癸未廷杖五品以下編
修王相王思給事中毛玉裴紹宗張原御史胡瓊張曰
韜郎中胡璉楊淮員外郎申良主事俞禎仵瑜臧應奎
張燦殷承敘安璽司務李可登皆死杖下（國史云然 及之未實）學
士豐熙修撰楊愼檢討王元正給事中劉濟御史
余翱郎中余寛黄待顯陶滋相世芳寺正毋德純等皆
謫戍時霍韜方養病家居未及應召獨上疏曰議禮有

兩端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大倫之大經也徒崇正
統其弊至於利天下而棄父母徒重天倫其弊至於小
加大而卑踰尊故臣前日謂 陛下宜稱 孝宗曰皇
伯考 獻帝曰皇考 武宗曰皇兄天倫之當辨者也
尊崇之議則姑任所殺此大統之當崇者也乃近者廷
臣議上考 孝宗又兼考獻帝此漢人二父之失也獻
考徽稱既極尊崇聖母尊號亦二 昭聖此漢人兩統
之失也大抵此禮本原既差愈議愈失臣之過慮則願
陛下豫防未然之失毋重將來之悔而已矣 昭聖久
稱聖母一旦改稱大非人情所堪惟賴陛下之委曲承

迎務得懽心此可慮者一、　昭聖禮秩雖崇然其勢日
輕章聖尊稱雖或未至然其勢日重恐給使左右之人
不達聖意妄生疑間或以彌文小節遂構兩宮之隙此
可慮者二、願陛下敬聖母曰、　皇太后實大統嫡宗至
尊無對必時自謙抑以示尊敬至意　莊肅皇后母儀
天下十有六年接見之儀不可輕忽每致推讓不敢受
納之意俾宮闈大權一歸　昭聖庶宗統正而嫌隙省
天下萬世無所非議　上嘉其忠義促令赴召而先給
事中陳洸有疏右侍郎吳一鵬駁其不經留中久之及
是得　旨以席書所進大禮考議方獻夫大禮論璁萼

前後三奏并南寧伯毛寛等疏下部集群臣博考倫理
以聞戒勿執悖時書巳至京與璁萼獻夫大集廷臣闕
左門辨議既定書等乃上言伯父子姪皆天經地義不
可改易世無二道人無二本、　孝宗皇帝本伯也宜稱
曰皇伯考、　昭聖皇太后本伯母也宜稱曰皇伯母、
獻皇帝本父也巳去本生宜稱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
本母也巳去本生宜稱曰聖母、　武宗仍稱皇兄、　莊
肅皇后宜稱皇嫂名義如此大倫大統兩有歸矣奉神
主而別為禰室于至親不廢隆尊號而不入太廟于正
統無干尊尊親親兩不相悖一遵　祖訓允合聖經通

復三代數千年未明之典禮盡洗漢宋悖禮違經之陋
習議入甚愜　上意九月丙寅始定大禮稱　孝宗敬
皇帝曰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聖母、　上冊之
日尚書秦金金獻民趙鑑趙璜侍郎何孟春朱希周都
御史王時中大理少卿張縉徐文華俱不赴衍禮被糾
詰責而宥之是月　獻皇帝神主至京奉安於觀德殿
毛紀乞致仕切責允之石瑤疏尊崇典禮斷自聖心聖
心安則行之、　孝宗皇帝、　昭聖皇太后皆陛下至親
骨肉今使疎𨈚小人輒行離間臣竊痛傷不忍見堯舜

之聖有此過舉乞如鄭岳徐文華及費宏與臣等原議
庶幾兩全無悖、　上怒切責岳文華俸二月丙子詔
告天下十二月方獻夫言大倫巳明集輯張璁等五臣
所奏首以禮官之初議終以近日之奏章編成上示朱
刊行天下許之
四年正月致仕縣丞歐陽鉄以其祖宋太師文忠公祠
先朝所給湖池地主歲久漫漶稱宇改僧尼庵觀不便
祭享乞為查處會中外方攻席書等欽因言書及璁萼
引臣祖修道言以重典禮而諸臣爭之以被譴謫請寛
諸臣以慰人心維書等詔命以示勸疏下禮部科臣駁

欽託言大禮求濟已私時書掌部事言其[illegible]出于假
託言亦不可終棄請允行其所請覺譴責者　詔乃令
有司嚴湖池地聽給書等誥命於是給事中韓楷言書
等任未滿不當以欽言而遽封　上曰書等奮義贊成
朕孝時思報功非以欽言也學士張璁桂萼以桐維熊
論各上疏辯且乞休其略曰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蘖
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今　陛下擴大孝之心成尊親
之典是厚也以臣等為君子則不敢當若以為小人則
不甘處惟　陛下辨之苟臣不去則讒不息衆不快徒
使辨治之朝為聚訟之所而已　上優詔留之傳內閣

諸陵一體改[illegible]顯陵司香署為神宮監安陸衛為顯陵
衛三月壬午夜仁壽宮災　昭聖所居也御史郭楠言
阿意順旨者未必忠犯顏敢諫者未必悖邇群臣議禮
至號門呼號其事似悖其心固忠也邇或輸付致死或
幾官謫戍臣不意　聖明之世而人臣以忠諫獲罪者
此願虛心詳察特賜優容復豐熙等官而恤死者之家
以收人心　上以大禮既成楠違旨瀆奏命錦衣衛逮
治而先何淵請立世室為廷臣所憎遷平凉主簿屢為
上官榜笞自謂得使光祿署丞至是復疏請立世室崇
祀　皇考於太廟下禮部議書萼璁等吏部尚書廖紀

等勳臣郭勛等給事中楊言御史葉忠等皆極言其不
可而遽事已不可諫矣遣中官諭書必祔廟乃已書又
執奏責以怯衆飾奸書乃會廷臣議請於親城之東息
城之內立一禰廟前殿後寢如文華殿規制祭用天子
之儀出入不與太廟同門坐位不與太廟相並祭用次
日廟欲稍遠庶以成　祖廟獨尊之體避　兩廟二統
之嫌　上可其奏尋論查議服盡祧廟之例部覆與
孝廟同祧但　孝宗在　太廟當藏于寢殿　獻皇則
立一廟遞藏之所當代未有之典百年後聖君賢相必
有歸一之論難以豫定　上命再議疏言　獻廟雖無

左右昭穆亦有前殿後殿祧後一如　太廟不設時祭
歲暮出主本廟■毋仍藏後殿與　太廟同其悠久
上曰世世子孫獻享伸朕孝思遂度地于環碧殿舊址
擇日興工何淵謂神路迂遠宜與廟街同門直開一路
以抵世廟為宮部覆勢須毀垣伐木撤神宮監而後可
請會官相度諸大臣又會奏皆稱有礙從初議便　上
不允仍令速議給事中韓楷等御史楊秦等以書議持
兩端違旨論劾且言一旦砍伐舊物　列聖之靈不安
上心亦必有所不忍　上怒詰責御史葉忠復有疏責
對狀與楷等各奪俸二月給事中衛道再以為言禮部

以諸臣堅執不便請仍議 上命折監北房但容板
輿遍行議乃始定
五年六月丙子給事中官律言大禮之議出自 陛下
至性爲臣子者第宜欽承孝治天下之懷各供厥職頃
邇來言事者毋假借爲詞或乞休或告病或認罪或爲
人辨罪於議禮本不相涉而務欲援引牽附此其故何
誠蓄欲中傷乎人恐非此無以激 陛下之怒欲固寵
予已恐非此無以得 陛下之歡故也乞嚴加戒諭凡
諸司言事據事直陳毋得假借飾詐以累 聖德 上
曰律所言良是今大禮既定內外群臣正當攄誠供職

以贊成嘉靖之治慎勿假借議禮希恩報讐都察院其
行兩京各衙門咸使知之七月庚子復諭工部觀德殿
規制窄隘宜於奉先殿左別建一殿奉安 皇考神位
工部尚書趙璜等言建殿於奉先殿之左必與奉慈殿
對峙 孝肅太皇太后 獻皇之祖母 孝惠皇太后又
聖母也今立廟出於其左恐 獻皇在天之靈未安況
今外有世廟之規一準 太廟矣觀德殿宜可勿更晝
言世廟之建民勞踰年今甫告成力亦當節 上復諭
大學士費宏宏乃請勑工部十日興建 上易殿名曰
崇先宏實 上以世廟成自制樂章示宏等命更定
曲名別於 太廟宏等請 獻皇帝生長太平不以武
功爲尚其三獻皆當用文德之舞 上既從之復命禮
部會張璁議璁言樂舞以佾數爲降殺不以文武爲偏
全使用其文而棄其武是天子父不得享天子禮樂矣
其何以式四方垂萬世疏入 上從璁議九月復諭璁
等 聖母將謁世廟命考求典禮以聞璁等具列文獻
通考所載唐開元禮 高皇帝始定皇后廟見禮請命
禮官參酌舉行仍著爲 令禮部侍郎劉龍等疏言璁等
所引大婚之禮與大祭之禮事本不倫石瑤疏言 祖
宗家法凡后妃已入宮未有復出者其曰后妃廟見卽

奉先殿也 列聖相承累經參酌中間納后納妃不知
凡幾亦未有一敢議及何至今日忽有此說且乾剛坤
柔各止其所坤行乾事陰冒陽位其幾已見臣不敢與
容從幸臣阿諛苟循以成君父之過 上責以語欠酌
量非大臣愛君之心席書方在告請禮官無據請上裁
定 上乃以是月辛卯躬詣世廟奉安 獻皇帝神主
越己亥奉 章聖皇太后謁焉十月癸遣總兵馬永言
議禮伏闕諸臣竄逐蠻荒誠其自取今大禮既明羣疑
盡釋 聖心已慰而諸臣淹滯歲月無路自新乞宥罪
矜釋以彰浩蕩之仁 上怒其出位妄言切責之既而

復爲成遵陷完乞卹典遂奪官安置南京御史魏有本
救系外謫吏部尚書廖紀因言南京根本重地而軍政
城守器械又皆廢弛前楊銳告往撫府而馬永近復安
置此天啟聰明爲根本之大計也乞寄以管務必有裨
益魏有本言雖可罪心本無他乞宥狂言召還原職報
聞、
六年正月張璁上言纂要已成竊以此禮之失非今日
也自漢宋諸臣爭之矣今　上之改非改今日也改漢
宋諸君也臣等之爭非爭今日也爭漢宋諸臣也前集
議成于禮部猶存案牘之文有司之書也今全書出于

史館宜崇典則之體于天子之書也有司之書行于一
時以覺凡愚不可遽廢　天子之書傳於萬世以著令
典不可苟爲宜倣通鑑凡例以年月日爲綱事關大禮
者必書每書必實諸臣奏議如禮者必采其精不如禮
者亦存其槩備載　聖裁見非　天子不議禮也臣自
發議以來履歷所議采爲要略謹錄以獻夫霍韜
疏曰自古力主爲後之議者宋莫甚于司馬光魏莫甚
于明帝漢莫甚于王莽主濮議者司馬光爲首呂誨范
純仁呂大防附之而光之說惑人最甚主哀帝議者王
莽爲首師丹甄邯劉歆附之而莽之說流毒最深若魏
明帝以纂逆得國本名教罪人不足多論惟宋　儒祖述
王莽之說以惑萬世誤後學似是而非不可不辨詔並
付史館張璁又乞休疏曰臣昔議禮之時舉朝相抗
者五年而舉世攻臣者百十疏今又勑修大禮全書元
惡寒心群奸側目故要略方進而讒謗繁興使全書告
成而誣陷益肆古云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云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黨難　聖明剛決臣無容憂第清明之
朝而有此攻擊之風亦臣所不敢安也、上優詔留之
六月御史虞守隨家居撰　皇陵正議數千言以進
上以守隨爲言官不聞獻議考察罷去乃妄議惑人有

希進心下巡按提問是年郭勛璁萼等持李福達獄朝
臣得罪者四十餘人
七年六月明倫大典書成頒布天下加恩纂述諸臣勑
定議禮諸臣之罪楊廷和罪魁革職爲民毛澄病故削
其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林俊冠帶閑住何孟
春雖佐貳情犯特重夏良勝離部屬釀禍獨深俱爲民
其號召衆人濟惡者當時已正法典茲不再究、上諭
璁等曰爾等所輔果于理合則褒進之使後人有所守
謬者貶斥之亦使後人無所惑璁等乃入廟書註論四卷
上復命增錄古人歐陽修諸儒之論于父子君臣大倫

有所發明者于是璁等先撰積進呈上曰覽所擬具
見爾等盡心典禮綱常所係但諸臣所奏宜皆一一直
書以明是非邪正之辨起復南京刑部員外陸澄具疏
自悔其議禮之非初為人所誑誤後以質其師王守仁
言父子天倫不可奪今 上孝情不可遏禮官之言未
必是張桂之言未必非然後大恨其初議之不經而悔
無及也疏下吏部尚書桂萼因言澄說出於人心自然
雖孩提之童無不明特以執政偏謬拘泥牽連百司張
羅設機更相傾構故一時雖智識之士明知朝議之非
不過姑為兩可之辭或微示輕重之意未敢明言以觸

時忌者澄乃修慝不隱事君不欺宜聽自新仍行各司
有知澄者聽自陳其遏勒註誤之由量賜未減錄用如
故詔可及明倫大典成 上閱之見澄初疏大怒遂
諭吏部澄嘗造悖理之論惑誘愚蒙逢迎取媚又假以
悔罪為辭悖逆奸巧有玷禮司宜出之遠方乃謫為廣
東高州判七月己卯追上 孝惠皇太后尊號曰孝惠
康肅溫仁懿順協天祐聖太皇太后 恭穆獻皇帝尊
號曰恭睿淵仁寬穆純聖獻皇帝辛巳加上 聖母尊
號曰章聖慈仁皇太后
八年九月丙午逮原任霍州知州陳采下獄拷訊采
上疏謂 祖訓兄終弟及指同父而言耳 武宗遺詔
本謂 陛下乃 孝宗皇帝親弟興獻王長子倫序當
立非與 武宗為兄終弟及也楊廷和誤主濮議與初
詔自相矛盾張孚敬謂陛下不當繼嗣 孝宗止繼統
於 武宗因以為兄終弟及事皆無稽難以施諸 宗
廟既又明知其非遂誘成薛侃之謀以陰壞我 祖宗
已成之法廷和雖蒙黜罰而心跡不明張孚敬首開言
禮之端而乃遺漏 天潢邪移 祖訓誣罔 先帝疑
誤 聖躬所當先正典刑乞將明倫大典所載按原奏
事情輕重各論如律疏上 上怒謂明倫大典朕所裁

定頒行天下久矣采乃輒敢妄議執送法司拷訊以
十二年蒲州生員秦瑋伏闕上書言 孝宗之統訖於
武宗則 獻皇帝於 孝宗實為兄終弟及 陛下承
獻皇帝之統當奉之於太廟而大學士張孚敬議禮乃
別創世廟以祀之永不得預昭穆之次又謂分祀日月
於四郊失小大尊卑之別去先師孔子王號撤其塑像
損其禮樂增啟聖祠配享皆非 聖祖之意 上謂瑋毀
上訕君大肆不道令其對狀根究主事之人瑋服自妄
議希恩實無主之者比擬造妖言律坐死繫獄孚敬具
疏自白得 旨秦瑋訕君營生有自來者朕已悉其姦

懸肆不過奉行君命縱有一二建議行否俱由朕璫不
獨陷肆其實毀朕肆毋畏小人自易初志
十五年十二月加上 昭聖皇太后徽號曰昭聖恭安
康惠慈壽皇太后 章聖皇太后徽號曰章聖慈仁康
靜貞壽皇太后將內閣傳 聖諭兩宮徽號各加二字
尚書夏言謂兩宮名分不殊徽號字數並宜一體故請
加而並之如此
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應復古禮
建明堂尊 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下部會
議尚書嚴嵩等言明堂圜丘皆以事天大祀殿在圜丘

之北正應古之方位今明堂秋享之禮即以大祀殿行
之爲當所配之帝以功德論則再造家邦當配以 太
宗以親論則 陛下所自出當配以 獻皇帝至於稱
宗之說臣等又議得人君之位天位也以天位相承謂
之統殷人稱宗周人稱王繼統之嚴不容或紊夫既已
稱宗未有帝系非親嚴大寶可列于 太廟者竊恐
皇考在天之靈亦有不安臣等不敢妄擬疏入得 旨
明堂秋報大禮於奉天殿行其配帝務求歸一之誠
皇考稱宗在今日不爲過情再令議以聞於是戶部左
侍郎唐胄上疏爭之曰三代之禮莫備于周孝經曰郊

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帝又曰嚴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說者謂周公以聖人之德制
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孝非謂有天
下者皆必以父配天也不然周公輔成王踐阼其禮盍
爲成王而制于周公爲嚴父于成王爲嚴祖矣然周公
歸政之後未聞成王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移
于武王也及康繼成亦未聞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
之祭移于成王也故朱熹曰只配以有功之祖故有問
于朱熹曰周公之後當以文王配耶當以時王之父配
耶熹曰只當以文王爲配又曰繼周者如何熹曰只以

有功之祖配之後來第爲嚴父之說所惑亂耳由此觀
之明堂之配不專于父明矣且 皇上嗣統之初廷臣
執爲人後之說于時推明一本力正大倫者惟席書張
璁諸臣及何淵有建廟之議書等則力行之 陛下嘉
答諸臣亦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 太廟今日乃
惑于豐坊邪說乎臣愚謂明堂之禮誠不可廢惟當奉
太宗配於典禮爲宜若 獻皇帝得聖人爲之子不待
稱宗不待議配而專廟之享百世不遷矣疏入 上大
怒曰茲所論誣禮無君爲尤 文皇帝誰之祖 獻皇
帝誰之父朕爲人孫子有輕重乎其借朱熹爲言不過

竊惟朱子每歎君臣終不若父子臣之於君未有真如
子於父也人臣於君固多不同人子然未有甚於冒者
下錦衣衛拷訊黜爲民尚書嚴嵩乃集廷臣議言考季
秋成物之古嚴父配帝之文 獻皇帝配帝侑食允合
周道惟 文皇帝纘統首君獨少一配似有未安竊謂
孟春祈穀於大祀殿舉行奉 文皇帝配冬至以 太
祖孟春以 文皇季秋以 皇考則禮文周悉於 皇
上愛親敬祖之心兩無所憾疏入報罷已復以稱宗之
禮集廷臣議言禮稱祖有功宗有德陳氏禮書曰父昭
子穆而有常數者禮也祖功宗德而無常法者義也

獻皇帝錫封藩服繫天下駿望與文王居西伯之位同
爲生聖人光承天序與文王生武王克集大命同則
皇考稱宗實應古誼 上以疏不言祔廟留中廼作明
堂或問示輔臣凡千餘言中有云祖宗列聖歡聚一堂
獨去我 皇考一人人情不堪此其大吉也於是禮部
遵 旨議上言古者父子異昭穆兄弟同世數今 皇
考與 孝宗同氣之親爲一世宜奉 皇考祔于 孝
廟但 孝宗寢殿不足容奉二主竊謂 皇考神主宜
仍于特廟遇祫享 太廟恭設神座與 皇伯考同居
昭位則在廟有常尊之義在祫無不預之嫌云 上報

祀 孝廟亦以爲然乃悉如所擬是秋九月辛巳上
獻皇帝尊諡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
文獻皇帝廟號睿宗是日奉主祔享太廟辛卯大享
上帝于玄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自是歲一行之
二十年四月辛酉未申刻東草場火燄中人訛言火在
宗廟薄暮雨雹風霆大作入夜火從 仁廟起延燒
成廟及 太廟 群廟一時俱燼 成 仁二廟火先
發主不及收燬惟 睿廟在垣外獨存二十二年十一
月壬戌敕諭禮工二部曰朕惟禮時爲大祀典國之大
事苟不安于心終難協夫禮意我國家 宗廟之制自

太祖肇基首建四親廟博采遐觀卒從同堂異室之
規以示酌古準今之議暨我 成祖率遵其舊卒之爲
享其則不遠曩因廷臣之議咸稱 七廟之文是用創
其以從周典乃所司討論不詳區畫失當往者回祿之
警天與 祖宗實啟朕心茲當重建所當釐正又我
皇考睿宗廟于都宮之外朕每事廟中 考廟未備甚
有四親之內而可缺考乎雖每捧祫 主往來深爲嘗
擬是究是圖惟遵先制其永無愆前爲 太廟後爲寢
又後爲祧時祫祭享奉 太祖高皇帝正位南面 成
祖及 群廟我 皇考睿宗神主俱同堂而列享獻既

畢則奉主各歸於寢庶昭穆以明世次不紊可如期與
建爾禮工二部如勅奉行于是興工凡爲室九二十四
年六月廟工成詔定太廟安神位次太祖居中左
序成宣憲睿右序仁英孝武追崇
之禮至是而極群臣無敢爭者張璁死已六年矣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七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

朱國禎輯

更定郊祀

嘉靖九年正月舉耕蠶禮先給事中夏言請清理皇莊事竣請將負郭宮莊俯去皇莊之名改爲親蠶廠公桑園種植桑柘以備宮中蠶事下禮官考禮經斟酌皇后親蠶儀以進戶部覆議不可而止及 上有事于南郊言奉命分獻南海壇因上疏請舉親蠶之禮言按祭統天子親耕于南郊以供粢盛王后親蠶於北郊以供純服考之於漢則皇后蠶于東郊後漢皇后帥公卿列侯夫

人蠶唐立先蠶壇于長安北苑中貞觀閒文德皇后帥內外命婦有事于先蠶宋景德詔禮先蠶元豐詳定享先蠶之儀宣和皇后親蠶于延福宮紹興初猶復舉行後因太常丞王淵言始廢我 高皇帝躬耕籍田未及親蠶豈非缺典臣以爲農桑之業不宜獨缺耕蠶之禮不宜偏廢疏入 上方以大禮恚廷臣將大有更易得言甚悅命戶部建置尚書梁材言宜建于皇城南內或西內堪供蠶事且便出入 上曰周禮耕蠶分南北郊其蠶于禁中唐人便安之制耳不可爲法時 上意方銳深疑世儒因襲舊聞固執已見不逵古先帝王典制且戶部原非其職不必問況吟者累日惟有會議一策可以歸一而深仗大學士張璁爲主禮部尚書李時亦姿不敢異同乃以言疏示璁遂勑禮部曰耕桑王者重事古者天子親耕皇后親蠶以勸天下朕每稱慕自今歲始朕躬祀先農行禮其親蠶禮儀會官考求古制以聞璁等請於安定門外擇壇其制一準先農少減其數皇后三採桑三公夫人五列侯九卿夫人九詹事霍韜言親蠶事有名無實皇后出郊難以越宿乞擇近地便 上曰此禮萬世不可易之典卿素諳禮制何有此言又諭禮部曰疑謀勿成其事在朕心決之久矣得言奏意

合並無毫末之疑恐韜奏一出必藉彼爲言破害政事夫言之奏有云農桑之事衣食萬人不宜獨缺耕蠶之禮垂法萬世不宜偏廢此言已盡朕所納者以此今之非朕者有五中謂制禮作樂出自開創之君 太祖神謀聖慮自有定見何待汝爲亦非汝之所當行斯非作德明而何益 上亦自知之自言之矣于是李時等請行于北郊條四事以上酌治蠶之禮定壇壝之向制採桑之器擇掌壇之官翟車出入或從東華門或從玄武門用謹厚內臣肅宮禁從之命翟車出入由玄武門其壇制殺先農什一建具服殿蠶室繭館俱如古制既

出採桑仍西内營繅堂以終蠶事時又言親蠶之禮出于創見時命婦倉卒入壇恐致愆度請以所繪採桑圖授之俾各如式演習仍請定名採桑之所因名其所爲採桑壇上將行耕耤禮諭禮部曰祭大社大稷奉我太祖 太宗配朕有疑焉夫天地至尊次則 宗廟又次則社稷此次序尊殺之禮也奉 祖配天則正突文奉 祖配社則失其序或謂以 祖配社乃我皇祖時禮官張璁之失然與否與又議者謂后土勾龍氏乃共工之子祭之無義夫勾龍氏有平水土之功故取之配社猶以后稷配稷也當論其人況父不善而可

惡及其子乎至如奉 祖配社屈其所尊義實未安茲當改正如 高皇帝制大社以后土勾龍氏配大稷以后稷氏配其詳議具奏張璁等各言 祖宗配位社稷歷代以來祀典不載茲者天啓聖衷獨覺其妄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眞有在于今日從之一月戊辰 上祭大社大稷畢出郊祭先農行耕耤禮如常儀工部上先蠶壇圖式上曰所擄席甚多不無靡費其酌處財防量建之乃止治先蠶採桑二壇并殿及諸蠶室數十楹餘皆罷之五月丁巳皇后親行蠶禮于北郊祭先蠶言既正議得行右都汪鋐緣其說請以 高皇太

明令禮儀定式與 上所諭通行禁約上益殫思禮文勤一代大典既以社稷配位試其端矣復欲自郊祀以及 宗廟將極追崇之典乃以其間問大學士璁璁書稱燔柴祭天又曰類於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夫天即帝以形體主宰之異言也朱子謂祭之屋下謂之帝今大祀有殿是屋下之祭未見祭天之禮況今上帝皇地祇合祭一處似非天也大祭天而主日配以月今大明壇當與夜明壇異可也且日月照臨其功甚大今太歲等神歲二祭而日月只一從祭朕疑之璁對言古禮冬至祀天于南郊

之圜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至敬不壇埽地行禮其禮至簡及周公制禮冬至祀天配以祖季秋祀帝明堂配以考漢成帝時王莽諂事元后合祭天地比於同牢而食之意殊爲褻瀆宋神宗始議分祀迄宋終元屢分屢合太祖建圜丘鍾山之陽以冬至祀天建方丘鍾山之陰以夏至祀地俱配以仁祖洪武十年始定合祀之禮即圜丘爲壇以屋覆之曰大祀殿 列聖相承祧以 太祖太宗並配說者謂上爲屋即周明堂下爲壇即周圜丘至于日月之祀國初築壇于郊之東西用春秋分朝日夕月且以星辰從祀月壇今不復舉

行決嘗禘者、上謂大祀殿擬明堂似近郊以爲郎圜
丘實無謂也日月宜有專祭今當講求璁復備述周禮
及宋熙寧間陳襄蘇軾劉安世程頤所議分合異同以
對且言 聖祖定制無敢輕議惟朝日夕月之禮具載
存心錄并祭祀禮儀若欲講求復舊似無難者 上因
決意欲定四郊之制卜之奉先殿 太祖前不吉乃問
之大學士翟鑾鑾具述因革以對復問之尚書李時時
言人情狃于習見請少進日月俟道化隆洽然後博選
儒臣復行古制 上意猶未已仍卜之 太祖復不吉
議益緩矣夏言復奏分祭天地本是古制况壇于南郊

坎于北郊就陰陽因高下原無崇樹棟宇之文至祖宗
並配舉行不於長至之日而於孟春俱不應古典宜令
羣臣博考會議 陛下稱制而裁定之此中興大業也
疏入未報給事中王汝梅等詆言說非是 上切責之
廼親著論辨析刊布文武羣臣限十日各以所見疏聞
并下言疏詔求至當丙申璁言 聖祖爲一代創業之
主爲子孫者億萬年所當謹守願以不愆不忘之心盡
善繼善述之孝因進郊祀考議一冊 上留覽下其疏
禮部令與 皇祖存心錄祭祀禮儀書照前旨會議霍
韜則深非郊議疏 祖制不可輕改輔臣璁尚書時不

能以道事君而苟狥謬論變亂成法異日必有任其責
者且經傳無南北郊分祀天地之説惟見於周禮莽賊
僞書不足憑 上覽疏不悅責韜罔上自恣言疏周禮
一書言祭祀甚詳大宗伯掌禮者也而首及天神地祇
人鬼之三禮此即有虞秩宗典朕三禮意也故祀天神
有禋祀燔柴槱燎之禮祀地祇有血祭霾沈疈辜之禮
享人鬼有獻祼饋食祠禴烝嘗之禮大司樂冬日至地
上圜丘之制曰禮天神夏日至澤中方丘之制曰禮地
祇圜丘禮天方丘禮地則天地分祀從來久矣掌王大
次旅上帝則具氊案設王邸司裘爲大裘以共王祀天

之服皆言天而不及地宗伯六器則以蒼璧禮天黃琮
禮地是天地之祀玉有別也典瑞則以四珪祀天兩珪
祀地是天地之祀玉數不同也祀天於冬至以陽氣來
復之始以就陽祭地于夏至以陰氣潛萌之候以即陰
則時不同也用圜鍾於震之宮取乾出震之義曰圜鍾
象其形用函鍾於未之地取坤居於未之義曰函鍾象
其容則樂不同也故宋儒葉時言曰郊丘分合當以周
禮爲定以其明於天地之性盡事天地之道也今之議
者往往以 太祖之制爲嫌是徒知合祀爲 太祖之
定制而不知分祀爲 太祖之初制又知大祀文爲

太祖之定訓不可改而不知存心錄固　太祖之著典
決可遵且皆　太祖之制也從其是而已況古稱禮樂
必百年而後興揆理度勢有不得不然者言官議禮豈
曰變法韜修大明會典欲將內府各監局職掌歸之禮
部亦援引周禮天官冢宰文之何至議郊祀則以爲僞
書可惟也竊詳天地日月諸神壇壝規制備在存心錄
二書不須創設一準乎舊使自然合但大祀殿以之祀
天則不應經義以之享帝則脗合周禮　祖宗並配父
子同郊稽之經旨未能無疑夫周人郊祀后稷以配天
臣謂我　太祖足以當之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帝臣

謂我　太宗足以當之敢畢其愚疏入　上嘉納之下
禮部令速具議以聞別勅言嘉其爲國爲民于朝廷甚
有裨益耕蠶二事次第告成比于周公事成王用無進
之訓加四品服俸韜睹言疏以　上意尚不可測乃貽
言書痛詆之謂其亂成憲紊朝章　皇后出郊親蠶壞
閨門之法瀆男女之防顛悖　祖制爲不忠之大凡千
餘言復錄其草送法司備照璁本與韜意合且深嫉言
之構思以傾之法司各官皆其密黨也書既發都下盛
傳其書　上聞之密問閣中因申其謗必震怒下治惟所
爲不但議格且齏粉矣人皆爲言危之獨攘臂曰渠縮
朒其形而于手筆恣睢必有它故遂上疏陳狀謂韜覬
臣也受　皇上特恩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最以此自負
凌人者也既有定見自當明目張膽盡忠以告一疏不
已則再疏三疏至十疏無不可者何必投臣私書又以
書送三法司其意安在臣若有罪請　旨逮送法司始
得而理之且法司非詹事府屬也原無移文體例安得
以私書使之備照耶夫韜憑高肆虐怙寵作威深居詹
事府而陰握內閣吏部之權文武內外臣僚無不畏其
威者臣以戇愚知有　朝廷不知有權臣其爲韜輩側
目久矣茲者臣感　陛下知遇非常特建親蠶郊祀二

議姦臣以其言不出己百端沮之日夜思以甘心于臣
無所不至韜之言曰南啟南北郊之說將自是而建東
西郊矣將自是而建九廟矣郊祀宗廟之禮皆爾一人
亂之其欲加臣以不可逃之罪乃文致若此願　陛下
察之因數韜無君之罪有七并以其私書封進　上大
怒曰韜有罪朕貸不問姑加詰責全無悛心顧乃恣逞
胸臆非誣先儒譏訕朕躬嫉正懷邪要名賣直罪在不
宥錦衣衛逮治送都察院從重定罪以聞韜從獄中上
書祈哀大學士張璁再疏申救　上不聽四月中允廖
道南言　太祖初年草創即徵諸儒考定禮樂之制其

分祀天地命儒臣各具郊祀沿革丞相李善長禮官陶
凱皆以分祀爲宜洪武十年感齋居陰雨之應覽京房
災異之說始行合祀夫前之分祀酌萬世帝王之道禮
本太始者也後之合祀感一時事變之應禮緣人情者
也　太宗遷都于北未有建白以復之者直遲之待陛
下夫豈偶哉至于　宗廟之制國初立四親廟　德祖
居中　懿　熙　仁祖次分左右昭穆有定位禘祫有
定時視商周七廟九廟其揆一也至九年十月改建
太廟用漢人同堂異室之制時享歲祫則設衣冠于座
而祀之始以功臣配享恐非古先聖王尊尊親親之道

也周禮太宗伯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我　聖祖亦
有朝日夕月之文有其舉之莫敢廢也且今之大祀殿
正倣古明堂之制宜法　聖祖初制兆圜丘于南郊以
祀天兆方丘於北郊以祀地尊　德祖配享以法周人
尊后稷之意而又宗祀　太祖　太宗於大祀殿以法
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之禮兆大明於東郊兆夜明於
西郊以法周人朝日夕月之禮增　太廟大禘之祭正
太祖南向之位移功臣於兩廡庶尊尊有殺親親有等
而古典復見於今矣下禮部議時賛善翁習修撰倫以
訓姚淶祭酒許誥學士張潮編修歐陽德給事中陳侃

趙廷瑞御史陳讓譚纘皆以合祀爲宜而淶言尤激切
俱下禮部夏言復議周人以后稷配天于郊以文王配
帝于明堂欲尊文王而不敢以配天者避稷也今日宜
奉　太祖配天于圜丘奉　太宗配上帝于大祀殿二
配至重萬世不遷之法豈有抑揚輕重于其間哉辛丑
禮部集上廷臣議言主分祭者都御史汪鋐等八十二
人主分祭而以慎重成憲及時未可爲言者大學士張
璁等八十四人主分祭而以山川壇爲方丘者尚書李
瓚等二十六人主合祭而以分祭爲非者尚書方獻夫
李承勛等二百六人它無所可否立言雖異納忠愼禮

則同而議者往往以周正建子冬至乃歲首以歲首祀
天序爲順　國朝用夏正則地先天食祀地先於祀天
逆也　聖祖親定合祀之文一則曰去繁就簡一則曰
承爲定禮兩京大祀殿皆　祖宗竭心思就之分祀之
說行則　太祖所定之禮已盡變更大祀殿宇必且撤
毀　昊天　皇地祇正位　太祖　太宗配位必且另
藁則是不惟不當改亦且不忍改也況改建壇壝時詘
舉贏恐未能稱　皇上節愛之意臣等竊謂禮屋祭曰
帝既稱昊天上帝宜仍於大祀殿而配以　二祖皇地
祇則營壇遺以祭庶陰陽之分明而精禋之敬伸矣地

壇之建廷議不一、惟改山川壇爲地壇既免營建之煩
行禮亦便至於朝日夕月建東西壇專祭之禮此則曠
典當修無可疑者又詳衆議欲改大祀殿爲明堂者不
應經義且 聖祖以露祭太質始爲殿宇情文兼備
三聖配享百有餘年不宜一旦輕有更改至尚書李承
勛謂山川嶽瀆之失次查得國初天神地祇分類從祀
今乃但依方位委屬紊亂宜悉加釐正又謂太歲月將
之當撤則祀典所載未可輕擬疏入 上令再議而自
爲說示禮部曰祀天祀帝本自不同當遵 皇祖始制
露祭於壇方合祀天之典南郊祀天北郊祀地以二至

行事俱以 高皇帝配蓋報本之意也仍于歲首享帝
大祀殿以 文皇帝配蓋爲民祈穀之意也朝日夕月
各以春秋仲月行禮於朝陽阜成二門外建壇一應事
宜俱從減省以盡事天爲民之實時 上意持之堅矣
方獻夫輸罪疏言前主合祀非是 上曰爾職列大臣
不能考議正禮以稱朕誠既自知罪姑置不問霍韜亦
言近議郊禮不能仰體聖志乞恩輸罪 上曰爾既省
改前過願自效忠亦准復職不問南御史鄧文憲言郊
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霍韜未必非 陛下賞言而
罪韜是獎諛而惡直也責其附和狂邪降邊方雜職而

韜既得釋其氣已紲餘觀望者皆不復敢言冃需後命
然聰鑾終以 二祖分配爲非疏請慎思審處禮部集
廷臣議亦如聰鑾言而聰鑾復合疏爭之 上復報茲
事重大今日既求以正之不當復有毫髮錯繆夫萬物
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王者祀天以祖配天止一箇天祖
也止有一箇祖故今日大報天之祀止當以我 皇祖
高皇帝配不當以 二聖並配非嫌於父子實非禮之
正也卿素見道明白然於禮經昔日曾謂人豈有兩考
若卿今日所言乃有 二祖乎祖者本也雖有始高曾
之不同乃以世言之其本一也我 皇祖文皇帝豈功

大德豈不可配天但開天立極本我 皇祖高皇帝肇
之若以周文武論造周雖自文王始然伐罪弔民實武
王事周之王業武王實成之配天止以后稷配上帝只
以文王而武王配天配帝俱無與也當時未聞爭辨功
德大抵古人惟知理與義耳朕遲留數日每思自反冀
有所得惟前日之見是卿等皆畏危言不能從正其事
不如寢之已而言復上疏曰虞夏殷周之郊惟配一祖
後儒穿鑿誤解經文致唐宋變古有二祖並侑三帝並
配之事 皇上破千古之謬一旦更正之臣子當將順
不遑豈宜復有違阻聞輔臣聯翩上奏遂至久延乞斷

自聖衷定百王不易之大典、 上報曰所論詳明甚正
幽明無二理我 太祖 太宗豈不知禮者夫享帝與
祀先不同此說甚無謂禮部速會官申議以聞璁復特
疏爭之曰郊祀之議、 聖見已定羣臣必將循默臣獨
不忍無言 皇上信以分配之說盡古禮乎大祀殿非
明堂之位孟春祈穀非季秋大享之禮則未免有失於
古也信以並配之說非今宜乎 太祖百有餘年之神
座豈忍言撤、 文皇百有餘年配天之報豈忍言廢則
未免有失於今也臣謂天地分祀宜從古禮 祖宗並
配宜從今制所謂酌古斟今繼志述事仰對祖宗願從

容而裁酌之 上諭璁曰卿惑於危言變前志恐非素
日之忠時 上見羣議不一、欲停其事作告天罷議文
以示閣臣次日戊辰禮部上配典申議謂 二聖配祀
天地歷年久矣一旦分配恐駭聽聞臣等不敢別議蓋
雖不能盡合乎古而實即乎人心之安圜丘方澤雖曰
祖制實今日所新創請如 聖諭俱奉 太祖配大祀
殿我 太祖所創今乃不獲侑享於中竊恐 太宗有
靈未忍獨享似宜仍奉 二聖並配則禮意人情兩不
爲失、 上覽疏復諭璁曰卿可委曲依朕意行之璁復
疏曰、 皇上議郊祀大禮本求至當可傳之道今議者

以圜丘方澤皆奉 太祖配爲 皇上新制大祀殿奉
二祖配爲祖宗舊制皆一時遷就之說非至當不易之
論夫冬至報天之禮重孟春祈穀之禮輕天與帝一也
大祀殿既可奉 二聖並祀圜丘何獨不可臣之所不
解也竊惟今日之議本因天地不可並祭嫌乎龐雜若
祖宗並配原無可議況有大祀殿又有圜丘同兆南郊
豈非禮黷古圜丘因丘陵爲之非積土爲壇方澤因澤
爲之非掘地爲坎或謂屋祭爲帝壇祭爲天思文之詩
爲配天而歌者也天帝並稱我將之詩爲祭地而歌者
也稱天不稱帝天之與帝原自無異臣惟今日郊祀之

議有易簡可行之道南郊大祀殿以祀昊天上帝配以
二祖冬至大報天可也孟春祈穀可也北郊建壇以祀
皇地祇亦以 二祖配明夏方有事北郊並後可徐圖
耳夫天地者古今之天地分而祀之三代之彝典也臣
敢不將順祖宗者一代之祖宗功德俱隆並配天地當
代之定制孝子慈孫不可輕議臣安得無言至罷議之
說文天地祖宗共爲昭鑒今日月迭變風霾饑饉救荒
之政責禮弛力爲先請察臣言務求可傳可繼之道外
此非臣所知也 上報曰如卿崇敬天地至謂 祖宗
爲一代之祖宗雖從周之意非視我 祖宗爲何如人

又以瀆禮視我我又何如人昔蔣冕等凡遇災變皆以爲大禮所致如以今日之變爲郊議所致則凡前之災異適中奸臣之口矣又朕見禮部新制舊制之說已知推避之意但此事原是朕意遂直任之不責彼數耳乃下部疏且責之曰祖宗並配在禮爲瀆爾諸臣同爲謬論本自內閣所主力爲阿從但朕所定祈穀原因曲全祖制奏與明堂舉事不同依擬奉 二祖並侑二至之祀奉 高皇帝獨配一應事宜俱從像詳擬以聞於是作圜丘於郊南稍北爲皇穹宇以大明夜明列曜風雲雷雨從享作方丘於郊北稍南爲皇祇室以五嶽五鎮

四海四瀆若陵寢諸山從享而春秋分朝日夕月如國初勅郭勛衛鐸張璁知建造事總督工程而軍役不足將馬吭并鉄官新皂銀三十萬兩募役工作然 二祖並配 上意終不然也于十月更定郊制書成新製圜丘祭器及龍床御案成浙江採紫竹花斑竹製二丘日月壇笙簧玉爵各因其色 詔戶部覔紅黃玉不獲言玉出西域于闐天方諸國宜行陜西撫臣厚價購之夒道南請稽古樂章以裨盛典 上曰考定律呂必眞知者乃可 詔發內府所藏金玉銅石鐘磬于神樂觀考正音律仍令科道官各舉所知諳曉音律之人以聞夏

言薦行太僕丞張鶚曉暢律呂鶚臨淸人時在告應詔至欲定元聲復古樂併進所著樂書二部一曰大成樂舞圖譜自琴瑟以下諸樂逐一作譜 一曰古雅心談以十二圖象十二律律圖各有說乃 下禮部議覆 上曰音樂卽爲更定勿誤享祀之用乃 請定帝社稷樂歌以進遼州同知姚文察進所著樂書 四聖圖解二卷樂記補說二卷律呂新書補註一卷興樂要論三卷因請與正樂以薦上帝祀 祖考致皇太子章下禮部覆言文察所進樂書其于古今源委頗多前人所未發者且於人聲中考定五音以爲制律候氣之本法似徑截深合

虞書言志永言依永和聲之旨宜令文察及太常知音律者遴能歌樂舞生百餘人協同肄習本部及該寺正官以時按試候聲律諧協吹律候氣咸有應驗方授官與張鶚同事從之張璁言頃者生員李時騰監生張岑各疏請舉祀郊禖之禮以祈聖嗣夫古后稷之生祈於禖孔子之生亦禱於尼山乞禱之說古禮有之然大雅旣醉之詩曰公尸嘉告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夫公尸之告皆祖考之錫福也 皇上任孝誠敬天地神明日鑒在茲況祖考之親者乎臣願當茲愼選淑女之時以廣求嗣續之誠告於 太廟

世廟以祈　祖考之祐以慰　聖母之心　上嘉其請
擇十二月二十四日行禮夏言克祈嗣醮壇監禮使官
尋進郊祀通典賞銀幣并西苑農事豳風無逸等殿皆
重農務　之意也其年易先師木主見志罷姚廣孝配
享　太廟十年正月　上幸大祀殿禮畢諭曰　二祖
配帝之典決不可爲自來只是祖配天幸親定祈穀祇
文儀注止奉　太祖配改驚蟄日行禮于圜丘視大報
少殺著爲定典初　太祖立四親廟　德　懿　熙
仁同宮異廟各南向孟春特享於羣廟三時合祭于
德祖廟序用昭穆後改建　太廟同堂異室四孟歲除

俱合祭罷特享禮至　英宗升祔九室已備　憲宗祔
祧　懿祖　孝宗祔祧　熙祖　武宗祔祧　仁祖獨
德祖不祧特享則　太祖　太宗以下俱東西向至是
上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　太祖居中　太宗而
下各居一室行特享禮其孟夏秋冬三享仍如今行時
祫禮季冬中旬擇日太祫則以　德祖居中合　懿祖
以下同享於　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　太祖
當代之制歲暮祭於　奉先殿其　世廟止行四孟禮
歲暮亦祭于崇先殿庶祭義明而人情不至于曇勞可
萬世行也他諸邪論不必惑之其即會李時議來或咨

夏言以助之以彼嘗言祀典耳璁等即議　高皇四時
享祭壓于　德祖不得正南面之位　文皇而下同堂
而祭每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爲臣
子坐于堂上而天子跪拜于下皆于禮不合于情未安
茲必正南面之位以尊　太祖孟春行特享之禮以尊
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
配食于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眞可補舊制之未備
垂萬年以常行矣　上乃命祠官設幄如九廟狀奉
太祖南向　羣宗遞遷就室各南向特享之于是始奉
德祖于祧殿不復預時享矣　上既正　太祖位向欲

復古禘祭禮乃勑輔臣及禮官集議并問大雩秋報之
禮李時以聖諭并御筆所畫禘祫時享三圖示夏言言
乃撰禘議一篇以進言禮曰不王不禘禘者本以審諦
祖之所自出也惟王者竭四海之有以奉神明力大足
以備禮故祭可以及遠有虞氏夏后氏皆禘黃帝殷人
周人禘帝嚳是也我　祖宗之有天下固以　德祖爲
始祖百六十年來居中南向享於　太廟歲時之祭者又
德祖也今　陛下定大祫之祭而統羣廟之主者又
德祖也然則主禘之祭又可舍　德祖乎夫既身爲
太祖之始祖矣而不爲始祖之所自出恐無是理朱熹

亦曰禘是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虛位以祀之而
以始祖配夫三代而下必欲如虞夏商周之禘黃帝帝
嚳則既無所考若強求其人如李唐之祖聃又非孝子
慈孫之所忍爲也臣以爲宜設初祖虛位而以 太祖
配享尊 太祖始有天下實始祖也議入 上然之廖
[illegible]南又獻議以爲皇姓乃帝顓頊之後宜禘顓頊并下
集議張璁曰言虛位者求之于虛則失之幻言顓頊者
求之于遠則失之誣惟禘 德祖爲當兵部尚書李承
勛等亦以爲然言復抗疏言禘 德祖之議可疑而未
敢以爲是者有四于是復下部議既而諭禮部祀始祖

所自出之帝於 太廟奉 皇祖配每辛丙年舉行神
牌曰 皇初祖帝神位祫 上諭欲于奉天殿行秋報
禮於丹陛上行大雩禮夏言言秋報宜于大祀殿奉
太宗配大雩宜于郊兆之傍擇地爲壇孟夏後雩祭蓋
孟春上辛既行祈穀祈穀云者所以祈雨暘時若以大
我穀黍也苟春夏雨暘以時則遣官代雩否則躬禱亦
足矣 陛下爲民之心而于古人之禮爲不失矣後秋
報禮寢不舉工部題方丘并朝日夕月壇添蓋朝房十
上嫌其多令各減二十間夏言上言三郊地方惟北郊
稍爲僻曠四無居鄰東西二郊旁有寺觀民居可暫僦

寓今于北郊朝房宜遵 欽定之數建設左右稍如神樂觀
之制東郊已成者免令復毀西郊全不必添蓋工程易
完而財用不致浪費從之庚辰春分于東郊行朝日禮
大牢一用玉禮三獻樂七奏舞八佾初南郊撤屋爲壇
祭之日奉 上帝神牌于圜丘上配以 太祖既祭而
神牌無所藏乃命建 太神殿藏之 上又念舊存齋宮
在圜丘北是踞視圜丘也欲改建于丘之東南夏言言
更起齋宮于圜丘之旁似于古人掃地之義未爲允愜
且秦漢以來並無營室者正謂質誠尊天不自崇樹以
明謙恭肅敬之旨故惟大次之設爲合古典 陛下前

日考據精密豈今偶未之思耶願寢其議仰答太靈報
聞禮部奉命考古太歲壇制言太歲之神自唐宋以來
祀典不載唯元有大典作祭於太史院亦無常祭之典
至我 國朝始有定祀是以壇宇之制於古無稽按說
文太歲木星也一歲行一次應十二辰而一周天其爲
天神明矣亦宜設壇露祭但壇制無考宜照社稷規制
少爲裁小庶隆殺適宜而祀儀不忒報可 詔太廟夏
秋冬三祫兩廡如孟春儀仍增誠意伯劉基牌位于六
王之下禮部上北郊蠶粢盛支給之數南郊籍田 皇上
躬耕三推而公卿共宜其力較之西苑爲重西苑雖屬

農官督理而　皇上府省耕歛較之籍田爲勤則三倉
之儲誠宜分屬兼支以供郊廟祭祀請以籍田所出藏
之南郊圓廩神倉若圜丘祈穀先農神祇壇　長陵等
陵歷代帝王百神之祭皆取給焉西苑所出藏之恒裕
倉若方澤朝日夕月　太廟　世廟太祖稷帝社稷祫
禘先蠶及先師孔子之祀皆取給焉庶稱　皇上敬天
地神明至意從之十七年定季秋明堂大享禮行于玄
極寶殿奉　睿宗獻皇帝配十八年春啟蟄節將行祈
穀禮　上命改行于玄極寶殿禮部尚書嚴嵩因請配
以　皇考　上難之自此遂不奉配二十一年撤大祀

殿改建之擬古明堂名曰泰享然大享禮竟於玄極寶
殿行焉隆慶元年禮官言先農之祭即祈穀遺意今二
祀並行於仲春不無煩瀆宜罷祈穀於先農壇行事大
享禮亦宜罷　詔可惟四郊如舊
范淯川曰郊禮之議永嘉等前言爲是而羣議皆非也
天地分祀古今正禮而　祖宗訓制亦孝子慈孫所當
世守而不可改者謂　祖制可變是以　祖宗爲不足
法矣謂　祖宗爲不足法則凡可以紛亂舊章將無所
不至也　祖宗睿識神謨精思長慮其所規畫協于至
善者十之八九間有一二襲近代之陋蠡先聖之謨匪

其識有未至亦未能無意其間也故周用子正尼父非
之而子孫不爲之易商人尚鬼至于盤庚以鬼恐衆亦
未聞其臣有以爲非而請革者何也凡以　祖宗之制
不可變也故寧因其所可變以固其所不可變而一代
之制始傳之百世而不壞一有可變之念參乎其間則
雖其不可變者姦臣賊子亦將以辯言亂其視聽而紛
更殆盡矣爲端甚微爲禍豈淺淺哉故漢高襲亡秦創
制陋矣孝文固守其陋拒賈生之議而不納匪眞謙讓
未遑也正以祖宗之法不可變耳迨至武帝狹小漢制
正統易服紛紛制作匪不力追古始而漢家一代之制

蕩然無存浸淫易世大憝三稔卒致新莽之亂有由然
也貴溪郊議之疏豈眞欲新　國家之典謨哉亦欲希
蹤永嘉安仁輩以爲速化之術耳變亂紛更之漸言益
有所不顧矣善乎霍韜之書曰今啟二郊之議將自是
而四郊建自是而九廟更一代典禮殆將俱革斯言也
雖所以姤其進而實有以逆料其所終也卒之九廟不
已而稱宗之議復起貴溪不得辭其責矣雖然使璁等
力守其說而誠意以格主則　祖宗之制未必不終保
若奈之何　上命再議遽變其說至爲乞恩輸罪而不已
乃知前之所爭非爲　祖制爲其議不由己爾後之承

厭非欲成美欲以自固己寵耶大臣以道事君休休有容殆不若是矣

朱史氏曰庚申郊祀之議皆以禮樂百年後興一句為重夫玉帛鐘鼓不可言禮樂而直壇壝分合云乎哉興之云者乂道化成太和元氣充滿之意非別為因革動人耳目也 肅皇大禮獨斷張璁佐之郊祀夏言佐之宗廟殿庭回祿佐之若有天意為夫璁之原意主于考獻皇何嘗欲祔宗廟 太廟郎夏言主合祀何嘗欲撤大祀殿至于祔宗廟且撤而遂事已無及矣夫禮樂本以救弊而其流乃至於此于時為逢于事為擾為博功名不恃後人推敲恐亦難自信無遺憾矣

顯陵合葬

嘉靖三年九月大禮既定附麗迎合者無所不至錦衣衛革職百戶隨全光祿寺革職錄事錢子勳言 獻皇帝梓宮宜改葬天壽山疏下工部尚書趙璜等言改葬不可者三 皇考體魄所安不可輕犯山川靈秀所萃不可輕洩國家根本所在不可輕動昔 高皇帝定鼎南京而 仁祖之陵遠在鳳陽 文皇帝遷都北京而孝陵遠在鍾山皆不敢遷改今顯陵規制象衛一如二陵制足垂不拔之基若上啟寶山下聊金井梓宮搖撼聖靈震驚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者請以臣等言下廷臣

議乃命禮官會議以聞時五官靈臺郎吳昇嘗與事顯陵亦言不可疏下并議而廷臣及閣臣皆主其說乃止六年十月閑住御史虞守隨復進 皇陵正議數千言上謂守隨妄言或人有希進心下御史按問因論大學士張璁曰古者君去國遷主而行主者附先人之精爽乃陽也墓者藏先人之體魄乃陰也陰道尚靜 皇考葬已八年豈宜輕舉若萬年後奉 慈宮以祔陵室何不善也卿可與萼密議璁言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廷臣皆有正論惟聖明無二 上嘉納之十年七月錦衣衛千戶陳昇致仕僉事衛河監生詹啟武舉

杜承美削籍兵馬周密諸生蕭時用儒士潘謙軍舍金
柱厨役王福等復疏如全等言先後禮部尚書席書李
時極言其非且請重治昇等 上始報罷有下獄者十
七年十二月癸卯 章聖皇太后崩乙巳勅禮工二部
建顯陵於大峪山先是 上數躬陵祀周覽川原於長
陵之西得大峪山深以爲吉壤也且卜之吉故决意營
建將迎 獻皇帝梓宫合祔於是廷臣議上 顯陵奉
遷大峪興工二儀命京山侯崔元兵部尚書張瓚太監
鮑忠奉迎 梓宫錦衣衛指揮趙俊管吉凶儀仗又命
翊國公郭勛等知山陵建造事大學士夏言顧鼎臣同

知陵事兵部尚書張瓚提督軍卒工部尚書蔣㬙調度
工作都督僉事陳寅監督工役太監高忠總理速完大
峪功欲遷祔焉壬子 駕發京師詣大峪山相度甲寅
興工御史陳讓言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今出
皇考梓宫於所善藏之地恐神靈爲之弗安臣謂宜奉
睿宗衣冠與 皇太后合葬於大峪山又以 皇太后
冠帔合葬 顯陵若必欲遷則 顯陵之在承天者當
爲 二聖衣冠之藏以當荆襄王氣疏入 上曰遷陵重
典廣經集議並建二陵衣冠交葬從古所無黄陳狀黜
爲民已未復諭夏言等曰朕意欲奉慈宫南詣合葬穴

中乃爲禮之正情之安朕須親至 顯陵調度卿傳諭
羣臣禮官當亟上議諭曰朕惟孝子事親送終爲大
皇考陵寢日者建造狹隘雖嘗增修猶多未稱朕將恭
詣陵下與諸左右大臣周閲山川更卜吉兆重建玄宫
以安 皇考 皇妣之靈擇二月望日子夜發京中外
其悉知之於是禮部會議上言 靈駕北來與 慈宫
南詣其理一也 顯陵遠在江漢茂歷聖儀今 皇上
躬擇大峪地勝而近不宜舍朝發夕至之地遠卽數千
里之外且幽宅之中理難遙度萬一果有未善 慈宫
旣南不可復返竊謂宜遣親重臣先詣相度以聞俟

上裁擇若夫 乘輿南涉關繫匪輕又豈容造次輕謨
也 上曰兹所言只重 人情私俗不思四海非王土
與卿執前議朕心終不安停崔元等行惟令趙俊星馳
赴 顯陵至日會同巡撫顧璘等奉啓玄宫據實詳具
馳奏而給事中奚良輔等合疏請止南狩報聞十八年
正月元夕 上諭郭勛曰人見大峪工興遂以朕爲不
斷是安知朕意卿其傳示禮部趣非三命使南行奉啓
嚴宫俟至 慈輿發引諸事令各司擬行尚書嚴嵩請
暫緩命使待趙俊歸報後發朕爲詳慎報以朕意已决
卽擇日具儀聞已而趙俊自承天旋言 顯陵玄宫有

木泉噴賸謂當北遷 上意欲躬往視决之 梓宮暫
奉慈寧宮俟還京議處遂以二月庚子朔冊立皇太子
并封郕王景王為將有監國之命也定武陳翊國公勛
總中軍成國公朱希忠副之咸寧侯仇鸞左副將軍東
寧伯焦棟右副將軍扈駕壬寅起前大學士翟鑾暫兵
部尚書兼右都充行邊使賚四十萬金撫延九邊兵部
尚書毛伯溫總宣太侍郎樊繼祖督薊州等處邊備戶
部侍郎高公韶攜郎中六人齎三十萬金治道備供餽
諸大臣許讚等及科道咸以南幸為諫讚等報聞科道
罰俸工部郎中岳倫聽選監生陳良鼎特疏 上謂非

職所宜言皆下詔獄黜倫為民良鼎邊方雜職用甲寅
命 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錞遂安伯陳鏸為留守
大學士顧鼎臣同留守諸大臣分守京城九門從行各
官發永樂中舊鑄行在印以給乙卯諸書作甲寅原日望日子亥則乙卯
朔、 駕發京師 中宮從行、 上思慕製述懷之詩丁
巳至保定初定 駐蹕十處至是改保定真定鈞州襄
陽四處行急、 上時披星月來庚申至真定望于北嶽
從官三品以上許乘輿癸亥至趙州有呼冤者命錦衣
衛執之掌衛事陳寅不在左右少頃傳諭曰爾等職在
扈從道中 乘輿搣搭呼之不見但能俯首屏足效文

臣為偽恭敬、 朝廷牙爪之官與文臣職事異自當有
武勇狀趙俊等專理行陳亦容與散漫絕馳道而行其
何以清蹕辟除可各分前後隊有衝突法駕者即捕獲
以聞乙丑趙州臨洺鎮二處行宮 駕發後俱火詔逐
按逮捕有司官趙王厚煜迎 駕於磁州入見行殿賜
賚勞之遣英國公張溶禮部尚書嚴嵩送還賜書諭之
加賚增祿米三百石免王妃朝 中宮皇太子遣使詣
行在起居留守大臣各府部如之彰德知府王旒失朝
下獄太牢祀周文王少牢祀岳武穆王丙寅祭淇濬丁
卯整理糧料戶部侍郎高公韶先 駕行至河南磁州

有 旨責其肆意先往不俟 駕至因奔回行在請罪
切責而宥之仍戒以供億不辦責有攸歸撫按官及諸
委官違慢僨事者各以名聞 駕抵衛輝汝王祐梈郊
迎朝行殿 上以叔行避座受之崔銑新遷宮僚入見
夜四更行宮火時 駕已嚴辦 上出御乘輿後宮內
侍有殞于火者法物寶玉多毀詔左都王廷相檢括災
所戊辰抵新鄉鄭王厚烷來朝 上諭錦衣衛曰朕祗
為 二聖南幸荊楚沿途所經之處各該有司官全不
敬慎服勞非衛輝行宮之處官吏無至者亦無匹夫匀
赤之備張衍慶亦不守護殊為欺慢其即差官鞍鞫該

府知府等官吏止留一人護印餘俱械繫送都護軍門
縛付前驅使監押前行示衆守巡道并布按二司掌印
官俱逮赴鎮撫司拷訊各員缺行在吏部即於附近選
補於是逮衛輝府知府王聘汲縣署印知縣侯郡縛行
駕前至承天府廷杖發邊方爲民逮衍慶及河南巡撫
易瓚巡按馮震左布政使姚文清按察使龐浩左參政
梨積僉事王格俱下鎮撫司送法司擬贖杖還職得
旨各官不恭王事俱違慢廢職悉黜爲民三月己巳湖
皇太子以下起居如前 駕臨黄河親祭即渡有陰雲
忽斷爲三過梁澤遣祭紀信祠改胡纘宗巡撫河南趙

副都朱衆代總河道庚午 駕至鄭州周世孫朝堈來
朝以諸王所獻馬匹頒賜扈從大臣仍各賜果叙牲品
咸寧侯仇鸞陳謝言臣班行在張澔下而恩賜惟均感
聖恩至厚 上曰入臣爵有定序恩數出自朝廷鸞稱
謝則已而引澔爲言何意其具狀以聞鸞復引罪宥之
黜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陸鈳巡按直隸御史王應俱
衛民不供具辦帝未至鈞州徽王厚爝來朝登祭中嶽大學
士賈詠迎謁駕失朝參其散官南京各衙門上疏起居
遣官祭鄧州祭濮王武當南陽祭諸葛亮襄陽祭羊祜均州
祭武當山之神 上勑留守諸臣也家唐王宇溫來朝

皆如趙王趙王以行次不宴餘皆賜宴 丙子李行在吏部尚書許讃俸三
月郎中五月詔參都御史陸鈳等降調怠事同知李鈞陽推補河南僉事俱不稱旨 戊寅
馳諭留守等官促大峪工程伊王許淳謨失朝原之前乞
迎 獻皇帝梓宮得旨報竟南巡日錄作己卯謨朝前旨惟遣承奉來迎 庚辰蓋申刻入而謁見在庚辰也
駕至承天府舍景雲宮謁 皇考於隆慶殿辛
巳御龍飛殿受朝即日謁 顯陵立表於陵寢之北周
覽久之命改營爲製初謁純德山喜而自得之詩尚書
李廷相侍郎張璧詹事陸深降俸二級隨軍科道四人
俸四月餘俱二月廷相等當送親王累失承命科道亦不糾舉故也 壬午詔增
顯陵園垣遂定玄宮之式甲申享 上帝於龍飛殿奉

皇考配 上親製樂章禮成秩於國社國稷及境内山
川徧于羣祀居憂侍讀學士廖道南上 聖皇南巡江
漢賦付史館復上瑞應頌四篇冊祭告 皇考於 顯
陵尚書嚴嵩請舉賀典許之大學士夏言請俟回京有
旨禮樂自上出亦不爲害丙戌楚王顯榕來朝賜書慰
勞諭 皇太子回鑾有期調荆州知府李士翱於承天
府加俸一級勅工部侍郎顧璘同太監袁亨督理 顯
陵事務及玄妙觀更觀額曰玄祐戊子大享禮成 上
受賀於龍飛殿頒詔天下召承天父老子弟宣諭賜酒
食庚寅以回鑾告辭於隆慶殿學士張治降俸二級

後期禮部郎中白悅皇甫淳謫外當行轉官而止壬辰 駕發承
天府棠邑親之賦癸巳以御史胡守中提調扈行有勞
陞僉都兼僉事府丞甲午遣湖廣布政徐乾按察使吳
永祿以私覲爲守中所劾丁酉免諸王來朝四月朔戊
戌伊王至受之癸卯 上諭行在禮部曰朕恩祀吉壤
一節甚無意義天既重、何爲來此惟純德山者勿順
於我 皇考聖靈安依茲山流慶子孫決勿遺之他行
宮道路止勿治是時 上意欲奉 皇考純德山而葬
慈宮大峪故微示其意如此丙午 上出道中御製詩
歌示扈從諸臣侍郎張璧等恭和以進己亥 上自紫

澤渡河見饑民發三萬金以賑辛丑華葉縣知縣李浦
職爲扈從諸臣設公館擇驛候境上 甲辰抵栢鄉自湯陰起至此兩日
行五百餘里有 旨少駐蹕以息人馬力也壬子 駕
還京師往返五十九日駐承天十二日驛路五千九伯
餘里迎 駕不至者一千一百餘人奪俸有差初 駕
南狩沿途有司以供具不辦獲罪自副使滿鑑知府劉
汝松同知李朝陽與州縣等官逮行在詔獄拷訊爲民
甚衆及 上將回鑾乃諭掌行在兵部都察院事王廷
相令委所在三司知府等官分理夫馬糧草并以沿途
縣遞官員責稱治及入河南境抵裕州供具復不治於

是河南參政張思聰副使胡廷祿陳逅南陽知府王難
垣俱逮詔獄爲民嚴旨責廷相參糾諸怠弛者廷相務
容各撫按官俾指實開具及是廷相乘列奏聞自府尹
孫錫密雲副使高金天津副使張承祚而下七十二員
得 旨各官逮誤推避悖慢爲甚在京令法司在外令
撫按逮治從重擬罪以聞其平日貪墨及假公科斂者
仍各追贓完日治罪如例已法司擬上罪狀詔錫降五
級調外任金承祚等悉黜爲民并黜降給事中張守約
戴嘉猷等守約劾扈行參將任鳳 上廉得守約嚮鳳
不避道又每程取逸先行切責黜嘉猷疏請北旋 上

已回至中道覽疏大怒并前諫止都給事中曾烶左給
事中李達右給事中周珫給事中謝廷蒞俱下鎮撫司
拷訊並降遠方雜職 上將南巡有軍人孫堂至奉天
門登金臺狂呼攔 駕又有謄僞帖以阻者皆不顧回
鑾過慶都御史謝少南言地有堯母墓僕于祀典 皇
上冊圖鳳翼賦履山川累思重慮聖人之孝也則帝堯
之爲其母可知已今者乘輿遠廓千載一會伊耆氏有
靈不以堯母之墓望 陛下乎乞下有司建廟或如古
帝王陵寢故事三年一祭則 陛下至孝達于古初
上嘉之如其言而曰帝堯父母異陵可知合葬非古郎

拜少南爲左春坊左司直兼檢討益上祈葬事南北
分合之議曰藩府中有偏卽動而終歸獨斷不以人言
行止也丙辰諭輔臣曰大峪茲寢已成可以二十七日
發引卿等與禮官面議之已復諭禮部以三十七日請
天壽山禮部具儀如例報可甲子駕發京師丙寅諭
尚書嚴嵩曰峪地空淒豈如純山完美決用前議奉
慈駕南祔是日還京覆取道議尚不陸廣霞撼江漢
風濤甚欲避江路從浙入江西者所在驚駭久之從舟
益原　太后入京之舊也五月甲申　梓宮發引至通
州大學士顧鼎臣題主建　聖諭亭于承天府榜其城

樓曰顯親達孝之城諭禮部　皇妣大葬已就自今朕
且靜息如郊廟有事不敢自逸餘但暫免番賀仲秋如
故庚申頒御製大狩龍飛錄於文武羣臣及各王府
梓宮過南京府尹袁檟已陞副都若未至不出給事郭
鋆劾轉官怠慢廢事閑住至采石磯不可泊太平府同
知梅山鑿岡維舟以濟至漢口江沙淺灘有司懼議所
以疏濬之策忽西山大雨漢水增漲　梓宮直上撫臣
以聞上喜曰朕仰荷天眷慈神孔安心始寧悅
癸丑諭禮部曰今夕梓宮舟行風撼心甚惶懼卽躬
詣西內金海神祠玄宮壽文以天妃經卷附　梓宮舟

上用祈神祐果神降之休朕心以寧閏七月庚申合葬
於　顯陵新寢辛酉以二陵禮成詣神祇壇祭謝是日
羣慰神之祭于永孝殿　后妃與事　上曰此以盡子
婦之情也八月辛未奉　獻皇后神主祔　獻皇帝廟
文武大臣以大禮告成奉慰　溫肯報之有人子之情
未盡者莫如朕甚之語十月黜湖廣提學江以達爲民
御史黃正色戍邊方南祔詔許親王素服出迎致祭楚
王欲先出以違屬當居守不聽王怨之許奏藐親王致
祭器正色奉命護送劾奏太監鮑忠駙馬崔元禮部尚
書溫仁和受沿途饋遺忠乃言正色以護送官擅於

梓宮舟前騎馬執扇及江行文不隨舟料理反以風聞
之言撼飾誣害皆逮訊正色所犯大不敬得罪重云而
先五月補治內官閻穀以所過道路贖貨怙勢與趙俊
同被劾　上切責俊收過穀令解京其嚴束左右如此
十九年五月錦衣衛千戶李拱辰言　聖母南祔顯陵
災異屢作乞遷　二聖梓宮俱葬天壽山　上責其狂
悖庸愚下鎮撫司逮問尋贖罪還職拱辰獻女爲嬪
得官故敢於誕妄亦不問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八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二十九

朱國禎輯

世宗召對

嘉靖元年四月戊戌　上御經筵修撰呂柟講尚書夙夜惟寅章是日　仁祖淳皇后忌辰柟以書義相關因口奏乞存忌辰光聖孝以納進講之言奏未竟　上曰已知柟俯伏不及承旨已而上疏請罪宥之

五年六月甲子朝罷　上御平臺召大學士費宏楊一清石瑤賈詠入見臺在後左門之左蓋門之翼室也宏等由東角門歷中左門至焉班臺門之外西面序立司

禮傳　旨曰來宏瑤詠先入楊前頓首訖　上復呼宏等前諭曰卿等前恭和朕詩朕亦偶作一詩賜卿等其用心輔導內侍以御詩次第捧進　上取手授宏次瑤次詠宏謝云陛下天縱聖明製作精妙豈臣等所能贊助欽承寵諭賜以詩章臣等不勝感激命賜酒饌頓首出一清乃入　上諭曰卿去年提督邊務勞勛昭著特茲召還朕作一詩賜卿卿其用心供職一清謝云臣等老病無用荷蒙陛下召還內閣分當委身報國今又蒙賜詩面諭不勝感戴敢不竭盡心力賜酒饌亦如之是日大雨如注階墀間頃刻水深尺餘近侍傳　旨導自

東角門循廊而入出復穿文樓而行　賜宏詩云聰茲忠良副倚賴舜皋彷彿康哉賡朕纘大服履昌運天休滋至卿其承沃心輔德期匪懈未讓前賢專今名賜瑤詩云黃閣古政府輔導須才良卿以廷薦入性資推剛方在木類松柏在玉如珪璋可否每獻替忠實無他腸賜詠詩云卿本中州俊簡在登台衡君臣際良難所貴德業并朕固亮卿志夙夜懷忠貞卷阿有遺響終聽鳳凰鳴賜一清詩云邇年西陲擾起卿督邊方寬朕西顧憂成名滿華差予承　祖宗緒志欲宣重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次日宏等上表稱謝　上批答曰朕以

凉德纘承丕圖惟賴舊臣以為輔佐于萬幾暇偶成一詩以賜卿等惟圖君臣交修共成化理覽奏具見忠懇朕豈類古帝王稱頌太過專以望卿等協心匡弼以成一代文明之治十二月壬申楊一清上疏恭問起居報曰今日除夕因成短句併告卿知詩見大訓記一清疏謝因率同官次韻和之　上悅命名為輔臣賡和詩集親為序曰虞周之道君臣惟一故虞舜作歌皐陶賡之卷阿之作周臣頌之朕以殘冬已盡陽和回春賦詩一首以辭殘比省過迓新比遷善祈以輔導交修之意諸臣恭和頌朕太過寓意良深喜得忠良詩之所關大矣非吟

詠者比賢求道望之不覺形斯言也

六年二月　上問輔臣大學衍義中論漢明帝三雍解一曰明堂二曰靈臺三曰辟雍朕觀歷代皆有明堂我祖宗法古立制雖不沿名必有其實特後人未加考訂耳其具以聞楊一清曰臣按黃帝始祀上帝于明堂唐虞之五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多主上帝而言周則有謂之明堂其規法井田隨四時方向坐以朝諸侯施政令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而旁二室謂之左个右个總謂之明堂虛其中為太廟太室記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祀上帝大祀以祖宗配焉亦在其

中矣西漢明堂之論甚多而皆主享祀東漢光武初營明堂辟雍靈臺至明帝祀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乃頒時令勑羣后遂登靈臺望元氣自宗室子弟輔弼百官郡國計吏九夷百蠻皆有陪位仍頒養老之令于辟雍命諸生講經書魏晉至唐宋皆有之宋仁宗以常朝大殿為明堂合祀天地臣謂明堂即今之　奉天殿也靈臺即今之司天臺也辟雍即今之國學也我　朝享祀施政望氣養士皆有成法卓冠古今規模宏遠矣　上深以為然于是每每設祭于奉天殿後于西苑建大高玄殿以寓靈臺之意終以古制難考議論未一不欲顯言之也

五月乙酉　上退朝令講官及翰林官日輪一員將經書通鑑撮有關君臣政事與修省之道者直錄其義費所未曉朕心得其肯而理自通大學士楊一清等言我皇上孜孜勤學茲當炎暑才時暫輟日講猶欲錄經史之要言日命儒臣論講且擇取人善講官之外兼及翰林是皆　睿肯之傳宜非出臣下之建白臣等以為經書淵微通鑑浩繁有難一一研究切見　先朝經筵之外日以大學衍義進講甚為有益乞將此書令講官日輪一員講析大義恭以時事明白敷陳　上是之且曰

日逐進覽恐不得精宜五日一進不以寒暑廢庶得探索精研不徒勞精神虛延日月一清等復請於經筵講官內與日講官各分為兩班每逢三八日各輪一人進講陛下溫顏降接虛懷聽受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得必見諸躬行仍擬別冊置便殿以備清閒之觀至春秋日月和煦涼爽之時經筵日講俱照舊規惟三八日專講大學衍義　上曰講學為治之首君道當先朕虛懷以受卿等及講官盡心講說開誠啟沃以資朕學至於春秋之時不必以三八日可於該朝兩官之日既說日講只於午後進講衍義庶幷行而無廢一清等復

言進講大學衍義以五月十三日爲始一如日講於御
案上對講切近 天顏恐汗氣薰漬合當于地屏下設
一小案無經筵例令講官看講從之
六月 上以聽經筵官講大學衍義五言古詩一章序
一首寫示內閣一清等依韻恭和以進 上覽畢賜璽
書論答有忠誠懇到之褒及勉以協恭輔導因命以
御製并一清等詩章集成一冊題其名曰翊學詩
甲子 上賜大學士楊一清張璁翟鑾禮部尚書兼學
士桂萼各銀圖書二 一清文曰耆德忠正曰繩愆糾違
璁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鑾曰清謹學士曰繩愆輔

德萼曰忠誠靜愼曰繩愆匡違 一清等各上疏謝手詔
答曰朕念國政重大事機當謹有過不聞厥過愈深故
以銀記錫卿以識封疏覽所陳謝朕具知悉夫自古明
良相遇必交相儆戒朕本不明上荷天眷及 祖宗付
托特求嘉猷以匡治政過卿等宜竭力贊襄用輔不逮
勿憚勿諱庶盡交修啟沃之職
九年十月新製圜丘祭器成 上親視于文華殿召輔
臣璁同視已新製圜丘龍床御案成 上親視于文華
殿仍召輔臣璁同視視畢進璁至後殿諭至再復出手
札示璁印令祈寒之候工役恐艱惟令于申前辰後辦

料卿可思處稱朕體天恤民之意
十一月戊子 上出詣郊壇躬視圜丘及神庫神厨宰
牲亭畢還至大次命司禮官宣武定伯郭勛宣城伯衛
錞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時右都御史汪鋐工部左
侍郎蔣瑤吏科都給事中夏言左給事中李鳳來監察
御史盧問之至幕次前 上諭曰朕遵 太祖高皇帝
敬天之制圜丘大工告成朕心懽慶實賴卿等効力贊
成賜酒飯勛等各叩頭出
辛丑 上親詣郊壇習禮于圜丘禮畢 上至大次命
賜各官酒飯訖遣司禮官宣大學士張璁禮部尚書李

時至幕次前 上曰朕今日習禮有差失否璁對曰
皇上動容周旋無不中禮 上曰有差卿等還要說又
曰今日太常寺官奏初獻禮差了二臣未及對 上曰
祭祀重事祀天禮尤重時對曰是 上又曰卿等還要
看他每演習璁等承旨叩頭出
十二月戊寅 上安設先聖先師神位于文華殿東室
行安神禮先三日諭少傅張璁命大學士翟鑾禮部尚
書李時祭酒許誥偕諸日講官吏部左侍郎徐縉詹事
顧鼎臣左庶子穆孔暉侍讀學士夏言張潮各具吉服
同進聽拜是日四鼓先開長安右門諸臣皆進惟李時

至遲命內侍促于承天門內問至齊　上方于內殿行
告知禮禮畢始出文華殿東室行禮璁等九人皆候立
于殿門外　上行禮訖璁等進內上香行八拜禮禮畢
上御殿西宣璁等至御案前、上猶未釋皮弁服執圭
命璁等近前諭曰朕奉先聖先師神位于此庶有所起
敬起慕以為進修求學之地朕不聰賴先聖先賢啟佑
于冥冥之中然啟沃交修之力實望于卿等卿等用朕
棄璁對曰　皇上景仰哲王以圖治化臣等何幸身親
見之賜茶叩頭而出仍吉服候朝于東閣少頃　上命
中官齎手敕諭璁曰朕以奉安先聖告于　祖宗　皇

考禮成朕惟　祖考鑒臨在上聖師鑒誨在旁豈無加
敬于朕者須卿等言茲可遍示尊鑾時縉鼎臣諸孔暉
言潮人各以經書大旨一章既講解之尤要啟沃之實
交修之誠切身心政事風俗民情為目前緊要者來陳
勿相通謀人各自獻其誠庶不負朕所望卿元輔宜數
朕意于諸臣已又以祭品膳醖酒果頒賜諸臣越數日
諸臣各撰次講章進呈　御覽
十年三月己丑初禮部數上言　皇后出郊親蠶不便
是日上召諭太學士張孚敬令與尚書李時議移之
西苑膳時　駕幸西苑亟召二臣趣者相望于道二臣

急趨至太液池　上使中官操舟渡之入見于晉仁書
宮　上曰朕惟農桑重務欲于宮前建土穀壇宮後為
蠶壇以時省觀卿等視可否二臣趨出視地、駕轉翔
和殿　上期二臣於此還復命曰宮後垣宇仍舊增飭
足稱蠶室宮前欽定土穀壇方位極正當　上曰蠶壇
第增一具服殿及小房數間務從省約賜二人酒饌後因
多賜酒饌不悉書於殿西後廂尋遣中使遣以珍餌二人復入
殿謝　上令近榻目時曰北郊蠶壇卿不必奏請即移
文工部拆之又出　御製西苑視穀祗先蠶壇位賦手
授孚敬曰朕適有作卿等看潤二人請出恭誦入奏曰

念民生衣食之本重為農桑勤此三代盛典何幸親見
之上因命賡和以寓儆戒之意孚敬復請　上手書
各賜以為子孫世寶許之明日二臣進和賦　上亦各
賜手書御製賦如所請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賜之已復諭璁曰朕惟君臣之際固不可不嚴此在朝
之當慎他處則猶家禮然且漢文之召見賈生因語久
蔴文帝為之前席今亦稱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
非退遜太過恐非輔臣之於君者夫輔導大臣與他臣
不同故曰導之訓教傅以德義保其身體此不可以在
朝之制相與明矣今後凡會議或卿有所入奏無拘時

而來面相討處朕又欲於今春奉　兩宮春遊後與卿
輩一遊以仰遵我　聖祖丕訓亦以見幼孫之率由
祖道當有宴樂預與卿言之
八月戊申　上御豳風亭召李時汪鋐翟鑾夏言至諭
曰茲當秋成之時朕令看農夫收穫特與卿同觀時對
曰　皇上務農重本自足以風勵天下　上命打揚太
監鮑忠奏打何禾　上曰打穀須臾打訖鮑忠乃以穀
進　上看訖命四臣看訖復召入亭內諭曰農之勞苦
見於紙上不如見之於目我　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
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這等看來委的粒粒

辛苦時對曰自古帝王身親農事未有如　皇上者眞
所謂知稼穡之艱難命賜諸臣宴宴畢復召時鑾二臣
上御無逸殿東室曰朕惟這西苑宮殿近命修葺今工
告成但這宮殿原是朕　文祖之御欲於殿中設　皇
祖位祭告之不知可否鑾對曰好時曰仁壽殿久已廢
圯　皇上一旦整飭煥然維新追慕　皇祖行祭告之
禮益見聖孝　上又曰祭畢宜以宴落成之文武三品
官以上俱令與宴時對曰盛事　上曰卿部裏擇日具
儀來看亦　旨畢　上曰這無逸殿之行雖以寓勸農
之意勸學之意在其中亦用宴以落成之經筵日講官

俱與仍各進講七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即命書無逸篇
于殿壁　上自爲文紀之
十月建欽天追先二閣　上命鐫欽天記頌祖德詩二
碑以閣覆之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
頌以訓等從經筵賜和
十一月陝西饑　上幸仁壽宮召李時翟鑾汪鋐夏言
入見問曰百姓艱難急宜賑濟民乃天之民也豈可不
救前遣戶部侍郎葉相相病宜何所處諸臣未及對
上曰吏部侍郎唐龍何如時曰龍有才幹又曾在陝西
熟知彼中民情最好言曰到彼須要斟酌緩急如地方

已安財用就在彼中別用　上曰要斟酌于是以戶部
奏本授鑾批行　上又曰吏部事重唐龍去了一侍郎
豈能勝任方獻夫不知來否說他病重朕欲用一人爲
吏部尚書卿等可從公推舉時對曰在廷諸臣才識長
短俱在　皇上洞察之下　上曰雖然朕在宮中賢否
豈能周知鑾曰九卿中隨　皇上選用　上曰這等是
挨次用了時曰冢宰之位久虛外面人心屬望　上曰
已缺一年矣時曰朝覲在邇考察百官誠不宜久虛
上曰考察官必須先看揭帖知道賢否方好臨時黜陟
時曰誠如聖諭　上又曰吏部考察必須會同都察院

都察院總司風紀其任至重鈜不宜輕改吏部何人可
任鈜對曰尚書李時侍郞夏言俱好時奏曰臣不能勝
任　上曰卿時朕有別用時因奏曰吏部俱有定規但
公心的人就可委任、上曰可知要公道守法的時又
奏曰六部中且用一人暫管吏部待獻夫來　上曰獻
夫等他來別用時因奏曰戶部尚書許讚小心不敢壞
法可以任此　上曰戶部也要人況他纔轉過來又曰
刑部也缺尚書朕欲用王時中爲刑部取王憲爲兵部
衆對曰甚好　上又曰吏部朕欲取王瓊來用時對曰
瓊舊在吏部甚好、上曰就着唐龍在彼替他總制時

對曰聖見允當曰是如此行時等承　旨而出
戊辰幸西苑行落成禮祭畢召李時至無逸殿東室曰
昨卿等進與宴揭帖尚書王時中蔣瑤列於門外還着
殿內坐時對曰殿中地窄僅容八卓、上曰再添一卓
時對曰恐礙官門　上曰礙門也不妨皇親可移之殿
西時曰俱是國戚　上曰親親不如親賢時曰聖明所
見非臣愚昧所及、
己卯御南城崇光殿西室召時鑾問宗廟之禮已又曰
明春係東作之時古人云使民以時如今正是農隙時
來春就要行禮部裏即行題奏夏言纔至叩頭曰適蒙
宣喚臣送唐龍來遲、上曰卿不必介意又問唐龍幾
時得到陜西時曰二十日可到　上曰早到一日百姓
早蒙惠一日時曰龍先行文與兩司去了鈜曰巡撫劉
天和已經造冊完備何者爲極貧戶何者爲中貧戶、
上曰恐與唐龍意思不同鈜曰唐龍至便可給銀　上
曰各處灾傷罪在朕躬時曰　皇上事天敬神修身講
學三代以下史冊所載不能多見四方災異皆臣下不
能仰體聖心所致　上曰朕不德致四方災異如此鑾
曰　皇上只此一念便可以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時
曰近日和氣漸復了言曰近日四方皆有祥瑞　上曰

祥瑞亦不必論只在牧民官任職如何時曰只在知府
知州知縣鈜曰又在巡撫巡按得人　上曰巡按尤爲
要緊若撫按不相得顛倒不好鑾曰撫按相爭只是小
小禮節、上曰爭禮猶可還要爭利時曰巡撫官舊時
無有是正統年間添設、上曰然有事方差出就如唐
龍一般言曰後因地方有事就留住管事如今久了不
必更改、上又曰時享之祭古人用在何日時曰、太
祖初用節日三年之後改用四孟上旬　上曰與合祭
同改朕欲用迎氣之始用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端午太
熱了前日夏至祭方澤人情已不堪鑾曰禮記載霜露

既降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悽愴之心正謂是也
庚辰日講畢召時鑾于文華殿西室諭曰近日有人奏
遷陵一事卿等意如何遂以告 皇祖文并卜卦文投
時時對曰雖 聖祖見許但卦名未濟爻詞未濟者事之未
成也宜慎重鑾曰卦雖名未濟爻詞却好時日內有征
凶二字鑾曰征者往也 上曰遷陵事體重大 聖母
亦諭朕當慎重時曰國家極重大事遷後萬一有事悔
之何及臣豈敢不盡忠 皇上宜差人踏勘 上曰近
汪鋐說徧那卿風水好時曰他也曉得些 上曰往時
曾說也好時曰臣近會御史徐汝圭他也知風水又曾

在湖廣作官曾到 顯陵以爲風水第一前有大江山
勢至此盤旋住了內結一穴所以 皇上天性高明皆
此之故人家些個吉地也就中舉中進士況 皇上龍
飛九五地吉不待言又曰 皇上如此誠敬聖嗣不久
當蕃育又不在風水上鑾曰臣等正爲這一件大事不
敢妄動萬一小有不順悔之何及 上曰 聖母意正
如此鑾曰臣等正爲 聖母意有未安所以不敢說今
聖母既命慎重 皇上宜仰體時曰當時臣衙門編修
漢韶初塟時中解元又入翰林後來遷塟見棺木有紫
藤纏遶其氣上騰家遂零替 上曰這個就是了鑾曰

小人家尚如此何況 皇上時曰凡進言者皆失志之
人臣嘗與鑾說豈可以朝廷大事爲干進之階臣敢不
盡言 上曰令人不肯先作陵死生晝夜此何足忌鑾
曰古之帝王多先作陵寢 上曰此事着禮部不必議
罷時曰臣退與夏言說着進一本來朝廷批出 上曰
就待批出去時等承 旨出
十一年二月會試天下貢士禮部尚書夏言知貢舉條
上三事曰變文體以正士習責主司以定程式簡考官
以重文衡 上曰文運有關國運所係不細近來士子
經義詭異艱深大壞文體誠爲害治宜明禁諭務醇正

典雅明白通暢如仍前鉤棘奇僻痛加黜落甚則主考
具參奏處治
三月庚午御平臺召孚敬時鑾至御榻前曰此戶部稿
賞出征官軍本卿等可看出征官軍只可在東宮廳聽
征內挑選如何昨內外提督官遂及團營孚敬對曰兵
部原題只用東宮廳聽征軍不曾說團營 上曰若用
東官廳軍宜用一將官統領孚敬曰昨日臣等呼張覲
至閣問以邊情見其知邊事欲用他後因吏兵二部尚
書俱薦趙鎮素有謀勇比張覲爲優所以用鎮不然用
他兩人去 上曰只用一人時曰趙鎮曾經戰陣可用

上曰他在保定時曰聞今已到　上曰還是邊上人他
用京軍似不必出給事中張潤身曾說孚敬曰京軍雖
無用然天兵一出自足以振揚國威時對曰亦是先聲
之意鑾對如之　上曰虜人詭詐這等的事他也曉得
因曰還用掛印時曰此只是遊擊一般非大出師孚敬
曰此不過前去策應　上曰大同宣府兵也去了孚敬
曰袁縉趙綱俱已前去時曰虜人見榆林地方連年饑
饉糧草不足所以深入此時不足慮但恐秋來草盛虜
必大舉　上曰然此時政要預備　上又曰昨兵部言
募兵一事最好時曰邊上儘有閒人若與他一石米自

當効力　上曰然乃辭出
九月己酉御文華殿日講畢御西室奏事傳　旨李時
方獻夫翟鑾三先生且莫出去須臾奏事畢宣三臣入
西室　上諭曰如今吏部缺尚書誰做得時曰在廷諸
臣隨　皇上簡用　上曰汪鋐何如時曰好二臣亦相
繼曰好　上曰鋐過吏部何人可替他時曰總憲重任
未可輕授　上曰聶賢何如他曾大獄去了的時曰臣
不識其人聞之方獻夫曾在廣東巡按說他好獻夫曰
巡按時甚有手段鑾曰臣嘗與同朝甚好　上又以吏
部一本授時曰此是吏部推的兩箇六同都御史大同
地方要緊這兩箇人如何時對曰是何棟與韓邦奇兩
箇都好何棟平日有才韓邦奇曾在彼中做參議何比
韓爲優　上又曰不知何棟曾在邊方否獻夫鑾俱對
曰他是陝西人知邊務時曰他也曾做御史又曰大同
先有叛軍地方難治才短之人不可過剛執的人亦
不可必須得中正之人方好　上曰是要箇中正之人
過猶不及　上又曰聶賢取來掌印佐貳官也要好的
毛伯溫着取來管事鑾曰如何行　上曰汪鋐寫手勅
聶賢毛伯溫着吏部推用時等承　旨出
十二年四月乙酉　上演御馬於南城召孚敬時獻夫

鑾至環碧殿諭曰朕今日演馬至此召卿等同遊看馬
引至嘉樂館看訖命太監鮑忠備至重華殿候　駕少
頃　駕至御殿左室召四臣入　上曰今日科道官互
相糾舉本如何孚敬曰今早蒙聖諭仰見　皇上至公
至明　上曰他每不過應事塞責好惡顯着的不曾糾
舉如御史李循義不過因公給事中張潤身只是子邊
都留着用四臣對曰是　上命各賜服色一件行至東
華門命司禮監官宣回至重華殿西夾道有　旨令以
今日同遊爲題各賦古樂府二首七言律二章來看時
又將雨四臣僅賦律詩二章止進少頃鮑忠捧　上撰

古詩一、七言律一、命潤色四臣觀畢仰贊天文煥爛非
臣所及忠復命乃命退明日閣中各補撰樂府二首并
和、御製詩以進
戊子召孚敬時獻夫鑾赴西苑候於平臺少頃　駕出
乾明門至寶月亭召四臣入見曰亭方訖工命卿等同
觀、駕過清馥殿趣四臣進見、上曰錦芳亭原在南
城移置于此因是荒落所以添葢清馥殿工完時卿孚
敬亦不在亦可同觀命內侍持　御製古樂府一、絕句
二令四臣即和進詩將成命賜芍藥花一盤傳令各簪
一枝於紗帽且令各自進詩　上御殿後翠芬亭四臣

各以詩進復命四臣徧觀花欄觀畢有　旨不必辭令
中使送出西安門次日閣中各賦絕句入以識恩私恭
進、御覽
五月己巳、聖諭到閣朕覽江西造到青爵色甚佳以
爲殿陛祀天之用欲卿等一、看今日雨後稍爽卽酉刻
可與勛鉉言共吉服來至南宮之重華申刻、上御重
華殿觀祭器畢御殿左室召郭勛等入見、上曰朕因
咳疾靜養久不與卿等接見此心甚歉今調養平復特
與卿等一、見勛奏曰臣等今日覩天顏不勝欣慶、上
曰此江西燒造殿陛拜天用的爵與酒罇朕見其顏色
鮮明甚佳美與卿等同看五臣承命出視畢入見奏曰
祭器制度精美仰見、皇上事天之誠不勝欣仰、上
又以御案所置扇分賜五臣曰今天氣炎熱茲扇與卿
等共凉既出、上復召孚敬時至御案前示以御書、
宣皇帝御製閱輿地圖詩御書恭和　宣皇帝閱輿地
圖詩孚敬曰臣等謹捧出外面拜觀、上允稽首退
十月壬辰召孚敬時入煖殿御座前問曰重寫的實錄
如何孚敬對曰尚未完時曰寫到　英宗了寫不難只
一時較錄不及五學士看了方送鼎臣等看　上曰卿
等也要看、上又曰刑部決囚事前日着他早些奏如

今近郊天了如何行刑時曰番錄遲了些三二十一日已
交十一、月節祭天之月似不可行刑孚敬曰如今營造
九廟及啟祥等宮都是吉祥事亦不可行刑　上曰今
歲暫免待本至卿等可擬票來時曰如此誠所謂仁覆
天下矣孚敬曰臣等連日不覩天顏今見聖容充粹不
勝欣慶、上曰欲行郊禮所以靜養　上又曰久不與
卿等相接朕宮中亦嘗念及孚敬奏曰當今只要聖躬
安泰螽斯生聖嗣爲第一、事以慰、聖母之心時曰聖躬
雖好還要保養、上曰卿等說的是朕身安則、聖母
安矣孚敬時曰誠如聖諭、

十三年正月辛未 上諭孚敬時壅曰朕數歲前于宮中閣子內座之上正中奉 祖訓一帙左奉 皇考手澤一幅曰疑思問每于元宵之夕設二紗燈即燈蓋輪懸十絕五言曰於赫皇祖訓於昭嚴聖澤孫子時瞻敬夙夜慎兢業卿等其和之乃各製二章以進

三月 上納夏言議下御劄曰叛卒殺主將法不可赦然非舉城所為云云見大同兵變

七月命建皇史宬 上諭內閣曰 祖宗御容寶訓實錄宜有一尊崇之所因命建皇史宬于文華殿西南勅館閣諸臣重書九朝寶訓及實錄奉御容于閣上藏訓

錄于下

九月文華殿建九五齋恭默室為祭祀齋居之所至是落成命孚敬時等以詩紀其事乃各上五言詩四章

十一月召輔臣等觀恭默室 上諭孚敬時曰文華飭新但九五齋書軸未成精一堂牌額未懸朕以此為衣冠所在不欲用前名待別作之朕稱其名今日可與禮官一至觀之東室繪正心誠意字懸于西壁繪敬一字揭之門左右楷隨召夏言黃綰黃宗明至詣恭默室觀北壁河圖東壁洛書西壁鳳鳴朝陽三圖乃各撰觀恭默室及東西室須併詩以進明日 上有事南郊駐蹕齋宮諭賜張孚敬等以自製大報歌命和孚敬等恭和以進

十四年正月壬戌朔 上御文華殿召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鋐夏言至示以所製元旦詩一章命賡和

丙戌 武宗 莊肅皇后崩禮部以謚請 上命會議張孚敬曰 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冊謚之文宜二字四字夏言曰今在廟 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孚敬曰禮官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

今衆議未協當俟上裁王廷相曰莊肅作配 武宗今日之謚似宜一體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大行威名 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古人制謚止嚴美惡之法無論謚文多寡但莊肅作配 武宗他日神主祔享宗廟謚文不一似無以稱媲美同尊之意此在今日所當講者言乃具聞 上不悅曰會議動輒紛爭朕與皇兄雖不同父母是均 祖無彼此之分前日喪儀朕謂羣臣不可不盡二十七日之制此大義所關但朕遇皇嫂之喪無事嫂如事母之理非朕自尊剏 兩宮在上勢有所壓宜謚六字曰

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用李且陰六又合祔葬
康陵
四月丁卯日講畢御文華殿西室召孚敬時諭曰今年
選庶吉士翰林官何人可教習時曰舊例用二人 上
固只用一人罷孚敬曰待臣等疏名進請點用 上曰
卿等可即舉一人時曰教習的人還要德行為主文學
次之 上曰必須有德行的方做得師範文章是末藝
孚敬曰學士中蔡昂好 上曰是好 上又曰翰林人
少前日留得少了些時曰 皇上所留六人甚當內外
羣臣無不欽服 上曰朕只憑卿等考的名次留了

上曰前日顧鼎臣教習何如時曰老成停當 上又曰
如今內閣欽員卿等以為孰可孚敬曰請 皇上自擇
上曰古人薦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讐卿等知而不
舉就是蔽賢不忠了孚敬曰內閣之任與他司不同謂
之機務者機乃發動之由若少差了為害不細不可不
慎重時曰如弩之機少差毫末遠處就差尋丈 上固
問說可時曰某人好但見有委任未舉 上問孚敬何
如孚敬曰好他甚勤勞 上曰輔導豈可只取勤勞時
奏曰某人也好 上曰朕初即位與卿同日講時曰是
名次還在臣前 上曰如太宗時內閣官都是職事小

的以後幾不同了時曰臣孚敬臣時不是 皇上簡任
不能進此地正德以前多進不以正內閣也要儲養下
幾人後來得用臣在內閣三年事尚未盡知 上曰卿
謙言 上曰先朝內閣如楊溥楊榮都兼管各部事時
曰只是體不便他進本又要擬旨 上曰臨時著他廻
避時又奏我 太祖不設丞相命六卿分職如今六尚
書就是六個宰相他每若是得人朝廷上就可無事臣
等不過備顧問他本來只擬得個是字 上曰六部固
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緊要今都察院王廷相好二臣
俱曰好他有學識又老成時曰 皇上所簡任舊臣如

王憲秦金聶賢都好 上曰聶賢還健秦金覺衰了時曰
梁材甚正 上曰他去了三年還是這等卿孚敬曾薦
他做吏部孚敬曰是已又曰人甚難知初間好往後又
變了 上曰如今臣下正有這些變詐又好求勝不肯
認錯時曰書經說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
休焉其如有容焉臣下只是個誠實便好 上曰是誠
實有容是大臣之體 上又曰汪鋐在吏部何如二臣
俱曰好 上曰昨日考察怎麼行事時曰憑撫按官考
語及科道官糾劾 上曰也有斜了的人孚敬曰鋐為
人肯盡忠 上曰忠便忠只是事無定見少主張孚敬

日近日部中常與霍韜爭辨、上曰若是爭辨還是汪鋐達時宜霍韜若是做尚書事都壞盡了時奏曰昨日王憲乞休未嘗允俞、上曰他前日告病後又好了如今邊方多事他知邊務如何可放他孚敬曰委的有病行走不動時日有隱疾不敢奏 上曰這等着進本來准他去孚敬曰望加他些恩典 上曰是與他以見優老之意時又奏曰臣等在閣中嘗與方獻夫議先朝有午朝之例、皇上午間命大臣等於左順門朝見就奏事亦足以聯屬人心 上曰先朝還有晚朝之儀朕嘗思謂之朝者如鴻臚奏見辭謝恩是朝儀若政事另行

爲是如今通政司奏事却是行政、時曰通政所奏事都是虛文孚敬曰午朝亦難行只可問或宣召大臣於文華殿質問政事時曰若常常宣召大臣不但質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皇上英明千載一遇若臣下一言欺蔽 皇上便覺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時曰科道官看見也就奏他、上曰說得是待廷試後舉行

先是張孚敬以疾給假癸酉文華殿講畢、上謂李時日孚敬閣中專決卿與孚否時曰機務至重臣豈敢不爭第孚敬性剛一時難入比委曲講究卒亦未嘗不從

上曰昔楊一清言彼性如此且如 莊肅皇后謚號卽用十二字何害乃至與禮部爭辯時曰孚敬亦只以弟嫂與子母不同亦是忠愛、上曰也是忠愛也大執泥了、上又曰他不肯愛惜人材時曰他只是行法太過 上曰人多怨他時曰還因大禮大獄所以人心至今扞格、上曰大禮大獄當初原無甚意時曰 皇上於大禮之人至今都大同任用人心甚感 上又問王憲放了去誰可替他時對王廷相好、上曰都察院要人不可動他時又對其次唐龍可 上曰唐龍還早些邊上着他多住幾時纔諳練邊事、上又曰朕看來惟張瓚

好昨日大同事虧他去了雖是將就了事也少不得如此處時對委的虧他處他平日幹事有才昨推兩廣不曾加得他職事甚虧他他已辭朝去 上曰推了取回就是、上因論劉源清誤事時對曰他心也忠亦只是寡謀如今問他死罪似過了 上曰以警將來 上又因內閣缺人還取費宏與卿相處時曰宏不但處臣人人處得、上又曰官小者也還用四人各兼部事着他歷練時曰 皇上處置最當 上又因論大倉銀兩時對曰近聞所積甚多皆是革了許多冗員所以在官者多、上曰這是卽位初詔書革了的却虧楊廷和時對

曰楊廷和有才 上曰但非輔弼之器耳
庚寅召李時至文華殿西室親以制策題授之曰此殿
試策題卿可看了潤色來時恭看畢對曰潤大典則眞
古帝王之言 上曰古歷年久遠皆是 祖宗積德及
後來守成能盡持盈之道所以長久朕問的意思是這
等時曰誠如聖諭 上曰今日孚敬又有奏至乞休卿
見他病勢何如時對曰臣昨在朝房齋宿今早孚敬速
臣到家泣告說昨夜痰發甚危喚童便一碗方解又以
大義責臣朋友五倫之一、如何不與處 上曰他要卿
替他奏又問他病好得否時曰他自言若放回靜養還

可望好如今天氣漸熱得早回爲幸臣因他說得迫切
敎且留着外甥致仕祭酒王激同行遂哭泣自言感
皇上恩未能補報豈敢負恩委因病勢不好 上曰准
他去罷時曰且着給假 上曰准致仕明日起用時自
不礙時曰這等望與他些恩典差官送回 上曰卿擬
票來看 上又曰教庶吉士要箇學士時曰昨日張孚敬
已舉蔡昂 上曰蔡昂與顧鼎臣孰優時曰俱好前日
鼎臣教習逐日在翰林院甚勤 上曰蔡昂爲實才還
是鼎臣爲優時曰誠如聖見時又奏曰上科庶吉士選
二十六人今年還照上科數目 上曰今年人多可選

三十人時又奏曰考庶吉士是重事望 皇上親賜勅
題于文華殿門外考試 上曰 祖宗時也親出題文
華殿門外亦可間行
四月乙未廷試以莊肅皇后喪賜韓應龍孫陞吳山等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是日讀卷畢 聖諭曰其上一卷正合
題意夫周道善而備朕所取法其上三卷說仁基之體
成之亦甚得其意其上四卷論仁敬夫敬而能仁可以
保治矣其上二卷泛而嫌於行其下二卷却適雖與題
不古然言及時事故朕取之可二甲首
張孚敬以疾在告 上問李時曰孚敬欲求靜養非盡

屏前事其何能靜時曰此未疾也刻日可愈 上乃遣
中官齎藥餌及手札諭之曰昨李時具言卿病苦狀朕
惟近古之君有剪鬚療大臣疾者朕居常合藥數味自
飲輒效玆爲卿擇清心寧神驅火保肺者爲一服以此
得愈庶慰朕念亦見朕意 諭賜輔臣等 御製喜雨
述懷詩命和禮部尚書夏言言莊誦御作仰見 皇上
欽天奉祖愛民重穡憂勤惕厲之意及恭讀 聖製仰
見 皇上思親好學謙已誨人不自滿假之心甚盛德
也乃恭和一章以進
己巳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言 皇上御極命京師內

外毀寺宇汰尼僧申勅天下臣工勸諭僧人還俗寺宇
天意可驗其基甚廣宜改爲習儀祝聖之處 上曰寺
既毀永不許復習儀照舊此故地豈可用併大慈恩寺
二應修齋盡行革去部議請改僧錄司于大隆善寺併
遷姚廣孝牌位散遣僧徒隨住各寺願歸正從化者聽
上曰歸化者還議恤典
六月戊申御平臺召郭勛李時夏言進見 上曰久不
與卿等接見此心不安又曰朕畏熱久廢朝參各官要
盡心供職時曰昨日 聖諭臣即傳羣臣各仰體聖心
不敢怠慢 上又向時曰訓錄寫得何如時曰已寫到

孝宗選官圈點謄本放在皇史宬原舊本放在通籍庫
言曰也放在皇史宬 上曰朕欲留在宮中不時觀覽
時曰最好 上曰昨日林文俊進來二十一史甚好板
在那裏時曰在南京國子監原是舊板臣在禮部時與
方獻夫言過修理的言曰這本還該取來時曰司禮要
刻也不果言曰宋史板在廣東時曰宋史甚不好向要
修過未曾修得 上曰修史甚好既要公又要出于人
之手乃好 上曰乾清宮後面是坤寧中間殿呼中圍
殿不知何謂時曰總是俗名 上曰朕欲扁做交泰何
如時曰乾坤交泰甚好 言曰宮後門扁曰廣運廣運

是用的實名似乎不可三臣皆曰是 上曰欲扁做坤
寧門好 上曰卿等纔到大善殿否中有許多銅鑄的
邪像甚非禮言曰可撤去時曰海印寺初亦有邪像臣
在禮部時多毀了 上曰大善殿論該拆去時曰是
祖宗之舊只撤去邪像可也 上曰今後重見不必行
叩頭禮又曰暑熱卿等今日却勞了時曰臣等當効力
上起命三臣隨至殿上及三門二門各看訖乃回宮
七月御史曾翀戴銑論劾南兵部尚書劉龍刑部尚書
聶賢戶刑左侍郎張雲陳璋工部右侍郎甘爲霖大理
寺卿王綖國子監祭酒吳惠南太常寺卿洗光甘肅巡

撫趙載各不職部議稱龍等皆舊臣無大過宜留用
上覽之不悅召李時諭曰年來言路不開外庭咸歸罪
張孚敬不知科道官陳奏大良多私今覆此疏亦是私
意時曰吏部是愛惜人才 上曰人才固當愛惜須有
分辨安得盡舉所劾而褒與之且劉龍何如人時曰誠
篤 上曰第遲鈍耳南參贊果非所任可召歸令掌詹
府聶賢何如時曰無過 上曰賢老矣與陳璋洗光俱
覺衰耄宜令致任聶賢宜令自陳以全體貌 上又問
王綖何如時曰清介第過執 上曰過執則幹事不通
昔任湖廣朕自藩邸知之蓋亦何礙趙永之流留之無

用時曰恐公議未允、上曰如此則外調 上復諭張
雲誠愨甘爲霖有才趙載無過此三人悉留 又曰吳
惠雖無華國之文然亦不甚忝厥職可調南翰林院用
翌日命下、
乙巳 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至曰今日暇召
卿等來庶幾君臣同遊之意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
北壁則 皇考所作農家忙詩 上跋其後豳風亭東
壁書七月詩北壁則 上所咏豳風圖長句 上曰朕
志在恤民卽今工作亦非得已奉天奉 祖皆當營建
過此卽無事矣 上又言恤民在用賢宏曰聞 上昔

與李時夏言許品羣臣甚當 上曰朕在內僅得其似
耳卿等有見不可不盡朕簡用或未當仍須執奏時曰
頃宏至京舉朝欣幸 上委任耆舊至治可成 上曰
舊臣止卿及宏在時等陳謝而出、
丁未 上召見費宏李時于無逸殿宏曰三邊今缺總
制臣敢薦一人、上問爲誰宏曰姚鏌往在延綏甚得
士心時曰鏌處兩廣亦是後來王守仁却未是、上曰
守仁徒虛名耳時曰遼東須用馬永甚好宏曰聞家丁
三百餘人皆善騎射甚驍勇 上曰將須文武兼資不
專在勇時曰然遼東初定須用有才智者如永甚好至

出遂起鏌兵部尚書仍兼前官三邊總制
庚申 上召見禮部尚書夏言於無逸殿諭曰西海子
每歲端午奉 兩宮遊賞止望祭以祀其神今宜特建
祠宇庶有所瞻依言出因 上言禁內西海子者卽古燕
京積水潭也其源出西山神山、一畝馬眼諸泉繞出甕
山後滙爲七里濼東入都城潴爲積水潭南出玉河入
于大通前人謂積水爲海且在西內故至今沿稱西海
都城之水悉於此滙玉河城濠大通漕河皆食其利比
諸五祀之神其功較大祠宇未立誠爲缺典但祠必有
名西海之名恐嫌于四海正號乞特賜嘉名庶稱祀典

從之、
八月召費宏至文華殿右室賜銀圖書一、諭盡心供職
有聞入告先是 上手諭夏言曰朕宮左右小殿東府
昆弁西藏書史欲懸以額卿可擬名來聞言擬左曰端
凝右曰懋勤以進、上悅曰卿所擬取端凝旒懋學
勤政意義甚善、賜言金幣表謝
九月給事中薛宗鎧孫應奎交章論汪鋐奸邪誤國謠
曰十萬呂文選一億汪尚書鋐疏辨 上慰留既而御
史曾翀等相繼劾之、上召費宏李時曰鋐九卿之長
被論如此何顏復立朝班宏等以大工未訖請留 上

曰鉉邪佞詭隨留之無益宏時請令自陳 上曰他那
肯自陳色甚怒乃出諭鉉引疾乞休許之時文選郎中
呂希周已遷通政使尋亦斥去鉉罷 上乃出硃疏責
諸言官曰言官宜隨事救正乃疑君負主肆行報復人
君奉天豈敢私其好惡亦何敢拒言乎敬何嘗導朕拒
言硃謂三年杜口是誰使之其速訊詞連宗鎧皆廷杖
削籍孫應奎落級外補
十五年三月戊午客星見於天棓星旁 上諭李時曰
今紫微垣有客星不知主何事應時曰古人謂天道遠
人道邇事應之說起于漢京房未必一一合但在人君

修德以應之景公一發善言熒惑退舍況 皇上修德
之所感乎 上嘉納
上躬視宗廟工程召見李時夏言於龍德殿示以 御
製躬視廟工記繫以三絕句詩皆即事紀實一論罷免
講官溫講一議 宗廟寢榻門戟設置之宜一議葬禮
之正宜否附從時等各依韻恭和三章以進
上謁七陵諭曰朕菲弱支人上戴 皇天隆眷嗣纘 祖
宗大寶仰 列聖陵寢禮當躬謁 皇祖 皇考道所
不及各命官奉朕孝意祭告天壽山 長陵等七陵朕
躬叩拜西山 皇高祖妣恭讓章皇后 皇曾叔祖景

皇帝陵所亦展拜一次庶慰朕追感之情既又諭茲修
謁陵之禮必一同奉 聖母行又后妃宮眷當從俱令
禮部具儀以請于是二十一日丙子 聖駕發京出德
勝門次沙河次日至天壽山 上初至陵下立行宮門
首祗候 聖母駕至親侍降輿以入百官咸覩仰贊聖
孝之至明日謁 長陵登明樓拜陵碑次謁 獻陵
景陵又明日謁 裕陵 茂陵 泰陵 康陵又明日
駕發詣西山謁 恭 章皇后 景皇帝陵禮畢 駕
還先是 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過沙
河一帶見居民甚少野無農事此地 祖宗園陵所在

甚切朕心今日昌平州官率耆老生徒來見宜有詔諭
是夕即自草勑稿崙下二鼓復召李時捧出因問時曰
七陵在此須人守護卿等何如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
京師當設四輔以臨清為南昌平為北分薊州保定為
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于昌平添設一總
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爾軍民稠密 上
曰卿等可勘議以聞 上至行宮奉 聖母觀九龍池
巖下設一黃氈殿以奉 聖母 上坐胡床巖樹下在
聖母帳殿之側張小盖召勛時言侍左右復命中官引
觀龍池泉賚賜勛時言乘馬各服新賜蟒衣飛魚以從

回奉　聖母泛舟西湖觀玉泉山　上製行舟次序圖
諭示言等御舟居中左一舟楷書少保文臣二員賜時
言共之右太傅武臣一員賜勛舟共二十五艘　聖母
及宮眷侍衛皆序進壬午還京既而賞扈從功賜工部
尚書林廷𣗳侍郎甘為霖銀幣郎中劉應揚張問員外
郎郝守正勞傳相潘瑞左傑主事皇甫汸劉爍等俱鈔
幣夏言進御詩曰百年不覯朝陵駕父老攜呼說漢儀春日沙河水上下枕柳映龍旂時言各
恭和　皇上御製祇謁七陵并奉　聖母觀玉泉山詩
暨恭紀扈蹕詩十三首以進嘉納之
癸卯再幸天壽山議作壽宮先是　上謁七陵召郭勛

李時夏言及欽天監監正夏祚等侍從　駕親詣天壽
山相看迤東十八道嶺風氣翕聚堪為大吉之地　上
猶諭言訪求精知地理之人不拘此山博選吉壤言曰
太宗文皇帝嘗營山陵于昌平縣命禮部尚書趙羾以明
地理人廖均卿等擇地得吉於昌平縣東黃土山　車
駕臨視遂封其山為天壽即七陵所在是也今宜訪廖
氏等子孫必有秘受祖術得其眞傳者既而謁告諸陵
畢率欽天監官親擇吉地復諭曰適觀吉地咸可為陵
朕惟　祖宗所遺本諸天錫既越　列聖之地恐朕未
可當今日既定宜勿它適還京可即議營造否則必蹈

前為也卿等其力贊之勛等言山陵之事前古帝王皆
所諱言惟我　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嘗預修陵
寢至今相傳以為非常之聖乃有非常之舉言因上言
禮君即位為椑昔漢文帝自表　西唐太宗詔營九、
則是古者皆預造山陵葢既建始終身復親見且省子
孫經營不煩費人力此高世之見也我　太祖　太宗
悉先有事故二陵地理並獲純吉福澤無疆今　皇上
因謁天壽山陵親覽十八道嶺可為萬年壽宮遂勅臣
等以預建之事仰見睿智明達眞出恒情萬萬臣等敢
不勉從聖志謹將營造事宜條例以請翌日復諭曰預

建陵墓大臣已諾但恐衆有未知可行可止爾百官以
及國之耆民可一言之于是掌宗人府駙馬都尉京山
侯崔元掌吏部事左侍郎霍韜并寺院科道及宛大耆
民等合辭勸建　上從之
賜百官端陽宴于奉天殿召李時夏言郭勛泛舟西苑
先是　上駕回暫住玄福宮賜時等酒及諸品物諭曰
端陽日朕奉　兩宮西苑泛舟賞節因命言撰致語既
而復諭時曰昨奉慈諭罷免今欲爲君臣一賞以寓交
泰之意卿其與勛言許之至是賜百官等宴畢　上幸
西苑預命勛時言候于崇智殿遣中監賜以艾虎綵索

牙扇諸物勛等致辭謝　上曰今日之宴一以賞節一以酬前日山中之勞至水次　上御龍舟命時言一舟勛一舟自芭蕉園歷玉蝀金鰲橋至澄碧亭頒賜御餚又命榜人湯槳近龍舟賜顧問登岸復宴于無逸殿乃還翌日時等表謝云自　宣宗賜蹇義遊萬壽山楊榮同遊西苑今僅再見云

自是　聖母病日侍宮祈禱尊　睿宗入　太廟比兩年大喪卜葬往承天夏言益疎被逐翟鑾以二子科場事削奪夏言再召嚴嵩傾之死于市庚戌虜患出御殿諭羣臣時已居西苑閒還大內壬寅宮變　上顯于苑

中修長生　御札賜嚴嵩者必多嵩敗不傳徐華亭得君所奏牘答今皆見世經堂集不盡錄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

朱國禎輯

甘州兵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世宗皇帝即位已八月矣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以直諫至今官與總兵李隆同里性素矜嚴每事持正於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恨甚且慮得罪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自厚利遂有異謀密令指揮楊淮煽諸部卒詣銘告增糧價銘掠治爲首二人隆令諸部卒各備衣鎧具三日糒待操再

以增糧價請須劄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先往公議府衆軍圍擁呼噪且拋磚石銘馳入守備太監董文忠繼至擒五人與杖隆後至厲聲曰此是軍不是賊何事而打衆遂大鬨尋殺許都堂左右勸銘越牆避銘曰有死而已移一步何以見人被棍而仆再一人大問都堂安在曰事至此我輩拚一死不可中止也焚以次衆務入皆狂躍加盾焉銘遂死隆騎導而還文忠懼且走且遣人覓銘幼子二哥藏府中則衆卒已毁銘所居公署盡掠其衣物矣遂大掠城中劫庫釋囚命　[illegible]劉經匿肅府承奉家得免劫運銀五千餘兩越三日乃得收

欽銘餘骨董太監據軍三十餘名每夜守護一夕稱初下軍未寢見堂上一人着紅袍據案而坐大聲曰小二哥子不知今在誰家說殺他下軍皆伏不敢仰視俄而不見銘蓋見靈陶閙之情不敢一至其所比隆赴市銘茅監刑云因追脅文忠以銘尅糧激變聞陝西巡按喻茂堅疏必有主使巡河許翔疏鎮守總兵等官不得辭責兵部尚書彭澤言銘之死一則因其執法太過失士卒心二則鎮巡官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討處預折兇謀一旦有急遞揚言勸諭不從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即不與謀亦難逃罪及副總兵李義等畏縮坐視法當併論得旨西事未寧隆文忠降勑切責與義等皆戴罪領職倡

亂葙惡巡按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一子入監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既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罪者四人名爲首惡下獄者三十餘人號自解九疇與茂堅盡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御史史梧等南科給事中魯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重典遂下撫按勘實以聞隆罷職代以右都督徐謙明年九疇等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上請　上以事情重大逮隆　闕下集官會審隆至覆奏法雖罹于謀殺情又涉于謀叛　上乃詔法司錦衣堂上官往勘給

事中陳明時疏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遠勤所司向也李數十百人于闕庭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三人往數千里外採求巨猾鬼蜮之情又安知果當　聖意否耶不從、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王佐往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是時劉虜酉亦卜剌等牧西海數人寇甘涼御史劉翀將至衆譁曰監軍領涼州兵來洗城矣遂潰上山九疇倉皇西出撫安衆疑稍釋來歸乃徵調防勦外虜處內虜諸惡黨捕燗僅獲李自當栗不老等四五人岳等至陝西與巡撫王珝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諸惡倡亂罪狀擬隆謀殺造意律斬栗不老比殺祖父律凌剮同惡楊淮等各論死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文忠宜罷義降級用法司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臣搆成大亂幾危邊鎮處決梟示李自當及楊淮等各如所擬文忠仍舊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參將賈鑑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衆譁噪欲為亂巡撫楊志學方臥病密捕得首惡張的祥等會總督侍郎臧鳳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糧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撫處、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驕兵為梗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素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宜如鳳等言從之戮為首者五人餘謫極邊哨守是時文錦已由太僕少卿陞僉都撫大同代志學文錦前守安慶抗逆濠以才畧著名及至銳意振刷大同因虜患多棄地至謂野有稼穡適足招寇于是城北膏腴皆鞠為茂草一望曠然絕無亭障虜入即叩城下文錦曰鎮城外即戰場何以示重且宣大並鎮也虜犯宣不數日不屢戰不能近城以葛峪白陽諸堡為之外蔽也大同何以獨否百里內舊蹟可尋安得終棄于是議築紅寺臕圐窯山墩水盡頭沙河五堡左參議韓邦靖估用三十萬文錦不懌臧鳳聞之曰五堡修不成矣張巡撫視國家財如身上血安能捨此邦靖疾歸後至者減為三

萬奏聞與工參將賈鑑催督嚴急軍心已怨僅既就尚
率太甚每軍營房一間當發戍軍二千五百即于鎮兵
內摘撥衆皆憚行或請招募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爲言
文錦愠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非鎮撫
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佚有
良室家宅業聞當發大恐告願單身分番而往不許益
忿曰人各有妻子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
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合家死矣等死不如殺
賈參將投入北番于是郭鑑柳忠等倡亂殺鑑裂其屍
走出塞屯焦山坡基七月二十二日也文錦慮其勾虜

時總兵江桓託病不出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
再往乃還諸卒相約勿散聞砲聲則聚由是率數十百
人群行衢市中時時橫刼不可制既而文錦爲管隊官
闕山等廉得首惡欲捕之衆已刺知二十七日復糾集
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都臺文錦聞變踰牆走
匿宗室博陽王所亂卒圍而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
之亦裂其屍總兵而下或走或匿遂閉諸城門焚公署
出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
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時陳爲奏乞宥趣按王
官以事聞　上答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

侍郎李昆宜勑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撫大同陞
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靳英
代時陳太監武忠代鎮守陞前僉事韓邦奇左參議往
分守郎邦靖之兄也各趣令速往仍令圍營內外官邊
鐸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勑行事鐸尋以母憂不
至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代給事中劉祺通政
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
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昆至
大同衆洶洶疑懼曰豈有殺都堂參將全置不問者昆

還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愎生變彼之一身誠不
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恥計惟急罷羣情所
不順者以慰其心勑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文錦骨髮
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卹朱振有勸諭鎮定功免罪敘
用允之邦奇聞命戒行或阻之自虎與鎮人素無讐嫌
且弟咸惠素著城中無文獻一人遂往虜衆心有所繫
屬遂直抵西安驛去大同六十里衆聞皆驚駭兵以待
然不敢失迎接禮既入人心稍安天祐桂勇繼至密捕
逆軍八十人杖殺之時尚書金獻民方西征參將李賢
帥遼東軍趨甘肅經大同城外各堡皆閉不容止宿遼

東軍罵曰會與延綏兵殺此反賊戶部主事李枝齎挾濟銀來賊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因此奸人乘機相恐動十一月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發火砲喊聲震天先叩參議分司出見冊三諭之分兵至李主事索部撒驗親遂圍帥府勇挺身前氣甚勁衆曰既無它心何將家屬賠送出城乃出妻女以示見都臺亦曲諭乃止明夕火復起則大同吏胥因變殺知縣王文昌也連日夕嚻呼不解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寛宥其諸亂卒狀天祐疏中亦不敢盡言也因令集諸司會議軍士隨之勇曰權非我有留此何爲卽趨出邦奇掖而止之因諭于衆

曰朝廷已赦汝輩何復作此諸軍曰赦有之柰衆官意在必殺卽如捕盜只是指揮今乃用遊擊兵此兵必虜患始調非欲殺而何邦奇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邏捕吾亦未見明盔甲仗白日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如此捕盜何疑衆曰請徹去遊擊兵此後再爲盜者自相擒至決殺何如許之又許編火甲蠲虛糧乃散代王俊杖懼禍奔宣府兵部言大同反側迄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勑鎭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宜大得 旨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議言往者苗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

事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劉鎭精兵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宜勑曉諭鎭人擒獻首惡卽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賫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未必敢輕犯舉戶部左侍郎胡瓚可用詔改瓚兵部兼左僉都總督宜大軍務綱充總兵官時陳等從行前往相機撫勦擒首惡者賞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三百兩陞二級先

是勑原任鎭守太監王覲及華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在行間所見宜確請勑瓚據名擒捕卽行梟示 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用兵之道宜密宜速今重兵壓境各賊震驚之餘未免反側知備煽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乞且留瓚勿動密降勑書付臣與諸將定計臣往來二鎭彼不甚疑可以立擒并及王文昌被殺事 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勑曰王官既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既行王官協同贊决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桂勇捕得倡亂軍士郜世美等五

十四人乞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初將出師人心震惕天祐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報郡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刼抉死者具上而覲等所報首惡尚未徵諭該鎭天祐固未知也 上命亟偵實以聞是月庚子桂勇及千戸苗登王紳等外密引首惡十三人入後衙門事飲酒擒殺之盡皆頭目諸各麾下最驍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衆無敢譁躁撫定五堡軍士而瓚意猶未已促時陳進兵再索首惡邢奇自往止之不聽城中復變郭鉋子等殘殺勇家屬十九人燬

登紳等家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惟靳英隨後天祐自出挾朱振力解曰爾輩亦知殺都堂恭將當討得首惡則餘者免矣桂總兵實活汝奈何讐之乃以勇付葉游擊曰吾即盡殺後推朱振爲主陳等兵退走於是瓚言亂軍乍順乍逆必天兵臨境擒薙乃可底定有 旨責天祐等擒賊自贖瓚暫駐宣府候事定回京王官言桂勇委身立功被賊慘禍宜加奬賞乃加勇都督同知召還別用即以胤代之勇猶在囚中久之放歸四年代王還自宣府天祐等擒首惡徐璽兒等四人餘黨未盡殄尚閉城抗守文移或扞而不通瓚等未敢輕進薊州總兵

馬永請督軍與諸將進討從之并議遣官看詳而瓚已班師上言首惡已誅二三逋逃者在旦夕臣等奉德意置之不問示大信于天下仍以病乞歸 上嘉其功慰留之停看詳官勿遣吏部左侍郎孟春言郭鉋子下日尚未獲或潛入虜境搆列別謀將來之禍未可勝言乞仍令胡瓚或別遣大臣亟往務在必獲章下所司瓚列上功狀盛言文武大臣科道運籌協謀及諸鎭巡督勵聲援宜以次受賞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桂勇誅郭鑑在瓚未任之先瓚在事無功兗孽多逖遠旋師敘功且大同搆亂以來在廷諸臣誰進一籌佐緩急瓚

懼後言以此媚之 上責瓚班師不俟命賞桂勇銀三十兩部下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捕得郭鉋子等四名助逆焦坖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鉋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梟示刻榜文錦妻李氏上疏辨雪且請卹 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又屢爲言皆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慫慂之傳之四方羣小藉〻寖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䘏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〻

上謂洪謨出位妄言切責之時宣大歲饑發大倉銀二十萬分給并行各巡撫查倉糧實在之數酌量分給宣府鉄衛河東運司逋負至十五萬索之不能應軍士互假貸月給官定息二分富人故閟匿不發私自倍增而出入高下又不與焉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宣府滴水崖堡官軍郭春小然旺等數十人怨其債主牽訴煩數群聚擐甲不服追逮官司慮生變爲逐其債主下令撫諭之春等益橫肆無忌鼓行劫掠至毆擊燒荒官軍奪其馬匹器械僞稱大王天師知事等號巡撫劉源清客遣軍卒捕之爲春等所覺遂放火燒官草二萬餘䭾堡人

登城拒敵傷官兵甚衆副總兵劉淵遣人執旗曉諭散其脅從春等四人自剄死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正罪未幾大同再變遼東又繼之鎮撫以下大都委蛇苟幸無事甘于受辱人多追思文錦以節省受禍非它剋削者比且安慶之功當首錄萬曆中始加卹議謚下所司贈右都御史謚莊愍

朱史氏曰嘉靖初年邊撫被殺者二人越十年被辱者一人最後南營殺一侍郎四公者考其生平皆清勁之品所當見節立勃或軍功或直諫或執法彰彰在人耳目如千仞鳳中流砥背極一時之選用之皆不克終意者信意直前微有不近人情處蓋守正不回則有餘撫機應變則不足跡其自處雖死無憾雖慘辱湮沒無愧心要于國體甚傷反增志士仁人之痛吁時爲之乎抑運命一定不可逃乎人才不同恢恢持危定傾爲上硜硜堅城壘厲廉隅次之僅僅支吾補偏救弊捧漏沃焦又次之上不必兼次矣不能希上次量哉然絲髮難發持衡者量材就列者自量庶無敗事近見士大夫中文學議論氣岸甚高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輒以邊才自詭幸其不用庶幾藏拙又有一種凌厲以傑自命者淪棄封疆錮獄棄市亦可恥可哀也已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瑾自秋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十里以遏虜騎督役甚急瑾持法素嚴大同弛慢之後力矯其弊令在必行及茲役與衆益怨求假一日製衣裝不從乙亥夜前叛卒王福勝王保等鼓譟圍帥府瑾聞變乘屋下射至四鼓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我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瑚殺之初瑾與諸將約有緩急砲各以兵至及是三舉砲無應者蓋失職前總兵朱振所嗾衆畏之不敢赴瑾既死謀而

往撫臣潘倣倣方新任倉卒不知所爲未敢出衆焚其大門及巷房時已向辰聚者僅數十人因肆搶掠閉四門脅倣乞宥擁朱振攝指揮事代王聞變潛走宣府之西城倣奏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益歸罪于瑾也時巡按蘇祐初至宣府謂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式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疏曰變雖成於激起釁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經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乞集廷議以正國典兵部尚書王憲言軍卒習亂戕害主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據報殺瑾者止六七十人則此外皆良善也第其中又多迫脅宜諭安良善貸其脅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一切撫勦事宜責諸總鎮俾便宜從事　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宣大總督劉源清總兵郤永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且降黃榜赦脅從因以西官廳都督僉事魯綱代瑾促行倣數上疏爲亂軍丐宥給事中曾忭等劾之詔褫倣官陞江西參政樊繼祖爲僉都代倣十一月癸卯源清郤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師次陽和大同

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倣督副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謁源清請旋師徐圖之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分幸勿以爲言源清曰畏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前轍遂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多妄言株連無辜源清遂遣參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倣驗所捕多有功爲諸囚所誣止捕八十餘人比曉城中訛言且洗城逆黨遂夜呼譟爲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所論意撫之逆徒乞源清爲書召振撫其不來疏請遂

捆詔獄先是諸叛遣人賫金帛使北虜有二人爲邏者所獲源清縛訊其兵得捆受擁立規畫城守拒命使爲巳請節鉞諸狀及至詰之不服出獲者證之捆懾是夕飲藥死一曰崙幕府自明因言亂兵就盡不必須兵不許死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攻四關廂入之郤永因與遊東遊擊武鎧據南關參將段堂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帥嚴三面攻城城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指揮馬昇舊爲中軍以事繫鎮撫獄舊把總楊麟時爲郤永旗牌官聞變後方同革任參將貴鎮及王安郭全等族

無賴亦繫獄遂受衆推戴爲頭領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冰滑不可上儆與鎮國將軍俊穩等六人諭止之不聽俊穩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械朝廷源清大聚蒭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士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毋妻在圍爲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懷仁不敢歸源清多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章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冤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　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鄉任鳳傳驛譚鉉充左右參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

都御史都督僉事汸桓佩印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倉米十二萬於偎來城令戶部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俞朝宴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忭等言往歲大同兵變桓實總兵與懦辱國今不可以再辱　上責兵部舉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鏸等　上俉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巳有專責總兵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止責巡按紀功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巳定源清永貪功妄殺以致激亂及今班師亂可遣巳源清則漢誣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

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十二月虜入邊城人既有約發砲聲相應將欲東走爲官兵所遏詔源清內討外禦勿致疏虞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脅王府及諸公署民房爲薪夜縋城拆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大困兵部微諗　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罪十三年正月諸叛卒稍稍自殺首惡黃鎮等亦分日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諸翌日城中人出樵採者三百餘永悉執之城人益懼源清永所竪招降幟亂卒悉取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軍互有斬獲巳復潛勾虜

至永出視營壘避虜伏棄馬易服而遁我兵大敗亂卒
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為那顏居滿城皆
巷哭虜衆徘徊不敢進亂卒張樂宴虜酋城闉內明日
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驅
亂卒為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亂卒不足賴
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刃擊之大訴而去虜騎南掠
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
已得一意攻城　上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募窯夫穴
城而入為毒烟所燻穴中死者相藉二月源清復請築
堤壅水灌之　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

書往視尋諭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為懷叛
軍戕殺主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為亦未敢逆朝廷
郤永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説傳
嚇城中致使劫囚勾虜抗拒官兵既説脇從不問却又
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宣大京師北
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城可以衛頭目于死此地此
人皆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卽
使破城與日如何修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
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
師費財源清既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

源清亦知事不可為自効求去　上責其避難負託奪
職閑住兵部請并罪永　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
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為兵部左侍郎兼副
都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會虜已引
退叛卒有從虜者多被虐使旋復奔歸而城中積困外
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拼根先後所不與同討
者閤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剝管糧郎中詹榮有機略出
納平允且曲計供饋慰接誠懇甚得士心亂後倉庫絕
無所犯方有父喪不能歸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
撫王寧歃血討賊乃陽令寧持軍較士庶狀詣源清為

黃鎮等乞原卽陰以榮等謀告巡撫樊繼祖繼祖問討
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為賊所逼非本心且昇威行賊中
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為用
繼祖以其謀告源清源清業已解任欲圖後效撫榮以
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
百人入城主事楚書復以　上所諭閣臣德音撒示城
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
麟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巳丑繼祖單車赴鎮昇麟
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
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

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遣官
將各賚有功將士瓚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調兵留鄧震
史俊兵于大同東西二路備虜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
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衛代王還府代王
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
三月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戕殺主帥
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邇鎮臣奏報張皇輕動
大衆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
稱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
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鋭士物故

大多而重鎮蓋岌岌矣頼　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
一播克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
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奏牘屢聞明旨未下竊恐積疑生
變更釀大憂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
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倖功僨事之姦責
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
抑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其令追回詔使第以其
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自倍疏入大學
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大同一事獨逆誅逆
賊終得討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恥

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卿不究正理人皆曰
卿獨與言爲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
思之遂降　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常序等下兵部
會推堪遣賑撫者部擬俱不當　上意特命侍郎黄綰
往御承華任回衛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未
得旨即歸爲吏部尚書汪鋐所糾且言綰特攝部篆黨
同欺蔽罪得　旨調綰外任蓋孚敬擠之也綰上疏自
理言大同之變孚敬力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
以此爲孚敬所忌　上竟留綰兹復奉特遣云綰至大
同悉用鎮人供役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告及亂軍者綰亦絶不問衆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楊
月者最勇黠爲亂軍使虜至是鉞自虜歸綰執付獄反
側子遂流言籍籍綰大集軍民諭以逆順禍福衆始帖
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綰曰此輩庸奴虜牛馬畜之耳
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僇之
不來則勿索時諸亂卒方挾虜恐愒内地聞綰令大阻
百姓知綰足恃凡前罹亂卒害者始詣至陳牒綰佯不
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
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尚欽者殺一家三人懼不免
操刃鳴金倡亂歷數衒無一應者遂被擒綰復出未獲

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於是城中軍民始欣欣
鼓舞知不復有詿誤累矣紳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
由於情罪不明終成於猜疑不解臣惟王用三驅寧失
前禽故設法寧擒又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避
而挑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敢入鎮城為地方害則善矣
或又慮其急而走虜為疆圉憂者是不知彼已情也虜
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遠鬻且使虜果雄桀即無
賴此一二輩如猶常虜也則得此百輩奚益況虜性得
利則趨遭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
使來貸則失刑殺則害信及使彼得恃通虜之勢以挾

制上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但
使吏此土者仰體　聖心公平廉潔飭法詳刑勞來安
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逸而徐捕之則地方保無虞矣
又疏大同街衢廣衍故宄狡曉夜羣聚肆惡若嚴設柵
門仍立十家牌編為保甲互察姦萌隨城四隅各立社
學群民子弟擇師教之作興禮義之風潜化其非僻之
習庶幾邊鎮永安甸服有賴皆從之自甲申倡亂及近
日擒獲兇渠惡黨各以其名上論死者三十三人未獲
擬斬者四十九人餘遣戍有差紳復疏言源清永貪功
僨事之罪璜繼祖祐書榮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

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為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
傚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文賞罰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
亂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
比矣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往為進賢令宸濠之亂倡
衆死守有保障功當案入議之貸況又非激變者也書
榮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璜繼祖目睞掠美無
功可錄傚允中觀釁自全降志辱身得免為幸何得輒
顛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最勞未
減傚允中錄用非宜璜繼祖等功次宜如紳議得旨源
清永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罪紳奉命勤勞可嘉陞

俸一級仍賞銀幣璜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
等各陞級傚允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
恤典又以忭等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
而釋之初紳勘疏既上卻永不服反奏自解紳亦悉永
及源清未盡之罪兵部欲遣一給事同御史再勘已得
旨矣紳言臣所勘者法司尚未議覆而兵部遽請再勘
則為罪人謀者工矣如國法何且永造飛語撼臣又令
人狙擊中塗茲復浮言誑辯勘官一出大同官軍人人
自危為患不細疏入　上悟寢之尋逮源清永至京問
訊又各奏辯紳又上源清謂臣文致罪狀欲顛倒枉殺

天下忠臣義士此何言哉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衆陰嗾議貶臣往謝恩疏中乞勑該部特用表章風示四方垂之國史以爲將來勸懲而該部竟以鄉曲姻婭賄賂之私匿而不舉乃至今日猶有此說凡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周祥董顯至今不陞夏錫反以考察去無惑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請從公據實審爲會問因著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機二曰明情罪三曰明職守四曰明獘端五曰明欺亂言源清闇於事機貪功罔上之罪詔下所司議報十五年六月縉以憂去

上從部議黜源清爲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嘉靖十四年遼東軍亂執巡撫呂經經清勁有名特爲張羅峰所知布政聽補即撫遼東執法太祛積弊遼東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其來久矣經委指揮武勲清査阿經意每軍給餘丁一餘悉編入徭册卽老幼不免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衆並怨之三月徵將吏沿城築圍牆及毫栽柳種田督役嚴急左所馬軍趙懋兒一日劉見倡首大噪羣擁詣經丐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鬨爭起毆

尚德及指揮李鉞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搜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𠎀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會同總兵官從實査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估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倫生[illegible]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曾銑按部金復聞變[illegible]行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illegible]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

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參劉尚德等違逆釋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恩疏下都察院左都王廷相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釜之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當正罪令一二不議及而各官參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御史王廷亦以爲言兵部再議以聞終以銑言爲是請即懸榜省諭其鬨端首譁者不過數人聽巡按查實逮問上從部議尋陞左僉都韓邦奇爲副都代經經既得報遂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素諂事經擬扣諸軍

月糧草價爲飭裝具悍卒於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衆倡亂先是有張孝兒者以積惡爲經摘發繫獄未遣至是劫出率衆持梃揞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稍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二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爇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俱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喧噪竟日夜詰旦驅經及璘四首揭操環遊五門閭孝兒且行且呼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具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賞

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總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撫總兵卻禾侍郎周述赴遼撫鎮銑聞遣武舉韓承慶資論衆伴聽命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督然而起誰復激之於法不宜復寬請令邦奇督兵壓境索取首惡部覆得旨竟從純等請遣官敕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問此邦奇毋行改山西巡撫任洛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邦奇與經同鄉相壓恐軍士疑懼故改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部卒王經等所困雄以揞蒐斂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

盡掠橐裝執雄與其子勳連頸反縛置諸空館閉城門一如廣寧脅指揮董鎮以激變聞銑檄指揮胡承恩代雄諭衆軍操守如故兵部以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命工部侍郎林廷棉兼左僉都以行而官校逮呂經者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時經以王純言故出分司矣復謀亂擁經及官校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出官校越二日乃出經付行銑具狀其事聞然官校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廷棉并勘訪捕未[illegible]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矣都御

史、天子重臣肅隸下卒敢執縛囚而辱之是無朝廷
也近聞差去官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
反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
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囚繫守臣
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巳錦衣衛指揮王佐等
亦諱言之、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降欽州知州越懲
兒等聞庭楊將至乃詣廣寧與鑾兒合詐稱林侍郎領
兵盡洗兩城謀于六月二十五日俟衆官拜表脅衆作
亂總兵劉淮覺之值天雨命各軍盡散至天明拜表賊
不得間乃密結死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

中人爲逆謀益急鋭密刺二人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
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參議高登備禦韓承恩等剋期擒
捕於是懲兒等八人鑾兒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大同日
被獲有陳年兒者亦賊首也宿于娼家徙擒執刀迎敵
傷而仆曳至市街殺之鋭遣百戶崔捷傳示各城仍以
事聞且言逆軍無忌自棄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
謀終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少
有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
同效兇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
次同殺參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恩竭矣而威或不伸威
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
特欽遣大臣按覈其事據兇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
至於應參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
矣得　旨首惡既擒不必查勘庭楊取回其餘未盡事
情只令巡按勘明具奏鋭等勘　上詔懲兒鑾兒王經
等俱坐斬即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承戍極邊華世龔餘
戍邊衛韜華職閑住欽昊令歸別用鋭候京缺陞用諸
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十八年閏七月廣寧衛達軍佟
伏糾惡少四十餘人於朔日之夜鼓噪爲亂城中無應

者欲奪門不得出登樵樓鳴鼓駭衆總兵馬永帥家丁
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兵士憤怒進擊悉
捕斬之詔陞永左都督遊自呂經繫後士驕悍日洶洶
思亂　上問將大學士李時薦永且謂家丁甚驍勇可
用、上曰將文武兼資豈專恃勇至是永果立功將士
始懲艾不敢肆矣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先三十四年冬倭直叩南京大安德門凡兩晝夜閉門無一人出禦禍徉而去給事中丘橓劾南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皆致仕去陞刑部左侍郎張鏊代時徹副都張臬代洙既至請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臨江一帶宜設險屯兵遙爲控遏秣陵淳化江陵三鎭原設巡司弓兵單弱宜增堡添戍獲允惟二門恐礙神京風水下再審得止又上留都安攘實政五事一南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營例設都督

一員提督參將二員協理畀以符勑旗牌凡坐營官軍悉從督練有警同內外守備調發一兵法必奇正相須添營二營各三千人二爲正一爲奇於江官北衞所指揮等官選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即令各官擇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參等官總其事部覆旗牌例不預給提督營務近已設二都督但申飭分任管事參將不必設營兵如議乃選南各衞餘丁補正軍三千以都督撰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　孝陵衞餘丁三千以豐潤伯曹松領之使拱護陵寢各開營團練賜名曰振武而餘丁巽懦不入選別募驍悍充之大

都江淮間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六斗其儲自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州縣派解原有定額戊申邊儆索餉甚急　嚴嵩借發尚書方鈍皇懼不知所出上言帑藏空虛狀因條便宜七事中言原派南戶部倉糧該徵本色暫借三年改折一年轉發太倉銀庫濟邊其南本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拖欠者改追折色通限一年內完解銀庫由是南糧大虧因定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然不能訴也坤召改北部懋官既至按籍繩給半年奏請每歲北運量核

倖前貸報罷窘甚凡各衞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代坤者蔡克廉病不視事比歲大祲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懋官謂事宜奏請未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二月廿日）鼓譟圍懋官第懋官聞變急踰牆出困什地不能起其僕扶之避民舍曰語刺刺不可辨蓋曰馬石渚方員外課我時司藏爲員外郎方僦蹕石渚坤別號也諸軍競前撲殺之（切懋官舉鄉貢時蓼于餘人持梃相向謂爲吉慶既至南郵中峰忽聚者數千又數日前備體皆殺寫一神牌無故火燎家人見一鎗袍者坐堂上懋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先人來也辛不警是何祥亂歟一僕臥其腹上俱死懸）

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尚書張鏊求賞鏊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衆稍定世延少年佻脫輕許至十萬金一應事宜披襟當之自中似無文武諸大臣與論嘖嘖疑有異志然實姁姁作婦人狀苟取悅衆心無它也明日允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恐恐目攝莫適主先一夕世延坐它事關任先尚書張鏊奏革五府屬衛軍餘替役收糧等事部議報允世延方掌府事欲復之乃疏示魏國公徐鵬舉見其詞多牽引鏊陰私事未嘗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中獨遣人入奏鏊上章辨誣歸過鵬舉鵬舉大以爲恨亦上章自理請世延本以私怨欲革指揮朱元任與鏊不協乃假復職掌爲詞自洩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署其名也章俱下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閑住鵬舉等

各協心供職無妄生嫌疑致褻國體不出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之變某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宜殘辱之當據此聞奏不得稱叛亂軍聞之灑然因麾使退衆求賞遂大言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尺樻原額即可得求賞則不可衆曰劉爺昨有成言笑曰劉不曉事給汝且陷汝本管大臣死若輩受賞非賞乃挾也挾者罪無赦劉幸奪職免罪并免汝罪我拳拳開汝生路而顧不省乎衆猶固請叱曰若但殺我我不畏死舊部精兵三萬在揚州一聞立刻滅若皆齏粉矣始皇恐聽命乃令人各給銀一兩補折糧衆始散去顧侍疆略市肆有求稍不得恃

梃將入司馬門都督徐廷勳所部貫弓以待衆逡巡退因與都督陳規巡察擒十餘人杖之百多死追至新街斬其魁馬三兒事小定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臨淮侯李廷竹尚書鏊等俱以事聞各軍流言朝廷將盡誅管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與鏊謀曰叛軍雖從宜撫定然首惡不治非法元魏禁軍攻燒將軍張彝之事可鑒也事勢如此廷旨下方處分曠日持久驚疑萬端必有他變須早發擒之除當自定鏊謝曰余耗且怯特事急不可言去又不可推印一惟公主張乃與鏊托疾閉閣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其心密召坐營官華恩

把總張勳等入臥內受討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五人廿一日二六人擒捕下獄疏報南科道劉行素趙時齊等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查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安謙給放失宜何綬徐鵬舉李廷竹張鏊俱屬有罪先後下兵部部覆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宜之罪　上曰營卒聚衆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南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係激變所致令捕爲首者餘黨勿問克廉懋官馬坤致

什伋𦦙謙黝爲民徐珏摘恣有功留用稽規新任未減
降俸綺等自陳把總指揮張鵬而下二十九人降級逮
治有差綬等疏陳乞罷御史趙時𢌿又疏論綬等馭兵
無狀恩威不行卽今兵將相携之際非擇人更代勢不
可久因言營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
兵充之譬之蓄貍養虎易與爲亂今卽不能盡遣當以
振武一營軍分隷大小神機敎場新江等營令坐營等
官各自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潛消姦宄之一策也章下
吏兵二部會議鏊廷竹當更代鵬舉當留用何綬請上
裁得　旨令鵬舉策勵供職廷竹閒住鏊致仕綬降二

級徵還其營軍散練之法仍行内外守備酌議以聞改
戶部尚書江東于南兵加太子少保黃光昇爲南戶部
尚書西寧侯宋廷訓代廷竹尋論亂軍二十五人戕殺
大臣遍脅府部當卽時斬首梟示　上復命三法司會
科道官詳議改比謀殺制使律俱斬秋後處決　上曰
廉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
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劇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
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盡皆爲首可再議
聞乃止坐周山三人餘各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貸之
益三月閒前中允郭希顏上疏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
大怒下禮部會法司擬罪坐妖言惑衆律卽家斬首傳
示怒猶未已甫疏適至黃素與郭厚郭家居嘗過南京
上疑交通與聞示意云然亂軍因此從寬廷臣震懼不
敢爭遂得信鋤三首惡餘悉發各營同一久掯死無得
免者衆皆快之南給事郭斗言亂因之糧糧多拖欠由
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視
不理積逋巨萬宜如舊例專設憲職董之且言南北二
運均爲國計所關而人情每重北輕南法不畫一請略
倣京漕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嚴遣戶部
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勑監兌給事馬負圖亦言南糧

自尚書方鈍議改折後軍無見糧怨讟始起乞盡復本
色便詔俱從之乃改督漕副都章煥于南以憲職行事
議曾上經略中原疏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假以詐術誑惑愚民人心一蠱妖說遂行富者求福貧者避禍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甘身爲奴婢然未有與共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居之戶里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後變後盡調各省之兵應援而惟埋怨失亡命逋逃往往竄入其中與黨之人避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後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譏其地方虛實據背呼噪與逆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欽羣奇合爲一途蠢藉妖言以惑民妖人倚羣盜以勢家將無常不可踪跡此分川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畿北直隷陝西湖廣燕虜一處盜賊往來所至有妖所在成黨逆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林縣之賊乍起毛氣往處亦有聞風而應者斯可驗已故南倭北虜

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
治也要在收散紓窮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
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近者
師五倡亂不急趨省城而聊覗他郡大爲羣賊所笑爲
其虛可乘也今宜武一將屯伍皆空空鎮城乃專恃
游民捍賊于事非便宜增兵守之二曰集修北方長技
武運刀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超乘皆
自負其能酣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集備不收則中原
多敵昔漢有材官騎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
鄉兵討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弭盜之基本也三修
城池臣所輯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
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也四寨險阨如
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若碭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
間叢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直自昔用武之地而
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此當
深慮五曰嚴守迓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卑
轄所未嘗至於是禁防日疏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
官時巡一省守巡兵備時巡一方以示彈壓六遣良吏
臣所獲諸盜不服爲盜而謂曰故民何者以貪官毆之
也夫中州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 聖明所以

其理天下者也故欲消[illegible]七處宗藩臣言
中原事體何與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
令河南諸宗儀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子孫千億皆
爲王室藩屏何慮羣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興
大功大功興則聚衆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略中
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
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無爲目前倖免之
謀凡此皆臣晝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
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倂歛頻急貪吏肆行水潦
洊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羣聚爲盜初河南人訛傳倭至
鳳泗文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盜聚至數千睢
州亦有百賊犯南關比知前傳言爲虛即皆解散方煥
旭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增從心憂
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雖詞多迂謾然足見當時之事
勢焉 上所厭得新命因漕運總兵參將俱赴京會議
留數月督運過淮乃發本吳縣人假道過家遂被劫言
留都兵變萬姓寒心復設憲臣又近地務煥無非速爲
根本計乃不畏簡書遷延半載尚未有期乞罷黜以懲
怠玩 上曰煥專事談論意在欺謗遣鎮撫司可邊衛充
軍而東先已刻期至南京言倭患未可遽睹管軍不宜
遽罷從之東督軍大同入署本兵素有威望南人倚息
未敢動坦懷待之曰此裴董所以安反側也凡事多所
假借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
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
驕蹇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爲怪法
紀爲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營軍士宜分隸各衛一體
差操庶可解散兇黨然一旦更張必鎮以恩威兼濟之

臣廼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
改調徐珏以顯代之 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
嚴加禁治珏着改調陞顯爲署都督僉事代之未幾池
河兵再變池河營設在江北擬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
餘二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行
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
沿三十餘年矣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於南
兵部革之衆軍怒遂縛欽於營臺毆之東聞亟遣官撫
諭許幫丁如故欽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
南科道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誤事宜罷

部覆梟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者幇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俱從之東囘籍聽用明年起兵部尚書理戎政出總督宣大至于官李遂方爲兵部左侍郎陞尚書代東遂既拜命請以淮上舊用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許之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隨營操練部覆謂兵非原額止令選精銳五百人徃報可給事中張益言南京連年軍變狂悖放尤漸不可長督責之任全在条賛非重其權不可令 陛下擢用李遂正人心改觀之始請下部議更給以勅凡事體有當增改者一一載入令其便於展布部覆南京五府僉書都督既分轄諸營

自當悉聽遂節制應天淮揚撫臣事有關涉者悉與咨議副条遊守兵備等官悉聽委用諸所未備咸得便宜行事另請勅諭給之報可乃勅下更有紙牾請換則不致宜讀文與原奏不合自以意從權行之上下帖然事見遂本傳總官附自是分調操練增坐營官家丁軍政漸肅其冬光昇奏南各衛所官軍與新增各營家丁當用糧九十五萬餘石而歲派止九十一萬石不勾支給查先年南糧額派一百七十萬石迄嘉靖八年尚派一百二十八萬石以多出少常有羸餘至嘉靖十三年後派九十八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亂

所由生今雖復本色全數而連負漂沒民運多虧乞查復先年額數著爲令甲除浙江金衢紹三府仍舊徵銀其餘俱徵本色照京通二倉例雖遇災傷不得鐲免其部運不到及棄批逃囘者一體恭問下戶部議覆見派九十一萬石外再增十二萬石餘悉如議報可南中雖定明年五月榆林六月井陘兵民皆效尤矣

榆林兵亂

榆林士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董威有郤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振武營殺一侍郎益獗悍凡給糧總督官稍遲其意即肆爲流言時延綏巡

撫孫慎檄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岔川堡方歲饑與工多流民應役就食相與掠田間蔬菜充之廷相本以嚴急失衆心副總兵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孫世連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諸亂卒乃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周衛指揮蔣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潰事聞詔下巡按官覆勘至是御史董鯤列上琮世連國輔力廷相等罪狀且言基禍自李輔始詔下琮等即付鯤逮問

井陘兵亂

井陘民兵耿綸等擁衆入兵備道露刃鼓譟脅副使李一瀚索去歲及春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兩月糧其餘隣各郡邑即付各兵自支之乃散巡按王湘以聞詔捕治首惡誅之一瀚不及調用

太原兵變

初山西以虜患日熾巡撫葛縉募標下卒二千添設分守太原參將一員召募壯勇三千名類皆市井奸黨惡少參將高鵬初至馭下頗嚴其魁李廷甫趙鸞牛汝清王虎等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衆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釋獄囚劫繫獄都指揮畢文

徵奉以作主文不從遂殺之大掠城中又明各官軍壯恢漸集賊散掠入家者多被擒斬廷甫等乃聚衆由西門而去越汾河屯西山指揮鄭印勒兵入山勦賊得鸞廷甫等下獄巡按楊美益以事聞 詔奪縉俸一月指揮馬應期革任并參將盧鎮百戶唐鎮等付按臣逮問指揮王世臣等准贖印等各賞銀十兩逆犯審決梟示然其衆悉投入虜中居板升大為邊患是時守臣姑以宗三塞喜餘俱不能問也

定海兵亂

三十八年七月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以缺糧餉知縣[illegible]正道把總吳九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毆正道冠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胡宗憲檄海道副使譚綸總兵盧鏜給銀二萬以安衆心擒治其首事者因劾奏寧波知府周希哲會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又言正道識昧機宜參將張四維等鈐制無術乞行究治事下吏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聽勘正道宜調用江宜逮問四維仍聽原問官從一歸結 詔希哲革職并江等令宗憲逮問具奏正道調用如擬

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臂稱雄傑

群聚十百人號為打行紮火囤誑詐剽劫武斷坊廂間三十八年吳會歲祲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既蒞任嚴緝之密訪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十月大立携拏來蘇州駐劄諸惡益懼先以術試而脅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與過譁出扰其轎撤去如飛鳥莫可蹤蹟隨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輩敢爾必盡殺乃已其鄉人有邊成者善拳捷歷角數十人皆勝適隨行密與謀曰事將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潛察搏之否對曰某一匹夫之技耶以為戲臨場乘巧取捷動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耳稍得志其力鉅藝精者熟視寧避不敢

角也此輩盤伏甚與且黠大人包而柔之自然銷伏不可盡亦不可與爭大立亦意阻且止而微者欲贖罪且欲借以見功捕之甚急愈洶洶不安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抵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牽妻子踰牆避去諸惡乃縱火公廨及所奉　勅諭符驗金字旗牌等一時俱燬諸惡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隊禦之戒勿輕鬬砲鼓間發諸惡不敢攖將曙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十一月丁丑日也官司遣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　　事聞　上命大理記[illegible]

大立戴罪屬督勉其[illegible]　　知府王道行等知縣柳東伯等住俸勤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逮問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終

朱國禎輯

平田州蠻

廣西諸土酋岑氏最大姓同而泒雜各有占地惟田州稱府最大其餘諸州皆岑氏主之通婚姻互相吞噬蓋夷俗然也洪武元年始祖木納率與田州知府之祖岑伯顔來納印請命（同時有來安府知府岑漢忠等）即仍舊官其云岑彭後者弘治十八年族人岑九仙之說奏于朝兵部尚書劉大夏駁還之大約酋本姓岑而其地故有鎮撫彭宗與保靖宣慰通族雄兩江間人合稱曰岑彭　中國人知書者逃入其中謬爲口實岑亦喜附名將後認爲祖詭而緣入者在在皆是非其實也自伯顔至正統初幾七十年知府事者岑紹兵頗勁數聽調效勞思恩知州岑瑛討賊亦有功加田州府知府銜仍掌州事瑛輒欲兼管田州府事與紹交惡其以事聞下總鎮及監司議處安遠侯柳溥等請陞州爲府俾瑛紹各守地方以杜侵奪事在正統四年才罚二府並設夷俗終以田州爲重亦其地勢如此久之紹奏幼子鏞嫡出當襲頭目呂趙挾庶子鑑奏襲事下所司柳溥謂父命已定安得復變鏞乃得襲紹德之致千金爲謝卻曰我世臣也豈

因此爲利汝殺賊報國足矣方征猺賊黃公蒐廣等猺親率土兵力戰有功紹既老趙擁兵自恣逐鏞于外督府不能制令鏞寄駐省城鑑遂得襲趙子是縱兵攻破鎮安奉議南丹向武等府州上隆思城上林並受害擅爲鐵鈎吊掛之刑販鹽僞稱名號私通交趾復夜殺鑑既而鑑子珝亦死趙遂以幼孫嬰月珝名襲巡撫葉盛會兵以討執趙誅之鏞得復襲成化元年泗城州土官岑豹攻上林長官司殺土舍岑志威滅其族奪印占境十二年岑鏞率岑瑛等從征斷藤峽力戰有功　賜誥命鏞卒子溥襲十六年爲頭目黃明所逐奔思恩兩省合討明斬之乃得復歸弘治三年五月思城州土知州岑欽攻破田州溥奔投督府同時泗城土知州岑應豹之子也復奪據上林長官司及貴州鎮寧等處十八城黨于欽殺擄二萬六千三百餘人與欽分割田州官軍往討欽出境迎敵敗走應復援之入城巡撫秦紘奏請調貴州湖廣官軍土兵會兩廣漢達兵勦之兵部言兵不可輕動惟令守臣諭應令其縛欽自贖必不得已再議時紘已親督兵入田州以溥歸府留軍二千爲防朝議謂兵寡再委都督馬俊按察使陶魯各帶兵剳近地爲聲援諭欽使出事乃得定十二年溥爲其子猇所殺

曰說
于年

濬二子猶長失愛變作諸土目不平置之猶亦
自殺父子猛方四歲濬母岑氏及頭目黃驥護赴總鎮
告襲歸至南寧頭目李蠻遣兵來迎驥意蠻欲分己權
怨之殺其使蠻不願迎猛至舊田州驥懼誣蠻將爲變
蠻訴于總鎮調思恩土知府岑濬率兵同送至府濬受
驥賂納其女約分府武龍等六甲地遂携猛去至思恩
幽之事覺安副總兵歐磐等議濬久之乃出猛癸省按
寄居請于朝蠻屯兵自守待猛得奏猛襲知府驥濬怒
興泗城州土舍岑接東蘭州土知州韋祖宏各起兵攻
蠻接兵二萬人先入田州燒刼遂據歸順祖宏兵五千

據富州殺掠驅溺水死者無算攻舊田州州遂據之蠻逃
去副總兵歐磐參政武清等請田州勸治遣兵護猛還
府濬懼匿猛于家先是濬築石城於丹良莊屯兵千餘
人截江道以括商利官毁之濬以兵拒不從會磐等自
[illegible]州還即督軍毁其城濬兵來救殺官軍二十餘人竟
擊敗之俘其目兵九人總鎮請治濬等罪參政清持兩
端將濬叔業少從中官至京任爲大理寺副內閣書辦
或請勑業往諭部議以濬等稔惡業其宗人難責以善
萬一不從損威致侮宜下鎮巡等官召集濬等諭以朝
廷威德令反侵地納所刼印并官私財物乃已若不服

熟計其便從之劉本盡節于猛按兵守土矢無二心驥
首亂濬挾擒祖宏黨惡以致滋變清受濬等金寶萬數
濬賂書清稱恩父每遣人至省必居宿清以是曲佑之
誣蠻占據府治興兵弄權互相讐殺事竟不直蠻頗有
威信且思效順議者方欲屬以招徠之事已爲濬所殺
不逮矣濬雖以貪暴黜亦未得正罪故給事中汪文盛
有疏謂田州爲廣西之屏蔽李蠻爲田州之干城武清
致亂之源岑業助亂之黨撫按亦以爲言止謫業長蘆
運同乞閑住養母去葢弘治十六七年閒田州之亂于
斯而極總督潘蕃請兵合勦許之十八年　武宗卽位

蕃及總兵毛銳等集兵合十萬八千餘人分六哨副總
兵毛倫參政王璘由慶遠參將王震王臣及湖廣都指
揮官纓由柳州參將楊玉僉事丁隆由武緣荒田都指
揮金堂副使姜綰由上林那學通感都指揮何清參議
詹璽由丹良都指揮李銘泗城州土舍岑接由工堯各
取道共抵巢寨賊分兵據險拒敵我軍直前援崖而進
濬勢蹙遁入舊城諸軍合圍破其外城直薄內城急攻
濬死城中獄首思恩遂平斬捕首虜四千七百九十自
進兵及班師僅踰月捷聞　璽書勞勉廣西布政馬鋐
赴任告覇調土兵往返道途所在殺畧其害甚於岑濬

乞照示憲度以為不法者之戒以後土兵不許輕調下
兵部知之乃改思恩為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為福建
平海所千戶猛尋賂劉瑾得復為田州府同知領府事
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蠶食傍郡地自廣營自言督
府有調發願立功冀復故秩督府使至田州猛厚賂之
衆譽猛籍甚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徵猛討賊猛兵
大肆侵掠所至民徙村落避之為之謠曰華林賊來亦
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遷柴棘
賊平金疏猛功稍遷指揮同知猛冀復知府秩授官不
慊初意遂怨望驕蹇恃兵力凌轢鄰府日甚柳州致仕

知縣王紳田州監生申輪交通撥置嘉靖二年都御史
盛應期疏猛反狀請討報允調湖廣土兵進勦應期去
都御史姚鏌代復執殺千戶張廷輔三疏請征五年四
月鏌調到兵共十萬二千餘人分五哨副總兵王僔副
使王顯高為右哨參將張經僉事申惠為前哨參將李
璋參政胡堯元為左哨都指揮沈希儀僉事張邦信為
中哨指揮施霖知府葉𦶜為後哨刻期進兵鏌與總兵
撫寧侯朱麒駐南寧調度六月初二日並發猛亦合叛
目王烈岑關等據險力拒別以精銳二萬令其子邦彥
偽總州陸綏衆壘工堯待戰前哨攻定羅堡破之右哨

進賊宜境亦多斬獲中哨至工堯賊前鋒至于自鶻鶍
泉夾出逆擊走之進戰希儀麾兵力鬬陣斬陸綏賊未
潰邦彥中箭幾被獲易馬而遁猛將內甲數千人于弄
馬冊戰亦敗父子號哭奔竄猛不敢入城將奔交趾先
走歸順州為岑璋所殺獻首初下令諸土官進兵擒猛
者賜三千金爵一級畀其半地黨惡者移兵誅兵方集
鏌召希儀問計對曰俟旬日當探其情以復希儀察部
下千戶趙楫者雅善璋乃召楫問曰聞岑璋與猛有隙
吾欲遣說之藉其力破猛如何楫曰璋多智善疑直語
之必不信當以計說之希儀曰計將安出楫曰鎮安與

歸順為世讐督府使人往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
歸順疑公今誠遣楫徵兵鎮安迂道過璋璋必詢故佯
好言以死漏泄其事璋要領可得也希儀曰善乃遣楫
往檄鎮安兵既過璋所璋果喜來迓曰久不見故人今
肯念我來邪楫默然佯為不豫者璋曰趙君有嗔乎曰
感故人厚意久契濶故迂道來見何嗔也稍與語須臾
復歎息起璋疑之明日置酒款楫愈不豫若有沉思者
璋益疑問故曰軍門有意督過我邪曰無之曰鄰壤有
所聽詗將逮劾邪曰無之遂挽楫臥內跪叩之楫潸然
泣下璋亦泣曰惟死即死君何秘不告我楫乃曰託君

肺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卽我死矣璋驚曰何故稛曰督府討田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我檄鎭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瘷發爲自脫計卽我泄漏機事必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族不悟也猛娶吾女奴視之吾何罪焉吾欲殺猛久矣無間也稛曰君有此心盍自列于督府匪直免禍功有藉也璋遂强稛稱疾留傳舍亟遣人馳詣希儀所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猛自効希儀許之遂陽使使追稛返以其事白鏌鏌喜乃不備璋邦彥在工堯璋以姻故遣兵千人助之實爲閒邦彥欣然納之璋則遣報希

儀曰已遣千人爲内應矣衣別有識幸勿加戮希儀許之及戰歸順兵先呼敢戮衆田州兵驚潰故希儀大捷及猛欲奔安南璋招之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我三四夕可達彼境再圖興復未晚猛倉卒無所之又以姻故遂佩印走歸順璋佯涕泣迎處之別館盛供帳列侍美女左右無一田州人璋說猛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閉君走安南遣使詣督府請進止也猛喜不疑胡堯元與諸將見希儀已破隘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兵萬人擣歸順璋亟遣人持牛酒犒師境上而自來見諸將頓首謝曰猛敗昨越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

被流矢南走不知所之急之恐入交南連逆岦爲患幸緩五日當擒致堯元等許之璋歸復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事不白爲君草封事令人上之如何猛曰固所願也乃爲疏令猛出印印之璋得猛實印所猝置酒賀猛作樂持鴆酒一盃獻曰天兵索君急不能庇請自爲計猛大怒罵曰悔墮老奸計遂飲鴆死璋斬其首并所佩印遣使間道馳詣軍門上之蓋七月十四日也而斬他囚首冒猛屍弃擲諸軍營攫及解爭擊殺擊殺十餘人廢馳軍門則猛首已前梟一日矣邦彥既敗走與諸姦目據險自固或深入林恭鏌嚴督追勦親往田州以

王熊兆攝府事申軍令遣破李定隴戎諸山巢九月諜首惡據嵌波巖攻兩旬不下以毒烟烈火薰之巖石崩陷乃出降猛擁兵楔縛獲猛第三子邦輔四子邦相而邦彥爲官兵所逼竄死齊村并獲其妻及仔嬌童次子芝而猛長子邦佐出後其族岑玘爲武靖知州不與逆謀又以兵聽調惡目𥝤等兵皆迸散束身自歸得免死降秩仍職凡斬級四千八百餘招撫五萬餘人捷上加鏌左都御史太子少保是時希儀功獨著鏌專委任同事者忌嫉因而觀望不肯盡力賊多迸散有盧蘇者岑濬餘孽也造假印詭言猛尚在交阯借兵二千萬復故

土衆信之嚮應十一月二十八日入據田州參將張經奔向武州王能兆亦携印奔舊田州明年丁亥正月十五日惡黨王受攻入思恩府執知府吳期英守備門祖蔭等勢益洶洶蘇又詭求招安請還熊兆治事受亦放回各官求依田州土官事例分城頭拜埋賦從出兵聽調鎮不得已許之乃請調兵兩征而御史石金劾疏已上先御史謝九儀與鎮不叶金至入其言又藩臬諸司素不為鎮所喜者咸和盧蘇之言謂猛實未死鎮為歸順所欺靖江諸宗室閙流言至欲出奔遂劾鎮張夷無筭盤信閉上圍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 上怒勅

致仕 命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討賊守仁未即至鎮候代左布政嚴紘益悖慢任九月不一見蓋兩廣自韓雍用兵司道以前失事皆戴罪立功消兄用庭參禮至紘獨詭施參議鄒輗僉事張邦信皆互極明言去任官不當治事時徵兵已八萬移文欲平蘇受自贖鄒張給郵吏東西交竄誤之皆不至所阻絕將官李璋不赴會議鎮志甚前後上疏乞正體統并糾各官汛兵養亂狀然亦無及于事也十一月守仁代至梧州謂兩廣兵政久弛有事專調土兵長其傲驁事平又歸功于上彼不得與憤激生變故岑氏雖有

可誅之罪我實有以致之今山猺海寇乘隙動搖如破舟在狂風巨浪中且田州未設流官之前出土兵三千以應官府之用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三千以防土人之反覆故思恩十八九年之間反者數起又其地切近交趾中間深山絕谷猺獞盤據動以千百必須存土官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獨當之自撤藩籬後必貽悔疏上兵部尚書王時中持之楊一清當國得 旨守仁才略素優所議必自有見事宜亟行者聽便宜勿懐顧慮明年戊子正月守仁至南寧盡撤調兵止留湖廣兵千人自衛

移檄招蘇受等來降初二酋聞守仁至悄威名大懼既聞兵撤且得檄大喜猶竊竊然曰軍門素多詐將無誘我用池大鬢故事一中其計悔將何及已復曰以重兵往將奈我何乃悉其驍悍名投降陳城外凡四營不肯入軍門屢遣人諭之再四往復如初時致仕縣丞龍光隨在幕下與守仁親相似素有膽略毅然請行既入營慷慨雄辯二人疑曰此軍門也耶因言其情請陳兵以田州人盡易左右乃可光入言之守仁笑曰噫蠻子我欲取汝頭豈縱汝將兵至城下耶許之其日陳兵來見數其罪杖一百二人不釋甲受杖杖者亦田州人解縛

諭曰今日宥爾一死者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必杖爾示罰者人臣執法之義皆叩首悅服隨至其營撫定其衆凡一萬七千人郎願殺賊立功贖罪又諭以爾等逆竄日久宜速歸完室家復生理至諸路群盜軍門自有區處徐當調發爾等又皆感泣歡呼而去事聞　勑行人馮恩獎勵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襲勒石曰爰告思田毋忘帝德爰勒山石昭此赫赫文武聖神率土之濱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初守仁起用由張璁桂萼所薦及田州既平欲藉其先聲遂征安南乃命兼理巡撫兩廣守仁以病薦致仕副都伍文定侍郎梁材自代會方獻

夫建白宜於田州特設都御史一人撫綏諸夷守仁謂蠻夷之區不可治以漢法雖流官之設尚且弗便又安可益之都臺然獻夫之議原出張桂將方得君重違其意姑請暫設一切經費取之南寧軍餉俟有次第止責成府官以兵備兼理又請用參將沈希儀張祐其安南事若勿喻意者張桂由此御之矣五月條田州善後事宜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設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擬府名曰田寧以應讖謠先有謠曰田水沽田石平田州境有大石欹則亂平則寧也定人心設州治于府之西北立猛第四子邦相爲吏目待其有功

陞爲知州分設思恩土巡檢司九田州土巡檢司十有八以蘇受并土目之爲衆所服者世守之盡斥猛四子長邦佐妻張氏出次邦彥妾林氏出次邦輔外婢所生次邦相妾韋氏出猛嬖林氏而張氏見疎故邦佐出繼武靖邦彥承襲邦彥既死邦佐當襲以久在武靖地當猺賊之衝一更立既難其代又恐失彼各目之心而邦輔名實不正夷不肯服故守仁上疏斷立邦相疏入令禾行益立學較撫新民安輯之并破八寨斷藤峽諸蠻賊捷聞張桂主于內有捷音誇詐失大體思成倒置之首　上猶念之續曰始賜勑獎諭有功者查覆因請改

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脈絡扼其咽喉凡經略事宜有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隆安縣治置流官于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于五屯事下本兵持之戶部復請覆勘獻夫已爲禮部尚書與詹事霍韜不平言臣等皆廣東人備知諸猺爲患多年曾調三省兵數十萬人動支官帑數十萬兩米數十萬石僅得田州安靖五十日然我軍失亡固已太半而思田叛人與吊灘新寧白水諸賊相表裏劫掠終莫得其要領王守仁乘百年猖獗之後威　聖明特起之如不役一卒不費斗粟片言

馳諭而思田稽顙雖有苗來格何以加之乃若八寨賊斷藤峽賊又非思田之比八寨爲諸賊淵藪而斷藤峽爲八寨羽翼也廣西有八寨諸賊猶人有心腹病也八寨不平則兩廣無安枕之期今守仁沉機不露一舉平之百數十年豺虎窟穴掃而清之如拂塵然有八善焉因湖廣之歸師不煩調遣一也將思田之降衆得其死力二也所誅者積年渠惡非他濫殺之比三也師本宿餉無轉輸之費四也不役民兵不募民馬而衆皆不擾五也元惡就誅餘黨畏服得撫勦之宜六也大寨既平諸賊可漸次撫勦兩廣良民得安生樂業七也從建城

邑惡賊失險計安經久八也勞苦而功高如此議者乃言守仁受命撫勦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又言築城建邑非人臣所得專傳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專之可也故周亞夫不奉救梁之詔遂破吳楚范仲淹築大順城以拒敵期月奏功當時且未聞有專責之嫌況守仁又有便宜從事之旨乎先是宸濠叛逆江西諸臣誓死討賊者僅守仁二三人止耳功成之後乃爲忌者所抑至今未白今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功賞未見施行查勘似乎挈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難成城堡不得修築逋賊復留猖狂爲地

方慮不淺惟 陛下察之 上曰所言已有旨處分修建城邑防患事宜令守仁會官條畫便宜上之務在一勞永定勿貽後艱時守仁已病疏告未報十一月行至南安卒林富先陞鄖陽副都加侍郎代竟主守仁前議降田州府爲州治以邦相爲判官富又奏不必更設田寧府治惟命張佑充副總兵鎮其地許三年得代時邦相年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蘇矜與役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蘇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請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贈送必厚比行治具供帳如常

佑大怒潛語蘇蘇曰仔（夷中稱主人者）誠無狀何不庭撻之佑言慮變蘇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撻邦相蘇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蘇遂與佑比批格邦相祿得代將行邦相祖餞甚盛置毒酒中竟死而邦彥次子芝依大母林氏瓦氏居官給養田邦相侵奪之二氏遂與蘇合謀以芝奔梧州就軍門（十年冒聽勘陶諧代十三年張瓚代未任錢如京代十三年潘旦代明年五月芝襲職十七年張經代未知果何軍門不可攷然于芝無涉）告襲蘇又爲芝疏上于朝十三年六月遣其黨黃封刺邦相反爲所殺邦相遂與土目羅玉戴慶謀伐蘇蘇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

賀遂入問蘇伏甲寢中謂曰疾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衆驚問故且曰誰敢異心因指玉慶大聲曰二豎是也甲與帥座中斬之刼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芝實岑氏嫡裔不於此時樹立後難圖矣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蘇曰須公等留妻子爲質即日以甲士千人刼衆偕圖邦相宅計誘出而縛之是夜蘇及㝠氏以丐紙勸邦相死而邦佐在武靖兵頗強于是鎭安府土舍岑眞寶說邦佐入田州因約泗州土舍岑施共內邦佐據之眞寶旣出則鎭安已爲歸順州土舍岑獻（璋之子一）向武州土舍黃仲金所破獻蘇之脅也眞寶

走還蘇追圍之武陵寨獻等遂發眞寶父母墓焚其骸分兵占據諸洞寨眞寶訴之軍門督諭獻等不退久之乃解官軍歸眞寶而諸目民或告獻或告眞寶及盧蘇互相訐奏於是軍門以岑芝之承襲未定田州無主致令都封覬覦當給劄與芝管理蘇又請蚤給芝冠帶以撫田州而身自悔罪願裹糧立功以贖前罪及追補累年逋糧十五年撫按潘旦諸演以聞且言土夷獸類當以獸畜彼自相仇殺無敢犯華請從末減盧蘇革官　令自備兵糧立功三次方准贖罪拖欠秋糧照數補給岑眞寶岑獻黃仲金革冠帶眞寶獻俱　立功二次仲金一

次方准贖復邦佐責令改過岑芝之聽襲俟有功乃給冠帶從之于是兩江土官咸拊膺歎曰殺人不死弒主無罪吾輩手足腎腸皆懸僕妾矣十六年平思恩岑金之變初岑濬旣誅改鎭安立思恩府設流官錄徐五章貴爲土巡檢分掌其兵各萬餘人叛者數起至是又思亂乃詭計潛召諸酋長出一人長大而妓託言岑濬子金謂酋長曰汝小主也諸酋咸泣擁歸鎭安聚兵五千人將攻城郭復故地先時濬故酋楊留者無所歸率千餘人詣賓州應募爲打手至是欲投金以還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恐與金相表裏乃好語之曰汝第往我裏

征田州調兵鎭安時已聞有岑金在是岑濬第九子也若欲官必無殺人刼城可以狀訴我及諸上司遂與銀及花紵方揖之納留袖中爲我寄金留詣金如言大喜率兵五千人來見希儀希儀以金見巡按於南寧託爲之請金以衆從而密報巡按用計消弭之法旣行耳語之曰南寧人皆言汝叛今以衆往人益疑不若散遣三千選徒卒二千人往是不撤衛而坐息人言也金以爲然復行一日去南寧百里復謂之曰汝至南寧久候諸從人衣糧俱不給不若以千人營於此以千人從便金亦以爲然金入見巡按巡按慰之曰吾爲汝奏居五六

日希儀虞其衆衣糧盡復謂金遣其半往取之其千人
營百里外者久之亦以衣糧乏稍稍散去希儀間請於
惡按且往柳州而以金從至思龍驛忽報韋徐將兵襲
金希儀陽罵曰金得官不得官唯朝廷命汝安得私讐
之時金尚駐近地聞言復還希儀曰岑金汝不知死貴
五兵至可疾入賓州匿吾參將府則無事汝何來金馳
入賓州然其衆尚千餘與楊留所統千人皆在賓州內
外希儀與兵備計以護惡按往柳州爲名公可遣留往
而謂金盍將百人護送惡按以自結金至柳州是時諸
酋獨四五人從留所部與金兵各百人皆營城外希儀

因置酒戲謂金曰痴兒于汝往時懼誅又懼貴五追逼
今無事矣何不痛飲金與諸酋皆盡醉夜就縛之黎明
召留城外兵夾壘立留與其黨三十人見希儀大言曰
非楊留忠不能成我事勞之銀幣留愕然希儀曰汝爲
之而汝可辭乎金國賊也非汝同心誘之至此吾安得
縛之留懼不能言其黨皆股慄遂令留賞牌散遣金衆
之在賓州者留惶恐發病死乃撲殺金忠恩復安十七
年藤峽之役兩江土官咸集而盧蘇及其子鳳以兵從
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與蘇鳳故逗遛不進且紿良輔
軍于他所而父子自爲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

監軍副使翁萬達密與副總兵張佑參議田汝成謀曰
峽賊雖當誅不過殺人剽貨耳蘇之罪十倍未止釋此
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豺狼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
倡義斬之何如兩人意合問討萬達曰土舍黃仲金者
蘇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蘇黨于岑芝名而屬之無不
可者經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
久矣若得軍門主張當斬此賊于萬衆中令其軍帖然
不動經等遂與歃血而隱之乃爲書暴蘇罪狀達于督
府中言姚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事出
有名機不可失都御史張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

奉 敕征峽賊不聞取盧蘇何監軍之多事也即日遣
旗牌馳營中坐鎮于是機事頗洩蘇夜遯萬達頓足歎
曰惜哉禹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龍州

趙楷廣西龍州土官族子其先趙帖堅洪武初以萬戶府歸附改知州子宗壽坐常茂事詰責不服發兵討之懼而入朝乃止五傳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負其家勢專制部中源死無子而庶兄溥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立楷姤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爲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何不購乳子而擁之世世有龍州也岑深以爲然遂以廢僕韋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璋實源子當立爲相所篡事下

督府未決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挾錢寧勢以別務至左江楷言于猛賂兩舍人詭云有制以僞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士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猛縱兵掠殺二千餘人未幾璋死相遂得立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拇寶亦枝拇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密誘寶去兇爲奴賣于楊布家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復賂錢寧得旨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惡而逐之立其族弟燧楷復潛入殺之州目黃安黎容等密往田州購寶得之言于督府林富富念楷誠逆節顧其勢已

成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無益吾將令趙寶以厚利償汝爲富家翁不猶愈于爲官乎楷不從再諭之計寶弱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易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官還寶督府大喜令寶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既得賄及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置復求韋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且結侍人王良爲內應十六年九月糾州目鄧瑀李旭林盛等以千人伐寶執而斬之變聞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圖之遂行部至南寧故滯不爲理

州人群訴陽曰趙氏之族幾何非楷莫立者顧負罪不丐我且遲之楷聞頗慰乃遣人謂楷曰誠以三十一村贖罪我當貸之且以官畀汝益喜聽命愈厚遇之方議征安南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千一村地圖來獻留語旬日楷浸弛不爲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乃召楷及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命盡今日宜自爲計楷死必及汝子可爲書諭汝黨勿亂也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而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與

之盟楷乃流涕曰楷知罪矣爲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郎枚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楷子国生四年矣立之二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焉

憑祥

李寰廣西憑祥州土官廣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洞歸附授巡簡永樂二年改縣治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阯南鎮關爲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死族弟

珍珽爭立珍挈印奔兇州兇州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珽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川目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人也失守宗祧若以力得入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珽奔罄柳父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覩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爲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時芳長矣詭云廣寧孫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時以千人納時芳憑祥弗克而李珍日荒淫

酗酒手刺人州人患之寰謀廢立而珍妻亦以失寵憤寰因通焉十七年三月寰謂紹賢縉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試往探之以嫁女失所爲言泰憤然曰是不有其父不自有其先人也謂之不孝還報寰曰泰非助珍者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爲亂患趙琪掌外甲以兵劫琪襲珍殺之已并殺琪府討安南翁萬達主兵事言于蔡經曰此賊擁強兵當險隘外連反虜急之且爲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反掌間耳乃遣人諭寰曰　天子將有事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寰遂自薦曰願

效力因益厚待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獄必首汝泰大驚辯曰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白泰許諾遂遣指揮錢希賢徵兵于泰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擒寰滿寄枝等論死李珽李時芳復爭立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眞李璉子廣寧孫也萬達立判明論時芳死黜珽而立李琪之子佛嗣

田叔禾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　明興諸酋納欵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爲我外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殊節濶目恢而不弛寓約束于假借洪武永樂

皇稜大抗四輿既同時摯鯨鯢寡懲衆誠莫不重足疊
跡以待徵令弘治以前恬熙世際詳内畧外諸酋稍稍
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正德
中權奸横訌大閹乘之紀綱濁澳邊機幕議非賕不行
開府監司因以為利啟夷狄輕侮嘉靖以來察察汶汶
罔上遂私墨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嫌微名承勘展
轉往往摘瑕文致牽其前人以阻請寄淹留歲月諸酋
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寇又以甘言誘老罷
役論功靦然食約致彼觖望長傲誨悔此其尤甚迨乎
逆節滋募僵屍喋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相

淩安可弭也龍憑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夠與
不誅多歷年所貽屬國覬覦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蹕
笑言設伏剪削禍本功深而不祿其所經畧黽勉則予
與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曰之主者作舍道謀悦
而不釋賢墨踐執二者一居可勝歎哉

平湖貴苗

湖貴之間有山曰蜡爾又曰蠟爾諸苗居之古三苗遺
種也山之東北屬鎮溪千戶所稍南屬筸子坪長官司
隸湖廣其西屬銅仁府銅仁平頭二長官司隸貴州西
北隣四川酉陽地東西可二百里南北二十里周圍則
千數百里矣然各土官相轄有戶籍稍輸賦與廣西猺
獞不同其屬鎮溪者半與瀘溪編民雜處所墾種多瀘
溪田供徭役惟地險懸崖鳥道竹箐叢生彌望無際人
非側肩傴背莫能入也賊從内視外則明每以伏弩得
志我從外視内則闇雖有長技亦莫能施至苗巢所居

深僻幽翳天晴之日亦將午而後開朗禾晡即已暝冥
但遇稍陰霏霧迷濛尋丈莫辨計其陰雨十常六七好
殺喜寇宜德用兵十二萬攻圍九月勦賊過半正德七
年用兵五萬攻圍四月勦少撫多然先年土官守法易
以駕馭苗夷權詟易於牢籠自内外多故土官徵調反
顧倩此苗為前鋒比土官攜讐亦此苗助攻由是土人
與苗互結姻親情多牽制且伎倆亦為苗所窺破無復
畏憚嘉靖初苗寇有筸子坪土官田興爵者往以罪繫
辰州獄諸苗以其地主也斂賄賂吏以計脫深匿苗寨
主奉之興爵返虐苗多所求索淫苗妻女諸苗怨逐之

燬其室遂與目相讐引鎮溪苗亦叛其貴州銅平苗則
土官既不能制而有司又不能撫馭卷銅仁舊土府近
改流官所屬皆長官司銅平有叛苗不納稅糧者官以
遊徼責見戶益多逃亡官府嚴督土官平頭長官遂挈
印從諸苗為變然勘者兩省討之不能定事聞嘉靖癸
卯 朝廷召萬鏜為副都開府辰州令勘處夷情相機
撫剿李熙總兵集諸路兵及土官彭宗舜彭玄等將討
之有言鎮溪指揮田應朝為諸苗信服足辦此事鏜用
為鎮撫指揮鎮溪本流官屬辰州衛有千百戶五員所
印例委衛指揮掌之别有土官指揮二員千百戶十員

乃土目以功授者不列衛不食俸差事見流官指揮掌
印者禮如屬官田應朝雖稱土官少曾為辰州府學生
員巧黠多智術能誘煽諸苗苗多信之往年承順保靖
相讐殺皆應朝陰構亂而兩利其賄苗之無忌應朝實
啓之至是得為鎮撫益大肆奉命經撫實挾求重賞多庋
獲苗賞未紮懇利誘報云已輸服矣鏜乃召苗魁龍母
叟來見苗謂必得要約始出鏜以十千戶徐母叟既至執
以歸衆苗益肆焚戮恒其家復遣兩省縣司挾所執
土官親請賊巢招撫犒以花紅牛酒給與鹽文計口給
糧餉苗悉聽許保從經遂班師條善後七事召鏜還

為刑部尚書未幾賊首龍子賢復率餘黨為亂御史繆
文龍劾鏜欺罔下二省官勘明奏皆參將李經所激于
鏜無與乃得止遂命湖廣巡撫姜儀貴州巡撫王學益
會剿湖廣集兵六萬餉二十萬待師期貴州兵不至所
調土兵又偃蹇不肯前苗往往竄入四川御史蕭端蒙
乞促三省兵會剿并奏參議楊儀指揮吳勝春養寇罪
俱停俸自效四川巡按袁鳳鳴復參王學益玩兵貽患
鄰邦詔逮京鞫治以李義壯代巡撫而師久無功巡按
賈大亨等俱請罷兵姜儀亦言賊潰散入山箐中方春
水漲師難窮追乞暫撤圍再舉有詔責儀老師費財降

三級謫參議停用兵討前後十餘年兵愈鈍壯苗止三
千人愈散漫不可制皆由土官土軍通苗不用命李義
壯等請切責宣慰彭明輔彭藎臣設總督節制三省得
以軍法從事且言官軍遇賊龍魚寨指揮張部千戶錢
用皆被執詔貰明輔等立功移兩廣總督張岳加右都
開府辰州撫剿時嘉靖戊申六月也岳至集議衆多謂
林箐深密累討無功撫之便節不聽撫以兵戍守之使
不出掠可也亡何賊復攻陷印江縣及石阡府岳被切
責罰俸詢知撫無益久戍亦非策以李義壯堅持撫議
劾罷之力主用兵時湖廣苗聽撫奉參政王崇約束頗

譎詐近貴數寨爲梗而龍許保等在貴爲黨援詭者謂
貴苗不暮則湖苗之撫不固然巢穴相通近湖廣者地
稍曠兵易進近貴州則捕天之峰用力萬分艱難苗班
我于湖而顧衝突于貴我亦不得不隨勢爲緩急也岳
乃大集三省土漢兵沈希儀總兵石邦憲方以印江失
事被劾當解任奏留之部署湖廣分栗𠕂洞臘等七寨
四川分吕蝎普杓等八寨貴州分鬼提麥地等十五寨
監以副使趙之屏恭議張景賢庚戌九月二日三哨並
進至十一月終貴苗寨俱破岳進駐銅仁府督兵捜勦
斬獲招撫益多明年五月捷聞詔自大舉以來四月有

餘斬賊且二千八百有奇迸伏林箐饑餓死者甚衆雖
賊首龍許保吳黑苗未獲而妻孥子弟悉已受縛逋寇
穿山漏網父於土司者計亦不多時下春深宜暫遣土
兵歸農量留精銳防守并挾捕未服招撫殘黨其蜡爾
山諸苗寨糾同貴苗作孽屢撫不從怙終已甚嚴行永
保酉陽各土司合兵攻勦下兵部知之龍許保吳黑苗
等黨匿鎮草苗寨糾蜡爾山冷水溪及四川小平茶落
寨苗辛亥二月服土兵衣甲詭言永保二司兵出哨突
入思州府知府李允簡視事執之并知事王曰謙經歷
盧慈劫獄出囚徙盡攫倉庫居民財物殺戮極慘縱火

焚燒而去甚酉陽宜撫冉玄實主之也石邦憲等聞報
亟分遣兵邀其歸路諸苗懼縱允簡等逃歸由小徑各
遁入林箐石邦憲等所遣兵伏諸路邀擊擒斬數十餘
人巡按御史董威以其事聞岳奪一官以兵部侍郎仍
督軍兵部尚書趙錦左都屠僑奪俸二月岳仍會兵討
湖苗助逆者數寨其冉玄助劫思州事岳以事狀未明
不暴其罪第嚴督責之未幾擒斬數十人餘黨復撫定
田應朝既恣横攜永保釁又合酉陽兵攻平茶殺人阻
撓官兵岳檄使來見不出應以謾語然應朝雖詭不習
騎射無武勇所恃從叔田勉驍悍爲之牙距岳先以計

執勉數其罪杖之斃于獄應朝乃竄匿苗寨累遣人自
列岳許之令出立功贖罪久不出乃韋其巡捕以事屬
鎮溪所諸千戶應朝失巡捕勢窮諸土官多讐嫉之其
族人亦不直也乃託永順宣慰投見軍門岳以時方用
兵恐激他變杖而釋之令從征至是苗寇略平杖殺之
五月龍許保吳黑苗糾諸寨殘苗出乎頭司欲攻石阡
府不克還過省溪千戶安大朝等伏兵猶見圍邀擊之
斬獲大半盡奪其牛羊器械于是殘苗益懼石邦憲乃
購𠕂等順苗麻得盤等窺許保至龍田寨所親家諸革
別寨飮酒醉而縛之預遣人報邦憲以兵來取岳[illegible]

誅之盡平諸苗獲其魁李通海苗羊仔等磔于市于是
苗情大定諸守臣任轍等欲遂罷兵岳懲前事持不可
謂黑苗未誅必爲他日患時黑苗無所蹤跡詗知其以
捕急故深自匿也岳乃緩其令所羈親黨盡釋使去密
督諸土官索之壬子八月土官田興邦廉得其所居新
第寨遣兵剿前等徑入寨襲斬之持其首出諸苗欲攘
其功牽去以火焙令乾藏之求重賞僉事龍遂給賞索
得之驗實乃賞至軍門岳始以竣事聞 朝廷集衆議
設總督撫其地留岳爲之其年岳卒于官初鏜之出而
勘處也議用兵六萬餉三十萬半年爲期既至雖有總

兵以下及衛弁數十人皆乏謀勇所徵兵疲弱不及苗
人土官卒與賊相表裏求賞索糧無虛日實徜徉無戰
心一進兵勢且中變楚撫車純性迂緩餉不時接所仗
者湖廣總兵永寧伯譚綸同心移檄擒獲精銳爲助巡
按桂榮惡之以它事劾逮入兵尚書毛伯溫亦致書
言其按楚且知情景苗雖爲害顧事體落落難湊手用
兵未易言乃具奏蜡爾山接連三省當險絕之處一夫
拒守百人莫前與其多兵以冒險而犯欲速之虞不若
減兵以存糧而圖持久之效請得減爲三萬以勦之威
行撫之恩苗夷易動難安目前雖寧而後患尤當預防

因係上方界大都一主防守及岳受事鏜官尚書去之
任五年矣猶執前說爲書貽朝士具言地利天時之難
而詳于土兵一節謂其伎倆爲黨窺破無復畏憚用之
不免復蹈前轍欲措不用彼以切近之地素稔之情不
但引誘窩藏在所必有甚或借兵齎糧豈能盡防況湖
貴官軍皆不足用湖廣除永順保靖之外其餘土酋可
調之兵出于數者無幾至于貴州舍酉陽平茶之兵愈
少愈難必欲別省調兵則又不諳地理成功難必而沿
途擾害尤不可言其事勢之難如此苗賊常言朝廷有
千萬軍馬我有千萬山峒又云諸葛亮有七縱七擒我

有三緊三慢所謂緊者軍退則突出劫掠所謂慢者軍
臨則散湯滑藏又云不怕軍多只怕糧多蓋山箐深險
兵力未易施糧多圍久勢將自斃然彼明知道梗運難
料不能多故爲此言其狡譎叵測之難如此歷觀史牒
自古用兵未有大得志于南夷者前此官司非不知地
方之害亟欲滅賊然而莫敢主勦者亦畏其難耳況遠
得乎傳聞者多失其實旁觀于閒暇者每易其言不以
爲邀功生事則以爲勞師費財誰肯冒艱險而來指摘
乎積習有年稔亂斯極其獨力任事之難如此讀者僩
然時虜患方棘議且停征苗俟岳既受事勢不得中止且

苗遂將不討乎吾以身殉可也顧氏方應得清節絕不
與通日夜諮訪講求進兵利害凡事身親兵政大飭而
地遠勢迫思州之破幾被逮賴徐華亭救之左都御
等日此搶城一入即去太守自以病死與失陷城池不
同乃得免降一級仍任此時嚴維貪驕尚未敢盡違公
議獨其子世蕃恨曰闔士子子立名好上人難忍必殺
歡人及嵩敗後洩憤于李默張經一如其言岳成功先奏
得贈太子太保謚襄惠蓋特典亦天相之也繼者爲大
山黑保餘黨龍阿仔復叛衆議撫曰不可此積賊掘而
屢動何所底止遣參將孫賢討之列左右隊未發親率

精兵數百服散行深入苗不之覺其黨譚細奴自他道至
出不意擒之犒勞賞衣服令爲間報中秋夕率其妻妾
登碧光亭賞月亭在山之絕頂苗寨環結後有間道可
上壘以石甚峻召隊兵伏于前後令壯士月初升攀藤
而上折石直至幕次即席縛之苗大驚伏兵齊至盡平
其巢會倭儆移撫應天馮岳方撫湖廣爲代奏建容美
等十四司總轄尋苗勒羽水寨破之酉陽平茶出掠調
兵三千由間道撲斬二百級播州苗阿項驍勇善戰爲
諸眉渾諸苗爲亂令石邦憲進討斬首數百阿項潛山
谷間故以房卒挑戰不出度其饑疲難久駐西去三里

許有大樹二十餘株每樹隱一卒以伺而揚兵于東以
疑之果突而西馬故龍駒日馳千里飛山越澗不能及
諸卒競出其一伏地掠馬足驚而躍起項墜擒斬之苗
皆震恐來納款輸賦未幾賊沈雅當高快馬等勢甚猖
獗據龍潭等洞官兵又討平之蓋自張岳開府總制歷
八人皆有戰功苗頗斂戢建言者謂地在湖廣撫臣自
足遙制其官可省又言楚地遠卒有緩急難應去貴州
最近兼制爲宜乃裁革以其事屬貴州在嘉靖二十四
年而官皆楚官名爲屬得彈治實取裁于楚不甚禀承
也萬曆中皮林既平又以清浪四衛隸之原一兵備駐

剳數入省城往返動經數月同知等官與衛弁益自寬
弛縱侵漁苗亦漸出爲害訴于楚順流亦須十日歸則
月餘憚往即往得達亦以黔爲解訴于黔檄下楚又佩
案不即治謬曰已解散矣凡搶掠多以撫爲解苗亦佯
聽撫益恣其毒其後貴撫張鶴鳴用兵苗圍施秉縣四
衛皆震約湖廣共剿不應反撓之請設總督亦不聽功
竟無成黔滇之亂作說者謂此時解施秉之圍還兵討
艸苗可以立盡因以威水西貴可長保無事然苗亦決
不能盡翦又未足輕用大兵非討又與楚撫按司道齟
齬事爲攸滯黔愈貧愈弱奢酋發難水西效尤凡更二

撫臣陷其一、又更三督臣一、又大敗鶡鳴復再往不久法位乘頗歸咎云

朱史氏曰鄖臺之設為流民也虔臺之設為頑民也地盼三省之交指臂之勢既不相及吳越之視又不相關彼皆中土之民據山川之險易亂難安用兵數十年量事勢不得不設撫臣安靜至今即有小寇旋即撲滅益民心向常終亦畏朝廷懼官府況以節鉞臨之稚除捐鄖猿心自馴而黠者亦願出自效凡各衙門之隸役撫軍以下之旗牌大半皆此種人應募所謂民可使由日遷善而不知誰為之者至川廣湖楼壤無之非苗與

鄖虔又別川則酉陽為蔽勢不相及雖屬湖廣道里甚遠難于節制去貴甚近兼攝頗便然貴土瘠民貧方仰給外省其勢甚弱自保不暇安能制苗乃屢十五年巳設之總督而歸并于貴皮林之役又以四衛屬之窮山踞坐之人責之伸手百里外撲久聚之盜寇可不可乎也之奸猾多從團聚處潛伏而大奸猾又從散渙處淵藪自武昌而上抵貴州名山大川限隔數千里苗猶自戀其穴豈無不逞者遊奕上下輒起非心中間無一重臣作鎮氣勢何由聯絡號令安得流通若開總府于沅以貴之銅越川之歸夔楚之衡永辰常長隸之兵自足用與以楚稅十三川稅十二就中即以三之一濟貴截川貴雲之下際控楚江吳之上游前犄漢中後引兩廣百貨流通節宣有法不但諸苗俯首聽命而湖山大盜亦資彈壓矣為之其未亂也治之其未形也前之龍許保巳有明徵後之楊應龍又有顯效奈何聽其日虛日敝視若贅疣置之度外惟曰貧不可多設則鄖虔亦豈以富庶而故為此贅疣以自累乎滅楊之費至四百萬勤安之費何止千萬設麻陽鎮算之間苗皆率服則貴州之苗自不敢動安氏既無黨助亦安敢生心辟之狐鼠然門戶淨而後堂奧安貴以安為前門楚為後戶戶外無人其狐鼠日聚而窺內亦相應前且蜂擁而入貴日急取給于楚楚亦益憊無救于貴至今相仗則謀國者之慨一失而萬有餘喪也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一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二

朱國禎輯

李福達之獄

嘉靖五年七月妖人李福達謀逆坐叛福達山西代州崞縣人正德初與妖賊王良李鉞謀反事發戍山丹衛逃還改名李五清軍御史勾發山海衛復逃還寓陝西洛川縣倡彌勒佛教其徒惠慶邵進祿等互相煽惑騙誘鄉民福達用是背日起旌進祿等言我宜掌教天下今暫歸若等聚衆俟我回還山西二人遂作亂殺巡捕指揮陳正陷洛川城進祿尋敗正德七年慶攻宜川及

白水等處榆林都指揮李良敗之于爛柯山分界屯指揮崔嵩敗之于三塚園都督楊英都御史藍章禦之于白衙寨指揮關鎮張潛爲所殺副使張　盆兵追擊于麻線嶺破之慶遁去五復竄居五臺縣易姓名曰張寅往來大同府徐溝縣之同戈鎮已又挾重貲入京竄入匠籍輸粟爲山西太原衛指揮使其子大仁大義大禮俱補匠役以燒煉術往來武定侯郭勛所有寵久之復往同戈鎮其仇薛良首發之福達懼亡入京官捕得大義大禮案繫福達窘乃自詣獄寘對先後鞫訊者代州知州杜蕙胡偉證之者李景全韓良相石文舉等凡三十人具獄上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華等復上巡按御史張英英如訊成獄矣英既去巡撫畢昭僞謂福達非張寅仇家誣證之也反其獄以居民戚廣等爲誣坐良罪擬發口外爲民獄未竟昭乞侍養去五年御史馬錄按山西復窮治之傳爰書如前勛爲貽書錄囑免錄不從竟擬福達謀反妻子緣坐上其事於法司并勛書予錄於是左都御史聶賢等言福達挾妖術煽亂宜寘重辟而郭勛交通逆賊納賄行囑法宜並坐已報允福達論死沒入其財產妻子爲奴勛令對狀勛具服謝罪上特宥之給事中程輅劉琦王科鄭自璧張達南京御

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先後劾勛請正罪勛亦累自訴且以議禮觸衆怒爲言　上寘不問也是年十月錄與巡按江潮疏論勛給事中常泰泰祚御史邵豳及自璧達復各疏言勛罪惡貫盈乞逮問如律勛故以議禮與張璁桂萼等爲　上所向　上惡廷臣堅執雖罷寘意猶未慊勛與張桂因合謀爲蜚語謂廷臣內外交結借事陷勛漸及議禮諸臣逞志自快　上恚甚將大有處分而人不知也方謂歷案明確中外協力持之必不動等得　旨逮福達事情重大錦衣衛差官逮繫來京問六年正月福達等逮至詔會三法司於京畿道問成毋

徇私酷拷三月癸卯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奉詔於午門
外會訊時告者薛良衆證李景全韓良相石廷寀等共
指福達福達語塞而證中有戚廣乃巡撫畢昭所引以
證薛良之誣者訊之則曰我曩未就吏訊安得此言頤
壽等以其詞上　上怒曰頤壽等狥情偏護扶同入人
重罪豈　朕欽恤慎刑之意且畢昭先劾良誣今又劾
實何也俟齋祀畢　朕將親鞫於廷大學士楊一清言
君主要臣主詳今案牘具明詞證咸在第令諸司虛心
鞫審則眞情自得何至勞黼衰之尊親獄訟之事　上
乃已仍飭勘官會廷臣訊之刑部主事唐樞言福達罪

狀甚明凝然不枉　上怒黜爲民頤壽等懼乃雜引前
後獄詞指爲疑獄　上切責頤壽等令戴罪辦事仍械
繫馬錄下鎮撫司掠治御史蕭一中請以錄付有司太
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亦訟錄非辜　上怒
皆令逮繫於是頤壽等復更議出福達獨以薛良抵罪
而不及錄　上怒益甚遂幷逮頤壽等下獄八月命吏
部左侍郎桂萼署刑部事兵部左侍郎張璁署都察院
事少詹事方獻夫署大理寺事雜治之萼等搜馬錄箧
中有大學士賈詠御史張英都御史張仲賢大理寺丞
汪淵工部侍郎閔楷私書及郭勛爲書凡八紙上之詠

書別以輸次知縣尹倫指揮王龍爲托英等頗及福達
事　上責詠對狀詠引罪得致仕去而逮問仲賢等英
書詞連及侍郎孟春春亦幷逮勛事已前決置不問其
私書未獲者令追索之萼等又上言薛良始誣張寅業
已得白而馬錄以按部王郭勛爲之救解錄素憾勛乃
窮治寅事給事中常泰劉琦員外郞劉仕咸佐成之遂
以寅即福達今考其年歲名字皆不倫此皆錄欲陷勛
黎等黨附錄所在問官阿意承指遂成大獄臣等謂泰
琦仕佐使錄殺人罪實難貸給事中王科鄭一鵬秦祐
沈漢程輅右評事杜鸞南京御史姚鳴鳳潘壯戚雄等

皆誣織成獄而給事中張逵御史高世魁同聲嫁禍郞
中司馬相增減文卷誣上行私此數人締黨求勝內則
奴隸公卿外則草芥司屬恣意橫行殆非一日請大奮
乾剛以彰國法　上以爲然乃詔逮科等幷訊命南
京刑部繫潘壯戚雄於獄萼等旣已廷鞫乃言於　上
曰臣等奉詔欽明大獄具得張寅被誣之狀寅本五臺
縣人工部漏籍匠戶僑居徐溝嘗出錢貸薛良良素無
賴欲殺寅以逋債因妄指寅爲崞縣逆黨李福達齋嚼
寅父子怨家周儀石文舉等誣證入寅罪後儀等懼罪
吐實良罪發戶外爲民獄已成矣會寅子大仁客京久

素聞里中信耗抵武定侯郭勛求解爲致書御史馬錄錄故怨勛欲乘機中以危法因傅會薛良本謀以成亂朝聽而一時姦黨甘心于勛寅者藉藉起矣以天之道賴陛下仁明具得其情各犯請坐罪如律有旨各犯朋謀害人釀成大獄薛良誣告論死石文舉等誣證布政使令陞都御史李璋按察使令陞大理少卿徐文華阿附巡按殺人婿人俱發戍極邊遇赦不宥給事中劉琦御史程啓充盧瓊挾私彈劾亦發戍邊衛給事中王科張逵蔡經沈漢鄭一鵬程輅扶同妄奏俱爲民刑部尚書顏頤壽侍郎劉玉王啓都御史江潮劉文莊大理寺

卿湯沐少卿顧泌寺丞汪淵畏避言官推勘不實太僕寺卿汪玄錫光祿寺少卿余才逞忿橫議吏部侍郎孟春工部侍郎閔楷都御史張仲賢交通私劄各褫職閒住其出差未至如都御史張潤御史任淳遠捕未至如給事中常泰郎中劉仕行提未至如給事中張逵高世魁御史姚鳴鳳張英評事杜鸞郎中司馬相俱候至京定擬風聞失實南道御史潘壯戚雄下南京法司失以案牘副使周宣給驛送囚副使王昂指引證佐知州杜蕙聞朝鎮撫鮑王下該省巡按勘汪偉毛伯溫命差官代還二人前在都察院問事賢者馬錄以故入人死罪未決擬徒衛巡撫畢昭以嘗歸罪薛良與張寅父子俱免罪還職役上覽之至再處分畢因 命都察院刑部布條使中外知之然猶深惡馬錄下法司另議欲坐以奸黨律侍郎桂萼等請張寅未決而馬錄代之受死恐天下不服宜發煙瘴充軍令錄及子孫以示至公錄乃謫戍廣西南丹衛遇赦不宥既而復諭楊一清等曰馬錄首事害人罪有所歸與其僇及後世不若誅止其身以從舜典罰弗及嗣之意一清等曰 祖宗制律具有成法今錄無當死之罪律無可擬之條若法外用刑人將貴錄以法爲市人無所措手足矣 上不得已從之隨召璁萼獻

夫于文華殿勞諭之仍賜二品服色金帶銀幣給與三代誥命後璁以先後獄詞及 上所裁定并所賜勑諭輯錄成書爲上下二卷鋟梓進呈名曰欽明大獄錄請頒布內外諸司 上曰大獄賴卿等問明輯錄刊印頒布尤足以廣朝廷欽恤之意如奏行後張潤張英閒住餘皆爲民南御史吳彥疏乞宥顏頤壽等失入之罪謫外勛與張桂等氣勢益張自是廷臣遠杖爲常而莫敢抗奏至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貫反已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爲師四川撫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獄自吐爲李午孫大禮之子世習白社教假稱唐裔當出

御世惑民結衆倡亂與大獄錄姓名無與撫按官論同
坐斬奉　旨誅之都御史龐尚鵬上言據李同之獄福
達之罪益彰而當時流毒搢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
可謂烈矣郭勛世受　國恩乃黨逆寇陷搢紳而樞要
之人悉願指氣使一至于是萬一陰蓄異謀人人聽命
爲禍可忍言哉乞將勛等追奪官爵以垂鑑戒馬錄等
特加優異以伸忠良之氣　穆廟從之凡當時劾事諸
成者皆得敘錄是獄始明張居正總裁實錄爲璁傳則
曰奉詔鞫勘重獄獨違衆議脫張寅之死蓋二人專倚
相似曲護如此然不獨居正後人皆舊聞謂張桂議禮

未必是斷獄平反最得古人欽恤之意即賢者猶執此
說夫議禮自父子上起見貴爲天子誰敢與抗且理各
有當違之何妨即極于入廟稱宗猶曰流弊非其本心
乃極明極久之獄敢挾主翻案但欲洩憤廷臣遂爾甘
黨逆賊此心此行難對天日死而有知其難免枉法之
條矣

朱宗正諱彝樽曰嘉靖初張璁桂萼方獻夫以議禮受知
驟致通顯諸朝臣嫉之如仇璁等亦斷斷切齒恨之會
太獄興三子乃協比傾陷以擴積憤部寺而下無不被
楚毒者衣冠之戮辱可謂極矣於戲自古黨錮之禍雖
由小人構致實吾輩有以激之也

朱史氏曰福達之事正德七年一案甚明妖纖黒結宮
貴人多爲所惑郭勛收而用之挺身居間不但徇情兼
挾盛寵人臣執法則已矣私書似不必發勛等新得志
豈謂一書便能扼吭而制其命從罪人一線到底則幻
猾無可措手旁引貴臣據簡牘堅坐以黨逆之罪飛龍
在天毒龍在側祗曰人可勝天禪能制毒傷之多也固
宜況私書之發原古人所恥其後許太宰發翟嚴兩閣
臣書至遂司奪官許亦罰俸事雖可駭囑托者雖可羞
要之大體宜然　世宗眞聖人也乃若四十五年龐中

丞之去僅見之奏疏類抄中疏本之文集確確可據而
國史絕不之及并不見有追雪追罪款項當日江陵執
筆惡而削去無疑偏護人短使朝廷刑賞大凡終歸不
白敢于自用如此此鬼神所忌猶謂之才今之才固若
斯焉矣

張容

張容司禮太監永之弟也與其兄富皆以永寵功富封泰安伯容封定安伯 世宗卽位辭免爲錦衣指揮使永發南京司香尋與富永皆閒住永先討寘鐇與楊一清共事相善諸璫中最秉正且有功爲人所稱一清召入爲首揆上言閒住太監張永當正德五年寧夏寘鐇之變受命總督能計擒逆黨撫安軍民及回京奏發劉瑾罪狀下獄伏誅宸濠之變隨 武宗南征時逆賊已擒張忠等猶搜求餘黨永至多所開釋一方始安江彬手握重權人心惶惑 武宗晏駕遂密計擒之若永者

誠不易得乞賜起用則內臣皆知爲善之益勉于効忠矣然之起永提督團營未幾永卒賜祠額曰褒功一清爲之志甚詳其時卽有交結內臣之譏于中丞至刻之文集中然識者不謂然也容等乞遣恩得錦衣指揮僉事富爲副千戶先是宮中寶冊永市金供用家人朱繼宗實司其事永卒容追其值幷它侵盜貲產匿不應怒而[illegible]之繼宗因訐奏永勘江西時盜宸濠庫金二千兩以其半饋一清轉歷容等官容隨疏辯 詔下法司推鞫時郭勛橫甚一清因事奪其兵柄幷款保傅旋雖復用而銜甚力與副相張璁諧于 上前 上雖陽示尊

禮意已移璁益袤抗非人情所堪一清奏其狀慰留陞翰疏劾璁尊幾勝霍韜憤而疏爭中變諸惡乘間競起中外望風齮齕遂不可解獄上謂永存日餉一清牛二賀金百兩及容求文銀二百兩無饋宸濠金事擬容遣例乞陞贖徒革職一清請自 聖裁 上怒容依擬將重處一清然璁志止驅逐亦知其才且無罪衆望所歸不可害也解之予致仕所受金令追入官都給事中趙廷瑞復以爲言奪職閒住繼宗釋不問從是刁風漸熾都市無賴子成羣挾持內外陰事嚇騙重賄不得則羅搆事端奏訐之更相誣助諸司皆惕息軍匠童源初脅

賄于容不得乃訐永墳犯龍脈下勘初無礙第侈汰越制詰責損減如式源復嗾容僕于謙李科發容諸不法事都人張雄者慣爲文爲科具詞徧詆廷臣若汪鋐許讚訶詰廖道南史道及內臣黃錦等數十人皆以爲受容賄源自上疏助之詔下法司及錦衣衛會問于是鋐等皆疏乞罷俱下法司鞫得其情具獄以聞 上以源累肆瀆奏結黨誣訐雄撰造誣詞謙藁引害衆俱難依常典命兵部各定發極邊衛分充軍其所誣攀內外官悉置不問是爲嘉靖十年閏六月事至十三年容奴郭祿被逐恩有以傾之乃祖源故智訐稱永墳犯龍脈不

術遷改去歲又將妻陳氏竊葬兆內致　哀冲太子不
永令其子郭麒陳牒錦衣衛帶俸指揮閻紀所使之轉
奏紀麗妃閻氏父也、上覽而惡之以其疏示輔臣曰
此疏甚無謂人命定自天其積後人禍則在祖父爲之
顧朕不逮　皇祖　皇考仁厚耳誠如所言則舉皆可
以如是有是理耶輔臣張孚敬等因奏近年京師小人
競爲刁辭挾詐人財錦衣衛雖見任官無受詞例紀係
帶俸乃受郭麒告詞爲之轉奏其爲郭麒主使甚明此
風漸長未免有傷　皇上平明之治請嚴治之得　旨
郭麒勝詐害人主使閻紀瀆奏其令法司逮訊從重問

報紀姑貸祿計窮乃復具疏如紀奏且誣其與親王交
通中有大姦令妻陳氏衣男子服持疏闌入午門前爲
邏獲究　詔鎮撫司執付法司如前旨從重擬報法司
乃論祿麒及諸造謀姦首俱邊衛充軍詔如擬客凡三
被奴告奸事初聞衆惴懼典大獄賴　上　明察其誣
置重典中外大悅而告訐之風少衰

陳洸　附李鐙 張福

嘉靖四年給事中陳洸論劾有爲民洸廣東韶陽人初
以進士憂居無行多不法縣令宋元翰亦貪酷不相能
洸因令其子柱訐元翰就理於是縣人被元翰虐者爭
蠡起陳狀元翰坐謫戍以是怨洸乃摭撫洸諸放利惡
跡併其帷箔事緝成帙曰訴冤錄刊布之然多溢辭也
翰尋遇赦免洸後任給事中會議大禮竊　上意知時
貴人決能逞志於疏力贊外轉復留因奏近日議禮之
臣大肆欺妄甚至跪門叫哭致傷國體　皇上雖罪譴
數人猶未盡其黨如大學士費宏持本生之議而主其

洸禮部左侍郎吳一鵬助汪俊之姦而抗廷論以楊廷
和心腹得大司馬者兵部尚書金獻民也往復內閣而
強毛紀等出跪者禮部左侍郎朱希周也侍郎汪偉以
汪俊親弟而居吏部是爲朋奸尚書趙鑑承毛紀風旨
而欲下桂萼于獄是爲比黨倡率跪門高聲叫哭則禮
部郎中余才吏部劉天民附和禮官妄排正論則吏部
員外郎薛蕙給事中鄭一朋之數臣者皆爲邪黨乞亟
賜誅譴而復薦廖紀卻寶等以附公論聞者皆畏而惡
之鄉人見其勢日盛度不能免盡發其奸狀入奏詞所
連者百餘人給事中趙漢御史朱衣監田等交章極論

其惡因以訴冤錄上聞洗亦疏辦謂因議大禮致孽奸
側目詔遣刑部郎中葉應驄錦衣千戶李經往會廣東
巡按能蘭鞫問應驄以洗險佞爲衆所惡欲寘洗于法
紹州知府唐昇意合遂下其事深劾凡訴冤所載及洗
怨家陳懇一切證成之坐洗妻祿罪離異于杖毆殺人
父者違達死徒者甚衆是時洗懼爲應驄所因因詣闕
疏白 聖應驄即據昇獄詞覆奏併請當洗竊强盜分
贓律 上疑之命法司再問刑部郎中黃綰謂洗獄情
無枉請如應驄擬論死詔特宥爲民併原其妻子大理
寺卿湯沐等爭之言法者天下之公據洗情罪廢重詐

審無疑而聖 陛下特出之令爲民是輕重無科而法不
信于天下也乞敕成命必從原擬廢法律一而人心畏
服刑部尚書趙鑑等給事中解一貫等亦連章論其非
法俱報有旨已而桂蕚署刑部洗復上疏言以議禮爲
奸黨所誣御史藍田知縣宋元翰郎中葉應驄按察使
張祐間宜知府唐昇相與羅織成獄而應驄宜復杖死
其連坐者幾三十人充軍者十五人乞引例辨雪事下
刑部桂蕚遂爲洗言通盜無狀而其子殺人無屍非盡
逮諸臣從公鞫問不得其情 上以爲然詔錦衣衛悉
逮前後問刑官葉應驄等并取干証人及始末文案至

京下三法司會九卿錦衣衛鞫科臣復言詞所及不下
三四百人令詔并逮捕必有無辜蒙害者請較其輕重
非奸盜殺人証佐皆下所在撫按官勘報不必槩捕致
擾地方從之七年五月刑部尚書胡世寧等以獄上得
旨應驄元翰俱爲民洗冠帶閑住綰降二級遠方用藍
田時已考黜 上以其不知大體取謗書入奏致與大
獄唐昇承望風旨鍛鍊成獄俱令巡按即其家逮治以
聞各御史隨勘上三人罪狀詔田爲民昇降三級遠方
用未幾桂蕚歷吏部尚書與詹事霍韜復爲洗訟冤言
臣始被召適洗復命聞臣有疏即公言贊助當道嫉之

遂陞僉事賴 聖明垂察特賜復職洗因盡力排衆正
論得申然因此府怨遂陷禍機使助禮之臣與謀叛同
罪今事雖暴白尚坐閒住宜視故職量陞官以舒憤鬱
從之蕚韜方用事以此自擅衆不敢爭而洗用主事下
撫按勘報又命其家人洪孫奏應驄酷刑枉死數多知
府鄭漳覈遂承委不行勘報又令佃人翁典奏伉陳浩
等重賂居鄉御史陳大器檢討蕭與成共囑漳遂使之
漏斷詔以勘又未報顯有編狥併下法司參看復行巡
按與奏先在事者俱停俸又之御史李美奏死者皆有
狀非應驄罪所囑漏狥皆無事實 上曰洗鄉行不能

無過第獄情起于議禮朋比然寃數有詔勘各官推避掩飾固當重究緣歲久人衆姑從寛應聰首釀寃獄法當抵罪其謫戍極邊陳浩造罪深重加等謫戍漳遂大器與成及先御史邵蘭行各巡按逮問具奏

李鑑

嘉靖初年長沙豪民李鑑與父李華流劫村落拒捕殺巡檢馮琳琳子春震奏狀華坐死于獄鑑後以劫盜燒燬爲鄧章家事覺當所奏上詔下所司跡逮知府宋卿捕鑑甚急時尚書席書方巡撫湖廣論劾宋卿內指李鑑罪爲卿故入 上遣大臣往按還言卿所犯無實鑑

已捕獲罪不可原 上遂命逮鑑來京重治鑑至繫獄書爲鑑奏曰臣以議禮忤在朝諸臣故湖廣問刑官以臣所劾宋卿之罪悉爲文飾歸罪李鑑欲爲出宋卿地也乞勅法司會官覆勘以伸寃抑 上下其疏于法司而御史蘇恩大理評事杜鸞皆訊其事乃各奏言鑑之罪至于殺官兵劫人財燒房屋可謂極矣昔衆證而獄成今親審而詞服原問官覆實定擬非有私也席書以宋卿之故輒爲奏辨且以議禮爲言夫大禮之議發于聖孝而書以一言當意動輒援以挾 陛下壓羣寮壞亂政體甚矣唯陛下深思亟將李鑑明正典刑於是刑部覆奏請下湖廣撫按官再勘 上曰鑑事旣席書狀爲伸理必有寃抑不必再勘免死發戍遠東其後給事中陳皐謨又劾書不報

張福

嘉靖八年京師民張福訴其母爲里人張柱所殺東廠以聞下刑部坐柱死不服而福之姊與其隣皆証爲福自殺之也七月復命刑部郎中魏應召鞫之罪攺坐福而東廠執奏語連法吏 上怒以應召擅出入人罪命三法司及錦衣衛逮問且覆按其事右都御史熊浹謂應召已得情議如初 上意浹徇情曲護稱浹職下應

召與柱等皆拷訊侍郎許讚以下皆惶恐待罪給事中陸粲言獄者天下之大命也一成而不可變故聖王愼之今張福之母之死自東廠錦衣衛訊則罪在張柱爲鬪殺人殺自法司訊則罪在張福爲子殺母凌劇夫殺母大惡凌遲極刑 陛下疑而愼之是也然近從法司會審自福之親族鄰里寃証逆狀而其姊痛憤發于至情浹等槩據此定獄猶未敢決請再會審蓋愼之至矣宜令拘集証佐隔別審問參訂互相考驗則殺人之獄必有所歸而君子嚴謹總憲大臣且不免其餘誰敢自保如令會審侍郎許讚則禁不發言少卿曾直諫辭

附和侍郎聞淵寺丞簡霄俱辭疾不出此無他人務自全也祖宗嚴錦衣衛詔獄所寄兼有訪察之威人多畏憚一有所逮法司則常依案擬罪心知其冤不敢辨理而今敢與之爭者實恃 聖明在上能容臣子守法故也 陛下獨奈何詰責之淡哉風紀大臣議獄不當意斥而去之若胥吏然無乃傷國體乎臣又恐法吏以淡為戒無所匡正弘治時郎中丁哲辨樂工之獄 敬皇帝不以為然因罷哲有小吏徐珪為哲訟 敬皇帝輒召哲還並珪錄用之帝王之盛節如此臣願 陛下霽威嚴降溫旨令贊等虛心研問則守法者無所顧忌而刑罰清矣給事中劉希簡亦上疏曰獄情幽隱聽之實難今詔詞嚴切臣恐群臣妄意風旨所當不實則群臣之罪愈深矣都院嚴衛俱為一體秉公為國則無與同願明勅在廷俾無疑忌勿主先入之說勿執一人之見務平其心以得其情庶幾罪人無誤入之冤而國是明大臣無觀望之過而國體重矣 上大怒以會問未報粲等妄言俱下錦衣衛拷訊其後贊等竟如原擬以張柱抵死應召及訂誣俱發邊遠充軍杖福之姊百決以儀賓禮姑令革職閑住

張延齡之獄

嘉靖十二年二月建昌侯張延齡下詔獄尋死建昌國公張鶴齡爵降南京錦衣衛指揮同知帶俸閑住鶴齡延齡者 昭聖皇太后弟也父巒封侯卒子鶴齡嗣弟延齡封建昌侯 武宗崩鶴齡迎 世宗于安陸私語左右欲得召見申 皇太后恭意 上不應而心惡之道中數有怫夢墜馬傷臂鞭馭者至死 上聞大不懌普今在道死者于楮具所由以聞鶴齡頗亦悔懼每率諸大臣朝夕候拜仰瞻威容心悖歸語其弟曰 新天子矚我時有怒色只為一馬卒何[illegible]此延齡惜初不為意八年盡革外戚世爵一一張在革中以 皇太后尚存得免止襲一輩方鶴齡封公尚書胡世寧言名器當惜係全外家須限其制陛下天授戚臣奉迎道路奔走初非難事加以金帛亦足酬勞若曰定策有 祖訓與 先帝遺命在誰人敢居況公爵止以贈不以封不宜使外戚封公自陛下始 上心是之以有前詔不欲改也考我朝 孝慈馬皇后兵亂外家無存者父馬公追封徐王歲祀 仁孝徐皇后中山王長女本元功無可加 仁聖張皇后二弟半以軍功封此後孫周二戚雖封伯加侯贈公斤斤守禮法令終 昭聖僅 泰

陵時二張甚橫數入禁中內臣何文鼎素忠直二張塞
窺御帽文鼎持大瓜𨰻之幾死　泰陵無以罪也多奪
民田廬請官寺舍豪奴姻親凌官府篡獄囚金玉積如
山不厭市肆壟斷在在皆是楊州府同知蕭元嘗辱張
僕人元至京羣僕入吏部摸元尚書馬文升護元得免
言官峙論劾不問至正德時待外家稍薄十年日者曹
祖有子鼎爲延齡家奴祖　行其術頗有驗鼎嘗語同
儕馬景等謂其父通六甲六丁神術能役使鬼下景等
初信之言于延齡出入關說後祖父子不相能景等亦
厭祖譖逐之祖忿奏延齡與其子鼎及景等陰謀不軌

詔逮祖下刑部獄鼎等下錦衣衞獄景等下東廠獄有
旨將會多官廷鞫祖仰藥死　上疑之提獄主事陳能
起風主事曹春皆得罪尚書張子麟奪俸　昭聖居間
從來二張亦厚有所獻乃得解尚免朝叅延齡尋觸天
文生董昶爲草奏求進爵不允驕橫如故嘉靖初都督
張銳太監谷大用等伏法沒產延齡擇便美者抑價買
之爲山池臺榭僭侈踰制而是時　上以外藩世子入
承大統母妃至通州未正尊稱閣臣固持之大不喜既
入宮　昭聖猶以故事倨見益不堪遂排群議尊爲
聖母章聖皇太后而惱　昭聖殊甚怒無所發盡鍾之

二張矣二十年延齡以強占人地土爲給事中張原所糾
自是稍稍歛戢鶴齡雖以定策功進爵然謙退自保絕
不敢與邵蔣並亦無有疵摘之者延齡婢嘗竊金施僧
事覺執僧與婢杖之死奴畜指揮司聰委之行錢聰負
延齡五百金被索急遂謀於昶子至拾曹祖所奏事將
訐延齡到陰以奏草示延齡邀其賄延齡密遣人執聰
殺後得奏牘搒聰死令聰子昇焚其屍乃折券優遇之
昇噤不敢言然常忿詈至至恨甚遂拾聰前牘奏之事
下刑部尚書聶賢逮延齡並諸奴勘結言其擅買田宅
及杖死司聰婢僧事皆有証其云陰謀不軌無左驗延

齡係應議親臣請上裁　上怒曰夫謀逆者只論謀與
不謀豈論成否賢等黨比欺罔令戴罪其曹祖服毒死
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追論以聞賢等懼遂具獄
謂司聰以紋死曹祖及鼎爲妖言與景等私相傳語謀
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証而僭侈宄殘罪應論死其兄
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諫責亦難辭前任尚書張子麟
侍郎張論楊茂元郎中祝濟主事王言陳能曹春等皆
宜追問奏上　上曰延齡犯在計悖宜從重典第舍變
人亡無從質訊今但以奴殺無辜僭侈不法之罪誅之
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張子麟等逮赴京治罪賢奪

俸一年延齡具疏自明　上責其獄中擅奏通政司官
背奪俸已子麟等逮至俱革職爲民方獄急時在十三
年七月將致族誅　昭聖計無所出乘　上生子欲過
官稱賀且求解　上辭者再乃止遂令內官口傳張延
齡事將就罷　上怒錄其語示閣臣張孚敬議處孚敬
力爲解且云殺人罪誠難恕然恐傷　皇伯母心叅之
議親之條待以不死削爵籍其占據田宅悉入之官遠
而編戍爲民皆可　上曰婦人以夫爲家　皇伯母上
配　孝廟宜感恩發奸曰傷心是導之啓私庇必欲害
國也朕欲保神器正法紀如欲不問亦自卿等行之孚

敬皇恐依部議票上　上卽欲諭決時憑恩以星變上
疏郭宗皋以奏疏忤旨皆繫獄將并決孚敬又力救宗
皋杖四十釋爲民方獻夫亦力言不可且云何人導
陛下爲此失德事　上屢詰問孚敬對如初　上不悅
諭卿等愛重因煩奏自古强臣令君一矣又以大禮爲
言欲悔已以從廷和與此本要朕批朕止知殺人必以
殺報孚敬再引罪　上不得已停刑仍諭之但當承君
之意勿曰某某之幸實非爲亂賊而屈刑焉又因孚敬
乞休諭之曰卿求去或因大同事者又或以今日之事
爲難處堅不欲法處延齡者曰爲　昭聖太后恐君上

失德此皆不足慮孚敬遜詞以謝時孚敬方堅欲討大
同無效備而引疾故　上云然已而南兵部主事劉世
龍以南太廟災上封事請杜諂諛以正風俗一請廣
容納以開言路其一則言張延齡憑寵爲非罪固難貸
然一旦置之重辟何以慰　孝宗昔日寵待之意安
昭聖皇太后垂老之情　上責其訕上庇逆械入京鞫
爲民始延齡之下獄也提獄主事沈椿以戚畹故不令
入重獄置之別所後代者益寬假之聽其家人出入扶
侍因通親知往來置酒譚諧爲樂至是主事羅虞臣有
鄉人陳邦憲者亦坐死繫獄虞臣置之延齡所相得甚

歡常爲延齡草奏而罪繫邊將劉永宋贊王祿亦與延
齡燕飲祿因稱貸延齡八百金延齡嘗書聖學心法一
幅題君道不明賞罰六字于其端十五年奸徒劉東山
以他罪坐繫獄與祿不受因東虞臣皆之恨甚圖報遂摭
奏延齡前事謂懸言譏謗脇持遷官爲外援招匿國仇
爲內黨其妻稍氏動以官關糟只又自謂有先朝恩養
終不至死且有賜田產業百餘所令子姪奴屬多通賄
賂以希脫罪奏入詔拷訊具狀　上謂延齡訕上法司
非人類乃與死囚爲黨備查先令提獄官執送鎭撫司
鞫之員尚書唐龍等欺公弊法藏罪聽處分提獄官主

事沈森林允宗陳鉞周大禮王栴侯寧吳孟祺施爾胡
永成劉昻沈寵李宰朱懷幹朱晃賀思趙瀛舒鑀及已
陞郎中蔡兆廉署員外郎林華高世彥改御史何其高
調兵部主事何成政光祿寺丞葉泰司獄陳大川典史
張鐙及虞臣俱逮下獄其公差主事陳公陛徐伸陶廉
趙維垣方舟考察不及主事張憲革職謝載給假主事
鍾允謙丁憂主事褚室俱命各巡按執赴京師并訊又
有劉琦者亦訐奏延齡陰附權閹傳遞宮禁金幣賄結
將官賂遺眞人邵元節等事俱下詔獄二疏所株累凡
百餘人錦衣衛訊上言東山琦所奏多誣罔下都察院

擬罪於是都御史王廷相等擬上延齡永賚等俱仍原
擬繫獄椿等贖杖還職東山發配琦發邊衛得 旨
如擬延齡雖在繫其諸子宗儉宗說等席故貲富厚賴
行都下諸奸人及家奴利其所有率危言恐嚇之索賄
不遂則首諸官十六年冬有班明于雲鶴者上章告變
播及中官咸畢鶴齡自南京逃赴詔獄瘐死明雲鶴以
誣奏還戍而言者猶接踵東山又自配所逃歸京師巡
視東城御史陳讓檄兵馬錢珊捕獲之東山遂訐奏延
齡夫妻役淫魘魅呪咀事皆實班明等奏不誣併讓珊
構致之仍取張氏奴陳文紳奏詞一紙連封以進諸奸

猾膩永洪等和之詞連大學士張孚敬遂安伯陳鏸西
寧侯宋良臣京山侯崔元太監麥福等所蔓引凡數十
人章下錦衣衛訊鞫獨令鏸良臣赴訊奏請孚敬已致
仕錦衣衛以爲言 上曰延齡事與孚敬無與勿問於
是錦衣衛指揮使王佐力爲推鞫言東山等所奏皆無
實不足聽法司唐龍王廷相屠僑等如佐言讞上因言
延齡罪狀多端久羈禁獄其子姪驕溢斂怨致奸宄垂
涎財物紛紛告訐動輒指斥乘輿干犯宮禁於國體實
多所損乞將延齡早賜處決時 章聖方病 上禱
祈福命釋鏸等照舊管事讓珊贖杖還職東山枷號發

戍延齡仍禁錮候決宗儉宗說等謫發南京盡沒所賜
齊今之戎政府即其故第也東山荷校死二十年 昭
聖皇太后崩二十五年張延齡死西市

夏言之獄
曾銑揚州府泰興縣人娶蘇氏文綱得爲對簿指揮使夏言江西
貴溪縣人先娶徐氏繼娶蘇氏最後獨女夏不知何故
婚于揚州或爲才色或因銑聯合或納爲妾寵任如嫡
皆不可知言以議郊祀驟貴官禮部尚書加至少保請
下 上封贈一品夫人銑以御史定遼變官大理寺丞
嚴嵩亦江西人科第先于言入詞林有文名方以南宗伯
入京留較大典言性傲凌轢公卿嵩貪婪屢被劾深爲
所鄙見其恭謹惴惴可憐反安之既入閣即薦爲代
上忽意移言被逐歸嵩遂入閣傾翟鑾倒籍宴然首揆

用事未幾言上召言復歷嵩上言益以氣陵之多所不
堪于也番侵盜事發長跪榻前得寢大恨益自匿乘間
將逞志而言不悟也銑已總督陝西三邊二十五年七
月虜入犯殺掠銑遣參將李珍夜出塞劫營斬首十一
級生擒一人虜遁去既有功謂西事可身任密聞于言
蘇綱往來道達言甚喜謂可立蓋世功名結于 上銑
乃先上修邊疏復言河套自受降三城內徙虜遂據套
爲穴出沒自由東西侵掠守禦煩勞三秦坐困故套虜
不除則中國之禍未有量也臣審度機宜較量彼我當
秋高馬肥弓矢勁利糾合醜類長驅深入彼聚而攻我

分而守此虜所以制中國之時也及冬深水枯分帳散
牧馬無宿藁日漸羸瘠比及春深賊勢益弱我則卒稱
戈矛備具火器練兵秣馬乘便而出此中國利而虜詘
之時也今之禦邊者不務乘虜之詘而用吾之利常使
虜得因其利而制吾之所詘是以有敗而無勝爲今之
計用練卒六萬人益以山東槍手二千多備矢石每當
春夏之交携五十日餉水陸並進乘其無備直擣巢穴
材官騶發砲火雷激則虜不能支歲歲爲之每出益厲
虜勢必折將遁而出套之恐後矣俟其遠去然後因
祖宗之故疆並河爲塞修築墩隍建置衛所處分戍卒

講求屯政以省全陝之轉輸壯中國之形勢此中興大
烈也臣願 陛下斷自聖心亟定大計勅下所司預理
財用益治軍實比及三年許臣如前議舉事先于來歲
三四月間除選武銳掩擊鄰近零虜以習我軍之技而
倡其勇敢所謂兵戢而時動動則威矣夫臣方議修邊
又議復套者蓋修築不過數十年計復套則振揚威武
驅斥凶殘天險爲池臨河作障乃 國家萬年久遠之
計哉 陛下裁之疏下兵部併議謂築邊復套兩俱不
易二者相較復套尤難夫欲率數萬衆齎五十日糧深
入險遠必爭之穴以驟數十年盤據之虜談何容易故

不若修積濟塹爲計完而成功可期也第延緩一番迨
勢延綏土雖沙磧民居隔遠最稱荒凉若欲以千五百
餘里之地責成于三年之王恐未易集縱使能成亦難
爲守宜仍行銑等會議書一其奏 上曰虜據河套爲
中國患久矣連歲關陝橫被荼毒朕宵旰念之而邊臣
無分主憂者今銑能倡逐虜復套之謀厥猷甚嘉本兵
乃久之始覆迄無定見何也其令銑更與諸邊臣悉心
圖議務求長筭翩上方畧先發銀二十萬兩于銑聽其
修邊餉兵造器便宜調度支用備明年防禦計二十六
年春虜屢遣使求通貢市宜大總督翁萬達聞于朝言

主銑議意甚銳候以黠虜罪惡深重乃敢聽信詭言輒
騁游詞代奏着嚴兵防禦勿得執異阻撓 上方罰言
亦不爲異也三月虜以草青近塞駐牧零騎往來侵掠
銑遣總兵王繼等選銳卒出戰斬二十七級生擒脫脫
虎餘斃于矢石者甚衆獲馬牛駝及夷器千計虜移帳
漸北間以輕騎入掠銑復率諸軍擊之虜遂遠徙捷聞
陞銑俸一級餘各加陞賚又追錄前功賞銀三十兩紵
絲二表裏餘蔭實陞贈死事指揮俞杜官賜祭銑益
造舟車括緡錢謀大舉出塞人情惶擾中外皆知其不
可翁萬達言之甚力不從徵甘肅莊浪魯經兵三千往

蘭州應援都御史楊博總兵官仇鸞以本鎮兵寡爲辭
銑劾之鸞罰祿半年博奪俸四月兵科都給事中齊譽
等言宜大總督翁萬達與山西撫臣孫繼魯謀議不合
至形奏訐今敬深虜警務撤勞午而鸞等與銑爭持不
下請降旨嚴飭 上是之命兵部查參尚書陳經等言
鸞博已罰治乞通勅諸鎮自後總督官務虛心酌採勿
執已見撫鎮官毋循嘿面[illegible]奏瀆 上曰朝廷設
立總督節制諸鎮撫正爲[illegible]權齊一軍令孫繼魯
首肆沮執鸞博效尤已各加譴未竟厥罪部議依違倒
置不合事體不允行十一月銑陳邊務十八事曰恢復

河套曰修築邊垣曰選擇將材曰操練將士曰買補馬
巖曰進兵機宜曰轉運糧餉曰申明賞罰曰兼備舟車
曰多積火器曰招降用間曰審度時勢曰防守河濱曰
營田儲餉曰明職守曰息訛言曰寬文法曰處孳畜奏
下兵部覆言銑經畧甚詳但事體重大請下廷臣各疏
所見命會衆協忠定策以聞已而銑復上營陣圖八曰
立營總圖曰遇虜駐戰圖曰選鋒車戰圖曰騎兵迎戰
圖曰步兵搏戰圖曰行營進攻圖曰變營長驅圖曰獲
功收兵圖上覽而嘉之銑復奏仇鸞沮撓軍機歷誣
兵科魏秉良疏止怒逮問言既至其說得意甚謂功

成在指期間作庶家傚□劉邇所善吳晉至撫賴所之
索和有千金不買陳平計之句盜諷之也聶大詠矚逐
之不使復入而剩出入門下與巡倉御史戈朴通賄作
奸爲衆所嫉嵩父子暗弄機械不知用何術轉移 上
意其候會議一上便大有處分言已入彀中矣二十七
年正月部議復套事略曰虜據套爲患攘除宜急第錢
糧兵馬非旬月可辦請先命大臣督餉量帶司屬起時
糴買添設憲臣預處月糧俟有次第然後遣科道紀功
欽遣行事其曾銑奏討山東搶手河南水夫及神機管
火藥偏老甘肅各邊兵馬悉聽 聖斷裁定給發疏入

上諭閣臣曰套虜征逐爲名不知出師果有名否兵果
有餘力食果有餘積預見成功可必否昨王三
擇王鐸之子也嘗鼓衆殺主將避罪投虜爲酋長同衛指
必殺妻子示信遂歸鳰風及兩妻火其居爲不遠計之約
乃信用數千帳健卒爲鄉導深入大肆邊患懇賞
作搶者千金陛五級世襲大同軍舍鄭伏兒膽力頗
壯又嘗與三善別父母萬以死從事其母泣止之曰父
雖老吾有三子大者何當優卹即死不負父母遂振其
裝女裝道至關口水地伍以釀酒爲業居將一年□米
米跨馬執戈弓矢在叢從四小虜按轡關下問戍卒日
從在此戍卒以劉仁應聞言甚喜令其遂趨會伏兒遂擒
至出下馬相見伏兒毛曰第何爲任此伏兒曰從
甚不能自給貧此釀酒意得升斗爲活計不圖今日
見兄也弟涕矣三慰之曰弟無慮于今當賞若此爲
使弟流落乎伏且得志當以國卿第處爾伏兒欽泣附
酒爲壽三傾之不疑伏兒忠之已又酒皆宿醉麵壁宿
夢三醒欺差即覺微酣喜謂伏兒曰吾欲至爾旅舍少
憩伏兒作醉不從爲扶曲三兩騎以行至其舍勞苦備

至且詰見伏兒妻與女問其三子伏兒曰留行吾父姓
三大呼伏兒長子二人取好酒來吾弟兄欽闕懷防龍
辭爲期因命小虜出數金遺之伏兒妻亦善應對三歡
數臣賊已伏兒與三對酌其妻出禮小虜日將夕三醉
甚因小虜亦醉甚假臥舍中數試之不覺伏兒乃與其
同約三卒負寵貢昇病實用大棒折其兩脛且縛之疏
曰偵奈何擊子明日赤備族振不能起得入邊北部
將去原報以爲功奉去係天姓巫按先天寵勘實附
上大悅下法司議罪獎勵傳首九邊如格賞伏兒千金
官正千戶三卒各百金官百戶樹坊淵名作總虎嘉美
之
平未論功賞臣下有歎心今欲行此大事一銑何足
言秖恐百姓受無罪之殺此非他欺罔比與害幾家幾
民之命不同我內居上處外事下情何知可否卿職任
輔弼果真知真見當即擬行之言等不敢決請 上斷
上命以前諭刑印百餘道發兵部徧給與議諸臣令再

會疏以聞于是大學士嚴嵩疏曰套虜爲患久 祖宗
時力豈不能取之而卒不果復者蓋有深意今兵力不
逮 祖宗時遠甚且中外府藏殫竭一旦議出無名之
師横挑強虜誠有如 聖心所慮者臣閱曾銑所奏征
討必用三年每年必用兵十二萬銀百五十萬兩銑又
云此特大畧其臨時請給不在此數則師未舉而經費
已不支矣民何以堪銑以好大喜功之心爲窮兵黷武
之舉在廷諸臣皆知其不可第有所畏不敢明言以致
該部和同上奏幸賴 聖心遠覽特降明諭活全陝百
萬生靈滅宗社無疆之禍臣備員輔贓如此舉措係國

家大計不能先事匡正至廑　聖慮同官夏言於他政
故務爲多臣獨毫無所補有負委任請從顯黜　上曰
卿既知未可何不力止夏言于銑疏初至時乃密疏稱
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者朕已燭其私但知肆其所爲不
顧國安危民生死惟徇曾銑殘欲耳朕故一言未答以
示不可之意後見卿等每擬誇詡朕恩夏言既以爲可
卿必謂朕知而主之未宜遽沮其謀昨部疏會奏果行
之豈可眞從故朕方言不可耳卿宜盡心供職不允辭
時　上已大疑言懼不免因疏曰北虜久據河套擾我
疆埸臣愚竊以匈奴雖多不過漢一大縣況當國家全
盛之時　皇上中興之會薄示威武旋可成功故向於
曾銑所奏不擬固陋妄有議擬第識本短淺慮欠周詳
茲承　聖諭成功難必百姓無罪仰惟敦遠弘謀好生
大德非臣愚昧能窺萬一然此事臣數與嵩議絕無異
言今乃先臣具奏名雖自劾意實專欲諉臣自解所幸
軍旅未興　聖諭先布否則臣將不知死所矣　上曰
爾等朝廷倚之政本百爾自宜先以邦民爲心如何專
徇私情強君脅衆昔銑奏未允乃詐稱上意必行茲所
奏又無引罪語部院衆看以聞於是嵩復疏辨銑疏初
至臣誠心知其非而不敢止罪無可逃臣與夏言同典

機務事無巨細理須商確而言驕横自恣凡事專主不
惟常務不獲與聞即與兵復套事體極大自始至今亦
並無一言議及其諸疏揭所奏不過列署臣名昨奉
聖旨譴密奏稱人臣未有如銑之忠臣讀之愕然實不
知也至于每擬誇詡皆出言手言欲以此顯　上意于
外而示親厚于銑故廷臣皆謂　上意欲行無不恐懼
即臣不知亦恐　豈上別有諭于言也昨蒙降兵部會
疏于閣言獨留看三日後出一稿奏袖中令臣一閱隨
即謄進並不以片言商確可否且自去歲以來臣與言
同在直所言任己自便一切機務忌臣干預每于夜分
票本間以一二送臣看而已臣誠自知具員不宜復覥
顏在列乞罷疏入得旨嚴嵩不能先事攻正朕已恩宥
之矣正當感恩盡忠何復奏擾所辭不允是時　上意
且不測而嵩攻言甚力言懼乃復上書自明且求去曰
臣與嵩並受眷知誓同圖報而不知其心之獨異於臣
也臣每次入閣入直必遣人邀嵩再三多不肯至即至
亦漫無可否是嵩故爲推避以諉罪於臣而謂臣不使
干與將誰欺也復套議嵩謂臣獨留三日出奏稿袖
中令其一閱隨即謄進夫奏稿出諸袖中臣之過于謹
密也會看然後謄進臣與之商確可否也使稿不自收

而委之他人膽寡已成而後與之會看此疏可以責臣
而無辭矣嵩明知其故乃以此罪臣至謂臣每擬諭許
故欲以此題 上意於外而示親厚於銑夫擬議雖自
臣下一經 御覽即係 聖斷非臣下所敢輕與者況
征戰之事成敗難測衆方為銑危懼而以為示親厚豈
抑也哉嵩以奇禍中臣必欲置之死地臣不足惜其如
國體何臣不能復與並列乞賜骸骨歸田里疏入詔部
院并恭看已兵部尚書王以旂復會廷臣議上復套事
宜言虜兵強據險為中國計但當練兵積粟來則禦之
不宜與之較曲直爭尺寸宜令銑嚴督各鎮蓄兵養威

加意防禦前議出師蒐套一應事宜悉停止果虜侵犯
則須督率將士大張撻伐無得推避誤事其鎮所請延
綏積欠月糧三鎮原額騎征馬匹宜為給發至于所奏
招降用間二事非獨可行之復套宜勅九邊一體舉行
以覘敵情矣虜黨 上曰套虜非新近事 先朝但飭
守耳銑無故輕狂倡議雖奉 俞旨然既下諸臣集議
自當為國為民深思實慮明以入告如何恐心一旦敢
事將何抹者其奪與議官祿俸一月兵部侍郎及該司
官二年銑令錦衣衛械繫至京問王以旂姑令兼右僉
都禦往代銑盡忠督理以贖前罪此安危大計科道官

何寂無一言錦衣悉逮至廷杖之各罰俸四月餘事宜
戶兵二部速再議以聞已吏部尚書聞淵等左都御史
屠僑等參夏言輕信狂言輒為贊奏事惟任意跡涉強
君及奉自陳復無引罪語揆諸禮法俱違唯 聖明裁
其進退 上曰爾等奉旨議奏猶謂跡涉此非媚即畏
是何臣體姑不究夏言削奪餘官以尚書致仕嵩父子
討既得行代為鸞疏自理且劾銑謀國不忠御軍無法
虜入延安殺擄數萬定邊營境外覆前哨指揮鄭齊等
軍及各路殺傷官軍鹵掠牛馬又不下萬計俱匿不聞
剋取軍餉鉅萬密遣子曾淳託其親蘇綱行賄當塗以

故事久不發銑自知罪重倡議復套希冀大功欲以自
解嫉臣議異百計攻臣臣目擊陝右兵役繁興怨聲載
道竊恐變生不測不敢避姦臣之怨以誤國家遂下淳
錦衣衛遣給事中申价錦衣千戶李承往勘銑隱匿科
索諸事情尋六科齊譽等疏劾銑罪詔以黨奸避事無
一預言與降二級調外餘罰俸三月勦上銑獄謂銑交
結夏言令其子淳先後持金數萬托言妻父蘇綱致之
言所朋謀為奸妄議復套前後掩覆失事冒報功獲捷
具如仇鸞所訐 上曰曾銑妄議開邊隱匿敗衂虐
百姓欺蔽朕躬罪在不宥法司會擬銑罪律無正條宜

比守邊將帥失陷城寨者斬　上曰銑情罪異常有旨重擬乃稱律無正條固可置不問乎仍擬所犯正律議擬聞于是法司請當銑交結近侍官員律詔可乃斬銑于市妻子流二千里言已行至邗陽聞之自殺于車曰噫死矣四月十一日緹騎果至逮下鎮撫司拷訊法司擬罪言上疏曰臣之罪釁起自讐家恐一旦卒然死于斧鉞之下不復能自明令一見天日瀝血上前即死不恨往者曾銑倡議復套仇鸞未嘗執以爲非既而　上意欲罷兵勅諭未行而鸞疏已至此則係在京大臣偶與精鸞口以陷臣中間捏擬臣妻父蘇綱與銑交關往

來狀皆重文巧詆茫無證據今　天威在上讐口在旁臣不自言復誰爲臣言者　上方怒不省既而刑部尚書喻茂堅左都御史屠僑大理寺卿朱廷立等議言罪當死但直侍多年効有勞勛據律宜在議能議貴之條且詞末引伏或有別情非臣等所敢輕擬　上詰言辯疏已報寢不當議覆奪茂堅等俸讓之曰僑等任曰執法豈不知恩威當自上出乃敢借意朋護朕視言爲朕心言則視君爲何方銑疏上時即密奏強君朕何嘗一旨諭荅敢動稱有密諭主行及事敗止令致仕又不知引罪敢作怨語曰前去用不奉戴香巾爲朝廷討非以身家是人臣禮歟彼正以西內二三日直候不得見綱爲辭僑等又爲言直侍內苑堅忿朋護之私是何法理其更依律定擬以聞于是竟坐言與銑交通律斬妻子流二千里時中外惕息道路以目不敢發一言蘇氏疏請代　上曰蘇亦流人安得代言猶望未減　上亦遊疑會京師地震應在大臣嵩復密囑宦寺以虜儆聞謂虜衆數萬自鎮安雲州等處入寇將逼居庸　上諭兵部行鎮撫官翁萬達等多方捍禦并選聽征參將王佐許策等往援諭工部速發火器又諭成國公朱希忠等曰近聞邊警及地異之應未必不因套妄之致况銑

雖伏辜醜虜或以茲報復不無也各當徇國忘家毋惑邪從逞憤兼示內外提督坐營官各飭備以待十月二日癸卯斬言西市言方逮家人奔逸獨一老叟侍行甚謹訊之則句容知縣徐九思之僕徐鄉同年素館從不見禮者又前以邊事下同鄉平陽太守靳豹于獄言入獄衆憚嵩且阿其意音問不通覓一土塊爲枕不可得豹獨左右之既縛赴市無它言惟曰速速亦下大雨如注監刑主事俞乾平湖人驚而仆地移時乃甦姻禮部尚書費宷竟以悸卒宷同郡人即文憲宏之弟與言甚厚薄嚴嵩且侵之宷爲　上所眷幾入相嵩從中力阻

言旣不免宋自無完理幸得善終豈蒙卹典哉 上意
不能格惟見之于謚曰文通宋非尚通者故以此抑之
費氏通籍者甚多從此無一人在朝倮倮者十餘年比
嵩敗乃安枕復有仕者言無子一妾有娠蘇氏逐出遇
難後收之生子貌酷肖木幾殤其門人詭稱別有子藏
它所非實說終不行隆慶初復官與祭葬賜謚文愍建
祠廣信城外甚壯石鐫 御製數十列兩傍衆謂非體
宜別建亭供奉亦未能行僧副使 配享初銑旣
得罪部下諸將李珍田世威郭震皆逮入珍雄勇尤用
事以戰功起從中爲游擊旣逮羅織謂珍藏軍餉萬餘

送銑子至京饋遺被拷掠備極慘毒幾死卒不肯承塗
恐以賄累及銑于也人皆義之法司阿嵩意竟論死促
盜錄繫親屬盡追田世威郭震論戍

王聯

河間人王聯以陽武知縣考察閑住聯性宄險淫暴居
鄉以武斷稱且毆辱其父良良告之御史閻鄰論死父
之聯之黨迫良息詞保候愈肆猖獗殺人數多事發仍
論死繫獄百方求脫不得以是憾其先後御史胡植馮
璋張洽等遣人入京奏訐屢窺刺知 上喜告訐謀設
奇動宸聽爲脫罪地有年矣方任陽武時屬 駕幸承
天恐撫胡纘宗委聯供行殿役不辦怒詈之隨御史陶
欽夔以賍罪劾罷以是亦恨二人乃摭纘宗迎駕詩有
穆天八駿空飛電湘竹英皇淚不磨之句爲引虞周不

祥事陰肆詛謗且言屬之刊布聯不奉令遂假手欽夔
劾之都楠等慮聯以纘宗詩聞乃相率爲羅織抵之重
辟其詞多誕謾凡意所不恍咸搆入之若都御史劉隅
參將朱鴻漸前知府項喬賈應春推官蔣珊知縣郭咸
休田甸高儒給事中鮑道明苑馬少卿表淮等無慮百
十人令其子鵬策于二十八年冬至日詐充常朝官闌
入闕門于班中聲冤奏之 上覽疏大怒趣命錦衣衛
分差官較械繫纘宗等至京下三法司會訊聯詞悉誣
指無據纘宗詩全章皆頌盛德語非詛謗乃獻上之聯
仍坐原殺人罪鵬策詐假朝官當斬纘宗等悉赦勿治

明年四月癸亥䟽入　上不從曰王聯孔門之徒何不
忠不孝至是繼宗令人刋詩財力非民出而何即此細
微百姓之深怨重累可知姑俱依擬且疏内欽夔一人
稱曰俱任何耶于是刑部尚書劉訒等具疏引罪　上
曰爾等迷于回護之堅不以朕覽為重繼宗詩既曰稱
頌何又有派个磨語疏寫亦不經心是人臣禮與禮部
都察院叅看以聞是時　上意且不測大學士嚴嵩為
之申釋　聖怒少解及部院疏入　手批曰劉訒等急於
市恩全不以職任執法為事稱頌之體豈是如此訒黜
為民三法司堂上官各奪俸半年該司官逮鎮撫司拷

訊繼宗錦衣衛杖四十為民輔臣嵩對制平獄可嘉令
兼文大學士俸嵩疏辭免許之仍封掌道教事禮部尚
書陶仲文為恭誠伯以禱雨濟旱力贊平獄功也給事
中張秉壺言　皇上慮先民瘼躬薦德馨休徵之應良
不偶然仲文安得貪天功為已力於是仲文疏辭　上
曰卿祝釐保國禱祈雨暘累累效職若鞫獄非卿事也
果專恭䕶誠玄修雖數辭亦未克酬今以平獄謝似非
宜者且允辭待奉勅另行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三

朱國禎輯

俺答入寇

嘉靖二十八年九月宣府巡撫李良報大虜東行兵部尚書翁萬達策虜若從鎮城出深井掠鵰聖兩川蔚州等地則總督麾下及主客兵猶足相持又南而紫荊諸關亦已有備若從鎮城出雞鳴趨保安懷來白羊居庸等處圖南下則宣府北東二路戍兵方與金字河長水海賊欄抵不得離次而南山戍卒又非慣戰深可慮第聞督府已檄勁兵由間道遠出賊前截東向之路抗關南之防似爲得策今移檄各督兵策應在關北者計在必戰在關南者計在必守毋疎虞取敗 上亟下邊臣視賊所向相機戰守虜至諸將皆力堵遯去十月萬達父憂歸陞吏部侍郎丁汝夔代二十九年三月邊事日棘西海夷窺甘凉套虜窺延固俺答小王子盤據威寧海子及開平邊外歲犯宣大諸鎮朶顏三衛數引北虜犯廣寧遼陽睥睨白馬關通黃花鎮傳報不一而威寧海子之虜最強部議謂各守信地捍虜入乃將帥事廟謨所當先者惟急備薊鎮爲京師屏蔽請發河間兵三千駐密雲保定三千駐通州俱聽薊撫鎮節制其涿鹿

興州等四衛亦聽徵調各隘口戍守詔如議仍條上十事行之六月虜犯大同由小鵶兒塔墩口入總兵張達帥所部逆戰挺身爲士卒先虜望見纖騎圍之達殊死戰左右衝突不得出副總兵林椿分兵擊虜零騎於彌陀山聞達被圍引兵西救虜四面騎皆會矢下如雨達竟死椿中流矢死總督郭宗皋巡撫陳耀各奏二將雖歿虜亦旋遯官軍被傷者少得旨住俸視事給事中唐禹追論達敗死先登全軍陷歿獨二子張世傑張授與道血戰潰圍得全此數十年來邊關未有之大衂宗皋等蔓語彌縫苟逃罪譴死何以見二將生何以謝二子 上是之詔逮二子同詹宗皋耀逮至杖于廷耀死杖下宗皋戍邊兵部左侍郎蘇佑暫往總督宣大兼巡撫佑繫總兵起翁萬達總督趙錦巡撫七月俺答脫脫辛愛移斷頭山合套虜十餘萬謀深入關南命保定巡撫楊守謙移漢達軍六千於通易二州團練東西官廳總兵劉鼎等六人各將兵三千分戍關隘候警啟行八月壬戌朔俺答住金字河甲子犯宣府兩河仇鸞引兵趨懷來宣府總兵趙國忠亦趨龍門拒之不得入上嘉鸞忠勇令兼將諸路客兵國忠將本鎮兵助之癸酉虜駐大興州去古北口一百七十里仇鸞軍居庸

關南馳奏虜騎日東將窺薊鎮臣謹以便宜應援或遣
賊搏戰徑趨通州防守京師惟　上所命順天巡撫王
汝孝駐薊州誤信諜報言虜向西北本兵亦以為然請
亟止鸞兵勿東還備大同　上令鸞暫駐居庸待薊州
報纔乃回鎮及大興州報至詔鸞聞警入援命王汝孝
嚴兵守薊鎮翠華城副總兵劉通赴天壽山虜攻古北
口汝孝帥諸將兵禦之虜引滿內嚮綴我師從間道黃
榆溝等處拆牆入汝孝兵大潰丁丑遂由石匣營達密
雲轉掠懷柔至順義園之閭保定兵駐城中乃解而南
遠近大震有言虜細作潛住京師焚各場馬草者從給

事中王德奏半散有馬官軍半令五場商人運入城准
上納之數發壩上等處御馬于州縣牧養廠衛五城譏
察非常太僕寺解到馬匹俱收入城武舉待試者許自
薦錄用運軍未回者發通州守城各官能出奇計上聞
者聽虜既驟入御史王忬奏潮河川有徑道一日夜可
達通州因疾馳至通為守禦計戊寅虜果至阻白河未
得渡營河東岸孤山一帶分掠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各
州縣京師戒嚴分諸文武大臣守九門吏部侍郎王邦
瑞英國公張溶總督詔仇鸞亟前禦虜徵薊鎮諸路及
河南山東兵入援其日楊守謙五千騎至營崇文門外

副總兵朱楫參將祝福馮登至彰義門外城中人心稍
安己卯虜分遊騎散掠各鄉村去京僅二十里仇鸞二
萬三千騎至通州列陳河西自固守謙及朱楫等進營
東直門外時各路援兵頗集議者請備內變於是以巡
捕官軍營東西長安街及十王府慶壽寺陞進表山西
參政艾希淳為僉都僃工部侍郎孫禬督治濠塹禮部
尚書徐階傳諭九門防守官　虜未至毋輒先閉關自
困庚辰總兵趙國忠孫勇參將趙臣孫時謙袁正游擊
賀慶姚冕山西游擊羅恭各以兵至錦衣陸炳言大同
兵逼虜已久遠卒饑疲餽餉不繼可為寒心　上切責

戶部尚書李士翱停俸戴罪即日計處命都御史商大
節便宜募軍發五千金聽用參將劉錦同都御史王儀
三千人守通州京營官軍坊市民兵上城者給發器械
犒賞大通橋漕糧分給諸路客兵辛巳日晡虜自通州
渡河西向前鋒七百餘騎至安定門北教場仇鸞徐珏
邀虜後騎斬十三級奪馬十匹壬午大虜薄都城分掠
西山黃村河大小榆河等處總兵高秉元都指揮桓昂
徐鏞等連營城外禦之朱楫以兵應援不能卻城中米
騰貴預給九月十月糧俸仍發米十萬平糶僱答繳所
虜湖渠馬房內官楊增持番書入城求貢　上召對輔

臣于西苑禮部尚書徐階集議闕下司業趙貞吉抗言
今朝廷所急者出沈束於獄中理戚尚文之功退虜易
耳時　上遣中使密窺會議諸臣聞貞吉言心壯之日
撿討毛起疏言虜勢急姑暫許之務虜出塞而後不許未晚也中貴人潛以其語聞　上是日火光燭天豫衛
勝安定門北民居皆燬　上使馳騎召毛起至西苑賜之酒食令爲條奏而于貞吉疏內批擢左春坊左諭德
兼監察御史獨　詔賞萬金宣諭行營將士按此時嚮欲暫許者恐不止毛起一人　世宗召起賜食奚何
以復歷貞吉其實召者貞吉非起也宜入左順門令手疏便計以上貞吉
因請急遣近侍有才猷辨博官一員同錦衣衛官詣諸
將營賞軍激厲士氣得一首級即賞銀百兩逗遛觀望
不戰者誅無赦退虜不難、上覽奏嘉之賜食卽陞左

諭德兼御史給賞軍銀五萬令宣諭將士以仇鸞爲平
虜大將軍節制諸路人馬文官三品以下武官副總兵
以下不用命者俱軍法從事楊守謙兵部左侍郎兼右
副都同提督鸞兵自孤山還至東直門外悸而褫鞫持
死虜首六級以獻徐階請釋敗將歐陽競綸從之又請
御殿臺諫亦以爲言癸未、上視朝勑示羣臣是夕虜
退四散焚刼初虜之入也兵部尚書丁汝夔本淸謹士
兵事非所長又聲息淸亂卒難分別援兵雖集一視大
同兵爲進止仇鸞挾重不可制謀于大學士嚴嵩嵩謂
敗于邊可隱敗于郊不可隱虜志在搶掠欲飽將自去
惟堅壁爲上策守謙雖爲總督然應調至者原非素統
倚郭門相仗無戰心策之亦倘佯不肯前守謙獨薄虜
營而陳虜故以輕騎來挑不應內外聞然皆以爲怯且
云本兵密下教禁諸將出戰語浸傳入　上心愠有
旨召前邊臣楊守禮等汝夔不自安自請出城禦虜不
許浹日虜大掠呼譟聲徹禁中比夜西北火光燭天、
上馮高望內臣環泣訴園亭墳墓盡燬弟任軍丁盡死
且言戰不加係文臣牽制故虜至此　上恚甚輔臣謹
候命不敢出甲申徐階集議言虜逆天犯順義當必誅
今雖稱臣求貢然信使不入表文不具文書皆漢字眞

僞難知求貢必不可許宜遣通事賫勑諭虜酋如果悔
罪求貢當斂兵出境具表款塞聽朝廷處分不則惟有
勵將集兵聲大義致討　旨下勦殺不得輕信僞書致
隳虜計通政使樊深條禦虜七事中言仇鸞未聞一戰
非士不用命卽主將養寇要功乞密遣近臣詰狀具對
聞　上方倚鸞破虜惡其言黜爲民部大臣奉　旨陳
狀引罪下汝夔于獄王邦瑞攝部事戶書士翔華職工
書胡松住俸械通州都御史王儀參將劉錦訊治陞御
史王忬代儀參將歐陽安代錦儀爲御史姜廷頤所劾
忬先至通州城守、上覘知甚喜至是亦劾儀等縱士

淩虐大同軍仇鸞將大同軍素無紀律往往辮髮效虜
入民間鹵掠又稱遼陽軍所為偵捕得捶之繫通州獄
上謂大同軍率先赴援縱有罪出於饑疲令免窮治送
鸞收撫于是鸞兵益驕民間苦之殆甚于虜而　上憤
守謙不戰責問無以應也則以未奉部檄為辭有　旨
守謙名稱入援何數日坐視不出一戰且朕親降旨趣
應援兵部豈不奉行何得稱部檄未至擁衆自全遂捕
守謙并汝夔廷鞫艾希淳代領守謙兵并逮王汝孝及
總兵羅希韓昔虜漸引而北丙戌撤守門軍分遣郎中
王崑董懋中等督諸將躡虜趙貞吉復命言臣奉宣明

詔懸布賞格勸大將軍鸞乘雨襲虜乃傳諭城東西南
諸營獨宣府總兵趙國忠兵在沙河臣未辭朝不敢遠
去　上曰貞吉奉勑宣諭所領銀未見處分如何云復
命且妄以未辭朝為言遣錦衣鞫實聞尋上狀得　旨
貞吉沽名欺上實非貞忠且言周尚文功未報沈束未
放及至委用却畏縮敢肆誑言代人報怨杖五十降邊
雜職用初貞吉廷議罷盛氣謁嚴嵩于西苑直房嵩不
見貞吉怒叱門者會通政趙文華趨入顧曰公休矣天
下事當徐議之貞吉愈怒罵曰奴權門犬何知天下事
嵩聞大恨乃佯為出城賫銀勞軍方虜騎充斥徵發旁

午戶工二部官皆得罪犒銀不時發諸軍分屯城外貞
吉微民車致銀仇鸞所鸞不受虜退已稍遠貞吉計無
所出賫勑巡城外徧諭諸營而還遂得罪降廣西荔波
縣典史丁亥虜退至白羊口以道狹恐我軍邀擊掣其
半由高崖口鎮邊城半由昌平東北古北口舊路出鸞
軍不意虜東返猝與遇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鸞幾為
所獲裨將戴綸徐仁救得免虜長驅至天壽山見總兵
趙國忠陣紅門前捨之而去蓋亟欲歸巢無心再戰入
掠也法司坐汝夔守備不設守謙失悞軍機律斬俱秋
後決　上怒甚曰汝夔罔上毒民守謙黨同坐視皆死

有餘辜即命行刑以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屠僑大理卿
沈良才議獄遲緩各杖四十降俸五等給事中張侃杜
汝楨烏從善違旨畏奏各杖五十俱黜為民己丑敘入
援功勞賞仇鸞等銀幣有差是日虜衆始盡出邊人馬
饑乏皆不能軍鸞等懲白羊口之敗竟不敢逼但尾送
至石匣城及張家古北等口外而返其前後禦虜有功
者十八日大同游擊王祿于懷來斬十七級獲馬十二
匹二十一日山西游擊柴縉于昌平奪回男婦二百四
十二人二十三日都督仇鸞襲虜于海店生擒四人既
而鸞報功八十餘級或云皆詐割死虜平民首云九月

辛卯朔　詔優䘏被虜民用米六萬石銀三萬兩遣侍
郎駱顒督司屬查給仍覈傷殘田數蠲免重者先蠲後
覈發大通橋所積倉糧二十三萬五千餘石給散官軍
充本年正數汝孝之被逮也　上方震怒虜未盡退官
較不敢前託言汝孝等追虜遠不可猝至至是　上怒
漸解而汝孝等復以首功聞故得不死與希韓皆謫戍
再發米五萬石賑關廂被虜之人吳嘉會罷乙未改孫
禴為兵部左侍郎兼副都督薊州劉燾僉都撫宣太徐
階薦起聶豹即爲僉都撫順天責吏部補密雲天津潼
關井陘四兵備人援續到者山西最多悉加賞賚科道

官往九門正奇營查閱軍馬實數缺伍者一萬三百人
見存者悉老弱遊惰成國公朱希忠惠安伯陳鏸罰俸
餘皆治罪諸公侯悉辭營務許之守陵軍三萬七千六
百餘人存者止三分之一多內臣占役清出特設外守
備督之防秋更議營制部推正副提督官四員仇鸞列
第二　上曰此事體非輕必復　祖制乃可事權歸一
畜精壯以濟實用其革去十二營兩官廳名目止用京
營總兵一員提督三營以仇鸞爲之各營協同提督二
員贊理軍務文大臣一員陞王邦瑞兵部尚書往仍裁
革內侍官逮職方郎王尚學論死薊鎮復報虜在近邊

暫留保定山西兵二枝同劉淮等六枝應援淮山西參將也延
綏山東等兵悉聽孫禴調度工部侍郎龔輝督理九門
濠塹石壩錦衣都督同知袁天章同五城御史團結保
護居民大發銀各處召買芻糧修通州新城吳嘉會復
撫順天改京營提督官曰總督京營戎政鑄戎政之印
給仇鸞自後鸞任兵政潰貨罔上又開馬市凡二年歷
死市亦尋罷虜求入貢皆不許歲入犯倭變復作南北
用兵紛紛重以水旱天下寡如則　世宗皇帝所收攝
者大矣

追戮仇鸞

仇鸞咸寧侯鉞之長孫也鉞爲寧夏游擊寘鐇反方駐兵城外欲遁去自虎于昌孫長生在城昌病風不足惜長生鸞小字也六歲餘黠可念恐爲反者所屠遂自大壩還師解甲以入討誅反者封伯征流賊歷戰功進侯鉞卒鸞得嗣兵部尚書彭澤爲製名字伯翔署曰枳齋延譽公卿間居崇文門內倫約如京官讀書能文頗有勇略同鄉趙時春以南宮第一人有名欵洽往來而內忌陰賊時春言語小得失處密啣巨測人未之悟也巳爲勳衞嘉靖七年鎮兩廣十六年改鎮寧夏十七年議

征安南佩征夷副將軍印總兵兵部尚書毛伯溫督軍奪停行十八年坐神機營會 上幸承天設左右副將軍鸞領左東寧伯焦棟領右鸞因奏臣係左副將軍爲前鋒左右前後悉聽臣節制 上不許曰朕車駕在中軍所設左右副將翼行叅將二人爲前鋒後衞其以翊國公勛代掌中軍成國公希忠副之涂中被賜復請照勛希忠另疏陳謝報曰鸞只依舊例附名不必自異時上以遠狩勤武陣雅尚整厲見錦衣衞官奉 旨進退雍容不慢明言武臣當雄勇趨事非書生比鸞聞盛鎧甲驅馳踴躍 上頗屬且因之自負視希忠禮蔑如勛

方被寵且有機智見之蒲伏不敢抗禮間談舊事亦喋喋可聽勛喜而稱之蓋二兇潛伏肘腋間閣臣又吞餌爲之用言官閒一奏彈率亦就事論事又或以愛憎起見未有中其病根者幸二人粗暴不過如董卓之流上英明畢而制之若弄蛇豕終不能爲害旣還復征安南再佩印與伯溫出師明年至廣西挾 勑書陵轢總兵安遠侯柳珣責戎服入見珣不聽鸞遂劾珣珣亦自言于朝兵部不能決奏請上裁 上責鸞輕傲令回京卽以珣掛印代之二十三年鎮甘肅其冬 上破虜功言日者聞虜入寇督兵出禦追至朶蘭地方及之一日

凡五捷斬首百餘級并斬吉囊子狠台吉謂爲擒獲虜王又以昆季厮養姓名竄入籍中俱稱有功事下部覆謂鸞奏捷辭多虛構意涉誇張計璣望日仲冬晷刻極短朝夕才五時耳賓明聞警發兵追躡至沙河大路又至朶蘭雙莊軍行不啻二時乃于三時間五戰五捷得功百級何雄速如此且往歲大同黑山之捷謂馘吉囊子太不孩竟成空言今復以衣鎧鮮華謂爲狠台吉濫引擒王之語妄意封侯之勳不知果何所據且又竄入所帶姓名謂破陣當先俱屬可疑宜行勘覈 上曰斬獲旣多厥功可嘉其加鸞太子太保任一子所鎮撫

被劾不聽在鎮久貪肆酷虐恣爲不法二十七年總督曾銑以復套調兵不應銑劾沮撓軍機且歷兵科勉乖戾狀　上以秋防届期遽姑奪俸查實鸞知不可掩益狂悖無忌銑再劾言甘肅孤懸西北三面阻虜今以鸞故士衆離心紀綱解弛平居實有厝火積薪之形一旦恐致土崩瓦解之患鸞罪擢髮不可數且云虐殺無辜歲以百計誕謾不恭肆爲欺罔永昌果園堡之捷輙報虜酋狼台吉爲我軍所殲今狼台吉固自在也　上大怒逮治既而巡按張雨巡撫楊博交章疏其欺罔貪暴三十六事俱下部勘明正法尋反訐曾銑媢嫉嚣殺陷

得復起爲大同總兵及庚戌入援（俱見詳言獄中）夏方虜擾邊上言賊巢俱在大邊内我墩軍夜不收往往出入虜中與之交易久遂結爲腹心虜酋俺答脫脫辛愛尤慎四大營賊至分據大邊墩臺虜代墩軍瞭望軍代達虜收馬故内地虛實虜無不知逃民洗糴榮叛將王臣等虜輒撫而用之以窺中國於是邊事益不可爲夫虜中生齒浩繁事事仰給中國鈌用則求求不得則搶掠彼衆而衆強我散而寡弱往時虜求進貢廷議未從周尚文懼虜執望必將肆毒乘其効順之機授以貨賂之利虜既如願邊亦少寧尚文非得已爲之也夫通貢之事固

不可行然與其使邊臣違禁交關利歸于下孰若朝廷大開賞格恩出于上即今遼東甘肅薊州喜峰口俱有互市之例　皇上霈然發詔遣人至二邊外諭虜遣塞許其市馬如諸邊例仍嚴立限制量加賞給則彼之感恩慕德世世爲外臣比于軍吏日相結納者功相萬也　上曰此疏所言利害不但一時一鎮可行兵部即詳議以聞又奏本鎮設擺邊軍及大小城堡本防虜入入輒不支宜以小堡歸并大堡將擺邊軍士止留老弱者哨望精壯者盡掣回守堡摘取選鋒隨營截殺又牆堡築于北口之南麓虜擁衆據山下瞰我軍則險爲彼有雖

牆何益疏入　上嘉其忠謀命亟議行兵部請總督酌議　上曰邊臣所見甚審爾等職司本兵自宜從中擬斷奈何他諉其詳定以聞于是尚書丁汝夔等覆鸞所言皆是但老弱當掣回守堡精壯仍令守牆餘行該鎮酌議報可蓋兩疏俱經邊臣發明不果行鸞祖其說遂當　上意比庚戌虜患入援佩印加太保優假大過益肆其惡矣既掌團營上言京營軍止宜守城難以格戰請分遣四御史詣各邊兵防秋大同中東西三路各三千甘肅寧夏延綏宣府各三千延綏家丁一千及應援宣大游兵六千俱五月至京因擬總兵王𪀙副總兵時

陳參將曾麒等十三人堪任調兵將領游擊吳潜王棟宜更置部覆各邊均屬重地使患在心腹肢體固輕若藩籬盡撤則堂宇何賴宜因鸞說而善用之宣大甘寧各調三千延綏家丁通事五百諸鎮獨甘肅延綏去京遠二月啟行五月至京餘各留本鎮候警報赴調將官從本部選委王棟訓練新兵勿易張潜調內地用　上從部言鸞固執前議部覆從之惟調兵委之各邊撫所薦將官止用其半報允仍遣調兵御史　上諭鸞曰卿勿怠此戎務必如　皇祖時長驅胡虜三四千里乃可

鸞對方冬虜馬肥以來歲三月大舉搗巢　上又諭云䀄疏具悉竭忠但機貴于密孔子大誡鸞復對事以密成亦以豫妄乞勑廷臣集議或姑假臣經畧之名各邊悉聽節制以便統調十二月中前赴宣大適中處伺虜動靜　上喜優答仍示兵部閱器械峙糧餉設督糧都御史并設昌平易州關府如通州例皆鸞意也初營制既更以科道兵部官巡視起趙時春申鏓于兵部鏓徃巡視見鸞恃寵弄權憂之奏營政更張之始願加詳慮不當决計於二人責效於旦夕　上以疏意不明示鸞密報鸞心知所謂因奏鏓意不過侵官攬權束縛臣等使不得行事且京營巡視已添科道今益之主事重以

職方之勢臨之臣等脇息懼罪何暇謀虜得　旨下鏓鎮撫司拷訊停兵部官不遣仍以鸞言復選遼東固原保定達漢官軍入衛先是虜散處邊外畜牧邊將貪利掩襲往往起釁奏聞嚴禁然虜大舉入寇必糾集各部精勇其營帳留牧自如無反顧憂至是俺答留吉囊諸子駐咸寧海子而吉囊舊巢近延綏鸞謂虜銳卒亦有限惟聚之乃強吾欲得志于虜宜有以分之請勑西方諸鎮選兵乘間致討惟以敢戰為功不以損軍為罪虜必團聚自保歲可省勾引糾集之寇且徙幕遠塞月可省零虜抄掠之害從之十二月鸞奏革薊州總兵李鳳

陽大同總兵徐珏為京營副將成勳代鳳陽密雲副總兵徐仁代珏　上皆報允故事正副總兵鋏兵部會推二人請　上裁至是從中下獨鸞定擬尚書王邦瑞等皆不得與聞乃奏言朝廷易置將帥必採之公論斷自宸衷所以慎防杜漸示臣下不敢專也豈有京營大將定擬黜陟各鎮之例令鸞坐名擬任擅自更易其于國體政經關係非細　上不悅曰戎政初修忠將是托况朕有密諭非其自擅若爾等肯選任諸將集練兵卒隨事効忠比常加意何待伊言矧令君自勞心今一矢未發先自攻譖大臣謀國之忠當如是耶三十年正月改

趙時春山東僉事分練民兵凡數千人紀律甚整寇惡
之密遣人詭投幕下將縱火俟其出剌之一夕果風飄
帳房遽起列隊布數十人伏草中出竹箭吹火揮利刃
突起左右格之多傷四散走時春素善大刀輪舞如飛
及是奮呼而前莫敢當者揮斬無遺明日梟首止曰盜
糧不明言都城內外已盛傳矣王邦瑞原與鸞共事團
營議多不合邦瑞因本兵奏安攘大計內言邊兵不可
常調 上藉為虛文塞責革冠帶奪自陳放為民三月
虜叩宣大求貢市總督蘇祐以聞 上方主用兵未許
意鸞力足辦且有疏諫止問于嵩嵩方與鸞厚恐戰必

不利力言暫許紓禍俟大軍練成一舉捷之非晚 上
不得已准行然歲止一次示意猶未知鸞利而道之也
兵部員外郎楊繼盛力陳不可訊杖謫典史鸞藉貢市
得自寬益恣睢自擅都御史商大節本募民兵經略京
城內外所統者止巡捕兩宗二軍鸞輒調去且責以有
警分布大節疏其狀謂重兵皆鸞所將并調及捕營不
令臣知所留九門兵脆弱虜一旦衝突鸞兵在外相持
臣安能抗 上怒其推諉避事論斬錮獄中六月鸞奏
據報達賊約會入寇請領京營兵及民兵迎戰邊兵分
遣追 零賊又欲載煤炭隨營應用且許軍馬食民田

秋嚴嵩謂軍馬經行地方各有督餉都御史預備糧草
分畫已定今又令戶部官載煤炒隨行徒見事體煩擾
至於縱馬食民稼尤非美事古之名將行軍紀律有擅
取民一物者即斬以徇寧使虜踐田苗食盡不可下此
一令又謂到邊兵以其慣經戰陣全賴入衛京師備戰
今遣邊兵出外地以待零賊而用京兵兼民兵為正營
以迎大賊此則臣等莫喻其意云何也報聞蓋顛錯無
謂即嵩亦知其不可 上固已心識之矣又請收民車
備戰守 上以戰車造完止之八月鸞言朶顏諸夷影
克哈哈赤哈舟兒陳通事等屢導虜犯順今虜已納款

復行挾詐請亟加征討兵書趙錦阻之得寢時春以山
東兵四千餘至通州屯西直門外乞守古北口 上命
移駐密雲鸞屯安定門外中使賜食踰日始反命 上
恠其遲以鸞不在屯遊別墅對八月 上命鸞領兵至
白羊口分布備邊步騎十八萬鸞已通俺答使其家丁
時義往來報于朝唯誇虜強盛志在勝和其出也索列
鎮將領饋遺載路少不滿意則褫甲奪馬或譏斬中軍
將其歸亦如之貪賄公行畿縣赤地戶兵工三部糧芻
馬豆丁需無慮數百萬糜費略盡九月歸京疏言始臣
者謂臣家丁拗趙時春所統民兵營被其殺戮夫兵雖

有軍民之分悉臣節制臣何愆于民兵而令家丁劫之由舊冬臣欲調邊兵而尚書王邦瑞郎中尹耕進募民兵之說阻撓軍機僉臣出兵遂駕浮詞搖亂國是伏望收臣重權俾得保全首領 上手詔慰曰卿竭忠戎務今秋賊果未犯豈可以孽嫉求退十一月鸞奏逆酋哈舟兒陳通事罪狀下總督討擒伏誅舟兒甘州衛人史氏子名進通事名志允先俱陷虜久之逃歸爲朶顏衛夷人所獲隸夷酋幹堆板卜等帳下各爲通事進更名哈舟兒志允更名昂灰時時引虜各關口索羊米酒食稍不遂輒挾弓矢嚇奪幹堆板卜等喜之遂令舟兒冒

夷酋名入貢因熟知京師道路虜累侵犯皆二人導之二十九年俺答諜犯京東遣頭目來探舟兒指以潮河川道路北虜移營駐白廟逼近古北口舟兒仍詐傳虜兵西返緩我邊備俺答遂由鴿子洞黃榆溝入犯幾甸鹵獲甚富虜德舟兒等乃以所掠男婦及牛馬各數百賚之今歲虜已開市舟兒等復往來虜營誘煽不遂乃屢誑塞卒謂虜且以四十萬衆入寇京師爲之戒嚴總督何棟移駐白馬關廣布耳目偵舟兒等出獵因以計擒之械繫赴京磔于市輔臣嚴嵩等以擒逆具疏稱賀上手書諭曰卿等入賀歸功於上彼群邪無上之徒心

猶未滿也自壬子入寇丁汝夔故縱至國門以羞辱朕朕莫聽若鸞矢心爲主一意殺賊累密請乘春大加搗巢朕累不許蓋爲鸞計恐人害之以遏後來爲國之臣耳今之爲臣者一律謂之姦固不可皆謂之忠尤不可爲心各一爲類亦多至於卿等直贊事玄尚目之爲姦佞或有口同心異對人自解者今已死二三矣因加鸞太傅兼太子太師歲益祿米百石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十二月鸞請改撥大寧外衛班軍于薊鎮防禦從之鸞既因馬市餌虜以史道領其事虜旋市旋掠邊人苦之朝議召史道回京虜欲以牛羊易穀豆者俟命不

得益爲盜無虛日其冬三入邊擄人畜甚衆督撫官遣通事責問俺答則詭應曰諸貧虜無從得食禁不能止如中國法雖嚴民間豈盡無寇竊我能自不入犯不能禁部下之不盜也仁吉哥之市益擾邊不可禁朝議藉藉咸追咎馬市之開非計會歲行盡讞猶悍然不自知咎初鸞藉嚴嵩力釋罪復用媚事不啻廝養既恃 上恩權勢益重傲倨不盡如禮嵩其恥忽處目中若無嵩父子卿且根之錦衣陸炳任寄心膂與鸞謬相敬重實相軋且又嵩素所結內表裏應和其詐秘甚將逞志于鸞鸞固入雲霧中日湛酒色汝不知節人固策其凶終

而幕下所聚都游棍罔利市權大言欺人直曰取單于頭封狼居胥實不堪一卒之用也三十一年正月鸞圖所自解慮見譴上疏曰臣所爲欲開馬市者將陰修戰備也內外臣計欲殺臣乃故弛備以招虜欲其叛負市約而因以疑臣于 陛下臣無足惜如國事何乞下明詔切責諸臣俾各修戰備且令每鎮選敢死士萬人待臣調用虜如入犯令古北口諸將勿遏縱其南下臣當死戰于內出精兵健馬搗巢於外內外夾攻破之必矣 上曰所論備虜事宜兵戶工三部已經理逾年何尚廢弛如此其各查兵馬芻糧實數以聞於是兵部尚

書趙錦覆京營士馬十五萬有奇除分布九門八營與守護 陵寢者餘皆選入大將軍部下通計營操出戰之士與各鎮入援之兵不下十萬餘近又改大寧都司班軍五萬六千發新設十二叅遊戍薊鎮將士鬪倍於往昔何謂無備且臣觀鸞言縱虜深入邀而擊之非也蓋薊州與他邊不同畿輔重地豈可使虜衡行飽盡能擒之震驚內地搖動根本所喪已多况我兵積弱雖嚴法重賞驅之進戰猶苦不前而可豫令勿遏乎鸞本附嵩至是衆指鸞通虜有贖嵩亦內懼思自全徐階招錦諭以禍福且密言 上已疑鸞故覆疏甚明疏入

詔以所列士馬數京營行大將在外行總督鎮巡各加意訓練待督戰將官臨發奏請壬辰虜掠咸遠城辛丑鸞請將營兵出塞 上問嚴嵩嵩謂宜從其請須擒斬虜酋方爲上功 上悟報曰若零虜無勞卿行時虜並入塞駐牧邊墩反在虜外人月給糧二石鸞言徒費無益第滋交鬨漏泄等弊不如盡掣惟守內邊近墩傳烽便報可三月戊子詔鸞赴大同勦虜時春兵復至通州露大教場結草廬鸞諷叅將許璽夜縱火將春窩除廬結陣整兵北戍密雲又諷叅將劉繼先妄報虜十三萬犯喜峯口檄時春兵援之欲使虜入古北口時春納其

檄固辭喜峯無寇古北口信地不敢輕去謀不得行乃止鸞在 上前每言虜不足平妄自矜詫及是督重兵至邊畏縮不敢發一號令嚴嵩既與鸞相失乃言鸞不戰非計四月 上諭兵部曰虜之易我以吾叛人爲導者多罪浮於虜今春如此秋舉必然鸞去須一大創始可卿傳諭令必戰勿守兵部以示鸞鸞言前月遣兵出咸遠擣虜戰於泥河斬二十餘級奪馬馱五百緣遊擊時陳臨敵不勇故未致大捷臣茲秣馬礪刃惟俟遊擊張堅兵至當分道出塞用收犂庭功以慰 聖念鸞不得已其月三日師師出鎮川堡行二百餘里至貓兒庄

虜伏兵起潰下我軍陣亡二十八人傷二百一十二人失馬二百餘匹斬虜五級獲馬三十匹報捷賞銀幣時鸞存大同侵剝視前更倍大同守備沙潮不堪命自刎又與家丁爭納女妓人情憤怨尤甚兵益不振五月廷議京師天下本宜大虜所道也言事機則虜有動作二鎮先知之若能戮力出兵虜氣自奪即或內犯亦可星馳入援非如他鎮兵遠道絕也言形勢則二鎮京師門戶縱虜入而與之格危矣今大將欲調歐陽安等統二鎮選兵入衛臣所不取蓋今之宜大日弱而虜日驕盡二鎮之力以自守不足而況選其精銳乎宜留選兵于本鎮俟有儆入援不必俟命則兵將有定志二鎮可保

上深然之命暫留兵勿調詔鸞入京議事鸞不自安乞罷詔防秋不遠宜且還京與諸臣定計既至集議猶畏其鋒謂犯而入援勢恐不及當令二鎮兵內聽京營調遣外聽總鎮節制庶內外不至偏重二議並行不悖

上又從之至六月鸞請發京軍各三千守薊州宜大不許時　上意甚疑鸞擁兵太多稍稍節收其權而鸞憤憤自若至八月虜報益急鸞病疽甚而請輿疾赴軍　上諭止之兵書趙錦奏強虜壓境人心洶洶大將安危所係而鸞疾不能軍有如虜衆長驅貽憂君父不小臣錦

願親往代督戰　上謂本兵不當輒出乃詔收鸞敕印命侍郎蔣應奎暫掌戎政陞遊擊將陳鳳為都督僉事改戶部左侍郎孫禬于兵部兼僉都督軍徐階密疏鸞通虜誤國狀　上覽之大驚命錦衣陸炳密訪炳素惡鸞常使人微伺動靜及其左右行財用事者銖兩之奸悉知之鸞且死前一日炳欲發其事恐按驗無實謀乃陰令人訴其家丁時義侯榮令亟逃虜中避禍不然且擒義等信之各逃至中途炳遣人邏縛之因悉發鸞初鎮大同與虜私通要約鸞遣虜貨幣諸物虜亦遺鸞箭蠱持此爲他日不犯大同信契義等各承遣往來今俱吐發逆入虜中欲勾引入犯狀具以上聞　上大怒即命炳會同法司擬罪鸞已先一日辛酉死法司奏當援謀反例律當追戮奏入得　旨鸞背叛朝廷引虜入犯延死未盡其辜仍剖棺斬首梟示九邊父母妻子及時義侯榮皆斬妾女孫發功臣家爲奴財產盡沒入官家屬流三千里諸黨惡者發遣發配有差

郭勛繫死

郭勛武定侯英五世孫字世臣父良嗣侯以爭襲家中落正德二年卒勛嗣侯雄鷙有知數家多藏書頗涉覽遊士大夫間獵聲譽貪縱中貴六年鎮兩廣貪暴累被劾見宥十二年入掌三千營　世宗即位得掌團營時江彬壞亂之後營務廢弛上據官軍連年工役勞費有竊馬逃者有私家佔役者虛耗益甚兵部請行訪補勛請如弘治年間例許令自首收操部覆此輩多係投充冒頂額外招收有名無人先已查革冗食稍減今若聽其自首恐仍蹈前弊宜查祖籍爲據從之勛又條七事

首曰新法令壯國威乞賜勑書得行斬罪不許既掌兵將逞其志　上英明事多獨斷首擢楊廷和兵部尚書王瓊銳意釐革不得肆會大禮議起張璁進尊親之說上已意移和者益衆揣知指會下廷議勛有折中之說與禮部尚書汪俊諍爭　上聞而善之䪨張璁桂萼等徵入京廷臣交詈將俟入朝排擊至已數日不敢出後伺間潛入行禮衆呼噪窘甚出東華門走勛第勛出迎厚遇且曰諸君子善自愛　上意已定但堅持必勝因左右之益爲　上所眷大禮既成張桂益重勛亦加太保兼太子太保恣行無復顧忌陳洸之獄即張璁亦嫌醜穢諱之齒類勛獨入其美女明珠之賄言于霍韜曰此公鄉人同志者內外官敢汙衊至此衆非爲陳實意在公設此光景耳霍憤然約桂萼同爲昭雪方獻夫頗不謂然曰廣右亦仕國也松筠枳棘故自不同奈何因橫臣一言分左右袒蓋一時贊大禮者甚多若名不過十餘人而席居其四前三人外又有彭澤澤小有文墨而貪險諂毒張璁以吏部郎中考察得留薦爲論德投入勛幕互煽動作奸者籍又深嫉之大形辭色因此與璁亦相左澤　密報于勛恨甚遂乘間短韜于　上藉之傲忽公卿自張璁外視之蔑如席書亦以言禮入爲尚

書代汪俊既相接即極口詈俊書曰其見未達其人品自佳益攘臂詆狂悖不可聽書色變退語其弟春曰追崇大典乃使此人得與羅峰見山張桂之號倚之爲重因失其親所損多矣驕不可長當借事折之丙戌恩榮宴主席歷年位皆居中書宴圖故左右列俯聞奏　上命如舊規行此宴仍分列不得已就席再疏爭之　上責禮部不奉詔令以後務遵故事勿再爭後勛瀆貨狠傲居鄰虎賁左衛欲得之拓其第勒衛指揮王琬等詣工部言衛署湫隘不足容吏士有郭順宅深廣自願相易尚書趙璜奏許之順本勛舍人居更陋爲言官所劾勑還

所易地不問歲侵草場租銀數萬兩受賄保官壟斷取
利奸惡郭彪等爲爪牙言官再劾疏辨　上諭以勉勵
酬委任無忝世勳又再劾以奸詐横以酷濟貪爲妖賊
張寅請託爲逆黨陷完雪寃當治不當論　上終不聽
更加慰藉張寅即李福達所稱欽明大獄見前記自是氣
燄益張有請必聽陰鷙搏噬中傷人甚衆舉朝惡而畏
之風靡不敢出氣獨御史魏有本請黜勛用馬永人皆
稱快　上雖奪有本官未幾復職勛又爲下獄將官時
陳請宥竟不從七年明倫大典成頒賜勲戚關部昌化
伯邵杰帶俸後府當給勛時掌府事遺其名不得給又

不爲支祿杰自疏請下詰問勛錄邵氏前後爭襲章奏
言杰異姓不當襲并引尚書胡世寧疏爲證且言吏部
會議時臣不署題宜仍下所司覆勘　上曰勛與世寧
何不蚤言使杰眞異姓我　皇考爲邵安乞恩豈肯稱
爲母弟我　皇伯考豈肯許其授官吏部査據明悉
列聖成命不可擅易其勿復勘仍命即支祿照前吉給
大典勛又言大典乃朝廷所以正風化明孝道以傳萬
世豈可賜異姓襲爵者不聽勛在團營凡事任臆專斷
兵部尚書左都御史李承勛兼提督多所執正因嗾把
總湯淸以復職事紛紛投牒謂承勛沮抑而日喋喋語

侵之承勛自以大臣不當爭辯上疏求退且言臣任提
督而爲把總所呈告辜風紀而爲將官所攻擊旣辱君
恩亦傷憲體幼歲當朝襲臣與有考察之責一武夫心
不能服何以服天下士大夫之心　上褒其忠誠公正
勿辭勛彊愎彌甚承勛復數其懷詐面欺指邵杰襲爵
事爲言臣孤踪安敢與共事請解營務專理院事　上
復慰留之勛亦上疏言臣不私湯淸至邵杰題本臣實
不與謂臣首先爲題承勛上欺朝廷下欺同僚臣不能
與共處乞免營務　上戒以因爭小憤肆意奏辨不許
再擾給事中王準等言二臣搆爭非在公忘私之誼請

加特諭　上曰朕都置不問自今勛謙和無復自用承
勛亦宜平心易氣不必自生嫌忌仍以湯淸挾私呈擾
下兵部參看首挾揚一淸深惡之八年受賂取回欽發
軍犯金韜擅縛指揮王臣被劾罷督營及保傳官階奪
祿三之一尋與張桂傾一淸逐之九年仍總五軍營四
郊興工以勛知建造事時兩宮積嫌勢輕重日甚　上
亦自疑不復朝　昭聖重治二張崇奉　章聖謁　陵
時有進入　勛稱宗之說者　上心動勛逆揣先以始
祖英侑廟享試英爲　太祖親將有戰功然洪武十年
官止都指揮使十三年加都督僉事十四年征雲南封

侯叙仇成王弼之次侑享定于洪武二年以後續封者
遠不及格勛有倏心又粗知文墨集門客編中山開平
武定三家世典鼎立又倣俗演三國志撰國初英烈傳
盡以殪友諒諸大功隸英名下標目故犯祖各示非已
出流傳禁中證實其敍如此遂騰疏以請廷臣特不可
侍郎唐胄言尤切竟許誠意伯本列六王之下羣公之
上復請以爵叙嚴嵩爲禮部尚書阿其意覆允明年
獻皇亦稱宗入　太廟躋　武宗之上勛進翊國公加
太師張璁猶及見之然失其初指矣時鎮守内臣俱已
盡革勛獨請留并欲取礦課以資閫用兵部覆言此輩

害民在　先朝已極頃　聖斷裁革民始安堵不當議
復　上曰鎮守原非　太祖定制今且著雲貴閩廣江
浙兩廣四川大同毎用一人内監愼選以充不得作威
生事給事中朱隆禧等疏諫得止而礦則稍稍開取矣
章聖既崩　上幸承天視　陵勛領中軍護行方張桂
盛時給事中夏言倔起與抗　上心喜右之言益發舒
議南郊當　上意官驟進張桂頗詘勛不能平既自承
天還訂被切責勛有力焉言深䘏思有以報之嫌隙已
開都下籍籍知二人必不相容有遂寧訓導蕭時芳奏
郭勛夏言霍韜皆中興元佐同功一體而外議沸騰心

蹟未一宜召見賜坐以杯酒釋之建鎮撫司獄爲民害
以風霆勛請大臣自陳從之而勛富貴已極福建父子
之術用之已久方士段朝用者盧州合肥人亦以術干
勛覬進用試之良驗得月羽林千戶又妄言化銀皆仙
物以爲飲食器用之當不死勛製爲器自用并獻　上
上諭勛朕躬修秘祝以謝蒼穹仙銀器朕豈可獨用已
盛食設　二親几上不得及　八廟欲通奉又迫期難
辦勛曰臣別製以待　陛下命又矣爲取進之　上大
悦加歲祿一百石時大工頻興財用告詘朝用復托秉
一真人陶典真獻銀萬兩助建雷壇工費歲以爲常

上以爲忠愛䇿賞授紫府宣忠高士然皆幻術攝勛貯
銀爲之尋與君不可攝術始窮其徒王子嚴攻發諸詐
機隱惡日與典真所典真懼爲所累上章自理請禁繫
子嚴責朝用歲辦銀四萬兩　上曰黃白之術古昔有
之非真有道術者不能勛初薦朝用及所進萬金朕亦
信之以其足代民膏卦屢試不效始知詐僞卿本納忠
彼敢爲欺何與卿事子嚴朝用俱執赴鎮撫司考訊從勛得罪深挾其財誘勛奴張瀾捺縶之其夕死上言勛奴欲行刺爲已所覺遁逃致斃　上怒下鎮撫司究治没其妻子財産朝用與死獄中合前後觀之朝用似已出獄并死坂死㚐　上本寬假方士故前罪幸脱而後頗辯郭勛不肖少徵也
二十年四月給事中戚賢劾勛迭肆兇狂假

擅威福督理營工占役賣放恣爲貪橫田園甲第吞併徧于京師水運隆輸掊剋盡于天下勛疏辯乞罷優詔慰之已而六科官李鳳來等以廟灾陳言內一欵稱邇來勳戚權豪之家廣置店房濫收無籍索取地租擅科私税舉放子錢允折男女稍有違抗輒挾以官刑幽縶私獄疏下左都御史王廷相等覆申其詭令指實陳奏于是下巡城御史覈勘凡四十餘日未覆給事中章允賢劾其畏豪勢狥朝廷遂下切責衆懼五城御史車邦佑等查京城內外諸勳戚店舍惟郭勛多至千餘區英國公張溶惠安伯張鑭皇親指揮錢惟垣夏勲方士段

朝用等夫之　劾勛驕恣貪縱民怨入髓足以干天和致灾變其黨孫雲孫淮李福鄧欽等黨惡爲甚詔雲等悉逮鎭撫司勛從實陳狀副都御史胡守中復訐勛以族叔郭憲理刑東廠而禁囚後府虐無辜甚衆　上曰勛朝廷自有處分已辭退餘令鎭撫司併治勛疏辯雲等乘機生事臣多不知　上准勛辯而先巡工科道以各工軍役姦弊乞勑勛與團營提督文臣王廷相勲臣陳謹同派撥　上允之命給以勑然非勛所便也勑具久不領至是科道復叅其抗肆作姦植黨骫法勛疏辯中有臣姦何事臣黨何人又有何必更勞賜勑等語　上大

怒曰國家有重事賜勑勛抗拒不受疏語豈是對君之言強悖無禮陳鏸王廷相扶同亦不奏白各責對狀鏸廷相引罪且言勛列名勑前領出即收去非臣等所能強　上曰勑書威重人孰敢違鏸奪祿半年廷相革職于是給事中高時等盡發勛姦利事中言交通張延齡併其下獄代管莊店產業　上益怒曰跡此一端縣可知矣捕勛下錦衣獄科道官逼無一言記罪高時盡忠加俸一級蓋二十年九月中事夏言亦去位且削籍矣御史童漢臣等再訐勛罪狀下所司尋論衛司念勛曾贊大禮并劄　八和傳等勞釋刑具即問明處分已奏上

勛罪當死係　議人孫雲等先枷示論戍報可　上復諭曰枷號諸人不必無可矜者朕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偶形夢寐俱免即發遣郭勛罪犯多端議擬不明令法司同錦衣衛及科道查照言官前疏即審確具奏于是御史周亮等因叅鎭撫司指揮孫綱納賄曲庇刑部尚書吳山衰耄依違郎中錢德洪不諳刑名主事馮焕任意供招與鎭撫司掌印指揮倪旻扶同推鞫故將勛重情隱飾不究乞罷斥孫綱罰治吳山等孫雲等贓物嚴追　旨下綱焕法司逮問德洪鎭撫司拷訊奪山旻俸三月雲等贓俟會問奏治已給事中劉大直等復劾勛

未盡姦惡數其亂朝政凡十二事若請復太監鎮守
毀領熊臣折傷用失事將官四逸並用吏胥奏討外
衛軍糧私與侍將軍娶妻許令運軍夾帶乞充邊軍
楷朋擅更軍政員議華督餉邊郡爲祖濫乞配享祭
令武臣乘轎皆見當童奏可徵者并列其拷殺官軍數
多請併究問已都察院擬德洪罪贖杖還職　上曰刑
官不習法律必致獄情冤枉爲害非細昨法司初擬勛
獄但知置人重典至不審究獄情何以厭服罪人之心
既令衛司寬刑故敢如何又敢違旨即與不領敕者罪
同錢德洪仍鎮撫司再訊於是法司集各官會訊盡

依科道諸法所指勛罪狀據律坐斬餘各擬罪得　旨
勛令法司詳議孫綱依擬并籍其家馮煥降邊方雜職
錢德洪革職爲民孫雲等俱發煙瘴永遠充軍家產沒
官未獲張維并夏鄒等百二十餘人行所司嚴捕治罪
復命刑部以淹禁人眾亟爲問結公張溶伯張鋼指揮
錢維垣夏勳等輸贖還職餘如擬比法司再會官詳議
郭勛情罪仍依前律斬妻子給付功臣家爲奴財產入
官併追一應公私侵奪贓銀百有餘萬盡奪封爵鐵券
誥命其霸占勳奪店舍莊寺等俱給還原主疏入留中
不下蓋　上本欲寬勛先示意免刑後示意家人孫雲

等免枷而廷臣甚惡勛盡法　上亦礙公論不即釋明
年捕餘黨方七哥孫壻杖戍子衆人商輔發口外而罪
尤夏言列其三罪此居一焉且曰千羅百織則勛之獄
固其自取而所由來抑可知矣高時考察當調外中旨
降二級蓋　上又以此意示群臣終無有請宽者十月
乙酉勛死于獄法司以聞并列上應決罪囚　上憐勛
并停刑而以前有　旨不許淹延遇近冬至遂指以爲
罪下禮部參奏原當已入閣尚管部事奏刑部尚書吳
山侍郎萌相屠僑市恩廢法都察院右都御史毛伯溫
左副都周右僉都劉訒大理寺卿戴金少卿楊行中

寺丞董姍約同於稽緩刑科給事中劉三畏等失
于糾劾均宜罰治而吳山事屬總領其罪爲甚疏入
上曰刑賞大柄豈臣下得專觀此則賞者亦非賢善秋
後決囚測度朕意賣法市恩且郭勛既問謂罪其不軌
之甚不軌罪名古今無可恕之理既曰不軌卻又擬察
不合令死獄中是何律法通當拿問重治從寬伯溫金
等各奪俸三月相僑各降俸二級留用三畏等各降二
級邊方用山被職爲民郭勛已死此事情未有發落令
三法司擬議以聞於是萌相等會議勛已瘐死亦足示
懲原議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似應矜宥還官入官給主

財房屋地土俱宜查照原案歸結除爵及追奪鐵券誥
命合行吏兵二部查議奏請議入從之斩郭惪亦減死
發極邊永戍盛死楊紹元錢俊民翁守洪等妻子財產
亦從籍宥後二十九年准其子守乾襲爵
終

朱國禎輯

外城

嘉靖三十二年十月京師外城工完京城本元舊都（洪武元年戊申八月二日庚午大將軍徐達取元都丁丑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南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十丈辛巳平元都賀表至京壬午改元大都路爲北平府戊子命指揮葉國珍計度北平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時舊基也癸巳命指揮張煥計度皇城周圍一千二百六丈九月戊戌改安貞門爲安定門建德門爲德勝門戊戌置洪武門千戶所永樂元年改北平府爲北京以上國史所著者如此可見元時本有南城曰金之舊計可三十餘里則弃之大內之南城可知正南洪武門設千戶所今爲正陽門東南崇文門舊名哈喇當云海岱西南宣武門然[illegible]任載或曰順成舊亦有麗正門疑郭皐[illegible]門有三[illegible]也[illegible]疑即彰義門東直西直二門不知是仍舊址更新否 文皇改爲北京重建宮殿大有更易靖圖之所略而[illegible]黃亦因其所推南城之起不可考嘉新築亦無一字之及今姑據國史書之其四郊如起者亦可參見防備也）先二十一年七月邊報日至御史焦璉等請設墩堠編鋪長以固防守兵部議覆於各關廂盡處及沿門建立柵門墩門宇都察院毛伯溫等復言古者有城必有郭城以衛民郭以衛城常也若城外居民尚多則有重城凡重地皆然京師尤重 太祖定鼎南京既建內城復設羅城於外 成祖遷都金臺當時內城足居所以外城未立今城外之民殆倍城中思患預防豈容或緩臣等以爲宜築外城包絡既廣控制更雄且郊

壇在內 皇上事天愛民盡收入其中不勝大幸從之勑未盡事宜會戶工二部速議聞遂定議覆請 上曰築城係利國益民大事難以惜費即擇日興工居民葬地給外地處之毋令失所已而給事中劉養直言諸臣議築外城慮非不遠但宜築於無事之時不可築於多事之際且廟工方興材木未備畿輔民困於荒歉府庫財竭於輸邊若併力築城則官民俱困 上從其言詔俟廟工完舉行明年改沙河城曰鞏華合天壽山守備爲一下臨清南北要衛百貨所聚命山東撫按城之二十九年虜退始[illegible]陽崇文宣武三關廂外城不果三十二年三月給事中朱伯宸復申其說謂 文皇移都北平密邇邊塞顧有城無郭者則以締造方始未暇盡制邇因虜警 聖上俯俞言者之請修築南關臣民幸甚緣將事之臣措置失當[illegible]居歛尉拂民興怨且所築僅正南一面規制偏隘故不成旋罷臣竊見城外居民繁夥無慮數十萬戶四方商旅貨賄所集不宜無以安之矧今邊報屢警嚴天府以伐虜謀誠不可不及時爲之圖者臣嘗履行四郊咸有土城故址環繞如規周可百二十餘里若仍其舊貫增卑倍薄補缺續斷事半功倍良爲便計通政使趙文華亦以爲言疏俱下兵部會戶工

二部議 上以伯辰等言問大學士嚴嵩嵩言南京有
外城 成祖定鼎北京以草創未暇及此今外城之築
乃衆心所同果成亦一勞永逸之計其掘墓移舍等事
勢所不免成此大事亦不能惜臣詢知南關一面昨歲
興築工已將半若因原址修築爲力甚易且物貨湊集
虜所覬覦城之足杜不逞之謀 上曰 成祖時非但
外城未暇還有本重如九廟者今須四面興之乃爲全
美不四面未爲王制也嵩對誠如 聖諭俟部議上遵
行已會疏入是如伯辰文華言命總督戎政平江伯陳
圭協理侍郎許論錦衣掌衛事陸炳督同欽天監官同

閣臣相度形勢擇日興工 上曰外城須四面修築以
全王制一應合行事宜爾等其議處停當詳具以聞尋
覆城外四面逐一勘度形勢叅之堪輿之說就高增埤
前方後圓應築城約七十餘里其城垣制度合用軍夫
匠役錢糧器具興工日期及提督工程巡視分理各官
開具上聞并將羅城規制畫圖貼說隨本進呈允之五
月□上諭嚴嵩等曰建城一事固好但不可困力傷財
枉作一番故事如下用土上以磚石必不堪久須圖垣
以土堅築門樓磚包而後可此工一二年定難完朕聞
西面最難用工茲經始不可不先思及嵩傳示在工諸

臣覆言重城四面原議用土堅築其垜口腰墻及各城
門始用磚砌惟西面地勢低下土脉流沙稍難用工宜
先完南面由南轉東北而西以次相度修理 上是之
令嚴督工匠以漸修築毋致虛糜財力務求堅久是時
上慮工費重大成功不易屢以問嵩嵩等請自至工
所視之廼上手劄言臣等今日出視城工時方修築正
南一面自東及西延長二十餘里詢之各官云前此難
在築基必深取實地有深至五六尺七八尺者今基築
皆已出土面其板築土有幾起一二板者有築至四五
板者其一最高至十一板蓋地有高低培墊有深淺取

土有近遠故工有難易大抵上板以後則漸見效矣
上答曰卿等以工議具聞謂委實難重然既作之必果
持久方可但土實恐未堅或曰且做看此非建大事者
所爲又或且仍以原計牆說止先作南面待財力都裕
之時再因地計度以成四周之制可同圭等一詳計之
于是嵩會圭等議覆京城南面民物繁阜所宜衛護今
丁夫既集板築方興必取善土堅築務可持久築竣一
面總筭支費其餘三面應用錢糧多寡即可類推前此
度地畫圖原爲四周之制所以南面横濶凡二十里今
既止築一面第用十二三里使當收結庶不虛費財力

今擬將見築正南一面城基東折轉北接城東南角西折轉北接城西南角併力堅築可以刻期完報其東西北三面俟再計度以聞報允十月工完命正陽外門名永定崇文外門名左安宣武外門名右安大通橋門名廣渠明年六月宣大薊鎮諜報虜衆入寇兵部請勅總督戎政平江伯陳圭等部署營兵分屯各關廂待虜虜果潰口入薄關廂則總兵將陳追勦于外圭拒守于內中外夾攻務求萬全圭因言營兵素未見虜乞如故事檄調邊兵四枝用爲先鋒　上是之令兵部議行部議往歲調取邊兵以京師重城未完南關居民繁富闠恐易動搖而去是時總戎方數月將不識兵亦難責戰今屹然重城即足自固營兵操練日久又非不教之兵以此待虜虜必不敢復萌深入之計圭亦不必復借邊兵自衛且陛下更新戎政者四年矣正期營兵日强可以漸省邊兵入衛之費今大將方議出戰乃無一將兵可用者是京營素十萬衆將焉用之况不守邊關而守京師又棄近郊不守而守京城撤門戶之扞而屯兵堂奧以爲衛此逆鸞誤國之左計可復踵而行乎奏入得　旨爾昨言賊果潰口入薄關廂圭當拒守於內今又言虜決不敢有深入之萌詞涉反覆其意何在歲調

邊兵原爲入衛京師今既稱嘗守門戶其令將陳分布要害力遏虜衆使不得潰口而入陳圭止令防守京師後四十三年十二月工部尚書雷禮請增繕重城備規制謂永定等七門當添築甕城東西便門接都城止丈餘又垛口卑隘濠池淺狹悉當崇甃深濬　上善其言命會同兵部議處仍諭閣臣嘉禮爲國盡心令益殫謀爲以副知遇

谷史氏曰歷代相傳有家法有國法後嗣世守規模不甚相遠　高皇創業即日廣聚糧高築牆緩稱王故初克和州便分工版築自後建都應天以次削平諸郡于此皆惓惓焉推之塞外如寬河會州莫不皆然承平既久漸圮漸縮匪但形勢隔遠抑亦物力艱難然于少保整頓敗局先復入城余尚書收拾河南多創牆堡城分爲堡堡聯爲牆牆又峙以臺因山川之險相形勢之宜綢繆牖戶綿亘萬里禦戎長策由今遡昔若合一轍虜至嘉靖最劇其備禦之法亦甚詳督撫中最著者劉松石翁東涯楊虞坡譚二華分合調遣與一切機宜因時變化有成算而無定形不可詳述惟守邊之槩起自京師南郭推及各鎮與兵車選練之制尚有可攷爲文而存之亦一代創守之大略也

薊鎮邊防

虜苦北邊嘉靖二十九年庚戌其禍獨注于薊寧塞直
叩都城攻薊北三衛西接宣府自開平失守衛兵移入
即爲虜巢古北口原通開平相離不遠虜由獨石四海
治則犯密雲由青山則犯喜峰等口故虜一東向薊州
即當戒嚴朝廷令宣府守臣自獨石遠偵貳見虜大隊
東行輒飛檄傳報使得先事設防密雲視諸道最要害
簡馬蘭谷太平寨燕河營三路官軍千人先期訓練五
月後游擊官統之赴密雲及石匣等處駐劄有警總兵
官領三屯營士馬并赴爲三路聲援此二十五年派定

其年六月巡撫郭宗皐言邊牆之設乃一鎮藩籬而城
堡則家室也未有藩籬之撤能保家室者今本鎮防守
之法但嚴於城堡而疎於牆垣非禦冦之策請嚴督官
軍于邊關要地畫界分守有怠廢者以罪視主將不設守
備律從之　再奏薊州爲京師左輔密雲之右古北口一
帶虜衆可以直闖內地黃花鎮拱護　陵寢極稱緊切
潮河川可容萬馬虜所必經非大益兵糧以守不可都
覆添主客兵馬三萬六千簡精騎爲戰鋒餘皆分守隘
口密雲兵馬僅萬有八百量調京營人馬二枝相兼防
守薊州東路建昌等處雖隣朶顏三衛營堡聯絡原可

防守西路密雲等處直通開平邊外兵力單弱尤當虜
衝往年酌量緩急移東補西爲權宜之術今東路往往
失事似難全調宜於有警時令總兵率官軍千人西往
合守餘皆存留東路再調大營二枝往順義懷柔等處
駐劄操練以備密雲居庸及迤西三路策應京營將領
悉聽巡撫節制尤行十月奏所轄灤河千嶺地漫衍請於
遥橋谷增巡墩及管夜不收官各一其官多軍少孤懸
難守若桃兒衛寨可併入鞦韆子開營子谷寨可併入
師坡谷寨并兒谷寨可併入大安口關小平安寨可併
入黃崖口關迤下守寨官員回衛別用并酌量地勢更

調步騎皆報可　二十八年侍郎范鎔經略潮河川居庸
關等處事宜潮河川自先朝重開密戍防禦甚備再於
古道門外蜂窩嶺增墩臺一座爲外屏濬濠設橋以防
衝突川之西南兩山對處各設敵臺以控中流分內寨
戍兵爲兩班番直鎮與東西要害更于龍王師坡二寨
之中加敵臺三座設卒戍之薊州邊鎮空於五里塚划
車嶺开邊口慕田谷等地各設墩臺要谷紅土香爐石
等地各斬崖塹若居庸關外只在宣府視爲內地在居
庸則爲邊藩是以彼此推諉宜以本關東路諸口令宣
府撫臣估築中路諸口令居庸將領分修東中北三路

嗣隘殘牆墩臺鋪舍亟宜修葺其燕河營太平寨馬蘭谷密雲等路舊議修築未竣者計三千二百二十七丈有奇新虜要害當修者自山海關抵南海口計四百六十九丈有奇當設敵臺四墩樓一、鋪十二約工費銀一千八百兩有奇俱爲措發益本鎮一牆之外皆虜地虜爲土蠻往來窺伺東接三衛尚受我羈縻西則俺答顔鈔宣雲薊雖有兵不甚習勒又料虜各分部落未必大合深入也故土蠻本元裔無名號可以統攝諸部獨自恃貴種不屑與伍諸部雖廢朝會尊事之即俺答彊盛未敢抗既邊事棘俺答屢屢求款不見許至欲取土

蠻自效中國疑懼終不從于是復合而三衛又爲之道虜引而東其患日甚庚戌虜退即設薊遼保定總督起何棟兵部侍郎兼僉都視事議分薊鎮爲八區（後增二區）區各一參將領之又以本鎮選練未完始奏調邊兵二枝分戍令仇鸞用事通虜許于宣大開馬市虜躑躅塞上且市且掠甚至欲縱入內地與之混戰三十一年八月謀犯喜峰口鸞悖疽發背死侍郎楊博兼僉都往經略時昌平設都御史苦無事權百凡掣肘言于朝華之山後通　七陵路徑移宣府速議修築黃花鎮原非虜衝反設參將渤海所切近虜巢止設守備宜互換令其徃

參督理古北口潮河川及鎮邊長峪橫嶺三城虜入要害雖有亭鄣城垣而三城近虜亟宜增置參將益兵防守仍先撤提督暗陳移兵二枝駐近地爲援又言薊鎮往歲建議聽民間合數村築一空堡不惟收斂無及亦且勞費不貲乞如甘肅地方五七家共築小堡中立一墩上蓋樓房天棚設攔馬牆塹濠懸置板橋大村令其左右夾峙各築二墩或四墩六墩隨處可築數人可守其費不過百金分置步兵與土人相兼按伏賊小入可以邀擊昌平等六州縣殘傷不能舉役乞發真定等府所貯民夫銀二萬兩助之俱覆允明年五月博還朝虜

薄古北口霖潦河溢不能入時方會議督撫才品分去留棟致仕歸推博代三十二年九月乙丑東西虜薄把都兒打來孫等衆數萬自虎頭山突犯潮河川分攻龍王谷黦堺子沙嶺兒丫吉山等處總兵周益昌督兵禦之丙寅虜盡銳攻龍王谷黦堺子甚急一日數十進我兵馮牆擊之虜多傷者是日沙嶺柯嶺俱有虜攻其夜以數百騎襲孤山口俱不克丁卯虜大衆薄古北口攻牆百道並進博擐甲率大將以下分道登陴止宿力禦凡四晝夜不克退屯古城川次日復南駐虎頭山夜火光滿野連數十里博募死士執火器潛入其營中夜擊

發兵虜驚遁徹旦乃解去時警報沓至　上爲之旰食遣
嚴衛卒往詗盡得其狀甚喜發萬金犒守牆將士博[illegible]
昌各服色衣一襲博尋入本兵代以王忬博憂歸許論
爲兵部尚書
三十六年四月虜酋把都兒由流河等口入犯永平遷
安副總兵張承勛戰死　上諭閣臣問兵部防所當預
者對流河口牆缺乘機入犯幸各墩堡聯絡不敢深入
二日即退　上問修牆果起何時　祖宗因革何朝爲
上對國初徐達既克元都即起古北口至山海關修關
隘以爲內邊　成祖於此建都益加繕治累朝以來凡
有缺敝即爲修築後又專設東西兩關巡關御史二員
每歲閱視滿日造冊奏繳非庚戌後凡近畿邊牆通議
加修費銀百十萬兩古北一帶頗稱完固冷口并亦修
畢時賊從流河口桃林口劉家口入此三處衆謂山險
賊不能到牆修將半不意賊即從此突入看來牆堅者
得濟各牆原分三等極衝次衝之處俱已畢工可恃偏
僻處委未曾及今須嚴勅督撫官遍閱已修者增倍未
修者作速起工務在責實兵部復條七事中以修牆充
實主兵爲首報曰薊鎮修邊已六年所費不知其幾今
卻稱未完以致賊入督撫官怠忽誤事姑記罪王忬等

其亟聚修築之數來聞在鎮主兵即召募補足以備嚴
守不得專恃入衛五月兵部奏薊鎮外隣大虜內護京
陵形勢與他鎮迥異然他鎮皆設關隘如大同之三邊
陝西之固原宣府之長安嶺延綏之夾牆皆據重險以
壯形勢而都城獨無根本之地尚缺外障虜一入邊即
闖門戶謾無限隔臣思渤海所之南山陵之東有蘇家
口實爲扼塞之所自此直抵張家灣凡一百十里張灣
至通州北塞籬村四十里有白河水深沒馬可據爲守
惟塞籬村至蘇家口七十里地形平漫最爲虜衝若多
築敵臺界之以牆各設兵以守提督率所部邊兵與京
兵分營其地庶幾互相夾制即虜潰邊而入必不至如
往年直薄都城也疏入命廷臣雜議又令按臣相地所
宜皆以爲可允行
三十七年許論奪職爲民起楊博復任以牆子嶺白馬
關修築率皆苟且破冒公帑旋築旋圮逮先巡撫吳嘉
會遣官勘明議處尋黜爲民時右衛圍急留博宣大視
事集兵齊進圍始得解虜仍駐牧近邊聲言欲犯獨石
獨石孤懸乃虜入宣府趨薊鎮之路朝廷每歲發宣大
兵戍薊鎮名爲入衛專備關內陵京有變聽薊鎮總鎮
官調遣不佐關外之急又宣府邊外屬夷日求內徙撫

臣議處之寧夏延綏中事又不決傳謂大同禍已燃眉當
救一時之急宜薊鎮在肩背當圖萬全之計是議於獨
石城屯選誅勇爲衆所推者委之守城薊鎮入衛兵俱
聽宣大督撫便宜調遣互相應援屬夷來降者厚其賞
給不得殺之入内從之悍又奏薊鎮古北諸口川原平
曠無險可守獨恃入衛卒擁護陵京奈何聽他鎮調發
也日舊有旨令薊鎮練兵分區以守今久等奏乞卒不
練每遇防秋不過多調邊兵此豈遠謀況彼此紛爭令
兵部詳議以聞部覆本鎮原分區數皆有額兵令欽伍
數多詔著兩關御史王漸蕭九峰親詣查補　上日薊

鎮不遵旨練兵而恃調兵幸虜不至輒相玩忽今諸兵
頻年遠戍人情不堪糧餉多糜歲復一歲何時而已該
鎮原分各區人馬兵部可遣郎中一人與巡關御史備
閱兵數多少操練與否期一月還奏今秋防已迫其嚴
責王忬歐陽安等剋期操練防禦毋再遲延其各邊兵
馬明歲量爲減調卿等可酌擬額數以聞忬又按去秋
例請復調遼東步兵萬三千駐馬蘭石匣以備薊東又
議以宣府遊擊張鉞大同遊擊周邦分守古北潮河以
當衝險　上日往年調遼兵多致失事地方官得以藉
口今又欲甚可復調耶兵部　其與科臣再議既而部科

議上皆言宣薊二鎮勢無偏重請量調遼兵以守穀輔
欽等所將入衛兵於關外懷隆之間防獨石而命大同
入衛遊擊趙伯款引兵駐昌平專護陵寢庶京西有備
可保無虞有旨遼東兵准量調四千人餘俱如議時唐
順之家居又有重名起南兵部轉北署職方郎中事推
往遼奏薊鎮兩關十區馬步官軍原額九萬一千有奇
見卒五萬七千有奇逃亡三萬三千有奇昔漢光武以
漁陽突騎定天下唐藩鎮專兵而盧龍一道常虎視河
北古所謂其人驍鷙勇悍而沉鷙即今薊鎮之兵也以
臣所見不惟尺籍耗減非復往時之舊即見在守邊者

除各關寨夜不收千餘人及三屯建昌兩營古北燕河
兩區巡撫標下民兵射手數百人之外皆羸兵饞馬朽
甲鈍戈徒糜廩餉不濟緩急之用故往年庚戌虜變及
近日寬佃流河之寇土牆之寇至於近徼亘遼遠徼更
固以禦之甲冑蟻虱於道途肝軸匱竭於轉輸蓄積獘
之極其勢不得不出於此然事起一時本非經制練主
減客　聖諭又頒不謂歲以徵發爲常使鎮兵置而不
理誰之咎耶今日權宜且可獨責鎮兵以爲守量調客
兵以爲戰待鎮兵練成一部即減客兵一部至於舉軍
盡練更議免調自今罪額既寡練習又疎所據總督王

忭總兵歐陽安巡撫馬佩及諸將領袁正等俱宜坐曠職誤事之罰疏入旨下該鎮缺兵至三萬不補一卒不練督撫官所理何事兵部從實參看以聞給事中王文炳等因言有兵則有糧今兵多缺伍而糧無減額乞并清查以懲欺冒章亦下兵部於是部擬王忭等分別罰治、上曰薊鎮兵馬缺弱已極督撫不問殊爲負恩王忭歐陽安姑降俸二級留用嚴督將領取見卒實練務堪赴敵每歲五月奏請遣官閱視期以三年有成計功行賞否即參劾 上因問内閣邊兵入衛起自何時何人建白大學士嚴嵩對祖宗時只有調土兵赴各省殺

賊之例並未有調邊兵入内地者祖宗四征不庭及各邊有警皆發京軍至正德七年流賊猖獗攻陷山東河南州縣始調邊將許泰郤永等領兵殺賊繼而彬統宣大兵至京扈 武宗南巡識者憂之云使此輩入窺京軍單弱必驕横輕内地矣隨大同叛軍之變禍實由此庚戌後逆鸞奏遣御史四員分往各邊選兵入衛每歲共十八枝鸞自管領防護京陵未曰守薊鎮也至何棟任總督奏薊鎮選練兵馬未完暫借二枝防守待薊鎮兵練完即撤還至王忭將邊兵盡調赴薊鎮分布擺守各將去歲則又將遼東全鎮兵馬盡調入關以致賊乘

虛犯遼搶殺一空調邊兵之由始此今年復一年調之不已由薊鎮邊備廢久互相因循耳 上本超拔忭望以任事至此大不樂廟之復條薊鎮兵食九事其爲補兵言者凡六其爲築牆工食及邊糧言者凡三補兵六條云一清弊源以收逃卒今邊鎮窮軍生計惟月糧而有司升割斗除以充撫賞之用衣糧既不淵擊工作又盡其力在人情既所不堪其奔竄亦無足異若夫石塘古北衝虜苦寒資生之計全無哨守之勞獨甚而給餉與它軍等故逃益甚且國家頃内帑以供邊歲出築牆銀數十萬兩撫夷三萬兩不嘗足矣而又以之累苦衛

兒坐耗伍籍臣不知其説也自今以後凡操練則一身不能兩役臺牆工役自須別議至於撫夷支費宜令督撫別爲區處一不煩軍使此貧寒之卒每月得私其一石之糧保育妻子而以其暇日專攻練習自然逃亡可省而武藝可精矣至於京邊折銀皆六錢五分而薊鎮獨四錢五分尤爲偏側葢始因米賤節減原非經制宜令戶部量視該鎮窮邊塞瘠之地照例給銀六錢五分其餘近内營屯土沃米賤自應如舊此於司計亦無大費若必謂銀不可增則如前時總督楊博所請鎮邊橫嶺例悉與本色亦是一策否則雖百計摻練而軍之去

者日甚矣一專責任以嚴勾補薊鎮發内地衛所之卒以戍邊關必邊關衛所氣脉通貫而後軍令可齊一也今軍士逃避在營官則諉罪於衛所爲淵藪在衛官則歸咎於營官之腹留各執一端以相推抵是以影射莫究而伍籍日虛宜特敕兵備官得兼轄之營官以逃軍多少而輕重其罪衛官以補軍多少議罪亦如之又衛論補軍與逃軍之多少以爲兵備之功罪其補軍之法逃軍先本身故軍先子孫不足則均之同族不足則均之同伍均之同隊以至通一衛之餘丁而補之又不足則取之城操正軍於勾補之中寓紮充之法務取盈原

額而止一定班戍以便人情夫古北石塘一道最以近境被虜紮募遠軍當燕紮者迫於令而不敢不行募者貪於利而不顧其後及至戍所露居旅宿勞役饑寒逃代無期賞送不繼始而潛返馴致久逃拘解類仍往來煩擾蓋惟人情不便是以法禁難行臣反覆籌度揆情審勢求所以通變折中兼利軍國者有一道焉凡戍卒係六百里外者或分爲兩班一班備春一班備秋或并爲一班半年城操半年秋戍既可稍近人情又不改移原戍庶獲實用兼可久行且戍軍在鄉則食減支六斗在邊則食行糧四斗五升是一年止食半軍之米在邊

扣其餘米亦足雇募半軍待本處募軍足數更議改編其近戍在五百里内及額軍不係拼募者無得援此爲例一處民兵今薊民力已竭役無可加而卒伍方虛又當亟處臣考永平舊無民壯正統末以備虜設二千五百人今宜以本府被虜之所設復爲本邊備虜之用無事則州縣駐操有事則調赴所近邊關協守通計永順二府可得民兵六千人又山東有馬民兵三千人本爲薊鎮而設今暫用南征事已須還若不用其人而征其費以爲本鎮雇募之用可得七八千人又薊鎮舊有歲例減存民壯工食不知積之何所得三萬兩足募三千

人凡此皆官不增糧民不增賦而坐得兵萬餘人甚便計也一處募兵軍中欲得驍勇必以召募召募之法莫善於遼東先立招首而後招軍視其招多寡而輕重其賞逃亡則於招首責補又往者兵部募餘丁於延綏原議四千五百人因事急止募千五百人薊鎮兩年多藉其用宜如原議募足其數可當延綏正兵之調又遼東流民苦於無食若募三千人可當遼東正兵之調又各邊將臨陣全藉家丁居則同苦樂急則共死生彼軍士有急鳥獸散耳逃軍缺額在百名之内者得令家丁充之而食其食焉至於並塞土著丁徤堪戰守者立爲保

伍給以塞下之田廬以鈇軍之餉任其耕作有警則藉
而用之此召募之道也二處班兵薊鎮主客若足原額
將及十萬卽令月糧半折亦須米六十萬石歲歲轉漕
胡以辦此臣常計之客兵每歲防秋四月行糧一石八
斗主兵一人歲月糧十二石出戍百里行糧又在其外
主兵一人之費足當客兵七人而有餘馬亦如之然則
調客代主他處之增費薊鎮之省費也禰主代客他處
之省費薊鎮之增費也若欲米不增額兵不遠調惟是
班軍可以經久臣閱薊鎮天津河間等衛春秋兩班軍
已有二萬二千八百餘誠於京班中或原衛餘丁務足

三萬人以充鎮兵此則糧不增而兵足可久之道也其
築牆工費及邊糧事宜三條云凡築牆工費今順天八
府操工民兵遠者雇役近則派夫以派夫計之每夫月
給銀二兩若派百夫計費銀二百兩而百夫築牆月以
二丈爲式仍給有鹽菜米十兩以雇役計之每牆一丈
費銀十五兩則派夫二丈之費可得十四丈矣今槩以
銀雇募則官得七倍之贏民免去家之擾其利如此一
復本色以存又計薊州倉糧遮洋總二十四萬石本無
折色正德末始議折十萬石嘉靖十二年又議折四萬
石其時建議之臣偶見一時米賤輕議變法不慮歲無

常稔糴無常賤今年灤東饑一石折色曾不足以糴四
斗諸軍困矣又況昔者薊鎮無大寇聚兵少故減米增
銀猶謂時宜今聚兵至十餘萬歲費銀七八萬而米石
不及十四五萬一旦告急無所糴買不得已則乞運京
師脚價轉多騷擾尤甚非得計也故臣以爲復本色便
一處轉搬以便支給灤東之軍舊於永平山海等倉支
糧後海運罷始移薊州去灤東遠者五百里故軍有轉
輸之苦而虜有乘間之入徒以戶部惜脚費耳臣計灤
東須米三萬石自薊州至永平脚價可六千餘兩而足
國家歲爲薊費百萬而乃靳此百分之一乎宜置一戶

部分司於永平使與薊州郎中相爲首尾增脚價六千
兩兼灌輸本折便又臣所謂脚價者非必歲歲用之也
灤東率十歲九豐豐收之年不必運米但取銀於薊而
糴三萬米於永平則脚價亦省卽以所省復糴計十歲
豈可得米十四五萬石賤糴貴糶收其羨利還充脚價
而本米償在十年之後所謂歲增脚價亦不必用矣此
亦富邊之一策也順之又上練兵事宜因言陛下於貢
馬常賜之外歲發銀三萬於薊州爲撫三部之費然北
虜信使無日不在三衛益自嘉靖二十九年以後逈北
把都兒打來孫二虜收屬東夷而居其地遂巢遼薊之

間故往時虜止寇秋今兼寇春皆諸夷陰爲之嚮導耳
夫中國之於夷狄譬大家之於盜賊不慮其強而慮其
近近則我之防備無休而彼之抵隙又便流河寬佃之
失可鑒也宜令督撫諸臣深慮熟計捐財帛以結其心
振兵威以奪其氣時用秘計以携其交縱不能以夷攻
夷亦可使必爲我耳目而不爲虜導疏入俱下所司議
覆幷異其石塘古北二虜戍卒如遇凶年穀貴許於下
半年折糧銀內計直量加行漕運衙門剋期修補運船
以爲全復本色之地得旨允行順之尋入浙與胡宗憲
軍事然士兵雖練積弱之餘卒難驟振練未幾虜已臨

邊所謂客兵各自一軍以戰不用命且不可用以守則
號令數易奔走支吾備多而力分兵日益餉日糜 上
日益憂勞切責將有不測下日益跼蹐而竟相伎莫得
要領

三十八年二月虜酋把都兒自潘家口入進逼三屯營
疑內地凡五日始趨鮎魚關大安口而遯 上曰前奏
調宣大各處兵馬入援數多如何又令虜得入境撫臣
降調總兵逮問幷逮忬竟死楊博尚在宣大復移往代
尋召回部復許論原官往薊遼

三十九年虜寇薊西禦之不得入許論奏禦虜之策無
過守險當於各口關堞外虜所入之道對築戰臺二座
或地形不均相其所宜量爲增築臺之去牆二十步而
近每臺置軍十人輪月戍守設火器于上賊至以火器
夾擊其臺令各處善地與內守者相爲表裏斯門戶永
固堂奧亦安乃即鎮西黃花等五區鳩工先築太平以
東漸次舉行職方郎王叔杲往薊鎮閱視練兵還奏本
鎮舊兵疲勞饑渴弱而不可練新兵烏合應募驕而不
服練鎮遊城曹家寨大水峪遊兵皆客居坐食冗而不
必練今當先擇主將 上曰薊鎮練兵三年未有成績
姑俟明年閱視

四十年許論奏宣大督臣李文進建議與薊鎮相關者
三事其一謂增修白龍潭等處防守巳下鎮巡兵備按
地圖險調兵嚴備矣其一欲於陵寢後山固險築垣如
居庸牆式但禁山地脉所經即使勘議可修仍須請欽
天監官相度無礙乃敢議舉其一謂南山聯墩不足恃
欲別修牆設軍蓋自庚戌虜變後一有大舉聲息即先
宣南山常欲建牆爲守而因軍力不繼乃設聯墩相去
百步中界以虎尾牆上設十人守以火器遇虜薄牆兩
墩交擊虜不敢近三千軍人巳自足用今以歲久稍有
廢墜使謂墩不足恃增修牆壕則當益至萬人糧餉器

使所須不貲力未易辦莫若仍舊加修似為便詔從之
其山南山北事宜下兩鎮各從宜為守兵部慮虜潛形
不露謀窺薊鎮上言今之九邊大率以薊鎮為重蓋腹
心既安四肢自無可慮必宜大先驅之于外獨石謹探
之于微目平居崩黃花鎮三區與宣府懷來隆慶永寧
四海冶相為唇齒事在兩鎮未免自分彼此宜令相機
策應但使虜馬不能近關即為首功仍于年例外發銀
四萬從之虜酋夏月會駐青山之後諜甚亟郎中許汝
驥閱視還奏薊鎮選將練兵可以禦虜其說既施行矣
而成效未睹其弊有六將官私役買閑弊一精卒健馬

多選為大將親軍獨遺老弱守邊弊二科歛無藝弊三
廢閑將官冗食皆取之軍弊四屬夷挾賞無厭弊五給
餉不時弊六下部復列十四事酌行俱如擬八月虜六
萬騎犯居庸谷道口官軍禦之總兵姜應熊先進遇于
南溝虜縱騎圍之應熊身被五創墮馬胡鎮麾所部兵
力戰射傷數虜奪應熊以歸虜遁去○上諭輔臣虜大
巳久各邊小有備賊稍知畏諸城堡可遍給火器以禦
兵部言今歲虜謀異常志在畿輔各區嚴備虜遂西行
總督楊選條地方極弊十五事中言薊鎮防邊固不容
廾虜之入然果修築城堡便處處可防居民隨地挨伏

兵馬不惟坐制零寇亦且豫伐虜謀命乃泥於前議堂
堂之謀案而不講謂何益所選重在城堡枚舉條陳六
昧以餉不時兵不振為解○上亦以邊兵之調終屬權
宜練主兵為急兵部亦請免延綏調兵責成本地訓練
漸為減撤選京營兵為八部部足三千騎居十一傳報
步居十九列守番戍居庸令封疆之臣按行塞垣之外
相地為守毋恃邊牆為固仍優哨探之賞倣甘肅墩院
之制設險預防山海關一片石等地去薊鎮數百里軍
士給糧不便當隨宜酌處皆允行選又言主兵多缺募
兵多逃哨探不實馬匹不壯皆因芻糧不給所致○上

嚴諭指處
四十三年八月楊搏言各邊有警薊州山西為急在薊
鎮則畫地分區步兵列牆拒守騎兵按伏應援以守為
戰在宣府則山南山北增布兵馬在大同則遠哨廣備
清野堅壁在山西則嚴拒楊方等口在保定則分防紫
荊等關以戰為守又獨石三關虜白草川為虜入薊之
路宜責守將哨探馳報又畿輔有警各兵不能卒至勅
宜大總督移駐懷來以備南山宣府鎮巡官移駐隆慶
以便星馳抵關大同鎮巡官移駐懷安以便馳入居庸
山西鎮巡官移駐廣昌以便馳入紫荊宣鎮保定巡撫

移駐易州總兵官移駐昌平團哨以便馳入涿州仍於京營選精兵堪戰者以備調發

四十二年五月總督楊選質夷酋通漢父子十月丁卯虜自牆子嶺潰牆入大掠懷柔順義等處我援兵亦集兵部分布護守京陵諸將胡鎮等皆力戰擒斬死之虜值風雨又各營相拒撲打不得逞遁去選及巡撫徐紳俱得罪邊坐市斬流其妻子紳謫戍未幾薊東復報虜儆 上以虜中內逆多于諸賊閣臣京營宜整虜亦不至四十三年各邊俱安堵其年譚綸撫福建戚繼光總兵邀擊倭大破之復興化城諸督撫中復有言邊牆

力分不若聚兵爲戰中部未及行四十四年虜稍犯遼東宣府肅州邊將有敢死者有報捷者益嚴嵩既除徐階當國朝廷既清軍政漸肅我邊備頗嚴士亦益習虜各出搶巢有功虜亦憚不敢深入非復向時之糜爛矣

隆慶元年九月虜破石州東虜寇薊鎮黃台吉窺及陵寢皆深入久停 上日講畢問閣臣邊事命條東西兵務徐階因集議列十三事以上召綸回兵部繼光協京營戎政階之言曰用兵必審地利薊鎮天險可固當主于守修邊之工必不可廢然虜狡計百出卒數歲一大入又不可專恃守而不習戰比歲地方失事總督身受重辟總兵反得漏網貴藉復用以故議者遂欲專責總兵殺賊是矣然主將所以能制偏裨與偏裨能制卒伍者號令嚴耳今總兵每臨陣不能僇一部卒而副參遊原受總兵節制茲與總兵各領兵三千無異寮寀如此令安得行宜立定制臨陣退縮者總兵參遊得斬把總以下參遊副總許總兵勤死狀報總督奏請仍定文武相見成規無得輕凌辱將領侵奪職掌至軍士在薊鎮者既役以修邊不暇練各鎮專恃家丁所部卒亦不及練以此禦虜宜其不格須將所部清占冒冰老弱選教

師倍糧餉演武藝歸重火器而又團民兵以固戍守處久任以責成功廣招納以散虜勢庶幾可望有功 上久之于是改綸總督薊遼繼光練兵薊州則隆慶戊辰春夏間事也綸至鎮上言今之策虜事者皆曰柔脾曰設險然計薊昌十區之地東西二千餘里見卒不滿十萬半皆老弱又分隸諸將散布各區率晝地數丈而守一軍虜以十餘萬衆攻我之一面衆寡強弱遠不相侔欲虜勢之不張不可得也故言者亟請練兵誠爲上策然行之有四難虜長技在騎我馬弱不能敵非車不可禦虜勢既重吾卽車戰不過三萬人此三萬人原無見伍冊

不得不召募召募必取強壯既無素養之恩有疾輒死
又無歸老之討用車便無馬料自非稍優軍食必不樂
從討三萬人人月給銀一兩五錢歲費五十四萬司農
告匱是一難也燕趙之士古以爲彊今以屢衄而弱必
募吳越間習戰之卒萬二千人雜敎之方可有成此萬
二千人者臣與繼光召之可立至用之可立效事完可
立遣而時方謂用之不可北散之不可南虜無不他是
尚以臣與繼光不可信夫不能信也尚能任之專哉此
二難也軍旅之事務在威嚴邊人素驕驟見軍法必至
大駭且去京師近流言易生徒令忠智之士掣肘靡功

且釀他患此三難也我兵素未當虜戰而勝之虜不心
服能再破之乃終身創矣第慮忌嫉易生不能戮力再
舉奇禍或至昔年覆轍尚可寒心此四難也臣熟思之
不如姑就見兵講求戰守之策除乘障應援者皆如故
合臣標兵及各營兵共十枝凡三萬人列三營分爲三
軍一營駐密雲一營駐遵化一營駐三屯中軍屬總兵
郭琥左右二軍仍用參遊各一員訓練專待戰仍付戚
繼光以總理薊遼保定等處練兵總兵之職巡撫劉應
節專任提調臣實總督之每遇春秋兩防三營兵各移
近邊兵備參政臨營監紀臣與應節繼光往來督勵小

警自禦大入併力務各負牆以戰遏之邊外此爲上策
萬一乘莽潰入亦願 陛下少逭罪誅聽臣等決一死
戰收桑榆之功亦不失爲中策若先事不能禦後事不
能戰捲取微功苟圖塞責是爲無策至中國長技無如
火器欲練兵三萬必得鳥銃手三千爲衝鋒而勒習邊
人非遲之一年不可今防秋期迫請選取浙兵三千以
濟一時之急期三年俟邊軍既練散遣願留者聽疏下
兵部主其議請命繼光仍以署都督同知總理薊昌保
定練兵事務總副參游等官凡受總督節制者并受繼
光節制仍統于總督給 勅書符驗關防旗牌又請遣

錦衣衛官二人往浙募鳥銃手三千人參將胡守仁李
超將之而北無誤防秋得 旨繼光以原職總理練兵
事務秋防已還所取南兵令巡撫趙孔昭責令守仁超
選募督發不得違息致誤軍機六月輸爵上分立三營
事宜遵化永平遊兵二枝合巡撫標兵一枝爲遵化營
巡撫劉應節提督之建昌遊兵一枝合鎮守標兵二枝
爲三屯營總兵郭琥提督之振武石匣二營合總督標
兵二枝爲密雲營繼光提督之各以兵備監紀其遵化
三屯二營亦繼光往來督理悉受制於總督不得矛盾
同異當春秋兩防之時各屯要地如永平一區有警則

遵化一營禦之三屯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薊州一區有警則三屯一營禦之遵化出二哨應之密雲出一哨應之密雲一區有警則本營禦之三屯遵化各出二哨應之兵皆據險為戰以拒虜不入為上功其或一面失守致虜潰入則合三營之兵併力奮擊務收全捷又言薊鎮補練主兵將以罷調客兵行之已踰十年主兵竟不能充客兵終不能罷何者任之未專而行之未實也今臣與繼光專任其事勿使巡按巡關御史攙與兵間俟三年補練有成然後遣官閱視補得主兵二枝即罷調客兵一枝補得主兵一萬即罷調客兵五千

責任既專功效自著比之頻年虛應故事不可同日而語矣疏入報可已而巡撫劉應節言薊昌十路惟永平一區最為單弱宜厚集兵力以圖固守不當以其去京稍遠而秦越視之宜於振武建昌二營各設副總兵統領訓練庶聲勢相聯體統亦無所紊 上曰練兵乃禦虜要務督撫官宜協力幹理副將又委任應節所言分營訓練與譚綸原議不同未見向心為國之意秋防期近其令會議詳確以聞應節乃不敢言而巡關御史援舊例以爭亦復之三年正月繼光疏論薊鎮兵雖多亦少之原有七不練之失有六雖練無益之弊有四何謂多亦少薊兵不習戎事而好末技壯者役於將門老弱僅以充伍一也邊關邊遞既鮮驛遞使者絡繹將士逢迎是恭遊為驛使而營堡皆傳舍二也賊至則調遣無法遠道赴期卒斃馬僵無救於事三也達軍邊軍散漫無統約束不明四也臨陣不用馬而反用步五也家丁盛而軍心離六也乘障不擇衝緩備多力分七也何謂不練之失虜至無常諸將不能分身隨禦恃乘障卒耳然恩威號令素不足懾服其心分數形名又不能稽齊其力故緩急難使一也有火器不能用二也棄土著不練三也入衛之卒嫌於非屬無有紀律四也順天八府

班軍壁民兵四萬人各一心五也將以驍勇為上然驍勇者止一人敵將既不練何以練兵方今注意武科多方保舉似矣此選將之事非練將之道六也何謂雖練無益夫射打軍中之事也徒有虛聲實未中的且一營之卒為銃手者常十七兵法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棄而不講一也三軍之士各專其藝金鼓旗幟何所不蓄皆置之不問二也弓矢之力不強於賊反以資賊三也教練之法自有正門美觀則不實用實用則不美觀觀且不美實又安傳四也閩之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勝薊之地有三平易交衝內地百里以

南之形也半險半易近邊之形也山谷仄隘林薄蓊翳邊上之形也虜入平原利於車戰虜在近邊利於騎戰虜到邊上利於步戰三者迭用乃可制勝近邊兵僅習于馬未閑山戰谷戰林戰之道惟浙兵能之臣發賣浙江思用浙人有以也今各區及各標下兵在在散守勢不得總練止總督標兵三枝付臣團操而浙兵三千分發十區隸臣標下者數百耳臣無兵可練何職之能修況官銜出於新設邊將漁而不協萬一有失百口何辭願 陛下更與臣浙兵殺手三千鳥銃手三千或於西北召募或就薊鎮摘取須足馬軍五枝步軍十枝專聽

臣統領車騎各練軍中所需皆宜處給方今朝議紛嘵難於改絃而臣擁重兵易生嫌貳請設監軍科道官一人督察行事庶臣得展布而無掣肘之虞章下兵部謂薊鎮既有總兵適繼光又爲練兵都督事權分而諸將懷觀望之心請取回總兵郭琥獨任繼光盡薊鎮十二路事皆責之使無他諉其督撫總兵宜令互相應援不得各分信地監軍亦可無設第以其事屬之巡關御史便 上是之召琥還京改繼光總兵鎮守薊州永平山海等處地方奏內事宜除南兵勿調餘悉下督撫詳議揄又奏薊鎮邊垣延遠乘障疎濶防守甚艱宜擇要害

酌緩急分十二路或百步三五十步大牙參錯築一墩臺共計三千座計每歲可造千座每座可費五十金高三丈廣十二丈內可容五十人無事則守牆守臺之卒居此瞭望有警則守牆者出禦所分之地守臺者專擊聚攻之虜二面設險可保萬全請發銀五萬兩給費從之而張居正請 上大閱其年罷太監閱視至秋行之軍容甚盛繼一一條析繼光所奏以上中言募兵之說有五一曰議班軍班軍本備十二路修守之事頃臺工日不暇給宜稍增其數自乘障之外使恒餘六千人付繼光練練精即發防守又取六千人練期三年皆練

數萬之軍盡成精兵而止第此六千人別難取盈宜於河南山東京操軍內冊各請發三千人照例改定春秋班每年依期赴鎮二曰清查衛軍故事鎮巡官詳于本戶正軍而畧于餘丁宜稍更其法僉取餘丁補伍三曰勾攝赴軍南直各省不必言矣顧法行自近當先令畿內八府嚴責勾補每歲以數多寡爲殿最四曰廣召募每路將官各給募兵銀一百兩二鎮守總兵各六百兩聽其自募充補額軍之數而各路見軍有不樂原伍許名應募者宜重禁之五曰議行糧土著之民不利爲兵而爲兵者惟各標下有行糧之資無修邊之苦故應募

有人為令之計宜將新募新補之軍以萬人予戚繼光
三千人予楊四畏各充標兵訓練給以行糧至車騎合
練之說太公兵法易戰一車當步卒八十人一騎當步
卒八人險戰一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今
薊昌二鎮所謂險地易地在在有之可練為兵車七營
每營用重車一百五十六輛輕車二百五十六輛步兵
四千騎兵三千駕輕車馬二百五十六匹分東西二路
是十二路二千里之間有七營車騎相兼即有數萬之
虜無能為矣或疑虜騎疾車步遲不相及夫用兵之法
有分有合車七營豈聚為一處必以半合戰半出奇追

奔邀截及險地用騎與輕車既塞用重車迎擊及易地
則合用輕車騎縱橫聚散無所不可況虜馬為我車所
禁勢不得疾而我步戰長于火器以車馬為衛足可遠
施此車騎合練堪用者一也行則為陣止則為營人馬
便安不假壕塹為固堪用二也車不須食步不須馬以
車為蔽步又半不須甲省費甚鉅堪用三也虜入內地
守以兵車則不敢分掠不敢久住堪用四也若夫鼓舞
犒賞兵車火器之費則古云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
不往請令繼光每歲得支銀一千二百副總兵各二百
不足則稍加原額勿令過多使其可繼至於兵車火器

已經工部給銀製造然尚未能充實數宜亦取盈於犒
賞銀而犒賞銀存者止數萬速宜催足其七原內四事
如役占違例擧避驗操家丁偏重守險不覓臣等得以
便宜處分至於六失四弊六言以蔽之皆坐將不得人
今繼光為大將臣等又議設副將擇區將則諸事可以
次舉惟在　陛下精選寬其文法使得自効巡關監軍
之誡則逃亡之額既難以取盈訓練之法半奪於工役
行之數年竟無成效請將畏罪曲事彌縫況較羣衆於
一日程工能於一技何足盡兵事而益勝算也宜令御
史無拘常法專較射打優劣及補練多寡之數庶事可

責成而臻實効疏入覆議俱從之五月因奏山海關乃
薊鎮咽喉守備權輕請改設叅將劄一片石所轄三道
關寺兒峪二堡隸之見兵甚少宜令叅將自行選募以
備戰守允行而臺工初興雜主客官軍築之事在創始
號令既新人情兢勸務從堅壯重以道里遠近險易不
同原估不足議增犒賞銀十兩猶不足于要路築千六
百座以原議三千座之費給之議者遂謂建臺未能阻
虜先伐沿邊樹木是臺工未睹自撤籓籬如昔年胡守
中故事非討論乃直陳本末求罷請遣大臣閱視臺誠
無益即治臣之罪如臣謀未左猶望責當事諸臣踵而

成之詔以堅持初議毋惑人言獨都給事中溫純言邊
事可慮請土兵未練敵臺未成有積弱之勢郎兵練臺
成一旦代去致廢前功誰與善後于是議定久之畢功
頒賞將綸已入理戎政加兵部尚書視事繼光左都督
而車營已先罷遼東都御史魏學曾亦行之廣寧車倣
偏廂之制每二輛中設拒馬鎗一架塞其隙車上下用
綿絮布幃障之避矢石每車載佛郎機二杆下置飛砲
快鎗各若干所練卒皆可用虜憚不敢入其孫那吉來
歸執叛人以獻邊事以寧五年三月起少傅吏部尚書
楊博于兵部陳薊昌二鎮秋防事宜一定戰守今之議

者咸以守牆爲怯言之可聽而實無少效或欲牆外邀
擊猶害七而利三或欲牆內奮擊則利一而害九矣蓋
因牆拒守所謂先處戰地而待敵者逸名雖守實則戰
也臣總督時嘗拒東虜打來孫十萬之衆于牆外　先
帝課以爲功錄臣臣益習薊事以爲當守牆無疑借令
潰牆而戰雖有功下矣況未能戰乎又敢必有功乎今
加以重臺益爲險固宜令邊臣敢有訛言惑衆破壞守
牆守臺之說者以軍法論一明應援夫薊鎮之兵雖已
分布而鄰鎮之援猶須預擬宜令遼東保定宣府各部
署人馬謹偵虜警若犯薊鎮則各巡撫自守遼東總兵

李成梁由山海關而西李[illegible]男由保定而北[illegible]風由居庸
關而東總督王崇古亦入關應援畢以保護　陵、京
爲主至於宣府大同之鎮若陽和之會城仍多留兵將
以防西虜之反側其申駐守近者大學士高拱等題註
本部侍郎四員各有專責第所統之兵尚未定擬令劉
應節等先期部署兵馬聽昌平通州駐守二侍郎調度
二侍郎亦宜赴所分地先期經畧事已還京一處京營
往者薊鎮有警往往撤城守兵分營城外甚爲未策宜
令顧寰等不時操演營兵畧照內城外城之規分別信
地毋遽呈以致人心驚疑亦毋疎畧以致事機乖刺此

外每門量留精兵備臨期調遣一諭屬夷朶顏三衛陽
順陰逆宜乗俺答效順之際使邊臣馳檄諭以　朝廷
威德破其交通土蠻之計其廣寧開原馬市夷人曉諭
亦如之一修內治夫臣前所陳者不過防秋權宜之計
若修內之策薊遼保定三鎮與宣大七鎮皆須一體整
飭昔臣等將閣臣所議備邊八事下總督等官隨宜修
舉俟六年十月以後分差大臣遍行閱視果有成績視
錄斬俘行賞若復壓與失機罪同仍　賜勑總督鎮
巡勑諭一道許以便宜行事犬率薊遼二鎮虜警未息
比之宣大七鎮保定一鎮邊情稍寧者不同閱視大臣

至日亦當稍從寬假允行而薊遼督撫劉應節楊兆言
薊鎮主客兵在繼光添調南兵一說持之甚堅前總督
譚綸亦斷以為可行今邊儆稍息第當散遣其慣土願
歸者而更募紹寧金台兵補足九千之數發浙江庫貯
減兵銀人五兩以給其家不給行糧到薊之日每南兵
增一人則鎮兵減一人即以所餘糧草充餉如議行六
年浙江巡按謝廷傑言浙中民困水滂正賦多逋儲蓄
空虛壯丁遠戍萬一寇至可為隱憂且今薊鎮徵兵八
千費安家銀四萬載送之舟八百倘閩廣間復有此請
徵費愈多驅深耕易耨之良禳帶牛佩犢之俗以下農

計之萬人從軍五萬人無食從軍既久不習為農他日
戍歸必群起而嘯聚故金衢溫處間強禦之夫根連黨
結非獨浙中之憂亦天下之憂也臣故願罷客兵以恤
疲省昔浙民嘗苦倭患矣談戰則股慄拘之即戎如就
死地妻子號慟而別無何遂以應兵為奇貨而天下往
往多稱浙兵夫浙故無兵其以有兵名自勝島夷始也
他省故有兵其兵不可用由鼓舞之無具也況北人剛
勁有膂力乃謂無兵誰其信之假能以待浙兵者待本
土之兵當必爭先獻技希賞圖功不尤勝於浙兵之可
恃哉臣故願練土兵以濟實用　上是之自是不復增

調而人猶時時口實有警知言浙兵萬曆壬辰寧夏之
變浙撫自發千兵往佐受賞未年廣寧之役有棍徒冒
稱假兵部牒募浙兵二千撫按皆不能察亦不聞鞫咨
兵部覈實措餉給之沿塗劫掠至蘇州巡撫勒兵城外
護送市民各以小舟載米鹽雜物沿塗平易不許登岸
遂得無擾渡江事敗其衆皆散禰下獄復得出投山海
關被薦益內有要人主之以其矯　旨召募才果不足
附于使過之意也而兵律之弛亦可概見禰偉躬在杭
城兩人扶腋而行瓠落無用之物一見可决內外俱礙
要人不敢盡法兵為見戲一至于此巳巳冬奴犯都城

徵援兵三千劉嘉言總兵至涿州路梗不得進奴東行
乃抵宣武門縱肆尤世威未幾撤還兩役所費幾二十
萬一受欺一束手前後事勢之異如此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四終

宣大邊防　　朱國禎輯

邊鎮惟大同最當虜衝其地周為大同川秦因燕趙之舊置雲中郡水經注曰趙侯於河西造大城不就禱焉見群鵠遊於雲中徘徊日有光氣在下乃即於此處築城故名洪武二年常遇春兵至克之置十衛稱重鎮旁引宣府宣府秦之上谷兩鎮犄角翼蔽山西虜不得入宣府鎮城外尚有葛峪白陽諸險大同直北平漫無山川可據虜登北嶺而望自大邊至三邊二百里舉在目前瞭望者無所容按伏者不能掩至為難守自成化中巡撫李敏修築邊牆墩臺九萬三千七百七十七丈余子俊又照延綏守牆法度地定基東自四海冶起西至黃河止長[illegible]三百二十里三百三十三步舊有墩一百七十座內增築四百四十座凡十月告成弘治中許進納虜貢加修宿兵獨多本色外解綽然有餘鹽商四集漸號殷盛其險則五堡外障虜至格戰內兵一出便即奔去自武宗巡幸至再供給搜括殆盡五堡之變叛卒往投越十年再亂益復凋敝虜衆蹂躪甚易軍餉轉輸極難鹽利衰息田無菑畬官民困竭莫甚於此

各處牆垣坍塌小小修葺不足為固舊設宣大總督旋設旋罷

嘉靖十八年　上南幸起毛伯溫總軍務行邊與大同撫臣史道疏請復築五堡許之其時總兵梁震雄勇善戰多家丁大同人深仗之堡成而震卒家丁多走虜為府邊患益熾

二十年俺答分道入寇大同人頗與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禦阻虜尋竟越大同由宣府犯山西三關京師大震遂修五關險隘添戍兵厚為備

二十七年議築大同邊垣總督樊繼祖謂虜必蹂躪我壁壘棄而却走徒費工力無濟保障巡撫龍大有以為外邊遠不可築內邊亦難為功俱乞停止部覆大同地方祖宗朝設外邊復設內邊所以界限華夷雖尺寸皆金湯故地也今把棄無人恐醜虜竊據永無恢復之日矣昔河套棄而陝右多事西海棄而甘州多事大寧棄而薊州多事東勝河棄而遼東多事懲前慮後乃知兩邊修築亦不容已權宜之計但地方廣闊公私匱竭果難為力

二十八年衆議牆工當舉于無事之日竭工并力庶幾堅完即虜擾攘亦可以補苴今方多事虜騎長驅牆之

築者尚僅半築者可超而越塡刻間卽成平陸事勢顯
然。上以去歲虜深入得利今秋必來宜以整兵防禦
爲急修築暫止兵部尚書張瓚奏山西薊州遼東奇遊
兵千枝候征宣大總督移任朔州便調遣各墩堡在近
邊者刻期趣完或謂撤宣大以守三關是舍門戶禦堂
奧非計瓚不得已覆留增調遣兵總督翟鵬姑護言自
解請虜騎充斥必不可禦且令各營急趣關南依墻固
守候賊情歸決戰毛伯溫爲兵部尚書請下大同迤北
自鎭邊堡東牆門抵陽和後口搶風崖又自鎭河堡西
界抵老營堡接境鑿壕削崖築牆修堡以原發賞功銀

備經費頗久弛難卒辦言者鬨起謂虜惟恃馬力請刈
去諸路秋禾使虜騎絕食則勢自困其可笑如此而三
鎭防邊本意初未能有及者益先年山西防秋止守外
邊偏老一帶歲發班軍四千五百人備禦大同而內邊
寧鴈等處仍有官兵防守隘口爲大同聲援及與宣大
各路分守舊兵皆屯駐城堡但遇警報相機防勦原無
分地擺守比因大虜透入當時地方諸臣誤以大同爲
不足恃乃獨築寧鴈以東至平刑邊牆八百里列兵守
之後因兵力不敷添設太原等處參遊兵馬七營召募
及調新舊民壯屯丁兵大率六萬餘人公私搬運內

地騷動宣府亦自虜犯西路盡調本鎭兵馬專備西中
而北路遂虛連年三鎭防秋徵調遠陝兵馬不下五六
枝費用糧賞及本鎭守兵芻餉以百四十萬計勢益汗
漫毛伯溫憂之謂各邊正奇遊參兵馬原有定額邇者
徵調則伍籍稱虛給餉則額名俱在其爲耗蠹莫此爲
甚行總督諸臣覈軍實新舊登減之數并畫區收補之
法至千里徵兵供億不貲一經調發則彼實此虛兼之
警報東西不時未免疲於奔命惟飭邊臣預探遠瞭知
虜所向專力爲備有警卽鄰境策兵往援　上亦傳示
兵部曰宣大二鎭屯戍重兵正爲山西畿甸藩籬往者

虜賊入邊殘民爲害山西驚動畿輔守臣踵爲故常失
事已甚矣今能極力戰守俾虜一大挫去則先賞宣大
諸臣之功其或彼此觀望致賊獨衝者治罪無赦仍發
太倉銀三十三萬兩備宣大芻粟
三十二年虜駐河套犯延綏宣大幸無事撤回督餉侍
郎趙廷瑞
三十三年增設大同各守備官詹榮自甘肅改鎭大同
議邊牆修築其費誠多其險原不足恃然舍此又無可
用力　國初兵彊長驅二三千里力尚有餘今兵散且
弱縮于跬步猶不足明于步之義而後可以言守古曰

進寸退尺無牆一退不可復止虜騎直叩鎮城是無邊
也以城爲邊不可久之計也今兩年中虜悉兵渡河而
西未即東行我得稍稍休息此天假之便及早程工實
爲至計方議上而總督翟鵬得罪不果行其冬侍郎翁
萬達總督
二十四年兵部尚書戴金謂伯溫之說不可廢督撫可
仗疏言紫荊密雲係國門之藩屏宣大偏關又爲紫荊
密雲之捍衛故添設重關以制夷虜若假以人力修補
必成不可犯之險乞勑一重臣相度亟爲修築并勑萬
達議處以聞乃命兵部侍郎路迎兼僉都徃尋停行掌

圍營爲達銳意肩邊事謂大同爲山西外護守大同則
山西自然無虞遂主併守之議蓋外邊控虜西路皆防
城堡之兵各有分地冬春徂夏不必叅錯徵發自無不
足秋高馬肥虜必狂逞若拘泥往事散處城堡臨時摘
調近者數十里遠者百餘里倉卒遽難合營首尾自不
相應往年潰牆而入越關而南内地之人素不習戰卽
欲堅壁清野已先被荼毒及至京師震驚方始皇皇請
討勢已無及設險守國築垣乘障必資人力虜凡寇邊
地迂峻則易防地平漫則難禦有牆則難者亦易無牆
則易者亦難故百人之堡非千人不能攻以有垣塹足

憑也若遇虜于空曠之墟則失一狼走千羊徒飽虜腹
是知山川之險險與虜共垣塹之險險爲我專我恃其
所專而奪其所共修邊之役自不容已乃先度地自山
西起保德州黃河岸逶邐而東歷偏關抵老營堡盡境
凡二百五十四里大同起西路丫角山逶邐而北東歷
中北二路抵東路之東陽河鎭口臺凡六百四十七里
宣府起西路西陽河逶邐而東北歷中北二路抵東路
之永寧四海冶凡一千二十三里共一千九百餘里皆
逼臨胡虜險在外者也所謂極邊也山西老營堡轉南
而東歷寧武鴈門北樓至平刑關盡境約八百里又轉

南而東爲保定之界歷龍泉倒馬紫荊之吳王口插箭
嶺浮圖峪至沿河口約一千七十餘里又東北爲順天
之界歷高崖白羊至居庸關約一百八十餘里共二千
五十餘里皆峻山層岡險在内者也所謂次邊也外邊
之地有夷險迂直總而較之則大同最稱難守次宣府
次山西之偏老分而言之則大同最難守者北路宣府
最難守者西路山西偏關以西百五十里恃河爲險偏
關以東百有四里略與大同西路同内邊可通大舉者
紫荊寧鴈次居庸倒馬龍泉平刑諸關臨邇年以來大
虜屢寇山西必自大同入寇紫荊必自宣府入固未有

不經外邊而能入內邊者遂與巡撫詹榮總兵周尚文
定計先于五堡外添設諸墩其長邊修築必資內帑少
不足用又為酌處一
二十五年二月疏大同東路自陽和口暗門起至宣府
李信屯堡紅山臺邊界長一百三十餘里中有鐵裹門
鷂鵠峪瓦窯口等處悉通賊要路未有牆塹擬于山南
二三里許添築邊牆一道濬濠建堡增墩立哨使宣大
聲勢聯絡且可以南護紫荊屹為外輔通計經費約用
二十九萬餘金期以三月初土脈融動及時興作其督
視之任當一付之總兵周尚文俾如中西二路一體悉

心料理乃發兵部馬價銀九萬兩戶部轄發太倉銀二
十萬運赴本鎮周尚文廉勤謀勇守邊有勞修築之役
悉以付之三月又疏大同修邊初議起開山口遵山南
而東五十里至於水磨口又東八十一里至宣府李信
屯之紅土臺總一百三十餘里雖地平工易然紅土臺
必由西北築四十餘里始與西陽河合不若自水磨口
改從東北踰山崖六十里至於馬頭兒又趣平地渡灘
而北廿十里又東一十八里至宣府西陽河界之鎮口
臺共一百三十八里雖其陡峻中隔西北相懸應援轉
運微有不便而西陽得籍二面之防省四十里之力李

信屯以北常戍之兵亦可罷去如此宣大兩鎮均蒙其
利兵部以為大同初不欲修大邊者正慮應援轉運之
艱也又議裹門鷂鵠峪之間舊有二邊一道可以抵塞
請建若加修治亦足保障何為舍此大邊十餘里之牆
而不為兼二邊百餘里之險而不守乃復於三邊內重
築百三十餘里之垣鬬山鑿石增墩築堡工力相去豈
不百哉上曰築邊之議守臣躬所相視必與遙度者
殊其如萬達議行宣府與築費計大同當餘四萬兩更
發太倉馬價四萬兩助之已萬達復奏項者臣請城西
陽河而本兵以為疑臣惟修邊為守邊也不可守則不

必修矣新平堡北故有牆十里今參議蘇志皐所築在
山巔不可汲是以臣欲改築於麓徙而省且易守也其
鷂鵠峪二邊前歲賊從之入岡崖阻隔聲援不聞即鐵
裹門之軍咫尺千里故臣又以為不便非聖明獨斷幾
搖然更有請者陽和堡雖隸大同東路實近宣府防秋
士馬宜令大同列守宣府應援庶為犄角　上曰大同
邊牆總督議甚具兵部從中改請幾壞成事堂上官姑
不問奪郎中豬實俸半年兩鎮官兵應援事宜俱如議
由是在山西者已極高厚大同本路與宣府之西中二
路大第告完連亘千里形勢甚壯又言古稱夷狄之衆

不當中國大縣然所以能爲中國患者彼悍而我怯彼循而我煩彼專而我渙近虜且併西海吞屬番掠我居民資爲耳目諸酋所市約增數倍每一大舉動稱十餘萬人而我沿邊伍籍縮于舊額尋常師旅莫能邀遮蓋時勢之大略如此夫虜形勢之便則詳于外防正以捍內量爲內備所以濟外援時勢之難則今所經略當異于昔而後所經畧當始于今併力以守要益兵以防秋要皆事勢之不得不然者至各兵必帶甲登牆列營待敵者蓋有險而不設與無險同有牆不守與無牆同是故定規畫度工費二者修邊之事也愼防秋併兵力重

責成量徵調實邊堡明出塞計供億節財用八者守邊之事也修邊固垂成之功守邊貴濟時之急國家雖費要非得已其修邊二事一定規畫宣大西鎭與虜爲隣最衝者北路則龍門赤城至獨石雲州接連龍門所百二十里西路則洗馬林至中路羊房常峪葛峪小白羊聯絡龍門城盡界五十餘里亟當繕修其餘稍緩者每歲借用防秋兵糧從宜補築一度工費前工約費糧賞銀十六萬六千六百餘兩今所餘止三千六百有奇乞命戶部再發如前數以便興工其守邊八事除愼防并兵等項外其明出塞者小戰之利大戰之始也兵練而

不試一旦遇敵則驕鈍而難用故出塞襲擊乃試兵習攻之術也今後遇虜臨邊駐牧或零虜近塞窺伺及虜大舉入寇其營帳老稚婦女孳畜留塞外者許兵將得擇便出塞掩襲剿殺獲有首功一體陞賞　上是之允行。

二十六年兵部請山西內邊寧鴈諸關額有常戍官兵及外邊偏關以西至黃河岸山險水深遇秋但加戒嚴關東及宣大地面亦不必列兵止是預擬信地分布士馬防守先所設兵壯俱革罷遣陝客兵亦免調所省糧犒費且六十餘萬蓋專重大同移山西兵出關從萬達

原議也山西巡撫孫繼魯奏三鎭各有信地自紫荊居庸山海東枕滇渤自鴈門寧武偏頭西據黃河天設重險以衛國家縱使宣大有警諸關據險嚴防則關南可以無恐豈可聚師曠野掣守重關洞開延敵乎夫紫荊拱護京師鴈門等關屏衛全晉一也不掣紫荊以併守宣府及掣鴈門以併守大同非臣所解况自偏頭寧武鴈門東抵平刑關爲山西長邊自右衛雙溝墩至東陽河鎭口臺爲大同長邊自丫角山起至雙溝止一百四十里爲大同緊邊自丫角山起至老牛灣止一百四十里爲山西緊邊論長邊則大同差急山西稍緩論緊邊

山西大同並急此皆密邇河套譬之雙闔門戶山西歲
守左闔大同歲守右闔均為緊要山西前日併力守左
尚不能支今分力守大同之右豈得無憂近年虜不敢
犯者以三關備嚴故也今三關全師在外虜騎在內矣
[illegible][illegible]必有所歸萬達復奏總督謂丫角以西百餘里
之[illegible]難支然則寧鴈八百里之邊萬一遇虜其易支
[illegible]新分一百四十里守以內地之兵為可危然則八百
里之邊守以內地之兵不益危耶夫益兵擺邊始于近
歲與額設守邊者不同山西舊有協濟大同邊軍實係
守要之意今議移寧鴈擺邊之兵量移併守而冗餘之

兵漸減額設官員仍留關隘正不失為復舊繼督動以
危言相恐始于謝恩疏內已知意見相背近復貽臣書
云宣大山西各有巡撫各有總兵各有地而成法具存
勑諭見在變亂者固蒙不避況因而失誤軍機者乎朦
朧奏准律有明條敗蹟附功明主不貸往年建雲中之
議宰執幾乎不免近年撤各路之兵部撫業已蒙罪可
不寒心又云併守量守省費省兵伐木毀防隱禍深憂
難以輕減夫以臣伐木修營房敵臺等用而執以為把
禁臣先奉欽依于北樓口採取若緊切路口存以捍虜
其與盜伐販賣者何可同也今秋防已逼使撫鎮諸臣

嚴督所屬相與周旋猶恐經營弗逮乃沮撓成議安望
有濟兵備劉璽則又雷同附和搖惑人心乞將總督別
處不然早賜罷臣勿悞邊方大計兵部集議以上奉旨
修守事宜令翁萬達嚴督各總鎮協謀整理周尚文亦
勿得疑沮總督初至輒于謝恩疏內排詆已屬不敬今
又騰播私書牽指往事譏測　君上敢背　明旨挾制
總制官沮壞成事錦衣衛逮至京處分劉璽行總督官
逮問而修邊之費戶工二部已發三十七萬兩工已報
完尚未查覈至是又欲重修請發二十餘萬戶部覆往
宣大所修甚多工完已久總兵周尚文請修築餘銀犒

賞軍夫臣以為事完而後有剩功成而後有賞既有剩
且有賞是邊牆俱完無可修矣今又奏討前數且其疏
內稱修過邊牆低薄不堪保障必欲重修果爾彼時朝
廷發銀時固非欲其低薄以圖節省又非欲有餘剩以
賞軍夫也而低薄者卒不問則牆何可恃工何可完其
耗蠹之弊難保必無當加核實報可萬達等言去年修
築乃大同之東路宣府之西路西陽河等極衝之地今
所議修則大同西中北宣府中北東各三路查量地衝
緩先後舉行原未重修但臣等心目不逮耗蠹之弊誠
不能免乞命戶部官二員稽其出納併查往年工費戶

部覆修邊非本部職掌禁革奸弊亦非官司事所請難允。上曰兩鎮修築邊牆幾八百里請發儲六十餘萬邊臣區畫已詳此與前時無事歲耗帑銀餘百萬者不同爾等不看詳章奏率易題覆雖意在節省言非事實以致邊臣有此論奏部臣不必遣督撫等官宜盡心共事不必瞻顧該司官罰俸一月

二十七年二月萬達奏昔年幾棄大同坐困全晉今量掣營留與修邊次第俱頗就緒而臣猶皇皇未能解于心者誠見邊臣襲先年守臣之謬嘖有煩言致中外傳聞疑信相半夫守大同正以守山西也臣不量力經營

聚守之役而重以邊工具始也衆咸危臣請俟秋防無虞然後定議臣惟天下之事有的然而是的然而非者有偶然而成偶然而敗者使其議果未當即幸而無他猶當改之其議果當即不幸而有他猶當守之故謀國者不以成敗定是非況任事者敢以異同爲前却耶臣敢繪修完三鎮邊牆圖而以邊關形勢冠于首簡進呈聖覽所有未盡事宜如宣府北路龍門雲川一帶新築牆內多膏腴田宜分撥附近軍民耕種永不起科隨便增築堡塞營房聽其居住獨石馬營赤城各墩共計八十六里并敵臺一百七十三座及滴水崖四海冶永寧等處宜次第修築工費以修邊餘銀給之三鎮已築之牆隨時繕葺大同大邊二邊遠墩及牆內烟墩非緊要者當革宣府山西牆外墩臺低薄者當修其臨牆舊墩宜悉減撤移墩軍住牆上敵臺哨望仍修甕城房室量給荒田令其携家住種覆上允之大同邊事從此益飭蓋自二十四年萬達初至參將張鳳報效生員王邦直力戰歿于陣虜死傷塗地我兵大集遁去自是憚不敢入者數年間入周尚文督諸將數出塞破走之大同幾振大酋俺答屢遣使求貢萬達聞于朝請善處時方主收套之議不從萬達亦上書言套虜未可輕逐主議者

亦不聽果受其禍

二十八年有曹家莊之捷虜知不可犯漸引而東奏往年修邊之役宣府始西中路者先所急也北東二路限于財力間多未舉又以獨石馬營永寧四海冶之間素稱險峻朶顏支部巢處其外尚能爲我藩籬或可無虞今西中路邊垣足恃虜不易犯其勢必不肯以險遠者自阻而朶顏支部復爲所逼徙避他所北東二路之急視前數倍謹以二路邊計之東路起四海冶鎮南墩而西至永寧盡界北路起滴水崖而北而東而南至龍門城盡界凡七百里而二路馬步官軍防秋擺邊諸堡得

二萬有奇又復摘守南山三百四十里之遥兵分力弱守備疎虞若隆慶永寧之間倉皇驟擾南山諸口山梁乘虛漫走則畿輔內地不免震驚又安得不爲之寒心也事有緩急勢當變更宣之北路谿谷僻仄地産貧瘠虜未即窺者避其險遠無所於利故也近乃入寇至再以志在內地又知內無重垣故爾生心若內垣既固虜計斯阻故今左腋龍門衛楊許二衛右腋龍門所滴水崖六帶俱當厚爲補葺以絕所必窺設使虜仍貪入則須由獨石馬營而南邊巡觀望於谿谷僻仄之間而我內垣之守已堅攻不可隳掠無所獲疲其力而銜其歸

路當無不雜之寇矣故外邊以扞北路內險以扞京師尋常竊發外邊自可支持萬一侵軼內險復成犄角天塹人謀相須並用可保無虞茲於東路鎮南墩與薊州所屬火焰墩接界塞其中空築牆僅三十餘里可以省百數十里之戍兵自此而西歷四海冶永寧光頭嶺新寧墩地勢所可守者止循舊邊地勢不可乘者稍有更改俱創築新牆一道北路外邊補修創修務期通完又自永寧墩歷鵰鶚長安嶺龍門衛至六臺子墩而止另爲創修一道據其要害是爲外邊即與東路新牆連而爲一防秋之時不必退守南山俱須併力外戍蓋不止

借金湯之設崇虎豹在山之威亦且成首尾之形收率然相應之利也尚文尋卒萬達召爲兵部尚書丁憂歸賊犯天城在大同之東兵守不能久賊徙西北去我兵遂息十八日復由松樹墩掘牆入大同右衛地方又于平虜城係大同之西山西之東我兵相持賊一半留據牆尤恐我邀其歸路也久之始遁去大學士嚴嵩以聞下按臣勘實兵部奏八九月間虜犯宣大潰牆深入大同者抵寧武入宣府者抵鎮城分別罰治

二十九年虜自古北口潰牆入直抵京師敎場大略而去仇鸞以入援被寵用事請開馬市虜旋市旋掠市亦

竟能大同無歲不被兵見前三十三卷

三十二年總督蘇祐上言擺邊無益兩鎮之兵計里而分每里不過七八十人既不許移又多避虜虜聚而多我分而寡勢自不支一處潰入千里之守俱爲虛設虜既入邊我兵反後不若聚而守堡相機出戰足以禦敵部覆邊牆爲已成之業一旦舉而棄之似爲可惜隨宜修補撥軍巡瞭庶可爲耳目之先乃得止山西巡撫趙時春有文武大略請併兵拒戰擺邊失策宜止守墩堡仍屯大兵據要害以備應援每營務足五千人一鎮約立三四營選官兼領設法教練輪大營之精騎往來

迎邏以連辟勢隨虜入之多寡走報赴援以遏賊鋒戍功頒賞不吝千金畏怯妄報卽行軍法寧武偏關老營軍士各存本處操備免其更調軍無更戍之勞官省行糧之費其年九月虜犯神池利民等堡時春合兵自出禦之虜方縱掠八角堡忽諜者報虜騎二十餘去此爾舍許疾掩之可盡得時春擐甲欲馳總兵李淶等固止曰虜悍狡未可易公第駐此淶當督諸將盡力抗敵必不貽公憂時春大言曰虜知吾來必遯少緩卽不能及矣攘臂而前及虜於大蟲嶺虜伏兵四起鼓譟來感淶太息曰公速去吾死於此矣時春棄衆而奔虜欲取時

春淶等殊死遮鬭逡巡虜騎益衆淶與其子松及大同叅將馮恩遊擊李桂神池守備孔賓偏頭守備高遷太原指揮陳金中軍尹忠把總俞輝皆戰死淶所將全軍皆沒時春倉皇投一墩守哨卒以繩援之而上乃免虜尋引去

三十三年總督許論奏前尚書翁萬達議築大牆於大同禦虜此今日安邊長策但以兵少不便擺邊於是變守牆不若守敵臺之說又變改敵臺爲空軬臺之說一彼一此皆非久計臣思之萬達所築邊牆六百餘里沿牆有墩臺六百餘座皆在牆內每賊攻牆臺兵既不得用力賊已入牆卒震駭逃去宜將各墩臺改築牆外每三百步一座俾矢石相及其離牆俱不越二三十步之間每墩底濶四丈五尺頂三丈二尺高三丈上加女牆營房以便棲止下築月城穴門以通出入墩各置壯士十人守之遇防秋量增其數約工費可九萬金作治不過數月從之發太倉銀三萬兩太僕寺馬價銀六萬兩給之

三十六年桃松寨來降桃松寨者黃台吉之第三妾也私通部目收令哥罷誅乃相率自大同新平堡來降守者納之宜大總督楊順詡爲奇功以來降夷男婦盡送之闕下黃台吉俺答子其上馬華寇諸部且克獲無糧北邊異之隨失其婦懟恚凡發守舍及其親屬百十人遣騎來索不得乃縱騎掠塞內

大同左右諸城堡爲所攻毀略盡且日若歸吾婦願以銀馬騾駝相易不則科家內訌使爾十年內奔命不休于是大同巡撫朱笈言此酋恥失愛妾且甘心於我卽令隆冬草枯猶爾咆哮使我餉運阻塞兵不解甲入春何以善後乞亟令該部譯審桃松寨收令哥等情節復長議處以弭邊患已虜益布滿山谷圍右衛城數重攔恐乃言虜願以我叛人趙全丘富等易其逃婦本兵深以爲便亟奏許之于是遣二人還行至白登廟令誘收令哥攜桃松寨自西陽河夜遁出塞西走乃陰告之酋酋遣騎追之及于黃河岸執至塞下召其諸婦環觀磔裂之剜取心血徧致諸婦曰異日若輩私奔亦如此矣于是虜酋知順等無能爲殺牧底平罔攻圍右衛益急

三十七年右衛圍急　上驚趣發兵糧往救時楊博召爲兵部尚書　上憂邊留暫總宣大事集兵齊進圍乃得解博請預處兵食以備將來右衛又因城中今僅運米萬石孤危之地非積穀四五萬不堪固守而左衛平

[illegible]于萬陽和五處密邇虜巢亦須預處其中東西三路俱當添設墩堡東路尤急請發兵部銀三萬兩修牛心山雲陽舖各舊堡別築新堡於紅土舖黃土坡二處仍於各堡空處每四里修墩一座分軍戍之墩堡既修則當計處軍馬牛心堡設守備一員募軍一千人給馬二百匹紅土黃土雲陽三堡各設操守一員募兵五百人給馬百匹仍計處車營左衛造偏箱車二百輛右衛三百輛俟有虜警右衛車營自西而東左衛車營自東而西聲勢聯絡可保無虞至流移之人加意安插漸使復業使宜勞來令其修復私堡册免應徵錢糧三年凡新堡車營合用火器宜令工部給發拒門等六堡皆逼鄰虜境比之右衛尤爲剝膚請以時修理各建倉積穀千石以備緩急等疏大同各處邊牆傾圮城堡破壞雖有士馬不能遏虜之不南請以修復爲要次則塞銀釵驛馬等嶺以絕虜窺紫荆倒馬之路備居庸南山一道以絕虜窺陵寢畿甸之路修陽方神池諸處牆塹以絕虜入山西之路三路既不能進虜即馳騁平原而我堅城厚堡以待之自不得逞若計萬全非修復邊垣不可而事大不可卒議因條十事以上中言修築堡塞請如其州之法移令堅厚渾源以南如磁窯諸口驛馬銀釵諸

嶺乃天設險阻爲紫荆倒馬外藩宜經理重其守將仍行保定巡撫發銀助工修築兼陳修築事宜自右衛至左衛每四里加築二墩左衛至高山站每五里加築一墩高山站至鎮城每五里創築一墩其左衛高山站之間總築一大堡二小堡大堡設操守一人戍卒五百人馬百匹小堡把總一人以充守禦高山站至鎮城亦如之葺以秋防稍暇請大築邊牆爲經久卻敵之計約用銀二十九萬半取於本鎮半給於內帑兵部覆大同自併墩之說興而三邊之斥堠漸疎乘塞之防廢而右衛之藩籬不固遂至胡騎長驅憑陵近郊前事之不遠後事之鑒也惇所請工鉅費少誠救邊遠圖宜發太倉銀十萬五千兩太僕銀三萬五千兩聽其隨宜經略工完之日具籍以聞俱報可

三十八年惇改督薊遼代以張松言守邊要務莫先於堡寨宜將堡小人稀虜至不能自保者量地遠近歸併大堡各置戎器擇堡衆所信服者一人督率未盡事宜聽其酌處仍責鎮巡兵備查理約束又言虜犯蔚州天然堡壯夫麗鐸能捐貲率衆力抗一堡幸賴保全且以木石擊死數賊收有虜箭賊急攻欲得之鐸令盡取逹箭約二車許悉脫鏃中斷之擲堡外虜乃引去其智慮

[illegible]乞給與冠帶責令守堡以風示塞下詔可府大同諸將數出擣巢有功虜數犯薊遼宣府我亦益習戰不復畏虜如往時矣

四十一年總督江東言北虜自二十九年侵入之後諫臣經略無慮數家有爲修邊之說者宣府東自開平西至洗馬林大同東自新平西至丫角山山西則自偏頭以至平刑築垣乘塞延袤三千里而一時中外翕然謂可恃以無虞及其虜之潰牆直下曾無結草之固又有爲築堡之說者使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棊布星羅遍滿川原然虜一深入望風瓦解村落殲則掠及小堡小堡

空則禍延中堡中堡盡而大堡存者僅十之一二又有謂守無足恃倡爲血戰之說者惟以戰勝爲功不以敗亡爲罪而不度彼已易於嘗虜良將勁兵銷滅殆盡兄此之計臣已日見其困矣萬不得已惟有保全邊堡一策最爲切要而邊堡之所以全者在于積穀增城濬池築大墩以便耕牧使商旅通行有警易於收保又造戰輪車以備戰守擇任將帥和睦行陣厚卹間諜嚴禁邊軍通虜此確然可行可久而諸邊大弊在於文武不同心上下不相信務爲粉飾習于因循亡羊補牢固爲已遲方病蓄艾尚猶可及朝議是之然後邊夾戰之說皆不可廢兼而用之斯爲完策

四十四年山西巡撫萬恭奏本鎮邊河東起老牛灣西及河曲與套虜止隔一水先年拒牆而守至嘉靖壬寅總兵王繼祖始倡打冰之說迄今二十餘年因循不改朔風嚴烈隨打隨結軍士寒苦多至僵仆其於防禦終無足恃計自險崖速陰灣爲極衝當亟築牆二十里自陰灣至石門爲次衝當漸築牆亦二十里築以三千人三月可完極衝所費不過五千金然後及於次衝則事可漸舉夫守牆則逸而有成打冰則勞而無益守牆則我常恃以待虜之來打冰則虜常可伺以乘我之敝況

昔之虜患以冬春今在夏秋此時水淺虜褰裳可渡冰何足恃此修復河防之大計也山西內邊自平刑而西至於老營堡五百里外以大同爲障而虜節年屢犯山西率由平虜以西而入蓋平虜之東有威遠大同左右五堡等兵馬氣勢聯絡平虜西至偏老則四顧荒漠墩堡爲墟朔州乃河西之地絕無人煙大同勢孤不能遠顧故近年虜專事西掠而鴈門陽方諸要害之處遂爲虜衝烽火傳報俱不以時至此鄉床及牆患也今如臣計自老營東二十里爲賈家屹垞又東二十里爲乃河又東二十里爲顧家店又東二十里爲平虜衛廢堡悉

在急宜修築墩堡屯軍五百人每五里爲一墩軍勢相連烽火相接遠續大同之手足近復朔州之膏腴東接平虜之血脉南固陽方之門戶北明三縣之耳目西通老營之咽喉此修復邊防之大計也以上二計臣任其必可行工費亦不敢取之內帑括諸司贓罰改班軍折銀庶幾一勞永逸禦虜之策無出於此

陝西四鎮

陝西地遼闊重在河套卽榆林城爲鎮捜套者前後二十餘年去而復來余子俊創崖設牆爲固于是延綏獨重與寧夏相首尾又西北千餘里爲甘肅通哈密要道孤懸河外合曰三鎮始命王越爲總督有戰功封威寧伯越去虜數入寇(見上虜紀中)弘治中秦紘總督改開城縣爲固原州建府其中以西靖甘蘭四衛隸之築滌壁石峽口雙峰臺三城金佛硤海子口等處七堡甃石爲垣裹鐵爲門邊牆延袤千餘里自後始稱四鎮以歷年所造兵車西邊諸鎮尚有存者但皆雙輪大車車用二十

人推輓其行甚遲少遇溝渠險阻卽不能越以是不適於用紘改造隻輪小車奏呈孝廟賜名全勝車且戰且守虜始稍戢正德中楊一清築白馬城堡以絕東路之寇嘉靖初王瓊築下馬房關中路之患得免十五年唐龍言花馬池定邊營之境乃虜騎入犯要衝請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之間創築新牆自寧朔至永濟堡暨平墩九十餘里之間增築舊牆以固疆圉十六年劉天和奏平慶臨鞏之間乃虜出入要道其中故有堡寨率多頹廢請一切增築倍使高厚歸并小堡編立保甲堡擇有力者一人爲之長多備

矢石遠設斥堠烽火及時收斂人畜各自為守太虜入境有能控險扐營斬獲首虜者與軍士同賞所獲牛馬因以與之地方有軍衞牧所者責成將領兵備苑馬及衞所監苑之長在有司者責成守巡各道及郡縣之長巡撫都御史每一年閱視如堡寨堅完虜無所掠諸臣皆以輕重受賞不則有罰由是邊防漸飭因泰紘車制稍為增益其上置銃炮鎗斧大小兵器以百五十斤為率箱前樹獸面牌繪以獅猊之像兩傍各施虎皮以蔽矢二車相連可蔽三四十人今車用二人更推一人挽之又二人翼之虜衆即入倚轄布車一里之中用車十輛

戰則各隨地形連環布陳騎士居中敵遠施火器稍近弓弩又近短兵接敵走散騎士出追夜用火箭虜騎合圍則火器弓弩四面齊發制隨車小帳令士不露宿既可擺列以遏虜之入又可控險以扼其歸諸邊佛郎機流星砲一窩蜂砲品字銃銅鐵神鎗見貯甚少不足用省城貯有神臂弩相傳已百餘年其矢不存自以意創為弩矢射可及三百步復準漢耿恭之法矢鏃開四尖又傳以射虎箭藥人馬中之無不立斃入幹處用膠如筆毋論中不中一着人即落虜不得反射蓋虜之射藝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制之寧夏邊牆三百里前尚

書楊一清王瓊唐龍已相繼修築其中與武營一帶七十餘里不堅即為改築自寧朔墩至昌平墩九十里增修舊牆以衞舊安邊孤懸之勢總兵梁震復於李乾溝要路大加剷削乾溝之中挑挖墩塹以制虜入今在延綏則乾溝之工以二萬六千定南定朔十七里之工以一萬六千在寧夏則興武營邊牆七十里之工以三萬六千共七萬餘金興武營之南有鐵柱泉方可百步虜每來必至此飲馬居數日而後入及其驅掠而歸亦至此飲牧數日而後出泉上有小堡增築高大包其泉于堡中兵百人一千戶將之據守其地堡外空地甚多令堡

軍儘力開墾三年之後從輕起科又其傍石溝有鹽池即令堡軍采食虜數百里無飲馬之地遂不能深入惟西路自徐斌水至黃河岸六百餘里地勢曠遠終難保障今江寺堡東南起至徐斌水鳴沙洲河岸可百二十里總兵任傑議於此地修築新邊一道遷紅寺堡於邊內撤舊墩軍並使守新邊舍六百里平漫之地守二十里易據之險又占水泉數十處斷胡馬飲牧之區召軍佃種可省餽餉為給事中朱隆禧等所駁誤以棄地甚至謂余子俊修邊不以黃河為界而河套為虜所據初子俊撫陝西建議安邊營平曠難守宜退守中山坡其侍御史丁川復以安邊營為便遂按李敏亦言開疆展

土方壯固之圖是地渠誠宜守邊之義因封疆河進塞池三座豈可輕棄若曰空勝虜守則定邊花馬將何以防守若曰糧運艱阻則寧夏高橋兒何以運餉議者動謂今後子俊爲兵部尚書固守前議言臣嘗訪求古今守邊事宜安邊及新興永濟等處亦少昔范仲淹守鄜延必擇水與險承與同棄東勝不守亦其明驗況今實未書素半詔可、寧夏與山後諸夷爲隣賀蘭山其界也自王瓊棄鎮遠關創爲新邊而賀蘭山爲虜所據遂使延寧二鎮受患至今其誕妄如此部不敢主議格禮部主事許論謂固原爲堂奧響水溝至花馬池爲二門花馬池爲三門不守門戶守堂奧非計請移總督于花馬池大建城堡添設叅遊分屯重兵于淸水營令三百里間聲勢連絡此亦居中秉便之法天和謂河東復虜隨處可入不止花馬池套無大虜仍居固原若群聚套中勢將入犯則總督于五六月赴花馬池統調諸軍禦之延寧二鎮延袤廣濶其間城堡如延綏定邊營一帶有相去九十里許者宜于適中之地再爲添築使聲援相接可資保障又言堡之工大難議墩之費省易爲且有三利民便于趨避烽火相接足懾虜心盡據水草善地虜馬不得飲牧卽宣大三關亦宜舉行從之楊守禮勘報延綏東西三十四城堡獨當黃河一面之險宜增修仍統以都指揮其定南定北乾溝乾濶併兵番守張珩言花馬池至安定諸堡長亘二百餘里當虜之衝乃全陝要地

宜于舊墩鋪空處添築敵臺三百六十三座幫築四百一十七座鎮遠關黑山營乃寧夏門戶近爲大羊牧地當議復各沿邊諸堡多無室家視如傳舍改爲千戶所令有定居聽開墾近邊地土爲屯種計綏德爲石隰襟喉延鄜門戶崇山巨障號稱險阨自築牆後直控河陰綏德撤備近年虜乘虛入犯仍設屯堡增守備把總各一員二十六年曾銑疏延綏與河套爲鄰前都御史余子俊修築邊牆一道東自黃甫川起西至定邊營止約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頹嘉靖九年總督尚書王瓊以虜數自本鎮西境入犯乃修花馬池邊牆一道復自寧夏橫城接築至定邊營約三百餘里爲障而自定邊營至黃甫川一帶無牆連年虜入寇由是道所當亟爲修繕顧地廣工大難責劾期月宜分地次第修舉西起定邊營東至龍州堡長四百四十餘里爲西段迴環慶保安要塞所當先築自龍州堡東至雙山堡長四百九十餘里爲中段自雙山堡東至黃甫川長五百九十餘里爲東段歲修一段期以三年竣事庶幾保障永完全陜攸賴乞發帑銀如宣大山西故事銑發二十萬兩給之然銑志在復套其銀皆爲車馬器械之備尚猶未足歲用百四十萬金無暇與工得罪死王以旂言延綏一鎮邊

牆計用銀二十萬三千六百餘兩三年次第築成先發
十六萬餘兩明年再發先是西虜惟吉囊最強合俺答
屠毅秦晉吉囊既死子吉能等聽命俺答大入薊鎮宣
大山西無寧歲間犯延綏寧夏陝西殺一總兵餘皆敗
去西塘虜寇始稀甘肅一鎮自陳九疇破賊後楊博通
水利屯田墾荒永不起科嘉峪關外諸夷時時竊發道
里寥曠斥堠疎闊增築榆林泉諸處聲勢聯絡易于哨
守莊浪當海套二虜交馳之所邊鄙荒殘行旅震慴舊
有遊兵一枝移於安遠堡適中駐劄東制鎮羌谷口以
達莊浪西制黑松古浪以達京州永寧有尚家等堡可

以互相防守又迤北平泉等處添築一墩以便傳警盖
本鎮所苦在土魯番自馬黑麻納欵使者八佰人入居
甘州其患始息稱樂土焉
朱史氏曰暴秦長城千古口實然先趙靈王業爲之盖
皆以人工當天塹此夏受厲民作俑之續也而蒙恬之
死乃歸罪于絕地脉恬之當死恐不在此要之禦胡中
策舍是無可仗者漢主于戰亡一萬人可戍緣邊九郡唐
務廣地亡一蹶而縮都鄙數驚宋失幽燕無險可據尊恃
講和其初使命往來等于兄弟既乃支吾狼狽稱臣降
爲叔侄辱爲俘囚我 朝斥地萬里初自大寧由開平

直接宣大繞河據東勝帶寧夏出甘肅包絡洮岷并收
青海域外之域盡經搜捕險外之險皆作藩籬威以畏
之惠以招之控關修隘以防之纖悉具備無以加已一
再傳後餘威震于喜峰陷 駕猶然迎復規模尚在厄
塞無虞亡羊補牢未足爲喻失馬操轡其出不窮自余
肅而後大約以修築邊牆爲主虜之所短在攻我之
所長在守因山起伏隨地回旋推之各邊寸寸壘之人
人力之歲歲增之東西何啻萬里秦厰之一旦而有餘
我需之百年而未足此仁暴之分一以古一以長世判
然華夷之大界也徃事班班皆有可迹中間用兵調度

分合以至偵探點閘雖不專恃一牆顧壯定而後心不
搖身依而後群不渙藏無形之險于有形寓不測之威
于可測未及乎上且得其中謹守其中亦不落下此勢
臣之極思亦 聖祖之遺意也廣寧而西本有邊牆遼東
三面受敵設兵分三路廣寧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
前屯寧遠錦義爲西路遇警彼此應援遼陽西一百六
十里廣寧東二百里有遼河分界冰結則人馬可行一
開原或先據我兵雖有渡河不能存濟後此勢孤關係
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遼兵據此已有明驗成化
十三年馬文升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千聯鐵索上加
木爲浮橋兩岸壘大木爲柱總繫其鋭遣兵護守設武
有警爲東西聲勢仍連不致誤事其後錦義一帶城堡
時時修葺添補寧遠前屯尤爲要害嘉靖中朵顏部落
邪兩眞等盤據虹螺山窺伺剽掠我牆垣摧圮荒無界
限遼撫於敖南起鐵場堡北抵小虹螺山臺止修瀧邊
滾凡四萬五千餘丈墩臺凡一百五十餘座其永安堡

三山營之中與關原之邊海並排李千戶也名曰建城堡計餘費用銀二萬六千兩有奇三岔河以
北自大寧既失與虜共之奴伏于東初爲娶暨後乃虎
狠方危急時速修廣寧之險多築臺堡捐募兵十一之
費三月可成半年可遍旌旗相望刁斗時鳴奴决不敢
輕入即入堅壁相持三日而餓斃 日遁矣乃言戰者輕
一擲罔爲失筴言守者三方布置用兵十八萬添餉
五百萬何處着力茫然望洋昔耿恭在西域數十人可
支半年臧質在鍾離五百人可抗百萬守者自逸多多
何爲即以其人之言反詰之將何以對憤盈已極粗復
難醫全哆筆陣之鋒大笑同舟之敗封疆棄矣山海今

矣舉朝皇皇啞且罵矣此時七尺之軀甚輕不死敵尚
存而日入國門委猶欲卸罪于賊也賜劍蟒玉委草土
以無慚破帽囹圄尚咆哮而求脫斯之豪傑千古未有
眞國運之一阨也

邊儲

國朝邊費自屯田子粒外商人納米中鹽米無甚貴之
時軍民皆濟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巡撫增置
城堡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用南
京折銀例每一石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同等邊
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未有以萬計者弘治初
戶部尚書葉淇變鹽法輸銀運司邊方米價騰湧正德
五年侍郎叢蘭整理陝西邊儲令百姓每石徵銀二兩
五錢正德初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璀以爲 祖宗朝
無此例命尚書王佐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對以

無初未及引榆林鎮米本末也璀怒遂罷年例之送璀
誅復舊嘉靖三十一年虜勢日張仇鸞誕上遣各邊兵
入衛即募補大同二萬宣府一萬逾年不增一卒堪任
戰守者總計不過二三千人蓋養兵之費戶部以爲非
年例不肯發鎮臣亦以非年例不敢請又自馬市興邊
牆爲虜所壞者十五蕩無隄防屢奉詔尚未興築兵部
以爲言下令着實修舉仍留二鎮選兵待戰大發餉銀
濟之三十三年總兵岳懋戰死虜屯聚大同左右等衛
我軍饑乏士馬物故者枕藉于道 上聞怒遣前總督
蘇祐發銀十萬以賑仍區畫召買以濟戶部總計歲入

糧稅馬草絲絹布疋戶口食鹽鬧稅鹽課等項除存留及起運邊腹外額該漕運京通倉米四伯萬石解京庫銀二百萬兩有奇京邊用度胥此仰給其銀舊以七分經費存積三分備兵荒爲常嘉靖己酉以前歲支最多不過二百萬少者七八十萬庚戌之警有時增設遂沿爲常例者如各修邊銀自庚子歲節發且八十餘萬客兵銀自庚戌後每歲增二百餘萬之類是也有逐年加派遂倍於常額者如京營馬匹草料歲支草本折各二十餘萬募軍調發等銀歲加共一百餘萬之類是也有因循日久糜費而不可省者錦衣衛官旗月支米至四

萬石光祿太常廚役月支米六千石神樂觀樂舞生各監局匠役月支米七伯餘石各衛官軍歲支米至三百一十二萬餘石其間冗員未併冗食未汰之類是也有侵冒日甚牽制不可禁者光祿歲派供用外每歲用銀數十萬各邊修守每年據前用數外無慮數百萬其間統領收支之人不無陽出陰藏移豕入多與夫一切調製分付無法冒濫不實之類是也嘉靖三十年辛亥所發京邊歲用之數至五百九十五萬壬子五百三十一萬癸丑四百七十三萬甲寅四百五十五萬乙卯四百二十九萬丙辰三百八十六萬丁巳三百三萬計太倉歲入銀數不能充歲出之半由是爲一切之法箕斂題增派括贓贖竿稅契折民壯提編均徭推廣事例興焉其初亦賴以濟乆之諸所灌輸益少值四方多事有司往往奏留請免如浙直以被倭川貴以採木山陜宣大以兵荒不惟諸軍與徵發停格即歲入二百萬之額且虧其三之一而內庭之賞給齋殿之經營 上時以夜半出片紙有所徵取吏雖急無敢延頃刻者三十七年大同右衛告警今歲自入春來發宣大銀二十六萬有奇而天下民運至太倉者銀僅七萬帑儲大較不及十萬兩邊臣奏討日棘尚書方鈍等憂懼不知所出乃乘

間陳帑藏空虛狀因條七事大約不過增鹽引徵拖欠處贓罰等其一借南糧（南振武營之變因此）議上切責鈍謀國不忠令再議皇恐謝罪請先發太倉續收銀五萬及近地米豆三萬石并聽選監生願輸本色者悉赴大同乃得解 上復問大學士嚴嵩嵩對帑藏雖匱然天下之財大有可通變足國者若革裁冗費追逋折解咄啐閙節可得數百萬顧司計之臣束手不能措畫當下廷臣會議于是改鈍南京代以賈應春諸大臣條陳理財二十九事亦不過加納徵折增課下及廢寺庵觀水櫃餘田與減車船夫役驛遞鋪陳而已得 旨允行惟充軍先

後議續皆不許言者一以選兵汰冗為主四十年戶部
會計各邊應發年例餉銀大同四十四萬七千兩宣府
二十四萬兩山西十四萬兩延綏三十七萬五千兩易
州五萬三千兩薊州三十七萬四千兩密雲十四萬五
千兩昌平六萬五千兩并空運京倉米四萬石赴密雲
昌平通倉米四萬二千石赴薊州抵年例之數蓋浩繁
極矣而密雲昌平二鎮年例餉銀連歲俱防春用盡防
秋仍用三十二萬有奇致三十六年邊餉密雲只八九
萬昌平只三五萬前後懸絕若是各邊皆有侵冒尤莫
甚于薊鎮前總督許論坐斥戶部侍郎霍冀徃覈與

總督楊選會議上言薊鎮主客錢糧自庚戌年京運始
發至庚子年額數愈增如薊州主兵舊只六七萬今則
十四五萬矣客兵不過八九萬今則二十三萬矣往時
薊鎮主客兵止四五路今則增為十區副參遊守添設
至數倍矣往時未有客兵俱主兵調度今則不遠千里
而山陝遼保分番征調已十餘年矣此年例之所以愈
增而愈不足也顧民運逋欠動逾萬數乞命該部申飭
責成以蠲宿弊 詔可四十三年發邊主客軍餉及在
內供億之費共五百六十三萬各項正賦及節年欠所
入顧止二百四十七萬兩此後籍沒嚴世蕃貲能次分半濟急當一百一十萬出
浮於入凡一百一十六萬兩稽會議各項銀六十五萬
事例銀五十一萬僅能支給今各省會議各項銀解納
不前事例之開三年限滿前項歲例不足銀數無從處
給其寧夏年例主兵銀二萬五千兩客兵銀二萬兩延
綏主兵銀十九萬兩新增募軍料銀三萬兩客兵銀八
萬兩甘肅主兵銀二萬兩固原主兵銀七萬兩歲以為
常無所加減宣大山西三鎮四十二年共發過客兵銀
三十三萬兩明年增至三十九萬兩又明年增為四十
五萬兩至薊密諸處視昔更為倍增其時各邊例銀惟
宣府最少尚可考自十八年前歲用年例京運淮蘆鹽

引河東鹽價各省民運及本鎮歲徵屯田地畝團種之
數共本色米豆二十八萬八千八百七十石有奇草二
十萬七千七百七十束有奇折色銀十二萬六千五百
七十九兩有奇自是而後雖有不同要亦不甚相遠迨
三十年以來以新募軍馬而增發帑銀或以內帑不敷
而添補鹽引或以增給芻糧而加徵民運脚價遂多至
銀三十二萬三千二百餘兩詳推弊源蓋由十九年前
軍馬未必盈於八萬之額時且歲豐田登民運交至鹽
引復皆報中故雖有虜患猶足濟用三十年後邊地之
豐嗇靡常民屯之逋欠日甚鹽引之報中漸少而軍數

且日加於往年將新 增銀糧京益其間庶足以給于是邊臣將新增三十萬之數留本鎮另貯名曰歲餘毋得輕動俟年例民屯等項月給糧餉不足之時始呈部借支復仍以正項之數補之其客兵守牆煩費不貲出塞爲尤甚故一歲之支至有四五十萬以上者自十九年至四十年總用經運銀引及鹽引銀五百九十五萬六百兩此皆年例之所未有歲入不會者也虛耗財用孰大于此自三十七年以來豫發召買曲計出納以地量兵因兵度餉仍較論路分衝緩以爲蓄積更量移諸鎮陳粟泡爛者隨宜處置由是軍餉漸充數亦漸減此四

十三年總督江東巡撫楊巍等畫以後各鎮皆行此法之計稍紓總論各邊增費在薊鎮十七在宣大山西十二陝西四鎮獨延綏因選兵入衛稍增十一其甘寧固歲額京運視嘉靖初非惟未增抑尚多減在甘肅五萬一千有奇通計四鎮歲額止當薊鎮之半陝西三邊東至延綏黃甫川西抵甘肅嘉峪關西南抵洮岷遠接四川松茂延長數千里各鎮兵馬總計兵三十餘萬以分守迂遠之邊無所不寡南番北虜四時戒備一歲芻糧數百萬計除京運外皆取足民屯鹽糧視他鎮半請帑銀者不同三十四年會計延綏舊設軍兵六萬六千餘

名今止五萬餘名馬二萬九千餘匹今止一萬三千餘匹歲用五十六萬浮費不下一十四萬寧夏舊設軍四萬四千餘名今止二萬八千餘名馬二萬四千餘匹今止一萬二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浮費不下十萬甘肅舊設軍四萬五千餘名今止三萬五千餘名馬二萬七千餘匹今止一萬八千餘匹歲用四十一萬有奇固原舊設軍七萬九千餘名今止一萬一千餘名馬三萬五千餘匹今止八千餘匹歲用三十四萬有奇浮費各不下一十六萬求其增費之源與耗財之弊約有五端藩祿歲增借移軍餉一也兵荒多故常稅屢蠲二也

舊米賤折輕今米貴折重三也舊邊兵畫地而守相機而戰今按伏調遣行糧加增四也召募無定數陞賞多冗員五也至於逃亡倒失朦朧濫支此詐冒積習之弊通負侵沒因緣爲奸此徵解積習之弊報警則以小爲太出兵則以少爲多地里遠近日期後先或可緩先發或應掣故留此征調積習之弊使車賓旅實繁有徒供給饋遺冒支備稽此支放積習之弊今會議酌費求經久可行之策以聞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五終

足於罷者四也九卿重任當以體器今湯無可否任其
紛紛諸託惟挹有力者得之如蔡克廉病夫也而敍之
兩司錢穀坤臣惡也而寘之北祭酒飼非　聖明獨斷
則計曹爲秦病之所而太學是捨惡之區矣此臣之不
足於賜者五也私門納賄甚如開市甚而盈箧書帕題
然投於署中門者索呵受者索報如此而欲發方撫按
擧貪戒穢臣恐卽不反唇亦腹誹也此臣之不足於賜
者六也凡此六者皆本源之地自爲亂首而欲末流從
者未之有也章上賜及翰林學士董份各疏辯求罷命
賜心供職份安心直撰不允嵩既而九一淨晏赤疏
乞罷部皆覆其留用從之罷之嵩爲所親歐陽必進代未久勒罷四
十年辛酉妻歐陽氏卒其年南御史林潤劾其密黨鄢
法都御史鄢懋卿劾貪冒五罪露索屬官餽餉罪一受狀取富民財罪二宴會日費千金罪
三年虐役平民罪四騙派揚州鹽商銀至誠變罪五懋卿疏辯懸蕃代疏盈而漸降之罰矣
先凡　御札下問辭旨深與西苑玄修陳設齋醮　聖

躬起臥不常外庭得失時壓于懷內侍傳出或蚤或暮
閣臣在直房竦息以俟嵩耄而知昏多瞠目不能解世
蕃一見躍然揣摩曲中據之奏答悉當　上意又陰結
內侍纖悉馳報報必重賚一大錠爲常先有以待事事
湊泊　上意喜益相安蓋　上一日不能舍嵩嵩又一
日不能舍其子也既專政日久四方多故凡遇疑難事
嵩躊躕未決世蕃卽援據已事參綜陳說言之可聽嵩
以爲才每諸司以事關白請裁嵩必曰與小兒議之甚
曰與東樓議之蓋其別號也世蕃益自恣多交文學幹
局之士張聲勢擇心腹悉據要地顧指禍福遂竊國柄

以吏兵二部爲壑明目張膽大啓賂門一時彼依無行
之士自趙鄢外劉伯躍萬寀輩咸朋黨交通爲之關節
因而各張騙局于外諸債帥墨吏群然趨之擇官選地
取如探囊朝營暮獲捷若影響趙鄢藉資偵奉使江南
撫按以下咸望塵拜道左供費殷膏血餽遺竭帑藏中
外切齒嵩妻歐陽氏甚賢治家有法馭世蕃尤嚴嵩亦
相敬如賓傍無姬侍比權勢愈盛謂嵩曰不記鈐山堂
十二年清寂耶一介書生得此已過過而不挹必傾嵩
甚惧之世蕃亦畏憚每得貨賂奇珍藏之不敢使見時
亦傴僂侍側毋顧不喜數目攝之曰汝父辛苦起家汝

以蔭得官膺之爲義庇身而已非汝縱恣得意時也歐
陽既卒　上曰聞嵩妻果不起夫婦並八十者不多有
其示禮臣議卹典從厚後不爲例賜祭三壇所司分治
喪具世蕃當護喪歸嵩上言臣年老無它子乞留侍許
之以孫代行世蕃因大佚樂　其于預各司事如故然
不得出門潛入直房代父擬議閣飛札走問則世蕃方
與諸姬諸狎客徵逐酣昏胡盧不甚了了卽展轉探索
亦不能參透如徃時中使守直房催促父引領外片紙
若晨星屢雲不時至自以意對既至追還復改大抵故
步一失多有牴牾　上不懌來發頗聞世蕃淫縱心惡

之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得幸自言能使鬼神懸判
吉凶。上以爲神一日從容問輔臣賢否道行遂詐爲
箕仙對具言嵩父子弄權狀 上曰果爾上玄何不殛
之詭曰留待皇帝正法、 上嘿然適萬壽宮災宮在西
苑、文皇舊所御者 上自壬寅宮變卽移于此不復
居大內其年十一月癸亥夜火作禁衛皆不能救乘輿
服御及先世寶物盡燬 上諭禮部祭告不必詔示修
省暫居玉熙宮隘甚邑邑不樂廷臣請還大內以 列
聖宴駕于此不報嵩請徙南內以 英皇幽錮之所大
不樂次相徐階與工部尚書雷禮議疏并力營新宮

上喜報允卽以階子尚寶司丞璠督工世蕃已公除嵩
言臣子受恩深重請効力止令外巡視防其入也從是
凡軍國大計悉諮之階間有及嵩者不過齋醮符籙之
類而已階日親用事廷臣多知之嘖嘖將有舉動矣自
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張翀論戍後無敢以身試
者御史鄒應龍籌之謀具夢一夕夢出獵見一高山射
之不中東有培壘樓其下甚壯樓俯平田有米亭覆其
上亡矢矻然醒而悟曰此小兒東樓之兆蕃之爲義
居然可見四十一年壬戌五月壬寅疏上言工部侍郎
嚴世蕃係大學士嚴嵩之子憑藉父勢專利無厭私擅

爵賞廣致賄遺每一闕選則視官之高下而低昂其値
及遇陞遷則視缺之美惡而上下其價以致選法大壞
市道公行群醜競趨索價轉鉅聊舉一二、如刑部主事
項治元以一萬三千金而轉吏部舉人潘鴻業以二千
二百金而得知州夫以司屬末職郡邑小吏而賄以千
萬計則大而卿尹方岳又何所涯際耶至於交通賦賄
爲之關節者不下百千餘人而伊子錦衣嚴鵠中書嚴
鴻家奴嚴年中書羅龍文爲甚卽數人之中嚴年尤爲
黠狡世蕃委以腹心諸所鬻官賣爵自世蕃所者年率
十取其一、不才士夫競爲媚奉呼曰鶴山先生不敢名

也遇嵩生日年輙獻萬金爲壽彼一介僕隸其尊大富
侈如是則主人當何如耶嵩父子原籍江西袁州乃廣
置良田宅於南京揚州儀真等處無慮數十所而以惡
僕嚴冬主之抑勒侵奪怙勢肆害所在民怨入骨夫其
牟利無厭在于四方者若此則原籍又何如耶猶有異
者往歲世蕃遭母喪 陛下以嵩年老特留侍養令其
子鵠代爲扶櫬南還世蕃名雖居憂實喜得計狎客會
宴擁侍姬妾鈔舞高歌日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
亡迴至於鵠本豚鼠無知習聞贓穢視祖母喪有同奇
貨騷擾道路百計需索往返所經諸司悉望風趨承鄙

邑爲空則世蕃威福太盛之所煽嚇也今天下水旱頻
仍南北多警民窮財盡莫可措手者正由世蕃父子貪
婪無度掊尅日棘凡四方小吏莫不竭民脂膏剝民皮
骨欲償已買官之費如此則民安得不貧國安得不竭
天下災警安得不迭至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藁竿以
示爲人臣不忠不孝者戒其父嵩受國厚恩不思報效
而溺愛惡子任其播弄利權植黨蔽賢黷貨斁法亦宜
亟令休退以清政本如臣有一言不實請即斬臣之首
以謝嵩父子之恨并爲言官欺誑者戒疏入　上曰嵩
小心忠勤祗順天時力贊玄修壽君愛國人所嫉惡既

多年矣却一念縱愛悖逆醜子全不管教言是聽計是
行不思朕優眷其致仕去仍令馳驛有司歲給祿米一
百石疏內有名各犯逮送鎮撫司拷訊應龍盡忠言事
當有特加得陞左通參世蕃等訊畢送三法司具罪當
上疏爲世蕃請罪且求解　上曰朕事上玄丕承恩佑
逆邪細醜欺上謗君日甚一日爾力贊二十餘年念此
忠勤已加優處何以兒見瀆救嵩甚皇恐不敢復言乃
自引治家不嚴之咎請即重譴詔如前旨致仕於是法
司坐世蕃烟瘴衛分鵠鴻龍文邊遠衛各充軍年錮于
獄候追世蕃贓完定擬詔俱如擬特宥鵠爲民益　上

猶念嵩故也後治元逮至瘐死錦衣獄中鴻業冬俱論
充戍然　上追思嵩贊玄功意忽忽不樂諭徐階欲遂
傳位退居西內專祈長生階極言不可　上曰卿等即
不欲違大義人情必天下皆仰奉君命同輔君上闡玄
修仙乃可嚴嵩已退伊子已伏罪敢有再言同鄒應龍
俱斬嵩知　上意已動仍密賂　上左右各千萬金令
發道行枯籠招權及婿稱　上詔諸奸利不法事道行
下獄論死此後宮揚、上録之先是黃岡縣奸民胡大順賣緣向仲文藤供事靈濟宮仲文薦大順以奸欺事發詣原同籍丞且大順希進用乃偽造萬壽全書一帙詭稱呂祖所作得之鸞筆且言呂祖授大順三元大丹用黑鉛取白名曰朱天水銀鈆之則成消食玉砂神丹服之即長不老遺其子玉玄隨妖人何廷玉

齋以入京因道録司左演法藍田玉羅萬象通內官監太監趙棍獻之藍田玉者原江西鐵柱宮道士以進法投官坊象同以扶鸞術侍　上西內因交結侍時　上方幸此三人者故廷玉以厚賂致順意附託之因玉等遂以其書藥進　上覽其書問曰此是甚書莫昔如何不悉然未明言召之也因玉等遂詐為聖諭抄欲大順入京至則羅上書求見　上謂大學士階曰胡大順又來抑是藍田玉羅萬象因我問妄將他與罪狀令扶箕示降自藍道行下獄大順等所學皆無賴小人不畏法然者令大順可仍用否階門下或有所以然度而藍田玉尤甚觀其妄自傳喚即可報推至於扶箕而其若中外近同謂有非常者否則茫然不知以浮詞支吾而已令宮已久恐非由彼所致且不能必得其用使後宮援果又不敢保其不別生事端似不若如前治之以法之為亟也　上稽乃報曰藍田玉無理之本去冬輒代廷王進水銀藥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北不治無以戒來者階對水銀非可服食詐傳聖旨罪惡尤重若習之不得從後群小益無忌憚互相朋結恐釀成大恐令宜明述斷以消讒禍　上乃詔錦衣衛速大順刑部鞫象等嚴訊不知其奸由御也比錦衣衛具上獄

詞上謂其不宥意寬之以閒暇曰聖旨至重若聽許傳他日半夜出寸紙有所指揮若之何此其機芽實當預防必須重治乃保邦漾計乞聖明斷而行之上乃下大順等法司令從重擬罪擬具當疏歷發錦中伺間訴上前為大順等申解上大怒付司禮監拷訊其得臣玉等通奸狀執付法司與大順田玉萬象廷玉玉玄俱論斬錮於獄擬毒死獄中部臣請驗而逮之上以逆因當死之於市愁該司官吏不加法奏請致得自鱉責令對狀於是刑部尚書黃光昇等率其屬引罪詔奪顯中方良爵俸二月該吏論罪六月
御史鄭洛劾大理寺卿萬宷刑部右侍郎鄢懋卿太常
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贓不職得 旨宷懋卿屢被
人言納賄有跡令閒任降虞龍為四川僉事九月戊戌
詔工部左侍郎劉伯躍南刑部右侍郎何遷南右通政
胡汝霖南光祿少卿白啓常原任湖廣巡撫都御史張

雨廣西副使袁應樞諭德唐汝楫南太常寺卿管國子
祭酒事王材俱革職閒任伯躍女適嚴嵩之甥應樞嵩
婿遷撫江西時厚斂以遺嵩父子欲致崇階汝霖甫貪
肆不檢啓常匿喪遷光祿入世蕃幕中至以粉墨塗面
供其驩笑汝楫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嵩因得及第
嵩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臥內交通請託至是伯躍
等為給事中趙灼所劾甫為給事中沈淳所劾汝楫材
為給事中陳瓚所劾同治罪明年四月嵩具奏起居并
進祈鶴文檢及各宗法秘 上優詔答之仍賜銀五十
兩綵幣四表裏蓋嵩之致仕歸也至南昌值聖誕節鐵

柱觀延道士田玉等為 上建醮祈福玉自言能書符
召鶴嵩試之良驗會 上遣御史姜儆王大任訪法秘
嵩乃索玉所藏諸符籙以上又之疏言臣年八十四惟
一子世蕃及孫鵠俱赴戍所在千里之外臣一旦先狗
馬填溝壑誰可托以後事惟 陛下哀其無告特賜放
歸終臣餘年 上曰嵩有孫鴻侍養已恩待矣竟不許
世蕃未達戍所龍文則潛歸聚謀甚悶多養刺客一日
被酒大言曰要當取應龍與徐老頭以洩此恨階聞厚
為備拳勇士密布中外一夕數移多以候旨為名撫几
假寐而已嵩又之亦聞驚曰兒誤我多矣幸 聖恩善

歸汝雖行戍猶在枕席上又可望赦若作此意外勾當
如武元衡故事橫屍都門廷臣大鬨必指及于汝 上
方眷徐厚陛應龍官一震全族沉矣莫若歸命于徐少
自安密為之計先在閣中徐肩隨者且十年恭謹周飭
事之幾不敢講鈞禮嵩本柔媚又懲貴溪之禍接對甚
和事必與商語多曲聽徐更深憂曲慮每訟言松為見
國不可居又倭患焚掠幾盡必不能居力請于嵩曰江
右德義之鄉願庇宇下遷居求結婚自附嵩亦喜從之
即買宅建坊于南昌徐既善藏嵩亦善遇外若相過內
多濬消故彈嚴氏者非階門生故舊即其鄉親形跡大

著亦兢兢得免于禦惟世蕃多行無禮非人情所堪徐既曲忍又不盡知也方應龍疏上徐往謁慰藉甚至自誓身任調解嵩喜叩首謝世蕃亦盡出妻子爲拜又留夜半而别既歸子迎于戶密啟曰大人受侮已極如石壓首常慮傾墜不乘此下手更待何時大罵曰吾非嚴公曲亮包容不至此舍曰報恩而負心爲難人將不食其餘嵩又遣所親探之語具如前益徐亦明知　上猶眷戀未能即割也嵩既去書問不絶每遣人致饋甚厚徐必受必加答情意慇懃嵩信爲真即世蕃亦忘舊事謂徐老不我毒釋然無後憂鳩工大治館舍外色假塗

人耳目陰賊彌甚才又足以濟惡伊王不法納數萬金求援嵩既歸遣較尉樂工三十餘人走分宜坐索如數與之密遣人邀于湖口盡劫殺取前貲并其橐以歸其他睚眦必發必狠亦其性實然嵩亦益老所值官司謬益恭示可憐之色其待鄉人素厚人多原之終不能少禁其子子㨗鄢塢之背挾虎豹啞人之餘焰鬼瞯其室天亡之期斷可知已御史林潤既劾鄢懋卿自知佹在必報雖罷去時蓄于心又劾祭酒沈坤三十九年劾坤居鄉暴横擅用非刑打死佃房人命擧劾其兩手斜衆防僕備不知名人爲收李梟首示衆霸開官店將鹽院引皮私刋關防門子勤抽稅銀擧放私債府監生生員厰刑拷打過取准妻女以私忿囑官監禁母舅占其家貲逐弟價住房并及其任南監時折毀儒學爲私宅器用等事　上覽其疏怒之、詔黜坤爲民仍令巡按逮繫來京訊治坤辛丑狀元素跌宕負氣不能諧鄉里人多嫉之初以南祭酒居憂會倭犯江北諸文武吏望風奔潰坤率其鄉里保所居淮安新莊遠近依附者衆坤遂以軍法部署防禦有犯令者輒榜笞之故居民尋賴以保全而被榜笞者亦遂生怨畏內有給事胡應嘉宗黨及府縣儒學生一二應嘉素與坤有隙又性險狠遂與諸生搆爲謠言搆之于潤疏劾應嘉復從旁力證然皆流謗無指實其所謂剝手胡鑾者固無恙也他皆做此及坤逮至竟拷死獄中士論寃之瘐死獄中非其罪人多寃之口語籍籍潤亦深悔恩大有建白自解會袁州府推官郭諫臣諫臣吳人己未進士以公事過嵩里工匠千餘方治園亭其僕爲客郭至箕踞不起役人戲以泥塗郭郭亦不禁或尤之曰我眼孔大京堂科道官俟主公門吃唾誰敢動此么麽何爲者郭遂具揭于潤後歷吏部主事卒揭至是嚴氏事得之大喜四十三年十月奏臣巡視上江

備訪江洋盜賊多入逆軍羅龍文之家龍文卜築深山中乘軒衣蟒有負險不臣之志素推嚴世蕃爲主事之若奴隸世蕃自罪謫之後愈肆兇頑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動搖人心近者假治第而聚衆至四千餘人道路洶洶咸謂變且不測乞早正刑章以絶禍本疏入　詔以世蕃龍文即付潤逮捕至京問潤下郭諫臣捕世蕃徽州府推官栗祁捕龍文自駐九江勒兵以待一云初世蕃編戍雷州行至南雄而返羅龍文亦逃伍潛匿歙縣藏匿亡命爲逋逃淵藪延江御史林潤移檄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龍文龍文微知之走匿世蕃家是時世蕃以營建室宇聚厮役四千餘人辰集夜散訛怨同潤袁州府推官郭諫臣白諸監司散遣之既而世蕃聞廣群盜欲劫其家復陰蓄家卒千餘人備之出是人心疑懼噴

嘖不已焉乃上疏

四十四年三月二人至京潤仍疏列世蕃居鄉驕奢淫虐諸不法狀甚具 疏世蕃罪惡滔天積非一日近時不法之事又非一端任彭孔爲主謀羅龍文爲羽翼惡男嚴鵠等爲爪牙窺伺無所不至在省城已占倉基又併吞宗室府第在袁州已占官地又侵奪平民居房改毀聖之寺以爲家祠鑿穿城池以象西海直欄横檻疊峻宇雕牆巍然朝堂之規模也袁城之中列爲五府南府居府西府居鵠東府居紹慶中府居緒岸而嵩與世蕃則居相府廊房迴繞萬間店舍環亘數十招四方之亡命爲護衛之壯丁森然分封之儀度也聽天下之貨寶盡入其家傾天下之庫藏莫此其蓄世蕃已踰天府諸子各冠東南雖豪奴嚴年謀客彭孔家貲亦稱倍萬閭閻膏脂剝削殆盡民窮盜起職此之由而誇曰朝廷無如我富粉黛之女列屋羣居衣皆龍鳳之文飾盡珍珠之寶張象牙床圍金絲帳朝歌夜絃右對左弄荒淫無度淫精常而誇曰朝廷無如我樂養丁壯已二千納亡叛更倍其數精悍皆在其中妖交並藏于內且則伐鼓而聚衆則鳴金而散故郭學三劉相誼洪十丈擧錦段回經福秀等數十百人明稱官舍出沒江廣劫掠士民淫污婦女府縣擒獲招申明據其家人壽二號一等數十人陰養刺客昏夜殺人奪人子女誘人投獻半歲之間事發者已二十有七其他不知何限切思宸濠之逆謀之初亦不過結納賊首誘致人受獻田土今世蕃不法與逆濠無異且包藏禍心已著在朝之日伊潛與倭交懷異圖世蕃受賂所爲脫免何異錢寧輩之交通宸濠于居朝則爲錢寧居鄉則爲濠以一人之身總群奸之惡雖赤其族猶有餘辜至嚴嵩寵絕百僚公然欺主世蕃問罪雷州並未赴伍擢居南縣二月而返嵩乃踈隴請移近鄉既奉明旨復留在家以明旨爲不足恤以國法爲不足畏知私恩不知公議嵩昇嵩之欺陛下乎世蕃之惡有可受詞數于盡送與爲高檢閣其詞而處分之尚可諉于不知乎既知之又縱之不惟縱之又且由庇之此臣謂嵩不能無罪也伏乞 聖明乾斷少加切責以爲人臣欺君之戒 詔下法司訊狀世蕃私黨尚衆傳進謀畫極工各以策獻自裁之每拍掌曰任它

燎原火自有倒海水私謂賄之一字自不可掩然非上所深惡必殺惟楊椒山沈青霞之獄 上最内忌填入必激 聖怒至聚衆通倭之說直以言官設語諷使削去便可脫身謀定其黨班班揚言如此如此一則申楊沈之冤可望昭雪一則慰士大夫憤懣不平之情可以得各若牽扯所無之事人既不信 上亦生疑非計之得盍就中臺省居多倖隶公論陰主奸謀其語漸聞于當道刑部尚書黄光昇左都御史張永明大理寺卿張守直亦以爲然依其說具稿詣徐階第議之徐固已豫知姑問稿安在吏出懷中以進閣畢曰法家斷案良佳延入内庭屏左右語曰諸君子謂嚴公子當生乎死乎曰死不足贖罪又曰此案將殺之乎生之乎曰用楊沈正欲抵死矣曰別自有說楊沈事誠出其謀誠犯天下萬世公惡然楊以計擢 上所諱取 特旨沈瑞入招中取泛旨 上英明豈肯自引爲已過一入覽疑法司借嚴氏歸過于上必震怒在事者皆不免嚴公子平平打發出國門矣赦出固善抑法司不能辭責我亦何以自解我不足惜諸公方負物望權居要地旦夕冢宰此舉又衆所瞻仰如斯而已乎衆愕然請持歸另議曰離此一步漏此一中洩此一語從中攪擾者必多事且

有變今當以原疏爲主而闡發罪衆本謀以試 上意
依次須大司寇執筆謝不敢嵩曰天上事惟相公能測
階出一幅于袖中曰擬議久矣諸公以爲何如皆唯唯
因曰前囑攜印及寫本吏同至寧忘之乎皆曰已至卽
喚入仍扃戶令疾書用印封上仍囑法司當日日午
後到朝房攜印吏候某出閣卽相會不可雜一人輕發
一語乃散去世蕃見前稿自喜計行謬謂龍文曰諸人
欲將我與聞儧楊沈命奈何龍文不應執其手耳語曰
且唯飲不十日釋縲絏善歸 上因此念老父別有恩
命未可知徐老兒本欲先取其首以快我心姑容至今

亦是老父欠斷送我其惡今落我度中且暫歸用前計
未晚誰謂阿儂智者龍文喜問故曰勿言且看徐玫疏
云世蕃負性悖逆橫肆不道生死朝廷之威福乃敢假
之以恐喝於外爵賞朝廷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斂貨於
己自中外百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餽名
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堡必先科剋銀兩多
則鉅萬少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
急選推陞衍取等項輒徧索重賄擇地擇官巨細不遺
名曰講缺及已陞官履任卽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
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皆著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太

半歸之世蕃或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送還以致
士風大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國家禍害
迄今數載未復曩年逆賊汪直勾倭內訌罪在不宥直
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投十萬金于世蕃擬爲授官
克藩典模陰冀非分世蕃納其重賄公爲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或徙或誅雷霆不泄幾致縱賊殘民貽憂宗
社江西南昌倉塲一省積貯所繫世蕃聽醫官彭孔邪
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倉厫建府第其中重墉九區
規制擬於王者又以揚州財數地當南北之衝創造違
式第宅縱家奴嚴冬在彼管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請

所專擅僭越淫佚兇恣之事擢髮難數陛下曲赦其死
謫充雷州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怏懷怨望安居分宜
足跡不一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譸言詛
呪搆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切妖言幻術天
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以治宅爲名陰延諳曉兵法
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客十餘人專令報讐殺人懾制
衆口至於畜養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
路絡繹不絕龍文亦招集汪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
與世蕃外投日本其先所發遣世蕃班頭牛信徑自山
海衛棄伍北走擬誘致北虜南北響應世蕃子紹庭以

其俸錦衣在京窩隱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詗伺其父嚴嵩溺愛蔑法留世蕃原籍仍敢祟飾偽辭奏祈釋戍狀罔不忠莫此為甚按世蕃所坐死罪非一而觖望誹上尤為不道請同龍文俱擬子罵父者律處斬世蕃量追贓銀二百萬兩龍文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間強占民間田產給還原主子侄通籍在官者逆種惡流法當削奪逆黨彭孔等侵匿科索等贓及朋謀亡叛等情與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姦陰養俠客霸奪人妻女房產田土等事宜悉下撫按官嚴提重究獄上　上曰此

逆情非常爾等皆不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聞　旨下徐袖之即兩房官都不使見出長安門法司官俱集亟催錦衣官同至城隍廟取二惡略問數語仍速至私第書印如前先後形跡甚閟外都不知世蕃雖善探亦不得而窺也疏中極言事已勘實其交通倭虜潛謀叛逆具有顯證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神人之情得　旨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即時處斬二人閩相稔哭家人請寫遺囑謝其父及妻子手戰不能成一字都人聞之大快各相約持酒至西市看行刑時李臨川先生公車亦往看後五十年余偶譚及問狀曰如豬一般盂言肥白猶以不綵寫恨爲死僧舍梟買棺殮

之人壘于官道傍巳亥余使事過之下車一撫地不及半抄土堆無樹木後有石刻僅尺許記其官與號凡二行八字歎息而巳邇見直北峰巒無巨秀時與人指曰去此十里嚴氏故居也所盜用官銀財貨家產親識人等侵匿受寄者追償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君大負恩眷并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為民餘黨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逆本是何法制姑不問都人鼓舞稱快有與階能翦大憝者感頌曰政本須得人同官在合德合則和衷事主天下可治彼自取罪予之不幸多此周折豈得已哉又曰彼殺桂洲我在事又殺其子人必不亮知我其天一聽日後分解哉又曰世蕃如虎縛不得不緊矣曰鼠

也非虎也說者謂階深中于嚴氏盛則柔之卑巽太甚敗則傾之機局大深然前非此必不能一日安位安位將以事　明主撥亂返正厚其終也假富貴自汙僭然若蛇所全者大益後非此又必不能除奸如朴中蟒穴中蛇速之則受傷緩之則貽害不疾不徐因物付物以人巧奏天則自來君子待小人未有得法中肯如此者蓋寬而實嚴惡而實不惡青天白日中雷轟電閃無留害至今可以想見既而江西按臣勘鞫彭孔及嚴氏家奴得其蔽匿奸盜推埋殺人及奪民田宅子女侵匿工料等銀罪狀　十七人各遣配有差法司奏上世蕃籍

没貲產解部濟邊報允內承運庫太監崔敏奏先年籍
没逆犯江彬等家金銀珠玉器皿段帛盡送內庫備賞
賚供用今內藏鮮備請如前例、上詔戶部嵩國大蠹
其贓銀宜以一半宮用一半濟邊金銀珍寶玩好首飾
器皿等物悉收進內庫散失者仍於林潤並撫按有司
處追補無令縱容諸奸逆作弊於是戶部先進巡城御
史孫丕揚所没貨物金四百八十餘兩銀五萬三千餘
兩諸珍玩器皿稱是餘俟江西解到續進、詔該庫驗
收仍令江西揚州二處財物速行追解八月江西巡按
成守節上籍没嵩家藏 勑諭三道、誥命二十軸

勑命三軸 御製詩一軸、欽賜大道歌一軸 御筆
珍藏二冊冊副三本 御筆珍藏三封、聖諭五十六
軸、聖劄一百七封、欽賜銀牙圖書各一面俱没入
內府金三萬二千九百六十九兩有奇銀二百二萬七
千九十兩有奇玉杯盤等項八百五十七件玉帶二百
餘條金鑲瑇瑁等帶一百二十餘條金鑲珠玉帶絛環
等項三十三條件金鑲壺盤杯箸等項二千六百八十
餘件龍卵壺五把珍珠冠等項六十三頂件府第房屋
六千六百餘間又五十七所田地山塘二萬七千三百
餘畝餘珍珠寶石并諸玩好異物不可勝計受寄之家

及諸常與嚴氏借貸者計銀十八萬八千餘兩疏入
詔戶部會都察院擬議上請已戶部會議言嚴氏家財
銀兩宜送太倉邊照前旨以一半濟邊一半另貯候旨
取進金寶等件進內庫所占官基盡數還官其餘器物
房屋或宜留或宜變賣或解京俱聽本處巡按酌量區
處受寄之家如原任大理卿萬寀副使袁應樞通判章
擇經歷熊襄同知趙灑等朋比為奸俱宜革冠帶行巡
按追贓借貸者盡數追解至於嚴氏父子險邪濟惡今
世蕃雖正典刑而嵩尚為逆本惟 聖明裁斷 上曰
嵩已處置矣萬寀等依擬田畝店房但有租利者俱留

與巡撫及南贛軍門為兵餉遞來有司變賣田產往往
徇情作弊所得價值不及十之三其令其籍送戶兵二
部稽考餘俱允行九月 上諭徐階曰昔我論嵩服一
習武彼曰佳兵不祥言此何也果古北口欺犯不小茲
不实報北情搏何不預防之以我意寧過勞於先勝似
成功於後何如階對保邊固圉莫過於預防嵩昔妄引
佳兵不祥之言以阻習武之論其見謬矣今北虜強悍
欲其絕不擾犯固難惟防之於預庶無大失博自知利
害切身不敢不預防也且今兵部之任甚難措理邊事
在總督巡撫兵備而其用舍則由吏部論劾則由科道

調遣人馬必用錢糧而戸部則每稱缺乏傍人則動議多費其所能自主張者惟數將官又苦無權近奉　明旨重將權而文武黨結不奉詔然則兵部欲行其志及欲得將官用命不亦難乎此望聖明爲之一處也　上報曰將官執權恐甚難不辱不挫公同爲國足矣且今之將多無出類之才豈能勝人卿謂一處之其何爲處之之法焉階對臣言將官無權非謂令將官執權也今各鎭將官職務動有掣肘如把總等官兵部題奉欽依許各將自行推用而今則仍聽之於巡撫兵備既已擇將凡遴練便宜即宜付之而今則以書生之談畫成圖

套強之必行兵馬策應急於星火而關支錢糧不時常至饑餒且總兵於地方爲行事之官而府州縣官至與抗禮叅遊爲領勑之官巡撫至加鞭笞其他跪拜稱呼卑屈太甚今之將材誠莫逆於聖鑒無多出類然使能不加挫辱以作其氣當不致萎薾至此尚可責以用力也夫人心公則一致私則萬殊自文武不肯協力私意一生漸至於總督巡撫兵備亦內相矛盾邊事如此其何能整理仰惟聖諭不辱不挫公同爲國八字固已盡處之之法乞天語叮嚀令各將官一意遵行而懲其不率者則邊疆之幸也二氏既籍沒量追之數又在其外

聞報後散失已多遂株蔓頗爲地方累往返書劄無算大都付之一火獨直隷巡按王汝正以胡宗憲私書進先宗憲以倭盜軍餉爲言官所劾書抵龍文托世蕃爲內援書中自擬旨以囑世蕃會世蕃已敗書未達仍留龍文所及龍文伏誅汝正捜得以爲奇貨疏上之因言宗憲昔與王直交通每籍龍文爲用相與謟事世蕃故事久不發今蒙恩放歸之後不思補過愈肆猖狂招集無賴暴橫鄉里其罪不減於世蕃龍文乃二兇已正明辟宗憲獨以倖免恐無以服天下之心臣又聞龍文長子六一者素稱大猾且習通倭初匿宗憲家今不知受

指何嚮矣使六一得亡走倭中恐南事大可慮者又將在此疏下都察院叅覆令錦衣衛執宗憲來京詰問革其子錦衣千戸松奇職爲民六一下撫按緝捕已而宗憲疏辨歷敘平賊功并節年獻瑞蒙恩以致言官忌嫉且訐汝正私受所屬賍　上心憐之亦下法司併訊刑部因請汝正宗憲互訐事情行巡撫操江勘報從之宗憲尋死於獄詔免勘十一月山西巡按張槓言往者嚴嵩與逆子世蕃奸惡相濟頃　皇上納言官鄒應龍議悉寘之法而籍其家矣復顯陟應龍以旌其直一時無不翕然稱快第先年首發大奸諸臣如吳時來董傳策

張琳王宗茂等或謫列戍行或流離瘴癘臣竊痛之乞赦過錄用以勵直臣之節疏入　上大怒命錦衣衛逮繫至京問十二月諭戶部取没犯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部奏江西布政司及揚州府並在京解到没官銀共二十五萬四千三百餘兩除一半濟邊餘尚未到今先進十萬兩餘三十萬兩俟解到續進　上曰三月決囚後今已十月餘矣財物尚未至既不在犯家國亦無收民亦無還果何在耶撫按官并林潤聞旨數次欺罔不理其令刑科叅奏謫原任大理寺卿萬寀充邊衛軍廣西副使袁應樞充烟瘴軍下刑部右侍郎鄢懋卿於巡按

逮問時籍没嚴氏家產所得銀不充二百萬之數詔旨嚴急官司乃指爲寀寄頓侵匿各追銀一二萬應樞又爲怨家告其發塚事皆治罪懋卿後以給取萬寀銀亦遣戍

朱史氏曰世蕃之死擬以謀叛說者謂非正條死自不枉只宜坐以奸黨是已余每見鄉曲中豪橫陷人至死者大都枉入其後積惡取罪一切可死之案都不及正更枉以他事坐死有甚于前之陷人者因思三尺神明若死當其罪亦所甘心惟我枉人人又枉我報之恰當天道好還至妙至神不可思議乃至于此世蕃之惡千古無二經尺之鱗蓄疑含怒反借之以張威福八旬之父戀豆逐塵反被之以投網羅非逆非叛而何林疏天實牖之鄒稿天實成之華亭作用善承天意至今令人心快也

陸炳

嘉靖三十九年十二月掌錦衣衛事太保兼太子太傅
左都督陸炳卒贈忠誠伯諡武惠隆慶四年九月追削
官職贈諡籍其家錦衣天子之親軍也其創設職事見
官制中永樂初掌衛事者紀綱誅死綱山東臨邑人出郡生從上入金
川門官錦衣衛指揮使陞都指揮僉事日見信任恃恩
驕橫朋比用上與指揮僉事莊敬袁貴與販居處服飾器
皿僭擬上用蓄歌童舞女於家出入迎導詐傳詔旨
役臨邑之民營創私第擅作威福以危法中人受四方
賂遺又侵盜官物不可勝紀氣勢傾中外事覺時敵在
海上遣丞、上命繫綱戮於市籍其家無少長咸戍邊
都察院上紀綱罪狀畧曰故都指揮紀綱假藩驅僭陰歛
陽御擅祕藏尾包藏陰心措務恩操末易指數按綱前
後使腹心尋僞為詔下諸司鹽場勢鹽四百餘萬還復
稱詔奪官船二十艘牛車四百輛載入私第邪子直人

牛立犢又即獄唱持大賈數十百家家嗾不等得黃
金三百五十兩白金二千兩鈔四十萬貫鈔千五百貫
又挾詐取交阯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具實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等第舍莊宅十七所計值金三十餘萬匹緞
官子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上沒黃金五百
兩金盆一實劍二自全裝二又從籍故吳王沒瑟琵
卸龍服王冠還鄉衣故王冠服高坐置酒命優童奏伎
進真吉祥等效伎樂奉觴上壽呼萬歲錄勞卿等無恙
敬舉爵之儀禮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錯玉寶玉
水池硯珊瑚犀吐王東帶紅鋪床王石馬几皮鋪寢龍
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副又上所怒內侍右班當下綱
詔棄市者輙將至家具洗沐好食食之陽為言見上
恭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至市殺之而先日以行
矜殺家賣道姑陶氏姿色欲買置勝為都齊藤所
怨之遣於大內持鐵錢首騁裂幾死藤不敢言又
道悲都指揮啞夫帶木不避姪持其月貲強奪之死綱
家蕭義亡命托出劉爭多造鐵甲弓弩為討將取良家
子十八以下鼓自人充左右役部選敢好才人臣試可
令習出待歲紀綱薄錄其充者內之淵以次案莫敢固
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為三伏法高皇籍沒其

家所漏貲尚富而文度頗為人把持其短忌之因紹介
人詣伏見進黃金百兩白金千兩龍文被一床蒲扇一
株奇寶十具異繒綺河十疋願得從習御列為外府外
廢鈸致粟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離百石帛以時進食
餌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詔文度吾役庭未充若為我
吳中散好者不十為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伍而分民間室
女誰何者綱曰綱私有重且迫上嘗得所欲當鑄
千上射柳綱鞦韆撫驢奕曰我故射不中而
折柳鼓噪以親兵部尚書御史既射綱詔為不中英折
柳鼓噪竟射無乳者綱乃喜吒曰是無能難我矣按綱
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推綱髮不足數罪其
條指揮莊敬袁江千戶王謙李春比周為誣罔當死并
諸應坐人以輕重受
降詔曰可頒示天下天順中逯杲為曹吉祥所殺門達
請成正德時朱寧誅死其賢而有名者為袁彬朱驥牟
斌王佐佐卒于嘉靖十五年代者陳寅寅卒炳代炳浙
之平湖人祖墀隸籍錦衣衛、興王之國安陸遂充儀

衛司總旗子松陞千戶 上生于潛邸松妻得為乳母
又三年炳生携入共寢處、上稍長日侍左右既入承
大統松用從龍功累官都督僉事炳以官舍知書頗覽
文籍欲應有司試父曰吾家自有環衛可事天子何必
走寒士路從考功門下頫首聽黜陟為乃以世職千戶
應武舉會試高等歷官見本傳中己亥 上幸承天至衛輝行
宮夜火侍衛倉卒無在者獨炳身負 上出于火壬寅
宮變之夕炳心動帶衛士急趨候門外門開 皇后懿
旨出立應縛逆人正法、上嘉之甚喜炳雄黠多知
數善迎合 上意時虜儆多招勇士為較尉凡萬餘人

月支太倉米四萬石餅衣怒馬出入市中人皆目而畏
之庚戌虜寇都城諸大臣分守九門炳勒所部門各三
百人譏察出入其餘巡諸街巷有乘機搶掠者縛其賊
治以法中外賴之仇鸞方入援言大虜睥睨通州未即
渡河所恃者鸞兵抗其前耳今相持已久邊卒饑疲餽
餉不繼可爲寒心宜趣兵部發兵應援戶部發銀充餉
薊鎮守臣伺虜歸路邀擊　上深然之切責戶部尚書
李士翱等不以國事爲重俱令停俸待罪即日討處兵
食運送各營不許違誤鸞既被寵用事來結權陽應心
勿善也曰是豺聲能食人必負國見　上倚信未敢示

異同陰伺察之銖兩之奸無不知者鸞前督師廣東過
杭繼娶其孽兩家互內飲妻歸厲鸞曰汝自誇富貴乃
陸媼飾首奇麗我勿逮遠甚令我愧見侍者鸞慙借其
飾令銀工效爲之成駭愕謝不能盡得之西域鬼市非
人間所有也鸞乃令勇士二人劫取炳嘗早起坐室中
士透簾而下夾立覺有異詢曰汝何讐到此任汝所需
勿害我曰無他夫人飾若干件安在此瑤池故物恭令
來取幸勿驚且勿疑也出與之躡簷去寂無人聲心知
鸞所使甚怖亦甚恨鸞本通虜使家丁時義等往來密
媾脇成馬市專鈔宣大勿犯薊鎮炳久已刺得未敢聞

上第厚爲備時于射所之（嘉靖初廢大慈恩寺從錦衣衛上以其地改爲射所）
金鼓聲徹于大內欲更建玄明宮別以大興隆地爲
射所諭工部及都督陸炳所言大興隆地亦通禁城不
便惟安定門外有廢官廠隙地宜將宣武門外民兵敎
場移此而移射所於民兵敎場射所舊地改爲演象點
視差獨之所得吉允行其地在宣武街牌坊之西
至今人猶稱之曰射所或曰演象所莫知所自來也
率親兵肆習挽彊命中聲徹禁中甚密請于　上因欲勤
聽　上在西苑聞之問方士陶典真曰此陸炳耶陶知
上意所嚮諗曰天生神將來備陛下肘腋　上喜因遣
小監來覘鸞方自大同圍亦率其徒至與角顧勿如愷
見顏色徐奉觴謝曰大將軍能用衆將三十萬騎空虜
庭書名雲臺如某一較之任用寡挈捷取快漢有羽林

期門唐有飛騎彍騎止衛宮庭非大軍比也鸞甚憚之
小較歸報　上默然由此益眷炳且悉鸞不足任疑之
矣虜勢愈熾鸞支吾二年技窮當出師疽發背　上命
收其符印代以他將鸞立死奸狀盡露先一夕密林鞫見
挾黨自居庸關走大同遣人中道遮絷爲誣　上大怒
收其孥下獄拷訊陳利具問反狀妻故素相識認中表
者呼曰夫君有謀惟公知之何刑我爲衆皆失色炳恚
甚加刑獄成鸞剖棺戮尸傳九邊梟首大同妻子皆斬
有　旨褒諭加秩較尉徐永康等各陞二級後患方熾
炳少保用兵糜費被劾委罪俞大猷逮至出二千金及

他珍寶贈之賄嚴氏得不死其與嚴氏相處坦然雖互
以權勢附麗而著用不露跡即世番恣雖亦入籠絡中
不敢肆特厚徐華亭密爲保護甚受　上知雖處疑過
終不能暫探有力焉自其父嘗纂時力救溺南江爲人
所稱繇其意有加凡下獄者必善視杖從輕致醫藥罕
斃獄者　上亦以爲疑呼而詰曰汝獄下從無死人云
何曰前陛下刑衛生簡易方賜群臣皆服之下者曰真
主發原天官護祐皆不死臣仰用嚴刑陛下先造命舉
世仁壽矣　上方好長生之術以爲然益信之得行其
志自以陸宣公之後家世詩書敬禮儒士弟煒巳爲中

書舍人實級舊例惟試職者得應舉癸卯年特疏代請
許之遂得中式歷太常少卿子繹劣不可教延東陽人
趙祖鵬爲之師益文華之族其所薦者纔數日趙庭拱
揖如禮大喜厚贈因納其女爲肺腑親力爲地中癸丑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願指所使無不如意祿賜既厚
本衛牧租芻糧歲入數萬金京中富厚者多投門下求
庇所獻不貲其時白蓮教盛行𢦏滿畿甸虜諜至入甲
仗庫皆經擒發亦其耳目多爪牙健才足運用也内而
夷滅無所顧惜亦儘有救之極窮活之垂髮學士大夫
下至走卒片言即解者至今人能言之　王佐在事炳爲

之屬年未二十偽器其材貌教以爰書公移之類曰錦
衣帥不可不精刀筆炳甚德之佐薛子不肖陸博縱飲
有三別墅炳巳得二其一最雄麗復欲得之不可乃指
以抑邪捕其黨與家奴證成其罪子寄甚其母故妾也
名亦在捕中既入對炳與僚列坐將脅之子始亦周抵
母膝行前道其子罪甚詳子志誘母曰兒須刻死耳母
恐助爲虐乎母叱曰死即死何詭指炳坐顧曰而父坐
此非一日作此等事亦非而生汝不肖天道也復
奚爲炳頰發赤趣遣之出事遂寢累貲巨萬豪侈起祠
宅即禾中建乳娘廟于西湖立宣公書院塑遺像嘗別

宅十餘所皆崇麗稱甲第分置姬妾其中絕籍寶玩所
在充牣供帳不移而具炳時游處其間東西惟意置良
田宅於四方若臨清揚州南昌承天等處皆有莊店聲
勢震天下惟内臣猶熟故事不爲下乃劾司禮太監李
彬盜帝真殿工所物料及内府錢糧以數十萬計私役
軍丁造墳於黑山會趙丁字大營帝擬山陵大逆不道
宜寘之法　上命錦衣衛拷訊下刑部擬罪比依盜大
祀神御物律與其黨杜泰李庚王禮皆論斬餘發遣邊
律沒入貲產錄四十八萬有奇玉帶金寶縧環八箱餘
不可勝計由是威行宫省内外惕息不稱官不稱[illegible]

曰陸堂至用以止小兒啼云出司遊徼入直內殿凡郊
廟以至諸齋祀皆得與爲親近尊信即勳貴大臣莫敢
望一夕暴卒　上深悼之手詔稱其爲國發逆盡忠直
擠之功贈謚祭葬有加仍官其子繹本衛指揮僉事還
左都督朱希孝經紀喪事護其家在禁近二十餘年
上英明時有不測禍事無頃刻敢怠夜半呼陸炳即甚
寒暑風雪披衣馳馬縋宮城入矣嘗曰古者大臣未爆我獨有辟臣故假戒
竊無嘗擊天上忽濯耳任揮神龍額下球門客欲與權和聲曰此自道者耳豈可外傳　上聞立死矣
貴綢繆纖悉周到折節廣交惟恐失失重以應酬親邇
酒色留連自非石人能得久乎存則蟻聚殁則星散受

禍者嫉妬者環視而起　上恩愈隆衆怒愈甚殮未及
旬吏部即出祖鵬爲湖廣僉事尋者察閑任居鄉縱誕
不檢與族弟馴有隙馴因詣闕告祖鵬怨望誹謗并其
他不法事有　旨械繫至京下法司問所告事情行浙
江巡按勘報鵬自獄中上書奏辨謂馴實其家人以負
責逋逃依家因而嫉之妄奏所引東介華集中有誹謗語
乃永嘉王氏所著依家私竄其名欲以陷臣奏入　上
怒復令移寘詔獄已按臣勘至言祖鵬兄瀰及瀰子賢
造賢選皆估勢作威暴橫鄉曲抑勒平民爲奴籠之致
死祖鵬嘗得宋朝遺牒詭宋魏悼王之裔因修譜以續

其系私祭宋代陵寢而名其莊曰護陵拱辰復塟其妾
於妃嬪之側縱弟鵷冒報軍功及事覺被逮輒匿祖鵬
所不出又私創八角亭蟒衣玉帶抑奪官民地以拓第
宅皆僭侈不道至於作書詆訕尤非人臣禮因論瀰坐
死賢造賢選等各罪有差而請下祖鵬法司論罪于是
法司當祖鵬罪斬報可仍錮之錦衣衛獄俟決時嚴氏
已敗世蕃市斬子紹庭陸之僭也携素依其家華亭當
國優假之或以爲言曰　上信臣殺而悲傷自當照顧
蹟其生平雖富貴已極間有恣睢然于士大夫無失禮
中間保全實多某亦賴其力得存至今日何可忘即如

祖鵬不過言語舉動粗率窮按觸　上怒僇死非正條
且嚴氏遺孽必欲窮之所往何居因此陸氏獲貸自若
高新鄭故與華亭相左先講讀裕邸炳引嫌不敢親有
揖邸中較射于嚴衛者實奸謀冀搖動以此爲試不敢
不以聞炳獨候宮門外　上欠申起坐榻上傳問外妖
如何府中有朋謀者否對玄威所震咸遠遁人人洗心
滌慮聳于清淨望　上勿疑　以無事處之動必有驚
乃得止其年裕邸之國華亭知其事既致政問以語子
傳于人如此　穆宗即位祖鵬放歸斬鄭冊出管吏部
授指御史張守約追論炳結納嚴世蕃竊弄威權搆

流毒其罪有十世蕃既已就戮炳乃得保首領宜追戮
其屍逮治其子繹侄紳家人顯籍其家詔錦衣衛捕送
司問併逮疏中諸有名者於是炳故怨家各詣闕陳訴
獄具刑部言炳心懷悖逆連結權貴睚眦殺人顛越取
貨摳侵威里授匿守財莊房田地歲入萬計珠寶金玉
動至數千信王法所不容人心所共憤繹緒踵習餘虐
益肆猖狂隱世蕃之贓匿嚴紹庭於家狡猾不道繹緒
宜褫職炳宜戮屍削爵籍產追贓弟煒宜革職惡黨玄
宗等五人宜永戍陸顯等八人宜杖徒得　旨炳負國
擅權播弄禍戕害無辜本當戮屍盡法第身故既久姑

削其官職追奪誥命繹緒煒俱革職爲民餘如擬貲產
贓物如數籍入紹庭發口外爲民倪繼道永戍籍入莊
田一百二十餘頃給賜皇親錦衣指揮李鉞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六終

朱國禎輯

青州礦賊

嘉靖元年山東青州礦盜王堂等起顏神鎮殺一巡檢執指揮爲質流劫東兖轉入萊蕪新泰臨城間都指揮楊紀等追及於泰安州之魏山賊據山爲固紀麾兵進攻殺賊數十人而濟南指揮辛楷等按兵不救賊見兵寡無後援乃馳下山急擊紀紀督戰甚力會臨清指揮楊浩所部千戶湯鸞率衆先遁紀兵望見驚潰浩死之紀中槊僅以身免賊乃大掠魯橋抄殺亭諸鎮殺傷播

燒軍民千百餘家日益猖獗兵部調知紀等敗狀乃劾東兖道守巡等官玩寇殃民敗不以告及巡撫撫捕失容之罪且言魯橋諸閘近連曹濮通河南封丘延津界賊若踰河則河南州縣被兵令宜急遏賊使不得奔突而河道侍郎李瓚知兵有謀宜以河防委之令督率管河管閘等官發濵河丁夫晝夜拒守有逸賊者以重論上乃切責山東巡撫陳鳳梧奪守巡官俸令戴罪殺賊而勑侍郎瓚如部議會鳳梧奏至劾湯鸞及辛楷等七人乃詔御史逮問鸞溥楷等罪令捕盜自贖然官軍終畏賊莫敢擊兵備李鉞王浚所遣兵逡巡前却莫以出

境爲解山東兵獨臨清差強然一敗不復振議者頗以爲憂御史朱洗請委瓚兼制諸道許以軍法從事給事中陳時明請以山東京操官軍暫留其地別遣大臣將保定等府漢達官兵趨山東亟勦平之　上頗采其議乃勑瓚及各巡撫悉以前詔從事而令保定巡撫周季鳳副總兵楊銳選集漢達兵備調於是山東兵備等官分道逐賊賊不復屯聚往來行劫魚臺金鄉間官兵追至寨里集敗之賊且戰且行至荀村諸道兵大集就圍之得斬以數百計賊大破散東土稍寧而餘賊突至曹州者欲渡河奔河南及保定兩巡撫咸告賊狀御史盧

瓊言河冰且合漕舟聯絡以千數關國計甚大宜於要地嚴兵防守無使害及漕河禍延隣省兵部以爲然復申明前議因請發太僕寺馬價銀二千給李瓚聽以便宜犒賞勑諸巡撫及守巡官皆協力會勦不得彼此觀望留指揮何浩兵於德州以防不虞　上皆從之因諭兵部各處盜賊多因饑寒切身失計自陷不能復出情亦可矜其令各撫按官榜示大開首免之路除首惡不赦外餘黨聽其自歸復爲良民有司仍加意安集不得復問有能自相捕斬報官者以常人擒賊之賞賞之鎮守撫巡官嚴督所屬務求安民弭盜如仍前因循推調

重貽民害者所司核實具奏處以重法時 上不豫百官日赴闕問安傳 旨朕躬已安免 候問山東盜賊亟宜用心平定給事中汪應軫疏弭盜之策大略不過安之勝之安之之策推擇守令而勝之之策則有六離間賊黨一也收用豪傑二也扼塞險要三也開網告奸四也明賞罰以勸士五也分首從以招降六也且弭盜之法與禦夷不同禦夷逐之境外而已弭盜而縱之出境是以鄰國爲壑也請爲定例凡一方盜起彼此玩視不即撲滅以致出境流劫則兩處鎭巡一同坐罪報可先是陜西套虜深入爲寇固靖環衛間所殺傷萬計與東

盜焚劫猾行官吏莫能支相與巧文諱匿展轉嫁禍苟幸無罪於是兵部請特遣科道官分部閱視參覈以報其被寇地方請量發太倉庫賑濟即日降勅遣科道官各二員分行按視別白功罪以聞戶部發太倉銀十萬兩於陜西三邊四萬給山東等處不足則以各司府州縣庫銀佐之通融計處務在民霑實惠仍逮靑州兵備副使黃昭道僉事王滚下法司問東兗道參議呂經僉事謝芝蕭端待事寧一併具奏十二月堂等劫陳州指揮劉俊戰敗且殺被掠逃歸人報功逮問賊進至荀村遇官軍戰敗別隊王友賢剽劫河南直隸州縣有言山

東河南二省官各顧其土不相保援故盜久不滅乃命督漕都御史俞諫提督山東河南南北直隸等處軍務以便宜節制二年正月流賊二千餘人至考城縣兵備副使李珏都指揮夌備等各率兵擊之頗有斬獲賊勢少沮諸部驕怠遽掣兵賊復聚堰厢城中都留守顏愷率兵千六百餘人會僉事郭震禦之河南守備廖涇指揮藍佐知州顏木等師亦至俱次郭村廖涇獨退縮不進河南募降賊張進引三百騎馳至愷遂前與賊對壘張進言賊衆我寡且俟河南兵畢會乃戰愷不聽麾兵擊賊賊見我師無後援奮死鬭張進陣中忽搖旗者三

遂先却賊乘之我師大潰藍佐等斂兵不救指揮趙泰等三十餘員官軍八百人死之巡按任洛以聞且言各巡撫名位相埒事權不一往往推委債事乞暫設總制大臣奉勅開府庶有成功下兵部議言顏愷輕率寡謀廖涇引兵退縮宜逮至京下法司究治藍佐等十五人宜革冠帶充爲事官郭震等五人俱住俸李珏夌備有斬獲微勞姑免究俱令戴罪殺賊張進父子搖旗先遁疑有内應下河南撫按密訪處分 巡撫劉季凰陳鳳梧何天衢並降勅切責令督兵平賊自贖仍勅總漕都御史俞諫申明軍法以肅士心重懸賞格以購賊首尋

各巡撫奏流賊已平俱賜勑奬勵而樂安縣盜唐經劉寵等起壽光縣知縣孫峻以鄰境預籍勇士備之無何諜知賊且犯壽光即密勒所選士爲正兵又調集市民爲疑兵夜襲賊巢圍之峻號令素嚴身自督士殊死戰遂擒斬經等二十九人追獲二十餘人餘黨悉平巡撫陳鳳梧上其事命賚峻銀幣擢爲兵部主事南京御史林若周言頃者山東多盜皆鎮守内臣殘虐誅求所致請自今罷遣天下鎮守内臣并行撫按官罪其叅隨軍伴不法者詔下所司始設潁神鎮兵備起僉事牛鸞任之

青羊山賊

嘉靖七年正月討青羊山賊陳卿山在山西潞州東北七十里屬潞城縣中多蔚林以形似得名巖險多姦卿世居其中有勇力兄弟數人皆強梗善鬪時出劫掠官兵捕之輒爲所殺其勢日盛巡撫常道以聞發三關兵討之仍詔鄰境各嚴兵以待守巡而下皆貶俸二月諸軍並進卿據險邀擊官兵大敗知州王朝雍郭鑑皆被執殺傷指揮綦訓知縣韓廷學等勑副總兵趙臙以三關事務付遊擊郤定帶管簡選精銳召募鄉導鎗勇相機進勦河南　諸軍悉聽節制仍頒賞格三月黎城知縣王良臣自入山說之卿等侮罪送還所擄州官擒餘賊自首巡按穆相請遣官撫處而常道以爲廢法養患請調兵山東撥其省副使牛鸞爲僉都往勦朝廷兼用二策令道等協議以安地方別勑鸞選善戰鎗手聽調而陞良臣通判軍前聽用給事中孫應奎言賊累抗不悛徵兵數千饋餉糜費非謀勇將官督之不能成功乃命總兵魯綱選所部兵馬赴之山西巡按穆揚言疏陳卿等招諭之後不即解散且欲坐邀守臣入山講和昔既戕殺官軍今又背違明詔竊料賊衆堪戰者不過四五百人日用所需一切仰給于外又備多不暇耕穫誠先

遣兵斷其蹊徑會兵近境以河南兵攻其東山西兵攻其西奔命不暇可使食力俱困今三關既有虜寇邊兵不可内移如前旨調用山東副使牛鸞與兩省協濟而以山西兵屬僉事陳大綱河南兵屬副使翟瓚巡撫常道潘塤移近地節制如此我兵既集賊且喪膽然後因而招之其黨可散而卿父子家屬可擒也從之時諸軍相仗莫敢先進累遣使諭之好言以謝而終盤伏不解廷臣至欲罷兵俟其自定大學士楊一清言賊陽順陰逆以緩我師彼自知罪大惡極無可生之理而我則養癰蓄虎示自弱之形益自御史穆相主招撫之議山西

諸軍爲所牽制又惑于通判王良之言監監生李克巳之策二人從徃來爲賊遊說使賊勢日驕我兵日老恐民窮盜起相率效尤爲亂方太張璁特疏言國威不可不伸引唐平淮蔡爲比而魯綱亦言兩處兵止一千一百人少不足用請益河間保定官軍五百人許之而以撫按不和勒常道回京代以保定巡撫王應鵬巳而官軍四集賊迫脅近山居民籍記姓名編成甲伍簡取驍銳令其弟陳相陳良等率七八百人守洪梯井腦等處禦河南兵卿與弟陳訪陳奉等率兵守李莊只禦山西兵仍遣其黨乘間掠近境州縣常道聞命懼得罪乃與

陳大綱督山西兵駐潞城牛鸞以兵來會潞垻翟璜以河南兵駐彰德魯綱兵駐潞州十月甲辰諸路並進垻乃分兵爲五哨取三路入掩賊不虞攻奪井腦賊悉衆爭險我兵奮擊大破之追奔至沙草嶺燬安陽等巢鸞以山東兵由潞城入破賊鋒于李莊東其夕璜分兵夜發直搗卿老巢卿力戰不支乃分其衆爲三璜麾衆追卿及于桊莊山復敗之斬馘及招降甚衆隨引兵攻神河小寨破之賊黨殷得海等勢孤來降大綱以山西兵自北入頗有斬獲卿窘迫無計乃詣大綱營降卿父琦及妻子家屬俱爲山東兵所得于是各分兵窮搜斬獲

略盡其被脅良民審發寧家者二千三百餘人道垻綱遂各以捷聞詔兵部議功罪兵科都給事中夏言等奏諸賊本皆良民因常道撫勦失宜以致猖狂及會勦之時綱坐潞州未嘗與賊會戰遽飛章告捷詭爲巳功宜議其罪其他有功軍吏請遣給事中一員馳詣軍前會撫按官分別以聞卽令言徃勘明年三月言勘上且言潞州地寛胃險盜所穴窟加以宗室軍民雜居難治宜改州爲府設縣于青羊山因繪圖以進遂改州曰潞安府設長治縣附郭而割壺關潞城黎城三縣地立縣于青羊山曰平順增潞安兵備一員控制之牛鸞所獲賊中文冊及賊名籍以獻悉燬之其地以安

海賊

十九年討海賊秦璠王良平之海賊多依崇明三沙爲窟唐武德中海門之南騰湧二洲名東西沙漸積漸阜利漁樵者土著焉嗣是墾闢爲田民居稠密遂立崇明鎭於西洲屬通州海門縣宋天聖三年續漲一沙與東沙接壤而前兩沙之民徙居於此大成村落建中靖國初又漲一沙於西北相距五十餘里卽今三沙也元至正十二年立爲州隸揚州洪武二年改爲縣隸蘇州濵海地大物衆元朱清宅其上爲海運出没之所立太倉

衛控制海口崇明當其衝若贅旒然民依海以魚鹽爲
利盜賊因而生焉故海外不可無此沙是蘇之障水羅
星也因而張官置吏設立軍屯禦海保障是蘇之外戶
也洪武十二年分太倉衛官軍之半立鎮海衛領崇明
千戶所復于南沙建營每歲二衛指揮千百戶各一人
率軍千人至其地巡守成化中鎮海衛小卒劉通少服
役爲官奴既壯長身有勇力不畏矢石駕六舟販鹽江
海他剽掠及通匿者必曰我劉長官船於是通之名大
著通一日出偶值二商坐水濱哭問之言財物盡爲劉
長官劫去故留此悲慟通曰我卽長官汝識之否商曰

非是問盜所往追及之叱止舟悉收縛投于水金帛盡
以歸商遠近聞之洶洶傳其欲反十七年操江都御史
白昂患通强議發京軍捕之兵部尚書陳鉞以問職方
郎中陸容對曰通水盜也用京軍何爲必用之所過擾
費民將弗堪誠如某計一衛官足矣昂既不得請與撫
按諸臣會太倉大集舟師通所恃六舟每官軍出追則
揚帆走止則下矴無如之何乃爲檄赦其罪遣指揮武
政持往諭政素知通篤於奉母而厚善其故人卽單舸
攜其母及故人至海上呼通出示檄且與爲誓通泣拜
請降昂聞報坐學官召見通復縱還率其衆來歸既而

遣通至府城執送京伏誅弘治十年分崑山東鄙及常
熟嘉定之南北隅立太倉州以崇明爲屬未幾有施天
泰天常之變天泰兄弟四人與其黨鈕東山等居崇明
之半洋馬腰二沙同縣董企富豪天泰等販鹽必厚饋
企求庇久之漸怠企怒首于官身任剿捕之責事濺被
害官捕之抗不出格鬬殺數十人所司治兵將進討未
七年七月方月食官皆救護乘潮率十二舟入大譟縱
火殺掠甚衆都御史魏紳招諭久之來降免死戍雲南
餘黨施安等復猖獗都御史艾璞知府林世遠擊敗之
遁去正德中海賊胡天惠錢滂等聚衆自崇明行劫江

洋間內使王銘入貢同賊方邀掠商舶銘引弓射中賊
賊就攻銘執殺之下　詔捕賊甚急常熟知縣胡鳳偵
知賊所在陰令指揮郭淮等陳兵江徼爲虛聲自簡健
快數百人與丞鄒暘直抵賊穴擒天惠等十三人餘衆
解散操江都御史孫修以聞詔卽處決梟示胡鳳等獎
勞及是璠良最著璠通州人良常熟人並居崇明南沙
歲入港托貴官家爲名州守以下皆有餽官府一舉動
無不知凡所讐恨執殺之投海中爲常積奸既多縣民
屢愬璠良等盜狀副使王儀使招之疑不肯來委太倉

州判官石巍集兵船率衛所千百戶勇武善射者分五營往捕之密戒巍等賊舟出沒惟蔣六洪口但堅守洪口賊舟不得出食之自降無輕動會風發信者民吳嚴等言輕進大敗璠欲乘勝犯州境良曰守此尚可求生苟壞大事則無赦期矣然不逞者喜亂樂禍張大其事粘言南京衛巷語多不遜言官爭劾饒等罪詔姑息久宜大創　詔逮巍等繫刑部獄饒等任俾立功逆言無忌傳播都門留守官不聞馳奏切責對狀湯慶為總兵官捕賊慶鄧州人郎選鄧兵千餘至儀與知州萬敏謀舟遣人說之敏曰非某自往不可八月十三日至沙上

二人甚駭托它事佯避敏召其黨沈惟良等開諭因步覽諸賊巢論其婦子咸拜泣願從璠等歸命停一日璠良始還泥首請罪自述不得已抗拒之故敏反覆諭之欲挾與俱來終不信敏即登舟二人步送至沙際望拜而泣見惟良猶頑望猶豫深以為疑惟良亦欲執二人自贖數以消息報敏慶及巡撫夏邦謨操江王學夔巡按趙繼本巡江劉倫備倭都指揮李俊咸集太倉先是有宋高王武者素為寨長璠良皆隸焉高武已受招撫餘眾結聚未散併歸之璠良益強故未即降然所部闔官軍大集皆內懼有離心惟良亦恐謀露被害脫走自歸璠良怒戕其孥始大出焚掠北入　涇市南入吳松江繼侵七鴉港將至沙頭鎮以潮落而還所至戍兵望風驚潰慶未即進兵為撫按所促乃始登舟與賊相距數里官軍望見賊銳甚囁嚅請佯退誘之慶不聽舍所乘巨艦椊八槳船督眾直前有小卻者即截其耳諸舟競進賊迎鬬不能支欲逆潮潟不能去復同力戰遂圍之數重矢如雨注發銃砲烟焰漲天斬二百餘級獲舟二十一璠死良等以五舟遁去儀敏懸千金以購良黨宋文盛斬其首來奔諸軍破擒斬級儀下令以生擒為功留賞多釋放散者數百人捷聞陞賞有差惟良以降

當貸巡按舒汀竟論奏殺之

河南賊

三十二年河南盜師尚詔作亂尚詔歸德府柘城縣人初以販鹽作奸結山東響馬賊攻剽官府不能制由是黨與漸盛人皆知必為亂先任巡撫謝存儒苟幸無事假以總保長一日司帥老人得督諸鎮民訟由是肆行威虐殺人取財無敢忤者而竊竊懼官府掩捕正罪遂廣納諸不逞謀為不軌其黨凡數百千人剋日舉兵適府中遣二邏卒至所居鎮落追攝他有罪者尚詔黨見之疑來偵己白而執之舁二卒至關侯祠斬首以祭舉眾馳薄

府城夜及城下府衛官知變倉卒乘城而其黨先布爲
中調者已開門納之矣先是賊令其黨勿犯學宮勿戮
辱生儒以故城破知府尹一仁等多避匿學宮得不侄
患簡較董綸出拒戰衆散見殺仍劫獄因掠帑藏捆載
出城去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巡按霍冀以聞巡撫楊宜
發兵討之初尚詔未叛時剽奪傍近富人家已巨萬金
買一娼女爲姬至舉兵窺府城委其家不復備念無有
犯我者而縣人其素狡讎闞尚詔出即率俠客數十人
掠其家傾所著淫其娼姬而去尚詔歸聞故大恚恨詢
姬其由姬頗識其舉以對遂率衆圍柘城索其人縣官

不即予守又無策城遂破搜其人支解之執舉人陳聞
詩脅爲主日不從且屠城佯許出境自縊大掠公私庾
藏而去復圍太康縣亦索所素仇一二人署事楊通判
懼不能守執其人縋城予之即城下斬首示威都司尚
允詔指揮李瑭率兵來援戰于鄢陵敗績賊益猖獗聚
且萬人八月辛丑諸軍擊賊于霍山毛葫蘆吳峪二軍
犯其鋒賊縱騎圍之後兵無敢進副使曹邦輔挺身驅
之誅其最後者士卒乃競赴敵賊不能支潰走斬四百
餘級生擒百餘人遂奔臨潁西華等境敗者稍集比至
太康其勢復振九月自永城而東攻宿州督漕吳鵬
以謁陵駐其中得不潰賊乘虛犯鳳陽取高牆罪宗奉
之爲主官軍急追及于五河縣賊奪舟分其衆爲水陸
營以待允詔督衆四面環擊潰史水陸營皆破賊遂四
散奔潰不復能軍于是指揮袁燦擊之于蒙城張國彥
擊之于商丘各有斬獲諸有名賊首多被俘馘尚詔乃
棄車械變服散其徒而避十月庚子獲之于莘縣楊宜
被賞謝存儒以養寇貽患械入京治罪尋釋之尹一仁
爲民賊起且四十餘日凡破府城一州縣城八屠燬鄉
鎮殺戮十萬餘人三省爲之震動至是乃平

嘉靖三十六年妖人馬祖師流寓湖之烏鎮民沈松家幻術惑衆剪楮爲兵卽持刀杖列陣勢奮擊以水照人人欲得何官納賄論品級臨水見冕旒文武冠服皆如所許其黨有毛埜許中江升高仙許逢李福蔣明等更相誑飾鼓煽遠邇愚民爲所誘脇甚衆皆以布裹首號曰白包巾合約其徒聚某處某處待令于七月甲子起兵攻嘉興會有洩其謀者官司急捕之於是李福被殺埜中升仙逢明松皆先事擒送至期馬妖樹青白二旗放火縱掠兵備孫政劉燾急督兵擊之賊潰走追及于

雙林盡殲其衆獨馬妖逸去流入杭州已復由紹興過寧波民間競言馬道人分徒黨徧擾村郭或以人物器皿投地人得之以歸卽舉家擾亂不可毆逐或升屋破壁而入無問男婦深睡時爲所壓不能展轉寤則氣索索不蘇有因而竟斃者遠近大閧每向夜則具刀杖震響竹追逐之竟夕不息各戶多懸龐龐龐龐四字以厭勝之當道奏聞勒限追捕竟不可得民驚擾逾三四月始息訛言有馬精者其來也見火星隕地婦人犯之輒昏仆必扶出以桃柳枝撻之乃甦否則必死郡境戶懸桃柳夜則聚婦女露坐男子環守之鳴鑼鼓達旦有司揭榜諭禁不能止有言冤者誓符于市捕而訊之搜其囊果得所爲火星衆始釋然而妖亦遂寢至萬曆壬午五月復有此異薄暮余在沈氏阡步書樓見水次前去烏鎮雙林可二十里遙聞喊聲若數千人舟衝擊鼓噪甚厲漸近在百步內立處皆震主人以小舟迫去余無如何獨身待旣瞑樹頭皆有火須臾通紅照如白日火光中甲士揮戈之狀土人或見或不見似因其強弱衰旺而分別者久之匝四圍皆遍惟余立處尚暗未能越河而犯也呼嘯與啼哭聲震天余心知幻術不足畏酌數杯就枕天曉寂然歸家問夜來事一一如昨然未聞

有見形入室作怪與惡少搶掠者葢昔年奇禍父老尚得之聞見深自懲毖戒子弟家衆閉戶勿駭呼毋遠出毋鳴鑼但剖竹作大片在門內外隙處若庭中曳而鞭之其聲激烈聞者毛髮寒豎又以白土遍牆壁作大圈葢土人謂戶開則氣洩步遠則衆渙鑼響則音溷反爲奸詭所乘不如靜謐以待徹夜分砦燃火燒硫黃而竹聲非所習聞（卽前響竹聲）圈白如晝只可入不可出皆妖所畏理或然也凡數日有黠者窺見小舟中止一二人剪紙作人馬長不數寸密報添設館來捕纔至將就縛已隱形不見犬噪收其囊沈其舟囊中符籙之類皆不可

掛悉焚之乃息然已經旬餘廣數百里矣一儒生云上
虞有宋姓者藏符籙久不發一孫慧甚啓而習之剪紙
人二十八皆能揮杖擊刺其叔督見謂爲族滅事叱之
皆散有八人至餘杭大爲梟死者甚衆餘散入各處卅
步共一也然極久四十九日卽滅

閩廣賊

南贛自王陽明搜討大定招撫者爲新民嘉靖三十九
年楊伊志爲廵撫安遠縣新民葉槐李岡李文彪結黨
固壘自如安遠知縣蕭彬之僣從其巢回死旋中毒用
奸民王昭等之策矯軍門檄集兵攻之反爲所敗李岡
之賊激于鎮守指揮同知李种等輕聽王本之詐李文
彪妻弟之婦判歸王本示摧抑起釁取之爲利文彪怒
發兵圍龍南縣時知縣張叔祚恭將谷賜俱以事至府
觀望不前居民被焚掠甚慘盆南贛諸巢惟槐最盛文
彪最久所部各不下萬餘人從此益肆近巢居民無敢

不附自軍門而下一切公役皆有奸宄竄跡其中大者
充千百長悉爲之用透漏機密雖曾會廣兵討平馮天
爵（天爵等皆南廣民與龍寨巫濟直黎使已而逆寇劫閩浙縣庫殺寇沙縣尤溪及江西建昌南豐等縣拒敵官軍殺守備王世支解之後自泰和謀間趨湖廣爲南贛兵所邀擒天爵并其黨龔寬馮勝等六十五人餘各逆散）餘孽益滋旣二寇相繼激變諸賊競起進寇石城
瑞金南安建昌而吉撫諸郡紛紛多事南康之戰典史
王元相死之贛縣攸鎮之戰百戶程寵死之進及泰和
副使汪一中僉事王應時督軍禦于鵝朝鎮先是福建
都司張啟讓送廣兵黃鳳表三等七百人還家江西都
司王端協送啟讓遂委表三等四百人于端適與賊遇

令之進擊而賊先已交通俱委伏奔走我部署未定賊
五路捲至軍皆驚潰﹁中及指揮王應鵬千戶陳策唐
鼎等俱被殺應時爲賊所執置之營中數日贖還御史
段顧言奏周伊志坐華任陞布政陸穩代又陞布政胡
松撫江西俱兼理軍務給旗牌浙直總督尚書胡宗憲
兼節制江西發兵應援松議設三營于省城南豐萬安
又于守巡兵備常駐之地各練千餘人翼之視賊所犯
策應守禦而諸縣邑村鎮則行保甲之法命曰守望爲
官兵助奏以都司劉錡爲遊擊將軍統之宗憲亦遣叅
將戚繼光自浙引兵赴援兵部尚書楊博言江西之寇

始于南贛賊巢合廣西叛兵益以本鄉惡少遂至延蔓
不制前奉詔督責諸臣以九月嘉靖四十年報平今且過期
不効請更申飭諸臣剋期蕩平仍令照邊方事例半月
一馳奏賊情臣又惟御史段顧言生長邊陲素閑韜畧
可就委以兵事居憂副使譚綸嘗練土兵足稱智勇叅
梓多故之時宜令墨衰效用以靖地方且閩廣之賊所
倚重者數巢穴耳使以勁兵乘虛擣瑕攻其必救賊必
牽于內顧亂乃可平報允綸領浙兵殺賊又命南京坐
營叅將劉顯以川兵往助賊已入玉山縣屠掠空城而
去并攻破永豐崇仁縣矣繼光破賊于上坊巢擒斬甚

衆賊奔建寧遂攻安黄縣爲南贛兵所敗始近[illegible]
以征倭入閩議者謂巨寇三輩其一泰和殺汪副使其
一攻新淦清江其一陷崇仁而餘聞風迸出于湖之東
西者復不下數十種近山賊張璉等亦聞睥睨江西蓄
謀未發不當以目前小勝遂爲無事又謂群盜雖衆然
彼此聲勢相倚破一巨巢則諸黨自應徒魂褫一巨寇
則脇從自當斂跡戡定之策本無難者第三省心力不
齊互相推諉以送出境爲得計故大功未成乞下明詔
申飭兵部覆上仍賞宗憲松繼光副使盧岐嶷僉事徐
栻等各銀幣陣亡者贈䘏餘分別罰治會兵進勦事定

各督撫官併力協謀陸穩奏盜賊之生其故有二蓋各
縣僻居山谷憲臣巡歷罕至有司得以恣意誅求民不
堪命橫戈四出以逃須臾之死一也倡亂之徒飽恣而
歸鄉里羨慕以爲生計莫利於此故雖良民亦相率樂
從二也盜賊難勦其故亦有二軍門權輕威令不行凡
相近有司不過遣人問賀呈遞憲綱一冊至于一切練
兵給餉事宜檄之不從從之不至如人元氣一病四股
百骸全無統攝一也道府各官計日遷轉盜起不即撲
滅苟云招撫撫之不聽則學之冠帶許其立功夫爲盜
既有利矣吾又榮之人豈不從二也臣以爲內政修則

遠人服議除盜而不清吏治非探本之論也請勅部院重舍吏之罰守巡兵備等官加俸銜留聽軍前委用不得別補府縣正官亦俟夾勦事畢方許離任或計功超擢以償其勞從之 其時流賊入江西界者甚衆自泰和殺周副使及官民六百餘人外廣昌宜黃崇仁之寇由寧化石城入殺五百餘人會瑞雩贛興國永豐等縣之寇由福建武平入殺二百餘人爲同知袁棟等所敗龍泉萬安泰和吉水等處之寇由崇義縣入殺五千餘人官軍與戰于河圻大敗之玉山永豐之寇推袁三等爲渠帥殺虜二縣人至二千餘臨安東鄉金谿之寇由長

汀轉掠石城而入有衆萬餘殺官民七千四百餘人被虜者二千五百餘人劉顯敗之于鄱陽湖乃遯雩都廬陵等處之寇亦由福建武平循羊角水堡入殺守備伍鑾及居民二百餘人副使陳柯引兵擊走之南豐前山塔灣李廖芳龍池等處之寇分三道入殺虜千餘人遇官軍敗走貴溪鉛山弋陽之寇由火燒嶺入浙兵擊敗之于是諸寇畧平獨程鄉巨賊梁寧林朝曦徐東洲等出沒贛吉二府久之不定陸穩檄參將俞大猷引兵夜襲寧巢寧懼先遁東洲走武平官軍設伏擒之朝曦復糾河源賊首黃積山謀大舉我兵乘積山無備攻巢克

之斬積山首惟朝曦未擒御史類奏功次加賞 上方務居以南孽北氛未靖命戶兵二部討處於是尚書楊博等覆言南方之孽在廣東則張璉蕭雪峯林朝曦王伯宣謝尚山李邊時黃景政詹世旺徐東洲在福建則李占春呂尚四汪一峯蔡錦塘許陸鄧惠銓在江西則李文彪謝允樟賴清規據報已相次擒滅張璉定計進兵林朝曦見在立功李文彪近行勦處廣兵衣三等皆殘寇易與蕩平有日 上稍稍慰藉璉狂恣日甚璉饒平縣之烏石村人毆死族長懼誅亡命入窖賊鄭八蕭曉雪峯(即蕭)黨陰刻石曰飛龍傳國之寶投諸池僞泅水得

之以出衆覩之大驚以爲帝王符也相與歃血推爲長後鄭八死璉與曉分部其衆而璉爲最强知縣林崇糧嘗親至其巢約降給冠帶璉益橫甚與曉兵合縱掠汀漳延建及江西之寧都連城瑞金等處攻陷雲霄鎮海衛南靖等城稱號改元開科造曆僞部署王侯丞相總兵等官所居黃屋朱城二重蓋又泰山王始之流也(東燕慕容德時泰山賊王始僭號被擒臨刑數曰死則死矣終不失我尊號其妻罵曰只爲此口以致族滅曰皇后自古豈有不亡之國衆問曰汝父及兄弟安在曰太上皇蒙塵征東征西死于亂兵之手)諸盜蜂起推爲盟主三省騷動先是守臣以璉巢介三饒之間四面皆山未敢訟言勦之璉雖叛猶揚言聽撫以緩我至

是兩廣總督張臬疏至始議大征璉乘間率衆攻福建平和縣署印者府知事胡亨與典史談纙率鄉兵出城迎戰時方議勦調兵未集賊偵知平和空虛乘間驟發不虞其能軍也見其鼓行甚銳以爲有大兵至驚駭奔潰蘊麾衆疾擊擒五人斬首三十二級廣東兵亦擒程鄉賊首王子雲陳福寶等二十五人時　上深以南寇爲憂聞報大喜諭兵部曰勦賊功殊荷上玄感應效勞人員通查請賚以勵衆心于是部列諸臣名上詔賞臬穩及總兵陳王謨銀五十兩紵絲二表裏參將俞大猷僉事金淛指揮李維東亨蘊各三十兩二表裏餘各十

兩一表裏尚書楊博因言朝廷不愛重賞以勵士爲人臣者不狃小勝以立功上下之間乃爲兩盡今大賊猶任蕩平未期乞更下嚴旨申飭若恃勝偷安罰亦必行報可而福建都御史游震得檄坐營指揮王豪帥三衛軍福州通判彭登瀛帥鄉兵先嘗賊失利歸罪於豪震得執豪笞之斬隊長以下四人三衛軍不服有怨言會副使汪道昆至教場閱操遂大譟格殺鄉兵數人求殺登瀛不得屯城南久之乃散于是張臬兵十萬分五哨駐于潮游震得以詔安哨駐于漳尋以倭儆回省城江撫松駐建昌穩兵可六萬爲和平哨并詔安哨駐于汀

刻期並進劉顯總兵俞大猷副之大猷言璉每離巢出刼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悉衆自救譬之虎方捕鹿熊據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則奔命氣竭因而蹙之似拉朽矣且三省會擊其期已定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以兵萬五千人疾趨梧嵩嶺璉果奔還我兵連破數巢賊且守且鼓穩獨與江西兵逼賊壘而軍止隔四五里許望其城柵甚麗周遭小巢無慮數百每戰輒勝會頒賞格誅止首惡無論官兵賊黨能獲璉者予萬金授指揮使獲曉者千金授千戶餘皆不問能殺別隊來降者并賞咸

與惟新賊黨郭玉鏡僞稱千夫長殺總兵俞大猷願爲內應五月十四日（四十一年）誘璉出巢與本哨官兵戰斬獲賊甲蔡八等首二百餘即陣上生擒璉廣兵數萬奪去是日并擒蕭曉賊中稱爲剗平王斬獲僞封丞相都督蕭樂等首七十餘級朝曦遁入廣東從銀場坑間道出攻程鄉知縣徐甫宰嚴兵待之遣主簿梁維棟招安因而誘散其黨朝曦窮急官軍追擒於陰那山并弟朝敬等其流刼江西福建陽聽招而陰結賊者巡撫松合浙兵從建寧擊賊賊由崇安大掠而西松以千人伏杉關伺其入逆擊之賊敗走靈湖叢饑疲不能軍卒遇伏大

駭北奔夜脫服僞兵佯爲賈人裝奪船欲入鄱湖出江
水兵先已扼險盡就縛捷聞兵部請以賊首送京師獻
俘正罪餘黨未平者亟行所司撫剿并令巡按官詳覈
功罪以聞得　旨悉如擬已　上復諭內閣曰獻俘一
節　祖宗久不行趙文華以假賊冒功瀆朝堂而大夫
此地自閩丘成爲藪報進香帛之處若大平一固或用
其儀今此大逆草邪可即彼地刑之首梟三省以雪民
怒爲正遂送獻俘從穩奏設平遠縣于程鄉之大平營
復于與寧程鄉安遠武平四縣間設伸威營俞大猷行
總兵事陞寧國府知府方逢時副使備兵俱駐本營罷

南贛叅將改守備一員添把總三員分駐要害悉聽副
總兵兵備節制敘功陞賞穩改南兵部侍郎吳百朋代
督軍先蘄槐業已就撫李文彪與江西龍南縣高沙保
賊首謝允樟下歷賊首賴清規（前報已擒殺實脫去）相與結黨構
亂號三巢時時出沒攻城殺將前後具奏請勦無慮十
餘疏以倭患方棘廣福多故不暇及也至是文彪已死
其子珍與謝賴二賊勢益猖獗衆且數萬近巢百姓畏
威反運糧給之根盤深固僭擬稱王逞其故智播弄官
府尋招尋叛督撫曲加慰諭終不悛相近諸縣版圖業
已蠶食過半應徵錢糧有司皆不敢問閣議征討兩省

官民積威所劫皆爲咋舌即老將知兵者亦以爲積年
巨寇必須合四省夾攻兵非十萬餉非百萬不可百朋
既至訓習將士皆可用決計討之先說謝允樟等質其
妻子帖然聽命李珍江月照等亦畏威俛喙不敢妄動
惟賴清規同熱水賊首徐仁標汶龍賊首王鳳陽胡坑
賊首胡應川小石堡賊首吳儺大石堡賊首楊明甫洪
堡賊首劉喬嵩信豐上里賊首袁尚信廣東龍川羊石
寨賊首李世栢饒鈸寨賊首宋伯顏等跨據江廣六縣
恃衆負固逆命如昨于是議用兵必先自下歷始移鎮
信豐部署將士專委嶺北守巡蔡文佑同知季多祚等

監督分道直擣其巢破之然不能盡也又合廣東兵擊
山賊李亞元等分五哨俞大猷督之擣巢擒斬一萬四
百餘級俘一千餘人奪歸八萬餘人降一千二百餘人
聽撫四千餘人賊巢一空惟程鄉盜余大春范繼祖尚
未下大春等皆廣東大埔人前賊首藍松山起兵屯三
河溪口大春往從之屯古野各有衆千餘既而大春與
松山衆合流劫漳延與泉諸郡官軍追散奔永春與香
寮盜蘇阿普范繼祖連兵犯德化爲都司耿守元等所
敗還趨漳平巖聲言聽撫緩我師欲漸歸程鄉北溪舊
巢自固百朋知其詐檄各道罷兵納降而誘賊黨爲內

應因率官軍四面擊之賊遂大潰松山爲程鄉知縣顏
若遇所擒大春逆匿録。山爲饒平知縣張孔修縣丞
章良臣所擒繼祖勢窮率其黨十餘人束身歸漳平縣
請降亦被執蘇阿普逆去向普龍巖人既敗官兵追急
求降同知鄧士元受之安置其黨于龍巖漳平二縣間
然劫掠如故尋爲龍巖人所擒漳平人欲要以爲功相
競途中爲其黨乘間奪去阿普因結巢西溪以拒官軍
久之勢窮龍巖知縣劉滔㴱懸重賞購執之而梁國相
者既降復叛約三圖賊葛鼎榮等謀分寇汀閩二省平
遠知縣王化先其未發寄妻子于會昌縣身自帥鄉兵

擊之賊乃縱反間于會昌言化已戰沒化妻許氏自刎
化聞大慟未及發喪急追破擒之又擒田坑賊首梁石
升廣平縣知縣管惟乾擒賊黨丘萬里等於九坡山初
上杭縣下水賊首葛鼎堯等爲官軍所擒其黨遁入程
鄉賊温鑑梁道輝卓鑑等合勢甚盛出巢窺伺王化進
擊之賊敗趨瑞金過嶺北道副使李佑兵三戰皆敗鑑
等窮迫乃歸程鄉故巢廣東僉事徐甫宰乘其營壘未
定急擊之擒道輝於大坑口擒鑑於沙羅塘餘皆遁入
廣東廣有卓文昌何子受李富三賊衆約二千餘人占
峒凡三十九所又有大小羅山賊數百零攻曲江之黃

村遇參政馮觀舟環而擁之挺刃索賞觀以所携酒米
金帛傾舟予之而去觀乃執諸邑所獲賊諜馮應科等
數人指爲圍舟脇賞者戮于市以自解既而購得文昌
子愛富撫按官遂盛張功伐以爲觀勞然是時英德河
源諸巢峒賊賜張如故文昌等雖亡其勢不爲衰減也
于是張臬被劾罷代以吳桂芳（四十三年事）又以兩省地遠
不便兼轄罷總督止以提督撫廣東桂芳既至卽破倭
于鄒塘先歸善縣盜伍端温七橫行不可制參將謝勑
討之遇伏潰走未幾温七兵敗被擒端自縛軍門求殺
賊自效端卽所謂花腰峰也總兵吳繼爵俞大猷受其

降桂芳因使爲先驅嘗賊官軍繼之圍倭四面舉火一
日夜遂克巢焚斬四百餘人捷聞端貰罪授官益廣川
貴江閩接境山深箐密土司鬥錯盜賊與猺獞連絡屯
聚生發前後戰功甚多三十四年廣東巡撫鮑象賢有
勦徐經之功斬四伯五十餘級兩廣總督侍郎談愷有
勦陳以明之功斬六百七十餘級三十六年廣東提督
侍郎王鈁有勦天恩之功破巢二百斬七千八百餘級
三十八年總督侍郎王崇有勦龍老大之功斬千餘級
通起通撲小者不勝書大者韋銀豹黄中典平會一本
後先並梗而伍端雖撫侍有功入城耀甲馳馬揚揚自

稱總兵一出郊關且行且掠良民桿禦反坐激變之罪
其黨蕉丹權王西橋賴時清互相煽結各占窖峒大費
征討并敘于後總督自殿正茂而後吳文華最著譚綸
于閩于川于廣閩征倭有功川廣以禦虜召還不能久
也
朱史氏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亂世荼毒不必言
不忍言 世廟英明號稱極治乃南倭北虜蹂躪內地
先後二三十年飽鋒刃者何啻百萬財物畜產不與焉
天心悔禍似可以已矣土寇處處竊發辟人身癬疥自
手足延及肢體重貽腹心之慮哉[illegible]不古一時群臣

所以事上使下者有所未至而妖孽隨之與嘉靖[illegible]
正月五星聚于營室占天下兵謀則又氣運使然生其
地值其時中其毒無可逃者猶賴 聖主憂勤百職事
效力終歸戡定顧其煩費亦已甚矣治世猶然何況于
亂稍稍苟而存之千百中十一雖其人不足掛牙齒其
事不必係安危合之所關生人休戚甚太且亦當代得
失之林也

韋銀豹

韋銀豹廣西桂林府古田縣獞也獞種甚繁曰韋曰閉
曰白最強後皆并于韋景泰間韋朝威攻破古田據之

縣官儒學俱寓會省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
征殺副總兵馬俊參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
指揮等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銀豹與其伯
朝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為上下六里銀豹
出掠惟下六里人從之嘉靖四十五年提督吳桂芳因
以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諭降諸獞復業者一千
九百餘人令銀豹勢孤亦請降事聞因言古田自弘正來
縣令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恢復已有大第宜量陞本
縣主簿俟其政成即擢為令又本省副總兵止以都指
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為撫夾道所持

今諸獞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欲為地方長久之
討莫如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鎮守仍許便宜行
事部覆加都督銜兼制柳慶廖元陞擢如擬然銀豹挾
其五子據鳳凰連水二險巢擄略如故襲殺漳平知縣
魏文端又自永福乘夜突入桂林劫布政司庫署印參
政黎民衷聞變以為宗室也出而諭止之為賊所殺凡
劫庫銀四萬有奇及金珠各若干仍取原道縋城而去
官兵追不及久之臨桂永福各縣兵始得賊黨扶嫩土
獒頭等三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竟未獲也初兩
廣總督兼撫廣西隆慶三年朝議廣西專設巡撫提督

推江西按察使殷正茂僉都徃合土漢兵十萬按圖審
勢將發時八寨助逆巳久物書有先八寨徐圖古田之
議者狃于歷征之敗也正茂曰攻瑕者堅兵法所忌況
有首從之分不見上六里之事乎先給榜諭八寨皆喜
聽命乃分兵七哨副總門崇文參將王世科黃應甲都
司董龍啓國賢錢鳳翔遊擊丁山各專一哨總統於總
兵官俞大猷監督則副使邵惟中參議龔大器僉事金
柱以至郡邑分任限十二月各至信地統攝於左布政
郭應聘自昔屢征屢潰錄進兵之初戒嚴疎略以致伏
發竊發大帥先殉人心解體下令各哨分所屬土兵爲

二隊更番清道清五里行五里從此別無疎虞合營進
勦卽陣上擒朝猛梟其首凡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
獲男女一千三十餘人撫其不爲寇者六百六十餘部
銀豹窮蹙令共黨陰覓肖已者斬首以獻主簿廖元把
總王綱相與證之遂以捷聞其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
茂令僉事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
子扶枝致之麾下至是正茂具疏其狀且引罪以請有
旨械豹至京正法古田悉平八寨并龍哈咘哈爲十寨
皆願設官司聽約束議立長官司設守備練兵坐鎭守
禦以黃昌爲之蕭繼陸雲騰俱充土舍名目悉聽守禦

調度陞古田縣爲永寧州條善後十二款議行

黃中

黃中四川萬縣人與父俊入湖廣施州龍潭安撫司據
支羅山洞會暴不法以睚眦殺人坐告係獄會白草番
反中因爲父請貰罪自求爲副立功安撫黃軏指揮杜
過入其賄爲言於軍門許之俊出益驕乃與中及群盜
李仲實等逆命白晝稱兵横行四川奉節雲陽萬縣間
官軍捕之反爲所敗三十三年副使熊逵參議萬文朝
僉事陳其學等承總督侍郎馮岳檄計擒俊與仲實等
俊死獄中懼肉袒詣同知田助降執俊餘黨譚景雷等

自贖撫按官以聞俊追戮梟示仲實等論斬中免死謫
戍固脫歸舊巢築牛欄坪寨守之廣袤六十里自號天
城流劫奉節雲陽等處官軍討之不克四十四年十月
川湖夾勦中懼乃詣湖兵降巡撫谷中虛告捷四川撫
按官劉自強李廷龍恨其背約受降乃上言黃中實挾
楚中重資非以窮降且餘黨方焚劫奉節縣奪南浦軍
糧湖兵實陰助之因劾參將洪達守備湯世傑等罪詔
下所司問狀仍令二省守臣協心撫勦會中虛自強俱
陞任兵科都給事中邢守庭乃追論其同事異詞非人
臣協恭體國之義戶科給事中鄭欽亦言中虛奏捷不

實中雖誘降然官軍爲質于牛欄坪者陷沒幾千人自強但知與湖兵爭一黃中而縱蔡伯貫等伯貫四川大足縣人本以白蓮教誑衆其後從之者日盛遂祓衣爲亂僞號大唐大寶元年旬月之間連破合州大足銅梁榮昌安居定遠璧山七州縣詔停巡撫劉自強及各守臣俸詰之賊以妖誕相誑惑雖群黨嚮應所在蠭起然實烏合無紀律遇官兵輒敗竄不支一時瓦解諸首惡多被擒降其衆七百餘人伯貫還走大足舊巢官軍攻巢擒之舉事凡三十六日而滅連破七州縣咎各有歸請切責二臣令其剳平餘寇方許交代　上從部議詔二省會勘以聞斬中梟示既而中虛聞川臣破壞其功復奏臣初定議降中先遣指揮馬圖入寨撫諭乃以誘賊非爲質也中既約降我兵不亡一矢何名陷沒楚中所謂止永順兵一枝

徑抵支羅未常入四川界何名助賊下并勘給事中舒化奉使由楚入蜀具得其狀乃上言賊巢在楚蜀之交讐殺之害在蜀不在楚故川必主于勦湖必主于撫川主于勦然大兵數舉未得其利乃遣千戶眘景葵監生陳一言等往寨招撫楚主于撫然間牒雖行首惡未出仍督宣慰彭翼南舍把彭宗賢等進兵攻殺惟兩省撫勦互用于是黃中投降之志始決其所以不之川而之楚也以結怨在川川必殺之無怨于楚可求生耳今議者徒見楚實得賊妄置低昂雖楚蜀當事諸臣亦然故其奏捷也在楚則曰撫之功賊黨俱散而不推功于蜀在蜀則曰勦之功諱言于撫而謂餘黨尚存其實支羅自黃中降後餘黨千餘人皆已就撫惟兩省持論不決故降人稍自疑懼潛有異謀而四川南岸之民必欲盡滅支羅之族每過爲播揚有司亦因此藉口以證撫者之爲非勦者之爲是非公言也臣謂兩省撫勦相資功當並論支羅餘衆俱已聽撫惟寬恩亟處地方可幸無事兵部覆議兩省諸臣身在功罪之內故其言私化身在功罪之外故其言公今黃中既誅當悉放其妻子弟姪并諸黨與以慰小夷之心全國家之信至于兩省撫勦二議原未相悖仍令川撫譚綸湖撫楊豫孫會各巡

按從實勘奏不得偏信所屬仍前爭辯致誤機宜報可

吳平

嘉靖四十二年廣寇吳平船四百餘艘出入南澳浯嶼間謀犯福建把總朱璣協總王豪擊之賊奄至圍官軍璣豪俱陷沒事聞詔閩廣鎭巡官進討平乞降總兵俞大猷受之使居海嶺豫賊自効尋復叛聚衆萬餘築三城守之倚海出沒行刼兩廣惠潮及詔安漳浦等處皆苦之福建總兵戚繼光督兵襲擊平盡移輜重入舟率衆遁于海保南澳繼光將陸兵大猷將水兵夾擊大破之平僅以身免奔饒平縣之鳳凰山其衆稍稍集勢復

振時繼光留擊南澳餘賊獨大猷所部參將湯克寬李超都司白瀚傳應嘉等引兵躡平後連戰俱不利平遂趁樟林掠民舟出海事聞大猷閑住繼光兼鎮閩廣平賊敗奔安南提督吳桂芳檄安南萬寧宣撫司發兵會征遣參將湯克寬都司傅應嘉等以舟師會之夾擊平於萬橋山下會暮大風我軍用火攻焚平所乘舟平軍大敗赴水死者無筭官兵生擒賊衆及斬首共三百九十八閩撫汪道昆據僉事畢竟立報吳平投傳應嘉寨中被縛桂芳獨以為平素號猾賊必不肯自投以就顯戮今初報生擒之妄已不待言即自沉一説亦止據賊

供報彼時風火交熾之中昏黑莫辨何由知其必死因劾應嘉妄報當罪而克寬不能乘勝窮追亦當議罪其後應嘉實縱賊逸去坐斬

曾一本

隆慶二年六月廣東海寇曾一本突犯省城屯海珠寺者月餘殺聽調知縣劉思顔先一本以海盜係獄脱出聚衆刼掠其勢日盛官軍討之求降見許已而復叛入犯并及福建盼俞大猷等出海迎擊于鹽埕等處大破之前後擒斬七百人死水火者萬計明年三月一本勾引倭寇犯廣東破碣石甲子諸衛所官軍禦之無功雷瓊參將耿宗元御下素嚴及是聲言欲斬敗將周雲翔廖鳳曾德乂廖廷相等皆大懼謀作亂會宗元閱兵敎場雲翔等忽鼓噪躍起手刃宗元執通判潘槐以叛遂與一本合已而潘槐自賊中誘擒廖鳳獻之賊屯兵平山大安峒等處入掠海豐縣從鹿境渡河會總兵郭成等方率兵進勦而贛撫張翀亦遣參將蔡汝蘭等兵至於是共趣大灣白雲屯以入平山夾攻之凡月餘各部擒斬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内生擒真倭酋丘古所一人從倭二百餘人奪歸通判潘槐而下六百餘人叛將周雲翔潰圍走成部卒擒之正法廣東巡按楊標言耿宗

元憤官兵戰怯欲以軍法治之遂為周雲翔等所殺而當事者謂之殘暴莫為昭雪參將馬良匯所部兵多缺伍侵餉銀三千六百有奇貪黷無厭而吏不敢問請恤錄宗元治良匯之罪以昭勸懲從之乃贈宗元都指揮使革良匯任按問四月一本等突至南澳窺福建玄鍾盼撫按官塗澤民王宗載疏請大征遂命兩省夾勦調俞大猷率兵會之侍郎劉燾往督大猷及李錫先與賊遇於柘林澳三戰皆捷俘斬甚衆賊遁入馬耳澳整衆復戰會郭成及王詔率廣東兵至次萊蕪澳分二哨進攻一本勢窮自駕大船戰益力成等復敗之遂焚其舟

賊多赴水死詔生擒一本及其妻鄭氏并族黨尾叔等
斬首五百餘級一本尋死傑屍、

葉丹樓

嘉靖四十三年葉丹樓葉萬等流刼廣惠潮三府副使
方逢時督兵討之失利丹樓遂據中溪逢時遣守備王
詔衞經歷郭文通部兵萬餘未進因賊請撫罷兵刼掠
益甚時伍端已死別部王西橋出刼東莞殺百戶王詵
典史蕭承命執郭文通提督吳桂芳集兵進討俞大猷
將中軍游擊魏宗瀚將左軍參將王詔將右軍副使張
子弘監督參議陳紀主餉大猷行至平山西橋已出東

莞我兵抵罔家村遇賊敗之西橋走粉壁嶺賴時清者
丹樓黨也向西橋先出及是合群走梧桐山又敗之殺
時清西橋保三田山乘夜襲殺總目徐良我合軍圍之
王稹所部縛西橋以獻餘衆走下梅攻之不克招降三
百餘人始議立縣、　穆宗即位大猷策賊獷悍不可勝
得西橋、　明詔可塞稱病旋師餘衆尚千餘流出破義
容烏鵝等處尋以安撫報聞順德舉人葉春及應詔上
書二十五篇其一言盜賊曰臣五月離惠賊巢百里之
內破三十餘圍殺萬人　陛下豈聞之乎報聞二年歲
貢至京乞討賊置縣報下撫臣覆置縣之議三年立永

安縣以魏世熙知縣自元年後賊歲加甚舊者死新者
繼一巢又分爲數巢環永安山溪立寨大小無慮數百
而賴元爵藍一清尤悍爲之魁恣意殺擄沿海亦多
倭舶六年殷正茂總督先復艚船之舊艚船者從來殷
富商人造大船出海販鹽編號報冊于官但遇海賊即
行併勦無得脫者後浙直倭患調去二百餘艘兵夫萬
餘悉陷沒不還其制始廢盜益縱橫乃發三萬餘金造
六十艘募商併力海賊許瑞先曾聽撫尚在狐疑至是
遣頭目林萬樹告招願殺倭報功贖罪許之合綜進攻
斬倭千餘軍聲頗振廣東海上淪田細民修築成業伐

石山場石匠衣食所關勢要之家百計占奪給帖爭門
爲據即魚蝦微利亦必有大戶充總甲而武斷之交通
官府科罰太重狡黠驅而爲盜山海合倭寇浪賊爲四
害惠潮二府大賊首一百九十餘名中賊首七百餘名
縉紳士民有司畏之禮之慶弔相通和光同塵無復體
統市棍強梁動稱其家有人在巢以挾制良善儘有對
衆揚言夜果有賊破門而入矣乃申明憲綱盡革豪占
諸弊酌議用兵之先後緩急兵將之衆寡勇怯歸重于
錢糧藩司歲入供辦軍餉計銀二十五萬兩水陸市舶
榷稅約二十一萬兩今止存七萬因各賊出沒無常路

經千數百里徼報一至調西援東顧此失彼徒勞費而
無成功歷年以來用兵費餉山賊如四會二派張璉等
海賊如吳平曾一本等每費餉多至七八十萬少亦不
下四五十萬司帑如何不匱遂查歲入歲出數目水路
陸路兵將員名詳審阨塞據險設將隨將督兵分布監
司駐劄應起運者解司應存留者貯府隨處賊起發隨
處之兵隨處發兵支隨處之餉議立畫一章程執爲定
例在在有兵亦節節備餉既無調遣支放之勞復無曠
日持久之累部署既有次第郎賊亦自知難敵多爲泛
海討九月申飭文武始議大征分五軍參將王詔出碣

善副以守備陳璘參議顧養謙監之參將李誠立出海
陽參政陳奎監之游擊王瑞出長樂副使蘇愚監之參
將沈思學出海豐參政唐九德監之指揮祖萬松出永
安亦參議顧養謙監之總兵張元勳將中軍居陳田副
使吳一介總監諸軍慮各巢并力名討藍賴二賊許各
巢納質安其心十月陳璘祖萬松兵至永安賊卓子旺
守橫坑曾仕龍守田子逕惟曾宗繼出降十一月永安
令陳立中令義士黃讓假道諸巢皆遣兵助戰至南嶺
賊江萬松據險以抗七日未下立中又遣黃讓說之賊
稍懈破斬之曾仕龍曹志艮皆遁十二月吏目黃道計

誘監一淸并妻子執之明年癸酉二月諸軍競進生擒
賴元爵等數十人葉景淸者必誅之賊也諸巢未破陽
撫以誤之遣武中張邦聘領景淸兵五百人捕餘賊之
匿山谷者諸將皆會進破施山禽曹志艮遂破李坑諸
巢禽卓子旺等斬二千餘級惟永安尚有曾仕龍仕龍
先固乞降破秋溪禽歐宗政等自贖引至城下宴而班
師郎階下禽之殺其黨七百餘人日爲謙釋仕龍泣語
諸酋念有功不忍殺益欲致葉景淸也景淸果不疑養
謙諭徙居城北隙地詣軍門請罪不獨免死且可得官
喜而聽命遂就縛坑其衆千八百餘人捷聞陞賞餘賊

破下石園李如桂擊之從猴頭嶺進賊遁月角嶺參將
沈思學自海豐至戰敗賊上松子圍勢復振張元勳兵
至賊逍追及殲之山寇盡平癸酉四月報捷陞賞

礦賊

四十五年浙江開化江西德興礦賊作亂劫掠直隸徽
寧等處官軍捕之輒敗二月終突入婺源縣焚燒縣治
大掠而去給事中嚴從簡請加浙江巡撫劉畿總督江
直軍務職銜責之則滌南科道甄沛劉庠等請設兵備
於徽兼管江浙附近州縣應天巡撫周如斗請增設兵
備於嚴衢兼管饒徽疏俱下兵部議總督宜暫設事平

郎罷兵備宜設於浙江以杜盜源其雲霧山礦洞宜嚴加封閉防守兵備官事兼三省毋得叅詞撫按致廢職業　上乃命陞識兵部侍郎兼僉都總督浙直江西軍務仍撫浙江亟徵三省官兵剿賊設兵備一員總轄徵餉嚴衢劉于衢州陞江珍涖之裁革金衢道僉事歸其事於新設兵備江西廣信府玉山縣并屬以防礦賊賊自殄源流刼玉山縣還掠遂安與西安新賊東西相應勢甚猖獗識移駐衢州遣都指揮陳大成成大器等分道追勦檄守備盧相爲援相用大器破西安賊于紫家村大成敗遂安賊于樟村餘黨奔遯我兵乘勝追擊盡殲之捷聞廕識一子爲國子生賞銀幣珍大成等各陞一級盧相等賞銀有差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七終